魏書

魏書集校及新編

五六

魏書集校及新編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五十六册目錄

文學類

詩總集—詩經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一卷　宋　段子武撰　知不足　一
詩考一卷　宋　王應麟撰　津逮　一二
詩傳注疏三卷　宋　謝枋得著　知不足　二七
詩辨說一卷　元　趙悳編　別下　四三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元　許謙撰　金華　四七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六卷　明　呂柟著　惜陰　一二八
毛詩或問二卷　明　袁仁著　學海　一五一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附四庫提要　明　郝敬著　湖北　一六二
詩問略一卷　明　陳子龍說　學海　二四三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清　毛奇齡稿　龍威　二四八
詩說二卷附四庫提要　清　惠周惕著　借月　二五三
詩說一卷　清　陶正靖著　借月　二六四
張氏詩說一卷　清　張汝霖著　豫章　二六七
杲溪詩經補注二卷　清　戴震纂　藝海　二七〇
詩譜補亡後訂一卷附拾遺　清　吳騫學　拜經　二七九
詩附記四卷　清　翁方綱著　畿輔　二八七
春秋詩話五卷　清　勞孝輿撰　嶺南　三一五
三家詩拾遺十卷附源流提要　清　范家相撰　錢熙祚校　嶺南　三三一
韓詩遺說二卷附訂譌　清　臧庸述　畿輔　四〇九
讀詩經四卷　清　趙良霄著　嶺南　四三四
讀風偶識四卷　清　崔述著　嶺南　四六三
毛詩識小三十卷　清　林伯桐撰　聚珍　四九三
毛詩通考三十卷　清　林伯桐撰
詩倫二卷　清　汪薇輯

詩總集—歷代

玉臺新詠考異十卷附提要　清　紀容舒撰　畿輔　五三七
五柳賡歌四卷　晉　陶潛撰　夷門　五八六
選詩句圖一卷　明　周履靖和韻　夷門　六一六
青蓮觴咏二卷　唐　李白著
香山酒頌二卷　明　周履靖和韻　夷門　六二九
洞霄詩集十四卷　唐　白居易著
千片雪二卷附詠梅舊稿　明　周履靖和　夷門　六四四
風雅逸篇十卷　宋　高似孫集　百川　六五四
群仙降乩語一卷　元　孟宗寶編　知不足
　　元　馮海粟詠　夷門　六七九
　　明　楊愼輯　函海　六九一
　　明　周履靖輯　夷門　七一二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八卷　清　翁方綱撰　粵雅　七一八

粵詩蒐逸四卷　清　黃子高撰　嶺南　七四七

3947/6

段氏詩義指南

宋 段子武撰

國風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雎

物之和者。以類而相處。人之賢者。以類而相從。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覃

即時物而敍其勤勞之始。不自有其貴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取物以爲用。固足見貴者之勤。愛物於久用。尤足見貴者之儉。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兔罝

即微事而知人才有用於國。此聖人德化之盛事。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事之微者皆有以用其敬。則人之賢者皆有以衛其君。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知賢人之處事有以盡其心。則知賢人之事君有以同其德。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

段子武撰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趾

即物之瑞者。可以與人之仁。歎人之仁者。可以爲物之瑞。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采蘩

即物之微。雖若生於至賤之所。因人之敬。所可用於至貴之所。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采蘋

物之供祭者。其地固非一。人之率祭者。其心貴能一。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甘棠

因物有以感乎人。愛人有以及乎物。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

君子服之有常。固可貴。君子德之有常。尤可貴。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騶虞

諸侯之獲其仁。有以及庶物。故詩人之詠其仁。足以爲瑞物。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雄雉

爲君子者不可以不脩身。無私心者不容於不獲福。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旄丘

惣乎人者。若有以致其疑。惣乎人者。復有以釋其疑。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定之方中

因天時以定居。其謀之審固可貴。因地利以植物。其謀之遠尤可貴。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干旄

在上而求夫賢。既能忘其貴。爲賢而吝失上。必能盡其道。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奧

即生物所以興夫德之盛。即治物所以興夫學之盛。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君子之德既有以著於身。則君子之德常有以在乎人。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地之美者。觀物類而可知。德之美者。觀服飾而可知。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即物以喻君子學精而質美。此詩人善言德行也。

觀君子爲學之精。斯可觀君子生質之美。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

賢者之心。惟不知隱處之憂。故不忘獨處之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隱居之地。賢者之自處常有餘。故獨居之樂。賢者之自誓無不足。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隱居之際。賢者雖不得行於時。獨居之樂。賢者亦不求聞於時。

縞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縞衣

服食居處。姑以寓好賢之辭。而未足以盡好賢之意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

知君子之身美其服。當知君子之心安於理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觀君子之才有以稱其服。當觀君子之心可以正於國。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知君子服之美。當知君子德之美。

舊既鳴矣。朝既益矣。匪雞則鳴。者蠅之聲。雞鳴

因聲而告其君。因知失乎物之實。以勤而戒其君。當知出乎人之誠。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告君之辭。固出於天時之疑似。戒君之辭。實出於賢妃之忠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伐檀

君子之所爲。於世雖無所遇。君子之所志。於世終無所求。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蟋蟀

樂而能戒。常不忘意外之患。故樂而有節。常不失君子之福。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采苓

取物者固若有其地。聽言者未必有其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車鄰

君臣之情。能相親。則可相樂矣。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小戎

出師固貴乎武備之修。尤貴乎德性之美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終南

地之厚者。斯有以發夫物。君之賢者。斯有以稱其服。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人君之賢有以稱其服之美。斯可獲乎福之多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無衣

有無能以相通。則患難足以相助。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渭陽

愛親之情見於愛親之似。故餞之之禮厚也。愛其親者既不厭其勞。故賙其親者亦不計其費。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愛其所親。存於心者無窮。贈其所親。寓於物者有限。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衡門

賢者之樂存於中。故賢者之樂寓於外。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

爲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

物類之有常。固出於天性。君子之有常。亦出於天性。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君子存於己者有常德。故飾於外者有常制。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君子之常德。自心而著於身。自身而推於天下。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君子以德化人。則足以得壽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下泉

天之潤物。必有其澤。君之惠下。必任乎賢。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

惟民之務農。各有以戒其事。則上之重農自有以動乎情。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時物之美。固足爲常情之樂。風化之美。已豫爲終歲之益。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時物之貴。勤於務本。固可貴。忠愛之至。勤於奉上。尤可貴。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風化之厚。忠愛豫防。固可貴。奉上有禮。尤可貴。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天序之運行不已。人事之勤勞。亦隨時而不已。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因日用之極其儉。見風俗之極其美。

畟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安居之事。固不可以少息。養生之事。尤不可以少緩。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農功畢而樂於奉上。民俗之至厚也。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古人奉君之禮雖薄。愛君之意則厚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先時而備患。有國者所當知也。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鹿鳴

即物固所以喻賢者之和。舉樂尤所以盡賢者之和。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君之待賢。既有以盡其燕樂之情。則賢者之愛君。斯可以盡其忠告之益。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君能尊賢。則賢者之德足以爲人之法矣。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君之親賢。固貴乎能敬。君之樂賢。尤貴乎能久。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皇皇者華。

因物類之有光。思臣職之未稱。此使臣所以深知使臣之心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觀草木之美。固當盡心以副君之意。因威儀之美。尤當盡力以達下之情。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常棣

觀物類既有以遂其天性。則人心當有以念其天倫。

傧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知禮文之盛固可樂。倫義之重尤可樂。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伐木

人事之難。所當求其同力。物情之和。亦必求其同類。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即物之有聲。固知同氣之相求。即物以喻人。常資同力之相助。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物之與人。各盡其相與之情。則神之於人。必賜以無窮之福。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知尊重者當藉其力於人。則知睦親者當盡其禮於已。

於粲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盛禮以睦乎親。亦惟盡乎先施之道而已。

禮人而不荅。亦惟反其敬而已。

伐木於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

任之重者。當有以資於人。禮之盛者。當有以篤於親。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燕樂之具。固貴乎隨時。燕樂之意。尤貴乎及時。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

人臣願君獲福之多。不自知其立言之詳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臣之願君必有至美之德。則天之錫君必有至多之福。

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君之格乎天者無不善。故天之福其君者無或已。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願天降福於君而不一。故即地以喻其福之不一。此臣之所以愛君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子祀神。既無時而不致孝。則神之報君必無時而不降福。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愛君之至。既願神之錫君以福。尤願民之助君爲德也。

知君之所以獲福於神。當知君之德化徧及於民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知民之全乎天而不移於外物。則知民之法乎君而能充其常性。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既即天象以喻君之得福。復即地勢以喻君之得壽。此愛君之至也。

君子之接。如松柏之茂。如日月之光。

君子之接。如松柏之茂。如日月之光。

君子之接。如松柏之茂。如日月之光

歌時物之異。閔行役之勞。此賢君所以遣戍役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出車

治外之政。固當修。事上之義。尤當明。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大臣有以受其命於君。斯可以壯其威於外。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因時物之異。有以感行役之勞。歌時物之異。所以慰行役之勞。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時物之美。因可樂。武功之成。尤可榮。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

人之取物。固所以備燕禮之盛。人之有德。斯足以爲燕禮之美。

知禮之因物而後行。當知物之因人而後重。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燕享之盛。因足以見君子之禮。物類之盛。尤足以見君子之仁。

觀君子之用物以禮。當觀君子之成物以仁。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

燕享固貴乎得物之美。尤貴乎得人之賢。

觀君子取物之不一。尤當觀君子取人之不輕。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因物類相依之固。知賢者相與之深。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觀物類之會集。則賢者之相與無已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臺

觀微物之得地。各有以遂其生。則知善人之立國。當有以獲其福。

南山有桑。北山有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地之生材。足以重夫地。國之生材。足以重夫國。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地利以生材。爲美。國家以得人爲美。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知君子有美德。既足以榮其國。則君子有美德。宜足以福其身。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地之至厚者。則其生物必繁。賢之可依者。則其修德必盛。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地之美者。足以養物。人之賢者。足以養民。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地之生物者。其類不一。賢之獲福者。其德不薄。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好賢之至者。非惟願福之及其身。尤願福之及其後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蕭

天之澤乎物。使之有以遂其生。君之樂乎臣。使之有以獲其福。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賢君即物而致其愛臣之德。必願其有德而足以受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物生之盛者。既多受天之澤。德容之盛者。宜多受天之福。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露

君之燕臣時之愈久。則相與之情愈深也。

觀君臣燕樂之久。知君臣交際之深。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君臣之燕。雖似乎樂之過。君臣之燕。實貴乎禮之成。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君之燕其臣。固以時之久爲貴。臣之事其君。尤以德之美爲貴。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物生於地。固貴乎有成。臣燕於君。尤貴乎無失。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

物之貴者。人君固不可以輕於賜。臣之賢者。人君亦不可以漸於賜。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人君有可貴之物。固未嘗輕於賜。人君有可好之臣。亦未嘗吝於賜。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

物之所生。必得乎地之美。禮之所施。必得乎人之賢。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知物之在地。自有以遂其生。則知人之見賢。自有以盡其樂。物之得失地。遂其天性之自然。人之好夫賢。出於天性之本然。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生物之賢者。於地實有所託。好賢之至者。於己若有所得。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觀物之託乎地者無所止。則知心之悅乎賢者有所止。

有駜有駜。其武之服。其武之服。以定王國。六月

知臣能立威而有以敬於心。則知臣能立功而有以安其上。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大臣成功而受賜。尤當不忘其立功之勞也。

賢君所賜。固足爲成功之喜。詩人所詠。不敢忘立功之勞。

敢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燕大臣之禮。固貴乎備物。爲大臣之榮。尤貴乎得人。

燕享之禮。固不可無其具。燕享之榮。尤不可既其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采芑

取物爲用而無備於民。此君子之備御乘也。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載。因驂翼翼。路車有奭。重第魚服。鉤膺鏤革。

武事之用必能任乎賢人。則車容之盛必見稱於詩人。

載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觀物而知所止。可以美賢臣馭乘之有節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車攻

賢君之武備固貴乎修。尤貴乎所適有常所也。

賢君之修武備固可喜。賢君之繼前業尤可喜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賢君之武備。既貴適常所而修常禮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因狩獵而用衆。固以盛爲貴。尤以慎爲貴。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中興之際。固貴乎儀物之盛。尤貴乎人心之合。

儀容以盛爲貴。人心以合爲貴。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狩禮之講。固貴乎備器械。人心之合。尤貴乎知君臣。

武備修而蒐狩之禮講。人心合而君臣之禮明。

四黃既御。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狩獵之際。車馬之既備固可美。人事之既備尤可美。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取衆以有法爲美。自奉以有節爲美。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以君子。展也大成。

知人臣有法以取衆。常知人臣有法以成功。

瞻彼中原。其鄗孔有。儦儦俟俟。成章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吉日

擇狩獵之地。固貴乎庶類之蕃。舉狩獵之禮。尤貴乎大俟之明。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燕賓客。且以酌醴。

知狩獵之可樂。尤當知養賢之可樂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庭燎

人君能致勤乎視朝之時。則人臣亦不失乎來朝之禮。

駉宗于海。鵠彼飛隼。載飛載止。丙申

即物觀可知有所尊。即物亦可以知所止。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於渚。鶴鳴

詩人即物以諷乎君。則知誠不可掩。禍無定在也。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物之美者。貴知其惡。物之惡者。亦當知其美。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白駒

賢者之違引固可感。賢者之暫留尤可喜。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薄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惟愛賢之意常顧其見於仕。故戒賢之辭惟恐其終於隱。

賢者之出仕。宜當受其福。賢者之終隱。正當以爲戒。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愛賢之至。既有以及乎物。思賢之至。猶欲以聞其言。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愛賢者姑即物以盡其情。思賢者因即物以喻其德。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斯干

地勢之善。固見以爲居宅之固。人情之和。尤可以爲保家之安。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知賢君有繼其先之心。則知賢君有處其家之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人之築室。固欲以安其居。人之有德。斯可以安其居。

維熊維羆。維虺維蛇。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無羊

賢君成物之多。本不可以計其數。詩人詠物之多。有不容外其數。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吉兆之所先。似若不可知。人事之所推。實則有可知。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節南山

地之高者。固爲人之所見。位之高者。尤爲人之所望。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大臣之位居乎上。既有以重於國。大臣之職盛乎下。乃所以輔其君。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小宛

知類之異者既可教。則知類之同者宜當教。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大東

道懼非難知也。君能行道。即我皆見道矣。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小明

我倉既益。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楚茨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人能著夫誠以祀夫先。神必饗其誠而報之福。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惟人之致敬能無窮。故神之賜福亦無窮。

人之致祭既有以著其終。則神之賜福常有以保其終。

苾苾芬芬。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祀禮既潔。又能盡乎誠。則神意可感。必能賜以福。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求福不回。時萬時億。

人之事神無一事之不敬。則神之報人無一事而不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祀神之禮終能以盡其誠。則道神之意若有以監其誠。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

知燕飲之樂將有以繼夫神之福。當知燕飲之禮必有以利夫人之心。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禮之及乎人。固足以得人之敬。禮之格乎神。尤足以得神之福。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南山

觀地勢而思前聖之功。必因地勢以爲後人之利。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天之養夫物者既不一。故物之遂其天者亦不一。

渾之出乎天者雖不一。其生物之仁則一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既服田而獲至多之利。又當薦祀而祈無窮之福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地之所生物雖微而可薦。誠之所感。壽必多而獲福。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祀先之物。固貴乎無不備。祀先之事。尤貴乎無不敬。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惟祀其先者所著無非誠。故格其先者所得無非福。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甫田

食祿之多而不忘本。此古之賢公卿也。

地之所有既取其所有歸於己。利之所餘當推其所有以及人。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在民固當勤勞以養其生。在上尤當選拔以成其德。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養生固出於地利之美。尤出於農民之福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楚茨

賢者之祿無非出於農。賢者之心不敢忘乎農。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大田

惟治地之勤有以盡其下之力。故生物之美有以順其上之心。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天之降澤。理本無所私。民之愛上。辭若有所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農功成而不盡其利。欲與人同其利也。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上之愛民。本爲其民而致禱。民之愛上。常願其上之得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瞻彼洛矣。

地勢之壯。既可以令乎人。君德之賢。斯可以集其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韓璋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見地勢之盛。可以行會同之理。爲君臨之美。所以致頌祝之辭。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

知生物相依之美。則知君臣相與之情。

知君之見夫物而美其盛。當知君之悅夫臣而美其賢。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知君子之才見乎外。當知君子之德蘊於中。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桑扈

物之微者。天既賦之以文采。臣之賢者。天必錫之以休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物之微者。既備一身之錦。人之賢者。當爲諸侯之蔽。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臣有藩衛之功。固足爲諸侯之法。臣有謙謹之德。尤足以隆一己之福。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君臣燕樂而能敬。福在其中矣。

享禮之盛。固所以受君之寵。持心之謙。尤足以致天之福。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

觀物類無心於所遇。則知賢侯無心而獲福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觀物類之安所止。常有以防患。則知君子之得壽。自有以獲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物類既受其養於人。賢君必受其福於天。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頍弁

觀威儀之盛。其人若可異。同燕禮之盛。其人非有異。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燕樂之禮。固貴乎極其盛。燕樂之情。尤貴乎睦其親。

焉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知物有相依之理。則知人有相愛之情。

觀物之異者。其類能相依。則知人之親者。其情必相愛。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賓之初筵

燕享之初。固當一於敬。燕享之盛。尤當一於敬。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燕禮固貴乎儉。燕禮尤貴乎敬。

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燕禮固所以合人之情。射禮尤所以親人之德。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合射之禮固貴乎各舉其事。尤貴乎各立其志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

舉其先者固貴乎樂之和。樂乎先者尤貴乎禮之備。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人之致祝既有以盡其誠。神之錫福必有以及其後。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藻

知物類之居。其所無事而遂其生。當知聖君之居。其所無爲而遂其樂。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采菽

物之可用者。尤備其所以取。臣之可敬者。當思所以與。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朝覲之禮既修。賢侯固已盡其職。頒賜之禮雖備。賢君猶未滿於心。

臣之事君。其禮固所當盡。君之報臣。其意常恐未盡。

賢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

地之美者。物類固可取。臣之賢者。威儀尤可愛。

乘其旂旂。鸞聲噦噦。載驅薄薄。載驅薄薄。君子所屆。

瞻君子之儀。於將至者。賢君好賢之至也。

備威儀而來朝者。臣之事其君。瞻威儀於來朝者。君之愛其臣。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臣之有美變。固爲臣之所任。尤爲天之所福。

知賢侯足以受君之重任。則知賢侯足以受君之重賜。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惟賢侯足以爲國之重。故賢侯足以爲天所福。

惟賢侯爲君所恃者非輕。故賢侯爲天所福者非一。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美德之臣固爲天所福。尤爲賢所親。

樂只君子。福祿膝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觀賢侯感其君而獲福。亦無心而致然也。

賢侯之獲福。雖出於有德。賢侯之致福。非出於有心。

辟辟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角弓

觀物勢不能免於變。則人情不可使之變。

物理固有變其常。人道則當保其常。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都人士

君子之著乎外者。固足以異乎人。君子之主於中者。尤足以感乎人。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黍苗

知物之美者既受澤于天。則知民之勞者當受恩于人。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使民雖勞。而各期于成功。此必大有以得民心也。

君之使民。雖有以勤其力。民之愛君。皆欲以成其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君之勤民。其任事者雖不同。民之愛君。欲成功者無不同。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觀賢臣能治其事。當覬賢臣善御其衆。

成事功而安衆心。此任賢臣之力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治地者。賢臣之職。望治者。賢主之心。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

地之美者。足以致生物之盛。德之賢者。足以得人心之喜。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好賢之至。形之於言。雖不足存之於心。則有餘也。

有菀斯言。鳥之巢之。君子有穀。酌言獻之。菀柳

變禮不棄乎物之微。惟收乎情之厚。

大師。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

知能人在天之神既可美。則知後人受天之命有所輕。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變一代之主國而天之眷命有其始。當觀一人之明德。而天之降命適其宜。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知一代之所以得乎天。當知一人之有以格于天。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聖人之德著乎外者不已。故聖人之福垂於後者亦不已。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聖人之福及乎後者無無。聖人之德及乎後者亦無窮。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觀聖人之後而謀之垂善。當觀聖人之國生才之皆善。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人才之所鍾。固足爲地勢之重。人才之所聚。亦足爲聖人之重。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知聖人之德不已。當知聖人之敬不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上天之事難知。聖人之法易信。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命靡常。殷士肆。大明

言天人相與之可見。固所以勉其君。言天人相與之難保。尤所以戒其君。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聖人存心以敬。則足以事天而獲福矣。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惟聖人之德既足以得天眷。則聖人之德足以得人心。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緜

擇地而蹈其物。謀諸人者。未敢以自信。擇地而及乎時。居乎人者。未敢以自疑。

酒慰酒止。酒左酒右。酒彊酒理。酒宜酒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居乎人者。既蒙乎地利。饗乎人者。必蒙乎人事。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患之難至。聖德自有以開於人。物之可驗。聖人自有以服乎人。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言人才之不一。而致辭亦不一。所以深美得人之盛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箋]

物之盛者。自爲人之所取。德之盛者。自爲人之所附。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德之盛者。當得其臣之助。人之賢者。當得其君之用。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器之濟險者。人不期而盡力。君之有德者。人不期而盡情。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天象成文。既有以著於上。聖人獲福。復有以化其下。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知聖人所以作興人才。則知聖人之所以經綸天下。

旣伐其蔽。棫樸濟濟。豈弟君子。于彼豈弟。[草蟲]

地之厚也。物不期而自盛。性之美者。福不期而自至。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器之貴者。必受於珍味。德之美者。必受於盛福。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觀物類各適其自然之性。可以觀聖人化民之道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備物而祭。必受其福。可以德聖人之德矣。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物之盛者。自爲人所用。德之美者。自爲福所歸。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觀物有相依之勢。則知聖人所以得綱之道矣。

惠于宗公。神罔時怒。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旱麓]

聖人之順乎神。必有其道。聖人之化夫民。必有其序。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廉亦式。不諫亦入。

聖人之盛德。固非因人而有損。聖人之至善。亦非因人而有益。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觀君子之德有成。而學者有以進於德。當觀前聖之德不已。故一時皆有以樂其德。

臯夷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臯夷]

天之監下。雖若有以威夫民。天之道之實。則求以定乎民。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託天意而言建國。此詩人善言聖人之得之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

天之所盛。即其物可以觀乎人心。天之所立。即其地可必生乎賢士。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

維聖人之心與天無間。故聖人之德與人無間。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惟後聖之德無愧於前人。故上帝之眷有餘於後人。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託天命以爲戒。知聖人之心無所欲。託地勢以爲喻。當知聖人之道有所歸。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

聖人之用威。所以止夫暴。聖人之獲福。所以當夫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靈臺]

用民力者。興功難。若難得民心者。成功非必難。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聖德之所及。雖物類各適其性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觀辟廱。

觀民心樂聖人之樂。當觀民心樂聖人之道化。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知樂音之序。所樂在乎道。則知音樂之和。所任得其人。

奚斯所作。周頌之末。[魯頌]

下武維周。貽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下武]

一代之興。固係前聖之積累。與天爲一。尤貴乎後聖能繼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知繼其先者。聖人之德爲有終。則知合乎天者。聖人之德爲可傳。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知聖人純乎孝足以爲天下法。
知聖人純乎信足以爲天下法。當
嫌莊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上下之情相愛。足見聖人能明先聖之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賢君能繼前人之迹。則可久而得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惟聖人得天之眷。則足以得人之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有聲。
知聖人之仁聞足以徧天下。當知聖人之仁足以君天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觀聖人之得天有以定天下。故聖人之建國足以君天下。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建觀有制。惟以繼志爲心。此聖人所以君天下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聖人之功。既莫明於立國。又莫大於立人。斯足裁君道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居京邑之尊。既有以推文化。則得天下之心。亦足以盡君道。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烝哉。成之。武王烝哉。
建國邑者。貴乎成其謀。君天下者。尤貴乎盡其道。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觀地之生物。知前聖未能無所爲。觀謀之及遠。則知後王可以無所爲。
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生民
聖人之種植。本出乎天性。故物類之生植。各遂乎天性。
遹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
觀聖人有所植。人力若有以助其生。當觀物有所出。善者自有以遂其生。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聖人之於農功。亦惟使之自遂其生而已。
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聖人既能成養民之功。聖人必當致養民之報。
恆之稂莠。是穫是畝。饉之靡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聖人因農功而始有觀。故必因農功而報本也。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祀神之禮極其嚴。所以致無窮之慮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祀禮深而物味美。其所以格天之易者。則非在乎此也。
上帝居歆。胡臭亶聞。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上天之享夫祭。非以物味之時。聖君之致夫祭。無非敬慎之時。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行葦
愛微物於初生之際。仁厚可知矣。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親親之意。先有以見乎辭。斯可以盡其禮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儀物之盛。難盡夫親愛之情。親愛之深。必寓夫儀物之盛。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親愛之情。固非禮文之能盡。必因禮文而後見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合射固所以盡燕樂之情。亦所以觀德也。
會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賢君篤親愛之情。既燕之以禮。復祈之以壽。
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君之厚禮。既有以燕其臣。臣之老成。斯有以補其君。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古人非徒敬老。必願其致力於己。相與得福壽於無窮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既醉
宗臣受君之賜。固以備其禮。宗臣祝君之壽。尤願明其德。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期君德之常明。託神言以爲告。此人臣忠愛之至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祭祀固貴乎禮文之無不美。尤貴乎人情之無不敬。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敬之著乎外。神之所美者既盡。敬之乘乎後。神之所予者尤盡。
其亂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啓賢君之後。必先受天之福。予賢君以壽。斯可保天之命。
兕觥其泛。公尸來燕來宁。兕觥
觀物之所處而得安其地。知祭之所主亦必安其位。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祭之所萬既因物以寓其誠。則祭之所主必因燕而賜以福。

時幾指南一卷。宋史藝文志、賢諸家藏書目、俱未之載。康熙甲子五月。臨之慈仁寺。按段氏、字子武。
陝人。官朝奉郎。有蕭桂毛詩集解三十卷。惜未見其全書。此則爲舉業發題作也。竹垞識。

詩攷

王應麟撰

詩攷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厥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筐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虹者岐皆從韓詩禹飲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傅以說文爾雅諸書梓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請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韓詩

燕韓要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隋志韓詩存經傳十篇非嬰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說絕異正義云齊韓之徒別詩經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據 晁說之以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晁公武曰外傳雜非其解經之旨者然文辭高妙有先秦風）無傳書惟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云云以薛相求必於河之洲藏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云云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云

關雎 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偶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辯君章句 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 又馬衍傳注辯夫子章句曰云云以薛相求必於河之洲藏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云云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云 文選注見說之論云齊魯韓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爲文王之化 見說之論云齊魯韓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爲文王之化 文選注

職當柔蠚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廿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說苑

羔羊 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薛君章句 後漢書注 逶迤公|正貌 釋文 褘隋 郎委蛇出韓詩內傳 衡方碑云褘隋在公侯舞 釋文 摽有梅 釋文 摽有梅 摽零落也孟子注云韓詩也 迨願也 釋文

小星 實命不同實有也 釋文

江有汜 說文引詩 一溢一否曰渻 釋文 水一溢而爲渻 文選注詩章句

何彼穠矣 釋文音義

騶虞 天子掌騶獸官 異義韓詩說 周禮疏 賈誼新書騶者天子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乘車以明帝也 騶虞仁也

柏舟 衛宣姜自誓所作 李巡伸云 如有殷憂 文選注 胡或而微或常也 釋文

燕燕 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李巡伸云 定姜歸其娣 補傳

日月 報我不術 薛君曰術法也 文選注 時風又且暴 釋文

終風 終風西風也浪起也 釋文

使已忠益隆 文選注薛君章句 說文作墜 墮墮其陰天陰塵也 韓氏云說文同

擊鼓 契闊約束也 釋文 文選注薛君章句 于嗟 文選注薛君章句

擊鼓 契闊約束也 釋文 文選注薛君章句 于嗟 文選注薛君章句

旬兮不我信兮 旬兮遠也 釋文

凱風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 太平御覽

雄雉 雉耿介之鳥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匏有苦葉 至心曰厲 釋文 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韓詩傳 禮孤王肅論 招招聲也 釋文

谷風 密勿同心密勿僶俛也 文選注 無以下體 外傳 遭很也發亂也 潰潰不善之貌 釋文

簡兮 萬以夷狄大鳥羽 正義韓詩說 碩人扈扈美貌 釋文 曲禮曰阿 釋文 萬大舞也 初學記

泉水 祕彼泉水 說文作必 飲饑于坭 釋文 送行飲酒曰饑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北門 敦迫 室人交徧讙我 讙也說文作讙 釋文

亦已焉哉 外傳

靜女 靜貞也 搔首踟躕 薛君曰踟躕猶也 文選注

新臺 新臺有洿河水浼浼 洿鮮貌 浼浼 盛貌 說苑 嫵婉之求 嫵婉好貌 文選注 說文作媚 得此戚施 薛君曰戚施 文選注 大平御覽

柏舟 實維我直直相當值也 釋文

牆有茨 說文作蒺 不可揚也 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揚猶道也 釋文

君子偕老 他他德之美貌 釋文 邦之援也援取也 同上

鶉之奔奔 左傳作 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釋文 人而無良 外傳

蝃蝀 說文作 蝃蝀 刺奔女也 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 韓詩章句 後漢書注 乃如之人兮 外傳

相鼠 止節無禮節也 釋文

載馳 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 釋文 尤非也 文選

洪與 綠蘋倚倚蘋篇貌也 有郊君子郊美貌也 間美貌 赫兮宣兮宣顯也 釋文 綠蘋如管 管蘋也 薛君曰管管蘋也 文選注 如蘋也蘋音竹 考盤 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 文選注 干境埆之處也 碩人之碩 碩人之碩美貌 釋文 曲禮曰阿 文選注

碩人 倩倉白色盼黑色也 退罷也 減減流貌 鱣鮪鱣鮪長貌 庶士有朅 朅也 釋文

氓 氓美貌 釋文 嘻嘻 外傳 女子曰嘻嘻 文選注 殷無咎言殷幸也 釋文 吁嗟女兮 外傳

芄蘭 垂帶草兮 垂貌 能不我甲 釋文

伯兮 倡桀健也 疾驅貌 焉得諼草 諼草忘憂也 文選注

黍離 伯封作也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憫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 太平御覽 衍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陳思王植 介愁賦

君子于役 佸至也 釋文 說文作 君子陽陽 陶暢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揚之水 戍合也 釋文

中谷有蓷 蓷羌蓷也 釋文 說云益母 正義 傷其泣矣 列仙

旄丘 施羅於車上曰蜃 釋文 張羅車上曰量 釋名 大平御覽

緇衣 薦儲也 釋文

大叔于田　禽獸居之曰藪釋文　兩驂左右騑騑辭君章句文選注

清人　二矛重喬釋文

羔裘　侯美也釋文　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列傳冷泉和叔聊彼已之子同古傳亦作彼已

東門之墠　有靖家室注靖謀也言東門之外東家墠中有賢人可與共室之下有善人可與共室家也相賦法太平御覽發文和聚靖作謀

子衿　子寧不詒音　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出其東門　聊樂我魂魂神也釋文選注辭君曰

野有蔓草　清揚婉兮玉篇婉美貌　青陽宛兮外傳

溱洧　溱與洧方洹洹兮音丸又後漢書注同　蘭蓮也釋文

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佛除大平御覽佛除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後漢書注辭君注文選文類聚　洵訏且樂洵訏樂貌也後漢書同　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釋文

雞鳴　說人也　蒼蠅之聲辭君曰雞遠鳴蠅聲相似也太平御覽一本曰說人也

�患　子之嬖兮嬖好貌釋文　歡三歲曰胥後漢書注辭君傳　撰我謂我婁兮音權好貌釋文

東方之日辭君章句文選注　門外之間曰閒釋文

南山　橫山其故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山釋文

虛泠　虛泠泠韓氏文作泠泠　其魚遺遺　言不能制也釋文

敝笱　截驅　發且也釋文

綺嗟　舞則纂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辭君章句文選注四矢變兮變易也釋文

猗嗟　纖纖女手纖纖女手之貌文選注說文作纖纖

園有桃　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章句初學記

伐檀　順流而風曰淪淪文選注作從流　何謂素餐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辭君章句文選注

蟋蟀　歲聿其暮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辭君章句文選注

綢繆　見此邂逅解逅不固之貌釋文

鴇羽　悠悠蒼天外傳

有杕之杜　遄臻肯適我逝及也　道周周右也釋文

車鄰　寺人之令使令釋文車鄰漢書作車轔

駟驖　漢書作駟驖四載　鸞在衡和在軾內傳禮記經解注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周禮注

小戎　駟馬不著中曰俴駟釋文

蒹葭　大清曰沚辭君章句文選注

終南　顏如渥沃石渥也　渥各反釋文外傳作渥緒

晨風　鴥彼晨風外傳記文作鴥

東風之扮　穀旦于嗟外傳釋文

衡門　可以療飢外傳

衡門　訊諫也釋文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侜侜美也釋文　心焉惕惕以爲悅人爾雅注

澤陂　展轉伏枕文選注　碩大且儵辭君曰儵小魚也

五枕反太平御覽

匪風　匪車揭兮　中心怒兮古相子　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漢書王吉傳吉學韓詩

七月　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太平御覽　宇屋霤也向北向窗也釋文　永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初學記韓詩說云

鬱及薁爾雅疏　六月食鴟鴞　鴞鴟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蒹風至蒹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　徹彼桑杜口足爲事曰拮据　租積也釋文

東山　鶴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鵲鳥見之長鳴而喜辭君章句文選注　烝在薪九勇反　衆薪也釋文　縭帶也章句文選注

破斧　錡木屬銶斨屬也釋文

九罭　取鰒茫也太平御覽

四牡　周道倭夷釋文文選注　周道威夷辭君曰威夷險也又作威夷文選注周道郁夷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曰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

皇皇者華　莘莘征夫外傳說文同

伐木　伐木廢朋友之道缺　序曰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答其事故以爲文　鳥微物也文選注　飢者歌食勞者歌事太平御覽古樂志

天保　吉圭惟饎周禮鄭氏注疏曰鄭從三家詩儀禮注作爲饎　承受也章句文選注

采薇　昏始也釋文　依依蒙貌辭君章句文選注

杕杜　檀車張張（音同釋文）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韓說說禮記正義又詩正義曰二十從役云云又周禮疏）湛露　愔愔夜飲（說文作慇慇）愔愔和悅之貌（釋文選注）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醉齊頴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初學記選注韓君章句曰飲酒之醉下流而上坐者謂之宴齊頴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客謂之湎離離長貌初學記）

蓼蓼者莪　蓼蓼盛貌（文選注韓君曰云云集韵作蓼蓼）

六月　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綏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章句史記注）采芑　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周禮注引詩傳琥謂是韓詩國語注詩傳曰上有蔥衡）車攻　東有圃草（韓君侍圃傳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注後漢書注）東有圃草（後漢馬融傳注）弈弈盛貌（文選注）吉日　駾駾俟俟（後漢馬融傳注）趨曰駾（音鄙）行曰騤（韓君章句文選注）醴甜而不沸也（文選注）

鴻雁　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韓詩說正義）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韓詩傳公羊傳注）劒數也（釋文）

沔水　讒言緣間而起（文選注）

鶴鳴　九皋九折之澤（釋文）

祈父　（韓詩說五文）有母之尸饔（外傳）

白駒　在彼空谷（韓君曰空谷幽谷也文選注）

斯干　如矢斯枋枋隅也（張揖說文選注）如鳥斯翬翅也

載衣之裼（音同偈釋文侯云云集韵作裼）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內傳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內傳文選注）

無羊　或寢或訛（說文覺也釋文）

節南山　節視也（晉心如炎　監領也　昊天不庸（庸易也釋文騁也韓君章句）萬人顒顒仰天告愬（韓君章句文選注）

正月　夢夢惡貌也（釋文）窘迫（董氏孟章句）速速方穀天天是椓（後漢蔡邕傳注韓詩章句）

十月之交　蹙蹙司徒　抑意也愆闇也　讒口囂囂（釋文）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韓說說安世傳引詩韓詩云）薰胥以痛薰師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師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注薰胥作董董師也韓詩說相薰也）小旻　謀猶回遹（釋文）謀猶回遹宛（文選注）訛訛不善之貌民雖靡膴（猶無美何釋文）是用不就（外傳）小宛　輪飛厲天（韓君曰厲刷也文選注）哀我瘉寡孤苦也　宜犴宜獄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小弁　怒焉如擣（除又反釋文）寤辜淵淵（外傳）巧言　昊天大憮（外傳）僭始既減減少也（釋文）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外傳）趯趯毋兔　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兔謂彼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韓說章句史記注）何人斯　我心施也施善也（釋文）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禮記正義許慎據韓詩云）將辭也（文選注）

蓼莪　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大東　糾糾葛屨（韓君曰糾糾猶繆繆也文選注）

無羊　或寢或訛（說文覺也釋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　昊天不庸（庸易也釋文騁也韓君章句）萬人顒顒仰天告愬（韓君章句文選注）

正月　夢夢惡貌也（釋文）窘迫（董氏孟章句）速速方穀天天是椓（後漢蔡邕傳注韓詩章句）

十月之交　蹙蹙司徒　抑意也愆闇也　讒口囂囂（釋文）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韓說說安世傳引詩韓詩云）薰胥以痛薰師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師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注薰胥作董董師也韓詩說相薰也）小旻　謀猶回遹（釋文）謀猶回遹宛（文選注）訛訛不善之貌民雖靡膴（猶無美何釋文）是用不就（外傳）小宛　輪飛厲天（韓君曰厲刷也文選注）哀我瘉寡孤苦也　宜犴宜獄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小弁　怒焉如擣（除又反釋文）寤辜淵淵（外傳）巧言　昊天大憮（外傳）僭始既減減少也（釋文）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外傳）趯趯毋兔　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兔謂彼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韓說章句史記注）何人斯　我心施也施善也（釋文）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禮記正義許慎據韓詩云）將辭也（文選注）

谷風　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蓼莪　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大東　糾糾葛屨（韓君曰糾糾猶繆繆也文選注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為惡也後漢書注　威儀反反善貌釋文　溝衆貌釋文

采菽　便便左右　閑雅之貌　纚筰也釋文

纚繫也文選注　福祿胝之釋文

角弓　人之無良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後漢書注　如食儀饜儀我也釋文　雨雪瀌瀌外傳　曉晛消曉晛日出也傳文

菀柳　上帝甚惜無自瘵焉外傳

都人士　首章毛氏須之二章則士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正義　左傳襄十四年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說詩也

采綠　薄言觀者釋文

白華　泱泱白雲　視我怖怖說文同孚吠反意不說好也釋文

緜蠻　緜蠻文貌衛君章句文選注　禮記作緡蠻何草不黃　何人不繇董氏云

文王　過病也釋文

大明　天難諶斯外傳說文作讖　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外傳　磬天之妹磬譬也正義釋文　亮彼武王亮相也釋文漢書同　檀車皇皇外傳

緜　陡小瓜也釋文文選注　周原膴膴莫來反文選注　度塡也　皋門有閎閎盛貌釋文

棫樸　亹亹文王綱紀四方外傳

旱麓　國語作麓　魚喜樂則踴躍於淵中　載設也辭君章句文選注　延于條枚外傳呂氏春秋同

思齊　古之人無斁申氏云

皇矣　其菑其殖菑反草也殖因也因高填下也釋文　維此王季今王肅音反與許義同作文王注義　唯此文王春秋　莫其德音左傳襄十四年引作文王注義　莫定也　畔援武強也釋文

羨顯也　四平曰陵辭君章句文選注　與爾隆衝　仡仡搖也釋文

靈臺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章句文選注

辟廱　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韓詩說正義　無珠子曰矇珠子其而無見曰瞍文選注

生民　三王各正其郊韓詩說禮記正義　姜姓原字韓詩　惟辭也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異義駁謝正義　誕信也文選注　拂厥豐草拂弗也釋文　或春或揄通文引韓詩也說文同

公劉　芮鞫之即漢書地理志注師古曰云周禮注作汭說　芮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鞫之注

板　誘民孔易外傳

蕩　其命匪諶　以無陪無側外傳　飲酒閉門不出容曰湎釋文

抑　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曰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正義　遠猷辰告　荒湛于酒　告國人民　無言不酬子孫承承外傳　嗚歎辭也文選注　聿喪厥國釋文

桑柔　往以中垢外傳

雲漢　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內傳四年正義　欝隆悶悶遠東注　耗惡也後漢書注　憚苦也釋文　如炎如焚後漢書注　胡寧瘨我以旱六臣注　君親蒸民　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韓詩章句公羊注　莫定也釋文　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公羊傳正義

崧高　王踐之事踐任也釋文

韓奕　有聳其道釋文　幹正也韓君章句文選注

江漢　肇長也釋文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列女傳

常武　敷敦淮濆敷大也敦迫　民民翼翼釋文

王猷允塞外傳

召旻　我居御卒荒列女傳

維天之命　維念也釋文　惟念也韓君章句文選注

烈文　靡好也文選注

天作　彼徂者岐有喪之行　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韓詩傳　後漢書注　傳云岐道嶇嶇而人不遠　彼岨者岐元括引後漢書時邁　薄言振之薄辭也振奮也　莫無也震動也　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韓君傳　後漢書注　文選注　韓君章句曰振猶奮也

執競　執服也釋文

恩文　貽我嘉蓼文選注　外傳曰云云　韓君曰蓼大蓼也

噫嘻　帥時農夫　穀類北方一故言百也韓君章句　選注

振鷺　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韓君章句　後漢書上在此無射射厭也同上中庸同

豐年　陳穀曰秭釋文　醴甜而不沛也文選注

泮泮潛古今字正義　泮魚池釋文　韓君章句文選注音泮

閟予小子　惸惸在疚文選注

敬之　弗時仔肩外傳　荀子同

小毖　懲苦也　自求辛赦赦事也釋文　翻飛貌文選注

載芟　釋釋藏貌文選注　民民其應衆貌釋文

絲衣　目羊來牛外傳

般　於繹恩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　釋文

駉　驪白馬黑髦也釋文

泮水　旭此群醜屈服也收斂得此衆聚　翰彼東南翰除也釋文　蠻彼淮夷蠻蠻之貌韓君曰云云文選注

閟宮　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　稙長稼也稱釋文　幼稼也釋文　騰東也文選注　韓君章句　荒至也釋文　遂蠻大東編雜注疏曰或宮在齊魯韓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韓君章句　後漢魯恭傳注　文選注　燮長也文選注　韓君章句

商頌　美襄公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殷仁行義欲與諸侯修禮而宋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述湯以來宋殷所以興作頌之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商宋詩正義　周子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聊常睎正考甫矣

玄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韓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注　大

糦大祭也釋文　長發　玄王桓發發明也釋文　率禮不越外傳說文漢書同　至于湯躋外傳　繼紀注詩讀湯齊爲躋者湯躋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上長　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文選注

爲下國畺鄭禮記注鄭曰畺界也上長曰界齊魯韓詩也下國諸侯百畺民民之所安吉成湯之德所使不疆敬　武王載發外傳　荀子同　檿絕也釋文

殷武　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韓詩說文敘也　適數也釋文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準傳注韓詩之文翼翼盛也　取松與柏　閑大也謂閑然大也和君章句文選注

靑靜也　寂無聲之貌也　煦暖也　懌悅也　祛去也　介界也　隮猶遺也章句文選注　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　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內傳　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同上　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內傳　三禮義宗

魯詩

魯申培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伯嘗與荀卿門人也魯最爲近之個以詩經爲調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　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今殘碑百七十二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又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鳴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後二家異同之說

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漢書杜欽傳　李奇曰后夫人鄉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注瓚曰此魯詩也後漢陽嘉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此事見魯詩今亡大矣

齊詩

齊轅固爲傳應劭曰后妃作齊詩　漢志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

先君之恩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常思先君定公以幸於寡人

中冓之言漢書注　晉灼曰冓牆也詩中冓之言東觀漢記曹褒傳褒以禮士昏禮注說冓牆爲詩素衣朱綅之綅綫也　綅記正義云

素衣朱綅儀禮士昏禮注說綅魯詩以綅爲綫屬也

惟毛作維　是褊心是以爲刺　誰知鳳一字毛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　父兮父鳳一字毛無　曰嗟予子行役夙寢毋已尚慎下同　哉猶來毋死　兮毛作傳　不稼不穡歛歛伐輪兮　毋食我黍三歲宦女奚我肯顧　山有苴毛樝　胡不日鼓瑟石經魯詩殘碑　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傳注

魯詩曰

陽如之何爾雅注　魯詩云陽子也　扣鶩雍雍萬福攸同魯詩曰和設軾者也鶩設衡者也　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同上

古有衆鄒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後漢書注魯詩傳曰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又曰鬷妻扇方處漢書谷永傳鬷妻嬪曰以不臧顏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云云言厲王無道內寵嬖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自爲之食爲不善也

阮徂共皆爲國名正義　魯詩之義以云云

鴇小鼎魯詩說文

殷中宗周成宜王苦以時毀正義　與義詩魯說也相庚衡以爲云云

齊詩

齊轅固爲傳應劭曰后妃作齊詩　漢志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

記十八卷隋志齊詩魏代已亡

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郟縣有大騫山莽曰大騫亭故齊詩曰云云營丘故齊詩曰云云營之往也 嶩山 釋文 嶩山也 嶩或作嶩 嶩山在本作嶩

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

黍離之詩是也 武遺答齊四筆 齊詩以爲云云 晁氏詩序論齊魯韓三家以王風黍離爲壽閔其兄之詩是也 師古曰齊詩作 東萊新序云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

四國是匡 四國是皇 韓氏曰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塤

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後漢書陳忠云 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詩之詩也今亡

自杜沮漆 漢書地理志詩曰自杜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絕

爲下國駿驄 韓氏曰 齊詩謂馬也

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 本傳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異之政也 正義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詩緯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 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鄭鄭箋四始之缺五際之說而已 又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

庄衡曰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忠慕意氣未能平也 商邑翼翼 云 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本傳衡學齊詩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曰監在茲言天之曰監王者之處也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 漢郊祀志 衛宏謂

同爾弟兄 與爾臨衝以伐崇庸 後漢注春秋說崇侯虎讒西伯而伐之崇國在今京兆鄠縣西南 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五云以爾鈞援云云崇國滅宜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後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後漢書班傳齊詩

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本傳望之治齊詩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曹氏詩說

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 解顏新語

詩異字異義

周南召南昏大王王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儀禮注

塗山氏之女侯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

詩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呂氏春秋 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 水經注二乘國故韓婁敬

關雎 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 列女傳 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後漢書 昏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後漢紀楊賜上書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

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 楊子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 史記 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忘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荀子 在河之洲 說文 參差荇菜 同上 展轉反則 楚辭章句 關關雎鳩 文選注人主不正應門夫守故歌關雎以感之 後漢注春秋說題辭 葛覃 服之無射 禮記 卷耳 卷耳爾雅 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荀子 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左傳 酌彼金罍 漢書注我劭酌彼金罍 陟彼岨矣 說文云 何盱矣 爾雅注 樛木 葛藟纍之 楚辭章句 葛藟纍蔡之 說文 桃夭 桃之枖枖 說文又作蕚 其葉蓁蓁 通典 兎罝 糾糾武夫 後漢書注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 左傳 芣苢 蔡人之妻作 列女傳 王肅引周書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 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 正義 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 同上 汝墳 周南大夫妻作 列女傳 遵彼汝墳 爾雅注 魴魚赬尾 說文 王室如燬 列女傳 草蟲 皇矣 爾雅注 孔子曰奉見君子 止 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說苑 采蘋 于以采藻 說文 藻澤之所行藻之類 左傳 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甘棠 勿翦勿伐邵伯所茇 漢書說文作廢 召伯所 說文作拜 廣韵 勿剪勿扒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 稅 爾雅注

宗廟之敬也 說苑

行露 申人女作 列女傳

小星 寔命不猷 爾雅注 維參與昴 集韻

何彼穠矣 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 鄭箋齊育 儀禮疏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墨子 樂官備也 禮記射義注壹發五紀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喻仁人也 騶虞或作吾 劉芳詩義疏

柏舟 衛宣夫人作 列女傳 威儀逮逮 禮記漢書注 威儀棣棣不可算也 朱穆傳注集載絕交論云 晤辟有摽 說文 我心非石 我心非席 列女傳 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 賈誼新書

燕燕 衛定姜送婦作 列女傳

擊鼓 擊鼓其姜 說文

雄雉 遙遙我思 說苑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 周禮注 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 國語叔魚曰注不載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瓠瓠可以度水也 深則砅 說文

雍雍鳴鴈 鹽鐵論 盱日始旦 易釋文 毛氏引詩 谷風 湜湜其止 說文 我躬不說 左傳 我今不閱皇恤我後 禮記 扶服救之 禮記書作拔 說文 既詒我肆 爾雅或作勤孫炎曰習事之勞 能不我慉 說文

式微 黎莊夫人及傅母二人作 列女傳 陳婦道 胡爲乎中路 同上

旄丘 留離之子 爾雅注

泉水 聽彼泉水 說文爭視也

靜女 靜女其姝 文作姣 俟而不見 說文 靜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 左傳

新臺 新臺有玼 得此戚施 說文 暖婉之求

二子乘舟 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 同上

柏舟 而詩 新序 紞彼兩髮 說文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 褘褘它它 爾雅音義 參髮如雲 說文 不屑髢也 周禮注 玉之瑱兮 是褻袢也 邦之媛兮 說文

鶉之奔奔 鵲之姜姜 禮記鶉之貴貴上云姜姜貴貴爭關惡貌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然上小鳥貴貴然下 大車啍啍 廣韵 毳衣如菼 說文

定之方中 騋牝驪牡 說文

相鼠 妻諫夫之詩 白虎通 何不遄死 史記

干旄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左傳 竿旄之忠告 家語 彼嫁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 論衡

載馳 大夫載涉 漢書注 言采其蝱 說文繫傳

淇奧 瞻彼淇澳 綠竹猗猗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禮記 赫兮愃兮 充耳琇瑩 說文 會弁如星 說文

碩人 莊姜傳母作 列女傳 衣綿絅衣 同上 錄衣 說文 衣錦尚褧 詩大傳 衣綿尚絅 禮記 罩公惟私 毛詩通 齒如瓠犀 爾雅注 顙首 好貌說文 翟蔽以朝 說文 施罟濊濊 又作 鱣鮪敝敝 說文

碩人 敦丘 爾雅注如覆敦者 波涕漣漣 楚辭章句 發無 答言 傳說文通用也 漸車帷裳 說文 信誓旦旦 說文

芄蘭 芄蘭之枝 說文 童子佩韘 說文 佩韘 說文

河廣 企予望之 楚辭章句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鹽鐵論

伯兮 安得蘐艸 說文 焉得蘐車 爾雅音義

木瓜 下報上 賈誼以爲下之報 上晁氏詩序論

黍離 彼黍稷稷 說文 懮懮 爾雅 搖搖 羣經音辯

君子于役 雞棲于時 羣經音辯

君子偕老 君子陽陽 左執翳 說文

中谷有蓷 遇其乾矣 說文

兔爰 雉離于罝 說文覆車網也 雉離于車 漢書注

大車 息君夫人作 列女傳 大車啍啍 廣韵 毳衣如綢 毳衣如璪 說文

大叔于田 兩驂如舞 家語 火列具舉 文選注

膻楊暴虎 說文

清人 左旋右抽 說文

遵大路 無我惡兮 說文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 說文 佩玉鏘鏘 楚辭章句

風雨 風雨潸潸 說文

子衿 子衿 石經 安兮逮兮 說文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 說文一作 解渠之反

溱洧 潸與洧 說文 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 惔盱且樂 漢書 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 公羊疏 許氏云

還 遭我乎嶠之間兮 水經注 並驅從兩豜兮 說文三歲 豕肩相及者

著 俟我於著乎而 漢書顏師古注著地名說齊南郡著縣也 俟我於著乎而 說文 莠莠 楊子

甫田 婉兮孌兮 說文

猗嗟 猗嗟巔兮 集韻

葛屨　宛如左辟 說文 好人提提 楚辭章句
陟岵　猷來無弃 爾雅注
伐檀　河水清且漣猗 爾雅
山有樞　它人是愉 漢書 文選注
杕杜　獨行煢煢 文選注
駟驖　駟驖孔阜　輶車鸞鑣載獫猲獢 說文
小戎　浚以觼軜　吝矛沃錞 說文 竹柲緄縢 周禮注 竹柲緄縢 周禮注 愔愔良人 列女傳
蒹葭　泝洄　泝游 爾雅
終南　有紀有堂 崔靈恩
晨風　鴥彼鸇風 說文　宛彼北林 周禮注 隰有
樹檖 說文
無衣　與子皆行 漢書
權輿　胡不承權輿 爾雅注
宛丘　子之蕩兮 楚辭章句　亡冬亡夏 漢書
東門之枌　市也婆娑 說文
東門之池　可與寤言 列女傳
墓門　墓門有棘 列女傳 辯女為歌 陳　誶予不顧 楚辭章句
防有鵲巢　邛有旨鷊 說文 又作鷊
月出　佼人劉兮 羣經音辨
澤陂　有蒲與荷 樊光注 爾雅　碩大且儈 說文 辨君
曰重頤也 韓詩
檜　鄶 左傳 季札觀樂 鄶在齊 下素在檜唐上鄶曹終焉 說文
素冠　棘人欝欝兮 說文
隰有萇楚　猗施其華 楚辭章句
匪風　匪車嘆兮 說文　揆之釜鬵 同上
蜉蝣　衣裳楚楚　蜉蝣堀閱 說文

候人　何戈與祋 禮記注 後記之子 禮記注 汙澤居 彼已 國語
北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為才如君子小稱其服為有德 詩禮注不同
婉兮孌兮 說文 婉 女黑色也
鳲鳩　尸鳩 漢書　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
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 說苑
其弁伊棼 周禮注 說文作樊
七月　一之日觱發 說文 發 四之日舉止　饁彼
南畝 漢書　七月鳴鵙 孟子注　四月秀葽 劉向說此
味苦苦菱也 說文　獻肩于公 周禮注 四歲為肩　塞鄉墮戶
張禮疏 聿為改歲 漢書　食鬱及薁 說文　黍稷彼饁
周禮注 黍稷種稑種先穋後孰也種疾孰也　納
于豳陰 說文　四之日其早　稱彼兕觵受福無疆
昭記注
鴟鴞　殆天之未陰雨 家語　綠天之未陰雨 說文
唯予音之嘵嘵 列子 刺邠君曾不如此鳥 孟子注
東山　零雨其蒙 楚辭卓句　霈雨其濛　蜎蜎
者蜀　瞿鳴于垤 說文 小辭也　熠燿宵行 同上 熠燿光也
破斧　四國是訛 爾雅注
狼跋　載頎其尾　赤舄孽孽 又作已已 說文
鹿鳴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史記　嘉賓既來示
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 鄭注 卿飲酒禮　視民
不佻 說文 左傳
四牡　駟牡騑騑 儀禮疏　瘏瘏駱馬 說文 漢書注作駱

皇皇者華　侁侁征夫 楚辭章句　莘莘征夫
我馬唯騁 說文　周爰諮謀 淮南子
常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

成周而作詩 左傳　尊不韡韡 說文　鶺鴒在原 左傳
外禦其侮 國語周文之詩曰　飲酒之饌 說文　和樂且耽 禮記
伐木　伐木所所　墫墫舞我　釃釃舞我 說文
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 後漢注蔡邕正交論
天保　絜蠲為饎 周禮疏 大祝禮注　礿祠烝嘗 禮記注
舉爵　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
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允之故 漢書匈奴傳
彼蓼惟何 說文
出車　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允
至于太原出車彰彰城種朔方 漢書　出輿彰彰 史記
東王之詩　我出我輿 荀子
魚麗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 荀子
南陔至由儀　其義未聞 儀禮注　鄭君注禮之
時未見毛傳以為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見
毛傳以為孔子彼失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
亡 同上 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
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夫謂
其唯有三百五篇 正義
南山有臺　樂旨君子邦家之基 左傳 注言君子樂美之道
蓼蕭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
福之所聚也 前注 說文
六月　種玁狁孔熾我是用戒 墜鐵論　薄伐玁狁
至於太原 史記 王之法 裏　吉甫宴喜 千里之轄 漢馮逢 漢書
采芑　朱芾斯皇 白虎通　振旅嗔嗔 說文　嘽嘽
推推　征伐玁狁荊蠻來威 漢書
車攻　東有甫艸 韋書音辯　薄狩於敖 後漢書注

東京賦水經注薄狩于敖 赤紱金舄白虎通 扶拾既次周禮注
夫拾既次集韻 助我舉斝說文
吉日 既禡既祃說文 麀鹿噳噳上 其麀孔有
爾雅疏 伾伾俟俟說文
庭燎 鸞聲鉞鉞說文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說文
我行其野 不惟舊因白虎通 誠不以富論語
斯干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
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
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漢書劉向傳 約之
格格周禮注 載衣之禧說文
節南山 維石嚴嚴音巖韋經音辯 天方薦嗟說文
秉國之鈞漢書 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荀子 不自爲
正禮記 不自爲政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正義
正月 民之譌言 謂地益厚不敢不蹐 胡
爲虺蜥說文 燎之方陽 能或滅之美書 亦孔之
昭禮記 協比其鄰左傳 佝佝彼有屋說文 蹙蹙方
穀後漢書 哀此煢獨楚辭章句
十月之交 日有蝕之 日月鞠凶 山冢卒
崩皮司徒 中術膳夫 掫子內史 萬師氏漢書 燦維趣馬
漢書注 擣維師氏集韻 豔妻偏方處說文 密勿從
事 讒口嗸嗸漢書 傅沓背憎說文 悠悠我悝爾雅
注 攸攸我里爾雅音義 （日食非常也 詩傳曰日食則不減矣）
漢天文志
雨無正 聽言則對新序漢書 唯躬是瘁左傳
小旻 歙歙訿訿漢書爾雅作詹 噂噂沓沓十月之交 無
王肅讀爲無無大也無大有言少也正義 或慂或謀漢書 不可

暴虎不敢憑河鹽鐵論 戰戰矜矜左傳
小宛 鳩飛國語秦伯賦鳩飛注小宛之首章也 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文王之詩也禮記 螟蠕有子蜾蠃負之說文
毋忝爾所生百文孝經
小弁 小卞音盤漢書 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
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趙岐孟子注
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論衡 譬彼痯
木說文
巧言 僭始既涵說文 卬勞也禮記注 蹙蹙大
猷說文 秩秩大繇聖人謨之漢書注 趣趨兔兔遇
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史記 居河之湄爾雅注
既微且瘉說文
巷伯 緌兮斐兮斐白文 斐斐成章 聳聳
人禮記注 後漢書
谷風 弃我如遺新序
蓼莪 蓼蓼者莪漢書 蓼蓼者儀漢書 瓶之罄矣說文
蜋天罔極漢書
大東 周道如底孟子 其平如砥 苕苕公子
行彼周道楚辭章句 哀我癉人爾雅注 琄琄佩璲
爾雅疏 玟彼織女說文
四月 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孔叢子 奚其適
歸家語 匪鱉匪鼈說文
北山 普天之下孟子 率土之濱 或宴宴居
息或盡瘁事國漢書 （卒 盡）
小明 毋常安息漢書 憂心且妯說文
鼓鍾 楚茨 楚楚者茨楚辭章句 我蓺

黍稷說文 祝祭于禜同上
信南山 既優既渥 取其血膋說文
南田 或芸或芓黍稷儀儀漢書
大田 以我覃耜爾雅注 去其螟螣 有渰淒
淒說文 有睆淒淒興雲祁祁呂氏春秋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白虎通
裳裳者華 唯其有之韓詩序 傳曰君子者無所
不宜也說苑
桑扈 受福不儺 兕觵其觩說文 匪傲匪傲
漢書 匪交匪敖左傳
頍弁 先集維霰爾雅注 樂酒今昔楚辭章句
車舝 展彼碩女列女傳 高山卬止說文 景行
行之史記 詩之好仁如此禮記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榛說文 止于蕃史記 止
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讒言罔極漢書 又云
賓之初筵 威儀幽幽 仄弁之俄 屢舞傞
傞說文
采菽 采叔國語 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何錫與之白虎通 厭沸濫泉說文 赤紱在股白虎
匪交匪舒左傳 樂旨君子殿天下之邦樂旨君子
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左傳 紼縭維之爾雅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左傳亦是與我
角弓 民胥效矣孟子 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漢書
（前 安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
菀柳 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都人士 狐裘黃裏萬民之望 黃衣
明狐裘大蜡之服也禮記注

采綠　終朝采綠 楚辭章句
黍苗　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國語注
隰桑　瑕不謂矣 禮記 注瑕之言胡也
白華　白華 漢書 滹沱北流 說文 徐鍇曰沱沿今別作池非是
瓠葉　有兎斯首 後漢注
漸漸之石　俾涉池矣 史記
文王　其命維新 禮記 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 國語 本枝百世 左傳 惟周之士不顯弈世 後魏禮志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漢書 毋念爾祖 左傳 古孝經 述修厥德 漢書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禮記 上天之載載讀曰栽謂生物也 禮記注
大明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 漢書 聿續于京 爾雅 注唯此文王 允懷多福 春秋繁露 在郇之陽 水經注 其檿如林 說文 毋貳爾心 漢書 坰野洋洋 水經注
四騏彭彭 公羊疏 案集義
緜　陶復陶穴 說文 至於岐下 聿來相宇 新序 爰契我龜 漢書注 亦不殞厥問 孟子 昡夷嗥矣 左傳 犬夷喝矣昆夷駾矣 說文 干聿有奔走于聿有先後 楚辭章句
棫樸　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曰以善趨也 賈誼新書 左右趨之　烝徒檝之　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 春秋繁露 追琢其璋 周禮注 彫琢其

章 壹壹我王 荀子
旱麓　瞻彼旱麓 夫旱麓之樠楛殖故君子得以易牽于條丐 國語 瑟彼玉瓚 說文 周禮注作鄉彼 書 凱弟君子 呂氏春秋 禮記 葛藟 後漢
思齊　神罔時恫 說文 雍雍在宮 漢書注 厲假不瑕 集韻
皇矣　求民之瘼 漢書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 左傳 乃眷西顧此惟予度 論衡 無然畔換 漢書注 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孟子 弗識弗知 賈誼新書 崇墉圪圪 說文 克順克俾俾于文王 禮記 白鳥鶴鶴 孟子 新書作皜皜 臣業雜櫟 說文 靈臺　王此大國 左傳 無然泮換 漢書注 以 白鳥鶴鶴 孟子 賈誼新書作皜皜 臣業雜櫟 說文 矇瞍奏工 楚辭章句 文王有辟雍之樂 莊子 文王 樂名臣業 樂苑
下武　應侯慎德 家語 注南了 昭哉來許 漢碑 昭茲來御慎其祖父 後漢書注
文王有聲　耿求厥寧 說文 匪草其猶聿追來孝 注草言猶道也聿求也言文王攻伐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屋此爲孝 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 左度謀也 禮記 既伐于宣 書大傳 芑枸檻也 禮記注 生民　不坼不副　克疑克凝　禾穎穟穟 說文 瓜瓞唪唪 集韻 即有台家室 白虎通 瓜瓞萃萃 說文 或春或枕 說文 禮注 或 誕降嘉穀　惟秬惟秠 說文 或簸或舂 詩 說文 淅之溞溞 爾雅音義 后稷兆祀 集韻 行葦　維葉梶梶 文選注 肆筵設机 楚辭章句 鮐背 爾雅

既醉　類者不忝前哲壺者廣裕民人萬年者 國語 令聞不忘祚胤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國語 鳧鷖　公尸來燕醴醴 說文 假樂　嘉樂 左傳 賦嘉樂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禮記 正義 云案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也 保佑命之 禮記 不愆不忘 文選注 說苑作亡 不忘 春秋繁露 不解於位 漢書 公劉　思戢用光 孟子 于邠斯觀 白虎通 汭堊之卽 周禮注
洞酌　可以饋饎 說文 凱弟君子 禮記 卷阿　嗣先公爾酋矣　祓福康矣 爾雅注 噦噦其羽 說苑 民勞　迄可小康 漢書 皆不畏明 說文 曾也 板　下民卒癉 禮記 是用大簡 左傳 無然泄泄 詩詩 說文 泄泄 爾雅 辭之繹矣 說苑 勿用爲笑 荀子 懼懼 爾雅 民之方唸唸 說文 介人惟藩大師 惟垣　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漢書 敬天之威不敢馳驅 後楊東傳
蕩　天命匪忱 說文 曾是彊圉 漢書注 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漢書 式號 式謔 漢書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國語 抑　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 注懿讀曰抑 韋昭國語 惟德之隅 漢書 有桔德行 禮記 荒沈于酒 漢書 誥爾民人 敬織論 愼爾侯度 左傳 白圭之玷 說文 亡德不報 惟民之則 漢書 不警于儀 禮記 我心憮憮 五經文字 誨爾忱忱 禮記注 藉曰未知 漢書 桑柔　國步斯頻 說文 告女憂卹誨女序爵誰

能執熱鮮不用濯 望下 胡此畏忌 漢書 泰風有隧 爾雅注

雲漢 昭回於天 王曰嗚呼 饑饉洊臻

耗斁下土 春秋繁露 先祖於摧 爾雅注 蔽蔽山川

有識其聲 說文

崧高 嵩嵩惟嶽峻極于天 生甫及申 禮記注言周道將興五岳降之生賢佐仲山甫及申伯此義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已詩傳訓章句 徐周詩傳 錫爾圭 爾雅注 申伯番番既入于徐 楚辭章句宣王之舅申伯所封

烝民 天生烝民 民之秉夷 孟子 不畏彊禦 漢書 惟仲山甫補之 左傳 四牡騤騤 說文

韓奕 王賜韓侯 周禮注 鉤膺鏤鍚 說文 邊豆有且 韓詩 炰烋從之 白虎通 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水經注王肅曰云云

江漢 武夫滔滔 鹽鐵論 肇敏戎公 後漢周舉傳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 禮記注弛施也協和也

常武 既徹既戒 周禮注 敦彼淮濆 說文 聽卬 女反脫之 後漢書 懿厥恐歸 匪降自天 漢書 鞠人伎忒 說文 舍爾介逖 說文 邦國殄頓 漢書

召旻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 正義

清廟 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 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議詩傳曰云云 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 尚書大傳 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賈逵左傳注

遂奔走在廟 禮記注 無斁於人斯 禮記

維天之命 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正義引云 惟天之命 禮記 誠以溢我 說文 誠以謚我 廣韻說文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左傳注云逸詩 烈文 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 左傳 不顯惟德於戲前王不忘 禮記

天作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說苑

昊天有成命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 夙夜其命宥密 禮記 宥謐謐者寧也 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 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蕃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 賈誼新書叔向曰 緝熙亶厥心 亶厚也國語 我將 儀式刑文王之德 左傳 時邁 肆夏時邁也 周禮注呂叔玉云 繁遏執競也 周禮注呂叔玉云 鍾鼓鏜鏜 磬管鏘鏘 說文又作蹌 漢書 思文 渠思文也 周禮注呂叔玉云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 飴我釐麰 漢書 振鷺 振羽 禮記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注振羽振鷺 有瞽 應鼓縣鼓 周禮注 肅雍和鳴 禮記 雍雍 雍注作肅雍 雝 雍 論語禮記 有來雝雝 漢書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周禮注徹者歌雍

載見 僾草有瞻 說文 武 無競惟烈 左傳 閔予小子 煢煢在疚 說文 陟降廷止 漢書注言成王當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聽其朝廷 敬之 天惟顯思 左傳 小毖 毋拳 爾雅也 王肅云制自得辛毒酒鹽云羣臣無有牽引扶助我則自得辛鹽之苦 良耜 其鎛斯揃 集韻周禮注 既茶蓼 積之秩秩 說文 積禾也 絲衣 素衣其紑 弁服俅俅 說文 載弁俅俅 爾雅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說苑 鼐鼎及鼒 史記音義 載音資 不虞不驁 史記 酌 汋 荀子 左傳 勺 儀禮 漢書 禮 桓 鏤豐年 左傳武王作武其六曰注云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文不同蓋定 賚 李歌之大華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左傳武王作武其三曰 殷 於皇明周 白虎通 駉 在駉之野 有駜有騤 說文 泮水 薄采其茆 白虎通 其旂伐伐 韋經音辯 言采其芹 說文 在預獻馘 禮記注 束矢其搜 說文 閟宮 稙稚禾麥 實始翼翼 說文 王謂叔父 禮記注 戎狄是應荆荼是徵 史記 周公方且膺之 孟子是周公所膺也古義總訓當注曾擊也 太山巖巖魯侯是瞻 說苑 寢廟弈弈 祭邕獨斷 周禮注作繹繹 邢 邢 國語以邢為首 鼓鼓薛薛 說文 先聖王之傳恭 猶不競專猶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國語 烈祖 亦有和鬻 說文 亦有盉羹 說文通釋 奏假無

言 禮記 殷殷無言 左傳

玄鳥 惟民所止 禮記 百祿是荷 左傳

長發 海水有截 漢水 至于湯齊 禮記注爲躋 聖敬日齊 注聖敬日莊嚴 釋文及皆反同上 湯降不遲降有禮之謂也 國語 布政優優 左傳 說文 百祿是遒 說文 爲下國駿蒙 荀子 爲下國恂蒙 何天之寵傳奏其勇 大戴禮 武王載旆 說文 武王載發 荀子 則莫我敢遏 漢書 包有三枏 漢書注 韋鼓 漢文 殷武 罙入其阻 說文 命于下國爲下國所命 爲天子 左傳注 四方是極 後漢書

逸詩

支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國語周詩有之曰左右脊武王克商而作此詩也以爲飲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承監焉

貍首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禮記注諸侯之射節 周禮諸侯以貍首爲節 注貍首遠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記 儀禮注貍首逸詩曾孫之言 大戴禮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驗不可歌也三篇闕歌 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禮記

巒之柔矣 馬之剛矣巒之柔矣馬亦不剛巒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 周書 左傳周子賦巒之柔矣注見周書

騧駒 騧駒在門僕夫具存騧駒在路僕夫整駕 大戴禮 漢書王式傳 歌騧駒注 文選注同

祈招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家語形作刑

徵招角招 畜君何尤 孟子齊景公飾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麥秀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史記箕子作麥秀之詩

九夏 王夏 肆夏 昭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祖夏 族夏 鍾夏 鶩夏 周禮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

繁遏渠 國語光樂金奏肆夏繁遏尋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注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注樂名武曰遏詩 禮記作采齊

招雅 肆夏 孝成 尚書大傳雜五祀奏煙石論人聲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濟然乃作大唐之歌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新宮 儀禮燕禮下管新宮 注小雅遵鵠左傳宋公賦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注管謂吹蕩以播新宮之樂 國語秦伯賦鴻鴈文公曰成印恐印斯于詩 朱

鴻飛 國語秦伯賦鴻鴈注謂小宛之首章

河水 左傳晉公子賦河水 國語作沔

九德之歌 周禮

明明 崇禹 生開 周書世俘篇 箭人奏武萬獻明明三終奏崇禹生開三終以作其詩篇名

武宿夜 禮記舞裏重於武宿夜 注武曲名 正義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韓以作其叔名焉

茅鴟 左傳 鴟 注刺不敬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子夏問子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與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樵姜無棄蓼莪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周詩有之曰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左傳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禮記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家語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首知言之選 漢書

浩浩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管子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姬女賦白水之詩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息籌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

墨以爲明狐貍而蒼 荀子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唯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 無過亂門 呂氏春秋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大戴禮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莊子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墨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晏子春秋

木實繁者披其枝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大武遠宅不涉 戰國策

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說苑

丹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 尚書大傳 樂記

五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兮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記伯夷叔齊作歌 太史公曰賢者可與焉

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列子 古詩言

佞人如蜨 集韻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史記

駕辯 楚辭大招佞諂駕辯楚好商只 古曲名文選注伏羲作琴始造此曲 夏侯玄辯樂

網罟 隋樂志伏羲有網罟之詠 夏侯玄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有網罟之歌

豐年 辯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詠

八闕 呂氏春秋萬天氏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卿雲 爾雅 尚書大傳

南風 舜 家語 尸子

晢陽 南陽 初慮 朱于 本落 歸來 緩

緩 尚書大傳虞傳維元祝禪符四嶽八伯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其歌名云後淵其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以爲堯時 康衢謠大夫曰古詩也呂氏春秋以爲舜自爲詩 土乘土之濱莫非王臣呂氏春秋以爲舜自爲詩

破斧 呂氏春秋夏孔甲作破斧之歌 資治通鑑 東音

燕燕 同上有娀氏二女 資治通鑑作爲北音

晨露 同上 資治通鑑 尹伊行爲大夏歌晨露

黃竹 穆天子傳

補遺

宵雅 禮記宵雅肄三焉 家語者動以百數 亦既遁止 草蟲 亦既見止 草蟲 亦既覯止 草蟲

貉 皇矣 其德音 濂 蓋之初建康 湯孫奏假 那 怡懌 節南山 那爽懌 姚 上殿無與詢 詢 泰 洵 亮 伯舟 詩無正 頊 詩無正 虺隤 悉千月 悠悠 痯 詩無正 豁 蔓草 頸 詩 邇 考槃 非 四月 其期 雍雍鳴雁 鮑有苦葉 頸 詩 豁 蔓草 諺 詩 侯 仙 洵 泰 侯 旬 臞臞 思齊 臞臞 懼懼 抑 繩繩 憬憬 鳴鶴 洋 二子乘舟 養養 媞媞 葛屨 提提 慵慵 林伯 草草 訰訰 抑 淖淖 邈邈 說苑

版版 板 溫溫 蕩 爍爍 雲漢 敖敖 板 濯濯 瘈瘈 正月 念念 殷殷 同上 慇慇 郝郝 晨受 澤澤 悽悽 出車 萋萋 儵儵 小弁 蹶蹶 懽懽 林杜 蘀蘀 惴惴 抑 搖搖 洩洩 板 泄泄 謔謔 同上 其虛其徐 北風 寤擗有漢 摽 柏舟 綺 小星 棫 靈臺 有聲 蜮 文 有聲 蟈蟈草蟲 蟈 山有樞

其檿其駒 皇矣 蓄 采芑 以孫蓀參 良耜 蘩 生民 蘩 蘩 皇矣 鵠 鵠 鵠

文選注蔡邕琴操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下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董仲舒傳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袁準政論引劉子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云以繼文王之德呂氏春秋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王褒聲德論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向書大傳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蔡邕明堂論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云云息文后稷云云國語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墨子象謂周頌武也明堂位周公輔成王作汋樂以奉天休祭露以車驛驛釋文崔本不吳不敖說文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息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儀禮注敕爾普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周禮鄭司農注云疏曰似逸詩不知何從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漢書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禮記注代檀其詩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文選注張揖曰潛小爾雅作潛釋文不潛不滥不敢怠皇命以多福毛傳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攷剽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采苦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蔡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

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職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於湯齊讀爲躋注周禮云匍讀與推禹敶之之敶同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奉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湯于從之章昭注國語謂采薇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采于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褒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揚子云湯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揚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者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錄之伯厚甫後序

詩攷終

詩傳注疏

謝枋得著

序言

宋謝疊山先生、詩傳注疏、原本久佚、卷帙無攷、元人解詩、互相徵引、關節詳略、亦各不同、今於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元人詩經纂注中、採錄一百六十四條、勝搜諸書、又得一百三十七條、存詳去略、編爲三卷、厘標篇目、不錄經文、以脫略甚多也、先生生板蕩之朝、抱黍離之痛、說詩見志、於小雅憂傷哀怨之什、恆致意焉、而於經義發明透暢、又非空作議論者比、解無衣之與子同仇、寓高宗南遷之失、論皇父之不遣一老、刺似道誤國之姦、至疏蓼莪之四章、詳明惻怛、令人讀之欲淚、孔子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旨、先生蓋深有契焉、讀是編者、可以論世、可以知人矣、

乾隆辛丑立夏三日仁和吳長元麗煌書於京城嵩氏之東軒

詩傳注疏卷上

宋　弋陽謝枋得君直著

周南

葛覃

貴爲后妃、正位乎內、供織紝、豈無嬪婦、盛服飾、豈無文繡、有司者治之、足矣、今也、刈葛爲絺、其事至勞、澣衣潔裳、其事至細、手之而不倦、足之而不忘、豈樂爲編裔哉、將化天下以盡婦道也、爲人婦者、聞后妃知本如此、豈不克勤克儉乎、豈不盡孝盡義乎、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永樂大典、

漢廣

游女獨行、非有師傅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悲敬羞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溫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而敬、敬而畏、閑其邪、窒其欲、于人所不知之地、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德、本諸身、徵諸庶民者、蓋是矣、道化明于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皆善、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間、正如毫衢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天保之民、日用飲食、而偏爲爾德、彼亦不自知其行乎天理之中也、王道之盛、至此極矣、永樂大典、

麟之趾

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間皆仁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于上也。通釋

召南

鵲巢

一章曰居，鳩居鵲巢，夫人始歸其夫家也。二章曰方，方、正也。鳩能正鵲之成巢，夫人能正其家也。三章曰盈，鳩生子盈滿其巢，夫人子孫衆多，而盈其室家也。一節深一節，自有次序。通釋

采蘩二則

楚茨之三章曰，君婦莫莫，爲豆孔庶。五章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周禮，九嬪贊后，廢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而后能清淨爲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吾讀至楚茨，證以周禮，見王后奉祭祀如此其敬，承先祖如此其誠，乃知采蘩之職，采蘋之法度，爲諸侯夫人爲大夫妻者，必盡其心矣。一毫不敬，謂之失職，而之不循法度，獲戾于祖考，將何辭以見宗廟。嗚呼戒哉。永樂大典

夙夜在公，公，齊盛之類。通釋

草蟲二則

憂憂，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聊之甚，不止於惙惙矣。此宋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于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所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三節，詩明鋪，通釋采蘩之時，是一般意思，忡忡、惙惙，傷悲之時，是一般意思，則降、則說、則夷之時，是一般意思。通釋

我心則降，降猶今人云，放下心也。通釋

甘棠

車所稅駕，尚思之，況休息乎。一時休息，尚思之，況蔽舍乎。屈折之不可，況敢傷壞之乎。況敢斫伐之乎。思其人，一節深一節，愛其樹，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亦可見其忠厚之至也。永樂大典

羔羊

首章，召南，大夫有潔白之操，稱潔白之服，中心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退有度，委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蛇委蛇哉。通釋

殷其盩

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通釋

何彼穠矣

頌人之德，多美其車馬衣服，多美其宗族兄弟，此風人之法度，讀頌人韓奕，可以觸類而長。永樂大典

邶

綠衣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嫡妾易位，釋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于憂，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通釋

凱風

不怨母而責己，孝之至也。韓文公、文王美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弟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皆從此詩變化來。見爲子爲臣忠厚之至。通釋

雄雉二則

初憂其征役而犯難，終信其善良而獲福。殷富之婦人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其夫振振然信厚，可以保其必早歸矣。雄雉之婦人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夫不忮不求，則背仁義，可以保其勳與吉會矣。二詩末章同一意。永樂大典

末章，胡氏春秋傳，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忿之兵亡矣。永樂大典

旄丘

叔兮伯兮，叔、伯、字也。通釋

北門

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歸，一人之勞苦，君無不聽，此先王所以養臣也。此予以治法根本，立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于終窮日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忍飢餓，而交徧讒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發，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通釋

北風二則

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緊一節，此風人之法度也。通釋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雰矣，喻禍害愈急也。通釋

新臺

籧篨不鮮。籧篨，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詩定之角，通釋

鄘

君子偕老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德不稱其服，心不如其貌。永樂大典

定之方中二則

學者誦定之方中，觀文公建國之規模，可以知衛之既亡而復立，歸公劉，觀公劉建國之規模，可以知周之自微而力興，誦綿，觀太王建國之規模，可以知周之方興而浸盛，檜碑心術之運動，謀猷計慮之深長，

規模節目之精密，皆可爲來者師也。學者合三詩玩觀，可以長才識。永樂大典

秉心塞淵。秉心也實，故事事樸實，不尙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遠、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通釋

蟋蟀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禮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目好好色，耳好好聲，支好安佚，皆氣質之性，動于欲者也。孟子敎人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能知有命，而不爲欲所移，則無犯非禮矣。今也，縱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所謂不知命也。永樂大典

相鼠

人而無禮，不死何俟。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在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君子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人無威儀，則無以定命，死期將至。故曰，不死何俟。永樂大典

碩鼠

有狐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見絿夫無人繼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通釋

黍離　二則

天子而爲狄所滅，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不特東周臣子之大讎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蕕爲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之大夫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閔此詩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爲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文武成康在天之靈，必不樂矣。王畿乃夫子自治之國，畿封八百里，要地，悉付之他人。秦以日強，周以日弱，諸侯日以橫，天下日以亂，雖德衰道微，亦形勢使然也。吾觀十二國風，羣臣庶民，無一人知天下大義，王于興師，與子同仇，獨無衣一詩，猶有義氣，不知斯人何以生于秦也。秦人能以天王之仇，爲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以厥考之怨，爲一人之私怨，人之度、相越如是哉。吾于黍離無衣二詩，重有感也。夫胡一桂附錄纂疏

中心如醉，又中心如噎。憂之甚，而昏昏如醉，不止於搖搖矣。心憂之極，如哽噎然，口不能言，氣不能舒，又不止如醉矣。詩傳

君子于役　三則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雨雪霏霏，遲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卉木萋止，勞還役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事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

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于推己之恕，發而爲序情悃勞之仁，豈有行役無期虐者哉。通釋

雞之棲牛羊之歸，皆以日夕爲期，君子之行役，不可以日計，不可以月計，不可以歲計，至於不知其期，仁義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朱公遷詩經疏義

如之何勿思。勿有禁止之意，欲禁止其思而不可得也。永樂大典

君子陽陽

東周之季，君子知世之不可救，道之不可行，高蹈遠引，自得其樂者多矣。未聞以相招祿仕爲樂者也。今也，進不能揚名以報國，退不能潔身以全道，呼儔引類，仕爲伶官，陽陽然志得而意滿，曰，其樂只且，自謂不勝其樂矣。君子當如是耶。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常以天下之憂爲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爲樂。衣人之衣，則分人之患，乘人之車，則載人之難，位其朝，食其祿，視其國治亂安危，漠然不加欣戚于吾心，甚于華人之憂貌，越人之疾胡，仁人不忍爲也。君子者，國人所仰望而法則也。出處語默，喜怒哀樂，皆可以爲民極，吾不知其樂只且果何樂也。東遷之後，世與道交喪，號爲君子者如此，嗚呼，周幽何時而西

揚之水　二則

天不言，而能制萬物之命，繩乎天理而已矣。天非積氣，乃理之聚，天統氣，乃理之宗。東風動，則草木不得不萌，涼風至，則草木不得不落，雷發聲，則蟄蟲不得不藏，萬物則聽命于天，聽命于理也。王者執天命，天討，以制六合，一賞而天下莫不勸，一罰而天下莫不懲，豈有號令不行于諸侯哉。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庸、蜀、羌、矛、微、盧、彭、濮，何所見而來，武王一心，統乎天理，有人心者，當知所向背矣。東遷之初，有王而無霸，吾觀命文侯一書，文武成康之典則未墜，禮樂征伐，尙自天子出也，使當平王能以天理爲君道，安得不爲西周乎。申后爲幽王所廢，雖依申侯以生，幽王爲大戎所滅，實由申侯而死，母恩固可念，父讎豈可忘，以天子自衛之兵，而羅靈不共戴天之讎，國一人之私意，豈能滅古今不變之天理哉。天王既不知有父，臣子亦豈知有君。永樂大典

書有文侯之命，此一時也，詩有揚之水，又一時也，世道愈降，人心日非，揚水之後，必有兔爰，兔爰之後，必有五霸，五霸之後，必有七雄，皆平王以私意滅天理，有以啓之，桓王之後，不足責矣。永樂大典

中谷有蓷　五則

因年饑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懋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矣。此詩三章，始嘆其乾，中嘆其修，終嘆其濕，言物之嘆，一節緊一節，始嘆歎其歎，中條其獻，終嚶其泣，民之怨恨，一節深一節，始曰，遇人之艱難，憐其窮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既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通釋

夫婦，人之大倫，饑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

之于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此、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通釋

夫婦、人倫之大也、樂歲則相保、凶年則棄、俗薄甚矣、飢寒所迫、豈有常心、探本窮源、誰執其咎、永樂大典

婦爲夫棄、無一語怨其夫、方憐其艱難憐其不淑、蓋亦知其夫大不得已也、婦人能爲此言、亦可謂知命矣、詩人忠厚、惟王風最可觀、文武之德澤、入民者深、周召之教化、漸民者久、至此時而驗、永樂大典

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　條條然而長獻之聲、不淑、雜記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弔喪之辭也、永樂大典

兔爰

叛臣之大無忌憚、豈其本心哉、皆天子有以成之、始于無是非之心、終于無善善惡惡之道、天命自我、不能章之、天討自我、不能用之、賞而人不知勸、罰而人不知懲、忠臣以忠而受禍者、有之矣、忠臣既以忠而受禍、孰臣遂以叛爲得計、天下之亂、於是不可救、有兔爰爰、雉罹于罗、諸侯之叛、自此始、永樂大典

大車

君子之聽訟、使民無訟者、有三焉、仁者、民不忍犯法、智者、民不能犯法、勇者、民不敢犯法、豈不爾思、長子不敢、勇者能使畏也、仁者不得見之矣、得見勇者、斯可矣、永樂大典

鄭

大叔于田

一章、敍叔之善御而好勇、國人愛之者、戒其勿習暴虎之事、恐爲虎所傷、二章、敍其車馬之良、從獵者衆而勢射御之技皆精、三章、敍其田獵將畢、車馬安閑、弢弓箙矢、合三章而觀、一善一能、一行一止、一動一靜、人皆尊之、暴虎輕生、隨諫即止、見其不義而得衆、必爲鄭禍、永樂大典

清人二則

兵、凶器、戰、危事、用兵、非聖人所尚也、不得已而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是以古之良將、知兵爲必死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以甘誓、胤征、湯誓、泰誓、牧誓、諸篇觀之、聖王之敬謹兵事、可知矣、曰翺翔、曰逍遙、曰中軍作好、以戰必敗、以守必逃、不待智者而知之、永樂大典

驕介旁旁、車馬翺翔、　驕介則旁旁、車馬非不強也、二矛而重英、器械非不精也、乃翺翔河上、非節制之師也、永樂大典

羔裘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彼其之子、誠可爲吾國之司直、言一國直道之主、猶今人云、主盟公道也、永樂大典

遵大路

掺執子之袪兮、　掺、以手挈之、執、持也、永樂大典

女曰雞鳴

琴瑟在御、君子無故不徹琴瑟、琴瑟常在身旁、曰御、永樂大典

有女同車

顏如舜英、　英、花蘂初綻也、永樂大典

風雨

淒淒、則風微雨細、但見其寒涼、瀟瀟、則風勁雨大、瀟瀟然有聲、如晦、則風狂雨驟、天昏地黑、一節緊一節、夷、則心氣平和、穆、則如病愈、愈、過于夷矣、喜、則有歡樂之心、不止于穆也、亦一節深一節、永樂大典

齊

雞鳴

陶蒼蠅之聲、則曰、雞既鳴矣、見月出之光、則曰、東方明矣、羣臣會朝、未見其君、乘歸家之理、則曰、會且歸矣、夫人惟恐君晏朝、而取譏于羣臣、此心汲汲然、惟願其夙興聽政、如先王之坐以待旦、昧爽丕顯也、永樂大典

還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先王所不廢也、周公曰、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爲人上者、游田而至于盤、從獸而至于荒、廢國事、虧君德、非所以導民務本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國人將以善馳逐者爲良材矣、此逢彼、則曰、遭、曰茂、曰昌、被揖此、則曰、儇、曰好、曰臧、千萬人之習俗、原于一人之好尚、數百年之敝化、生于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爲人上者、可不謹哉、永樂大典

著

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瑤瑩、瓊英、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通釋

甫田

揚雄云、田甫田者、驁驁、思遠人者、心忉忉、不度德、不量力、欲求大功、心愈勞而終無成也、人君能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則家齊而國自治、國治而天下平、威者近而應者遠、誠者一而化者萬、如幼者倏然而長、小者倏然而大、初不必勞心勞力以求之也、永樂大典

敝笱

其從如雲、　文姜之歸齊也、其從如雲、何止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永樂大典

載驅

曰、四驪濟濟、垂轡瀰瀰、曰、行人彭彭、曰、行人儦儦、襄公之車馬、堅強盛壯如此、不知會文姜于汶上者、何名、曰、齊子豈弟、曰、齊子翱翔、曰、齊子遨遊、文姜之情態、歡忻快樂如此、不知會襄公于汶上者、何名、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于此詩矣、詩人鋪敍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附錄纂疏

猗嗟二則

一章、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御亂兮、莊公善射、似可以御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禦之、亦可惜也、通釋

首章、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美目揚兮、此言容貌之美、抑若揚兮、巧趨蹌兮、此言威儀之美、射則臧兮、此言技藝之美、永樂大典、

魏

汾沮洳

大夫有位于朝、祿足以代耕、何必自苦如此、貧者之事、有爵祿者亦爲之、儉不中禮、非所以爲民極也、永樂大典、

園有桃　三章

百人醉而一人醒、醒者受衆惡矣、千人諾而一人諤、諤者受衆惡矣、國之將亡、近在旦夕、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惧吾國之無人、國亡主辱、而不可救也、曰、蓋亦勿思者、彼不知我心之憂者、蓋亦不思國亡主辱之可痛也、苟能思之、必不以我之所憂爲非矣、永樂大典、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言國將亡矣、憂心激烈、通國上下、不可告語、發而爲歌謠、所謂長歌之哀、過于慟哭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言君與卿大夫所行皆是、未可以爲非也、子之言果何爲哉、永樂大典、聊以行國、猶駕言出游、以寫我憂也、謂我士也罔極、猶孔子曰、爾實于人終無已、夫吾讀園有桃一詩、未嘗不流涕也、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于人、通國上下、不羣笑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之、大悔悟、急爲扶顛持危之謀、曾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附論疏、

伐檀

胡取禾三百廛兮、　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別受五畝以爲宅、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也、詩經疏義、

碩鼠

無食我苗、　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于此、以比其貪之甚矣、通釋、

唐

蟋蟀　二章

始曰、職思其居、中曰、職思其外、終曰、職思其憂、所思者、一節緊一節、始曰、蠉羅、欲其長慮遠慮、中曰、蹶蹶、欲其勤動而敏於事、終曰、休休、欲其作德而其心休休然自樂、一節深一節、此所謂憂深思遠也、永樂大典、好樂無荒、　人不能無好、好而無荒、可也、人不能無樂、樂而無荒、可也、好樂而荒、則怠忽政事矣、書曰、不敢荒寧、無荒廢朕命、常以酒荒、色荒、禽荒、爲戒、皆好樂無荒之意也、永樂大典、

山有樞

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通釋、

秦

車鄰　二章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秦本附庸、鄰于戎俗、君臣相接、必無威儀法度之可觀、今也未見國君、先令寺人以通名、諸侯朝廷之禮、以漸而立矣、國人乍見、所以深喜之也、永樂大典、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創業之君、必寬大樂易、好善而忘勢、君臣上下、以其情實意相與、所謂敵忻交通、論說無疑、非若後世、靠君卑臣、勢分懸絕也、人臣既見其君、即並坐鼓瑟、此兩句、形容君臣相親相愛之至情矣、永樂大典、

駟鐵

未章、　此形容田畢而遨遊、其歸也、馬則徐行、而驚鋪有聲、犬則休息、而餓于車上、如畫圖然、此詩之妙、永樂大典、

小戎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思之而未得見、又爲自寬之辭曰、我良人、乃厭厭安靜之人、其德音秩秩有序、必非死于鋒鏑者、可以保其奏凱而歸、不必憂慮也、如詩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又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同一意也、永樂大典、

晨風

始曰、欽欽、中曰、鴥樂、終曰、如醉、一節深一節、永樂大典、

無衣

幽王沒于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讎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知岐豐之地、被文王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沒者、尚異于列國也、秦國何人所作、千載而下、聞其風、真不與起、況親炙其人乎、詩經疏義、

渭陽

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通釋、

權輿

今也、每食不飽、　孟子曰、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康公之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賢忘士者乎、康公固可刺、當時號爲賢者、亦爲可恥矣、通釋、

論秦風

中國而純乎人欲、則化爲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爲中國、秦本戎狄、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位于卿、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于詩者、有尊君親上之至、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通釋、

陳

東門之枌

末章。穀旦于逝。期以良日同往聚會之地也。越以鬷邁。於是男女總集而行。伺至聚會之地也。視爾如荑。男結女之心也。貽我握椒。女結男之心也。結恩情、申繾綣也。東門之枌、桑中、溱洧三詩如出一手。可以見詩人形容之巧、譏刺之深。永樂大典

東門之楊

男親迎而女不至。此風俗之弊、人道之變、淫亂而不知禮義者也。詩傳綱說

楊

素冠

聯與子同歸兮。倘得見此人。且與子同歸于孝道。亦可以勵薄俗。此同歸、如書之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永樂大典

曹

蜉蝣

此忠臣愛君憂國之至情。其慮深。其思遠。若嗣至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通釋

鳲鳩三則

首章。子七、言其多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動禮。動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惟養神以致敬。致敬以動禮。然後動作威儀。儀不忒。正是四國。古之賢者。皆以謹威儀爲人之法則。用燕喪威儀。周公之所戒也。自亂于威儀。成王之所戒也。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春秋之言曰。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容止可觀。進退有度。聲氣可樂。作事可法。此其儀不忒者也。又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故其民則而象之。畏而愛之。此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也。永樂大典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　在梅、在棘、在榛、子無常處。而母不離于桑。以有常待之也。永樂大典

下泉

陰雨之膏黍苗。洌泉之浸苞稂。物之榮悴。民之休戚。政事之仁不仁。即詩人比物、可見矣。永樂大典

豳

七月二則

民生莫重乎衣食。飢寒則過累。飽暖則無思。此人之常情也。豳風則不然。觀往而知來。見微而知著。憂深而思遠。不以目前之飽暖。忘後日之飢寒。中庸曰。凡事豫則立。又曰。道前定則不窮。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七月一詩。事事有備而無患也。永樂大典

豳人敦君親上之心。無一時而忘。無一事而忘也。先公先王之教化。豈不深哉。永樂大典

詩傳注疏卷中

小雅

鹿鳴三則

首章。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于嘉賓者。有愛我之心。則常示以至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通釋

二章。詩云。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古之飲食、可以感動其性情。發舒其意氣。於威儀敬謹之中。有心廣體胖之象。式燕則四體安舒。以遨則伴奐優游。和而不至於流。敬而不至於拘。此先王之禮樂也。永樂大典

三章。魯繆公之待子思。厚矣。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君子之心。未易安也。齊卿之位不爲小。十萬之祿不爲薄。孟子曰。久于齊。非我志。君子之心。未易樂也。酒必旨。樂必備。幣必厚。其和厚必久。所示者、聖人之道德。所談者、先王之禮樂。其德音孔昭。可以化凡民。可以感君子。君臣相悅。莫盛于此。嘉賓之心。始可以安樂矣。永樂大典

四牡二則

不遑將父。忠孝不能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通釋

將母來諗。聖人以孝治天下。開有以將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

詩傳管蔡

常棣 二則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恩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略也。籩豆羹陳、飲酒而至於饜飫、亦可樂矣、何如兄弟無故、飲酒于家庭之閒、不惟和樂、其情義親厚、無異于孺子相慕也。儒子之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詩經疏義

妻子好合、至和樂且耽。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閒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通釋

伐木 二則

二章。釀酒有蓼、酒必新蒸、味必醇釀、其酒美也。於粲灑掃、廢埃不爾、庭戶明潔、其賓筵必整齊也。陳饋八簋、其饌食必豐厚也。肥羜肥牡、其刲羊必肥腯也。誠至則禮隆、禮隆則物備。詩傳纂說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法、見古人之妙。通釋

天保 三則

上三章、願天錫君以福祿。下三章、願祖宗錫君以福壽。永樂大典

五章。民之德、本君之德。民之福、皆君之福也。堯之時、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不知順帝之則、此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之義也。洪範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亦此意也。永樂大典

民之質矣。不澆薄以作僞、不巧詐以趨利、渾渾然、如太古之民、是之謂質。詩經疏義

采薇 二則

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通釋

楊柳依依。依依者、初抽條之時、質柔性弱、嫋嫋不定、如欲依倚他物也。詩經疏義

出車 五則

首章。此章有敬王命之禮、有殷勤王事之義、有整暇勇決之材、有奔走犯難之忠、傳稱文王有事君之忠、於此可見。通釋

自天子所。猶春秋書王所、後世言行在所。永樂大典

二章。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爲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爲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慎于用兵也。通釋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將帥之精神風采、凜然可畏、不戰而可以屈人矣。永樂大典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往朔方、而伐玁狁、又往西方、而伐昆夷、歷時必久、行役甚勞、婦人之憂思必切也。永樂大典

湛露 三則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古者、君臣燕飲、臣以卜其晝、未卜其夜、而醉者、有之耳、今也、夜飲而在宗室、安然和樂、必待醉而後已、所以示禮隆恩厚也。永樂大典

顯允君子。古者、用人多取明允、舜舉八元、曰、明允篤誠、采芑曰、顯允方叔、而此詩曰、顯允君子、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附錄纂疏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成周取人、多取其豈弟、蓋君子之情、多樂易、小人之情、多姦深、豈弟者、必君子也。永樂大典

彤弓 四則

首章。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又曰、器之藏禮、禮以守信、東遷之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名爲辟、實不得以作威福、名爲君、實不得以司賞刑、然彤弓之賜、惟晉文侯、文公、二人得之、先王盛時、愛惜名器、可知矣。永樂大典

既人以大弓而悔、贈人以金處而悔、既不出于中心也、今人勢同而饋遺、勢盛而施予、勢微而貢獻、不出於真誠、而強勉矯柔者多矣、爵誓、馬盟、丹書、鐵券、不能過七國之叛、使其初、上之人果以中心既之、下之亦未必以此應之也、詩曰、中心既之、是易之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也、君以至誠感臣、以至誠應、當侯國

勞士卒之心、豈不堅乎。永樂大典

一朝右之。古人以右爲尊也。詩傳纂說

一朝酬之。飲酒之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酌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酬、所以見其意厚也、饗之未足、而右之、右之未足、而酬之、此亦中心喜好之實也。附錄纂疏

菁菁者莪

我心則休。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休焉、我心則休者、其心休休然、歡樂而舒泰、又不止於喜樂也。詩傳纂說

六月 八則

首章。戎車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整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戰馬皆平時閑習、無一焉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車中常服、皆平日製造、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上而已矣。通釋

三章。薄伐而奏大功者、師直爲壯、車馬堅強、士卒勇銳、氣足以吞玁狁矣、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爲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共者、如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軍中無一事而不敬也、故曰、共武之服。永樂大典

四章、玁狁非能度德量力者、情其凶頑、犯我王略、盤兵而居焦穫、餌鎬又餌方、又至于涇陽、蛇豕虫蟲、未已也、此之謂孔熾、我安得不急擊之乎、永樂大典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師也、元戎啓行、可以摧鋒破陣、左氏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通釋

五章、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輕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鬬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矣、永樂大典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漢唐而下、搢紳介冑、分爲兩途、懲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之法則者也、通釋

侯謹在矣、張仲孝友、孔明出師之際、必擇良臣、忠純貞亮、死節之臣、以輔其君、願其君齊諏善道、察納雅言、且曰、討賊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以彰其慢、吉甫功成而歸、宣王安得不飲御諸友乎、安得不歸功于張仲孝友乎、附錄纂疏

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修廣、其大有顒、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通釋

采芑四則

首章、薄言、方叔不以中權而自逸、必臨陣指授也、率止、方叔不以將帥而自尊、必率先士卒而力戰也、四章、蓼蓼、馬之良也、路車有奭、車之背也、簟、笫、魚服、鉤膺鏞鋂、帶車馬弓矢之飾、皆聲聲也、大典

二章、旂旐央央、旗幟之精明也、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戎車之光采也、軍容豈不壯乎、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命服之榮華、君恩之隆厚也、帥權豈不重乎、永樂大典

三章、將戰之時、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此作氣之鼓也、既陳其師、又從而告戒之、兵尚嚴肅、此一時也、戰勝而歸、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此凱旋之鼓也、鼓聲則淵淵、軍容則闐闐、功成不驕、又一時也、先王用人、多取其如此、則其心明白洞達、允則其心忠信誠慤、上不欺君、下不欺心、無一毫可疑也、永樂大典

四章、人能自強則不弱、人能自明則不昏、人能自壯其謀、則血氣雖衰、而志氣不悔也、蠻荊小醜、聞其聲威功績、自來降、自畏服矣、精神折衝、豈在戰鬬、永樂大典

車攻

弓矢既調、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偏邪、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通釋

吉日二叶

既伯既禱、先王一政一事、必有仁義之道、忠信之心、存乎其間、田獵、用馬以驅禽、先三日、祭馬祖而禱之、不忘本也、永樂大典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先王體卑臣、恢落仗、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普、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通釋

沔水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通釋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可以攻玉、只此兩句、斷章取義、亦有一說、君子如玉、小人如石、他山者、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一山也、他山之石、爲錯而攻玉、乃所以成玉之精粹也、是猶小人誘君子以有過、乃所以儆君子而進于無過之地也、小人謗君子之無德、乃所以儆君子而進于成德之域也、小人誘君子之無才、乃所以儆君子而勉爲全才之人也、附錄纂疏

祈父三則

予王之爪牙、猛虎處深山之中、而人不敢狎者、其爪牙誠可畏也、宿衛之士、所以張國威而隆主勢、備非常而衝不然、乃王之爪牙也、豈可移之遠戍哉、去王之爪牙、豈所以尊王哉、責司馬之意、深乎其甚嚴也、永樂大典

予王之爪士、成王周公之時、虎賁趨焉、必選常人吉士、以常人吉士朝夕在王之左右、或有顧問、非正言正行、不敢對、涵養聖性、薰陶君德、斯人有力焉、非若後世宿衛之士、盡用武夫悍卒、而無一儒者居其間、不知我周設司馬之職、所用者何人、所職者何事、一旦遣戍於遠方、與成王周公之心不同矣、大典

胡轉于予恤、有母之尸饔、四牡勞使臣之詩、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祈父之詩曰、胡轉于予恤、有母之尸饔、我周以仁立國、以忠厚待民、士大夫從王事、有母在而無兄弟者、以養母之說來告、而免行役者、有之、合二詩而觀、可以想見、永樂大典

白駒三叶

皎皎者、潔白而可愛、敬其人、亦美其駒也、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縶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彝性、皆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所謂伊人、何人也、宜坐於廟堂、與王共天位、治天職者也、今于此地而逍遙乎、于此地而爲嘉客乎、既幸其人之爲此來、而喜其人之爲我留、又深惜其人之不遇、而痛恨其時之不明也、永樂大典

皆然來思、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甕門、宿有鮮華、坐于廟堂、豈不足爲邦家之光、爾公爾侯、不爲王留行、方且逸豫而無期度、未知賢者之去就、關繫甚重也、君之有賢臣、如人之有元氣、賢人去、則國脈絕、元氣竭、則壽命危、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賢臣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歎也、附錄纂疏

四章、古之隱者、或巖居穴處、或影響惟恐聞子人、或使人不得窺尋、其吉光自珍自貫、言語不與人通、雖故交舊識、不免遐棄、此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者也、詩人敬賢之深、慕賢之切、以久無賢人之聲欵吾則

爲憂。故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永樂大典

黃鳥 二則

邦族。本國之族也。反故鄉而曰邦族、曰諸兄、曰諸父。亦猶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不如我同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永樂大典

不可與明。易曰。眇能視。不足與有明也。不可與明者。言此邦之人、見識昏闇。如無目之人。不明者。不可與明者。竟行。疾之甚矣。永樂大典

無羊 三則

首章。模寫牛羊之多。其聚皆可觀矣。永樂大典

二章。前三句。模寫牛羊上下動息之狀。各得其所。各適其性。此所以蕃多也。後三句。模寫牧人早起。放牛羊、求芻牧之時也。永樂大典

三章。前三句。模寫日夕羊牛下來之時、牧人之情狀也。中三句。模寫牛羊肥騰之狀也。後二句。模寫羊性馴擾之狀也。永樂大典

節南山 三則

二章。宰相之職。調之保衡。調之秉鈞。必使事事物物無不得其平。斯謂之平天下。赫赫師尹。特心不平。不知其職。果何謂哉。永樂大典

三章。大帥之職任大責重。處國事、則必公平。如衡之均物。處四方、則必安定。如舟之有維。天子倚其輔佐。則可以無憂。下民得其訓迪。則可以不迷。尹氏以世臣爲大師。此我周之根本。其人之忠邪。其政之臧否。王室之存亡繫焉。尹氏獨不念之乎。永樂大典

四章。朝廷政事。皆由大臣。今尹氏之爲大師也。不躬其事。而委之私人。不親其事。而怠忽荒政。庶民豈能信之乎。尹氏所用之小人。不學無術者有之。未嘗入仕、而不更事者、有之。不可以此而欺罔天子也。永樂大典

正月 五則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通釋

瞻山蓋卑。爲岡爲陵。

由爲岡陵。人皆知山之高矣。說言者。乃謂山爲卑。詩傳疏義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爲虺爲蜴。世道亦可哀矣。詩傳疏義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結、言無時而解也。永樂大典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

小人偷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君子有天下之憂。而無一身之樂。小人爲一時計。君子爲萬世計。小人所厚者。非其親、則其鄰。君子所厚者。非其君、卽其民。二者正相反。永樂大典

十月之交 六則

首章。陰盛陽微。而目爲之食。幽王之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

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日、衆明之本。而爲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通釋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通釋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使民無以爲生矣。乃曰。予不戕虐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通釋

六章。立三卿非制也。所擇所信者。惟總貨寶。多府藏之人。聚斂之臣。氣求類聚。無怪也。已。正月詩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雖不能聽老臣。未至于播棄黎老也。今皇父棄舊人。者德而不用。不能勉強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于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于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于此。又擇富民之有車馬者、往居于向。所以壯其私邑之氣勢也。私邑強矣。王室危亡、如之何。永樂大典

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亂亡之由。亦曰。罔或耆壽。西周之亡。實由無老成人。夫皇父所擇。惟多藏蓄。則老成其所棄。亦何靳焉。而必不憖遺者。蓋以居向、既與王遠。懼老成在王所。發其姦邪耳。則皇父顧身家。棄君父之罪。于是乎周匝曲至。不可動搖矣。徐奥蒙初學詩體

八章。衆人爲一身之謀。故易於自樂。君子有天下之慮。但見其多憂。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敝我友之自逸也。其辭旦婉。其志堅而不可變矣。通釋

雨無正 二則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

舍彼有罪處。彼有罪者伏其辜。心服、而甘心受其罪也。詩經疏義

凡百君子。莫不棘于天。

君子生亂世。立昏君之朝。惟有敬畏。可以免禍。周大夫言不見信。道不可行。遂告其同朝、云然。永樂大典

小旻 二則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仁覆憫下者、旻天也。今乃疾威如此。豈不爲斯民之慮乎。豈不爲斯民之謀乎。詩經疏義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

習俗如此。亦甚可哀。詩經疏義

小宛 三則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飲酒者。易至于醉。則易于喪威儀。惟齊聖之人。端肅而明通。其飲酒也。于溫然至和之中。有毅然自勝之道。雖燕樂而愈恭謹。所謂敬勝怠、義勝欲。必不爲酒所困也。昏者、齊聖之反。其志專一于飲酒。不醉不止也。日富者。日復一日。惟厚于酒而已。書曰。崇飲彝酒。皆日富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君子勤禮。勤禮如致敬。敬在養神。用抵喪威儀。商之所以亡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敗王所以告康叔也。彼昏不知。

壹醉日富、失其禮義威儀之則者、多矣、永樂大典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當如日斯邁、如月斯征、無一刻不勤、可也、詩經疏義

六章、温温而恭者、讒和之人也、必不忤物、今也如集于木、無時不危也、惴惴而小心者、畏讒之人也、必不免難、今也、如臨于谷、無時不懼也、臨于谷也、其憂過于集木、至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其恐懼愁苦之狀、不止于臨于谷矣、賢者生亂世、事昏君、與小人同朝、無罪無辜、皆不免禍、宜其恐懼愁苦如是之甚也、永樂大典

小弁　四則

二章、周未亡、亡之證已見、詩人憂之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罔浚九軌、一旦化爲草莽之墟、國家大變也、不待見黍離而心搖搖矣、宮中荊棘、淮南人不言、而伍被先言之、鋤唳荊棘、晉人不知、而索靖先知之、知微者智、知來者神、天下未嘗無其人也、始則怒焉如搗、中則惟憂用老、終則疾如疾首、形容憂心之苦、一節緊一節、永樂大典

惡焉如搗、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搗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嘘、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惟憂用老、通釋

三章、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此孝子之至情也、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歸之于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不知天生我之時、我之日月星辰、果在何處、吉歟凶歟、不可得而知也、韓昌黎詩、予生之初、月在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卽生辰所在也、通釋

爲人子者、所瞻仰者、父、非父、則無所瞻矣、所依歸者、母、非母、則無依歸矣、與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同意、永樂大典

巧言　三則

予慎無罪、又予慎無辜、辜罪二字、本難分別、凡人有過、皆曰罪、犯法至有司、曰辜、永樂大典

二章、小人進言于其君、君知其不可信也、如書之鬷讒、中庸之去讒、彼無所容其姦矣、今也不然、始也、知其不可信、而涵涵者、有包容而無分別、有覆讒而無明白、有問而無察、有聽而無斷、小人窺見上之心可厭也、諂善行私、何所不至、此亂之初生也、讒言之始進也、未敢必其君之盡信也、以浸潤之譖、用嘗試之術、若雖未能信之、已涵容之矣、涵容之、則必不窒絕之、小人于是無忌憚矣、言愈巧、辭愈游、自非聰明智慧之君、未有不墮其術中者、不惟涵之、濡慣之矣、此亂之又生而不可阻也、王者聞讒人之言、如能怒而威之、亂庶幾遏阻矣、王者聞賢人之言、如能喜而福之、亂庶幾遏已矣、一喜一怒、一威一福、勸懲昭然、易亂爲治、特反掌耳、永樂大典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讒人之心、遇明哲則敗、毚兔之技、遇良犬則窮、永樂大典

捷捷幡幡、捷捷者、利口捷給、幡幡者、反覆變詐、永樂大典

六章、譖人者必有凶族邪類與之合謀、故曰、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讒人者、賊害善類、斷喪國脈、小則覆人家族、大則禍人宗社、豺虎不食、禽獸亦惡其人也、有北不受、夷狄亦惡其人也、投畀有昊、人君不能正其罪、不若付之天、自斷其罪、天必不使之漏網也、永樂大典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欲使公卿大夫、各爲避害之計也、永樂大典

谷風　二則

寘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諸淵、永樂大典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忘大德、思小怨、非君子長者也、永樂大典

蓼莪

四章、天生萬物、其恩無窮、萬物無能報其恩者、父母生子、其恩如天之無窮、子亦無可以報其恩者、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父兮生我、如天之生物也、母兮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常以手撫摩其身、煦者、煦其肥脊、愛其孤辭也、畜者、有止聚之義、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寒則煖之、暑則涼之、飢則食之、渴則飲之、疾病則藥之、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云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無一事不顧其意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首以顧之、如有所遺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尋而喚之歸、如有所失也、出入腹我者、懷抱其兒于腹間也、父母自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不肯置、人能深思生、鞠、拊、長、育、顧、復、腹、我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詩經疏義

大東

六章、織女無織成文錦之實、牽牛無服箱之實、啓明非眞能啓日之明、長庚非眞能續日之長、畢不可以掩捕鳥獸、不過施設于經星之行列耳、皆有其名而無其實也、詩經疏義

北山　四則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也、子以王事爲憂、父母以子之勤勞爲憂、詩經疏義

大人不均我從事獨賢、自古君子小人、立己不同、其事君亦異、君子當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當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通釋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未老、鮮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通釋

經營四方、經、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詩經疏義

小明　五則

載歸寒暑、三句、載、再也、離、歷也、曰憂曰毒、而又曰太苦、其情有大不堪者矣、詩經疏義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于涕零也。通釋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　念彼共人，所謂靖共爾位、敬共朝夕者，此君子人也，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詩人勤勞于外，又念斯人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愛惜善類者，不知果能免于禍否，所以念之深，愛之至，既涕零如雨，又睠睠懷顧也。詩傳纂疏

興言出宿。　寢不安而興，興而不安，居于內又出宿于外，憂念之深，又不止于睠睠懷顧矣。永樂大典

嗟爾君子，無靖共爾位。　君子，即所謂共人也，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共也。通釋

楚茨

禮儀卒度，五句。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言旅也，恩澤行于禮法之中，和樂生于誠敬之餘，人和則神降之福，故神明來格，而報以介福，酢以萬壽也。詩經疏義

信南山

執其鸞刀，三句。　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啓毛、取血膋，天子必躬親之，何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孫之養祖考，必身親其勞，自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通釋

甫田三則

我取其陳，三句。　人有常言，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凶豐有備，新者方取之而入倉廩，陳者即取之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夫如是，家家足食，歲歲無飢，從古以來，豈無水患，豈無蝗蝻，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斂散得其道也，戰國諸侯，倉廩非不實，府庫非不充，凶年饑歲，老弱死而壯者散，何也，有司不以告，君無所聞，不能取其陳以食農人也。附錄纂疏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舜發于畎畝，馮翊起于躬稼，伊尹聘于莘野，英才奇士，隱于農者，非一人也，至春秋時，猶有見耕饁而舉冀缺者，況先王全盛時乎。詩傳纂疏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攘其左右者，所取非一夫之餉也，或取諸左，或取諸右，嘗其旨否者，所嘗非止一夫之餉也，何者為甘美，何者為不甘美，無不知也，一以知田家之苦樂，一以見官民之相親也。詩經疏義

大田

雨我公田，遂及伊寡婦之利。　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農之望雨，如飢渴之望飲食也，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霑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稱有不繼，穫有不斂，秉有遺穗，有滯此樂歲粒立狼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通釋

瞻彼洛矣

王室尊強，則諸侯恭順，于此見之。永樂大典

韎韐有奭

愛其人，見其車馬之盛，亦喜之，德足以稱其車服者也。詩傳纂疏

桑扈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交際而敬謹威儀，不敢傲慢，即劉子所謂禮義威儀之則，可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也，不必求福，萬福自來求我矣。永樂大典

青蠅二則

青蠅止于藩，讒之中，集于几席，集于觴豆，無非汙穢，人皆惡之，讒夫甘處汙穢，不知羞恥，與青蠅何殊，百計趨媚，多方譖刺，欲傾陷善類，正如青蠅之營營，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猶未集于几席觴豆也，惟君子樂易，待人以不疑，讒人之言最易入，言一入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何所不至，欲遷而去之，不可矣。永樂大典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讒人罔極，其禍必至，子四方交亂，正如秦晉所云，國有婚姻之臣，子孫黎民，皆不能保，可畏哉。永樂大典

賓之初筵三則

曰既醉止，遂屢舞僊僊。　周書歆紂之惡，曰，用燕喪威儀，成王之戒事臣，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蜀人以威儀為重，人之禍福死生，于此觀之，國之安危存亡，于此觀之，如武公所言，即用燕喪威儀者也，即自亂于威儀者也。永樂大典

既醉而出，是謂伐德。　劉子曰，動作讒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君臣燕飲，視聽貌言，微有不敬，君子以觀其禍福死生，左傳所載，甚可畏也，既醉而出，威儀不喪，賓主之禮義不愆，此皆受福之人也，醉而不出，威儀必亂，賓固自敗厥德，主人不以禮節之，亦自敗厥德也，書曰，沈湎敗德，言伐者本有德，而自斷喪戕敗之也。永樂大典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或問，立監佐史，為之賓者，慄恐自防之不暇，何以燕樂其心乎，曰，不然，古者燕饗，非徒以飲食燕樂也，有道德焉，使人觀之而知所感化，有威儀焉，使人觀之而知所則象，鹿鳴之詩曰，示我周行，曰德音孔昭，湛露之詩曰，莫不令儀，魯侯之在泮飲酒也，曰，敬明其德，敬慎威儀，人之常情，易于肆而難于敬，苟無御史執法立乎其旁，號嗟屢舞者多矣，何以有道德有威儀乎。永樂大典

角弓三則

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又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王既不能親親，安得而不怨乎，占者，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也，尊其位者，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者，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也，王於是三者不能盡，安得不取怨于人乎，不親九族，是所當親而不親之也，而好讒佞，是所不當好而好之也，中庸九經，尊賢在親親之上者，人主惟能尊賢，乃能

親親、如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是也。王不能親親、以不能尊賢、故也。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棄其親者、以好用嬖、故也。周簡公所以棄其子弟者、以其好用達人、故也。此數公者、所好如此、安得不禍乎。左傳曰、庸庸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嬖從昧、與親用讒、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惟其不親九族、是棄德者也、而好讒佞、是崇姦者也。永樂大典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君子有絜矩之道、矩者、六方如一、至均至平之物、民之喪其良心者、私意偏見、止于一方、人如絜矩之道、所以彼此相怨無已也。如能絜矩之道、所惡于上、無以使下、所惡于下、無以事上、所惡于左、無以交于右、所惡于右、無以交于左、所惡于前、無以先後、所惡于後、無以從前、可以無怨無惡。永樂大典

如璧如圭、我是用憂。王不親九族、是忘其乃祖乃父也、居中國、去人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其道如璧如圭、我是用憂、我是用憂。

彼都人士

臺笠緇撮、非有冠冕之可法、充耳琇實、非有珠玉之可珍、垂帶而厲、非有赤芾之可貴、詩人思其人、想其服飾、恨其不得見、至于其心不說、其心菀結也。永樂大典

采綠

首章、二章。婦人、夫不在家、則不事容飾、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今采綠于野、則有言其夫之歸者、故歸家膏沐以待之曰、薄言歸沐、是前之不施膏沐、則首飛蓬而子髮曲局矣、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志不在于卷耳也、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志不在于綠藍也、易得之草、采之勞而得之少、何也、四體皆聽命于心、心有所憂、手足皆不暇運動也。永樂大典

黍苗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謂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通釋

白華　三則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豈天步爲艱難、國家將亡、幽王之心、所以不能如天之公溥乎。通釋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于慟哭也。通釋

七章。鴛鴦不失其匹偶、幽王乃與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于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嗣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通釋

瓠葉　二則

瓠葉以爲菹、不必嘉蔬、一兎以爲殽、不必異饌、先王之燕賓客、眞德實意而已矣。通釋

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嘗之則知其味之厚薄、主人先嘗之、乃獻之賓、賓酢之、主人又酳之、禮也、其次序不紊。永樂大典

漸漸之石

三章。將士征役、以雨爲憂、不但畏泥濘也、下潦上霖、疾疫生焉、水潦將至、而班師者、有之矣。東山之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雨將至、則戍婦歎閔其夫也、豕涉波、月離畢、皆雨證也。武人東征、念念以陰雨泥濘爲苦、以潦疫爲憂、不知其他兵之勝負、國之安危、皆不暇顧矣。永樂大典

何草不黃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憫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慾、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通釋

詩傳注疏卷下

大雅

文王

宣昭義問。齊、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宣昭也、堯衢室之歌、舜總章之訪、義問也。附錄纂疏

大明　四則

首章。明明在下者、王之德也、赫赫在上者、天之命也、王德與天命、常對立而並行、故曰、永言配命、克配上帝、召誥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我有周受命、此言天命之難諶也、此詩與召誥同意。永樂大典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王季積德、大任亦好德、乾始而坤成、宜也、今曰、乃及王季、豈大任好德之心、尤切于王季歟、大姒夙夜祗敬、戒無一事非德行也。永樂大典

維予侯興。武王繼文王而爲西伯、亦自諸侯而起。附錄纂疏

會朝清明。言轉遺世道之易也。永樂大典

緜　二則

首章。興王之主、志必勤、氣必銳、是以能建功立樂也、大王立國、極其艱難、處于陶復陶穴之中、棟宇

且無之、何知有宮室之樂、後王聞此、必不敢逸樂矣。永樂大典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檿、蹲惟而枳、萬處陸而艾、地氣不同、而物性隨之而變化、周原、風雨所會、陰陽所和、泉甘土肥、郭景純所謂沖陽和陰、山高水深、蔚草茂林、鷹鳥鷙苦荼、亦變而爲甘、大王所以卜居于此也。永樂大典

棫樸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航大川者、非一楫之力、興王業者、必衆賢之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六軍之將、卽六卿也、文王有所往、六卿卽率六軍而從其後、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不待告期戒約而自至、精神之聚、心德之同、非一日矣。永樂大典

旱麓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文王有豈弟之德、故其求福也、亦以是豈弟、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本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獻曰、自求多福耳、非有心求之也。永樂大典

靈臺 二則

麀鹿濯濯、四句。　文王之民、既歆樂之矣、鳥無魚鱉、亦各得其樂、鹿在樂、何如在山林、魚在沼、何如在江湖、今也、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於物魚躍、無不遂其性者矣、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與天地參、文王以之。永樂大典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王在靈囿、王在靈沼、文王與百姓同樂之所也、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文王與士同樂之所也。永樂大典

生民 二則

載謀載惟。　載謀、則謀之於衆人、載惟、則思之于一心。詩經疏義

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與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肴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通釋

行葦

威威兄弟。　威威者、親愛之情、隱于胸中、非形于聲音笑貌也。附錄纂疏

既醉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臣子愛君、願其壽考、又願天助以大福、威頌之辭也。通釋

假樂 二則

受祿于天、三句。　有大德者、必得其祿、王之受祿于天、固宜、不惟祿之、天心之眷成王、無窮、既保之、又佑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于形容天眷之厚也。永樂大典

二章。　王之干祿而得百福、何以見之、樂其子孫可知矣、曰、子孫千億、言其衆多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言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賢君也、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變志述事之心也。永樂大典

公劉

周人以忠厚爲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通釋

卷阿 四則

伴奐爾游矣、二句。　伴奐、逍遙閒散之意、優游、從容閒暇之意、休、休息也。詩經疏義

俾爾彌爾性。　彌爾性者、彌縫其德性、使渾全而無虧、純粹而無缺。附錄纂疏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王所馮翼之人、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于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而上、惟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皐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愷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通釋

媚于天子、又媚于庶人。　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爲王愛其民也。通釋

民勞

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王若不敬愼威儀、則褻狎微情、何所不爲、侮老成、遠者德、則賢者不能相無矣。通釋

板 三則

靡中管管、不實於亟。　朱子初解云、人苟知聖人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則管管然無所依據、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其出言行事、不以眞實而歸于誠信、無怪也。通釋

辭之輯矣、至民之莫矣。　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子產有辭、四國賴之、鄭、小國也、介子齊、楚、秦、晉、四國之間、能保其社稷者、唯有辭命足以動人耳、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鄭之辭命、豈有不善者乎、厲王之無道、極矣、出其言善、民未有不應之者、信乎辭之不可以已也。附錄纂疏

威儀卒迷。　書曰、夫人自亂于威儀也。附錄纂疏

蕩 四則

曾是彊禦。　彊、彊梁、禦、如禦人子、禦門之外之禦。通釋

寇攘式內。　微子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今民乃攘竊鬼神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武王曰、討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與此章寇攘式內合。永樂大典

女炰烋于中國。　以傲很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炰烋之狀。通釋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三代而上、禦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于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典刑、先王之法度。通釋

抑四則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觀外之威儀、知中之德行、豈虛言哉。大學引淇澳之詩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由此觀之、觀武公之威儀者、皆知武公之盛德、亦平日自警之功也。永樂大典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人君當以敬謹威儀爲心、容止必可觀、聲氣必可樂、進退必有度、羣臣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以一身之法、爲天下之法也。永樂大典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中庸曰、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莊子曰、爲不善于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此皆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之意。附錄纂疏

桑柔二則

捋采其劉。捋采、以手捋之、采取其葉也、其劉、用斧戕以伐遠揚、并枝葉盡去之矣。詩傳纂疏

四牡騤騤。四牡、一車四牡馬也。附錄纂疏

雲漢三則

水旱之災、自庸君觀之、則必以爲天數之所不能免耳、而己無與焉、自賢君觀之、則必負罪引慝、自己致之、且以成湯之世、以六事而禱旱、所謂六事者、豈有是哉、湯果無是、而必引咎以自責、非湯之過、爲謙遜也、蓋大災之來、而不以爲己之致、則非所謂畏天也、所謂無所不用其至也、如宣王之時、焦勞甚矣、而天災如此、是亦如湯之遇旱也、成湯無過者矣、而猶以過自責、此其所以爲成湯、宣王之行修矣、而猶以爲未嘗修、此其所以爲宣王、惟其修行、則不思乎天之不悔禍也、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侯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夫宋之所對者、特數語耳、而臧孫達使知其有恤民之心、況宣王憂民之心如此、如之何而不中興乎、但觀此詩、則可以知宣王之中興也。永樂大典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桑柔以稼穡卒痒、爲天降喪亂、雲漢以饑饉薦臻、爲天降喪亂、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民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此。通釋

厥年孔夙、方社不莫。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爲民慮、稼之方納、預祈來年于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顯百穀之登、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通釋

崧高五則

首章。孔子閒居曰、有開必先、崧高首章爲證、夫子斷之曰、此文武之德也、契之生也、曰天命、稷之生也、曰帝降、是天生契稷、以輔唐虞也、伊尹之生也、曰天降、是天生伊尹、以左右成湯也、傅說之生也、曰帝賚、是天生傅說、以相高宗也、上天佑周、岳降神而生申甫、有是理也、聖人說詩、乃曰、此文武之德、何也、非先王積德、何以感動天心、非上天與周、何以感動嶽神、非嶽降神、何以生中興之賢佐。永樂大典

二章。有非常之山、斯有非常之神氣、有非常之神氣、斯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人才、斯有非常之功業、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蒞其事者、定申伯宅、徙申伯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爲天下所敬仰者、惜乎經史皆不載也。通釋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宣王謀慮精密、聰明無遺、薄物細故、莫不經心、所以爲中興之主。永樂大典

人臣之事君、柔而順者、多流于邪、曰、柔惠且直、異乎小人之佞柔矣。詩傳纂疏

其風肆好。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體、故曰風。通釋

韓奕六則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先王任人、多取之世臣勳閥、流風善政、既得于見聞、經世寧民、皆有所教訓、與後世特起者不同、思前人之有勞、勉後嗣以克紹、亦以勸天下忠臣孝子盡心于王室也、王命仲山甫曰、纘戎祖考、命韓侯、亦曰、纘戎祖考、豈徒然哉。永樂大典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及黻、諸宣王錫予韓侯、旌旂車馬衣服、洪纖精粗、靡所不備、禮隆而恩厚、如此、永樂大典

師父陵之。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顧父餞之、親親尊賢、禮亦有差等也。通釋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申伯之行、有路車乘馬、韓侯之行、亦贈以路車乘馬、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附錄纂疏

駿惡孔加、薛姞孔碩。此章專言韓姞從夫而樂其家、韓侯之宜室家、皆宣王信任寵祿之恩也、詩人之意、欲臣子知其所自、無忘上恩、蓋智盡忠、以圖報也。詩傳纂疏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城謝、則命召伯、城東方、則命仲山甫、以大臣董其事、諸侯衆力爲之、城韓、則以燕師完之、容有此理、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爲糧、可以足食、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永樂大典

江漢二則

王國來極。四方之諸侯、來朝京師者、再見王道、同歸皇極、極者、標準也、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亦以京師爲四方之標準也。永樂大典

肇敏戎公、錫山土田。必使召虎受賜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處、當非宣王之賞、如受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于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賞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舉庚亦得此意。通釋

常武

首章。宣王中興、豈無新進少年、銳志功名者、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于家庭、定亂扶危、

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蹶國事矣。皇父以卿士兼大師。其大祖則南仲。隆名重望。人心豈不厭服哉。以世臣宿德爲帥。猶且命之曰。既敬既戒。兵不可易言也。敬則念念敬謹。戒則時時警戒。聖人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永樂大典

贈印　二則

此宜無罪。至女覆說之。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之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通釋

不弔不祥。亟邦國殄瘁。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于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脈絕。瘁如病危。通釋

周頌

清廟

駿奔走在廟。　書曰。駿奔走。執豆籩。不敢懈怠。不敢舒遲。是也。永樂大典

執競

爲人君者。當持其自强不息之心。操之不舍。守之不失。斯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若把握不堅。勤怠不常。非所謂執競也。永樂大典

臣工

書曰。嗟六事之人。嗟予有衆。嗟我西土君子。嗟爾有衆。其發言皆有嗟字。嗟嗟言之不足。嗟嘆以告之。感動其心也。永樂大典

振鷺

殷士膚敏。祗將予京。厥作祗將。常服黼冔。殷士有膚敏之手。執事助祭于周膚。其心寧無介然于懷。常服黼冔者。殷冠也。服殷冠。至周廟。豈不思其先祖之事乎。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助祭之時。杞必用夏禮。宋必用殷禮。杞必改夏之祭服。宋必改殷之祭服。非止于服黼冔也。周家待之如此。其厚彼不平之心。盡消釋矣。故曰。在彼無惡。成王之命。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弘乃烈祖。律乃有民。以蕃王室。愛之望之。爲何如。豈有一毫厭薄之意哉。故曰。在此無射。盛名難以久居。令聞貴乎不已。君子有譽於天下。非難。能永其譽。能保其終譽。此則不易也。永樂大典

豐年

以洽百禮。　百禮、如禮儀三百之類。民知禮、則風俗厚。風俗厚、則天下平。君臣上下。皆樂豐年矣。詩傳

有瞽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　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通釋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思齊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清廟曰。肅雝顯相。有瞽曰。肅雍和鳴。雝則有來雝雝。至止肅肅。宗廟承大祭之時。和與敬不可偏廢。有雝雝。無肅肅。則溫而不厲。有肅肅。無雝雝。則恭而不安。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助祭之公侯。當如是也。永樂大典

有客

微子既修成湯之道。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成王周公敬其德久矣。一旦來朝。饗之禮之。欲辭歸而不容其歸也。永樂大典

武

聞之者、文王之文德。定之者、武王之止殺。信乎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也。永樂大典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武王。遭周家之王業者也。王業未定。太平未致。而武王崩。周家蹉造。猶不造也。永樂大典

敬之　二則

成王初政。羣臣進戒。此一大事也。考書經召誥一篇。惟願成王以敬德厥天永命。論夏殷之受天命者。皆曰。我不敢知。曰多歷年。亦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敬之一詩。亦此意也。永樂大典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受天命者、固難。保天命者、猶難也。書曰。天難忱。命靡常。曰。命不易哉。言其難聽而靡常也。永樂大典

小毖

此詩之意曰。予思前事而懲艾。慮後患而長謹也。永樂大典

載芟

千耦其耘。　去其稂莠之類。附錄纂疏

良耜　二則

其饟伊黍。　其饟、則以黍炊飯也。饟、與餉同。附錄纂疏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農夫終歲勤勤。婦子有饋饁之勞。不得安逸。今農功已畢。皆得閒暇。農夫之心安。婦子之心亦安也。詩經疏義

酌

實惟爾公允師。　武王之武。實惟爾公心之發見。無一毫私意也。以公心定天下。信乎王者之師也。附錄纂疏

桓　二則

書曰。書在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與此詩意合。永樂大典

綏萬邦。屢豐年。　老氏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牧野之戰。血流漂杵。未必無殺戮也。何以屢豐年。曰。武王之兵。非得已也。所謂助上帝寵綏四方。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也。今曰。綏萬邦。屢豐年。是萬邦同歸於治安。即天心也。是以獲天之助。豐年不止一年。二年而曰。屢豐。天之眷武王厚矣。永樂大典

賚

易於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萬民安、萬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則天命永、今日封建功臣、各私其土、各子其民、是我周天命之所繫也。永樂大典

魯頌

駉　三章

思無疆、思馬斯臧。　僖公之心思、深長廣大、無有界畔也、思無疆、則精神心術之運動、周乎事物而不遺、況國君之富在馬、牧馬乃大事、公之思慮、必精詳于斯、羣臣牧圉奉承于下者、無敢不虔、宜其馬如此其善也。永樂大典

思馬斯才、　才者、馬良而非駑、可上駟、不可中下駟也。永樂大典

思馬斯作。　作者、馬之氣力壯健、興起而不疲倦也。永樂大典

泮水　六章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泮水、慕其興學宮、崇教道、而樂之也。永樂大典

在泮飲酒、又屈此羣醜。　在泮飲酒、行鄉飲酒之禮也、屈此羣醜、同歸于道、無梗化之人也。永樂大典

穆穆魯侯、亟維民之則。　穆穆、和敬之容也、魯侯能敬其德、又能明其德、德之敬明者、誠于中、威儀之敬謹者、形于外、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北宮文子曰、容止可觀、進退有度、聲氣可樂、作事可法、故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即所謂維民之則也。永樂大典

明明魯侯、亟在泮獻囚。　魯侯先明其明德、然後作泮宮、明德而後新民也、舜征苗、苗未服也、一敷文德、七旬而苗格、文王伐崇、崇未服也、一修文教、因壘而崇降、道化之感人、速于兵革之感人也、故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序、鄉有庠、民自七歲入小學、教之五射五御、車馬弓矢之事、習之熟矣、十五入大學、家國天下之事、無不講習、無一人不入學、無一人不知道、文事武備、由學校講明而得之、春秋無義戰、猶欲使民知禮、使民知信、然後用之而決勝、孟子謂壯者修其孝弟忠信、可使撻堅甲利兵、并大言也、勝兵自教道而出、教道自學校而出、師出受脤、師入獻馘、不忘本也、明五刑以弼五教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禮自學校而出、在泮獻囚、是齊之以禮、不但齊之以刑也。永樂大典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旂、旂旐、旂旐、旂旐

詩辨說

趙惠編

詩辨說

元 豫章趙惠編

孔子正樂。止言雅頌、而不及風。

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之詩。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蓋雅頌者。所以合韶武之音。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專言雅頌、而不及風也。

夫子所舉二南、而不及十三國。

二南之詩。皆文武盛時。德化深入於人心。而見之歌詠者。無非禮義之正。孔子刪詩。冠之篇首。所以正始、基王化。故喬嗣然歎曰。周南召南。其周道之所以盛也。是豈十三國之所可例論哉。故先儒云。詩之首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觀此、則可見矣。蓋二南者。脩齊之本。而脩齊又治平之本。夫子舉其要以教人。本末先後。固自有序。然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十三國風不外是矣。

詩之盛。何獨見於周。

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非特始於康衢虞廷之作也。文至周而大備。故詩之詠歌。於斯爲盛。而採詩之官。所以首見於周也。夏商之去周已遠。固不可得而考。然觀五子之歌。猗那之頌。則二代亦來始無詩也。特杞宋爲之後。而文獻不足耳。若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絕無而僅有者。又亡

其七篇。槩可知矣。

國風無楚詩。

或謂春秋外楚。且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讐。魯頌曰。荊舒是懲。殷頌曰。奮伐荊楚、之類。皆見於詩。則楚雖有詩。聖人必刪之矣。然吳季札觀樂於魯。定（按讀作襄）公二十九年。則固來經夫子之刪。而當時所觀國風、已無楚詩矣。孰知楚之封域。正在江漢汝沱之間。以漢廣、汝墳、江有汜、數詩觀之。其民被文王之化。得於耳濡目染者。有素。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則其詩、亦楚之詩也。然聖人以歸之周公召公。其意深矣。迨楚懷王之時。雖騷作、而楚之爲楚、可知古詩之體變矣。

二南之中。有曰武王時詩者。

二十五篇之中。惟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何以知之。武王伐紂之後。乃封太公爲齊侯。命周召爲二伯。而何彼穠矣云。齊侯之子。是太公已封於齊。甘棠云。召伯者、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詩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由堂考索）

吳楚皆南方諸侯。何以無詩。

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陟降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吳楚僭王。春秋多有其事。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亦僭稱王也。

周南無周公之詩。

周公在內。而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甚著明者也。（東萊）

魯頌商頌。何以皆列於周。

魯僭天子之樂久矣。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王肅又云。季孫行父請命子周。而史克作是頌。然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且夫子、魯人也。安得不錄之乎。若商頌、則正考父得之於周太師者。蓋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太師有之。孔子、商人也。乃正考父之後。亦安得而不存之哉。王者存二王之後。然夏之篇章。既以杞之文獻不足。則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著爲後王之法。使後人監視三代成法。其法莫文乎是。此聖人之深意也。（由堂考索）

雅不言周。頌獨言周。

周蓋孔子所加也。所有商魯二頌。預題周以別之。故知其爲孔子所加也。

魯僖獨有頌。

頌之爲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既沒。魯人述陳其功德以告于王。王命魯臣之能文者頌之。其君、比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比之諸侯則小康。其事、明臣子之願

心。而非有諂長。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山堂考索。

魯與宋無風。

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理或然也。或又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又濮氏曰。魯無變風。不知如敝笱、載馳猗嗟諸詩。夫子取之而繫於齊矣。山堂考索。

詩篇名重者九篇。

柏舟。鄘。共姜自誓也。　柏舟。鄘。共姜自誓也。

谷風。鄘。刺夫婦失道也。　谷風。小雅。刺友道絕也。

叔于田。鄭。刺莊公。　大叔于田。鄭。刺莊公。

揚之水。王風。平王。刺　揚之水。鄭。刺昭公也。

羔裘。鄭。刺朝也。　羔裘。唐。刺時也。

甫田。齊。刺襄公。　甫田。小雅。刺幽王也。

杕杜。唐。刺時也。　有杕之杜。唐。刺晉武。

無衣。唐。刺晉武公。　無衣。秦。刺用兵也。

白華。小雅。孝子潔白也。　白華。小雅。刺幽王也。

右詩篇重名之中。鄘、柏舟。朱子以爲婦人不得於其夫者之作。鄘、柏舟。則婦人喪夫而守義者。王風、揚之水。鄭風、揚之水。皆曰。不流束楚。不流束薪。如二谷風、則一刺夫婦失道。一刺朋友道絕。羔裘三篇。皆言君大夫之辭。其篇名之同者。其詩之義類皆相似。何耶。項氏詩說云。作詩者、多用篇題。而自述己意。如樂府家欲馬長城窟、日出東南隅之類。非其有取於馬與日也。特取其音節而爲詩耳。愚按。東萊所謂變風變雅者。變用其聲調。即此意也。楊柳枝曲、每句皆足以楊柳枝竹枝詞、每句皆和以竹枝。初不於柳與竹取興也。王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戍申之勞。鄭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兄弟之鮮。作者本此二句。以爲逐章之引。而說詩者、乃欲即二句以釋戍役之情。見兄弟之義。不亦陋乎。審是、則篇題之重複者。間有謂而然也。如邶谷風之弃妻。小弁之放子。并有无逝我梁。以下四語。此亦古之遺語。

風雅之題。猶可。即題以取義。至如頌題。酌詩無酌字。賚詩無賚字。般詩無般字。何也。

此皆大武樂章之本名。而詩人爲之辭爾。必欲求義於名。決無可通之理。今古之樂。雅鄭雖不同。然題自記其聲。而辭自述其意。題與辭不相干。至今然也。漢魏郊祀樂歌。如章和二年春之類。每代異辭。而題皆仍舊。自晉以後。始舍歌其題。以就辭義。然樂錄猶曰、此即章和二年所造之曲。蓋不如是、則聲失其譜。將爲何聲哉。

序詩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以文武成王之詩爲正雅。幽厲爲變雅。有是理乎。

風、雅、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而體則一而已矣。謂二南多美。而列國多刺。則可矣。謂風有正變。則不可。夫既謂之變風。而又以淇奧美衛武。緇衣美鄭武。小戎美秦襄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鄭衛二公之德。豈亦有此乎。既以政之小爲小雅。政之大爲大雅。而雅又有變。何其說之多歟。今其序以小雅爲刺幽王。大雅爲刺厲王。犬戎之禍。西周以亡。則幽王之失、獨爲小乎。宣王中興。而征北戎。而六月車攻之作。猶爲政之小。則大者其誰當之。成王聖主。周公聖臣。而豳詩猶曰風之變。則其正者又誰當之。文中子亦以豳爲變風。鄭以六月至何草不黃、爲小雅之變。民勞、至召旻、爲大雅之變。鄭氏不足責也。以王通之才、而惑於詩序。詩義豈復存哉。

邶風次二南。邶鄘先衛。

二南乃正家之本。而邶詩首柏舟、綠衣、皆以適妾易位。而終之以新臺、二子乘舟、則倫類之變極矣。鄘詩柏舟之次。則繼有茨之言。誠有不可道者。邶鄘凡二十七篇。而淫亂之詩大半。項安世曰。詩百二南。次以邶鄘。衛亂生於衽席。二南之反也。然衛詩十篇。首之以衛武公淇奧之美。則異於邶鄘矣。其間備有侯之篁蕳、有狐綏綏、爲刺淫之詩。此其所以居邶鄘之末乎。或謂衛兼邶鄘。而滅人之國。聖人筆其罪以刑萬世。次之二南。著善以明惡也。晦翁謂、邶鄘之人衛。不知始於何時。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如志之言。則康叔之初。已兼二國矣。此說恐是。而遷邶鄘之民。又與遷頑民之說合。如果以衛有兼國之罪。胡不首衛、而反首邶鄘乎。況其說於二南無所繫乎。獨項氏之言爲得其旨矣。

豳詩次國風。先二雅。

孔氏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獨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林曰。凡詩之體。上風下之謂風。朝廷之詩謂之雅。宗廟祝頌之詩謂之頌。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爲次。惟豳兼有風雅之志。以爲風、則其辭作於朝。係於政事。以爲雅、則又記土風焉。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純於風。而又不可以爲雅也。項平庵曰。亂極而思治。則必有救亂者出焉。故次之以豳。豳、周公救亂之詩也。救亂、則反之正矣。故以豳爲變之終、雅之始云。

周頌章句。

周頌章句。與風雅之體不同。其音不必協。其句不必齊。其章亦不可分也。蓋皆攷之。樂記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此正謂周頌也。按古樂錄。有辭有聲。倡者舉辭。和者舉聲。一倡而三歎。則和聲之最多者也。今其三和之譜不存。而一倡之辭獨載。此其所以寂寥簡短。齒牙齟齬。而不可易知歟。

商頌章句。

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章四句。以韻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廟子孫皆、湯孫之將、二句。以爲亂辭。據他詩例。當稱五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何不可者。而必欲牽之周頌。以爲一章。則失之牽合矣。國

語、稱那之末章爲其輯之亂。則元非一章、明甚。又長發殷武、皆明著章數。不應一頌自爲二體也。元鳥一章、亦當分四章。章皆五句。獨第三一章七句。此詩下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等詩相類。此皆其分章處也。要之商、魯二頌、自與周頌不同。其辭義深淺、較然可見。爲得以一律繫言哉。

辟雍之樂、何以見於靈臺。

靈臺乃望氣、祲祥、災祥之所。與學校自不相關。而王在靈囿、靈沼、乃云、作樂於辟雍之學。是以辟雍勗入之前。賢固嘗疑之矣。鄭元注云。文王作靈臺、而知人之歸附。作靈沼、靈囿、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而詳之。東萊呂氏云。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皆述民樂之詞。此說與孟子之言合。則爲得之矣。況靈臺與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故合而言之。然靈臺與辟雍自異。辟雍之樂、無預乎靈臺。但總言其民樂之耳。

執競一章、兼及三廟。

或謂一詩而用之三廟、爲可疑者。以之合祭。則四廟又闕。用之三廟、則曷爲而可用。愈謂、以諸頌例之。后稷、太王、文、武、成王、皆各有頌。獨賚之一詩。以爲頌文武之功。然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則爲武王之頌明矣。疑不得爲兼頌成康也。然如天作之詩。本祭太王。而下及文王。又及其子孫。吳天有成命、本祀成王。而其辭又上及文武二后。賚亦武王之頌。而其辭又上及文王。往往上則推本其先。下則期美於後。今執競之詩。朱子斷以爲昭王以後。豈非祀康王之詩乎。蓋所謂執競武王者。亦惟本而言。若祀成王而上及文武。若曰、不顯成康。則亦父子連及之辭。夫如是。則文武成康之各有詩。而執競之兼用於三廟者。決不然也。

豳七月詩、何以始於七月。

七月流火、爲一篇之始者。此詩大抵終始惟言衣與食兩事而已。故一歲之內。獨於三陰之月、暑退將寒之時、而言衣褐。於建寅之正月、農事將興、而言修田器。凡衣食之謀。各因其時而言。且皆預爲之備也。或曰。然則當先言農事、而後及乎女工。殊不知豳土多寒。若三之日納冰於凌陰。則正月猶未解冰。宜其衣褐爲急。故篇首三章皆以七月流火言之。至於又言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則鳴鵙而陰盛。故思爲績緝之工。皆舉舉乎七月也。

我將之詩、大享五帝而用羊。

詩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疏、祀文王於明堂。大享五帝文武也。然禮稱郊用特牲。祭統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止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何哉。夫祭天以物其稱爲貴。誠用犢若其配之人。則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牛、羊、豕、蓋配者與天異撰。明其當用太牢。此祀用文武爲配。於禮得用羊也。愚按。疏文言得用太牢爲是。言文武俱配。則非所引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三禮辨云。周人之禮郊以祖配而宗文武二王。記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誤也。謂文武並配五帝。則又未考我將之篇止言文王也。鄭實甚誤矣。后稷配天。文王配帝。禮無二王。豈有武王兼配哉。疏列夏官羊人云。量後共羊牲

者、乃祀均命司中之等。不可偶以祭天言之。

漢儒謂清廟與明堂同制。安知清廟非明堂。而獨以我將爲明堂之祀乎。且明堂有九室、五室、二說之異。主於祀五帝。則何以有九室。若以爲復祀昊天上帝。則九室亦尚有餘。且祀文王於明堂。則文王與帝位、當何如也。

夫謂明堂、清廟、路寢、同制者。周書之說。而鄭氏注禮用之。蔡邕和之。王肅諸儒、已嘗議其非矣。明堂九室、五室、之異。則考工記、月令、皆五室。大戴盛德篇、九室、以閎考之。則若井田之制。總之爲一室。謂之太廟。中爲太室。分爲五室。五室之外。并處處四闥。數之則爲九室也。合考工記、與月令、大戴篇。其實一也。五室本以祀五帝。月令。季秋大享帝。止遍祭五帝而已。唐乾封二年、詔曰。晉代鴻儒。或同昊天於五帝。則自晉以來。始失其義。成均助教孔元成曰。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昊天上帝也。夫昊天上帝。天之總名。后稷既已配天。則文王無復配天之理矣。若宋儒唐仲友云。謂明堂獨祀五帝而不及天。不知我將之詩者也。謂明堂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明矣。謂五帝各設於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於何室。其實祀昊天於太室。而黃位配焉。愚切詳仲友之言。蓋亦狃於晉儒之說者。孔穎達云。五方之帝。卽上帝也。今豈可謂五帝非上帝。而必以昊天上帝當之。唐仲友謂昊天祀於太室。而以黃位配。則五帝豈得爲專祀乎。文王與帝之位。考於詩之註疏。則無其說。考經宗祀文王於明堂。註疏但云。侑坐而食。惟通典、大享明堂禮。載漢、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光武配位。在靈帝之南。少退西。而隋開皇十三年。祀五方。上帝、八帝、各在天帝之左。太昊在太昊之南。愚按、五天帝。則木火土金水之精也。五人帝。則爲少昊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而隋唐之祖、皆在靈帝太昊之南。而四面則少卻於人帝。故謂侑坐而食。以此言之。周人於明堂之位。雖不可得而詳。大約當亦若此也。

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

王國風次衛。衛有狄人之難。未幾復振。周有犬戎之禍。遂致陵夷。王之次衛。其以此歟。蘇氏曰。其風及其意內、而不流及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魯頌與商、周之頌不同。

魯頌三頌之中。周頌、商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以爲善頌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殷武、言伐荊楚。舊注。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若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愚按、史、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故離騷云。朕高陽之苗裔兮。至重黎爲高辛火正。謂之祝融。其後有陸終。生六子。其長曰昆吾。三曰彭祖。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卽彭義是。顓頊之元孫。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殷之時。彭祖。殷之末世滅其國。以

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有熊羆之事。文王其曾孫熊繹當成王之時。封於是。今考殷之所伐荊楚。即昆吾是也。前詩言、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蓋可證矣。其殷武之詩。蓋謂高宗也。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者。按史、索隱云。陸終娶鬼方之妹。則鬼方者。乃荊楚之助惡也。以是證之。尤爲可信。據左昭公十二年傳。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此時居鄭。故云。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又哀十七年傳。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在濮陽城中。則昆吾居此二處。未知孰爲先後。殷之所伐。亦此二處也。

詩集傳名物鈔

許謙撰

重刻詩集傳名物鈔序

新會梁啓超藏書

吾都理學之傳，莫盛於宋，迨元延祐中，許文懿公以講學名一時，而薪傳賴以不墜，世所稱白雲先生是也。是書多采用陸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未嘗株守一家，故名之曰鈔。謹案本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先生受業於王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即有根據，足補集傳之闕遺。至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名成公猶于序說，于朱子始見其謬，迅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使遠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迨公四傳，有餘無間，蓋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勞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顧

鳥都理學之傳，莫盛於宋，迨元延祐中，許文懿公以講學名一時，而薪傳賴以不墜，世所稱白雲先生是也。是書多采用陸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未嘗株守一家，故名之曰鈔。謹案本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先生受業於王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即有根據，足補集傳之闕遺。至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名成公猶于序說，于朱子始見其謬，迅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使遠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迨公四傳，有餘無間，蓋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勞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顧

傳。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秦絢唐棣舜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別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辯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嘗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師道舊聞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選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盧夫啓其未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籍疑辨惑。如王先王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情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予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至元重紀之五年。歲在己卯六月戊子朔。友生吳師道序。

名既不同。其聲亦各別。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曰。詩有是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采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美惡。○傳。分扶問反。○語錄。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卻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題說實事。蓋興只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比則卻不入題。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又曰。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語錄。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纔無則不成詩。蓋非賦便是比。非比便是興。風雅頌卻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緯于貴反。串古患反。○子金子下以風刺上。風字只作平聲讀。意好。○語錄。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爾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疏。動聲曰吟。長言曰詠。○書。子金子自寒而溫至飽而無倦。教胄子之事。詩言志。主律和聲。典樂之事。然教胄子亦以樂也。○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教六詩。瞽矇掌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注疏。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之。命其賢知者爲大師。教之詩。教瞽矇也。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無目眹謂無目之眹。脈矇謂矇矇然有眹而無見也。以其無目無所視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靈臺疏。矇。卽今之青盲。大音泰。纖音蒙。眹丈忍反。○史記。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漢律歷志。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大蔟。三分大蔟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三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律呂本原。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千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蓋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蓋毫絲之法。其寸分蓋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鍾之實。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故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大蔟八寸。南呂五寸三分。姑洗七寸一分。應鍾四寸六分六釐。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是則宮及黃鍾最長。故聲濁。羽與應鍾最短。故聲極清也。大音泰。族干候反。沆蘇典反。應於証反。蕤如追反。亡音無。射音亦。中音仲。○周禮傳。閒古莫反。○論語傳。漬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一

元　許　謙　撰

綱領○大序。孔穎達疏。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和胡臥反。後見。穎達疏。雖引他書。但云疏。若今自引他經而皆放孔疏例。下達疏字。則他書之疏也。餘所引書。○疏。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爲甚辭。故不言政也。○傳。疏。山於反。數色角反。

治世之人。安於居處。樂於風化。故發爲歌聲。安舒而樂易。聽其音之安樂。則知其世之治。究其原。則以爲政之和平故也。亂世之人。怨其上之煩苛。怒其上之暴虐。故發爲歌聲。怨恨而怨怒。聽其音之怨怒。則知其世之亂矣。求其本。則以爲政之乖繆於常道故也。亡國之人。哀其危亡。思其愁苦。故發爲歌聲。悲哀而思遠。聽其音之哀思。則知其國之必亡矣。推其因。則以民困窮不堪故也。亡國。謂國雖存。將必亡者也。

疏。莫近於詩。言詩最近之餘事。莫先之也。公羊傳。莫近於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傳。艾。音刈。○朱子語錄。問謂周公爲先王。恐讀者有疑。曰。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語錄。風雅頌。是詩人之格。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之類。風雅頌

疾賜反。○語錄。周詩可以觀。論語集注考見得失。是自己得失否。曰。是考見事跡之得失。因以警自己之得失。又問可以怨。集注云。怨而不怒。怒是如何。曰。詩人怨辭委曲柔順。不恁地疾怒。○三復息暫反。妻七計反。○語錄。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意。謂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思中來。終無益。○上蔡泥奴計反。撥都奪反。

關雎。經

國風一

傳○肇於用反。辟蒲亦反。○子金子通鑑前編。棄爲唐虞后稷。佐禹治水。教民稼穡。堯封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用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閒。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于豳。路史謂稷生蘖。蘖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敬傳亦曰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案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鳥鼠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組紺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爲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后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焉。其亦誤矣。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旁國多歸之。古公生王季。歷王季卽位。數伐戎有功。商帝乙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王季薨而文王嗣。爲西伯。伐密須而徙都程。又伐崇作豐邑。而徙都之。邰湯來反。豳竹律反。蘖與邰同。蘖吉典反。組子古反。紺古暗反。盩之由反。瓚才旦反。○王應麟伯厚詩地理攷異。郡國志美陽有周城。括地志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左傳注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卽大王城。郡國志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武德二年。分岐山縣置漆川縣。貞觀八年。改爲扶風。漳音章。

愚案邰在漢京兆武功縣。渭水之南。縣西南二十二里。有斄城。不窋之居。在唐慶州之地。州東南三里。有不窋城。豳卽邠州。豳之字爲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公劉居邠。當夏桀之世。堯之八十一載。治水功成。而封后稷至公劉遷邠。歷四百八十餘年。后稷受封之時。計已年老。而公劉遷後。又未知幾何年而終。惟不窋鞠南世處公劉。后稷之閒。而歷年之久如此。則史記之失。不言可知矣。古公之遷也。自邠而東南二百五十里至岐。其半有梁山。踰山而南。卽渭水也。循水可以達岐。其遷當殷王小乙之世。后稷初封其國。則謂之邰。不窋之徙。不知何以名其國。公劉之國。則謂之豳。至古公遷岐之後。始號爲周。爾王季之薨。當在帝乙七祀丙子之歲。其明年丁丑。文王之元年也。文王之三十一年。商紂卽位。四十一年。因於羑里。四十三年。紂釋西伯而使專征伐。四十六年徙都程。四十九年甲子徙豐。是時文王蓋已九十六歲。逾一年而薨矣。然則二南之詩。正作於都岐之日。而分周召之治。亦在都岐之時。以岐爲周召采邑。則在都豐之後歟。

史記。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次弟。大姒子十人。周公居四。勝殷之後。封於魯。留周輔政。食邑於周。而以子伯禽就封。成王十一年。公薨。葬于畢。謚曰文。支子世邑於周。○召實照反。薨音適。采倉代此宰二反。鎬胡老反。莞古滿反。鄙侯古反。

周南一・文王宮中之人。言文王后妃之德。

○東萊先生讀詩記。后妃之德。坤德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眞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萬化之原。一本諸此。

關雎之詩。兼美文王后妃之德。而尤歸重於文王。雎鳩之取興。爲其摯而有別也。關關而和鳴也。旣曰摯別而和。則非專指一人而言。固可見其一端矣。君子有德有位之總稱。意謂吾君子有聖德。惟得有德之女。乃可爲配。蓋非文王之聖德。則不能擇后妃之淑女。非后妃之聖德。則不足以配文王之君子。今窈窕之淑女。始可爲君子之好逑。觀此兩詞。則主於文王而言。尤可見矣。於其未得之也。寤寐思之。至於不遑寢處。夫以宮中之妾御。欲爲君子得配。以爲我之內主而思之如此。其切。是絕無妬忌之萌。是時宮中未被后妃之化。非文王之德有以化之。能如是乎。及旣得之也。其容儀性行。足以服衆心而副前日之所望。故惟琴瑟鐘鼓以娛悅之。觀友樂之爲言。可見后妃不以崇高之位自亢。有豈弟和柔欣然逮下之意。故宮中之人。得以友之樂之。而上以端莊臨下。下以恭謹事上之心。悠然見於言外。此則后妃之德化於人者。而亦見平日漸漬文王之德之深也。且寤寐求之而輾轉反側。思之切而近於哀矣。然宮中之人所自哀嫫之以琴瑟不足。而又繼之以鐘鼓。可謂樂矣。然亦宮中之人所自樂。后妃皆未嘗發於情欲之感。燕私之好。於文王無與焉。故孔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待起興。取其柔潔。○或曰。朱子以關雎之詩。文王宮中之人所作。眞有合於夫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旨矣。然詩疏以文王娶太姒在十三四時。大戴禮亦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抑文王生知之聖。其德固足以化於家矣。然年方幼沖。宮中乃先有琴瑟鐘鼓之設。富妾之盛。而爲君子思其配。至於輾轉反側。若不可少緩者。則文王無乃遲聲色之太早乎。曰。非然也。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成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說者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稱元年。九年而卒。武王繼立。上冒文王之年。至十三年而滅商。又七年而崩。史記亦謂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故其年數如此。○歐陽子曰。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閒不宜改元。而又改元。武王卽位。宜改元。反不改元。及滅商而有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子金子曰。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哉。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文王世子。合古博數篇爲一篇。其篇曰。尙在每章之首。與其終。而此章於上下文無所繫。此必俗傳之傳會耳。然則史遷安國。同得於西漢之

傳開。而二戴記禮。同出於未審。疏詩者又緣此以爲說也。今以先儒辯析已定之論。文王未嘗改元。十三年嘗武王即位之十三年。既滅商七年而崩。在位共十九年。則是文王二十四而生武王。自可釋文王生子之蚤之疑矣。但武王生子之遲則不可通也。況太公以文王四十三年歸周。時文王年已九十。則武亦六十有七矣。不知復幾年而始娶邑姜。又豈理邪。故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其說必有所自來。爲可信也。曰若是則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又有同母弟八人。子何以知其必然。亦他有所證邪。曰。以二者之言。揆之事理。擇其所長。不得不從竹書爾。大明之詩。周公所作也。其陳序王季文武前後。次弟井然甚明。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國娶莘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初載即文王即位之初年也。蓋上章既言文王小心事上帝而受方國矣。而此章之端。則曰天作。正指文王之身也。其下章親迎于渭造舟爲梁。皆其自爲。無受命於王季之意。況周之世于始爲君而親迎明矣。文王四十七即位。居喪三年。其娶蓋在五十之後。先已生伯邑考。則六十三而生武王。理亦有之。女妻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太姒之年少爾。此以輕爲證者一也。皇王大紀。謂王季百歲。是五十四而生文王也。通鑑外紀謂大王百二十歲。尚見文王之生。是六十五六而生王季也。則是太王王季之娶皆遲。又何獨疑於文王邪。此以史爲證者二也。蓋太王王季文王皆賢聖之君。而太姜太任太姒又皆賢聖之配。淑女之擇固未易得。所以有是歟。由是觀之。則雎之詩。從今說可以判然無疑矣。

傳○一章。語錄。王雎。見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開陽文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鶚是沈鷙之物。無和樂意。蓋摯與至同。言情意切密深至而不容狎。便是樂而不淫意。卑腳知喙。水鳥之謹愿者。鶚鷗也。○別必列反。○鶚烏分反。疏。急似鴨而小。長尾。背有文。又曰。青色。

乘食證反。關音關。疏。幽閒幽深而閑靜。○太姒。有莘國之女。地理攷異。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和樂恭敬。只就摯而有別說上兩句。○匡衡之言。形乎動靜。以上專釋窈窕淑女。貞亦幽閒之意。是窈窕也。淑即新淑字。不武其操。言常勤貞潔而無間也。惰欲之感。則有褻狎之容。而武於貞。宴私之意。則生惰慢之氣。而武於淑。無介不形。則實能致之而不武其操矣。夫然後以下釋君子好逑。

白虎通。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妻綱。敏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信。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六紀爲三綱之紀。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爲紀助也。

二章。李巡樗。逑仲。謂義。芍黃花葉似蓴。毛氏傳。芍藥以事宗廟。疏。周禮四豆之實無芍。陸璣疏。蓴其

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羹酒。蒸即煮。

詩中託物起興。雖於下言之事。多不相關。然凡言采取之物。亦必本自有所用。如采苓雖不須言薦宗廟。然苓自是可羹酒者。故人皆采而用之。亦言之。若無所用而人不采。則詩人亦不言也。後凡釋其物爲其用者。皆謂其物所常用。非必關於詩也。

三章。亭普庚反。○詩記。荎則以熟而薦之也。荎以薦牲。嚴粲坦叔詩緝。荎之謂爲奚。內則荎奚。注云菜。○陳暘樂書。琴或謂伏羲作。或謂神農作。或謂帝俊使妄龍作。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期之日。廣六寸。象六合。弦有五。象五行。腰廣四寸。象四時。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暉十三。象十二律。餘一以象閏。蓋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又云。大琴二十弦。中琴十弦。小琴五弦。舜彈五弦之琴。或謂七弦自陶唐時有之。或謂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或謂文武各加其一。○樂書。瑟或謂宋犧作。或謂神農妄龍作。或謂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弦之瑟。鼓叟判爲十五弦。或謂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之瑟。帝悲不能禁。因破爲二十五弦。蓋五十弦。大瑟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弦十五弦。小瑟也。有頭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蓋即中瑟也。○樂書。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虞夏之時。大謂之鏞。小謂之鍾。周制。大謂之鍾。小謂之鎛。虞縣一鍾。謂之特鍾。一虡十二鍾。謂之編鍾。堂上擊黃鍾特鍾。而堂下編鍾應之。鎛伯各反。虡求許反。○樂書。鼓始於伊耆氏。少皞氏冒革以爲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周禮。鼓人教六鼓。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此常樂也。餘五鼓各有所用。

二章。謂本其未得而言。下云則當左右流之。則當寤寐求之。三章。謂據今始得而言。下云則當擇亨煮。則當親愛娛樂。宜去四當字。則於本據二字意爲順。○顧下匡衡言品物遂而天命全。是兼人物而言。謂此效皆原於昏姻之正也。下理萬物之宜。上應此句。

序○姒莫候反。珩下庚反。璜胡光反。琚紀余反。瑀于矩反。中節竹仲反。

朱子分出大序而別留小序。愚謂自后妃至用之邦國下。接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是關雎正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國風序。關雎麟趾至王化之基。是二南序。

葛覃。周南。后妃自作絺綌。賦其事及歸寧之意。

經○一章。毛氏。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二章。毛氏。莫莫成就貌。○詩緝。婦人驕侈之情何極。苟爲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服之無斁。可見后妃之懿性。後世后妃以驕奢禍其族。皆厭心爲之。

此詩。蓋后妃已成絺綌之服。將歸寧而追賦之也。春葛方盛。未可刈濩之時。后妃已念念于此。往而觀之。見黃鳥飛集和鳴于叢木之上。於以見和氣薰蒸。物各得所之意。及葛之成也。即刈之濩之以爲絺綌。絺綌夏服也。尊深葛成而方刈。既成服而服之。可見勤於女事。不失其時。及將歸寧。則必謀之姆師。告之夫君。至於澣濯微事。亦且咨詢而不置。其勤儉恭謹之德。備見於詞氣之間。

則文王刑于寡妻之效，尤著於此矣。

傳○一章。爾雅：葛生山澤間，蔓延，牽其首至根，可二十步。○疏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疏皇黃白黃鸝留，離留。或云黃栗留。幽州曰黃鸝，又名倉庚，商庚，鶯黃，楚雀，齊人曰搏黍。○搏徒端反。一名。○二章。厭於驗反。垢古后反。○三章。毛氏：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疏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女出嫁，姆從之。女子自少常教習，故曰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恒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姆莫候反。○陸德明釋文：擢，而專反。煩，擢，猶搔莎也。搔，奴禾反。莎，素禾反。去丘呂反。○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注：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雉而南，素質五色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成章曰搖。闕者屈也。王后之服，刻繪爲之，形如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揄、搖、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而翟數皆十二。鞠衣，黃桑服也。薦于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緣衣，御于王及燕居。褘玄揄青闕赤鞠黃展白緣黑。公之夫人褘衣，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其翟如夫之命數。其下內外命婦鞠衣則九嬪孤之妻展衣則世婦卿大夫之妻緣衣則女御士之妻也。上皆可以象下。褘音揮。揄音搖。鞠居六反。展張彥反。緣當爲褖，吐亂反。翟音狄。翬音揮。

此詩前二章雖各三句連文，而每二句一韻。前二章上二句皆無韻，而每章中二句。萋飛莫濩私衣皆是韻。二章三章下二句綌斁否母換韻。惟前章以喈叶鎩，遠上韻。後章以歸逆下韻。如此已覺可讀。恐不必叶綌斁爲卻藥上連濩字。

卷耳。周南三。后妃作。文王拘幽時也。　異古。

經

此詩雖賦體，然皆設辭，反覆託意以見憂思，爲皆直道其事，故不可爲比興。卷耳易得，頃筐易盈，采采非一，而又不登者，志不在此也。及懷人之深，發爲嗟嘆，則遂不顧而棄之，大道之傍矣。思人而不得見，於是欲升高望遠，則馬病而不可升，馬豈果病哉，守禮義之閑，不可得而往也。乃姑酌金罍之酒，聊以自解長念之心耳。其下中此意而甚之之辭也。馬始也病，今則甚而色變矣。酒之在罍，我酌之也，猶有度。今以大觴而自酌，憂愈深而驅之，欲愈力也。然酒豈果能攄此鬱結之思乎。終欲往望，則併僕夫亦病矣。蓋文王拘幽之際，臣民有奔走之勞，眞有至於病者。至此則將云何乎。惟有長吁而已矣。蓋其思雖切而無邪，憂雖深而不過。而一倡三歎之中，至誠惻怛之心，不愆禮義之則，洋溢於言語之表，非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

傳○一章。詩記：據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今人剉蒸中多用之。○菜思禮反。○毛氏：頃，畚屬。詩緝：欹，箱，箱之小而偏者。畚多口反。○含音捨。復扶又反。○二章。能音皮。○疏：罍，以梓爲之，大一碩。崔嵬，土山戴石。砠，石山戴土。此從毛氏。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二說正相反。恐恐爾

雅爲是。蓋崔嵬字上從山，砠字旁從石，有在上在外之意。

三章。兕徐履反。紐音切。今更爲序姊反。則易求得音之正。○疏爵有五，自一升至五升，觥、角外，其容七升。以兕角爲之，有刻木形似兕角者，蓋無兕角，則用木也。釋文一云容五升。爾雅疏：兕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

題下直靜。言欲出而不出，專一言反覆思文王不置。○姜與久反。

謬本周南四。衆妾稱願后妃。

經○子金子。上二句興而比，下二句樂而頌。

傳○一章。疏蘊，一名巨苽，似燕奠，延蔓生葉，艾白色，子赤可食。本草名于歲蘇，一名蘇蘇，蔓延木上，能似蒲萄而小。冬惟凋葉。苽古胡反。奠於六反。○二章。詩記：荒芘覆也。○奄衣檢反。

螽斯。周南五。衆妾願子孫衆多。

傳○詩緝：爾雅云：蜙蝑，李氏陸璣許氏蔡邕之說，蜙蝑即蝗也，蝑也，蝑也，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蜤螽，此別是一物，蝗之類也。螽斯即蜙蝑，非蜤螽也。毛氏誤以此螽斯爲蜤螽，孔氏因之，遂以螽斯爲一物。錢氏云：阜螽羣飛齊一，故以爲比。斯語助，猶關雎斯鹿斯也。春秋書螽即蝗也。吳正傳：斯螽股鳴者也。此傳謂相切作聲，亦混爲一物之誤。既釋蜙蝑爲羣飛聲，則是飛時其翅有聲。今見蝗羣飛則有聲，不見切股作聲也。蜙音阜。蝑音頒。蝑音特。蜤音斯。蜤斯容反。蝑先居反。蝑音頒。○處昌呂反。

序

序有言若螽斯不妬忌一語，鄭氏遂釋云：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雖蜤蝑不備，自後說詩者多爲此所惑。今但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妬忌歸之后妃，而屬之下文，意自可通。但語拙耳。子金子之意云。

桃夭。周南六。詩人見親迎者。　異。

經

一章。言華。二章。言實。三章。言葉。自華而有實，又見其葉之盛。蓋自仲春至於春莫，非一時也。而皆曰之子于歸。所見非一女矣。宜其家之德則同也。可見文王之化行於近遠，女子皆有德之人，則於其室家又得教訓，風俗安得不厚乎。

傳○一章。少詩照反。○詩緝：灼灼，鮮明貌。毛以爲華之盛，謂盛故鮮明，非訓灼灼爲盛。

案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故謂喪禍之變，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疏：喪禍之故，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毛傳東門之楊篇，謂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彼以刺昏姻失時而作，故謂不及秋冬。而至於春時，疏明謂秋冬爲昏無正文。而旁引荀子家語爲證，賈公彥疏周禮，破其說而引漢詩殷頌易春秋夏小正之說。

以正壬氏孔穎達之失甚明。故朱子於此特引周禮之文以見昏姻之正時也。中直用反。

李氏禮義明則上下不亂。故男女以正。政事治則財用不乏。故昏姻以時。周南七・詩人美賢才衆多。

兎罝。

經○一章。椓陟角反。○李氏中逵。人所見之地。肅肅可也。中林無人之地。猶且恭敬。則其人可知矣。○子金子。案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事於兎罝之詩。辭意最爲脗合。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也。夫肅肅敬也。赳赳約也。與糾同。罝兎而皆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武有約束之度。此閎夭泰顛之所以爲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臼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乎。閎夭泰顛爲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將威劉敵之人。信哉其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與。天於表反。腍武粉反。走子候反。

傳○一章。徐鉉說文通釋。罟。罔之總名。○疏。杙橛也。杙音弋。橛其月反。

案說文。椓擊也。然當從手。若從木者。是椓鯨之刑。今詩字從木。蓋右字通。椓杙。謂鑿橛於地而張置其上也。

去苦。周南八・民間婦人。

經○詩緝。有言采而得之爲己有也。采而聚之於地。既爲己有。於是就地掇拾之。又捋其子。然後以衣貯之而執其枵。又扱衽於帶。言之序也。

此詩豈后妃遂下宮中之人。有子者衆。同采芣苢。以備免身。相與賦而樂之乎。

傳○一章。車尼遮反。

朱子之說。謂化行俗美。家室和平。蓋教化流行。風俗淳美。夫夫婦婦。各得其宜。家給人足。繇役不興。莫不遂其生生之道。故婦人以有子爲樂。而同賦此詩也。

三章。貯展呂反。盛也。衽入錦反。衣際。掇初洽反。與插同。

漢廣。周南九・江漢游人。

經

漢之游女不可求。非必女子之知義端靜。而人不可求。實見者。雖悅其容貌之端靜。而自知其於義無可求之理。而賦此詩也。上爲興。南有喬木則不可休思。比漢有游女其不可求思。下四句比江漢之永濟。人見之者知其不可方泳。而絕無乘桴潛行之心。固不待卽之而知其不可也。後章之首。興兼比。蓋左必擇其善之至善者。如采薪者見錯薪固翹翹。而於翹翹之中。又欲刈其楚與蕎之美。此游女可謂盡美。其肯歸嫁于我。則言秣其馬駒而親迎之矣。其下復以江漢永廣反覆嗟咏其不可求也。蓋見游女而悅之。男女之欲也。知其不可求而不求。禮義之心也。是則江漢之人。被文王之化之效。若曰女子有不可犯之態。而不敢犯之。是男子之知義。反不及婦人。而文

王之化。但能及於女子。非詩意也。若行露之詩。則專主於女子而言爾。○漢言廣。謂橫溢也。江曰永。謂沿泝也。

傳○一章。息拱反。○詩緝。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與女之高潔而不可求。

水經。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水。酈道元謂漢水有東西二源。東源出氏道。東流爲漢。西源出隴西禦泉。逕葭萌人漢。始源曰沔。今案漢地理志。隴西郡氏道縣漾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此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及水經所言者是也。卽道元所謂東源也。氏道則宋秦州之地。武都則階州也。又漢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曰水。東南入江。樂史寰宇記。興元府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沔水所出。下流爲漢。杜佑通典。梁州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今縣內有故白水關。是西漢水出自西縣。流至金牛入白水。則名漢矣。通典謂導漾水者蓋誤。此道元所謂西源也。漢西縣後分爲三泉縣。嶓冢則在三泉界中。今爲興元之境。廣漢卽鳳州。金牛卽漢葭萌之地。今卽屬興元。褒城縣也。自秦州至興元。驛程九百餘里。皆云有嶓冢。蓋山勢亞亘數州也。然則東源導漾爲漢者。乃漢之經流。其西源則自名爲沔。因下流入漢。始有西漢之名。酈傳專指興元之嶓冢。或攷之未詳歟。

蔡氏書集傳。大別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別必列反。○漢地理志。弱邯瀙氏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宋歐陽忞輿地廣記。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瀙氏二縣地。禹貢岷山在西北。永康軍。乃宋割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縣置。漢蜀郡之郫繩虎江原二縣地也。王象之輿地紀勝。江流東南經茂州城下至汶川縣。自汶州經導江至青城。然則注之始源。實在茂州之岷山也。江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瀙子千反。郫音疲。虒音斯。○顧編。岷山數百峰。大西山最大。雪山王峯闊其後。冬夏如爛銀。山一谷名蘇豹嶺者。有西嶽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閩丑薩反。○桴方于反。○疏。編竹木曰桴。小曰桴。桴音伐。○反復之復。方六反。

三章。疏。蘩蒿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今案長數寸。言其葉。高丈餘。言其莖。唯其高丈餘。故亦可刈爲薪。傳恐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

汝墳。周南十・汝旁婦人。

經

文王德澤漬人也深。民日游於皡皡之中。蓋不知紂之虐也。及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爲之不厭。徵求無厭。民日游於皡皡之中。蓋不知紂之虐也。汝旁婦人。來繇役。毒痡四海。文王率域中之民以事之。婦人綜理家事。伐枚伐肆。勤勞日久。念其夫君切矣。至其歸也。語王政之酷烈。若火始燄。以彼之甚暴。始知文王之至仁。故其爲辭。道思念之常。無怨悱之意。樂父母存邇之可恃。以虐政在遠而莫我加。昔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民雖知紂之虐。而曰父母孔邇。易地皆然也。濆疾賜反。

傳○一章疏。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疏。怒本訓思。但飢之思食。意如怒然。故傳言飢之意而非飢之狀。小弁直訓思。○二章。肄以自反。紐晉。今易羊至反。○三章。爾雅。魴魾。疏。今伊洛潁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也。魴音悲反。鰥卑連反。○疏。赬淺赤。○而勞郎到反。

麟之趾。周南十一・詩人美文王后妃化及子孫。

傳○一章。麟俱倫反。長知丈反。○疏。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中竹仲反。○語錄。或問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于嗟麟兮。爲指誰。答曰。正指公子而言。

愚案傳自是乃麟也。以下正以麟爲公子。與語錄合。竊謂兩麟字說不同。恐微有礙。不如兩麟字皆指爲子姓公族。其意重在麟。不須歸重於趾。定角。大率因趾定角之不妄踐。不抵不觸。則足以見麟性之仁厚。今但以麟之趾一句先立於上。卻以振振公子一句屬下文讀。即意自見。然公子之所以仁厚。豈非文王后妃之化乎。

序

案傳謂關雎之應。一語得之。蓋謂文王后妃有關雎之德。故其子姓公族皆有仁厚之應。皆德之盛不期而然者也。天下無妃非禮。以下皆失詩意。遂致說者以衰世之公子爲紂時列國之公子。鄭氏及疏謂如上古麟應之時。鄭氏說經。卻以麟比公子。大率皆爲序所亂。

召南一之二二正

傳○雍於用反。○召公奭。姬姓。或以爲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鵲巢。召南一・諸侯家人美夫人。

傳○一章。歐陽文忠公詩本義。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鳩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木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驚隕雛。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

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此說取毛傳。毛亦就此詩而言之。於禮他無所見。愚恐詩人亦攝盛言之爾。諸侯送御車數。未必如是之多。士昏禮從車二乘。等而上之。亦恐不及百乘。

南軒先生。維其專靜純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詩記。鳩居鵲巢。以比天子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塡之也。○三章。媵以證反。娣特計反。

采蘩。召南二・諸侯家人美夫人。

傳○一章。爾雅蘩皤蒿。注。白蒿。疏。葉似艾。蠹於背蒿。葉上有白毛蠹。俗呼蓬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可以爲菹。又曰。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烝。爾雅又曰。蘩之皤秋爲蒿。謂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也。皤音婆。○沼。池之曲者。○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三章。編步典反。○被。首服之名。即周禮追師副編次之次。注謂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疏謂次第髮長短。鄭氏以意解之。本詩疏。髲髢者。剪剔取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詩緝。凡祭夫人首當服副。不當服次。或以爲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追丁回反。編布眠反。髲皮寄反。髢大計反。剔他歷反。紒古詣反。

今案被之祁祁下箋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疏謂定本髲髢上無去字。若是則鄭意謂祭服則副也。今釋祭服而服髲髢矣。於未祭則被。而夙夜在公。既祭則釋祭服。仍服被。舒遲而去。非行禮之時。威儀且如此。則敬事不言可知矣。

陶音遙。禮注。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語錄。問采蘩詩若作祭事說。自睽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爲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邪。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草蟲。召南三・諸侯大夫妻思其君子。異。

序下傳謂恐亦夫人之詩。

經

亦既見。意之之辭也。猶言若已見則我心降矣。蓋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

傳○一章。子金子。感草蟲阜螽以思其夫。故曰賦。○蘩音煩。疏。爾雅草蟲負蠜。注。常羊也。小大長短如蝗。奇青青色。好在茅草中。○二章。蕨鱉也。爾雅作蘩。疏。江西謂之蘩。陸璣。周秦曰蕨。齊魯曰蘩。釋文。初生似鱉腳。故名鱉。蘩并列反。○三章。疏。徽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蔓可作羹。亦可生食。官園植之。以供宗廟祭祀。今詳此說。徽與傳所指物似不同。當攷。○詩緝。風雨傳云。夷悅也。人喜悅則心平夷。其意一也。

采蘋。召南四・家人美大夫妻能奉祭祀。

經○詩記。采盛湘奠。所爲非一端。所歷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祀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

傳○一章。詩緝。本草水萍有三種。其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季春始生。可蒸蒸以爲茹。其中者曰荇菜。其小者曰水上浮萍。江東謂之蘋。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爲今水上浮萍。即江東謂之蘋。是以小萍爲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藻不可茹之藻。而乃可用以祭祀乎。左傳曰。蘋蘩薀藻之菜。蘋蘩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藻也。今藻止可養魚。薀與薀同。薀音蘊。○陸璣。藻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似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似蓬蒿。謂之聚藻。以其聚生故也。二藻皆可食。熟煮。挼去腥氣。米麴糵蒸。爲茹佳美。挼奴禾反。○二章。相徂古反。○蒲側魚反。周禮。醢人注。疏。

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齊。仝物若牒爲菹，切葱若韮實之，醯以柔之，殺其氣也。齊菹之稱菜肉通。今案牒者，薄切也，此以肉言。若以菜爲菹，則麤切之，以醯和，待其成也。牒之涉反。○二章，儀禮經傳通解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百世不遷之宗，傳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注疏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餘二子以下，不得禰先君，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其後世之始祖，又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此國者，亦謂之別子。以上注疏合[illegible]兩等別子，皆爲後世祖。別子之世世長子，恆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族人雖五世外與之絕族者，皆爲之齊衰三月。惟言大宗，故今止言此。適音的，禰乃禮反。○主婦，即宗婦。○醢呼存反，肉醬也。醢人注作醢，先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涂置甕中，百日成。又曰：無骨曰醢。凡菹醢皆豆實，腊音博，反。孝倉臥反，甄池爲反，甄也。

甘棠。召南五。南國民思召伯。

經○魯齋王文憲謂非召南詩。

召公文王時行化，此詩成王分陝後作。

傳○一章，本義蔽，能蔽風日人可舍其下。茂盛貌。蔽芾，乃大樹之茂盛者也。○白棠子曰。○疏草舍。草中止舍，詩記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眞作舍。○二章，敗，釋文有必邁反，凡物自毀則如字，讀毀之則必邁反。

行露。召南六。南國女子守正。

經

汪漢之國，漬紂之惡已深，雖被文王之化，猶有未能盡革其心。當時蓋強暴之人，有強委禽於女子而不獲，以致於訟者。古者有罪之人，不齒於鄉，嫁娶無所售，而強暴之人，終必罹於罪戾。當時風化之美，善者多而惡者間見，人知此人他日必將獲罪，不與爲昏，故曰無家，謂終不能成家也。○一章，比，謂行道之露厭浥，出行者豈不欲夙夜而行，然畏露之沾濡，終之敢早出，以比強暴之人，罪必累其妻孥，而其惡亦足以移人之善性，夫男女者，人之大倫，豈不願蚤成室家，然畏此雖有求而終不許，二三章興，謂雀鼠本無角牙，不能穿屋墉，惡人本無家，不可求昏姻，今乃穿屋墉而速我獄訟矣，所以言誰謂雀鼠無角牙，今何以能穿屋墉乎，誰謂惡人無求昏姻之道，今何以強欲求昏而致我於獄訟乎，然雀鼠終無角牙，而惡人終無成家之理，故雖速我於獄訟，終不與汝成室家之道而從汝，甚絕之之辭也。

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云云。

案列女傳說詩多違經意，而說此詩有合於經，劉氏或有傳與，故附見於此，以備參考。

羔羊。召南七。詩人美南國大夫。

傳○一章，疏，小羔大羊，對文爲異，此說大夫之裘，官直言羔，兼言羊，以協句。○疏，豵，裡皆縫，緘即縫之界，古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禮注，紃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素絲不爲線也，紃音巡，英如字，又音央。○疏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但君裘則純色，大夫裘則豹袪，爲異，袪丘於反，袖口也。

節儉，謂有節制而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謂用財也，謹身以節儉，處事以正直，則政教行而風俗美，國家閑暇，故大夫退食自公，而優游如此，此詩樂道其效也，衣服有常，總上兩句，從容自得，總下兩句，節儉即衣服有常之事，而正直則從容自得之本也。

般其羼。召南八。大夫士之妻思其夫。異。

經○黃氏櫄曾夫講義，安居者遇南則思行者之勞，人情之同然者，朱子曰：閔之深而無怨辭，詩緝。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爲決辭，知其未可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唯信厚者能之。

摽有梅。召南九。女子懼其嫁不及時。

經○語錄，問摽有梅之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邪，曰：此亦是人之情，又曰：如摽有梅，女子自言昏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有如此者，不可不知，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人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朱子此言，固亦疑此詩矣。

摽有梅之詩，女子守正也，落於地者有梅，而存於樹者其實有七，昏姻之時迫矣，時雖迫，然於衆士之求我者，及其吉士而從之可也，至於落而存者惟三，則時愈迫矣，昏姻之事，不可逾及吉士之求者，今從之可也，謂之者有言辭以相告語也，落於地之梅，既以頃筐塈之，是則實之存者絕無而時逾矣，時雖逾而禮義不可廢，其庶士之求我者，必其命媒妁通辭意以盡禮儀，然後從之可也，豈因過時之小失，而不全昏姻之大禮乎，此則召南之風化也。

傳○一章，酢，倉故反，酸也。

古人酬酢之酢本作醋，醋醋之醋本作酢，後人兩易之，莫能辯，傳從古。

小星。召南十。衆妾美夫人。

經○詩記，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傳○一章，齊側皆反，謙慤貌，遬音速，猶蹙蹙也。○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妾避女君之御日，此當日字用彼文不取其義。○疏，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房中，釋朱服，襲燕服，然後大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大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當夕往來，詩而有儀，諸妾不敢當夕，肅肅然疾行，夜晚始往，及早來，皆異於大人。○二章，姊一名留，故叶音留。○興，音

序也。

傳○一章復入之復扶又反。○疏。媵送也。諸侯之娶。二國媵之。夫人自有姪娣。二國之女亦各有姪娣。故一娶九女。大夫有姪娣。士或娣或姪。○三章漢卽閑字。

江有汜。召南十一・媵妾自喜。

經○詩記。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歎。言之序也。

野有死麕。召南十二・詩人美女子貞潔。

經○魯齊有二南相配圖。謂甘棠後人思召伯。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皆不足以與此。此淫奔之詩也。錯簡在此。氣象與二南諸詩不同。雖欲曲說。歸之於正。終恐有礙。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兩句。是一詩大意。麕之自死者遺於野。人尚以爲可食。以白茅之潔者包之而去。此有女子懷春則吉士其誘之矣。謂之懷春。固非貞靜之人。而又曰誘之。非淫辭而何哉。吉士。猶言美男子也。林之有樸樕。野之有死鹿。人尚以白茅包束之而去。況此如玉之女。而懷春之人安得不誘之也。後章則懷春之女。戒其淫亂之男曰。汝當舒徐遲緩而來。勿須相迫近。感佩帨。而致尨之吠。蓋數相親。尨或吠。則必致父母家人之所知。而不得遂其亂矣。此其陰邪猾賊形於言辭者也。其鄭衛之風與。然亦詩人斥淫者之辭。非其自作也。

傳○一章本草。驪類甚多。廣其總名。今陂澤淺草之中多有之。有有牙者。有無牙者。然牙不能噬。蠱與獐同。諸良友。○二章本草。鹿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象。

何彼穠矣。召南十三・美王姬。

經○語錄。問何彼穠矣何以錄於召南。曰。也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只得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魯齊。此王風也。○子金子。二章男下女。三章女從男。

傳○一章戎戎字韻與茙茙同。厚貌。○穠本衣厚貌。借作茙茙意。○移音移。爾雅。唐棣移。注疏似白楊。江東呼夫移。一云蕙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蕙音郁。○詩記。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詩緝。王姬不可見。維見其車。故指車以言車中之人。朱子。人望其車而知其敬且和也。則其根於中者深而發於外者著矣。○二章平王。毛氏。平正也。箋。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春秋。齊王姬歸於齊者二。其一見莊之十一年。齊則桓公而非襄也。其一見莊之元年者。當襄公時。案桓十四年齊僖公卒。而襄公諸兒立。十五年平王太子洩父之子桓王崩而莊王立。襄立五年而莊王四年矣。安知王姬非莊王之女乎。然則詩當曰齊侯而非齊侯之子。當曰桓王之孫而非平王之孫也。愚恐從傳說爲是。但正王未必獨指文王爾。○宋彭汝礪奏疏。王姬下嫁諸侯。猶執婦道。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化之而有所不能喻。惟有齊德。故其人提之而有所不敢違。蓋如此言齊字。可與平王之義相配。且不必詳考其人與時。或爲得之。錄此以備參考。

序○傳引鄭氏曰。至檀翟。案周禮。王后之五路。厭翟勒面繢總居二。王后之六服。褕翟居二。所以謂下王后一等者。乘服此車服也。注疏凡言翟者。謂翟鳥之羽。以爲兩旁之蔽。厭翟者次其羽使相迫以厭其本。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蓋龍驤也。王之馬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此王后之馬。則不以飾勒而以雜色韋爲馬當面飾也。凡言總者。謂以總爲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既繫其本。又垂爲飾也。繢。畫文也。以繒爲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其於車之衡軛。亦宜有之。褕翟。陳祥道禮書。王姬亦褕狄。特雉數與侯伯之夫人異耳。錄見周南葛覃。然則以下。朱子之自言也。衛碩人。翟茀以朝。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亦周禮文。翟車以翟羽飾車之側而不厭。貝水物。謂以貝文飾勒之當面。組總。以組爲總。而施之如厭翟。此翟車無蓋。而施幄於厭上。褕音搖。厭於涉反。勒力德反。馬頭絡。鐵戶對反。驤莫江反。雜也。鑣悲驫反。馬銜也。軛古厄反。轂端鐵也。茀芳勿反。蔽也。

今案翟茀以朝。謂夫人始來見君所乘之車。是則夫人之盛。而在厭翟之下者也。今王姬所乘下后一等。是居重翟之下。翟茀之上。其禮尊於諸侯夫人。所以盛也。

騶虞。召南十四・美王道成。

經○語錄。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爲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苗者葭。仁也。壹發五豝。義也。又曰。騶虞詩仁在壹發之前。

傳○一章葭見蒹葭。○疏。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二章陸佃埤雅。蓬蒿屬。

題下化及人深。澤及物廣。只就麟趾騶虞兩詩上說。而以毛於及於字中間遞詳。蓋無透徹。是上之和氣感動於人物者。淪浹而無不備。融液周徧。是人物化育於上之德澤者。博洽而無所遺。上句豎說。下句橫說。

序○傳謂與舊說不同。○語錄。騶虞若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頌之可見。若解做騶虞之官。終無甚意思。○射義注。樂官備者謂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

召南篇下○儀禮經注。鄉飲酒之禮。鄉大夫三年大比其鄉之賢者能者而賓興之。主賓介獻衆。工歌笙入間。歌畢然後合樂。鄉射之禮。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主賓獻酢畢。合樂。不歌不笙不間。燕禮。君燕羣臣也。亦獻酢歌笙間畢然後歌鄉樂。合樂者。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也。二南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遠下也。

二南相配關　魯齋先生

關雎　后妃之德。　鵲巢　夫人之德。
葛覃　后妃之本。　采蘩　夫人之職。
卷耳　思其君子。　草蟲　思其君子。
樛木　逮下也。　江汜　美媵也。
螽斯　不妬忌。　小星　無妬忌。
桃夭　及時也。　摽梅　及時也。
兔罝　賢人衆多。　羔羊　在位正直。
芣苢　和平之美。　采蘋　能循法度。
漢廣　無思犯禮。　行露　不能侵陵。
汝墳　閔其君子。　殷雷　閔其勤勞。
麟趾　關雎之應。　騶虞　鵲巢之應。

右二南各十有一篇。

召南有甘棠。後人思召伯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皆不足以與此。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二

邶一之三一變

程子。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

傳。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此從鄭譜說也。疏謂此無文。驗其水土之名知之。傳又謂邶鄘不詳始封。今案史記。武王克商。封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漢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邶以封武庚。詩傳既云自朝歌分爲三。則武庚之國似無處所。參以地志之說。則若可通。但又以鄘衛爲管蔡之所尹。則恐非事實也。

傳○邶蒲對反。鄘音容。行戶剛反。○殷王武乙二祀。自亳遷都朝歌。歷太丁帝乙而至紂。○潰音賁。堙丘於反。澶時連反。相息亮反。濮博木反。

柏舟。邶一　莊姜不見答。　異。

經

一章言柏舟。則宜以載物。乃汎汎於水中而無所用。以此喻己。故耿耿而憂思。至於不能寐。如有所隱痛之憂。非無酒以自樂。然此憂非酒之所能遣也。二章承上言。鑒明則可度物。我心憂煩不能度物。不知何以處此。歸而而告諸兄弟。聊以舒此憾爾。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據憑。而

終莫知所以自處也。三章於是自反平昔。我心真固過於石而不可轉。我心平直過於席而不可卷。威儀動止之閒。皆無一失。而不必選。而不見答於君子。豈我之過哉。石不可轉。是其貞潔自守之操堅。席不可卷。是其公平逮下之心溥也。四章謂我之憂者。自揆無過。正以見怒諸妾讒譖而致。然默而思之。無可奈何。惟拊心而已。卒章再言上下失序。所以憂不能解。但恨不能飛去爾。憂之極。止曰不能奮飛。可謂正而不深怨矣。歸下多，而字。

○一章。汎芳劍反。紐音今。易孚梵反。○語錄。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雎鳩在河洲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緻直利反。密也。

此詩舊說男子作。朱子以爲婦人詩。蓋觀其辭氣而得之。以卑順柔弱四言學一篇大旨。此處詩凡例也。讀詩者每於一篇吟哦上下。優游涵泳。以意隨之。而求詩人志之所在。庶不負朱子之教也。

傳

序

二章。度待洛反。○四章。擿符小反。類隔切。今易並小反。○卒章。垢舉后反。憒古對反。心亂也。眊莫冒反。曰不明貌。

○頃去營反。○傳。強其兩反。定丁佞反。傅音附。諡神至反。斷都亂反。冠古玩反。○史記。康叔之子康伯。六世皆書伯。至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命爲衛侯。索隱曰。康誥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已爲侯也。子康伯卽稱伯。謂方伯耳。非降爵也。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非賂王而稱侯也。○證法。甄心動懼曰頃。甄之人反。積也。衒音眩。扼於革反。懟徒對直類二反。怨也。

綠衣。邶二　莊姜歎失位。

經

○疏一章。以表裏興幽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詩緝。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裏。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詩緝。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兮。唯此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綴而丁寧之。

三章。綠之所以成綠而爲衣者。人以絲染治而成也。妾之所以上僭者。以君子嬖之而然也。上綠字已包蒙章衣字在內。

語錄。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首章言已爲賤者所掩蔽。末章則貴賤易位矣。然此但就妾身而言。三章則言妾僭之由。皆在於君子。末章則深達乎事。逐時變。物隨氣遷。理勢之常。無足怪者。尙何憂悴之有。蓋絺綌夏服也。今風而浚其。則固宜屏之不服。有如扇捐篋中之言。而又絕無彼留戀恩情之意。故三章之思古人。尙欲得處此之道而效之。末章之思古人。反謂之獲我心。是在我者處之素定。而古人善處此者。反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豈有一毫怨懟不平之氣哉。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傳○一章。綠東方之閒色。謂蒼與黃。二色相閒。雜而成綠。○趙下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嬖於妾而生州吁。莊從夫姓。姜姓也。

燕燕。邶三　莊姜送戴嬀。

經○一章。泣無聲。出涕也。涕土禮反。目汁也。

傳○一章。鳥拔反。○之子于歸。他詩皆言嫁歸之歸。惟此詩謂歸父母之家。故曰大歸。大歸者不反之辭。○左氏傳。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完。莊姜以爲己子。公卒。完立。是爲桓公。隱公四年。州吁弒桓公。故戴嬀大歸于陳。而戴皆謚嬀陳姓也。嬀居爲反。

三章上音時掌反。而下字無音。案字書。元在物下之下。則上聲。自上而下之下。則去聲。凡與自下而上之上對義者。皆當作去聲讀。後同。

日月。邶四　莊姜不見答。　在燕燕前。

經○卒章。蓄許六反。

四胡能有定。期之之辭也。謂令其心回感。何時而能定乎。此莊姜忠厚之意也。朱子說是。已然之辭。

終風。邶五　莊姜。　在燕燕前。

經

莊姜。賢夫人也。所思者大矣。國君及夫人父母一國而國人作則者也。莊公爲君人儀度。其曰終風曰暴。曰霾曰曀。陰雷曰謔浪笑傲。爲君如此。果足以正一國乎。夫人賢而不見答。果足以示人齊家之道乎。國君之家不齊。則一國之家不齊。一國之家不齊。則國殆矣。夫人之中心是悼。悠悠之思。寤而不寐。願言而嚏而懷。所思者大矣。非情欲之謂也。儻莊姜爲思情欲之人。則謔浪笑傲而必喜。陰曀雷而必怒矣。○顧我則笑。是不禮其夫人。而不能相敬如賓可見。

傳○一章。疏。日出而風爲暴。又曰。陰雨不興而大風暴起。○二章。霾亡皆反。類隔切。今易讀皆反。○雨土遇反。霾謨逢蒙弄二反。○疏。風而雨土爲霾。又曰。大風揚塵。七從上下也。○三章。詩記。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軌巨尤反。病寒鼻窒也。

擊鼓。邶六　從軍者怨州吁。

經○李氏。州吁安於用兵。踴躍欣喜。不自勝也。○漕音曹。○詩記。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輕其帥可知。末章承上章而足成其義。

傳○兵行馬下。本不須叶。欲從上句鏜鼓而叶也。然詩中第一句無韻者甚多。末章闊活。正不須叶信字。當正作師人切。恐非叶。或本誤爾。○一章。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曹邑。戴公廬于曹即此。○絳音峯。兵耑也。鏑音滴。矢鋒也。○二章。左氏傳。隱公元年。鄭共叔之子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二年。鄭人伐衛。三年。宋穆公疾。召孔父而屬其兄之子殤公。使公子馮出

居鄭。公卒而殤公立。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朱子曰。圍鄭五日而還。出兵不爲久。而人怨之如此者。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耳。

凱風。邶七　孝子。

經○三章。浚音峻。子金子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言寒泉但在浚之下。而不能上灌注其浚。以比子不能養母。有子七人而反使母受勞苦。

傳○一章。統。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長知丈反。○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爲藩。歲久而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白爲白棘。實酸者爲樲棘。○三章。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卒章。睍睆。毛氏好貌。箋以與顏色悅也。詩緝。光鮮貌。檀弓。華而睆。睆明貌。睍從目從見。亦以色言之。俗訛以爲黃鳥之聲。

今案睍睆字在黃鳥上。其下別言載好其音。睍睆與音字文意似不連。宜詩緝說是。

雄雉。邶八　婦人思其夫。　異。

經○詩記。凡百君子。我固不知執爲總行也。但不忮求則何用不善。

傳○一章。遺以季反。○二章。下上見燕燕。

匏有苦葉。邶九　刺淫亂。　異。

經○三章。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己。

此詩一章以水喻禮。涉是徒步渡水之名。水淺可涉。則是合禮而可行者也。水深險而不可涉。則是非禮而不可行者也。今濟處有深涉。是不可涉者也。況匏尚未可爲浮渡之器乎。以比非禮絕不可行之事。是指淫亂而言也。然於可渡處。又當分擇深淺。以厲以揭。比事有合禮可行。而又須擇義。謂然於禮可成男女之好。又擇義而行之可也。大抵四句作兩截看。深涉之深。非深厲之深。深涉是水太深而不可涉者。下而是水可涉。而又就其中度淺深而揭厲也。二章正刺不度禮義。非其妃耦。犯禮相求。濟盜不濟軌。應一章下兩句。雉鳴求其牡。應一章上兩句。三章言昏禮之正。即深厲淺揭之意。而濟盜不濟軌之反。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即濟有深涉之意。而雉鳴求其牡之反。

傳○一章。瓠胡故反。壺雅。長而瘦上曰瓠。知頸大腹曰匏。毛氏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古今注。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爲笙。共九用反。○釋文。爲證文作砆。云履石渡水。音同。○二章。毛氏由軌以上爲軌。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諸家說詩皆以爲轍無不濡之理。當作軌字。

或爲軌。○今案周禮輈人疏。轍廣謂之軌。轂末亦爲軌。黃公紹古今韻會引說文。軌車轍也。又車軸謂轉頭也。轉卽車軸之端。貫轂者車輪有高下。有廣狹。皆定於軌。輪中之軌既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也。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也。蓋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若潛軌則水深三尺三寸。孔疏以爲轍迹非也。以是言之。則此章軌字不必改作轍。但不作轍說可也。輈音舟。轂音穀。轉音衛。嵩音端。○三章。迎宜慶反。○卒章。號戶糸反。

谷風。邶十・婦人見棄於夫。

經○一章。詩緝。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之。皆謂之黽勉。黽莫尹反。

三章。逝有踰越之意。筍置於梁。以待魚發。起之則不可得魚矣。毋逝我梁。謂勿踰越我成家規模。毋發我笱。謂勿敗我所爲之事。蠲去而猶有顧其家之意。

四章。亡與無同。○五章。售賣物去手也。○卒章。詩記。肄習也。詒我以武暴怒。習以爲常。

傳○一章。爾雅東風謂之谷風。疏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蔓音萬。俗呼作瞞。菁音精。箋。葑蓯菁之類。釋文。今菘菜也。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本草。蔓菁卽蕪菁。梗短葉大。連地上生。闊葉紅色。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河朔尤多。又曰。根細於溫菘。溫菘今蘆菔也。菘音崇。蘆音盧。菔音服。卽蘿蔔。○葍音福。疏非似葍。爾雅謂之葍菜。河內謂之葍菜。爾雅。非葍菜。注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又葍蔓。疏根如指。正白可啖。葍音息。蔕音宿。○二章。畿門內。毛氏說也。疏。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王畿。皆期限之義。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詩記。韓愈遭讒鬼詩。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閾。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爾雅。荼。苦菜。疏。味苦可食之菜。生於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

案傳。荼苦菜。蓼屬。詳見載芟。是引以爲荼蓼句也。此句在根莖說後。或誤。而荼蓼之荼乃穢草非菜也。爾雅。謂之委葉。字作蕬。與苦菜之荼是兩物。傳亦誤。蓼呼高反。蕬音荼。

薺本草。味甘。葉作菹及羹佳。○更平聲。○三章。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平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師古曰。開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鹽州東南。俗說謂之汧屯山。通典平涼郡原州平高縣。卽漢高平縣。關安・有笄頭山。亦曰汧屯山。涇水所出。○廓編。渭自烏鼠至入河。一千八百七十里。○馮皮冰反。踊逸織反。堰於建反。○四章。語錄。問就其深矣四句。集傳以爲興體。疑是比體。答曰。若無下面四句。卽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遽其據反。○五章。女音汝。○語錄。問育恐育鞠。張子之說。推之下文及爾顧覆。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爲順。答曰。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卒章。項安世家說。洸爲武。取武夫洸洸之意。案說文。洸水涌出也。引詩此句爲證。徐鍇注。言其勇如水之涌也。如此說則武之義明。

式微。邶十・黎臣。

經

兩章上二句勸歸之辭。下二句怨辭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今曰微君之故。又曰微君之躬。似黎侯有爲己亡之意。蓋黎侯必有不君致亂之階。而召狄。故其謂所以濡於中露陷於泥中者。爲君之弱故耳。否則主危臣憂。主辱臣死。又何有胡爲乎之怨乎。

旄丘。邶十二・黎臣責衛。

傳○一章。芘必至反。援孚救反。○黎侯失國事。見旄丘序下傳。○二章。雖乃旦反。

簡兮。邶十三・賢者仕於伶官。

經○一章。詩記。蒿始生。其節疊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疏。○三章。玉藻。君子孤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褎與袖同。裼先歷反。○女音汝。憍去對反。○左傳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序○箋。伯者州伯。疏。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此釋序文・傳不用此・

章。詩記。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人。

傳○一章。易以豉反。○疏。舞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商頌亦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也。詩記。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疏。言下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禮書。干盾也。以革爲之。其背曰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緣之也以繡。章。其屬繡章以紛。戚斧也。玉戚以玉飾其柄。坷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錫音陽。白金也。紛音分。如綬。○樂書。羽舞者。翟羽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翳者也。○疏。黃帝使泠倫自崑崙之陰。取竹吹之。爲黃鍾之宮。周景王鑄鍾而問於泠州鳩。以泠氏世掌樂官。故世號樂官爲泠官。崐音昆。崙盧昆反。泠或作伶。○樂音余。稱美也。○二章。糧居良反。○疏。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而成於遠。○三章。翟。雉屬。○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儀禮。公燕羣臣。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賓與卿大夫入。卽位。主人獻賓及公卿大夫。酢酬畢。席工于西階上。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坐。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衆工不拜受爵。有脯醢。○題下語錄。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有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

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志耳。○侏儒俳優。蓋亦衰世用之。非樂中所當用者。樂記。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正言後世之樂也。俯猶曲也。儒即懦。獶乃刀反。獶雜也。雜者如獶猱戲。

泉水。鄭十四・衛女思歸。

經○詩緝。不瑕有害。未爲瑕過而有害也。子金子。不爲瑕疵而有害乎。

傳。釋諸姬爲姪娣。釋姑姊則曰諸姬。夫姪娣從嫁者也。故可與謀。若姑與姊。則豈亦在所嫁之國而可問之哉。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今父母終。唯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戚親之殁而念骨肉之存者也。當從此說。

傳○一章。泉淇皆衛水。因思之而起興。○共居容反。盧凌如反。○姬衛姓。故得爲姪娣。○二章。毛氏。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疏。軷謂祭道路之神。軷本山行之名。道路有阻險。故封土爲山象。伏牲其上。天子用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既祭。處者於是餞之。飲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去。路險難也。軷蒲末反。轢音歷。○又漢書。黃帝之子。蚩尤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爲行神。今案凡祭皆祭其神。而以人鬼配。如社稷則祭土穀之神。而以后土配。然則軷祭則祭道路之神。而以蚩尤配也。○三章。王應麟困學紀聞。隋志邢州內丘縣有于言山。又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于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案毛氏注。脂塗其車。疏。既脂其車。又設其轄。是注疏皆以脂塗兩言之也。字書。塗車軸耑鍵。今字亦作轄。其物以金爲之。無事則脫。行則設之。蓋軸穿於轂。而塗則貫於軸之兩耑。而鍵夫輪者也。今脂。則脂其軸與轂。塗則加其鍵也。鍵巨展反。

四章。疏。同出異歸曰肥泉。○漕見擊鼓。○篤除也。詩緝。篤、謂傾而除之也。曲禮。器之滅者不寫。

北門。鄭十五・賢者不得志。

經○李氏表記。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以大言受小祿。是不見知於君所不當受也。衛臣終窶且貧。不見知於君也。非專較廩祿之厚薄也。外不見知於君。而不得行其志。內爲窶貧之故。而有室人之交遍。困於內外極矣。乃一歸之於天。非知命樂義之君子。能如是乎。

傳○題下黜。見邶柏舟。黜直類徒對二反。怨也。

北風。鄭十六・君子見幾而作。

經○語錄。問狐與烏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之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氣象。○詩記。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靜女。鄭十七・淫奔之男。異。

經○語錄。問傳以靜女爲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爲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相與狎溺。何取乎閒雅。曰。

淫奔之人。不知其爲可醜。但見其爲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爲德音矣。而曰德音者。愛之之辭也。

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傳○一章。躇直魚反。躕廚玉反。行不進貌。○卒章。牧見小雅出車。

亳。鄭十八・國人愬宣公。

經○詩緝。此詩齊人作。

傳○一章。困。倫反。義見伐檀傳。○二章。洒。詩記。水光中見其臺之高峻。○三章。易離麗也。注。謔猶著也。著直略反。

二子乘舟。鄭十九・國人憐二子。

經○詩緝。自衛適齊。必涉河。首章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爲其將見殺。願其影而憐之也。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二章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痛其往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他而恕之。故曰不爲瑕過而有害也。○子金子。不瑕有害。謂本無瑕疵而有禍害也。

傳○一章。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夷姜莊公妾・宣公庶母・上淫曰烝・生急子。鄭伋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失寵故・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爽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來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今案傳與此文不同者。傳悉從毛氏文也。○詩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譖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公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次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殘相賊。不唯流毒子孫。啓侮夷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衛宣淫於上下。父子夷戮。人道絕矣。無足論也。惜乎伋之死未得其所爾。伋非得罪於父。特朔母子之揚也。壽既告之。逃以自免。不陷父於惡。斯可矣。而以棄父命爲辭。必於就死。是以從命爲孝。而擇義未精者也。或曰。宣姜故伋妻也。今欲立其子。非殺伋不可。其譖之也。必誣之以中冀之言。或有今將之意。若驪姬之譖申生者。假使伋子而出。誰許之乎。曰。君子之處事。以其有愧於心焉否爾。苟當於理而於心焉無愧。則何卹於人言。昔者大舜嘗爲之矣。母譖之也。爲象奪嫡也。瞽瞍欲殺之。愛少子也。其事與伋無異焉。完廩浚井。逃而得免。於聖人之德未嘗少損。伋子於此取法焉可也。而守區區一節之義。豈非擇之未精者邪。曰。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晉侯而斥殺。是專歸罪於獻公。而不及申生。何也。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獻公嬖色愛庶。戕嫡亂國。禍生

於君。故專罪晉侯。以爲萬世爲君者之戒。然則成父之惡。以致簡書之斥者誰歟。則責申生之意。亦在言外矣。古人以申生爲恭世子。何論伋子。當與申生同科。曰若是則父命終可抗邪。曰抗父之命爲不孝。庸人之所能知。君子則有義焉爾。父生之子卑之。則宜致死焉。固常道也。而父子主恩。今乃賊恩而殺其子以無罪。尙可謂之人乎。故子從父之逆命。爲恭之小。陷其父以滅人倫。爲害義之大。是以去彼而取此也。孤竹君嘗以治命立叔齊而終不從。以失義也。夫廢嫡立庶。與無罪而殺子。有逕庭矣。叔齊於其小者不忍累其父。寧困餓而不顧。聖人深許其仁。豈謂之抗父哉。故首止之盟。春秋是之。夫天王以愛易子。諸侯以義定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正。是故夫子又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有父子君臣則爲中國。失則爲夷狄矣。由是觀之。君子以擇義爲大也。然則壽之死也。如之何曰。壽知愛其兄而已。不知加父之惡也。

鄘一之四　變

柏舟。鄘。共姜自誓。

經○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詩緝。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惟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也。

他。他適也。慝邪之匿於心者也。他適而誓之死靡爲之。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之微。亦誓至死而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可瀆矣。○共姜之時。先王遺澤尙在。關雎之化猶有存者。故姜之守義。雖或天性貞潔。然教化之道不可誣也。當時衛之風俗。固因以厚矣。而先儒說詩者。以衛之淫風大行。僅得共姜。故聖人錄之以爲鄘首。蓋考之未詳爾。衛自康叔傳九世至釐侯。史皆無事可載。釐侯立於厲王二十五年。子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皆東遷之前。在釐侯時有共姜。釐武公繼康叔之政。百姓和樂。其終也證曰睿聖武公。觀於淇奧抑詩可見。則當時衛俗。安有不善者乎。自其子莊公不禮於莊姜。剛致州吁之亂。而宣公立。宣淫於上。下而淫風始流行。不可禁矣。但詩各因一事而發。聖人唯欲取之以示勸戒。固不必論時之先後爲次第也。讀者詳之。

傳○一章。髢。疏。禮注。兒生三月。翦髮爲髢。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髢。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若父母沒則脫之。諸侯小斂脫髦。士既殯脫髦。若父母有先死者。脫之。至服闋又著。二親並沒則因去之。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內則。櫛縫笄總拂髦冠。是著於冠之內也。髦之制未聞。

鬠徒果反。闋苦穴反。囟思晉反。縫所買反。○去起呂反。○共音恭。共伯衞釐侯子。名餘。武公兄。○奪。謂奪其守義之心。○覆孚救反。

鬒有茨。鄘二。刺宣姜。

傳○一章。詩記前漢梁王襲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稽材木也。蓋閨內隱奧之處。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惠公名朔。卽搆伋子者。左氏傳。閔公二年。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昭伯卽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伋之兄也。

儲老。鄘三。刺宣姜。

經○一章。副。敷救反。

首章三截。上二句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則得有副笄之服。旣服此。則宜從一而偕老。中三句。正言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言今乃不善。將云何哉。中三句應副笄六珈。下二句應君子偕老。○象服。與予觀古人之象同。○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謂夫人容貌之美。服飾之盛。固無以加。然而無德。則人胡然而尊之如天。胡然而敬之如帝。此則與上下兩章末句皆刺之也。一說容貌服飾如此。胡然而自天降此乎。胡然而鬼神來此乎。此則問辭。後章末則答之。曰。此邦之媛也。一說容貌服飾之盛。胡爲而在此乎。其自天而降也。胡爲而在此乎。其鬼神也。此雖疑辭。而卻非問辭。上說疑在胡然字。此說疑在天帝字。

傳○一章。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疏。步搖謂在首之時。行步搖動。此據鄭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追丁回反。編步典必先二反。覆芳救反。搖與搖同。

今案鄭說禮如此。而等詩亦曰如步搖。皆不言步搖之制。毛注。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注。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然。不知步搖之身。亦編髮爲之否也。蓋謂之似步搖。固已全非。步搖之制。自作疏時。已不知之。則副之爲物。今不可考矣。

追師又曰。追衡笄。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紞都感反。縣音懸。瑱他甸反。卷音掩。

今案鄭說禮如此。是以衡笄爲二物。毛注。笄。衡笄也。是以衡笄爲一物。愚竊以鄭說爲是。蓋副有衡。復有笄。詩言副則有衡可知。別畢笄。則謂有六珈。飾之盛也。

疏。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

今案珈字從玉。是以玉加飾於物也。然道者治玉之名。笄旣以玉爲。則珈亦未知以何爲飾。而其制爲如何。

紞纊如條。上屬於衡以懸瑱者也。瑱以玉爲之。以纊縛之而屬於紞。懸之當耳。縛音篆卷也。○二章。

霍衣見萬覃。○繒慈陵反。帛也。○髢益髮。疏。巳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左氏傳。哀公十七年。衛莊公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也。擒他狄反。○三章。袢釋文符袁反。毛注。是當暑袢延之服。疏。袢延是熱之氣。紬袢去熱之名。言是當暑紬去絆延之服也。則紬字作紬字意解。今傳作薄慢反。而云紬袢束縛意。案說文。袢博慢反。而傳意袢字如絆字。意是紬袢爲連綿字。其成束縛意也。然薄慢反恐誤。當如說文切。

桑中。廓四　淫者。異。

傳○一章。爾雅。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注別四名。疏唐與蒙或并或別。別則四名也。本草。夏生苗如絲。蔓延草木上。或云。無根假氣而生。實如蠶子。爾雅又出一條曰。蒙玉女。注。蒙卽唐。尤見唐蒙之別。傳唐蒙菜也。從毛注也。但唐非可食之物。不知毛爲何以爲菜名。○姜大率言貴族。以誦女之美。未必眞有姜弋庸三姓。○二章。春秋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公羊傳作弋氏薨。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穀梁傳作弋氏卒。○題下比毗志反。同也。濮音卜。衞水名。○史記。衞靈公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琴聲。召師涓曰。吾聞鼓琴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去之晉。靈公令師涓援琴鼓之。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聽。師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

序○譏以辭相責。讓以禮辭責之。質者正也。責誚也。哇邪也。哇淫。非正曲也。

鶉之奔奔。廓五　刺宣姜子頑。

傳○一章。爾雅曰。鶉鶉。注。鵲屬。疏。鶉一名鶉。又曰。鴝鵒母。注。鵲也。齊州呼鵲母。疏。鴝田鼠所化。鶉蝦蟇所化。爾雅又曰。鶉其雄鶬牝痺。又曰。鶉子鵒。鵒子鶾。然則又有雌雄子母。非盡化者矣。鶉音倫。鵲烏含反。鴝音如。鶾音牟。蝦音霞。蟇音麻。鶬音蒼。痺音脾。鵒音文。鶾音寧。

定之方中。廓六　美衞文公。

經○詩記。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詩記。建國之初。彝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遽寧。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詩記。淵虛。明如淵也。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實而明。

傳○一章。晉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土功事。爾雅。營室謂之定。注。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之中爲正。○疏。鄭志。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通典。滑州衞南縣。衞文公自漕邑遷楚丘卽此。○度徒角反。梟魚列反。○冬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人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疏。於造城郭處四角立四柱。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定。卽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地既平。於其中央樹八尺之臬。於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臬既正。乃於日出日入之時。晝記臬景之端。卻於中臬以繩取景。兩端之內。一市規之。規之則遠近定。而東西審。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恐其不審。猶更以日中之景參之也。朝夕卽東西景也。傳正取此文。縣音玄。槷臬同。眡視同。識音志。○爾雅。椅梓。注。卽楸。說文亦曰椅梓也。梓楸也。是爲一物矣。然經言椅又言梓。故疏云。楸之疏理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桐種不一。諸家說亦多相亂。惟寇宗奭本草衍義條其狀。白桐可斲琴。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梧桐開淡黃小花如蜀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嘉濟衣履。五六月結子。然則白桐卽今俗謂毛桐。詩之樹桐爲琴瑟。蓋白桐也。梧桐不堪作琴瑟。傳蓋誤。○吳正傳。案家語山有梓宜而俯。楸于

鼠亦多喬發。但以實而俯者。求梓則得之矣。○二章。杏溪傳寅案書百考。堂當是今博州堂邑。通典以爲漢舊縣。則堂邑之稱。從來久矣。博濮二州連境。後衞成公自楚丘徙濮陽。濮陽古屬濮州。則知堂邑亦衞邑也。○三章。景山。後說爲是。蓋測景之事。首章已言之。而於此句之上有望字。下有觀字。則皆相視地形之意。又毛曰。景山。大山也。○三章。非獨訓匪直字。以兩句作一連說。直如孟子非直爲觀美也。○詩緝。左傳言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實有之數。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周禮。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齊道田馬各一閑。駑馬三閑。閑二百一十六馬。六閑計一千二百九十六馬。則三百乘正合侯國之數。今云三千者。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爲三千。亦見諸侯各務富強。不守舊制。○題下燬虎委反。○左氏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衞。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史記謂懿公淫樂奢侈。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衞師敗績。懿史記公殺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共滕皆衞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人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公二年。齊桓公合諸侯。城楚丘。以封衞。衞國亡。○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惠工加惠百工。賴其利器用。授方授百事之宜。今詳布衣帛冠。蓋不止用於戴公喪期之中。此正文公貶損自警。如越王臥薪嘗膽之意。

蝃蝀。廓七　刺淫奔。

經

此詩前二章刺女子。後章兼刺男女。若果文公時詩。眞可見天理民彝。未嘗一日可以泯絕。而感應之速。其效有如此者。然則綱淪彝斁。實自上爲之。非下之罪也。衞因淫邪以致禍敗。其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禮知命。眞君子之言也。○禮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傳○一章。遠于萬反。紐音。今易于願反。○爾雅。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蜺爲挈貳。注。虹江市呼雩。俗名爲美人虹。蜺雌虹也。挈貳其別名。疏。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闌者爲雌。雌曰蜺。闌音晾。蝃卽蝃。○二章。春官經注。疏。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謂日旁之光氣。一曰祲。陰陽氣相侵。赤雲爲陽。黑雲爲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鐫。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氣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敍。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隮。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想。稷子鳩反。輝音運。鐫許規反。鄉音向。珥仍吏反。瞢莫互反。

鼠。廓八　序以爲文公作。

經○詩緝。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卑汙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于嬀。廓九　詩人美大夫好善。

傳○紕符至反。類隔切。今易毗至反。○後世或無翟羽。染鳥羽爲之。謂之夏采。夏上聲。

旄旗旌。今案周禮爾雅禮寄參比而得其說曰。凡旗有杠有緣有旒。杠者。旗竿也。其首以旄牛尾注於其上。又以翟五色之羽析之。注于旄之上。謂之旌。則旄旌皆是杠之飾也。旄莫袍同。其杠以素錦縞之。然後以緣繫于杠。緣以練帛爲之。練絳色也。旒赤絳帛而屬於緣之上。以俗言之。則緣是旗身。旒是旗脚。又以組飾旒之邊。又用朱綠繒紕旒緣。或以維持之。不欲令曳地。凡旗則自王以下。各有所建。旗上所畫。則各有其物。旗州里所建者也。其上畫鳥隼。鳥與隼二物也。緣及旒皆畫之。或者以爲大司馬百官載旗。乃卿大夫仲秋教治兵所建。而司常州里建旗。亦大閱時也。見賢載旗無明文。以疑此詩。然司常下文明言賓客亦如之。而陳祥道曰。州里建旗者。州里之常。百官載旗者。一詩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耳。此詩第二章干旗。乃是箋所謂州長之屬。疏所謂鄉內州長黨正遂內酇長里宰鄰長等同建者也。一章三章。旄旌皆因旗而言。紕者緣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杠音江。緣音衫。旒音流。旂同。韜音滔。屬音燭。

載馳。驅十許穆夫人。

經○一章。唁疑戰反。

案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而文公立。然則戴公立與卒。在一月之間。爾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於是采蝱與麥之芃芃。皆非其時。特託意以言之。如螟耳草蟲之類。不必以爲實然也。蓋夫人欲歸唁衛侯。知於義不可而極其思。託意賦此詩也。言我馳驅歸唁衛侯。而驅馬悠悠。言必至于漕。今許大夫雖往弔有跋涉之勞。然我心則憂不解也。其不可歸之義。夫人豈不知乎。於是託許人諫不可往之義而言曰。汝既不以我歸爲嘉。則信不能旋反而濟視。爾雖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思則不遠也。不止也。亦陟彼阿丘。言采蝱以舒鬱結乎。雖曰女子多思。亦各有其道也。許人肯尤我以思之太過。是直童幼狂妄之言爾。我之所思。豈徒欲往唁之而已乎。許國之小。力不能救。將控告于大國以救之。又設行野見麥之意。且憂控大國。誰因誰極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蓋百爾所思。不如我之自往也。

傳○一章。杜預春秋世族譜。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州許昌是也。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今案許男爵。穆公名新臣。見僖公四年。○三章。蝱本草貝母。根有瓣。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名貝母。爾雅作商。音萌。○少失照反。

衛一之五。三變。

淇奧。衛一君子美武公。

經○語錄。問淇奧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成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爲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二章。瑣音秀。

武公之所以有德。全在切磋琢磨四字。惟其工夫如此精密。故有瑟僩赫喧之效。存於內者周。故發於外者著。下二句卻就他人心上說。謂此君子不可忘。一章總言其講學自修之功。敬德容儀之盛。二章止言正其衣冠。則其德容自充。蓋至此德成矣。三章言守之於心者。貞剛如金錫。施之於四體者。溫粹如圭璧。至於倚較則寬綽。戲謔則不虐。蓋動作之間。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傳○一章見音現。鏘良豫反。鏘他浪反。槌直追反。復扶又反。恂音峻。

此章訓詁解義。皆不及大學詳明。曾子謂瑟兮僩兮恂慄也。是瑟僩以存諸中者。言所以。章句謂嚴密武毅貌。傳乃釋爲矜莊威嚴。是就外言。則與曾子所謂赫兮喧兮威儀者。若有重意。解上文亦詳於此。蓋大學朱子晚年之書。讀此章者當從大學。

二章。瑱他甸反。縉扶用反。○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諸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之。注疏。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璂。五采玉。朱白蒼黃玄之玉也。邸下抵也。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抵。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三采。朱白蒼。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二采。朱綠。璂音其。邸抵並丁禮反。○三章。棧仕限反。牀笫也。笫壯仕反。比毗至反。○猗釋文於綺反。依也。只是倚義。今晉同首章而爲歎辭。恐於字義及句義皆若不協。當從釋文。○禮書。輿人之法。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則輿深四尺四寸矣。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矣。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矣。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矣。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周禮注。較兩輢上出式者。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帝也。言兩較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于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詩疏則曰重較。侯伯之車也。此二說不同。隧與邃同。車輿深也。揉汝九反。輢於綺反。○易以豉反。中竹仲反。○題下長知丈反。朝直遙反。舍始野反。

考槃。衛二詩人美賢者。

經○詩緝。永矢弗諼。弗過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高舉遠遯。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考槃在澗。可謂幽僻。碩德之人居之。則見其寬廣。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意。於是獨寐於此。寤而自言。誓永弗忘此樂矣。二章同意。歌則長其言也。至曰宿。則惟於此留止。且不以語人。是遯世無悶。自樂於心。并其言忘之矣。

碩人。衛二國人閔莊姜。

傳○一章。禪音丹。○鬚。字書。鬚也。鬚枲屬。爾雅。翼。鬚高四五尺或六七尺。集傳。鬚而薄。實如大麻子。今人績爲布。蓋用此布爲禪衣。故謂之鬚。語錄。意同。箋。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下章則

自近郊正衣服乘車馬以入。○春秋杜預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通典。邢州龍岡縣。邢遷夷儀卽此廣平唐爲洺州。邢州卽鉅鹿郡也。考異。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居此。○春秋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卽今濟南府之歷城縣。○重直用反。○二章。蝤釋文。吳傳反。切同。然字書皆自秋反。恐釋文誤。爾雅。蝤蠐。蝎蠐之類。蝤蠐在木中。蠐螬在糞土中。○比毗志反。○爾雅。蝤蠐。蝎。注。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蝎。蝎音札。蝎音精。○疏。輔。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三章。釋文。鑣。馬銜外鐵。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鑣。魚列反。○翟茀。見召南何彼穠矣。○諸侯三門。庫雉路。三朝。路寢在路門內。內朝在路門外。則外朝在雉門外矣。日出而視朝者。內朝也。○諸侯路寢一在前。小寢二在後。東西建。○四章。疏。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烝爲臛。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鑿。大者不過七八尺。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鮥鮪。肉色白。味不如鱣也。盟莫更反。膗黑各反。奚也。鍪音牟。鮥音叔。○蘆五忠反。菼蘆。荻。並見秦蒹葭。○俊古巧反。好也。

氓。衛四　狂奔被來自悔。　異。

經○詩維。一章。述始者已爲男子所誘。而已許之奔。二章。述已爲男子所惑。而遂奔之。三章。述其既奔而悔。四章。述其愛弛而見棄。五章。述其至家而羞見兄弟。六章。述其怨而自解之辭。○二章。涕他禮反。詩維。漣漣。涕出接續之貌。○四章。箋。女家乏食。已三歲貧矣。女音汝。○卒章。詩維。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舊說以老使我怨爲今老而見棄。據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爲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爲婦。是正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下涇曰隰。

傳○一章。朱子初言氓者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興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布訓幣。毛氏文。疏。幣者布帛之名。今案天官外府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疏。布泉一也。卽錢也。若布作錢。說亦通。○漢志。東郡有頓丘縣。○狡古巧反。猾也。○三章。爾雅。鶯鳩。鶻鳩。注。與傳同。疏。春來秋去。一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鶯居物反。鶻音骨。鷃音鴨。詳見小雅小宛。○四章。疏。童容以韓。障車之傍。婦家以爲容飾。故或謂之韓。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復扶又反。○卒章。反復之復。芳服反。○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竹竿。衛七　衛女思歸。

傳○一章。殺色界反。衰小之也。長而殺。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衰小。○二章。遠見鄰蟜蝀。○四章。毛氏。檜柏葉松身。

芄蘭。衛六　不知所謂。　異。

經○子金子。芄蘭之詩。雖不知作者之本意。大意柔弱之人。不稱其服。芄蘭蔓生纏繞。非特達之物。如童子雖有衣服之飾。而垂帶悸兮。使有羞澀驚悸之意。

芄蘭柔弱之草。其枝葉不足取。以興童子無才智而居大人之位不足尙。故雖服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我。才不足以長我。猶且不能自省。而舒緩放肆。垂帶悸然以自得。蓋惟知處尊高之位。侈然以樂其身。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故爲人指議如此。蓋人君柔弱不能勝任。大夫以是刺之。但無以見果爲何君而發爾。朱子以爲不知所謂。今依朱子訓詁而爲說如此。子金子之意。又有不同者。

傳○一章。芄蘭。爾雅。一名雚。陸璣。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甘脆。驚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雚音貫。驚音義。○啖徒濫反。○二章。闓與開同。彊苦侯反。皆釋文待答反。當作託答反。冒也。將子匠反。長知丈反。

河廣。衛七　宋桓夫人思子。

傳○一章。詩記。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下可以往。昧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興。祖爲體。以昭穆言也。○疏。一葦謂一束。○疏。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案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卒。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卽僖之元年也。今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有狄未滅衛之前言之也。而言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卽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枘鑿。若據經一葦杭之爲實。則爲衛在河北。而襄公爲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杭之爲假設之辭。則可爲襄公卽位之後。而衛非河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迎衛之意。似此時未出夫人也。桓公卒於衛文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爲誤。而此詩作於襄公爲太子時與卽位之後。則未可知也。

題下衛有婦人之詩六人。皆化於禮義。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

婦人思其夫。衛八

○一章。殳說文。積竹爲之。冬官。廬人。殳長尋有四尺。卽丈二尺。殳無刃可擊打人。故謂之殳。同殊。上下同壓勁也。伯兮。衛七　欲網。舉圍欲弔。舉謂手所操。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被把中也。圍之。圍也。五分其首圍。去一以爲首圍。首殳上也。注圍之大小。未聞其矜八觚。殷與鑿同。

傳○一章。爵弁。說文。爵弁。如冕。冕。大夫所冠。爵音雀。○二章。戰國策。管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說弋雪反。○三章。思相字反。○卒章。疏。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此

中指如陽而言。此是點階入門處。○題下文王遣戍役。采薇出車杕杜詩。周公勞歸士。東山之詩也。

有狐。衛九・寡婦思婚姻。異。

傳○二章。妃配同。○三章。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所以懸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爲禮。申重也。申東衣。并革帶而數之也。

序○會男女之無夫家。謂未成室家。而不得授夫家之田者。

木瓜。衛十・男女贈答。異。

經

此雖淫邪相贈答之辭。然推而充之。亦足以賞法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敎之。此聖之道也。而猶曰匪報。蓋如此則可永其好爾。至於以薄加於我者。則當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如張子所謂不要相學者可也。

傳○二章。榛荊茂。綢雅。木瓜。櫓。疏。木瓜一名榠。故傳曰榠木。○酢七故反。○李氏。江左右者名柤。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而不香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香者。謂之木桃。似木瓜而無鼻。而其品又爲下。謂之木李。今案此言未知是否。○瑤者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繫璜衝牙者也。蠙步眠反。○三章。釋文玖石黑色。

衛詩譜

衛自康叔至釐侯九世。釐侯四十二年卒。子武公和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子桓公完立。十六年弟州吁弒之自立。是年國人殺之。立宣公。晉十九年卒。子惠公朔立。三十一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狄滅衛。戴公申立而卒。弟文公燬立。二十五年卒。子成公鄭立。三十五年卒。子穆公遬立。十一年卒。衛詩三十九篇。今可譜者二十二篇。自釐侯至穆公十二君。二百六十六年。可見者如此耳。其十七篇不知何世不可譜。朱子說詩與鄭不同。故不從鄭譜。

鄘柏舟　右釐一詩。
淇奧　右武一詩。
邶柏舟　綠衣
終風　碩人
右莊五詩。
燕燕　擊鼓
右州吁二詩。
新臺　二子乘舟

右宣二詩。
牆有茨　君子偕老
右惠二詩。
載馳
右戴一詩。
定之方中　蝃蝀
干旄　河廣
右文五詩。
式微　旄丘
右穆二詩。
簡兮　北門二詩疑在後。
匏有苦葉　靜女　凱風
邶　木瓜六詩皆淫。疑宣世。　桑中
北風疑懿世。　有狐疑戴文世。　雄雉
谷風　泉水　考槃
竹竿　芄蘭　伯兮
右十七詩。前十詩有所疑而不敢必。後七詩不可知何世。

王一之六 四頌

傳○疏漢地理志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相覆千里環案西周方八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華胡化反太華卽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卽嵩高在潁川嵩高縣前編外方非嵩高今河南府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據唐志一名方山蓋古爲外方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居此因名陸渾云其山同嵩高之聯峰然謂爲嵩高則非爾○疏左氏傳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畿內故知北得河陽百故鄭劭注漢河內郡修武縣云有南陽縣是晉所啓南陽今修武省爲鎮周懷州河陽亦漢河內郡之縣今爲孟州縣所謂漸臺州之南也○營洛在成王七年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正作洛之事也深尺鳩反又尸鳩反景與影同○前編幽王立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十一年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秦襄公皆以兵來救晉

鄭卽申立宜臼是爲平王繒縉陵反國在沂州○戲許宜反驪山下地名○鄭譜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東萊先生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地理考異王城本郟鄏在河南縣北九里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成周在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赧王又居王城郟古洽反鄏而蜀反○疏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言作詩不爲雅而爲風非謂采得其詩乃貶爲風也張逸問鄭曰平王微弱詩不復雅屬王流彘幽王滅戲在雅何答意謂幽屬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何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李氏黍離以下皆平王之詩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蓋謂雅頌之詩亡也

孟子所謂詩亡東遷之後王者迹熄雅頌之作亡也先王之德西都頌之至矣可無作也政令不能行於天下故雅亦無所爲而作西都數百年非無風也古之錄詩所以示勸戒有雅以道天下之故則無事於采風雅既亡則取民間之詩以紀政俗王風十篇黍離爲大夫行役餘皆民間之詩也蓋雅必出於朝廷風則在下之歌詠古則必有其制或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也是以東征之事大於玁狁之役而東山勞歸之詩不在采薇出車之列雖出於變亦不與六月采芑同什也於此可見風雅之體不可易混矣

黍離 王一 大夫行役閔周

經始視之謂黍之離離復視之乃稷之苗爾蓋心迷意亂目視不精而致誤也所以行往而遲遲者以心之搖搖而不定也又見惟欲徘徊於此而無意於行也至於稷之穗易辨矣而亦莫辨則憂之甚又至於成實則尤易辨而亦莫辨則憂愈極故心如醉如噎之辭亦愈重也此則賦體也

傳○一章憂步光反徨胡光反

愚謂黍似粱而非粱稷今之穄也二物稍相類但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今中原皆有之朱子解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兩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云或曰粟也四字如此恐得其實蓋古之粟卽今之粟古之粟卽今之穀粟穀實之總名說文稷五穀之長謂尚長於衆穀也本草稷今穄也與黍同類穄音祭

君子于役 王二 大夫妻思其君子 異

經○二章羹羊牛從下牧地而來

賦而興也上三句謂君子之役無期可歸次三句則以家中目前之所睹者以起興雞則必棲于塒與桀猶人必當止於家今乃不得止息日夕則羊牛必來猶人出有期必當歸今乃無期可歸

則思君子之心容可已乎。

傳○一章畜許六反。○二章代以卽反。○疏。庶幸也。庶幾者幸覬之意。覬几利反。

君子陽陽。王三　前籍婦人。異。

經○陶釋文音遙。毛義與傳同。○語錄。問君子陽陽詩。不作淫亂說如何。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遮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箋。君子祿仕。在樂官招我。欲使我俱在樂官也。

此詩或爲淫亂之辭。而朱子不然者。豈以執翿爲舞器。由敖爲舞位。非淫者之所宜有乎。然則以大夫招其妻入於舞位。亦或有微礙否。竊意此賦賢者仕於伶官。如簡兮比。鄭箋或得其說也。但招我之招。不必作相招祿仕爾。房。毛謂房中之樂。疏。天子房中之樂以周南。諸侯以召南。

揚之水。王四　成申之人。

經○疏。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秦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詩緝。楚小於薪。蒲輕於楚。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此詩也。彼其之子。指留國中不出戍之人而言。猶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之意。怨辭也。水本可以載巨舟。今悠揚緩流。乃至不能流一束之薪。以比王本號令天下。今號令不行。至不能保其母家。況賦役不均。而彼其之子乃安處於家。不與我同出戍。思而又思。何日月我得歸哉。平王既不能正王室。又以畿內之民。下戍於不共戴天之讎。而且賦役不均。故其民怨之而言如此。

傳○一章屯徒門反。數色角反。○三章。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毛云蒲草。○題下。施式豉反。

中谷有蓷。毛五　婦人見棄自述。

經

禮義陵遲。風俗澆薄。百姓失其夫。夫婦之道。以貧而仳其妻。始怨而終悔也。蓋天方旱時。蓷草生於谷中幽陰之地者。遇暵而且乾矣。於是夫豫防食之不足。仳離其妻。婦人乃慨然而嘆。以遇夫之艱難困厄故也。脩　脯。亦乾之義也。婦人嘆之不足。又歎以發其憂思。以不幸而遇其夫之不善者故也。久而天雨既降。蓷之暵者。今則濕矣。是則禾黍復蘇。可以有得食之望。而女之既離者不能再合。雖泣而嗟嘆無及。深恨覆水之不可復收也。夫之與婦。固當偕老。貧富苦樂。皆宜共之。而不變。今非有可出之罪於天之方旱。亦未見其黎民靡有孑遺之勢。而輕儇無義。遽仳離之。將豫陷於死地。宜其嘆歎涕泣而怨之深也。及其旱之既解。而室家之道已絕。則雖嗟何及哉。予以見上之人教化無素。致下民無道。可以觀東周之風矣。詳味其辭。人在言外。蓋當時君子之言。非婦人之所自作也。

傳○一章。雖萑並青佳。爾雅。萑。蓷草本名。萑又名蓷。毛氏以雚字代蓷字。故傳從之。葉似萑。爾雅

疏。臭穢草。荒蔚也。又名益母。及詩疏皆作葉似萑。今傳中萑字誤。蓋雚卽萑。不可謂之似萑也。爾雅疏。臭穢草。荒蔚也。又名益母。萑者。白蘇紫蘇類也。蓋昌嵩反。蔚紆勿反。○穀不熟。饑。菜不熟。饉。○二章。詩錄。淑善也。二字合移在歎字下。歎。子六反。慰徒對反。

兔爰。王六　君子不樂其生。

經○罹音離。阨五戈反。

傳○一章。雉奴旦反。○庶幾見君子于役。○二三章。爾雅。鷮謂之翬。翬。雉也。注。今之翻車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一物五名。展轉相解。鷮音驕。翬音揮。

序○左氏傳。桓公五年。子奪鄭伯政。相王鄭莊公。鄭伯不朝。王以蔡衛陳人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周公黑肩將左。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曼伯右拒。祭仲足左拒。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拒俱甫反。繻音須。聃他甘反。射音石。中竹仲反。

葛藟。王七　民流離失所。罪。

經

葛藟本生於山谷丘陵。在河之濟。爲非其所。興已之失所也。

傳○一章。遠見鄙蝦蟆。○左氏傳。昭三年。鄭罕虎如晉。叔向曰。君若不有寡有。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又二十年。齊公孫青聘于衛。衛亂從諸死鳥。賓將掫。斗人辭賓曰。寡有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有。掫。祖侯反。○三章。爾雅。夷上酒下曰漸。疏。夷上平上酒下。隋下愚。謂酒餘洗也。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爲水。洗蕩醬入若脣也。酒。蘇典反。

采葛。王八　淫奔。異。

傳○二章。爾雅。蕭萩。疏。萩一名蕭。今人所謂萩蒿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今傳作萩也。誤字。萩。雌由反。○燔如劣反。○三章。艾爾雅一名冰臺。注。今艾蒿也。○炙紀有反。

大車。王九　淫奔者畏大夫。異。

傳○一章。毳衣以宗彝爲首。次藻次粉米。凡三。繡於裳。宗彝有虎蜼毛蟲也。故曰毳。詩緝。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八命加一等卽上公九命。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此詩所謂周大夫者。上大夫卿也。蜼位柚壘三音。

丘中有麻。王十　淫婦。異。

經○坎。見衛木瓜。

懇懇嗟非其人之字。特歎語爾。以三章之子可見。子國則所私之人。上下兩章。皆裂其文也。

干詩譜

干詩十篇。惟桑扈揚之水。灼知平王之詩。餘皆不知何王之世。鄭從序說。分爲平桓莊三王。未詳

是否。

鄭一之七（五如）

傳○鄭詩譜。桓公爲幽王大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戚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恃厲崢。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公死犬戎之難。武公卒取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疏。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八國皆在四水之間。鄶在檜。冒音墨。帑音奴。掘渠勿反。

文王二弟。虢仲封東虢。鄭滅之。即鄭之制。今鄭州滎陽縣也。虢叔封西虢。晉滅之。今陝州是。若虢州則其意之所至也。國語。虢叔恃勢。左氏。虢叔死焉者。仲之後也。左氏。虢仲爲王卿士者。叔之後也。

緇衣。（鄭一）周人愛武公。

傳○一章。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說文。纁。淺絳也。廣韻。緅。青赤色。緇。尤反。○朝直遥反。稱昌孕反。史古行反。餐。蘇尊反。○疏。退適治事之處爲私。對在天子之庭爲公。在私朝在天子宮內。○詩緝。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蓋既朝於天子而退治事。則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治之政。其服以緇布爲冠。以黑羊皮爲裘。以緇布爲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爲之。其裳皆素。○詩記。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適子之館。親之也。○鑿。郎各反。衆一石得米六斗爲糳。糳米一石舂爲八斗爲鑿。糳。郎達反。○朱子。漢有白鑿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題下。詩緝。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孔叢子。）又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禮記緇衣。）緇衣之詩。緇絺殷勤。可謂好之至。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虎。有北有昊。可謂惡之至。詩之好賢惡惡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將仲子。（鄭二）洊婦。異。

經

此詩詞氣。類野有死麕之卒章。然有畏父母諸兄國人之言。猶爲善於彼也。此可見理義根於人心。有終不可泯者。身之陷於淫邪。不能禁其欲也。有畏人之意。良心之存也。儻上之教化行。而下之風俗厚。若此婦人。豈不能修飭而以貞信自守邪。然則小民心術之微。皆上之人有以興喪之耳。

傳○三章。韌音刃。

叔于田。（鄭三）國人愛其叔。

經

二章三章。傳有音釋而無其說。蓋與首章之意同也。無飲酒服馬。謂無如叔之善。飲酒服馬者。此詩雖段不善。得衆而人愛之。然詳味其辭。非小人黨惡者之言。蓋君子知幾者所作也。終篇雖全稱美。略無譏刺之辭。而所美者惟田狩飲酒之事。舍是蓋無足言者。且公子居大都。專事驅騁田獵。沈湎于酒。而人心歸仰如此。則將何所不至邪。禍敗之來。豫知之矣。

傳○一章。左氏傳。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惡之。愛段。欲立之。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共。

共音恭。大音泰。

大叔于田。（鄭四）同前。

經○通解。狩者捕禽獸。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齊也。（祭取禽曰。）已祭取餘。獲陳于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取于國中。勇力之取也。今取于澤。揖讓之取也。所以報揚暴虎。獻于公所。○詩緝。紐文五采相間。手執六轡如組之文。言其齊比。

傳○一章。衡。車軛也。○疏。澤水所鍾。水希曰藪。○袒。郎禮字。偏脫衣袖也。疏。脫衣見體曰肉袒。凡服裏有袍襗之屬。然後服裘。以同色之衣裼之。裼上加襲衣。襲上加朝服。凡獨言袒者。袒去襲而露裼。言袒裼者。則并袒去裼而露肉也。襗音宅。○二章。舍音捨。拔音跋。括也。矢銜弦處。○覆芳服反。倒也。簫弓弭也。疏。弓頭稍刻差斜似簫。故謂爲簫。射者既發矢。則弓隨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弭師交反。○三章。筩音同。○題下。大叔之大音泰。

清人。（鄭五）鄭棄其師。鄭人賦之。

經○三章。陶陶。釋文。徒報反。驅馳貌。今傳無音。必當讀如桃。而解爲樂而自適之貌。則當爲餘招反。○好。毛鄭皆釋爲容好。與傳同。而釋文呼報反。此字疑從傳如字讀者是。

傳○一章。重平聲。○二章。句古侯反。○三章。凡兵車執弓矢者在左。主五兵者在右。御者在中。唯將車則鼓譟車中。而將立鼓下。御者在左。車右在右。○題下。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左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詳疏。是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禦之。

羔裘。（鄭六）美大夫。異。

傳○一章。侯美也。釋文。煒詩訓。○卒章。英見召南羔羊。

遵大路。（鄭七）淫婦爲人所棄。異。

經○二章。好。釋文。一如字。一音呼報反。傳無音。而以爲情好。當從呼報音。

傳○一章。擥與攬同。撮持也。○疏。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惡烏路反。說音悅。○二章。家說毛注。韎韐也。疏不得其說。遂曰韎與韍同。韍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案說文。韍韐也。引詩此何。則不假韍義矣。韍即韍字。

女曰雞鳴。鄭八　詩人述賢夫婦。　異。

傳○一章。周禮。司弓矢。矰矢弗矢用諸弋射。注疏。結繳於矢謂之矰。繳繩也。矰高也。言矰高者取向上射飛鳥之義。弗之言剌也。以弋射飛鳥。剌羅之謂結繳以羅取而剌殺之也。說文。繳生絲縷。孟用生絲爲繩也。韻會。剸斷也。斫也。矰音增。弗扶弗反。繳章略反。剌笋勿反。○昵尼質反。二章。中也之中陟仲反。爲去聲。○三章。珩瑀璜音行禹居黃。蟥部田反。蚌之別名。○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注疏。紛帨拭物巾。刀礪小刀及礪。觿小觿解小結之觿。帨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玦當作決。以絲韋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捍謂拾也。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管筆彤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晴則取火於日。陰則鑽火。又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囊大觿木燧。注疏。縏小囊也。袠刺也。以針刺囊而爲縏囊。故云縏袠。餘物不言施。獨于針管線纊之下而言施縏袠。明爲四物施也。帨始銳反。礪力制反。觿許規反。捍戶旦反。遰時世反。囊力工反。著知略反。韎苦侯反。鞞必頂反。縏步干反。袠陳乙反。刺七亦反。爲于僞反。○遺于醉反。

有女同車。鄭九　淫奔。　異。

經○子金子。遠望之則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近視之則將顏將翔。佩玉瓊琚。問其人則孟姜也。信美且都。矣。比蓋淫人睥睨之詩。

山有扶蘇。鄭十　淫女戲所私。　異。

經

此詩恐是淫女見絕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思絕者之美好。而厭所私者之狂狡也。或曰有女同車男戲女。山有扶蘇女戲男。其男子之言曰。有女與我同車。同行者貌如舜華舜英。我將之以翔。佩玉固若美矣。然豈如彼美孟姜。容貌則尚美且都。語言則使人不忘哉。同車者則所與淫之女。孟姜則戲設之辭也。女則以山有扶蘇答之。如傳意。

傳○一章。扶蘇扶胥小木。毛傳文。疏謂未詳所出。○二章。爾雅。紅蘢古。其大者蕭。疏紅名蘢古。人者名蕭。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餘同傳。蕭丘軌反。○猶古外反。

蕭兮。鄭十一　淫女。　異。

經○子金子。蕭木葉之將落者。風吹則落矣。以見人生之易老。故欲且與之相樂也。今案此說則當爲比體。

狡童。鄭十二　淫女見絕而戲其人。　異。

經

恐此爲淫女見絕於人。而思其人之詞。言既與我絕爲思子之故。使我不能餐息。正言而怨之也。

褰裳。鄭十三　淫女語所私。　異。

經○二章。洧下軌反。

傳○一章。地理考異。郡縣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章。漢地志。潁川郡陽城縣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水。經洧水過新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注之。溱溱同。

丰。鄭十四　淫女悔不奔。　異。

傳○一章。箋。有面貌丰丰然豐滿者。彼我於巷中。疏。巷是門外之道。○三章。箋。褻以襋穀爲之。詳見衛碩人。○疏。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俱用錦。皆有緣。故互言之。

東門之墠。鄭十五　淫者。

經

此男女相倡和之辭。其事則始相爲亂。久而復會。其道前日之邪思也。一章。男道女所居之地。曰東門有墠。墠之外阪上有茹藘之草。其地即女之居也。於此而望之。室則邇矣。不得見其人而甚遠也。二章。則女自道所居之地。曰東門有栗之所行列之家室。即我居也。我豈不爾思乎。但子不就我而不得見爾。朱子謂刺詩。雖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者。而賦之之人。常在所賦之外。凡若其自言者。則淫邪之人所自賦也。管於桑中之序論之。是固然矣。然以後世觀之。爲於放淫之辭。深能懲創邪之情狀者。未必皆其所自作。亦當時善爲詞章。而深知風俗者爲之。但決非意誠心正之君子。而其言不可以爲訓。迺若勸而非刺者。故不足道爾。人情不大相遠也。何古之邪亂者多長於言。今之邪亂者多不能爲之乎。故愚於東門之墠。以爲詩人道其男女倡和淫邪之言而成之。非其自作者也。愚觀詩此類亦多。非獨此篇。亦非獨淫邪之詩爲然也。

傳○一章。除地除草也。町吐鼎反。町町中意。蒐所留反。茜倉甸反。○爾雅。陂者曰阪。注。坡陀不平之貌。陂陀音坡駝。○讀音志。○二章。行戶郎反。

風雨。鄭十六　淫奔之女見所期之人而悅。　異。

經

小序以爲亂世思君子。亦通。但不必以雞鳴喻君子之不變。蓋雞專取其夜將旦。司晨之鳴。當在昏暗之時。不專取日中之鳴也。風雨如晦。正不足以取喻。蓋此詩非興體。乃比體也。喈喈膠膠不已。皆雜聲紛雜之意。風雨比時之昏。雞鳴比政之亂。儻於此時得見君子以爲政。則國事安得不平。民庶安得不寧。人心安得不喜哉。

序○佻他周反。

子衿。鄭十七・淫奔。異。

傳○一章。純至尹反。緣于絹反。○疏。衿與襟同。交領也。○二章。綬玉藻注。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組綬一物也。○毛氏。士佩瓀玟而青組綬。疏。玉藻。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蓋讀禮記本與鄭異。瓀而究反。石次玉。玟玫同眉貧反。石似玉而非。緼音溫。赤黃色。○三章。疏。爾雅觀謂之闕。謂宮門雙闕。此言城闕。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儇許緣反。

揚之水。鄭十八・淫者相謂。異。

經○一章。楚見周南漢廣傳。

鄭君兄弟爭國。日尋干戈。民皆化之。骨肉相怨。有兄弟之知義者。人又從而誑惑離間之。於是則自潏而作此詩。言悠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以興宗族微弱不足以禦外患。況我兄弟終少。惟予二人而已。他人離間之言。乃誠無實而迭女。決不可信。苟如此。則骨肉猶可以自相保也。此雖兄弟自保之辭。亦足以風諫其上。

出其東門。鄭十九・君子見淫奔者而作。異。

傳○一章。疏。縞細繒。色白恭者。而微白爲艾草色。○二章。茶毛云英茶。箋茅秀。疏茅草秀出之穗。序○五爭事見春秋傳。桓十一年。初祭仲爲莊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祭仲專鄭伯使雍糾殺之。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昭公復入。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觀高渠彌。祭仲立公子儀。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傳瑕殺子儀。納厲公。是五爭也。女尼據反。

野有蔓草。鄭二十・男女相遇。異。

溱洧。鄭二十一・淫奔自敍。異。

經○一章。勺時灼反。

傳○一章。本草澤蘭及蘭草。注云。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溼地。莖高二三尺。莖幹方青紫色。作四稜。葉生相對。如薄荷微香。葉尖有毛。不光潤。花帶紫白色。蘭草亦紫色。蘭草大抵相類。葉光潤尖長。有歧花紅白色。而香生水傍。又曰。澤蘭方莖。蘭圓莖。○本草芍藥。注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古今注。將離相別。贈以芍藥。芍藥一名可離。故相贈。○詩記。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芍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通典。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之。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秉蘭曰。今三月上巳。蘭草生水濱。蓋出此。凡言祓者。祓也。以爲祈介祓也。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爲大潔。潔者。言蘭氣布暢。爲物所出。如潔之交。換者。潔也。上注洛神賦。○沈約宋書。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祓禊勿反。狄丑刃反。○鄭篇下。衛淫奔之詩。

匏有苦葉、靜女、新臺、牆有茨、桑中、鶉之奔奔、蝃蝀、氓、木瓜、九罭。鄭淫奔之詩。將仲子、遵大路、山有扶蘇、揚之水、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有女同車、東門之墠、揚之水、野有蔓草、溱洧、十四篇。自將仲子至子衿九篇。皆女惑男之語。愚篇皆風而爲思君子之詩。揚之水謂兄弟相保之詩。

鄭詩譜

鄭桓公友初封。三十六年爲犬戎所殺。子武公掘突立。二十七年卒。子莊公寤生立。四十三年卒。太子忽立。是爲昭公。宋劫祭仲立莊公子突。是爲厲公。四年出奔。祭仲迎昭公入。厲公居櫟二年。高渠彌弒昭公。立昭公弟子亹。元年。齊襄公殺子亹而祭仲立昭公弟子儀。史記曰。子嬰。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傳瑕弒子儀而公入。七年卒。子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鄭詩二十一篇。可譜者四篇。自武公至文公七君。其間凡一百四十三年。可見者三君耳。餘不可知也。

緇衣

右武一詩。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右莊二詩。

清人

右文一詩。

齊一之八・魏六

傳○疏。左傳。齊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司寇。季萴因之。虞夏諸侯。有逢伯陵因之。殷諸侯。蒲姑氏因之。即周公所滅者。太公封齊之。未得其地。後兼有之。而後太公因之。世家云。呂尚之先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姓姜氏。尚隱於潛陽。西伯獵而遇之。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武王平商。封於齊都營丘。爾雅。水出其左營丘。注疏。齊郡臨淄縣。淄水過其南及東。而城內有丘。即營丘也。薊晉側反。○東至于海。北至于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穊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

雞鳴・齊一　言古賢妃諷今。

經○三章。薨薨見周南螽斯傳。

右者太師奏雞鳴。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入。君曰出而視朝。此詩蓋國君昏惰。夫人賢明。但聲色出視朝之言。不必爲陳古刺今之作。一章。夫人謂雞既鳴。則君當起之時。卿大夫之入朝者亦且盈庭矣。然但惟雞之鳴。亦有蠅飛之聲矣。蓋蠅飛則天明。所以速之也。二章。國君謂視朝之法。東方明矣。則朝乃昌盛矣。今之明非東方之明。乃月之光耳。此昏惰之言。所以拒前章夫人之意也。三章。夫人又言曰。雞天明而羣蠅飛。後豈不願與子同夢。然禮不可違。豈可肆其情乎。況今早起會朝。頃刻亦且歸。則大夫退後。猶可爲宮中之宴樂。今幸勇退出。無以予之故。使子爲人所惡也。

此詩之辭，則宮中之史，敍述君與夫人之言以成之也。

還。齊二　獵者相譽。

經○箋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譽音餘。○詩緝：子之還揖我，謂我儇，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其藝，以氣陵之之辭。○詩記：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

傳○三章，爾雅：幷疏：牡名貙，牝名狼。其子名豵。絕有力名迅。迅疾也。狼鳴能大能小，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貙音敷。豵音亦。

著。齊三　不親迎，詩人設女子言。

傳○一章，疏：門屏之間謂之宁。謂正門內兩塾間。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著與宁音義同。○纊音曠。瑱徒甸反。紞都覽反。○疏：紞用雜綵線織爲之。箸君五色，臣三色，疏謂色無正文，以經泰青黃，故曰臣三色。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詩記：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壻乃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壻揖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於著，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俟於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俟於堂，升階後至堂，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導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二章，道音導。

東方之日。齊四　淫奔，興。

經

此詩蓋賦體，女子有早奔從男子而莫歸者，故其人直述其事如此。

東方未明。齊五　詩人刺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經

人君勤則國治，惰則政昏，固其理也。未日出而視朝，可以言勤乎，而曰不夙則莫，其可見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者矣。然視朝之早，若無大過者，而其臣遽已怨悱興刺何歟。蓋天下之道中而止，聖人制禮，因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由乎中也。夫人之所自爲，不必能合乎中，而見人之失中，則未有不能言者，況爲人上者可不謹乎。雞鳴視朝之晚，此詩視朝之早，皆不能中，聖人於齊並存之，豈無意哉。君子讀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合於中，使無可議則善矣，豈特居人君之位而於視朝之一事爲然哉。

傳○一章，朝直遙反，別必列反。

序○周禮注：縣壺以爲漏，疏：謂懸壺於上以水沃之，水漏下人器中，以沒籌刻爲準法。縣與懸同。

詩意但言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而無明刺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而於序下言之，若果輒挈壺氏，則三章是也。

南山。齊六　刺齊襄公，魯桓公。

經○蕩徒黨反。

傳○一章，魯桓公名軌，一名允，隱公弟。○箋：魯桓公夫人，襄公素與淫通。○二章，士喪禮：瓦葛屨，冬皮履，天官屨人有履有舄，有命履功履散履，注：其色有纁黃白黑，履下曰舄，禫下曰履，下謂底襌重也。禫音單。○禮：齊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三章，詩緝：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熟，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集，衛從其畝，蓋古法也。○題下繩音蠅，樂盧篤反，又音洛，譎音責，乘繩證反，又如字。

甫田。齊七　君子成訓時人，異。

經○三章，突，釋文：士活反，又士訥反，卒相見謂之突，韻中又作陀骨反，犬從穴中暫出也。○詩記：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傳○一章，無田之田，與佃同，音電。○爾雅：翼莠草似稷無實，今之狗尾也。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張之亮反，王于況反。○二章，毛訓：桀桀猶驕驕，釋文：桀居謁反，今傳用毛訓，則桀字當從陸音。○三章，強其丈反。

盧令。齊八　樂獵者，異。

經○一章，美仁當與鄭叔于田同。

敝笱。齊九　刺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

傳○一章，說文：笱，曲竹捕魚。○魴，見周南汝墳。○疏：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鯀魚，其大益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鯀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鯀則吞矣，是鯀爲大魚也。詩緝：魴，皆中魚，則鯀亦中魚也。衛人所釣，偶得大者，以爲大而詫之，此詩配魴鱮言之，不必便是大者。○二章，鱮字書皆似呂反，今傳從釋文作才呂反，是類隔切，當從韻讀如敘。○疏：鱮之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詩緝：今鰱鱅相似而小別，鰱頭小，鱅頭大，鰱音連，鱅與恭常容二反。○詩記：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弟，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君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題下蕪諸若反，齊地，祝丘、防、皆魯地，穀齊地。

載驅。齊十　刺文姜。

傳○一章，疏：簟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竹革同飾後戶，爲車之蔽。○三章，詩緝：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大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曾氏，人濟者徐州之汶也，入濰者青州之汶也，今臨淸新開馬之貢記，汶水東出原山，西流過萊蕪奉高汶陽之南，剛城之北，又西至龍山南，分爲四派，其南河至陽城南梁山，東匯爲大澤，其一過壽張北，其一經郚亭南，其北曰坎河，同流至壽張安民亭，與北濟合，凡東蒙徂徠之陰，皆嶽之陽，齊山溪澗之水，皆濟於汶，魯之大川也，此蓋專言魯竟之汶，濰徂紅反，郚厚候二音。

猗嗟。一章十。刺魯莊不能防閑文姜。

經○詩緝。文姜之事。齊襄大惡也。詩皆歸咎於他人。蓋不忍斥言其君之惡者。齊臣子之情也。○一章。蹌七羊反。

傳○一章。詩緝。抑若揚若。猶而也。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二章。通釋。朱子今案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其曰張皮侯而棲鵠者。天子大射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而畫以五采之雲氣。號曰皮侯。而又各以其皮爲鵠。綴之中央。三分其侯之一。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其曰五采之侯者。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而亦畫其側爲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玄黃。二正之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綠也。射義注所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其曰獸侯。則燕射之侯。此記所謂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者。是也。蓋皆用布而皆畫獸頭於正鵠之處。故名獸侯。且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以爲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氣采色之數。則亦如采侯之差等也。鵠古毒反。○禮書侯制。凡侯。道天子虎九十弓。弓六尺。熊七十弓。豹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躬身也。謂中之上下闊。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左右出於躬者。九十弓者五十四丈。其中方丈八尺。七十弓者四十二丈。其中方丈四尺。五十弓者三十丈。其中方十尺。五十弓者其中方十尺。則上躬下躬各二丈。上左右舌四丈。而出躬各一丈。下左右舌三丈。而出躬各五尺。綱以持舌。上綱與下綱各出舌一尋。而繫於植。故五十弓之侯。用布十六丈。七十弓之侯。布二十五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布三十六丈。凡布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爲縫。則幅止二尺。畿外諸侯。以熊侯糾侯。糾侯爲三侯。其數上同于天子。○三章。左氏傳。莊公十年。齊桓公宋閔公伐魯。戰于乘丘。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長萬宋大夫。乘去聲。長上聲。

齊詩譜

齊自太公十二世至襄公諸兒。在位十一年。齊詩十一篇。唯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篇爲襄公詩。餘不可考。○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詩。皆爲文姜而作。竊疑有魯人之辭焉。猗嗟有曰展我甥兮。固齊詩也。南山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蓋已難定爲何國之詩矣。至於敝笱不能制魚。尊比魯莊不能制文姜。齊子歸止。亦自此以往之辭。載驅之魯道有蕩。亦据魯而言也。意者二篇實魯詩。聖人諱其惡。故附之於齊。是以魯無變風。惟存四頌於後。雖曰美魯君。實亦著其僭矣。孟秋辛。他國之君。於魯則書公薨之意一也。

魏一之九。魏七

傳○齊蔡氏傳。霍首冀州山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析城亦冀州山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山峰四面如城。坂甫遠反。濩烏虢反。○枕之鳩反。解下買反。○詩記。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

十畝之詩。○嘗考漢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至汾陰。入河。汾陰蓋河東之縣也。通典。汾陽卽嵐州宜芳縣。汾陰卽萬泉縣。隸何中府。○詩緝。魏曾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於晉以前也。○行戶郎反。

葛屨。魏一　刺儉。

傳○一章。繚音遼。見音現。○二章。摛他狄反。

汾沮洳。魏二　刺儉。

經○汾扶云反。沮子豫反。洳如豫反。○子金子。此詩無義興也。

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采葑采桑采蕢。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爲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奈奪民之利何。此其所以興刺也。此則賦也。

傳○一章。疏。葑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雜以取齒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謂之乾絳。河汾間謂之葑。○二章。史記。扁鵲姓秦名越人遇長桑君曰。我有禁方。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三章。疏。蕢一名牛唇。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生。葉如車前。味亦相似。蕢音蒉。○疏。左傳宣二年。晉成公立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庶子爲公行。適都歷反。

園有桃。魏三　憂國小無政。

經

此無義興也。園有桃則其實之殺矣。心之憂則歌且謠矣。不我知者見我之歌謠。則以爲傲世陵物也。於是答之曰。彼爲政者之所行。果爲是乎。子所言何爲如此也。是則我心之憂矣。誰復能知之乎。然初不難知。其莫知者以不思耳。

傳○一章。疏。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毛傳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也。行葦傳。歌者合於琴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爲總名。未必合樂也。

陟岵。魏四　孝子行役念親。

傳○岵。紀傳訓從毛。而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疏以爲毛傳寫誤。李氏初曰陟岵。以草木蔽障。害於瞻望。故中曰陟屺。以屺瞻望。有所不見。故卒曰陟岡。蓋所思漸極。則所登漸高。期於瞻望可及也。

十畝之間。魏五　賢者不樂仕於危國。巽。

傳○一章。釋文。遠本作旋。恐不必叶。若如本字讀。則閑亦不必叶。○張子。周制。國郊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艽草木。詩記。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小。豈容尚守古法。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爲定數也。李氏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維有千遺。言廣則

日辟國百里。言窄則曰一章杭之。十畝亦此類。

伐檀。魏六　詩人美君子不素食。異。

經○一章。釋文。貆。貉子也。貉戶各反。○三章。濟。見王葛藟傳。

傳以詩人見君子伐檀。欲以自給。乃寘河干而不用。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而又述君子之志。謂不耕獵則不可得禾獸。可見其守義隱志。於是口贊之曰。彼君子是不素餐者。推本兩句爲詩人之言。蓋以爲此詩人之所自道也。蓋首三句比也。言伐檀木。將以爲輻輪。而車所以行陸者也。今乃寘之河濱。河水之清。將何所用車乎。以比己之勤勞於事。乃屏棄不用也。小人在位。悠悠逸豫。無功受祿。而貪得無厭。於是乃問之曰。爾不稼穡。不狩獵。而禾獸之多如此。乃正言之曰。彼君子者。則必有功而後食。不素食其祿也。然則此雖刺貪鄙之小人。而朝廷舉措失宜。必致禍亂。大可見矣。子金子曰。自敍之詩。不敢自以爲君子。故美他人之不素餐者。

傳○一章。莊子。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數日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二章。乘。把也。○三章。鶉。烏含反。○疏。飧。水澆飯。

碩鼠。魏七　民困貪殘。

經○一章。貫。毛訓事。故作古亂反。今傳訓習。當作古患反。

詩人欲適彼樂土。固長從政者之貪殘而欲去。然亦未知所去者何土。下言樂土。樂土猶是意望料想之辭。得樂土而居之。其得我所乎。次言得樂國而居。其得我養生之直道乎。上二章食黍食麥。固可見其貪殘。至於苗而未秀者。亦已食之。則其貪虐尤甚。所以其民尤急於去也。樂土樂國。猶有其所欲去之急。則邑外之郊。亦姑往之。惟欲出此境也。然樂郊樂郊。又將長號於誰使之極我乎。可見其民窮蹙之甚。進退無據。不聊其生。國其可久存哉。逝發語辭。

傳○一章。詩緝。陸璣疏。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有五技。或謂之雀鼠。魏國今河東縣。宜謂此鼠也。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爾雅。

字作鼫。

唐一之十。變八

傳○詩緝。堯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太原郡晉陽縣。注云。故唐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河東郡平陽縣。注云。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中山國。張晏注云。堯爲唐侯國於此。三也。河東蒲縣。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陽下注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古云。瓚說是也。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爲堯始居晉陽。後乃遷平陽。於詩唐國爲晉陽。皇甫謐以爲始封於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唐國爲平陽。臣瓚又以唐國爲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爲晉陽。蓋成王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侯。晉陽實晉水所

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前編。太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亙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恆岳。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山。起峰巒。恆山北而在今定州之北。太行在今太原府榆次縣。高平曰原。河東視天下最高。率多山險。但榆次縣與平定軍諸處爲高平。爾。大岳今晉州霍邑縣霍太山也。

蟋蟀。唐一　國人相勸。異。

經○蟋。斯栗反。蟀。所律反。

傳○一章。疏。蟋蟀一名蛬。一名蜻蛚。楚謂之王孫。幽州謂之促織。蛬俱勇反。蜻子盈反。蛚力結反。○疏。蓋者從始響末之言。○務閒乎亂反。舍音捨。○三章。春官。巾車。庶人乘役車。注。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詩疏。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山有樞。唐一　答前篇。異。

傳○一章。箋。田結反。爾雅疏。刺榆。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於白榆。○詩緝。榆有十餘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此榆蓋總言榆爾。不知專指何榆也。爾雅。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毛於東門之枌。以枌爲白榆。是也。枌乃榆之白者。榆非白枌也。○疏。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愚謂此詩。固欲勵前詩人之意而寬其憂也。蓋蟋蟀以爲不可不樂。而又不可過於樂。不特思其職之所居。而又豫防事變憂患之不測。其憂固已深矣。然其勤儉自守。思患豫防。其言猶可制。而此詩所思。又在身後。且寧其死矣之言。又若朝不謀夕者。故曰憂愈深而言愈蹙也。

二章。疏。栲。牛山中。似樗。因名山樗。亦類漆樹。俗語。樗樗漆。相似如一。又陸璣云。山樗與下田樗無異。葉似差狹。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櫟椿。與杶同。栲敕居反。櫟音歷。檍音億。爾雅注疏。白名曰萬歲。或謂之牛筋。葉新生可飼牛。筋音斤。

楊之水。唐二　國人將歸沃。

經○左氏傳。史記。晉穆侯之大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卒後四年。仇立。是爲文侯。卒。子昭侯立。封叔父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是爲桓叔。後七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敗桓叔立孝侯。誅潘父。後六十年。桓叔之孫武公。終并晉國。○詩緝。子者。設言欲教之人如潘父之徒。君子謂桓叔。言今子欲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之。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則可免禍而無憂也。時沃有篡國之謀。潘父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其謀以警昭公也。至於我聞有命。又以見禍至甚迫。而不敢以告人。乃反辭以見意。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以泄其事。且自取敗也。白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時。晉人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

傳○一章。鬈鬈。毛氏鮮明貌。李氏如桑食不鬈之鬈。○蟠銅咸反。純之尹反。○詩緝。素絲也。以素爲衣。謂中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也。曰朱。朱綠也。謂染綠爲赤色。爲中衣之緣。曰襮。領也。謂繡黼領也。黼刺白黑文以褾領也。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又疏云。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褐衣。褐衣上加朝服。中衣其制如深衣。但中衣之袖稍長耳。此以素爲衣。是以素絲爲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朝燕之中衣。皆以布爲之。蓋朝服以布爲也。公之孤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郊特牲。黼黻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僭。知諸侯當服之也。襮音偃。○疏。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今絳州。○三章。左氏傳。齊景公無嫡子。嬖妾之子荼。嬖。良五年。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諸公子出奔。陽生奔魯。六年。陳乞攻敗高國。使召陽生。八月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十月立之。是爲悼公。注。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

椒聊。唐四　不知所指。序言沃。

經○一章。子金子。陳與可云。序謂沃蓄衍盛大。此誤看詩句。椒謂晉也。彼其之子。沃也。聊。粗略之意。以椒之粗略蓄衍。不過盈升。而彼沃則碩大無朋。則此之椒聊。豈能遠長哉。今案此當爲比體。○李氏。本草古升。上徑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則升小於斛。漢志。千二百黍爲龠。蓋龠爲合。十合爲升。則升大於斛。陸農師謂兩手爲斛。兩斛爲升。先曰升。後曰斛。互相備。

綢繆。唐五　詩人敍昏姻夫婦之辭。　異。

傳○一章。比。毗至反。

經○篠。三星在天。三月末。四月中。在隅。四月末。五月中。在戶。五月末。六月中。

仲春會男女。禮也。今過時之人。自謂昏姻之道失矣。而忽得遂此。所以樂也。詩上四句。皆詩人述夫婦之言。下二句。皆特人自道其夫婦之喜。此蓋於六月之時成昏。而作詩者厭敍自仲春以後失時漸久。以至於今也。今夕何夕。同一時。見此者同一夫婦。而上二句追敍其失時也。子兮子兮。首章指女。卒章指男。二章則兩指之也。

傳○一章。繆。芒侯反。類隔切。今改莫彪反。○心星。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三章。李氏國語。雖曰女三爲。蔡而又曰。蔡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杕杜。唐六　無兄弟而求助。　異。

經○杕。徒細反。○詩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此詩亦因晉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理者自相戒之辭。與鮮風揚之水相類。

前三句以朱子之意求之。後六句以東萊之意求之。恐得此詩之旨。

傳○一章。疏。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璣。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亦棠木理韌。亦可作弓幹。酢七故反。韌音仞。

羔裘。唐七　不知所謂。　異。

經○羔裘豹袪。見鄭羔裘傳。○子金子。婦人留所愛之詞也。羔裘豹袪。謂其人也。自我人居居。留其人也。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二句可見。

傳○疏。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

搗衣。唐八　民從征役。不得養父母。

經○搗。音保。蘇魚祭反。○稷黍見王黍離。

傳○一章。疏。搗。連歸。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謂會虎文。俗呼爲獨豹。○疏。杵。徐州謂爲杼。或謂椓也。作疾各反。櫟。郎狄反。杼。食汝反。○疏。不攻緻。謂不攻牢不堅緻也。愁。謂君子以王事不可不攻牢堅緻。故翕心竭力在外。而不能蘇黍稷也。緻。直利反。○三章。埤。雅。搗性羣居如雁。自然而有行列。本草。粱有青粱黃粱白粱。皆粟類也。種時多白粱。青黃稀有。青粱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也。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粗於白粱。白粱穗大毛多而長。穀粗扁長。不似粟圓也。

序○朱子曰。昭公七年。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爲孝侯。一世　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爲莊伯。十五年。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二世　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虢侯之子光。是爲哀侯。三世　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遂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四世　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五世　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無衣。唐九　武公請命于天子。　異。

傳○一章。春官。司服注。鷩冕七章。一華蟲。二火。三宗彝。畫於衣。一藻。二粉米。三黼。四黻。繡於裳。鷩。卑列反。○車旗衣服。謂繁纓之就。鞶車之乘。旗之旂。服之章。皆以七爲節。繁。蒲官反。鞶之欲反。旂力求反。○兪與偕同。○詩緝。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惡稱次惡。毛法所不容。彼其請命。豈眞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命則不能定也。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使。尤非禮也。聖人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復周之衰也。○詩記。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孺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尙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出於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十五年。武公弒晉小子侯。明年。猶能命虢仲立緡於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率諸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

僖王反受賂命之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所由來者漸矣。○殷居衣反。

有杕之杜。唐十君子好逑。異。

傳○一章。疏。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二章。疏。言道之周，邊之故爲曲也。

葛生。唐十婦人思其夫。

經○一章。葛見周南葛覃。蘞見周南漢廣傳。

傳○一章。疏。蘞之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幽州名烏眼。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渴，薁於六反。

序○程子。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誤。

采苓。唐十戒聽讒。

經○一章。苓見邶簡兮傳。○卒章。葑見邶谷風。

傳○箋。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山上信有苓矣。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喻事有似而非者。此比說也。本義。采苓者積少以成多，如讒言積漸以成惑。其首陽蓋興所見也。此興說也。○本義。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留之，且亦勿以爲然。○疏。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南。今案首山即雷首山，首陽乃雷首山之南，地理考異。伯夷墓在永樂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水樂，即蒲坂縣也。○箋。苟且也。

傳姑舍留之。姑即其義。○二章。疏。苦菜茶也。見邶谷風。

唐詩譜

案唐叔虞十一世至昭侯，封成師于曲沃。七年，潘父弒昭侯，子孝侯平立。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孝侯，子鄂侯郄立。六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曲沃武公虜哀侯，子小子侯立。四年，武公弒之，天子立哀侯弟緡爲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滅晉，自昭侯至侯緡，六世六十九年。○成師是爲曲沃桓叔，卒，子莊伯鱓立，卒，子武公稱立。三十七年，滅晉。二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自昭侯至武公，共七十一年。唐詩十二篇，可譜者四，疑者二，其半不可知也。

揚之水　椒聊

右昭二詩。

鴇羽

右在晉沃爭亂五世之間。

無衣

右武一詩。

萬生　采苓

右二詩，疑在獻世。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四

秦一之十一，九經

傳○鄭譜及疏。秦者，隴西谷名，漢地理志，隴西秦亭秦谷是也。鳥鼠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鵕鸃，大吾反。鼠徒忽反。○伯翳佐禹治水，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生大費，是爲伯翳。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又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大費生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爲殷太戊御，後世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保西垂，生蜚廉，子惡來革，子女防，子旁皐，子大几，子大駱，子非子。成及非子，成爲大駱後，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子秦侯立，卒，子公伯立，卒，子秦仲立，厲王無道，西戎反王室，滅大駱族，宣王以仲爲大夫，誅西戎，死之，王立其子莊公爲西垂大夫，居犬丘，卒，子襄公立，西戎與申侯弒幽王，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徙雒邑，王封爲諸侯，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遂有岐豐之地，卒，子文公立，卒，孫寧公立，卒，三父屢太子武公而立其弟出子，後三父復殺出子而立武公，卒，弟德公立，初居雍城，中晉仲，潘古穴反，以上藝譜及疏。○汧輕煙反。地理志，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疏。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爲千里，東獻之周，鄭言得八百里地，是全得西畿。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河，本紀之言不可信。○雍，今扶風雍

縣。○地理攷異。犬丘在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以上蟲疏。

車鄰。秦一　國人誇美秦君。

經○一章。寺釋文如字。又音恃。○二章。毛氏。陂者曰坂。下溼曰隰。陂音坡。○詩緝。地理志。隴西郡有隴坻。師古云。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坻丁計反。又音底。○詩紀。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吳正傳。逝者謂自此以往。○三章。爾雅。楊蒲柳。注。左傳所謂蕭澤之蒲。疏。生澤中。可爲箭笴。埤雅。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性堅緻難長。笴古旱谷我二反。緻直利反。難長之長知丈反。

並坐鼓瑟鼓簧。君臣之際。禮儀等威。猶未能辨。蓋其習於夷狄之常也。故見寺人之令則驚異而誇之矣。然告其君者。則止曰不樂則耋而止耳。有益滿之心。無警戒之意。作詩者未爲知義之君子也。其流風日甚。至於始皇。窮奢極欲。宮觀相屬。鐘鼓充之。其漸蓋始於此。而其尊君卑臣。亢抑太甚。遂使上下之情不通而致敗。則又等威無辨之弊。而力反之以至於甚也。秦之亡。未必盡因車鄰之一詩。然君子立言。不可不審也。

傳○一章。詩緝。鄰鄰。密比之意。言車之衆。○疏。天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言寺人內小臣者。謂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左傳。齊寺人貂。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二章。疏。易注。孝年踰七十。左傳注。七十曰耋。馬謂自七十至八十。皆可言耋。

駟驖。秦二　國人美秦君。

經○一章。陸釋文。又吐結反。

此但以君所乘車而言。四馬一色。君車之選也。媚子。公之御者也。六轡在手。在其手也。公曰左之。會此人也。舍拔則獲。君射之善。又以見御之良也。詠其辭意。則車馬侍從之盛。不言而可見矣。

傳○一章。歐陽修。古文。見小戎傳。○二章。毛氏。冬獻。夏獻。春秋獻狐狸。豕獻。疏。用禮是夷人所常。獵人所獻之獸。以供膳。毛引獻人以證之也。愚案。疏言如此。故傳以之類而字例之。臨不仍毛。質言之也。又案天官獻人。春秋獻獸物。今毛云庶家羣獸。不知何據。制禮注。疏。爲爵。故參。爵畫散。散則沙。故夏獻。春秋寒溫適。凡獸皆可獻也。及逐獸。○用四射必之。皆食亦之。中時伸反。六御當爲在御。逐禽詳見小雅車攻。○爲去聲。

小戎。秦三　婦人誇西征車甲之盛。及思其良人。

經○一章。在。鏤音漏。

傳○一章。疏。考工記。同門之輪。深四尺有七寸。注。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輒崇三尺。有二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輪深。則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餘七寸。爲衡頸之間。是轅在衡上。故頸間七寸也。愚案考工記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輒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馬四尺也。注疏。此車之高者也。輒是軸頭。處輪之中央。轐。伏兔也。蓋四馬車一轅。車軸上有伏兔。尾後上載車軫。軫姑有車輿。則軸去地三尺三寸。上又兼伏兔及軫并七寸。車輿去地總四尺也。詩紀。輈前駕於服馬之衡上。其後則乘前軫而逼後軫也。轐音卜。○左氏傳。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王猛曰。我先登。東郭書斂甲曰。蠆者之難。今又難焉。猛曰。吾從子。如驂之靳。疏。靳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釋文本或作有靳者非。靳居覲反。○詩緝。陰以板橫側置車之前及左右三面。○金銀銅鐵鉛。總謂之金。謂淸白金。木必皆白銀也。○疏。左傳哀二年。鄭無恤曰。兩靷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南靳皆絕。是橫軾之前。別有驂馬一靷也。○輻音福。○疏。色青黑名綦。馬名騏。知其色作綦文。○二章。疏。盾以木爲之。○三章。鞗與朏同。疏。儀禮既反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鞗。今案禮本作柲。蓋與鞗通。

蒹葭。秦四　不知所指。

經○詩紀。此詩全篇皆比。所謂伊人。納曰所謂此理也。○三章。毛氏。溪、厓也。

蒹葭蒼蒼而白露爲霜矣。人無百年而良時已過矣。所謂伊人。惟在水一方爾。所謂至道。豈遠吾身哉。但遡迴從之。則道阻而且長。用私智求之。則理繁而且迂。獨遡游從之。則宛在水中央也。惟以樂易公平之心求之。則無所往而非道也。人其可不思日月之易邁。而迪知大道以至其極乎。

此或非詩人之本意。亦學者之一義也。

傳○一章。詩緝。小者曰蒹。中者曰萑。大者曰葭。三物共十一名。蒹水草。一名蒹荻。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令肥彊。又曰。今人以爲簾箔。因此得名。是蒹。蒹荻一物而三名也。初生爲菼。長大爲葦。成則名萑。又名爲雚。是一物而四名也。初生爲葭。長大爲葦。成則名蒹。又名華。亦一物而四名也。郭璞云。菼似蒹而小。又云。蒹似萑而細。是蒹小於萑。而萑小於蒹也。韻會。菼中亦始生未黑。黑已而亦故謂之菼。其根旁行。連株叢亘。其行無辨。而又强。故又謂之甀。江東呼爲烏蘆。至秋堅成。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鋭出。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葭蘆青蒹之未秀者。蒹則大葭也。其華遇風。則吹揚如雪。堅地如絮。萑音完。蘆音廉。菼吐敢反。甀五患反。蘆音丘。○二章。爾雅。小渚曰沚。小沚曰坻。

終南。秦五　國人美其君。

經○一章。梅。見召南。摽。有梅。

傳○一章。李氏。終南西距鳳翔。武功。北距萬年長安。○毛氏。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疏。錦者。雜綵爲文。故云綵衣。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爲裼。又加皮弁服也。玉藻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裼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凡裼衣上衣象裘色。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謂在天子之朝服。此

耳。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於後不服。其視朝受聘。則服袞衣也。○箋。渥丹。言赤而澤也。○渥。於角反。○二章。疏。蔽在裳。言蔽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剌七亦反。

黃鳥。秦六・良三良。

經○左氏傳。釋文。車音居。鍼其廉反。○惴之瑞反。○地理攷異。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今鳳翔府大興縣也。

傳○一章。賈音茂。殉辭順反。穆公卒。以三良殉。事見左氏傳文六年。○題下。以遣之遣于辭反。從死之從才用反。與羊茹反。

晨風。秦七・婦人念其君子。　異。

經○二章。樂見唐。鴥羽苞栩注。

傳○一章。疏。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鬱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鸇張連反。句音鉤。鴥音閱。○扆以冉反。扆弋支反。戶扆也。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所賃滯婦。自鬻於歌。呼之。援琴撫弦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始別時。烹伏雌。炊扆扉。今富貴忘我爲。問之。乃其妻也。伏扶富反。○二章。疏。駮獸名。似馬。白身黑尾。北駮木名。卒檜也。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崔豹古今注。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麻。駮名六駮。○三章。疏。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赤羅今揚雒。又名山梨。鹿梨。鼠梨。實亦有大如梨之美者。○酢七故反。

無衣。秦八・秦人樂攻戰。　異。

經○此蓋天子命寢公討西戎時詩。王于興師一語可見。

先王之制。民居於近郊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居遠郊者。則有鄰里酇鄙縣遂。而家之數如鄉之數。使之相保相受。救其凶災而賙其不足。其在野則八家同井。使之友助扶持。有事則會萬民爲卒伍。而用之。平居暇日。情意之孚。恩愛之接。固已彼此交得懽心。一旦同在戰陣。書識面貌。夜記聲音。而左提右挈。協心力戰。可以揚威而制勝。不幸而敗。亦爭相爲死。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秦僭周也。先王遺化猶有存者。其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相賙之意也。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善用之。一導之以武事。而不知以禮。故敦厚之風。化爲剛暴之氣。而遂至於不可禁也。此詩之作。君子知其有漸矣。鄭子答反。賙音周。○西戎乃秦人不共戴天之讎。而又有王命興師。是以同心疾之。謳吟思鬬。雖其風俗所致。然以義動者。人樂爲之死。亦必然之理也。

傳○一章。疏。玉藻。織爲襝。緼爲袍。注。緼謂今纊。及舊絮。然則純著新縑爲襝。雜用舊絮爲袍。其制度則一。故云袍襺也。襺古典反。緼於紛反。○詩記。曲禮。疏。戈。洵。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銳。戟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增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注云。柲。犹柄也。子居列反。柲音祕。○疏。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二丈也。

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二章。澤即禪。蓋古字通也。說文。禪絡也。絡即袴。○題下。招音喬。舉也。朝晉潮。馬以跋反。

渭陽。秦九・康公送舅。

傳○一章。疏。雍在渭。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郡縣志。京兆府咸陽縣。本秦離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秦咸陽在今縣東二十二里。○周禮。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衞。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二章。疏。璲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瑰。毛氏。而赤玉。○題下。左氏傳及史記。晉獻公俘。潘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烝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又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允姓之戎子女也。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姬姓。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十一年。譖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二十一年。驪姬使太子祭齊姜。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太子縊。重耳夷吾皆出奔。獻公使荀息傅奚齊。二十六年。獻公卒。奚齊立。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齊桓公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元年。殺里克。許賂秦伯而不與。六年。秦伐晉。獲晉君。既而歸之。八年。太子圉質於秦。十三年。逃歸。十四年。惠公卒。子懷公圉立。初重耳之出也。至狄。又過衞。齊曹宋鄭楚。楚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公立之明年。秦伯納重耳。是爲文公。俘晉君。重耳。女以之女去聲。子金子。申生既是世子。則齊姜當是元妃。左氏所載。或失其實。○左氏傳。文六年。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公子雍仕秦。雍公穆・穆嬴襄公夫人・太朝。子趙孟。趙盾・宣子卽趙孟・乃背先蔑立靈公。以與秦師。敗之于令狐。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十年春。晉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晉。取北徵。十二年。秦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秦師夜遁。冬。元年。晉侵崇。崇國・二年。秦伐晉。圍焦。皆因令狐之役而相侵伐之不已也。令音零。

權輿。秦十・君待賢者。有始無終。

傳○一章。詩緝。造衞自權始。造車自輿始。○二章。疏。簠是瓦器。亦以木爲之。圓曰簋。內方外圓也。以盛黍稷。方曰簠。內圓外方也。以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公食大夫禮。是國君與聘客禮食。故宰夫設黍稷六簋。今惟四簋。蓋謂之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題下。菁與嗜同。爲去聲。鉗巨廉反。強上聲。

秦詩譜

愍案。秦仲立爲附庸之君。十八年。宣王命爲大夫。二十三年。死於戎。子莊公立。襄公立。四十四年卒。子襄公立。七年。救周。有功。爲諸侯。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十二年卒。子文公立。五十年卒。孫寧公立。十二年卒。三父立少子出子。六年。三父弒之。而立寧公之太子武公。二十年卒。弟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康公立。十二年。二百三十六年。詩十篇。可譜者七篇。權輿恐康公以後詩也。

車鄰　駟驖　小戎

終南　無衣

右襄五詩。車鄰序以爲秦仲。愚竊謂秦仲固嘗爲附庸之君。以西戎滅大駱之族。宣王命爲大夫。蓋日與戎戰六年而死。非可樂時也。詩語不類。然則車鄰實襄公詩爾。

渭陽

右穆一詩。康公爲太子時作。正穆世也。

黃鳥

右康一詩。三良殉穆。則詩作於康世。

陳一之十二十變

傳○外方見王風孟諸。前編在鄭天府虞城縣西北。○虞閼父至封陳。見左氏傳襄二十五年。○閼於葛反。父匪武反。大音泰。妻七計反。○樂記。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史記。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通鑑外紀從樂記。蘇子由古史及皇王大紀鄭漁仲通志諸書。多從史記。薊音計。○疏。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好呼報反。樂魚教反。觀胡狄反。男曰覡。女曰巫。

宛丘・陳一　刺歌舞無度。

傳○一章。思息字反。樂音洛。○二章。疏。吳揚人謂之白鷺。齊魯謂之舂鋤。頭上長毛長尺餘。毳毳然與素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楚威王時。有朱鳶合沓飛翔而來舞。然赤者少。此所持其白羽也。毳蘇含反。○詩記。冬夏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他時可知矣。○三章。疏。離九三。鼓缶而歌。則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

東門女枌・陳二　之男相樂。

經○一章。枌見唐鴇羽。

傳○一章。枌見唐山有樞。○蓍陟略反。○疏。婆娑盤辟舞。詩記。婆娑不必是舞。但徘徊翱翔之義。○二章。疏。善旦謂無陰雲風雨。○三章。芘芣音毗浮。疏一曰蚍衃。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似蘇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遺去聲。

衡門・陳三　隱居自樂。　異。

經○二章。訪見周南汝墳。○三章。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大小。並三十六鱗。有赤鯉白鯉黃鯉三種。

前一章。有自足之意。後兩章無外慕之心。此雖賦體而實似比也。

傳○一章。考工記。門阿。注。棟也。疏。屋脊。○爾雅。門側之傍堂謂之塾。注。夾門堂。顧命疏。塾。門內北面。○

考工記。門堂。注。門側之堂。引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今又案屋之基亦曰堂。大誥弗肯堂。注。不肯爲堂基。如周禮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天子之堂九尺。史記。坐不垂堂。皆指堂基而言也。今傳上既有塾字。則堂字作基說爲長。○說文。宇屋邊。即屋四垂也。

衡門之詩。隱士所作。阿塾堂宇。傳因疏文之舊。亦大約言門之深者有是名也。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豈復若是巍巍哉。然則衡門固隱士之常廡。

泌。泉水也。毛傳文。疏。邶有毖彼泉水。知泌爲泉。詩緝。毖彼泉水。乃毖然流出貌。毛以此泌與彼毖字異。義同。亦當爲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爲泉水也。

東門之池・陳四　男女會遇。　異。

傳○一章。濆疾賜反。○塈。毛氏遇也。箋猶對也。○解下介反。○三章。朝而振反。疏。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濕乃尤善。

東門之楊・陳五　男女期會不至。　異。

傳○一章。啓明見小雅大東傳。○二章。肺。釋文音貝。蒲貝二反。

墓門・陳六　刺無良。　異。

經○二章。鴞于驕反。

傳○二章。疏。鴞一名鵂。與梟一名鴟。陸璣云。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大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此時誼居長沙。可爲婆臃。又可爲矣。詩緝。鴞怪鴟也。鵩也。鵂鶹也。即臆印之爲梟爲鵩也。或曰。鵩似鴞。則鴞又非鵩矣。梟古幺反。臃音壅。鵂音休。鶹音留。

序○春秋。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左氏傳。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五父。陳佗也。陳免音問。父音甫。

防有鵲巢・陳七　男女有私憂間。　異。

傳○一章。疏。苕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生。○迓居望反。閒居諫反。○二章。疏。瓿甁一名甄。郭璞。甌甑也。瓿音部。甌歷反。顧音鹿。

月出・陳八　男女相悅而相念。　異。

經○詩緝。皎月光皎潔。皓月光之白。與佼好之人。明豔白皙。如月之初出而皎潔。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詩記。照月光之被物慘。言不舒而幽愁。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株林・陳九　刺靈公淫夏姬。

傳○一章。震宇記。陳州西華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未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故柘城在宋陵縣南七十里。○疏。徵舒字子南。以字配氏。謂之夏南。徵陟陵反。○靈公名平國。其公子。○題下。案左氏傳。史記。靈公十四年。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衣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洩冶。公弗禁。遂殺之。十五年。公與二子飲

於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怒。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自立爲陳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爲成公。父方武反。袒汝樂反。婦人近身內衣。射食亦反。

○御魚巨反。

澤陂。陳十男女相念。

經○輾轉。見周南關雎傳。

曰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男子也。

傳○陳國下錯七故反。重平聲。復方六反。

陳詩譜

陳傳十篇。惟知株林爲靈公之詩。餘不知何世。靈公者。胡公之十八世也。靈公十五年。弑。當周定王之八年。魯宣公之十年。

檜一之十三。十變

傳○左氏傳。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楚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火官爲北。史記。楚世家。帝顓頊高陽生稱。稱生卷章。世本名老童。卷章生重黎。重黎二人。司馬談合。爲帝嚳高辛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大。融明也。共工氏作亂。帝使祝融誅之而不盡。帝乃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吳回亦卷章生。吳回生陸終。陸終子六人。其四曰會人。詩疏。此卽檜之祖也。妘姓。檜本祝融所封之墟。唯妘姓之後處其地。妘音云。稱尺證反。○外方見王風。○前編。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周禮職方。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泲水入河而南出滎。爲滎波。而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未知孰是。西漢末。泲水不復南滎而滎涸。滎音滎。溠音詐。泲子禮反。○家說。公羊傳。桓十一年。古者鄭國處于會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乃取其國而遷鄭焉。鄭語。桓公光寄帑於虢鄶。周語。鄶由叔妘。注。鄭武公滅之。則通乎叔妘者。武公也。○鄶滅。又見鄭譜。○爲于僞反。

愚案檜風急迫褊陋。鄭風放蕩淫邪。蘇氏之說。恐未然也。以詩之次言之。魏列曾前。其意似都鄶之於衛。鄭檜相去遠。恐亦不得爲此例。

羔裘。檜一　國君好潔。衣服遊宴。不彊政治。

經

羔裘狐裘。國君所得服。非奢也。然羔裘以視朝可也。而以逍遙翱翔。狐裘朝天子可也。而以自朝其羣臣。則固已失禮之正矣。而又不能彊於政治。惟服其服。尸其位而已。觀如青有曜之言。則實有好潔衣服之辭。大夫見其暗弱。必又諫而不從。故曰我豈不於是而思之。然知其終不可格君之心。惟心勞而憂忉忉耳。久則憂而至於傷。又久則不可形之於言。惟中心自傷悼耳。

傳○二章。詩緝。狐裘有白有青有黃。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狐白裘也。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此狐青裘也。又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此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爲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引此爲證。以狐青爲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玉藻稱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爲大夫士也。此詩狐裘不言其色。鄭氏以爲黃衣狐裘。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爲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說不同。狐青爲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潔。其衣服亦必不服狐黃。當從蘇氏以爲狐白。○卒章。濟殃賜反。

素冠。檜二　思見三年之喪。

經

舉世不能行三年之喪。有人獨能行之。君子以絕無而僅見。故悲且喜而作此詩也。一章三句。皆言服喪之人。謂今我庶幾見此服素冠者。蓋不特衣冠之合度。抑且急於哀戚。而顏容瘦瘠。其心哀苦而憂勞。二三章首句復言其服。下二句則君子之自言也。心傷悲。心蘊結。悲其盡哀也。與同歸與如一。喜其盡禮也。上言勞心。下言我心。故所指有彼此之異。

傳○一章。縞古老反。紕並移反。則冠之冠去聲。○禫徒感反。除服祭名。儀禮。中月而禫。注。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疏二十七月禫。徒月樂二十八月復平常。正作樂也。閒閒廁之閒去聲。○三章。釋見曹候人。○戟分物反。○題下。疏肖似也。不有所似。謂愚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也。毛公當有所據。今案劉向說苑。亦載此事。與毛傳同。但以子路爲子貢。然夫子之於門人。未有稱其字者。恐毛公所傳或誤爾。○爲于僞反。衰倉回反。見賢遍反。援于元反。衍苦旦反。夫三之夫音扶。

隰有萇楚。檜三　民苦政賦。不如草木。異

傳○一章。疏。爾雅。萇楚一名銚弋。本草。一名羊桃。陸璣。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銚音遙。○少詩照反。○二章。異良僞反。

匪風。檜四　賢人嘆周室衰。

傳○二章。飄符遙反。類隔切。今易並遙反。釋文又必遙反。○疏。迴風。旋風也。○三章。說文。釐大釜。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釐。

曹一之十四。變十二。

傳○鄭譜。曹在濟陰定陶。夾於魯衛之閒。疏。曹都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前編。陶丘在今曹州定陶縣。雷夏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澤必大於今。荷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南三里。

蜉蝣。曹一　刺見近忘遠。

經○子金子。君子念夫人雖不知久遠之計。而亦知所以自修。故心之憂之。而欲其以我爲歸也。蓋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人於善。苟有一毫自治之心。固君子之所欲進之也。

傳○一章。疏。蜉蝣。朶生糞土中。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豬好噉之。蛣去吉反。蟯去王反。○爾雅注。身狹而長。有角。傳當加有字。○三章。掘閱疏。此蟲土裏化生。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朱子不取詩緝更閱謂升騰變化也。

候人。曹二　刺君近小人。

經○一章。戈見秦無衣。

傳○一章。疏。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則諸侯候人亦應是士。而徒數必少。其職。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禁令。備姦寇也。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有四方來者。則致之于朝。歸則送之于竟。荷戈兵防衛姦寇。○殳見衛伯兮。○帥下蒙韠之制。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祭服謂之韠。緇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珩佩玉之珩。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皆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沚又得乘軒。故連言之。軒大夫之車也。緇音溫。韎音妹。黝於九反。○晉文公入曹事。在左氏傳僖二十八年。　偲負羈。曹賢大夫。○二章。鵜音烏。一作鶘。疏。今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形似鴉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張其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乃其食魚。鶘音胡。杼丈呂反。○詩緝。鵜鶘當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類人之貪以食。未嘗濡溼其翼。如小人居高位竊祿。不稱其服也。○三章。稱尺證反。

鳲鳩。曹三　美君子用心均一。　異。

傳○一章。結。皇吉二音。鞠音菊。爾雅。作鵲鵴。又名穀。陸璣又名鷃穀。又名桑鳩。或謂之屬。齊人名鷃正。案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戴勝非。詩緝凡十一名。○子金子。如結言心不放。○二章。疏。玉藻。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有雜色飾焉。弁類多矣。章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經以弔凶。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常服。

下泉。曹四　思治。

經○詩記。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又一時也。

泉固以潤物也。然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適於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薈草而又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所以寤而卽嘆。以念先王之治。寤嘆則見其憂思之極。嘆之不已。惟寐則已爾。卒章則先王之政也。

傳○卒章。左氏傳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題下。復扶又反。閒居莧反。治去聲。

豳詩譜

曹叔振鐸至共公十五世。而有候人詩。其言與左氏傳合。餘三詩莫知其世。

豳一之十五　曹十三

詩記。豳居風雅之閒。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周世次見周南。○子金子。公劉之遷豳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則國語所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者。自公劉數之爾。不然。則以有德之宗數之。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漢言七制之主也。讀篇公劉之雅。可想見公劉度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焉。讀七月之詩。可想見豳民因天力本孝慈忠愛之俗焉。漢儒舊序。以篇公劉爲召康公之所獻。以豳七月爲周公之所陳。意者豳之遺詩歟。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爲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篇公劉列於雅。而豳七月自爲風。蓋自二聖相授。其禮樂教之盛。漸被四海。后稷於此。有邰家室。子孫皆有令德。其後雖當夏道衰微。一旦轉徙。而修其訓典。奉世積德。加以公劉之賢。生繁再繁。邦家再盛。故國人敍其建立之規。道其風土歌謠之美。吹之管籥。和以土鼓。周人世守之。以爲其先公之樂。至有天下。而亦專官掌之。周官籥章之職。掌土鼓豳籥是也。土鼓葦籥。皆堯之遺音也。而豳籥則公劉之遺音也。豳籥所歌之詩。則豳詩。豳雅。豳頌也。豳詩。七月之詩也。豳頌雖不知其的爲何詩。而篇公劉之篇。豈非豳雅之詩歟。或者顧謂公劉之時。夏道將墜。國介戎狄之閒。計無文物。篇公劉七月之詩。蓋出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耳。是獨不思夏當三聖之後。義理素明。言語素雅。其文章最盛。但載籍失其傳耳。其存者與其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豈至周召之時。而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爲後人之辭。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緜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篇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書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爲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其決爲豳之舊詩也。況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德乎。雖然。七月爲豳之舊詩固也。何以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之末歟。曰。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泯也。故豳七月附於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於三頌之末也。七月既非周公之所自作。何以係周公諸詩。曰。豳、周公之采邑也。周公食邑於豳岐之閒。以其爲周之舊邑。故曰周公。然周既爲一代有天下之號。則周公之詩。不可謂之周而謂之豳焉。豳詩既周公之所陳。故凡周公之所作。與爲周公而作者。皆附之。然則公劉爲雅。七月獨不可爲雅歟。曰。風雅固各有體也。　音並見周南。

七月。豳一　周公陳戒成王。

經○一章。詩緝。蓋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曰南畝。○五章。爲于僞反。○六章。毛氏。春酒。凍醪也。疏。凍時釀

之、郎酒正三酒中、清酒也。詩記、月令注、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毛氏、眉壽、豪眉也。疏、人年老者、必有豪眉秀出、詩緝、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斷絕之之義、當音短。○七章、索素洛反。○卒章、沖直弓反。○兕觥、見周南卷耳。

凡事豫則立、七月之詩、豫而已矣、有天下國家者、豫其所當豫、則無有不善矣。○詩中以日言者、雖爲建子之義、其實七於陽而言、然止於四之日者、春日載陽、春日遲遲、卽辰月也、蓋事必在季春故也、建巳爲正陽之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者、蓋陰陽之生皆以漸、夏至一陰生、非生於夏至之日、謂至夏至之日而成一陰也、其始實自小滿之日、六陽已極、而微陰萌兆、馴致而成、故君子探其理於建巳、惟以月言之也。

傳○一章、放甫兩反、篇內同、下去聲、○昏天文志、東方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子金子、堯典、仲夏火中、月令則季夏昏心中、季冬曉心中、故周家有火中寒暑乃退之說、謂季夏火昏中暑極而退、季冬火曉中寒極而退也、豳公之詩、上距堯未遠、歲差不多、故七月之昏、則亦見火之西下矣、○釋文、耜、未下剡也、廣五寸、未耜上句木也、耜古以木爲之、易曰、斲木爲耜、揉木爲未、亦以金爲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耜他丁反、未虞對反、句音鉤、○長知丈反、○甫田、箋、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韻會詩話云、周體無田畯之職、蓋六遂中鄰里酇鄙縣遂之長高者爲大夫、卑者爲士、通稱田畯、蓋農田之俊也、○瞽蹠見綱領、○周禮注疏、諷誦、謂闇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二章、倉庚見周南葛覃、○穉直利反、○蘩見召南采蘩、○啎音淡、遠于願反、○三章、荏菽見秦蒹葭、○疏、斯卽斧也、唯銎孔異耳、隋、狹而長也、銎斧斤受柄處也、隋徒禾湯果二反、○鑿曲容反、○疏、春秋、伯趙氏司至、伯趙鴟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爲殘賊、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鴟鴟、故以其音名云、詩緝、月令、仲夏鵙始鳴、蓋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毛云、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四章、鬱、物成自秀蕚始、詩緝、曹氏曰、釋草蕚繞蕚、注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說文云、劉向說、蕚味苦、謂之苦蕚、本草、遠志、又有棘菀繞蕚細草三名、四月采根葉陰乾、參訂諸說、知蕚爲遠志矣、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蕚感之而早秀、案嚴粲、蕚毛不指爲何草、鄭疑爲王芻、陸璣亦無明說、唯曹氏以爲遠志、證據甚明、蕚音婦、○詩緝、蜩蟬也、諸蟬之總名、釋蟲云、蜩蜋蟬蟬、蜩郭璞引夏小正云、蜋蜩者五色具、蟬蜩者蜋俗呼爲胡蟬、故爾雅疏、蜩者曰蟬也、蜋音郎、蟬音唐、蜋音偃、○說文、草木皮葉落、墮地爲薛、○疏、于往也、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毛言于貉、謂取狐貍皮、并明取之意也、今案爾雅、貍、狐、貈、貉、是四物同類也、又別條疏、字林云、貈似狐、善睡、其子名貈、詳此則貉與狐貍非一物、傳以爲一物、未詳、貈音湢、貉卽貉字、貈音喧、○五章、爾雅、蠶、蟲蟄蟄、注疏所謂春蟄也、幽州謂之蠶、蟄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戎瑁、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詩緝、舊說以爲卽蟋蟀者非、蟋音斯、蟋蟀音漆、須、○疏、爾雅、蟰天雞、謂小

蟲黑身赤頭、一名沙雞、一名酸雞、又曰樗雞、陸璣、如蝗而斑色、□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今絡緯蟲是也、鞠音鞠、○李氏、考工記、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所謂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蟋蟀、見唐蟋蟀、在野至入牀下、皆謂蟋蟀也、言三物如此者、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蓬、蓬戶以荊竹織門、以荊竹通風、故泥之、○愚案、穹窒、穹窒兩句四事、穹窒、則南牖亦或塞之矣、○六章、疏、鑊、唐棣之類、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蘡薁、亦鬱類而小別、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與李一株、車下李、郎鬱、薁李、郎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薁於畝於耕二反、○詩記、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公儀休所拔是也、埤雅、有紫白二種、○小宛疏、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蔬、以芼牛、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菜、調以五味、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鉶音刑、○饁女亮反、○詩記、壺、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疏、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李氏、壺性蔓生、斬之故曰斷、○荼見邶谷風、○少、式照反、長知丈反、○七章、秸、音皆、說文、禾莖去皮、○稻、稌也、性宜水、卽今南方所食稻也、稌音杜、又音土、又通都反、稉音道、糯也、又稷之粘者、苽音孤、韻會、雕苽也、亦作雕胡、卽枚乘所謂安胡之飯、今所食茭苗米也、粱、粟也、○愚案、粱非納於十月也、此蓋總言農事畢爾、○卒章、左氏傳、昭四年、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注、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道去聲、○疏、沖沖、非鑿非斧、故云鑿冰之意、○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注、正謂夏正、正歲季冬、○禮注、獻羔、祭司寒也、○著直略反、○左氏傳、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又曰、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冬無愆陽、至民不夭札、皆左氏傳文、注、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命婦大夫妻也、老、致仕在家者、愆過也、愆陽謂冬溫、伏陰謂夏寒、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雨惡氣也、短折爲夭、夭死爲札、與音預、札側八反、○燮悉協反、○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士冠禮、注、置酒曰尊、今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誤、○詩記、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臣之閒、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題下、中音仲、飲卽吹字、

周公遺成王、

○前編、武王崩、成王立、年十三、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成王元年、三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辭位、出巡狩於邊、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朱子謂弗辟之說、宜從鄭氏、蓋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王方疑公、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當時事勢亦未必然也、前編又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斯得者、遲之之辭也、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爲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人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二年非東征乎、朱子曰、成王方疑

周公周公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納待罪也。成王三年。周公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後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反國。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作大誥。東征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事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子金子。七月之詩。周公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爲是諄諄幾於強聒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中秉國。則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其脫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並行不悖也。于後公乃爲詩貽王。名曰鴟鴞。則鴟鴞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搖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開三叔。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則蹴蹋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爲成王言之。爲烏言以自喻。或以喻先王也。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謂其勿更搖毀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微管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逸。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於叛。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鴟于騎反。○徹字釋文無音。韻會撤字在徹字下。作敕列反者。有劍訓。則詩中徹彼當作敕列反。

愈案傳以鴟鴞之詩爲誅武庚後作。蓋以周公居東爲東征也。其原皆因金縢我之弗辟之辟。讀爲致辟管叔之辟。故其說如此。亦朱子早年之說也。及後與蔡仲默論書手帖則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今書說悉已改定。而詩傳乃若此者。未及改也。若從避音而以前說求詩。則聖人之心。與當時事勢之實。皆可見矣。然又知讀書者。於字音訓詁。不可不致謹也。一字之誤。遂至義理懸絕如此。其可視爲小學之事而忽之哉。○此詩大意。前二章主武庚而言。後二章言已勤勞以告成王也。首章謂武庚既誘管蔡。流言而失君臣之義。兄弟之親。爲周家之罪人。所謂取我子也。次章言周室經營。亦已鞏固。汝武庚者。毋徒起覬望之心。三章自言自武王以來至成王初年。盡力經營之勞苦。末章謂盡瘁事國。乃未足以定天下。室翹翹。謂我家管蔡之內亂也。風雨飄搖。言武庚之外擾也。則我其能不鳴之急。與所以感悟成王也。

傳○一章。鴟鴞。即陳蔡門之鴞也。鴟鴞音休留。擸俱縛反。爪持也。撰取也。○二章。蓼莫侯反。紐音。今易萇彪反。○三章。蓬。苕蔵之秀穗也。蔵見秦秦葭。萑戶官反。苕徒彫反。荒魚忠反。○蓺慧夜反。○四章。殺所界反。

東山。幽三　周公勞歸士。

經○三章。酒所解反。壻素報反。

舊說周公東征誅管蔡歸而作。朱子謂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三年矣。歸作此詩。子金子曰。周公出避居東而歸。其民周公采邑之民。東征乃東行。非東伐也。若曩日東征之事。成王爲主。天子之六師。設有勞歸之詩。則當爲雅而不在豳風矣。愈詳味詞意。恐果東伐歸後之詩。其證有三。東征之役。固成王親行。而傳謂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是周公亦行矣。其期正與于今三年相應。一也。誅管蔡伐奄。蓋嘗自戰陣之勞矣。居東未嘗戰。而此曰勿士行枚。二也。先儒謂三代雖改正朔。而月數未嘗易。然則詩書以月言者。皆夏正之月也。多方稱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則行役歸途在三四月間也。成王迎周公。乃在秋熟未穫之時。詩稱十月穫稻。則周公歸在九月間也。而東山草木蟲鳥。皆夏月氣象。三也。若成王主兵勞詩不當在豳風。則當時以周公之作。倒附之七月諸詩。亦未可知也。況風雅音節。各有不同乎。朱子嘗言之矣。但周公居東有二。自流言之行。公則避而居東二年。有風雷之變。而迎公以歸。然後作大誥。東征三年而歸。此詩則作於東征而歸之時也。

傳○一章。慆。釋文吐刀反。○說文。濤。微雨。○士事。毛傳文。非鄭氏。○行戶郎反。陳直刃反。○箸。從竹。遲據反。今俗作筯。續。周禮釋文胡卦胡麥二反。或音卦。徹也。○勞去聲。蓋爲之爲于僞反。○二章。蠋。栝樓一名天瓜。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實。如瓜瓣。○疏。鼠婦一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疏。蠨蛸一名長蹻。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蹻音欺。脚也。○詩記。町疃鹿場。爲麋鹿之場。又曰。鹿柳注。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疃。爲田里所聚。○三章。疏。鸛。雀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又有負蓋黑尻背竈皁裙四名。埤雅。鸛知天將雨。鳴則陰。仰鳴則晴。尻苦高反。○疏。蟈蟈大螳也。小者即名螳。此蟲穴處。輦土爲壘。以避溼。蟈音虢。蟈扶牛反。螳宜倚反。溼失入反。○詩記。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蓋行者於陰雨尤苦而念之切也。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婦人灑掃以待夫之至。頭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勞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矣。○四章。倉庚見周南葛覃。○疏。馬色有黃處有白處曰皇。有騂處有白處曰駁。騂音留。赤色也。○褘許韋反。帨巾也。衿其鳩反。縭佩帶。士昏禮。毋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題下思息字反。嫠女之女音汝。勞苦。勞詩之勞皆去聲。鞏古勇反。固也。

傳○一章。破斧。幽四　軍士答周公勞已。異。

經○語錄。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如今人斟簸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戕我斧。莫待缺壞了。又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傳○一章。隋徒禾湯果二反。銎曲容反。義見七月。○勞已勞之之勞。皆去聲。被去聲。○詩緝。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銚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豳民所用以采桑者。又銚爲擊獸。銶爲木器。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又遲之三年。不爲急攻之計。未嘗從事於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弊。故此詩言管

蓺之亂何能爲哉。但能破我斧缺我斨而已。其兵器亢無損也。舊說破斧缺斨爲戰陣殺戮之多。至於如此。且東山序謂一章言其室。孔氏云東征無戰陣。然則破斧缺斨非爲戰也。周公提王師以臨小醜。若用其兵力。一鼓滅之。何待三年乎。觀詩書所載周公之化商。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異所謂哀我人斯也。苟殺戮之多。至於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弊甚矣。故血流漂杵。孟子所不信。揮刀紛紜。韓氏之陋也。○語錄。陳淳問。被堅執銳。疑是蠹人。如何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賊徒。有蠹底聖人之徒。亦有盡書謗理底盜賊之徒。○二三章破鑿。鑿曰鉤。木屬曰銶。未見其文。亦不知其狀。釋文。銶一解云今之獨頭斧。○趙下閒去聲。

伐柯。南山・東人喜見周公。異

經　伐柯非難事也。然必須斧。娶妻亦非難事也。然必須媒。東人之於周公。被其風而化其德。思慕之極。瞻之卽若在前也。然而責賂之殊。道里之遠。亦未易見也。故其企望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幸而得見。故喜之而如二章之所言也。子金子蕃說。謂諷成王當使人通周公之意。亦通。

傳○一章疏。考工記。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首六寸。謂今斸鋤頭。斧柯其柄也。疏。漢時斧近刃皆以剛鐵爲之。又以柄關孔。○二章爾雅。破。豆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豎者名校。校徑二寸。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飾其口也。其實四升。用薦蘇醢。籩以竹爲之。亦受四升。口有蓋。錄形制如豆。盛棗栗桃梅薑芡脯脩膴鮑糗餌之屬。鐙音登。薑蘇魚反。膴呵姑反。膴也。糗去久反。餌仍吏反。○士昏禮親迎之日。初昏陳三鼎。實特豚。合升。羞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兔腊一。婦至。布席于室中。夫席在奧。東向。婦席西向。皆設醬。壺醢。載牲體魚腊于俎而設之。及黍稷。湆。增揖嬪。卽對筵。皆坐。祭薦黍稷肺。實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辯。祭舉食舉。三飯。卒食。酌醋。然後用巹。巹三者。升豚魚腊也。特豚一也。合升。合左右胖。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清肉汁。爾移也。移置席上。醋以酒漿口。巹破瓠爲二。各用一。迎魚覲反。湆音泣。巹音謹。此爲同牢之禮。約禮經注大略言之。南六

九罭。南六・東人願周公留。異

經○語錄。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暫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二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閒有被袞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又曰。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詩。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

傳○一章爾雅疏。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重。詩緝。毛以爲小網。蕭家成以爲大網。郭璞言。有百囊網。則

九囊者不得爲大。又有不及九囊者。則九囊亦不爲甚小。蓋常網也。○罭音混。爾雅翼。鱒魚目中亦色一道。橫置曬魚之美者。食螺蚌。多獨行。見網輒避。○飭見周南汝墳。○鯉位柚壘三音。卷音袞。九章之義。龍取其變。山取其鎮。華蟲取其文。火取其明。宗彝之彝取其孝。蟲之所以畫虎雉者。以其義與智也。藻取其潔。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

狼跋。豳七・美周公。

經○語錄。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與是反說。亦有些意義。公孫碩膚。如言幸膚鬢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耳。此古人善於辭命處。又曰。魯昭公分明是爲季氏所逐。春秋卻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又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疐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孫蘇困反。

傳○一章。疐丁四反。類隔切。今易陟利反。○疏。跋。前行曰躐。跲。卻顧曰疐。說文云。跋躐丁千反。跲躐竹二反。躐卽疐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顚倒之類。以跋爲躐者。謂跋其胡而倒躐耳。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顧而倒於尾上也。○詩緝。狼猛健之獸。雖善用兵者。禦之。亦不能免。平時不至跋疐。其老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之之理。所言跋胡疐尾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跲極業反。　詩記。鄭氏屨人注。王鳥有三等。赤鳥爲上。冕服之鳥。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履下曰舄。○又曰。凡人所憑以爲安。故凡凡安也。被去聲。○二章閒音閒。

豳壘下。周禮注。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饗農及郵表畷。禽獸。迎貓迎虎。祭坊與水庸。注疏。所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十二月。周之正數。建亥之月也。先嗇。若神農者。可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是田畯於井閒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下文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悉包之。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郭水。庸者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泄水。昆蟲螟蟊之屬。○周禮。息老物。鄭氏曰。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蜡仕嫁反。鄭有周反。畷知劣知衛二反。坊音房。○鄭氏於二章下曰。是謂豳頌。於三章下曰。是謂豳風。六章以介眉壽下曰。是謂豳雅。八章下曰。是謂豳頌。疏凡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女心傷悲。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豳風。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豳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功畢。無飢寒憂。置酒稱壽。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豳頌。豳雅頌。此但存舊說。

○剿。楚劣反。割聚。又都括反。

豳詩次序

七月

豳國書詩。周公遭變居東時所陳。

伐柯

東人喜見周公。

狼跋

周公居東。詩人美之。

鴟鴞

周公居東二年而遭王。

九罭

周公將歸。東人願留。

東山

周公東征。歸而勞士。

破斧

軍士答周公。

十五國風一百六十詩

正風二十五詩。

周南十一詩。召南十四詩。

變風一百三十五詩。

邶十九詩。鄘十詩。衛十詩。

王十詩。鄭二十一詩。齊十一詩。

魏七詩。唐十二詩。秦十詩。

陳十詩。檜四詩。曹四詩。

豳變之正七詩。

正詩

正之正二十三

周南十一

關雎。葛覃。卷耳。

樛木。螽斯。桃夭。

兔罝。芣苢。漢廣。

汝墳。麟之趾。

召南十二

鵲巢。采蘩。草蟲。

采蘋。甘棠。羔羊。

殷其靁。摽有梅。小星。

江有汜。何彼穠矣。騶虞。

正之變二

召南二

行露。野有死麕。

變詩

邶之正七十二

柏舟。綠衣。燕燕。

日月。終風。凱風。

雄雉。匏有苦葉。式微。

旄丘。簡兮。泉水。

北門。北風。

鄘六

柏舟。定之方中。蝃蝀。

相鼠。干旄。載馳。

衛七

淇奧。考槃。碩人。

竹竿。芄蘭。河廣。

伯兮。

王四

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

大車。

鄭四

緇衣。羔裘。女曰雞鳴。

出其東門。

齊二

雞鳴。甫田。

魏四
蒿蓼。　汾沮洳。
伐檀。　陟岵。

唐八
蟋蟀。　山有樞。
杕杜。　綢繆。
葛生。　揚羽。　有杕之杜。
采苓。

秦九
車鄰。　駟驖。
蒹葭。　終南。
無衣。　渭陽。

陳一
衡門。　株林。

檜三
羔裘。　素冠。

曹三
蜉蝣。　鳲鳩。
候人。　下泉。

豳七
七月。　鴟鴞。
破斧。　伐柯。
狼跋。　九罭。

變之變六十三

邶五
擊鼓。　谷風。
新臺。　二子乘舟。

鄘四
鶉有奔奔。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桑中。

衛三
氓。　有狐。　木瓜。

王六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丘中有麻。

鄭十七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野有蔓草。　溱洧。

齊九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三
園有桃。　十畝之間。　碩鼠。

唐四
揚之水。　椒聊。　羔裘。
無衣。

秦一
黃鳥。

陳九
宛丘。　東門之枌。
東門之楊。　墓門。　東門之池。
月出。　株林。　防有鵲巢。
澤陂。

檜一
隰有萇楚。

曹一
候人。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五

小雅二

傳○鄭氏詩譜。小雅十六篇爲正雅。六月之後謂之變雅。○釋文。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語錄。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所繫者小。大雅所繫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又曰。大雅氣象宏闊。小雅所陳各止一事。○又問。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之。曰。亦是他當時如此。當初在豐鎬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又曰。雅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靈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別彼列反。朝音潮。薦音傳。說音悅。齊側皆反。

鹿鳴。小正。燕享賓客。

經

鹿見野之有草。而呦呦和聲。呼其羣以共食。以興君有酒食。召集嘉賓而共饗也。燕享之意全在此興中。故下文祇見作樂奉幣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蓋之之辭也。二章承上章而言。德音者有

德之言。卽示我之周行也。旣足以示民使不偸薄。則君子所當取則而倣傚之。君子。凡有位者也。○德音。邶谷風訓爲美譽。豳狼跋云。猶令聞。此德音孔昭。是言其平日德音素甚明也。故足以示民使不偸薄。而君子當則傚矣。如此則與七章意不相蒙。上章則來以言語示周行。此章則欲以德行威儀示汝則。愚恐二說皆通。讀者擇之。

詩記。燕禮有親疏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示民不桃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傚者。不亦君子乎。別必列反。長知丈反。少式召反。

此又與前二說不同。記子此以備愼思。蓋傳意以嘉賓平日美譽足以示人。愚則說以旅語之善言足以示人。各有攸當。

又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傳○一章。爾雅疏。郭注。今名藾蒿。疏。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詩緝。苹有二種。爾雅。苹蓱其大者。蘋水生之苹也。又云。苹藾蕭陸生之苹。卽鹿所食是也。藾音賴。聽七箴反。○使去聲。○瑟。見周南關雎。○樂書。萬物成乎長。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匏。中而爲笙。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有長短之制。法象鳳凰。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小者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倡則小者和也。○簧見王君子陽陽傳。○筐。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疏。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饗禮亡而聘禮注云。致享以酬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而所用幣無正文。不過束帛乘馬而已。此諸侯酬大夫禮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不必用束帛乘馬。聘禮注又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謂以琥璜將幣以送爵。琥以繡。璜以黼。此則饗之酬幣。天子食之侑幣。無文。飲食乘並去聲。○疏。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是飲酒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分扶問反。○緇衣。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注疏。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人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不受其惠也。故文王燕羣臣。惟欲以正道示我。不以褻瀆邪辟之物相遺也。○二章。蔬去刃反。疏。荊楚之間謂蒿爲蔬。○疏。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古同作視字。後世視物示人之字異。由是經傳中二字多相雜亂。○三章。呦。苓牢澤中下地酬處。牛馬亦喜食之。○題下。學記。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宜。且取上下相和厚。語錄。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肄羊至反。○本爲之爲于僞反。食之之食音嗣。樂之樂而之樂音洛。夫音扶。

四牡。小二。正二。勞使臣。

經○三章。棡見唐棣羽。

章各五句。一章二章五章賦也。自爲一體。上二句爲一節。下三句爲一節。第二句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亦自爲一體。上三句爲一節。下二句爲一節。第二句第三句五句用韻。命辭用意亦同。一篇之中。賦興既異體。其文又自各爲一體也。

詩記。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子金子。卒章獨言將母者。父丈夫也。猶能自養。婦人非子不能自養。此尤人之情也。

傳○一章。詩記。說文。蒸海爲鹽。煮池爲鹽。故安邑之出爲鹽。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此勞臣之勞。郎到反。勞使出使之使去聲。分去聲。情思之思去聲。○二章。嘽嘽。毛氏。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李氏。今之駱馬。最耐勞苦。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李氏。不遑啓處。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三章。傳。雖當作佳。爾雅作佳。其夫不。夫方子反。不方浮反。又如字。爾雅作鳩鴀。音同。詩緝。一鳥十四名。雖也。佳其也。鴀鳩也。祝鳩也。鳲鳩也。鳲鳩也。鶻也。鶻鳩也。鶻鳩也。鶻音浮。鷃音昆。鷄音皇。鵓音汾。鵓音剖。鶻音役。鶻音葵。○養。釋文。以上反。○四章。枸檽音苟。記。詩緝。卽枸杞。本草又名仙人杖。西王母杖。其根名地骨。其莖騈三五尺作叢。春作蘠茹。微苦。○卒章。使去聲。勞去聲。○題下。魯語。叔孫穆子。名豹。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拜。樂三曰。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左氏傳在襄四年。○勞使皆去聲。本爲之爲去聲。

皇皇者華。小二。遣使臣。

經○左氏傳。襄四年。穆叔。卽叔孫豹。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魯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臣聞之。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二傳注。皆同。咨之於忠信之人。解頤新語。咨者訪其事也。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二章。駒見秦小戎。○四章。駱見四牡傳。

傳○一章之使如字。餘皆去聲。下同。○三章。忽釋文音刃。李氏。如絲調直也。○五章。爾雅注疏。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駰。今謂之泥驄。○題下本爲之爲去聲。夫音扶。

常棣。小四。正四。燕兄弟。周公。

經○三章。詩記。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意。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詩緝。脊令行則搖。在原。是其行時也。行而在原。則搖其身。首尾相應。如兄弟急難相救也。

一章毛以爲常棣之華。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鄭以爲常棣之華。其鄂柎韡韡然光明。

疏以爲毛以衆華俱發而光明。興兄弟衆多而和睦。鄭以華喻兄弟。喻弟相覆而光明。猶相順而榮顯。愚案毛以韡韡者在華。鄂以韡韡者在鄂。味經詞氣。毛說爲長。以華鄂分比兄弟。雖似差勝。然但作無義興。不必如疏家所言。毛意亦可也。柎與跗同。○後三章。謂雖有陳列籩豆之盛。而飲酒醉飽。必兄弟具在。然後能和樂相慕。謂與人燕樂。必得兄弟而後和。雖妻子好合如琴瑟。必兄弟皆翕合。然後和樂可久。豈惟他人至於妻子之親。苟不好愛於兄弟。則亦不能久也。欲宜室家樂妻孥。非厚於兄弟。皆不可也。試究之圖之。其信然乎。蓋人於同氣不能厚。是猶薄於親也。人而不知厚其親。而乃厚於妻子及他人。是所謂不知本。此心遠於理者遠矣。遠於理者遠。則其感召亦有悖於理者。及於身矣。雖妻子其能保乎。

傳○一章。爾雅。唐棣。棣。李氏。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則所謂移。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所謂棣。詩記。今玉李也。華鄂相承甚力。○二章。惡烏故反。關烏還反。射音石。盾食準反。○東漢郡國志。河南尹中牟有管城。故管叔邑。河內郡山陽有蔡城。蔡叔邑。通典。管城縣屬鄭州。與中牟縣。屬山陽。卽懷州。俗武縣。尚書孔傳。蔡叔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今案郡國志所言。卽圻內之蔡也。○三章。疏。脊令。雀屬。大如鶺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詩緝。雪姑也。○爲去聲。分扶問反。孫音遜。離去聲。五章同。○四章。務釋文如字。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文。傳亦曰春秋傳作侮。鬥甫反。

愚案此字。陸氏朱子皆作去上二音讀。○狠胡懇反。○六章。鬻於豔反。○卒章。帶釋文依字吐濟反。經典通爲妻帶字。○題下。幾音機。復扶又反。

伐木。小五。正五。燕朋友故舊。

經○語錄。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一章。詩記。興之兼賦比者也。○詩記。詩人多有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友聲謂應聲。○語錄。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三章。乾古寒反。○詩緝。此言無酒。設言之耳。一詩之內。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

傳○一章。好呼報反。○二章。淮南子。道應訓。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梁惠王。曰。不可。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辨。邪余遮反。○去起呂反。○毛氏。以筐曰觀。以藪曰湑。疏。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左傳。包茅縮酒。藪素口反。漉音鹿。○語錄。古人縮酒用茅。非謂祭時以縮酌求神也。禮記。特牲篇。縮酌用茅。注。謂泲之以茅。縮去滓也。此詩下章注云。泲酒之也。釋文。謂以茅泲之。去其糟也。如今人或以器。或以布帛。去酒滓。然想古人不肯用布帛。故用茅泲。子禮反。泲與縮同。○爾雅注。俗呼五月蒸爲羞。○殺所界反。樂音洛。下章同。○三章。餱。說文乾食。徐鍇。今人謂乾飯爲餱。

天保。小六・正六・下報上。

經○本義。此詩文意重復。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語錄。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一章。詩記。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卒章。家說月弦曰升。言其始盛。南山之壽。言其久盛也。

前三章言受福于天。後三章言受福于祖。單厚多益戩穀。乃受福于天之實。吉蠲孝饗。爲受福于祖之實。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使其氣質清明。好善全德。而爲受福之基。故單厚多益戩穀。皆言俾爾。既有此德。則福之至有不期然而然者。庶則言歸之者衆也。第三第六兩章。皆言得福之厚。無弱。蓋兩結受福于天與祖之意。各有所指也。君子誠以格天。孝以事祖。故有此效。人而能盡誠孝之道。則其德莫可尙矣。人臣祝其君。容有大於此者乎。

傳○三章。長知丈反。卒章同。○四章。諏遵。須將侯二反。謀也。○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詩疏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自殷以上。則禴嘗烝。至周公則去夏禴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前編曰。路史以稷生蘖爾。蘖蘖生叔均。史記謂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而路史又謂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矣。世本云。公劉慶節皇僕差弗僞榆。史記作毀隃。公非辟方。史記缺辟方。皇甫氏謂公非字辟方者非是。高圉侯牟。史記缺侯牟。皇甫氏謂高圉字者非。亞圉雲都。史記缺雲都。皇甫氏謂亞圉字者非。太公組紺。史記作公叔祖類。世表作祖類。皇甫氏云。公祖。名組紺。諸盩。史記缺。路史遂太公。亶父。遂王太王。子金子。案世本自不窋鞠公劉至季歷。已十七世。史記拘於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爲不窋。曾孫爲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爲字。而組紺又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辨。路史已明辨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案國語十五王。蓋自公劉數至文王爾。音切見周南一。

傳言公叔祖類。據史記而言之也。然則自叔均以下。不密以上。不知其名。所祭者不知幾代。今皆不可考矣。

嚴舉下反。祝爲尸。致告於主人之辭。○五章。遣唯季反。黔其淹反。黑色。○六章。恆釋文古鄧反。韻同無古登反。恐此當作協。○語錄。承是繼承自相接續之意。松柏非是葉不彫。但舊葉落時。新葉已生。

采薇。小七・正七・遣戍役。

經○語錄。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至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其家矣。至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三章。疚居又反。

采薇以下三詩。雖曰遣戍勞還。而專主於玁狁。蓋非汎言也。抑當是之時。有玁狁連西戎爲中國之患。命將出師。或周公作此詩而遣勞之。故能深知其情而極道之。而且勸之以義如此。後凡出

師。則皆以此歌之也。

傳○一章。薇見召南草蟲。○玁狁。北狄也。史記。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戰國後爲匈奴。注堯曰葷粥。周曰獫狁。董逌云反。粥余六反。獫與玁同。

古者席地。跪與坐無大異。大率皆雙膝著地。直其身則爲跪。安其身則爲坐。啓居即跪坐也。

舍始野反。風鳳反。愾口溉反。怒也。左氏傳。敵王所愾。復扶又反。中音仲。○三章。爾謂薇老而堅也。十月爲陽。爾雅文也。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者。鄭氏說也。扶陽抑陰。周聖人之意。陰既極矣。而名其月爲陽。果能扶陽乎。不然。則是以虛言而欲奪造化之實。以誑世也。必不然矣。夫陰陽消息。自微而著。皆有其漸。一陽之生。至子半而成。其肇基乃在亥半。則小雪之時。正六陽之極。陽絕於上。而回於下之幾也。因是而名十月爲陽。正闡幽之意。則其義豈不著明矣乎。

四章。將帥並去聲。五章同。○五章。語錄。問小人所腓。傳。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案易咸傳。腓足肚。行則先動。足又舉之。非如腓之自動。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云得之。生民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芘。若施於此語。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答曰。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版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戴侗六書故。腓脛後肉。腓腸也。小人所腓。言小人卒徒隨車如腓也。行音杭。猶師交反。弓末也。○疏。魚獸皮爲弓韣。矢服。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韣居言反。弓衣也。○難去聲。○六章。爾雅注疏。蒲柳生澤中。可以爲箭。左傳。

出車。小八・正八・勞還率。

經○二章。子金子。僕夫況瘁。謂我憂心已自悄悄。僕夫況又勞悴。○四章。黍稷見王黍離。○子金子。載訓初亦可。夏小正。寒日滌凍塗。○五章。上六句與召南草蟲同。○卒章。蘩見召南采蘩。

一章受命而出。二章臨事戒懼。三章奮揚威武。皆主於出而言也。四章敍其歸期。五章室家之望。六章振旅凱旋。皆主於歸而言也。

傳○一章。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注疏。邑國都也。界各十里而異其名。○勞。郎到反。還音旋。率與帥同。語去聲。難乃旦反。○二章。龜蛇曰旐。鳥隼曰旟。及下交龍爲旂。皆周禮可常文。注。龜蛇象其扞難避害。鳥隼象其勇健。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疏。龜有甲能扞難。蛇見人避之。是避害。鷹隼能擊。故云勇鳥。飛疾故云健。又大司馬諸侯載旂。郊野載旐。百官載旟。今案傳意以曲禮師行之法爲解。則不用周禮意也。○旟又見鄘于旄。○茲。箋或作滋。意同滋。益也。○轍。昌志式志二反。○子金子。出師以喪禮處之。士泣涕。蓋必死也。惰必死。是以能勝。○四章。語錄。問簡書二說。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存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五章。將帥

並去聲。○與平聲。○采薇箋。昆夷。西戎也。疏。西方曰戎。夷是總名。○卒章。倉庚見周南葛覃。

杕杜。小九・正九・勞還役。

經○詩緝。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爲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一章。杕杜見唐杕杜。○三章。杞。詩緝。枸櫞也。見四牡。

一章言冬未歸。二章言至春將莫亦未歸。三章言春已莫而未歸。四章言所期俱過而將歸也。

傳○一章。勞去聲。還音旋。○三章。罷音皮。○四章。灼龜曰卜。揲蓍曰筮。揲實葉反。蓍升脂反。○繇直又反。蓍龜之辭也。○題下。將帥勞並去聲。

南陔。小十・正十・笙詩。異。

白華。小十・正十一・笙詩。異。

華黍。小十・正十二・笙詩。異。

魚麗。小十・正十三・燕饗通用。異。

經○二章。魴見周南汝墳。○三章。鯉見陳衡門。

傳○一章。埤雅。鱧今黃揚魚。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鯊。性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又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螫音適。○解下賈反。鱧徒何反。○二章。詩緝。毛氏以鱧爲鮦。本草云。鱧一名鮦。今黑鯉魚。道家以爲厭者也。郭璞云。鱧鮦。山陰陸氏云。鱧今玄鯉。與蛇通氣。是郭璞陸氏皆同。毛說以鱧爲今之烏鯉魚也。今不從。舍人云。鱧名鱒。陸璣云。鱧鱒也。似鯉。頰厚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鱧爲鱒魚也。今從之。鮦同童二音。鱧音禮。鱒戶板反。○三章。詩緝。毛氏及前儒皆以鮎釋鱨。惟郭璞以鱨鮎各爲一魚。鱨今偃鮠白魚也。鮎別名鯷。本草鯷一名鮎。一名鯷。是鯷鮎鯷爲一魚。不言是鱨。見郭璞與本草合。毛傳質略。富言似鮎耳。鮎乃兼反。鯷大計反。鯷音啼。又延知在私二反。○五章。詩記。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六章。詩記。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皆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題下。閒音諫。

由庚。小十四・正十四・笙詩。異。

南有嘉魚。小十五・正十五・燕饗通用。

傳○一章。釋文。罩字有張教竹卓兩音。樂字音洛。協句五教反。今宜俱讀作入聲。不必協韻。○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嘉魚鱒似鱒魚。埤雅。嘉魚。鱧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穴口向丙故也。鱒才損反。義見豳九罭。○籊助角反。爾雅疏。今楚籊也。置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籊。重直容反。○二章。箋。樂者今之橑罟。爾雅作罩。並側交反。橑力弔反。力條二反。○四章。雝見四牡。

崇丘。小十六・正十六・笙詩。異。

南山有臺。小十七・正十七・燕饗通用。異。

經○上一截初曰邦家之基。以其本而言。次曰邦家之光。則發而有光華矣。又次言民之父母。則以其效言也。其下則祝其壽而已。眉壽固壽矣。髮白而復黃。面梨而浮垢。又老之甚者也。下一截前兩章祝其壽。就君子之身而言。次兩章曰德音不已而茂。則以及於人者言之。末則又言保艾其後。又非一時也。此詩雖各以兩木起興。易韻成文。而其言亦有敘也。

傳○一章。夫音符。道音導。○二章。楊見秦車鄰。○三章。陸璣。杞一名苟杞。山木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蝨。可合藥。○四章。栲杻見唐山有樞。○五章。枳諸氏反。陸璣。枸木本從南方來。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爲屋柱。一室之內。酒皆少味。詩錄。枸是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甘而解酒毒。○著直略反。楸音秋。

由儀。小十八・正十八・笙詩。異。

蓼蕭。小十九・正十九・燕諸侯。異。

經○三章。詩記。天子之待諸侯。其燕樂而豈弟也。○天生烝民。不可以無統。故立之君以主之。其始蓋自下而推之也。德化足以服乎一方者。故共推以爲一方之主。而萬方之主。又共推其德之至盛。足以服乎天下者一人。以爲天下之共尊而取法焉。聖聖相繼。於是制爲典禮。定其等衰。上下相維。無相偪僭。然天子雖爲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遼絕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庭之都俞吁咈。與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乎其中。三代聖君。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羣臣之詩。可見矣。至於蓼蕭之詩。尤見卑孫樂易。直猶賓主相敵。優幸之辭。安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我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處。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爲龍爲光。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遜。乃如此。而爲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如何邪。豈弟之氣象。盈於朝廷。被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此。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哀初危反。偪彼即反。孫易並去聲。○此詩後三章下兩句。皆言諸侯。唯首章下句言已。

傳○一章。詩緝。毛云。蕭蒿也。釋草。蕭萩。郭璞云。即蒿也。陸璣。蕭今人所謂萩蒿。或謂之牛尾蒿。似白蒿。蠶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者也。○朝音潮。○二章。鼐音奈。○三章。易以豉反。○左氏傳。宣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事在僖四年。驪呂支反。詛莊助反。○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趙孟曰。吾子其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鍼其廉反。蓋鍼。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桓公愛之。是以富至千乘。史記。謂富而

或謂之恐誅乃奔還數也恐數其罪而加戮也○四章沖釋文直弓反一音敕弓反○鑑悲驕反義見衛碩人

湛露小二十二正二十二燕諸侯

經○三章杞見南山有臺棘見邶凱風○四章桐椅見鄘定之方中

此詩皆無義興一章以匪不二字與下不無二字二章兩在字相應三章則承上在彼二字卒章則如歐陽公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是也下兩句皆以莫不承之其末章之興尤爲無義者也

傳○一章乾音干○疏夜飲者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私燕也○儀禮燕禮曰宵則膳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注宵夜也膳子世子之官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候賓客出疏凡燕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或冬日則不射亦宵也燋者古者無蠟燭而用荊燋未熟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甸大練反閽音昏燋哉約哉妙二反共音恭○卒章喪息浪反○題下見彤弓題下

彤弓小二十正二十二錫有功諸侯　右白華之什

傳○一章弛式氏反飲於鴆反府藏之藏汎浪反分扶問反○疏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使群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毋將之毋音無○易屯九五屯其膏注疏膏謂膏澤恩惠之類屯難其膏不能博施○韓信言項羽之爲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嘔凶于反悅言也刓戶官反訛缺也千上聲○二章疏右謂設饗禮以勸其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爲醻酒詩記尊而右之詩緝右與宥侑通皆助也左傳云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助勸是饗禮必有賜以爲宥有彤弓則宥之大者也○三章說悅同○疏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拜受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答拜主人坐祭遂飲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醻也媵以證反送也或讀作揚揚舉也散悉旦反

傳於右曰勸也尊也於醻曰厚也勸也是皆取義於彤弓而不取義於饗也蓋此詩專主於錫弓言錫弓則饗意自見未有不饗而錫者也是醻字借醻酒之義以爲厚勸之喻觀傳有猶字可見矣

題下左氏傳文四年衛寧武子聘魯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覆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武子寧命也朝且謂朝而受政教也愾苦愛反玈音虛黑也好呼報反○爲于僞反○詩緝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左傳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賜彤弓一彤矢百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諸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功而已未嘗謂既賜然後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士靈耳安得有專征之言乎鄭氏遽謂得專征伐由漸而下有無君之心者徵求弓矢之賜脅諸侯而肆其姦者紛然蓋康成啓之也濮音卜徵音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焉獸行則滅之注及釋文馮皮冰反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所景反猶人告疲謂四面削其地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聲其罪壇與墠同音善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負恃險固不服事大則侵之兵加其竟而已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殘殺也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與鄰國交通滅謂誅去之○晉穆帝永和七年荊州刺史桓溫屢來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安三年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菁菁者莪正小二十二・二十二・蓼蕭客異

經○二章沚見召南采蘩○三章陵見吉日

傳○一章疏莪蒿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婁蒿漸子廉反洳如豫反○三章疏言古者貨貝謂古者寶此貝爲貨也漢食貨志以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幺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以上四種各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也鄭氏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志所言王莽時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愚案一章曰興也而又著或曰比下章倣此於下三章則皆曰比蓋互見也意四章皆可作興亦皆可作比也前三章言莪而卒章言舟則與湛露同

六月小二十三・雅一・宣王時詩人敍尹吉甫伐玁狁有功

釋文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朱子不盡從其說

經○末章祉音恥○詩緝釋文云合毛炙物曰炰鼈可煮不可炰今云炰鼈謂火蒸煮熟之也

此詩蓋從征之君子所作詳味其辭若親履其事者一章總言盛夏出軍之由二章言車服備而軍出三章言攻伐之事四章言玁狁侵地以啓下章驅逐之所至末章言軍凱旋也詩前五章皆

言車馬之盛。但前四章汎言軍中之車馬。五章乃言吉甫之車馬。一章我。我朝廷也。二章我。我軍衆也。卒章我。我吉甫也。一章之服。軍帥之服也。二章之服。軍衆之服也。

傳○一章。疏。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陣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革弁服。注章弁以韎韋爲弁。謂淺赤色韋也。韎音妹。又莫拜反。○弁制見衛淇奧。○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八王。而至厲王。厲王好利。榮夷公爲卿士。用事。王暴虐侈傲。使巫監謗者。告則殺之。三十七年。國人叛而襲王。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家。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王崩。子宣。二相立太子靜。是爲宣王。○二章。詩記。漢文帝詔。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初發以十月戊子。而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皆中之中。陟仲反。應去聲。○慮苦愛反。義見彤弓題下。○三章。詩緝。說文曰。顯大頭也。修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顯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將帥皆去聲。○四章。度徒洛反。○詩記。整居。言無憚也。○爾雅。十載周有焦護。注。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今案池陽卽三原也。但郭注以焦護爲一所。傳既引之。而又云焦未詳所在。此意未詳。○疏。鎬、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至自楚也。前漢劉向疏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見邶谷風。傳。轓旗也。毛氏。烏章錯革。烏爲章。疏。錯置也。革急也。畫是急疾之鳥於縛也。詩緝。白旆。白帛也。以絳帛爲旆。以帛續旆。末爲燕尾。戰則旆之。疏。白旆謂絳帛。九旗之物皆用絳。此旗而言旆者。散則通名。錯七故反。革音急。縛音杉。詳見鄘干旄。○詩記。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啓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史記三王世家注。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綫輪馬被甲衝扼之上。畫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家說。行當音杭。韻略。綫莫干反。被去聲。○五章。詩緝。有文有武之吉甫。乃萬邦以之爲法。辨一獮狁餘事耳。

采芑。小二十四。雅二。宣王時。詩人敍方叔征南蠻有功。

經○詩緝。南征北伐。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詞迫。采芑之詞緩。六月似討而定。采芑似畏而服。○一章。李氏。毛以薄言采芑爲菜。豐水有芑爲草。維糜維芑爲穀。王氏皆以爲穀。詩緝。新田舊畝中鄉。不應指菜。○騏見秦小戎。○二章。詩緝。芾與佩皆非軍中之服。路以金路。則非戎路。馬有和鸞。則非戎馬。蓋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杜預身不跨馬。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三章。駪疾飛說。○四章。詩緝。少年輕俊之人。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唯方叔老成。故能尙謀不尙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辭氣雍容。以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粗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荆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粗徂古反。

傳○一章。肥可生食。疏作脆可生食。詩緝同。當以脆爲正。○薑音薑。將子匠反。乘食證反。背音佩。○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疏。菑災也。始災殺其草木。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柔之意。田舒緩也。詩疏。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尙新也。四田。當是轉寫誤。韻會。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尙新也。四歲則曰田矣。若二歲曰新田。三歲則爲田矣。何名爲畬。鄭注坊記之說爲是。但於采芑臣工。不暇辨耳。爾雅既從毛注之失。孔疏又言鄭注轉寫之誤。皆非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章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馳車用四馬。革車用十二牛。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輜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詩緝。路車。金路也。以有奭言赤。又巾車鉤樊纓。今有鉤有膺。知其爲金路。疏。春官巾車注。鉤。婁頷之鉤也。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膺。樊纓也。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樊與鞶同。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罽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氈。毹以衣馬之帶鞅也。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或方叔爲同姓也。方叔元老。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樊音盤。顏戶威反。罽音計。氈極俱反。毹山于反。○二章。治去聲。○毛氏。錯衡。文衡也。疏。錯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鑣見衛碩人。○朱芾見曹候人及後斯干。○疏。三命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三章。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翟。注疏謂隼鷂之屬。鼓翅翬翬然疾飛。是急疾之鳥也。齊謂之擊征。或曰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埤雅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每發必中。或曰卽今呼爲鶻者。○疏。周禮有鍚鐃無鉦。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卽鐃也。說文又云。鍚鉦也。鐃也。則鍚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鍚鉦也。形如小鐘。是鍚亦名鉦也。鍚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但鍚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鍚音淫。鐃奴交反。○疏。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本曰。祠兵。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箋改其文而引之。○四章。與音預。

攻。小二十五。雅二。宣王會諸侯東都。因田獵。選車徒。

傳○一章。詩記。案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爲高屋。蓋馬之高大也。○復會之復扶又反。○二章。李氏曰。毛氏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爲防。鄭氏謂鄭有甫田甫草。甫田之草。案左氏曰。鄭有原圃。則圃者鄭圃之名。今鄭氏以圃爲甫田。固非其字。又以甫草爲甫田之草。其說爲迂。當從毛氏。○三章。數色主反。○詩記。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上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鑿者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卽此地也。拈地志。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周時名北制。在敖山之陽。鄗苦交反。覆扶又反。○四章。詩記。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治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其會同有繹。則赤芾也。○疏。天官瞽人注云。鳥有三等。赤鳥爲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卽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爲飾。○疏。大宗伯注。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

車

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禮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禮別不得並行。蓋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見音現。鵰之玉反。○五章。柴。釋文又音才寄反。○著知略反。○七章。漢書景帝三年。太尉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鼂子淺反。標頻小反。射食亦反。下如字。鵰音愚。又五偶反。乾音干。髀補爾反。步未二反。鼂胡了反。字書無此字。中竹仲反。案傳文與毛傳顛倒。今依文取疏及釋文解之。面傷爲當面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膘者脅後髀前肉也。腸肩前也。自左膘射之。達過於右肩。腸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謂乾之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達右耳本蒙上文言。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髀謂股外。翻水雕也。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翻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每禽取三十。而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膘口篠反。腰肉。

吉日。小二十六・鬱四・宣王田獵。

經○語錄。問車攻吉日詩。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二章。差初佳反。

傳○一章。晉天文志。房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爾雅注。龍爲天馬。故房謂之天駟。詩疏。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既四時各有祭。馬祖常祭在春。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通典。隋制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以剛日。愚案此雖隋禮。其初必有所考。想三代之禮。大略如此。○二章。禹貢謂東過漆沮。孔氏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寰宇記。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漢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即今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州。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洛水出慶州慶洛源縣北白於山。經上郡雕陰縣秦望山南過襄樂郡。又東南過同州衙縣。以入于渭。衙縣即白水縣也。程大昌泰之雍錄。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所謂洛水者。地志出北地郡歸德縣北蠻夷中。即洛源縣。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輩謂自馮翊襄德縣入渭者也。漢襄德唐同州衙縣亦朝邑縣也。所謂汧水者。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合漆水入耀州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東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此三水分合之詳也。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乃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三名。至白水縣則遂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皆指襄德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禹貢導渭序漆沮在澧涇之下。澧之入渭在鎬京。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在咸陽之東。漆沮入渭在襄德。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也。地理考異。書漆沮在澧涇之東。爲渭之下流。吉日漆沮。乃會於東都。經田獵之後。則宜爲下流之漆沮於東都爲地近。非鄜之漆沮也。餘見大雅鄜。馮皮陵反。華胡化反。雍於用反。鄜方無反。褒即懷字。邠即豳字。鎬張流反。厖陟栗反。○三章。趨。疾走也。○共音恭。○四章。挾釋文子洽子協戶頰三反。兕又見周南卷耳傳。○中陟仲反。疏。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云殪。言射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疏。醴猶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醴齊。造用秫稻麴糵。詩緝。少麴多米。二宿而熟。饗爲盛禮。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意也。齊才細反。緹音體。秫音述。糵魚列反。小二十七・鬱五・流民喜宣王勞來安集。　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傳○一章。勞來上力報反。下力代反。還音璿。○二章。毛氏。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疏。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李氏案公羊傳五板而堵。何休謂堵凡四十尺。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板廣二尺。積五板高一丈。愚案疏說則堵方一丈。李氏說則堵長四丈。而高一丈。二說不同。○三章。閒音閑。傳有六知字。一二四音智。三五六如字。小二十八・鬱六・王早起視朝。

庭燎。

經○燎力召反。

此固王者勤於視朝之詩。而左右之臣。設言以述王之意也。王問曰夜如何其。則對曰夜未央。王則意其庭燎已光。君子其至而鸞聲將將矣。頃之又問夜如何其。則對曰夜未艾。蓋夜亦將盡矣。王則意其天明。而見庭燎之煙火相雜。君子皆至而可以辨其旂之色矣。於是出而視朝。可見臥不安席。中夜以思。惟恐時之後也。或曰。非問答之辭。左右之臣直述其事也。其自言曰夜如何其夜猶未央也。而庭燎已光矣。君子已有至者而鸞聲將將矣。既而又言夜如何其夜猶未艾也。庭燎則然之久而明少矣。君子至之多而鸞聲噦噦矣。久而又言曰夜如何其夜則鄉晨矣。天漸明而見庭燎之煙矣。君子皆至而可見其旂之色矣。於是王出而視朝也。蓋王勤於政事。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二者必有一得詩意也。

傳○一章。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疏。庭燎與大燭一也。在庭中。故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脂灌之。若今蠟燭。詩疏。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草竹灌以脂膏也。又見滿露。烜音毀。其音恭。

○幷申政反。○鬱鑄見秦風鐵傳。○三章。煇釋文音暉。

沔水。小二十九・箋七・憂亂。

經○一章。鴥見采芑。

末章。飛隼而循中陵。民言訛僞者。何乃莫之懲止邪。於是謂其友曰。當敬以自持。否則讒言其興而見及矣。憂而戒之之辭也。讒言固可憂。惟敬足以勝之。詩人之學知所本矣。

傳○一章。見音現。疏。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朝也之朝張遙反。

鶴鳴。小三十・箋八・不知所由。必陳善納誨之詞。　異。

傳○一章。疏。鶴形大如鵝。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數上聲。○擇見鹽七月。○二章。疏。穀幽州謂之穀。桑。荆揚謂之穀。中州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爲紙。其葉初生可爲茹。○郗子論玉石。又一意也。略與前說不同。○橫戶孟反。

右彤弓之什

新父。小三十一・箋九・軍士怨久役。　序以爲刺宣王。未見必然。

傳○一章。疏。古者所圻畿同。字得通用。○賁音奔。○周禮。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凡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詩記。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傳予于恤也。愚案或曰一說。則於爪牙二字。爲切而得詩意。○卒章。令音零。養去聲。○題下。數色主反。

白駒。小三十二・箋十・賢者去不可留。　同上。

傳○一章。疏。苗宣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釋文。鞚足曰絆。左氏傳注。在胸曰靷。絆音半。靷音引。○漢陳遵以列侯居京師。嘗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蓋譬曰嗜。○三章。史記田橫。故齊王族。楚漢間自立爲齊王。與漢戰。敗而入海。居島中。高帝卽位。使使召之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

黃鳥。小三十三・箋十一・民適異國。不得其所。　舊以爲宣王詩。

經○一章。穀字從彀。從木者。木名也。從彀從禾者。百穀之總名。亦善也。此詩集于穀者木也。我肯穀者善也。二字當辨。○詩緝。興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無可告語者。唯黃鳥可愛。平時飛鳴往來於此。故於其將去。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我之穀。無啄我之粟矣。蓋此邦之人。不肯以善道待我。我亦不久於此。將旋歸復反。我邦之宗族矣。與黃鳥告別之辭也。○二章。詩緝。不可與明言。以橫逆加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也。黃鳥本好鳥。非可惡者。以比不善之俗。或不甚切。○恐詩緝說爲興者是。

傳○一章。穀見鶴鳴。○二章。梁。三章。栩。並見唐棣。○黍見王黍離。

我行其野。小三十四・箋十二・民依昏姻不見卹。　同上。

經○一章。蔽芾見召南甘棠。○畜訓養。當音許六反。

傳○一章。爾雅。又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二章。陸璣。羊蹄似蘆蔊。而葉長赤。緣爲茹。滑美也。卽蓋。○蘋徒當反。○三章。疏。蓄一名蓄。河內謂之蓄。幽州謂之燕蓄。一名蘞。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可蒸茹以禦飢。蓄音富。蘞音籤。○題下。遺徒到反。行下孟反。以爲之爲如字。餘皆去聲。賙音周。賑贍也。

斯干。小三十五・箋十三・築室既成。燕飲以落之。　舊說宣王。

經○詩記。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寢其外。則雄壯軒豁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頌禱之辭。○黃氏先言其基址壯厚而不拔。兄弟之安居而不爭。次則言其室家之制度。居處之歡悅。又次言垣牆之固。棟宇之麗。堂室之美。末數章則願其男女之衆多。子孫之蕃衍。而禱頌之意蓋矣。○李氏。宣王之營宮室。可謂得禮。不失之侈。亦不失之陋。如所謂斯翼斯棘斯革斯飛等句。不失之陋。然將以除風雨去鳥鼠。則不失之侈矣。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以待風雨。然則聖人作宮室之意。惟欲待風雨而已。○一章。毛氏。幽幽。深遠也。○二章。百堵見鴻雁。○卒章。濯力馳反。

傳○一章。詩記。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詩緝。西京賦。言長安於前。則終南太一於後。則據渭跨涇。繇斯干也。鎬在上林苑中。此所謂干。謂大水之傍必鎬水也。舊以干爲澗者非。澗是水之小者。○南山見秦終南。○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文子。趙武也。京。當爲原。頌。謂張老。禱。謂文子。○二章。詩緝。美作室而言。嗣續妣祖者。蓋厲王之亂。百度廢墜。宮室亦壞。宣王既已中興王業。乃築宮室以復舊觀。足以見中興之盛。故曰嗣續妣祖。若意十未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矣。○三章。詩緝。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四章。企丘跂反。○詩緝。跂。腳跟不著地。翼若論語翼如之翼。跟音根。○五章。奧。室西南隅也。窔音杳。東南隅也。奧窔之間。其戶之西。而牖之下。正幽暗處也。故曰冥。○六章。篾。莞小蒲之席。疏。莞蒲。一草之名。蒲蘊莞細。可几筵。有莞筵蒲筵。蘊者在下。莞者在上也。莞細而用小蒲。爾雅。莞苻蘺。汁。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又釋文。草叢生水中。蒸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爾雅。羆如熊。黃白文。疏。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惡呼甘反。○疏。虺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豬。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人。亦名曰蝮虺。而非爾雅。蝮虺也。蝮方六反。○七章。周禮。占夢。中士

二人史二人徒四人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繼厥所處之日辰，繼謂斗柄所繼，謂之陽繼，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繼，故右還於天，假令正月陽繼在寅，陰繼在戌，辨陰陽之氣，四時，春三月，木王，火相，水休，土死，金囚，）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一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來，）二曰噩夢（驚惕，）三曰思夢（覺時道夢，）四曰寤夢（聰間夢也，）五曰喜夢（會嘗猶樂夢，樂始生也，喜悅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也，）獻吉夢于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舍讀爲釋，難乃多反，毆同驅，）○禮運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注疏宗宗伯祝太祝王弔臨則前委於巫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卜筮主決疑，瞽樂工主和，侑四輔典於規諫，皆所以慎居處也，臨力鴆反，○八章，疏，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射食亦反，○疏，芾，韍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則皆謂之朱，餘見曹候人，○三入爲纁，淺絳也，赤與黃爲纁，初生之子未能勝衣襁褓而已，今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裳者，服之備也，所以期其成人也，故曰服之盛也，

九章，襁音保，疏，縛兒被也，○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語錄，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引列女傳，漆室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爲紡塼也，然未可必，紡妃兩反，○遺于季反，○列女傳，孟子處齊閒居擁楹而歎，孟母曰，何也，對曰，今道不用，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五飯，月令，天子春食麥，夏食菽，食櫻，秋食麻，冬食黍，周禮，疾醫掌養萬民之疾，而曰以五穀，疏，謂依月令五方之穀，據養疾而食也，非必入於藥，則通於上下，皆以是五穀爲飯也，或曰，關澤九章有衆飯，爛飯，稗飯，鑿飯，御飯，凡五等，未詳是否，閒何閑反，夫音扶，冪莫狄反，養舅之養去聲，關苦濫反，○子金子，欲其生男女，固祝願之辭，而熊羆虺蛇之事，又其設辭形容也，豈當時之人果以夢熊熊爲得男，夢虺蛇爲得女乎，○題下圯部鄙反，字從土從戊己之己，

無羊（小二十六，變十四，）牧事有成，牛羊衆多，

經○一章，來思見白駒傳，○二章，餱見伐木，

首章言牛羊，而三章獨言羊者，蓋牛服未乘車，動知人意，是牛易於馴者，羊負狼好鬬，難於馴擾，今但應之以肱，則牛來既升，其馴可知也，故首章亦言牛，最戢而和，於牛則惟曰犉溼也，羊且能馴，則牛之馴不言自見矣，或曰，二章乃獨言牛，蓋故此章唯言羊也，

傳○一章，釋文，咽，且之反，食已復出嚼之也，江東呼爲齝，音洩，○二章，揭音竭，擔也，○說文，蓑，草雨衣也，笠，蓋無柄也，愚謂簑即今傘，音登，○三章，愚案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此曰禽獸者，大約言之也，○

兢兢與毛傳同，曰堅彊，釋文，兢，其冰反，當從此音，○牢，防獸閑也，○蓋壬水反，策也，楚荊也，皆驅羊之器，○四章，朱子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詩記，此牧成而考之之詩，故以吉祥之事終焉，豐年則民閒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旐者旟者，皆田官所建旐旟，人少旟旟人多，今建旐之處乃建旟，則民庶衆矣，

節南山（小二十七，變十五，）家父刺王用尹氏致亂，

釋文，從此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

經○詩記，案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說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一章，南山，卽終南山，見秦終南，○三章，詩記，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四章，詩記，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謂尹氏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五章，詩記，鞫訩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爲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王爲之則易，進賢而退奸，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見之，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愚案傳以此章刺王及尹氏，東萊以此章專刺王，愚恐以爲專刺尹氏，亦可通，而與之前後兩章意貫，尤見詩人忠厚之意，○七章，說文，頎、項也，

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爲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蹙，二章言爲政不平而不顧天怒民怨，三章言大師爲國根本，爲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四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五章言君子可消天變，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不能弭天變，抑且生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遁逃之意，七章言欲遁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狀，九章言尹氏自用拒諫，十章歸之於王，

傳○一章，大音泰，父音甫，○二章，荐與薦同音，重直用反，喪息浪反，謔徒谷反，謗也，○三章，語錄，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鈞只是爲瓦器之車盤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并去聲，○四章，疏，兩壻相謂曰亞，者，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取去聲，○五章，夫音扶，○六章，長上聲，爲之之爲去聲，○卒章，適陟革反，閒古莧反，當去聲，

正月（小二十八，變十六，）大夫刺幽王，

經

此詩大槩刺小人用事，訛僞相挺，變亂是非，已不得志而憂世之必亂也，一章，總言其大略，蓋賦而興也，正月而霜，同天示災異，然正陽之時，而有窮陰之應，此天氣變亂無常，因以興起下詩，

變亂是非之意。終篇未嘗言災變。惟首句言之。故知因以起興也。二章歎己之遭亂。三章憂變必爲人所滅。四章訛僞之勢甚一時足以勝天。五章言如山之高卑易見者。訛言尚欲亂之。有如指鹿爲馬。而上下成俗。不知其非。六章憂身之無所容。七章言用人不常。八章言政事暴惡。其勢若火。九章言不可無君子之輔。十章承上章輔佐而言當謹慎之意。十一章言禍亂之極無所逃。十二章言小人待志而逸其親舊。十三章亦言小人得位而良民受禍也。○五章。有山本卑小者也。今則以爲岡陵。是訛言也。

傳○一章。詩記。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詩緝。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三章。喪息浪反。卒章同。被平祕反。○四章。號乎刀反。九章同。別彼列反。五章同。○史記。吳入楚。伍子胥釀平王尸。申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五章。占夢見斯干。○檜侯愼公顏。○六章。悉見斯干。○爾雅。蠑螈蜥蜴蝘蜓守宮。注疏。一物形狀相類而四名。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名蝘蜓守宮也。詩緝。蜥蜴上音析。下音易。釋文。蝪星歷反。字又作蜥。是以蜴爲蜥。誤矣。韻會。說同。今當讀蜴音昜。螈音原。蝘音偃。蜓徒典反。螫音適。蟲毒也。○七章。崦嵫音歃。崦山陰也。嵫納音敵。殼。瘠傳也。○易去聲。九章同。○八章。史記。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初宜臼後宮無夫而生女子。懼而來之。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王聞之。以夫婦賣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見後宮所棄子。收之。犇於褒。褒人有罪。入所棄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三年。見而愛之。生子伯服。餘見王風。檿烏簟反。山桑也。檿弧。以檿爲弧也。箕木名。服矢房。箕服。以箕爲服也。○輿地廣記。興元府褒城縣。卽褒國。○爲變之爲于僞反。○九章。難乃旦反。○十章。數所角反。○十二章。孔叢子論勢篇。秦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不然。秦勝趙必復他求。吾恐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鴟鴞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名斌。孔子六世孫。時相魏安僖王。○嗟呼句反。○卒章。饗郡羽反。貪也。勝音升。

十月之交。小二十九。雙十七。大夫刺幽王。

箋以此下四篇爲厲王之變雅。

經○三章。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

幽王內有褒姒之邪變。外有皇父之貪殘。羣引惡類。相爲表裏。褒姒禍之本。皇父罪之魁。此詩所以刺也。首章言陰陽之月。陰壯而日食。二章言日食因不用善人。婦也。臣也。小人也。皆陰類也。相與蠱王心而敗政事。故譴見于天也。三章言又有冬月雷電之異。山川之變。四章言所以致此者。皇父引惡黨而褒姒爲之內主也。五章。述皇父采邑民人而言。蓋皇父爲卿士。始固有采邑矣。今則改築于向遷徙舊邑之民。方當穡藝之時。廢其田廬而去。六章言皇父還朝臣以爲其國之臣。然不能選賢。惟取貨賄。七章民人從役。惟恐遭讒被虐。卒章歎邑人及巳之勞。而安天命以終之。

○二章。于何不臧。未知有何災禍之應也。

傳○一章。奇居宜反。復扶又反。亢苦浪反。去起呂反。參初簪反。差叉宜反。背音佩。○四章。予余呂反。朝音潮。

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師皇父。是卿士兼太師也。太師三公之首。而卿士兼之。則非大宰之屬明矣。常武之皇父。賢者也。故詳著其官而又本其祖。蓋非十月之皇父矣。然足以證卿士或說之未然。

疏。周禮序官。趣馬下士。箋言中士。誤也。○六章。箋。禮。畿內諸侯二卿。疏。皇父封於畿內而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左氏傳注。懟且也。○強其兩反。○七章。重平聲。說悅同。○卒章。樂音洛。被皮義反。

無正。小四十。雙十八。饑饉臣散。不去者賢去者。　異

經○一章。駿音俊。又音峻。

一章。言昊天降災。雖曰賦而實如此。蓋全章皆言王之無德也。二章。言人心離散。三章。言己之忠言不用。又戒在位者。言上雖不道。已則不可不自敬也。四章。言羣臣無忠諫者。五章。言惡直好佞。六章。言仕之難也。七章。賢去者。首章雖曰饑饉。而終篇大意。皆刺王之不德也。然忠厚惻怛之意。正已勸人之言。前後屢見。作詩者蓋皆御之賢者也。

傳○一章。爾雅注疏。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遽其據反。題下同。○二章。長知丈反。悛七全反。○四章。國語。見大雅抑題下。○漢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入禁中。應劭曰。人侍天子。故曰侍中。百官志。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恕訖黠反。無憂貌。○五章。惡好並去聲。○卒章。疏泣無聲出淚也。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爲于僞反。

右祈父之什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六

小旻。小四十一。十九。王盛邪謀。不能從善。

經

一章。言君邪僻不用善謀而用不臧。二章。言臣阿比共違善謀而從不臧。一章之謀猶。君之謀猶也。二章之謀猶。臣之謀猶也。一章謀臧之謀。指臣之謀。三章謀之之謀。指衆人之謀也。三章又言臣無有任責而決衆謀。四章又言君臣不沙古而無遠慮。五章言天下未嘗無才。但不能用之。則望望而去。六章言爲國者。當於事未形者戒謹恐懼以終之。

傳○一章。辟音僻。斷丁貫反。○二章。相和之和去聲。誣多禮反。○三章。數音朔。○五章。治直庚反。○卒章。易以豉反。喪息浪反。○題下。別彼列反。去起呂反。

小宛。小四十二。二十。遭亂兄弟相戒免禍。異。

經

此詩遇亂而戒兄弟修德以免禍。修德當法其親。免禍則謹其德。前四章修德之事。後二章免禍之意。一章宛彼鳴鳩。本不能高舉。今乃能飛戾于天。以興人皆可學而進其德也。父母之賢。晝夜思以效之。二章之人。即接一章之人。蓋其父實賢者。而敗德賈禍。莫甚於酒。故先當慎。三章言不但自敬其身。又當教其子孫。亦爲善。四章言脊令飛鳴。無有止息。人當視之。自力勇往爲善。無辱父母。五章言亂世不能自容如此。卒章戒慎之意。謂溫溫恭人。則可免禍也。下五句皆因溫溫恭人一句而言。

傳○一章。詩緝。鳴鳩。鶻鵃也。即俗詩食葚之鳩。鄭子所謂鶻鳩氏司事。莊子所謂鷾鳩也。爾雅。鷾鳩鵲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舊說及廣雅皆云班鳩。非也。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梏於地而已矣。今飛戾天。勉強故也。鶻音骨。鵃鵃並音啄。鄭徒甘反。鷾音學。鵃九勿反。決呼穴反。搶音鏘。枋音方。○二章。詩緝。齊聖廣淵。底至齊信。生而狗脊。皆言聖人之事。此言脊者。止謂盤庸也。○復扶又反。○三章。蔽見豳七月。○爾雅。果蠃蒲盧。注。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又曰。蜆蛤桑蟲。俗謂之桑蟲。亦曰戎女。解頤新語。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之說。近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蜆蛤之身以養之。其蜆蛤不生不死。蠃然在穴中。久則蜆蛤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蜆蛤。亦取小蜘蛛。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枯。而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純雄其名穉蜂。莊子。細腰者化。說文。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蠃與蠃同。蠮一結反。螉一紅反。蟲無販反。○四章。脊令見常棣。○五章。爾雅。桑鷃鶵脂。注。俗謂之青雀。背曲食肉。好盜人脯肉脂膏。因名。疏。案釋獸。鶵毛皆謂淺毛。此鳥其色不純。故曰鶵。八鷃言鶵者皆淺也。且四色已具。則鶵脂者淺白也。埤雅。案淮南子。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蓋桑扈一名而二種。桑鷃鶵脂。鳴鵲剖葦。此一種也。桑扈鶵脂。蒺藜鶵丹。此一種也。蓋對剖葦言者。青雀背曲食肉。好盜脂膏者也。對鶵丹言者。素質其翅與領皆鶵。然而有文章者也。所謂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正以其性之盜鶵脂膏者言之。故以啄粟爲失其性。鶵丁幺反。鶵力凋反。○辟音闢。○卒章。隊音墜。

小弁。小四十三。二十一。太子宜臼被廢而作。

經○五章。公是先生七經小傳。鹿足伎伎。顧其子也。雉求其雌。求其妃也。言王放逐太子。曾不如鹿。麋鵝申后。曾不如雉。木壞則無枝。無枝則木死。亦若王受讒。放逐太子。自殘其嗣。嗣誠殘。王亦且斃踣矣。

一等。總言怨慕之意。二章。憂國之將亡。三章。言親不我于。四章。彼鵝而無所往。五章。無親戚之可依。六章。怨其親之忍。七章。怨親之信讒。八章。雖謹畏而終被黜。篇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詞尚緩。二曰疾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告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

傳○一章。鶴匹卑二音。爾雅。鷽斯鴰鵒。注。疏。雅烏也。不反哺。又曰。楚烏。詩疏此烏名鵲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菀烏部立鷽斯之目。是不精也。鵒音居閑。○鵒

平秘反。六章同。○語錄。問小弁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意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二章。易以豉反。惄眠並見邶柏舟。○三章。孟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故爲五畝。疏。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井方一里。有田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是一家受二畝半也。又周禮。夫一廛注。一廛城邑之居。蓋亦二畝半。田作之時。民皆出居田間之廬。以便耕穫。農事既畢。則入居邑中之廬。以避風寒。兩處皆樹以桑梓也。○遺于貴反。○萑葦。見秦蒹葭。○五章。詩緝。鹿見人則奔。宜速矣。而伎伎然舒緩者。顧其羣也。○妃音配。○六章。阻音蘊。從釋文。據字書阻當作于敏反。隊與墜同。先去聲。○七章。箋。醻旅醻也。疏。醻酬通用。酬至三爵之後。乃舉觶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夫音扶。題下同。○卒章。屬于短。傳作賦體。疑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邪。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深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末四句義見邶谷風。　題下。關音彎。射音石。

巧言。小四十四・蠻二十二・大夫傷於讒。

經○吳正傳。此詩前三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二章。僭毛訓數。側陰反。鄭訓不信。子念反。今傳謂僭始不信之端。則當從鄭音。○四章。語錄。奕奕寢廟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卻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尰當作瘇。說文引詩作瘇。

一章呼天而言曰。天爲民之父母乎。而使天下之大。使我遭暴亂。而我自審實無罪辜。乃爲人所譖。上四句總言朝廷之事。下四句乃言及己。二章。言小人欲行讒言。每以小者試其上。而讒實亂之階。上人當知所好惡。三章。言上之人不明理知言。而好疑多惑。好疑則信詛盟。多惑則聽詐妄。止其者。止於敬也。讒人謬敬而欺以媚其上。有若盜賊。則明告之。王曰。是非實敬也。徒爲王之病。四章。言人讒我也。雖詭祕其事。而我之度之也無不知。五章。戒人毋用讒。君子樹木。必擇往染有用者樹之。往來行言。則心必辨之。不可欺也。若碩言則當出諸口。巧言而出諸口。則取羞辱而已。卒章謂讒者居水側。就其實而言之。細弱疾病之人。他無所能。而讒焉之謀亦太多。然物以類聚。末句深歷其徒黨之盛也。夫人既被讒。終篇未嘗有怨懟詆斥之語。拳拳專欲諷上之審聽。而下章且以開讒人之迷。不自覺其身。而惟憂天下之亂。不惡怒其人而發其羞恥之心。詩人之忠厚如此。

傳○二章。斷丁貫反。復扶又反。○三章。長丁丈反。類隔切。今易展兩反。數音朔。歃所甲反。要平聲。要勒也。周禮司盟。注疏。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會盟者不

協也。神謂日月山川。王之盟主曰。諸侯之盟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曰。諸會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李氏。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故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爲盟誓。適所以長亂矣。○聖在力反。疾也。○五章。以口厚協爲苦戶音。此詩前章多兩句換韻。恐此二字不必協。○卒章。惡烏故反。○疏。微尰。皆水溼之疾。骭。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以此人居下溼之地故也。骭戶諫反。瘍音羊。脛形定反。

何人斯。小四十五・蘇公刺暴公。

經○二章。唁音彥。○四章。飄釋文避遙反。又匹消反。爾雅。同上切。又見檜匪風。○六章。祗上支反。

傳○一章。疏。左傳曰。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今河內溫縣地。在東都之畿內。春秋之世。爲公者多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故曰。背畿內國名。春秋蘇稱子。此云公者。子僭而爲三公也。○從行之從才用反。題下同。○二章。女音汝。○四章。爾雅。迴風爲飄。注。旋風也。○五章。左太沖魏都賦。魏國先生盱衡而誥。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誥告也。○六章。說悅同。○七章。疏。塤燒土爲之。大如雁卵。又曰。大如鵝子。小者如雞子。樂書。包羲氏灼土爲塤。塤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如稱錘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成器。亦以水火相合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大蔟夾鍾。要歸中聲之和而已。風俗通謂圍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孔也。爾雅。大塤謂之嘂。以其六孔交鳴而嘂譁故也。又曰。六孔。上一前三後二。塤壎同。大蔟之大音泰。嘂音叫。○樂書。篪之爲器。有底之笛也。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二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於陰數。皆有竅以通氣。一孔上達。寸有二分而橫吹之。爾雅。大篪謂之沂。疏。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禮云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也。沂音銀。○周禮。司盟。掌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疏。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屬音燭。應和並去聲。○卒章。疏。蜮如鼈三足。南越婦人多淫。故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又曰。一名射影。江淮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釋文。一名射工。俗呼水弩。○題下。復扶又反。

巷伯。小四十六・被讒爲寺人。

序○韓有將軍暴鳶。秦有將軍暴鷙。漢有御史大夫暴勝之。傳。符遇反。

傳○一章。毛氏。貝錦。錦文也。箋。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織采色以成錦文。蚳直基反。○爾雅。餘貝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疏。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貝黃爲質。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貝與蚳同。○被皮義反。後同。○二章。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因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又侈大之。李氏。上言成是貝錦。則以喻讒人織其罪。此言成是南箕。因其近似而遂謂之也。詩記。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

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萎萎張大以成之爾。愚案。三說大率相類而微有不同。鄭以爲箕踵二星本小舌二星漸大所以成箕。是已實有小失。而說者張大之爾。李以爲因近似而譖。則是行已本正譖者。因改易其說爲邪僻以譖之爾。呂以無實而張大。則是已絕無過譖者。架虛搆成其禍也。○詩緝。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閱音祕。幽深也。○三章。詩緝。緝緝。積也。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躁。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爲譖譖而已。○四章。儻虛緣反。輕薄貌。好呼報反。○五章。樂音洛。○六章。重平聲。惡好並去聲。○卒章。寺人兒寀車鄰。○題下。長知丈反。閱音謙。

谷風。小四十七・雙二十五・朋友相棄。

經

此詩前二章。以習習谷風與朋友相得。雨與頹與朋友相棄。蓋習習谷風。和調之東風也。此和樂之意。維予與女寘予于懷之氣象也。雨則陰沴。頹則暴疾。此乖刺之意。女轉棄予及棄予如遺之氣象也。雨風字。即谷風之風。雨及字。則謂自風以至於雨。以至於頹也。後章則四句爲興。始則習習谷風。至風之甚。則草木皆萎死。而唯見山之崔嵬爾。此則風之尤暴者也。夫鼓陽氣以生物者莫若風。及其慘急摧敗。亦莫過若也。故以喻朋友之始合而終離。

傳○一章。傳意似作無義興。○難乃旦反。○二章。爾雅。焚輪謂之頹。注。暴風從上下疏迴。風從下上。○卒章。傳意謂谷中之風而及於崔嵬之山。是所被者廣矣。風本生物者也。而草木猶不免於萎死。是天地之功。亦有所不足也。而況於朋友豈無小過哉。當存大義而全交道可也。今乃忘我大德而思我小怨乎。此與邶前說意不同。○被皮義反。

蓼莪。小四十八・雙十六・孝子不得終養。

經○二章。瘁。釋文。雨無正徂醉反。此詩似醉反。皆訓病。傳並從釋文。字書無似醉反。當從雨無正音讀。○五六章。飄見何人斯。

傳○一章。莪見菁菁者莪。○詩緝。釋草云。蘩之配。醜秋爲蒿。釋云。醜類也。言蘩蘄蘄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莪蒿甚明。蓋始生爲莪。長大爲蒿。爲莪猶可食。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能終養。此孝子自恐其身之辭也。○養子亮反。重直用反。○三章。蔜去刃反。爾雅。蒿蔜蔚牡蔜。蓋蒿之類不一。蔜則青蒿。牡蔜則其無子者也。名馬新蒿。○三章。詩緝。缾以汲木。罄以盛水。缾小喻子。罄大喻父母。缾瓶汲水以注于罄。猶子之養父母。缾瓶竭則罄無所資。爲罄之恥。猶子窮困則貽親之羞也。○四章。詩緝。鞠畜育皆養也。所從言之異耳。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拊謂以手摩拊其首而防其驚。是初生之時。初生而言畜養。謂乳之也。長謂養之。稍長則能就口食矣。稍長而言育養。謂哺之也。已而行戲於地。父母或去之。則回首以顧顧之。又顧。是反覆不能暫捨。愛之之至也。在家

容其行戲。或自內而出。或自外而入。未可令其自行。則抱之於懷。此曲盡父母愛子之懷也。反覆之覆。芳六反。○五章。詩緝。孝子行役。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卒章。養子亮反。○題下。魏邵陵厲公嘉平四年。詔胡遵諸葛誕率衆攻吳。東興。安東將軍司馬昭爲監軍。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斬之。子袁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盧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號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炎篡魏爲晉。袁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

大東。小四十九・雙十七・譚大夫嘆東國困役傷財。

經○二章。糾糾見魏葛屨傳。○卒章。挹酌也。

一章。言上不恤下而賦役不均也。興而言周道既平且直。在位之所行。而小人之所效。此蓋借道路以喻王道也。今顧之而出涕者。以路而言。則賦役由是而西。以王道而言。則非先王之法矣。二章上四句傷於財。下四句困於役。三章欲得休息之意。四章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而中四句有傷財之意。五章言爲西人所虐視。而覬天之盬。六七章傳言已明。

傳○一章。簋見秦權輿。○毛氏。飧謂黍稷。疏。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疏。雜記。匕用桑。是三尺。喪祭也。吉祭及賓客之匕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用匕載之。謂出於鼎。升之於俎也。胖音判。牲之半體。○尚書孔傳。砥細於礪。皆磨石也。○涕下之下去聲。○譚見衛碩人。○二章。杼梭也。緯音渭。勝音升。○三章。幾平聲。復扶又反。艾音乂。○五章。晉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賜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乃西南行。又分爽瓠瓜絡人星杵造父蠶蛇王良傳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路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路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至七星南而沒。下凡言星。同出晉志。○織女三星。鼎峙而成三角。在天市垣北。○疏。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亦肆也。○更古行反。○六章。牽牛六星。北方宿。○疏。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柯長三尺。此謂較長八尺也。兩較之內爲箱。是車內容物處。柯音哥。較音角。○疏。庚續也。日既入。明星長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畢八星。西方宿。○疏。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則有西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此說與傳少異。○卒章。箕四星。東方宿。二星爲踵。二星爲舌。○南斗六星。北方宿。在箕北。北斗七星。其六在紫微垣內。其一在外。迺乎天中臨制四方。○見賢遍反。粃卑几反。

四月。小五十・雙一十八・遭亂自傷。

經○三章。飄見何人斯。○六章。瘁烈醉反。○箋。仕事也。七章。箋輸高也。當作去聲讀。

此詩雖遭亂自傷。亦怨役使之不均也。前三章合而言。則自夏至冬。亂無已時。分而言。則首章亂及於身。歷夏三月無所訴而呼其祖。二章自章皆病。以興無所歸。三章。喻嚴暴之極而役使不內

四章山之卉木梅栗不變，在位者乃化爲惡何邪。五章水則有河時，我之禍乃無已。上章以山不變反興人之變，此章以水之變反興禍之不變。六章江漢滔滔者，南國且以爲紀，而我躬爲勞瘁，王乃曾不有我。七章非四海而無所逃，卒章以山隰興君子作歌，以四物興告哀，此興之無義者而。

傳○二章，鴟，音支，本亦作鳶，非反，與說文合。傳作芳，非反，恐誤。○六章，江漢，見周南漢廣。○七章，疏，說文云，鶉鷃也，從鳥敦聲，字書於鶉，釋文，字或作鷻，埤雅，鶉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爲皁鵰，其飛上薄雲漢。○何雅，鳶鳥，鴟，其飛也翔，注，布翅翩翩，埤雅，高飛曰翔，布翼不動曰翔，鳶鈍者也，以風作之則高飛。今傳云鷙鳥，本說文，又見大雅旱麓傳。○鱣鮪，見衛碩人。○卒章，蘼蕪，見召南草蟲。○杞見四牡。桐，檟，音賈，計。○楝，所革反，爾雅，白曰楝，亦楝則棟，好呼報反。○輞，音罔，車輪之牙，牙，音訝。

北山，小雅，下九，大夫行役。

經○李氏，北山之大夫，不如北門之忠臣，北門之忠臣，又不如汝墳殷其靁之婦人。○二章，杞，即前篇之杞。○四章，瘁，徂醉反。○五章，李氏，有棲遲於家而假仰者，棲遲見陟岵門傳。

傳○卒章，從七恭反。

無將大車，小雅，下二，大夫行役，行役勞苦憂思。　巽。

傳○一章，痗，釋文，都禮反，亦訓病。

小明，小雅，下二，大夫行役，久不得歸。　巽。

經○一章，涕，土禮反。○二章，還，旬宣反，譴，詰戰反。○三章，蕭，見蓼蕭。菽，大豆也，詩記，采蕭穫菽，冬之事也，蕭所以祭，菽所以養，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

詩言其毒大苦，憚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三章乃曰自貽伊戚，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其後二章，且告其友勤職事，親善人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傳○一章，數，色主反，○疏，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三章，遺，唯季反，幾平聲。

鼓鐘，小雅，下四，義未詳，或曰幽王流連於樂。

傳○一章，鐘，見周南關雎。○樂，音洛。○三章，樂書，鼗鼓有筍簴，中高而兩端下，○見音現。○卒章，琴瑟見周南關雎，笙見鹿鳴。○周禮，考工記，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注，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疏，句，據上曲者，股，據下直者，弦，謂兩頭相望者，假令句股各一尺，今以一尺五寸觸兩弦，其句股之形，即磬之倨句折殺也，股者磬之上，鼓者其下所當擊者，博爲一，假如黃鐘之磬，股博四寸五分，股爲二，則長倍之爲九寸，鼓爲三，則鼓長一尺三寸五分，參分其股

博去一以爲鼓博，則三寸也，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則一寸也，倨音據，句音鉤，參音三，度特各反，殺所界反。○簫，瘞舞，見邶簡兮。

楚茨，小雅，下五十五，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　巽。

此下十詩，皆正雅，錯脫。

經○語錄，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力農奉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爲豳風豳雅者皆是也，古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答曰，此諸篇皆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正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此詩意趣宏博，辭氣縱逸，語緒參差，非他詩比，讀之茫然不知其際，久之始見其端倪，蓋一章謂勤於稼穡，所入者盛，得以爲祭祀之具，二章言牲體之潔，三章言俎豆之盛，又皆言神享而降福，四章祝致神語，五章送神，而起下章燕宗族之端，卒章，宗族燕而祝君壽福也。

一章，棘，見邶凱風。○黍稷，見王黍離。

傳○一章，疏，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箋，伐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疏，庾是未入倉者，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命筮曰，孝孫某，饗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注，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疏，凡尸筮無父者祭，祖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取卿大夫有爵者，謂之公尸，大夫士皆取無爵者，無則成人與幼，皆得爲之，孫幼則使人抱，又少牢饋食禮，筮尸，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特牲，士之祭禮也，少牢，大夫之祭禮也，食音嗣，敶子須反，適孫之適音的，少失召反。○奠，謂祭日主人上婦陳設簠鼎及豆籩盤匜等。○祝迎尸于廟門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尸入門左，北面盥，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主人皆拜送尸，尸不言，答拜，遂坐。○尸祭乃食，三飯告飽，佑曰，皇尸未實，佑尸又食，不飯告飽，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此七飯，儀禮特牲少牢二篇，有不同，今約取其文。○神坐之坐去聲。○二章，烝嘗，宗廟之祭名，嘗，嘗新穀也，烝，進品物也，詩記，自黍稷成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也。○爾雅，疏，祊本廟門之名，設祭於廟門，因名其祭曰祊，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郊特牲，索祭祝於祊，及詩祝祭于祊是也，二是釋祭之時，於廟門外，是廟門內外皆有祊稱，詳疏，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門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詩記，凡祭，禮鬼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索祭祝於祊，求於陰陽之間，魂氣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於祊而祀事所以孔明，食音飤，焫如悅反。○號去聲。三章，毛氏，爨，爨廩，爨也，疏，爨，爨以食肉，在門東南北上，廩，廩以炊米，在爨之北。○疏，燔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從才用反，詩記，爲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

炙。謂從獻也。鄭氏合爲一事。誤矣。○疏。從獻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設之在俎也。○疏。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羹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醃食糟食。庶羞羊臐豕臐。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徹直列反。糗去九反。餌而志反。餈作資反。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合蒸曰餌。作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也。爲餌餈之黏著。故以粉糗拌之也。醃以支反。食音寺。糝素感反。醃食者。醃饔也。取稻米溲之。小切狼臅。音以爲饔。臅音膽。膽中骨也。糝食者。取牛羊豕三肉等分小切之。與稻米一肉一合以爲餌。煎之也。臅音熏。臐虛驕反。二物皆臐也。香美之名。臐羹類也。胾側吏反。大臠也。醢音海。肉醬也。黏音拈。著直略反。搏音團。饔與饘同。臅昌蜀反。臐黑各反。○盛平聲。賓飲復飲之。飲去聲。復扶又反。○少式照反。長陟丈反。○四章。左氏傳。定元年。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注。幾哭會也。不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予羊主反。女音汝。○瑕見天保。○五章。注利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養去聲。○去起呂反。○卒章與音預。信南山。小五十六・三十四・同楚茨。異。

經○吳正傳。一章疆理修。二章雨雪時。三章黍稷盛。四章粢盛具。五章犧牲備。六章祀事成。

傳○一章。終南見秦終南。○辟音闢。軍直龍反。轡音隴。○周禮。士田之制。鄉遂用溝洫法。百畝爲夫。夫間有遂。十夫有溝。都鄙用井田法。謂王城二百里至五百里。公卿大夫采地及畿內諸侯也。百畝爲夫。夫間有遂。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凡遂在田首。鄉遂以東西爲畝。則遂從而溝橫。都鄙以南北爲畝。則遂橫而溝從。遂則深廣各二尺。溝則深廣各四尺也。此傳謂順其地勢水勢。則南東之說。不盡如周禮。○二章。釁亡革反。類隔切。今易莫狄反。○四章。酢即今醋字。又見召南。標有梅。說文。徐鍇注。菹以米粉和酢以漬菜也。漬疾賜反。○詩記。後漢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庶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五章。周禮禮記經注疏。秬。黑黍也。釀以爲酒。鬱金香草。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鬯。以煮之鑊中。而和秬鬯。謂之鬱鬯。又曰。暢。曰以欚。柞以梧。欚柏也。梧桐也。以柏香桐潔白。用擣鬱鬯於神。爲宜。鑊子遙反。○疏。鬯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鬯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中陟仲反。斷丁亂反。○疏。膋腸間脂也。

甫田。小五十七・三十五・公卿有田祿祭方社田祖。異。

經○詩記。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公適南畝勞農之事。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禱之事。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三章田畯見豳七月。

傳○一章。箋。度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千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疏。前漢食貨志。后稷始驅田。以一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甽二壠。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壠中。苗生

葉以上。稺耨壠草。因壠其土。以附苗根。比暵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附根即雝本也。雝亦作畎。畮古畝字。上時掌反。耨奴豆反。鉏也。壠愈水切。醉二反。案志本作隤。音頹。注。謂下之也。能讀曰耐。耐音耏。○與去聲。○無。匪。匪也。秀民。民之秀出者。賴恃也。野處而不暱。管子小匡篇。作樸野而不慝。注。謂質朴而野。不爲姦慝也。○以食之食音嗣。饗音父。復扶又反。勞去聲。○二章疏。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以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神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傳謂履后土而戴皇天是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愚案疏意謂后土有二名。同實異。社則祭五土之神。而以句龍配。非祭天地也。其音恭。句音鉤。○疏。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注。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又大宗伯注。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五官之神。少昊氏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后土轉爲社故。曲禮。言歲徧。常祀也。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句音鉤。芒音亡。重平聲。顓音專。頊許玉反。○羅弊致禽以祀祊。大司馬文。恐誤。此作獻禽。彼注云。羅弊。罔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也。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疏。祊是廟門外。祊。必彭反。今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神。故云誤。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禮記注。先嗇若神農者。疏。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斂去聲。○周禮注。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田畯古之先教田者。愚案此傳田畯。與經三章田畯不同。傳以神言。經以人言也。豳雅說詳見豳風總結題。○禮運。簪桴而土鼓。注。簪讀爲凶。聲之誤也。凶堀也。謂搏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樂書謂土鼓之制。窪土而爲之。故禮運言土鼓在乎未合土之前。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矣。愚案炮土之鼓。瓦鼓也。即籥章。注。杜子春謂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者也。禮運鄭注之意。則謂窪土爲坎。而以土凶築之。有聲以爲歌節。即明堂位所謂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者也。伊耆古天子之號。于時未有炮土之器。故其制如此。此蓋樂之始也。蕢苦對反。塊苦怪二反。桴音浮。讀作孚者誤。凶與塊同。苦對反。堀音掘。搏徒端反。窪烏瓜反。合音閤。涿陟角反。○三章。治直吏反。○卒章。詩緝。未刈之禾曰稼。其稼在田。由高處視之。則稼在下而見其密。故如屋茅。由平處視之。則稼在上而見其高。故如橋梁。若高處見其踈。平處見其低。則禾薄矣。露積之禾曰庾。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中高地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丘之京。稼則未刈。庾則刈而未入倉。於是求倉貯之。求東載之。小五十八・三十六・農夫頌美其上。答前篇意。異。

○二章。種之之種去聲。餘皆上聲。○詩緝。多稼者或宜高燥。或宜下溼。或利先種。或利後種。故擇其

種。先種後種去聲。其穎上聲。相見篇七月。○二章。疏。房謂米外之房。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孚與桴同。鈷苦故反。○釋文。蕾梁草也。說文。稷作蕾。云稷或字也。禾粟之秀。生而不成者。謂之莠。○莠見齊甫田。○疏。螟似蚜蚄而頭不亦螣蝗也。蟊或云蝼蛄。賊。似桃李中蟲。蟲亦頭身長而細。蚜蚄音子方。蝼蛄音樓姑。○去上聲。爲使皆去聲。蓋於臭反。○三章。詩記。釋謂穗之低小刈穫所不及者。穗謂刈而遺忘。束縛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蓋載所不盡者。滯謂成而折亂秉穫所不通者。

瞻彼洛矣。小五十九・十七・諸侯美天子。　異。

經○語錄。問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間有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所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隘。反若天子告諸侯者。答曰。家室家邦。亦趁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想當時朝會于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

傳○一章。書藝氏傳。地志。洛水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也。至河南鞏縣入河。○爾雅。茹藘茅蒐。注。今之茜也。可以染絳。疏。一名地血。齊人名茜。徐州名牛蔓。茹音如。藘音閭。蒐所留反。茜茜同倉甸反。韓見曹候人。○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凡兵事韋弁服。注。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韎韋之跗。注是也。疏。韎是茜染。謂赤色也。○二章。鞞音肯。毛氏。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珧珌。疏。名爲琫珌之義未聞。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蜃謂之珧。蜃甲所以飾物也。形似琫。黃金謂之鏐。紫磨金也。白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鏐。璗蜃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瑤。毛傳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璆珌恐非。愚案朱子以此詩言天子。則是飾鞞用玉琫珧爾。珧音搖。遙徒黨反。璆音求。玉也。鏐音遼。鏐音留。璗力計反。蜃是忍反。蜃步項反。

裳裳者華。小六十・三十八・刺　天子美諸侯。答瞻彼洛矣。　異。

經○一章。譽處見蔞蕭傳。○三章。駱見四牡傳。沃若見皇皇者華傳。

右北山之什。

桑扈。小六十二・三十九・天子燕諸侯。　異。

經○卒章。箋。兕觥。罰爵也。王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觵然陳設而已。○柔見周頌絲衣傳。

傳○一章。頌之也。二章。戒之也。三章四章。戒而頌也。謙虛遜下之意。盈溢於言辭之間。太平盛世之詩也。

傳○一章。竊脂見小宛。○二章。王制千里之外。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帥所

類反。○卒章。觥見周南卷耳。

鴛鴦。小六十二・十・潘侯答桑扈。　異。

傳○一章。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疏。罔小而柄長謂之畢。則執以掩物。鳥罟謂之羅。則張以待鳥。○二章。倒音到。○三章。莝與摧同。說文。莝斬芻也。秣食馬穀也。食音嗣。

頍弁。小六十三・十一・燕兄弟親戚。　異。

傳○興而興。章首二句也。比則七八兩句。餘則皆賦也。○二章。皮弁見衛淇奧。○三章。何期傳與箋同。云猶伊何。釋文。期猶基。○卒章。疏。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電。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霰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釋文。摶徒端反。

車舝。小六十四・十二・燕樂新昏。　異。

經○二章。語錄。列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蜃彼碩女。○三章。幾平聲。○四章。鮮我見北山傳。○五章。語錄。高山景行。便是那人。

傳○一章。蓼見鄘泉水。○迎魚敬反。○二章。爾雅。諸雉有鷮雉。注。即鷮雞也。陸璣疏。微小於翟。走而且鳴。音鷮鷮然。色如雉雉。尾如雉尾而長。頭上有肉冠。冠上蓋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埤雅。雉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翟音狄。○四章。作見唐揚羽。○卒章。好去聲。鄉音向。表記注。靡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能音皮。

青蠅。小六十五・十三・戒王聽讒。

經○詩記。蚍蜉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則聲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散之。又從而生蚍。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又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又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磬杅之間矣。蓋憂之也。

傳○一章。好呼報反。

營營者。青蠅之聲也。變白黑者。青蠅之性也。見其飛之營營。則知其必變白黑矣。聽小人之讒。則知其亂是非矣。傳上言亂人聽。下言變白黑。意蓋如此。

卒章。樣士巾反。木蠹生也。毛傳所以爲潘也。釋文。一音側巾反。者誤。小蠹也。

賓之初筵。小六十五・十四・衛武公飲酒悔過。　異。

經○李氏。篇首既曰賓之初筵。三章又曰賓之初筵。首章言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三章言今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卒章。式見鄘式微傳。

傳謂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古飲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飲酒之失也。三章言飲而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止。則喪敗其威儀。四章言飲當知止。而戒其讙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而戒其讙言語。

傳○一章。疏。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席通也。○即就也。○禮注。大射謂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樣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容比禮。節比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及卿大夫將祭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儀禮。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鐘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絃。注疏。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也。鍾磬同十六枚。而在一簴。鑮如鍾而大。奏樂。以鼓鑮為節。建猶樹也。以木貫而栽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朔鼙也。先鼓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頌古文為庸。言成功曰頌。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為賓所由來也。鍾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建鼓南面者。諸侯軒縣。合有三面。為辟射位。闕北面無鍾磬。鑮直有一建鼓而已。鑮竹也。謂笙簫之類。倚於堂。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絃。編磬繩也。鼓鼗於磬西。倚于絃也。縣音玄。鑮音博。應於證反。鼙部迷反。鑮待朗反。鼓徒刀反。絃音宏。簫音巨。跗音夫。辟與避同。今案大射禮諸侯禮也。故陳樂皆言諸侯。○大射禮。賓干。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公酢主人。主人酬賓。坐祭飲卒爵。降洗。酌膳送爵。賓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注。酬酒不舉。主人宰夫也。○禮注。侯所謂射布也。天子中之。能服諸侯。卑者中之。得為諸侯。○通解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曰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注疏。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白。以蜃灰塗之。赤亦以赤塗之。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皆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朱子案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說見齊猗嗟。畫胡卦反。蠯時忍反。正鵠上音征。下古毒反。○禮書。司裘於王。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其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大射。最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鄉射記。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夫王之虎侯。謂之大侯。諸侯熊侯。亦謂之大侯。諸侯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則天子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五十弓可知。豹五十弓。則麋亦五十弓可知。先儒謂弓之下制六尺。則九十弓者五十四丈。七十弓者四十二丈。五十弓者三十丈。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中丈八尺。七十弓者中丈四尺。五十弓者中十尺。侯中廣崇方。則五十弓之侯。用布五幅長丈。則中之布方丈矣。倍中以為躬。則上躬下躬各二丈矣。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則上左右舌布四丈而出躬各一丈。下左右舌布三丈而出躬各五丈矣。鄭氏謂半者。半其出於躬是也。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射人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大射。最人以貍步量侯道。蓋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大射擇士。欲其能擬度而獲也。故以貍步非大射。則弓而已。弓之下制六尺。貍再舉足亦六尺。其為步同。其所用異也。古者制度取於身。而器用生於類。故侯道生於弓。而侯中亦生於弓。十弓者。侯道之所始也。故五十弓之侯。其上則象人。八尺之臂五八四十。而用布四丈。其下則象六尺之足。五六三十。而用布三丈。中其身也。上下其躬也。躬之左右出者舌也。持舌者繩。繶繩者緄也。其不及地者武而已。則下綱其足也。武其足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則侯之制度。取於身可謂備矣。其香恭。樂漢為檬。雜也。下漢為犴。犴飾也。胡大也。擬度之度待洛反。緝于貧反。持綱紐。○又曰。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天子澤宮。西郊小學也。諸侯澤宮。郊之大學也。司裘。天子大射三侯。虎侯侯道九十弓。侯中丈。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氏謂王之大射。王射虎侯。諸侯助祭者射熊侯。卿大夫士助祭者射豹侯。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則同侯。異侯所以辨等。同侯所以一驩也。凡侯面北。西方謂之左。其張而未射也。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及射則說。束遂弊左下綱。與音預。奇音綺。侯中之中如字。餘並張仲反。說音脫。下同。○大射禮。司射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誓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遂比三耦。注疏。御侍也。大夫與大夫為耦。不足則十侍於大夫。以備賓耦。與君為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為耦。同射參侯。別侯則非耦也。比選次之也。大射賓射。天子三侯六耦。畿內諸侯。二侯四耦。畿外諸侯。三侯三耦。諸侯畿內外。各有一中一屈也。燕射則天子諸侯同一侯三耦。以燕私屈也。若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履物而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揖降。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遂比衆耦。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注疏。凡射者。皆袒決拾。故舉而說之。拾發之拾。其劫反。史也。乘時證反。乘矢。四矢也。○射畢。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觶升酌。散奠于豐上。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弛。一耦出揖如升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卒觶。坐奠于豐下。不勝者先降。反位。至衆耦皆如之。觶文義反。三升。升音拾。弛音撫。弓把中。○今案大射禮。諸侯之禮也。凡天子卿大夫。皆諸儒推言之。○其中之中如字。餘並陟仲反。比毗志反。○二章。籥見邶簡兮傳。○疏。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釋文。辭音俱。挹取酒也。○疏。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名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復扶又反。○疏。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又曰。衆賓長為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為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復酌傳作復爵。恐誤。○明堂位。注疏。崇高也。康舉也。為高坫受賓之爵舉於其上也。○三章。數音朔。媟息列反。○四章。讙呼端反。○五章。解居隘反。反為之為去聲。女音汝。

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固易韻以反覆其辭。然其意亦疑有異。七章樂而飲酒。樂四方和平諸侯賓服也。下章飲酒而樂。樂禮儀既備。人情洽和也。

傳○一章。地理攷異。今京兆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郡縣志。周武王宮鄗鎬京也。在京兆府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鎬京遺址淪陷焉。采菽。小六十八・四十六・天子答魚藻。異。

經

首章。總言其來朝。二三章敍車馬衣服之盛。四五章則頌之也。一章。車馬袞黼。封爵所命者也。二章。車旂和鸞。今所乘而來者也。三章。則言謹其禮服。肅其儀度。而天子予之。予之猶言稱許之也。既與之則復命之。而申其福祿矣。四章言柞之有蘖而枝。有枝則蓬蓬其葉。猶天子之有諸侯也。故此可樂之君子。則爲天子鎮守邦國之臣。而萬福之所同集。君既忠其上。則左右之人。亦平平相率而從其君矣。又言汎汎楊舟。則以紼而纚維之。可樂之君子。則天子必揆度而厚其福祿。則其君優游於是爲至矣。後兩章。皆期望以慰其心。誘掖以堅其志也。屢言天子者。非天子所自言。主於歌者而言之也。

傳○一章。蔽見豳七月。○禮注疏。金路象路。以金象飾。諸末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畫胡卦反。刺七亦反。鸞必列反。鞗尺銳反。鞗陟里反。盛平聲。好去聲。○二章疏。正出。涌出也。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埤雅。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蓴之美。故列子以爲客有獻芹者。蓴之蓋於口慘於腹也。蓴音淳。○三章。脛胡定反。縢徒登反。齊側皆反。○疏。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餘見曹候人及斯干。○卒章。韡音律。度徒各反。

角弓。小六十九・四十七・刺王不親九族。好讒佞。

經○五章。詩緝。讒人乘間而入。指馬爲駒。顛倒是非不顧忌。其後讒言無實。久則自敗。而小人不恤也。○六章。詩緝。讒人爲惡。如穉升木。木自能之。無所事教。王又信任之。是教穉升木也。詩記。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也。○末章。詩記。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

前四章。刺不親九族。後四章。刺好讒佞。二章二民字。所指微有不同。上民字。卽兄弟昏姻也。下民字。衆民也。王既遠其兄弟昏姻。則彼亦如是而遠王矣。王以薄德教其下。則下民莫不傚傚。皆各遠其兄弟昏姻矣。然民之上智不可移。故兄弟之令善者不變。其質之不善者。則又習於不善而交相爲病矣。四章。謂民之不善也。各持其一偏以相怨悔。不能存恕自反。專以怨爲己任。爲之而不疑。若酬酢之受爵。而不加遜讓。怨人者人亦怨之。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至於亡身也。五章。言讒人顛倒是非。固無所顧忌。而王聽之無厭。惟恐不言。猶之食食之必宜於飽。如酌之甚。取其多則讒者計行。而愈有以增益其勢。故下章有教猱塗附之說也。式居婁驕者。謂用此以居之。則婁生其驕慢耳。婁驕之辭氣。猶論語言屢憎也。

傳○一章。疏。冬官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脊弓之隈。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則淵相當。○好去聲。下同。○五章。勝音升。瓢蒲拜反。○六章。猴音彌侯。著直略反。○七章。濊符驕反。從釋文。此類隔而訛者。今改必驕反。○長上聲。

菀柳。小七十・四十八・晏。王者暴虐。諸侯不朝。

傳○一章。幾音機。朝音潮。○戰國策。魯仲連曰。齊威王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斬。斬側略反。斬也。○二章。分扶問反。

右桑扈之什

都人士。小七十一・四十九・亂後思昔日都邑人物之盛。異。

傳○一章。詩記。都人士。喪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詩緝。士對女而言。謂男子也。○疏。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可以供公子。若黃狐及麤惡者。庶人亦服之。玉藻。犬羊之裘不裼。庶人無文飾也。此狐裘亦不裼。故曰狐裘色也。○復扶又反。○二章。臺見南山有臺傳。○夫音扶。○箋。以臺皮爲笠。疏。笠本禦暑。因可禦雨。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衣去聲。○疏。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此應始冠而敝。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說文。綢密也。詩緝。言其髮美。解頤新語。其首飾綢直。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爲高髻之類。○三章。充耳瑱見衛淇奧傳。及鄘君子偕老。○瑱吐電反。○姞巨乞反。○疏。節南山尹氏大師。常武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韓奕爲韓姞相攸。宣三年左傳云。姬姞耦。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婚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四章。疏。厲。垂帶貌。禮。大帶垂三尺。○釋文。長尾爲蠆。短尾爲蝎。蠆音釋。○毀丘言渠焉巨偃三反。舉也。

采綠。小七十三・四十一・宣王時。召穆公爲申伯營城邑行者作。異。

經○疏。婦人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爲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以刺王。○三章。蔽見鄭大叔于田傳。

傳○一章。詩緝。王芻易得之菜。卽菉蓐也。陸璣。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奧傍生。如草濯濯。可以洗笏及幣枕。利於刀錯。俗呼爲木賊。彼士人謂爲綠竹。○卷音權。舍音捨。○三章。狩尺救反。從釋文。恐誤。當作舒救反。爲于僞反。○卒章。疏。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

黍苗。小七十三・五十一・宣王時。召穆公爲申伯營城邑行者作。異。

經○詩記。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與知職分者也。

上公則下說。蓋申伯誠有功於天下。而封之誠當矣。故民雖勞無怨。而且樂道其事也。其末章。既喜謝邑之平治。頌召伯之成功。而歸重於王心之寧。忘己之勞。以奉其上。惟欲得王心之安爾。此見忠實之情。太平之氣象也。

傳○二章。輓音晚。○三章。從才用反。○末章。治相並去聲。

隰桑。小七十四・蠻五十二・喜見君子。不知所指。異。

經○釋文。幽於糾反。○疏。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輭。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輭乳菟反。

白華。小七十五・蠻五十三・申后怨幽王。

經○五章。子金子。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謂宮中鼓鐘。聲必外聞。宮中嬌庶之亂。外人豈不知哉。○七章。戢莊立反。

全篇比體。而四六八章正比。餘皆反比。一章言物必相須爲用。今王不然而棄我。二章言天澤必普及微物。今王乃不關其大者。三章言小水潤澤。尚能浸灌稻田。有用之美物。王之尊大。反不能施澤於所當施。四章言物之貴者用之輕。位之尊者降而賤。五章言有威則必有靡。今念者固至而不見答。六章言近惡而遠美。七章言物皆有常而王心無常。八章言斃於卑者。身亦自卑也。

傳○一章。疏。白華茅類。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漚於候反。漬也。韌而振反。堅柔也。○申后褒姒事見正月及十風。○二章。被皮義反。○三章。滮符彪反。類隔切。今易皮休反。○四章。毛氏。煁炷竈也。疏。炷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燈也。炷於季反。○餘如甚反。○六章。埤雅。鶖性貪惡。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青色。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閒音諫。卒章。釋文。扁邊顯反。箌都禱反。恐懼序○前漢班倢伃傳。顏師古注曰。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緜蠻。小七十六・蠻五十四・微賤勞苦。異。

經　此詩恐是興體。

瓠葉。小七十七・蠻五十五・燕飲之詩。異。

傳○一章。毛氏。瓠葉庶人之菜。簞。亭以爲飲酒之葅。○二章。簞。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釋文。燔之詩緝。凡肉置火中曰炮。燒之曰燔。近火曰炙。○數色主反。○三章。炕苦浪反。乾也。

漸漸之石。小七十八・蠻五十六・出征勞苦。

傳○一章。將帥並去聲。○卒章。毛氏。畢。噣也。陰星。尚書孔傳。畢星好雨。月離之則多雨。噣直角反。又音濁。○詩緝。象性負淫。常時雖白蹠者亦汙。今卒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尚多。雨猶未久。而月離畢則又將雨矣。不遑他事。惟雨是憂耳。

序○箋。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鄭舒庸之屬。地理考異。謂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楚之先熊繹所封。左傳。熊繹辟在荆山。括地志。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熊繹之始國也。輿地志。秭歸縣東有丹陽城。春秋有舒。在今廬州舒城縣。舒鳩今無爲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東夷國。謂之羣舒。皆偃姓皋陶之後。鄒與蓼同。

苕之華。小七十九・蠻五十七・傷周衰。自憂不久。

經○芸芸貌。

何草不黃。小八十・蠻五十八・征役不息。

傳○二章。樂音洛。○三章。兕徐履反。紐音切。今易序紫反。○卒章。詩緝。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役車。注。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其役。毛氏以爲此有棧之車。役車也。疏申毛氏義。以爲此棧是車狀。其說不分曉。不若徑以爲士之棧車也。輓謨干反。

右都人士之什

譜　文王年四十七即位。在位五十年。蓋立於殷王帝乙之七祀。文王元年。帝乙之八祀也。薨於王紂之二十祀。而武王立。武王十三年滅殷。又七年而崩。子成王誦立。三十七年崩。子康王釗立。二十六年崩。子昭王瑕立。五十一年崩。子穆王滿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緊扈立。十二年崩。子懿王囏立。二十五年崩。共王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十五年崩。懿王之子燮立。是爲夷王。十六年崩。子厲王胡立。三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年崩。子宣王靜立。四十六年崩。子幽王涅立。十一年弒。子平王宜臼立。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崚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菁菁者莪

右十七詩。文王武王時詩。蓋天子之雅詩主於周。而周之盛德莫如文王。故四詩皆始於文王也。況雅頌皆周公所定。則小雅之端鹿鳴諸詩。皆文王之詩明矣。以下或亦有出於武王時者。故不敢獨言文王也。

天保　蓼蕭　湛露

彤弓

右天保。諸侯羣臣報上。餘三詩。皆天子燕諸侯之詩。蓋武王成王時詩也。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魚藻　采菽

右十二詩。列於變雅。朱子以爲自楚茨至車舝十篇。乃正雅之錯脫。又以魚藻采菽與楚茨等篇相類。然則亦皆武王成王時之詩也。

常棣

右成王時詩。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鴇苗

右五詩宣王。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小弁　鼓鐘　白華

右六詩幽王。

賓之初筵

右衛武公作。武公卽位於宣王之十六年。卒於平王之十三年。然則此詩作於宣王幽王平王之時。皆不可知。未可以東遷雅亡之說斷之也。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靑蠅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隰桑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右三十四詩。時世不可考。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七

大雅三

鄭氏詩譜。大雅十八篇。爲正經民勞之後。謂之變雅。

文王。大一正一。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戒成王。

經○一章。子金子。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謂文王之德。首出庶物。昭徹于天。故千餘年之侯國。一旦受命。達于天下。○又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王文憲作丕顯不時。如詛楚文。敢昭告于不顯大神。蓋不字乃丕字也。豈有告神而謂之不顯乎。

傳○一章。自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一千九十七年。武王卽位。一千一百四十七年。滅商一千一百五十九年。○昭七年。衛襄公卒。王使如衛弔。且追命曰云云。○三章。韻會。鏞具題曰楨。兩頭橫木也。旁曰韎。○五章。詩記。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宗廟之祭。以祼爲主。○毛氏。黼白與黑也。詩記。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爲裳也。○毛氏。皃。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左氏傳。虞人之箴。有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注。告僕夫不敢斥尊。○喟苦愧反。○卒章。聞去聲。度待洛反。○題下。盩去聲。朝直遙反。

大明。大二・正二・周公陳文武受命。戒成王。異。

經○一章。子金子。挾。如挾泰山之挾。謂提挾而有之也。○二章。詩記。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三章。詩緝。文王之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四章。駔去聲。載子亥反。○箋。天於文王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疏。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六章。箋。蘇接反。○詩記。書箋。友柔克。有和順之意。詩緝。保安之右助之而命之以伐商。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箋伐。詩記言大商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不能伐之也。

傳○二章。中陟仲反。○鳧。舟爲反。汋。如銳反。○四章。郃。戶答反。○五章。毓。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又曰維舟連四舟。維舟以下。皆水上浮而行之。○比。毗志反。○六章。長丁丈反。類。隔切。今易張丈反。○七章。朝。歌見邶風傳。○卒章。疏。騂。赤色。黑。黍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騵音浮。○翹下。閒去聲。

縣。大三・正三・周公述大王文王。戒成王。

傳○一章。蔓音萬。○山海經。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郭氏注。今漆水出岐山。詩云。自土沮漆是也。水經注。北流者。蓋自北而南也。漢志右扶風漆縣有漆水。在縣西。寰宇記。鳳翔府普潤縣漆水。源出縣東南漆溪。唐普潤縣。卽漢漆縣地也。雍錄。案水經渭水自雍縣東下至岐山。與岐水漆渠水會。三水大小相敵。故渭不能獨擅其名。是以猶得名漆也。此水東及周原之北。岐山之南。是爲大王之邑。故詩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其地山固名岐。而山南有水亦名岐也。岐漆渭三水同流。則岐亦之陽。亦漆水之陽也。故頌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毛氏釋之曰。漆沮岐周之二水。其說確也。但詩兼漆沮言之。而諸者止言漆。不言沮。不敢強通。然則縣詩潛頌之謂漆沮者。皆潤之漆水也。大王文王之都在岐。而普潤者。岐地故也。地理攷異。引段氏云。漆沮有二。皆出雍州。皆東入于渭。特有上流下流之別。詩自土沮漆。在岐周之閒。是渭之上流也。書東過漆沮。敘于灃涇之下。是渭之下流也。瀹音俞。雍於用反。餘見小雅吉日。

今案寰宇記。鳳翔府東至長安三百一十九里。長安東至同州二百八十里。則二水入渭之地。東西相去六百里。非一漆沮明矣。雖岐下入渭之沮。不可考其源委。然決非至華原合漆之水也。

酬見周南及豳傳。○疏。年世久。故稱曰古公。猶云先公也。○大王之大。音泰。後並以意求之。○窔。餘招反。重而容反。疏。陶瓦器。竈也。復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墼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二章。雝。去聲。○詩記。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見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語錄。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大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有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故遂被他取了。○地理攷異。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相。釋文息亮反。屬音燭。○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二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之南。踰梁山。循水可以達岐。所謂岐西水潛至于岐下也。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周公采邑。○三章。語錄。荼恐是蔓菁。故詩人與堇並稱。堇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魚。荼是堇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爲苦苣矣。如薺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非荼實能甘也。○餳。夕淸反。乾糖。○疏。春官蕭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云。楚焞。音。于燋在竈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者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焞爲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旣然執之以灼龜也。焞龜開兆。故曰楚焞。蓋時髓反。爍。哉。約反。焞。土敦反。○語錄。爰契我龜。乃刀刻龜也。古人符契。亦是以刀刻木而合之。○五章。度。待洛反。○六章。應。去聲。重平聲。○塘。見小雅鴻雁。○樂。音洛。○七章。王之郭門曰皐門。疏。宮之外郭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疏。謂朝門也。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衞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大社之大。音泰。○疏。起大事至謂之宜。爾雅文。大事。兵事也。有事。祭也。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八章。閑。去聲。○詩緝。柞柞樸也。卽車攻所謂翩也。樸音歷。○棫。音閾。緩。爾雅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詩疏。棫卽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棫。直理易破。可爲幢車輻。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棫。或曰白柘。二說未知孰是。矜。音芹。柄也。祿。音求。○鮮。上聲。○詩記。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戰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爲文王之詩乎。蓋敍周家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卒章。朝。直遙反。○疏。選士爲大夫。選大夫爲卿。則各以德而相讓也。○閒。音閑。遇。皮冰反。○語錄。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閒。蹶然興起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也。又曰。蹶說。如今人言軍勢益張。○相。道。去聲。○疏。臣能曉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悔。故曰禦侮。○殺。所界反。

棫。大四・正四・咏歌文王之德。異。

自此至假樂。疑多周公作。

經○一章。棫。見緜。○趣。七喻反。○四章。語錄。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此等語言。自有脈血脈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卻壅滯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旣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遐。不作人。古注幷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最好。○卒章。語錄。遐

不作人，卻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工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問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王與箇是盛美，資質眞箇是堅實。

竊謂卒章爲有義之興，言文王之德之純也。文之見乎外者，固若金玉之追琢，質之存乎中，則質金玉也。表裏如一，豈致飾於外而已。故勉勉其德之我王，能綱紀乎四方也。○首章，左右趣之，總下兩章。二章以處言，三章以出言，四章言興善人，卒章言定四方也。

傳○一章，迮側格反，著直略反。○二章，圭瓚見旱麓。○箋：璋瓚也。疏：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祭之用瓚，唯祼爲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詩緝：璋以爲瓚柄，所以祼也。

案圭之制，其廣三寸，其厚半寸，其頭斜銳寸半，其長則天子尺有二寸，公九寸，侯伯七寸，半圭曰璋，言其廣之度也。

三章，溼見邶谷風。櫂直教反，釋文：楫謂之櫂，或謂之櫂，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四章，天漢見小雅大東。○卒章，語錄：問傳言美其文，美其質，不知所美之人爲誰。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綱紀。又曰：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如何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

旱麓。大五正五：咏歌文王之德。翼。

經○四章，清酒騂牡見小雅信南山傳。○卒章，葛藟見周南葛覃。樑本，條枚見汝墳傳。

此詩五章有豈弟君子一語者，皆與其一章，無此語者，爲賦其意，則在各章末句相次爲義。一章君子以豈弟之道干祿，二章福祿自降，三章德及乎人，四章德威乎神，五章神降之福，六章謂德既格乎上下矣，而所以求福者未嘗少懈，此緝熙之工夫也，此所以爲文王也。

傳○一章，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漢水所出，東北入漢。○疏：楷莖似蓍，上薰人織以爲牛營箱器。又屈以爲斂。○樂：晉洛易以豉反。○二章，纘：止忍反。○疏：瓚者盛鬯酒之器，以圭爲柄，以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有鼻寸，爲龍口，鬯酒從中流出。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疏：黃流，秬鬯也。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鬱鬯見小雅信南山。○三章，蔚見小雅四月。○五章，釋文：條許氣反，芟草燒之也。

思齊。大六正六：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經

首章，專主於大任而言，謂大任有齊莊之德，故能生文王。其德之本，則上繼於大姜，其德之化，則下及於大姒。此四句因及大任之德之本效，以著其所以成文王之聖也。二章言文王事神接人，各得其道。三章言存諸身者，純亦不已。四章言見諸事者，性與天合。卒章言作成人材之盛。

傳○二章，子金子，御迎也。以此道迎接於家國也。○詩緝：鬼神歆之，無有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

降禍者。○四章，雝乃且反，羹音羔。○卒章，詩記：聖人澤流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繼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皐陶，已日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皇矣。大七正七：敘大王王季之德，及文王伐崇崇。

經○語錄：詩稱文王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卻又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歆羨，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又曰：周人敘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耳。○問：文王於君臣之義，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做一箇道行召，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如文王有聲，亦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不是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以見大段動衆，此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使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是大段弛張了。蓋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潰，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一章，子金子，者昔嘗謂上帝愛好之也。○卒章，拂符弗反。

傳○一章，善致之，者音旨。○二章，鑿詩書，釋文及韻並烏籀反，傳作烏劍反，恐本誤。○去丘呂反。○疏：自斃，謂木自倒而枝葉覆地者，非人斃之，故曰自斃。○行音杭。○疏：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檿：去軌去愧二反，又音匱，長張丈反。○串夷載路，詩緝：串習也，夷平也，載語助也，即周頌所謂岐有夷之行，謂民歸之者衆，串習其平夷而成大路也，此說亦可備一義。○爲于僞反。○三章，兌字毛氏，於緣曰成蹊也，於皇矣曰易直也，釋文於緣吐外反，又徒外反，於皇矣徒外反，是義不同而音亦不一也。今傳於緣吐外反，訓通，以拔兌爲木拔道通，於皇矣則徒外反，亦以拔兌爲木拔道通，是音異而義同也。校之毛詩，俱當作吐外反。○四章，貊武伯反，長丁丈反，音類，隔切，即陌音掌音。○閒去聲。○五章，了金子，畔援兩字相反，歆羨只是一意，但有淺深，歆心動貌，羨慕也，歆淺羨深。○舍音捨。○左氏傳昭十五年，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注：密須姞姓國，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案安定郡即涇州，南漢晉志注，皆引爲密國所在，則是密在涇州可知，若寇州則北地郡也，而朱子之言如此，又以阮爲涇州故國，皆不知何據。○六章，鄉許亮反。○詩記：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通鑑外紀：西伯自岐徙豐，原作岐山之陽，不出百里。○七章，詩記：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無不大聲以色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蓋以色爲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爲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經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子金子，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

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爲已甚之意，不識不知，全不用其私智。○鄠音戶，閎音宏，天害釋文於表於廟二反，鈇音夫。○子金子，橫渠嘗言殷自中世乘西方之地不顧，又昆夷玁狁爲患，非王季不足當之，故自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使專征伐，九命作伯見孔疏。子卒章，膰音燭。○禮疏，非時祭天謂之類，類雖非常祭，亦依正禮爲之。○通典，禡，師祭也，爲兵禱也，其禮亡，其神蓋蚩尤，或云黃帝，子金子，禡，一說祭馬祖，降戶江反，夫音扶。

靈臺。大八正八。民樂文王有臺池鐘鼓之樂。異。

經○疏，靈臺無正文，諸儒說多異義，鄭玄意謂大學卽辟雍也，靈臺與辟廱同在西郊，靈臺辟廱明堂宗廟皆異處，大戴禮盧植禮記注，蔡邕月令論，潁子容春秋釋例，賈逵服虔注左傳，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袁準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論者合以爲一，失之遠矣，夫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若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大侯九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廢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子之所學也，春秋君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潁氏以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齊宣王問孟子毀明堂，孟子曰，失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淺丈夫未有是也，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朝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且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說音稅。月令論，取靈臺宗廟之清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閒水周環，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耳，釋例，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蕭然清靜，博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因附見于此。

靈臺，乃占候遊觀之地，辟廱，乃行禮作樂之宮，非一所明矣，作詩者頌文王之美而併數之，未嘗以爲一處也，說者合之，然後其論膠矣。○辟雍，禮注，以辟爲明，雍爲和，詩注，辟水旋丘如璧雍節觀者，是禮注釋其義，而詩注釋其形也，自唐虞以來之學，未聞有水，而周之學有水，此蓋因文王一時之制，子孫遂承之以爲定法耳，如曰乃立皐門，乃立應門，古未有此名也，大王始爲之，後增益以爲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之制，如曰造舟爲梁，古未有此名也，文王始爲之，後遂定爲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之制，愚意辟雍亦猶是爾，築城伊減，文王營豐之事也，營建城邑，且因一時溝洫之舊，蓋尙儉而惜民力也，安知辟雍之創，非因郊外田間溝洫以爲之乎，築其地爲學宮，仍不廢其水道，蓋亦一時之儉制也，武王鎬京之辟雍，因之，故後世遂以爲定法耳。

傳○一章，度徒洛反。○疏，左傳，秦伯獲晉侯，乃舍諸靈臺，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三輔黃圖，今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百二十步，在豐水東。○釋文，稷子牆反，陰陽氣相侵漸成雘。○孟子集注，量度也，營謀爲也，則經營謂圖度之意，詩記，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址。○令呂眞反，樂音洛，題下同。○李氏民謂其臺曰靈臺，非文王自名之也。○二章，詩記，麀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翯翯者，飛鳴自適也，於物魚躍者，魚驚則潛，今物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周禮，韗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疏，鼓四尺者，謂鼓面革所蒙者廣四尺也，中圍加三之一者，謂將中央圍加於面之圍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爲四尺，總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韗音運，鼖賁同。○卒章，矇，見綱領。

下武。大九正九。美武王繼三王之緒。

經○二章，求匹也，卽一章配字意。○四章，應去聲，此詩美武王，一章言繼三后之緒而有天下，二章言繼先王之德，上合天命而信於天下，三章言德爲天下法，四章言天下法武王，五章言子孫能繼武王之德則能永久，六章言永久之效。

傳○一章，子金子，或疑下字誤，然周素非尙武之國，謂之下武亦可，詩緝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語錄，問三后在天，傳言旣沒而其精神上合于天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曰，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旣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道理活，如云文王沒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眞箇在上帝之左右，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尙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五章，荷胡可反。○六章，朝直遙反。○史記，秦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皆賀。

文王有聲。大十正十。文選，豐鎬，異。

傳○二章，鄠音戶。○三章，減與湓同，稱昌孕反。○五章，地理志，鄠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郿縣志，灃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發源北流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禹貢，灃水攸同，傳終南今京兆府鄠縣山也，東至咸陽入渭，鄠灃豐同。○六章，邰湯來反而王之，王于況反。○卒章，遺于皆反，愚謂當以或說爲正。○題下，語錄，問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詩言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擘破般。

右文王之什

生民。大十一。周公尊后稷配天，推本言之。

經○一章，歆字巡句，毛氏盡歆字絕句，鄭氏讀也。○子金子，姜嫄有邰氏女，見地有巨人之跡，履之而

敏然歆歆若人道之感，此是歆字絕句，於是即其攸介攸止之處，而震動夙肅，震肅即孕也。由是有娠而生后稷也。魯頌亦云上帝是依，謂天之神，憑依姜嫄之身而生后稷也。○又曰介助也，於神所歆之處，身所止之處，便初震動，初肅然而有娠也。○前編案史記，姜嫄帝嚳元妃，蘇氏古史因之，遂以后稷爲帝嚳之子，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爲舍嫡而不立而別立堯，周郊太祖，何爲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爲舍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之時，堯之年已七十有餘矣，而禹猶曾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之，則堯何足以爲堯乎，鄭康成知史記之說爲不通，則謂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世妃，蓋其世胄之妃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有郊禖弓韣之禮焉，其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矣，抑以世胄之妃生子，又何嫌疑而棄之哉，然則嫄稷母子果若何人邪，曰，證諸詩而已矣，生民之詩，謂姜嫄履帝武而敏歆，閟宮之詩，謂上帝依姜嫄而生稷，則固不必捨二詩而他考也，朱子曰，巨跡之說云云，傳鄭一章巨跡之說至何足怪哉，故今以詩爲斷，不復上附於嚳焉。○語錄，履巨跡之事有此理，如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者皆闢之，後世祥瑞固多是僞妄，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眞實者皆以爲無，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也，不成亦以爲非。

弗無之爲言有也，弗無子即有子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此類皆詩人之反辭，他皆如不有君子者，無君子也，無非事者，皆是事也，其類不一，謂弗無爲有何不可者，自毛氏以弗爲去，鄭氏以弗爲祓，皆主於祭祀而言，故諸儒之說始膠，而后稷之生終不得其實，玄鳥之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契因祀郊禖而生，固經意也，而此經唯曰克禋克祀，何所據而遂亦以爲祀郊禖邪，夫禋者，精意以享神，不必附會爲何神也，蓋姜嫄者，姜姓之處女，其性好事鬼神，能精意享祀，正猶陳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之類，爲其能禋祀也，故鬼神依之而生神子，於是因出郊履大人之跡而生稷焉，克禋克祀，非求子也，以弗無子，神之異也，且克者已然之辭，非致力於此之謂，如成湯之克寬克仁，王季之克明克類，凡詩言克類，皆謂其能若是爾，今試徐誦其文而以意隨之，謂姜嫄能禋能祀，是以有子，則辭甚順，理甚明，若曰禋祀以祓去無子之疾，則二克字爲不辭甚矣，以是求詩，庶幾得詩人之意。

二章，子金子，達如字亦通，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詩人異之也，異之者神之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姜嫄疑之也，疑之者恥之也，恥之故棄之，○又曰，上帝不安享我之禋祀乎，胡爲使我不夫而育也，起下章棄寘之意，○三章，呱音孤，訏況于反，○子金子，不夫而育，疑而棄之，其異如此，神而收之，○四章，毛氏，幪幪然茂盛也，唪唪然多實也，○五章，夔，釋文徐秀反，案字書當作余救反，若徐秀反則袖字也，○子金子，后稷之稺，凡上章荏菽禾麥瓜瓞之類，但后稷所種

穀，則各有助其成實之道，蓋知其性及其漬種之法，與地之宜，天之時，故實有以方苞種褱發秀堅好穎栗之也，至下章秠秠糜芑，則又自后稷而始種之爾，堯以棄教民稼穡，有功生人，故封之，又以其母感化而育，不由有父，故使其繼母氏之國祚之士而命之曰姬氏，部在武功有后稷祠，姜嫄祠，又見周南，漬種種褱之種，支勇反，○子金子，又案易大傳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則耕稼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稱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甽田，則甽壠之法，自稷始也，晉董氏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爲天下烈矣，其流慶子孫光有天下宜哉，○詩緝，首章述姜嫄禋而生后稷，次章述稷生之易，三章述稷生而見棄，四章述稷幼好種植，五章述稷掌稼穡而封邰，六章述稷教播種，七章述稷祭祀，末章言尊稷配天。

傳○一章，馥音弗，韣音獨，疏，玄鳥至以下至郊禖之前，月令文，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咸陽氣而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爲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敬其事，故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宮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獨言九嬪，舉中而言，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大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男子之事，冀其所生爲男也，愚按傳但舉周之禮以解詩，上古禮未必盡然，況前言高辛世妃，則非高辛帝矣，亦不得用此禮也，今若以愚之前說求詩，則此說自不必用。

嫄音頊，拇莫后反，履大指，娠音身，懷孕也，○二章，副字逼反，此類隔切，今易拍逼反，○疏，羊初生遂，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易以豉反，○三章，六書故，腓腸後肉，腓腸也，牛羊腓字之，嬰兒不能跂乳，牛羊俯偃而乳字之，在其腓間，故曰腓字，○藉慈借反，○四章，好種好耕之好，呼報反，○五章，詩緝，他人之穡，則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之道焉，贊化育之一端歟，○漬疾賜反，其種爲種之種，支勇反，後章是種同，秠補履反，不成粟也，○六章，秠孚郵反，類隔切，今易鋪郵反，○爾雅疏，秠是黑黍之大名，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爲秠，稃芳孚反，○郭璞曰，扶音以出曰也，舊頌云，扶，取出也，○疏，蹂踐，其黍，然後舂之，○漸星歷反，疏，洮米也，洮音陶，○爾雅小雅蓼蕭，○膟音律，膋音遼，皆腸間脂，○爇如劣反，○疏，載謂祭行道神，秋官，犬人，凡祭祀供犬牲，狀瘞亦如之，注，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羝亦伏體載上，今案月令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載，壝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載上而祭之，又夏官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載，注，行山曰載，祀之者，皆士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疏，菩芻棘柏三者，但用其一爲神主則可也，轢音歷，廣古曠反，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內言樹蘇，外言載，則舉祀皆舉矣，○傳音附，○卒章，葅側魚反，醢，奠也，不調曰臠，菜以其質，故以瓦器盛之，大音泰，○題下，鬻音育，

行葦。大十二・正十二・祭畢而燕父兄耆老。異。

傳○一章。葦見泰蒹葭。疏。葦初生爲葭。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故以成形名之。傳謂句萌之時。正此意。○毛氏。戚戚。內相親也。疏。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詩記。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詩記。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二章。重直容反。疏。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禮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稱筵。在上稱席。莞。故歡反。○李氏。緝御卽所謂更僕。○醢市流反。醢。阻限反。○疏。以肉作醬曰醢。醢。肉汁也。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屬爲之名也。○殽字本當作肴。說文。啖也。徐鍇謂已脩庖之可入口也。疏。燔炙是正饌。以脾與醢爲加助。故謂之嘉。○比毗志反。○三章。籩音邊。則下句字不必協。○疏。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蠹。則漆上又蠹之。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盡矣。李氏引荀子云。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公羊傳注亦云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鏃。作木反。矢鋒也。疏。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注。金鏃斷羽使前重也。關西曰箭。江淮曰鍭。則鍭者鏃鍭之矢名也。鏃音滴。卽鏃也。○參亭之參七南反。參分之參蘇甘反。中陟仲反。○純音全。奇紀宜反。案儀禮大射儀。公及諸公卿大夫射畢。司射視算。二算爲純。一算爲奇。司射取賢獲執之。告于公。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注。純猶全也。耦。陰陽也。又案禮記。投壺之禮。賓主黨卒投。司射請數。二算爲純。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疏。二算合爲一純。一算謂不滿純者。故云奇。以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以告勝者。若雙數則曰若干純。隻數則曰若干奇。猶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曰九奇。鈞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朱子曰。恐或是九算。則曰四純一奇也。○搢音晉。疏。搢。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此謂卿大夫。若君則使人賜矢。不親挾也。詩緝。案儀禮鄉村大射皆云。搢三挾一个。又云。挾乘矢。注。方持弦矢曰挾。弦縱而矢橫爲方。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謂左手執弓把。見矢鏃於把外。右手大指鉤弦二指。挾持其矢。故弦縱而矢橫。弦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故曰挾。乘時證反。縱。子容反。見音現。○慆好吳反。敖五報反。備音佩。投壺令弟子辭曰。毋慆毋敖。毋備立。毋踰言。注。弟子賓主黨年稚者。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毋慆敖慢也。備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鄉許亮反。○備。祖媚反。○詩記。四鍭既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又曰。此章鄭玄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敍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又曰。孔穎達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富。設文於貍孫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以爲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案

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酌尙多。言酌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卒章。疏。醢。酒之醇者。○黃耆。又見小雅南山有臺傳。○醢音志。靳與祈同。○鮐。魚也。湯來反。

既醉。大十三・正十三・父兄答行葦。異。

傳○二章。疏。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之俎實。○三章。詩記。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毛氏。公尸天子以卿。疏。引白虎通。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綱。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避嫌。故不以公爲尸。○椒古雅反。見小雅天保。○四章。籩豆見豳伐柯。○詩記。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五章。特牲饋食禮。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肺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肺。復位。坐食肺。卒觶拜。尸備答拜焉。舉奠洗酌入。主出復位。洗酌人。尸拜受。堩坫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注。疏。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病飲也。謂舉而飲之。奠者奠於鉶南。備猶盡也。熬案自尸執奠至尸備答拜焉。舉之事也。自舉奠洗酌入至出復位。奠之事也。前言祭酒啐酒。嗣子也。後言祭酒啐酒。尸也。四言舉奠。皆稱嗣子也。食音寺。盥音管。稽音啓。啐。取內反。觶。支義反。鉶。音刑。○詩記。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八章。媛。于眷反。

鳧鷖。大十四・正十四・繹而賓尸。異。

經○二章。詩緝。來而宜之。謂樂之也。○三章。濟息汝反。○本義。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沙渚濃。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實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傳○一章。爾雅注。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鷖。陸璣疏。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廣韻。野鴨也。鷖。施彌二音。○疏。鷖一名水鶩。埤雅。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漚卽鷗也。形色似白鴿小而翠。飛○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疏。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卽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大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三章。沛子禮反。見小雅伐木。○四章。疏。灃字從水。衆知是水會聚之處。○卒章。傳地理志金城郡浩亹縣。注。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浩音誥。

假樂。大十五・公尸答鳧鷖。異。

經○語錄。易樂詩。次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意甚好。然此亦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非常理也。又曰。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多。穆穆至爾章。是願其子孫之賢。又曰。此詩末章。卽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卽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公劉。大十六、正十六、召康公戒成王。

經○一章。千見周南兔罝傳。戈見秦無衣。○詩中十適字。主乃字。義皆同。○二章。瑤見衞木瓜傳。○三章。詩緝。百泉泉水也。案通典。漢安定郡朝那縣地。唐爲原州百泉縣。蓋因詩百泉而得名。○五章。隰原卽禹貢原隰。在邠州。○徹尺列反。

傳○一章。公劉世次見周南。○釋文。王肅云。公號劉名。尚書傳公爵劉名。王基云公劉字也。周人以諱事神。王肅給百世。召公不當舉名。子金子曰。周家稱公。自公劉始。然則書傳之說爲是也。○詩緝。場疆皆田之界畔。然詩言適場適疆。當有小別。疆如封疆。所包者廣。故王氏於信南山言疆者爲之大界。然則場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塍食乘反。○餱見小雅伐木。糧。說文穀食。糗去九反。說文熬米麥。徐鍇曰。爆乾米麥也。糦音遂。爆音暴。乾音干。○疏。戚揚皆斧鉞之別名。鉞大而斧小。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大鉞。召音邵。康公名奭。音適。見召南。○二章。釋文。相息亮反。○鞞琫見小雅瞻彼洛矣。鞞音皮。○語錄。容橐如今之香囊。○三章。朱子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詩記。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論難並去聲。度徒洛反。○四章。鉞見行葦。○疏。饗禮當享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周禮。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豳殺禮也。享音烹。殺所界反。○語錄。君之宗之。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宗主。○宮室成而祭之曰落。左氏傳。顧與諸侯落之。○勞郎到反。屬音燭。○左氏傳。哀四年。楚囊瓦。瓦氏潰。瓦子亦奔晉。晉執瓦子與五大夫。以畀楚師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注。楚復詐爲瓦子作邑。立其宗主。○五章。疏。東西爲廣。南北爲長。○辟音闢。○測景見豳定之方中。○背蒲昧反。○箋。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疏。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從遷之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今案傳謂三單未詳。蓋不取鄭說也。今姑記此以備訓詁。○孟子集注。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語錄。徹通也。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攷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周養公田。又春秋傳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疏。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疏。夕陽者。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書傳說大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卒章。詩緝。鍛打鐵也。稽康好鍛是也。○鄉許亮反。○地理志。吳山在扶風汧縣西。卽析山。又謂之吳嶽。

洞酌。大十七、正十七、召康公戒成王。

經○一章。挹酌也。豈苦亥反。○二章。彝見周南卷耳。

傳○一章。疏。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詩記。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而注之。則遂可以饋傳。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毛氏。樂以彊教之。易以說安之。疏。樂者人之所愛。當自彊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以安之。一人而云父母。故云有父曾有母親。今傳用表記本語。樂音洛。易羊豉反。

卷阿。大十八、正十八、召康公戒成王。

經○七經小傳。召康公何以不欲成王似先王而曰似先公。曰成王之時。周之先王。惟有文武。皆聖人。不可以也。欲成王似其可及者。莫若先公也。召公戒成王。作公劉之詩。周公戒成王。作大王之詩。所以不及文武意皆可知矣。○一章。飄避遙反。○六章。顒魚容反。卬五岡反。○七章。豳於害反。

二三四章上二句。皆言已有之福。戒辭唯在第四句。彌者益也。終也。欲王充益而終德性之所固有也。俾爾者。謂天錫爾上二句之福。所以使汝彌其性。果能若是。則有下句之效矣。○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以德言也。令聞。以聲譽言也。令望。以威儀言也。內外兼備。則爲四方之綱矣。○七八章。上三句興。第四句鳳凰興吉士吉人。止興天則興王也。○九章。惟梧桐之生。菶菶萋萋。則鳳凰之鳴。雝雝喈喈。以興下章君子之車馬。庶多而閑習。則吉士之來者衆矣。蓋賢者之進。必以義。上之人致敬以有禮。則興者多也。

傳○三章。昄符版反。類隔切。今易部版反。釋文又有方滿反。卽類隔切版字。○五章。相息亮反。行下孟反。○七章。疏。說文。鳳神鳥也。其像。鴻前麐後。蛇頭魚尾。鶴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數。山海經。狀如鶴。五彩而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飲食自歌自舞。京房易傳。高丈二。漢書。高五六尺。麐麟同。○九章。疏。爾雅。櫬梧。注。今梧桐。又曰榮桐木。注。卽梧桐。然則梧桐一木耳。墀。雅極可愛。蘇鄂皆五。其子似乳。綴於蘇鄂。櫬初覲反。蘇音羔。○卒章。尚書孔傳。賡。續也。載。成也。

民勞。大十九、厲王時同列相戒。

經○語錄。問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至三章謂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蓋爲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能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餘之。○二章。惛音昏。○三章。釋文。近附近之近。○卒章。續緒。釋文。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書又上去戰反。下丘願反。

此詩每章皆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對言。蓋詭隨。柔惡也。寇虐。剛惡也。人無正直之德。則柔者便辟側媚以容身。剛者強暴橫虐以立威。情之常也。有國家者。於此二者無縱而式遏之。則所進者皆正直之人矣。無縱詭隨。所謂者自輕以至重。惟繾綣者有遲回顧戀漸漬浴巧之意。所以固結者深。是則小人詭隨之尤。而人少有覺之者。故於篇終言之。而與無俾正反同戒也。

傳○一章。幾釋文音祈。近也。○詩緝。遠謂夷狄。邇謂中國。治道略外而詳內。夷狄則撫柔之而已。中國則禮樂之治甚詳。故必能其事也。○專爲之爲去聲。

疏。引左傳服虔注。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今案史記但云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而不著其年謚。謂惠侯當厲王奔彘之時。下至十五世則爲繆侯。繆侯七年爲魯隱公元年。與疏不合。蓋國微史失。不可考信。故傳但曰康公之後。

疏。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凡九王。不數成王。懿孝兄弟同世。故曰七世。今案懿孝當云共孝。○二章。讙喧歡二音。惛愞。毛氏。大亂也。今傳從箋。讙譁。惛不明也。說文。愞。亂也。當訓爲昏亂。近毛意。○四章。女音汝。○箋。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則千里之外遠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板。大二十。雙二。同列相戒。異。

經○五章。殿都練反。○六章。李氏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蓋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之爾。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又爲邪僻。何以牖民哉。詩緝。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同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今民雖多邪僻。而本然之天自若。亦唯因其同有而開明之耳。勿自立法以彌之。自立法則是蓋也。非天也。○卒章。毛氏。戲豫逸豫。馳驅自恣也。詩緝。戲豫即無逸所謂耽樂。馳驅即無逸所謂遊田也。

此詩雖同列相戒之言。而後三章實君之任。蓋責同列以道其君使知此也。一詩之意。在出話不然爲猶不遠兩語。故於首章見之。而猶又話之本也。故下唯言猶之未遠。二章戒其出話之必合於道也。三四五章。戒其當遠猶也。三章言不聽已之謀。四章言用事者皆年少而無老成。五章言善人見亂而緘默。小子躁躁。善人載尸。雖各止一句言及。而意全在此二語。後三章正言以告之。使道王也。六章當順天以教民。七章當修德以安衆。八章戒謹恐懼以終之。

傳○一章。詩緝。箭小物也。蔑棄聖人。而管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亦小。○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屬。爲王卿士。疏。凡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漢屬河內郡。在周東都之畿內。○女音汝。夫音扶。四章並同。○二章。沓徒合反。○三章。蠆。釋文五刀反。毛氏。蠆蠆猶譽譽也。譽五報反。音與五刀近。今傳蠆許賴反。字書。蠆螫也。與自得之意不類。當從釋文音。○芻蕘。毛氏及箋皆作薪采者。疏。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然火之草。蕘是薪。以薪亦是采取。故連言薪采。今案疏意薪主蕘。采主芻。若言采薪則疑專主於薪。言薪采則采芻薪蕘兩意備。當從薪采爲是。○四章。燒。釋文許酷反。一許各反。不必言叶。恐叶字誤。○少施照反。○五章。毛氏。夸毗以體柔人。疏。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卻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也。傳雖不用此訓。而此說亦有理。因附見。○度徒洛反。○六章。壎篪見小雅何人斯。○和胡臥反。○璋圭見棫樸。○道去聲。○卒章。晤錄。逾。

變也。逾未至於怒。亦大槩相似。○又曰。旦明蓋一章。這節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則纔有少肆意。他便見。又曰。這裏若有些違他理。便恰似天知得一般。所以說日監在茲。監去聲。○又曰。天體物而不遺。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指心而言。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人之所以爲人者。皆天之所爲。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

右生民之什

蕩。大二十一。雙三。託紂刺厲王。

經○一章。蕩唐黨反。鮮息淺反。○五章。號戶刀反。呼又火胡反。○六章。蟈音條。○卒章。沛音貝。○語錄。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與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

首章。言人之多辟。非天命之本然。實自失其初爾。以起後章之意。二章言用暴虐聚斂之臣。天降慆傾。指三四句。女與是力。指五六句。三章而秉義類。謂女以爲善類而秉之者。乃下文彌秉之類。蓋心德不明。以不義爲義也。流言者。便佞辯捷。如水之流也。侯作侯祝。靡屆靡究。言任用非人。致民之怨謗無所不至。此兩章皆用人之失。四章言尚氣陵物。不知修德。而惡人以類而聚。五章沈湎於酒。此兩章皆修己之失。六章言政事亂。七章言棄舊典。此兩章皆爲政之失。卒章言君自絕於天則必亡之兆。以終首章之意。○此詩賦體而未嘗一及當時之事。皆以殷紂言之。雖謂之比可也。

傳○一章。詩記。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諦矣。○二章。詩緝。契始封於商。其地在上洛。湯受命於亳。殷其地在蒙。故後世或謂之殷。今曰殷商。并舉之也。○斂去聲。○詩緝。君子小人之生。皆人以爲各有天命。將治則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慆德。是將亂而生小人。然亂世未嘗無君子也。厲王之世。天非獨生犬戎夷衛巫也。凡伯召穆之徒皆在焉。奈王不用何。○三章。應去聲。○四章。疏。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五章。詩緝。湎酒不義。非天使之。是汝自爲惡也。言此以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六章。蟈蟈見豳七月。○幾平聲。○文選注。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卒章。披皮八本末二反。蹶音厥。○孟子注。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

抑。大二十二。雙四。衛武公自警。

經○四章。酒色懈反。墉素報反。○詩緝。庭。宮中也。廷。朝廷也。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字作庭。古字通用。○五章。玷。釋文。又丁念反。○六章。朕直稔反。繩繩見周南螽斯傳。○八章。辟

晉璧。

此詩前八章皆兩章相與爲義。九章以後則四章相與爲義。德者得之於心。外不可見。維發於威儀言語。乃可見爾。故專致謹於此。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一二章言人不可不謹威儀。以起下章。謂威儀抑抑是德之棐隅見於外者也。德雖人所固有。而氣質則有愚哲之不齊。然生民有欲不學。則無有哲而不變爲愚者矣。衆人而愚。固有氣質之病。若哲人而愚。則亦不能自強。而反戾其常德爾。是以君子莫強於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大其德行。審其謀猶。愼其威儀。則民皆法之矣。三四章始及於自警。曰在于今。則指已而言也。謂亂政敗德。莫甚於酒。今雖縱欲。而惟湛樂之從。獨不念其紹繼之緒乎。不知厥求先王之道而能執其法以守行之也。故皇天之所以厭棄之者。爲不能修德而趨下。如泉之流也。則又戒之曰。無淪陷相與而敗亡。宜先齊其家。次及於國與天下也。五六章戒其愼言謹行。五則歸重於言。六則歸重於行。又言威儀之理。謂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百世。而萬民無有不承之者。七八章愼德之要。以及其效。此卽中庸戒愼恐懼之工夫。謂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固無過矣。然於人所共見。或勉強而爲之。相爾在室中屋漏。不與物交之際。庶幾亦戒懼而無愧於心。則盡善矣。暗室屋漏。無以爲不顯。而人莫我見。人雖不可見。鬼神其見之矣。鬼神無所不在。不可厭也。此武公精密工夫。作聖之具。下遂言爾君之爲德。必使極於善。止者靜也。未動而接物之時。卽上文戒懼於屋漏者也。淑愼於所止以爲之本。及其發也。則不愆于儀。無僭差害理。人豈不爲之則哉。後四章皆言受教納諫之事。九章謂質之美者。則可進德。德之進在乎聽善言。十章能聽言之人。順德之行者也。十一章拒諫之人。復謂我僧者也。謂昊天之理甚明。人之生非爲縱欲爲樂也。在於脩德而盡人道爾。視爾乃夢夢不明。故我慘憂諄復以誨汝。而爾忽略其聽。反以我爲虐。此章自善之尤甚者。十二章又叮嚀以戒其納誨。謂告爾小子久矣。非今始言之也。宜聽用我謀。庶幾行無悔也。而又以不能進德。則殄喪國以終之。○衛世家。薳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薳侯。多與之賂。和賂士以攻共伯。共伯自殺。衛人因立和。是爲武公。蘇子由古史曰。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適之事。未可誣之。且詩序言共伯蚤死。初無篡奪之文。故史遷所載。疑而不錄。魯齊王子曰。武公少年奪適之罪。晚年進修之功。功過自不相掩。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鍾愛於父。好施養士。士以是致共伯於死。以成武公之立。則或有之。爲法受惡。武公不能無罪。其後有修革之學。復康叔之政。輸於經者三。淇奧人頌之之辭。賓之初筵。抑則其自作也。其自作者。皆有戒辭酒謹威儀愼言語之意。豈武公少年之失在此乎。以其縱酒。故有失其威儀言語之閒。及聞君子之言。幡然悔悟。而自勑乃能深造。而致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故晚年自爲箴戒之辭。必惓惓致謹於威儀言語。而其亂政覆德。必始於酒也。所以工夫能及於聖賢者。乃受教聽言之功。其十章之言。是其成德之所自乎。其次第先後。味詩可見。而人頌之者。亦以盡力於學問。而成德也。由是觀之。史記之事。或不爲無。而魯齋之言。爲得當時之事實矣。於此見人之性本善。欲固易戕。而德亦易復也。以一人之身。前後懸絕如此。學問之道。其可誣哉。武公身親履之。故言之洞著而有味也。

傳○一章。沂知之知音智。夫音扶。七章十二章同。○二章。遠謀當作遠圖。恐本誤。○四章。易以豉反。○五章。鏞良豫反。摩錯也。三息暫反。褻七計反。○六章。爲于僞反。○八章。詩緝。虹。謂幻惑也。如螟螣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九章。釋文。忍音刃。本亦作刃。○疏。綸者。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十章。令力丁反。○卒章。女音汝。○題下。相息亮反。長丁丈反。朝音潮。舍音捨。賚音奔。宇直呂反。瞀私列反。箴之林反。道音導。朦音康。國語注。師長大夫士衆士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正則持輪規。規諫也。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宁。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瞽近也。事戎祀也。瞽樂大師。掌詔吉凶。史大史。掌詔禮事。師樂師工。瞽矇誦箴諫也。○困學紀聞。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離力智反。

桑柔。大二十三。釋五。芮良夫刺厲王。

經○一章。倬所角反。○二章。嚶求倫反。見小雅采薇。傳。旟音璵。見鄘干旄。旟音兆。見小雅出車。燼徐刃反。○四章。慭音殷。見小雅正月傳。○五章。惄音耀。逝語辭。○六章。遡音素。○稼穡。見魏伐檀。○七章。蟊賊。見小雅大田。○十五章。背音佩。下章同。通余律反。

此詩前八章刺于。後八章刺臣。故前以桑爲比。而後再以鹿起興。然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也。一章總言暴政虐民。二章因王政不綱。諸侯更相征伐。民受軍役之暴。三章憂迫之甚。去留無歸。秉心無競者。實君子之道也。今乃不能無競。而致怨厲之端。至今不已。四章亦上章之意。而歸之于天。五章言救亂當用賢。六章承上章言賢者不願仕而甘於農畝。七章承上章併稼穡而敗之。欲日食其力。亦不可得。喪亂之極。天亦不可問。八章順理之君。必任良輔。不順理之君。則任己謀。九章言在朝之人皆不信。十章言愚者無遠慮。十一章用惡人而民化爲惡。十二章君子小人各有道。十三章貪夫用事。不受善言。十四章承上章言同僚勿以我誦言爲妄作。十五章民之亂皆上所致。十六章言惡類或有善惡之心發見者。然其心不治。言行相違。而其情終不可掩。故曰既作爾歌以終之。

傳○一章。悅許往反。○蓼。芮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疏。周同姓國。在馮翊臨晉縣。在西都畿內。解頤新語。芮伯周之世卿。史記以芮良夫爲厲王大夫。前乎厲王。芮伯作旅巢。武王時也。顧命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後乎厲王。魯桓九年王使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賸於鳩反。號平聲。○三章。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正立自定之貌。○四章。瘠武巾反。類隔切。今易彌鄰反。疏。瘠字從病而以昏爲聲。是昏忽之病。○五章。別彼列反。長知丈反。○六章。鄉許亮反。嗈烏合反。疏。嗈嗈。和氣也。○七章。屬音燭。○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襲王。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

自乎。其次第先後。味詩可見。而人頌之者。亦以盡力於學問。而成德也。由是觀之。史記之事。或不爲無。而魯齋之言。爲得當時之事實矣。於此見人之性本善。欲固易戕。而德亦易復也。以一人之身。前後懸絕如此。學問之道。其可誣哉。武公身親履之。故言之洞著而有味也。

傳○一章。沂知之知音智。夫音扶。七章十二章同。○二章。遠謀當作遠圖。恐本誤。○四章。易以豉反。○五章。鏞良豫反。摩錯也。三息暫反。褻七計反。○六章。爲于僞反。○八章。詩緝。虹。謂幻惑也。如螟螣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九章。釋文。忍音刃。本亦作刃。○疏。綸者。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十章。令力丁反。○卒章。女音汝。○題下。相息亮反。長丁丈反。朝音潮。舍音捨。賚音奔。宇直呂反。瞀私列反。箴之林反。道音導。朦音康。國語注。師長大夫士衆士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正則持輪規。規諫也。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宁。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瞽近也。事戎祀也。瞽樂大師。掌詔吉凶。史大史。掌詔禮事。師樂師工。瞽矇誦箴諫也。○困學紀聞。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離力智反。

厲王死而宣王即位。○八章。度徒洛反。○十章。幾音機。○十一章。重平聲。○十二章。解頤新語。或用不順之人。則民之所行。皆垢穢之事。曰中垢者。由中而發也。○十三章。圮皮鄙反。眊音冒。說音悅。夫者扶。好難並去聲。與音餘。○十四章。中陟仲反。○十五章。惡烏故反。○卒章。荏而甚反。文音同。

雲漢。大二十四・纂六・仍叔美宣王。

經○一章。釋文。倬陟角反。著大也。○饑音飢。饉渠吝反。義見小雅。雨無正。○詩緝。左氏謂天災有幣無牲。此諸侯之禮耳。若祭法。禳祈於坎壇。雩禜祭水旱。皆用少牢。天子則有牲矣。禜榮敬反。少失照反。少牢羊豕。○二章。瘞於例反。埋也。○三章。子居熱反。○七章。疚音救。

一章。總言天旱人窮。索祭鬼神而無應。二章。言其詳而欲引災歸己。若成湯自責。三章。言民困之極。恐墮先王之業。謂自厲王之亂。周民已少。而遺民今又將盡。四章。祈望於祖禰先正。五章。欲避位逃禍而不可得。六章。責事神之或失。七章。君臣救災之勤。八章。勸率其臣以終之。總而言之。宣王遇災憂懼。始祈於外神。次祈於宗廟。既而無驗。則自揆事神之誠或未至。誠既盡。則又盡人事以聽天命也。其恐懼修省之意。仁愛惻怛之誠。反覆淫溢於言辭之間。宣王之所以賢。仍叔之善於知德立言。皆可見矣。

傳○一章。疏。河精上篇天漢。詩緝。或謂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或謂其斗間爲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爲漢。左傳昭十七年。星孛及漢。梓慎云。漢。水祥也。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又見小雅大東。○荐薦同音。重直用反。○疏。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注。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詩所謂靡神不舉也。故毛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疏。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圭璧爲其總稱。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琮才宗反。琥音虎。邸丁禮反。祼音灌。瓚才旦反。射食亦反。○箋。烈餘也。疏。撥治也。裁災同。行下孟反。去起呂反。三章同。復扶又反。○箋。仍叔周大夫。疏。仍氏叔字。○二章。疏。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詩緝。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臨顧我。力不足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不肯臨顧我。○四章。雩音于。辟音必。○疏。正長也。先世爲官之長。月令注。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曰百辟。句音鉤。○五章。疏。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鬼魅之物。不必生南方。爲人所執。○六章。月令注。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祈農事也。上帝。大微之帝也。疏。大微爲天庭。有五帝座。是既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祖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又注。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音泰。坐去聲。慓卑遙反。汁音協。○方社。並見小雅甫田。○度徒洛反。○七章。長知丈反。秣音末。縣音玄。徹直列反。○疏。登成也。祭祀之事。不縣其樂。左右之宮。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無俾。見漢齊季布傳。贊。俾音里。

崧高。大二十五・纂七・尹吉甫送申伯。

經○二章。釋亡匪反。○箋。于往。于於也。○召是照反。○四章。功事也。○藐莫角反。○鉤膺見小雅采芑。○五章。詩緝。賜以路車。即上文鉤膺金路也。乘馬。即上文四馬也。申伯以異姓受金路。異恩也。故侈言之。賜而申復言之。疏。異姓待此賜者。爲侯伯故也。

史記。謂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申。然則申舊國。非宣王始封之也。謝非申國之舊。宣王改封申伯於此。蓋親我關關居。莫如南土之言可見矣。申之舊國莫可攷知。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厲王之亂。申伯失其國。宣王以元舅之親。故錄其功而改封於謝歟。申故侯爵。今又以其賢。加命爲方伯也。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揉此萬邦。聞其功也。南國是式。式是南邦。將聲蕃番。柔惠且直。聞于四國。見其賢也。○一章。神生申伯。所以輔周。二章。定封于謝。三章。先正經界而後遷民。四章。有城郭宮室而後錫命。五章。遣申伯之國。六章。祖餞委積之勤。七章。豫誦民之喜其來。八章。頌其德以送之。

傳○一章。疏。秦書多言五嶽。毛傳唯言四嶽者。以堯之建官立四伯。主四方之嶽而已。不主中嶽。故不言五也。○疏。毛傳。南嶽衡山。爾雅及諸經傳。多云霍山爲南嶽者。山有二名也。然爾雅云江南。衡地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廣雅。天柱謂之霍。地志。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爾。○華胡化反。○詩記。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攷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於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三章。長知丈反。七章同。○五章。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詩記。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祖。韓奕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謂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六章。鄙芒悲反。芒音忘。類隔切。今易作忙悲反。○詩緝。王至豐册命申伯於文王之廟。故行餞送之禮于鄙。○數音朔。○地官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疏。倉人主穀。廩人主米。計足國用。以其餘共委積。少曰委。多曰積。宿可止宿。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廛。一宿。懼維季反。委於僞反。積子賜反。○七章。女音汝。

烝民。大二十六、纂八・尹吉甫送仲山甫城齊。

經○一章。豎去聲。○七章。四牡彭彭見小雅北山傳。八鸞鏘鏘見小雅采芑傳。毛氏。喈喈猶鏘鏘。邕邕猶穆穆也。

傳○一章。疏。毛傳。南嶽衡山。爾雅及諸經傳。多云霍山爲南嶽者。山有二名也。然爾雅云江南。衡地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廣雅。天柱謂之霍。地志。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爾。○華胡化反。○詩記。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攷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於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三章。長知丈反。七章同。○五章。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詩記。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祖。韓奕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謂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六章。鄙芒悲反。芒音忘。類隔切。今易作忙悲反。○詩緝。王至豐册命申伯於文王之廟。故行餞送之禮于鄙。○數音朔。○地官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疏。倉人主穀。廩人主米。計足國用。以其餘共委積。少曰委。多曰積。宿可止宿。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廛。一宿。懼維季反。委於僞反。積子賜反。○七章。女音汝。

烝民。大二十六、纂八・尹吉甫送仲山甫城齊。

經○一章。豎去聲。○七章。四牡彭彭見小雅北山傳。八鸞鏘鏘見小雅采芑傳。毛氏。喈喈猶鏘鏘。邕邕猶穆穆也。

宣王之所以中興者，得賢才之多也。尹吉甫、召穆公、方叔、張仲、皇父、申伯、韓侯，皆賢人也。而樊仲山甫之德爲盛，宣王任之，各當其才，而德之盛者，乃居位之右。是又專以德命也。烝民之詩，反覆讚詠，雖兼職業事功言之，大率主於德爾。八章之間，凡言仲山甫者十有二，於以見惓惓管慕之意。蓋詩人之情與作詩之體，於所愛者則喜其名而道之詳，於所惡者則不欲舉其名而言之甚略也。故出車之於南仲，采芑之於方叔，六月之於吉甫，江漢之於召公，崧高之於申伯，韓奕之於韓侯，皆屢言之，而何人斯之暴公，則惟一言也。然則尹吉甫可謂知德而善言德行者歟。其首章且言天命之原，人心之本，則當時仲山甫之下，吉甫又最賢歟。○一章，言天生仲山甫以助周。二章言山甫之德，三章言山甫之職，四章又言其職，蓋於朝廷四方之事，無所不掌也。將王命者行於朝廷，明若否者掌四方之事，蓋若舜以百揆兼四岳，周公爲冢宰，而兼西方諸侯伯也。五章言其有中和之德而善撫其民，六章言其德之全而善事其君。七章言出而城齊，八章勸其早歸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外國家而自爲身謀也。事君致身以死效官人，臣之常也。惟大臣則不然，大臣而惟以效死爲事，則國殆矣。夫任調燮之職者，消禍亂於未萌，召祺祥於無形，握斡旋之機，致天人之和，而措天下於泰山磐石，然後其身安富尊榮，進退優游，天下後世，不可得而指議，豈非保身之大者。然惟明且哲者能之也。苟昧於幾微而致禍敗，諺曰我殺身報國而已，尚何取於大臣哉。其殺身不足以報敗國之責，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故明哲保身，非爲身謀，乃所以定國也。○三言四牡者，先四句，惟言車馬征夫之盛而未行，次四句言彭彭鏘鏘，則往於齊也。下四句則道其歸時之盛也。

傳○一章，疏，仲山甫樊國君侯爵，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章昭云食采於樊，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據。今案左傳注，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懷州河內縣本野王）困學紀聞，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懺雄皆反，懺才浪反，長知丈反，懺古暫反。○朱子，昭假于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而爲于僞反。○二章，詩緝，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檢攝而養其德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坤元承天順也。六二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有犯無隱亦順禮也。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然則天子是若非，而從容悅之謂也。○語錄，問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卻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

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語錄，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道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許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攷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又曰，仲山甫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論語，詩人之意各異，當玩繹上下文意，不可只摘出一兩字看。○三章，女音汝，與平聲，應於證反。○四章，語錄，肅肅王命，以下四句，便是明哲，所謂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六章，度徒洛反，易以豉反。○七章，行祭見生民，○隘烏懈反。○齊世家，太公封齊，都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正義，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營丘臨菑見齊風。

韓奕。大二十七，頌九。韓侯初立來朝，受命而歸，詩人送之。　異。

蹙○一章，倬陟角反，其音恭。○二章，綏如誰反。○茀音弗，鞗，音弗，漆，以爲車蔽，今之漆也，疏，茀者車之蔽，鞗者席之名，用席爲蔽。○錯衡見小雅采菽。○玄袞見豳九月及小雅采菽傳。○赤舄見豳狼跋。○鉤膺見小雅采芑。○三章，箋，祖將去而祀軷也，詳見生民。○鮪，鱣見小雅六月。○鮮魚，新殺中膾者也，中陟仲反。○路車見秦渭陽。○籩豆見豳伐柯。○四章，詩記，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人述王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百兩見召南鵲巢。○彭彭及八鸞鏘鏘見前篇。○五章，魴見周南汝墳，鱮見齊敝笱，鹿見鹿鳴，熊羆見小雅斯干傳。○卒章，釋文，迫如字，又都回反。○疏，毛赤文黑謂之赤豹，毛白文黑謂之白豹，有黃羆，有赤羆，大如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

一章，韓侯來朝受命，二章，錫予之儀，三章，餞送之禮，四章，韓侯娶妻，五章，韓國富樂而室家和，卒章，爲北方伯。（詩人言國之富樂，必道其禽獸魚鼈之盛，蓋日用之所須者，未嘗言及金玉也，是亦性情之正之一端也。五章，言韓國之樂，與衛碩人之四章同意。

傳○一章，地理志，在馮翊夏陽縣，故少梁，梁山在西北，地理攷異，在同州韓城縣東南一十九里，爾雅，梁晉望，李氏韓滅之後，故以爲晉之望。○箋，韓侯爲晉所滅，李氏非韓趙魏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邘晉應韓者也，邘音于。○見，音現，朝音潮，三章同。○二章，介，圭見崧高，旂見小雅出車。○疏，綏，即毛制所謂大子殺下大綏者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參而用之，或以施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疏，揚，者人面眉上之名，則馬之鏤鍚，施鏤於揚之上矣，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也。○疏，虎是獸中之最淺毛者，故知淺是虎皮。○去起呂反，較，苦岳反，覆手救反，揵於革反。○三章，困學紀聞，屠滿水李氏以爲同州郿谷，案說文有左馮翊郿陽亭，馮翊即同州也，滿古穴反，郿音同屠。○疏，蘇，紫茹之總名，對肉殺，故云紫殺，謂爲菹也。○疏，筍始出地，長數寸，

霤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藾天如七柄正白，生噉之，甘脆，蠲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筍蒲菹之法也。霤音蕊，藾音賴。○四章，疏，廢於漢，則河東永濟縣，永安西臨汾水。○解頤新語，晉侯居翼，謂之翼侯，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出奔共，謂之共叔，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莒君爲比，非也。莒夷無謚，於是有黎比公郯公茲丕公著丘公，皆以號爲稱，與汾王以地爲稱，不類矣。比音毗，著直居反。○釋文，婁之女弟曰娣，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箋獨言娣，舉其貴者，媵音孕。○覯音靜，又才性反。○卒章，疏，爾雅，貔白狐，其子縠，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似虎，或曰似熊，一名白狐，遼東名白龍，縠呼木反。○飛爲之爲去聲，長知丈反。

江漢，大二十八，變十一，美宣王，命召公平淮南之夷。

經○一章，江漢，見周南漢廣，旗見鄘干旄。○三章，徽尺列反。○四章，毛氏，敏疾也。○祉音恥。○五章，圭瓚見旱麓。○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疏，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春官鬯人注，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

一章，師出，二章，功成，三章，疆理，旁國，四章，宣布王德，五章，錫賚，比康公，卒章，召公祝壽，勸德，皆詩人道當時事實，而託爲召公之辭。○三言四方，皆指淮夷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也，上章言江漢湯湯，而曰經營四方，四方既平，下章言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而曰式辟四方，辭旨可見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亦溢美之辭爾，詩人南海，蓋指當時頻海者爲海耳，非廣。

傳○一章，詩記，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皆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告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者，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疏，於世本，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二章，洸見邶谷風，○四章，爽，音適，女音汝，○五章，爾雅，彝卣，鬯器也，又曰，卣中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不大不小，在罍彝之閒，案禮圖，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詩疏，案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卒章，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郭敦銘，惟二年正月，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郭，王乎內史冊命郭，王曰，郭，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令，余惟醽京，乃今錫汝，赤芾，彤冕，齊黃鑾旂，用事，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郭用作朕皇考釐伯尊，敦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高銘文一百七字，敦蓋及器皆有之，案歐陽集古錄，郭，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宣榭，蓋宣王之廟榭，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文宣榭，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

賜於廟，示不敢專也，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沈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毛伯內門立中廷，佑祝郭者，毛伯執政之卜卿也，入廟門中其庭立，祝與郭，皆在其右也，王呼內史策命郭者，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也，王曰者，使執策贊王命以告郭也，赤芾，彤冕，齊黃鑾旂，所錫車服也，郭拜稽首，用作皇考釐伯尊敦者，所謂受書以歸，舍奠于其廟也，釐音志，郭皮變反，敦都外反。

常武，大二十九，變十一，美宣王平淮北之夷。

經○二章，父音同，上章，省息井反，處上聲，○五章，地理志，臨淮郡徐縣，故徐國，嬴姓，蓋伯益後也。

一章，命皇父主兵，二章，命休父爲副，三章，言天子自將，四章，言戰伐，五章，言軍勢之盛，卒章，歸美於王，○三章，箋，紹緩也，蓋王舒保作，不疾也，匪紹匪遊，不徐也，此言王師之節制，○徐方繹騷，言徐方之亂也，震驚徐方，言亂者震驚徐方之民也，如雷如霆，六軍之威也，徐方震驚，言亂者之畏懼也。

傳○一章，卿士，見小雅十月之交，傳，○將子匠反，三章同，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二章，疏，內史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當是尹吉甫爲卿而兼內史，○疏，楚語，重黎氏世敍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案父官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郡國志，河南雒陽縣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甫之國也，○疏，周禮，三農生九穀，注，原隰及平地，○四章，陳直刃反，○卒章，朝音潮，復芳六反，膺，印，變十二，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大三十，

經○一章，印音仰，○二章，上四句，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四章，鞠居六反，○六章，幾居希反，○卒章，藐，莫角反，蠢，九勇反。

一章，言國無定法，下蠢於民，二章，言用刑不當，三章，言嬖褒姒及用奄寺，四章，婦寺之邪態，五章，善人去國，六章，承上章，七章，言已逢禍患，又勸改過免禍。

傳○一章，蠢賊，見小雅大田，○疏，蠢賊者，害禾稼之蟲，蠢疾是害禾稼之狀，○褒姒，見小雅正月，○奄人，周禮司刑注，書傳，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宮者，丈夫割其勢，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於檢於驗二反，說文作閹，英廉反，與此通用，○三章，知音智，下章同，○說文，鳥，不孝鳥，日至捕鳥磔之，從鳥頭在木上，詩緝，鴟有二，鳶飛戾天者，鷹類也，亦單名鴟也，惡聲之鳥者，怪鴟也，此配鳥言之，謂怪鴟也，又見陳墓門，磔，陟格反，○四章，朝音潮，夫音扶，下章同，與音預，舍上聲，下章同，○五章，皆語，史蘇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注，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夫音扶，○六章，重平聲，○卒章，爾雅，正出，滿出也，○漢甫閩反，

召旻，大三十一，變十三，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

經○一章，饑饉，見小雅雨無正，○二章，蠢賊，見小雅大田，適音聿，○五章，疏，山於反，○六章，溥音普，○

語錄。問召旻六章作賦體。疑是比體。答曰。作比體是。

一章翻亂。二章用罪小致亂。三章小人排斥君子。四章憂旱無生意。五章數小人不知退。六章虛害及己。卒章有爾德不能用。

傳○二章。椓丁角反。類隔切。今易陟角反。喪息浪反。○四章。苴、水中浮草。釋文。士加反。字書。與楂同音。

傳誤。○五章。籩米之中。稗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疏。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稗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舂稗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核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稗闕未反。鑿子落反。○悅許往反。舂于舂反。下章舂舂之舂同。○六章。靈字本從涉從頁。是水之厓也。

右蕩之什

大雅譜

公劉

右豳國舊詩。成王時召公所獻。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泂酌　卷阿

右十七詩。成王時。

民勞　板　蕩　桑柔

右四詩。厲王時。

雲漢　崧高　烝民　江漢　常武

右五詩。宣王時。

瞻卬　召旻

右二詩。幽王時。

抑

右衛武公作。國語謂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於國以求交戒。於是作懿戒以自儆。此蓋武公晚年之詩。而武公卒于平王之十三年。則此詩乃平王時詩也。

韓奕

時世不可考。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八

頌四

清廟。頌一　祀文王。

經○駿音峻。○語錄。問或疑清廟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應之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者。想當時之聞其歌者。眞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哉。妄意如此。答曰。此說是。○又曰。對越在天。便是顯處。駿奔走在廟。便是承處。○毛氏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

秉文之德。總承上二句。其助祭能敬和明顯之諸侯。及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對越在天。內敬也。駿奔走在廟。外恭也。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明。方可以盡駿奔走之職。其助祭之臣且如是。則主祭之君可知。文王之德化於後世如此。則無射於人可知矣。

傳○興音預。朝音潮。○題下。騂息營反。徹七小反。復扶又反。疏山於反。乾音干。豆上之上時掌反。筦管同。

維天之命。頌二　祭文王。異。

經○釋文。假音暇。溢音逸。毛氏。假嘉。溢慎也。箋。溢益也。駿音峻。曾音增。

傳○簡古莧反。

維清。頌三・祭文王。異。

經

維清明而緝繹其光明者。文王之常也。既曰緝熙。又曰文王之典。是極贊文王之純德不已爾。所以自文王始嗣位主祭祀以來。積而至於今日乃有成。今周之所以致太平者。實文王爲之祖祥也。

烈文。頌四・獻助祭諸侯。異。

經○祉音恥。

傳○殖丞職反。大音泰。樂音洛。

天作。頌五・祭大王。異。

傳○朱子韓文考異。岨與阻同。則此徂字。當從阻音。據據同。辟僻同。易羊豉反。

昊天有成命。頌六・祀成王。異。

傳○周語。晉叔向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基命。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事。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向許丈反。龢和同。

我將。頌七・祀文王於明堂。配上帝。

經○疏。禮釋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特牛矣。而得有羊者。其配之人。自當用太牢。○詩緝。儀式刑。猶書云嚴祗敬。眾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語錄。問右作左右之右。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此詩作保佑說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嚴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右助。

愚案。此詩右字無音。而釋曰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是則左右之右爲上聲字。時邁亦釋曰尊而無音。亦當作上聲讀。雖詩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亦釋曰尊也。而音又下引周禮享右祭祀以證之。均訓曰尊而有上聲去聲之不同。語錄卻引享右祭祀以證爲左右之右。而周義音義皆作侑。三詩音既不同。義亦似異。而雖傳及語錄引用周禮。亦覺不同。未詳如何。

傳○題下。語錄。問傳謂祀明堂。周公以義起。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邪。以時王之父配邪。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

時邁。頌八・巡守祭告。

經

巡守諸國。出以時而動以禮。昊天其必子愛我矣。天之實右序有周。何以見之。巡以警諸侯。則諸侯震懼而畢朝。巡以祀鬼神。而鬼神感格以致享。若是則天實右序之。而王信爲天下之君矣。又言我周之德。昭明燭下無隱。慶讓黜陟。式序在位。皆得其當。故戒征伐而不用。敬德教於中國。若是則王信能保守天命而無失矣。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朝會之事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望祭之事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偃武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修文也。

傳○守式又反。朝音潮。

執競。頌九・祭武王成王康王。異。

思文。頌十・后稷配天。

經○吳正傳。天之於民。育之以全其生。教之以全其性而已。所以命聖人者以此也。聖人所以配天者亦以此也。文者。總言后稷之德。莫匪爾極。以全民之生者言也。陳常子時夏。以全民之性者言也。立我者稷也。命之者帝也。後言陳常者。富而教之也。

傳○遺惟季反。

右清廟之什

臣工。頌十一・戒農官。

經

前四句美之。後則戒之也。嗟嗟臣工。能敬爾在公之事。王已賜爾成法。而又來咨度。可謂敬其事也。於是重歎以告之曰。莫春之時。將何所求乎。惟當言如何用力於新畬耳。於此時見來牟之美。而歎之。知其必有成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以來牟之美。則可以卜上帝之必賜以豐年也。蓋歲之豐歉主於秋。而麥則以濟一時之食。故以此卜之也。今既得豐年之兆。惟宜命農人具農器以盡其力。則將忽見收成之不遠矣。

傳○重直用反。度待洛反。女音汝。爲于僞反。○朱子曰。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案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明白。衣去聲。○新畬見小雅采芑。○銚七遙反。字與鎒同。疏。古田器。韻會江淮謂之臿。臿楚洽反。

噫嘻。頌十二・戒農官。異。

經○駿音峻。○解頤新語。周人以諱事神。駿發爾私。克昌厥后。皆不諱。何也。蓋周之前無諱。至書稱元孫某。則諱之始也。然不以其名號之耳。不指其人。則亦不諱。如穆王名滿。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後有衛侯鄭。匡王名班。春秋書曹伯班。簡王名夷。春秋書曾夷。吾皆周之故實也。

傳○奇居宜反○箋據周禮遂人凡治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疏萬夫之地廣長各三十三里餘百步既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遂人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廣都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遂洫從溝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如是者九則爲方百里之同畛之忍反洫況城反涂塗同澮古外反廣去聲鄰祖管反○雨去聲

振鷺。頌十三・二王之後來助祭。

經○戾至也○斁音亦○語錄問振鷺詩非正祭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

傳○鷺見陳宛丘○朱子先儒多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雝○地理志陳留郡雍丘陳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宋見商頌○左氏傳注疏有事祭宗廟也禮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以敵體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

豐年。頌十四・秋冬報蕃田事。

經○廩說文本作亩穀所報入宗廟粢盛或作廩

傳○黍見王黍離○百考手氏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疏定本集注云數億至萬曰秭案甄氏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爲億兆京陔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中數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上數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毛氏數萬至萬曰億者舉中數也又云數億至億曰秭則有可疑蓋黃帝數術中數交之上萬萬京曰陔萬萬陔曰秭此廩云數萬至陔曰秭而言數億至億曰秭者有所未詳今以甄氏所舉而下數計之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則百億也十京曰陔千億也十陔曰秭萬億也豈毛下數言之而今本轉寫誤曰數億至億乎數萬數億之數色主反○方社見小雅甫田

有瞽。頌十五・始作樂而合乎祖。

經○釋文廩廡對之廩

傳○周禮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鼓琴瑟眡瞭三百人凡樂事相瞽矇音蒙塤音薰眡瞭音視了○箋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疏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太祖謂文王也○幡音旛○樂書少昊氏冒革爲鼓夏后氏加四足商楹鼓爲一楹而四植貫鼓於其端納四植之楹圭也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以廩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鼓歟宮縣設之四隅鞉與鼗同所以兆奏鼓也有雷鼗數鼗路鼗

○挏杜孔反動也令力呈反○歌音同圉鉏音阻語音語樸音歷所樸之本名曰鼓丹裏○樂書簫編竹而成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事之時二七十四則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爾雅大陳謂之管小者謂之笙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笙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中音仲管音言今爾雅本作言笙胡交反○陳雅大管謂之籥注長尺廣寸併陳之有底如鏡六孔周禮小師注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樂書籥者以其聲大而高也籥音藥笙與笛同○闕若穴反曲終也

潛。頌十六・季冬薦魚季春薦鮪

經○毛氏漆沮岐周二水也詳見大雅緜○禮鮪見衛碩人鰥鰥見小雅魚麗鯉見陳衛門○解頤新語魚喜潛取者必求之深故曰潛有多魚

傳○樛釋文霜甚疏蔡心廉三反○埤雅鰥形狹而長若條性浮似鰥而白○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疏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故薦之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何西上龍門入漆沮

鄘。頌十七・武王祭文王　具

傳○周禮大祝注右讀爲侑謂祭祀侑勸尸食而拜大音泰下同○題下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樂師文云大師誤說者則蔡成也蓋徹祭下詳禮疏恐當有器字

載見。頌十八・諸侯助祭武王廟

經○鞗革見小雅蓼蕭傳

傳○旂見小雅出車○箋鞗金飾貌○朝音潮

有客。頌十九・微子來見祖廟

經○黃氏周人愛微子也見其所乘之馬亦愛之見其所御之僕亦愛之馬有潔白之色人有婁且之敬旅有敦琢之容則周人之於微子無所不愛也○箋縶絆也

傳○箋還擇卿大夫之黃者與之朝玉言敦琢者以實美之故玉言之疏敦雕古今字爾雅玉謂之雕又曰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爾雅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疏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從才用反見賢遍反易去聲

武。頌二十・周公爲大武之樂。

右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頌二十一・成王免喪朝廟

傳○疏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朝音潮○語錄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

者而顏監於康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蓋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梧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

訪落。頌二十二・成王延訪羣臣。

絕○上時掌反，下遐嫁反。○詩記，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賴武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

傳○庭燎傳，艾，盡也，則此朕未有艾，謂未能盡率昭考之道也，俱傳於庭燎，則艾音乂，而此音五蓋反。未詳，朝音潮，強巨兩反。

敬之。頌二十三・羣臣戒成王，王答之。異。

經○監去聲。

陟降厥士，天無事而不在也，日監在茲，天無時而不在也，君子所以無不敬也。

傳○荷合可何佐二反。

小毖。頌二十四・亦延問之辭。

經○毖音祕。○詩緝，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蜂不可使，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飛爲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也。○又曰，莫予荓蜂，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我以便文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於我，莫予荓蜂，言無葬蜂於我，他如莫我知莫予云覯之類，皆倒辭也。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在我有間，物得以乘之，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事機不謹，變必至於大。

傳○疏，爾雅，桃蟲鷦鷯，注，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陸璣，今鷦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云鷦鷯生鵰，埤雅，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俗呼巧婦，一名工爵，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莠爲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鞯然，故一名鞯雀，其化輒爲鵰，鷦鷯音焦苗，鷍力幺反，紩音秩，縫也，詩記，一說猶言初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鵰。

載芟。頌二十五・未詳所用，疑與豐年同。

經○耜見豳七月，俶尺叔反。○說文，餔食之香。

疏，椒是木名，非香氣，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詩緝，餔椒皆酒醴芬芳之氣，椒之氣烈，故古者謂椒酒，取其香且烈也。○釋文，厭於豔反，且七也反，又子餘反。

傳○解音蟹，去丘呂反，長知丈反，畎音畝，聞音閑，勞去聲，露積之積如字，共音恭，養去聲。○遂人注，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疏，其人爲

性不營己業，爲閒民，而好與人備賈，非止一家，傳移爲人執事，以此爲業。○詩緝，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反士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耘之，今曰縣縣其麃，則既苗而耘也。○李氏，胡考者老人也，禮士冠禮祝云，永受胡福，注云，胡，壽也。

良耜。頌二十六・同前。

經○筐筥，見召南采蘋傳。○饟與餉同，廣韻，饟也，自家之野謂之饟。○箋，豐年雖賤者猶食黍，疏，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食有黍，明黍是貴，玉藻子卯稷食，爲忌日貶，是稷爲賤食，有稷食之食，音嗣。○糟子賜反。○箋，捄曲貌。

傳○剌七亦反，去起呂反，挾盧達反。○說文，櫛，梳篦之總名。○詩緝，百室在六卿爲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在六遂爲鄰，而鄰長掌趨其耕耨，與其戒令政事，莫不同之，故使之同時納穀，所以示親睦均有無也，趨音促。○題下篇章至息老物見豳風之末。

絲衣。頌二十七・祭而飲酒。異。

經○黼音茲。○咒觥其觩，見小雅，桑扈傳，胡考見載芟。

傳○疏，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詩緝，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其衣服用絲，故知絲衣爲士助祭之服。○詩緝，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註云，弁，爵弁也，爵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埜見陳衛門。○爾雅，鼎圜弇上謂之鼐，注，斂上而小口者，圜音圓，弇古掩字。○特牲饋食禮，先夕陳鼎，予門外，有鼎牲，在其西，設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主人即位于門外西面，入即位于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鼏，告潔，詩疏，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舉特牲爲說，鼏與冪同，莫狄反，鉶音刑。

商頌。頌二十九・頌武王。

桓。

經○釋文，閒閒廟之閒。

傳○題下，頌禱，見大雅皇矣，禱馬嫁反。

賚。頌三十・封功臣。

般。頌三十一・巡守柴望。

經○箋，敷徧也。

傳○守音狩，朝音潮。

右閔予小子之什。

頌譜

時邁　雝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右二十七詩周公所定皆成王時作。

吳命有成命

右康王以後詩。

執競

右昭王以後詩。

魯頌

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蒙羽二山名。蔡傳地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費兵媚反。朐權俱反。○前編武王滅商封周公於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留相周武王崩成王立元年周公攝政命伯禽代就封於魯鄭譜魯者少昊摯之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疏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嚴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犧象何反。璫才旦反。篹素綰反。蹲鶴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散先旦反。梡苦緩反。虞俎名嚴居銜反。夏俎名梡始有四足嚴爲之距○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通鑑外記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陳傅良春秋後傳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史曰秦襄始列於諸侯作西畤祠白帝權輿見矣位在藩臣而臘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惠公雖請之而魯

郊猶未率爲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案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懼物典册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來聘魯有昌歜白黑形盭周公閱以爲懼物辭不敢受衛事武子來聘賓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假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衆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始問羽數閱何以辭備物之享寧武子何以致譏於湛露彤弓于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于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從劉恕分扶問反父音甫衆音終歇徂歇反○疏伯禽卒次考公酋煬公熙幽公宰魏公濞厲公擢獻公具其公濕武公敖懿公戲及伯御又孝公稱惠公弗湟隱公息姑桓公允莊公同閔公開卒而僖公申立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濃音沸眞音愼濕匹位反○解頤新語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稱頌四也

駉。魯一

僖公宮盛　異

經○詩緝傳言發語辭薄言聊言之而已疏薄言駉者有何焉也乃有騊駼之類○二章駉息營反駉音期○三章駱雒並音洛騂音留每章之意惟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近利也無斁者時之能久也唯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正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疆無期無斁猶未知所思者當邪否邪至其卒章辭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掊克苛斂以致之者詩人一字之妙而意有餘此孔子所以取之以蔽三百篇也但此則人頌其君之辭未必僖公能然也

傳○一章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脊○邑外至郊謂之坰爾雅文注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疏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故毛氏傳坰遠野也○躍黑色跨皀間所跨據之處白跨皀間白也騂赤色黃騂謂黃而雜赤者跨苦化反皀音陛○皇見涵東山○二章駓符悲反伾符丕反二符字誤釋文駓府悲反伾敷悲反皆類隔切今並易作犨悲反○疏駓今之桃華馬騅駓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如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騂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騂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三章驎良忍良辰二反駱力輒反馬驪也驪子紅反○卒章駰又見小雅皇皇者華疏彤赤色嚴今赭白馬骭膝下之名脛也豪骭豪毛在骭而白長也骭戶干反

有駜。魯二　燕飲頌禱　異

經○一章。詩緝。有駜然而肥強者。維何乎。其駜然肥強者。是彼一乘之黃馬也。連言有駜。非一馬也。馬蹕起興。亦以富盛者言之也。在公明明者。事上盡職也。在公飲酒者。撫下以恩也。載燕則又言夙夜無所事。惟燕樂耳。故上言樂舞容節。而後惟頌禱也。

傳○一章。治去聲。樂音落。○三章。遺去聲。

泮水。魯三　飲於泮宮而頌禱　異。

經○一章。旂見小雅出車。○鴞見泰誓。○二章。藻見召南采蘋。○三章。茆音卯。○五章。陶音遙。○六章。箋。齠謚也。○七章。斁音亦。○八章。箋。懷歸也。歸就我以善言。喻人威於恩則化。○舝音轄。此頌伯禽詩。平淮夷獻馘泮宮而作。

一章言公至泮宮而羣臣從。二章言飲羣臣而恩意洽。三章既飲酒而祝其壽。且告以順大道而行。則有服人之效。四章以後皆祝頌之辭。而各有所指。曰敬明其德。是告之以明德工夫也。內則敬以明其德。外則敬以慎其威儀。則維民之則矣。是以見於事業者。允文允武。有孝而假。烈祖求福祐也。五章曰克明其德。是己能明其德也。故有作泮宮以下之效。六章言軍師和而軍旅之盛也。七章言勝淮夷。八章言淮夷服。上三章道其所已然。後五章祝其所未然也。

傳○一章。毛氏。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箋。辟廟者。築土雝水之外。使圜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疏。辟廱者。築土爲堤。以雝水之外。使圜如璧。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泮宮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北面故也。雝塞同。○芹見小雅采菽。○三章。疏。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臑滑美。江南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五章。禮疏。在學謀論兵事。其謀成定。受之於學。征伐還反。釋奠於學。以可言問之訊。馘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訊馘又見小雅出車及大雅皇矣傳。○七章。疏。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是以一弩用五十矢。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箋注大司寇。一弓百矢。則鄭意以百矢爲束。尚書左傳。皆云彤弓一。彤矢百。故束矢當百个。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德折衝。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歟。○卒章。蠻尸在反。瞑。當作時審反。○蝥見蟊賊門。○遺于卿反。○馘。禹貢荆揚。貢金三品。鄭注。銅三色。青白赤也。王肅以爲金銀銅。

魯宮。魯四　傳公修廟而祝頌之辭。

經○孟子。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金子曰。王文憲嘗言觀宮之詩。蓋有錯簡。當從孟子爲正。蓋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大王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說成王封周公之子。似逸一節。下文公車千乘。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四征弗庭。伐淮踐奄之功。周無徐州。故淮夷爲荆州之界。而舒在今淮西也。第四節始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第五節方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頌僖公。第六節說靈祀降福。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已後皆祝

頌之辭。如此則孟子之時。詩未錯簡。而孟子所引。正是周公也。○黍稷見王黍離。○重穋見豳七月傳。○菽見小雅小明。○稻見唐鴇羽傳。○秬見大雅生民。○三章。龍旂見小雅出車。○騂。赤也。色純曰騂。○四章。釋文。穊音巘。犧素何反。○籩豆見豳伐柯。○五章。台背見大雅行葦傳。○八章。祉音恥。○卒章。朐。方椽也。○舄音昔。

○一章。疏。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也。礱盧紅反。○疏。重穋稙稺。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稺。當是先種先熟。後種後熟。傳略而不言。○邵湯來反。○二章。斷音短。○豳岐見大雅緜。○與羊恕反。

實始翦商。謂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大王非有翦商之謀也。蓋古公遷岐。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謂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此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固不可遏也。但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時。後高宗立。傳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魯稱祖甲不義。惟王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遷岐至文王之生。已九十餘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邪。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古之君子。以事實論商周者。蓋知此。求詩之過者多失其實。故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是而漸大。眞得詩人之意矣。而論語集注之云。則未及改定也。

四章。蓋胡卦反。爛似德反。湯中鑊肉。去起呂反。大音泰。鏘音刑。渻音泣。和胡臥反。盛平聲。○爾雅。瓦豆謂之登。○鉶方于反。○疏。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特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云房。故知是半禮之俎。○五章。將子亮反。○奇紀宜反。英又見鄭淸人傳。疏。絲繩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小戎。竹閉緄縢傳。緄繩。縢約也。此縢亦謂約之。以繩也。○二章。矛又見鄭淸人傳。○疏。貝者水蟲。甲有文章。齊謂兜鍪。貝非爲冑之物。故知以貝爲飾。兜當侯反。鍪迷浮反。○疏。朱綅赤綫。謂以未綫連縢甲也。綫即維字。荆舒見小雅漸漸之石。○艾音乂。○六章。疏。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書蔡傳。泰山在今兗州奄府泰安縣西北三十里。○郡縣志。泰山郡博縣有龜山。齊歸龜陰之田。杜預曰。田在北山。卽龜蒙。奄府泰安縣也。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縣蘆山在西南。書蔡傳。在今沂州蒙縣。○七章。地理考異。堯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其山東西二十里。商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應去聲。屬之玉反。○八章。疏。常魯南鄙。許爲西鄙。○朝音漸。○卒章。地理考異。徂來山。亦曰尤來。在兗州乾封縣。今爲泰安縣。水經注。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後魏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敉護。緒功。魏章程。疏。敉令工匠鑒護其

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也。屬音燭。

卷耳譜

閟宮

右一詩。僖公。

駉　有駜　泮水

右三詩。不知何世。駉本傳。雖以爲僖公詩。而總說則以爲無所考。

商頌

傳○契十四世至湯。案史記。契一。昭明二。相土三。昌若四。曹圉五。冥六。振七。微八。報丁九。報乙十。報丙十一。主壬十二。主癸十三。湯十四。皆父子相傳。契音泄。○自成湯至于紂二十八世。其二世太甲。受伊尹之訓。反善修德。諸侯咸歸。是爲太宗。其後殷衰。至七世太戊。伊陟爲相。殷復興。是爲中宗。在二十世武丁。舉傅說爲相。殷道復興。是爲高宗。所謂三宗也。○武王滅紂。封其子武庚于殷。成王三年。武庚叛。周公東征。誅武庚。而封紂庶兄微子啓於宋。○書蔡傳。泗水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宋即漢唐睢陽。宋應天府。今歸德府。其境東接泗濱。○書蔡傳。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應天府虞城縣西北。孟豬澤是也。孟與盟同。○史記。宋世家。微子卒。弟衍立。是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湯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湯公子鮒祀弑煬公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覵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十一君。傳謂七世至戴公者。蓋父子相傳爲一世。微子微仲兄弟。當自宋公稽始。煬公亦以弟襲位。故自宋公至哀公爲七世。而戴公仍在七世之外也。鮒符遇反。釐音僖。覵古莧反。○正考甫。宋大夫。微子之後。孔子七世祖。強其兩反。○史記正義。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所謂北亳。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

那。商一　祀成湯之樂。

經○鼗見周頌有瞽。○鼓見周南關雎。○衎苦旦反。嘩呼惠反。○管見周頌有瞽。○萬舞見邶簡兮。

傳○衎樂之樂音隆。闕苦穴反。齊側皆反。所樂之樂五孝反。爲于僞反。僾音愛。愾開代反。○朱子曰。張子云。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洛殺也。殺色界反。○鏞見大雅靈臺傳。○魯語注。馬父魯大夫。言勉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也。父音甫。○題下魯語注名頌。頌之美者也。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辭。故謂之亂。

烈祖。商二　同上。

經○祜酤本皆候五反。傳於酤有叶字。恐誤。○眉壽黃耇。見小雅南山有臺傳。○溥音普。

傳○定丁佞反。

玄鳥。商三　祭宗廟。

經○釋文員音圓。又音云。

鄭氏謂此爲祫祭之詩。宜誠然也。蓋詩敍歷世之君之德。不可奏于一廟故也。天命玄鳥至宅殷土芒芒。言契。古帝命武湯至奄有九有。言湯。商之先后至在武丁孫子。言羣后。武丁孫子至大糦是承。言諸侯之從。邦畿千里至來假祁祁。言善政自內及外。而其效如此。景員維河以下。又總言殷之受祿于天也。

傳○鳦烏拔反。燕色黑。故謂之玄鳥。○毛氏。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辛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箋。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史記。簡狄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立鳥墮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索隱曰。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則非帝嚳次妃明矣。老泉蘇氏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烏降而生商而言之。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降爲祀郊禖之候。又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從遷矣。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子金子。案史記自謂以頌自次契事。然不得頌之意。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所子也。簡狄以是日所焉而孕。故傳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之事附之。幾於罔矣。長發之頌。禘祫之詩也。推其祖之所自出者。不過敍禹敷土之時。有娀外氏之盛。而契始受封有國。是開有商一代之基。而未見其爲嚳子也。豈以太史玄有高辛氏才子之言。傳者有殷人禘嚳之說。遂繫之嚳與。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爲不可信矣。娀風中反。禖音梅。喪息浪反。○竟境同。○旂見小雅出車。○語錄。景員維河一句。不知說甚麼。想當時有此語。人都曉得。今不可曉。○家說。毛氏諸詩注。景訓大。員訓益。釋文河本作何若。依此訓此文。則是大益維何問辭。下則應辭也。○家說。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章四句。以韻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頌子烝嘗湯孫之將二句。以爲亂辭。據他詩例。當稱五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何不可者。而必欲準之周頌。以爲一章。則失之牽合矣。國語稱那之末章。爲其輯之亂。則元非一章明甚。又長發殷武皆名著章數。不應一頌自爲二體也。玄鳥一章。亦當分四章。章皆五句。獨第三一章七句。此詩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等詩相類。此皆其分章處也。要之商魯二頌。自與周頌不同。其詞義深淺。較然可見。烏得以一律並言之哉。今案商頌皆毛鄭章句。而朱子從之。今著項氏之說于此。以存異義。

長發。商四　祫祭之詩。

經○三章。躋子兮反。紙音支。
傳○一章。知音智。見音現。竟境同。
史記正義。有娀當在蒲州。今河中府。○二章。應去聲。三章同。與平聲。卒章同。○四章。屬音燭。緌所御反。見鄘干旄。著直略反。荷上去二音。○五章。鄭氏共音拱。下同。琪亦同。顒音魚。○六章。地理考異。韋顧昆吾。皆祝融後。滑州韋成縣。古豕韋國。顧城在濮州范陽縣東二十八里。夏之顧國。濮州濮陽縣。卽昆吾之墟。亦曰帝丘。古昆吾國故城。在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己音紀。寰宇記。解州安邑縣。桀所都。○卒章。尙書孔傳。阿倚衡平。言倚以取平。亦曰保衡。○題下。與音預。

殷武。商五。祀高宗。
經○二章。羌去羊反。○卒章。斲斫也。桷見魯閟宮。楹、柱也。
高宗中興之功。必以伐荊楚爲大。故作頌者惟言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一章伐楚而楚人服。二章楚既服而可繼成湯。三章諸侯皆從。四章爲治有道。而天降之福。五章中興之盛。卒章廟成而祭也。
傳○一章。疏。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史記。熊繹成王所封。○二章。疏。周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卽位。乃來朝也。見音現。朝直遙反。

商頌譜

那　烈祖
右太甲以後作。
殷武
右祖庚以後作。
玄鳥　長發
右二詩。不知何世。

詩總圖

周。衛。鄭。齊。唐。秦。陳。曹。魯。
文王
周南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兎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騶虞
文王
武王
成王
小雅天保
蓼蕭
湛露
彤弓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大田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菁菁者莪
武王在位七年。封康叔太公胡公叔振文公旦
頌時邁武王元年封。呂尚
鴇羽武王元年封。鴻漸
駕鵝武王元年封。
頍弁
車舝
魚藻
采菽
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叔虞成王元年封。

豳七月書時周公陳。其子孫傳書。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常棣
大雅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書詩召公陳。
泂酌
卷阿
烝民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康王 在位二十六年。
頌昊天有成命 康王以嗣王繼。
昭王 在位五十一年。
頌執競 昭王以後。
穆王

夷王 在位十六年。
厲王 在位五十一年。
非子 孝王七年封爲。附庸。
共王 在位十二年。
懿王 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 在位十五年。
大雅民勞 厲王二十五年。立。
板
蕩
桑柔
鄘柏舟
宣王 在位四十六年。
小雅六月 武公 宣王十六年立。友
采芑
車攻
吉日
黍苗
大雅雲漢
崧高
烝民
江漢
常武
宣王
幽王
平王

小雅賓之初筵
幽王（在位十一年。）
小雅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小弁
鼓鐘
白華
大雅瞻卬
召旻
平王（在位五十一年。）
國風黍離
揚之水
大雅抑
緑衣
日月
終風莊公
碩人（平王二十八年立。）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桓王（在位二十二年。）
州吁（桓王元年。賦君自立。）
燕燕
擊鼓
宣公（桓王二十一年立。）
新臺
二子乘舟

襄公（幽王五年立。）
車鄰
駟鐵
小戎
終南
無衣
莊公　武公
（平王十四年立。）
昭侯（平王二十六年。）
立。
邶柏舟
揚之水
椒聊
頃人（平王二十八年立。）

惠公（桓王二十一年立。）
蕩有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莊王（在位十五年。）
僖王（在位五年。）
武公（僖王二年始并晉。）
無衣
惠王（在位二十五年。）
戴公（惠王十七年立。）
文公（惠王五年立。）
獻公（惠王元年立。）
穆公（惠王十八年立。）
共公（惠王二十五年立。）
僖公（惠王十八年立。）
閟宮

襄王（在位三十二年。）
頃王（在位六年。）
康公（襄王三十二年立。）
黃鳥
靈公（頃王六年立。）
株林
匡王（在位六年。）
定王（在位二十一年。）
穆公（定王八年立。）
式微
旄丘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河廣

右詩一百八十三篇，依朱子所定，知其時世如此餘不可知也。

毛詩說序卷之一

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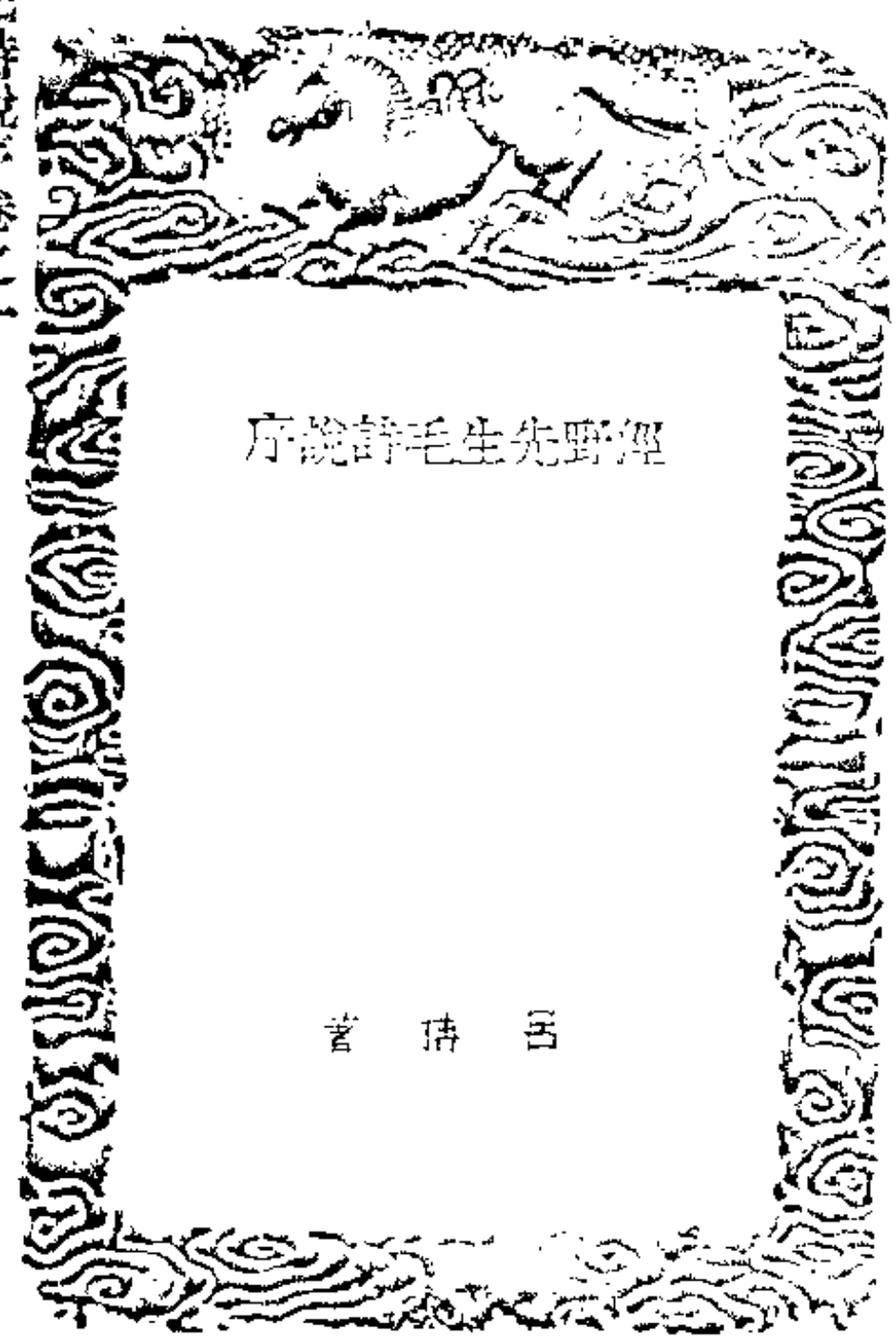
周南

明　高陵呂　柟涇野著

穀問、周南、召南、何謂也、曰、周、周公也、召、召公也、南、和也、明也、房中之樂也、萬物至夏而始和、萬象至南而皆明、故房中和而天下樂、家道明而萬國理、何以領國風乎、曰、其以長養萬物者惟南風乎、故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材、而無傷善之心也、穀曰、何也、曰、本其樂之始也、心之憂思在乎進賢淑以爲樂、是以哀窈窕、思賢材、而無傷善之心也、興以關雎、荇菜者何、曰、鳥獸之行於夫婦、惟關雎之情至篤、草木之行於后妃、惟接余之爲當也、既曰寤寐求之、又曰寤寐思服、不亦復乎、曰、始旁求於寤寐之中、求而不得、斯思之也、左右流之、然矣、采芼亦言左右者何、曰、凡參差者皆不遺也、在求以興廣、在樂以興具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父母之說、不亦背乎、曰、在父母家之父母、自女子時而言也、歸安父母之父母、自



既嫁躬儉節用時言也、是故知稼穡之艱難、王者之本也、知蠶葛之艱難、后妃之本也、內外各得其本、而天下治矣、刈濩澣濯、后妃親執之乎、曰、雖有贊勞、不害爲親執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如之何、曰、言君子之行役也、外執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耳、故采卷耳不滿傾筐也、況其行也、不惟寘彼周行、而又崎嶇于崔嵬高岡之間、僕馬皆病、不少息焉、其時之難可知矣、我如之何而不懷傷永嘆乎、僕馬之我爲君子、金罍兕觥之我爲后妃、不亦已析乎、曰、此夫婦一體之辭也、可以見其爲情矣、若曰又當輔佐君子、知臣下之勤勞、則所求愉也、宜朱子之弗取耳、毛萇曰、卷耳、興也、

樛木、后妃能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夫其以纍言綏、荒言將、纍言成者何、曰、維繫則安而不傾、蒙奄則美而得助、旋總則久而有終、纍而後荒、荒而後繫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則何三章乎、曰、振振起而不相害、性之和也、繩繩方來而不絕、聲之繼也、蟄而復生、生而復蟄、終無窮極、緝緝而不斷也、

穀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夫之子于歸、有言華、言實、言葉者矣、何以皆謂之時乎、曰、其榮也、舉不遠乎相配之時耳、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何、曰、室家、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舉之矣、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實殞而尚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

穀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夫兔罝、武夫也、何以知其好德乎、曰、陸佃曰、椓之丁丁、猶有所聞也、施于中逵、猶有所見也、施于中林、無所見聞、而猶肅肅、其德深矣、丁丁、中逵、中林、何與、曰、丁丁、聲聞于外、而內有所獲、故于城、中逵、出入往來之所必由、故好仇、中林、幽深而不見、故廣心耳、若是而以爲后妃之化何也、曰、以爲文王之化、衆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衆人所不知也、故求有關雎之化不行而能致兔罝之賢者也、此序之善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何哉、曰、孔穎達曰、天下亂離、則我躬不閱、豈暇思子乎、毛萇曰、芣苢宜懷妊、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廣、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何也、曰、於是乎見男女之有別矣、是故無思犯禮、如漢廣、江永、男正位乎外也、求不可得、如喬木、楚、蔞、女正位乎內也、斯男女之皆化乎、故曰、關雎之化、近至于兔罝、遠至于芣苢、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奈何、曰、婦人以君子行役、而王事煩勞、其毒太甚、故宋見、思之如飢、既見、喜其不遠棄我也、遂謂之曰、王室雖如燬、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邇、苦也可且忘矣、不正而能之乎、婦人猶正、君子之正可知、程子以既見君子爲將見、恐未然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商經問、何也、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

也、曰、其以公族公姓非一世乎、於是乎見關雎之化至後世猶未已也、趾在下、故曾子、定在前、故言姓、角在末且盡也、故言族、是故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業也、卷耳、逆及君子矣、樛木、惠及宮中矣、螽斯、德被子孫矣、桃夭、兔罝、芣苢、化及中國矣、漢廣、汝墳、化及天下矣、麟趾、則化及後世矣、此周南之序也、故何彼穠矣言其化至于平王之女、以終召南、麟之趾言其化至于衰世之子、以終周南、此夫子刪詩之意也、故毛萇亦曰、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穀曰、何也、曰、是可謂以德配德矣、送迎之百兩也、不亦宜乎、何以關雎興后妃、鳲鳩興夫人乎、曰、雎鳩摯而有別、其聖人人倫之至乎、非文王不足以配之也、鳲鳩均平專一、其臣妾事上之忠乎、非諸侯不足以配之也、其曰、御、將、成者何、曰、巢在此、以遠鳩、故言御、巢在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蓋則無虧欠、故言成、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者何也、曰、言能誠敬也、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供蒸豆、況沼沚而又于澗、求之益深矣、僮僮而又祁祁、思之已永矣、職又何失乎、草蟲、何以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乎、曰、妻也、以大夫之久役也、外苦其四體、內荒其家政、此心之忡忡、惙惙而傷悲也、故忡忡者、心懸不下也、故曾降、惙惙者、心結不解也、故言悅、傷悲則非常矣、諸侯大夫妻之說何也、曰、其諸侯之大夫之妻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然則法度之謂何、曰、其諸采之於澗、澗之于筐筥、湘之以錡釜、奠之以牖下、尸之以季女、不失其常而主之以敬乎、故毛公以爲諸循未嫁時之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柰何、曰、南國之人曰、凡我儉理正而訟爭息者、皆此樹之功耳、猶恨其不蔽芾也、翦伐而敗拜焉、是伐我召伯耳、故孔子曰、吾於甘棠、知宗廟之敬也、晉韓宣子賦角弓、宴于魯、季武子指嘉樹而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則亦不知類之甚矣、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然則文王獨化其女子乎、曰、非然也、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者之懼強暴也、設有逐我於獄者、必其室家之禮不足、召伯自能聽之、我亦不從也、縱曰室家不足、則男之訟女、固亦有因女之自守、必至愆期、故曰男女之皆化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者、何也、曰、羔裘而素絲五紽、五絿、五總焉、不儉而能之乎、遇食而委蛇委蛇、不正直而能之乎、西京雜記曰、五絲爲緇、五緇爲升、倍升爲絿、倍絿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縰、然則紽猶在縰升之先乎、蓋制裘者、始縰而絲微、既微矣、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故自紽至總、自皮至縰、又儉之至也、何以言五也、五猶周也、員也、徧也、德如羔羊、何也、言稱服也、夫羔也、羣而不黨、故卿以爲飾也、繁露曰、羔有角不觸、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義、跪獻其母、類禮、

既曰皮、又曰革者何、曰、皆節儉貌也、

殷其靁、勤以義也、夫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甯處、則然矣、其曰、室家能閔其勤勞、勤以義者、何也、曰、非振振之君子、其能完歸哉、奚與乎、曰、言雷且有定處、君子不遑、曾雷之不若也、有序乎、曰、陽而側、側而下、雷愈安、愈近君子、愈危、愈遠、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柰何、曰、詩人見梅落、而言求女之庶士、必及此吉日以相謂而不過也、其亦周南之桃夭乎、我者、詩人代女而言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遍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故抱衾裯而實征、肅以盡心、不知其命也、而能安之乎、呂氏謂上好仁、則下必好義、則上也者可與立命矣、毛公曰、命、謂禮命、鄭玄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嚮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御君也、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柰何、曰、於是乎知嫡媵之皆化也、嫡媵且化、而況於其夫乎、悔、處、歌之謂何、曰、序也、悔而后處、處而后歌、以興、過之謂何、曰、以而由悔、處而由興、歌而由過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凌、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穀曰、何哉、曰、死麕死鹿、非鳴鴈之喻、曠也、咸悅吠尨、非桃夭之親迎也、亂世則爾也、今非其時矣、故述而惡之也、曰、行露、摽有梅、野有死麕、集註皆謂女子懼強暴之辱、今皆從序、何也、曰、序其舊矣哉、或曰子夏、或曰國史、或曰衛宏、毛萇、雖不可據、然而授受則遠矣、如集註之說、則文王之化獨及其女子乎、且義理可以心度、事實必由口傳、生於數千百載之下、安知其前者之盡不然乎、雖逸註、吾從衛、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曰、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其見關雎之化至于此時乎、此聖人之意也、雖則之謂何、對猶執而言也、然則毛萇解平爲正、而爲武王者何、曰、曲說也、桃李、絲綿之興何、曰、桃李、言女德之盛、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綿、言男道之正、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蓋皆世德作求、不惟曾貴耳、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苑囿以時、人如堵虞、則王道成矣、穀曰、王非諸侯之事也、柰何、曰、楊子曰、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何以見王道之成哉、一發五豝之謂何、曰、或曰五矢爲一發、矢十爲一束、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琉曰、何謂也、曰、言柏舟而汎流、有姦謀不見用、是其隱憂豈酒之能解乎、然我匪鑑、已不能度其君之不聽矣、往愬兄弟、亦遭其怒、蓋僖齊之皆變也、然我心不變、非如石席之可移、而又威儀棣棣、危行以處無道之時、而人滋甚焉、閔侮紛然而來、使我寤辟之有摽也、嗚呼、謂日當常明也、君子當常亨也、豈憶日月更爲微虧、可憂一至此邪、當是時也、予欲奮飛以遯、而羣小以我爲沽名、禍且至矣、柰之何哉、是柏舟之旨也、故孟子亦以爲孔子可以當之、然

則何以知其爲頃公也。曰、頃公者、隱廢社稷之證。嘗略王請命矣。又在靖伯、眞伯之後。釐侯、武公之前也。注以爲婦人之作者何曰、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爲訓乎。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奈何曰、黃裏黃裳。雖漸失位。猶未盡棄也。故猶愛之。冀其可改耳。至于專治絺絲。使絺綌細當凄寒之風。則不復我顧矣。雖愛無益也。惟追思古人以省而自安焉。此莊姜之賢也。賢者不得于君。則何以異諸。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守德曰、何以先君之思乎。曰、莊公寵州吁而不禮莊姜。莊姜諫而不聽。莊公歿。州吁亂。莊姜所以痛恨者也。故戴嬀以是而勸莊姜。使不失其貞焉耳。此二氏之賢也。曰、婦人從一而終。戴嬀雖妾。莊公死而遽歸。可乎。曰、是時、州吁殺戴嬀之子。是何有於其母哉。故春秋傳、慶父殺閔公而哀姜奔齊。此安知非州吁之所逐乎。與以燕燕者何。曰、燕春社而來生子。至秋社日去也。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何哉。曰、使莊公之生也。以古道自處。善德音而定其心。以顧報乎莊姜。則必如石碏所言。教子以義方也。桓公完不得見殺于州吁矣。今莊姜目擊州吁之亂。能無往日之思耶。日月之謂何。曰、夫者、婦所仰以照臨者也。且其所照則極廣而不私。所出有定方而不移。莊公則不然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琉曰、州吁、人子也。雖暴矣。何至謔浪笑敖而莫我往來哉。曰、世之逆子。以其父之不在也。爲惡于外。不顧其母。其母正之。則反謔浪倨敖而笑耳。又或惡其正己也。遂不至親前矣。況州吁哉。衛亂可知矣。莊姜者。苟不忘先君。如之何不中心悼思嘆懷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琉曰何至契闊之不洵乎。曰、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是將非丈人。士無鬬志。知其必敗于鄭而死也。勇而無禮。遠之乎云爾。死生契闊者何。曰、自生至死。甚隔遠也。雖隔遠而嘗約以偕老。今則不活果失信矣。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仁曰、何也。曰、七子以棘及寒泉、黃鳥自喻。以聖善、劬勞、勞苦歸之母。斯是其爲孝乎。若曰慰母心以成其志。則爲義矣。孟子之說凱風也。曰、親之過小而不怨。則得之矣。故毛公以爲成孝子之志也。若是之母。而美以聖善。不亦誣乎。曰、此對無令人而言。猶劬勞也。勞苦之謂何。曰、其亦不留其居乎。棘心夭夭。喻劬勞。其爲新也。喻無令人。尤可觀。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繼祖曰、何也。曰、蓋國人代婦人而作也。然既憂其道遠。又慮其忮求。其時之難處。亦可知矣。當時也。既嘗入鄘。又以燕師伐鄭。以報衛牧之役。至于圍鄭四年矣。齊僖公平盟於瓦屋。而後釋東門之役。軍旅之數。從可知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者。奈何。曰、匏方苦葉。而濟有深涉。行者當度淺深之宜也。今深反厲。淺反揭。則何以異於公與姜氏不知配偶之宜也。夫姜、伋之妻也。宣公納之。公子頑、姜之庶子也。而烝焉。此豈惟不知淺深之宜。猶濟盈之不濡軌。雉鳴之求牡也。夫歸妻之士。尚待冰泮。涉舟之人。亦須我友。曾謂諸侯夫人不如庶士常人乎。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其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何也。曰、雖則夫婦失道。其棄婦猶賢乎。故一章言成家之道也。二章言棄家之故也。三章言戀家之痛也。四章言持家之苦也。五章言夫之背德也。六章言夫之故辱也。嗚呼。是宜在匏有苦葉之後乎。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何也。曰、言我在泥露之中者。凡以君臣之義耳。彼大國亦何無義。寡仁之甚邪。然則猶有望救于衛者乎。毛公曰、泥、露、衛之二邑。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何也。曰、爲誕本其望救之深也。有與開其緩救之故也。如是而不救焉。斯曰謂所與同、褒如充耳矣。爲此詩者。何其媿而盡邪。黎在衛西。泥、露在衛東。葛有連屬之意。故興。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何也。曰、有力如虎。才之武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丹。容之充也。斯人也。不獲佐王。乃方萬舞公庭。僅得其勞爵。西方矣人。如之何而不思乎。西方美人者。西周聖王也。然則斯賢也。其亦滑稽曠逸者乎。故張子厚以爲東方曼倩之徒也。樛、苓、興不美。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也。繼祖曰、何也。曰、是詩其亦許穆夫人之類乎。不然。衛之危亂如是。而此女思歸。何也。可知其志也。優于當時諸侯之大夫矣。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衛何。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故其言曰。終當解組以甘貧。蓋我之難。有不可與語人。非爲貧窶也。斯賢也。其以懼政埤我。有不得行其志。而至人又交譏其貧者乎。故謂之天也。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何哉。曰、北風雨雪。則無處不寒矣。赤狐黑烏。則無人不邪矣。當是時也。虐已而極不能堪。去之晚矣。程子以此爲君子見幾而作。何邪。朱子謂衛淫亂忘國。未聞威虐。夫北風雨雪。喻虐已明。況未有淫亂而不威虐者乎。春秋於衛宣入鄘之師。傳謂著其暴者。其此也夫。

靜女、刺時也。然則何以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乎。曰、惟宣公姜氏之亂也。斯有侯子城隅。貽我彤管之女乎。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也。弘學曰、何也。曰、惡之以爲遭隧、戚施。則不欲正視之矣。甚之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也。弘學曰、後新臺而終邶風者何也。曰、其以衛國之亂皆宣公爲之乎。

邶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也。琉曰、何謂也。曰、共姜之志

其上通于天乎。故謂母不能如天之諒己也。興以柏舟者何。曰、柏舟美材。不改其操之物也。猶兩髦美行。不失赤心之人也。世家謂武公弒其兄。恐非其然也。

髦有美、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夫以爲醜辱不可道且讀者。然矣。以爲長而不可辭者。何也。曰、以其所從來遠矣。從來之遠者何也。曰、蘖自宣公乎。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穀曰、何也。曰、言服以命德也。宣姜背德而不淑。何也。然既不淑矣。又何玭櫛髮。玉瑱象揥。猶有尊者之儀乎。且其瑳展清揚之美。誠邦國有媛之女。特惜少此德耳。故呂伯恭以爲一章責之。二章問之。三章惜之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何以曰刺也。曰、陳其相期。相要、相送于桑中、上宮、淇上之地。暴其惡甚矣。猶爲無刺乎。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琉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則若惠公之謂頑也。以爲宣姜何哉。曰、詩遺其母而言兄。猶爲溫厚乎爾。然言頑。則宣姜可知矣。故曰刺宣姜也。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由。故在定之方中之前。豈其然乎。昔鄭卓晉趙武。而良霄賦此詩。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又以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未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桑。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夫子之謂矣。未久。爲公孫黑所殺。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教如是。其烈也。況於躬自蹈之。而免於滅亡者乎。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穀曰、何也。曰其文公之中興乎。故一章言其作宮廟居室及樹材木也。二章言其始也。追本欲遷之由也。三章言其終也。言德政之善也。於是詩也。可以稽禮樂焉。可以考民農焉。可以知事神人之道焉。可以知馭士馬之體焉。且未桑中者。昔爲淫奔之淵藪。今爲稅駕之良田。非其志也。而能然乎。春秋僖公二年。城楚丘。其此耶。匪直也人者。柰何。曰、言非獨文公於民秉彝淵而已。其教足使載牝三千。桑田之盛。又何如也。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何曰、其時之有恥可知矣。非文公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率其國人。其能然乎。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夫既正其羣臣矣。又曰人而無儀。何也。曰、未能盡化也。未能盡化。而疆之欲其死。時俗之美可知矣。蓋文公授方任能。而宣、惠、懿公之臣不能安其位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何也。曰、旄也由郊而都。由都而城。馬也由四而五。由五而六。言有其進無已之意。程子曰、畀、答也。予、交親之也。告、忠告也。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樂告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

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也。編曰、既不我嘉。則知唁衛之非義矣。而又以許人爲稱。狂不如我所之者何。曰、憫當時諸侯大夫無能有救衛者。蓋其志以丈夫之見。曾婦人之不若也。是豈兒女子之思哉。厥後、齊桓公遣公子無虧、帥師戍漕。豈非聞載馳之風而興起乎。許穆夫人之謂何。曰、蓋與戴公、文公、及宋桓夫人、皆公子頑烝于宣姜所生者也。懿公赤、則惠公朔子之後耳。鄭公子歸生、隨其君以宴魯文公于棐。而賦其四章。叔孫豹懼齊。而亦賦其四章於叔向。其亦許穆夫人之意與。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也。祖學曰、以爲有文章。以禮自防。然矣。以爲又能聽其規諫者何。曰、其在于切磋琢磨之間乎。故一章言其學有諸己也。二章言其德稱乎服也。三章言其德之成。庶幾乎時中矣。厥後晉韓起聘于衛。而北宮文子賦此詩以比宣子。宣子答以木瓜。其亦知好德矣。重較之謂何。曰、即其所乘之車嘆其寬廣自如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何也。曰、鄭氏以爲晉不忘君之惡者。誠非矣。以爲晉不再過朝。不再告君者。此或其然也。夫賢者未至於聖人之地。其言豈能盡純乎。如考槃之言。亦人情之常也。程子以爲矢、陳也。陳其不得忘君之意。不得過君之朝。告君以善也。是雖忠厚和平。則又過以已意改之。又不若朱子之說之爲得也。夫莊公之朝。以一石碏而不能用。考槃之詩宜爾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憫而憂之也。何也。曰、其亦惡州吁之亂乎。故先言族類之正。見其若得生子。則必貴且賢。次言容貌之美。見其若得生子。則必美且材。故遂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使莊姜之有子也。今柰何使庶姜孽孽。嬖而有子。而媵臣皆竭武而倨傲。莊公者。既如施罟不能制鱣鮪之發發。又如葭菼之陰草。亦揭而長大乎。眞河流之性也。故程子以末章爲興云。鄭氏云。一章言容貌之美。兄弟且正大也。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忘。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故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夫既刺矣。又何以美反正乎。曰、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女也不爽。士二其行。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猶爲知正乎。然已晚矣。由是知良心人皆有之。染宣公之化。遂不知止。以至此極耳。然則賢士君子一失其身于耶汚。雖悔何追。

竹竿、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何以知其不見答乎。曰、如其夫之見答也。豈如此詩之所云乎。然而終不歸者。則猶爲有禮乎爾。不然。則以衛國之亂而思之。猶泉水、載馳之類乎。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祖學曰、何也。曰、其亦異乎童蒙之吉乎。故言雖佩觿佩韘。無帶容遂。若成人然。而其實材能不足以甲於衆人。而若國。猶稺子耳。胡然乎其遽驕哉。是詩也。其作于齊之間乎。穀梁子曰、惠公初立。見天子。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偪陰。屬負茲。然於是乎衛立。黔牟矣。故其後齊宋陳蔡伐衛。納惠公。而王人子突又救衛。春秋亦書其名。曰。朔入衛。其人可知矣。故毛氏

曰、幼穉之君、在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也、何也、曰、構於河廣、見襄公之孝與其母之義矣、其亦襄公有奉母以歸之思、而母制於義、不反者乎、讀其詩、義自見矣、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然則何以爲刺時也、曰、久役而夫婦怨曠、猶爲時之美乎、故毛公謂此爲從王伐鄭之役、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弘學曰、何也、曰、鰥夫無室、無帶、無服、而寡婦興憐之、雖其政教衰猶爲存乎邪、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遣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也、玩曰、安成劉氏、謂此桓公之德如草木爲非詩意者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蓋謂投我以木瓜、桃、李、尙當報之以瓊琚、瑤、玖、況桓公之德、封我于楚丘、使公子無虧帥師戍衛、令我無國而有國、且其乘馬、稱服、六畜門材、魚軒重錦、皆非常之贈也、然則又當何以報之也、厥後晉韓起聘于衛、因北宮文子之賦淇澳、而遂答以此詩、是亦以德報德也、可以觀木瓜矣、而孔子亦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豈特男女相贈之辭哉、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愴傷不忍去也、繼曰、何謂也、曰、忠而質、可以觀怨矣、然其曰此何人哉、則其所以致怨於幽王者深矣、故元城劉氏曰、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穆之實矣、所感之心、終始如一、此詩人之意也、鄭康成曰、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大夫之謂何、曰、或當作婦人字、不然、則人夫下遺妻字也、蓋雞棲于塒、羊來生羊下來、下括者、皆婦人所見之景耳、孔氏謂在家之大夫、亦非也、然則何以云思其危難、曰、其以不知其期、曷其有括、而知之乎、其言刺平王者、亦以戍申戍許之類邪、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遺亂相召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何也、曰、其儉德之避難乎、其猶魯師摯、衛簡兮之徒乎、故輔漢卿曰、賢者隱於樂官、而以全身遠害爲樂、則其時可知矣、毛公曰、由用也、房房中之樂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流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何也、曰、揚之水、深矣哉、其所不言者廣矣、蓋謂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於是乎見平王忘君父而戍賊臣、人倫滅矣、不能以長諸侯耳、號令不及於天下、而專勞畿內之民、又何言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因年而僅、室家相棄者何、曰、如王政行、豈有此離之女也、然其曰遇人之艱難、不淑、則但怨其夫而不咎王、猶爲溫厚乎爾、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構怨連禍、王師僅敗、君子不樂其生者何、曰、惡之甚、痛之切、其惟兔爰乎、故其言曰、百罹、百憂、百凶、而欲無吪、無覺、無聰者、其以王及鄭師、怨于繡葛、祝聃射王中肩、爲憂凶之禍而不忍聞之者乎、然則兔爰爲鄭莊、而雉羅爲桓王矣、其曰桓王失信者何、曰、本兵興之始也、兵興之始者、王和鄭伯之政耳、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微、王其九族焉、何以知其爲王族也、曰、係之王風、而以葛藟爲言、猶爲王族和戚乎、然則謂之平王矣何、曰、以其東遷之時不顧九族乎、孔氏曰、棄其九族者、謂王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彼自棄睦之也、

采葛、懼讒也、柔何、曰、其以葛蔓生、蔬科生、艾蒼白色、如讒邪之人變亂黑白乎、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者何也、曰、小人欲進讒言於君、其視昵之狀如是耳、其當桓王失信之時乎、毛公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邪雖小、一日不見于君、憂及于讒矣、蒿以供祀、艾以療疾、亦通、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何也、曰、言古之大夫、德稱其車服、而其下或有邪思者、畏之至死不敢、今則禮義廢而淫奔盛、何往日之不若耶、設使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豈至於是乎、然則乘檻檻哼哼之大車、服如葵如璊之黻衣者、不亦可愧耶、毛公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男子之服、服黻衣以決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也何、曰、麻直生者也、麥與李養人者也、皆在丘中焉、是賢人而在野矣、故曰彼留子嗟、子國、留者、留於丘中而不進也、安得其來施施、來食王祿、而貽王以佩玖乎、佩玖者、彼身所有之寶、善道也、夫莊王在位十有五年、春秋無一事可書、況周公黑肩、爲子克之故、且欲殺王、非辛伯以告、幾乎不免、其時可知矣、毛公曰、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佩玖、美寶、孔氏曰、猶美道也、

毛詩說序卷之二

國風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玩曰、何以知善其職。曰、桓公而死犬戎之難。已可知其平日矣。若武公屈突者。定平王於東都。傳曰、周室東遷。晉鄭焉依。當是時也。受虢、檜、鄶、蔽、補、丹、依、緜、歷、華、十邑焉。改衣、授粲。又何言也。曰、桓輔兩王。而王身弒。武輔平王。而王道衰。猶爲善於其職乎。曰、孟子不云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但驪山舉火。諸侯背叛矣。而桓獨死。洛陽一遷。諸侯不至矣。而鄭獨從。猶爲彼善於此乎。厥後。公孫舍之相鄭。簡公如晉。晉平公享之。賦嘉樂。而子展賦此。叔向命晉侯拜。曰、敢拜鄭君之不武也。子展蓋比平公如己之先君矣。毛公曰、粲、采也。諸侯人爲天子卿士。受采祿。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何也。曰、小不忍乃大忍也。初、段之請京也。祭仲諫以爲非制。後將弗堪。莊公不勝其母。則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其後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襲鄭矣。是詩蓋謂祭仲無踰我里、牆、園。折其樹、杞、桑、檀。以喻害吾弟也。故毛公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杞、木也。折、言傷害也。然實則假仁義而害其弟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云。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夫京人美叔段之居巷、飲酒、服馬。而洵美仁武矣。以爲刺莊公。何也。曰、言段之不義得衆。而治兵繕甲以出田。已萌襲鄭之志矣。是巷無居人也。是莊公教之也。初、祭仲之諫封京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公子呂之諫貳西鄙、北鄙、及收廩延也。公則曰、無庸。將自及。不義不曜。厚將崩。其諸莊公以惡養天倫而因以翦之乎。信乎其志慘矣。故曰刺莊公也。東萊呂氏亦云然。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何也。曰、射御之善。言其才也。暴虎火烈。言其勇也。如是而得京人之愛者。將非以私恩結之而思欲襲鄭乎。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敵於境上。陳其師旅。翩翔河上。久而不召。帥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忘師之本。故作是詩。何也。曰、鄭之人君。凡執政之臣。皆可知也。故春秋書鄭棄其師。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何也。曰、古之君子。洵直且侯。舍命不渝。而爲邦之司直。美士。其服羔裘。宜也。今則不然。而猶如濡、豹飾、三英焉。不亦可愧乎。厥後。子產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則是詩之亡久矣。毛公曰、鄭自莊公。而賢人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也。侯、君也。三英、三德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何也。曰、摻執袪手。思之切也。無我惡。醜。不敢直言其君子厚之至也。不寔故者。留之以道也。留之以道者。猶孟子所謂于是若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用。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也。鄭氏謂子無惡我。擥持其袂。我乃以莊公不遠于先君之道故耳。若是。則非所以善留賢者之辭。賢者滋太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蓋言古之夫婦。交相儆戒。宜如琴瑟。又欲君子親賢友善。無所愛于雜風。今則不然者。何也。其亦在上者之過與。以是知詩人之厚也。宜相樂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胡學曰、夫齊侯之欲以姜氏妻忽也。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既而救齊。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又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若忽之辭昏。皆不可謂不美也。而國人刺之者何哉。曰、大道有經權。時有常變。故君子惡夫小信破義。曲厲而害道者。忽可謂不度德。不量力矣。蓋與息侯之滅。宋襄之敗。均耳。故詩不顯其事。特以其情曰、縱爾忽之不好色也。則彼美孟姜者。洵美且都。德音不忘。不但顏如舜華。佩玉瓊琚者而已也。如之何辭之。至于見逐于祭仲。遂無大國之助乎。不亦愚哉。故毛公亦以刺不見親迎齊女同車也。然則此亦未必爲鍛鍊羅織鄭忽之罪。若以爲淫奔之辭。又何珮玉瓊琚、德音不忘之有邪。厥後。鄭昭使子旗賦此詩以餞韓宣子。宣子曰。鄭其庶乎。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昵燕好也。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以是知刺忽之不昏于齊也益信矣。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也。何也。曰、山則有扶蘇、橋松。濕則有荷華、游龍。然矣。彼忽者。不用子都子充之賢。而用狂且小人。何也。何美之有乎。毛公曰、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扶蘇、荷華、喻高下大小各得宜也。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何也。曰、木落則風吹。君倡則臣和。其常也。今鄭忽為其臣祭仲所逐。是其忘也。不倡而無和。猶風擊之不若也。厥後。印癸子棚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亦曰。鄭其庶乎。則又取昔倡而鄭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何也。曰、其賢者親愛之意乎。言狡童何其無知之甚也。使當時與我言。與我食。豈至見逐乎祭仲。出奔於衛哉。推此之故。使我不能餐忘。其誰之由也。故毛公謂權臣擅命。祭仲專國也。鄭康成言賢者憾其不與我言也。朱子以是序為昭公無辜被謗。夫為人君不能守其社稷。其罪重矣。又何謗乎。凡紂天子而未亡也。當時之人。皆謂之獨夫受。而況於忽乎。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何也。曰、突忽之際。鄭人之苦甚矣。言子惠思我。則當褰裳涉溱。消以正我也。不然。豈無他士哉。又言所以致有今日者。皆突忽狂童之故也。故毛公亦曰。狂童恣行者。突忽爭國。更出更入也。厥後。鄭子太叔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游吉拜焉。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也。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自是之後。晉能庇鄭。二十餘年。不受楚師。其視齊不救忽之時則異矣。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故婦人言彼丈夫者。雖其資質丰昌。俟我巷堂之地。而我適有他心不送。既已悔之矣。然我衣裳皆錦。而又以裳裳之不美爾之丰昌也。其親駕予與歸。無徒俟之巷堂乎。然則以為刺亂者何。曰、如其有政。豈至是乎。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何也。曰、言相奔於阪上之茹藘。栗間之家室。時之無政甚矣。鄭玄曰、女奔男之辭。

風雨、思君子也。世亂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何也。曰、言世之亂也。若風雨淒淒、蕭蕭、如晦也。而君子者則如雞鳴之喈喈、膠膠、而不已焉。今也安得見此人乎。故鄭氏曰、喻君子居亂世而不變節也。厥後。鄭駟偃子游賦此餞韓宣子。宣子曰。鄭其庶乎。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是可觀風雨矣。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何也。曰、言青青子衿。我思之悠悠者。蓋以成材為用也。縱我不往教。然亦不寄音以求學。而挑達于城闕。使我一日不見。如三月乎。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不嗣音、不來。以思其忘己也。鄭康成曰、國亂。人廢學業。但知登高見於城闕。以俟望為樂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也。何也。曰、言揚之水不流束楚、束薪。而忽之見逐。則無忠良兄弟以相助。是以逐於祭仲而弑於高渠彌也。故鄭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喻忽之政教亂倪。不行於臣下也。終鮮兄弟。言與突爭國也。惟予與女者。作此詩者、同姓之臣耳。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玩曰、何也。鄭自莊公之後。昭公忽

遂於祭仲。既復。而高渠彌弒之。厲公突因祭仲之殺其壻雍糾也。亦奔蔡。于是子亹繼昭公而立子儀。厲公突自櫟侵鄭。又使傅瑕殺子儀焉。當是時也。國勢搶攘。男女相棄。其出於東門闉闍之間者。雖見如雲如荼之女。不以為思。而猶憶縞衣綦巾之樂。蓋深痛室家之棄也。亂可知矣。故毛萇釋公子五爭曰。突再也。忽及子亹、子儀、各一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何也。曰、野有蔓草。且零露漙漙。今乃使我喪其室家。特適願於邂逅之人也。夫喪其室家。而邂逅清揚之人以為樂。斯其淫亂甚矣。鄭享趙孟。而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為吾子之惠。鄭餞韓起。而罕虎又賦此。宣子以為孺子善哉。吾有望矣。蓋皆指恩澤如零露。而又借以為相好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何也。曰、鄭聲之淫。皆此類矣。毛公曰、救、猶止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商經曰、何也。曰、其志正矣。言古之賢妃。因雞鳴東方之白。又徹以為因蒼蠅蚊蚋之聲。欲其君之早朝也。今哀公荒淫怠慢。而其夫人曾古賢妃之不如。欲其內助成治。不亦難乎。毛公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益而君作。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夫從猎閒之獸。而以為偎、為好、為威。則哀公之僻行入人深矣。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何也。曰、夫男不親迎。而俟於著庭及堂之間。不以為非也。尚羨其充耳之美。斯女也。幾乎見金夫、不有躬矣。其時可知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夫男女淫奔而在室履即。以為刺衰。何也。曰、曾子不云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程子曰、日月與君臣不明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夫自公召令。而使其臣爾倒衣裳。以為挈壺氏之罪。何也。曰、使之失其職者。讒邪。君上之失政固可知。而挈壺氏不執鼓以警。能免於罪乎。夫至於挈壺氏亦失其職。其時可知矣。

南山、刺襄公也。為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而去之。何也。曰、言襄公行如雄狐。實兩屨雙綦之不若也。然其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者。何哉。曰、襄公之惡。亦魯桓縱妻之故耳。蓋怨襄公之廣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何也。曰、若能遵禮以去甫田之莠。修德以交四鄰之爾。則如婉孌之丱。未幾而弁也。不然。其如甫田遠人何。祇見其惟莠驕驁。勞心忉忉爾。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何也。曰、言古之載盧以田者。其人容貌既美。而又盡其仁心。如王用三驅也。百姓欣而舉之。今之田者。能若是乎。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箋曰、何晴也。曰、言魯桓從其私情。如雪如雨如水。使之通于襄公。其魴鰥之在敝笱也。然豈獨我齊君之惡或怨之廣也。或以爲桓當作莊。如何曰、敝笱之喻。當夫婦耳。非所施于母子也。且桓公不聽申繻之諫。與文姜如齊。以至殺身。莊公之罪薄乎云爾。君子所以貴造端者也。

載驅、國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何也。曰、此豈惟齊襄之惡哉。魯之桓公眞惡魁耳。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以爲齊侯之子焉。然實我之甥也。何也。曰、刺及魯莊。齊襄之惡。不假言矣。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箋曰、夫禮奢甯儉。而況于好人提提。宛然左辟者乎。以爲無德。何也。曰、心在乎節用以愛民。何用不臧。心在乎利。雖葛屨履霜。女手以縫裳。亦不足貴也。其能免于大國之侵削乎。故魏譜曰、魏與秦晉隣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鄭氏曰、葛屨履霜。利其賤也。女子縫裳。利其事也。朱子曰、女者婦人未見廟之稱。

汾沮洳、刺儉也。寘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夫儉以能勤爲不得禮者何。曰、言于汾水沮洳而采其莫桑與賣之美。彼其之子。而貌之美信無度矣。不能修禮以治其國家。與公路、公行、公族、不同耳。貌美而行不足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用其民。而無德教。曰以侵削者何。曰、如其思之。則知所以用其民者。蓋在德教而不在區區之小儉矣。必不以我憂爲非也。故毛公曰、園有桃。其實之殽。興國有禮教。民得其力。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者何。曰、言父母與兄念我行役而不能歸。足見役夫與死爲隣矣。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者何。曰、古者一夫百畝。今以十畝之間。而男女往來無別。閑閑泄泄於此。此見削小之甚矣。毛公曰、閑閑、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泄泄、多人之貌。朱子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此亦斷章之意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者何。曰、言有人用力伐檀。以爲車而行陸。今乃寘之河干而不用。彼君子既不用。豈復貪祿哉。蓋其志不耕則不欲得禾。不獵則不欲得獸。誓不素食也。彼無功而貪鄙受祿。使君子在野者何邪。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夫碩鼠、猶脅卦九四曾有司也。而以爲比君者何。曰、國小而貪。又豈容有司乎。且其詩曰逝將去女。以適樂土、樂國、樂郊。其爲刺君也。審矣。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遠思深。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箋曰、何以知其儉不中禮乎。曰、至於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滅矣。是可以爲樂也。然但當職思其居、其外、其憂。如良士之瞿瞿、蹶蹶、休休。亦何不可。然而不樂。何也。居、謂所履之位。故言瞿瞿。外、謂所居之外。故言蹶蹶。憂、卽居外之事。故曰休休。所謂憂深思遠也。昔鄭享趙武。而印段子石賦此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則儉非中禮。亦持家之本歟。唐譜曰、唐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之曾孫僖侯。吝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焉。又曰、外、如耕也。餒在其中之意耳。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治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何也。曰、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舍治國之正道。惟務積衣裳車馬鐘鼓。而又弗用焉。其能免他人之侵侮乎。噫、此鉅橋之粟。爲周所有。洛口之倉。爲唐所發。毛公曰、國君有財貨而不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漸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何也。曰、國人以揚之水比昭公。以白石比桓叔。且欲以素衣朱襮從沃之爲樂。則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從可知矣。信乎。雖有衣裳車馬鐘鼓。爲他人有也。故一章之樂。二章之何獲。皆爲三章之意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將有晉國者何。曰、無朋、無比也。言沃無比。見無昭公也。且篇見厚施也。陸佃曰、沃以支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子孫則猶之椒也。又曰、椒氣下達。故以譬沃也。

綢繆、刺國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夫朱子說詩序。謂綢繆乃婚姻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鄭之亂。至集註。乃國亂民窮。男女有失其時而後遂婚姻之禮者。則又取序矣。如是者不一篇。何也。曰、說序之時。其或孟年乎。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耳。其曰豈無他人。嗟行之人者何。曰、鄭氏曰、指異姓之臣而言也。夫言異姓。視同父則又廣矣。怨之深也。此豈惟見昭公之孤。亦以見桓叔之不忠。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何也。曰、可以見民俗之厚矣。言服此羔裘豹袪之人。自我人而居居。究究焉。若是。我國人可以適他人矣。但猶念子故舊之人。則未可耳。不厚也而能然乎。居居、聚斂之貌。究究、貪戾之甚也。毛公曰、羔裘豹袪。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久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何也。曰、於是晉亂甚矣。初、昭侯仇封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好德。晉人附焉。於是晉潘父弒昭侯。迎桓叔。不克入。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

潘父、桓叔卒、子莊伯嗣代、乃弒孝侯。晉人復立孝侯子鄂侯郄。居于翼。莊伯以邢人鄭人代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光于翼。九族五正送翼、鄂侯復歸鄂。莊伯之子武公復伐翼。獲哀侯及其子小子侯、殺之。遂滅翼。當是時、其民眞如鴇羽之集栩棘苞桑也。豈能藝黍稷稻粱以食其父母乎。安得不呼蒼天而訴哉。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也。何曰、於是乎見禮雖叛人所不敢廢也。故言雖有七章六章之車服、不如天子所命者之爲安且吉也。失武公弒君、乃以賂請命、周王取賂而命賊臣、綱常滅矣。而大夫猶美焉。其時可知矣。然則美之者、刺之乎。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恃、兼其宗族、而不求賢者以自輔焉。繼祖曰、何也。曰、言武公寡恃如杕杜、則君子不至矣。然我好君子、出於中心、而欲飲食之、猶不可得、亦徒然耳。

鴇羽、刺晉昭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失婦焉。何也。曰、言爲尙蒙楚、猷尙蔓野、丈夫久從征役、使我獨處、如夏日冬夜、無期之得見也。其百歲之後、會之於墓乎、然亦可見民俗之猶厚矣。

采苓、刺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何也。曰、士蔿譖、而桓莊之族滅、驪姬讒、而申生烹、重耳夷吾竄、人之爲言豈可以爲然邪。毛萇曰、采苓細事、喻小行也。首陽幽僻、喻無徵也。故是詩爲比。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文隆曰、何也。曰、丈夫而如是、亦已僭矣。故曰、美之者、刺之也。並坐、猶同坐也。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閒圃之樂焉。何也。曰、幽王被害于犬戎、襄公將兵救周、後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遂得岐豐之地。則夫田狩園圃之樂、其在斯乎。然初有國而卽耽樂于此、則其貽厥孫謀者可知矣。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夫詩言車馬及矛盾弓矢之盛也。序言車而不及馬、言甲而不及矛盾弓矢者何曰、其以車甲統之乎。秦襄公之祖秦仲、爲西戎所殺。則西戎者、秦不共戴天之讐也。朱子謂從役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者也。序曰、國人、又曰、婦人者何曰、明國人之爲婦人也。有序乎。曰、一章多言車、二章多言馬、三章言干盾弓矢、然一章之心曲、二章之何期、皆爲三章之良人御音也。若言溫其如玉、又不濟兵、能免患之意也。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焉。劉銑曰、何也。曰、言周之典禮、皆至中之道、人情之所欲、猶在水中央者。今乃不能順其情而爲之、乃遡洄以求之、可謂子之迂也。其能爲國乎。故程子曰、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也。毛公亦曰、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備人未服焉。或曰、伊人者、知周禮之賢人也。欲其君求賢也、亦通。又曰、遡洄、逆道而行、故遡。遡游、順道而行、故近。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而勸戒之也。夫既美而勸戒之者何曰、言初受服命、允然人君矣、不勉焉、其能保其美於後乎。故曰勸勉之也。鄭氏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受顯服、猶山之木有天小也。故曰勸戒之也。下四句、則美矣、雖則云然、亦且折矣。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也。夫穆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而獨哀三良者何曰、言子車氏之奄息、仲行、鍼虎、三人皆百人之傑也。尤爲可惜耳。夫陳莊子魏顆不從親之亂命、而君子以爲知禮、則康公者亦可罪也。故毛公曰、黃鳥來、且得其所、喻人之受命終其所也。朱子曰、說者徒哀三良之不幸、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之不綱、諸侯殺人不忌、則莫知其非也、俗之弊也久矣。蓋秦自武公卒、已以六十六人而從死、厥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尙何怪乎。

晨風、刺康公也。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穀曰、何也。曰、毛公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由其未見而思望之、心欽欽而靡樂也。今考於蹇叔、由余、百里奚者、皆是也。然則康公者、如之何而忘我賢者之實多乎。曾穆公時之不若也。鄭康成曰、樸樕、樕之在山、喻賢者於國家之宜有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頻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何也。曰、毛公曰、上與百姓同其欲、則百姓樂致其死。鄭氏曰、此責康公之言也。言君豈曾曰惟女無衣、惟我與女同袍、若周王欲興兵、則必使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何邪。故程子亦曰、君當與民同欲也。同衣、則雖寒不怨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遣穆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穀曰、何也。曰、昔我送舅氏、曰至渭陽、贈以車馬玉佩、今則不可得見、悠悠我思、安得見之乎。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夫賢者豈以夏屋四裏爲念哉。言君之誠不足、欲以效用則不能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琉曰、何謂也。曰、言冬夏值鷺羽於宛丘、無人君之禮也。以爲幽公者何曰、其在中、相孝、惠之後、賢武、平、文、桓公之先乎。毛公曰、子者、大夫也。言幽公化之也。亦通。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頗會于道路、歌舞於市井耳。世補曰、何也。曰、男女舍麻不績、婆娑宛丘之市、反以爲荍椒、康恥滅矣。其所從來遠也。唐孔氏曰、子仲之子、男棄其業也、不績其麻、女棄其業也。

衡門、諸侯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洙曰、何也。曰、衡門尙可以棲遲、泌水尙可以樂飢、豈以德君而不可爲善乎。又言食魚豈必魴鯉、娶妻豈必姜子、苟任忠厚賢臣、不必聖人也。故孟子曰、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朱子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亦通。但意料耳。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穀曰、何也。曰、言東門之池、則可以漚麻與紵管矣。被美淑姬者、端莊靜一、是以爲內助、則君可與晤歌、將言矣。今乃不然、而淫昏於邪僻之人者何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遠。親迎女猶不至者也。何也。曰、言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肺肺矣。親迎以昏爲期、如之何明星煌煌、晢晢而猶有未至也。其政之亂可見矣。毛公謂逆秋冬之時、鄭氏謂逆仲春之時、然皆通。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箋曰、何也。曰、言墓門有荊棘、則以資斧斨之矣。人有邪惡、則良師訓之矣。故佗既弒太子免而自立、又淫獵於蔡國、爲國人所惡、豈一日之稽哉。蓋自昔幼小無良師傅爾也。其曰有梅何也。曰、程子曰、梅雖美木、而生於墓門荊棘之中、則惡鳥萃之矣。雖有良心、與不善人處、則惡歸之矣。夫之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也。毛公曰、夫也之夫、指傅相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箋曰、何也。曰、程子曰、防有鵲巢、中唐有甓、興人心昏蔽汚下、則來讒言也。邛有旨苕、旨鷊、人心高明乎夷、則來善言也。夫宣公者、聽嬖姬之讒、欲立少子款而殺太子御寇、使賢如公子完及顓孫者、皆出奔於齊、是誰譖張予美而使我心之憂切切惕惕邪。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蓋言月出皎皎而照矣。在位者惟欲見此皎人之僚懰燎明、以舒窈糾、慢受夭紹之懷也。鄭氏曰、月、興婦人有美色者也。

株林、刺靈公也。淫於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夫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淫於夏姬、衷其褻服以戲於朝、洩冶所諫死者也。而詩以夏南爲云者何。曰、言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又爭以徵舒爲似、於是徵舒弒靈公矣。株林而言夏南、著靈公殺身之由、且以非夏南之不能防其母也。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故毛公曰、感傷如之何者、傷無禮也。言有美一人、而不以禮自防、乃如蒲荷之相悅、使我憂思時世之亂、如之何不至於涕泗滂沱也。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也。繼祖曰、何以知去其君乎。曰、其以豈不爾思乎。毛公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而不從、待放於郊、得块乃去。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黃衣狐裘、今以朝服而燕、祭服而朝、是好潔其衣服也。檜譜曰、周夷厲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然檜無世家、故其風不詳。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輔曰、何也。曰、言棘人之素服者不可得見、徒使勞心慱慱、傷悲蘊結而已。聊與子如一者。毛公曰、愛其人、欲同其行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何也。曰、言安得如萇楚之無知、無家、無室、專於倚德者、以事之乎。甚言其君之淫恣害人、曾萇楚之不若也。鄭氏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也、則枝猗離而柔順、不妄爭蔓草、喻人小而孅慝、及其長而無情欲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蹙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劉銑曰、何也。曰、匪風之發飄、興上政之亂也。匪車之偈、

嘌、興民俗之僻也。於是思周王之道、而中心爲之怛弔焉。且曰、誰能烹魚、我將漑之釜鬵、誰能從西周之道、我將懷之好音也。程子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萃也。鄭康成曰、好音、謂周之徵教令也。亦通。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商經曰、何也。曰、曹君衣裳楚楚、而不修國政、如蜉蝣朝生暮死、胡能久矣。愛其安所歸處也、可謂怨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夫朱子敘序以爲非共公也。及集註、則又曰、晉文公如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嘌是與者何。曰、朱子晚年又多以序爲是也。程子曰、候人者、言其甚者耳。三百、言其多也。鄭氏曰、鵜梁蒼蔚、皆喻小人之在朝也。

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蓋言古之君子、儀一心結、足以正是國人、如鳲鳩之在桑、今則不然矣。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祖學曰、何也。曰、因寒泉之害稂爾、思西周之明王也。因黍苗之膏陰雨、思邵伯之賢伯也。然則共公之不爲賢伯、其亦無明王使之乎。而不言焉、此詩之厚也。曰、匪風、下泉、何以居變風之終。曰、程子曰、亂極則當思治耳。故繼之以豳。夫豳也、多周公告成王及周大夫之作也、又不在東遷之後、何以不係之變雅。曰、皆爲周公也。周公則豳侯、且東居耳。然則變之可正之謂何。曰、程元問于文中子曰、豳風之爲變風何也。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亦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者何。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琥曰、以爲周公遭變、則居東而作也。其說然與。曰、若非遭變而作、則係豳正雅矣。其意言王業之難、自后稷以來、躬行農桑、而入民心、故民愛之如父母、有衣以衣公、有耕以食公、有役以趨公、有朋酒羔羊以壽公。民雖終歲勤動、采薪樗、不以爲怨、而以爲樂、乃致有今日耳。豈可信讒而壞之乎。是七月之旨也。然金縢獨言鴟鴞者、舉其顯者耳。故毛萇亦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避居東都也。八章亦有序乎。曰、一年之辭也。一章蓋正月、二月之事也。二章、三章蓋三月四月之事也。四章蓋四月五月之事也。五章蓋五月六月之事也。六章、七月八月之事也。七章蓋九月十月之事也。八章蓋十一月十二月之事也。是周室勤苦之志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厲公之志、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箋曰、何也。曰、忠而勤、愛而深、其惟鴟鴞乎。故一章寫其室之不喪也。二章言其作室之故也。三章言其作室之功也。四章言其戀室之情也。嗚呼、此可以見其東征救亂之心矣。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穀曰、何也。曰、此周公避居東都。既歸而作也。毛公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考于書。伐武庚未必三年。朱子曰。此周公之辭。非大夫之作。然則大夫美之四字其衍文乎。程子曰。勿士行枚。枚、銜也。言當歸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愍四國焉。何也。曰、言四國之亂。適以破我斧。缺我斨銚。銶耳。且周公東征。凡以四國爲罪而臯之。叱之。適之也。然斯人也。心之勤勞。可謂大且嘉休矣。惜乎王不知也。故程子謂是詩哀周公忠勤之美。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夫詩先四國而后言朝廷。猶爲溫厚乎。爾臯急也。叱、勤也。適、迫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遠曰、何也。曰、言有斧而後器用成。有媒而後室家全。猶周公禮樂之聖。而後天下治也。且伐柯者。其則不遠。治天下。卽周公之道足矣。故我遭之子。籩豆有踐。禮樂之不興者。未之有也。胡爲乎使周公東居而不歸乎。故毛公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姜瀾曰、何也。曰、言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美魚。我遭之子。則宜衰衣繡裳以迎之也。故溟鴻高飛。本以戾天。而反遵渚遵陸。公之聖賢。本在朝廷。而乃無所于歸。於汝信宿安處乎。且朝廷之有衰衣者。以爲聖賢之服也。不以衣衰衣之周公而歸焉。其心如之何而不悲乎。公歸無所。猶曰無所歸。公歸不復。猶曰不復歸。故毛公以爲伐柯刺羣臣。九罭刺王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謂曰、何也。曰、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以其多欲也。若周公者。至公無私。進退以道。雖遭流言危疑之際。而居東以孫碩膚。若曰。我之不德有以致之也。然而亦曷自几几。德音自不瑕。非狼跋之可比也。非其具仁義忠聖。孰能及之哉。

毛詩說序卷之三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繇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洙曰、忠臣嘉賓。豈爲幣帛之厚。琴瑟之樂邪。曰、人主願治之誠。求教之篤。自茲將之耳。故孟子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夫禮有養老乞言。鹿鳴之詩。其乞言乎。周行云何。曰、統馭臣民之大道也。德音云何。曰、其威儀動靜之間乎。何以曰音。曰、苟求之嘉賓威儀動靜之間。則渾身皆言矣。興以鹿鳴者何。曰、程子曰。食草相呼也。實以幣帛者何。曰、毛萇曰。食之有幣。酬幣也。享之有幣。侑幣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琉曰、詩不見有功也。曰、以王事之靡盬也。心傷悲而身不遑啓處。且於父母不暇以將。抑何爲邪。其功可知矣。然非上知其心。鮮不倦於行而作北山也。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況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治也。毛鄭私恩公義之說如何。曰、此可以並行不悖之義求之。蓋君子以忠爲孝也。傷悲之意。其在斯乎。雖且集而已爲父母也。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何言乎禮樂。曰、其當遣之之時乎。毛公言人臣出使。能延君之美譽於四方。不辱君命。猶皇華也。諏謀度詢。皆靡及之意乎。曰然。奚其異。曰、叔孫豹曰。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何以曰此詩廢則忠信缺乎。曰、諏謀度詢。非忠信者不能也。此詩

興四牡何以後鹿鳴乎、曰、鹿鳴、坐而論道之臣也、四牡、皇華、起而作事之臣也、內外之序也、皇皇有不及之意、濯、絲、沃、均有事雖禮親之意、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弘學曰、周公誅管蔡、又何以爲此詩乎、曰、常棣之詩、家人之情也、管蔡之誅、有國者之法也、蓋管蔡薰於武庚、謀危社稷、曾是常棣之不若也、故一章舉言之也、二章至四章、以變言、六章至八章、以常言、五章則承上起下而言也、興以常棣者何、曰、其以棠蕚外見之盛、上下相成之切、如兄弟之並立乎、以爲燕兄弟之樂歌者何、曰、自召穆公思周德不類、糾合諸侯於成周、而作此詩、序以爲然矣、毛萇以爲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以親之、恐非其然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以諸父諸舅兄弟爲友者何、曰、此古者師友重德之義、而忘尊卑親疏之勢、惟以齒德序、尊長比如舅父、而其傳鞏如兄弟也、二章、三章、專言飲食之盛何、曰、馭敬也、夫鳥鳴遷喬、既以興勝己之友矣、期其德可以格神明而獲和平、如之何而不盡馭敬乎、友聲云何、曰、入于幽谷者、非己之友聲矣、和平云何、曰、和、以情言、無乖爭也、平、以性言、無阿比也、終、猶常也、非神之和平乎、曰、非也、天下豈有不和平之神哉、於父舅言粉、牡、八簋、灑掃、於兄弟言湑、酤、鼓、舞、云何、曰、此雖互言、然亦隨尊卑立文、有嚴恭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衛曰、褒福之言、不亦繁雜乎、曰、一章言多、二章言長、三章言多則如山阜岡陵、長則如川之方至也、四章言先祖錫福也、言天之保定有驗于先祖錫福也、蓋萬壽無疆、斯能享多且長之福耳、五章、六章、則言福之實也、故日月言照民之不已、南山言安民之不已、松柏言庇民之不已也、然非君先能以德及民、則固無以格天與祖、獲其壽而享其福也、是德者、壽之本、壽者、諸福之源也、於此可見民爲神天之本、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何言乎以天子之命、曰、夫采薇、忠而貞、文而武、其文王以服事殷之實乎、故一章至三章、言其勞王事、不顧身家也、四章示以勝敵、五章示以有備、皆勸以義也、六章言歸途之苦耳、此先王之所以達人情也、

出車、勞還帥也、亦以天子之命勞之耳、曰、一章言出師之故、二章言憂懼、三章言威武、不能則事不成、不武則敵不攝、故四章言自朔方伐玁狁也、五章言自玁狁伐西戎也、則因晚秋十月之交矣、六章言歸、蓋來年之春也、毛公云、遣師及戍役同歌同日、欲其同心也、返而勞之則異者、殊尊卑也、

杕杜、勞還役也、柔何、曰、私、不先乎忠、情不掩乎孝、是杕杜也、蓋哲卽家人之情言之耳、一章、二章、以時物之變而望之也、三章言車馬之敝、以其事則可矣、四章言卜筮之吉、以其數則可矣、

魚麗、奚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繼祖曰、何言乎告於神明、曰、神明且可告、而況於賓客朋友乎、此可以見治人而後

可以事神也、曰、燕禮及鄉飲酒、皆言皷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又間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魚麗當在華黍之後由庚之前也、序于杕杜之後南陔之前者何、曰、鄉飲之禮、但取通用之樂、非有次第也、不然、則出車、杕杜、南陔之前奚不歌乎、何以知爲文武時之詩乎、曰、儀禮、周公所作、而因賦是詩焉耳、故小大譜曰、小雅大雅、居豐鎬時詩也、旨多有奚異乎、曰、旨、卽嘉也、其麤蘇之精、鹽梅之均、珍羞之善者乎、多、對少之辭、有則無不備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忘其辭、既忘其辭、何以有其義乎、鄭玄曰、此三篇者、武王之時、周公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詩、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具存而詩亡、然此三篇及由庚、崇丘、由儀、而儀禮或曰笙、或曰樂、或曰奏、而不曰歌、則此六詩者、古但有其調、亦不可知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編曰、非燕饗通用之樂乎、曰、亦是意也、罩罩與樂、汕汕與衎者何、曰、蝨之于外、汕之于底、其樂衎之有深淺乎、嘉魚與嘉賓者何、曰、其以清潔樵族類之美、齊澤得滋味之異者乎、又以樛木與雖與之者何、曰、樛木言嘉賓能禮臣愛民也、雖言高行卓立、出風塵以翱翔霄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毅曰、此其興何也、曰、臺柔多根、以興基、桑楊遠觀、以興光、杞李底人養人、以興父母、栲杻高密、以興茂、柯柅長久、以興後、其實能爲民之父母、則足以爲邦家之基光、可法今而傳後也、魯襄公賦此答季孫宿、宿其能堪此乎、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詩皆言萬物者何、曰、內外既治、賢材既樂、萬物之阜蕃可由知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曰、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者、非歟、曰、亦是意也、但曰以示慈惠、則近伯矣、譽處云何、曰、以天子而與如是賢諸侯以燕、則非狎私昵而寵嬖倖、豈不有譽處哉、不爽之德云何、曰、卽宜兄弟之義也、蓋雖鋒革和鸞之聞、亦發見也、濃似處、濃泥、濃、皆各似其下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姜瀾曰、同姓異姓皆在乎、曰、然、故一章言必醉也、二章言其所也、三章、四章、言雖醉不亂也、故毛公曰、宗子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泄宗也、杞棘、桐椅、奚興乎、曰、杞棘堅心、興令德之在內、桐椅美標、而其實離離、興令儀之在外也、故魯侯賦此以宴衛甯俞、俞不辭、亦不答、以爲肆業及之云云者、是其智足以知自處也、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洙曰、有序乎、曰、藏而載、載而櫜、藏之益密矣、貺而謇、謇而好、交之斯眞矣、享而右、右而醻、予之斯禮矣、衛甯武子、晉范宣子、皆嘗聘于魯、魯侯賦此以享武子、武子不答、季孫子賦此以美宣子、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者何、曰、武子不忘其上、宣子不辱其先、皆可與言彤弓矣、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編曰、燕享之詩非歟。曰、此或其用之耳。故毛公曰、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也。其興云何。曰、阿中、言育我者盛。故興有儀之在外、沚中、言育我者深。故興我心之在內、陵中、道之及我者多矣。如錫百朋也。楊升、杜之濟險者美矣。故我心則休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物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繼祖曰、何以有是說也。曰、此其在厲王之時乎。故宣王中興，則六月而征伐。如是其頻也。故一章、二章、言六月出師之故也。三章言行師之本在嚴敬。四章言行師之法有節制也。五章言吉甫兼文武之材。六章言吉甫備孝友之德也。宣王用如是之人，中興而復小雅之舊宜矣。

采芑、宣王南征者何。曰、一章言方叔軍容之盛也。二章言方叔德容之雅也。三章言當戰之節制。四章言末戮之先聲也。蓋非壯猷以處己，則不能用人以有節制也。采芑飛隼之興何如。曰、地力壯盛，可植美榮。猶兵甲強而能成功也。急疾之鳥，戾天而又知止。猶兵雖強而用之有節也。服其命服云何。曰、命服既定于平日，則戎服亦可因數以制之也。曹氏解命服為吳起不帶劍，杜預不跨馬，孔明不戎服，及羊祜之輕裘，亦而鉦人伐鼓者云何。曰、用鉦以戒貪殺，似仁。用鼓以警惰，似義。兵以金退，而曰振旅闐闐者何。曰、闐闐、嫌鼓聲也。涖止、率止云何。曰、涖止、自上統下言也。率則倡而行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劉銑曰、此詩後六月、采芑者何。曰、惟有車攻、吉日之詩，斯有南征北伐之功也。君子大成云何。曰、君子以德言。猶所謂恭肅節制，儀刑百辟，而不從一己之欲，足以合人心於既散也。大成以業言。猶所謂振武揚威，戡定四方，而不為一日之計，足以復境土于既廢也。

吉日、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衛曰、慎微之謂何。曰、以其將田而卜日、祭伯以差馬乎。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者，其三章四章之意歟。大阜、漆沮、則言田所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輯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也。輔曰、雖則劬勞云何。曰、自流離而言也。魯文公平晉鄭，鄭伯寢穆公于棗。鄭公子歸生賦鴻鴈，季孫行父曰、寡君未免於此者何。曰、魯鄭之弱，比于流民矣。

鴛鴦、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夫既美矣，又奚箴。曰、毛公曰、美其能勤于政。箴其不正，雖人之官而問夜早晚也。程子曰、既云夜未央，又云宋艾，向晨，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將急也。夫是詩也，其當姜氏脫珥之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夢牛羊欲遂疑說之樂不可得矣故于無羊知宣王太平之盛也故卽無羊之事可以見豐年室家漆漆矣衆魚旐旐者何曰此夢之變也因小而知大也衆則爲魚旐則爲旗也以考室考牧後黃鳥者何其亦惜宣王有此室家基業而自息政棄賢將啓節南山之緒乎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來車於桓公之世而序云然者何曰此詩言尹氏已爲太師年當老矣而春秋于桓公之世又書尹氏卒以是知古者詳氏不詳名字也且如家父作詩在幽王之末年平王之初距來車之時亦不過十數年耳故一章言尹氏失民所瞻人不敢言也二章言尹氏不平我雖不敢言民言已不嘉矣三章言任大責重不宜久行不平之政以容我師也四章言所以不平者委政姻亞也五章言由是天降鞠訩也尹氏而如居以躬親政事如夷以不用姻亞庶幾其可以闗民之亂而逸其惡怒乎蓋之也六章言其式月斯生卒勞百姓也是以七章使我雖有項領四牡無所騁也八章言情之不常九章言其性之已定蓋不平之本也十章則又言其大本焉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弘學曰不亦已怨乎曰隱而切直而不但明于天人之際其正月乎故一章至四章言訛言可憂大致喪亂雖天亦可勝也五章至七章言訛言有據以興禍亂如天有心以敵我也八章至十章言致亂之由內用褒姒而外棄賢輔也十一章言若是其亂亡亦如魚之在沼無所逃也彼訛言小人方言酒嘉殽有屋有穀以自樂者何也故十二三章又云爾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士華曰何以知爲幽王曰以所變之人知之是故一章二章言日食也三章言震電山川之不寧雖天地皆不位也四章至七章言致災變之由也外用小人而內惑豔妻也卽皇父之貪讒則番與家伯仲允棸子膠楀之惡可知矣內外之人如此天災宜乎是以亦孔之痗而獨居憂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也繼祖曰集傳此序與詩絕異元城劉氏嘗讀韓詩序作雨無極其詩文比毛詩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者何曰此或然也是詩也臨難而不遁遭變而思正其此憂之心同姓之臣乎故一章言天變也二章言人離也是豈可徒咎王哉故三章言羣臣之當慎行也四章言羣臣之當進言也五章則言巧言得寵雖慎行忠言祇惟躬之瘁耳若是則不可仕矣仕而從君又爲朋友之所怨也彼不仕而去託爲未有室家者何其自便之甚使我獨罹此進退惟谷之苦邪疑此爲東遷後詩者如何曰東遷後詩不入雅然此言周宗既滅者甚辭也猶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云爾彼正月者又豈東遷後詩乎匪舌是出者云何言忠言自中心而發匪事口舌如不能言也

毛詩說序卷之四

小雅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穀曰毛公曰所刺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之後爲小故曰小旻者何曰然因大雅言召旻此在小雅故別言耳小宛小弁小明皆是說也故小旻一章二章言遂善謀而不用也三章四章言不善之謀亂多而且卑淺也五章言雖善謀不能自存況用之邪是以有六章之懼禍耳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鄭玄以爲刺厲王同上四詩者非歟曰詳周宗既滅之類知其爲刺幽王也集傳以爲兄弟相戒免禍之詩非刺王者何曰兄弟相戒以免禍非刺王乎故一章欲紹先業也二章欲保天命也三章欲惰身以誨民也四章欲爲善之遠也遠于惰身以誨民先業可紹天命可保矣五章言時亂反常故六章言懼禍也二人謂之文武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弘學曰孟子之說是詩如何曰是詩于父子之情曲盡之矣過大而怨固其宜也故一章二章四章斯周道戀父母而憂也三章言不爲父母所顧雖桑梓不守也四章言不爲所容雖蜎蠕不如也五章不容至于無所措身曾鹿弁雉雊之不若也若是不如死矣六章則又言曾死人之不若也其究皆由七章之信讒八章之來讒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奈何曰其亦蘇公之徒乎故首章言無罪而遭亂二章三章言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奈何曰其亦蘇公之徒乎

亂由信讒也。四章言讒人之情可得。五章言讒人之顏可恥。六章則言讒人無小而不大也。居河之麋者何。曰、近幸之地。浸潤之所也。既微且尰者何。曰、白傷人也。居徒幾何者何。曰、詭媚之類也。何人斯、蘇公刺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琉曰、何言之復乎。曰、一章、二章、言其爲讒以絕己也。三章、四章、言讒之祕且疾也。五章、六章、又冀其改之也。七章言其始之善。卒一章、二章也。八章言其終之惡。卒三章、四章也。王氏所謂處己忠而遇人恕者。其是乎。然則暴公其巧言之首哉。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何。曰、以王信暴公之讒。亦所以刺王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而作也。曰、毛公曰。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至巷伯。故以名篇者何。曰、譖至是無人之能容矣。故一章言讒心之孔毒也。二章言讒謀之甚密也。三章、四章、欲其改也。曾氏曰、忠告之也。五章、六章、言既不改。欲天制其罪也。七章欲人察其言也。是巷伯之旨也。故篇南山、正月、十月之交。見厲王用人之失也。雨無正、小旻、見用謀之失也。是以小宛之詩。雖百姓亦懼其禍也。其本皆由讒言也。小弁、讒及妻子也。巧言、讒及大夫也。何人斯、讒及公卿也。巷伯、讒及寺人矣。故自谷風以下。遂皆言其亂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繼祖曰、惡至是哉。曰、其幽王化之乎。故一章、二章、言變常也。三章言其故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焉。柰何。曰、一章至四章。言父母鞠育之恩而已不材。且貽辱也。五章、六章。言王酷烈之偏。蓋所以不得養其父母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商經曰、何獨言東國。曰、周都西土。諸侯多在東。然舉東則四國可知矣。夫尹氏側暴公讒。寺人譖嬖妾惑。皇父之輩貪欲賦之平。不可得已。故一章言百者天子施予厚。貢賦平。賞罰直。今則不然。是以憂也。二章言貴者病也。公子以葛屨履霜。徒走周行也。三章言賤者病也。憚人曾穫薪之不若也。四章言賦斂不均。而小人得志也。五章以下言訴之于天。天亦若助惡人。甚怨之也。毛公曰、譚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大東小東大小言賦役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士華曰、何言乎四月。曰、四月、秋日、冬日、皆非春也。故此三章皆言王政酷虐淒烈之甚耳。四章言賢者亦變爲小人也。是以使我盡瘁以仕。甯莫我有。思爲鶉奔鳶鮪以逃之。如六章、七章云爾也。八章、作歌之故也。厥薇杞棣之木大。傷所懷人莫之知也。故曰告哀。小隕下而杞棣之木大。傷所懷人莫之知也。故曰告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勞于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盛德曰、固如序說矣。六章謂之何。曰上三章似言王使之不均。下三章似言臣使之不均。蓋賢者勞勤歷艱于外。皆此息偃、棲遲、飲酒、風議者之所陰證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守德曰、以大車而興小人。可乎。曰、此或使小人將大車。不持重慎行。以起塵汚也。是以思白髮而祗自疵、類重耳。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何也。曰、言己勞役遠出。至歲暮而不敢歸者。爲此處者反覆之中傷也。四章、五章、則又忠告乎處者。使以正而爲心。無爲反覆罪罟。讒怒、以遭天譴也。然亦怨之深矣。

鼓鐘、刺幽王也。士昂曰、何言乎刺哉。曰、其亦傷今思古之作乎。故毛公曰。言幽王會諸侯淮水之上。設其淫樂。不與德比。故賢者憂之。思古也。然則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亦謂古乎。曰、然。樂則是而人則非之說如何。曰、幽王而能奏二雅二南。豈有不動心改惡者乎。故每章四句以下。皆思古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劉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者。非歟。曰、公卿奉祭。豈有異姓旅酬之禮乎。故一章言黍盛之熟而獲福。二章言犧牲之美而獲福。今皆不然。饑饉降喪矣。三章言主祭助祭之得人。而上下貴賤內外賓主皆得其人。禮儀甚備也。四章幾式之福。以報一章、二章也。萬億之福。以報三章也。五章、六章、則祭畢燕同姓之事也。今則不然。故曰刺幽王也。故毛公曰、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留也。降喪、人不與助也。獻酬交錯。止言賓主乎。曰、賓主獻尸而又相酬獻也。後祿云何。蓋以如幾如式、時萬時億、爲前祿乎。莫怨具慶者何。曰、使非同好惡于平日。則有含怒飲酒者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繼曰、將非思成王乎。曰、蓋自成王以後之賢王也。故一章言曾孫能守地利。二章言能得天時。三章、四章、言黍盛瓜菜之祭。五章言犧牲酒醴之祭。六章明其祭爲烝也。烝冬祭也。烝而獲福也。今則不然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何以其傷今也。曰、即一章見今取之無度。用之無節。爲之無方。勸之無要也。即二章言不能爲農殷神也。即三章見不能爲農勞人也。即四章見機饉匱乏也。然則詩云曾孫。其亦古之賢王乎。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毅曰、集傳謂農夫之辭。以答前篇者。云何。曰、於編詩之序。疑亦有此。大抵一章言古之民能勤農事以順上。二章言除田害。既去稂莠。又去螟螣也。三章言公田之利。公田利者。義於事上。而仁於待獨也。四章言王者爲民祀神以獲福。所以報之也。今皆不然矣。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尊命諸侯。賞善罰惡焉。繼祖曰、集傳以爲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者。如之何。曰、此同序之意也。然亦可以見當時諸侯皆叛。幽王不能作六師。內以保家室。外以保邦國矣。大戎兵興。召諸侯而不至。此詩其漸乎。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衍曰、天子美諸侯之詩者何。曰、雖謂古天子用賢亦可也。是故左、右、宜有智賢者之材也。乘四駱而我觀之有譽有譽。可知其見用矣。今皆不然。故曰棄絕賢者功臣焉。有以體言宜。以用言。沃若有章。皆宜義也。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何也。曰、會有鶯其羽之不若也。蓋桑扈不交往來。則鶯羽不得而見。君子不來朝宴樂。則亦無以見受天之祜也。鶯領而興之屏者何。曰、領者。上以輔乎元首。下以統乎四體。猶屏之蔽內而捍外也。是詩也。當是諸侯傲上不朝。而無以樂胥。故云爾。鄭享趙武。而公孫段賦

桑扈、刺孟曰、彼交匪傲、福將焉往、又曰、段氏其後亡之次者乎、其言猶詩爲古乎、故傳曰、天子燕諸侯之詩、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洙曰、傳謂諸侯答桑扈者如何、曰、大抵諸侯顧天子之辭、鴛鴦乘馬之異奈何、曰、鴛鴦匹鳥、乘馬匹獸、然鴛鴦起則于飛、宿則戢翼、是自處有道也、君子能不自用、而求賢以匹、圖爲萬年之計、則福祿之所宜也、于飛則免罻羅之禍、乘馬不在廢、則摧秣不可得、君子不萬年、則福祿不艾綏矣、故在廢者、自處有節也、萬年之意、亦若是乎、野敝則無節也、

頍弁、諸父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也何也、曰、鄭氏謂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皆至親、刺其不能相樂也、故諸父言未得見王、懼其將亡、無所依怙者而憂也、若見王而謔之、則庶幾悅懌矣、不然、死喪無日、如雨雪之有霰也、夫見且不可、而況親之乎、以爲宴兄弟親戚之詩者、如何、曰、方宴而言死喪無日、恐於宴不宜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傷姒嫁、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世輔曰、詩何以言雖無好友、旨酒嘉殽也、曰、此皆指幽王而言、故曰、德音來括、令德來教、言褒姒教幽王者皆非德、而欲新昏者教之以德、與之燕喜歌舞、以寫慰我也、高山景行之興奈何、曰、高山景行則可仰行、興有德之新昏、非騂騂之四牡、如琴之六轡、不可以迎之也、孫鏞解以慰我心曰、慰、怨也、則亦過求之矣、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毅曰、三章奚序乎、曰、一章戒信讒也、二章言讒之害大也、三章言讒之起微也、起于微而成于大也、外亂四國而內搆二人也、讒也豈可信乎、二人者何、曰君臣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褻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琉曰、集註以爲飲酒悔過者何、曰、大侯既抗、既皆天子大射之禮、而乘衍烈祖又非諸侯得祭禮也、若專爲武公之詩、即當列之衛風淇澳之間、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也、故愼而有則、樂而有度、忠敬禮恭、其惟賓之初筵乎、故一章言古者因射而飲酒以觀德也、二章言古者因祭而飲酒以奏能與時也、今皆不然矣、是以三章、四章、言威儀之失、五章言言語之失也、故曰刺幽王也、獻爾發功者何、曰、猶言射夫各貢其發矢之功能也、有的、即其實耳、籥舞笙鼓以下云何曰、中此干有林、言樂與禮之器、故神錫以純嘏也、千孫其湛以下、則又言禮樂之實耳、故於其湛曰、樂各奏爾能、曰子孫、見其和之平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曰賓手、見其敬之至也、守德曰、既醉而出、至惟有令儀、言不復乎、上四句原過飲之害、下二句著節飲之美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何以言思古之武王也、曰、言斯鎬也、武王之所初有、至於不那其居、將失之也、故鄭康成曰、天下太平、武王處於鎬京、樂與羣臣飲酒、今王惑于褒姒、而亦飲酒于鎬京、民不得其所、危亡將至、故以刺焉、殆首之興者何、猶言王能爲天下元首、與物同春而樂也、莘尾之興者何、猶言王能爲後世垂法、與道同久而樂也、依蒲之興何、

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加、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蓋賊不興、四夷不侵、此所以豈樂飲酒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士華曰、車舝、衣裳未來朝之前已錫之何、曰、諸侯之錫、至于袞冕極矣、若已錫也、福祿之中、又將何哉、故一章言古之天子能錫諸侯也、二章至四章、言諸侯之賢、宜錫福也、五章言古之天子非濫賞也、乃度德而賞也、今諸侯優哉游哉、彼交匪紓、殿天子之邦者、戾矣、其何錫之有、故曰、刺幽王也、樛泉、采芑、杕杜之興者何、曰、筐莒以盛菽、猶車以載君子、采芑則知正泉之美、見旂則知君子之德也、杕杜則葉蓬蓬、興左右率從、楊舟言有材意、天子所予者何、曰、言中心喜之也、故命之申之爾平、平左右者何、曰、言左右之材也、故亦是率從、皆殿天子之邦之徒也、此萬物所以攸同、如杕葉蓬蓬也、

角弓、兄弟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也、商經曰、讒佞云何、曰、其幽王之惑褒姒乎、故吾於角弓、知妻子合而後兄弟翕也、故一章言當親兄弟而不遠也、二章至五章、言民化其上、下不親兄弟而相爭一方、不顧己之後也、六章至七章、又歸于王之好讒佞以增益之也、故曰如塗塗附、式居婁驕、如蠻如髦也、晉韓起聘魯、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蓋亦兄弟相親之意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事也、弘學曰、幽王固不足道、而當時諸侯何至此哉、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孔子亦曰、不可則止、上帝甚蹈、蹈作神々何、曰、毛公曰、蹈、動也、蓋其威虐之變、如足蹈然也、居以凶矜者何、曰、毛公謂處我于凶危之地、謂四裔也、亦與集註凶禍可憐之意同、故一章、二章、猶欲靖王室也、三章則言不可靖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是詩言民德者何、曰、見在上者之化也、故一章言士之德也、二章言女之德也、三章言士女之貴也、四章言士女之威儀之餘也、五章言其出于自然也、綢直如髮者何、曰、鄭氏曰、言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本末無隆殺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也、懷仁曰、五日六日何至怨曠乎、曰、毛萇曰、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也、鄭箋曰、五日六日、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然是詩也、不以憂思、欲從君子于狩而觀其所釣、可謂非禮矣、故曰刺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何以刺幽王、曰、卿士廢職、幽王之所用也、我任我肇以至蓋云歸處、皆勞詞乎、曰、勞不止言語、雖牆賞亦在焉、召伯成之云何、曰、恤其飢寒知其疾苦、均其勞勤、然後征師烈烈而威武也、不然、則有罷敝而不勝役者矣、魯既中郎、季武子如晉拜師、范宣子爲賦此詩、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天下其輯睦、豈惟敝邑、若宣子以召伯自比矣、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劉銑曰、是詩亦可謂民苦小人之虐矣。曰、然、故一章、二章、言得見君子以爲樂也、三章言所以樂者君子德音孔膠也。是以四章中心藏之也。鄭享趙武、子產賦此詩、趙孟曰、請受其卒章、其知交相規誨乎。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作是詩也。懷仁曰、何以知其國化也曰、此亂之流也。故一章至五章比背嫡也、六章至八章比寵妾也、刺幽后柰何曰、雖則幽王、究其本亦幽后也。

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亡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也。比至終章乎。曰、止于我勞如何、其下則賦耳。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產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衛曰、君子以酒肉、獻酢酬、而舉瓠葉、兎首者何曰、雖常蔬野殽、而誠意不廢、其斯以爲古之人乎、今則不然也。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者何曰、一章、二章、言地理之難也、三章言天時之艱也、可知其人事矣。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者何曰、附物而生之苕且如此、其何以爲生而不傷乎、且羊墳首而無所於牧、魚在罶而三星、水陸皆竭產矣、雖苕黃之不若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者何曰、豈惟視如禽獸哉、一章、二章、言曾衰草之不如也、三章、四章、言曾惡獸之不如也、嗚呼、可以見其時之難矣。

毛詩說序卷之五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琥曰、毛傳曰、文王在上、在民上也、文王陟降、上接天、下接人也、鄭玄曰、在帝左右、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從而行之也、今註皆不用者、然歟、曰、在上之訓則可、陟降在帝左右、其文王與天同行乎、是以德昭于天而受天命也、故德者、命之本也、敬者、德之本也、故二章言文王以德膺命、而行與天通也、二章、三章、言天命文王及其子孫臣庶也、四章、五章、言文王之德商兼其子孫臣庶也、若是則周之子孫當念祖修德以鑒商也、當監商所天以法文王也、是文王之旨歟、若以爲文王既歿、在帝左右、子孫蒙其福澤者、是後世神怪之說也、且使文王有私矣、昔悼公享魯叔孫豹、歌文王之三章、穆叔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乃與序不同者何曰、其或兩君相見、歌此以相勉、故穆叔云爾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鄭曰、何言乎復命也、曰、言文王有明德、則知武王亦云然、天復命武王、則知已命文王矣、故毛公曰、二聖相承、明德日以廣大、曰大明也、故一章總言有氐能代商適也、二章言文王之所以生、三章言文王之明德受命也、四章、五章、六章、言武王之所以生、七章、八章、言武王明德受命也、是皆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耳、楚子國享趙孟而賦其首章、叔向曰、令尹自以爲十矣、

故曰、王弱令尹強、雖可不終、時趙孟以小宛二章答之、團猶不悟、後團弒君而本被殺、夫無明明之德、而欲與赫赫之命、亦已難矣、然則詩亦不易知也、

綿、王業之興、本由大王也、衛曰、毛以爲興、朱以爲比、如之何、曰、自民之初生、至未有家室、猶戲也、自來朝走馬、至予曰有禦侮、猶瓜也、興其得體乎、不然、則戲興大王也、瓜興文王也、亦通、若以爲比、則其下爲重出矣、故一章至八章、言自大王自豳遷岐、始有冢室宗廟門社、遂服昆夷、乃岐周所以興也、故至文王之時、外服諸侯而內備羣臣、遂受天命、如九章云爾也、魯昭公享晉韓起、季武子賦其卒章、以比晉君之有宣子、其亦謂是歟、宮室以宗廟爲先、而乃先築室於茲者何、言斯地也、可築室以居耳、至六章捄之陾陾以下、始築宮室也、八章獨言皐門、應門、冢土者何、曰、宗廟、朝廷、社稷、大者耳、故特言之、其諸宮室不詳也、不言朝廷者何、曰、言門、則有朝廷可知、

棫樸、文王能官人者何、曰、言能得賢以成功也、故一章棫言得人以奉祭、三章言得人以詰戎、夫髦士奉祭、則神之幽無不格矣、六師及邁、則人之惡無不除矣、然其本皆由文王作之也、文王身有其德、而能鼓舞變化以作之耳、故四章云爾也、曰、壽考者、其亦古之人無斁之意乎、夫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遐不作人、故能綱紀四方、追琢金玉、則所作之人耳、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衛曰、註以爲詠歌文王之德者何、曰、若序所言、則當文王之世矣、故一章、二章、舉言文王獲福也、三章言所以獲福者、以豈弟之德能作乎人耳、是以享祀則介景福而爲神所勞、足見求福之不回矣、故四章、五章、六章云爾也、然旱麓玉瓚乃不回之體、作人乃不回之用、眞如條枚之直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劉鋹曰、所以聖者、謂大任然矣、文王方刑於寡妻、而曰太姒徽音何、曰、太姒一嗣其徽音、則百斯男、則大任之母乎、文王者可知矣、故曰文王所以聖也、故惠於宗公以下言文王能格神也、刑於寡妻以下言文王能化人也、明不能化人、幽不能格神也、化人之初、雝雝在宮耳、格神之始、肅肅在廟耳、是皆不顯之處、亦若有臨、而亦無厭射以保之也、夫如是、故戎疾雖不殄、而烈假自不瑕、且文王雖不諫不聞、而亦式入、況敵國外患之在前乎、是皆無勉於內、行與地安無待于外、性與天合也、是以桑鬘斯士、成人有德、小子亦有造矣、皆太任之賜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如周、周世世脩德莫如文王、然則太王之遷岐、王季之友兄、其德不及文王乎、曰、至文王而益大也、上帝耆之、惟其式廓者何、曰、上帝好大王之德、但惡邠地式廓之不美、乃眷岐周與宅爾、串夷在路者何、曰、承上作屏、脩平、啓辟、擴剔而言、言帝遷大王之明德而道路通平也、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者何、言王季之德足傳文王、其初受太伯之讓者、至是果無愧恨矣、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者何、曰、言文王既伐密、遂作邑於是也、不長夏以革者何、曰、程子曰、言人之惡不及於長大者而皆化也、惟崇國不悛、是以以臨衝伐之耳、者曰因、謂已於紂、以爲仇方而伐之者、則文王怨怨君父矣、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美德及鳥獸昆蟲焉、穀曰、序不及辟雍者何、曰、言文王之靈德、始

自鰥士、次以及民、至子爲獸昆蟲也、爲獸昆蟲且及、其民興士可知矣、故曰於樂辟雍、作靈臺而民始附乎、曰、泥矣、因靈臺之作而見耳、是故民不附、臺不作、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弘學曰、下武之下作文、如何、曰、下、對三后在天而言、武王在下也、故一章言能對先后、居君位也、二章言能繼先德、成君道也、三章、四章、則言爲法於當時、五章、六章、則言垂法于後世、然皆不外于孝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者何、曰、言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事自文王始耳、故一章言文王安天下之志也、二章言文王安天下之實也、然上以孝先人、下以幹四方、非有潛與私也、故三章四章云爾也、由是至武王之世、四方來同於豐功也、無思不服於鎬德也、然鎬京之宅皆出於天、而豐水之注、則存乎人、人事脩于豐木之先、天意應于鎬京之時、皇王惟辟、無思不服、不徒爾也、芑有宿根、以興子孫、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祖學曰、以歸肇祀、則后稷始主國而祭祀乎、曰、非也、此方言始祀后稷以配天、而又言后稷主國始祀、則誤矣、且八章后稷肇祀、即應以歸肇祀、猶曰肇祀后稷云爾、若曰后稷自祀、則邛盛於豆者何邪、且誕我祀如何、與邛盛于豆非一事乎、又庶無罪悔、言于文武以後之王則可、言于后稷則不可、故一章至三章言后稷生之異也、四章至五章言后稷躬稼而有天下也、六章至八章、皆言祀后稷以配天耳、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耋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註謂祭畢而燕者、柰何、曰、此因大射禮也、大射之禮、先燕而後射、射畢又燕、今此詩一章、二章、言燕也、三章言射也、四章言又燕也、讀儀禮、斯知此詩曲盡其節也、仁及草木者何、曰、因牛羊勿踐、行葦見之耳、內親外事、不亦已折乎、曰、互言也、養老乞言之謂何、曰、古之燕、不徒然也、猶曰示我周行耳、毛曰、曾孫成王也、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世祖曰、何以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乎、曰、吾於既醉知緣身齊家之爲大也、夫一章之景爾、二章之昭明、三章之高朗令終、皆言其獲福、至六章、七章、八章、始指其實耳、然其本又在四章修身以攝威儀、五章齊家以有孝子也、修身而曰明友故攝、則王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齊家而曰孝子不匱、則王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矣、故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鄭玄曰、君子、斥成王也、言成王之臣所以相輔佐以威儀之事者、皆有仁孝君子之行也、孔穎達曰、是詩也、皆乘其末句而轉之、故云其屢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蓋以女十、從以孫子、即祚也、以爲父兄所以答行葦者何、曰、朱子必有所受矣、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劉鋹曰、神祇祖考安樂者、其即公尸見之乎、曰、然、夫君子如不能持盈守成、而欲公尸福祿之成、爲下、崇以無後艱、不可得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鳧鷖之旨也、故成、不廢也、爲、不捨也、下若自天而降也、崇、若自下而尊也、無有後艱、即恆如是耳、福祿之謂何、即燕可見矣、毛公曰、言太平之君子、非獨成王、鄭氏曰、水鳥

而在水中猶人爲公尸而在宗廟也。集傳以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也。

假樂、嘉成王也。勝遠曰、以爲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非歟。曰、雖則公尸亦美成王也。蓋美成王之令德。宜於民人以及子孫也。願之也。爾章者何曰、猶後世子孫言之。卽宜民宜人也。故子孫率宜人之章以由羣辟。率宜民之章以爲民之攸塈也。晉平公賦此以享齊景、鄭簡。則溢美矣。

鳧鷖、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澄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者何。曰、一章言遷豳之故也。二章言相邠之地也。三章言勞邠之居。四章言禮臣之體。五章言仁民之政。六章則舉始終而言也。是詩愛而不威。勞而不怨。隨處而安。和而不流。兵農有制而不偏。宜乎從之者如歸市也。書曰、克篤前烈。豈其然乎。君宗之謂何。曰、君之則尊卑有體。而新都之臣各有所統。宗之則親疏不亂。而流離之後各有所屬。故雖燕不案也。其軍三軍者何。曰、單、無羨也。猶曰單三軍而無餘卒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天親有德。亨有道也。瀾曰、天親有德。而曰民之攸歸攸塈何。曰、天人一理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也。此何以爲興乎。曰、行潦謂蘋。汚潔不同也。然挹彼注茲。汚者亦可潔用之。君子與民。上下殊分也。然豈弟以近之。則爲民之父母矣。行潦卑賤。既貴賤不等也。然挹彼注茲。賤者亦可貴用之。君子與民。尊卑懸絕也。然豈弟以親之。則爲民歸塈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仁曰、何以亂言車馬。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其卷阿乎。故一章言作歌之地與其時及其人也。地則卷阿。時則南風。人則豈弟。可以矢音矣。二章至四章。斯王之福也。皆主盡性而言盡人道以如先公之終撫地域。以主百神之祀。膺天命。而有純嘏之常也。丞章至八章。則言所以能致此福者。賢君能使君子爲四方之則與綱。上以媚天子。而下以媚庶人也。九章、十章。則言所以能用賢耳。苟君子車馬忽不能乎。或與之匪人。則彼鳴高岡餐梧桐之鳳凰。豈可留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商經曰、同列相戒之詞。非歟。曰、鄭玄曰、安定國家。爲王之功也。故以爲王休。無廢始時勤政之功。以爲王者之美也。王欲玉汝。言王乎。我欲玉汝也。故寇虐之行皆詭隨之人也。縱之者其在王乎。故一章、二章、言害王功。三章言害王德。四章、五章、言害王之政。云刺厲王者。允矣。

板、凡伯刺厲王也。胡學曰、朱子說責同列。如何曰、以考七章則不合。鄭氏訓帝天皆指王。奈何曰、以例八章則不通。知其說者。一章之大諫。本之臣下不爲屈。三章之同僚。託之君上不爲僭。然則上帝板板。實指王也。直而婉。詳而不迂。誠而懇。借責同列以刺王。其忠臣節士之辭乎。故一章至四章。言王言之乖也。五章言王行之迷也。六章言天之牖民。孔易。而玉之言行如此。是自辟矣。七章言王不能用人也。若是者。蓋皆不以天之難厭。虛憍怒諭爲畏耳。是豈知出王游衍上下一理者哉。是板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者何。曰、酒之禍人國。如此其甚乎。貪暴之人。安能而不至也。故一章言厲王爲君狄威。鮮克有終也。二章、三章、言由用彊禦、掊克、寇攘之人也。四章言若是則何背側陪卿之有。五章則言其所以然者。皆由王之縱酒背義耳。六章言若是是

以彊及乎內外而將喪亡也。七章、八章、言喪也。蓋不特滅德而弃賢。并典刑盡廢之矣。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莊專言自警者。非歟。曰、若是則當列衛風。不可入大雅也。且其曰四國順之。用遏蠻方。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罔敷求先王者。皆天子辭也。蓋本爲刺王之詩。其後用以自警耳。是詩也。其于修身治天下之道傷矣。故天子廢之。則爲厲王。諸侯用之。則爲武公。故一章言哲人以喪儀而愍也。二章言道德威儀所係之大也。三章言今不然。惟酗酒以亂政也。四章言若是。故天之降災。如流泉淪胥矣。是豈可不內修政事。外振威武哉。如此者。必自修身始。言行者。修身之地也。故五章、六章、言謹言。七章、八章、言慎行也。九章至十二章。責王不聽言也。其喪國也必矣。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琥曰、何怨之深乎。曰、天人胥割矣。故一章舉言大亂而憂也。二章至四章。言其亂在征役之苦。民無所措手足也。五章言救亂當用賢也。六章至七章。言賢者既不見用。避亂在稼穡。而又遭蠹賊也。八章則言人君之自用。九章則言朋友之相譖。十章至十三章。申自用之意。十四章至十六章。申相譖之意。嗚呼。內自用而外聽反覆之譖人。賢者其能留乎。是以若是其亂也。

瞻卬、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反正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愛。故作是詩也。何以既喜乎王化復行而又憂也。曰、憂旱而至於夜禱。不誠而能之乎。雖有飢饉。可且忘矣。故天下喜也。然怨天之意多而責己之意少。其斯以爲宣王乎。一章舉言祭神之周也。二章、三章、言天地先祖之祭也。四章、五章、言羣公先正之祭也。六章言方社也。可謂能神不舉矣。七章、八章、則言靡人不昭格也。於羣公先正又言父母先祖。忍予者何。言不得羣公先正之助。皆父母先祖忍予也。其曰昊天俾我遯。昊天不我虞者。言祭羣公先正方社甚誠而不享。天曾亦不我知。怨之深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弘學曰、此封申伯。而言甫侯者何。曰、高之也。言與甫齊名也。故一章言申伯生之異也。二章至四章。言召伯定申伯之邑。用宗廟也。既定。則可錫之以往矣。故四章及五章云爾也。既錫。則可餞之以行矣。故六章云爾也。七章言申伯之材。八章言申伯之德。宜乎其錫而封之耳。民功曰庸。因人情而爲治也。世執其功。申伯之功。皆謂是也。往近、信邁、誠歸、式遄、皆離別之至情耳。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亦有序乎。曰、一章言仲山甫之生異凡民也。二章言德。三章言職。四章言以德修職也。言外明邦國之若否。內知事一人之匪懈也。五章申若否之意。六章申匪懈之意。七章言往齊之事。八章言還齊之事。夫往齊而曰每懷歸。及曰王命卽明。若否也。還齊而曰式遄永懷。卽存匪懈也。清風之誦。其意在斯乎。言何悠久而懷思也。彭彭、鏘鏘、堅壯可久也。此焉出入之異詞。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穀曰、何獨韓侯。曰、以見百辟也。故一章言韓侯受命爲諸侯。二章言入覲而錫。三章言將歸而歸。四章、五章、言爲王室懿親。六章言爲大國之屏。宜其錫于如此之盛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者何。曰江漢之志大矣。文武之盛緒。一朝而舉之非有崧高、烝民、韓奕之文事者不能也。故一章言始伐。二章言成功。蓋兼始終而舉之也。三章、四章、言伐之故也。伐之故者。下則彊理南海以安民。上則是似召公以輔君也。五章言錫命召虎。六章則召虎答王命皆勒于廟器之辭也。武臣答天子曰。矢其文德。可以知中興之故矣。然則文德及令聞其天子萬壽之本乎。責難之辭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焉。商經曰、何言乎常武。曰、威而不猛。敬而不慢。安而不徐。仁而不縱。一張一弛。其武之經乎。故一章言王親命太師皋父也。二章言王使內史尹氏命司馬程伯休父也。命皇父則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休父則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此出師之本意也。而後可以言行師矣。故三章、四章、言武勇。五章言節制。六章言王道。夫整之以三公。戒之以六卿。總之以天子。奮之以武勇。守之以節制。本之以允塞之猶。以此奮天下。而民從之。何有於徐方。然則王猶其常武之實乎。

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編曰、何言乎大壞。曰、瞻仰可謂孝慈矣。夫人爲婦寺所惑者。縱不爲事省。若上念其父母。下念其子孫。猶不痛心而改圖乎。一章言天降蟊賊。小人以爲罪罟大厲也。二章言小人攘奪罔民。眞罪罟不收也。三章、四章、言用小人之本乃褒姒也。五章、六章、言既用小人。善人所以云亡也。七章又望以改行。無忝皇祖。以穀其子孫也。如是之人。而猶望以改之。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況小過者乎。是詩之厚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繼祖曰、何言乎召旻。曰、或以閔召公而名。或以對小旻而名。然而召閔憂深而慮遠矣。何以言大壞如瞻仰也。曰、瞻仰言其內。召旻言其外。內有褒姒、而後外無召公之臣也。故一章言天降喪亂。饑饉。民卒流亡。三章言致此者專由用小人。孔貶君子也。故四章言亂如旱草。棲苴耳。五章言亂如此。小人不替而且引長何也。六章言亂本也。七章言棄賢。棄賢所以助亂也。

毛詩說序卷之六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穀曰、毛萇曰、成洛邑。攝政五年。卽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者。然乎。曰、然。對越奔走者何。曰、言此敬和之顯相。濟濟容之多士。皆身有文王之德。如執持然。足則奔走於廟。心則對越乎天也。若是。則文王猶日月照臨。緝熙敬止之時。豈不顯承而不厭斁於人乎。斯廟也。眞於穆而清淨矣。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者何。曰、太平之世。可制作也。告文王者。其制作之源乎。故毛公曰、告太平。周公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以明六年制作禮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其謂是乎。言天慈不已。文王純於天道。遂以此嘉多之道。遺我子孫。子孫當收受以制典法。雖其後亦當篤厚世守之不忘也。鄭玄曰、溢、益也。言美道饒衍於我也。其說又備。以假爲何。溢爲恤者何。曰、改經而訓。恐未然。

維清、奏象舞也。穀曰、毛公曰、典、法也。象文王用兵時刺伐之法者何。曰、此或不然。夫維天之命既爲太平告文王以制作。則典者、卽周官之制作也。周公不敢自居。又推所自曰文王之典也。言維能清白文王之法。故自始祭文王至今用之。有成而太平也。斯典也。皆爲治之法。象、卽天之垂象也。其周之禎瑞乎。

烈文、武王初政、諸侯助祭也。弘學曰、朱子之說是詩者、如何、曰、善矣、但其所謂勸勉者、常自無封靡始也、用人尤其要焉耳。以爲人道者、亦似重出也。封、大也、靡、侈也、戎、兵也、皆經訓之常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鳳儀曰何、曰、言太王自諸侯而創有王業也、天作者、猶曰天造也、荒、奄有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何、曰、郊祀天地、而以文武配之也、以文武配之、而言成王不敢康者何、曰、求享文武也。毛鄭常昭先儒之美者也、訓成王爲成君道、非歟、曰、其說已泥矣、叔向言道成王之德者何、曰、道成王之德正以慰文武之靈耳、如曰祀文王詩也、則昊天成命、肆其靖之及不敢云者、非文矣、朱子及歐陽子謂爲康王以後之詩者何、曰然、

維清、祀文王於明堂也。玩曰、何言乎明堂也、曰、蓋祀上帝於明堂、以文王配之也、於牛羊、不敢必右享、於儀式刑文王之典、必其右享者何、曰、此委稷非馨、明德惟馨之意也、儀式刑文王、卽畏天之威矣、故牛羊、儀式刑、互文也、昏韓宣子賦此以答鄭之六卿、子產及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其猶知儀式刑文王乎、朱子曰、禘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

時邁、巡狩祭告柴望者何、曰、此武王既克殷而巡狩也、其右序以下、言武也、昭明以下、言文也、始而用武以震疊諸侯、懷柔百神、則非讀武、既而序在位之臣、用文德之士以保之、則非儒、信此乃武王之事、周公之作也、鄭康成訓求矣德之士者、是也、訓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者、非也、以此爲九夏之一、名肆夏者何、曰、朱子曰、因時語而命之者、或其然也。

執競、祀武王也。輔曰、何以曰、不顯成康、曰、猶前言成王不敢康之意也、蓋自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安天下、其德則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可享之矣、既不以爲祭三王之詩、又不以爲成安人之功者何、曰、天子有廟、二君而一詩祭之、或無其制、毛鄭成安之訓、又已泥矣、傳以此爲昭夏、一名遏、思文、后稷配天也。玩曰、鄭氏曰、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惟后稷之功能配天者、如何、曰、觀帝命率育、卽后稷之率育耳、是豈非配天邪、國語以此爲納夏、一名渠也、然則清廟之序何以後思文、曰、清廟、維天之命、烈文、多祀文王之詩、故推其本至於太王、曰天作也、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多祀武王之詩、故推其本至於后稷、曰思文也、文王未有天下、止推其本至肇基王迹者、武王已有天下、則終于所自出之帝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懷仁曰、何以遣乎廟、曰、遣于廟而戒以成法、惟在農事耳、方事春而求新畬之地何、曰、猶今麥將熟而治種禾之地也、曰奄觀銍艾者、急辭也、蓋無一日之可暇矣、迄、終也、終一年而大有也、言既割麥又割禾也、順天時而勤人事、故曰王懦爾成也、來咨來茹者何、曰、來、猶格爾衆庶之意、卽咨茹戒、法也、成法又何待于茹乎、曰、更新之始也、亩之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授曰、何也、曰、言人事勤于下、則天意感于上矣、何獨言私田、曰、自上下下也、故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君曰驟發爾私、上下交相愛也、而穀梁子乃曰、私田稼不善、更之責、公田稼不善、更之責、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衛曰、毛公謂二王爲杞宋、如何、曰、漢氏謂專言宋者、假之、蓋自黃帝堯舜夏商之後、雖皆封之、而其修禮物、承先統、作王賓者、獨宋耳、若皆以爲客、豈惟杞哉、祝、蘇、焦、陳、不勝其繁亂矣、在彼無惡以下、美之也、亦戒之也、庶幾以下一句讀。

豐年、秋冬報蠱也。衛曰、所豐年而曰烝畀祖妣者何、曰、見先民之以孝格神也、降福孔皆者何、曰、猶純嘏之意、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劉銑曰、何也、曰、其祫祭乎、有瞽以下、言作樂之人也、設業以下言作樂之器也、喤喤厥聲、言作樂之和也、在周之庭及永觀厥成云何、言斯庭也、非復商之庭矣、我周之庭耳、時王不能修德行政、服諸侯而守先業、則庭也爲他人所有、客雖欲一觀其成、且不能、況永乎、先祖其奚聽之邪、既曰既備乃奏、又曰簫管備舉者何、曰、簫管、人手所執、非可先陳也、既曰喤喤厥聲、又曰肅雝和鳴者何、曰、喤喤、大也、肅雝、則其義耳、言聲喤喤而肅雝也、皆主祭和敬之德音也。

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者何、曰、夫漆沮、先祖初有之地也、今固取魚以薦、不孝守先業也、能之乎、是足以介景福矣、鮪薦于季春、則鱉鱣鰋鯉與鮪當爲季冬之所薦乎、曰、然、

雝、禘太祖也。弘學曰、毛公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也、云何、曰、其以文王當百世不遷之主乎、故孔氏曰、文王雖不爲始祖、可以爲太祖也、宣哲惟人者何、曰、宣、以其行言、無事之不當、哲、以其智言、無理之不明、人之道、知而行之耳、克昌厥後者何、曰、卽與祭者皆文之宣哲文武之所致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者何、曰、此蓋成王初政、諸侯稟度、因以助祭耳、辟王者、成王也、曰、求厥章者、諸侯遵其政也、不異武王時之度矣、龍旂陽陽、休有烈光、諸侯有德也、不異武王時之道矣、故成王率以孝享乎昭考、能綏我眉壽、多福、多祜、純嘏也、祜、卽福也、多、對少之辭、純嘏則無不備、不止多而已、有眉壽而後享諸福也、緝熙者、欲諸侯常守其章、永有烈光也、不然、其何以孚昭考而厚純嘏哉。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前經曰、白馬、殷尚也、而曰亦白者何、曰、可以見人德之白矣、故淫威卽白馬蓼且之義狀也、降福孔夷、見彼無偪僭之嫌、而我無厭射之心、斯人也、不可以繫馬而追綏之乎、淫、大也。

武、奏大武也。祖學曰、毛公謂周公象武王時之舞而作者、然歟、曰、然、故禮傳謂武王所作者、朱子亦辨之也、蓋定爾功無疑、儒烈也、勝殷遏劉、卽嗣允文也、若是則文王之文非不武、武王之武非不文。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者何、曰、毛公謂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然於文王緝熙敬止之狀、武王繼志述事之實、皆見之也、成王不學也、而能爲是言乎、皇王云何、曰、疑專言武王也、蓋既言武王之繼皇祖、故成王繼序思不忘武王耳、不忘武王、卽不忘文王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者何、曰、成王免喪、始訪羣臣、而以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爲言、其知治天下之本乎、則其所未艾、判渙、以及多難者、亦可以免矣、故曰以保明其身、保、以安言、明、以德言、未艾、以實言、判渙、以學言、多難、以三叔武庚言、庭、以朝言、家、以宮言。

敬之、羣臣進戒也。顯曰、朱子言維予小子以下爲王之答辭、序何以獨言進戒也、曰、進戒可以兼之也、蔡

臣實天而成王言日月者何曰、日月之行、所以不違天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士華曰、辛螢、維鳥、集蓼、皆一事乎、曰、然。疑奄與淮夷徐戎甫叛之後所作也。然皆不靈小而疑周公之所致也。故成王深悔乎耳。是故辛螢我芽之也。桃蟲我信之也。于蓼我集之也。皆其自取耳。

載芟、春耤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士華曰、朱子以爲未見有所報者。然歟。曰、振古如茲。豈非所乎。殺犧牲而續古人。豈非報乎。且此或古昔所傳也。若說詩者必以詩中文語名篇。亦已泥矣。彼酌與賚般。又何嘗取詩中字也。即今之詩亦有不涉題者。而況於古乎。故小序不可輕改也。載芟之言。不亦復乎。曰、載芟二句、言耕也。千耦二句、言耘也。侯主以下、言餉也。兼耕耘而言之也。有略以下、申耕之事。遂及其稼矣。厭厭其苗、申耘之事。遂及其穫矣。爲酒爲醴以下、則言祭祀賓客養老耳。皆所以祈其如此也。良耜亦有序乎。曰、大抵不過言耕耘所獲以報社稷乎耳。其餘伊黍、亦兼耕耘而言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盛德曰、何以言靈星。曰、靈星且有尸。況于宗廟乎。夫高子、疑孟子詩高叟也。而猶釋詩序焉。故曰、詩序其來遠矣。告灌、告充、告潔者何。曰、穀也。儀禮有此文。或曰、穀星、門名。此祝祭于祊之意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劉銑曰、何以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曰、先祖以酌而取天下。後王養天下。不外乎師此酌耳。嗚呼。此制禮作樂於成王周公之世。猶純熙而用大介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云何。曰天命武王、綏萬邦。屢豐年。如此之匪懈者。蓋以其初。桓桓武王。保有厥賚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故皇天始使武王伐商而有天下。脅之如此之匪懈也。君奭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咸劉厥敵。昭武王惟冒。其是詩乎。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與善人也。衛曰、傳以爲頌文武之功者。何如。曰、此或武王時之詩。春秋傳編以爲大武之三章者。自後世而云也。故書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然其本皆文王勤止之所賚也。然則諸臣受封賚者。思繹文王之德而報之。不亦宜乎。是武王之意也。

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編曰、何以云般。曰、般、猶般桓、般樂也。夫周王巡狩。哀時之對。斯以爲般。亦異于後世之般樂佚遊者矣。柟故曰、般、其太平之盛乎。所以終周頌也。或曰、般亦周遍之意也。允猶翕河者何。曰、言允、則疆土皆周有也。言翕、則天地亦可知其位矣。

魯頌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士昂曰、四章之思奚不同。曰、一章、廣也。二章、遠也。三章、篤也。四章、正也。本也是故廣則馬善。遠則馬力。篤則馬壯。正則馬無不可徂也。皆思伯禽之法所致也。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德盛曰、夙夜在公而飲酒。奚其道乎。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亦辨治政事也。故下兩章止言夙夜在公以兼明明也。蓋在公有時而飲酒也。其或祭畢之燕。養老之禮。饗賓之事歟。

然顧有歲以福民。有穀以貽子孫。則亦莫非明明之致耳矣。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世輔曰、泮宮主文而言。獻功以下者何。曰、文所以出武也。故一章言往泮宮也。二章之伊教、三章之順道、言修文也。以言教也。四章之德孝、言本也。以身教也。以下則皆其效耳。皆修文之致也。然虎臣以將言也。多士以羣帥言也。徒御以卒言也。飛鴞之與言淮夷。亦夫人之心耳。朱子曰、皆頌禍之辭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編曰、其序奈何。曰、自閟宮有侐。至七田附庸。言魯之所以有也。自周公之孫。至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言僖公祭祀而獲福也。自公車千乘。至復周公之宇。頌僖公修戎事。西戎荆舒。東來海邦淮夷。南荒徐宅。故居常與許。能復周公之宇。所以克享先祖而獲福也。自魯侯燕喜。至黃髮兒齒。言僖公安處善樂。循理以修其身。遂能刑寡妻。順父母。以齊其家。宜夫人庶士。以治其國。期常有邦國也。祖來之松以下。則言僖公作廟之美。以安先祖所謂閟宮者。宜乎其然矣。皇祖謂羣公。然歟。曰、言於后稷之上者。即后稷也。言於周公之下者。即周公也。羣公不言可知矣。郊廟之祭奚別乎。曰、龍旂承祀。至享祀不忒。總郊廟而言也。皇祖后稷。至降福既多。以郊言也。周公皇祖二句。以廟言也。然是事也。在詩、魯人之所頌。在春秋、則爲夫子之所貶也。壽而臧者何。曰、壽而不臧。苟生耳。臧、其考終命之謂乎。三壽者何。曰、鄭氏三卿之說。其有所傳乎。三卿所以壽國家者也。故曰三壽。壽胥與試者何。曰、言其壽皆以黃髮台背爲驗也。俾爾昌而大以下。不亦復乎。曰、申言昌熾壽富黃髮台背者。萬有千歲如一日也。其下三章、乃其實耳。朱子曰、皆頌禱之辭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盡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羅曰、那意柰何。曰、言和敬也。故那至綏我思成。總言奏樂。期格乎湯也。鞉鼓淵淵以下。言和也。自古在昔以下。言敬也。可謂禮樂具至矣。湯也。豈不顧汝孫之烝嘗。綏以思成乎。蓋有思先之孝。斯有和敬之發。其曰湯孫。親之也。

烈祖、祀中宗也。穀曰、詩首稱烈祖。未言湯孫。而以爲中宗者何。曰、其以及爾斯所乎。爾。蓋止中宗也。若以爾爲今王。則於文未有貫也。祀中宗而言烈祖。究其本耳。其下云何。曰、既載清酤以下。言主祭者之和敬獲福也。約軝錯衡以下。言助祭者之和敬獲福也。其曰湯孫之將者。猶曰皆湯之孫而奉祀親之也。豐年云何。曰、有豐年。使諸侯備物以來假來享耳。安知爾爲中宗乎。曰、序必有所受矣。

文鳥、祀高宗也。奚謂乎。曰、自玄鳥以至武丁孫子。言高宗之所以盛也。言自湯至武丁孫子。其諸王受命不殆者。惟武丁耳。武丁孫子以下。則其所謂不殆也。是敬四海諸侯皆建龍旂。承大禧。來假祈祈。以至於邦畿。非武丁不殆。能致是乎。孟子所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者。此也。

長發、大禘也。衛曰、何言乎相土與阿衡。曰、商所以始有者、契也。繼之者則相土。商所以大成者、湯也。輔之者則伊尹。是詩禘其祖之所自出。伊尹其從與享之也。敍湯之事如何。曰、三章言湯德獲天以受命。四

章五章言湯政得人以受祿。其政則兼乎文武。皆所謂式於九圍也。式於九圍者。已有天下乎。曰、未也。言天下諸侯。小球大球。小共大共。皆來取法。而總有許祿。皆帝之所命也。至六章九有有截。始言有天下也。不震慄竦如何。曰、言除惡之當也。蓋所謂奏勇也。何以先伐韋顧、昆吾。曰、此助桀爲惡者。伐此三蘖。桀可以自警而悛矣。不悛焉。斯伐之也。

殷武、祀高宗也。其義云何。曰、一章言伐荊楚也。二章三章言當伐之故。外而戎狄。內而諸侯。莫可抗王也。四章言能伐之美也。不懈稼穡。賞不僭也。不來享王。刑不濫也。故五章則言中興之盛耳。末章言祀之也。言其寢廟之盛。以見可爲不遷之主也。聲靈奚異乎。曰、言聲名洋溢。而神靈昭灼。皆可畏也。

毛詩或問

袁仁著

序

余聞之先人詩必以三百篇爲準云漢魏之五言唐人之近體詩也乎哉余友徐昌穀、孫太初輩奕奕騁壇管與訂古人之逸韻校時聲之聲律揮麈雌黃頤可解也及讀毛詩則訓詁外不能措一詞矣豈諸公智鼎及歟非然也就六經而譚他經可理測而詩則不落理路他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門獨許商賜可與言詩者以其各有悟門耳悟則如醉者之忽醒作者之忽起而超然於學識象數之外故曰興於詩朱元晦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爲之解盲人撲象豈不�

明　吳人袁　仁良貴著

或問關雎、序以爲后妃之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也朱傳以爲宮中之人以文王得太姒而咏之孰是曰、序之來、舊矣說者謂大序出于孔子而小序則子夏爲之朱元晦疑其多出于漢儒之筆而盡廢焉所謂漢儒者衛宏、毛萇輩也豈淺淺者哉愚謂雖未必無漢儒之雜而去古未遠要皆有所本也如關雎之詩序以爲后妃之德而其所謂淑女者毛鄭諸公皆指三夫人九嬪以下而言謂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而憂憂賢女之在下也已得而樂樂賢女之同升也此其所以不傷不淫而爲風之首歟若謂文王思太姒則陋矣其所謂輔衣爲裳也

或問、序稱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歸道也朱子譏其淺陋如何曰、朱子以其在父母家一句爲非也既謂之本必係在家時所習婦人謂嫁曰歸甚告歸者正指其當嫁而言也惟其服之無斁故私服汚而不潔惟其節儉故公衣澣而再服曷爲公衣澣而私服否耶正欲謂當父母耳王者之本在知絺綌之艱難后妃之本在知衣服之絺造內外各修其業而王道成矣

或問、卷耳序以爲后妃思賢而朱謂后妃思文王如何曰、后妃雖不與圖政而儒佐君子求賢審官所以

賢妃爲十亂之一。言君子之行役。外執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也。故卷耳易采也。傾筐易盈也。乃置之周行。而悠然有深思焉。崔嵬高岡。僕馬皆病。皆設言以寓其深思之意耳。

或問、福何以言履。曰、樛木、后妃能逮下也。樛木下垂。而使葛藟得附。喻后妃逮下。而使羣妾同升履。即視履考祥之履。言福在下也。故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或問螽斯之義。曰、凡螽蟲羣處。必相鬬害。惟螽斯千百爲羣。戢羽而不害。是蟲之有和德者。故比后妃之能容羣妾。

或問、桃夭、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者何。曰、室家、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在焉。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象也。猶桃華謝而實。實殞而尙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

或問兎罝。曰、墨子言文王舉閎夭太顚于罝罔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悅服。此詩蓋述其事也。然則何與于后妃乎。曰、以爲文王之化衆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衆人所不知也。孰謂王化不基于衽席乎。此序之所以爲善也。

或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如何。曰、毛傳云、芣苢宜懷妊。故婦人采之。此詩無形容賢喻之詞。說之自見其豫欣意味。華寫和平景象。宛在目前。

或問、漢廣之詩。首句不叶。何也。曰、不可休息。韓詩原作不可休思。此字之誤也。

或問、汝墳何以見道化行。曰、未見君子而惄如調饑。思而不怨也。既見而幸其不我遐棄。喜而不邪也。飭魚頰尾以水淺而躍。故勞而尾赤。喻王澤竭而人困苦也。王室雖如燬。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邇。可以忘其勞矣。勉之以正。如此。非道化大行。而婦人烏能若是乎。

或問麟趾。曰、麟有趾而不蹄。有頰而不抵。有角而不觸。蓋仁獸也。故以爲比。由趾而定而角。自下而上也。由公子公姓而公族。自近而遠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姓。角在末。且盡也。故言族。關雎之應。雖無麟而有麟。春秋之作。雖有麟而無麟。

或問鵲巢。曰、鵲工于爲巢。喻人君之善于治國也。鳩工于育子。喻夫人之宜男也。巢在此。速鳩。故言御。巢在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缺矣。故言成。方。即地方之方。以爲其所也。

或問、采蘩何以爲不失職。曰、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供組豆。皆職也。今沼沚而又于澗。求之蘩廣矣。僮僮而又祁祁。容之蘩淑矣。故陳止齋以家人之六二當之。無敢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其職惟在饋祀也。

或問、草蟲與周南之卷耳同乎。曰、不同。卷耳乃后妃思賢。草蟲乃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忡忡者、心懸不下也。故言降。懷懷者、憂之深也。故言悅。傷則痛。悲則哀。心氣不平矣。故言夷。惄懷深于忡忡。傷悲又惄于懷惄也。未見則情彌深而不怨。既見則心彌暢而不淫。此所以爲有禮歟。

或問、采蘋何以爲能循法度。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經。所謂法度也。然其要無禮。則文王之化深矣。商紂之時。天下大亂。淫風流行。此詩述關雎者惡之之辭。言野有死麕。猶以白茅包之。恐爲物所汚。有女懷春。而善良之士乃可誘之乎。言當以禮娶之也。二節言樸樕小木。可以爲薪。

或問、甘棠、美召伯也。如何。曰、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當時所歷非一處。所止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止之木以起興耳。初戒不可斬伐。中則言不特不可斬伐。但幾壞之亦不可。終則言不忍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意深。護之意至也。按孔子曰、吾于甘棠。知宗廟之敬也。蓋是南國之人追思召伯而祀之。其廟有棠焉。曰茇、曰憩、曰說。皆謂神之所棲耳。

或問行露。曰、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之懼強暴也。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無角而穿屋。無牙而穿墉。意味深長。可以潛玩。

或問、羔羊何以見節儉正直。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緌。五緌爲升。倍升爲纖。倍纖爲紀。倍紀爲總。緌然則紽者、以絲而總。猶在編先也。蓋制裘者始縫而絲微。既斂矣。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故自紽至總。自皮至縫。儉之至也。在公之寅長。可勉而能也。退食而委蛇。則其德可想矣。夫羔也、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序以爲德。如羔羊。必有取也。五紽者、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其縫縫之處凡五也。百里奚五羊之皮。亦是一裘之具。

或問、殷其雷、勸以義也。如何。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夫人憫其勞而勸以義。文王之化深矣。由陽而側、而下。雷之聲始于當陽。中則在旁。終則沈下。況大夫之行役。久而愈艱也。由邅而息。而處。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處。久而愈甚也。何斯人而遑斯跇。念之深也。而又曰莫敢或遑。知王事之當勤耳。下曰息、曰處。皆爲遑字說。去正見其不可暇逸。所謂勸以義也。振振君子。既美其德。而又再言歸哉。不敢必其即歸也。亦所謂義也。

或問摽有梅。曰、墜落之後。尚有殘梅。實之在水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此婚姻之時也。求我之庶士。當擇吉日而行禮。蓋六禮不備。我不行也。在者三。則向之七又落其四矣。故及今可以成婚。言已必待聘而往也。頃筐取之。則盡落而無在木者。婚姻之時。不可失矣。然亦須有媒妁之言。故曰迨其謂之。蓋時清世治。婚姻得以及時。非謂女欲婚之急也。亦非謂女求男也。

或問、小星、賤妾遇御。亦有序乎。曰、內則註云。諸侯娶九女。姪娣兩日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幔也。所施幔者。爲二人共侍于君也。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望前。最賤妾抱幔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古禮如此。

或問江有汜。曰、媵遣而不怨。嫡過而能悔。上下之俱化也。悔而遇。處而歌。處。即出處之處。君用之則出。不用之則處。是處乃獨處而無侶之意。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悲歎之聲。歗既爲悲嘆。則歌亦非樂也。乃煩懣而歌。古語云。長短之哀。過于慟哭。信矣。

或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如何。曰、死麕、死鹿。非雎鳩之關關。威儀、吠尨。非桃夭之親迎。然當亂世而能惡無禮。則文王之化深矣。商紂之時。天下大亂。淫風流行。此詩述關雎者惡之之辭。言野有死麕。猶以白茅包之。恐爲物所汚。有女懷春。而善良之士乃可誘之乎。言當以禮娶之也。二節言樸樕小木。可以爲薪。

野有死麕。可以爲食。猶有白茅純束而包裹之。況有女如玉。豈可誘乎。三節述惡無禮者誘淫奔之人。汝宜脫脫然。毋疾行以近我。無感動我之佩巾。無驚我之厖。其人相近。未必使動其悅。未必便使厖吠。但深惡而欲遠之。所謂若將浼焉者也。

或問、平王、舊說以平爲正。如何。曰、毛鄭之意。以盛王之化不欲指衰周之平王也。然則齊侯又將誰訓乎。按莊公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逆其姬。正平王及襄公諸子事。然則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見關雎之化至衰世而猶行。此聖人之微意也。按麟趾序云。關雎之化存。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可以爲此詩之證矣。言何彼襛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興王姬車服之盛也。車服雖盛而不驕。貴故曰。豈不肅敬雖和乎。乃王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惟見其車。故指車以言之。桃李、言女德之美。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綸、言男道之正。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

或問、騶虞、或以爲獸。或以爲人。如何。曰、毛氏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及山陰陸氏。皆祖其說。司馬封禪文。騶騶于珍囿。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今朱傳亦因之。但考爾雅。無此獸。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蓋謂騶人虞人之官。賈誼新書。謂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官。月令、田獵七騶成駕。易稱卽鹿無虞。且以虞爲官。舜時已然。孟子亦稱招虞人。故嚴氏詩緝亦以騶虞爲官。然序說之來已久。古時或眞有此獸。亦未可知。此詩爲鵲巢之應。說作義獸。其味更長。葭生于水濱。蓬生于陸地。皆至秋而茂。月令、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五犯、五擒。言獸之多。一發、言矢之少。仁不忍盡殺也。和氣充塞。庶類繁殖。恩及禽獸之意。皆在言外。

或問、柏舟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朱以爲婦人之詩。孰是。曰、味其語意。皆非婦人之詩。呂云、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訓乎。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其非婦人之詩明矣。家語、孔子誅少正卯。語子貢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故孟子引之。以爲孔子之詩。良非（原缺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詩總之皆臆說也。賁人則明。而自恕則昏。何歟。

或問綠衣。曰、綠衣黃裏。正色猶在內。不過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易位。至于專治綠絲。使絺綌而當暑寒之風。則又甚焉。惟追思古人。省而自安。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或問、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如何。曰、燕燕春社而來。秋社而往。故以爲喻。初言羽之參差。中言飛之頡頏。三言音之下上。咏之序也。初別則泣涕如雨。已別而佇立以泣。既去而思之不忘。則實勞我心。此三章見莊姜注情于戴嬀。四章則言其有塞淵淑慎之身。而又以先君相勖。則戴嬀之思念。非徒情愛之私也。以莊公之昏。致滋弑逆。而猶然勖思忠厚之至。可以想其賢矣。詩人之意。多在言外。但敍離別之情。與莊姜之美。並無一字道及君弑國亡之慘。而情緒固關然矣。

或問凱風。曰、衛人有夫死。而以其七子不足恃。思再嫁者。七子悔罪自咎。以感其母。卒成守節之志。詩人歌以美之。此凱風所以錄也。凡物春至則生。惟棘塑材。春暮始葉。喻育養之艱難也。初生則言心。成材則言薪。皆賴凱風以生長之。喻子之育于母也。凡人之養物。皆有迹。而惟風之養物。則太和噓拂。入爲而不知。鼓焉而潛化。生育之最妙者也。心天天而母劬勞。言其育子之艱。母聖善而無令人。言其報母之淺。三節勞苦。與首節劬勞相應。但劬勞在生育之初。而勞苦在父沒之後。傷其勞之無已也。四節莫慰母心。與二節我無令人相應。睍睆、毛傳謂好貌。謂顏色之好也。玩下載好其音。而睍睆又作聲。則重複矣。以寒泉而有毒于浚。七子乃無益于母。此以無情與有情也。以黃鳥而猶能悅人。七子乃不能悅母。此以無知與有知也。

或問谷風。曰、此詩委曲舒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最宜深玩。習習、連綿不斷之貌。谷風、谷中之風。大風也。未雨而陰。既陰而雨。狀無淸明開霽之意。喻其夫之昏惑也。我黽勉與爾同心。不宜有怒于我。譬如葑菲常食之菜。無以下體顏色之惡而并棄不采也。德音、謂平昔夫婦相期之好言。切莫違此好言。我當及爾同死。蓋同家不難。同心爲難。同生不難。同死爲難。既黽勉與爾同心。當相期與爾同死。此夫婦之至情也。我本期與爾同死。而爾棄我。故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事已至此。則與前日之心有違矣。國乃不遠。送我至門而返。此景此情。荼之苦不若是烈也。然猶念昔安爾新昏。如兄弟然。不可如我之姑舍而中離也。涇濁而渭淸。二水合流。故濁。然不曰渭以涇濁。而曰涇以渭濁。是濁反以淸爲嫌矣。小渚曰沚。賦觀止水中。則渭自湜湜然。其淸徹底矣。今安爾新昏。不以我爲潔矣。魚梁與補魚之筍。皆我所以勤家者。逝、去也。安爾新昏。毋去我梁。毋閉我筍。毋、視也。此梁此筍。我身且不得閱視。而又何惜我後乎。就其深矣章、陳其往日治家勤勞之事。言己隨事盡心。如水深則或乘方桴。或乘舟艣。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黽勉以求之。不但一家。又周旋其鄉里。凡民有喪。則匍匐以救之。我於爾家。可謂盡心矣。爾乃不以我能養。反以我爲讎。既阻絕我之善。雖勤勞而不見取。如賈之莫售也。育恐、謂當生育而恐懼。育鞠、謂當生育而窮極也。頤覆、卽恐鞠之事。及既生既育。乃忘其恐鞠。而比予于毒焉。毒蟲螫手。速與驅除。比予于毒者。惡而速去之也。我有旨美之蓄菜。以禦冬月之無。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新昏。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富厚則棄我矣。洸、水自下起也。潰、水自內出也。詒、讀作貽。莊子、埃詒數日。失魂魄也。塈、塗屋也。書、惟其塗暨茨。是也。言夫之暴怒。有時如水之下起。有時如水之內出。既驚懼失魂魄。而我且肆習之矣。竟不念昔者縭道艱難。伊余來塈屋之時乎。

或問、簡兮何以思西方之美人也。曰、擇人以供萬舞。當曰中大明之時。在上前易察之地。而不知顧人之賢。且有力如虎、氣之壯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丹、貌之充也。以斯人而仕爲伶官。僅得其勞爵。安得不思西周之盛王乎。榛者、樹下小木。左思所謂果下成榛是也。苓者、細草。二物雖生山隅。一望青青。難辨所在。以喻西方美人。遠不可見。再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意最深長。夫萬舞職在伶人。非賢者所當爲也。以錫爵賜及下國。非賢者所宜誇也。於不可爲者而爲之。於其不可誇者而誇之。賢者之心亦戚矣。

或問北門、曰、饔者、窘也、言不得舒展也、殷殷、憂之隱也、饔且貧而曰終、絕望之詞也、非嘆祿薄也、悲其道之難行也、其出也、乃國人矚目之地、今莫知我艱、則外不見亮于國人矣、其入也、乃家人惟聚之時、今變徧譎我、則內不見信于家人矣、故呼天以自安、而無所怨尤焉、

或問、柏舟、莊姜自誓也、如何、曰、舟在河中、猶婦在夫家、乃其常處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蓋髦乃子生之月剪髮爲之者也、婦人寡處、不宜容飾、惟髦彼兩髦、實惟我之儀節、至下曰、特、則孤獨之操益明矣、莊姜之守、正也、母之欲嫁、非禮也、然不斥母之非、而但曰母乃天、不能諒人、尊母以天而不從其令、謙己以人而不奪其志、莊姜其賢矣哉、

或問、中冓云何、曰、舊註、中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中堂冓積材木也、

或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如何、曰、此詩只子之不淑一句是刺詞、中間但述其象服之宜、鬢髮之美、眉目之秀、與如天帝之不可測、而其淫亂之失、隱然自見于言外、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者也、如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猶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旨、此風人寓意之深也、緝袢、鄭氏訓緝爲去、訓袢爲袢延蒸熱、朱子訓爲束縛意、皆非也、按說文、緝、系也、袢、無色也、蓋緝絺無色、而展衣華采、今以絺加展衣、是以韜晦而無色、如衣錦尚絅之例耳、

或問、定之方中、曰、宮者、總名、室者、宮內之室也、作宮室而定中楹日、言其得時之正而規畫之不苟也、樹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言其規模之遠也、六木或可供饔實、或可充器用、皆不言、而獨舉琴者、人君功成作樂、言德可歌、功可咏也、升與降對、望與觀對、既升彼虛、以領略其大勢、復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人事已審、然後稽之于卜、而終然允臧也、左傳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工惠商、敬教勸學、授才任能、今零雨既零、至稅于桑田、獨舉勸農一事、立國以農爲本也、舉其本、則其餘不言可知、此詩人善敍事也、馬不止騋、以騋爲貴、騋不止牝、以牝而生、猶騋牝而至于三千、則其餘可知矣、記稱閔國之富、數馬以對、則詩言騋牝三千、其意固不在馬也、殆形容其阜成兆民之效乎、然騋牝三千、而又本之秉心塞淵、惟其秉心塞淵、故事有實功、惟其秉心淵深、故事無淺效、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也、

或問、淇奧、曰、大學云、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所謂恂慄者、戰戰兢兢、制節謹度之謂、所謂威儀者、臨民以莊、尊其瞻視之謂、如金如錫、喻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喻其能圓能方也、蓋金剛而錫柔、璧圓而圭方、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者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懿德而至戲謔、易生積悔者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此皆剛柔方圓之相濟也、

或問、伯兮、何以爲刺時也、曰、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此役毛爲主、故不言刺衛、而言刺時、其曰爲王前驅、意亦在王也、問、陳在衛之西南、而曰自伯之東者、何也、曰、三國從王先至東周、而後伐鄭、故曰東、其意以爲不但行役之久、自初伐至周之時、而我首已如飛蓬矣、唐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猶有怨意、此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切而婉矣、言首疾、則不止飛蓬而已也、時漸久而思漸深矣、

或問、黍離、憫宗周也、如何、曰、宮室、至尊之所宅、宗廟、先靈之所棲、而今變爲黍稷焉、觀彼黍與彼稷、則此宮室此宗廟今何在也、始見稷之苗、既見稷之穗、終見稷之實、而黍惟言離離、非稷變而黍不變也、離離只是垂貌、實之垂、固可言離離、而葉之垂、穗之垂、亦可言離離也、昔箕子過殷故墟、作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同意、靡靡是披靡而不能進也、此句是當時實事、謂我心憂、謂我何求、皆承靡靡說去、搖搖、心不定也、醉、則昏而不醒矣、噎、則窒而不通矣、不敢指斥其人、而但呼蒼天告之曰、致此顛覆者、此何人哉、亡國之恨、悽然滿目矣、

或問、緇衣、美武公也、如何、曰、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周人憂之、故作此詩、德稱其服、故曰宜、德服俱美、故曰好、德服俱大、故曰蓆、敝又改爲、欲其服之常新也、適子之館、省其躬之常安也、還予授粲、冀其食之常飽也、其憂之拳拳如此、孔叢子載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禮記緇衣載孔子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緇衣之詩、緡蠻殷勤、可謂好之之至、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則投有北、有北不受、則投有昊、可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美刺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或問、羔裘、序以爲刺朝也、遵大路、序以爲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序皆以爲刺鄭忽也、褰裳、序以爲思見正也、丰及東門之墠、溱洧、序皆以爲刺亂也、風雨、序以爲思君子也、子衿、序以爲刺學校廢也、揚之水、序以爲憫無臣也、野有蔓草、序以爲思遇時也、朱傳皆以爲淫奔之詩、則所謂止乎禮義者何在乎、而夫子又何爲錄之乎、曰、毛公之序詩、與朱子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而毛則舊矣、其言雖不盡出于孔門、而出于孔門者未必無也、朱必欲捐成說而任獨見焉、亦幾乎無忌憚矣、況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則誣詩人縱佚之情、而悖夫子無邪之訓、其失不細也、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按六卿所賦、皆鄭風也、若爲淫詩、豈其歌于大國之使之前、而宣子亦豈樂聽淫詩而謬贊之乎、季札聘于魯、叔孫穆子使工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夫季札所聽者、古樂也、而鄭風在焉、則諸詩固雅音矣、序說是也、

或問、曹氏、嚴氏、皆謂哀公以雞鳴爲蒼蠅之聲、然歟、曰、嚴氏云、蠅必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謂哀公愧認雞鳴爲蠅聲、而不依舊說、以此言詩、亦固矣、詩人借物寓意、實有將無作有、指實爲虛者、何拘拘也、舉竟依舊說爲長、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常起、故言雞既鳴矣、會集于朝者已盈滿矣、然而實非雞之鳴、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心在警惕、故聞其似者、尚以爲興、向使雞實鳴、則畏憚又何如耶、以蠅聲爲雞鳴、疑于耳、而不敢安也、以月光爲東方明、疑于目、而不敢寢也、心在夙興、故見聞皆變、此詩人善道賢妃心事處、昧爽之際、蚊蟲羣飛、則觸于目、蕭蕭有聲、則感于耳、而天實明矣、非復雞

時之疑似也。與子同夢，豈不甘乎。但會于朝而向之旦且昌者。今且散而歸矣。論情則甘。而論績則不可。故曰無庶予子憎。不曰同寢。而曰同夢。疑則有夢。夢則迷惑而反常。謂甘與子同迷惑也。予子、猶言吾子。憂之之詞也。秦風、婦憂其夫。稱予美。大雅、商人憂武王。稱予侯。皆此類也。

或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折柳樊圃。其義云何。曰、柳者。賤木。今植于樊籬之內。各有主矣。雖令狂夫往折。猶必瞿瞿四顧。長遣訶責。豈却壺氏之司時者。顧不辨晨昏之限。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乎。然非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不明爲指摘。而諷誡獨深。一唱三嘆。有餘音矣。

或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之者非其道也。如何。曰、田者、須深耕易耨。力到而禾成。若無功力而個個大田。則荒矣。驕者、傲而相凌。義而又驕。則莠之淩苗者多矣。桀者、秀而特出。桀而又桀。則莠之勝苗者衆矣。猶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必不至。徒使勞心忉忉耳。候人傳云。婉、少貌。孌、好貌。此合婉孌釋之。故曰少好貌。總角、總其髮以爲兩角也。卯、言兩角如卯字之形。此言童子幼時也。突、詞書謂犬從穴暫出。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士冠禮。士有三加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此曰突而弁。則不特加冠。而且加弁。有成人之道矣。舊謂自童而冠。循序而勢有必至。玩未幾見及突而弁。似譏其躐等也。言此總角之童。曾未幾見。而忽然載弁。況襄公之不安分而躁求也。

或問、盧令、刺荒也。其詞並不譏諷。而但稱美。何耶。曰、此所謂陳古以風也。近世聞人知此義者鮮矣。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恤民事。百姓苦而刺之。不指陳其惡。而但曰。古之田獵。有盧犬令令。總可愛也。非愛犬也。亦以其人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詞雖指古人。而意則許襄公。愁苦之情。見于言外。按說文。令、作獵。獵者、健也。盧、重鋙者、大鋙也。

或問、葛屨、刺褊也。如何。曰、唐地陿隘。其民急于趨利。葛屨、夏所用也。乃謂其可以履霜。是以禦暑之具而禦寒矣。女手纖纖。可珍也。乃謂其可以縫裳。是以未成婦之人而治男人下體之服矣。要、卽裳之腰也。襋、卽裳之領也。好人、猶言君子。既治其腰。又治其領。而使尊貴者服之。此皆設言以喻其趨利之急。非實有葛屨縫裳事也。此裳固好人服之矣。而好人則何如哉。其容止則提提然而安詳。其辭讓則遜順而左辟。又以象骨爲搔首之揥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心之褊急爲可刺耳。由其君之儉嗇褊急。故其民皆機巧趨利。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泛言好人。厚之至也。糾、三合繩。纏繩之意。

或問、伐檀、刺貪也。如何。曰、刺貪之意。全在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得獸。若依朱傳以此四句爲伐檀者之志。則無貪可刺矣。

或問、蟋蟀、刺晉僖公也。何以知其儉不中禮也。曰、至于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滅矣。是可以爲樂也。先言歲聿其莫而次言今我不樂。是禮所當樂也。先言今我不樂而次言無已太康。是樂不可過也。既曰無已太康。而又曰職思其居。是以盡職爲樂也。既曰職思其居。而又曰好樂無荒。是以無荒爲樂。猶以無逸爲逸也。既曰好樂無荒。而又曰良士瞿瞿。此戰兢惕勵之心法也。初言思其所居。則職分內之

事。無不入其念慮矣。至於在外之事。有非念慮所及者。亦不可不慮也。故曰職思其外。唐詩云。外、如耕也。餒在其中之意。內外皆思矣。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憂思之來。又當思之。蓋與利當先慮其害。趨禍當先慮其福。行樂當先思其憂。此自然之理也。惟瞿瞿然顧畏。故能蹶蹶然勤勞。惟顧畏而勤勞。故事事有備。而休休然安閒也。

或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如何。曰、昭公不能修道正國。是時桓叔有伐晉之謀。而昭公不悟。國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事焉也。今昭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適體。有車馬而不馳驅之以快意。蘧生宛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爲樂也。深惜此車馬衣裳將爲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以不曳婁馳驅耳。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惕然驚。凜然懼。而汲汲然防患之不遑矣。何暇曳衣裳。馳車馬。事鐘鼓消食以爲樂乎。初曰愉。愉取之以爲樂也。繼曰保。則據而有之矣。三曰入室。則他人且爲主矣。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作一句讀。謂以喜樂而永日也。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白駒云。以永今朝。皆此意也。

或問、綢繆、刺亂也。奈何。曰、國亂則婚姻不能以時。不敢言亂政。而但就婚姻言之。風人之義然也。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毛以秋冬爲昏時。則三星爲參。十月始見東方。正昏之時也。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三星爲心。三月心星見。時已晚矣。宜從毛。大意言薪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昏。三星已在天矣。時可昏矣。今夕是何夕。而得見此良人乎。良人、夫也。國亂民散。不能備禮。故又嘆此女子當如此良人何。言未得嫁也。處亂世而必待禮之綢繆。終不肯苟合。斯其所以爲唐風也。一章言此良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二章言見此邂逅。邂逅、不期而遇也。則子兮子兮兩指男女。三章云見此粲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三星在天。乃始見東方。十月也。三星在隅。乃東南隅。十一、十二月也。在戶、乃正南。孟春之月也。

或問、王事靡盬之義。曰、言王事不可不堅固也。煮海而或者爲鹽。鹽者、鹽漬物。味苦而易敗。故以不堅固爲盬。盬則不如鹽之堅固矣。而王事非盬也。豈可不盡力圖之而總其不堅固乎。

或問、葛生、舊說以予美亡此爲死于此。朱傳謂從役于外而不在是。執得。曰、序謂獻公好攻戰。體人多喪。故以亡爲死。朱子反序說。故以爲從役于外。然觀百歲之後二語。是言今不得見。死而相見也。序說爲長。但此字不必指葛生。蔹蔓之地言。葛生則蒙于楚矣。有物可托也。蔹則蔓于野矣。有地可依也。今我所美之人。而乃死于是乎。我不能如葛與蔹。處有所依托。而今當獨處矣。此獨處也。雖之所與哉。故曰誰與獨處。言外有無將之意。始曰獨處。猶言獨居。統晝夜而言也。繼曰獨息。卽向晦入晏息之息。稍重夜矣。三曰猶旦。則自夜而至天明矣。此情此恨。惟夏之日冬之夜爲難挨。相期百歲之後。會之于墓。而悽愴深矣。

或問、采苓、刺晉獻公也。果否。曰、獻公內有驪姬。外有二五。殺太子。逐重耳夷吾。卒亂晉國。聽讒之效。史有明徵。朱傳不信而削之。過矣。苓、小草。苓生下濕。苦菫二柔。亦生園圃。皆非山中所產。喻讒言之無實也。

或問秦風、曰秦者岐豐鎬之地、文武成康所造之邦也、孝王始命非子爲附庸于汧渭之間、號曰秦嬴、及犬戎弒幽王、秦襄公力戰勤王、平王錫之、及東遷、乃以岐豐之地畀秦、始務耕職而服禮樂、遂覆先王之舊俗、故車鄰、駟驖、小戎、皆有尙力之意、蒹葭則傷其未用周禮、終南則美其能取周地、黃鳥之哀三良、晨風之棄賢臣、無衣之好攻戰、渭陽之念舅、權輿之忘舊、皆刺其廢禮義而尙勇力也、然居文武成康之舊地、因文武成康之遺民、其發于詩者、有事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鄭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其將有中國矣、

或問、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曰、此美之中有刺焉、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寺人、寺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古帝王學于有道者、而穆公乃學于寺人、始皇胡亥以刑餘爲周召、此蓋基之矣、由是而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秦終亡于寺人之手、聖人錄此、若預見其禍者、故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鑑觴也、

或問、秦葭之伊人、鄭氏謂知周禮之人、陳氏、嚴氏謂指襄公、朱子以爲不知何所指、孰是、曰、鄭說爲長、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秦處周邦、遺教宋泯、襄公未習周禮、蠅人未服、然欲行周禮、必求賢人、故以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也、逆流求之、既遠而難、至順流求之、又宛在水中央、終不可得親也、

或問、權輿之夏屋、何物也、曰、卽禹貢羽畎夏翟之夏、謂五色也、蓋用夏采飭巾冪以靜尊俎也、周禮蜡人之職、秋染夏、鄭氏謂蜡夏者、蜡五色也、由車氏、孤乘夏篆、卿乘夏縵、亦謂帷設五采、又童子之幘無屋、幘皇施于賓筵、辟蠅毓也、國語云、出其事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是已、如此看、方與下每食無餘相應、舊說皆非、

或問、宛丘、刺幽公也、如何、曰、幽公遊蕩無度、而國人刺之、不敢斥言其君、故但曰子、子者、大夫之稱也、湯、蕩、古通用、而汝也、望、貴望也、言子遊蕩于宛丘之上、倘有好樂之情矣、汝無貴望之也、言無望、乃所以深望之耳、不言其淫荒之狀、而但言冬夏常值其出遊、其諷切之者至矣、

或問、東門之枌、差字、原字、釀字之訓、曰、玩下穀旦于逝、則差亦是出往之義、禮記云、御者差沐、註、淅飯米取其淖爲沐、是差者、淅也、孟子、接淅而行、淅乃濕米也、欲遊之意不及炊、以淅而往也、舊註皆訓爲擇、文理不順、毛鄭以原爲陳大夫、不若歐陽氏以爲南方原野、其說簡徑、趣以順邁、毛傳、釀、數也、言頻數出遊、不一而足也、鄭箋乃謂釀爲鮪、朱傳後訓釀爲衆、皆非也、

或問、衡門、誘僖公也、如何、曰、衡門、倘可以權迴、泌水、倘可以樂饑、豈以緇君而不可爲善乎、又言食魚豈必魴鯉、娶妻豈必齊宋、苟肯任人、皆足興邦、不必皆聖賢也、朱子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則粗淺矣、

或問、東門之池、刺時也、如何、曰、因其君之好色、而思得賢女以輔之、蓋淫昏不可告語、外此無策矣、

或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如何、曰、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檜君乃服之以遊燕、蜺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乃服之以聽其國之朝、此其失不獨在裘也、恣傳動之心、素上下之分、其言外之嗣

深矣、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爾思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次曰狐裘在堂、則出而視朝者又退而在寢、終曰日出有爝、則惟見其遨遊而不復臨民矣、

或問、隰有萇楚、樂子之無知、朱子以爲不如草木之無知、可從否、曰、因上言萇楚、而以無知屬草木、似矣、然則無家無室、亦屬草木乎、生意沃沃、此所謂赤子之心也、追思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李氏曰、樂記、知誘于外、註、猶欲也、然則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總喻欲耳、

或問、蜉蝣之掘閱、朱子以爲宋鮮、何也、曰、服、古穴字、管子所舊讀得玉是已、蓋飛蟻掘穴而出、千百爲羣、如飛雪然、久之翼脫以死、故曰朝生暮死、此以蜉蝣喻國祚之不長也、

或問、豳詩何不爲雅而爲風、又何不爲正風而爲變風之末也、曰、豳係周公之詩、遭變而作、故爲變風、其居末也、蓋尊之也、何也、豳居風雅之中、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言蜀之可正也、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或問、七月、陳王業也、如何、曰、后稷公劉居豳、此周家王業之基也、故周公陳先公所以教民足衣食者、首章其總綱、餘皆廣而成之也、首章前六句、言寒之須衣、故二章、三章、四章、皆說備衣之事、而五章則言其入室禦寒也、首章下五句、言飢之須食、故六章、七章、皆言備食之事、而末言乘屋也、末章言祭祀祝頌之事、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而引物配候、論食、則不言須食之時、而亦不配候、以衣必寒時所須、食則無時可闕也、卒章說鄉飲之禮、鵲言九月肅霜者、鄉飲之禮、必須其時、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也、絲麻布帛、衣之正、皮裘則其助也、黍稷禾稼、食之正、瓜瓞葵菽、則其助也、言衣而必及寒向墐戶、言食而必及索綯乘屋、衣食之外、居其最急也、四章之末說鑿冰、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之治教也、備衣而言殆及公子同歸、又曰爲公子裳、爲公子裳、據公羊傳、諸侯之女稱公子、則公子男女皆可稱、蓋豳民不獨自惜其無衣、而尤供公家之衣也、備食而以獻稻介眉壽、以瓜苦食農夫、豳民不獨足食、而優老養壯各有禮焉、至末章而獻羔祭韭、稱觥祝壽、則農桑之事畢而燕饗之禮行、先王爲治規模可識矣、紀月當用周正、周七月、夏五月也、流火、乃日永星火之火、此詩以豫爲主、故當流火之時、而卽爲授衣之計、餘皆然、

或問、鴟鴞、曰、一章、言罹其變也、二章、言閔之豫也、三章、言作之勤也、四章、言蟻之深也、忠而勤、憂而切、其鴟鴞乎、

或問、東山、勿士行枚、解者以枚爲銜枚之枚、是乎、曰、非也、程子曰、枚、檯也、勿事行伍經歷、言當歸也、問、燿燿宵行、舊說以熠燿爲螢、朱子以宵行爲蟲、孰是、曰、皆非也、熠燿當爲燐、燐乃野火、非螢也、問、鶴鳴于垤、曰、此一語而兼二事也、蟻知將雨、故封其穴而爲垤、鶴知將雨、故仰于垤而長鳴、非謂鶴食蟻也、問有敦瓜苦、曰、瓜苦卽苦葉之匏、可涉水者、西北俗多繫匏以涉、故懸栗薪之上以乾之、

或問、破斧銚銶、是何物也、曰、銚者、釜類、事見采薇、銶亦銚之別名、變文以叶韻耳、斧所以析薪、銚銶所以炊食、皆行旅所需者、今以久役于東、遂破缺矣、舊謂銚爲鑿、屬銶爲木屬、誤、

毛詩或問卷之下

或問、雅之正變如何。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小雅之正也。自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也。六月以後、小雅之變也。民勞以後、大雅之變也。按小雅大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自平王東遷、則雅亡而春秋作矣。故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幽宣。六王皆居豐鎬。自六月至無羊、宣王之變小雅也。自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幽王之變小雅也。自民勞至桑柔、厲王之變大雅也。自瞻卬及召旻、幽王之變大雅也。

或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忠臣嘉賓、豈爲幣帛之厚而後盡其心邪。曰、承筐者、非在幣帛也。藉是以將吾敬也。鼓瑟吹笙而和不盡於絲竹。承筐是將而意不盡於玉帛。此人之所以好我也。與以鹿鳴者何。曰、鹿得草則呼其類以共食之。故以與君之宴下也。既舊鼓瑟吹笙、而又言吹笙鼓簧何。曰、瑟則鼓之而已。吹笙之時、又鼓動其笙中之簧。由外而動內。以氣而鼓羣。和樂之意、樂告之情、皆在言外。周行云何。曰、統御臣民之大道也。禮有養老乞言。鹿鳴之詩、其乞言乎。德音云何。曰、示我周行。即德音也。由衷而言、則言即爲德。實踐而言、則言皆爲德矣。何以爲孔昭。曰、不獨啓一人之蒙。而聞者皆朗然明暢也。視民不恌者何。曰、凡不以善言教民者、皆薄視其民者也。則儆云何。曰、有道者、不矜飾于言詞。動靜威儀、執非至德。故君子不徒聽其言而已也。於是而法之以爲準。於是而儆之以爲行。飲食燕會之閒、有觀

摩浸灌之益。可以知鹿鳴之旨矣。何爲其和樂且湛也。曰、彼好我而示以德音。我敬彼而是則是傚。此和樂之所由生也。有序乎。曰、始而好我。示我周行。是相愛而樂告也。既而式燕以敖。則從容款洽而默覩顯示之益。不徒在于言矣。終而燕樂嘉賓之心。則不徒禮貌之相娛。曰禮之相奉。而以心悅心。又在德容之外矣。

或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盡說、文王遇其在途之情。而設爲使臣自道之詞。然乎。曰、非也。直文王作歌以勞使臣耳。我心、文王自謂也。憫其勞苦。始而傷。終而悲也。我心傷悲者、示其憫下之情。不遑啓處者、述其賢賢之苦。是用作歌、亦文王自謂也。言我爲是之故。特作歌勞汝。汝可將我此歌告母也。母之恩愛偏多。而於子之出也、懸望尤切。故上言將父將母。而此獨言母不及將父者。父母雖同。而情之所鍾、父猶可解。母須曉告。使之釋然也。

或問、君遣使臣。而以皇華起興。何也。曰、使臣之出也。常欲其光於四方。不辱君命。故言煌煌者、草木之華也。于彼廣平之原。下濕之隰。而煜然有光矣。亦欲使臣將君命爲國光華于外耳。每懷靡及者、望道未見之心。諮謀度詢者、好問好察之事。凡此皆求幽其職而不辱君命也。將父將母。其義若何。將有三解。將者、奉也。將、百兩將之。是也。又將順也。相如傳、補過將美。是也。又將從也。郊祀敬。九夷賓將。是也。三解皆通。而義不異焉。

或問、棠棣、鄂不韡韡云何。曰、鄂者、蹟中之華。不者、承華之跗也。棠棣一苞數萼。故以興兄弟之同胞。原隰裒矣云何。曰、原隰謂兄弟之所葬也。裒與澇書拯士之拯同。謂聚土而爲墓也。凡人之情。生則恭。死則已焉。懷兄弟之情。死喪尤亟。故葬于野。則相求而匡義顧恤。有不能自已者矣。況蒸之義若何。曰、況、情也。蒸、衆也。朱以爲發語詞者。謬也。

或問、妻朋友故蔓而三言伐木何也。曰、淮南子道應訓章、翟煎對梁惠王曰、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前後相應。故以興朋友也。出自幽谷者何。曰、谷者。汭洳鍾水之處。山泉之所衝也。鳥鳴嚶嚶。即倉庚也。羅願云、倉庚、黃鳥。冬蟄。蟄谷田野之中。以泥土自裹。至春毛羽復生。奮坼而出。李子昭云、黃鸝秋蟄。則以泥沙自裹。入深潭中。至春則出。故曰出自幽谷。和平云何。曰、和、以情言。無爭也。平、以理言。無阿比也。以諸父諸舅兄弟爲友者何。曰、此古者師友重德之義而忘曾卑親疏之勢也。於父舅言粉、牡、八鑾、灑掃。於兄弟言湑、酤、鼓、舞。云何。曰、父舅尊。其禮嚴而隆。兄弟卑。其情樂而暢。按文可覩矣。

或問、天保、獲福之言。何其繁也。曰、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而山阜、岡陵、及川之喻。所以終上兩章之意也。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而日月、南山、松柏之喻。所以終四章五章之意也。人臣愛君之心無已。又何嫌其繁乎。單厚者何。曰、古文單與殫通。禮記、歲既單矣。郊特牲云、祀事單出里。疏云、盡出助祭也。莊子、單千金之家。皆訓爲盡。厚、厚德也。德者、福之本。故將言獲福。而先言單厚。除孑、舊訓爲除舊生新。然則福之舊者果可除乎。曰、皆非也。除者、授也。即除官之除。饑穀、撫不宜、何也。曰、饑穀、盡善也。即單厚之意。宜民宜人、宜君宜王、宜兄宜弟。無所不宜。言其德之懋也。惟日不足、何也。曰、滿招

損、謙受益、福祿雖盛、而不自止足、心之虛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謀、言齋戒聲灌之潔、鶴、言酒食、然乎、曰、於義則通、於實則否、吉只是善、謀只是潔、儀禮有鶴羹、註、炊黍稷曰鶴、言善潔以炊黍稷也、以奠不興、以奠不增、奈何、曰、以奠不興、賈下山阜岡陵、言其積小以高大也、以奠不增、承上川之方至、言其由少而增多也、言神而必及民者何、曰、民者、神天之主也、君而求福、須自民始、世每自質而據文、民貴由今而返古、故民以質樸爲美、大道至平、日用飲食之外、別無元妙、隨常受用、機智俱忘、此醇厚之俗也、無不爾或承、何也、曰、此句總承一節、日月則承其照臨、南山則承其靜定、松柏則承其蔭庇也、

或問、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略同、曰、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皆述其己事之勞而勉之耳、讀采薇、出車、杕杜之詩、則知周之所以興、讀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之詩、則知周之所以衰、

或問、嘉魚、朱傳謂鯉質、鱒鯉肌、然乎、曰、埤雅、嘉魚、鱒鱗、肌肉甚美、謂其鯉之質、鱒之鱗、而肌肉甚美也、今乃以鱗爲鯉、而以肌屬上疏、謬極矣、元晦作詩傳、自謂無遺恨、而此等細處、已多滯訛、其可恨可勝道哉、

或問、南山有臺、章章起興、有說乎、曰、臺萊多根、以興基、桑楊遠觀、以聞光、杞李庇人、養人、以興父母、栲杻高密、以興茂、枸桋長久、以興後、各有攸當也、其義云何、曰、補慶源云、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萬壽無疆相應、萬壽無疆者、望之之詞、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詞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爲今日計、而可願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國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蔭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或問、鳧鷖之舉處、曰、舉處、猶言游處、左傳、韓宣子之舉嘉樹、調舉爲游、是也、非聲舉之謂、

或問、車攻甫草、朱子以爲甫田、如何、曰、非也、古甫與圃通、鄭有甫草、十畝作鄭有讀草、其證最明、國語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車、圃有林池、是已、

或問、鶴鳴、序及諸說、皆以爲求賢、而朱傳反之、以爲陳善納誨之詞、執得、曰、鄭箋、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末任者、後漢楊震疏云、令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明之悔、楊賜傳、遠徵鶴鳴之士、鶴鳴爲求賢、其說已久、必有所本、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彰、至聲聞于天、則益彰矣、初言魚潛在淵、或在於渚、淵深而渚淺、言魚潛深處、或游淺處、喻賢人之無定蹤也、次曰、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由淺而入深也、檀、美材也、檀之下有落葉、毋以落葉而棄美材、檀之下有惡木、毋以惡木而棄佳木、蘀、猶檀所自落、喻賢人之逸行、猶放言自廢之類、穀、則他木、喻小人之蔽君子也、

或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如何、曰、一章欲求一夕以爲嘉客、增重我也、三章欲其爲公爲侯、以用之也、卒章言賢者晦迹空谷、不復可見、止望其常聲耳、極拳拳思慕之詞、刺時之不能用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亦以青芻喂馬爲留客、唐人詩、官濟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錢逢一豆、皆

因馬以見人也、豐、音闊、牛馬食餘草節也、

或問、無羊、宣王考牧也、如何、曰、一章言牛羊之盛、羊之敗羣在觸、但言其角之和、而羊備矣、牛病則耳乾、但言耳之濕、而牛傳矣、二章言其所以盛也、降阿、故池、寢安、祇動、物之適其性也、籊、笠、以禦暑雨、漸、檀、以備飲食、人之勤子事也、三十維物、降者、飲者、寢者、祇者、物各三十、而爾牲具矣、三章言芻牧之相皆、薪蒸以供爨、雌雄以備食、見牧人不特勤于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矱、肱、畢升、見物知人意、而無事于追逐也、四章言牧事之詳、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夢以爲富庶之徵、以觸之祥、而驗于牧人之夢、徵貴於賤也、衆魚旐旟、知大于小也、

或問、正月、天夭是椓云何、曰、此天夭之悞也、蔡邕釋誨云、稊端始萌、寄漸亦牙、速速方穀、夭夭亦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夭夭爲夭夭也、邕去古未遠、或得其興、按夭夭者、少好之貌、謂貧民饑困、不能育其夭夭之子、以致椓喪之而不能收也、

或問、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何也、曰、言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殘毀、寓恭敬之道、況父子相興、豈特如人之親桑梓哉、今乃以父母之邦稱桑梓者、非也、

或問、四月、先祖匪人、何也、曰、當亂世而置先祖爲匪人、豈理也哉、大意言人或私邪、神必正直、而我先神也、非人也、胡寧忍我乎、或言先祖不以我爲人、亦通、

或問、大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何也、曰、按呂覽引詩云、有晻凄凄、興雲祁祁、漢食貨志引詩、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漢無極山碑文亦云、乃知漢以前皆作興雲、後悞作雨耳、蓋雨宜言降、不宜言興、韓奕云、諸侯從之、祁祁如雲、則祁祁興雲無疑、

或問、賓之初筵、序以爲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褒近小人、飲酒無度、上下化之、武公既入、而作是詩、朱子以爲、故酒悔過者何、曰、大侯既抗、乃天子大射之禮、而蒸衎烈祖、又非諸侯得祭也、若專爲武公之詩、即當列于衛風淇澳之閒、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矣、

或問、魚藻之興、有義乎、曰、興以頒首、言王能爲天下元首、與物同春而樂也、興以莘尾、言王能爲後世垂法、與道同久而樂也、興以依蒲、言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及、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養、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爲安也、

或問、天子葵之、說者以葵爲揆、二字古不通用、奈何、曰、葵開向日、有奉君之象、天子以之爲妻、取其忠也、王維詩云、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爾葵、槿朝榮暮落、當朝時而觀之、則世上浮華、頃刻事耳、況方習靜、又在山中、尚何榮華之慕乎、葵開向日、當露時而折之、則不及傾心于日、而有懷莫遂矣、況我清齋、又在松下、尚何面君之想乎、以葵喻忠、古詩多有之、不能悉也、

或問、頍弁、曰、按說文、規字作頍、蓋弁形圓如規也、今以頍爲弁貌、則誤矣、蔦者何物、曰、蔦、呂覽註引作蔦、蔦、蘿、蔦皆蔓延之物、故云施于松柏、毛以蔦爲寄生、朱因之、考之爾雅釋草、不載、兼松柏無寄生之草、

亦不得言施也。必誤無疑。

或問、綢直如髮。鄭箋謂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髢髲爲高髻之類。似亦可從。解頤新語云、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髢髲爲高髻之類。

或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如何。曰、一章、二章、言地理之難也。三章、言天時之艱也。而人事之難則因以見焉。初曰不遑朝。則居鰥難之地而猶有思君之情。尚可說也。至不皇出、不皇他、其苦極矣。有豕白蹢者何。曰、豕性負塗。其蹢雖白、常爲泥汚。今以久雨之故、道多流潦。豕往涉而濯滌。故見白蹢。埤雅云、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造涉波。

或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盡棄序說。可從乎。曰、文王在上。序以爲在民上也。朱以爲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然則其命維新。豈亦在文王既沒時乎。文王在民上。而美哉盛德。顯明于天。蓋高明者天之體。而文王之德、與天爲一。故於昭于天。是以后稷之裔封而今受新命爲天子矣。惟於昭于天。此有周之所以顯也。惟爲邦新命。此帝命之所以時也。陟降、鄭謂升接天下接民。在帝左右者、文王之心。昭昭對越。常若在帝之左右也。朱子謂文王沒。而其神在天。子孫蒙其福澤。則後世窮冥之說矣。愈費、亦非勉強之謂。文王至聖。德修罔覺。何待勉強。乃純亦不已之意也。蓋亹亹、德之不已也。由德而起令聞。則不已之彰施矣。哉、始也。位、諸侯也。於是上帝敷錫。而始侯此文王之孫子。而文王之孫子。有本宗焉。有支庶焉。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此傳祚之不已也。載字與新字相應。不特此也。凡周之士咸有不顯之德。而亦世享其休焉。此福祿及人之無已也。至周士得祿。祿永。而文王之亹亹者盛矣。故下又抽出周士言之。周士以德而傳祿于後。則云不顯亦世。後人以位而續德于前。則云世之不顯。世有此不顯之德矣。其猶翼翼然敬焉。我思美矣之多士。生此王國。天佑命于周而生。則曰生此王國。周有教育而生。則曰王國克生。此維周之楨幹矣。多士本由文王德致而後生。而文王又待多士以爲安焉。猶非楨無以成。國非士無以立。其理一也。緝熙二字。毛傳只解作光明。鄭亦以爲光明之德。朱子始分緝爲續。熙爲明。至誠無息。豈有接續之端。所矣。釋詁云、穆穆、美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朱子以爲深遠之意。此詩曰於昭。曰顯。曰緝熙。與深遠無干。當作敬看。敬止、大學引之以釋文王之止。則止非語辭。自其受封于周而各服乃事。則曰侯于周服。自其爲侯而服役于周。則曰侯服于周。將、非行也。祼將二字連讀。周禮少宰、凡祭祀、贊王祼將。註云、酌鬱鬯以獻尸也。乃祭之始。灌地降神。亦不可言酌而送之也。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于周。最可念也。故呼王之蓋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聿、遂也。德在我。命在天。相對而無款。始爲配命。過、止也。盡而不進之意。毛鄭皆謂以義理問老成人也。朱始改問爲聞。而意反淺矣。無聲無臭。其義最精。文王勤與天合。則所謂儀刑者。適自聲臭所不及處而觀法之也。萬邦作孚。信文王之天德也。

或問、大明。曰、一章、總言有德能代商也。二章、言文王之所以生。三章、言文王明德受命也。四章、五章、六章、言武王之所以生。七章、八章、言武王之明德受命也。是皆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耳維予侯興。謂惟

我以諸侯而興耳。侯興則天子亡。此意不言自見。今以侯爲維。則與上維字重疊。不成句矣。

或問、縣、鄭宮室不言朝廷者何。曰、言皋門、應門、則朝廷在其中矣。但言門。而門內之朝廷不言自見。此詩人之善序事也。

或問、棫樸。曰、言文王能官人也。一章、總言得賢在左右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得人以奉祭。三章言得人以詰戎。四章言作人之本在文王。五章言作人之效也。夫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遐不作人。故能綱紀四方。追琢金玉。故能綱紀四方也。

或問、旱麓。言干祿。何也。曰、首章干祿。與末章求福相應。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而曰豈弟。則干卽無干矣。回邪也。求福者。得亦有命。失亦有命。若萌一毫覬覦之心。卽邪矣。求福而曰不回。則無求之求也。

或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如何。曰、首章專美太任。爲文王張本。惠于宗公三句。言文王能格神也。刑于寡妻三句。言文王能化人也。必罔怨罔恫。而後可刑于寡妻。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有愧。卽不能刑矣。雝雝在宮。承化人而言。肅肅在廟。承格神而言。地當幽獨。而亦若有臨。則肅肅者無間矣。心無厭斁。而亦有所保。則雍雍者不替矣。夫如是。故戎疾不必于殄絕。而烈假自至于無瑕。聞而能式。己有敬事之心。今不聞而亦式。則於寂若之時有常惺之念。諫而能入。己有虛懷之美。今不諫而亦入。則無待人言而取善無窮矣。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豈今之人哉。乃古之人戰兢惕勵。常無厭斁。而得以譽髦多士也。蓋聖人之德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爲至。故以是終焉。初言太姒。則德成于一家。而言譽髦。則化及乎天下。

或問、皇矣。不長夏以革。可解乎。曰、長、卽短長之長。不長、與不大相對。夏、卽周禮所謂夏采。禹貢所謂夏翟。雉至夏而後文采具。故名染色者爲夏。此色所從出也。革、卽革木之革。革音鬲。脾八音皆賴之以爲節。聲所從出也。

或問、靈臺之辟雍。果天子之學乎。曰、自漢以來。皆以辟雍爲天子之學。戴埴、楊彥修、皆曾辨其不然。考之莊子。文王辟雝以配黃帝之咸池。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則知其爲樂名矣。蓋雍者、聚水爲池之名。作樂宜空虛。故于是奏合其樂耳。古者、禮樂皆自學宮教。大抵學宮之中自有辟雝。非舉辟雝以名學宮也。

或問、下武之下。果文之誤乎。曰、非也。下言三后。文王在內。首句先言文王。則三后難通。以序曰、下武、繼文也。以文爲上。則以武爲下。宜矣。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繼文王。用武非其志也。此詩欲發明武王之心。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故曰下武維周。

或問、文王有聲。曰、言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事則自文王始之。前四章言文王之遷豐。後四章言武王之遷鎬。文王之繼祖德而伐崇也。上以孝先人。下以幹四方。故三章四章之言如此。然鎬京之宅。皆出于天。而豐水之注。則存乎人。人事修于豐水之先。天意應于鎬京之時。皇上帝。辟廱。無思不服。非徒然也。

或問、生民之履帝武敏歆者何。曰、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托其迹也。瞻彼四

方酒醴西賴。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神其醉止。神嗜飲食。不必天實有口。特形容其降格之意耳。稷生于巨人迹。列子有是言。而司馬遷信之。其事頗怪。儒者不談。若止謂履帝武者。履帝響之後以弱往郊媒。敏、速也。歆、享也。敏歆。謂上帝速享其意也。以此解經。比爲或爲雅。然則帝嚳夫姜源正妃。配合生子。家之美麗。何故詩中但歎其母。不言其父。且子之未生也。祭祀以求之。及其生也。乃棄之。天下有此理乎。今但依毛以敏爲速。而不用其帝爲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敏爲拇指之說。依朱履上帝之足迹。而不用其歆歆如有人道之感之說。則庶幾近之矣。宇宙之間。何所不有。無人道而生子。燦師猶然。何必怪乎。

或問行葦。曰。前三章、言燕也。四章、五章、言射也。六章、七章、又言燕也。大射之禮。先燕而後射。射畢又燕。讀儀禮。則知此詩之曲折矣。

或問其類維何。室家之壼。曰。毛傳訓壼爲廣。朱註謂壼爲宮中之巷。按叔向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參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蓋室家之猶言室家湊湊耳。鄭箋、朱註、皆失之矣。

或問堯鬷之旨。曰。太平之主能持盈守成。而後神祇祖考安樂之。此堯鬷之旨也。故成者、完其緒也。爲者、助其進也。下者、若自天而降也。崇者、若自上而尊也。無有後艱者。卽恆如是也。與以堯鬷者何。曰。水鳥而在水中。猶人爲公尸。而在宗廟也。

或問假樂。曰。美成王之德。全在宜民宜人一句。宜君宜王。亦承此句而言。惟其宜于民人。然後可以爲君。可以爲王也。後二章、出其宜人者。以率由羣匹。出其宜民者。以爲民之攸塈。總是一意。而推廣之。

或問、三軍皆單。何也。曰。按毛傳。單、相襲也。孔疏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部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患。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王肅云、三單相襲。卒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其說必有所本。鄭元以爲公劉遷豳。丁未穩。當從舊解。

或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其義云何。曰。公劉、泂酌、卷阿三詩。皆成王在政。召公作以戒之者。獨此詩繼公劉、泂酌之志。而亦欲其勤于求賢耳。俾爾彌爾性。凡三言之者。可曰。此一篇之要也。

按廣雅。彌、補也。類篇。終也。玉篇。徧也。蓋上性缺。曰徧。易言彌綸。春秋傳言彌綸。皆周備之意。故彌爾性者。卽中庸所謂盡其性也。衆解皆淺。

或問民勞。曰。此詩言無良。言潛愧。言極。言醜。屬言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其終無所不至。所謂夫不可事君者也。召公之戒深矣。

或問、抑、序以爲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刺也。朱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詞。孰是。曰。若爲同列相戒。則不當列之於雅矣。其詩曰。四國順之。曰。用逷蠻方。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罔敷求先王。居天子之詞。蓋本爲刺王之詩。其後因以自警耳。其旨云何。曰。一章、言哲人以喪儀而儆也。二章、言道德威儀可法之大也。三章、言惟酗酒以亂政也。四章、承上言天之降災。而欲其內修政事。外振威武也。此必自修身始。而言行者、修身之準也。故五章六章言謂言。七章八章言愼行也。九章至末。責王不德言而喪國也。

或問、常武、三事就緒。何解。曰。謂三卿之事各安職業也。小雅、擇三有事。又云、二事大夫。周官云、三事曆人夫敬爾有官。是也。首言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次章又命程伯休父。皆三卿之人。今其早定徐夷。歸就職業。不致驚官耳。毛箋以爲立三有事之臣。猶爲近之。鄭箋指爲三農之事。則大謬矣。

或問、召旻、草不潰茂。云何。曰。或以爲潰茂者。鬱芑不暢也。引呂覽樹鬱則爲蕭。草鬱則爲蕭爲例。似亦可通。然詳本文草不潰茂。則文理不順。考郝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怒遂之盛者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皆一理也。

或問周頌有序乎。曰。頌以頌成功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德與天同。溢于後世。周公師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故以維天之命次之。文王既道可爲法。而武王象其法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當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于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滿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滿道。致年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年麥。年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所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侯奏而驩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淵。故次潛也。既樂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雝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禮。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臣既進謀。君亦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廟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以武王得用師之道。先定厥家。封功臣。隨四時。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爲和樂之終焉。

或問封胙之義。曰。毛鄭謂封、大也。胙、害也。無大害于國邦也。朱謂封專胙以自封殖也。胙、次侑也。一解朱爲勝。竊謂封者、封閉。謂吝嗇也。胙者、侑胙。謂奢侈也。諸侯人衆。會儉不同。故兩戒之。

或問、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句法云何。曰。舊註皆矣字絕句。岐屬下讀。朱子以岐屬上。按。照彼作矣。則舊讀爲是。言岐山本險阻荒僻之地。太王始開荒而闢之。彼民皆作而居之。作不獨在室。兼耕作而言。文王從而安之。彼民又皆徂往而歸之。故岐山昔日之險阻。今爲平夷之路矣。

或問思文、陳常于時夏、其義云何、曰、謂常布此樹藝五穀之法于中夏也、篇中舉來牟以包黍稷、以來先成熟、爲首種也、鄭箋以夏爲九夏之歌、朱註以常爲五常之道、皆非詩旨、

或問、有婁有且、其義云何、曰、婁且、毛以爲敬愼貌、誠無所據、朱以爲未詳、則闕矣、按說文、棲、帛文貌、又傳、棲婁、文章相錯也、通作婁、然則婁卽棲也、指文帛而言、且、說文、薦也、凡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詩云、薦豆有且、然則且乃薦帛之具也、敦琢其旅云何、曰、旅者、陳也、卽左傳庭實旅百之旅、敦琢者、大雅所謂追琢其章、指玉而言、上句言帛、下句言玉也、

或問、陟降厥士、或以士爲人、可從乎、曰、訓士爲事、毛鄭舊說也、必欲以士爲人、則勿士行枚、將安訓乎、故知古訓不可廢也、佛時仔肩云何、曰、佛、輔也、不曰輔而曰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爲負荷之意、故舊皆訓任、生民、是任是負、黍苗、我任我肇、皆謂肩任之也、

或問、酌、朱子以爲卽勺也、然乎、曰、勺是成王之樂、若此詩果爲勺舞之樂章、必當述成王耀武之事、今其詩止述武王用兵創業、則序以爲告成大武、得之矣、禮記言十三學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皆作單勺字、此酌字从酉、皆斟酌之義、而其事不同、恐不可以酌爲勺也、

或問、魯頌何以錄乎、曰、按詩譜、成王封伯禽於魯、後世政衰、國事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會諸侯于淮、遂伐淮夷、僖二十年、修姜嫄之廟、後魯制未備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以其請命于周、而天王許之、故錄魯之無風何也、曰、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或問、駉四章之思、奚不同、曰、一章思無疆、頌其廣也、二章思無期、頌其遠也、三章思無斁、頌其篤也、四章思無邪、頌其正也、蓋其本也、故廣則馬善、遠則馬勇、篤則馬蕃、正則馬無不可徂也、

或問、泮水、曰、按通典云、魯郡酒有泮水縣、泮水出焉、然則泮酒魯水名、而僖公建宮其上、非名擧宮爲泮宮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頖宮、鄭元註、頖者、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則頖宮非泮水明矣、若此詩、則因僖公建宮于泮水而頌之、泮宮主文教、而詩多言武事者何、曰、文所以出武也、首二章述魯侯伐泮之儀、三章之順道、四章之德教、皆文事耳、五章之獻囚、六章之獻功、與七章八章之淮夷卒獲、皆言其效也、

或問、三壽作朋、鄭氏三卿之說有本乎、曰、三卿所以壽國家者也、故曰三壽、又書言無遺壽耇、則三卿宜用老成人、所謂壽也、以三壽之臣而君與之作朋、則君臣同慶如岡陵之固矣、

或問、商頌何以止及二宗、曰、商之創業者成湯、中興者中宗、高宗也、書無逸亦稱殷之三宗、功德莫盛於三王、故頌之、那、頌成湯也、烈祖、頌中宗也、元鳥、長發、殷武、頌高宗也、

或問思成之義、曰、鄭氏謂安我以所思而成之、此解殊覺費力、且謂思其居處、思其所嗜、優然必有見乎

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聲、此之謂思成、以解綏我思成、略通、至下章實我思成、則不通矣、竊謂神若不格、則所思不遂、神既來格、則所思成矣、綏者、綏此、實者、實此、

或問、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何也、曰、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未必然也、史記因之、遂云元鳥翔水、簡狄取而吞之、朱子作傳、遂以爲實有此事、竊謂元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至、是月、祀高禖、以所子、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子有應、故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若從天而下、尊而神之也、按毛傳原謂元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所福之時、故言天命、朱不從而從史記、何耶、楊用修嘗與何大復論朱傳之謬、何、宋人、於唐詩尚不能解、乃欲解經、眞是枉事、不如只從毛鄭、諒哉、

或問、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者何、曰、鄭氏謂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所執也、又以旒爲旌旗之旒、誤矣、球只是玉、非圭也、旌旗不得綴玉、蓋謂冕旒耳、衮冕十有二旒、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言湯撫有萬國、以成其尊、如冕之綴小球大球、爲諸侯所附也、

毛詩原解

郝敬著

毛詩原解序

明京山郝敬著

讀詩

六經惟誦詩多明法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故子貢論學知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子夏論詩知禮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此孔子說詩之明法也孟子亦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故高子問小弁小人之詩孟子曰固矣夫高叟之爲詩咸邱蒙問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舜爲天子瞽瞍非臣如何孟子曰非此之謂也如以辭而已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也此孟子說詩之明法也學者通乎此意而學詩無餘術矣

三百篇所以高絕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自朱元晦不通古序學者謬承師說淺陋枯索無復興致可風

詩序相傳爲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各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非目巧可撰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略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切詆爲妄作秖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揶爲新說今用之子宋敢信其然也

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宋有詩成後以題彊肖者箴銘記贊之類題闕或可據辭標補至于詩義微婉雖事有所本而常託興象外據辭撰題決無此理宋子改序皆先有詩而後有題也

詩序首句函括精約法戒凜然須經聖裁乃克有此其下毛公申說乍讀似闊略尋思極得深永之味後人不解詆爲淺陋千古寸心得先自知此言詩所以難也或謂毛公有大小非出一手其父子兄弟轉相發明故傳與序間有不合大抵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讀詩惟當以首序爲宗今于首句增古序曰三字下以毛公曰別之後附朱說參以愚見不敢辭其妄也

序者遂也作者有未達之志序以遂之故古序即是詩人之志詩辭明顯則序不及但道詩所未言後人所不知者故序不可廢也朱子必責詩中語爲徵正與古序相反苛詩辭已直又爲用序爲如朱說依樣葫蘆都似重複語書序所以孟浪正坐此雖不用亦無傷也若詩無古序則似夜行烏可少乎

詩別有齊魯韓三家失傳矣然三家未見古序其學亦可知毛公根據古序與經傳合而能變通遊演曲暢作者之情千載獨行諒非偶爾朱子一切詆爲鑿空妄說今虛心檢閱自覺古是今非有識者何敢諛今而背古乎

古序全體春秋之義于凡美刺各舉大綱而不盡之意寄于言外當時作詩詳委其在國史今不可考矣毛公序說有所受之亦猶左傳于春秋雖精旨未暢而大略可據朱欲廢毛已爲不可直欲併古序廢之予河漢而不信也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詩手澤如新朱子謂序不可信須併三百篇亦不信始得如以三百篇爲古而序爲非古改從今說則其錯亂不可勝道矣國風尚有十五國爲別至于雅皆朝廷獻替頌爲宗廟登歌如小雅沔水改爲憂亂非規宣王白駒改爲留賢非大夫刺王黃鳥我行其野改爲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風改爲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爲孝子不得終養四月改爲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本改爲行役非大夫悔用小人車舝改爲新婚非刺幽王宋綠改爲思先非刺怨曠隰桑改爲喜見君子非刺幽王綿蠻改爲微賤勞苦非刺亂以上皆如朱說則小雅與國風何以別乎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非刺幽王大雅生民非尊祖既醉非太平鳧鷖非守成假樂非嘉成王以上盡改從朱說則雅與頌又何以別乎民勞板改爲同列相戒非刺厲王抑改爲衛武公自作非刺幽王崧高烝民韓奕皆改爲贈行非美中行如此則與風又何別乎周頌

臣工非諸侯助祭噫嘻非祈穀皆改爲戒農官訪落敬之小毖皆改爲成王自作如此則與雅又何別乎魯頌四篇駉但爲牧馬有駜但爲燕飲泮水但爲脩泮宮閟宮但爲脩祖廟如此則與風何別乎若是則三經紛如亂絲必尼父再生重加刪正乃可通也

朱元晦詆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不然卽斥爲鑿空若辭類他人他事卽以他人他事代惟以切直爲主作詩如此但可謂之記事文字而其淺率甚矣何稱爲主文譎諫乎如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大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大姒若盡責名與事爲徵則雖二南諸詩亦鑿空矣按辭徵事以校他書考制度則可言詩則不可

二南雅頌所載文武諸詩皆作于王業既成之後故序以文事爲文王詩武事爲武王詩非謂其詩卽作于其時也朱子據詩中有文武成康字輒以生前稱謚爲疑他凡詠其事者謂卽作于其時凡美刺代言者謂卽其人自作皆犯高叟之癖

朱子詆前人師說爲鑿空抑不知己之改作又何所據則猶之鑿空耳第如朱說淺率其鑿空易如古序深遠其鑿空難今試使人暗索爲朱說者十常八九如古序者百無一二古人鑿空何不就其明且易者而爲其遠且難者乎毛公距夫子刪詩所四百年既爲鑿空朱子又後千五百年瞥然自以爲某詩非某事實因某事作此何異李少君遇九十歲翁紿云我識爾曾王父面孔知者誑而不信也

朱子改古序柢據文辭疑似懸斷大抵淺俗如叔于田刺鄭莊公不教養其弟辭似美叔段遂改爲美叔段將仲子兮刺莊公與祭仲謀殺弟辭似婦人與男子語遂改爲淫奔如序何其悠遠如朱則委巷之曲耳詳見各篇

朱元晦專以史傳質序序自與史傳合然序古而史傳後出以史傳徵序是以黃小徵老人也如曹風三百赤芾序謂刺共公是也朱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之事此左脩牽詩屬辭耳豈眞曹有三百大夫之多乎又如吳札觀魯樂先孔子刪詩所五十有九年而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謂左傳附會詩而反謂序附會左傳豈不倒見意在排古序求勝而已孔子曰信而好古好而不信則如無好又曰多聞闕疑疑而改作無寧闕諸

朱子謂序無據而揣摩也夫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就使無據寧揣摩古人之似入于善無寧揣摩不似而入于惡入于善者成人美入于不善者成人惡故曰過疑從輕況本無疑乎木瓜爲歌齊桓公作何疑也青青子衿爲學校不脩作又何疑也今不擬以報德之辭學校之咏而改從淫奔豈惟瀆亂聖經亦好成古人之惡矣餘難枚舉附見各篇

不微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爲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拘執繩墨不可爲詩意盡乎此不通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爲詩朱說皆犯此數病

子貢論貧富與詩何干而以切磋琢磨解子夏論素絢與禮何干而以禮後解顧仲尼極加歎賞謂其始可與言詩此意二千年來稱人會但作穎悟上伎倆實是三百五篇証盟公案蓋詩人託興深遠言語寬厚抑揚反覆不可爲典要理有切合而辭若矛盾語有疑似而志相背戾是故言詩難也善解者通其志而冥合不達者執其似而反遠子貢論學知詩離而能合也子夏論詩知禮入而能出也離而不殊合而不泥入而不執出而不遠兩端用中乃可言詩世儒于詩以切磋解切磋以素絢釋素絢見關雎則以爲鳥聞羔羊則以爲獸讀狡童則以爲蕩子目靜女則以爲淫婦膠柱鼓瑟無一可通乃有如高叟以怨慕父母爲小人如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爲臣父乃至執辭生疑如朱元晦以古序爲牽強率意師心爲易簡直訣若是則易簡直訣執如高叟咸丘蒙而賜商二賢亦烏能免于牽強之誚也故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或曰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詩三百何也曰此卽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也詩者志也詩多男女之辭志不專爲男女發聽其聲靡靡而逆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衛皆雅樂也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考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志反情和志者思無邪之謂也又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樂盈而反減而能進盈而能反者思無邪之謂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敬主乎中而和爲終始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辭必無邪思乃可誦詩失使聖人刪詩留淫辭禁學者邪思是建曲表而責直影也蓋凡聲音之道和動爲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苟他

而不張雖關雎鵲巢桃夭標梅其無男女之思邪而奚必淫泆之詩也然則詩多男女之詠何也曰夫婦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恥莫大于中閨禮義養于閨門者最深而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故凡詩託興男女者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

讀他書依忽文字不中不遠讀詩守文字不惟害辭且乖本旨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辭頌楚茨本傷今也而其辭道古小戎東山美之而無一語贊揚眠谷風刺之而無一語譏貶此類甚多朱子于東山改爲周公自作于眠谷風小戎改爲婦人自作又如周頌噫嘻據成王二字改爲戒農官執競據成康二字改爲祭成王康王按古序以繹今旨殊覺不然

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類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敘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蘀桑之類是也餘可例推總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都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大彷風人遺意至近體興而古意盡廢朱元晦以近體解三百篇宜其不達耳

詩意深厚正不貴明淺或借古以諷今或反言以明正或託其人口吻以發意中事或漫無可否述事以見意體裁不一要未有直發者朱子謂詩本性情辭無煩綴夫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歌詠所以養性情歌雅者溫良歌頌者柔直故曰詩可以興此性情之說也非謂其人自作即見其人之性情云爾也人雖暴厲其爲詩亦必溫厚不溫厚則非詩故曰不以人廢言言不可以信人詩其可以信性情乎以此論性情失其解矣

朱元晦云讀書從眼前說出底便好從崎嶇說出底便不好此非至當之論言近指遠眼前固好牽強造作崎嶇固不好若以皮膚爲眼前以深永爲崎嶇所喪適多如讀詩與讀易欲一味眼前胡可得詩比與易象欲不崎嶇胡可得朱子解詩易所以兩失惟其怕崎嶇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宋襄公怕崎嶇戰死于泓成安君怕崎嶇爲虜于漢鄧艾不崎嶇則不能入蜀李愬不崎嶇則不能平蔡天下事非疏淺迂闊可辨聖人不爲險亦不失險乾不爲險自能知險諸子百家與六經爭峙儒者迂闊養成之非六經道不廣也詩言寬裕含容本詠一事而悠游委蛇可以旁通諸經語不可節取惟詩斷章割句甲乙皆合正以其辭不拘一隅也是爲可與磬磬之士道乎故自古稱言詩難也

凡詩之比鳥獸草木皆取諸目前至近貴使人易曉必無異方奇怪之物如雎鳩之爲布穀也鳲鳩之爲鶻鵃也皆愚夫所習見聞取以爲比世儒不解妄事猜度轉入奇僻傷詩人和平之旨失託興曉諭之意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于興興者動也故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子亦曰詩可以興凡詩未有離興者矣興者詩之情情動于中發于言爲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于物爲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鋪敘括綜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非但歡娛爲興喜怒哀樂皆本乎興故詩者性情之道和人神協上下移風易俗莫非興也毛傳誤以關雎葛覃之類爲興而朱子附會其說謂興者先言他物以興起所詠之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不思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別自知難通乃謂比有取義興不取義而不知其所謂興者其實皆比也如關雎本比而其所興之情與所賦之事已寓于雎鳩二語中今但謂先言雎鳩興起所詠之事及下二句又不明言所事而但贊淑女爲好逑然則淑女所以好逑之故已寓于首二句中明矣安得謂首二句但爲興起所詠而已也豈惟失比之體亦錯會興之義蓋借物爲比不言正意而意已宛然即比也如樛本首二句比后妃逮下眾妾上附之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詠后妃福履而已又如鴛鴦在梁首二句比古明王愛養萬物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頌君子萬年而已風雨雞鳴喻世亂君

子不變意宛然下文更不及正意但言己願見而已餘可類推今皆以爲興起所詠之事而所詠事終不及焉即其所謂興者義亦不成矣朱子又以賦比興分配各篇愚按三義原非離析如黍離清廟絲衣閟宮之類本直賦其事而託黍稷衣服宮室亦即是比臣子忠孝誠敬之情即是興又如鴟鴞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庚事即是賦感動成王即是興若裁爲三體豈成義理且如後世上林子虛之辭直名爲賦豈得謂其中遂無比興邪

比者寓託之義非獨兩物切譬爲比也但不直斥此事而託言于彼皆是比如關雎鵲巢鳳凰麟趾黃鳥鴟鴞狼跋鹿鳴桃李唐棣黍稷葛藟之類此其親切譬喻者也其他或文字音響物象情景假借附合如采葛以喻讒言蔓引采蕭以喻其薰灼采艾以喻其燦膚此類比之取義者也如載馳之阿丘采蝱蝱一名貝母借作背母思歸之喻中谷有蓷蓷一名益母借作豐年得養其妻之喻此類比之爲隱語者也如殷其靁之殷借作殷商以靁喻商紂之威虐也采唐刺淫唐之言蕩也兔爰閔周兔之言毒也雉之言癡也終南之條言理也梅言謀也他如棣之言弟也桑之言喪也棘之言急也栩之言虎也如新臺有泚借作嶵泚之泚君子偕老之玼兮亦借作泚言可愧也瑳兮之瑳借作巧笑之瑳言可笑也此類比之切譬者也如清人在彭在消在軸未必河上實有是地桑中孟庸孟弋未必上宮實有是女彭盤也消散也軸旋也皆遊嬉之喻庸言賤也弋言引也皆誨淫之喻此類比之會意者也至如周頌之絲衣固

緣于祭蠶小雅之鴛鴦取義于交物此類無序幾不可解故凡託物皆比而朱子于此類一切以爲發端之語無所取義其疏莽可勝言哉

詩之有比猶易之有象易義難言以象像之詩志難言以比譬之漢魏諸家言易象過于穿鑿及言詩比全沒理會朱元晦所以誤比爲興其疏謬從來遠矣

言詩殊關氣質元晦性地質直氣鮮圓通故言詩殊非所長詩多託興必認以爲眞詩多婉言必改使從直詩多深遠必章使就淺所以三百古序無一能解頤者

朱元晦于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即改爲淫奔遂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朱定披卷生邪思環席聽講則掩口而笑至使蒙師輟講父兄不以授其子弟甚違聖人雅言之意其關係豈淺淺哉

男女生人至情恆人心緒牢騷則託詠男女而爲女子語常多蓋男子陽剛躁擾女子陰柔幽靜性情之秘鍾于女子最深而辭切婦女最悠柔可風故聖人錄其辭被諸管弦協之音律以平其躁釋其慾宜其壅窒其淫因人情而利導之也後之爲詩者不達此旨一逞爲淫哇之曲去本遂遠而說詩者併詆聖人刪正之辭爲淫詩亦豈知性情之道者乎

或曰夫子刪詩既不錄淫詩而曰鄭聲淫何也夫聲與詩異鄭聲淫非鄭詩盡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生于響詩成于志故古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聲與詩之辨也今據古序以繹志鄭衛之詩其何者爲淫詩與雖桑中溱洧志在刺淫而詩

本非淫也豈得以辭而累志苟不逆其志惟辭之似雖二南之行露死廟其誰不可爲淫詩者與鄭之將仲子刺莊公狡童褰裳刺昭公其志皆正其聲靡靡皆似婦人語蓋土風化氣習氣化響豈惟鄭衛宋晉燕女溺志齊音傲僻驕志以至五行莫不有淫氣八方莫不有淫聲而惟鄭衛爲甚故凡靡麗之聲稱鄭衛猶今人云楚歌趙舞云爾豈獨楚有歌而趙有舞與若謂鄭音即鄭詩衛音即衛詩齊音即齊詩十五國未有宋詩也則所謂燕女溺志者是何詩與以鄭衛之辭獨罪二國非也又以聲罪詩豈不誤乎樂記子貢問于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敢問賜宜何歌所謂歌即詩也歌有辭而聲惟響故師乙舉雅頌言詩舉商齊五帝三王之遺言聲謂以商齊之聲歌風雅頌之詩猶今人以南北腔唱樂府辭此聲與詩之徵也鄭康成解禮不達因記有錯簡疑商齊與風雅頌并列爲歌則是以齊爲齊風商爲商頌矣據本文云商爲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爲三代之聲齊人識之與雅頌何涉混聲歌爲一類世儒遂指二風爲淫詩所由誤矣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宜有之然既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內不然夫子所刪者獨何等詩乎

詩三百聖人所以鑒往懲來未有事無所指者若事無所指何以分十五國與大小雅之正變古序犂然如指掌而朱元晦一切詆爲附會依辭泛解全失刪定之意

六經所爲重以道非以辭也世多良史而春秋爲宗非春秋能富于史漢也世多騷雅而三百篇爲宗非三百篇能攻于屈宋也則其所重可

知已是非不足以訓美刺不足以風三百篇猶之夫詩耳如古序言詩靈龜寶鑑萬世常新如朱子言詩不必美刺則揚葩挾藻嘲風弄月而已聖人奚取焉

詩皆古賢達聞人感事託興勸善遏惡而作苟不關法戒則聖人不錄三百篇皆治亂興衰之蹟不獨爲歌舞之節而已朱子拘于論語正樂雅頌得所之說專以樂歌論詩偏改古序然則詩之爲經只如後世樂府俳唱之用焉能爲有詩三百皆可弦歌如關雎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先王盛世徵音義正辭雅故借作樂歌通諸朝廷邦國射鄉食饗皆用之者爲詩不足也若詩本爲樂作即宜各自爲章何至互相借用詩本不爲樂作而言詩者定以爲樂章拘矣古人文章深厚但據事鋪陳是非美惡在不言之表三百篇多用此體二雅獻納時有明諍諫雖頌告宗廟如訪落敬之小毖諸篇亦是代口鋪揚夫子作春秋全用此體故自謂無毀譽後世以鋪敘爲記事外加譏讚自是三代以後淺薄文字

詩自文武成王下至幽厲十五國諸侯之事正變俱載美刺并存以爲萬世法戒不徒葩藻而已王迹熄霸圖張東遷以後朝廷無制作國史無紀錄善惡不彰臧否混淆五霸之事無詩可觀夫子乃作春秋故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千古知詩無如孟氏朱元晦謂古序所記世代興衰時政美刺一切皆妄然則詩豈無關世教者與

天下古今治亂興理之是非事之得失一定不可易然執理據事言出興戎何也氣悍而辭倨則無言不讐惟詩之爲言也委蛇從容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而聽者足以興是以士君子立言取法焉夫子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其作春秋皆本風人美刺之意其刪詩也明好惡辨邪正稽理亂與春秋相終始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在春秋著秋記諸侯之亂詩紀諸侯治亂之迹春秋記天下無王詩紀文武幽厲爲王之事春秋記禮樂僭亂詩考正朝廷宗廟禮樂凡詩之所存者皆史之所遺如鄘彼南山則知幽王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其任皇父鼓鐘淮水則知其有東遊楚茨大田則知田野荒年穀饑裳裳者華則知絕功臣之祿桑扈則知君臣飲酒喪儀得失班班可考言雖怨而無訕謗不平之氣與春秋無毀譽正同詩微而顯春秋顯而微詩善言而春秋言善也世儒不達謂詩不皆美刺詆古序爲鑿空豈不誤哉

近代說詩主朱而絀毛其說春秋主胡而絀左公穀謂左公穀附會不謂胡之附會尤甚謂毛爲鑿空不謂朱之鑿空愈遠蓋春秋易簡而胡轉求之深詩深而朱反求之淺二家之癖正相左耳愚謂移其深者曲以繹詩而易其淺者平以觀春秋則兩得之矣苟春秋不盡翦其繁蕪則鬱蔽而不明詩不深求其本初則枯索而無味故說春秋宜更新而說詩宜反古愚所以直解春秋而原解詩也

胡康侯之言春秋也鑿朱元晦之言詩也固康侯不教褒貶之例不識聖人之是非元晦不據譏讚之辭不信詩人之美刺夫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所以妙于法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所以妙于情

風雅頌皆周人一代詩耳虞夏以來非無詩而當世大師掌記惟昭代制作緣周家哲孫文武兄弟多聖而其子弟師父兄自有餘故周道尚親親繼緒承先而夏商之禮廢而不傳其所遺逸然也夫子每歎二代無徵刪詩之末繫以商頌亦覺周道之未廣矣

二南諸詩古序皆不指文王大姒但言后妃與諸侯夫人大夫妻可知作者之志託興以風非獨爲紀大姒事蹟而作是詩也先儒謂王者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得之矣事不必問有無但領略其情境意象自然可風如卷耳草蟲之類事愈近而義愈遠采苢之類辭愈淡而境愈眞甘棠摽梅之類情愈迫而言愈緩如鏡中看花水中觀月谷中傳響可冥合不可迹尋凡詩皆然風爲甚風皆然二南爲甚通于二南詩思過半矣朱元晦解詩逐篇責問某人爲某事全失之矣

二南可爲而不可讀也讀則誦其辭而辭不可執讀則論其世而世不可考讀則質其事而事難定拘故夫子教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爲也者得其意體諸身心之閒而已也

詩有正變以稽治亂也正風雅未嘗無變變風雅未嘗無正寧獨風雅有正變頌亦有之鄭之緇衣衛之淇奧容非正乎周南之于豳其地同其世未遠君明臣良而有豳容非二南之變乎頌之有魯也非頌之變乎故詩不可執一觀也

二南以下多變風何也五方風氣有偏沴習尚有漸染惟聖人爲能轉移故風多變而有正者文王之化也雅宜正而有變者幽厲之失也頌無不正而有變者叔季之僭也故三百篇皆明

憲大戒與春秋相終始也

三百篇次第間有參差如載馳衛懿公詩乃在文公後清人鄭文公詩乃在忽突前葛藟平王詩乃在桓王後皇皇者華遣使臣詩乃在四牡勞使臣後周頌酌賚桓般武王詩乃在成王訪落敬之小毖後然風雅頌各得所無傷也若一一檢校曲生異說失之愈遠

十五國次第自秦以前質諸舊聞參以管見不中不遠或謂聖人未必有深意如二南首風王次衛下幽居篇末魯不附列國豈得謂無意

國風止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亾掌故所存刪定所留止此而以槩方內諸國皆可知已國大而無風者唯魯宋楚魯禮樂僭王故削其風而存其頌宋禮樂仍先代故存其頌而闕其風楚自春秋幅隕半天下不可定以爲一國而二南屬文王故南國無楚風矣三五以降東南有王氣詩亾而騷作者楚材也三戶存而眞人出者楚產也聖人前知如神刪詩與脩春秋之意同也

三詩始風中雅終頌何也凡詩皆風也尹吉甫作雅曰其風肆好頌亦可知矣故風首六義風敝成俗化俗成雅雅者正也以雅風也雅化則從容和平動天地感鬼神而詩斯至矣故終之以頌也

六義首風何也風者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風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也風之爲物有聲無形可被拂而不可把捉其入人微婉故聖人與以行權風也學者通乎風即雅頌易入矣雅頌可爲典要而風周游六虛者也

詩自有不須題者如後世十九首之類比物託興婉轉不定而以題擬之亦莫不自亦有有題而詩不似題者如屈平之楚辭唐人之感遇雜興引喻泛濫不可指據或泥文生解而實不必解故說詩非必執題賦比與興合文辭與志合即妙達風人之旨矣

或謂予解詩大略而予惟原夫作者之志耳詩志也志明則辭易曉子云興于詩詩有興猶易有象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興者情之動如哭死者而數其事可哀不在事而在哭泣之情詩可以興亦猶此也後儒以託物爲興苟不託物其無興乎禮云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其失也愚必本事不必泥辭貴興而已不得其興辭雖詳與性情無涉故無興不可爲詩得志斯得興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古之詩皆志也後世之詩皆辭也詩所以爲絕學矣

或問三百篇與今詩同異曰三百篇雅也今詩鄭也溫柔敦厚爲雅慆蕩淩厲爲鄭天全自得爲雅摧綴俳比爲鄭五音合和爲雅四聲切響爲鄭古言四五爲雅近體六七言以至縱橫馳騁如唐人歌行豪宕不羈皆鄭之風也雅平也鄭重也鄭者畿內之國五方人萃而語咻沓雜而成鄭聲非獨土風也凡聲音壯麗淒苦搖拽叫噪迭宕不平皆謂鄭自漢以來風雅久湮漢始作俑武帝好文一時辭賦諸臣如司馬相如輩好奇弔詭而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其郊廟樂歌創爲新聲庶三言繁促杳渺類方士符呪語無復平雅之致如鼓吹鐃歌多教坊俚語方言雜演成曲正乃所謂鄭聲淫而好事者詫爲新奇附和謂爲古樂府體風雅之義于茲斬然矣迨乎六朝以後郊廟之歌頗有佳篇足追風雅者而反自遜以漢爲不可及千古耳食智愚同病其若之何蓋天地之數成于五而漢樂三言轉覺急促彈歌二言後人僞作魏以後用五言無復可加矣經用四言所謂樂盈而反貴雅而賤鄭也至于五音天成後人截爲四韻以求切響亦惟鄭聲爲然耳

詩本性情溫柔敦厚聖人教人以言而和順于道德之自然也三百十一篇皆經夫子刪正協之管絃是謂雅樂逮乎騷興雅變而忠貞發于天性今樂猶古也漢擬爲辭賦競趨奇瓌雅意寖微下訖魏晉五七言步驟古而多風韻六朝加婉麗論者詆爲卑弱故唐人興專主氣格近體作而古意荒矣夫性情之道罔象則得謀野則獲如澤中之雉不斷畜之樊中詩與騷皆非有所規倣而作也自唐人以詩招士士以詩射擬題目律以對偶限以聲韻局局蹐蹐然性情之旨離矣其放也叫號讙呶否則悽楚悲怨雄心傲氣馳逞飛揚悉由近體生故詩盛于唐而廢于唐可與知者道耳宋元小辭柔情豔麗靡曼斯極至于今家稱作者蹈襲雷同而皆以任放爲大雅浮淫爲才情同聲者許爲我輩木訥者詆爲俗人侮世釣名相詆以利士風大敗而世道隨之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亦不足觀而況雕蟲瑣瑣者與故古之明道在學詩今之學詩貴聞道也

詩者聲音之道八方不同語聖人作爲文字以同天下之聲字有定形而聲多旁溢拘文字難齊聲音大宇有限而聲音轉注微茫無宇可用或數音互換一字或數字合切一音學究之家分別甚細而方音人語口齒喉舌輕重疾徐終

于難齊要在識聲音之志與文字之理而已明其理文字可隨意變通逆其志聲音可罔象求也古人諸聲用字自我作古非如字音之拘拘然也讀詩不逆志不通理執點畫形象以求字執四聲平仄以齊聲失點畫形象既不能盡考古人之文而四聲平仄未必盡合古人之韻諧聲應律存乎知音通方難爲典要也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芼讀莫樂讀洛叶又芼讀冒樂讀閣叶亦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華讀花與家叶又華讀敷家讀姑叶亦可毋也天只不諒人只天讀汀與人叶又人讀然與天叶亦可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霾讀離來讀釐思讀西又霾讀埋思讀鰓與來叶亦可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鏜讀湯兵讀邦行讀杭又鏜讀撞兵行各如字叶亦可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讀迭與桀叶又桀讀甲與但叶亦可民亦勞止第四章偈讀器泄讀異敗讀備大讀第又愒讀歇泄讀洩厲讀拉敗讀北大讀德亦可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陶讀由叶囚又讀異叶陶亦可餘可類惟古詩韻叶但彷彿不必切合如思樂泮水言采其藻一章四聲兼叶藻上聲蹻入聲昭平聲笑教皆去聲谷風第五章不我能慉德鞠育毒皆入聲售覆皆去聲讐平聲昏第五章勞朝平聲暴笑悼皆去聲猗嗟末章變平聲婉選反皆上聲貫亂皆去聲鴟鴞首章前三句入聲後二句平聲之類至于用韻之法四句二韻隔句叶者爲多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星與征叶東與公叶之類有一章五句首尾四句隔叶中一句不叶如卷阿首章之類有一章六句二韻隔叶如瞻彼中林之類一章八句二韻隔叶如桑柔第三章國步蔑資之類有全篇皆四句二韻隔叶如周頌雝之類首尾叶中二句自相叶如泱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與佽叶調與同叶有首尾叶中間三句自相叶如生民末章于豆于登之類有一章八句六韻第一句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與第六句叶第四句與八句叶如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有一章六句第二句與五句叶第三句與四句叶第六句叶如葛覃首章之類有全篇首二句分二韻前半篇叶第一句後半篇叶第二句如周頌有瞽設業設虡以下六句叶瞽喤喤厥聲以下五句叶庭有句讀不叶但中間數字頓挫相叶如生民第三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肥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但取寘之字之平林寒冰數字相叶耳有兩字連叶如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皎皎白駒賁然來思條枚調饑離之戚施白駒來思皆二字連叶也至于文字聲音假借尤多除一字四聲相通者不論其餘以旁音借讀如采讀取友讀以左右采之琴瑟友之之類服讀北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之類夜讀遇豈不夙夜畏行多露之類老讀魯與子偕老執子之手之類下讀虎宗室牖下有齊季女之類南讀林飢風自南吹彼燎心之類曙讀巨載馳載驅歸唁衛侯之類哉讀賚已焉哉天實爲之之類毋讀米畏我父毋無折我樹杞之類兄讀香畏我諸兄無折我樹桑之類馬讀母巷無服馬洵美且武之類英讀央尚之以瓊英充耳以黃之類夕讀削齊子發夕箄茀朱鞹之類華讀敷顏如舜華有女同車之類雙讀松冠緌雙止曷又庸止之類干讀干出宿子子飲餞于言之類逝讀晒歲聿其逝日月其邁之類慴讀丟日月其慴職思其憂之類繡讀肖素衣朱繡白石皓皓之類者讀渚見此粲者綢繆束楚之類好讀厚維子之好羔裘豹裘之類風讀分鴇彼晨風鴥彼北林之類野讀汝七月在野八月在戶之類稼讀故十月納禾稼九月築場圃之類沖讀稱整冰沖沖納于凌陰之類嘉讀戈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類斯讀蕡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之類家讀姑曰子未有室家子所蓄租之類年讀林于今三年烝在桑薪之類儀讀俄臯且有儀在彼中阿之類殆讀底式夷式已勿小人殆之類翩讀彬緝翩翩謀欲譖人之類巨讀敖猗于歗巨作爲此詩之類艱讀勤其心孔艱不入我門之類怨讀月怠我大德思我小怨之類東讀當空讀匡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可以履霜行彼周行之類賢讀形我從事獨賢大夫不均之類穉讀祚勿害我田穉秉畀炎火之類殄讀帖瑕讀紇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之類疢讀其來讀離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之類偕讀已近讀豈邇讀以卜筮偕止曾言近止征夫邇止之類男讀林大刻嗣徽音則百斯男之類國讀亦聊以行國士也罔極之類牧讀力于彼牧矣維其棘矣之類怠讀體勿俾大怠不醉反恥之類又讀怡室人入又以奏爾時之類此類甚移當臨文變通隨聲轉注不爲典要自沈韻出近體興而古意斬然今

之字書大抵拘泥沈韻牽强附會未可全憑篇內音釋聊舉其似不求盡合讀者變而通之可也

人皆以義求音不知以音會義音發無心聲出義存如一爲音由噫生也不費唇齒氣出成響手應心畫是爲數始轉聲即二散則成三施則成四合則成五文字隨聲音義理妙合故三四五爲歛曲天然節奏由此推之凡聲音皆含義理非雜聲音別生義理也先儒謂華人詳于義梵人詳于音離音求義未爲知音知音之義者始可與識字可與言詩矣

詩有一字爲句者生民首章之歆是也有二字爲句者小雅魚麗之鱨鯊鰋鯉魴鱧周頌維清之肇禋是也有三字爲句者標有梅江有汜之類是也有五字爲句者誰謂女無家之類是也有六字爲句者政事一埤益我之類是也有七字爲句者父曰嗟予子行役之類是也有八字爲句者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是也有九字爲句者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是也而皆以四言爲準所以爲雅樂

毛詩原解目錄

第一卷

周南十一篇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第二卷

召南十四篇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小星　江有汜　摽有梅　何彼穠矣　野有死麕　騶虞

第三卷

邶國風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第四卷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第五卷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干旄　載馳　相鼠

第六卷

衛國風十篇

淇奧　考槃　碩人　竹竿　氓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第七卷

王國風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丘中有麻

第八卷

鄭國風二十一篇

緇衣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將仲子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第九卷

齊國風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第十卷

魏國風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第十一卷
唐國風十一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第十二卷
秦國風十篇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第十三卷
陳國風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第十四卷
檜國風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第十五卷
曹國風四篇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第十六卷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第十七卷
小雅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杜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第十八卷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第十九卷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第二十卷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第二十一卷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第二十二卷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第二十三卷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第二十四卷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第二十五卷
大雅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第二十六卷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第二十七卷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第二十八卷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第二十九卷
蕩　抑　桑柔
雲漢
第三十卷

崧高　烝民　韓奕
第三十一卷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第三十二卷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第三十三卷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第三十四卷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第三十五卷
魯頌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第三十六卷
商頌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右詩三百十一篇內選六篇
毛詩原解目錄終

毛詩原解卷一

湖北叢書用京山郝氏家藏本
明京山郝敬著

國風

風者有聲無形而能動物故凡名詩國風周列國詩古之子者采詩以觀民風故家國之詩謂之風風之為體設九苞為德其辭莊嚴若夫關雎頌之義備矣雅頌之義備矣雅頌之名則風雅頌之義備矣雅頌之名則風雅頌之義備矣雅頌之名則風

學妾本誠后妃之德而淳然不露託雎鳩荇菜爲比而內官
籩豆祭祀禮樂無所不備勤儉之節溫厚之性仁
孝誠敬之思悠然可想社稷易溺能寤寐思賢反側不安不
淫不妒尤爲女德之先風教之本夫子贊其樂不淫哀不傷
以此朱子謂宮人良妻干后妃何預雖然不自后妃始也王
者有卜惡不賢之思而後后妃有關雎之德王者有舉賢序
功之志而後后妃有葛覃之本故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
妻子觀后妃內助之道觀其深矣此夫子定二南之意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
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
言告言歸薄汝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
父母　古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毛公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
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
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朱子改爲后妃治葛既成而
自賦其事非也按關雎母儀之事葛覃處女之事未嫁爲賢女
則既嫁爲賢婦故葛覃爲本大明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俾天
之妹女少曰妹此章所謂俾天之妹也關雎兼言蘩事此直專
言績事蠶絲以供禮服葛麻以供常服恆居無羅紈不厭布縷
嫁時無廢服不棄澣濯采葛刈濩紡紝織洗不辭親執言語服
飾必諮師保歸事舅姑無異父母勤儉之節恭順之性仁孝之
心備有女如此爲婦可以安舅姑爲后可以母天下教婦順序
說是也朱子因無贊美之辭遂謂爲后妃自作夫二南皆先王
自以風訓邦家治內之道非爲賢頌作也有賢謂之美無賢謂
之自作朱子說詩如此　葛之始生也覃然而長蔓施于山谷
之中其葉萋萋然茂盛貢鳥于飛集于灌木之上其鳴
喈喈葛奇物也時雖林莽之間暢然有難難之思乎
葛之蔓長也覃然而長施于谷中維葉莫莫時可采矣于是
刈于是濩而績以爲布精者爲絺麤者爲綌不敢暴棄也製爲
衣服澣濯之不取厭薄也　女子德言功容詩有師保嬪禮既
備乃告師氏言將歸矣治我衣裳私服禮服無事新製或污或
澣或不必澣將歸事君子宜其家室以安父母也　葛草名蔓
生可織以爲布覃長也施延也黃鳥鶯也灌木叢本也喈喈和
鳴貌萋萋茂密貌刈斬也濩煮也葛精曰絺麤曰綌斁
厭也師氏女師也古者女必有師以教婦德婦言婦容
汝煩劇之以去其汙也私褻服也褻服多垢故言汙澣
澣服也澣服垢少故言澣歸嫁也當安也父母夫之父
舅夫子舅姑婦人之事也男有室女有家父母之願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七十餘字而賢女勤儉孝敬之性悠然可想朱子以爲
文王后妃自敘詩二南成時大姒老且衰矣所賴中谷刈濩
黃鳥濩木間聲見色一一
聚實豈非高興之爲詩與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
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
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
矣　古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毛公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
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陰誠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愚按婦人以縫衣裳事酒漿爲事葛覃
衣裳也卷耳酒漿也卷耳之草可爲齊醫之用因酒漿而念及

使臣有進賢之志也我馬陟彼砠使臣之事后妃而內使臣酒
何也關雎言者獸言則后妃亞而下唯之臣有早早宴被其上相工
夕廷也卷耳則后妃助王者之治知內出也志在蔵規義
于中歸也卷耳之志是采蔵女也
歌卷耳之詩其驗也傳曰后妃
其如卷耳之歌矣小雅關雎曰
可謂德教矣凡爲天下后妃者
改爲后妃思念君子而作詩
非也婦人不念其夫而誰念乎
耳者乎升高望夫馳馬登山飲酒
何以異于鄭衛之聲乎或者謂
爆十亂之邑姜胥宇之太姜非
取助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謂哉　采
事易得也采之又采竟不忽頃
諸臣經營國方周道倭遲勞苦而功高外廷之上得無棄置如
道乎　諸臣在外升高曆險馬且疲矣何以勞之我姑酌金罍
之酒以稱其永懷而已　諸臣在外勞且久矣升
高懸險馬且病矣何以
已　采采非
就也懷憂悶也人指行役諸臣周
崔嵬土山戴石也凡石山戴土也
自名蛇倒退者即此意墨酒算
玄黃馬病色兕野牛觥巨觶刻
只戒觸罰酌失禮者也指病也痡病也痡亦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鄭賦備寧戴之德葛覃脩內政之
本卷耳後進賢之志后妃所以相
王者進賢之志后妃所以相
王者正使大姒自敘固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
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古序曰樛木
后妃逮下也毛公曰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此詩人詠歌之辭朱子
改爲眾妾稱願而作非也南有樛木何也南方溫暖故美多比
南北方幽暗故刺多比北木枝下垂曰樛樛木下垂曰樛木下垂曰樛
眾后妃逮下眾妾親上二語賦比興三義具矣朱子謂先言他
物興起所詠之事然則樛木二語先言他物而所詠之事安在
他篇可類推　木其盛于南方之木有樛然下曲者葛與
藟纍纍其上后妃以仁逮下眾妾以禮事上恩誠聯屬何以異
此可類哉君子和氣交鍾福隨來賢而綏安之矣　南方之木
幽垂于下葛藟蔓延其上上下親愛和氣致祥樂只君子福履
將扶矣　南木幽垂于下葛藟蔓延其上上下親愛和氣致祥樂只君子福履
纍纍繁盛也只語辭君子指后妃福履福動而獲吉也成完備
也成完備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鄭賦備寧戴之德葛覃脩內政之
本卷耳後進賢之志后妃所以相
王者正使大姒自敘固矣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
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
子孫蟄蟄兮　古序曰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毛公曰言若
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　此亦詩人歌

歌之辭朱子以爲
屬生子最多凡蟲氣之類
如螽斯故振多亦其
螽斯比然辭曰
螽斯后妃
如詩其子孫多不言
歎微婉深厚悠然可想朱子
螽斯興備物爲比感物爲興義雖有二其致則一　凡物羣則
爾后妃子孫振振眾盛和氣所鍾蔵非偶矣　螽斯之羽其飛
也薨薨然羣飛后妃子孫繩繩不絕固所宜則　螽斯之羽其
集也揖揖然和輯后妃子孫蟄蟄類聚固所宜爾　螽斯一名
蚣蝑一名蝗蝻生子最多信宿羣飛因羽而見其多故曰羽詵
詵眾也爾指后妃振振盛貌薨薨羣飛聲
蟄蟄不絕也揖作緝和集也蟄蟄聚貌

螽斯三章章四句

詩者以美
布承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子歸宜其室家　桃
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子歸宜其家室　桃之
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古序曰桃夭
后妃之所致也毛公曰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后妃
不妒忌之德則子孫眾多
后妃之所致
王令民伯春夫會男女是月也桃始華
始昏始姻之時天人之
其女以時其會以禮賢
林之夫大有聖之子年少有德宜其家室家者與
之人夫資樂則業茂之了德儀兼隆宜其家室可知也　桃
自秋至春水未泮以前皆可娶婦而作春先大會凡男子二十
至三十女子十五至二十婚者皆謂以正以時天夭少好貌灼
灼明艷之子指女子婦人內夫家故嫁已歸
于室也與以女爲室家賢淑貌

桃夭三章章四句

鄭賦備寧戴之德葛覃脩內政之
本卷耳後進賢之志后妃所以相
王者正使大姒自敘固矣

君子者至矣詩人託興微婉懿
自道不能有加而未子據篇內我宇遠以爲大姒自敘固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
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古序曰樛木
后妃逮下也毛公曰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此詩人詠歌之辭朱子
改爲眾妾稱願而作非也南有樛木何也南方溫暖故美多比
南北方幽暗故刺多比北木枝下垂曰樛樛木下垂曰樛
眾后妃逮下眾妾親上二語賦比興三義具矣朱子謂先言他
物興起所詠之事然則樛木二語先言他物而所詠之事安在
他篇可類推　木其盛于南方之木有樛然下曲者葛與
藟纍纍其上后妃以仁逮下眾妾以禮事上恩誠聯屬何以異
此可類哉君子和氣交鍾福隨來賢而綏安之矣　南方之木
幽垂于下葛藟蔓延其上上下親愛和氣致祥樂只君子福履
將扶矣　南木幽垂于下葛藟蔓延其上上下親愛和氣致祥樂只君子福履
纍纍繁盛也只語辭君子指后妃福履福動而獲吉也成完備
也成完備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鄭賦備寧戴之德葛覃脩內政之
本卷耳後進賢之志后妃所以相
王者正使大姒自敘固矣

言后妃之智此篇言其福履下篇
敘王之福達化之序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
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
子孫蟄蟄兮　古序曰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毛公曰言若
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　此亦詩人歌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
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古序曰兔罝
后妃之化也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　按邦國多士
文王之作人也然有后妃之助則王教基始故富其寤寐求
友樂六忘賢賢易色之風如干闈門而達諸朝廷邦國士類興
起以至深山窮谷芻蕘雉兔之業皆懷才抱德足以待明主寤
寐之求所謂有神過化遷善不知王民之皜皜也而自宮闈內
教行于京邦帷薄不脩而能化家邦者未之有
故曰后妃之化　肅肅然整飭之兔罝椓杙以張之其容丁丁
然武夫耳然其才智勇略可以折衝
禦侮殆公侯之干城與　肅肅然設此兔罝當虞人之道此
赳赳之武夫其行誼道德足以配公侯爲之好仇也　肅肅然
設此兔罝在彼中林此赳赳之武夫其運籌畫策克奮公侯足
以爲之腹心也　兔罝捕兔之網肅肅繩整飭貌椓椓杙也緊
杙所以強網下椓杙穿起赳赳武夫猶言野人干盾也所
以禦石矢城所以衛內也逵九達之道中逵逵中也好仇善匹

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論此詩者想見當世山林草莽之士皆有肅恭之德而無猥棄之憂下能保之上能加之信友干亂突世用之下當者皆關雎之遠化也後王嗜妻癖之章小藏賢周宗以滅聖人非詩首二句有行以夫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古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化芣苢

毛公曰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愚按兔罝詠功故曰化芣苢詠俗故曰美女眾曰美國語云女三為棄棄者美之物美者吉善之名后妃不妒忌而宜子孫婦人以和平而擢孟斯室家驩慶庶女胥悅故曰美也以芣苢比何也芣苢之實宜妊婦人所需也閭閻安樂男服事乎置羅女服事乎蠶聚室家無凱隔之憂而皆以生子為願詩人託詠芣苢見王民餘緒而古序惟以美字托之極情狀非毛說未易會也事不必求數而太平景象悠然詩可以興其斯之類朱注必以為采芣苢婦人自作則拘泥淺率甚矣 芣苢婦人所需也室家無事庶女皆行采此物淺率甚矣 芣苢非一人也求而未得薄言采之采采既得隨地行處薄言有之 采采既有所取在擷拾其殘而薄言掇之采采既掇所用在實取其實而薄言捋之 采采既捋盛之以袺薄言袺之采采愈多預其袺于帶間薄言襭之 采采非一采也芣苢車前草好生道上牛跡中故名本草云子宜妊治產難薄言聊且隨意之辭猶執衣袺也裳下曰袺襭猶扱其袺于腰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日不言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嫁經女王而託詠采芣苢終篇變換襍六字一唱三歎恍然如見庶女于原野之間而聞其謳歌之聲者詩所以善于言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古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毛公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按諸詩自關雎以下古序皆因首句為目此篇宜目為南有喬木如摘詩中語宜目為江漢而云漢廣者取廣字之義以表德也六經文字惟詩可勘取知曹風匪風大雅嘉樂序皆然故毛公即廣字義釋之始目宮闈而遠及江漢可不謂廣與朱子謂其詩思也此序擬不言后妃者廣及江漢非內宮之職統諸王者也 茂木可休木上旉無枝不可休也游女可犯漢上有女貞潔自守不可求也知水小可泳漢之廣其可泳乎水近可方江之長其可方乎 薪之錯雜而生也擇翹然高出之楚刈之此之子女中翹楚行將以體歸人而自以秣其馬矣豈刈蔞之可餌邪如彼江漢廣乎不可犯已 薪錯雜而生擇彼蔞蒿之最長者刈之此之子女中之蔞也將以體適人自秣其駒矣豈食吾之蔞乎如漢如江不可踰越已 木上旉無枝曰喬漢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嶓冢山東南流人于江泳潛行水底也江水出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東流與漢水合入于海方讀作被苞後也木曰薄竹曰筏又大者筏小者桴桴筏特出貌錯薪雜薪也楚荊也蔞白蒿也駒者文餘馬五尺以上為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 愚按江漢楚地其先鬻熊事文王受封先論姬是為聖教有善勉漢廣刪詩錄漢廣有心哉齊魯不競徘徊隙蔡之間者數年意存楚耳昭王之不祿天也儒者論春秋褒楚何居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古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毛公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朱傳謂文王三分天下有二率商之叛國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作此詩勞之注疏亦謂行役大夫之婦人作或然而亦不必然也詩多託興非必皆其人自作或曰若是何以為風曰丑是事為是時以或舞女節婦亦曰以俟採風監盛衰是人故謂之風近世學二儒貞女節婦自作邪世儒言風動稱里巷之歌拘也此篇首二章勞苦飢因不忘君子見其勤而貞後一章閔其君子勞苦以義見其王而烈行役者有此婦人即其閨家可知故曰文王之化也 汝水之墳有木生焉可以為薪君子久役于外而役婦人躬採樵力不任重役其小條與枝而已當是時君子未歸怒焉憂戚如調理飢病形神困敝強餐而未能也 遵彼汝墳今年所伐之條又是往年舊伐之肄歲既改矣君子始歸生得相見已其不我違棄也 魴魚本白勞于網罟尾赬而赤矣虛攻如火勞力自發誰無父母食土之毛能違去乎 汝水名出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流入淮墳隄坊也墓封亦謂之墳檀弓曰見若坊者言墳起如隄坊也修校皆小枝周禮有衡枚氏注云校狀如箸言小也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怒蹙通憂思貌調養也飢病不能食也魴魚赤色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父母從役者之父母孔邇言桑梓丘隴在無所逃也小雅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孝婦之言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古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按周南以關雎始以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以鵲巢終皆因首句為目此篇宜目為關雎始以麟趾終也道化至此太平有象與古四靈畢至之世無異故曰如麟趾之時無犯非禮何也禮風教之本無禮則近于禽獸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挈居不沿行不入陷穽故曰聖瑞服虔曰視明禮備則麟至故麟者禮之應南村之末俗衰微禮防既壞雖化行若桃夭之子免罝野人采芑漢廣皮墳之一篇皆以文詩知中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必而愚也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脩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 麟之角周正不觸公族字謂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角周正不觸公族字謂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周正不觸公族字謂振振愚按其直麟乎 麟之角周正不觸公族字謂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瑞獸麒麟身牛尾馬蹄色黃一角肉上圓狀如酒杯頭有角者端性慈不觸人故曰麟角者現有酒杯頭有角者端性慈不觸人故曰麟角者現有酒杯頭有角者端性慈不觸人故曰麟角者現有

毛詩原解卷二

明 京山郝敬著

召南

召岐周地名召公奭之采邑風名召南而詩皆王教也周南首善岐豐王者之風召南教行南國諸侯之風也周南亦有南國詩如江漢汝墳化由周達召南無周詩專言化之及遠也周南醞蘊粹美覺宇內雍熙召南轉移變動氣運方新皆始于閨門而達于邦國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古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毛公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鳩乃可以配焉　朱子改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詩人美其嫁娶而作非也序但言夫人之德不言爲某諸侯夫人則凡爲諸侯夫人者皆當有是德也德何如王后妃之德厚載以承天坤卦思賢君夫人之德靜專以守成故鵲巢無爲然則何以居周南先后妃之德也然則非文王之事無由曰是也而不必當文王時果有君夫人如此者文王致之則行欲其如此也若朱傳云南國諸侯從王化脩身治家以率其女子有鵲部紀一之德則是別時有二文王兩大姒也豈其然乎故毛公謂國君積功累行以文王當之而朱子又云夫人起家居而有之意以文王當之而亦不專爲文王見詩人所以詠歌皇人所以稱頌二南皆風後世人主齊家治國之道則謂爲文王之化固也文王爲天子教天下則后妃之德關雎也然文王爲諸侯教國人則夫人之德鵲巢也蓋教于王畿必始關雎教于列國必始鵲巢其比鵲巢何也春鳥巢居正躋姻之時詩爲巢木抄最高大不取墮枝有尊貴之義自冬至春始成有風功累行之義后妃背歲向太陰有下女之義鳩鴆鳩一名鵲鵲尚方之鳥不自爲巢遇鵲巢則託之鵲功安之他鳥未有若是者故爲受成之比鳥唯鳩多候天子諸侯之配皆以鳩比君夫人君夫人比鳩鳩而雖鳩之化以比王后鳩鳩守成以比君夫人何也王者開創諸侯襲享封國故周公作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無爲受成而其夫人可知矣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雅曰釐爾女士釐爾女士無儀無父母鵲巢夫人之德羅君夫人所當欲有爲鵲巢之道也故曰鵲巢有巢樸累勤矣鳩以專一之性不勞而來居之我公侯秩有國家得之于之賢以居中治內百兩親迎豈曰不宜　鵲之有巢鳩來方之之子來歸宗廟有主百兩相迎不亦宜乎　鵲之有巢鳩來盈之之子來歸內宮充牣百兩成群不亦宜乎　鵲之有巢鳩來成之之子來歸內宮成就百兩成群不亦宜乎　鵲巢南方之鳥故召南首以鳥比考工記云鵲鴝之鳥不踰濟西北地水名春秋書鵲巢來巢以魯地先無鵲鴝而來巢之反常鵲巢自巢也之子指夫人百兩車百乘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也逆迎也方所也將送也盈滿也言生于邦也成成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子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古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毛公曰天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朱子改爲南國諸侯夫人被文王之化家人發財事以美之非也夫人猶能鵲巢夫人不必定求其人而詩皆文王所以脩身齊家教南國者也序謂不失職何也諸侯冕而親迎以重宗廟故脩選豆奉祭祀君夫人之職也然必有鵲巢之德有親操之勤有齊莊之容然後可以奉祭祀若采蘩夫人斯可矣惟文王人以足以當之尚南國諸侯夫人有若此者亦大規百其人也朱子謂文王之化而詩非必實人所作固或　禮公矣祭祀則夫人所作豆蘩可實豆也采于沼沚之事也　蘩生于水采之必于山澗之中祭行于廟用之必于公侯之宮　將祭之夙夜夫人在廟觀其首飾僮僮然祁祁然舒遲而歸也　蘩白蒿春月始生香美可爲菹及秋爲蒿青蒿高白蒿蘩葉粗于青蒿俗謂之蘩蒿沼池也小曰沚　毛詩曰湘小渚曰沚　夙水曰澗後首飾也取刑人或賤者之髮被婦人之紒而爲首飾其制有副編次三等詳見周禮其服則翟衣也夙夜昧爽之次也僮僮孺敬也祁祁舒遲也將去不遽去敬未忘也敬不可見觀首飾之容可知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古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朱子改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思夫而作非也毛傳謂大夫妻初嫁來能以禮自防是矣稱妻者自嫁後就觀君子而言草蟲阜螽皆蟲斯之屬性善羣故以爲比敬一名蠶蠅可以和羹皆中饋之事草蟲蠅蚱蜢生仲春之會也蕨之言別也女子適父母之愛之言微也女子適父母之愛有伯而不知敬所自來此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觀民思召伯而文王之化可知也按召公當文王時未稱伯亦足以徵二南之時不作于文王之世明矣　蕨芽可食　薇生仲春之會也毛傳謂

夫非數記者乎　春草方生雷化方蟄正嘉禮之期
上之露方降矣儻迺媒妁備六禮屯旦莫嚬昏夜親迎我豈不
往今無禮而亂以相干則厲鬼之道成況中矣吾皆貞信干
汝謂雀有角故穿我屋屋則穿矣雀實無角汝未嘗有室家之
限而乃至我于獄獄雖成矣證實不足使我往汝則雀生角矣
汝謂鼠有牙故能穿墉墉則穿矣鼠實無牙汝未嘗有室家
之禮而致我于訟訟即構矣我終不是從汝則鼠生牙矣
厭泥濘貌行路色牙大齒擴爲也速猶召也家謂女受男聘
以男爲家也
此詩者之辭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詩此詩者想見貞淑之氣如疾
風迅雷使鳴貞之情得伸雪于濁世文王之教遠矣詩人亦善
于占
詩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
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古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
也毛公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鄭儉正直篤
厚如羔羊云鵲巢之功致后妃之化也始于宮闈達于
朝廷宮闈有專靜均一之德故朝廷有節儉正直之風節儉故
衣服有常正直故進退有度羔裘名大夫之法服羊性柔順能
羣逆羣之則不進故易象牽羊以比正直裘皮界方有正面之
象而聯之以絲羔小裘美用皮多紽之以絲亦多羊大皮少絲
止用五色又素故曰節儉其儀度安重難進易退故曰德如羔
羊也　大夫朝服以羔裘紽之以組色惟素而數止五退朝而
食出自公門禮度寬容委蛇如也　羔裘之革素絲飾緘其數
惟五彼服此者素象委蛇自公所而退食也　羔羊之縫素絲
飾紽其數惟五彼服此者氣象委蛇退食自公所也
羔諸侯大夫皆羔裘而緣飾異耳紽拖通猶加也以組
界聯合之也緘域通縫縫皆聯合之名合皮成裘其界非一織
素絲爲組掩其縫際曰紽組條也緘類今世緞如紽不可以紽
古緞緘絲如今鸞帶然尚書顧命席用綴純是也退食退朝食
于家也自公自公門出也委蛇與君子偕老之委佗同或讀作
威儀韻不
叶意相通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
斯莫敢遑恤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
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

古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毛公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
政不遑室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周南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夫克家亦可
知已其託詠殷靁亦猶汝墳之王室如燬也西伯率南國大夫
以服事殷故婦人以天威比王命殷靁聲比殷商也南國至朝
歌于有餘里而紂虐遠及故曰靁在南山之陽傳斯違斯
以思也莫敢或遑勉之以勤也振振美之也歸哉憂之也哀而
不傷思而不怨親愛而不忘公義如此婦人豈非鵲巢之
典然詩亦不必即其婦人自作朱子改爲婦人思夫則
變風亦可何費爲二南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天原無弗
屬也人孰無家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顧少暇得非分無所逃
郭振振君子久勞于外尚其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天
威不測也君子去此不遑豈非義不敢息乎振振君子去此不遑
歸可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天怒且及矣君子去此不遑
豈非義不敢安處乎振振君子尚及生還可矣　靁與雷同山
南曰陽大夫以南伯之命出對之役不敢質言故曰何斯斯指
君子遠斯去家也振振猶真真仁厚貌君子指其夫行役者蕭諸侯之大夫西伯率以事紂者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
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
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古序曰摽有梅男女及
時也毛公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朱子改爲女子以貞信自守
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汙非也爲詩辭嫌于女求男故周
旋其說曲謂男女居室人情耳葛覃之告歸非后妃自告郭南
紂之季王室如燬男女失時文王化行而閭閻安樂故女子感
時思歸猶幽風采桑之女殆及公子同歸王民婚姻之象王道
本人情溯梅人情之至也賴其詩非必即出其人之口而當世
民情有家之願宛然情雖切而不苟且遵禮往迎待水末必以
時文王之教也記詠于摽梅而也梅之言媒也孟春梅始華盛
摽到實實漸多到華漸少仲春至婚姻之期矣而詩託詠不干
男于女而也詠于女而已性情之至二南之化皆自中間
始也　梅花落而成實在樹者十之七耳春將盡矣眾士以禮
求我其及此時日乎過此非其時矣　梅花落而盡矣未
三耳期迫矣求我庶士其及今日可乎　梅花落而盡矣未
幾實熟而傾筐且至矣求我庶士其惟及今日通媒妁之言乎
摽落也梅梅花實梅子七三六十爲率皆言花也實二則花
七實七則花三未微也迨及也吉古日也傾敧也筐形傾敧
盛以筐也謂通解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
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
裯寔命不猶

古序曰小星惠及下也毛公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
盡其心矣　小星夫人猶鵲巢采蘩之夫人也宋子謂能不妒
忌以惠下是也謂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眾妾美之而作則拘
矣詩人歌此爲凡君夫人者當如是如忌女惡之大者不如
忌女德之大者后妃之關雎亦惟恩窈窕無傷善之心而已君
夫人而使其眾妾皆得進御安其分而無怨言則亦有關雎之
風矣其以小星比何也不敢自同于大明也
月之意眾妾進御昏入晨出昏入則星見于
西即往來所見爲比然詩亦非必其進御之妾自作也　嘒然
小明之星稀疏三五在天之東日入初昏時也此時整齊肅肅行
適領公所雖云勤勞貴者當逸賤者當勞所賦之命寔與夫人
不同敢憚勞乎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將旦時也肅肅宵征抱
持衾裯自公所而退往來雖勤貴賤之命寔不相猶耳　參小
明也三子稀疏也參與昴西方二宿名參一名伐昴作柳柳者
蕭也物至西成而留也柳與參連體成六星故旅綴于參者爲
寔與實同裯與幬通一作帳不猶不相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
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
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古序曰勤而無怨嫡能海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
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
媵之夫人與媵各有姪娣姪娣九夫人進御者所則隨從嫡而
歸不以媵備進御之數或至勞使之媵亦不怨嫡感而悔詩人
作此美嫡見媵之賢而嫡所以能悔皆關雎之化也其以江有
汜比何也物無情其如水而江以納眾流故能大物大則小者
從媵之從嫡亦猶是耳支流分而復合且媵始棄而終見收也
然何以明其不爲美嫡詩代爲媵言則爲美媵也以汜自比以
江比嫡賢女者順之辭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
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命守分所以爲賢女而朱子改爲媵
待年于國嫡不與偕行後嫡悔而迎之媵往此詩非也蓋惑于
鄭箋獨留不行之語彼所謂不行者不同宮中進御之行非謂
在母家不同嫁也如待年不行豈得怨嫡嫡亦何從而勞使之
終焉矣何幸其後之能悔也　江有渚尚相容之子初歸獨棄我不用將謂
不與然亦暫耳至于今我得安處矣　江有沱尚相隨之子始
歸比我而不過我是用嘯今我暢然而歌矣　水決出復入曰
汜以其也者小洲也江之分流者爲沱沱之言他也過猶往也
嘯舒憤聲與嘯同
任風俗與嘯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
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
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毛公曰天下大亂強暴不陵遲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
惡無禮也　是詩朱子改爲女子自守不爲強暴所汚詩人因
所見以美之近似而古序必曰惡無禮何也蓋約時淫昏嫁娶
而羞惡之心人所自有文王化行皆知無禮之可惡故詩人貴
其貞潔而貴其知恥知恥自不屑不潔此導民之本格心之化
也序言及此非舍聖教末易苟作麕鹿比齊也死麕死鹿如惡
惡之義也未章述女子矯強之情言光吠則狗亂惡之
矣如未說因所見是必詩人眞適對見死麕死鹿士以茅包且
遭女女罵于室犬吠于門因賦此詩則何以異于說夢凡朱子
言詩類此　麕性淫而善奔野有既死之麕殺物也以白茅之
潔包取之淨拒失其禽矣女子仲春禁嫁長士以禮微嘯
可也何乃無禮而誘之乎　樸樕然小林之野有死鹿焉以白
茅之潔裹之汙斯茅矣彼女清潔如玉可以不潔累之乎　女
抱之若曰爾勿恃其強暴慎舒然而脫脫徐理安詳可也男女
有別勿感動吾之巾帨感則近吾身矣彼此素無往來勿使
吾之犬吠犬吠則近吾家矣其惡而遠之如此可謂別嫌邪微
之至者矣　麕獸也似鹿而小白茅芽華潔白周禮仲春大會
男女故求婚媾之懷者吉士良士也樸樕小林也純與屯通純
束包之也舒徐貌帨拭物巾
文所佩也尨犬之多毛者暴客至則大吠

野有死麕三章章四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
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

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古序曰何美也毛公曰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奉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召南有此王姬猶周南有公侯之子皆王者所尚也王姬雖嫁諸侯而其儀衛較諸侯尤貴能不以貴驕其夫亦所謂恭和順是以可美宋子謂為武王以後詩是矣疑平王為東遷之宜臼齊侯為齊襄公諸見非也二說皆以詩文王齊宋治國平天下之化所謂平王齊侯胥太詩稱武王為宮王酒誥稱為成王商頌稱契為玄王易云指如周頌云爾雅皆美其祖父之德見男女家教有本自文王之孫諸侯者也若謂東遷以後之王詩當入王風宜曰讀兒名字何足辱簡策而則諸二南乎比唐棣何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之華偏其反而之華偏其反而

是也憂繫于心何能去之　綠本絲耳催汝治以爲綠愛而不之之古人制體使貴賤得所豈若今人之過乎　絺綌宜暑涼德凄然則捐棄宜也今我見棄將若何思古人讀此有善處先得我心可以自慰矣　亟去也凄涼也其語辭以風用當風也試過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按正風雅而後爲變風變者多矣綠衣之怨婉嗔而不直其事憂嫡妾失所而不及私情渾厚讀莊不激不怨所謂可以怨者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子飛頡之頏之之子子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子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古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以陳女娣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殺之嬀歸大歸于陳故莊姜送之而作此詩其以燕燕比何也燕雀春來秋去以比別離燕雀依人爲子子也故立鳥爲所子之辭莊姜于嬀以子相依子也相失故用鳥比不言大死子私國被人廢而託與燕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淒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忘有如曬月于古離情此爲絕唱　人世聚散何異燕雀吉與子則燕燕相依若泡其羽子今歸矣後會不再能無遠送不見涕泣如雨　燕燕于飛上下追頡于今歸矣予送送之望而不見獨立揮泣　燕燕于飛間聲相應子行南遠于遠送之望望而不見實勞我心　維質仲氏與人以任好心以實秉性和順行己端淑每以先君偕老之誼勉我乾有愛人以德加仲氏者乎　燕燕二燕也差池不齊視無聲出涕曰泣涕淚也飛而下曰頡將送也南德在河北陳在河南也仲氏戴嬀字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也淵深也先君莊公也勗勉也寡人莊姜自謂無夫曰寡亦謂未亡人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古序曰日月備莊姜傷己也毛公曰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朱子改爲莊姜不見答于莊公呼日月而訴之非也州吁之禍莊公卒矣夫人傷己難之不定非不見答也呼日月者詩之備境爲比非專爲告訴日月也　日乎月乎并照下國夫婦相須古之大倫也乃如之人往昔不以古道相處今禍胎宗社何自能定于死者何有知寧不我顧也　日居月諸共冒下土夫婦同心亦猶是也乃如之人待所不與我相好今禍延國家何自能定于死者何知寧不我報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常相指也乃

如之人聲聲相加貽無好言今日之禍其何能定是則可憂也若夫無良之言使我可忘矣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如相偕而終相失也父母養我不終遺此禍亂其何能定乎至于報我之薄可無述矣　居諸皆語辭乃如之人猶云乃有如此之人指莊公也逝往日也古處古道相處也寧願辭定安定也謂州吁之亂國不安定也顧念也德音謂言語無良暴厲也卒也可忘使我忘之不忍怨也述稱也言昔之所以待我者無用稱述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霾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古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己也毛公曰終風且暴比敗禮棄人也終風且霾比敗政令也終風且曀比昏暗不明也終風且曀比暴虐也終風且曀比不明也終風且曀比不明也終風且曀比不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古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公與夫人並乘淫亂　朱子謂是詩未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也然亦何抑其不爲刺宣公夫人乎序有所受之以匏也故以比男女之合周之非利涉之正禮故匏比者匏剖爲瓢有配合義昏禮合卷匏也匏未剖可似以渡水匏之處水喻行者用之以比男女之私匏尚自製舟作合之具水深比男女之嚴雉雉喜涉鴈飛有序匏以行除舟以利涉各有取義也　匏可涉水今也有苦葉未可用也處涉之處其水方深欲濟者深則有厲淺則褰裳揭厲良爲行旅爲知禮矣　濟之水瀰其盈矣雉之雌鷕其音矣水盈必濡其軌今日不濡雉鳴雄求其雌今反求牡人之背禮如此　古者婚姻禮因時舉贄用和鳴之鴈貴得偶也

邶二國之詩皆言夫婦之道也毛公曰邶者紂之畿內所都之地也故以殷之風繫焉邶者紂之畿內所都之地也故以殷之風繫焉邶者紂之畿內所都之地也故以殷之風繫焉

者詩人刺不能用者耳　僉人踐授中有高賢廟于其間擇之倒擇之今者舞幕當日中居前列之上其人形貌魁梧舞于公庭而人莫之知也　是碩人材勇有力如虎技藝御馬如組今執衞乘羽顏色赫然沃丹君廟工而賞之以酒者是也山有榛隰有苓各生有所士生不逢辰寄思甚遠昔西周盛時有美人者明良一堂超想高風西方之人今不得而見之矣萬者舞之總名曰中上處言甚明顯易見也俱俱大貌組繇屬響馬韁也執響如組言御馬調和也籥如笛長三尺六孔或曰三孔舞者所執且吹且舞翟雉羽亦執以舞也遲沃適厚也菊小宜山芩木耳菌屬宜溼西方西周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古本三章朱傳分碩人俱侯以下四句為一章共四章今從舊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古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　毛公曰嫁于諸侯父母終兄弟無歸寧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毖泉眾水幽閟不出也　泉衛地比故國也　泉衛女寧思歸也　衛女懷思不遠故以為比百泉淇水皆衛地比故國也　泉衛女寧思歸也　衛女懷思不遠故以為比百泉淇水皆衛地比故國也　泉衛女寧思歸也　衛女思歸也　泉衛女寧思歸也　泉衛女寧思歸也　泉衛女寧

毛詩原解卷五

明京山郝敬著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古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毛公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共伯先死矣男子冠而許嫁而共姜尚未葬也髧毛同髮也散之曰髮束之曰髦古者幼學衣裳形俗云了髫童子垂髫也兩髦卯也分髮作雙髻曰卯字取象之義旁思青田總角卯今是也其伯以總角長故序曰蚤死久矣其妻之父母共姜初定久母欲以別嫁亦人情也蚤女子既嫁夫死守節常禮未嫁留死人所難故感風首錄之漢儒解兩髦為幼髮夾囟子事父母之節按禮言髦多矣其皆翦髮夾囟者邪曰經具在未聞子事父母而翦髮者詩序言母女子之嫁母命之也　汎彼柏舟在河之中無所依泊我生無歸亦俄是也髦然總角之兩髦六體雖未終而望言已定即實我匹生死同歸者不他適矣人生有母覆蓋如天獨不諒人乎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遭得我所我與兩髦成約為特誓死不敢復為邪惡矣母也如天不諒人乎　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儀匹也矢誓也特才匹也不再之辭懇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古序曰衛人刺其上也毛公曰公子頑通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按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伯昭烝于夷姜宣公卒而立而幼伯昭烝于夷姜故詩人以牆茨為比茅蓋牆曰茨牆以蔽內覆之以茨掩蓋之比惡之深之至也　蔽牆以蔽內加茨以蔽牆惟恐牆壞人窺其中也厚茨猶恐不密況可埽而去之中冓之事淫亞不可言言則揚聞亂有隱諱耳可終隱乎　牆有茨不可襄而除也中冓之言欲詳之不勝其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而去也中冓之言請之不勝其辱也　茨茅茨也小雅云蒲蘇如茨又云如茨如梁周禮圉師職云茨牆則翦屏史記芋茨不翦或以為蒺藜非比義矣牽補道結架為構室中隱處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兮其之展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古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毛公曰夫人在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此詩本刺而但極稱其服飾容貌所以寓諫注之意首言君子皆老謂以義也義之不能偕老者淫泆失章云玼兮玼兮言泚也猶新鑿有泚之泚汗顏之比三章云瑳兮瑳兮笑而見齒曰瑳竹竿云巧笑之瑳言可笑也皆諷刺之微辭　邦君之妻與君偕老從一而終故其服飾在首有副笄上衡笄加以六玉其容貌委委舒徐佗佗安重佗佗如山委委如河服此象服乃便耳今子不善如此象服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翟下贅以玉為之搔首有鬒黑而多如雲不用髢髮之髢也笄下贅瑱以玉為之搔首有揥以象為之飾廣而眉揚又白而皙如此容飾世所驚覩胡然漢白者其禮服之展衣也外加素紗以示敬飭也其目清明其額揚起誠有如此之人是乃國色之女也　君子偕人謂其夫也副首飾編髮為之笄稽也橫插于副上曰衡笄六珈以六玉加于笄上為飾也象像也服以像德無德則不像翟雉也公侯夫人翟衣畫翟雉于上鬢髮如雲多也髢假髮填塞耳也揥搔首即今釵也揚揚上揚起也皙白也展作禮禮衣白色皙白也胡然驚意天帝天神上帝也瑳白也展作禮禮衣白色縐絺即周禮六服之素紗加于衣上者所謂向絺也古縐人麻服以薄絺為夏之絺葛之麤者凡絺薄細者皆稱絺即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絺袢收斂也清目清明也顏額也媛美女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古序曰桑中刺奔也毛公曰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朱子改為淫者自作非也淫者犯禮法竊人妻妾性恐人知詩人表暴其事指其所竊之女遠而晾跡昭彰所謂如見肺肝也沫鄉衛朝歌故地村所都也周公作酒誥云妹邦又云妹土嬉沫言妹者婦少女淫昏之稱易譯妹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君子以永終知敝妹之象也唐宮也荒淫曰宮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亦先秋有淫之象葑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褻也詩言風也鳥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辭以為刺　唐棠不擇物而附生于沬土之鄉今行采之所思云誰美色之名妻不惟其配惟其美也相期于桑林之中相要于洪水之上此宋唐之行也　麥猶于外于以采麥于彼沬北云誰之思色美而年茂者則弋取之矣桑中相期上宮相要洪上相送是采麥之行也　葑有下體于以采葑于彼沬東云誰之思其人美而稱孟者易與也桑中為期上宮為約洪上為別是未葑之行也　上宮公館也世故稱官舍孟子之滕館于上宮亦官舍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鵲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古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夫人也毛公曰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無定居之奔奔亂失事君子偕老也　此詩本刺而但極稱其服飾容貌所以寓諫注之意首言君子皆老謂以義也義之不能偕老者淫泆失章云玼兮玼兮言泚也猶新鑿有泚之泚汗顏之比三章云瑳兮瑳兮笑而見齒曰瑳竹竿云巧笑之瑳言可笑也皆諷刺之微辭　邦君之妻與君偕老從一而終故其服飾在首有副笄上衡笄加以六玉其容貌委委舒徐佗佗安重佗佗如山委委如河服此象服乃便耳今子不善如此象服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翟下贅以玉為之搔首有鬒黑而多如雲不用髢髮之髢也笄下贅瑱以玉為之搔首有揥以象為之飾廣而眉揚又白而皙如此容飾世所驚覩胡然漢白者其禮服之展衣也外加素紗以示敬飭也其目清明其額揚起誠有如此之人是乃國色之女也　君子偕人謂其夫也副首飾編髮為之笄稽也橫插于副上曰衡笄六珈以六玉加于笄上為飾也象像也服以像德無德則不像翟雉也公侯夫人翟衣畫翟雉于上鬢髮如雲多也髢假髮填塞耳也揥搔首即今釵也揚揚上揚起也皙白也展作禮禮衣白色皙白也胡然驚意天帝天神上帝也瑳白也展作禮禮衣白色縐絺即周禮六服之素紗加于衣上者所謂向絺也古縐人麻服以薄絺為夏之絺葛之麤者凡絺薄細者皆稱絺即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絺袢收斂也清目清明也顏額也媛美女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古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毛公曰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遷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營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民家殷富焉　卯觀室星十月之昏見于南中是時農畢可以興作矣乃揆度日影以正方向而新作楚丘之宮室物造之初即為久遠之計樹之榛栗以備遷實及椅桐梓漆以待伐取以望楚丘及陟邑之宮與景大之山高丘之京以察其形勝陟于平坦觀桑以驗其土宜乃灼龜而卜其繇曰吉終果獲善也　當春靈星見而雨降正農桑之時也命主駕之倌人蠶星早駕出舍委用勸民耕織所以操心為民人計者篤實懇切矣已匪但于民然耳驗之物產七尺以上之牝馬亦多至三千非秉心塞淵能致此乎　定北方水宿室星也春秋傳云水昏正而栽植時以莫日栽楚室楚丘之宮室也椅梓屬即歷也桐三年實小可食者曰梧桐實大可壓油者曰桐梧屬大者可為棺曰桐條樹有液可以髹器樣實似栗而小虛故城楚丘者本邑也宇楚三芻邑景山大山殷武陟岡景也以人力築者謂之京非人力自成者謂之三靈靈星舊龍之宿半田靈三月見于東方靈雨靈星見而雨也倌人主駕者匪直不但也塞實也淵深也馬七尺以上曰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古序曰蝃蝀止奔也毛公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泆之祀國人不齒也　此詩朱子以為刺序以為止奔女子有行不知命皆止之辭　二氣相干而陽交而虹生則夕見于東方男女不正相奔亦類此也有羞惡之心者若自有之守正待聘則子歸有日豈而顧有家父母兄弟所能留乎何亟欲若此哉　蝃蝀朝升于西升則雨父母兄弟終身有歸聽不善與安能久乎但能待聘以行遠其父母兄弟終身有歸聽不善與乃有如此之人徒懷昏姻之欲大無貞信之守豈知天作有合賦分已定雖私奔何為故稱官舍孟子之滕館于上宮亦官舍也

蝃蝀蝀虹也朝旦也隮升也崇朝終朝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古序曰相鼠刺無禮也 毛公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刺羣臣無禮而託訴于相鼠何也蓋相人也鼠之附人不可除而貪盜爲人所共棄故生而無爲于世者惟鼠人欲其速死無所復俟者亦惟鼠故以爲戒相鼠相視死鼠也鼠以皮爲襮以四肢爲履借以爲比 物以汙賤取死者無如鼠觀鼠亦有皮但有皮而不恤其儀所以死耳人無威儀亦猶鼠也不能容止人無容止亦猶鼠也不死何待乎 鼠至汙賤亦復有齒但有齒而好醫賤亦有四體而無禮人者無禮亦猶鼠也宜其速死矣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古序曰干旄美好善也 毛公曰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焉故善以善道也 按詩美好善而但言車旗何也衛文物一新夫國非善之難而無好善人之患善所以貴于一人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沒邑豈乏姝子而于旄在郊則自此夫夫始詩人不貴有姝子而貴有此大夫故盛稱其車旗所謂見羽旄之美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者也篇末更屬望姝子則大夫益增重矣詩所以善占領也 子子然建干設旄之等屬也今在浚邑之郊旗上綏旄以素絲紕而縫之四馬駕車以較之此爲見賢而來也彼美賢士何以畀之答其來意乎 子然之干建爲隼之旗在浚之都以素絲爲組而來者又非一車良馬五之矣彼美賢士何以予之乎 子然之干注羽爲旌在浚之城屬以素絲而來者非一車良馬又六矣諸大夫接賢而至彼美賢士何以告之乎 子子待出貌干旗羊凡旗羊飾以旄牛尾曰旄以鳥羽曰旌旌下有用曰綏綏于綏下者曰旗以絲聯之曰紕浚衛邑賢者所居四馬駕一車五六馬不止一車矣言諸大夫來見者眾序謂臣子多好善此也觀亦賢也旄旗旌總之一綏而分言耳姝美也清與遠同 屬作屬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古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毛公曰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分散寓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朱子改謂許穆夫人將歸衛而許大夫有來止之者夫人憂之作 此詩蓋據首章之言爲實事非也若使大夫果欲行許大夫果欲涉來追則詩中至山采蝱行野訪麥一一皆實事矣豈此興之義然則云大夫跋涉何也禮諸侯夫人父母終無歸省惟使大夫問于兄弟所謂跋涉之大夫據禮託言非眞有既行追留之事蓋衛之亡也許以昏姻力不能救亦當爲請于大國而許人坐視無一介之遣大人所以爲憂也三章言采蝱采貝母爲女子適他邦之喻諷女子遠父母之愛四章言芃芃麥宿于外爲女子適他邦之喻諷許君而但斥大夫與國人云不如我所之隱然恨許國眾人無一男子耳慷慨有士風故序曰許穆夫人作賢之也 宗國破滅我將馳驅歸而唁之兄侯越在漕邑驅馬悠悠親至于漕其本願也今徒使一大夫跋涉往何濟于事是以我心則憂也 凡衛許人既以我婦人遠行爲不嘉則我不能旋反矣以我視爾諸人之情實爲不善我思終不可閟也 蓋兩不能旋濟

嫁娶之時未有不以此告人求知也　考槃猶扣盆擊缶之類所以節歌貧而樂也山夾水曰澗遠寬大貌軸如震軸之軸卷藏之意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古序曰碩人閔莊姜也毛公曰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作而無一語道其過惡閔之情與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親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強恒情易曉者開諭而莊姜之賢不足復爲昏主道矣意蓋厚所以善于風刺首言自齊來嫁三章乃抵衛褧衣即暑衣也士昏禮女登車壝爲加景乃驅鄭之手　其來亦曰衣錦褧衣爲予與行是也　有貴碩之人顧然而長始嫁衣錦乘車外加褧紗爲景衣是乃齊侯之女將往嫁衛侯爲嫡其呼譚公爲私妻與齊太子同母而碩人其妹邢侯姨之爲嫡其呼譚公爲私族親可不謂貴乎　其手如茅之荑柔而白其膚如脂之凝白而膚如瓠中之穉瓣白而整其額如蝤蠐之蟲白而長其齒如瓠犀方正其齒如瓠犀細而長曲其笑容之巧倩然日輔好也其目瞳盼然黑白分明也容貌可不謂美乎　其來至衛也敖然從容止于國外之農郊整飭其車服四騎驕然彊壯馬之銜鑣而飾朱革幩然四馬皆幩鑣鑣然也車上蔽鄭飾以翟羽夫人之等威也而乘之以入朝是時大夫相約早退勿使君勞與碩人相親也　夫齊本名都會也大河洋洋當西北其流活活然施罛濊濊然魚眾于水其聲濊濊然魚有鱣鮪其尾蘩蘩然葭菼揭揭然其長揭然從容之庶姜其眾孽然庶臣之庶士其壯揭然此孰非勝地之產大國之儀從乎　碩人尊貴之人猶莊姜庶姜之人盛服必加景衣于長衣褧景通明也以輕縐爲單衣也古婦人外即用禮六衣之素紗君子儲老之家編縐也太子所居曰東宮東震方長男之居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諸侯也孽庶也華曰美蕣脂柔膏也領頸也蝤蠐木中蛀蟲也蝤蠐之蟲如瓠中之穉瓣也瓠犀瓠中瓣舍子也犀作棲螓似蟬而小其首方備好口齒也螓未章爲餘也鑣馬銜外鐵也鑣鑣非一鑣也翟茀以翟羽飾車蔽也活活水流貌罛魚網濊濊網入水聲鱣魚似鱔鮪即黃魚也發發魚舉尾狀葭蘆也菼荻也揭揭蘆葦一名亂以葦而小貌小正云萑未秀者爲菼蘆葦未秀者爲葭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古序曰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婚姻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責其始不思其終也毛公曰碩人美反正刺淫佚也　朱子改爲淫婦爲人所棄自序而作非也風人嘆刺微婉而刺尤鮮有直指某人某事惡而役爲刺亦不違于風人之志矣此篇本刺而無一語譏貶不覺此詩之爲刺者無羞惡之心者矣故毛公曰美反正刺淫佚今以爲棄婦自作豈肯詳道其醜如此即使自道有何風旨而聖人錄之眼垂貿絲覺悟之御無知巨嫗垂垂無知貌男本欲猶貌爲忠實以欺婦人耳昏姻之道男下女布絲爲女功布幣絲貴以紆易布女于自賤之比三因章言桑喪也失節之比因首章貿絲及之至是始覺見棄者也　昔有嫗垂垂然若忠實者持布買絲非真爲絲也來就我謀趣我爲室家耳我是之涉淇至頓丘約日匪我失期子勿怒期以秋耳　秋期既至登彼頹垣以望復關不見而悲既見而喜則告我賄賞曰聞之卜問之策兆卦之體皆無咎宜時爾車來我盡攜賞從爾矣　桑葉易隕方其未落其葉潤澤與子初押何以異此如鳩食桑甚食多則醉于嗟爾鳩勿食桑甚乎女貪士愛必有後悔于嗟女兮勿與士耽乎士之耽兮猶可說也自我往爾三年受貧今又涉淇以歸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葉既落其葉沃而壁色衰見棄之比因首章貿絲及之至是始覺見棄者也水流何心人亦復爾巧笑瑳然而獨樂佩玉儺然而獨行惠影無儔自適其適耳　淇水湯湯其流不息檜楫松舟其木後彫物猶有常人何不然我心之憂惟驚言出遊以自舒寫耳

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衛女思歸也　朱子謂是詩未毛公曰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寫者也見不見答之意故爲思歸實不得而作非也使直言不見答則怨式不見答而愛戴而不直所以爲厚女子不得其夫其情見苦而其言紆徐不敢不露但末繫一憂字而所發之情室家相遠之意皆寓于此釣用絲比夫婦相離也身在他國遠思釣淇實無魚有魚釣豈能及比夫婦不相離也獨笑獨行無儔侶也滺滺之水與魚或左或右比室家相違也獨笑獨行無儔侶也滺滺之水與魚可知豈必悲傷泣涕然後信其爲不見答乎　翟翟然竹竿非不長也以釣于衛之淇垂綸得魚豈可不思顧地隔一方竿之雖長遠不相及矣　泉源與淇同衛水也泉水在左則淇水在右則泉源在左又不與淇水同處也水流何心人亦復爾巧笑瑳然而獨樂佩玉儺然而獨行惠影無儔自適其適耳　淇水滺滺其流不息檜楫松舟其木後彫物猶有常人何不然我心之憂惟驚言出遊以自舒寫耳

翟翟猶翟翟長貌瑳白色笑而見齒也儺行貌檜似柏而松身楫櫂也寫除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古序曰芄蘭刺惠公也毛公曰驕而無禮云惠公之卒即位也少芄蘭草柔以比喻惠公之卒即位也少童也禮大夫刺之　按春秋傳云惠公之卒即位時君年十二以上心意未成人之度乃稱成人之服若驕蹇放肆猶之童子而已矣子謂此詩不可考當闕之衛惠公之爲童子非不可考也而謂常闕則三百篇之著姓名者無之　芄蘭之草其枝柔弱童稚之子亦如此也今倒成人解結之觿固宜佩成人之觿非過然其材不足知于我而乃矯容焉直遂爲垂帶此觿能無傷乎哉乎　芄蘭之葉曼生不能自立如童子佩成人之韘能無驚乎　芄蘭一名蘿摩蔓生可食觿以象骨爲之未銳以解結成人之物也容矯容也遂垂帶悸之狀驚懼而顫悸也韘之言沓也亦謂之韝既夕禮設決捷以韋爲之弦沓右手中三指以放矢也捷甲長也禮童子不垂帶走則擁之有事則收之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會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古序曰衛未遠國之君不能自修以禮而思歸焉毛公曰衛宣公之時國人思歸也　按此詩作是詩也　朱子謂是詩未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古序曰伯兮刺時也毛公曰言君子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役征乃邦役而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時猶擊鼓雄雉之類非必婦人自作也首章謂以國士執殳爲王師前驅與眾卒爲伍亦枉其材矣　自伯東行吾首如亂絲之邅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乎　其雨矣又復杲杲然出日伯歸矣又復不歸我願思之至于頭痛不以爲報耳　令人善忘者安得樹于堂北以忘我憂乎然我于伯願離至心病終不欲忘也　殳五兵之一長丈二而無刃蓬草名花如柳絮蓬蓬然也膏油澤髮也沐米汁一名潘以蘇垢也適主也女子以色事人所事者爲主其雨望而也杲日出貌背與北通今人多于堂北牆下作花坮是也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古序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朱子改爲寡婦見鰥夫欲嫁之而作與以此詩爲二人偶語非也當世或有所指亦不必遂爲寡婦自作未有心欲嫁其人又皆以爲狐者狐妖物以比明是刺語　有狐綏綏然垂尾綏行在彼淇水之梁若有所指亦不來也欲涉則褰裳我心憂子其未有裳乎爲求緣裳查耳　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厲振衣欲渡則必用帶心之憂矣子其無帶乎　有狐綏綏然在彼淇水之側既渡升岸可以服矣心之憂矣子其爲無服乎　綏綏曳尾遲行貌狐性獺而多疑譬渡水厲則石水中跡以渡也周禮有厲禁亦遲遲意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古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毛公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既死之後衛文公思齊桓公以衛人之苟穩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曹各刪詩存木瓜蓋甘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遠之車服六畜乘馬三百所投頁厚詩言瓜李者見往來之禮薄報況如齊者衛無以報而奈何身死遂伐之事辭甚明朱子改爲男女贈答之辭此愚所謂好成古人之惡者也傳謂序說無徵是文點答又何據乎　人情慶弔雖木瓜之賜重于鼎呂當投瓊琚之報非以瓊琚報一瓜也感激情深託玉示信以明不忘昔之所投不止瓜而致忘乎　桃雖微投我于患難之時即瓊瑤不足言報當以瓊瑤報一桃唯託此以致永好耳況不止木李也　木瓜以瓜而止木桃木李同木瓜變言疊詠此又有木桃如桃木李如李者也瓊琚不足言報當以瓊瑤報一李唯求以爲好耳況不止木李也　木瓜以瓜而止木桃也瓊琚亦玉瑤瑰玉名琚玉類

毛詩原解卷六終

史開甲校字
陳嗣賢覆校
陳　凌覆校
王廷梓續校

毛詩原解卷七

明京山郝敬著

王

王王城周之東都今河南府是也初文武都豐鎬爲西周既滅殷王東遷洛邑號成周平王仍居西京至幽王西京遂亡晉文侯鄭武公共立宣王于東都是爲平王號令不行止方千里而已畿內諸侯叛東都之詩謂之王風其以次豳周也衛與東都皆故殷畿內紂都

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古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毛公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此詩遭衛風之簡今士不得大用并求為抱關擊柝而亦不可得流離饑居高位者為難免乎 故序曰全身遠害而周室之衰顯可知王者詔爵祿聚富貴士生王國而危窮若此詩人所以閔之未子改為婦人美其夫則必止前篇君子而婦人思夫未必止前篇君子之妻且何據而知此兩篇并出一手也如此言詩乃為蠹空 君子生不逢辰與伶人為伍觀爾意氣陽陽自得也作樂甚矣 君子陶陶然左手執翿右手招我由房之奧道雖小行翳光晦迹不已樂乎 簧笙中金葉房人君小寢之房房中作樂蓋非優雜劇 周禮大宗伯荒人所請燕樂是也燕朋之樂非廟朝之雅故曰房中鄭康成謂天子用周南諸侯用召南按二南既與鹿鳴諸篇合作于堂上何得又以為房中之樂孫禮附之篇末其非正歌可知且者甚之之辭詡與譏通翔旋之舞者所教教與奧通房中燕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古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毛公曰周室有難諸侯之師戍之侯國有難方伯連率救之天子者制命者耳未有敵戰內之兵下戍侯國者也申侯召犬戎獫狁王威宗周幽厲惡法所必討中興雖有征伐平王反過殘內民為戎怨殺文之怨而懷立己之恩民勢孤矣詩人不忍有斥試揚之水以比其勢微蓋是時周室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為之役不可得耳奇生之天子與不能命于諸侯六百里之甸卒又無人可為戰更故行自有不得已之歎然必責六師同行雖盡發洛邑之老稚亦不足矣力本弱而使人又不以道人所以怨之荀師出有名討賊興復一反少柴一版一旅人誅故謂為揚之水哉大子刪詩存此篇古辭文侯之命其在春秋始平王垂戒逆矣蓋亡也是愁也蒲浦也民卒苦愁思則有逃逃故以為比，水壯則其流勇悠揚之水是也我力不能流一東之民周室尊弱亦猶是也我孤二三弱子是戍而予乃還歸也 悠揚之水力不能流東楚在國之眾不與我相忘戍申久役懷思何厂如得民更戍甫思歸甚亟何月乃代亡曷歸也 悠揚之水雖蒲亦不能使彼在國之眾不與我戍許思歸甚切何月如期代而予乃還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溼矣有女仳離嘆其泣矣嘆其泣矣何嗟及矣 古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毛公曰夫婦日以衰薄因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未子改為婦人自述其悲怨之辭非也凶年饑歲夫婦不相保婦見棄而不忍去詩人傷之故其辭曰有女仳離安在其為婦人自作也中谷溝中也蓷推而納之溝中寓言富歲多賴今歲凶草耐旱一名茺蔚一名益母茺蔚益母茺蔚多暴也 山谷之中有蓷草焉至易生也恆陽亢旱蓷推亦乾矣有女見棄別離其夫嘅然而嘆嘆伊何天災流行遇其夫之艱難也 中谷有蓷暵其夫之不幸也 中谷本濕暵苦則溼亦燥矣有女別離條然長歗 中谷本濕暵苦則溼亦燥矣有女別離條然長歗 中谷本濕暵苦則溼亦燥矣有女別離條然長歗

按留人姓古者因土錫姓中州有陳留漢有留侯通作劉晉士會奔秦反而其子有留秦者爲劉氏國策云處者爲劉春秋周大夫有劉子卲其族也今加作者以穆汙之名傷聖人刪定之旨謂序說無據朱又何據也謂國人思賢望其來則悠然可風謂婦人思男子疑有留之者則醜惡而不可道矣　東方之地有廢可續野人之居也將處則陋彼留氏子遲乎其肯施施然閒行而來乎　丘中有麥野人之食也彼留氏子園囿鬱處此將肯來就我而食乎　丘中有李園林之居也彼留之子若其肯來詒我善道郊佩玖矣　留周大夫劉氏古劉與留通大雅桑柔篇云捋采其劉亦謂殘葉存留者也古人不欲盡物故曰劉如過劉虔劉之類子國其字也嗟嘆辭施施旁行遠適貌舌子云施施從外來佩玖猶言金玉喻善道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七終

史開甲校字
陳嗣賢覆校
陳　凌覆校
王廷梓覆校

毛詩原解卷八

明京山郝敬著

鄭

鄭本西周畿內之邑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鄭桓公桓公爲幽王司徒死于大戎之難其子掘突翰爲武公與晉文侯平定王于東都亦爲司徒遂併虢鄶之地始稱名于新邑是爲新鄭即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畿內之國也周室東遷鄭爲輔諸侯無王鄭爲元五霸迭興鄭爲首故鄭風次王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

古序曰緇衣美武公也毛公曰文子苟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武公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繼父職世濟其美故曰善善言以善繼善也禮大夫祭服爵弁絺衣色纁朝服皮弁布衣色纁故以緇衣比益上之卑下也有布幾焉衣服有力役焉宮室有粟米焉飲食上仁而下樂輸則三者皆民之愛也下不樂而上誅求則三者皆民之恐也武公善其賦故詩託言衣與館與粲見民力所自竭于上者惟此而情誼不勝懃懃矣故曰好善莫如緇衣　子爲王卿士服緇衣甚宜也衣久則敝我爲子改爲之願常居此賦服此服也子有館舍吾適館以親近周旋子退朝而食于館吾適粲取粲以授子凡吾民力所能致者無不樂爲之供也　子服緇衣其蓆而安乎敝則爲子改造適子之館以就子還而取粲以授子也　子服緇衣其蓆而安乎敝則爲子改作適子之館閒子還而取粲以授子也　粲米之精者爾雅云餐也通作飧熟食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古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毛公曰不勝其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朱子改爲莊齊之辭非也詩寓言莊公逆母殺弟之事詳春秋傳蓋莊公殺段之心切于祭仲欲早離而公欲絕戰故詩人因祭仲之諫托爲莊公拒仲之辭仲子即祭仲也爲莊公拒仲之辭若寬而心甚險乎就讀之如見肺肝詩所以善于諷也若朱子言詩多瞎瞎怒罵而後謂之刺少涉情致即斥爲淫奔矣杞木高桑木朝檀木堅以比公室孤而段無能爲也　請仲子兮勿遽然踰我之居折我之杞非愛杞也踰里折杞事跡顯著恐父母有言我子雖可懷父母之言亦不得不畏始徐徐可也　請仲子兮無踰牆折我桑豈敢愛桑踰牆折桑事涉造次恐諸兄有言不得不畏定容閒之可也　請仲子兮無踰園折我檀非敢愛檀事涉

諸兄國人多言仲雖可懷人言不得不畏將猶詩也里居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古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處于京城繕甲治兵以出子田國人說而歸之　毛說正明古序所以刺莊公之故朱子因謂國人愛段而作非也莊公縱弟遊獵比跡羣小無賢父兄之教以陷于大逆春秋傳所謂鄭志在謀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已經行里巷與巷之人比而巷若無有居人非無居人也雖有人不如叔之信美而且仁耳　叔出狩與巷之人押而飲看飲酒無有能過之者非無善飲不如叔之美而好耳　叔馳騁外與巷之人乘馬無有能過之者非無乘馬不如叔之美且武耳　洵信也服猶乘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古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朱子改爲國人愛段也夫溫文恭儉人主之美節射獵馳騁狩郭之遊行叔段爲君母弟夫人愛子而無師保學問與算小田獵飲酒身親搏獸捲袂執弓馬以爲車何待郭之役而知其有將廟之患矣二詩亟道段材藝武勇其繕甲治兵不執之志隱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百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夫于獵詩存此戒人君父兄子弟若謂鄭人美段而作何足以風　叔之往田也駕車有四馬叔自執轡調和如組兩驂馬在外應手如舞叔在澤藪縱火烈林四圍俱舉祖其襢衣赤手搏虎獻于公所而其徒曰請叔勿輕易防其傷叔也　叔于田四馬皆黃中兩服馬乃上駕之良外兩驂其御也善以驅馬控以止馬疾徐如意也其射也放弦而成矢往而送開發有力也　叔于田四馬皆騂白之鴇兩服首齊一兩驂稍後如雁之行叔既善射又服善御後罕矣乃釋箭蓋而納矢焉乃發其弓于笥中焉　上襄上駕謂良馬也一車四馬中三爲服外二爲驂驂稍次服後如飛雁斜行如人兩手也磨馭馬曲折如磬也控持馬使已也掤掤通弸白雜毛曰鴇阜盛也櫜弓囊也櫜矢箭囊也釋蓋將以納矢也鬯弓囊也與韔通鞬忌皆語辭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凡國風不在多言前章言巷則與市并舉小鄭可知此章言巷

言禮祓與虎則粗素不檢可知二篇皆名叔干田此云大者前短章比大叢也後翔京城大叔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古序曰衛人刺文公也毛公曰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而召眾散而歸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翩翩河上久而不召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按軍旅國之大命人臣有罪不能伸法而以二軍之命賜物一罪人苟擁眾作亂則危國率眾出奔則亡師公子素所以惡而作是詩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與詩錄清人棄正同清河上邑彭消軸不必皆有是邑彭盤遇樂也消鬻也軸旋也皆遊嬉之名詩者辭音之道詣辭以為比且 清邑之兵從其將于河上之彭國馬被甲旁旁然不息車上無所事建二矛矛上有重英武備雖設無所事事河上乎翱翔而已 清人在河上之消駟介麃麃然武勇二矛喬聳于車上無所事事河上乎逍遙而已 清人在河之軸駟介陶陶然舒遠車左執御者定車以為戲車右擊刺者抽戈以為戲將軍居中倚其容好而已 矛兵器二矛夷矛酋矛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八尺 喬高貌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古序曰羔裘刺朝也毛公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此詩刺大夫之朝不恤其政為美大夫蓋謂以彼其之子為美辭按詩外傳彼其之子刺朝之辭王風揚之水獨風揚沮刺當國公人而此刺古之賢人刺不賢人也古賢者稱服彼其之子不能耳 古者為臣立朝服必采獸毛色潤澤信士順直而且美也欲其之子服此服能安處天命始終不變乃為有直侯之德而羔裘如濡之美今其能然否邪 羔裘以豹皮為裘其服色甚武有力彼其之子服此服能守此不渝乎直且侯 直且侯謂服服矣 羔裘晏然鮮盛飾以三英粲然爛白喪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委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然鮮盛飾以三英粲然爛白喪其之子邦之彥

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古序曰鄭大夫刺其君也毛公曰鄭人狂童也　朱子改為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也毛公曰國人知太叔之正已而不能早誅使得專政以至於大亂故國人以為狂童也　朱子曰鄭國之俗男女相悅輕佻狎昵如此聖人皆存之以見天理人欲之分而已　蘇氏曰鄭國之俗

女又曰且往觀乎洧外之地寬舒可樂士從女相謔臨別贈鄭俗以芍藥　溱洧二水名溱溱水釋貌秉執也蘭水草似蘭鄭俗三月上巳水上采蘭草以祓除不祥訏大也芍藥香草三月花開其根可爲藥一名將離故以贈別洧深也殷眾也將當作相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毛詩原解卷八終

陳　凌校字
董欽墀覆校
陳登庸續校
陳嗣賢覆校

毛詩原解卷九

明京山郝敬著

齊　舊太公望之封國古營丘臨菑之地今山東濟南府是也五霸始都而齊稱之故次齊者矣齊風多魯事魯舞無風而于齊可以觀魯聖人蓋微之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憎　古序

曰雞鳴思賢妃也毛公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盥沐相成之道焉　朱子卽以爲賢妃之辭非也齊自太公五傳而哀公荒淫紀侯譖于周懿王殺而烹之故齊變風自此始思古以刺今也　人君辨色視朝雞鳴則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君曰雞鳴矣會朝諸臣盈矣其實雞尚未鳴乃蒼蠅之聲夫人心切而誤聽耳　既又告曰東方明矣會朝之臣既盛矣其實東方尚未明乃月出之光夫人心切而誤視耳　既又告曰天將曰矣百蟲飛聲薨薨矣豈不樂與子寢而同夢但朝會請臣俟君久且辭矣無以我之故多與于以宿惡也古賢妃如此今何獨不然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遭我乎猗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猗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古序

曰還刺荒也毛公曰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朱子改爲獵者交錯于道路相稱譽之辭非也蓋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耳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諸侯已有其漸矣　子之周還便捷可謂儇利已遇我乎猗山之間並驅迫兩肩揖讓我而謂我爲儇利豈子猶謂未盡邪　子之茂美盛可謂好已遇我乎猗山之道並驅逐兩壯反揖我而謂我爲好豈我九好于子邪　以子之昌然壯大可謂臧已遇我乎猗山之陽並驅逐兩狼揖我謂我爲臧然則我與子皆臧邪　還便捷貌猗山名肩與肩通三歲熟也儇利巧也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古序曰俟刺時也毛公曰時不親迎也　疏曰詩之作時有所刺而去之　時不親迎者受女出門乘車御輪乃先駕俟于大門外后至親以不親迎但俟婦于其家人託爲親親言以刺焉　陶奇龄曰不爲以俟之一字寓意苟無序不知其所刺矣　君子待我于門內之中我始得見之其冠旁充耳黝瑱之飾以素爲質以青絳爲紞尚之以瓊瑩爲瑱　再進及堂又俟我于堂其充耳以黃絳爲紞尚之以瓊英爲瑱　明代昏冠禮迎下可知也堂前門內中庭家也堂前門內中庭家也堂前門內中庭家

兩而用五比襲公有媾而亂倫廷一而綏雙比文姜未嫁而有偶蔓以比其薄俗云僅麻大麥同則易生以比取妻斧柯新百邦合之義以比媒妁也　南山崔巍有蜺孤于上猴然垂尾居高位而邪淫何以異此出齊適魯道路蕩平人皆見齊女由此鑣魯矣易得又懷思之　以蔓爲屨至涼薄也屨本兩而五兩則亂馬亦冠惟一而綏雙則混爲偶同父亂匹亦猶此也魯道蕩平人皆知齊女由此道歸魯矣易又相從與亂乎　析薪者離衢之被之熟研其用然後得薪取妻者六禮全備告于父母然後得娶今既得娶矣何不防閑而使之窮其欲乎　析薪者離司爲異非答則不克娶妻者聘異爲同非媒何由得今既由媒得齊子矣何又使之極其惡乎　禮憂蔓屨冬皮屨複下曰舄禪下曰履綏冠纓之餘而垂者廉棄也衡橫通俗謂種瓜之田綏墮拂也析薪者離其根本猶女嫁餌其父母喪服傳云夫妻料合也故詩多以析薪比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古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襄公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朱子改爲戒時人逆小務大忽近圖遠是泛無所指也大風未有能指者無指何以別其爲各國平又曰未見其爲刺襄公夫襄公無禮襄求大功車見春秋傳即位之四年伐衛納惠公十二年率鄭是年冬遂遇秋此其求大功與諸侯之實也何謂求見未意指近妹之事正未冠弁之時突弁指爲君突而弁比衣冠而會歌也莠醜也草名一名狗尾與雄狐盧令皆匪人之比甚矣詩人之惡淫也　愚有餘力然後可倒大田不然莠草盛矣地遂可致乃思其人不然發勞無益也　無倒大田而不治則莠桀然長矣無思遠人思而不至則心徒勞矣　童子婉孌幼小總髮爲角其狀丱然曾相見未幾而突然弁強作成人蒙羞未滿可爲成人乎　無田甫田何治田曰甫田大也忉忉勞心貌丱總角貌字象形即柏舟所謂兩髦也突忽出貌弁冠之大者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古序曰盧令刺荒也毛公曰襄公好田獵舉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荒于色外荒于禽詩人託田人爲刺猶雄狐之義人類而行禽也或疑不當以禽獸刺君夫爲獸草木詩所取材非獨刺也雖關雎鵲巢羔羊鹿鳴美亦用之所謂涵諫無罪正以此美且仁美其有人之德人者仁也美好也鬢好曰鬈好曰偲美其有人之貌也有人之德則無憾于人之貌無德而有其貌走狗而已　古之獵者其盧大頷下有環其聲令令然牽犬之人貌美好而德且仁人好放犬亦好今犬與犬而人非也　盧大頷下有環牽犬之人其貌美好其鬢毛鬈然有丈夫之表也　盧犬頷下有一環貫二之重鋂其人貌美好且偲然多髯有壯士之容也　盧田犬也令令環聲傳一環貫二也偲鄭通類毛也即春秋傳于思之思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古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公曰襄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令在魯爲一國母文姜淫於兄襄公故刺之而公薨焉二國惡之故

毛詩原解卷十

明京山郝敬著

魏 魏國名在禹貢冀州舜禹之故都也今山西平陽府解州等地是南枕河曲北涉汾水首山當其北土極民貧俗儉周初以封同姓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晉始有魏氏魏唐之于晉猶邶鄘之于衛其實皆晉風也五霸晉權齊故 魏風次齊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古序曰葛屨刺褊也毛公曰魏地褊隘其民機巧趨利而俗鮮靡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敦厚崇禮者下之美俗從容博大者君之美行魏地褊隘故其民機巧趨利而俗鮮靡其君儉嗇褊急而德不弘然下之風俗由于上之表率君無寬緩之度則民有褊急之風故詩專刺褊心序說甚明朱子改爲經家之文自作因矣 禮夏葛屨冬皮履葛屨非禦寒之具況既敝而猶襋之詩謂可以殺暑暑文嫁三月廟見始執婦工今未嫁之女其手摻細謂可縫裳以取貲資其民侈趨利類此裳成然後要衣成然後襋今縫裳即欲要之縫衣即欲襋之皆人即欲服之其君德褊急類此 摻節者多退讓彼貴人容止提提然安舒與人婉然謙恭以石讓人而自遜居左佩象骨之揥首容飾非不可觀也維此褊急之心所以爲刺耳 糾糾繩繩之貌摻摻猶纖纖女手好貌裳裳服襋衣領好人猶言貴人指其君也提提安舒也象揥解見君子偕老篇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 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古序曰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讓也 勤儉美節也爲人君者不勝天工以爲勤不尊民財以爲儉非勞手足苦筋骨之謂人主而親細民之事爲勤儉則有井耕而治數米而炊如沮洳采莫之爲者矣沮洳泥塗也沾汙手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眞有采莫采桑之行亦不必即是公路公行之官朱子改爲刺儉不中禮則具而謂刺公路公行則拘矣 汾水下溼有莫生焉采以爲蔬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無度雖美無度雖而采莫事細絕不似公路之貴人公路不似而況其上焉者乎 彼汾一方有桑生焉采以飼蠶也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如英華爲往采其桑將以飼蠶也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如英華將但不似公行之貴人耳 彼汾水曲隱有蕢生焉往采其蕢將以療飢也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如玉但不似公族之貴人耳 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邊下溼之地其莫似柳有毛刺可以爲蠶無度無限量也殊絕也公路掌公之路車公行掌兵車之行列公族掌公之宗族皆晉官爵大夫不敢斥君而但指大夫以飢也一方猶一處也一曲水隈也蕢一名澤瀉本草云味貪不飢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古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毛公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此詩之意謂國勢彌小而大國侵陵使其君無見小自利恢弘正教敦厚其民而用之猶可自立乃碩碩自守也有情費以爲適貧窮窘然斗筲之見何足與議大計乎故以桃棘比家語孔子云果蓏有六而桃爲下棘似棗而小義生孟子云養其樹棘則爲農場師二物皆果實之賤者生于園其實幾何今欲以桃當肉以棘當穀則數米而炊之道也以此用民望其奴廝難矣詩人所以深憂也 園中有桃欲以其實充肉爲食殺檢嗇如此安望能光大其國家乎我心憂懼歌謠自娛不知我者乃曰此士矜驕則豈食桃之人所爲是哉而子言我驕何也我心所憂人無知者不外由于不思思之即知矣 園有棘以其實充食鄙吝如此我憂無聊出行于國不知我者曰此士遊蕩無極豈彼食棘者所謂是哉子言我罔極何也我心之憂誰知之人未思耳思之亦憂矣 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彼人指就君臣于指謂我驕者行國散步城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以上三詩未傳皆以首二句爲興然所刺之故即在其中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度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古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毛公曰國有大國之難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詩也 朱子改爲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矣謂登山望父母自言非也岵山多草木以比生孩屺無草木以比死孩我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何待我說詩言以寓望親之情耳 陟彼岵山瞻望吾父憶行時父戒曰嗟非子此行早夜無怠其上役慎之哉爾去猶望爾來無止子彼不來也 陟彼屺山瞻望吾母思母成我日嗟予季此行早夜無寐其上役慎之哉季行猶望季歸無棄于彼而不歸也 陟彼山岡瞻望吾兄兄戒我曰嗟予弟夙夜同眾趨事上役慎之哉弟往猶望弟還無逮死而不還也 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上以下供上役也七月五上入執宮功旃之也季少子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古序曰十畝之閒刺時也毛公曰言

其閑閑小民無所居焉 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機巧趨利不得讓也 大國侵削關學蠶桑民間怨居迫處覺生理日蹙故詩人託桑無所以刺之未子改爲農者不樂仕而歸農閑主解疑似無據 農人稱桑桑者無所附著閑閑然空閒呼其同伴相與還家而已 郊野之外地僅十畝桑麻者他往而已 十畝甚言其偏側古者一夫授田百畝魏地隘不足耕墾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古序曰伐檀刺貪也毛公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之不素餐非也所謂不食餐者乃所以刺小人貪鄙之業亦不知美君子之辭 檀大堅忍之材以爲車而河上非行車之所適比喻君子永淫無所用之徒見河水清漣成文耳君子任重困窮而在位者不親稼穡所以民三百之廛不習狩獵胡庭縣貆之肉是無功而幸祿也若有君子勤用豈素餐者哉 坎坎然伐木爲車輻寘之河側水清波直有輻無用也君子與不得志而在位者不當有未不田有勤役非素食乎苟使輪君子也不得志坎無伐木爲輪與之河邊水清波淪安所用之君子也不得志而在位者不得自用不當素食乎 坎坎然伐木爲車輪寘之河干水清波直有輪無用也君子與不得志而在位者不當有未不田有勤役非素食乎苟使輪君子也不得志坎無伐木爲輪與之河邊水清波淪安所用之君子也不得志而在位者不得自用不當素食乎 坎坎然伐木爲車輪寘之河側水清波直有輪

大鼠大鼠汝貪而無厭勿更食我黍三歲與汝習汝無眷顧之意今往去汝適彼安樂之土彼土綏征蒲梳樂哉我其得所矣　大鼠大鼠汝勿食我麥三歲習汝莫肯顧與我分往去汝適彼樂國彼國樂哉我得自遂焉　碩鼠無食我苗三歲習汝莫肯顧之意今往去汝適彼樂郊彼郊樂哉復爲誰而長號也　用禮之辭直遂生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終

陳　凌校字
董欽墀覆校
陳登庸續校
陳嗣賢覆校

毛詩原解卷十一

明京山郝敬著

唐　唐國名本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開成王以封其弟叔虞爲唐侯殷周唐故地得名高有晉水其千畝國故國號晉館今山西平陽府絳州是晉唐從始封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古音在蟋蟀十月在堂因以十一月成也蟋蟀也蟋蟀十月在堂因以十一月成也蟋蟀十月在堂因以十一月成也蟋蟀十月在堂因以十一月成

長安氏、須其之行指那氏(見詩)而使其之子所動之之[illegible]
明章法北堂氏不進報淮南子之夏蟲不可與語冰為于時之
身育人遺留
大且為之集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古序曰綢繆刺晉亂也毛奈氏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朱子改為男女失時而後得之辭蓋皆[illegible]人述其相喜之辭非也太為不得婚而無可奈何之情[illegible]男女相見無聊之情薪言新也男女之初也夫婦牌合也芻稍也束以成薪婚聯異合以為綢匪斧不克匪媒不得也親迎以昏三星心星即大火也上一下二其形如心東方蒼龍之宿又三參也參七星中三上下各二西方白虎之宿參以孟冬之昏始見于東方是曰在天事冬之昏見于東南是曰在戶南方是曰在中古者自九月黃昏至一月外昏皆昏姻之期故舉參為候至三月心星出東昏見于東五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見于南方當戶七月以後西流九月之昏也伏戎位而參西沒心出之退別昏禮經參出心退而昏禮始故以為比參言沒也楚古也皆失意之比　本橋為薪必得媒而後成束女之于男必媒妁而後成親今你見三星正昏禮之夕顧此何夕乃亂離之夕而安得見此良人乎女兮女兮無奠無禮如此良人何故　綢繆而成束男女雜合而成配今雖三星在隅顧此夕何夕安得此邂逅之好乎男女兮男女兮如此邂逅何亦徒相遇而已　楚樓繆以成束男無媒何以得妻雖三星在戶顧今夕何夕安得此美人乎男兮男兮如此美人何敢復就無由矣　樂戶為樂絕也親迎以昏故曰夕良人指男子迎娶[illegible]事相遇也[illegible]

綢繆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illegible]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古序曰羔裘刺時也毛公曰晉人以其所在人以其民也　羔裘以豹皮飾袪彼服此者是我民所以安居者也豈無他人可依惟今子故為不忍遠去耳　我民情所得以究究也我有居位之情[illegible]子舊好不忍遽忘耳　羔裘之天之服袪袖口也自由也居居猶言處處即安之意究究體悉意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古序曰鴇羽刺時也毛公曰晉人之後大亂五代君子[illegible]從而作是詩也　按晉自唐叔之後大亂五代君子[illegible]晉立孝侯[illegible]沃莊伯殺之晉立鄂侯[illegible]侯伐[illegible]沃[illegible]哀侯[illegible]沃獲之晉立小子侯[illegible]桓叔之子[illegible]鴇似雁而大無後指爾雅云鳧雁之醜其足蹼以比君子不[illegible]奔走也叢生曰苞集于苞其棲即矣勞則思集大鳥集于灌木比失所也栩言處也棘言急也桑言喪也皆以比[illegible]飛也其羽肅肅性不樹也所令下集于諸侯[illegible]了以手事[illegible]可不[illegible]國八役在外不得種黍稷以養父母[illegible]父母所[illegible]于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所也[illegible]生之棘失其性矣君子[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事勤勞[illegible]蒼天曷其有止極乎　此肅鴇行集于桑[illegible]相操也[illegible]變通[illegible]磐[illegible]堅固之意[illegible]何時[illegible]以養父母悠悠蒼天何時[illegible]曰稻不[illegible]太者[illegible]之類皆食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章章四句

古序曰無衣美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始作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名詡武侯之子伐晉侯緡滅之更其大夫[illegible]國帝王子食邑[illegible]武公以[illegible]為請[illegible]其大夫[illegible]王使來[illegible]是[illegible]公自述請命[illegible]美為[illegible]美其君[illegible]者指王使也朱子改為武公自[illegible]武公[illegible]美之者非朱風者美之非刪詩者美之[illegible]武公[illegible]之民[illegible]不如[illegible]皆人[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且吉[illegible]　天子之[illegible]賜侯伯其服六命我豈無六命之衣但不如子所錫之衣久舊而溫燠耳　[illegible]無命賜云[illegible]公孔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天子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illegible]封皆如一等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大夫希冕士玄冕其衣裳九章之說鄭氏[illegible]鑒附會未足據耳詳見春官[illegible]服之職此言七六者命數也非七章六章之謂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古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窮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朱子改為人好賢而患不足以致之非也武公[illegible]賢人君子去之故詩人託孤立為刺[illegible]賢親親之經也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未有不仁而能義不親其親而能與賢者也　杕然特生之杜孤立路傍喻國宗族得國何以異此孤賢人君子安肯其事而適我乎使我中心愛之無自而飲食之也　噬發語辭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域子美亾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野子美亾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亾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古序曰葛生刺獻公也毛公曰好攻戰則寡人多喪矣　朱子改為[illegible]好戰[illegible]代虞後[illegible]為[illegible]人以人[illegible]多死于戰[illegible]也尸[illegible]草野[illegible]其[illegible]骨故曰亾此域[illegible]域居室[illegible]也[illegible]亾不[illegible]室[illegible]之[illegible]枕錦衾[illegible]之[illegible]用衾若謂[illegible]死[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之語矣　葛生蒙于楚蘞生蔓于野兆[illegible]之地也于美[illegible]身死于此幽魂寂寞誰與[illegible]處乎　葛生蒙于[illegible]蒙于[illegible]蔓于[illegible]美亾于此誰與之獨[illegible]以角枕[illegible]有角枕空復粲然[illegible]以衾雖有美身死草野無枕無衾悠悠長夜誰與獨旦乎　日月[illegible]永于夏夜莫永于冬年莫永于死後子美[illegible]主遷之期[illegible]日[illegible]我思百歲之後相[illegible]歸于九泉之居而已　冬之夜夏之[illegible]夢主棄盛而細子室而已　蘞草名[illegible]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苦采苦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

爲言胡得焉 古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毛公曰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說爲隱遠之詩謂未見其果作于獻公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晉獻公聽讒者乎如是但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也否乃可各章首二語比讒言倘張苦未耳也小比聽苦辨其味拔其根 采苦者古我采也下首陽山之巔大何地無苦乃拔也苦也千首陽巔乎人言無花且無蒂信則將舍乎亦無甘舍也必加察焉可知不舍則其甘直見人欲爲讒不可爲矣 采苦者白言未予首陽山下未可信也人之爲言且無乾與然則舍之亦無遂舍也不信而又加察人欲乃謂不可得矣 采封者自言采于首陽山東人之爲言且無蹊徑亦無遂舍如此而人欲爲讒其可得乎 首陽即雷首山在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即夷齊隱處之地 葉細斷之有處苟且也將之也若菜名月令苦菜秀似萵苣而葉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一名菜禮記內則濡鱉包苦是也 封蔓菁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一終

陳 凌校字
董 欽厚覆校

毛詩原解卷十二

明京山郝敬著

秦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伯益之後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有非子者周孝王時養馬于汧渭之間賜封邑于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大夫討西戎不克死于王東遷仲子襄公以兵送王王以西周地盡賜之秦始大鄙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等處是也君子曰觀于次詩而知聖人之先見晉也而秦興矣或曰唐堯風化夷狄乘之秦既夷岐豐之民何爲夷之秦既夷矣陳檜曹譚夏反後滅狄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按左曰晉子始封於唐非子曾孫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寺人官名見君子寺人之令 君子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寺人之令 君子有酒阪有漆隰有栗寺人之令 君子有酒阪有桑隰有楊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古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毛公曰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朱子謂此詩未詳所謂以序說爲襲非也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秦人始知有上帝之祀而襄公之時秦地始大而襄公之時秦地始大而襄公之時秦地始大

毛詩原解卷十二終

陳　凌校字
董欽堀覆校
陳登庸紛校
陳嗣賢覆校

毛詩原解卷十三

羽京山郭敬著

陳　陳太皞伏羲之墟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但望外方央不文孟諸雲夢王時舜之後自虞夏文者皆爲王武王之後封于陳與其子滿而封之于陳與其子之後封于陳胡公之後封于祝者只稱三恪陳滿于三客而尊于諸侯也今河南陳州也後爲楚所滅諸侯自秦以上次弟可推自秦而下三國最小先亡故附于後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坎也毛公曰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爲　朱子改爲國人見此人常游于宛丘之上故序其事以刺之若是則民間自相刺耳大風行自上始也國人遊蕩何關君德而以百風繼樂不可極今子蕩而忘反日爲宛丘之遊樂情矣而國人屬目無大觀之望者　坎然擊鼓作樂于宛丘之道無冬無夏植鷺翿而舞也　子指幽公湯與蕩同外高中下曰宛丘陳都宛丘側坎與侃通和意而樂器史秦王擊缶謂與鷺通舞者所持以自蔽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

巫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

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古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毛公曰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朱子改爲男女聚會觀其事以相樂非也男女淫樂必不自宣其醜下情其所而也變變此疾亂之俗甚明東門國門也枌白楊也栩柔也詩多以二章言南都市也三章言國人業其也舞舞無言魯道行人皆以羞惡之心棄其業也婆娑故淚不檢非女之容也知故聽歌舞婆娑其子驅棲翅然不相合也蓋子而清其芳易襲如若蔽而終見從也猶爾桑中之期遠與鄭溱洧之贈謔皆詳暴其事以遠之所以爲刺　巫之東門有枌或外宛丘有栩亦用枌熟如許子竹兵之女巫者遂差夏舊之日謂會復南方之巫氏其女能知市之中婆娑而遊爲　說文長而遠于以觀衆同邁觀爾初會未習慣然如故已乃貽我　遂之以贈贈也也椒樹也子仲姓大夫氏子文也承姓也春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貴族也殺且旁則明明之華也差擇也越於也殷絕也邁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豈

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

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古序曰衡門陋巷也毛

公曰厄而樂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十子[illegible]自樂無求者之詩又曰[illegible]而配以比詩[illegible]之庶何緣强[illegible]謹配夷公尤明男女之[illegible]法强配[illegible]深刺類此是[illegible]成姻孟子云[illegible]比故似隱者之辭　情本爲門[illegible]迫泌彼泉水雖小流通然[illegible]謹自守亦何不可也　凡[illegible]豈必齊之姜隨分謹守皆可以[illegible]之鯉凡女可妻豈必宋之子君[illegible]橫同橫木於門以出入者也與[illegible]齊姜宋子貴族女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

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

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古序曰東門之池刺幽王也毛公曰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女會遇之辭非也水性沈濁而此水清靖以比賢女淑貞女謂貞女也而後脫東門池水停蓄以漚麻[illegible]君德昏亂詩人惡淫女思淑姬[illegible]暗相對不寐也歌以善道諷詠也語言以善道相告語也[illegible]不淑而致望于[illegible]所以爲刺也　麻之爲物必漚[illegible]而後脫東門池水停蓄以漚麻[illegible]之思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君子維彼美德之淑[illegible]乃可與[illegible]相規[illegible]導君以淫昏也　紵必漚而後可績東門池水清潔乃可漚紵彼美善之女始可與晤對相告語耳　菅必漚而後可織東門池水[illegible]乃可漚菅彼美善之女始可對晤相與言耳　東門城東門也[illegible]可漚以爲布菅茅草可以織席水淺乃采朝可用姬女子之美稱黃帝姓姬炎帝姓姜[illegible]姬之美者稱姬姜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

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古序曰東門之楊刺[illegible]也毛公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illegible]有不平者[illegible]詩與鄭之丰事類而其刺同楊有柔[illegible]女期會負約之辭暮夜邪外者[illegible]予非情也　牂牂以後次汁以前皆婚姻之期今東門之楊葉牂牂然而盛期莫春矣[illegible]是以怪爲[illegible]明星晢晢猶不至者邪[illegible]牂牂大也[illegible]晢晢明也

東門之楊三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

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古序曰墓門刺陳佗也毛公曰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按春秋魯桓公在年陳文公病亟子佗弒太子免而自立厲人大電宅有蔡蔡人殺之立其弟林無良而無賢行傳也自古貴或擊蔡田羣本導之鄭殺宋國人押而作亂陳佗與不良人而弒君垂或遣矣墓門國解之地棘言急也梅言述也鴞惡鳥也比陳人宋人謂序因陳國年事可紀攜陳佗作亂以是陳人之非也夫事為有大于弒君者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之有根段皆國家大故宋風而無刺宋貴爲弒故陳風草門猶衛之終風與邶之凱風不材必以直說之士暢之也夫不善不可爲輔國人所知眾惡之至不能去其視據保護罪在上者一夕之故哉　墓門有梅罩罩之鴞萃于其上國人聚而作不祥猶是也夫不善不堪使輔故爲惡以告之警告而不顧至于敗壞顛倒思予言無及矣　草門墓道之門斯所也夫指陳佗之惡已去也誰昔然時萃羣集也訊告也顛倒猶顛而敗壞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古序曰宣公之臣作也　毛公曰宣公宋宣公之臣也　朱子曰宋宣公之臣名督　謝氏曰宣公宋宣公之臣也　呂氏曰宋地名見草蟲司馬遷宋世家曰宣公卒子穆公馮立　呂氏曰宋地名見草蟲　謝氏曰宋宣公之臣名督　朱子曰宋宣公之臣名督

隱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三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十四終

向事璠校字
陳閒巽覆校
王廷梓覆校

明京山郝敬著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

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古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毛公曰曹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國人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四章章六句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古序曰下泉思治也毛公曰曹

下泉四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十五終

向事璠校字
陳問巽覆校
王廷梓覆校

毛詩原解卷十六

明京山郝敬著

豳

豳之地在今陝西西安府邠州至慶陽府之北境是也古公亶父遷岐居豳

蒿蘩小未能食桑以蒿炊之也公子國公之女子殆將如君女同時嫁也上下親比之辭萑一名蒹始生爲蒹長爲萑成爲葦也葦蘆也二物可爲曲薄以盛籩也銚桑掇條取其葉也隋孔曰斧方孔曰斯斧同而以受柄之孔方長異名也遭揚遠枝揚起者女桑柔低小者猶短牆言女牆也鵙伯勞也五月鳴六月唳羅少鳴七月鳴則將化矣遹作鵙吾鄉人呼爲嫁郎例鵙鴂而尾長綠黑捷疾善搏鳥鷙長之故又名搏勞一名伯趙趙疾也夏翟云其鷙斯趙故春秋傳曰伯趙司至楚辭曰鵙鳥鳴而草木不芳陸佃云陽氣動倉庚鳴鶪之候也陰氣動鵙鳴鷹化爲鳩鳩即杜鵑也孔陽甚鷙明也不榮而實曰秀蕓蕓志一名小草蜩蟬也蓷蓷葉鷄桑狸野貓同同衆纍纍也武功傳也丞一歲曰蹶三歲曰新斯蟲蚣蛩也以股相切作聲莎雞似蝗而色斑振羽索索作聲一名促織聲如急織也宇檐下也蟋蟀即促織穹與空通孔也窒塞也穴也蹢躅也蹢躅貴大如李而正赤與蝶類一名雀李莫郁李與鬱類莫有白紫二種可茹蔌豆也剝撲通擊蓷也冬驟春熟曰春酒瓜至七月瓠至八月過時而瓠也可爲壺掇曰壺叔拾也苴麻子場圃同地春種爲圃秋築爲場禾穀之總名在野曰稼自田入邑曰上宮功公家之役古者用民之力歲三日即此時也乘升也屋田中之屋沖沖陽氣微也爾尊曰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或問七月與鴟鴞公劉何風雅之辨也七月民事爲公劉君事也然周禮春官籥章云斷竹吹豳雅蜡祭吹豳頌何也此詩歌于朝廷可爲雅歌于祭祀可爲頌鄭康成謂即采桑之女成時思婦是風春酒介眉壽是雅稱觴祝君是頌未元晴不然之而以楚茨諸詩當豳雅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古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毛公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爲相使其兄管叔鮮蔡霍武庚治殷管叔將以殷畔流言于國曰周公不利于孺子王疑公公告太公召公曰我弗避無以告我先王乃避位居東二年管叔叛王執而囚之爲疑公未釋也公乃作此詩陳王者章言鴟鴞所取我子謂殺管叔于死也二章木而綢繆比武庚尚在東方未寧勸王早圖也三章以後皆自明己志然序不言公自明而曰公救亂何也是時成王幼沖國家新造將子米幼而未能作此詩倍王不知者謂公自明而知者謂公救王室與天下也大戴序言非知聖人之深衷者孰能作之朱子謂以金縢爲文有據而不知以金縢爲文者毛氏解序之說序云周公救亂者蓋金縢亦未之及也又謂此詩爲周公東征二年詩官叔武庚作按書居東非東征也居東避位而東征則三年也故管叔者成三非周公也管叔既誅而武庚尚在于成王殺管叔之日公居東未歸而東征則西歸之後矣朱子誤于漢儒周公殺兄之說漢儒又誤于孔書蔡仲之命孔書又誤于解金縢弗辯之語不就相習使聖人蒙千古不白之冤以迄乎今憑予書金縢六詰諸篇詩辨之矣　鳥之惡鴟鴞者呼而告曰鴟鴞予鴟鴞乎爾今殺我子矣勿更毀我巢室也以我如斯之恩愛如斯之勤苦有養我子如斯其可憐憫爾既取之更毀我巢室也以我天下之勢而之北到民家視以恐怖

牖戶預防風雨勤勞非一朝夕矣今此巢下之民或敢有侮慢思毀我室者于是不知其不可也　予之手拮据而授作予捋取萑苕以藉巢予蓄而積之租而聚之以至于予口盡瘏凡以我未有室家耳豈爲國殷乎　予之羽譙譙然敝剽矣予之尾翛翛然頭危風雨又深憂搖動予雜嘵嘵然叫呼而已　鴟鴞至号攫鳥子而食者也託爲鳥之哀告之以止譎蜩動貌鴟鴞比武庚以子也管叔也言武庚既殺管叔于者呼鴟鴞告之以止武庚以子也管叔也言武庚既殺管叔于死勿更與奄徐諸國謀亂于室翹翹蟲名有通義也閔憂隣也牖戶巢之出入處也拮据強作勤勞之狀桑蘆花也白芽之曰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而知周公于是始有東征之志矣昔武王誅紂封其子武庚使奉殷祀及管叔以武庚叛奄徐諸國又叛則殷周不兩立者乎于是勿更與奄徐諸國謀亂于室翹翹蟲有通義也閔憂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悄悄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日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召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古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毛公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也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軍家之望女也五章妻望夫也女之得反時也而君子之于人戶其情不同故其勞所以頌也思以彼民思其死生也其死生堪乘山平　周公東征三年成三詩管叔得鴟鴞之詩懼而出奔蔡而周公遂誅管叔放蔡霍武庚而殺之大誥天下奉王東征武庚伐奄孟子所謂三年討其君誅其民也

己今王欲安天下而不留公歸其可得乎　欲伐柯乎斧柯乎即手中所執之柯便是新柯之法今欲歸公但悔前日之誤即成今日之是豈有他哉亦惟設其邊豆殷然成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往事釋然矣聖人豈有成心乎　踐行列整齊貌古踐與新通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古序曰九罭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前篇諷成王以褒禮迎公此篇諷成王以褒禮迎公也　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為憂而以東人見公為喜其于君子立言大義迥見女私情謂周大夫託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九罭九囊大網物莫大于無魚大師綱紀九罭之言九域以比天子羅致大臣也鱒魴皆名貴之言付節之言方付度所以撫同公之方也蓋王悔始之失公而詩人諫公之忠順惟王還其舊服而已矣王公袞冕即冢宰之服鴻飛比公去位高騰也遵陸遵陸比二年居東也一章諫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微公必歸而託寄辭東人之說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為東人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宿諷王之遠迎公也蓋王疑不誠公而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故東人悲公歸而謂王不恤公去詩所以戴其不知而表公之盛德情忠無緣達快快默主之情其辭甚悲惻微婉矣　九罭之網設則魚無不得有鱒焉有魴焉今拔西人欲親公無他惟王以能袞之衣繡裳之裳往迎還其舊服復其舊位而公可留而觀矣　王以聘往公必遣歸如鴻飛宜戾天今遵陸渚公之居東猶在渚也王欲公歸元宰虛席豈其無所乎今而後于女東土不過信宿而已　鴻飛宜高舉而乃遵陸平陸公之居東猶在陸也王欲公歸公豈不復乎今而後于女東土上不過信宿而已　是以王之迎公也有袞冕之衣矣以公之忠順王命不宿留而君召豈徒為在我西人喜公還在彼東人悲公去曰王無以我公歸無使我心悲聖德所在人心愛慕朝廷之上而無知公者乎　九罭九囊之網鱒魚側鱒細鱗而赤腰鱒鱒也我西人也謂遇見也時公居東歸則西人得親也袞衣制龍于衣龍形卷然故謂之袞繡裳繡五采于裳也聘公九章之說未可憑詳見周禮遵循也渚小洲汝謂東人再宿曰信高平曰陸是以有袞衣承上三章言王果以袞衣繡裳往迎而公遂去東西歸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論九罭而知聖人忠愛之無已也臣之事君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始以王見疑而去負罪引慝人臣自靖之分也苟君能諒臣之無他則懼然相與棄其舊而圖其新豈復有穢汙不釋之憾詩人所以深知公面貌詠于九罭之魚也為人臣者歸周公可矣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古序曰狼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美周公也毛公標政也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豺狼美聖德而言豺狼者才良之害言也狼行顛其後比公去國未忘王室也狼性性走善還比公居東西居也世稱顛連曰狼狽冗亂曰狼藉播棄曰狼戾放散曰狼皆患難之比也　狼之急走也進則躓其項下之胡退則自疐其尾其顛沛失所甚矣我公遭難去國豈讒口所能傷惟公自

讓其大美耳視其所著赤舄几几然安舒素履無咎豈以聚斂而有取其常度乎　狼進則躓其尾進則躓其胡公之遭讒也雖讓大美不居而盛德復音如王之完璞無有瑕玷也　歐陽修曰詩春秋公孫于齊之讒也胡項下懸肉垂頤也孫遜同遜也猶春秋公孫于齊之孫金縢曰我之弗迎罪我先王是也孫膚大美也膚為朱履也履下曰履單下曰履几几安舒也德言合問也履王病也履也履下曰履單下曰履几几安舒也德言合問也履王病也履也履下曰履單下曰履几几安舒也德言合問也履王病也

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駟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古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公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周先王遣使臣經事畿則歌此詩以燕之毛傳謂馬文王之詩稱王事者西伯受商王之命以征諸侯使臣往來皆王事也此固西伯未稱王而曲辭之非也後儒遂謂文王末年稱王尤非也蓋凡風雅歌文王之事非即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而後禮樂興是成王周公之世矣彼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司馬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迅無疆坤道也臣道也故以比雄曰牡男子經營四方故以四牡比雁與雖通即雖鴻布穀也其鳴聯聯耕以比孝子勤田養父母也我乘四馬駸駸然驅驟不息周道回遠豈不思歸王事不可不堅固不堅固而後言歸是以懷思而傷悲耳　四牡騤騤然不止駱馬嘽嘽然喘息勞亦甚矣豈不思歸王事不可不堅固不得從容啟居耳　翩翩然飛之雖鴻鴈耕之鳥也下集于穀生之樹而不能高飛失其所矣我為人子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得耕田養父失所亦甚矣　翩翩者雖飛而止于穀生之杞我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暇養母亦猶此雖矣　駕四騏馬騤騤前進豈不思歸為君忘親作此詩以義母之推象告君也　白馬黑鬣曰騤騤與踧踧通驅也處居也古者坐以膝著地以股著脚也詩語云居吾語汝居即坐也苞發生也杞枸杞將奉也諗告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古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毛公曰遣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按此文王之詩後王遣使臣皆用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明之使臣受命不同總之宜上恩達下情耳人主深居宮禁國方歎難疾苦無由知故使臣以周諮為先務燕以遣之所謂遣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渙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朱子謂序不達詩意非也　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英華或黃或紫或黃輝映載路使臣銜王命而行光華亦如之其從行駪駪然眾多之征夫疾趨君命各盡不及之憂也　我馬維五尺以上之駒六轡如濡駕是車馬馳驅隨事隨處周徧不遺咨諏詩問助也咨謀詩謀直如砥平一人耳目之所不及可也　我馬為青黑之駰六轡如濡寬而能謀咨度其後宜可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柔而能謀咨諏其計畫可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徧咨詢于眾人可也　每者不一之辭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孥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古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毛公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按武王周公管蔡皆文之昭也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管叔監殷管叔將以殷頑流言毀公王疑公公遂避位去居東明年管叔與成王執而殺之公不殺聞不能救也鬱鬱歎恨情見乎詩矣　鶺鴒大話語篇及天下既定制禮樂追傷而作此詩于凡合宗族燕飲則歌之首言兄弟至親二章言死喪則管叔見殺之事三章言急難即避位居東之事四章言鬩牆禦侮即二叔流言武庚作亂之事五章言既安宜追惟往事極道悔恨之意既不忍叔之死而又不敢尤王長弟代立自怨自艾策工瞽瞽嗚怨諸同父亟稱良朋者自恨為兄弟不如朋友耳情有難言故末章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曲盡苦心而世儒曾不究圖誣公殺兄愚于書今藉新之詳矣學者誦鶺鴒篇恨情而不究圖誣公殺兄愚于書今藉新之詳矣學者誦詩而不諒公之心則千古冤誣而不諒公之心則千古冤誣君子　常棣之花鄂不韡韡今人試念天倫有如兄弟者乎　居常無事則本親蘇不殊戚戚之情臨難結切離死喪可畏也陳尸原隰哀而收之亦惟兄弟為相尋求耳　脊令之鳥在彼原野有動尾掌一翻飛聯翩而長歎況在同父能無悼痛耶不令兄弟鬩很于家禦侮有外侮何以禦之無助而免于害者矣苟兄弟可心何憂外侮乎矣急難救友矣外侮且宜安追傷往事極道悔恨雖有兄弟不如良朋之永歎無我共于天顯民彝亦甚乖矣　鬩牆禦侮見兄弟同本親蘇不殊戚戚之情臨難結切離死喪可畏也陳尸原隰哀而收之亦惟兄弟為相尋求耳　脊令之鳥在彼原野有動尾掌一翻飛聯翩而長歎況在同父能無悼痛耶不令兄弟鬩很于家禦侮有外侮何以禦之無助而免于害者矣苟兄弟可心何憂外侮乎矣急難救友矣外侮且宜安追傷往事極道悔恨雖有兄弟不如良朋之永歎無我共于天顯民彝亦甚乖矣　況脊令死升沈杳不相及況思難之苦益信兄弟之親今日之孺陳爾饌豆飲酒盛敬既具而後相親如孺子既和樂矣兄弟不在非真樂也惟兄弟急難如左左手可以人不如之員哀耳　妻子相好相合如鼓瑟琴生人之慶也苟兄弟相猜則其乘齡終必兄弟飲聚而後妻子和樂可長久耳　可知室家雖親得兄弟而後安妻孥雖和得兄弟而後樂此情深切難可言喻惟身親閱歷窮究其理盡其難始信誠然苟非身遭難危者其孰能知之　常棣猶棠棣梨也甘者曰棠苦者曰梨花蕚相承如人著韡然韡韡外見既不自也蓋指成王殺管叔之事禮公族有罪命于甸人不與國人惡兄弟故曰惡與稽通音亂之原謂沙海也蓋眾也或宮禁微微且也問很也務與稽通音亂之原謂沙海也蓋眾也或宮禁微微脊令鳥名飛則鶺鴒行則搖有急難之狀每猶常也況也猶云尚況也況也猶云尚況也求尋覓也諫也稽小兒也進久也孥子也

棠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古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毛公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窮達貴賤皆然民德歸厚矣　太平非一上之力明主賢臣相與共之故舊朋友出處異趣故伐木比語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以鳥鳴為比山谷為喻志氣亞相接以比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日月陶陶桑葉青青草蟲喓喓憂心忡忡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既平　杕杜四章章七句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旨且多

鰜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鱨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古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毛公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宋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歌非也明王盛時命物著卓詩人作歌以美豐亨富有之祥聖人刪詩正雅節文武崇王道而說者但爲上下歌頌美豐而已武儀禮定樂歌道主人優賓之意則至詩所言皆口腹殺禮而已隨世尊何以言詩　愈者以菁華爲貴而魚麗十其中者贈有之意亦有之即一水族之多而萬物可知君子有百既美而且多以之行禮于何不備乎　魚之麗于罶者動有之鱨亦有之君子有酒既多又旨以之行禮無一不有矣　魚麗丁罶者鱨有之鯉亦有之君子有酒既多又旨以之行禮無不周矣　凡物多則忠其不嘉今物一魚之類推之既多而又嘉非以充數爲多也　物有則有而又時非以不時爲有也　蓋物有則有而又時非以不時爲有也　蓋物有則有而又時非以不時爲有也　蓋

君子邦家願以光顯壽命願以延長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所瞻仰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　南山有杞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保　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保之　樂只君子子孫其保之

杞枸也　李果也　眉壽豪眉也　黃耇老人髮白復黃也　楰山樞也　栲山樗也　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

崇丘

由儀

古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按由庚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毛公曰有其長而已其長而已其宜也　按六月之序此三篇原不相屬此則以詩篇類耳朱傳據儀禮改由儀次由庚次南有嘉魚崇丘次南山有臺說見前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古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朱子改爲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以示恩惠而歌此詩非也序義本謂天子親來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及四海總括全篇比零露之意朱子謂爲諸侯來朝之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據詩次第此篇朝諸侯下篇方與之燕飲蕭是蒿生澤藪高不盈丈露自天零即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帝位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于四海禮之謂也豈飲酒之謂也

蕭生于下然蓼然上遂露降自天沛然下零天澤交而成禮亦猶此也君子來朝既見則我心傾寫相與燕樂曜笑言語是以有譽悅而安處也　蓼然之蕭零露瀼瀼上下交也既見君子爲國家榮寵爲朝廷光華猶也不二之德無所爽差宜久于位而壽考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然法澤既見君子稽與甚安樂而情意豈弟其豈弟之德諧然和氣足以宜爾兄弟而令德獲壽考之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厚君子來朝馬轡之鞗下垂沖沖然采瀨卑馬之鈴雝雝然和鳴聞聲見色皆康侯之儀衛也有臣如此宜爲萬福所聚矣　蓼長貌蕭高也

祭則蒸之以升其蕭潤澤也君子拜諸侯寫傾也傾寫則新快矣燕樂也譽豫通如韓姞燕譽之譽譽處安意上下無猜忌則安樂矣龍寵也爽差也孔燕甚樂也豈弟豈樂也宜兄宜弟宜久于位而壽考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湑既見君子稽與樂而情意豈弟其豈弟之德諧然和氣足以宜爾兄弟而令德獲壽考之樂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厚君子來朝馬轡之鞗下垂沖沖然采瀨卑馬之鈴雝雝然和鳴聞聲見色皆康侯之儀衛也有臣如此宜爲萬福所聚矣　蓼長貌蕭高也祭則蒸之以升其蕭潤澤也君子拜諸侯寫傾也傾寫則新快矣燕樂也譽豫通如韓姞燕譽之譽譽處安意上下無猜忌則安樂矣龍寵也爽差也孔燕甚樂也豈弟豈樂也宜兄宜弟宜久于位而壽考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湛露四章章四句

朱子改升於詩南陔白華華黍下雜記詩由儀樂下由儀以足十篇之數至此改爲白華之什

彤弓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詔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詔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古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朱子改爲天子燕與賓異饗用大牢饗用殽而不飲所以示恭惠也燕禮皆酒而饗七于禮以酒行酒非行禮以飲酒也燕禮皆酒而饗七于禮以酒行酒非行行算所以示恭惠也燕禮皆酒而饗七于禮以酒行酒非行行算所以示恭惠也燕禮皆酒而饗七于禮以酒行酒非行行算所以示恭惠也

或主於向賓行于朝廷光華猶也不二之德無所爽差宜久于位而壽考不忘也　彤弓詔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詔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彤弓詔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或主於向賓行于朝廷光華猶也不二之德無所爽差宜久于位而壽考不忘也　彤弓詔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詔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彤弓詔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或主於向賓行于朝廷光華猶也不二之德無所爽差宜久于位而壽考不忘也

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古序曰美諸侯也　前篇美天子燕諸侯也　文王之廟既成而諸侯來會宗周而燕之故謂之宗廟也　宗廟之中必有親戚之恩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尊卑之分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長幼之序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賓主之禮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賓主之禮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親戚之恩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尊卑之分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長幼之序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賓主之禮焉故謂之宗也

湛露天澤也夜以繼晝而燕飲多易亂也故謂之夜飲也　宗廟之中必有親戚之恩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尊卑之分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長幼之序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賓主之禮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親戚之恩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尊卑之分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長幼之序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賓主之禮焉故謂之宗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古序曰美諸侯也　前篇美天子燕諸侯也　文王之廟既成而諸侯來會宗周而燕之故謂之宗廟也　宗廟之中必有親戚之恩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尊卑之分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長幼之序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賓主之禮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親戚之恩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尊卑之分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長幼之序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賓主之禮焉故謂之宗也

湛露天澤也夜以繼晝而燕飲多易亂也故謂之夜飲也　宗廟之中必有親戚之恩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尊卑之分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長幼之序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賓主之禮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親戚之恩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尊卑之分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長幼之序焉故謂之宗也　宗廟之中必有賓主之禮焉故謂之宗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古序曰尊菁者莪樂育材也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古序曰尊菁者莪樂育材也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毛公曰樂之矣　朱子改爲燕賓客之樂之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子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古序曰美宣王也　毛公曰處也　北伐也　毛公曰處也　北伐也　毛公曰處也　北伐也　毛公曰處也　北伐也　毛公曰處也　北伐也　毛公曰處也　北伐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

蓋廢則爲國之基陸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蟲廢則恩澤乖矣蓼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按毛公所云卽孟子詩亡之意聖人刪詩稽王道之興廢垂法戒也故小雅鹿鳴以下諸詩皆文武成周之盛百度所興隆而穆王以後周道浸衰典刑廢隆至于厲王頗敗遂矣國人逐之而死于彘其子宣王復脩文武之政煥然中興故自此至集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此篇則美其命將北伐之功皆所謂變小雅也毛公序說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興之由一以明聖人刪詩正雅之義故孟子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爲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于詩也　盛夏不興師今六月盛暑接續不窒戎車脩飭四馬駿壯載是戎衣以出何爲者也因獵狩倡嬉中國急難王命出征所以攘夷而正中國也　戎馬比力不比色今四馬既比物齊力矣而色又皆驪其馳騁進退閑習法則非滿之有素而能然乎當此六月卽製戎服取成就道趨事敢速然日行不過三十里師出以律不倉皇失度王命出征使之敵愾而佐天子也　四馬長廣顯然壯大薄伐玁狁以成美功戎事尚殘懼今將士皆能嚴畏敬慎以供武事自足以制敵而安定王國矣　玁狁不自茹度整齊醜類盤踞我焦穫之地分兵侵我邊地之鎬逼近朔方深入涇水之北我乃選鋒前進建赤熊之旗央央鮮明開戎車之大者十乘調遣啟行以爲先鋒安而適調從前觀之如軒以爲先鋒其盡制如此駕車之法前觀之如軒其盡制如此駕車之法四馬既佶壯而又閑習軍實非不足也然薄伐玁狁僅至大原而止夷夏有限不窮追也爲大將者乃能文能武之吉甫萬邦以爲師何難一獵狁乎此王國匡而天子所以成功歸矣王錫之燕飲喜樂多受祉福以其時自遠地之鎬在外永久朋友情誠進諸脩友與之飲酒有魚鱉諸侯朝覲皆以馬來貢物以馬來貢物以馬來貢物

其上焉　天子田萬幾而或留意于馬祖是能謹微也田獵非適意獲禽享賓思後干下也蓋狩以講武先王之大禮所以觀軍實可以觀人心可以驗君德之好尚可以察政事之修廢可以觀人心可以驗君德之好尚可以察政事之修廢詩人美而歌之　吾王再狩于御將用車馬先祭馬神所事用祖明日以吉日戊辰祭馬祖而禱曰使我田獵獲大阜之上從禽歌之羣翔也　越三日庚午選擇我馬于禽獸所聚麀鹿麌麌然眾多之處如漆沮之水之旁可馬天子大禽獸基自西北名行之所也漆沮之間有平原巴其地祁然而人禽獸各安其處或饑饉疾走或後俟相待或一二為羣或二為友或三為友或四為羣左右周心射獲以燕樂天子也　張弓矢手挽矢在弦小禾曰肥發動之中大獸如兕一矢即死獲獸雖多非以自供也將以進之賓客為燕飲之需且以酌醴齊行大饗之禮也　天子馬日地支為辰日干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為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為柔十二支六陰六陽子寅辰午申戌馬陽丑卯巳未酉亥為陰陽也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外事兵外神也馬祖亦外神伯即馬祖之神天駟星也一名房一名龍房為龍馬也差擇也麀牝鹿也麌麌鹿多貌漆沮西都二水名祁大也禽獸夾同兩物夾一曰挾矢在弦上以大二指夾而引之也禮一矢而死也醴酒之連糟者周官酒正五齊二曰醴齊用以祭享賓客本初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十八終

甘葆貞校字
張華蓮覆校
陳尉賢覆校

明京山郝敬著

鴻鴈之什自鴻鴈至無羊凡十篇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古序曰鴻鴈美宣王也毛公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朱子改為流民喜之詩上新之小雅皆歷鳴而下至此二篇皆朝廷制作不應之采民謠一篇辭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來去無常民亦同常故未意以為流民自言謂矣　鴻鴈之飛寒暑遷易而北來南轉從君宜有定期聲高遠也民今聚散而此爾民初遭亂苦不堪其流離勞于野多及河行之幕皆可矜憐之人中有鰥寡無告者尤為可憐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出於民都而復歸民垣堵民之類比者今百姓者仁鄰之勞究竟得安居矣　鴻鴈于飛哀民嗸嗸如自訴苦聚集之眾有居無食有食無衣何異離群失侶之孤獨哀鳴嗸嗸哀苦貌食家全日不容已維彼昏昏不知哀憐之人謂我勞苦而不知民間疾苦民間勞苦無食無衣無所依賴者不知

我于爰處無所底止乎　新父汝眞不聰不能察人之慈我乃有母無兄弟爾何轉我下憂宜使我母自主養須之事乎　新父訓馬也前乎制酒誥曰妹父轉違通作徽尸亡也養飲食也

新父三章章四句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古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朱子改爲留賢之詩非也其留也以去其去也以入用鶴鳴之詩孤矣故刺之猶王風之兮中有麻也馬五尺以上曰駒白駒比賢士貞潔也苗藿也好飼以場圃之菜苗而縶留之維繫之以其今朝馬在此則所謂乘馬之人因緩其行而逍遙于此耳　皎然白駒我食以場圃之苗藿縶維之以延今夕所謂乘馬之伊人因以挽其去而爲嘉客于此矣　皎皎白駒尚其賁然光寵而來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逸樂撫期也山林孤寂愼哉爾勿優游長往勉哉爾勿隱遁是思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自以青芻一束飼其馬豪貴富貴亦不屑矣令德令儀溫然如玉身雖不留猶願貽其稿芻勿懷貴重爾音如金玉不以貽我而有遐棄之心也　場圃同地場即圃也苗菜苗也禾苗無在場者蓋豈美繁維皆繫也永淹留也伊人猶彼人生芻青草也金玉言希貴也音聲教也遐遠忘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古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非也民不得所時政使然詩人託爲民言以諷王也黃鳥好音人所悅也春陽始鳴應節趨時故爲遷居擇處之比穀惡木桑言衰也栩言虎也皆失所之比黃鳥性不穀食比己將不食此邦之食也始以故鄉失所而來今又以此邦失所而歸故自託于黃鳥非以黃鳥爲刺刺病黃鳥者耳與呼碩鼠異　黃鳥識時好音猶人而朝爲集于此穀也粟非黃鳥所食爾勿啄我此粟我昔棄邦族而來爾此邦人善與耳今不肯以善道相與我將旋歸反我邦之宗族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粟我行歸矣此邦無達人情識事理者言旋言歸依我諸兄耳　黃鳥黃鳥勿集于栩勿啄我黍我將歸矣此邦之人不可同處言旋言歸依我諸父耳

黃鳥三章章七句

按二雅皆朝廷獻納之詩而小雅小雅太雅則專言君德所以與小雅異若此篇之類託民風以諷上故爲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古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作此詩非也民適異國則流離失所矣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上所以教民陸翅任卹之行安在不能養又不能教中興之業衰矣故刺之刺凡詩刺多即其人之事代言諭其詩知其政而美刺寓焉春秋之法如此　我從故國來經行其野見惡木之樗枝葉茂盛猶可休息今我漂泊無依以昏姻之故來就爾居爾不我養是惡木不如也將君之何反我邦家而已　我行其野采惡菜之蓫以惡食爾曾不念舊親漠我不如新瓜爾之歸否欲以成富耳何能以此成富忘親棄故但爲人所怪異耳　樗惡木即今臭椿遂俗名芼路似蘆服而葉長色赤莖一名藄一名藄根正白皆

我行其野三章章七句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古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朱子改謂築室成而燕飲以落之不言諸室皆謂是詩亦通用平非也禮廟成則升屋刑牛酒血以釁之路寢成則設盛食考成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觀願之辭　鎬京王居旁據鎬水長岸秩秩前對終南連山幽幽築基盤固如竹之叢苞結宋楊密如松之隆茂願居此室者兄弟親睦式相和好無相怨尤焉　我周世世相繼造丕基中業紀壞而王似續之築室百靖之多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于是處處而安焉于是笑語而樂焉　宮室先垣牆繩約其板榦爾然土塈堅重牆成牢密風雨不能侵鳥鼠不能入是君子所居以爲尊大者也　其爲堂也規模閎正鄉人跂立而翼然棊也方隅整齊如矢行急而直也椓宇斬搴如鳥翬起而革也簷阿彩繪如翬雉飛而華美也是君子所升以居上臨下者也　其爲室也翦庭殖然乎正楹柱覺然直大向南正處噲噲明爽房奧冥處曖曖深遠是君子所居以安寧者也　君子寢于是室下設蒲席上加竹簟乃安寢焉既寢而興興而占夢吉夢維何曰熊羆虺蛇蓋壯之物是爲生男之祥　由是生男邪則寢之以弄璋璋玉也弄之以璋象德也聽其泣喤然大聲比其長皆將服朱黻鮮明有光家爲君王者也　生女邪寢之地從其順也裹以襁褓示無加也弄以瓦器象其所事也瓦器象其所事之非亦無預外事之宜唯守中饋議酒食勿論父母之憂可矣　諸當作尤怨也芋訏通大也革亟通如鳥亟翼而高舉也當戶外地曰庭莞蒲席簟竹席熊羆皆猛獸羆似熊而長首高鼻能攀援多力麀麋蛇小而毒故曰爲麀弗摧爲蛇奈何大人在位有才識爲人所尊信者也弄璋以玉爲戲具也半珪曰璋祭享之器祖而加衣曰裼瓦陶器紡塼酒壺之類今婦女織紡加瓦縢上紡用塼鎮車是也非儀皆朝廷所議政事非不可也儀宜行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麀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古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氏曰厲王之世物產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能興復故敘而歌之按周唯牧人掌六牲不言牛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蓋六牲謂馬

甘葆貞校字
張華蓮覆校
陳嗣賢覆校

毛詩原解卷二十

明京山郝敬著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至巷伯凡十篇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因亞則無膴仕昊昊天不庸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古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朱子謂春秋魯桓公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是桓王之世上距幽王然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同異序之時世不足信此說非也按周制卿大夫世官尹氏家父皆世卿子孫氏其先如虞仲之後亦稱虞仲之類若疑此家父即七十年後來車之家父則南山不平之尹氏亦即常武王謂之尹氏與 終南之之山節然高峻積石巖巖民所共仰尹氏位居大師赫赫之勢爲民具瞻何異高山之仰今其所行不善使我憂心如火俟實民其威而不敢斥言觀此國運亦既終斬絕矣王何不察乎 節彼南山草木之生皆猗然垂實何其均也尹氏尊爲大師偏黨不平謂之何哉天方降重薦之病喪亂弘多民有不嘉之言而尹氏曾不慘然戚嗟也 尹氏官居大師以世臣爲國根柢執國之平宜維持四方輔毗天子公道廉人使民信而不惑可也今既不見信于民即不見恕于天則不宜久塞賢路空曠我太師之官也 尹氏爲政委託親戚羣小不肯躬親王事忠勤報主庶民所以不信服也豈世無君子乎惟彌弗肯訪問弗與任進焉可誣國君子謂國無其人也式平夷其心不肯自者則己而退之乞使小人親近危殆殞殄殘殄之親滅勿高爵厚祿以私之可也 天午小人以嗣人國家是昊天不均傭而降此喪戾之大變也所以致之窮極之訩亂也昊天不惠愛而降此喪戾之大變也所以致之怨望閔息矣君者惟在君子正若危用君子而君子至則民之子用事自平夷其心而人悅服則怨怒亦違云矣 今既不見無于天禍亂不定與月俱長使民不得安寧我心憂之如酲不知誰執國之成法者不自爲政偏任羣小勞苦我百姓也 吾欲駕彼四牡去此亂邦四牡項領昂壯可用也然環顧四方蹙蹙然出門即礙可瞻可容馳騁乎 宰天下事宜以和平方其盛爾國惡禍爾矛敵如欲戰鬬由其心不和乎故也苟能平夷其心悅懌其氣往來順適如醻酬然人己諧和何人不得邪 昊天乎何其不平也我王亦固是不得安寧矣不肯懲創其非心反怨人之正己者焉 家父作北歌誦以窮究王訩亂所由庶幾動王梅心任賢求治以畜養萬邦耳 節高峻親嚴巖積石貌師尹大師尹氏也懷燔也斬絕也監察也有實其猗草木垂實猗猗然也薦重也瘥病也憯與慘通医本也均平也賊輔也弔愍也不弔昊天不見愍于天也空我師空曠我大師之官也國君子謹賢人也式己退小人也殆危也近也小人易親而險于云佞人殆殆也私親也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兩壻相謂曰亞膴仕猶言美官傭均也俾窮也訩匈匈然亂意窮極之亂也屆至也闋息也違去也酲病酒也國成國法也項頸壯視訛動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扰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爲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蔽蔽方有穀民

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古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正陽而繁霜降天變于上我心焉之憂寤民之讒言其害甚大人皆怨危我獨慮及宗社京京然憂之大也哀哉我小心畏懼如鼠病在穴愁居憂處以至痒病也毋生我豈使我病乎遭逢世亂不先不後莫非命也訛言之人瑣肆中傷言人美好惟自口出言人莠醜亦自口出憂心惄惄日甚以致小人之侵侮也 憂心惄惄風之將亟無所依歸念我不幸與此無辜之民將并見四海爲人臣僕哀哉此民復從何人受養乎觀鳥鳥之飛不知止于誰之屋耳 瞻彼中林草木蓁蓁然大者爲薪細者爲蒸區以別矣今民皆危殆視天若夢夢不明者特尚未定耳天之既定善必辨惡必殊未有不能勝人者維皇上帝何心憎人人自取之耳 山則高矣而彼謂之卑其實陵也陵可謂卑乎訛言反覆如此寧莫有明斷之人能辨此之者徒然召彼故老問彼占夢彼各自謂聖人可否淆亂如烏鳥雌雄誰能辨之 生斯世也謂天高乎不敢不跼其足將恐招也身逢亂局其躬將恐壓也謂地厚乎不敢不蹐其足將恐陷也謂地厚乎不敢不蹐其足將恐陷也謂天高乎不敢不跼其足將恐招也身逢亂世禍機不測敢謂無是事而不懼耶我所以長號此言有倫有理非矣語也哀今小人胡爲肆毒害人如祝蝎乎 猗彼綺巘之田甚瘠薄也尚有鬱然特生之苗豈以世亂而無豪傑乎證罔則遺妬是天搖扰我也多方排擠如恐不克始云求我爲法如恐不得今乃拘執堅固仇仇不釋惟恐不力矣 我心之憂或如有物結之富今之政何其暴厲也火之燎原其勢方張寧或滅之赫赫然顯盛之宗周一褒姒遂滅之蓋婦人蠱惑之所爲也 我心之憂或譏人乘間敗壞之耳 國事如此思其究竟永抱無窮之慮如彼行道又窘迫于陰雨其車既裝載乃棄夾綁之輔輸轉所載之物然後倩人助己蹶矣國步艱難不用賢而貽悔何異此爾 爾勞車者勿棄夾綁之輔以貝盈簏持輪之輻又數數戒勑爾御車之僕如是則自不輸墮爾所載矣今奈何終踰絕險之地曾不以爲意乎則其覆敗宜爾 魚相忘于江湖今在池沼何樂之有君子立衰亂之朝亦猶此也雖深自韜晦終將不免及宗社耳 君子躋憂小人則樂彼有旨酒又有嘉殽和悅其鄰里與其昏姻甚相周旋我獨無侶而心自慘慘然憂之痛也 佌佌然之小人大廈安居而有屋蔽蔽然卑陋者厚祿牽養而有穀民獨不幸無居無食是天降天禍椓擊之也彼富民猶可惟哀此惸獨無告者若之何哉 正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正陽之月也訛偽也將大也京京大貌即皚皚高貌鼠病在穴也蓁蓁亦病也蓁狐尾草醜我穀則善蓁則醜也愈愈增益也無祿猶言不幸臣僕仇讐之虜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中林林中侯語辭蘇曰薪細曰蒸柴樵之名方等齊也殆危也蹐蹐蹙也蹐蹐也荒荒也特苗之特出者佰周頌載芟篇云有厭其傑也抗搖動不安也仇拘也即寘戮手仇之仇仇然盤執不舍也燎野燒也威滅也輔輻枝夾輻防折壞也輸隨也將請乞之人也員盈也輻輪轅也輪中直木三十爲輻治和也比親也亡旋也僦僦小貌蔽蔽陋貌天妖通苗也椓擊殺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尹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子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古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卿康成以爲刺厲王非也十月建亥純陰盡變之爲琥與山川之崩竭皆幽王事也 十月建亥純陰之月朔日辛卯純陰之日日爲陽主而是時有食之者陰盛陽衰之象甚可醜也彼月有時而虧缺而微常也此日亦當缺而微常也此日亦當缺而微常也此日亦當

善耳今反出于怨而疾威不悛日甚一日若之何不滅乎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不皆見信鄉行道遇往漫無抵至凡百君子爲臣止敬各求自盡何可不相畏不相畏是不畏天也天可以不畏乎　今我寇已成不可退矣饑饉已成民不遂生矣王曾不悟而我近侍小臣憂之懼惜日以困瘁凡爾諸臣莫肯用心訊問以求忠益聽人之言答之而已不尋思也一聞讒言全軀而退國事將誰賴乎　哀哉歌介不能言之人非但言出于舌禍且及身而受困厄矣可哉利口能言之人巧言如流而使身處休樂之地今時好佞惡直如此　人雖曰往仕耳不知今之仕甚急且危也欲爲忠直見謂不可使而得罪于天子欲爲巧佞庶幾可使而公議難容見惡于朋友仕不亦難乎　當謂大夫離居者曰爾還而遷居于王都乎彼對我曰予無室家在王都也察其意如鼠之畏人吞聲泣血未有言及時事不疾痛者此其畏禍之情而云無室家者託辭耳不然昔爾去王都居外又誰爲爾作室家乎　昊廣大也駿大也降喪猶降殃也斬伐殺害也旻冥遠也疾威暴虐也舍棄也淪陷也胥相也鋪徧也卽塗有餓殍之意周宗周之宗族既盡也正六官之長卿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諸大夫也早見日朝莫見日夕解言法言也戎兵寇也曾猶但也暬御近侍也憯憯猶慘慘訊訪問也哿可也鼠思猶言幽憂凡初之畏而隱者莫如鼠無聲曰泣卽屈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終

甘葆眞校字
張華蓮覆校
陳嗣賢覆校

毛詩原解卷二十一

明京山郝敬著

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滮滮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古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改爲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非也詩人因王惑信羣小故發謀猶之說忠諫不用是非淆亂賢否倒置卽不善謀也如朱傳之言謀則運籌畫策之謂矣　天道冥遠暴怒作威敷布下土奪王之鑑使謀猶邪僻漸趨于危亡何日而止忠言本臧則不從詔諛不臧反用之爲謀若此以我視之必甚至窮病也　小人謀蠱君心讒害忠良滮滮相聚訛訛相誣反覆傾險甚可哀痛今王于嘉謀則皆違之于巧佞則皆依之我視王之爲謀何所底止終歸于亂亡而已　古亂之理明者瞭然無事于商量愚者不悟轉趨述或先知莫如龜龜既厭而不告矣謀夫雖多亦何所成發言滿庭恐事敗獲咎無敢任者如行遠者而但坐謀何得于道路乎王如從善一言與邦矣何事羣小之禽訛也哀哉今之謀國者不以往哲爲程式不以大道爲經常維近習之言是聽維近習之言是爭孤日滮亂如彼築室道傍與行路之人謀是用不得遂成也　小人熒惑王聽非獨小人之罪王信任之過也今國雖不定有通明而爲聖者有不皆聖而爲否者民雖不多有明哲者有善謀者有恭肅者有乂治者王惟不用雖嘉謀安施如彼下流之泉相與淪陷王敗亡而已何救于國事乎　虎不敢空手而搏河不敢無舟而馮人知其一矣至于國所以致天下所以亡甚于虎與河人不知也思及此戰戰而危兢兢而懼如臨深淵恐壓也如履薄冰恐陷也王曾不之念乎　昊冥遠也回遹邪僻也沮止也邛窮通病也滮滮訛訛詆毀也其俱也底止也集成也執其咎事不成任咎小之言貴遠也靡匪不定也廢膴不多也艾與乂通治也艾者刈而復用故謂乂曰艾徒傳曰暴徒涉曰馮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或謂小旻與小宛小旻明哲以肥其爲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隅者也大東名小東正宗也何也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或治詩之人有二雖先有篇目觀前說是先有小宛而後以詩從之非也若謂小旻小明爲別于大雅名旻大明則小宛小旻又何異乎或又曰大宛大弁大子別之然則頌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皆猜說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古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改爲大夫遭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非也按幽王宣王子宣王承厲考之亂發憤中興幽王爾立忘先人幹蠱之功故其辭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夫婦所以共承先也宜王有美后之賢納淑女以配君子和則父母順子孝父母雖切鳴適父母昆弟姑姊妹以和親戚乖離故其辭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太子宜臼而立伯服故其辭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宜臼奔申申侯挾太子召犬戎伐周故其辭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寵庶奪嫡兄弟亂倫故其辭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后章刺王無夫婦而忘先祀二章刺王無父子兄弟之法而家不齊酒醴儀而身不脩三章四章刺其無父子兄弟之法而家不齊五章刺其刑罰不中而天下不治六章刺其大亂將至而王不知懼也鳲鳩比小人鳲鳩卽雎鳩布穀也鳲鳩雎鳩關關善鳴而高飛他鳥則不能與天月合而雌雄以羽相拂他鳥則逐其婦故本草云食布穀佩其骨令婦和因以爲比荀卿王能如關雎則無忝于先人矣三章言酒醴儀而身不脩也比黃鵠豆莖也豆言圖霍言謂爾雅大鳥也比黃鵠在山宮小山雀太子在外之比螟蛉之言伶仃蜾蠃之爲毒螫皆禍亂之比下篇以小弁繼之其爲刺幽王甚明　宛小之鳴鳩翰飛戾天而無夫婦之道不克自畜鳥之下拊矣關關雎鳩羽高飛戾天人而無夫婦之道不克自畜我心憂傷思昔先王與先后配勉同心未央問夜明發視朝所以鋤盥而中興也承先祀者獨無二人之懷乎　敗德喪儀莫如酒人荒弃肅聖明者能自溫恭制其暴戾彼昏昧不知者惟如酒人荒弃肅聖明者能自溫恭制其暴戾彼昏昧不知者惟蹙蹙是好一於沈湎日以增盛當各懲爾威儀天命一去不復來矣　鞠生原中無所蔭離則庶民誰不采之桑蟲有子則螟蠃遂負以歸今王屏黜其子將恐有挾之以去而爲不善者矣惟或不肖則當教誨以善爲法奈何輕棄之乎　嫡庶兄弟本同一體視彼脊令載而且鳴其情甚急可以兄弟之關漫不相關乎在我有事日斯邁矣遇矣在爾同心亦月斯征焉夙興夜寐急難相恤庶幾天倫敦敘無忝所生而今一蹴之一愛之豈國之福與　交交往來飛之桑扈食肉之鳥也今循場啄粟失其性矣哀我顚寡之民法所當宥不宜狂獄而今禁網頓苛亦宜仔獄矣刑罰濫加貧苦無措聊以一握之粟出問諸卜從何而能得吉乎　溫溫然恭謹之人雖無取禍之道常懷不免之憂如集于木上將恐顚也惴惴然小心如臨于深谷將恐墜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將恐陷也生乎今之世何自而得免邪　宛小鳴鳩卽雎鳩善鳴而能高飛翰高視先人指宣王明發將旦也二人父母也齊肅也聖通明也溫克以和恭自勝也醉人多怒故不醉而怒曰溫溫克也壹醉專務酒也富貴也不又不復也菽豆也螟蛉桑蟲也螟蠃細腰蜂也凡蟲細腰者無雌乎蟲化子爾雅云螟蠃蒲盧也孫之細腰者爲蒲盧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猶螟蛉也蒲盧蜂之爲蜂皆名鵰也負古背通背負以去也比申侯挾宜臼召犬戎伐周之事式穀用善也題觀

也脅令解見帝棣交交飛貌桑蟲竊脂食肉無肉故啄桑蟲顛倒是也岸作犴獄也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把也握粟言貧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子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深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古序曰小弁刺幽王也王也毛公曰太子之傅作焉　朱子改爲太子宜臼被廢而作非也凡刺詩託爲其人之言不必與出其人之口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謂小弁獨託他詩皆實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弁之親親非宜臼所及耳故篇首以鸒斯比鸒斯鸒鳥也鳥孝鳥能反哺鸒以鸒其父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羣飛宜臼爲世子依母歸申以鸒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託鸒斯諷之賢傅之言也易幼受朱傳稱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棄祖宗累十世之業孟子許以親親之仁何也謂詩可觀觀小弁則失之平王謂詩道性情小弁爲詩則載而爲子孰逆何性情之與有暇謂毛傳此疑頓釋益信毛公之于詩深也　鸒斯之鳥弁然拊翅提提羣飛歸可其林會無顧巢反哺之思人子忘親亦猶是也民莫不善我獨憂罹不知何罪二天乎我罪伊何乎心之憂矣將如之何哉　歘欻然往來之大道一旦窮塞化爲茂草以我天倫無故父子一朝荊棘何以異此我心憂傷怒焉不安有如春擣不殷衣冠假寐長歎雖以憂故至于衰老心之憂矣病如首痛焉里有桑梓親所植也猶必恭敬況子子二親無瞻望而非父無依訖而非母敢與今父母不我愛豈我不孫屬于父母之裏不知我生辰安在若此其不祥也　菀茂之柳有嘽嘽然鳴其上灌深之淵萑葦淠淠然生其側物各得所依也我獨如不繫之舟漂流不知所至憂思假寐而亦不暇矣　鹿之奔也其足伎伎然舒緩以待其羣雉之晨鳴尚知求其雌今我見逐悼悼無侶如傷壞之木惟悴無枝心獨憂而人莫知也　觀彼兔之被逐窮迫投人人尚哀之及逐者未至而先脫之路有死人尚或收而墐埋之人皆有不忍之心焉君子聽妻屏子棄心何獨忍乎使我憂之涕淚隕落也　王信讒言如受酖酒不以慈惠之心舒徐審究如伐木者伐其前又擁其後如析薪者斧析其理骨肉攜析皆讒人之罪今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我以意外之禍也　世莫有如其高者非出乎莫有如其深者非泉乎踐高亦可陟踐深亦可入也王勿謂宮室深遠故言自由人將附耳于牆壁蔡尊而成禍端也我之深發我之苟儲位不可稱據神器不可覬于也雖然我身既不容遑恤我之去後乎　弁拚然拚翼也一云輿盤通樂也鸒鸒鳥也烏有三種純黑反哺者曰鸒烏小而多羣腹下白不反哺者曰燕烏所謂白脰烏也似烏小而多羣腹下白不反哺者曰雅烏即鸒也提提羣飛安舒貌踧踧猶儵儵往來狡獪也疾病也疾首頭痛也桑梓圃樹先世所植也屬連屬毛肌體之毫毛離離也裏猶云肝膈肺腑也辰時也菀茂也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漼眾也淠淠眾也伎伎舒也雉雌雊也朝早也擣擣也醻勸酒也惠愛也舒究徐察也掎旁牽也左傳云諸戎掎之池北同離析也佗他同意外非望之災也淺濟同深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古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公曰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下民之父母胡使人無罪無辜遭亂如此其憮大也昊天甚可畏也予自審無辜也　亂之所以初生者由讒人以僭差之言嘗試王意王不覺而涵容之一窺意指遂無忌憚所以亂漸至而又生皆信讒之致也如君子聽言不爲含容務使是非明白非者怒而責之則讒言不敢至而亂庶幾遠沮矣是者喜而福之則忠言上達而亂庶幾遠已矣　讒言瞬昧明主立蹙若執狐疑之見屢興盟誓則小人得計亂是以日長也讒人如盜信爲賊心則必有卒發之禍亂是用暴矣盜言詔諛使人易悅其味甚甘則亂是用餤矣凡此讒人浮浪無定不足供職柢爲王邛病而已　奕奕然高大之寢廟維君子能經營小人無才不可與興制作也秩秩然有序之大道雜聖人能定小人無行不可與議道德也彼其心懷歟罔侈談聖人君子以文其奸我得而付度之其狡黠變詐如躍躍善走之狡兔一遇疾犬則見獲而受禍烈矣　木維荏苒柔者乃爲良材君子宜培植而樹之言維往來共由者乃爲嘉言宜中心數而識之彼小人者變其言蛇蛇安徐但自口出未至而先脫之路有死人尚或收而墐埋之人皆有不忍之心矣豈有蠆惡之心者乎　彼讒人者居河濱水草之麋記身長雇而有惡疾何奉何勇其造詐大而且多必有爲之徒者然爾所居之徒能幾何王曾不能去之乎　世莫有如其高者非儉入也已威甚畏也威與畏通愼審也素懷太甚也僭殆不信之端也涵容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遄已速去也盟誓也暴凶急也餤進食也止其安靖供職也奕奕大也宮室前曰廟後曰寢秩秩序也大猷大道也莫定也忖默思也躍躍疾跳也毚兔狡兔也荏苒柔意數猶記也蛇蛇舒徐也碩大也麋鹿通也水草之交也拳力也賦專也骨碩曰獸擣足曰應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巷伯刺讒人編什之序也　按小弁以下四篇皆信讒之害小弁害家巧言害國何人斯害朋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古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毛公曰暴公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朱子疑詩中言暴不言公爲無據非也詩言徵宛未有刺其人而直斥之者讒口害人踪跡詭秘平王僚友一朝反顏如路人故屢言彼何人斯爲窮詰之辭從行二人究其推諉之好逝梁不入發其扭捩之情飄風鬼蜮比其破昧之私辭婉而意切矣　彼行者何人其心其險胡爲過我之橋梁而不入我之門甚可疑也問其從與從者同行不知誰譖我而爲此禍今我既失位矣爾何過我梁而不入弔我也爾初與我同僚分誼相親豈如今之不以我爲可乎　彼何人斯逝我堂下之陳使我聞聲不見其身訪跡暖昧謂人可欺巨猾不憑人不畏于天逆我之梁顛狂倏忽祇攪亂我心而已　爾終日奔走雖無事安行亦不暇此況今行亟遄辭不遑其必有故矣豈肯屑我而留乎何不一來使我盱目而望也　爾往予猶望其還也苟還而入我心平矣還而竟不入爾一來乎我心安矣　初我與爾誼同兄弟兄吹壎則弟吹篪俾相親故聲相應也與爾如索貫物肝膽相通豈誠不知我乎爾若謂不知我則出大豕雞三物詛咒之可矣　唯鬼作祟唯蜮射影故受害者不見其形汝乃人耳鬼然面目相看而爲此罔極不測之事故作此好歌以窮究爾傾險之心也　艱險也逝往過也梁橋也伴同行者也二人暴公與從者嘻弔失位也陳堂下至門之逕攪擾也安行張行也舍止息也脂以膏塗車轄也盱張目也還反也易之也祇安也爐鑪皆樂器壎以土

其之形如卵銳上平底六孔蔗竹爲之長尺圍寸圍三寸七孔又一孔上出橫吹也如貫如綱串物昔相通也諫信也三物大家雜也詔告聊設誓也蠅蝛同妖蟲一名短狐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是也能以氣射人居水中射人影成病者名射工居山林射人成瘡疥者名含沙說文云似鼈三足其卽所謂能者與蜮面目之殺罔極猶國有桃蟲蠅之罔極皆不與者春秋傳云命之罔極亦知邑矣言晉命無常不可測也反側猶言翻覆卽罔極意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愚謂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

通篇非眞有適梁過門之事蓋比其類險反側欺君賊友分誼已絕而其言周愛委曲往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有處讒不知之養乎蓋詩之爲言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可以爲詩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非謂據其詩卽觀其人性情之謂也其人未必中和正其爲詩必無暴厲如執詩以信人則三百篇必皆周公之制作然後可孟子所謂高叟者矣

蜮兮蜮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欲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古序曰巷伯刺幽王也毛公曰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按寺人卽巷伯孟子其子也君子謂褒姒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

一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一終

甘葆眞校字
張華蓮覆校
陳嗣賢覆校

毛詩風解卷二十二

明京山郝敬著

谷風之什

谷風至信南山凡十篇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古序曰谷風刺幽王也毛公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也毛公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也毛公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此思報其德如昊天蒼蒼不知窮極何能報也　南山本鬱背北爲陰烈烈然慘列飄忽之風發發暴疾觸目皆淒涼之境凡民文毋相守莫不吉祥我何獨遭此害乎　南山律律然卒峭貌弗弗然奮疾觸境皆成悲傷凡民莫不吉善我何獨鮮終乎　莪香蒿可食俄然易長故曰莪蔚馬蔺高葉似胡麻賤草也哀哀悲痛之辭餅餌皆酒器餅小餌大器空也鮮民單獨之民鞠懷抑也捫手摩也畜防護也長漸成也育教養也顧左右盼也復反覆慮也出入腹摧抱之也罔極無窮也烈烈慘也律律高也不卒不終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餜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維俇俇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古序曰大東刺亂也毛公曰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賦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按此亦幽厲時詩故稱西人西京之人也譚東方國名詩不及而序云譚大夫作者皆有所受之　昔周家豐富百姓皆備靈以虛耗衰有餜然而滿之餜七以取鼎鼎有捄然而曲之棘七彼一時也周道大明貢賦有制如砥之平無厚薄也如矢之直無私賂也在上君子農之不違在下小人視爲法守同願往事今非昔比民窮財盡爲之潸然出涕也　我東方之民勿論小國大邦寸絲無遺杼柚空矣糾糾然纏綿其餘緒之公子奔走道路往而復來使我見之心病也　洌然寒涼泉出之泉勿使已穫之而復來使我見之心病也　薪薪穫已槁而又浸之則爲矣猶民已憚怛而更虐用之其能堪乎是以我契契然憂苦不寐而歎息惟哀此憚病之人耳可稼穡者欲薪是穫薪尚其載之勿使受浸可也　我東國之人尊主勞苦曾不蒙尚其休息之勿重勞之可也　我東國之人聽來彼西京之人粲粲然鮮盛其衣服以至操舟者亦著熊羆之裘私家賤卒亦用爲百僚之貴何西人樂而東人獨苦也西人之徵貨于我東也我東人或以酒償之彼視之曾不以爲水漿鞙鞙然璧玉之佩遞厚贈之彼亦歎然不以爲長百求百供而不滿志人力已竭必天降神輸蹟虛空摛星辰乃可滿西人之求而救我東人之困乎故維天有漢視下光明庶以餘波及我哀然三星角立者織女也終日駕更七次或能濟我杼柚之急耳　民苦空嗟天高難問織女雖七襄焉能織維成章以

咎我睆然而明者有牽牛之星亦不能駕我之箱日之未出東方有啓明之星日之既入西方有長庚之星羅禽用畢又有捄然而曲天畢之星皆徒施之行列耳啓明長庚不能助昏夜之明天畢不可爲狩獵之用雖天亦窮矣　粟米之貢致揚用箕南方空有箕而不可以揚酒漿南箕東向翕張其舌若吞噬我東人北斗空有斗而不可以挹酒漿南箕東向翕張其舌若吞噬我東人北斗空有柄揭向西亦若爲西人挹取而已雖御天何益乎　餱糧滿貌盛饔饌曰餱飯熟食也揉長而曲也蔌七朔蔌木爲匕取鼎內升于俎者也周道猶云王制砥磨石言平也小東大東東方大小之國也杼受經者柚受緯者前曰杼後曰柚糾糾然既微而纏束之也夏葛屨冬皮屨微而糾之猶可以履霜貧者之計也佻佻輕薄不耐勞苦之意洌寒泉從旁出者曰洌穫刈也契契憂苦也憚憚過病也賤勞專勞也來慰撫也西人西京之人舟人私人皆西人之微賤者試用也漿以米物和水即今湯若之類周禮有酒人漿人漿漿酒厚也鞙鞙長貌璲佩玉也衣曰璲佩曰璲天漢天河也監視也跂二隅之狀織女三星跂立襄駕也日月所舍在天爲次在地爲辰織女星自卯至酉隱天行七次也牽牛六星服駕也箱車箱啓明長庚金星也一星二名以其先日而出曰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曰長庚天舉八星如掩兔之畢畢小網有柄者也行列也翕張也翕之言張猶治之言亂也箕舌解見巷伯揭立也斗北方之宿與箕近秋并見南方其柄向西在箕北故曰北有斗并中宮北斗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西方其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屢爲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蔽薇隰有杞棲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古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朱子改爲遭亂自傷之辭非也爲若遭亂者自傷以刺王也詩者想見四時悲慘山川寥落托之篇何必斥王乃謂爲刺末云寧莫我有維以告哀刺義曉然　四月建巳時維初夏六月以往暑氣尤盛虐暴煩酷何以異此先祖于我一氣相關匪他人比寧忍棄我而不救乎　秋日淒淒然百草俱病蕭條之景尤難爲懷當此離亂舉世皆病何所適歸乎　時維冬日烈烈苦寒發發飄風肅殺尤慘民莫不善我何爲獨遭此害乎　山有嘉卉維果維梅皆卉木之美者猶亂世未嘗無君子今爲殘賊小人所棄棄上無英主揚蠹蔽明莫有知其罪過者矣　相彼泉水有時竭亦有時清世道昏亂永無清明之期我構禍亂何時能善乎　滔滔下流狂溪之水本無情也在南國襟帶包絡以爲綱紀焉今我盡力勞瘁仕爲王臣匪能徹忠棄而不有是流水之不若也　我生匪鶉也匪鳶也若鶉鳶則將翰飛戾天而去矣我生匪鱣也匪鮪也若鱣鮪則將潛逃于淵而隱矣今何往而得免邪　山有蔽薇隰有杞猶深山窮谷草衣木食此亦天命也而不滿志人力已竭必天降神輸蹟虛空摛星辰乃可滿西人之求而救我東人之困乎故維天有漢視下光明庶以餘波及我哀然三星角立者織女也終日駕更七次或能濟我杼柚之急耳　民苦空嗟天高難問織女雖七襄焉能織維成章以

四月八章章四句朱子改小旻至此皆爲小旻之作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古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役使朱子改爲大夫行役刺王耳說見孟子北山脅陽之比杞苦菜食苦之凡　陟彼北山采杞而食勞苦飢餓甚矣念我偕偕然旅行之士于朝夕從事不得休息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久于外而憂思父母也　溥天之下無處非王之土循地之濱無人非王之臣彼當事大夫爲政不平使我從事獨賢勞也四牡彭彭不休王事傍傍不已王事茂之年未老黃我之力方壯脅膂方剛可以經營四方是以我獨勞耳　均爲王臣有燕燕然安居休息者有盡瘁以從事邦國者有休息偃臥在牀者有棲遲于家偃仰得意者有慘慘然勞苦者有栖遲于家偃仰得意者有慘慘然勞苦者有爲王事牽持鞅掌失容者　有湛樂飲酒爲驩者有慘慘然畏不免于罪者有出入優游閒譚風議者有靡盬勞父責無事不爲者役使不均如此　偕偕旅行役士子任事之稱率偕也濱涯也盡四海邊岸也獨賢即下章嘉我未老三句之意賢猶多也彭彭不息也傍傍不已也嘉善也鮮希有也方將方大也旅作膂與呂同脅骨也鞅掌率持意鞅馬鞅也掌握持也偕仰貌遲風曰偕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四句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不出子頍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祇自瘈兮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古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朱子改爲行役勞苦憂思者之作非也幽王之時小人眾多君子悔與其事故序借將車以稱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載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爲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誤用至于困憊不前歐鞭憤事所以可憂朱子因篇次北山小門閒改爲行役而作非也　駕車者無將大車乎車大而牛行遲祇傷塵自汙耳如小人無材君子誤爲推轂一據津要可憂多端追悔何及祇足自病而已　無將大車則塵起而昏冥冥小人誤爲汲引可憂百端强自排遣祇耿耿在懷中不得出耳　無將大車祇塵雝蔽之彼小人誤爲欺蔽馬憂將多尋思無及祇自增累耳　大車任載之車祇但也瘈瘨通病也顧耿同小明也遠問之意雝壅同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

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朱子改爲大夫久役而作非也　小序曰大夫久役而作也　毛序曰小序辭樓悒流涕雖敘行役之苦實多悔恨之情各章念彼恭人思自全之策惟有恭慎庶幾化憂患爲景福盛亂世而獲安全此其恐悔之意甚明若但以爲行役而作疏不盡作者之情　明上天照臨下土其監憐我乎我行役西來遠至荒野自二月之朔至今寒暑載更我心之憂受毒極苦生逢亂世業已受賤無可奈何惟念彼小心之恭人至于漂落如雨豈不思歸畏刑網而不敢耳　昔我之往蓋虞方除何時言歸而歲已莫矣念我身獨事眾心憂而病不暇念彼恭人睠睠然長慮卿福心雖思歸畏譴怒而不敢也　昔我以春和往未知何時可還政事迫蹙歲將莫而蕭萩可采穫矣中心憂傷自詒此厥惟念彼恭人不敢安寧而起宿于外心雖思歸畏時政之反覆耳　嗟爾君子其無恆安居可乎靖靜恭敬爾之職位以正直之道自許鬼神默聽用吉祥與汝矣　嗟爾君子其無恆安息乎靖共爾位惟正直之道是悅鬼神默聽自助爾以大福矣　苕野西方地名初吉朔日也舉事尚早故凡朔日稱吉穀歷也其與恭通其人恭敬之人除除陳生新謂方春也孔庶甚多也憚難通病也與煖也二月春和也與言出宿不敢寧內也反覆刑不中也靖其安靜恭敬也或云與供同是與自期許也穀福祿也以女與汝也介佐助也

小明五章章十二句二章六句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喈喈淮水湫湫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古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毛序曰鼓鐘刺幽王東遊淮上爲流連之樂故詩人刺之天子非巡狩不行嘉樂不野合西京去淮上甚遠而久作樂于水濱非先王之觀也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鐘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望祭告之典與秦政隋煬先役一轍所以爲刺將將淮之水其流湯湯王遠離西京爲流連之樂我心憂傷念古之賢王溫恭小心眞善人君子思之僧不能忘也　鼓鐘喈喈然遠聞淮水浩浩然盛流樂不可極憂心人君子以補自持其德豈有回邪乎　鼓鐘伐鼛坐見水涘而

三洲出爲時久矣流連忘反憂心爲之嫌動思昔淑人君子好樂無荒其德豈有過尤乎　樂所以昭德也今鼓鐘欽欽然音節可聽堂上鼓瑟琴堂下吹笙聲磬音律和調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寓起舞皆不僭差崇則古樂而人非古人焉得無淑人君子之思乎　淮即今淮安府淮水經焉潛潛則流貌鼛大鼓洲水中沙洲嫌動也猶與尤通過也欽欽聲有度也僭解見前分文舞也僭差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古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毛公曰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之祭而作非也按詩辭莊嚴與則多贊頌語與下篇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諷幽王而惟此篇首四語思古傷今餘皆極寫古時和年豐祭祀燕享宛然身達其盛而銜恨于生今之世意在言外豳風七月周公遭亂述古以諷成王意與此類若以爲公卿奉祭之詩則七月亦周公燕饗之詩矣蓋農事國之根本祭祀國之大事洪範以農政繼五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以祀農序正父自后稷肇祀不窋失業公劉古公疆理力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以此占國運興衰故后稷配天而生民作文武功成而思文頌二叔不才乃有楚茨大田平王東遷九廟墮乃敦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無逸一書極言稼穡艱難與先代勤民之主以戒成王楚茨諸詩歷序古昔孫孫稷祭祀禮樂詩書歷納正司今以爲公卿之詩本此天子之報祭無考今觀

邑也昔我所種之黍與與然茂盛其稷翼翼然整齊秋收我倉爲庾者維億之多也年豐民樂然後致力于神以爲酒食以獻尸食饗而飲之以因祭而得大福也　王格有廟則助祭諸臣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之牲奉烝嘗之祭或剝其皮而烹飪或燔或炙肝從爾以獻也之或陳肆其體而將進之迎牲之始孝子使祝祭于廟門內西主人待賓之所若此唯來臨事死如生其禮甚明備也先祖是皇然猶之尸爲神保之尸爲神保諸臣有執饗者可鼎鑊以供炊煮蹌蹌然其牲體甚肥碩或燔肉或炙肝從爾以獻也萬壽無疆界也　諸臣有執饗者可鼎鑊以供炊煮蹌蹌然其牲體甚肥碩或燔肉或炙肝從爾以獻也內而主婦莫莫清靜爲二羞以薦豆品多而孔庶異姓助祭有賓客獻尸之後主人飲酳偏及合廟族親交錯而禮儀盡合法度笑語盡得時宜于是神保來格答以大福酢之以萬壽也　既醉既飽既足既戒勅永錫爾以百福如光如岡如松如柏式馬其德行禮既入筋力甚倍矣而用禮無失敬之至也故工祝致神意以嚴辭告孝孫并神所予黍稷牢肉往賚之爵曰苾芬馨香汝之孝祀也神嗜爾飲食期爾以百福如光如岡如松如柏式馬其德不爽也爾祭既齊既稷既匡既戒勅永錫爾以百福之眾時萬時億之多也　禮儀既備祝事終尸將起矣戒備鐘鼓以送之孝孫出往宮下西向之位工祝傳神意告利成于孝孫韋廟之神皆醉皇尸測迎所戒鐘鼓奏肆夏以送尸自陳保定之初既歸賓客之迎而同姓之諸父與兄弟皆留燕于寢以盡歡樂矣膳夫乃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皆敏疾供事之異行禮之初既歸賓客之迎而同姓之諸父與兄弟皆留燕于寢以盡其和恩焉　燕舉于廟後之寢則在廟之樂皆人奏于寢以安賓客獻尸之後主人飲酳偏及合廟族親交錯而禮儀盡合法度笑語盡得時宜于是神保來格答以大福酢之以萬壽也　既醉既飽既足既戒勅永錫爾極時盡志盡物將供獻爾祭既齊既稷既匡既戒勅永錫爾以百福之眾時萬時億之多也　禮儀既備祝事終尸將起矣戒備鐘鼓以送之孝孫出往宮下西向之位工祝傳神意告利成于孝孫韋廟之神皆醉皇尸測迎所戒鐘鼓奏肆夏以送尸自陳保定之初既歸賓客之迎而同姓之諸父與兄弟皆留燕于寢以盡其和恩焉　燕舉于廟後之寢則在廟之樂皆人奏于寢以安賓客獻尸之後主人飲酳偏及合廟族親交錯而禮儀盡合法度笑語盡得時宜于是神保來格答以大福酢之以萬壽也　既醉既飽既足既戒勅永錫爾以百福如光如岡如松如柏式馬其德行禮既入筋力甚倍矣而用禮無失敬之至也故工祝致神意以嚴辭告孝孫并神所予黍稷牢肉往賚之爵曰苾芬馨香汝之孝祀也神嗜爾飲食期爾以百福如光如岡如松如柏式馬其德不爽也

鼐鼎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穧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古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改爲公卿力田奉祭之詩非也又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以爲成王陋矣亦非也蓋周以農事開國雖不始于成王而疆理天下宅土中分九服蓋東南之地爲別墾實自成王始如詩書周公之七月無逸召公之爲公劉皆以農事輔導成王故序以曾孫爲成王也雖事神之通稱實莫大乎天子記曰稱曾孫謂國家也故武王自稱有道曾孫在諸侯如禮言之曾孫侯氏春秋傳之曾孫蔡聲侯周禮考工記之親侯曰諸女曾孫諸侯百蠻白諸侯以下禮尊名小分輕不足舉矣其曰維禹甸之者思古傷今猶前期自昔何爲之意亦王者事神兄四詠禹功尊水東注詠武王奕奕梁山美宣王天命多辭美商王此篇詠幽王知以爲美公卿其辭不倫其曰南東其畝者概率土而言也周京偏據西北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其田之膏沃與墾坦之功莫遠于南而極于東文王化行亦止南國王制云東田大雅江漢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成王時周公東征至于海隅奄徐淮揚之土始歸版圖故曰南東其畝如以爲公卿之詩義不及此　人言禹功信乎此然南之山禹所甸治也其下有畇畇然開墾之原隰昔我周王奉宗廟爲曾孫者藉于畝爲田以供御廩充祭祀用雖始于畿甸疆域盡乎四海周京據西北以王南國東土則壤成風詩非疆理之功與　思昔曾孫時和年豐冬觀上天雲氣一色雨雪雰雰盛也及春有霈霈之雨土壤化爲膏澤優渥霑足而生我百穀其天時順序如此　田畔之疆場翼翼然整齊田中之黍稷彧彧然美盛收而斂之皆曾孫之稽以爲酒爲食以祭祀畀尸賓獲壽考萬年之福也　我民田百畝中有廬舍田畔種瓜瓜熟剝削淹漬以爲菹物雖微而民力皆存焉之皇祖祝我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也　祭以清酒之酒從以赤色之牲騂剛有鈴之刀啓其牲毛以告純又取其血以告殺取其膋焚之以升臭也　以是然而進之饗面獻之苾苾芬芬然馨香祝事之禮無不明備先祖皇然臨之工祝致告萬壽無疆界也　甸治田也畇畇然辟墾貌也　甸疆謂畝田畝實一步長百步爲畝同雲雲一色將雪之候也嘉穀小雨也疆場田畔也或或猶郁郁盛貌莊田曰穀在場曰穧尸賓也助祭諸臣亦賓也中田田中也廬在田之廬三時居之以便田事也鸞刀有鈴之刀啓毛以告色之純也膋腸間脂也祖以黍稷直蕭而燔之使臭氣上達求神于陽也灌酒于地以求神于陰也報猶告也　介工祝也或曰介大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二終

陳　凌校字

張彭齡覆校

李心地覆校

毛詩原解卷二十三

明京山郝敬著

甫田之什　甫田至賓之初筵凡十篇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之穉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古序曰甫田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能爵命賢也　朱子改爲思昔曾孫能繼古人傷今人不能繼曾孫也凡詩測上意婉此篇與楚茨信南山皆見之首章大田見之三章使誦者回覽所以爲主文而譎諫也　彼倬然公私章明之一而稅上無橫征故我農人有餘積取以自養自古先公敬民力田有此豐登今曾孫紹先勤民適彼南畝農人或耘草或耔苗黍稷蓁然茂盛于是即田間止息烝進我農人俊秀者而慰勞之也　每歲孰成禮有報賽以我明潔之黍盛與純色之犧羊祭土神之社及司四方之神不自歸美而云我田之穉皆請雨雪雰雰擊土鼓以迎始雨雪雰雰盛也及春有霈霈之雨以助我黍稷以養我士女而歡之皆曾孫之稽以爲酒爲食以祭祀畀尸賓獲壽考萬年之福也　我民田百畝中有廬舍田畔種瓜瓜熟剝削淹漬以爲菹物雖微而民力皆存焉之皇祖祝我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也　祭以清酒之酒從以赤色之牲騂剛有鈴之刀啓其牲毛以告純又取其血以告殺取其膋焚之以升臭也　以是然而進之饗面獻之苾苾芬芬然馨香祝事之禮無不明備先祖皇然臨之工祝致告萬壽無疆界也　甸治田也畇畇然辟墾貌也　甸疆謂畝田畝實一步長百步爲畝同雲雲一色將雪之候也嘉穀小雨也疆場田畔也或或猶郁郁盛貌莊田曰穀在場曰穧尸賓也助祭諸臣亦賓也中田田中也廬在田之廬三時居之以便田事也鸞刀有鈴之刀啓毛以告色之純也膋腸間脂也祖以黍稷直蕭而燔之使臭氣上達求神于陽也灌酒于地以求神于陰也報猶告也　介工祝也或曰介大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古序曰大田刺幽王也毛公曰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朱子改爲農夫舍南畝田非也公卿祭方社與農夫何涉而詩以矜之毛公矜寡之說正詩人刺王之志見第三章幽王時田野荒蕪人民離散夫政當食新逼嗜嫡不數年而宗廟化爲黍離此大田諸詩所由作也哀哉　王田田大則稼多稼多則種多既備其所宜之穉又戒其所用之穉二者備乃從事于田以爲利之稍遠耕南畝播其百穀苗之生者庭直頎大順曾孫之心也　苗穎秀而既方正甲成而既皁實堅而既滿形美力既好言不實之穉無野草之莠又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無害我田之苗田祖有神秉持四蟲付之炎火也　人法天作雲其雲萋萋興然雨其雨徐徐願我小民秀能熟天惟天春曾孫而雨公田四面便及我私田使公私達通無不豐登彼有不及刈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穉彼有遺秉之禾把此有滯穗之遺穗使無告之寡婦拾取以爲利也　曾孫來自歸美農夫婦子遠來饁獲農官至而喜也民事既成曾孫報祀方色之牲或騂或黑與黍稷爲炎盛以享祀四方之神而介致景大之福也　大田稻言王田黍稷言王田黍稷也稻所以起始也黍稷所以起上報始也黍稷通故祥實甲自息斗曰阜與阜方並秀也黍穀巨方穀斗曰阜與阜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之朝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俱來蔦與女蘿施子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章之華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車舝四章章八句

之樂沈酣歌舞而已若得碩女舉無旨酒飲亦樂也雖無嘉殽食亦樂也雖無德配汝樂汝之有德亦歌舞也　男女胖合如彼析薪杙爲惡木柢可爲薪而生彼高岡其葉猶然豐茂方增猶是也惟彼碩女世所醉有我得觀之易杙薪而爲良木心憂亦傾寫矣　山高則可仰若彼晻曖有愧爲山矣大道則可行若彼邪徑不可爲道矣兄弟爲之女可母儀天下乎碩文令德可仰可行備法駕以親迎用新婚以易舊特斯德安我心耳

關關雎鳩勞祿之意牽車軸頭燕德音善宮也宿會也燕安也平林林茂則平也鷄雉類辰時也燕安也譽譽通悅也無德與女無德配汝也杙樸也惡木棄行大路也如琴瑟如舞調和之意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古斥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然往來微

遂之青蠅貪味遺毒無不朽敗讒人何異此今止于樊籬將伺隙入几席也苟遇英斷之主自是而遠去君子豈弟何以防姦其必勿信讒言可乎　營營青蠅止于棘棘所以爲防而有讒人窺伺乎外機詐叵測煽惑人心而四國受交亂之害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榛可以爲贄而有讒人附入其內陰險不測將離間我君臣成構結之禍矣　豈弟優柔意猶齊子豈弟之豈弟優柔意猶齊子豈弟之豈弟之人謂鷄讒與被讒者君臣父子朋友皆是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傾傾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知秩序乎　賓既醉矣長竢謂賓既醉不知秩序矣依側其在昔之弁屢舞僛僛不止醉至于此退則與燕者共幸不退則啓爭招禍是謂伐德耳飲酒所以甚哲唯其有令儀今者既其何能善乎　凡此飲酒有醉者或有未醉者立之監以正其禮立之史以記其過彼醉者醉矣俾醉者之所謂勿使昏然如醉可由者勿語醉而妄言罰使出酒之故飲至三爵已無知識矣童羖羖豈有童顛倒錯亂亦惟酒之故歟更多乎監史以此爲訓明者以此警戒者其幸不退則啓爭招禍是謂伐德耳飲酒所以甚哲唯其有令儀今者既其何能善乎　凡此飲酒有醉者或有未醉者立之監以正其禮立之史以記其過彼醉者醉矣俾醉者之所謂勿使昏然如醉者之太慢也不當言者勿言不可由者勿語醉而妄言罰使出童羖羖豈有童顛倒錯亂亦惟酒之故歟更多乎監史以此爲訓明者以醉爲鑒庶乎知儆耳　天子請侯選士而射謂之大射賓客燕飲而射謂之賓射亦謂之燕射大射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畫正大侯君侯也天子與羣臣射連張三侯以尊卑爲遠近射夫兩人爲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爲眾耦的正鵠也新爾爵求爵爾也不勝則罰以酒也百祿猶言眾祿祭祀自迎神至送尸禮言眾祿祭祀自迎神至送尸禮大節曰王綽目曰林湛樂爾能多乎百也洽合也作樂合禮也禮大節曰王綽目曰林湛樂爾能即旅酬逮賤之意仇作對挹取酒也室人賓子弟也又復酌也康養安也時時祭也郵尤過也俄傾也僛僛不正也伐戮害也伐德猶言忘德拔在手之人者童未成羊也羖有角而童角童而角實虹未角童而羖即大雅柳之篇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必無之物醉語謬也因醉者語以難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三終

陳　凌校字
張彭齡覆校
李心地覆校
陳嗣賢覆校

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古斥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毛公曰幽王既廢嫡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朱子改爲衛武公飲酒悔宜與衛風彼泉合今在雅則王朝歟紹之辭矣昔康叔封衛周公述武王之意作酒誥此詩亦以申勗祖訓欲幽王念武王思周公而孔子刪詩存此與書存酒誥正同所以爲雅序云刺時者武公之時即幽王之時武公爲三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諫諫之義也　古人射則飲酒貴初即席左右成序籩豆潔楚殽在豆核在遷陳設維旅酒既和美飲者甚齊鐘鼓既縣于越宿賓主舉醻于將射爵行在乘逮遷有序乃抗大侯張弓矢射夫比耦是獻發矢之功各思中的以飲同耦此燕射飲酒有禮也　古人祭祀用酒方其祭也執爵以舞有笙有鼓樂既和奏進而烝乎烈祖烈祖感格錫以純嘏也祖樂與百禮合作大禮有壬林烈祖感格錫以純嘏也主人受嘏則旅酬交錯同姓子孫湛然和樂各奏勸酬之能毋姓賓客手自則酒其子弟入而更酌康和之爵互相勸酬以助時祭此祭祀飲酒有禮也　今人飲酒則不然初筵溫溫謙恭未醉之威儀反反郁郁既醉則輕敖矣韓生遷徙頻數起舞僛僛然卦爻未醉猶抑抑謹慎既醉則怭怭媟慢是曰既醉矣焉知秩序乎　賓既醉矣長竢謂賓既醉不知秩序矣依側其在昔之弁屢舞僛僛不止醉至于此退則與燕者共幸不退則啓爭招禍是謂伐德耳飲酒所以甚哲唯其有令儀今者既其何能善乎　凡此飲酒有醉者或有未醉者立之監以正其禮立之史以記其過彼醉者醉矣俾醉者之所謂勿使昏然如醉者之所謂勿使昏然如醉可由者勿語醉而妄言罰使出酒之故飲至三爵已無知識矣童羖羖豈有童顛倒錯亂亦惟酒之故歟更多乎監史以此爲訓明者以醉爲鑒庶乎知儆耳　天子請侯選士而射謂之大射賓客燕飲而射謂之賓射亦謂之燕射大射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畫正大侯君侯也天子與羣臣射連張三侯以尊卑爲遠近射夫兩人爲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爲眾耦的正鵠也新爾爵求爵爾也不勝則罰以酒也百祿猶言眾祿祭祀自迎神至送尸禮言眾祿祭祀自迎神至送尸禮大節曰王綽目曰林湛樂爾能多乎百也洽合也作樂合禮也禮大節曰王綽目曰林湛樂爾能即旅酬逮賤之意仇作對挹取酒也室人賓子弟也又復酌也康養安也時時祭也郵尤過也俄傾也僛僛不正也伐戮害也伐德猶言忘德拔在手之人者童未成羊也羖有角而童角童而角實虹未角童而羖即大雅柳之篇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必無之物醉語謬也因醉者語以難之

毛詩原解卷二十四

明京山郝敬著

魚藻之什 此什終篇故十有四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古序曰魚藻刺幽王也毛公曰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朱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太刺幽王遷樂不能其民而毛云思武王者以詩有鎬京云爾此頒朱子謂爲陋而毛之得解正惟此莖既云在鎬則雖謂之思武王也不可可乎　水深則魚樂今魚何在方在藻中水淺故見藻魚困淺水處其頒然之大自民生窮處何以異此王今命在方在鎬京豈樂飲酒民既困矣君能獨樂乎今之在鎬京者非昔之在鎬京者矣　魚在在藻見其莘然長尾民生日蹙何異此而王方在鎬京飲酒樂豈昔之在鎬者其然乎　魚之在藻猶水中也今依于其蒲蒲生岸邊依蒲則水愈淺生愈蹙王今在鎬那然安居答知民之失所乎　頒大首貌莘尾長貌那安貌

魚藻二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威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古序曰采菽刺幽王也毛公曰傷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表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

之女在首之髮綢密順直如其髮而止無增飾也今不得見我心爲之不悅焉　彼都人士冠冕充耳用美石爲瑱以貫之從古制也彼君子女淑慎守禮是謂尹氏姞氏閨家教也今不得見我心爲之苑積鬱結焉　男子服飾皇腰後都人士腰帶厲德下垂服有常也婦人容飾皇首彼君子女有制也苟今得見之願從之行矣　思昔人之蓄非婦飾而意也髮自揚起耳今世好奇服女好治容大雅之風不可見矣而不時目而望乎

彼彼特也都周西都人士猶言士人指男子也忠信曰周臺豈以浮草爲笠樂暑雨也君子女貴家之女綢直髮多而美也如髮不屑髢也尹吉皆貴姓古作姞邶南山云尹氏聯姻云韓姞猶後世言王都也芄蘭也而如通屬皆垂貌左傳云鞶厲旃鞶帶也厲帶裂帛爲之也周禮厲禁亦謂分列界限也鞶帶也尾末卷曲如鬢毛似之旃揚起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古序曰采綠刺怨曠也毛公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朱子改爲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也詩苟不遂其志使人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人情有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都鄙三月不徒故使其室家怨曠匹婦衍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雅釋與藍皆色也爲女子事人之比採菜通其草澤禮可解升櫛藍可染布帛皆婦人所用五月烈日親暑也　綠可以染黃以染朱之象朝不盈一匊心有所思也念予久廢骨法髮曲局而不理今日歸沐誰適爲容邪　藍可以染青以染綠之象朝不盈一襜心不專也古者刈藍之子期以五月之日歸今六月之日矣猶不至邪　之子于釣何所事其狩邪狩必以弓詩爲韔其弓其釣邪釣必以繩故爲綸其繩猶居垂倦之事釣則婦人可與綸繩而釣得魚維何新邪聊得觀者庶見烈寂耳　兩手曰匊局束也褐全帛也綸全絲爲繩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古序曰黍苗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看視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朱子改爲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詩非也按詩任輦車牛營繕之事徒御師旅則征戰之事也肅肅謝功營謝之功烈烈征師則平淮之師也此詩與後營謝與後淮二役遞思宣王召虎君臣以刺幽王不能繼先業也獨謂營謝之卒自作誤矣　民所資以養者黍苗也黍苗充足然盛大有陰雨以膏澤之雖有明主擇賢而如召伯者思循之雖勞不怨也　方其南行營謝也召伯曰凡我負任者我從輦者我將車者我牽牛者是行也營謝事成蓋云歸哉不久勞苦也　方其南行征淮也召伯曰凡我步卒之徒我兵車之御我五旅之師我五校之帥是行也淮夷功成蓋云歸哉不久勞苦也　謝邑既成徹田時糧江淮既定疆理來極土地肥而高原下隰無不平也水利脩而泉流灌溉無不治也召伯一有成功宜下之心安矣今日君臣高有此那　召穆公營謝見大雅江漢篇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古序曰隰桑刺幽王也毛公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朱子改爲喜見君子之詩非也又曰辭意大概與菁莪相類尤非也詩苟不遂其志但據文辭相類即二南之辭有類鄭衛者矣奈何不以此詩爲喜見君子之詩乎末章朱見之情宛然何爲喜見幽王無道君子在野故以桑爲比桑喪也桑可爲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溼比賢者處側陋也　桑之爲木可資以衣今生于下溼其柔條阿然其葉垂難然君子處窮約英華發越何以異此苟得見之其樂如何乎　隰桑有阿其葉沃然而光澤君子在野亦猶是也我得見之如何不樂乎　隰桑有阿其葉幽然而色黯既見君子則仁賢在位名譽播宣而德言甚醇固矣　我心誠愛慕君子則山林朝市遐遠不得面相告語此情唯有中心藏之相見無日何能忘之乎　何柔貌難那通葉垂蘇那也陶茂密也孔膠甚固也遐遠也謂面談也

隰桑五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鴛在梁有鴛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古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毛公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爲褒姒而黜申后也　朱子改爲申后言以刺幽王耳愚竊受天傳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朱子改爲申后自作皆非也周人代爲申后宜自作皆非也周人代爲申后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如召虎君臣以刺幽王不能繼先業也獨謂營謝之卒自作誤矣　民所資以養者黍苗也黍苗充足然盛大有陰雨以膏澤之雖有明主擇賢而如召伯者思循之雖勞不怨也　方其南行營謝也召伯曰凡我負任者我從輦者我將車者我牽牛者是行也營謝事成蓋云歸哉不久勞苦也　方其南行征淮也召伯曰凡我步卒之徒我兵車之御我五旅之師我五校之帥是行也淮夷功成蓋云歸哉不久勞苦也　謝邑既成徹田時糧江淮既定疆理來極土地肥而高原下隰無不平也水利脩而泉流灌溉無不治也召伯一有成功宜下之心安矣今日君臣高有此那　召穆公營謝見大雅江漢篇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菁菁其莪鳥鵲鳴則其葉蔚其茂矣君子之大節也　菁菁其莪鳥鵲鳴則其葉蔚其茂矣君子之大節也　菁菁其莪鳥鵲鳴則其葉蔚其茂矣君子之大節也

鵲相依猶此也之乃遠我使之孤獨莪蒿之不若矣　菅茅柔韌草皆之不若矣　菅茅柔韌草皆之不若矣

新間曰宏無心美美之氣降而爲露尚能及彼草木乎我以天遠於我雖遠遠其窮了王無怨尤也　水之流遲疾而勢也皆陽向北是寒涼之水也下有沼田宜蓄之水也下有沼田宜蓄之水也下有沼田宜蓄之水也

教傷懷而不忘也　桑扶自而自昔今神以爲新而給也神以爲新而給也神以爲新而給也

又附而賦用之婦責男家何以興也雖使殖殖而不忘也　宮中擊鐘鼓聲聞于外外失所其矣王之爲此詩勞我心也　鴛鴦匹鳥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以相依物猶如此王之不善夫婦之間二三其德猶不如矣　士之引車必以乘石履踐之而已然石扁而厚者亦卑賤妾微賤自以罪之今王遠我王遠我所以使我周也之子碩人苟非無心之人苟非無心之人苟非無心之

上章謂雨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沒溺憂道焉　朱子改爲蕪蔞之詩非也古明王親賢好士日與羣臣燕賓接慇勤之驩物薄而禮勤會歡而情厚士君子曰哉則深宮長夜之娛自損觀頻升實經無遠能詩而知幽王曰荒于酒也羣臣宗族平得逃見故詩人託興瓠葉以觀素論經驗而兼覓小而首王薄也牲牢饗餼不用而取其至薄無揚之遠而王且不能付所以敗禮也變雖至此周室將亡朱子猶以爲蕪蔞之菜物雖王侯未之亦可以薦君子有酒何況牲牢即瓠葉以爲蔬而酌酒以當情實事簡豈厭其薄耶　有兕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以此爲殺而酬賓客亦可矣　有兕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以此爲殺而酬賓客亦可矣　燔燔葉瓢悅斯首纔一兕也猶數魚以尾也去毛曰炮加火曰燔近火曰炙主酌賓曰酬賓酌主曰酢主再酌賓曰酳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古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朱子改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搜沿豈刪定之義歟石危險之比喻狂西荆舒在東故曰悠遠豕涉波東南江海之象豕江猪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蹢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蹢風雨則失徵也月離畢西從也畢北方至武之宿八星形如有柄小綱故曰畢主兵亦謂西師月陰精主水行畢度與多雨風雨則失時陰逆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民可立待矣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悽愴哀婉世風之音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夕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朱子改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搜沿豈刪定之義歟石危險之比喻狂西荆舒在東故曰悠遠豕涉波東南江海之象豕江猪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蹢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蹢風雨則失徵也月離畢西從也畢北方至武之宿八星形如有柄小綱故曰畢主兵亦謂西師月陰精主水行畢度與多雨風雨則失時陰逆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民可立待矣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悽愴哀婉世風之音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夕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朱子改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搜沿豈刪定之義歟石危險之比喻狂西荆舒在東故曰悠遠豕涉波東南江海之象豕江猪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蹢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蹢風雨則失徵也月離畢西從也畢北方至武之宿八星形如有柄小綱故曰畢主兵亦謂西師月陰精主水行畢度與多雨風雨則失時陰逆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民可立待矣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悽愴哀婉世風之音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夕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古序曰

也　欲念爾祖在于脩德脩德在于敬天荀能長存敬畏合于天道即是自求多福昔殷未失衆德亦配天子孫不然故至于斯宜以爲鑑自知大命不易保矣　上命不易爾勿自恣自用捷絕乃身當宣布昭明博訪義理適以名賢虞度殷興之故于天所以承天永命者自不敢怠安然上天可度也惟儀刑文王即所以法天萬邦自新商酒但稱三也陳錫布德施惠也高蔡通如也侯語爾本遠子支庶子本爲天子支爲諸侯十臣庶也厥猶其謀也皇美也王國文王之國桢幹也築牆者但爲木夾板曰幹一曰翰三名一物也穆穆遠也假極也大也歎辭也語助也肆爾假假是也駿附也十鬲曰億不億不止億言無算也服事也膚美也敏便疾也祼灌也祭祀之始以生獻酌鬯酒獻尸尸受灌于地以求神也既祼然後迎牲將奉也哻殷冠見曰蔽周曰冕先代之後仍舊服示不臣且明戒也白黑雜繡曰黼蓋進也忠愛進進不已也殷師失衆也殷大也遏絕也曰用之意宜昭布明也義問以義理相詢問也虞度也儀刑法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先備謂文王末年受命稱王與謂周公殺管叔而誅今觀大雅諸詩頌文德無以復加敬止緝熙小心翼翼不已不回純之至也能人所不能故孔子稱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與泰伯三讓同歸至德故文王先稱王則武王何以獨未盡善也故曰文王之德周公謂文王我師孔子謂文王沒文在茲蘇軾詩書垂訓聖人之意微乎遠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俱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古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按此詩二章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四章以後言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理濟美功商德顯故曰大明序于文王言明德不言天命于武王言天命不言明德互見也蓋周之命文王以至德凝結之而武王繼承之文王宜王而不王天與固讓所以爲至德而天眷愈篤施及武王豈能終辭此周有天下非驟致而序言精確矣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在下者君德有善惡明明不可掩在上者天命弩去就赫赫可畏天怒難信王業艱難可不慎乎紂所居天位也又殷適嗣也乃使之不得挾有四方謂天可信而王不難乎　我周受天之命始于文王父王季而母太任也昔孟國有仲女姓任者當殷商時來嫁我周作嬪婦于周京與我王季爲德之配是爲太任有姙而生我文王焉　遊此文王心慎密翼翼恭敬昭事上帝遂來多福性其德不回則受享四方之國此文王明明在下而天命集于周實文王初年天爲作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涯文王親迎于渭水之涘造舟爲梁以通往來大邦有女其德如此

俊如六轡御馬無不調其適而靈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薪槱祭祀之材也禮煙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翠神月令季冬取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薪燎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祭之大者故以比育材祭始迎尸入王以圭瓚酌鬱鬯灌尸諸臣酌璋瓚助之故次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者以人心爲本臣情協其實知同冊逕冊以比其濟天文英大于雲漢物華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　芃芃茂盛之棫叢生樸樕析以爲薪積以爲稭供百祀之燎用得其材也濟濟然多士之辟王羣材彙添或左或右用無不宜如百體奉心志環向而趨附也　濟濟辟王祭祀一舉諸臣或左或右奉璋以助祼獻凡此奉璋者報效英偉皆俊少之髦士于廟度飲宜也此辟王祭祀得人也　倬然顯流涇水名之舟衆徒其楫之人力齊則舟行疾周王以西伯奉命徂征六師趨附將卒一心如恐不及此行師得人也　倬然昭明之雲漢爲章于天亘古如斯周王壽考在位丕顯之謨敘有蒸陶若此其遐遠也孰肯自甘暴棄而不振作者乎　追琢琢磨以成章金玉交錯以成相辟王祗彌羣英名譽尤著何以異此聖心純一勉勉不倦也　槱柞屬宜薪候蓋生枳樕積薪乾以待用也辟君也辟王文王也璋瓚璋也瓚祭器以黃金爲勺圭爲柄曰圭瓚以璋爲稱曰璋瓚璋半圭也圭璋皆玉爲之我我偉貌涇水名六師即六軍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子五百人爲師作人興起人心也追琢也金曰追玉曰琢相金玉并相也勉勉不倦也綱紀綱羅聯屬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古序曰旱麓受祖也毛公曰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朱子改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孔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文王以聖德承祖考其唯文王乎文王以下八篇一序是其兼于鶴突乎以旱麓榛楛比者子孫承先猶物承天旱則草木槁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爲君子干祿之比聖德周自王季富商帝乙之世受命爲西伯賜圭瓚秬鬯故次章有圭瓚黃流之比文王王季撫愛承順帝乙之元命所謂干祿豈弟者正此也商道以下三章孝悌先公先王而獲福祿清酒騂牡祭祀之物柞棫薪槱之用葛藟蔓延故以比福祿之回而序獨舉后稷公劉大王王季者后稷周之始公劉豳之始大王岐之始王季則其父也文王之世宜以是爲四祖焉序舉其功德最著者耳　天旱草木萎瞻彼山足有榛與楛其生濟濟蓋山高基厚故蘊承其間子孫于祖考也豈弟無憂之君子仁孝承先不勞經營而垂裕似續其受之故物也圭瓚鬱鬯之酒既載騂色之牲既備以享祀于祖考君子豈弟之德感格有素以此祭祀因介而得大福也　瑟然茂密之柞棫民資以爲薪槱用其材也君子有豈弟仁孝之德

毛詩原解卷二十六

明京山郝敬著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古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朱子改爲敬文三之德而以首章詠母妻爲文王所以聖非也夫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始不在此無射者乃君子敬而達于和敬則德恆恭和則仁愛愛仁體存心致愛致敬純一不已者聖人所以脩齊治平脩齊治平脩齊變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二南之化始于宮闈門而治祖者虞也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于鬼神而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統雖齊適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其造端乎齊媚之德音而醇醨于雝肅之無射者故論文德之托莫如思齊此序謂之所以聖也孟子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法天下傳後世者此之謂也　思齊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愛媚其姑大姜爲京室之孝婦比文王發其德柔之性成于所生也王于大姒又能繼齊姒之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妻賢母聖和敬之風洋溢于閨門　二南之化所託始矣　致敬于廟上順宗廟先公之心而罔有怨懟敬之至也致和于家而能形媚妻親親九族睦御家邦而有夏成相仁之子也　家庭主和故在宮雝雝而肅肅而風恪此和敬之心雖不驟見而常若有臨人倚德恭乃思保持聖心無倦而常若自保故大難雖不殄絕而德之光大亦不玷缺蓋仁禮存心無人而不自得也　德盛化醇本乎天性非待前聞古訓而式無不合非待忠言直諫而善無不入故豈弟作人世者成而有德少者學而有造今雖文王社矣雝肅之精神如在無有厭斁于人心士類聞風興起而成其名譽爲俊髦之士也　思語辭齊敬也大任王季之配擊仲氏任也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大任之姑也毋成于故言徽婦孝姑故言媚大姒文王妃大任之婦也徽音美聲也百男大姒生十子思逮眾妾又生子概言多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時是也恫痛也刑法也嫡妻無二故稱寡兄弟同姓及異姓有服者之通稱御如御馬之御調和順適也不驟隱微也臨視也無射不倦也保持守也肆遂也戎疾大患也如因美里事昆夷之獫狁假光大也瑕疵也式法也古之人指文王自後世而言也無射于人斯言文王之德久而人無斁猶無射周頌清廟篇云無射于人斯言文王之德久而人不能忘也孟子云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即譽髦斯士也　譽聞也髦俊少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

朱傳作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今從鄭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

畱其駜脩之平之其濯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
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
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
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
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
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
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
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
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
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
以無拂

古序曰皇矣美周也毛公曰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大矣上帝臨下之威赫然可畏察觀四方求民安定而已此夏商二國其政失道于彼四方之國究度安民之君而上帝猶未忍遽滅此二國也待之者久而猶其長惡不悛乃始赫然西顧以此岐山之地與周爲王者之宅也　岐山林莽嶋嶋太王初墾其拔作之屏除之者乃蔽木立死之舊與便輔德藏之篇也其脩理平治者乃蔽生爲灌之柳也其拔磨除者乃柯櫟之禮與隨節之椐也其攘剔者乃柯櫟之禮與隨節之椐也其攘剔繁宛使長者則倒蔓之屏桑與柘也惟上帝遷明德之君故荒蕪串習始爲平夷之路天又立太姜贊助其脩字而周之受命時已堅固矣　上帝省視岐山柞棫拔然上號松柏兌然開通煥乎一都會矣上帝以此作王者之邦又作配此邦之君自太伯王季時天意已屬文王故大伯讓而王季立天性友愛則能友愛其兄則能脩德以篤周家之慶慶益顯其兄之能讓而錫以光榮受天祿不失至子孫而奄有天下也　王季處父子兄弟間受之際心迹至難明也上帝若有尺寸使量度其心而處無不當又爲之脩其德音而人無非議故其德是非不爽而克明分別善惡而克類道德足以宜人物克長政教足以臨民而克君既受讓以王此大邦復理安民而克順慈和愛人而克比比及文王之世其德益在人心無自遷轉所以既受上帝之福延及子子也　上帝謂文王若曰天下之勢皆起人貪欲惟爾無昧此援彼之心無內歆外羨之心雖處風波危險獨能既然先登于岸可以濟危亦可以拯人之危也帝命之如此是以密人不敢逆大國不奉方伯之約侵阮國至于共地文王乃赫怒整氣以彼此密人往共之眾以扶弱鋤強厚周家之福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文王依然在周京所遣救援之兵既過密人遂自阮疆出侵密王師據險陟高岡而望敵人無有敢陳師于我之陵者陵即我之阿矣無有敢飲水于我之泉者泉即我之泉矣密人既乎服附日眾乃度新都于岐山之南渭水之側以爲萬邦之方向下民之歸往也　上帝謂文王若曰予懷爾之明德人多脩聲色惟爾純德穆穆不張聲名以形迹人爭長諸夏躁擾變更惟爾總領諸侯不本雄長諸夏以生變革不識不知順天理自然之法則爾何怒于人哉上帝又謂文王若曰詢訪爾寇歸之方同盟兄弟之國以爾攻城之鉤援與爾臨衝之車以攻伐崇國之城爾喜怒奉天理豈可避讎而徼有非別　文王之伐崇始未忍急攻也臨衝之車閑閑徐緩彼崇墉言言高大我師有執敵之生口訊問者連連相續不輕馘也有殺其不悛馘耳以獻功者安安從容不輕馘也是類焉告其罪于天是禡焉暴其惡于神焉以致其來附而四方玩侮矣及崇人怙終不服臨衝茀茀奮怒崇墉仡仡堅守乃聲伐之緩兵肆之勢絕其宗嗣忽滅其國土四方問之誠當其罪無有違拂也　莫定也二國夏商也者遲久意猶老人曰耆師久曰老也武王伐商遲至十一年周頌云耆定爾功成王詠紂子遲至五年書云天維五年須暇之子孫作民主即此意也式用也廓大也言用意爲惡愈大也眷與睠同顧也作屏除也攘剔則培植之也作拔起也蔽木病死而遮蔽他木者也脩平脩治使地平坦也柳櫟栗椐椐椐好叢生也柳櫟名水楊椐櫟節可作杖攘剔穿繁宛也屏除桑與柘皆可飼蠶及爲弓幹也串夷平也載始也路大道也厥配太姜也太姜有異識故能配文王也姜女聿來聲字也往邦作王國也對當也配也指文王李以弟得心自然也善兄弟曰友錫予也錫光猶增輝也益王李以國疑于不友然其天性友愛不在形迹能脩德以篤周祜于人伯之讓益增光矣奄覆也全有之也貊清靜也貊德音人無非議也帝謂天命也對去此也援扶彼也內動曰徹外慕曰羨誕語辭登岸脫險也獨造其極之意密阮二國名密在今陝西富州阮在涇州大邦周也共阮國地名徂往也按遏也對答也攸安也京岐周也侵伐也侵巨阮疆密人入阮周師拒之于阮遂自阮往伐密也阮岐泉地皆密地我者勢平奄有之意矢陳也大陵仡阿陵謀也鮮新善也將側也畝南渭偏即豐也豐在岐東南三百里自歧往遷也方向也懷眷念也磬魔名也色文飾也長夏爲方伯長諸夏也革變急變更也如病革鳥革之革亟也帝謂天理自然之則伐方有伐之國怨耦曰伐指崇紂罪也崇國虎謂文王于紂因之羨皇文王伐之疑于私怨故說以明聖人之無私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雲梯也所以攻城臨衝陳之車崇墉崇國之城言言高大也執訊生擒馘獻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遹求厥宮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illegible]

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非也[illegible]文武[illegible]功[illegible]文王之聲今其伐功也　朱子以爲詩[illegible]武伐宗[illegible]而之功天獨[illegible]文王[illegible]文王[illegible]文王

實新而幾垂實栗而不秕教民有功堯乃即姜嫄母家之邰國封後以爲家室焉　後既封邰乃啓別疏謂降嘉種耕助以供御漢有黑黍之秬中有一稃二米之秠有赤黍黑黍之芑偏種秬秠既成而穫計之以畝偏種稷芑背負以歸爲黍盛酒醴周之朝祀自此始矣　有邰肇祀其禮如何嘉種既諸稱千曰以春既舂矣擣米出曰鬻揚其糠又鬻其氣孔洋爲黍米取穀縮之米成而酒以上其實斐斐然以釜甑蒸黍盛酒醴者備矣其將奈何也載謀而體無不歲載性而庶無不周歡之至也取蒿蒿蒸之升臭以祭宗廟取牡羊以祭神內外之祀皆舉矣取肉著火而燔之炙于火而烈之爲歡之神備矣備今年之祀所以興起來年穰穰千不不世世不替也　卬今王業維新南郊之祀尊稷以配天嗇菑釐于木豆盛大羹于瓦登大饗貴質也馨香之氣方升上帝即安饗之是何芳臭之薦誠得其時乎所以致居歆者不在芳臭也蓋自我后稷有祈之功克配彼天庶無罪過悔恨以至今日矣居歆之速豈偶然哉　時是也姜姓嬀名帝嚳高辛氏之妃有邰氏女弗詒敵也除不解曰敵敵無子來有子也古者春分玄鳥至天子率後宮親高禖禖祠也帝天帝也武足迹也敏作拇大指也歆動也介閒也止也震娠通有身而震動也夙窗通息也赫赫也先生稷生穆達也或作牽羊子易生也坏裂也副擘通破也居然徒然也母人道而徒生也真與置同勝肚也字愛也覆翼以羽翼覆蓋之也嗣兄嗣也寔實也寔寔也寔寔也寔寔

尸也天立氣故曰神品品稟天生故曰成二章在沙渚而宿象地在渚涯小邱上也故曰陟三章在渚涯之上也故曰涘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湄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潀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浦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沱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潨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三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三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三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四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四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四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四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四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四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四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四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四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四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五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五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五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五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五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五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五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五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五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五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六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六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六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六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六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六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六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六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六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六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七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七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七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七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七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七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七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七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七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七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八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八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八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八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八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八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八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八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八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八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九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九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九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九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九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九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九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九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九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九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三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三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三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四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四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四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四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四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四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四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四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四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四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五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五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五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五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五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五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五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五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五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五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六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六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六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六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六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六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六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六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六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六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七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七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七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七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七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七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七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七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七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七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八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八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八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八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八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八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八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八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八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八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九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九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九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二百九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二百九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九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二百九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二百九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二百九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二百九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三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三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三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四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四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四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四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四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四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四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四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四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四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五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五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五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五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五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五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五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五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五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五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六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六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六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六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六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六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六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六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六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六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七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七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七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七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七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七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七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七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七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七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八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八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八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八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八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八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八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八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八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八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九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九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九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九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三百九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三百九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三百九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三百九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三百九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三百九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三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三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三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四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四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四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四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四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四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四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四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四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四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五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五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五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五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五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五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五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五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五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五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六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六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六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六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六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六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六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六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六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六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七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七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七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七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七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七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七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七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七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七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八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八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八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八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八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八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八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八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八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八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九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九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九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九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四百九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四百九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四百九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四百九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四百九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四百九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三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三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三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四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四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四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四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四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四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四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四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四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四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五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五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五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五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五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五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五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五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五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五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六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六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六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六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六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六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六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六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六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六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七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七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七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七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七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七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七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七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七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七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八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八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八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八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八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八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八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八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八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八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九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九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九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五百九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五百九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五百九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九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五百九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五百九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五百九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三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三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三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四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四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四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四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四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四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四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四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四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四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五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五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五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五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五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五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五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五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五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五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六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六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六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六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六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六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六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六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六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六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七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七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七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七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七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七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七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七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七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七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八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八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八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八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八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八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八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八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八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八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九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九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九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六百九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九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六百九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六百九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六百九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六百九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六百九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三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三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三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四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四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四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四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四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四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四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四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四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四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五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五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五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五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五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五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五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五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五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五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六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六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六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六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六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六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六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六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六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六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七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七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七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七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七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七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七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七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七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七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八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八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八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八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八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八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八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八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八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八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九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九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九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七百九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九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七百九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七百九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七百九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七百九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七百九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三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三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三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四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四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四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四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四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四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四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四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四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四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五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五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五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五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五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五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五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五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五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五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六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六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六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六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六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六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六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六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六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六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七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七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七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七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七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七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七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七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七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七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八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八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八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八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八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八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八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八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八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八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九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九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九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八百九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八百九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八百九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八百九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九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八百九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八百九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三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三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三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四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四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四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四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四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四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四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四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四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四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五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五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五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五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五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五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五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五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五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五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六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六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六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六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六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六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六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六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六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六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七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七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七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七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七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七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七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七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七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七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八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八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八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八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八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八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八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八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八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八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九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九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九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九百九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九百九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九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九百九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九百九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九百九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九百九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二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二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二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二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二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二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二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二十七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二十八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二十九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三十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濱一百三十一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涘一百三十二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沚一百三十三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坻一百三十四章在水中央也故曰滸一百三十五章在水中央也故曰厓一百三十六章在水中央也故

也廣平曰原宜徧也禾數長數也巘山頂也舟帶也瑤美玉也鞞鞛同刀鞘也鏐鞛上飾容刀武容之刀曜曰戎容鋈鋈或曰飾也或曰藏也百泉眾流也溥原廣原京高邱也師眾也處居民也廬寄居也旅賓旅也言教令也語謀議也依安也造適也曾羣也牢養豕處饔以大牢而用豕新國教禮也宗尊也景也曠野之地也觀日景乃知方向也陶登山岡也陰陽地葉也三三單也單盡也每家出一人家家盡出財役均也酒周須言單厥心補郊特牲言社事單出里大傳言戚單于下祭義言歲既單皆盡也關下溼也山之西曰夕陽陶在桑山西荒太也館客舍也亂舟之絕流橫渡者禹貢曰亂于河是也厲砥石也鍛冶鐵也止基止居之基理授田也皇過二溝名旅容也新遷曰旅芮水名禹貢作汭水內曰汭水外曰鞫既就地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古序曰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言求賢用賢上也　朱子洞厚篤意蘊非也朱以洞酌三句爲無義之興而毛以爲黍稷非馨之比蓋餴饎溫潔祭祀之事孟子云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以事上帝況有道德如豈弟君子者乎故以行潦比皇天觀有德饗有道所謂明德惟馨也　道聞之積水井甃明潔也遡取而酌之彼饗以待賓祭祀之事亦可灌沃餴米爲酒食以侯神明人能酒灌自新則精誠可格天爾況豈弟樂易之君子實爲民父母則德之薦不馨乎黍稷乎　遡酌行潦挹彼注此濯可灌祭器之爵況豈弟君子爲人心所歸不可以稀鬼神乎　遡酌行潦挹彼注茲濯可灌溉而況豈弟君子民所安息不可以乎溉考乎溉遡也行潦道傍積水也餴米蒸一熟也饎酒食也罍祭器也溉洗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毛詩原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古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言求賢用賢上也　朱子卷阿固王歌而知之非也毛云求賢者得相與言公歌王求豈弟君子以佐己之子也德其大于豈弟指周公之爲冢宰以流言而遠位而成王是思師保召公不悅故作北詩風王子章及中馬欲王迎周公復相位以安庶官王反公時未作妻或問保同心叶經下十朔庶以隆斯頌豈弟君子爲成王說矣南風卷阿比人主遇求好賢樂子以河邪以爲山阿卷阿之文子月謂于與召公遊卷阿之上尤說矣者上說云四阿重屋上昏禮亦云當阿東南有阿房亦謂漢宮前房也後世詩有熏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之句即用卷阿飄飄南來之意　有卷然曲之捲阿則迴旋以入主居上虛懷則者虛樂告亦稱此大賢賢易簡之德豈弟之君子也庶其閒光而來歌乎君臣相悅急求賢而來歌乎君臣相悅急求賢而來歌乎君臣相悅急求賢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古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

朱子詩中稱爾我或爲同列相戒之辭非也說見民勞上帝板板然無所變通今下民盡病矣其出令不合理其謀不久遠謂天下無復有聖人管管然小有所見而自用假爲忠信而不實之下曾汝謀慮未遠是用大諫于政也　天方艱難無若是憂憂然自而不懼也天方動亂無若是泄泄然放而不收也王者出令遠近承式爾惟辭之輯而不乖乎天理則膽今羣心而民合矣辭之悖而不傷于暴戾則不拂羣志而民安矣

我興何罪罪各異然同爲王臣我就爾忠言相謀爾聽我膚不受爾膚不受而我言終可信無勿以爲笑也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況察文乎　天方爲虐將有喪亡之禍政無常度豈我昏老乎

侮老亦潛然效其誠教小子蹻蹻然恃其驕慢豈我昏老乎言實爾以憂爲歡耳憂盛禍至如火燔燔將無可救之藥矣天方威怒爾無爲今張以自奬譏勿爲護飾以求親媚勿使尊人如尸不得有爲民方愁苦呻吟莫敢控訴度其故我罪無所資生自無有患憂我眾民者矣

如天天生民與以良知猶墉塞開牖明示端去以人因天如坎壞而慎和必協也如璋比而成圭必合也如物枉而取如取物而遷必得也其攜也非曰本無而益之因其固有耳隨民不其易平今民多邪辟豈無民心惟上無以順之耶仰無以善之可也　國以善人爲藩籬跟民爲甲冑大邦爲翰幹君修德懷之則無不安寧同姓宗族之子弟則同姓相親無德則親戚離叛慎勿使過失而失可畏矣　人主雖尊其尊于天敬天之紀無敢戲侮也昊天孔昭明明往天無不俱或善或惡皆示之　板板反常慢自用之貌章旨病也話或令也不然令也不善非聖也管管見小自用貌爲人臣之道欲其欣然而敬也泄泄舒散也辭命令也輯和也合也暴也僭同官也服行也駕牧草也蕘芻也藩籬猶敬也敬也蹻蹻驕也驕也蹻蹻驕也蹻也蹻也蹻

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古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毛公曰亦以自警也詩中侯度小子等語皆自責以告王昔商紂荒于酒微子曰我沈酗于酒孝子論親必先自責忠臣諫君引爲己過詩言溫厚故導君惟以自警幽王所百年矣武公爲幽王卿士追惟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事曰取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此詩作于晚年故曰亦聿既耄或疑其在于今非追刺語夫追刺而言今猶教他人事而稱我云爾何害其爲追言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抑抑然慎密之威儀乃心德之廉隅外之威儀齊整則其內方正可知豈有外貌邪慢而內存貞德者人亦有言君子容貌若愚未有哲人不愚者此言不可訓也夫田野庶民不學而鄙陋若愚氣質之偏爲疾宜也學士大夫脩身爲本亦當鄙愚異庶民則乖其常矣　天下其平于人不審人所同有明白坦直可以感服雖有德則四方訓而從之蓋德人覺然其由四國自順之矣敢令者國之經訐大其謨勿見小利堅定其命無事紛更遠其謀猶旁謀久安辰其告戒勿中明宜至于威儀脩身之本敬而慎之則表極端而民以爲則矣　其在于今尚逮亂于政國不治矣顛覆其德身不脩矣惟荒德是從獨不念所承繼者先人之緒乎不肖爲求先王之道供奉其明法也　故今皇天弗好向汝所爲如彼下流之泉早覺防之無使淪沒相率以匿可也爲今之計當早起夜臥洒埽宮庭之內凡朝家之事孜孜不懈以爲民表又脩車馬與弓矢戎兵戒備攻伐以遏蠻方定惠深防庶免淪亡爾諸侯所守之度勿壞王章如是則可以備不虞之變愼爾出言敬爾威儀必來和矛嘉美白玉爲圭有缺尚可磨鑢言語一缺不可復補焉得不謹也　無易自由其言無曰苟且言之耳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豈可任意使之逝而不追乎未有言出人不厚報者苟能有德有言惠順于羣臣朋友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繼述萬民承聽矣　視爾羣居友君于和柔爾顏色相接心猶自儆曰其未遠于德乎及視爾在室未見君子亦有此心否室有屋漏尚不愧屋漏可也勿曰此不顯之地人莫予見天下或有人不見之地無有鬼神不體之處鬼神無形其來不測難敬猶恐其至也況可厭怠不敬乎　天下注爾以爲德爾當使之感善使之喜美善愼爾之容止不愆于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群有不爲人法者如人鮮我以桃必報以李自我之應若身不善而責民善猶童羊而責以角戰亂小子耳有是理乎　匪染和柔之木乃可以播絲爲弦而成弓如溫溫謙柔之人乃能虛己受善而立德何也哲人告以誥言則源其德而行彼愚人反謂我言不信智愚相越之遠如此溫恭所以爲德之基也　於乎小子涉世尚淺未知好醜非但手攜文也且提其耳而丁寧之猶曰未有往日已驗之事非但面命爾也且提其耳而丁寧之猶曰未有知識亦既年長抱子爲人父矣惟其志氣盈滿不肯受善所以無成德人不自盈滿宜有早知又晚成者乎　天道其明人生何樂觀爾夢夢不悟我心憂傷且憂詩國詩至詳聽我親筆無有不以爲我而反以爲害借曰國未有知年小遠已老實於乎小子告爾既往前事之失後事之師聽用我謀庶免大悔天方艱難將喪厥國取譬不遠昔者之事天道明白不差也非獨其德使民至于大急自取之耳　匪傲匪角也賢彌自卑謙也詩中共共同敬也同河明也大也辰時也興述亂尚昏亂也敷求廣求也共共同敬也同河明也大也辰時也興述亂尚昏亂也敷求廣求也明法也肆遂也弗尚厭棄也章表也遠遠也質信也樹聽也助我也民也僕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言任意言也樹聽也助我也捫持也逖猶放也讎怨也應順也庶民小子猶言國人子也也輯柔和柔也不遑猶近也庶幾之意屋漏室西北隅也辟法也無角曰童既亂之語即者不正之人

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有常其星大夫君子維其有常民之失德乾糧以愆

古序曰雲漢仰叔美宣王也毛公曰宣王遇旱而憂懼修己以消之天下賴於王修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朱子改謂遭王仰訴于天之辭非也蓋據主曰二字以為述耳　詩美利多託言豈必夜半宮中玉果仰天作此等語乎　倬然大明之星漢昭明周旋于天夜晴則天河明此是徹天也吾王仰天呼曰於乎今人何罪天降喪亂饑饉至也今我無神不祭無牲不愛以玉幣禮神圭璧且盡矣而何其不和神乎　天久不雨旱既大甚暑氣蒸蒸蟲蟲然盡及禱祀不尊事矣草親于絕從郊至廟上天下地莫其品優其物無祈不尊事矣草親于后稷降福而力不能救莫尊于上帝能救而不降福與其祈福于下土寧與福當我一人之身耳　旱既大甚炎由人秉何可禱誅戮競業業猶遭雷霆于上不勝命也憯也周昔中興俾民乳化今自午死亡一民無遺乎天將降我不遺何得不招其子孫之業自我而摧滅矣　旱既大甚不敢諸人可無罪上不掇但掇其炎炎無窮身之所死也將至無所瞻仰祖宗行也不忍予乎　旱既大甚滌如燒山無木川無水草枯焦不見助父母先祖指至而鬼如火燒焚我心畏暑憂如熏炙羣公先正視若國閒羣臣公先正視若國閒羣臣欲遯去天怒臣無逃勉不敢何乃病我以旱慘哉莫知其故祈年之祭則甚早安方社之祭亦不遲矣昊天上帝曾不虞度我敬恭明神亦可以無恨怒矣　旱既大甚臣鄰滅散無復綱紀無官之長鞫哉家宰疏哉冢宰馬政之趣馬守王門之師氏掌師政之長鞫哉膳夫與近侍之左右無一人不周徧而不能止此災變卬昊天使我何所僅稽于天有嘒然之星方未有子國也大夫君子安天若不用況昭格可也此非為予

毛詩原解卷二十九終

屈開挺校字
張華蓮覆校
李心地覆校
楊介康覆校

雲漢八章章十句

一人為定邪正也民生不遂邪正不安瞻仰昊天何不惠我以安宣子　雲漢天河也示氣之精為漢陽明也厖厚也蒸通也蟲蟲羣也禋積也隆盛也蟲蟲羣也宮也理祭物于土也宗尊也克能也靡顧也上祭天也下祭地也瘞埋祭物于土也宗尊也克能也靡顧也上祭天也下祭地也瘞埋祭物于土也兢兢懼也業業危也遺失也孑獨也遺孑獨也靡有孑遺也滌滌也滌滌山也滌滌也滌滌山也滌滌也滌滌山

之模出頌州牧文德武功非諸侯所敢法者乎 申伯之德柔順正直輔相王室揉服萬邦聲聞于四國古甫作歌其詩所言甚大其風動人極美以贈申伯明建親親之中興之盛典也 崧高峻嶽嶽山東岱南衡西華北恆唐虞時有姜姓爲四嶽之官封于呂或曰即伯夷也其苗裔在周爲齊古申國故推本嶽神降生以美之賢聲勳彊貌申本侯爵今加封爲侯伯也繼權也繼四嶽之後也申國即今南陽府謝在申東北今鄧州也作興也作興唐縣召伯召虎爲司空掌營國邑登成也成營建之功也作興也補功也尊顯其功勳也傳相也古者諸侯皆有傅相御治事之官私家臣也遷自京師徙至謝也徹始作也寢廟後之寢室也藐藐遠也蹻蹻壯貌鋪馬額下有金鋪以鑣樊纓金輅之飾賜上公同姓者也申伯以元舅爲侯伯故得賜之齊馬當胸也樊纓九就懸當馬胸故曰膺濯濯鮮明也圭諸侯之封圭反短各以命數上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或云子男璧也介大也貴重之稱瑞玉曰寶近就也或云語辭與彼記之子之記遠信邁果行也鄰地名在鎬京西畯豐東非自鎬適申之路時王在岐命申伯于文祖廟故餞于鄰也誠歸始成行也峙聚也遄速也番番猶皤皤髮白貌蓄蓄長貌番番長士謂老成人也舊誠武勇按下文以佶佶勇夫爲所不欲則蕃蕃非武勇也則邦國諸侯之國指申伯所領南國諸侯也戎汝也南邦之人自相謂也柔惠和順也揉馴擾也寬猛適中之意王歆曰諄碩大也所言皆王朝封建式百辟之事故曰大也肆猶極也周送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矣未幾以幽后見黜率大戎殺幽王而滅宗周申爲戎首焉然則宣王之衰實元舅與後世主寵任外戚移祚篡國者何以異乎故天子有道則萬國親無道則幽厲可不畏哉故國風存揚之水大雅錄崧高聖人有微意焉諸者見其美而忘其規況其辭而不逆其志焉可與言詩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古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朱子改謂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非也吉甫作詩備獻納非僚友私情皆天之下莫非王土推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彊僭繼世不由天子裂封啟土恣自己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于彘是蠻夷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況齊遠在東隅境內區區之殯郭必以上請豈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天子制詩存烝民春秋之義也故曰詩亡春秋作如朱說像友相送非關廟納何登于雅王朝命使往來餞送不少詩可勝錄乎 天生烝民有形則有性性以範形不可踰越故人秉常性則好美德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況天祿有周昭明降格于下保此中興之天子生仲山甫名世之賢佐其爲物則秉彝不尤超于衆民乎 仲山甫之德柔和嘉美咸中物則令儀令色外一柔嘉也小心翼翼內一柔嘉也古訓是法學古有獲也威儀是力動必以禮也天子是順明命使賦精忠發上不辱使命也如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有則者非與 王命仲山甫曰予以汝爲法子諸侯續汝祖父舊職保護王躬王朝有命汝出而布之既布納而復之以爲王之喉舌四方有事汝其賦布政教于外使之爰起而應焉 肅肅穆穆之王命維仲山甫能奉行之邦國諸侯能明辨之既能審理又能知幾處功名之會勿亦有言柔則吞而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吐柔如玲瓏亦不侮也剛如強禦亦不畏也覓猶相濟仁義并用德之全也 人亦有言德本固有欲之斯至其輕如毛無難舉也而民有德者少我儀度圖謀維仲山甫能舉之心誠愛之而思助之其備道全美無容助也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能補之能補不足又何不足待人補乎 今仲山甫以牧政之職王命城齊出行祖祭四馬業業不息從行征夫捷捷敏疾人懷不及之慮也四馬行而彭彭八鸞鳴而鏘鏘北行無他齊國告遷王命仲山甫往城彼東方耳 四牡騤騤不息八鸞喈喈和鳴仲山甫往齊勿久于外式遄其歸可也吉甫作此工歌穆然如清發之風仲山甫遠行多所懷思故陳天意王命盛德大業以慰安其心耳 則法也物則如有耳目即有聰明有五倫即有五常之類秉執也彝夷逼常也懿德美德也好悅也義理悅心也若順也出納號令而復也發起應也若否猶言顯否明明于理哲察于幾韜晦也儀度也圖謀也袞職君道也闕失也城東方築城于齊也遲時齊自薄姑徙于臨淄古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爲遷定焉

烝民八章章八句 按詩稱山甫有德仲山甫爲王保衛補袞之臣不可一日去王所而城齊之役何足以煩之亦異于采芑六月之命使矣 詩言袞職有闕式遄其歸寓諷規之意云爾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庭其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彼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田鹿麋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古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能錫命諸侯 按古者嗣君在喪稱子喪畢以士服見于王策命錫車服歸始爲諸侯屬王中衰諸侯無世不稟命宣王中興韓侯初立來朝尹吉甫作此詩故序目曰韓奕言命韓奕奕然也序不本其事者詩言入覲王命錫諸侯爲常事則無關湛露形弓不足誇盛美矣又謂春秋戰國亦有行之者夫春秋戰國何嘗知有天子哉平王命晉文侯顯王命秦孝公此四王者屬王非興王也亂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如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謂之王有南征北伐平淮會諸之功然後有封申錫韓之命治亂邪正何可相比乎然美中興而並及娶妻迎也王室乂安邦國和平康侯晉錫歸圖嘉禮時舉猶二南之桃夭芣苢太平之象可徵天子有道則諸侯秉禮親我舉入覲而後議嫁道撫法守秩然可觀與春秋諸侯在喪親迎者得失相遠遠矣所以美之 奕奕然高大之梁山韓國之鎮昔禹所甸治也今王嗣禹功而中興梁山道路頓覺闊展倬然大明矣韓侯由此來朝王親命曰汝其繼汝祖父于家勿廢朕命于國夙夜匪懈敬恭爾位凡朕所命懷勿變易撫逆除亂牧伯之職苟有不來庭之方宜輯正以佐汝君也 韓侯入覲秉奕奕之四馬甚脩長肥張鞗分封之大圭合瑞于王王所錫予有交卓以竹簟爲蔽畫錯文于衡有龍之著厥羽毛梓垂以爲章有虎之皮蒙茸毛之長毛之鞹鞃軾服以左帛畫龍爲衮及黃色之冕有馬飾頷下以金鉤懸樊纓于膺鏤金之錫大喪初除乘藻車用去毛之鞹鞃軾爲小環而指束其革也 韓侯歸國大喪既除嘉禮載舉娶厲王之甥及厲王之邑其車百兩彭彭眾盛四馬八鸞鏘鏘和鳴禮儀不其光顯乎諸姊從嫁者祁祁徐說如雲之多韓侯視之爛然滿門庭也 戰文爲王卿士材力甚壯學當四方無國不到因爲其女韓姞相出嫁之所惟韓甚爲樂土川澤之大訏訏魴鱮之大甫甫麀鹿之眾噳噳有熊羆貓虎皆山澤之產蹶父喜此善居而韓姞今歸燕安譽樂矣 溥敞韓國之城先王分封命召康公率燕國之眾脩築完固蓋矣今王以韓先祖受命世爲牧伯因其國近百蠻命韓侯以追人狛人貊受北方之國而爲之伯教以修其城濠治其田畝清其稅籍各以地所有或貔皮或赤豹黃羆之皮以時入貢此皆牧伯之事也 奕奕大也梁山韓地山名治也倬明也道路也韓先世武王之子封韓後爲晉所滅左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受命繼立襄王命也榦正也不庭方四方之國不來王庭者也戎汝也辟君也孔甚也脩長也張大也鞗革飾勝之善者綏垂貌以鳥羽或麋牛尾注于旂竿之

首爲表章也刻金曰鏤鍚馬額飾也猶上曰揚金色光圓如日故曰鍚也鞗鞶中也淺後通次之無毛者幾幎同覆也以皮覆軾上手憑處周禮喪車有五蔡車用鹿淺幎革飾喪初除不用盛飾也金厄以金爲小環陰橫束之厄揖通東也屠近西京地名顯文猶言緣者公卿貴臣也錢王命錢行也蔌菜也筍竹萌蒲蒻皆以爲菹也鷹王命鷹行也卿大夫車無路名且甚多之辭侯氏諸侯在王所之稱胥相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死汾水上妹妹之子曰甥甥父思鄉士姞姓妻之女弟曰娣諸侯娶一國之女同姓二國媵之所娶者爲嫡二國爲媵嫡有姪媵亦有娣有姪一娶九女也故曰諸娣祁祁徐觀也如雲也如雲多而美也試出也靡國不到奉使也韓姞韓侯妻曹父之女也訏訏甫甫肯大也曠曠眼也貓似虎而小無安也譽孫通樂也無召康公封國也追貊北方夷狄國名奄覆也全有曰奄伯一州之長牧伯也隍城也壑池也所部謂圃城池也畝田畝也蕭蕭所部謂圃城池也畝田畝也蕭蕭國所當貢之物貔豹屬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終

屈開埏校字

張華蓮覆校

李心地覆校

楊介康覆校

明京山郝敬著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古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按周宗傷在西隅去東南遠故淮夷最難服成王初立周公東征二年滅國五十而後徐淮定伯禽封魯亦爲東土重也厲王中衰因夷文侵至宣王北逐獫狁南平荆蠻而淮夷猶未服初命召虎經營再勦六師親討必東土宜而後西京安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聚大雅之末簡至人刪詩次第可見而周之興衰始終由東征其效亦可考而知也　江漢二水名行合流武夫滔滔東下鼎將天威不敢安處不敢慢遊淮夷不將是以來求也既至淮浦出我戎車張我旂旟聲罪致討陳以伐之也　江漢之滸王師經營不戰而服遂告成功于王淮夷服則四方平四方平則歲甸安將無復有爭戰之警而王心則寧矣　召虎既戎功于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就彼陶壑疆土以徹法平其賦稅成事肯定即行疆理匪病民匪急功也率土濱王使一體成賦來取則于中邦耳乃往正其疆界條理至南海而止也　武功既成疆理既定王乃命召虎曰南民不沾王化爾來其徹布政教厥功大矣昔我文武受命汝祖康公實維翰榦今汝無曰爲予小子之是似續耳爾既開大其功我用錫爾以福祉之瑞秬鬯之酒盛以一卣使歸配其先祖又告于殷周以主柄廟錫爾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爾祖康公昔自殷周受命于文祖今使爾車光世德祖孫適美虎拜稽首對王曰言休美曰虎以孫繼祖作召公之賜臣無能報答願天子萬壽盛德日新令譽無窮虎之賜臣無能報答願天子萬壽盛德日新令譽無窮也　江漢解見周南溪廣篇二水居東南上游伐淮舟師順流而東也鋪陳兵也沈沈武貌程譽猶言料理告成奏捷也來極猶言歸極則壞覩中國也宣布也召公召穆公虎祖康公奭也釐開也敏大也子小子王自稱公功也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秬黑黍釀酒和香草煮之曰鬯也卣中尊也文人文德之人即文王也古者爵人必于宗廟示不敢專也文王廟在岐周于周往岐周也陶首首至地也對對王前也四王命而答之揚大言也與書皋陶謨首陵言之屬同休美也作爲也考成也爲祖召公成終也前作後繼則作者有成矣矢陳也文德文教也作召以下告對揚之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不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古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公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朱子改爲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美之非也　按宣王自將詩既言之矣淮北淮南後人臆說耳前篇由江漢進師爲南此篇由淮浦達徐爲北師行便利不同總之淮北淮南徐國皆在周宗傷在西隅遠去東土而後西京安此篇召虎經營疆理功成可謂有丈人之貞本歲淮夷復叛宣王欲一大創之故不復用虎而命皇父程伯六師親征懲前之不武也蓋周宗傷在西隅東距淮海遼遠經歷之地叛坿無常召公謂惟德可懷遠天子躬擐甲冑遠閒蕩寇不可爲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命篇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卽不法　皇家常武之辭卒也西周之福不在淮夷近在江漢後繼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斯善言詩也豈徒取南北爲目已乎　赫赫明明天子親命南仲乃太祖而鄉士其孫也官爲太師實維王之卿士昔者南仲乃太祖而鄉士其孫也官爲太師字稱皇父王命之曰爾整齊我六師脩我兵戎敬哉勿忽戒哉勿怠南國也　既命人將乃擇偏將帥王謂內史尹吉甫曰爾以策書命程國之伯名休父者爲司馬訓勤紀律使左右陳列申約誓以戒師眾率循淮水之涯省視徐土北行不久留不停處不好三震資各就業也　王師啟行赫赫光顯業業震動六飛駕馭不張皇亦不絕緩慢遊徐方閑風裕釋騷擾震驚天威如雷霆怒進其虎臣闞然奮揚虓猛如虎厚積其陳于淮水之涯不待力而自執敢有負固盤據者乎　王師嘽嘽然環壘如鳥飛翰翰揚之速也如江漢之水浩森無窮也如山之苞不可撼也如川之流來不可禦也緜緜然多不可猶而翼翼然整不可驚而亂也神謀不測不可鄉也萬全不克不可勝也以此濯然洗征徐國官其一戰而定也　兵貴謀而戰法貴德而賤功王師固威武王猷本信實所以徐方既來耳來則因爲王民王士是天子之功也諸臣何力之與有惟王廟謨萬全宇內回心四方盡平彼徐方小醜自來在于庭無復反側兵甲丟不用矣于是王乃曰予其班師還歸矣　卿士皇父之專官太師二公皇父之兼官南仲文王時大將從爲孤西戎者也尹氏尹吉甫官內史掌策命程伯爵休父其名也二事三農輟耕穫三時也或因原隰平地也或曰上中下農也緒事

蔑也就稍不中輻也郎拂不變耘不止之意葉葉震動貌也保安也作行也紹緩也遊慢遊也驛連綿也騷躁擾也囂怒也城虎怒貌鋪敷陳師算積也遑遲也仍執就執之言易也蕩四也嘽嘽馬盛也飛鳥疾也翰飛之疾也如江漢言厭也濯濯除之惠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古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朱子改爲刺幽王雙雙妖任奄人以致亂之詩按雙雙妖奄人據鄭中婦寺爲言序標其志而已　瞻仰昊天不愛惠民甚顯危而不安降此大惡使邦國殘瘁人民瘵病小人在位如害苗之蟊賊疾無有平止以刑罰爲網罟張布不收雖有平愈也人恃寵專恣人有土田以奪廉洁反貪而有之人有民人以待

毛詩原解卷三十二

明京山郝敬著

周頌 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于神明其解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亟論則之響以其言太永而舞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歎有餘音者此也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爲祭祀作而皆以終頌告于廟故同爲頌

清廟之什 自此至思文凡十篇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古序曰清廟祀文王也毛公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事文王焉 按成王初立二年周公以流言避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洛此詩即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樂歌也 於哉穆然幽深清靜之廟祀集皆肅肅雝雝敬雍雍而和光既寧一人也濟濟然執事之多士皆秉執文王之德相與對接發揚其在天之神駿疾奔走其在廟之主今日人心豈不尤顯豈不欽承久而彌新無有厭斁乎人乎 對接也越發揚在上之意或曰於也駿疾也斁厭也承希也射厭也

清廟一章八句 此篇即樂記所謂清廟之歌有餘音也駟一鐘言祀廟無韻不貴聲也駟一鐘言祀廟

天在而通越一唱而三歎有餘音者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古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太平治功成也頌告成功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所貽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升平也故曰爲政以德王者之民皞皞上下與天地同流致太平者德皆驩洽小相遠不遠之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聖人無爲而萬民化此以爲太平也天之道化發育莫非命也於乎穆然深遠運行而不已者天也於乎粲然微不顯文王之德純然精一不雜者聖人也天道聖德同體其運所以致太平也文王以聖德格天在帝左右其餘澤被及我後人我當收之不敢失墜太順我文王之德平明以接天道惟今日繼此爲曾孫者信世愈遠培植愈厚而天命可長保矣 假與格通合也假饒行曰假駿惠大也假饒行文王也郎儀升文王爲祖作平之意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古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按樂下曰有雜象舞也無以象之知文王之樂象舞也象舞象其盛德形容以告于神明也象舞象文王受命有武功故象以舞而此篇敬也序不言祭文王何也詩言文王之典矣不言祭文王何也凡頌皆祭也天子故爲祭天下之主此說也若曰不知文王典宗也有二新命

肇開一代之禋祀迄于後人明之緝熙大統竟底有成豈非周之禎祥也哉 清世清明也緝續也熙明也廣也文王之典造周之法也治岐之政二南之化皆是也肇開也禋祀也迄及也用繼遠地有成成王也禎祥也

維清一章五句 按清廟以下三詩文遠神淡皆所謂太雅之音文王之至德也故以首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古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按成王七年周公爲洛王始親發大政諸侯來朝王率之以祭于祖考此祭而獻諸侯之詩此諸侯猶多盟津之諸侯故嘉賜功戒勿忘先王之辟公夾輔先王克定大業今日祉福皆辟公錫之惠我無疆子孫世保之也爾有邦而不自對殖修靡率附我先王我先王謂其疆既尊崇次矣乎亦念此大功繼世而嘉美之也我先王謂其疆于人不可力服惟德則四方訓服莫顯于德惟有德則百辟式刑能制能刑吾爲子孫與爾爲臣均蒙其庇也於乎先王不可忘哉 烈文猶言功德也辟公諸侯也封專利也靡奢侈也崇尊也繼序嗣立也皇美也訓順也刑法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古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按此爲因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舉王跡所自起功德最著者歌于太王文王南者耳朱子但謂祀太王不兼文王以其間遠王季也然詩并頌二王安得獨爲祀太王既祀太王文王又安得遺后稷與王季序說是也 我周王業肇自太王成于文王王周興惠解懷保從而安康之彼民日趨赴而往徂矣是以岐山以開王跡太王始荒治之彼民不懼遷徙而營作矣文王自爲萬邦歸往有平夷之道邵無復句之陰通子孫宜世世保守慰二王在天之靈可也 荒治也治荒曰荒猶治亂曰亂也徂往也

天作一章七句 舊注徂矣爲句朱子徂作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古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朱子郊祀天地也 按此詩文武作禮樂此爲巡守祭告之歌成王之德成王之德不及武王者後王巡守祭告之歌成王之德所以宥密之周公以

其子之裔世之蘇右尊也序序之于諸侯上也震動也壓懼也
樂家名柔安也河大河也喬嶽高山也河為百川之長嶽為羣
山之宗武長考強也克能也美德
詩文敘也鞏強也夏中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
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解既飽福祿
來反 古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朱子改為祭武王成王康王
之詩非也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為誇張文義不
類疑祀武王而周祀有天下不自成康始得之矣配成康則此詩作
于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遏劉武王之烈
世出大業詩見大于以遏饗元后康王以後昭穆之率才陶有
猶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
成功康定天下猶詩言成王大語言宣王云爾凡詩碧言武
成康寧多頌武王而王誦王到率和考為誦耳豈凡言成康者
即為二王乎 明王立功在乎自強能戰持自強不息之心者
惟武王故功烈之盛天下莫強焉豈不與哉其能成王業安定
天下是以上帝立之為君也自武王成功安天下奄有四方斤
斤然昭明之勤光于四表今日之祀鐘鼓喤喤然磬管鏘鏘然
神降福穰穰然降福既簡大孝子威儀愈謹慎是以神人醉飽
福祿之來反覆不已也 皇君也彼指武王奄有全有也斤
明之察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
多也簡簡大也反反慎重也反復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古序曰思文后
稷配天也 詩言配天德也序言配天祭也有是德故有是祭
此其樂歌也周禮謂之納夏一名渠百穀變舉來字者來小麥
牟大麥也冬至郊祀准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
為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穀為百穀穰穰
續乏春秋無麥則書後郊稷特舉之也 仰思文德之后稷真
能配天天能生民不能使民自養所以粒食我烝民者莫非爾
德之極也誕降嘉種貽我以二麥皆上帝之命播殖下民者惟
稷代天教民食足而禮義生無此疆爾界布陳常道于諸夏
厚生正德孰能其功信乎文德配天也 文文德也綏治以文
立作樂書云烝民乃粒率育獨義也常人倫也時是也夏中國
也

思文一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二終

楊存澤校字
李心地覆校
向事播覆校
楊介康覆校

明京山郝敬著

臣工之什 自此至武凡十篇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
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
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時乃
錢鎛奄觀銍艾 古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朱
子改為戒農官非也戒農官何與于頌
諸侯守土民事為先故風歌七月以戒君雖陳楚茨以刺
時商頌以稼穡免禍譚洛誥以明農敘正父孟子謂三王
巡守諸侯述職以田野治為度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
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關雎故告于廟以祖德
訓之所以為頌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辭介甲也男士衣
甲立車右為保護月令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將行呼保介
即敕先期大之意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朝
祭畢歸以莫春矣二麥將熟故即時物告之 嗟爾從行
臣工騎矣尚敬慎爾之在公乎王賜爾以舊章其來咨漢
之來茹度之勿自用自專壞成法也爾保介歸矣念民事
在農農事在春今已春莫他又何求二歲之新田三歲之
畬田如何乎無有荒蕪未闢者乎美哉二麥將熟秋稼宜下
之天賜昭明不爽迄秋又將豐年矣早命農人具銍鎛茭
治田畝奄忽之間觀持鎛以刈稻矣不先事而可學獲乎
臣工諸侯之羣臣百工呼其臣戒之所以戒諸侯也公
公家也奄賜也成成法凡禮樂制度諸侯當守者皆是莫
春夏正三月周正建子而朝聘祭享仍用夏時故三歲曰
新田三歲曰畬時具也銍鎛也刀鐮鋤也茭釣鎌也艾
刈同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
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古序曰噫嘻
春夏厲穀于
上帝也 朱子改為戒農官之詩非也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即其樂歌也春秋傳
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啓蟄仲春建卯之月也龍見仲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為春夏同也
于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為春夏同也
噫嘻我周自后稷以來世勤稼穡以成王業爾農夫既昭明盛
假于天矣我不敢夫墜率是農夫播其百穀疾發其私田終萬
大三十里之地無曠土也亦服爾之耕事萬夫同出無遺力也
爾惟克勤其昭假宜有已乎 噫嘻歎辭成王成就王業也昭
明也假格也大雅孫民云天監有周昭假于下與此同爾謂農
夫時是也駿大也發以耜啓土也私私田也不及公田為民耐
也三十里萬夫之田一夫百畝廣一步長百步曰畝四方長廣
皆百步曰百畝萬夫之田長廣各百夫也以一夫百步之長稱
之三夫一里百夫三十三里也言三十里舉成數耳周禮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
有川川上有路

噫嘻一章八句

按頌皆事神之樂而不言鬼神子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子產云人道遠之子產云人道遠
天道遠故頌于郊不言天言聖人子廟不言鬼言功德耐不言鬼言功德耐不言
言稱言人事此章新年與後章報賽皆言農夫勤勞苦而

所謂格天享神者在其中故曰人者鬼神之會祭祀聖人務
所以為民之義而天地鬼神弗能違矣詩至頌而會建故曰
興于詩
成于樂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
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古序曰振鷺
二王之後來
助祭也 按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來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于
杞武王崩成王誅武庚黜殷以微子為殷後與夏之後杞皆稱
為二客來助祭則告于廟饗白乃心弗違其節
侯之賓善羣西雝西京之辟雝雝和也為無惡斁之比有斯容
風其心也 白鷺振羽而飛于彼西京之辟雝我客以情白西
歸羽翼王家戾止周庭其儀容儕整似之而心思皓然可知已
在彼國人情愛戴無有怨惡者在三鄭猜疑盡釋無厭斁者庶
幾夙夜敬戒保此美譽長永善終矣 西西京也雝澤也即辟
雝戾至也彼謂杞宋
本國此謂周廟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古序曰豐年秋冬報
也 萬物至秋冬而
成且終矣故祭以報之秋則享帝于明堂祭四方冬則祭八蜡
遍用此詩故樂言報 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溼而暑大有之
年高下皆熟故黍稌多而百穀可知已亦有高大之廩其中積
貯之多萬而億億而神妙為酒醴造于先祖妣以備祭祀之百
禮上帝百神降福無不偏也敢忘報平 春種暑熟曰黍稌稻
也米曰糯穀曰倉數萬至億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泛言數之多
也醴酒漿之和泮者烝進也畀予
也言黍稌之多可以備祭祀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
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古序曰
有瞽始
作樂祀合于祖也 此屈公制禮作樂成大合諸樂奏之以告
于文王之廟非為祭祀也禮曰凡樂作樂成大合諸樂奏之以告
遂養老此則為始作樂而已亦非為樂真必有台也凡大合樂必
以目無見而聽音審也瞽非一人皆在周之廟庭非復夏商之
舊矣于是設懸樂之具橫板以為業植木以為虡業上畫牙其
狀崇然虡上樹以鳥羽小鼓為應大鼓為田皆懸之有持柄而
搖之鞉有玉石之磬有起樂之柷止樂之圉諸器既具瞽工乃
奏及編竹之籥與用之管無不備作喤喤其聲之盛也肅雝成
文雝馬協律諧和肅鳴先祖之神降而聽之我客來周庭者亦
平情釋恐永觀其終矣 瞽樂官無目曰瞽瞽也稱周庭
明非商之舊也縣鼓懸其鼓于虡上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人
鼓悅以木為之狀如漆楯中有椎投于其中而擊之以起樂
少曰柷敔亦木為之狀如伏虎背上刻為三十七鉏鋙以大長
尺擊之以止樂也蕭編小竹管為之大籥二十三管長尺四寸
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頌一云鳳簫其管參差如鳳
翼也管如笛而小併列管而吹我客二王後成樂終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

以祀以介景福 古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魚至冬月大寒陰閉性定而肥漁師始漁先薦寢廟至春王鮪來則薦鮪比其樂歌也 美哉漆沮二水深潛之處有多魚而似鮪而大之鱣有似鱣而小之鯉取之以享獻祭祀以黃色之鱣有無鱗之鱣有三十六斛之鱣介于祖考而得大福也 鱣色黃大者重千斤一名鱣鮪色青黑江東人謂之鮪大者曰王鮪小者曰鮥鮪世傳河南華陰東北山崖中有穴通江湖鮪魚春從此來華俎故漢張衡賦云王鮪鮥居也鱣一作鱔色白狹而長鮪色黃鱣一名鮎無鱗多涎鱣色亦餘詳小雅魚麗篇介因也因祭而得福也 景光大也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古序曰雝禘太祖也 此禘大廟之樂歌太祖周始祖禘行于太祖廟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下逮羣廟之主即所謂大祫也合饗曰祫先公先王皆在詩獨言皇考者歸功于始禘也蓋不王不禘周之有禘自武王始猶商頌五祭皆言湯以商有天下自湯始也序云太祖者后稷也詩云孝子者成王也皇考烈考者武王也文母者邑姜也稱天子曰皇也魯以大夫歌雝天子非之志也鄭氏以太祖為文王朱子因改為武王配文王之詩大文王穆考世室主穆太祖所后稷何加焉武王未受命雖有王業周公成文武乃制禘作雝故其詩亦頗似武王語蓋後王尊祭遡周也鄭謂禘與祫殊禘三年祫五年禘大于四時而小于祫此禘書之說也夫祭未有大于禘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祫諸昭穆之謂也于孫祀遠祖豈有太疏其遠于天而歲再舉孫祭祖而三年五年不已疏乎遠祖絕則羣主咸集故曰祫禘則羣主咸集故曰祫禘頌衛哲亦禘也偏及羣公先正皆祫也祫惟合享故其禮重魯諸侯亦有禘也或云時祭亦有禘有祫禘舉于春也祭其大于春其次其大于秋春為歲首秋為物成魯頌閟宮曰春秋匪解郊社之禮祫嘗之義治國其如觀諸掌故禮其大乎祫嘗祫秋嘗祭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于云明乎得盡也 大禘舉而羣后集來自彼國雝雝肅肅無情容相助我祭祀者雝辟公主祀者雝穆穆如也於戲硜公蔑廣大之牲助我練設豈予能致此皆大戲皇考之賜安我孝子也皇考宜通明哲立人之極文德武功克君之道安民之德上及皇天故能昌大其後嗣使神人歷歷綏以眉壽坐擁盈成介以繁祉今日之祭既備食我文母遂祭罔極有自來也匪皇考烏能及此乎 相助祭也肆陳也假大也極也解見大雅文王篇綏飽燕也予孝子成王自稱也宣遍也哲也察也燕安也安上天求其之心也眉壽眉秀則多壽也成王幼沖故詩每言念皇考祖妣之靈繁祉多福也右侑通勸食也烈光也母有聲範故稱文母所謂女士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古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按武王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稚也此即其初立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微如此世儒或子明堂位云周公負扆踐祚七年後王親政作雒誥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幼年以流言憂忌奴父豈幼沖無知者之所為乎 諸侯始見辟王以辟王新立來稟受王章也車上建交龍之旂陽陽鮮明輒前之和鞗革富鸞鑾之間鶬然有聲來朝之儀皆太平物色豈不仗美有烈光乎率此辟公見于昭考武王以致其孝以行其享以因享而得眉壽以長保美哉之多祜則此多祜非自致實爾烈文辟公助祭威儀安我以多福使我緝熙于純嘏耳 載見始見也辟王成王也章法度也旂上曰鈴在鞗曰鞗在軾曰和央央有鶬鶬聲也鞗革非鈴而言聲者聲轡之聲也烈光之甚也爾考武王廟居左為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粲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古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按武王克殷封微子于宋成王誅武庚遷命微子使奉殷祀其始受命來見祖廟也 詩亦頗似武王語蓋後王尊祭遡周也鄭謂禘與祫殊禘三年祫五年禘大于四時而小于祫此禘書之說也夫祭未有大于禘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祫諸昭穆之謂也于孫祀遠祖豈有太疏其遠于天而歲再舉孫祭祖而三年五年不已疏乎遠祖絕則羣主咸集故曰祫禘則羣主咸集故曰祫禘頌衛哲亦禘也偏及羣公先正皆祫也祫惟合享故其禮重魯諸侯亦有禘也或云時祭亦有禘有祫禘舉于春也祭其大于春其次其大于秋春為歲首秋為物成魯頌閟宮曰春秋匪解郊社之禮祫嘗之義治國其如觀諸掌故禮其大乎祫嘗祫秋嘗祭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于云明乎得盡也 大禘舉而羣后集來自彼國雝雝肅肅無情容相助我祭祀者雝辟公主祀者雝穆穆如也於戲硜公蔑廣大之牲助我練設豈予能致此皆大戲皇考之賜安我孝子也皇考宜通明哲立人之極文德武功克君之道安民之德上及皇天故能昌大其後嗣使神人歷歷綏以眉壽坐擁盈成介以繁祉今日之祭既備食我文母遂祭罔極有自來也匪皇考烏能及此乎 相助祭也肆陳也假大也極也解見大雅文王篇綏飽燕也予孝子成王自稱也宣遍也哲也察也燕安也安上天求其之心也眉壽眉秀則多壽也成王幼沖故詩每言念皇考祖妣之靈繁祉多福也右侑通勸食也烈光也母有聲範故稱文母所謂女士也 按武王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稚也此即其初立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微如此世儒或子明堂位云周公負扆踐祚七年後王親政作雒誥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幼年以流言憂忌奴父豈幼沖無知者之所為乎 諸侯始見辟王以辟王新立來稟受王章也車上建交龍之旂陽陽鮮明輒前之和鞗革富鸞鑾之間鶬然有聲來朝之儀皆太平物色豈不仗美有烈光乎率此辟公見于昭考武王以致其孝以行其享以因享而得眉壽以長保美哉之多祜則此多祜非自致實爾烈文辟公助祭威儀安我以多福使我緝熙于純嘏耳 載見始見也辟王成王也章法度也旂上曰鈴在鞗曰鞗在軾曰和央央有鶬鶬聲也鞗革非鈴而言聲者聲轡之聲也烈光之甚也爾考武王廟居左為昭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古序曰武奏大武也 按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此其歌也頌武而思文樂成奏于武王廟大武有舞詳見樂記此其歌也頌武而思文樂成奏于武王廟大武有舞詳見樂記此其歌也頌武而思文樂成奏于武王廟大武有舞詳見樂記此其歌也頌武而思文樂成奏于武王廟大武有舞詳見樂記此其歌也頌武而思文 朱子改為成王述祖德為頌所以大武也 於乎大哉武王有其彊之功烈非徒以武功耳信哉我文德之女王能開基貽謀而文教未敷我武王嗣受之既勝殷乃奏弓戢矢此其所後久而後定文教大洽治平功成武王之武何以與于文王之文乎 皇大也遏止也劉殺也解見王風王中有麻及丸雖桑柔篇者久也皇矣五章昭德為敬

王求賢也　成王既誅管叔武庚而訪于聖臣亦周公之志也初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成王執管叔誅之悔其始使而公亦自悔也故曰拜蜂求蜜方武王誅紂有其子人以爲孤雛耳未幾被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越逸之爲大鳥也詩與康誥召誥皆載自周公而此詩哀死之意欲慰之計裘不如宋襄鴝鵒悲惋者彼公自言而此爲王言也猶小之自謙云助之辭天下之患天有不狃于小者餘詩前　予自今其懲創往事而謹於後患乎人近蜂則被螫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蟄我我自求之今而後始信彼桃蟲之微果能翻飛爲大鳥也凡事始于微卒于巨可不並哉予智識短淺無克家定難之才又遭遇辛苦之地諸臣可舍我弗助邪　蜂使也莫予言無人使我也辛螫辛苦之毒螫也肇始也尤信也桃蟲小鳥鷦鷯也其雛化爲鵰鵰大鳥也拚與鷯同集會遇也蓼草名其味辛苦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耦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古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朱子改爲秋冬報賽之樂歌非也良耜爲祈穀而作此篇爲祈穀而作　報此篇爲祈穀而作　報此篇爲祈穀而作　報

時周之命於繹思 古序曰賚大封于廟也毛氏曰賚予也音賴以錫予善人也 按春秋傳此武樂第三章武王克商有天下大封諸侯功臣四百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所謂賚也廟文王廟古者爵人必于廟廟示不敢專也 文王勤勞天下至矣我承受之布文王德意以大賚天下使人紬繹深思所以爲世繹往求天下安定而已是我周新命非殷之舊敢也於乎諸臣思文王垂劃之難我祖求定之意庶大賚爲不徒耳 應承也敷布也時是也思也徂往也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古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舊以此爲朝會祭告之樂歌非也篇名般盤遲行遊也書云盤于遊畋樂燕游豫戒路之般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賚并目亦武樂之一章耳武樂各章殊事而此爲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者也若朝會祭告之樂時邁具已或云頌成王則不應篇名與武酌等同例也 於乎君哉是周也其巡守所至登其高山及隮然後長之小山與喬高之四嶽凡山阜巨陵出雲氣爲風雨者皆觀之以誠允之心謀猶翕合之河而祭之徧天之下山川之神皆如是裒聚對越此我武王革商以後一代之新命也 皇君也時是也隮山山之孩而長者允誠也猶也如載謀載惟之謀謀其禮也翕合也河受眾流謂之翕河再播爲九而后爲逆河注曰兩合爲一大河名逆河即翕河也敷徧也裒聚也對對越也

般一章七句 酌以下四章皆武王詩次成王後者武樂或定于成王之季年也

毛詩原解卷三十四終

楊存澤校字

李心地覆校

向事璠覆校

楊介康覆校

明京山郝敬著

魯頌 魯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謂周公大遠王室文武至親葬祭禮樂使得從王者及周衰諸侯放恣魯承先緒浸淫不軌至僖公用郊三望漸及大夫歌雍家臣專祀魯之不法甚于諸侯由僖公始也僖公有文德請公莞成公朝季孫行父立武宮比天子世室謂僖公有文德請于周爲作頌與廟樂頌以下四篇皆其樂歌也禮天子作樂賞諸侯德盛致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以樂諸侯自作樂須功德備也故天子制詩制魯風魯不以詩侯自處也正樂行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諸侯而無風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詩先春秋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直其辭而美刺見春秋直其事而是非彰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鳴呼春秋之義備矣魯升而爲頌王降而爲風文武衰而思周公舍魯吾何適矣夏商已有祀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爲杞宋乎故以魯頌與商周并存也或曰爲魯風不亦可乎曰頌不可以爲風歌于廟與歌于邦國不可同日語春秋諸國無風徵場魯人方雖殊而接壤可旁通國大無風者書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詩可以觀魯春秋盡魯也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南國盡楚也以十五國棄方內大略可觀矣或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刪之夫左氏非真上明也季札觀樂後人因緣三百篇條貫耳不足以徵詩望魯文獻之邦而無詩可采不如邱嚮齊乎聖人刪其風存其頌其志可知故宋殷桑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得之矣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騢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雒有駓有駹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思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思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騮有驒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古序曰駉頌僖公也毛公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按王者治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禮曰樂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魯以諸侯作樂頌功德非禮也僖公國富好侈季孫行父爲之從臾非三思者所爲故夫子讓曰再斯可矣又讀此詩默曰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聖人之意可知毛公之說釋魯人所以頌僖公之事非謂僖公可頌也然則序不言樂頌何也凡頌皆樂歌不復舉而但各本其所頌之事如武樂之桓酌賚般成王之閔小子訪落諸什皆然若謂生前美僖公則行父當成公朝僖公薨久矣臣子尊常美君何必請于天子而後頌邪頌非天子不敢作也成公六年魯立武宮飲九廟爲世室魯頌即作于此時將推僖廟爲文世室故詩存魯頌猶春秋書立武宮皆記僭也不然東遷而後無聽又焉得有頌乎 駉駉然腹幹肥張之牡馬在遠野之坰不妨民田而牧養有方非務農重穀者慮及此乎畧數駉者有驪色白膊之騮有黃白之皇有桃黑之騮有黃騂之騜公思慮廣大無疆思及于馬牧之盡道所以善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略言其駉有蒼白雜毛之騅有黃白雜毛之駓有赤黃之騂有青黑之騮以此駕車伾伾有力由我公思慮久遠無期思及于馬牧之有方所以多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略言駉者有青驪特之駰有白身黑鬣之駱有赤身黑鬣之騜有黑身白鬣之駱以此駕車繹繹不絕由我公思慮無倦思及于馬牧之有方所以彊立能作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略言駉者有陰白雜毛之駰有骨多白毫之驒有二目白之魚以之駕車祛祛然彊勁由我公思慮正直無邪思及于馬善行地而徂也 駉駉腹幹肥張貌坰林外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牧于坰恐妨民田舍地遠水草美也薄言聊數也騮今駟馬也伾伾有力也驪青黑二色漆淩相間斑制如魚鱗今連錢驄也繹繹行不斷也作奮起也陰陰下有毛白而長也祛祛強貌徂行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古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亦僖廟之樂歌序言作者之志而譏刺豎然若曰作頌者自謂考臣有道云爾此篇大類風體跌宕姚佚無復清廟肅雝之意春秋以來新聲而致建夫臣養之盡禮則託重而時力今諸臣與燕自夙而夜在于公所明明然無昏亂失禮者其脩潔齊振振如鷺翬飛而下也擊鼓節樂咽咽然深長既醉起舞君臣相忘何其樂哉 駜然肥強者四馬皆牡也臣亦君所託以乘也夙夜事公飲酒而退威儀脩飭振振然如鷺之翬起而飛也鼓聲咽咽醉然後歸君臣何其相樂哉 駜然肥壯者四馬皆牝也詩臣既夜在公燕飲今國善且有矣自今以始豐年相仍公有君道詒孫子世爲善國君臣相與樂不衆哉 駜馬肥強貌亟有駜非一馬也乘黃四馬皆黃也公公所也明明辨治也振振翬飛貌鷺白鳥下集也咽咽鼓聲淺長也相也青驪曰駒今戎驄也數善也胥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鴛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古序曰泮水頌也僖公能脩泮宮也　僖公能脩學宮史克頌其事以爲樂歌夫周君脩古序言能者高春秋之義天子學宮四面壅水環如璧曰辟雍諸侯三面有水北缺如半璧曰泮宮芹藻茆皆水菜芹勤也藻文也茆留也首言學故曰勤次言教故曰文三言飲酒故曰留以下四章文而關以武功雖出師受成于學反釋奠于學以訓誡告魯外患莫如淮夷故以服淮夷爲頌其辭虛誇聖人存之亦誰毀之意也　樂哉泮水有芹生焉薄采其芹我侯蹲蹲其旅茷茷旅旅旗也　鼓鼓和鳴國人無幼無長皆從公往以觀其講學行禮也　樂哉泮水有藻生焉薄采其藻我侯至止其馬蹌蹌彊壯其言昭昭宣明載色而和載笑而樂不憤怒而寬柔以教也　樂哉泮水有茆生焉薄采其茆我侯至止在泮飲酒既飲養天和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敬美之皆寔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威儀內外交脩民所取法信哉有文有武昭格烈祖無有一事不克孝者以此得福是自求也　我侯有明明之德丙能益明其德服遠有本矣又作泮宮閟揚文教淮夷感化彼然帖服有蹻蹻然如虎之臣于此獻所馘之耳有善問如皋陶之臣于此獻所馘之囚　克敵以武蓋諸臣能大其德心視人猶己此立功之本也桓桓武臣往征以攘邊東南之夷有烝烝之勇皇皇之度不諠譁不誇揚無爭功不平告于訟者在此泮宮各獻其功也　制敵貢謀角弓解然堅勁士卒各負東矢菶然急疾戎車甚廣徒御蹶勃可以克淮夷保甚善無因敗矣然不恃此耳式審固謀猶爲久安計則淮夷終獲永爲不侵不叛之臣矣　翩然飛者惡聲之鴞鳥來集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然覺悟之後來獻琛賂有大龜有象齒又廣賂我南土之金非懷我侯文德而然乎　思語辭茆茷猶旅旅旗飛揚貌難老不易老也長道大謀也羣醜衆民也屈服也馘割耳也敵人不服者殺之割左耳爲信以獻也因己降服之虜古者出師受成于學反則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故詩因脩學及此非實然也多士諸將士也狄鋤遠遠過之也吳譁也揚大言也訩訟也觩勁貌一弓百矢或五十矢爲一束士卒臨敵各負弓矢也搜矢疾聲也吉也逮因也循謀也卒復永服也號怪鴟鴞桑黮實逼作蓋懷取逮覺悟意琛寶也元龜大龜也盈尺以上爲寶賂貽也南金荆揚貢金三品淮夷徐州貢璆琳魚不以獻貢者責難得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南臧保復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古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作閟宮頌其始一篇末其廟宇將成而僖公薨故序云復周公之宇也　閟深閉也宮僖公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數密也上帝是依履帝武敏也彌月終十月而重一作種穋一作稑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後熟曰穋皆五穀生熟早晚之遲稙也有下土粒食徧天下也纘禹緒繼治水之功也岐之陽岐山南也山南曰陽翦革命也屈至也猶屈期之屆致猶奉也敦牂敦牂之敦治也克咸厥功將士同心協力也王成王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周公留相王室伯禽魯公始也龍旂諸侯之旂日月爲常天子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皆干車上也耳耳盛貌春秋春祭也春秋春祭秋嘗也騂郊騂也后帝天帝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復祭牲也色純曰犧宜安也周公皇祖謂太祖周公及伯禽以下諸祖也歆祭曰嘗燔燎以牛羊曰膋周禮封六之職凡祭飾牛牲設其膋燔于諸侯也郊特牲曰諸侯宮廟而白牡配周公用殷王禮以殊

毛也可[illegible]人祭祀有毛血之肆[illegible]切肉也[illegible]內有汁者和之曰[illegible]盛以[illegible]鼎不和曰大羹盛以瓦豆也大房大房以盛牲體足于[illegible]于乘大國之賦孟子云公侯地方百里附方中得[illegible]千里古有國地名臨以里計車故謂方百里者為千乘極言其[illegible]乎其非實有此數也徒步卒也大國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大約也夫以韓侯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

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檿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古序曰長發大禘也　朱子謂當爲禘祭之詩按大禘即禘也故雖周禘也并頌烈考文毋此商禘也并頌玄王相土成湯及卿士羣臣祀還禮則子孫咸集所以首四時爲重祭也時祭合享或不止禘而大禘雖稱禘何也雖序雖與此詩則禘非特祭甚明然此稱大禘云大祖其爲大禘亦可知也　維商有淺濬明哲之德興王之祥發見久矣自昔洪水芒芒禹分布下土畫國方外而諸侯大國各正疆境其邊幅周隕長遠內有城國方大高辛帝立其女子爲妃生我太祖玄王是我商人之自出也　我玄王生而桓武聖治堯命爲司徒受小大之國五教敬敷無不遍達身所徧行無有差越民遂歡欣而興起矣迨玄王之孫冎土光烈烈然威名播于海外赫然其整肅也　玄王以來天命在商不去至湯天人會合應期降生有聖人之敬而日益進升昭格于天遲遲永久惟上帝是承故帝命爲王以式法于九州也　湯受小國大國之贄玉爲諸侯所附屬如旗旒之繼于總閣結不解也人心所屬即是天秩湯能不爭競不急躁不剛猛不柔弱布敷優優和平是以百祿遒聚爾　受小國大國供奉爲諸侯所兼載如駿駟之馬負荷重還人心所奉即是天寵湯能隨遇其勇不震驚不搖動不懼恐不慄懼然以天下自任百祿所以總歸爾　湯以威武爲王載旗秉鉞恭行天討如火烈烈莫敢止遏桀以三國爲黨如一本三檿不得順遂通達十一征而九州載然歸一伐韋伐顧伐昆吾乃伐夏桀也　昔湯未伐夏中葉遭桀之虐濩爛而且危桀信黃湯爲天之子天降卿士爲國衛庶政衡平左右湯以王于天下今日之祭所以配饗也　清濁潛也哲精明也長久也發舒萌兆也厖大也頌契述禹者契禹同事堯紀時也敷下土方謂平治水土分別四方猶書序云敷奠下土方也外謂五服外繞王畿居中也大國諸侯之國也疆界也幅逸也周周也長遠也有城國名商狄母家也帝高辛帝也子皆商狄也高辛帝立簡狄爲妃生契是契所自出之帝嚳子契之廟者也玄王玄遲之王指契也司徒曰王追稱也極武也撥治也達通也殷殷也發興起也相土契孫也不違不去也齊會集也湯降不遲湯生及時也聖敬日躋猶敬止緝熙也武云叔也道聚也共供也賜升也遲遲久也顧敬也九圍九州也式九圍爲君師也球玉也諸侯以玉爲瑞即命圭也綴聯也旒旗之垂者或九或七總于旒上垂者爲旒旒結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讀法一卷大指在駁朱傳改序之非於小序又惟以卷首一句爲據每篇首句增古序曰三字餘文則以毛公曰別之序或有所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亦多過當夫小序確有所受而不能全謂之無所附益集傳亦確有所偏而不能全謂之無所發明敬徒以朱子務勝漢儒深文鍛鍊有以激後世之不平遂卽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爾反爾示報復之道耳非解經之正軌也

詩問略

陳子龍說

詩問略序

余于集傳不盡愜。而莫敢異也。及讀郝氏書。乃知經學不必專泥朱子也。且朱子于小序。鄭、孔、諸家。悉置弗錄矣。因述所解若干條。書曰。詩言志。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鄭六卿賦鄭詩。蓋草風雨。有女同車諸什。韓起喜之曰。不出鄭志。初題此籍爲詩志。庶幾時亦弋獲乎。然不敢自謂能意逆也。曰詩問。仍以問階有進者。或錄其略而不詳。異日尚有續焉。雲間陳子龍識。

詩問略

明　雲間陳子龍人中說

變風變雅之目。宋儒本於鄭康成。獨鄭夾漈曰。此不出於夫子。未足信也。小雅節南山。大雅民勞。謂變雅可也。鴻鴈、庭燎、嵩高、烝民、之美宣王。謂變雅可乎。詩首文、武、成、康、厲、王繼成王後。宣王繼厲王後。幽王繼宣王後。皆順其序。國風亦然。斷斷無正變之說。此夾漈定識乎。卽或聲調節奏之殊。庸有之。未可以正變分也。召穆之賦瀌夫賦桑扈。衛武公賦抑。皆藍志獻替。安得爲變雅而少之。淇奧美武公。緇衣美鄭伯。秦襄同仇之烈。衛文楚宮之營。安得爲變風而少之。如關、雎以下爲變雅。則周、穆以降爲變晉乎。朱子不主漢儒。而獨用其正變之說。所斥爲淫詩者。多本夾漈。而于此何獨異焉。

關雎之詩。宮人爲后妃而作。妃之得不得。何與宮人事。且文王爲世子。莘爲侯國。王季爲西伯。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俱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則所以訪求淑配。備六禮而親迎者。無所不及矣。曾何左右無方之求。若不知誰何氏之女者。且求之不得。而展轉反側耶。琴瑟之友。鐘鼓之樂。皆不假宮人事。此予童時授讀。卽已疑其非理。今思得之。首章言太姒之爲好逑。二三章言太姒亦欲求窈窕淑女以備

蠟御爲助也。後二章淑女，指所求者。言荇之參差，指羣女年齒色貌之不同也。左右流之，言所居之或遠或近也。寤寐求之，至於思服。反側，則太姒求賢下之惠也。琴瑟友之，娣姒之情。而有比輔之義也。鐘鼓樂之，則陶陶坎坎，暢于中而聞于外，化行南國，而及于天下。周之王業基于門內者，此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聲之和也。鄭樵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不然，從樂奏言之，非以別其文義也乎。樵之言是也。豈展轉反側之謂哀，琴瑟鐘鼓之爲樂乎。

自平王之時，岐、豐之地，盡沒于西戎。雖以其地賜秦，終襄公之世，不能取而有之。至文公始逐戎而後有其地。是時岐、豐故墟，有遺黎故老隱於河上者，初以周亡于戎，有左衽之痛。既而復更爲秦，有河山之感，不肯仕進。人亦不得而見之。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蓋此翟也。棗葭之詩所爲作也。其願爲秦民者，先困于椎髮，及見秦有錦衣狐裘、黻衣繡裳，去戎翟之俗，復覩衣冠之舊，則深相慶幸。終南之詩所爲賦也。

齊欲以文姜妻鄭公子忽，忽辭曰：物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救齊破戎，齊又欲妻之他女，辭曰：奔齊以急，而受牢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其後見逐而無大援，國人追惜之，賦有女同車之詩。毛氏以爲忽有功于齊，齊女賢而不妻，卒以無助，故刺之。初謂文姜也。若後女時，忽妻陳女久矣，豈以齊女而棄陳嬀耶。齊則無禮，而忽也守正有詞，何爲刺之。

辭文姜，人謂忽善自爲謀。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皆以成敗論，而不知義理之安者也。文姜爲魯桓夫人，嘗有明鑑。作詩者不預知夫子，讀詩者何取爲。愍玩詩，非刺忽，亦無追惜意。若追惜之，何乎嬀無抑詞，有女陳嬀也。舜華舜英，言色之美也。同車有親迎之禮，翺翔有倡隨之歡。佩玉言綢繆之眷，瓊琚亦甚都雅。將將豈非德音，而彼美之詞，反若不足于言外者。蓋美陳嬀，正以嘉忽之能守正，而不爲孟姜所移。故聖人深取是詩耳。解此詩者，以鶉相承，無有晰之者。

振之北風，有先縫之遯。衛之考槃，有永矢之棲。鄭風，女曰雞鳴，有偕隱之樂。魏風，十畝之間，有農圃之歡。秦則兼葭之伊人，不仕于異姓。陳則衡泌之棲遲，不汩于淫靡。皆高節無求，超然流俗者也。易曰：嘉遯貞吉。聖人亟錄其詩，如見其人，所以風世之逐于利祿，而迷于濁亂不止者也。

二南首婚姻，次女紅，故葛覃、絺事也。采蘩、蠶事也。蘩，白蒿也。爾雅謂之皤蒿。蓋蠶未出，以此蒸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亦以此喂之。故豳詩曰：采蘩祈祈。正治蠶之日也。采蘩爲蠶，而非爲祭也。明矣。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注云：近川，便浴蠶也。故于湖于沼也。夙夜在公者，蠶事夜也。詩爲夫人世婦而賦也。古王后親蠶三瀧，夫人世婦登其事，后夫人爲之帥，賦事而不獻功。故曰：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公侯之宮也。

周禮，后服首飾，有副、編、次、三者。少牢禮云：主婦被錫，蓋剔髮者髮，以被紛爲飾。故謂之被。后妃祭服首飾，皆副，不用編。況次乎。詩所稱被，即次也。被非祭服，故知非祭祀之事。此係饋飲光所述。蓋信此詩爲蠶事作也。

周南卷耳之詩，猶召南之草蟲也。草蟲，婦人思其夫。卷耳，乃軍中思其室家也。金罍兕觥，酌以遣懷。主馬瘏僕痡，終不能遣矣。然但吁而無怨者，何也。岐周之旁，小國諸侯，苦爲紂役。文王以西伯奉命連率之，感以忠誠勤勞，故咸知大義。而詩語溯舊，不似北山苞羽，憂我父母也。且文王當日，必有經營布置，贍其家室，俾無內顧之憂。特其別離暌闊，不能真懷耳。序以爲審官求賢，非也。或於卷耳喻賢，以周行喻在位，或以登山喻圖治之艱，皆心非朱注，而思以易之，遂失于穿鑿也。

出車、彤弧、城朔方也。城工既畢，歸而在塗，忽被命西伐。第三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始而召僕夫，趨凶門，有死氣，是以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大將受命于內，軍士不得而知也。至于傳宣王命，往城于方，而憂心者曉然矣。而出車之初，不遽軍也。于此見軍機之密焉。鳥隼之旟在牧，龜蛇之旐在郊，設此建彼，世所謂前朱雀後元武也。于此見部伍之嚴焉。玁狁勢強，御之使無內侵，不交戰也。西戎勢弱，伐之使無北附，無肆殺也。故末句曰：玁狁于夷。西戎靖而玁狁孤，于此見廟算之審焉。西北二虜，相犄角爲寇，惟與西戎連橫，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溥伐，不能要其和也。此詩專備玁狁，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玁狁之勢耳。兵家勝負也。按世室、祖帝乙二十一祀癸巳，命周公昌、祖甲、昆夷、玁狁，此必此時作也。王、帝、乙也。承命遣南仲者，文王也。

菀柳，當是諸侯盟太室時詩也。竹書及左傳，皆有諸侯盟于太室之文，何以盟太室，謀伐申也。時宜臼奔申，王將伐之以殺太子。國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繒與西戎方德申呂，方強其隩，受太子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必然矣。王心怒矣，被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愍謂諸侯盟太室，不肯從王伐申以成伯服，故作是詩。菀柳，比伯服也。言柳方盛，豈不足蔭息我乎。而此乃上帝所怒，我不敢悖也。所謂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也。小弁、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正以鳴蜩比人之息于菀柳者。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言褒姒嫉妒而得天王爲配也。若從王伐申以靖之，後必至嬰大禍。蓋指周之存亡也。如毛序、朱傳，謂王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是無王之心形于篇章，夫子何錄焉。

讀大雅常服黼黻，及周頌振鷺有客之詩，知周之忠厚，古聖王有道之隆也。詩殷冠，而諸士服以祼將，白爲殷色，而微子以之來朝。當維新之政，故正朔易服色，不以爲嫌也。先儒無去非曰：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舜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再則曰殷多士，何嘗有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毀其先代之衣冠籍貫者，相去遠矣。每讀詩書，并去非之言，未嘗不三嘆也。

大明之詩，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詩人微意，蓋言人主賢德爲本，天位不足恃，適嗣不足拘也。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適，然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太甲雖適，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于廢，武王雖弟，上承文考之命，而終不失爲君。帝乙泥于立適，而不知紂之亡天下，亦不知變之過也。予謂不特此也，太

王混此則王季不立矣、王季不立、而周不王矣、堯舜之與賢、不難舍子而擇之、異姓、嫡嗣不賢、舍而立庶、何不可哉、唐高祖舍秦王而立建成、尤爲非宜、

高皇帝明知燕王之雄武、太孫之仁柔、乃以劉三吾之腐言、泥古昔之成憲、卒以成靖難之師、而肇無窮之殺戮、嗚呼、皆未知天下之大計、通權變之宜者也、

生民之詩、可疑者二、其一、帝武之說、予嘗辨之、（詩說、世本、）大略謂姜嫄往于郊、踐帝嚳而行敏歆者、急于享禖之禮也、忽然震夙、心虞疾病、孕而生子、故以不詳而棄之耳、其一、闕蔵祈穀之祭也、諸說皆以爲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愚按、祈穀配后稷是也、但周以子月爲正月、爲孟春、然郊天必在冬至、冬至之日、大抵在子月中旬、或下旬、若以月初祈穀、則是先祈穀而後郊天耶、倒置極矣、諸家所泥者、月令也、不知月令用夏正、詩乃周置、不當以月令之孟春、解此章闕蔵也、家語、哀公問、孟人闕郊而葬、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夫言啓蟄之月、則建寅之月也、是則周人祈穀之郊、仍用寅月、于夏令爲正月、于周實三月也、諸家引月令正月孟春、而誤以爲周之正月、謬矣、月令注、元日、乃上辛日、亦非元旦也、

軷者、五祀之一、月令、冬祀行者、卽此、而非行道之神也、行道之神、乃一切遠行所祭、禮謂之祖、不論四時、但出行卽軷、此詩專爲冬祀、故曰以與嗣蔵、言今蔵之事畢、而來蔵之事新也、又按五祀、則羊人供其羊牲、若出行之軷、則以犬、此云取羝、爲冬祭之行、益明矣、蔡邕獨斷曰、行在廟門之外而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出行之祭、亦曰軷、與此不同、

叔于田注云、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夫不義、安能得衆、且使之愛、夫子何錄焉、玩詩以居人擬之、其仁可知、飲酒服馬、誇之、其好武可知、蓋譏之耳、下章全是諷語、如猗嗟之美魯桓公、意全在言外、戒其狃而傷汝、知者已見其端倪、叔不悟耳、果如序及朱注、是羣宵阿諛耳、

匏有苦葉、士傷淫俗而不肯苟婚之作、觀首末兩章、非詩人專刺淫也、禮、霜降至冰泮、皆可爲昏、過時而不能行禮、則媒氏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奔不禁、奔非淫奔、謂不備禮也、禮之不備、猶匏之未可用、方便隨宜、猶深厲淺揭也、濟益雉鳴、時方仲春、爭奔走爲昏、途中所見也、有瀰濟盈、言濟之多、濟本欲益、不濟航而亦濟、雉本欲偶、不當偶而強求、士知禮者、必奠鴈、冰泮時爲得耳、人有招我、我弗應、必須我友、指嘉偶及媒妁言也、序謂刺宣公、非也、牝雞雄狐、不必以飛鳴分別、而曰當求其雄也、

將仲子、毛序、鄭箋、及歷來諸解、皆謂刺莊公害弟叔段、而托于畏母、詩人借莊公之口、以發莊公之心耳、獨朱注本鄭夾漈以爲淫奔之詩、文義明順可通、但無逾無折、有婉絕之辭、長人有廉恥之心、亦猶威帨吠尨之語、不得直指爲淫奔也、按左傳、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此詩、取兄弟相護之意、則豈淫奔語乎、

山有扶蘇、刺無賢也、擥兮、狡童、蓋蓋、皆惡祭仲足陰謀逐忽而作、擥喻忽之將敗、而思伯叔之援、又望其涉溱洧而來救、仲足本以變幸進、故呼之曰狡童狂且、

東門之墠、懷友也、風雨、思賢也、遵大路、留賢也、蔓草、朋友班荊相遇也、楊之水、厲公之詩也、槩以爲淫、何淫之多、而夫子悉存之、今詞家選詩、每斥豔冶之篇不錄、況聖人之著經存教耶、誤以鄭聲爲鄭詩、放淫辭、獨不削淫詩乎、

鄭厲公突、以祭仲殺雍糾出奔入櫟、昭公立、昭公殺子亹、立齊、殺子齊、子儀立、在位十四年、子儀忌突謀奪其國、有內外蛇鬬之變、愁謂揚之水詩、蓋厲公防禦之及、作此以解其忌、以安其心耳、觀厲自櫟侵鄭、因傅瑕卒有鄭國、隨殺瑕、其平日陰謀可知、原繁之徒、必有以告子儀者、故曰毋信人之言、人實迂汝、時莊公子皆死、獨儀突在耳、故曰終鮮兄弟、惟予與汝、推予二人云、其入國卽殺瑕及繁、必嘗教子儀圖櫟、觀厲公惡繁及繁臨死之言、可推已、

揚之水、凡三見、王風、言平王之弱、不能制諸侯也、彼其之子、指他國之當戍者、唐風、言晉昭公弱、白石、比曲沃之強也、鄭風、言子儀之弱、信纔臣而失兄弟也、

蔓草、爲朋友期會之詩、出自予意、及讀韓詩外傳、則古人有先獲我心者矣、語雖陋、可證愚說、故附錄、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鄭、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東方之日、卽下篇不能晨夜、號令無節、左傳、襄公立無常、故刺之也、彼姝者子、指其自公來召者不必女子、或曰指文姜在室在閨、蓋言門內之亂也、夫人如齊師、于防于穀、皆所謂媚而相就也、

唐風、揚之水、本發潘父之謀、而以爲晉人叛昭侯、無友、美桑扈、襄奉宣王命伐戎報仇、而以君爲好戰、菀柳、諫侯不從幽王伐申、而以爲不肯朝周、蔓草、朋友期會、而以爲男女相遇、采薇、勞戍臣、而以爲遣、毛序之誤、而朱子因之、然朱子于序、多所駁異、而偏于其誤者、顯反有取耶、

下泉詩、以下國慨念周京、按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子朝之亂、入王城稱西王、敬王居于狄泉稱東王、狄泉者、卽下泉也、下泉、成周之地也、自周公營洛、屢而不居、今天子居之、諸國供億輸王粟、其成人不勝其苦、是以慨念京、周京師者、謂王城也、及定公七年、晉籍秦送天王入于王城、四國乃有王矣、王室之亂、垂二十年、稼穡爲黍苗、而王澤如膏雨矣、黃父之會、屈之會、皆與焉、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曹之賢大夫身親其役、故先言下泉之苦、而思念周京、後乃因王室之定、京師之復、而喜之也、郇伯必有所指、今無所考矣、何氏有此詩、確不可易、但以京師爲下泉、非也、若周京京師、卽下泉乎、慨念文理、說不去矣、

文王有聲、專美武王鎬京之事、以其繼文王豐邑之功也、故首二章、推本文王、非故舉文武也、三四章、言其營鎬也、鎬與豐峙、故曰正、鎬爲藩蔽、故曰垣、特未出鎬字耳、五六章言遷鎬、末二章言定都也、而諸侯稱王后、天子稱皇王、後稱武王也、

生民之詩、帝武爲大人跡、天有足乎、鄭氏之謬也、謂帝嚳是矣、然祀郊禖之後、豈無房榻宴私之事、而云

無人道何也。蓋必以介止震動。心竊疑怪。如有鬼神。如嬰疾疾。遂不敢即于宴私。帝亦深信而俟之。以至于載生載育也。蹟帝步武。而敏于祀事。神歆其享。介、助也。止、憩也。祭畢而憩諸郊。乃震而動也。夙時之久也。久而生育。斯理明而辭亦順矣。元鳥之詩。推本有娀氏謂元鳥降之日。人偏信史記、鄭箋。而朱子從之。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以爲變文叶韻。非也。按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皐先祖之前。是周人祀姜嫄不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皇妣大姜。又周禮大司樂注。周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此又一證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注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又一證也。浹原廟之祀。其來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則爲帝後者屬堯之子孫。故周不得祀嚳。而止立嫄廟是也。周人禘嚳。乃有天下而推遡之耳。

武王既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公貽王以鴟鴞之詩。及風雷之變。偃禾拔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泣而迎之。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歸攝。故二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伐之。作大誥。此作大誥之本也。鄭康成之說亦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自是兩事。獨孔氏以避爲致辟。居東爲東征。朱子嘗論之曰。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非東征乎。曰居東即居魯也。公方見疑。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待歸也。及朱子註鴟鴞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悔而迎之。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居東爲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乃貽詩。毋論與書敘刺謬。亦何自相矛盾耶。豈平居議論。而注經反疏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如顧麟士祇依何不能置喙。可笑也。

鴟鴞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既取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雖毀我室。知其搆兵爲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居東亦非居魯。周公一生未嘗至魯。朱子謂東都者亦誤。時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野耳。若居魯。則千里之遠。何以書云親迎于郊耶。

何彼穠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恥之而作是詩。蓋王風也。召南時。安得有平王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昏于齊。不戴之仇。不可爲之主。喫助曰。桓公殺君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王不稱天。以其寵、簪、珝、瀆三綱也。非周召之詩可知。然吾以爲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者。若是桓王妹。桓王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且三十矣。何其晚耶。魯莊公十一年。爲周莊王十四年。亦書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爲桓公也。何彼穠矣之詩。殆爲此作。而詩說以姬爲桓王妹。蓋以桓王爲平王之孫。故耳。其實皆元亦可稱孫。胡傳承誤。謂西周王姬下嫁。皆未深究耳。

衞莊姜、戴嬀、許宋夫人之賢。共姜之節。谷風伯兮之婦。泉水竹竿之女。皆清婉而思正。擊鼓、式微、旄邱、凱

風之忠厚。簡兮、北門、北風、考槃之守貞。干旄之好賢。所謂康叔武公之德也。獨宣姜之惡。國人屢刺。猶風之隱也。集傳詆其土地性情。故其音亦淫靡。以詞致之。獨與蛩、靜女、采唐可媲。然序說皆謂刺淫。朱子于采唐辨至千言。以爲淫者自言。不知古人代爲之言。正形容而深刺之也。有狐、木瓜。強半以淫。何衞風之不幸也。

序謂衞有狄難。處漕。齊桓公救之。遺以車馬器服。衞人欲厚報之。而作木瓜之詩是也。有狐之詩。明爲士大夫不得渡河。喪其車服。按左傳閔二年。狄滅衞。宋桓公逆之河上。胥濟。正此時也。衣、裳、帶、皆士大夫章服。狐渡有尾之子無服。蓋反與耳。序謂男女失婚。非也。以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乃蒙序而臆度之辭。有狐之子。指士大夫避狄難者。非寡婦謂鰥夫也。揚之水之子。指諸國之不預于戍者。非戍者謂其家室也。汜鳥之子。指使臣安集流民者。非流民自相謂也。

夫子放鄭聲而不刪淫詩。謂深絕其聲于樂。而嚴立其訓于詩。噫豈聲足以蕩人。而詩固無害。反足以爲訓耶。或曰。一國之風。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耳。而必登之簡冊。施之宴歌。傳之後世。奚爲哉。謂示戒耶。男子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夫子刪之。後世詞人屢補之。以足三百五篇之數。皆未得其理者也。鄭詩淫者。刪之久矣。指爲淫者。皆以鄭聲淫一語逆億之也。所謂鄭聲好淫。志世俗靡靡之樂。非詩也。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揚之水、蘀兮、狡童、扶蘇、蘀兮、風雨、子衿、揚之水、蔓草。按春秋傳皆非淫詩。遂涌乃譏諷之詩。玩士曰女曰正。傍人語也。

宣王既命秦莊公破西戎。于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並有之爲西垂。大夫無衣之詩。謂是作也。申包胥求救。哀公爲之賦此。王于興師。正指宣王。蘇氏曰。民思周盛之先王。豈其然哉。謂強悍樂鬬。七國之秦。非當日之秦也。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齊賦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叔向韓起無禮焉。起曰。不忘鄭志。鄭其庶乎。季札觀樂于魯。謂其細。不謂其淫也。果桑濮里巷狹斜之詩。則周樂安得備。而魯工安得歌之乎。小序不必盡合古義。然漢猶近古。毛亨、毛萇、衞宏、皆有授受。特其時代遠次。不無紊亂耳。齊、魯、韓、三家廢而毛詩傳。鄭爽、涔、考亭、出而毛詩廢矣。馬融、鄭元、孔穎達、劉焯、劉炫、疏解毛詩。數十家。疏廢矣。考亭曰。舍明白可信之詩詞。而信億度難憑之序說。夫以漢人視朱。孰爲可憑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詩詞明白。而何爲舍之。鴟鴞與書異。無衣與史記異。召南、鄭、衞、諸詩與左氏春秋、毛、鄭、諸家異。經生家莫能考。莫敢異議。八股業錮之也。

今所傳詩說。魯申公培書其編次。列國黜魯頌爲風。附豳于雅。雅有正、有變。有傳。朱子弗之及。而用毛萇、朱子或未之見耶。朱子既斥小序謬誤。何不徵時代、核事實。改而正之。大學古本。不當改而改之。何也。又按隋經籍志。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則詩說非申公書。乃後人作也。小雅、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以及伐木。其次第見左傳。而詩說以伐本次鹿鳴。又以小弁爲尹伯奇之傳。大夫作。故知非申培書。乃後

人心不服朱子，又不敢直斥其非，故托之歟。若詩傳，又因詩說而變之，古篆闕文，托子貢，尤爲可笑。亦學坊有大學之類也。

吾友劉瑾之著詩論三篇，遵詩說、詩傳，其論變風、變雅，皆宋儒之罔言也。不特周公碩膚之德，宣王中興之烈，不可云變，淇奧之美武公，緇衣之答鄭伯，秦襄同仇之義，晉文杕杜之好，謂禮義政教之失而作可乎。小雅雖誹諸什，亦莫非賢臣閔世嫉俗之作也。云變雅可乎。蓋詩亡云者，詩之教亡也，邶鄘而外，多作于春秋之世，詩何云亡也。宋儒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然雨無正、節南山、都人士、瞻卬皆作于平王之世，雅亦未亡也。所宜辨也。但望之主詩說而與小序異，亦非也。

召穆公賦菀柳，與民勞，凡伯賦板及瞻卬、召旻，芮良夫賦桑柔，衛武公賦抑，皆幽厲之世，蓋思獻替，故列之大雅。此是見黍離降而雅亡之說非矣。賓之初筵，衛武公爲王卿士，幽王沈湎而作，列之小雅者，爲宴享之戒也。若悔過之詩，則與抑詩皆同，淇澳入衛風矣。周之國無所謂豳也。豳者，七月詩之篇名也。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吹豳詩，新年田祖，則歌豳雅，祭蜡，則歌豳頌。一詩三用，以器別之，則豳謂之雅，亦謂之頌云。饑歌光曰公身不在朝，其詩不得列于雅，亦未嘗居魯，又不得列爲風，思王業之始于豳，以之名篇，亦猶今士大夫書題姓氏，而標其先世郡國也。此言得之。東山亦公詩，其餘皆爲公而作，序詩者采附之，其實非豳詩也。

太子宜臼，申出也，后與太子見廢，申侯召西戎攻王，是時太子在申而殺其父，申吾仇也，痛慎宜何如，鄭、衛、秦、晉相與卽申而立之，德其立己，遣戮內以成申何爲也哉。後人徒以東遷爲咎，不知其罪之大者。知母而不知父，懷私恩而忘大義也。抑秦與西戎世仇也，驪山之禍，鄭桓死焉，秦、鄭同仇，亦自爲也。予秦以岐、豐，猶曰不能自取也。予鄭以虢、檜，予晉以河南，皆威而報之，亦過矣。文侯之命，徒示弱耳。說者曰，平之東，非遷也，廢于申，卽立于申，不能有其國，拱手而去之，稍諸侯之師以居于洛，若太原之見距于秦，不得已而棄虢、都、夏陽，非盤庚之遷殷比也。遷之云者，周人諱其失國耳。竹書紀年載西戎入周，弒幽王，殺伯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立王子余臣于虢。按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構王奸命，諸侯替之，指余臣也。然則構王、平王分立者二十年也。

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及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攻桓叔敗之，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攻之，立孝侯之子郄，是爲鄂侯，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爲哀侯，曲沃三舉而國人不附也。武侯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是國人終無叛者。至武公滅晉侯殺緡，以寶器賄周僖王，王命之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蓋歷世矣。凡六十七年而始有晉，陳桓有齊三卿分晉不如是艱也。揚之水，乃忠臣智士痛昭侯之不悟，託爲黨沃之言，以變動昭侯，使念爲備耳，豈有畔志而爲詩以宣之者。況歷世民情若此，而云昭侯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是必不然。嚴粲曰，沃有篡謀，潘氏陰主之爲內應，是詩爲忠于公者發，潘氏之謀也。凌氏曰，素衣朱襮，何等服色，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見于詩，是巧于告密者，皆得之矣。青衿白首，訓詁中，亦何足與論世哉。

白鷺洲主客說詩

毛奇齡稿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錄

卷全
序論
說淫詩十二條
說笙詩四條
說雜詩四條

白鷺洲主客說詩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晚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　較

宣城施愚山，以少參分守湖西，講學于吉安城南之白鷺洲。會楚人楊耻庵名洪才率其徒數人東來，而予以避人故，居撫州之崇仁縣，愚山移帖于崇人縣令，使之招予，及予至而講會畢矣，乃留三日，與耻庵諸君盤桓洲間，偶有所講，輒寫記于版。康熙戊午，予應聘至京，御試後，與愚山同授館職，過愚山于宣城會館，夜飲，出所講寫記相示，予因轉錄其講詩者主客數條，以誌勝事。陽幹客也，陰幹主也，客不一而主一者，耻庵之徒不一人，而予則一也。時同館宣城高阮懷、諸城李漁村、任邱龍雪崖皆聯席知狀云。

甲曰：鄭風多淫詩，而夫子錄之于經，何也。乙曰：非淫詩也，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可施禮義者也。皆弦歌者也，向使爲淫奔詩，則不惟禮義所絕，幾見有淫詩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詩何詩，謂可以合之舜之韶，武之武，與夫在朝在廟之雅頌耶。

又曰：漢王式爲昌邑王師，昌邑淫亂，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假使淫奔之詩如此其多，則導之不足，何有于諫，以淫導淫，式之罪可勝誅乎。

又曰，武五子傳，郎中令龔遂諫昌邑王有云，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若果淫奔之詩，藉藉而有，則昌邑所中詩不一篇矣。

丙曰，然則鄭聲淫何也，乙曰，鄭聲非鄭詩也，子更對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類而尚不同，若詩與聲，則更不同之極者，虞書詩言志，聲依永，聲與詩分明兩事，故丹鉛錄曰，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雨過于節曰淫，聲溢于詩曰淫，聲能溢詩，詩豈能溢聲乎，乃朱氏語類，且謂鄭衛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衛詩三十九，淫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不啻七之五，鑿鑿以二國詩篇較淫深淺，則夫子當云放鄭詩，不當云放鄭聲矣，況放者，說文，逐也，廣韻，去也，左傳正義，放，棄之也，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明言佞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是垂戒，收即是放，則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既已作韶樂以示法，則又復作鄭樂以示垂戒，韶鄭並作，觀者將謂何，

甲曰，然而詩原有垂戒者，小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垂戒詩必用戒語，如小雅刺幽刺暴，皆傍人指數之，未聞讒暴者自道其讒態與暴狀也，刺淫亦然，故溱洧東門，實有刺言，氓蚩蠕蛛，全用戒語，他皆非是，且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焉，此謂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婦自道其所淫故也，鄭詩多此，衛即不然矣，故朱氏謂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豈無見耶，□□以此二語質之張子南士，南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毒爛之言也，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各有恥，自三古至于今，自南極至于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豈獨此一方人比戶閭閻，皆以獻門娼自居者，凡鄭詩之所謂叔兮伯兮，君子子都，皆友朋相憶，託詞比事，離騷所謂蹇蹇姱姱，古詩所謂美人君子，皆託比之詞，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誣爲淫婦贈淫夫而不之察也，予曰，雖然，詩有自言女求男者，雉鳴求其牡，非與南士曰，此則誣詩益甚矣，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牝，牝音妣，與軌押，謂夫濟雖盈不使濡軌，雉之鳴當求其類，正深厲淺揭之意也，其必押牝不押牡者，老子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淮南子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大獻禮記，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古皆以牝押紙，不以牡押紙，可驗也，然則陰陽牝牡，各求其類，詩未嘗誤，而乃以誤本之文，章誣爲原詩之句，學何事矣，且子過矣，據云，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男女異求，將以定二國淫亂之優劣，而以觀求牡之詩，實即詩也，衛人女求男，而反以大淫當放，淫七之五，厚誣之鄭，鄭能服乎，予當時已難其言，

戊曰，然則彼姣童兮，亦友朋相憶之詞耶，何以言之，乙曰，此在東林講會中有成說矣，當時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也，忠憲未能答，蕭山來鳳季曰，即有男女字，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鳳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張衡淫奔耶，傍一人不中，遽曰，然則彼姣童兮，稱爲姣童，非淫奔乎，曰，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其所稱狡童者，受辛也，君也，君淫奔耶，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又曰，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詩，

又曰，宋黎立武作經疑中有云，少時讀箕子禾黍歌，怒然流涕，稍長，讀鄭風狡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視隣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夫猶是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生淫心者，豈有詩其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之當慎矣，從來君臣朋友間不相得，則託言以諷之，國風多此體，而遐臆解說，鍛成淫失，恐古經無邪之旨，必不若是，此宋末儒者之言，立武字以常，宋國子司業，臨江人，

又曰，先仲氏曰，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與古詩思君不能餐、思君不能寐、正同，此是詩例，儒者不識經，當亦識例，如風雨淒淒，懷人之最雅者，二南原有既見君子一例，此在三百本文所自有者，而一爲后妃之德，一爲淫奔，何以爲說，豈風雨淒淒八字中有淫具耶，

又曰，且詩有關乎史事，不止詞句者，衛孫林父逐衛君，而齊鄭之君，皆會子晉，晉侯並享之，齊國景子與鄭子屬私于叔向，謂晉爲盟主，如何反爲孫林父而執衛侯，是爲臣執君，似乎非禮，趙文子以告晉侯，晉侯宜言衛侯之罪，使叔向轉告二君，是時國子賦轡之柔矣，此逸詩也，不知何義，子展賦將仲子兮，其意蓋謂衆言亦可畏，衛侯雖有罪，而衆人之言，皆謂晉爲臣執君，不可爲法，晉侯乃許據衛侯，則是此一賦詩而挽回大義，闕停人闕事，立君臣之分，通賓主之情，何其正大，正以君臣朋友夫婦之言，其義有相通故也，若是淫奔，則無關無折，幾以晉侯無執爲淫失戒，晉侯將無怕乎人言矣，此皆當時史事之最關繫者，

又曰，詩通乎君臣，又通乎夫婦，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此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即爲夫婦言之，夫夫婦可據淫詩耶，

又曰，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蓋衛侯以武公之德美宣子，而宣子欲厚報以爲好也，然而此二詩皆衛詩也，向使木瓜淫詩，則衛侯方自詠其先公之美詩以爲贈，節爲之賓者，特揭其國之淫詩以答之，可乎不可乎，

又曰，況春秋賦詩之例，若果淫詩，則未有不面斥者，嘗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其時鄭臣子若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等七人相從，趙孟而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誠皆屬以終君之賜，使武亦得以觀七子之志，宮詩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即曰，牀笫之言不業聞，況在野乎，非懷臣之所得聞也，以爲此詩刺淫亂，不宜賦，及故而斥之，且復退而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經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樂，其能久乎，則刺淫且不可賦，其業如此，及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即拜曰，吾子之惠也，夫野有蔓草，朱氏所謂淫詩也，淫則何以稱賦，何以明志，何以拜惠，且同一淫詩，而何以一則面斥，一則西諛，其不倫又若是，然則以宮時鄭大夫本體之詩之解，見諸實事，明白可據，而區區數千年後之一儒，謂足以非所是而黑所白，辯矣，且不特此也，

又曰，後此昭十六年，宣子西鄭，鄭六卿餞之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嘗時子讀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而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五詩者，皆朱氏之所稱爲淫詩

者也。然而鄭國諸卿盡賦之。宜子又並受之。且並頌之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又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謂賦不出國。樂親好也。向使五詩皆淫詩。則在諸君必擇己國之淫詞以爲貺。辱宜子耶。抑自辱耶。不出鄭志者。志淫耶。抑志醜耶。而宜子又甘歷受其淫貺而不之怪。卽使宋朝逢蒙毒。亦不必盡發其淫語而盡語之。有若此甚矣。人不明理。亦當設身處其地。未有衛人賦衛詩。鄭人賦鄭詩。而反取其至醜至惡以自獻其闕者。張南士嘗曰。疑善從實。疑惡從虛。君子之志也。未有數千年並無惡形而世遠言湮之後。可無端而强坐曰。如是如是。是何耳目。是何肺腸。縱有可疑。猶難實指。況本無疑也。若以爲春秋諸事不足盡信。則六經可廢矣。

又曰。自淫詩之說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卽漢後史事。其于經典有關合者。一概埽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于儀範。廢帝倮之。追之使走。愍孫雖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之可思。不謂淫說一行。而此等遂闃然卽造次不移。臨難不奪之故事。俱一旦歇絕。無可據已。嗟乎痛哉。

又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證者甚備。郭麐叛呂光遣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辨命論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廣宏明集云。梁簡文于幽縶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田汝成云。風雨之詩。序以爲世亂。君子不改其度。而必以爲淫奔之詩。王風君子陽陽。序以爲賢人仕于伶官。與邶風簡兮同意。而必以爲室家思夫之作。夫毛公之序詩。與朱氏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卽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既無可以助名教。而反以之導淫佚。此何意也。

庚曰。朱氏闢小序。亦必有說以處此。如奇齊子衿。小序謂刺學校。而朱氏確然以爲淫奔。以爲詞意假薄。施之于學校。不相似也。如此何如。乙曰。此正全不識詩。而漫然以妄臆斷之者也。詩人之意。有故爲假語而實重。故爲薄語而實厚者。衮衣留周公。詞亦甚假。然情則重矣。菱秀傷故都。語雖甚薄。然思則厚矣。且風人之旨。意在言外。故言不足以盡意。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閣潛邱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其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假假數言。但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正賢達之意乎。又竇梁賓彝。而爲詩曰。曉粧初罷眼初瞳。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若掩其題。則靡麗輕薄。與婦嬰夫第何異。蓋風人寓言。其不可猝辨如此。請卽以此質朱氏。凡以意逆志。須約知其詩出于何世。傳于何時。與所作者何如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若止就詩字詩句。鑿鑿想像。便整然定爲何詩。其爲冤抑者。不既多乎。

又曰。況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假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備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凌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于今。北史。大尊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覽子衿之詩。

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卽朱氏白鹿洞賦亦云。廣青衿之疑問。事他時假薄。此時不假薄耶。

又曰。陳晦伯曰。朱傳以青衿爲淫奔詩。及作白鹿洞賦。又從序說。此正中心不能泯處。而安或劉君謂其斷章取義。夫毛鄭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本。故呂東萊宗之。作讀詩記。朱氏乃敢戲東萊先輩爲毛鄭佞臣。然則劉君者。殆亦朱氏之佞臣乎。

又曰。胡安國作春秋傳。最爲無理。惟鄭風諸詩。則特遵小序。一如朱氏所云毛鄭佞臣者。其於鄭忽出奔傳有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于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也。鄭伯。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祭仲之罪矣。然則宋人說詩。自朱傳外。亦並無不遵序者。予作春秋傳。則甚以鄭忽不取齊女爲無辨。在春秋正賞罰。祇論理而不論勢。用法而不用術。則斷不宜責鄭忽。如胡氏所云。而在詩則風人刺譏。但較成敗。失勢昧時。使亡倚賴。所謂辭婚本無過。亡援頗可惜。此當以春秋解詩。不當以詩解春秋者。而朱氏極駁之。歷將其所云刺忽之詩。故爲淫奔。且別作調笑語曰。春秋最苦是鄭忽。將欲以此杜學者之口。則適倔强矣。按忽爲鄭莊公子。卽昭公也。母鄭曼頗微。故使上卿祭仲輔立之。有弟突。卽厲公也。母雍姞。爲宋大夫雍氏女。頗有力。故于桓十一年鄭莊之薨。雍氏誘祭仲至宋。劫執之。奪忽立突。使突歸于鄭。而忽出奔衛。此固忽之無如何也。但前此鄭忽至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曰。齊大非吾耦也。既而桓六年北戎伐齊。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齊侯又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趨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至是奔衛。則坐失强援。而至于去國。雖兩辭齊昏。不害君子。然而昧于事機矣。故詩人刺之。雖諸詩未必皆刺忽。然而斷非淫奔者。張南士曰。春秋固不可使鄭忽最苦。然亦何必使鄭女最樂。此通論也。

甲曰。褰裳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惟男女相謔。其詞甚安。若云鄭突篡君。求救大國。可曰豈無他人乎。乙曰。此非毛鄭之解此春秋之詩。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者。當昭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鄭。是時鄭方倚晉以拒楚。而宜子爲晉上卿。且又甚賢。乃復以鄭兩玉環之故。與宜子抗。則其郊餞時賦詩言志。重申其倚恃大國之意。尙何敢以豈無他人自露其貳心于晉。別求荊楚。開鄭罪戾。而子大叔賦褰裳而不爲恩。宜子聞之而不爲怪。且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言必不煩求他人也。一似其言固然。有彼此相安而不之覺者。正以詩解固如是也。正以作詩之本事。原求救大國而非有他也。正以風人之旨。言有甚傲而實殷。甚慢而實迫者。不必男女始安。非男女卽不安也。不然。子大叔何人。而假賦此詩。宜子何人。而且拜受之。而更爲之辭。讀經至此。而猶惘然不一省。眞狂夫矣。故曰。詩義有在。必不當以陋儒之腹揣度詞句。此其證也。

戊曰。然則序果可信乎。乙曰。序何可盡信。予鄭讀序。取其合于他經他傳者。而遺其不甚合者。如碩人美莊姜。此合于經傳者也。擊鼓刺州吁。此不合經傳者也。何也。州吁時未城濮也。州吁不平陳宋也。州吁伐鄭。五日卽還。無不我以歸也。故予辨淫詩。以詩辨之。未嘗以序辨之者。但序亦有說。予鄭柴陛升。其尊人

虎臣著家訓以戒其子有云漢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稱大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而逆溯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聖人者總其刪述之旨爲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三百篇小序雖繫毛公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變污隆六義美刺亦者猶足考見漢唐諸儒奉而守之即間有異同大抵不背于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吾以爲詩家之指歸在于此矣自朱氏盡斥之斷以己臆而有明一代因國姓所自陰承功德用其書以取士勒爲令甲而于是鄭箋孔疏皆莫敢置隙焉夫漢唐儒者習守毛說以授受淵源必有明據朱氏縱度越羣流又安得崛起千百載後橫執己見以排之他故無論即鄭衛兩風朱傳皆以爲淫詩間考之序傳其間諷刺感寄各有所指大抵忠臣志士憂時憫俗之爲一且盡以淫斥之果何據耶嘗觀季札論國風其于鄭曰其細已甚于衛曰憂而不困未嘗題之曰淫也若謂聲與詩雖不同而聲詩所在詞理自合名之爲淫度其詞理當如是耳則又不然天下可遮斷者理難懸斷者事夫詩言志而附事以興者也時有先後事有本末作者之指于是乎寓今徒以其詞而曰理當爲淫猶之盲者聽風聲而曰理當爲水皆妄言也且夫時代未可泯也今有圖貌者于此其人之子弟曰順而哲其異邦人則曰短而黧至後世所傳不知何人且曰偃偃而厲執塗之人而聽之于三者奚信必將曰順哲者是短黧者非偃偃而厲者大謬何則傳聞不如親見而揣摹者愈遠也今以宋人之揣摹奪漢唐之傳聞而幷欲掩卜氏之親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已上戒淫詩

戊曰詩三百十一篇今祇稱三百五篇者以無六笙詩故也笙詩本無詞乃孔子刪詩反取六無詞之詩列之篇中何耶乙曰六詩未嘗無詞也所謂無詞者乃宋人鄭樵之言而朱氏誤遵之者也孔氏正義云孔子所刪詩原有三百十一篇當刪時未亡而漢後亡之故齊魯韓三家舊本遂去其目稱爲三百五篇惟毛詩尚存題其間推其故亦正以被笙之故彙作一處故偶軼其字句非無詩也若果無詩則孔子刪詩其所刪者詩也古詩三千篇刪之至三百一十有一而乃取無詞之題以爲詩篇可乎

又曰且詩無無詞而俱有題者三百五篇皆摘詩中字作題關雎者關關雎鳩也葛覃者葛之覃兮也豈有詩中無南陔字而可名南陔無華黍字而可名華黍者即曰南陔華黍是賦陔賦黍如唐人南山詩種黍詩類若由庚由儀是何物夫既稱釋詩自當識詩之始末三代之詩以詩爲題漢唐之詩以題爲詩金元樂府題是題詩是詩雖金元曲例可盡立一題以俟補曲題與曲不必相屬然未有有題而無曲者也身趨亦自有義也由庚何義乎

戊曰儀禮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朱傳云有詞者爲歌無詞者爲樂爲奏以不言歌也此最有據者而猶不謂然然則儀禮非與乙曰此則不惟不讀詩幷不讀儀禮矣周禮歌黃鐘奏大呂歌興奏皆有樂也奏九夏樂出入奏與樂皆有詩也從未聞曰有詩者爲歌無詩者爲樂爲奏而朱氏敢言之此非儀禮之文朱氏之文也且朱氏極遵儀禮不識此書爲周末无名氏作安認爲周公之書因以儀禮爲經周禮禮記爲傳自謂獨得至此則據其文以釋詩然

仍未嘗讀據周禮鍾師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皆以歌爲奏而儀禮鄉射禮亦云樂工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與周禮同然則儀禮本文歌亦稱奏而乃讀其一不讀其二遂欲解經得毋騶虞亦無詞耶

又曰樂有徒歌必無徒器然徒歌則名咢而不名歌歌即有器夫歌且不徒況可徒器蓋樂分上下堂上之樂祇奏琴瑟故言歌而琴瑟在其中禮所謂升歌是也堂下之樂則笙鏞一類管鼓一類然皆以合樂故言管笙而詩在其中處書所謂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是以周禮註笙與鐘應鐘編鎛也籥與鼓應鼓鼗鼓也籥師歌豳詩則吹籥而土鼓鼓以應之燕樂歌二南則吹笙而扣編鎛以應之未聞笙師之職主徒器者且歟有七門塤籥篪笙笛管是也塤篪但輔聲而不主聲笛則隸于簫籥矣其以器主聲而見于經者惟籥與笙管四器各主聲詩然亦各相通如見舞韶箾簫韶九成則以簫主韶謂之簫詩下管象武則以管主象與武謂之管詩見舞象箾南籥者則以籥主象以籥主二南謂之籥詩籥詩以雅以南以籥則雅與二南皆主以籥皆謂之籥詩燕樂歌二南以鐘笙應之則又以笙主二南謂之笙詩然而管象象箾籥與管通籥笙二南笙又與籥通籥簫笙管其必有應和而必有詩彰彰如是今曰無詩則亦不學問之主而欲以之定篇次改先後眞夢之夢者也右戒笙詩

庚曰朱氏以格物自命特其說詩則往有可疑者如斯螽涉雝蟋蟀隨時變化一物而異其名則向官驗之並不其然特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此詩句不可解耳曰有何難解人自不讀書耳予向聽寫官說此詩謂蟋蟀季夏即居壁絡緯至死不入戶此但言屬夫出入之節夏則寓居及秋而漸處于內或檐或戶農隙聚語至蟋蟀入牀之後而在戶者今壁戶在宇者將在室其候如此向寫官說詩未嘗引據人或以柱撰置之不知此漢書也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子邑其出也則如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其入也則如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又曰春將出民里胥平且坐子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以夜中當一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然則漢書所志與寫官相謬如此人苟善讀書何在非經學耶

戊曰朱傳于名物詞類十得八九所可議者其序旨耳乙曰不然以詞義耶小雅鄂不韡韡朱傳云鄂鄂然此詞義也但舊註鄂不等跗也鄂與等同不與跗同言花等之跗韡然以盛此與春秋傳華不注山作花跗注山言如華足之注于地正同故庚子山作後魏賀拔夫人墓誌直曰鄂跗雄圖公然改不字爲跗字以解有定也今忽曰鄂然則不惟杜撰無義試思于唐棣之華下突出一鄂然字行文者有是理乎金華盧東元曰吾讀至鄂然字每不詩鄂然也嗟哉

又曰以名類耶雅詩假此幷罟罪者捕魚行網之名罪與罟皆網類也古有罪之罪原是辠字說文辠犯法也秦始以辠近皇字改辠作罪而朱傳謂罪罟者刑罪之網罟可謂識名類乎

又曰以物類耶朱傳凡鳥獸形色多襲舊註如關關鳥聲王雎水鳥之類皆毛鄭及孔氏正義所舊有者

鶴鳴于九皐。正義引陸璣疏。謂頂赬翼青身白。面朱氏晉見世所畜鶴。翰羽而立。皆翼白尾黑者。蓋率改爲頂赤頸尾俱黑。公然傳之五百年而不知。卽此一羽之細。已自大誤。先生格物安在耶。陳晦伯經典稽疑有云。遇九皐之介鳥。偉胎化之仙禽。其黑者尾耶。以上說鶴詩。

詩說

惠周惕著

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刪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反覆興嘆。以爲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爲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句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於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作本義。蘇潁城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宋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爲一編。又與歐蘇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厚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排去一切訓詁。而騁空臆造。雖悖於經。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嘗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攷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爲孔子所深許者歟。惠子通經績學。以詩古文鳴於時。嘗事嘗以其名聞。薦諸公車。以父憂不赴。人成惜之。侘傺太息焉。然今天子崇尚經術。登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博究古今。稱道盛美。作爲詩歌。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歟哉。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爲錄一通。序而藏之以俟焉。癸亥秋七月。齊南德水田雯書。

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恆各守其師說。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歸於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辯也。詩獨主志。所謂主文譎諫。興無非聞之足戒者。其辭則隱。其旨則微。或美或刺。或假美矣而實刺。往往逞從百世之下。涵泳紬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即如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妒。齊詩至謂衛公子朔兄伋而作。一芣苢也。韓詩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一商頌也。又謂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意義乖戾。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存亦亡。今舍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勞筋摘句。保殘守闕。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其初。惠子元龍。好爲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悅若有悟。間出己意。爲之疏通證明。吾門惠子之意。果舍與否。然博而不癡。質而不俚。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晚而有志經學。顧年及昏耄。聞見遺忘。輒撫卷嘆息。以爲當躡斯人出一頭地也。故樂得而序之。邱南老鈍注撰序。

詩說卷上

潯　東吳　惠周惕　硯谿著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小大。義不存乎小大也。自序之言曰。雅者。王政所由廢興。政有小大。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正之名立。而辯雅之端起矣。雅之者曰。當武六月。同一征伐也。卷阿鳳鳴。同一求賢也。大小何以分耶。解之者曰。當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東溟不同故也。卷阿爲成王。鹿鳴爲文王。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雅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宜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而言其事者。雅之體。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竟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爲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家之說。朱氏於邇爲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既以政爲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辯雅之所以紛紛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乎大小也。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雅詩。家文作頌。以救王淵。左傳。聽輿人之頌。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則亦可言頌矣。國語。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陳。亦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讽。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微不可宣露。以是觀之。比音曰歌。樂其詞曰頌也。豈宗廟之詩。侯歌之而復誦之歟。抑歌者工。而誦者又有工歟。既比其音。復顧其辭。俾在位者皆知其義。所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頌。至於所刺所諫。欲聞其人之耳。故亦曰頌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又曰。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豈即頌之義也歟。

鄭氏頌譜。頌訓爲容。蓋漢頌然也。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爲頌。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是也。孔氏正義。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誦即頌也。

正變之說。出於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豳風。其後蘇偁嘗從之。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見後說）章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衛宣。刺鄭莊。刺時。刺幽。刺宣王。刺幽厲。此則皆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己。閔無揆。思周道。大夫閔時。衛女思歸。思君子。南征。復古。此則皆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爲懲。刺者可以爲勸。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下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夫詩必雅而後爲詩。則周召十三國風。不得謂之詩歟。詩有美刺而風亦有美刺。雅有諷諭而風亦有諷諭。安在風不如雅。無與於詩亡之歟也。即曰十三國風。朝會無享不歌其詩。而二南則鄉飲用之。鄉射用之。房中用之。安在風不如雅。無與於詩亡之歟也。苟風與雅同謂之詩。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而孟子謂之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按小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於幽厲矣。列國之詩。終於株林澤陂。則風亡於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於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新也。合而觀之。雅之亡亡於無王。風之亡亡於無新。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迨風雅俱亡。而詩遂掃地盡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齊桓者。春秋之始終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陳。明年六月。遂有鄭之戰。是時楚莊始霸。而晉始衰。未及十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柄。自此盡失。不可復挽。故風所以終陳靈也。詩之所以亡。孟子因微言之。人特習而不察耳。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引以爲說。蓋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頌各有其所。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於物而後興。即所興以爲比而賦之。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然三百篇惟狡童、蓋雲、株林、清廟之類。直指其事。不假比興。其餘

關雎有之。傳獨於詩之山川草木鳥獸起句者。始謂之興。則疑於偏矣。詩或先興而後賦。或先賦而後興。如關雎兼雎鳩云山有樞隰有苓之類是也。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爲興。則又拘於法矣。文公傳詩。又以興比賦分而爲三。無乃失之愈遠乎。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吳氏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篇。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類推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恐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姒之事。然一太姒也。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一文王也。何以爲王者。何以爲諸侯。或曰。文王於商爲諸侯。及受命追王。則爲王者。太姒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後是諸侯。則周南宜後於召南矣。有是理乎。者者歐陽公嘗疑之。而不得其解。因取卷詩衰周之說。以爲近之。而朱子謂子孫無故播其先祖之失。於理未安。然於后妃夫人終仍舊說。而未有所發明也。按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始。以爲太姒耳。儀禮鄉飲酒鄉射。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弦歌周南召南之詩。則周公作儀禮時。已有周南召南。豈召公作之而被之管弦歟。抑公采之而付之太師歟。既爲房中之樂。則必歌之宴寢之間。鄭氏所謂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今讀其詞有勸勉教誡諷諭之意。蓋欲爲后妃夫人者如詩甚云爾。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四牡勞使臣。當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何嘗謂如何羣臣。如何兄弟。使臣朋友耶。古之燕享皆有樂。樂必有詩。歌詩必類二雅。如此者極多。何獨不然也。雖者曰。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姒無與耶。曰。不然也。作詩之意。或本於文王太姒。而周公錄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人者矣。周自姜嫄兆祥。至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姒。累世積德。至太姒而始大。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詩。故說者據是爲文王耳。其實不可考矣。若泥是求之。則歐陽所謂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問曰。鄭謂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周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是爲周南召南。其說然歟。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殷之後。樂記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記魯燕世家載封國始末不言文王。惟江漢四章。有文王受命。召公維翰之語。鄭或據是以爲文王。然以召南言之。甘棠三章。三詠召伯。當是時。文王已爲西伯矣。而復命召奭。是一國而二伯也。且晉不知命之者。爲商紂耶。爲文王耶。揆之二者俱未安。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曰。此追詠其事而歸美焉。兼取當時國人之所作而繫之。所謂薄則歸君。臣子之義也。且微獨二南而已。豳七月八章。皆謂以是爲后稷先公之詩。而二南獨謂之文王。何也。

魯之無風也。鄭曰。周尊魯。故巡狩述職。不陳其詩。其果然者耶。豳屬以後。王者之不巡狩久矣。十三國風。誰采而誰錄之耶。大子賞謂。視其詩之貞淫。天子尊魯。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異於天下。乃曾其美而掩蔽之。安在其尊魯耶。續天子不采。魯亦不當自廢。何季札觀樂。徧及諸國。而魯乃寂無歌詩。又何耶。魯之有頌也。歸曰。孔子僅之。同於王者之後。蓋言褒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尊。蓋言貶也。是皆泥風爲諸侯之詩。雅頌爲天子之詩。故殷論說之紛紛也。余聞之師曰。頌無詩。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貴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是以被乘殷之紛紛矣。

詩說卷中

其風雨好。風之義也。風自火出。歸人聞歸之義也。觀風之所發。君子知及物之理焉。求風之所自。君子修厥身之學焉。

萬軍之詩曰。葛藟纍之。葛藟纍之。傳曰。葛藟。父母。曾女子之適人者。有得父母之道也。采水諸。采水諸。傳曰。水諸。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曾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而看牲牺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覲。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安得自爲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爲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國不在。無論是遠不可歸。就令可歸。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何以并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且晉禮晉義。亦會歸事一條。著其儀節云何。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於未晉之前。而略於既晉之後。如此其疎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言。而知歸寧之說非也。於何知之。於春秋知之。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寧之理合。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不寧惟是。春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關。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於洮。皆譏也。齊侯於姜氏。魯莊于伯姬。父子也。父之於子。猶不可送焉。會焉。況女之來歸於父母乎。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非關乎。曰。此毛傳之誤。非詩意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

之事。則敬節用。算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云云。蓋以非爲女知其能爲婦。所謂無父母貽罹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誤焉。非詩之意然也。諸家之論。衆說紛長。杜氏先於趙。必有所據矣。汪氏曰。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也。杜氏先於趙。必有所據矣。汪氏曰。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也。趙氏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桓公女。則伯姬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者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來歸。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未可必其爲桓公女也。

又六國時左師觸龍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逐。六國時且然。況文武之世乎。

桃之花後於梅。而詩以興男女之及時。梅之花先於桃。而詩以興婦之後時。何也。夫婦之道在生育。草木之美在果實也。桃後梅而花。反先梅而實。故曰有蕡其實。言桃有實則成樹。猶夫婦有子則成家也。若如俗儒之說。則過時而無實。其有不繁矣。易曰。枯楊生花。何可久也。若婦士夫。亦可醜也。人臣之於公也。勞。則於私也必逸。蓋心思智力盡之乎君。而家無事焉。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私勞。無私安也不然。張湯之造請諸公。無間寒暑。有終日屹屹而不敢暫矣。何委蛇之有。

士昏禮。主人衆弁納幣。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昏義。增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增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愛之深。不覺詞之呢也。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微其詞也。又左傳有送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爲言。若箋言禮。則納徵無用馬者。詩人言此亦贅矣。

詩疑問曰。儀禮鄉飲酒射燕禮。皆合樂二南六詩。召南曰鵲巢、采蘩、采蘋。不及草蟲。何歟。朱氏發其端而未有解。請得而臆對之。鵲巢言夫人有均一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蘩言本祭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於懇矣。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可歌之君臣賓客之間乎。坊記曰。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草蟲。蓋坊民之微旨也。問者曰。然則召南有淫詩歟。曰。不然。序言能以禮自防。則樂而不淫者也。

鄉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考也。野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傳曰。因靈則殺。猶有物以將之。野有死麕。桑間之被面分其肉。疏曰。屈獸須有物以將之。故欲得用麕肉也。如此。則詩麕肉也。按史記。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孟。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然後得行。則古之行禮。有幣必有皮也。故士婚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注謂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則納吉納徵皆有皮幣。皮以鹿皮也。又婚禮。參不用死。帛必可制。今曰死麕。則不中禮之皮矣。曰白茅包之。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非之矣。非禮而求婚。

有誘之道焉。故曰吉士誘之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樸樕之不成林也。女惑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

劉向列女傳志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飾。野麕之刺興。豈因下何彼穠矣之詩。亦疑此詩爲東遷時作耶。

何彼穠矣。周言平王。而猶說以爲武王。安城劉氏引棫樸之篇王、文王有聲之篇。皆言人誤認二南爲文王時詩。故曲說強言。先後承襲若此。不知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跡之者。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如甘棠行露。爲思慕召伯。則非作於召伯在位之日矣。何彼穠矣。安知非編詩者錄入耶。周室既微。而王姬下嫁。伺衛婦道。則關雎鵲巢之化。及於後者遠而被於人者深矣。於是美而附之召南。所以救天下之婦道也。春秋書王姬歸諸侯。一在莊元年爲齊襄公。一在十一年爲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竊以關雎之義求之。疑是歸桓公者。春秋莊十一年書王姬如於齊。傳曰。齊侯來逆其姬。其閒美盛。又與關雎之意合也。

儀禮賈疏引鄭箋。言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未知何指。恐是采蘋韓三家說也。

豐鎬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君子爾檢裏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後乃老焉。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緊二南之終。一緊小雅之末。其旨微矣。

鄘、鄘先衛。魏先唐。或曰。不與衛晉之滅國也。然晉滅於鄭。何以不先於鄭。且晉之滅魏。左氏傳有之。衛之滅鄘。吾不知其何所據也。今讀其詩。皆衛國之事。而山川土風。亦無不同。鄘詩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淇上。衛亦曰。瞻彼淇奧。在彼淇梁。鄘詩曰。在彼中河。鄘曰。河水洋洋。衛亦曰。河水洋洋。蓋謂河廣。俱非隣封異域也。季札觀樂。歌鄘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不更言鄘鄘何如也。又曰。詩所謂沬鄘。謂沬正康叔始封之地。而詩言云然。則鄘鄘故商之畿內。武王滅之。以封康叔者也。鄘鄘既滅。衛之名邑。尚仍其舊。故所以作詩繫之。夫子亦仍其舊而不改也。決書他埋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鄘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並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謂周公滅鄘鄘。蓋據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書傳之及蔡氏於康誥辯之詳已。

服氏曰。鄘鄘衛。其音類也。故季札觀樂。歌鄘鄘衛則合之。歌魏歌唐則別之。歌鄭歌桧則遠之。別之可也。遠之義則疑矣。

燕生子則委巢。爲戎蠻比也。燕燕。鳥知雨則逐婦。爲巢婦詠也。燕之三點別首則鷃和。爲朋友言也。燕燕。鳥性專一。擇木而巢。故使臣之行止恆也。四牡三鳥無長。天之翼言亂政之治難期也。宛。車無一定之棲。言此言之思無時也。小宛。風作而雨隨之。夫婦之象也。風生而雨益之。朋友之義也。蓋風甚者雨止。雨甚者風息。故夫婦有相要。乘

其和也。朋友不能終。過其節也。此風雅所以皆取興於谷風也。

邶風。誰謂荼苦。大雅。荼如飴。一謂之苦。一謂之甘。物性士宜。何以相異如是。按荼有二種。爾雅曰。蔎注。謂荼。郭璞曰。荼。卽茶。陸璣曰。荼。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立冬。本草。荼一名。茶。注。引詩。誰謂荼苦。荼。苦菜。生於寒秋。則知荼與堇同時而生。同時而食。故詩人以二物並舉也。然爾雅於堇荼俱言苦。而本草獨言堇味甘。邢昺爾雅疏。則謂古人語倒。堇之言苦。猶甘草謂之大苦。則堇之味甘可知。堇荼同類。不應堇甘而荼獨苦也。蘇頌深求邶風詩人之意。荼本不苦而謂之甘。猶己本不惡而謂之惡。愛憎之情乖。美惡之形變也。昔人誤解邶風。郭璞因邶風誤注爾雅。疑疑雅詩所言。乃是低調。故辭亦可一笑矣。孔疏謂周原土地之美。物之苦者亦甘。遂以烏頭釋堇。信如孔說。將使烏生於周。亦不殺人者耶。苦堇堇草。爾雅分別言之。亦不容混也。

陸璣詩疏。荼。苦菜。生山□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亦一證。

蝃蝀在東。陰方之氣。女於陽。爲女惑男而蠱。朝隮於西。陽方之氣。交於陰。爲男先女而成。故得雨則虹滅。陰陽和也。先女則不淫。男女正也。序曰。止奔。此之謂也。

衛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則傾人之詩。所以憂無子而受制。憂妾。非徒詠其美而已也。其三章曰。碩人敖敖。說於農郊。所以弗無子也。月令。仲春祠高禖。焦喬。謂高禖。祠在西郊。仲春往祠。值農事之興。故曰農郊也。孔子之生。尚禱尼山。則諸侯之祠高禖。禮未必廢也。既祠而歸。諸大夫皆望莊姜之有子。故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也。如是而無子。則憂妾之寵固。州吁之禍成矣。其四章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猶白華之刺幽后。而言滤池北流也。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言葭菼撥則鱣鮪依。有罛無所施。猶莊公也。蓋得詩人之微旨矣。

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謂宣公庶母也。先是莊公娶於齊。曰莊姜。又娶於陳。曰厲嬀。戴嬀。吾不知夷姜爲莊姜之娣耶。抑更娶於齊耶。傳何以不詳也。又曰。爲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是爲宣

姜。今新臺之詩是也。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而使盜殺之。幸爲急子之黨以先。亦見殺。令二子乘舟之詩是也。衛莊之沒。不見春秋。而州吁之亂。宣公尚在焉也。州吁殺而宣公立。在魯隱公四年。其卒也在桓公十二年。則宣公在位幾十九年。且卽位而烝夷姜。必襲父而後生子。及子之可娶也。計已十五六年矣。宣姜之生壽及朔。又必更歷二三年。至宣公之卒。明猶在襁褓。而能與其母構急子耶。得長於朔。僅一二年而能載其旌以越境耶。計急子之死。當在公子朔卽位之後。不然。急子之黨。獨宣姜爲之。而惠公不知也。魯史記事。或得於赴告。或得於傳聞。隱公初年。未與衛親。記事容有不核者。未可知也。

左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言年十五六。蓋未詳考也。

次王於衛。傷周也。衛懿公滅於狄。而盧蒲。周幽王滅於戎。而東遷。甚矣周之似衛也。然衛有文公之賢。而國家再造。周自此不復振焉。重傷平王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初以離離者爲黍矣。而不知實穗也。蓋有時歧也。平王東遷。申侯逐之也。何言乎申侯。申侯構西戎以入周。諸侯不與也。諸侯不與。則申危。故遷王近申以自固也。何以知諸侯之不與也。揚之水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是也。宣王之所築郟鄏也。迎留於長安。曹操之將篡漢室也。遷帝於許下。申侯之意。其曹董之智也歟。

周之東遷。君臣衝解。構冰之日也。乃有執贄執謙以爲樂者。何哉。呼曰君子。著其位以責之也。曰陽陽。本其心以刺之也。樂爲者。憂必及之。留雖所以復作也。

蒿蔞而齊絲也。采葛。說言之中人。蓋類之獵免者寡矣。蓋甘而易入也。采葛。說言之饒人。君子之不苟者鮮矣。故臭香亂。蘭艾不能保其馨焉。喜怒易。則甘苦有時失其味焉。

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按說文。留從卯。戶闕爲卯。卯爲春門。戶闕爲酉。酉爲秋門。卯留自從卯。卯爲春之省文。蓋遵據此。謂留不從卯。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用神也。許氏以劉爲鏐。其轉寫劉。以用易刀也。蓋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鏐。或爲留。豈古文從省。留與劉通用邪。按世留異。又謂系出留侯。何邪。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然周大夫有食采於劉者。豈又其別系邪。周故有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無據也。傳謂子嗟。留子字。子國。留子父。其言則近於懇。嗟者詩助。國者。食邑也。留仕於周。故有采地也。

小雅。詩經參與鼎。傳曰。鼎。當也。陸氏音義。鼎一名刻。蓋古讀鼎爲當。故鼎尤等韻通用也。

朱子釋詩。據夾漈之說。凡於鄭風小序刺時刺忽揭亂之作。力詆其詩。故爲淫奔之詞。其言亦辯而正。然不知鄭國之亂在君臣。風俗之淫。猶其小者也。三十年中。公子厲公見逐。昭公入。卽弒昭公而立子亹。子亹殺於齊而子儀立。子儀立十四年。又弒之而祝聃立。易君以國。等於兒戲。君臣之義。未有甚於鄭者。豈區區淫亂之罪。足以蔽其辜哉。朱子欲絕惡而自篤其大端。亦

弗思矣。

衛、俗之淫也。鄭、聲之淫也。今以事跡之，衛宣之惡，直古未有。鄭則無是也。自朱子指斥鄭詩，其惡幾浮於衛。固已懲前失偷矣。至金華黃魯齋，則又取衛黜鄭，謂去鄭詩十一首，尤近於僭矣。彼見維雄引於論語，謂溱引於大學，而鄭獨不然，遂以取此黜彼，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敝筍序謂晉桓微弱，不能協閔文姜，朱子改桓為莊，誤也。夫之所禁其母乎，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濮，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姜氏之淫亂，桓公實導之。故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豈然桓公亦在從之之內矣，且前由齊襄之詠魯莊也，先辨其長短次序，其后曰終得其趨趨，蹌蹌之詠魯莊也，而桓公反無一詞及焉，豈理也哉。

悉如是，是為魯莊適齊時作，可知也。按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於蔇，是時桓公尚未立也。十三年春，與齊侯會于北杏，冬又盟於柯。十五年又會于鄄，若未至齊也。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始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莊公如齊者此，以意求之，當在納幣之年，蓋文姜薨之明年也。公以嘉禮往齊，國人丞觀，恥其恢情，而又視見文姜昔年淫亂，延其桓於淫公，於是且詩親，知其非公，而始忼然曰，展我甥兮，則人言籍籍，從此衰止。其詩之有關於魯莊者大矣。

儉非惡德，而魏以之亡國，何哉。蓋儉之極者必貧，伐鼠碩鼠所以作也。國小民貧，指免不已，安得不亡。

晉言唐，從乎封地也。左傳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繁育其子孫，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號太叔為唐叔。而命以唐誥也。國語叔向曰，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則晉之名昏，自唐叔時已然矣。史記晉世家，以子燮因晉水，改唐為晉，蓋史遷時左傳未行，故亦不見外傳，宜其言云云。而後人至今仍之，何也。詩總聞曰，子燮謚晉，非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為晉。當是以燮謚號為晉美名也。厲侯謚晉，衛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倒起之名。王肅設詩穿鑿類如此，尤不足據也。

故爾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婁，則下民易之矣。修爾戎兵，所以詩其武也。弗馳弗驅，則四牡之矣。

夙興夜寐，澣摋延內，所以無廢事也。弗灑弗掃，則門內無塵埃矣。琴瑟酒食，燕樂嘉賓，所以無遺賢也。弗沃弗鼓，則在位皆解惰矣。性嗜者愛夜壺，好飲者不事邊幅，至于客來牛屎，宮懸不設，自謂減去節口生殖日繁矣。豈知死隨其後，而終身勞瘁，卒為他人地耶。

揚之水，序謂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不能制的沃，而桓叔之族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其民樂而從之。余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的沃，而桓叔之族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其民樂而從之。余為以為不然，且詩推刺昭公，實刺桓叔也。桓叔之世，晉國父兄晉之宗從之國人，弗予也，其謀已世，微聞於晉，晉之治如伯服者，已知晉之不能久，由昭公弗知耳，故其時深謀遠慮之人，如師服者，作此詩以儆桓叔，其亦無副矣無人范也。其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見之當也。水之浮石者能與，而揚之水，但無所見，然水中之石鑿鑿，言不能掩也。桓叔之謀，未可掩乎哉，故終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直指而

明言之矣。既見有子，云何不樂，云何其憂，不直言樂，而言何不樂，不直言不憂，而言何其憂，晉抑揚其辭以見意也。人有異志，容止改常，見者必從而疑之，而彼又忘人之疑之也，故泄其謀者必不免，則假為言樂於桓叔之前，詩人之所以免禍也。然其情迫而其詞危矣。昭公卒不悔，所以見殺也。若云民樂而從，則將為諱之不暇，而敢曰我聞有命乎。曲沃翼晉，晉人始終不予，及武公殺晉侯緡，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始命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晉人始不得已而從之。故揚之水，椒聊，無衣，悉是刺詩，而序謂國人欲從桓叔，歐陽謂其民樂而從之，恐皆未有據也。

風之首王者五，衛之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為王前驅，晉之詩曰王事靡盬，秦之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此編詩之微旨也。然以事求之，衛伯兮箋，言宣公從王伐鄭於郲之北門，則未有說，然序於匏有苦葉曰刺宣公，至新臺亦曰刺宣公，則自匏有苦葉以至新臺，皆宣公時也。伐鄭之役，郲人或與焉，蹟北門與伯兮，同是一時之詩，以其地異而分繫之也。皆之為刺在春秋前，其事無所考，然周桓公謂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文侯以後，孝侯以前，或亦有事於王室也。秦無衣序不言秦何君，而箋謂此貶康公時，鄭箋見前晨風詩為刺康公，故亦以此為康公也。然考康公之即位，與晉厲者二，與楚滅庸者一，未嘗有事於王，而詩曰王于興師，曰與子偕行，則實有其事矣。按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使伯師父告於晉，左鄢父告於秦，二十五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二十七年，又與晉侯及諸侯會于溫，天王因是狩于河陽，此皆穆公時事，疑此是穆公詩，而不在黃鳥前，或是編次之誤，未可知也。至下泉序謂共公，共公於魯僖八年即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付盟，共公幾於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晉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鄭伯也。

夏屋渠渠，傳不計正，但云夏大也。箋曰，屋其也，言君始於我廚，設經食大具以食我也。王肅謂是則立於先君，食則受於今君，朱子集傳，頗用王說，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說終未安也。邀僑補傳，謂左氏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淮，有肉如坻，若人尚以用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為過，其言假是發明飾意，然未有證也。按魯頌籩豆大房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假乎室後有房，然周語土公立飫則有房烝，注引頌詩，謂半解其體，升之於房，則風之所謂夏屋即頌之所謂大房也，以形似而比之房，即可以形似而比之屋也。第大房則宗廟之祭，房烝則大子亦諸侯之禮，非公所以食大夫者，蓋秦國偏遠，世僭用是禮以饗大夫歟，立飫之禮，設九而不倫，辯盈而不飲，非體解節折，可共飲食，或者其人始見之時，特設是禮以優異之，常食則否，故下章曰，每食四鉶，每食者，常食也，儀禮公食大夫設六鉶，彼言食於公，此言食於家也。東門之楊序謂婚姻失時，女不從男也，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五皆陽，以楊象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於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盛，既而凋，終而生，故曰後時也。

衛懿公之滅也，王室不能救，而魯救之，晉救之，齊桓伐，不在天子，故衛風以不風終，本篇即作于春秋之世，陳疑公之弒也，中國不能討，而楚討之，禮樂征伐，自此不在中國，故風詩以淫陂終。

詩始周召，見造周者二公也。風終周公，雖終召公，見二公不作，周不可爲也。春秋之能爲周召者，其惟孔子乎。回我婦子，勉稼穡也。爰求柔桑，修女紅也。女心傷悲，重婚姻也。戒禮武功，教戚事也。鄭風埴戶，居之安也。采蘩新樗，美之節也。嘆我婦子，幼有所長矣。爲此春酒，老有所養矣。八佾公功，使民以時矣。築場納稼，萬物告成矣。獻羔祭韭，殺非殤矣。於是舉鄉飲而正樹位，入學校而賓賢能，彬彬乎王道之成矣。

詩說卷下

比常棣於兄弟，一本之榮，無偏衆也。興伐木於友朋，衆力之羣，無廢功也。故安樂而集兄弟，是自盡其本矣。富貴而來友朋，是自翔其助矣。

文王之於混夷也，始命南仲伐之，既城朔方，鞏之。又遣戍役以守衛之，觀采薇出車杕杜三章，經書之次節，防禦之情密，尚可想而知也。自是以後，一壞於穆王，再壞於宣王，穆王之北伐也，獲瓜瓠於太原，則朔方之地，吾與彼共之，而防禦不足恃矣。宣王之北伐也，僅至太原，不修城隍，不設戍兵，其計固已疎矣。而又東征西討，以自殫其威於千畝，則畎夷有不寇其疆而動其心者乎。幽王之禍，吾固於宣王時卜之矣。

敖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左傳所謂設七覆於敖前是也。又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鄗縣志，敖鄗二山名，通遠地理通釋引詩爲證，而外傳又有杜伯射王於鄗之文，周春秋亦言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杜伯竄道左射王，豈圃即圃田，鄗即敖鄗之鄗耶。鄗、敖、音轉，周春秋又云，射王中心折伏而死，考之詩，與此不和，以意度之，杜伯者，公子彭生之祖也。展公見彭生來晉死，杜伯射王，當亦來必死也。且外傳謂宣王不言王死，豈周春秋附會以言死歟。韋昭注，鄗，鄗京，不知何據。姑存此以俟博知者論定焉。

鴻鴈之子於征，傳云，陵伯，禪士也。詩本義云，使臣也。朱子集傳云，流民自相謂也。按周時設官，各部之委，指以待因荒，旅師用衆，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屬之，使撫徭役，辰入穀丸穀，以治年之因荒，令邦

移民就穀，旅師道人皆中，鄭人有下大夫二人，則賑貸存恤之事，必有大夫士以主之，即詩所謂之子者也。劬勞于野，言之子相勞苦流民，身親勞勩之事，所以矣之也。若流民相謂，豈特劬勞而已耶。

維熊維羆，兆熊王之麟，維虺維蛇，兆妾妾之亂。安在其爲祥哉。豈宣王末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歟。此端一開，無辜遂有牧人之夢。正月亦有，故老之占，紛紛籍籍，相雜而爲說言矣。

周室之亡，說言亡之也。民言無嘉，此言起於下矣。其曰予聖，此言媚於上矣。婦有長舌，此言及婦人矣。蓋此言興則是非昏，是非昏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讒譖行，讒譖行則禍亂及，必至之勢也。哲之樓下，漢之月且晉之清談，南北之詩妖，皆此言類也。五行志曰，君炕陽而暴虐，臣炕刑而簒口，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是也。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序俱謂刺幽王。鄭謂十月之交以下，當刺厲王。孔氏又謂雨無正斬四國，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厲王時。河水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宣王時。節南山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相侵伐，幽厲雖無道，尚能治諸侯，故論語注征伐自諸侯出，從小王爲始。三家之說，已亟辯不相合矣，而詩言亦有可疑者四焉。幽厲之將亡也，有公知之，尹吉甫之、伯陽父知之，然猶曰其與幾何，曰周室將亡，皆懼而誠其辭然之辭。今曰國既卒斬，曰宗周既滅，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斬未滅，而以斬滅測之，不幾病風喪心，作詩天子乎。聖君小民爲此言者，猶將懸其姓氏以免禍不測而言家父作頌也。其可疑一也。褒姒滅褒，褒姒之誕，雖聞於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是家父歷幽平桓三王，不應若是之壽，其可疑三也。謂爾邇於王都，箋以爲王都爲畿，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厲王之流彘也，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厲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且彘不聞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按節南山爲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即書尹氏卒，則詩之尹氏，即春秋之尹氏，其爲平王時無疑矣。公羊於尹氏卒，爲譏世卿，其說與家父之詩合。家父之來車也，在十年之後，其作詩也，在十年之前，亦爲不甚懸隔矣。驪山之禍，振古未有，作詩示誡，正宜明言，曰既幽曰威之，亦殷殷不遠之意也。且褒姒於平王，爲嬖，陳其惡而歸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無盡其直而權罪也。雨無正卒章，明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左傳瑕禽曰，昔平王東遷，晉七姓從王，從王而止七姓，則不從者亦多，何必紛紛曲爲之解也。劉公瑕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因廣其意而詳辯之。

鄭氏謂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蘇子由謂陽月是夏十月，孔氏及孫莘老是鄭說，朱文公及嚴華谷是蘇說，是蘇說者，則以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漢歷無幽王八月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人附會，是鄭說者，則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知雖在分野亦有災，又漢歷去歷有差，古歷無推日蝕者，平基編言周歷八月辛卯，交食之事不足信，以此兩說牴牾，又有從而爲之辭者，王伯厚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迺鑑古極經世，參

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歷有三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非矣。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禍推之，亦已疎矣。余謂詩志歲時，皆是夏正，此無俟遠引，即觀下篇雨雪之句，已知鄭說之誤。若有八月震電，而詩人直為災異者載，月令仲秋雉有雷始收聲之句，然歷考春秋史漢記異，未有言秋月震電者，知此時雷電，不是為災異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按隱二年，葛人入向，杜注，向，小國，蓋國都，寬縣東南有向城，皆畿地理志，魏武分沛立譙郡，統縣七，蒙、城父、銍、山桑、酇、龍亢、蘄、蘄、苦、陳、鄡、谯、茅、向、盟、州、隱、虞、夜、杜注，向，縣，縣西有地名向上，皆畿地理志，河內郡，漢志統縣九，野王、州、懷、平皋、河陽、武涉、沁水、軹、山陽、溫、軹、小洛，故周畿邑，是在皆司州之域，河內之地也，今條正義及諸說，則皇父之都，是河內之向，非龍亢之向矣，河內於東都則近於西周則遠，且父若為四王卿士，何為食采遠地，其為平王時無疑，或曰，周封卿士，安得遠以近地予之，如山甫在樊，蘇公在溫，非皆河內之地乎，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詩曰，司寇蘇公，以及我王國，皆諸侯也，諸侯之國，遠近皆命，非若卿士采邑，必近王室也，且都之與國，固有間矣，曰，樊曰蘇，皆國名，未聞河內有向國也，若謂所謂龍亢之向，又不在河內矣。

傳，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毛傳，仲山甫樊侯。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皇父世為卿士，又握兵柄，曾與司徒蹶妻之黨，惑亂幽王，以致亡國，及至平王，未嘗悉不臣，天子不敢問，下民不敢言，詩人特歷數其罪而切責之，蹶妻以上，數其前日之惡也，抑此以下，數其今日之非也，前憯莫懲，意所謂天變不是畏也，不即我謀，所謂人言不足恤也，曰作，言始自皇父也，曰徹，非命於天子也，不遺一老，有強助諸侯之勢，所以容此跋扈之臣，若幽厲雖衰，威令尚行，未必如此不振也。

當父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師皇父，此卿士或其子孫，疏曰，或是氏父字，傳世稱之，未可知也，或皇父是一人，國語王將嗜芻，亦自古有之也。

外傳，史伯謂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立以為卿士，史蘇亦謂虢石父佞而好利，虢石父，非皇父也。

卿士乃虢石父，非皇父也。

或曰，子謂節南山以下，俱是平王時詩，其下小宛小弁，一刺宣王，一刺幽王，安有平王之詩，而在幽宣之前耶，曰，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失其倫次，名多矣，鄭氏大小雅譜，曰云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小弁、諸詩，漢初師移其第，十月之交亦云，則簡帙錯亂，非本來之舊明矣，節南山一章，安知不在移之之中耶。

或曰，節南山，終南山，終南似宜在岐周地，不應在東都也，曰，詩言南山歷矣，五在豳，二在風，在豳者，周南芣苢是也，以南山為終南，則芣苢有名稱，何不直指而改

曾南山也，又詩曰，我徂東山，曰陟彼北山，曰北山有楊，何以不言東山北山為何名也，蓋詩首南山，猶門言東門，國言南國之和，凡在南者，皆可曰南山也，何必指為終南乎。

君子履盟，諸侯盟之漸也，出此三物，大夫盟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盟詛興而政教壞，命始不行於天下，故詩以是刺，春秋以是貶也。

外傳，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叔向附會之說，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是也。

沔水詩曰，吾友敬矣，蓋言其興，雨無正曰，凡百君子，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小弁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巷伯曰，凡百君子，敬而遠之，小雅言敬，惟此五篇，所以示人處亂別嫌之道，可謂簡而盡矣。

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蓋蓋大東，箋云，梅東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也，賈疏云，鄭意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言東表為近日，以梅東為大東，非與魯頌之詞合矣，遠言大則近言小，又可知矣，諸注謂南平陵縣貫是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鄰封，故言小東大東也。

舟人之子，傳曰，舟楫之人，鄭曰，舟當作周，朱子集傳用毛說，按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姞尊敦，或謂舟為丹，又以為井，黃廣川以為朱鮪，集字舟為古文周字，顧野王釋亦引詩為說，又史伯稱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即為周，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又按外傳，殷姓丹人，則周滅之，章昭注，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舟人見經傳者惟此，姑存以備參考。

傳，騫是雲，承上桑裳衣服，似不必以災為來也。

大東五六七章，刺當時君位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而托之星象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護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曰睆，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非起非止，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為虛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管子、仕皇后未備之前，三妃女爭相與稱曰花，傳言天公織女，織女死，為之著服，蓋是后崩，故知織女為後宮也，此章前後詩俱刺幽王，大東所謂織女，豈即褒姒之類耶，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也，參牛，刺將帥也，注，參牛即河鼓，天文注，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參牛中央大星，占曰，參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參牛為將帥也，不服箱，言其矯悍不可制也，啓明，謂大星，其就曰太白，所謂出星為月食，晚為天妖，東西俱不可也，星八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苗，一曰蓋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昴口，升平三年，月犯昴，占為邊兵，為下犯上，昴必興，驛馬之廟，詩人其先知之矣，昴西有筆，昴北有斗，斗刺后與王也，東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筆十一度，亦謂之天作，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為帝居，天文志曰，一為天君，所命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故知詩云，維斗為后與王也，詩曰，睆兮睆兮，成是南箕，哿云，

子孫之疊也。

抑之四章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豈衛在河朔。密邇北狄。故舉以自儆歟。抑厲王之世。武備不修。將有窺伺關塞之患歟。內修德。則廢之亂不作。外修武。則戲之變不萌。所謂遠猷長告。莫大於此。而奈何聽之藐藐也。

宣德稱干之亂。欲立威以服衆。故討蠻荊。則有六月之詩。征荊蠻。則有采芑之詩。平淮夷。則有江漢之詩。伐徐方。則有常武之詩。豈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耶。幽王狃於先世之威。以爲天下不足復盧。專專荒淫。遂以亡國。實宣王之好戰啓之。故王子晉曰。昔我先王。屬賞幽平。而貧天畿。至於今未弭也。

鎬京之有戎。猶東都之有荊也。宣王封韓侯於方城。欲以制北狄。封申伯於南陽。欲以制荊蠻。其詩曰。於邑於謝。南國是式。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蓋可見矣。然其最失策者。莫如封申之役。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以制諸侯者也。圖切之狩。其地猶在天子畿內。及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失。鎬京之形孤矣。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於戎。申滅於荊。韓滅於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嵩高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故召穆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詩人立言之旨。夫子終雅之篇。深矣哉。

春秋外傳。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竹書。宣七年。錫申伯命。四十一年。王師敗於申。按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王子晉曰。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固姜姓也。左傳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外傳。南有荊蠻申呂。又曰。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千。則申固諸戎也。竹書所謂敗於申。豈即外傳所謂敗於姜氏之戎耶。第年歲不同。千畝又在河西。未必越國犯闕。要亦申侯同姓之戎。敗王而申侯繼之也。即此亦可見申國之強。而宣王封之。爲失策矣。

范宣子曰。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是東遷以後之姜戎。非宣王時之姜戎也。

禘祀之說。先儒紛紛未有定論。以禘給爲一。祖宗並陳。昭穆皆列者。王肅之說也。以后稷配帝。不兼羣廟之主者。趙匡之說也。朱文公。楊信齋。皆是趙說而非王說。然細求之。二者皆不能無疑。王謂合羣廟之主。則魯宜占東向之尊。稷退子孫之位。將以稷爲穆耶。爲昭耶。抑虛昭之位而不居耶。吾不得而知也。趙謂后稷配帝。周頌爲禘祭。樂章歌文王而不歌后稷。不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朱子不得其說。於是以序爲誤。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然則禘祀大典。周人竟無一詩及之耶。按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不易之大典也。合而觀之。可以得禘之說矣。曰。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禮經之明文也。祖文王。則文王即所謂其祖也。曰禘嚳。即禘文王所自出之祖也。推文世系。上溯帝嚳。始爲受命發祥之祖。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詩人已明言之矣。趙氏改大傳其祖爲始祖。故致詩禮互相謬刺。若直以文王爲祖。而配帝嚳所自出之祖。則詩詞禮文。彼此參明。而昭穆之位。亦不必廢其雖處矣。禘嚳則姜嫄合食。文王太姒配食。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或曰。雖既禘。何以不詠嚳而詠文王。曰。此作詩者之旨也。蓋時王則陳先世之功。示艱難之不可忘也。迹離德則道乎舜之賢。頌貽謀之所及遠也。且揆之人情。安有棄其子孫而祖宗不欲此者乎。是詩不及帝嚳。所以頌而嚳者至矣。

禘以祖配。不及武王。蓋考烈考。俱謂文王。而傳謂烈考爲武王。僕矣、武在昭位。不宜居右。且無文母反在武王之右之理。趙氏詩疑。間又據三禮辨。以祭法爲非是。僕之僕者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謀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鄭俱釋右爲助。惟宋子集傳於我將下大右句。謂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而離時則偽如邪說。今按我將觀文王於明堂。明堂之祭。南向。則者上帝。東者文王也。神道配天。所以向明。鬼道非祖。所以受生氣。故曰右。文位上帝之右也。雖配而嚳於宗廟。宗廟之經。東向。東者嚳。北者文王也。穆本向北。文世次在穆。配祖宗則不敢越其序。故亦曰右文位帝嚳之右也。

文位右。太姒從文之位而居右。陰陽之氣也。迎典注。夫人之主處右。貴賤祭儀亦云。夫人版皆設於府者之右是也。韓魏公祭圖。以妣位居考之東。故朱子疑有僕字也。

振振鷺。鷺于飛。陷雪志謂古之君子。思周道之衰。頌音之亡。節歌以疑。存其風流。蓋因淡歌咳朱絃而附會之也。周禮一變而致羽物。蓋樂音和則鷺之飛止適其當。猶君意洽則臣之宴飲。無當於五音。五音弗得弗和。鼓音和則樂之和可知。非專言鼓也。洋水采芹、采藻、采茆。陸佃謂茆取有味。士之於學。能其芳臭。則采芹之旨也。學文則采藻之譽也。知道之味。嗜而學焉。則采茆之譽也。其旨近穿鑿矣。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事。是克濯夷之後。釋菜而宿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釋奠釋菜不舞。詩言不及樂。故知爲釋菜也。禮。釋菜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水錫難老。故知爲宿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祭先聖先師。貴誠不貴物。故曰禮之略也。三者於水泥而不澤取潔己以進。禮先聖先師之義也。故士服有藻。風詩有采藻。皆潔之義也。

周頌之文簡。魯頌之文繁。周頌之文省。周頌多述祖宗之德。魯頌則稱百子之功。周頌因祖考而及文母。魯頌則後言母而先令妻。周頌於武王之克殷。僅一二言。魯頌於僖公之克淮夷。則反覆且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詩體之升降也。

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以禘祫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朱子謂魯之禘祭。以文王爲所出之祖。而周公配之。是也。今按之詩。詩曰。女奭。曰后帝。曰后稷。后帝者、嚳也。此禘之祭也。后稷者、稷也。此郊之祭也。魯之禘郊。與周無異。而謂禘文王而周公配。可乎。且禘郊一也。郊既祀稷而禘。則不祀嚳。此又何禮乎。若魯果用郊禘。曰當祀稷以配天。祀文以配嚳。如詩云云。決非郊用周禮而禘用殷禮也。惟是郊禘別祭。不及周公。則周公更自有即位之祭。一如禘禮。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通考謂明堂位有曰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後案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魯時比計其用郊禘之禮樂。未嘗計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乃立於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僭用天子之制。斯亦得之矣。

詩說三卷

國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由鳳吉士改密雲縣知縣。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制始者也。是書於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多自以己意考證。其大旨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擬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爲文王。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至謂頌皆美刺。義通於雅。則其說未安。考鄭康成注儀禮正歌備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徧。核以經文。無歌後更誦及一歌一誦之節。其周禮替朦職曰。諷誦詩。鄭注謂闇讀之。不依永也。凡歌誦是兩事。如頌誦亦爲兩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謂讀以國策。禮無歸寧之文。調歸寧父母爲無父母遠權之義。考歸寧文見左傳。於禮經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傳。稱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此文當必有所受。昏禮曰。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亦與同席而坐。弟與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許嫁而言。則已嫁而反。是則歸寧之明證。不得曰禮無文矣。然其餘。類皆引據確實。樹義深切。與拘牽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焉。

詩說

陶正靖著

清 常熟陶正靖稼夏著

朱子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禮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先儒又謂時王變周公後，比於先代，故遂守不陳其詩，而其篇序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朱魯無風，朱子既取其說矣，然則宮人女子之作，何緣得流播民間，而太師又何自採而陳之，愚謂二南固正風，然以爲民俗之歌謠，則義無不可通者，以爲正風之始，必歸於后妃，則轉輾緣展而不可通者多矣。若其德化之美，有所自來，固不必以某篇爲宮人作，某篇爲后妃作也。

詩之首關雎，何也。曰，詩發乎情，情莫昵於夫婦，閨門之內，情欲之感，爽其節而害於德者多矣，惟關雎得性情之正，夫子曰，樂不淫，哀不傷，此正風變風所由區別，即刪詩之發凡與序，以爲后妃之德，蓋本其致此之由，則因上之教化所助，至匡衡推初序意，用規切人主，其言乃不盡與詩詞相比附，古之以詩諫者，多取斷章，不必強合也。說詩者以爲正風之始，必屬之文王太姒，而朱子遂定以爲宮人所作，蓋朱子於爲說凡言某人作者，篇中苟無證驗，若寺人豪父之屬，即皆信疑辭，關雎之爲宮人作也，誠確然無疑者耶。

情正，斯職業修，爲聖之次關雎，昭女職也，加之以儆，將之以具，婦順章矣，朱子以爲后妃自作，豈以親

爲之禮，故傅會耶，列爲於中谷，采卷耳於周行，以王后之貴，將其儀而法耶，序知其不可通也，則以爲在父母家所爲，嗟大邦，子，王體亦尊矣，寧皆生家所，恐未可以及其宮闈也，以言告言歸爲道言之詞，何王化之隆，而擷梅多感，貴賤皆同之也。

悅人而冀周行，賢者其當路乎，陟山而馬瘡伏，瘏，疲也，其途乎，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矣，必屬之后妃而推之於姜里征戍之時，又以罍山飲酒，非婦德所宜，即此之言，非皆何其類戾而不可通也，序又以爲求賢審官，如臣下之勤勞云云，豈非王政之漸，牝雞之晨乎，案左氏襄十五年引此詩云，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然則求賢審官之說，其傳有自，但不必以爲后妃之志耳。

鵲巢招招，諸受釐，居上不驕，高而不危，履之綏也宜矣，雅詩亦云，奚奚爲蘭，肄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集傳，君子猶言小君內子也，蓋泥序而爲之說，

古者雖役不踰時，然非年來歸，輒有調飢之歲，而喜其不遠來我，以爲閨怨之辭，不已迂乎，愚謂伐其枚而又伐其肄，以喻王朝蟊賊之咸，日殷月削，枝幹盡傷，生理將盡也，此魴魚所由赬尾也，南有子即指文王言，自其來見而思之，既見而能安集我也，謂之君子，至於父母孔邇，則愛戴之情益切，非但喜其不遠來已，序所謂道化行者以此，若婦人閔其君子云云，則朱子所謂孩人非說而增益之耳，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曰，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何勿思，

對義云，蹟虞樂官師也，豈證云，蹟，文王囿名，虞，虞官也，案詩一發五豝，朱子云，猶言中必疊雙也，此以矜寡武力可耳，以爲仁如蹟虞何與，毛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氏云，戰禽殺之命，仁心之至，非說產近者以詩詞味之，乃是歎美虞人材力之可用如此，蓋亦免置野人之意，而文王能盡天下之才，亦於此可見，所謂樂官師者也。

終風自其莊公，序所謂傷己者得之，以爲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則次章所謂惠然肯來，悠悠我思者，何所思耶，信乎爲後人所增益也，

將仲子以爲淫奔之詞，固非舊說，莊公心許蔡仲而陽拒之，恐亦未然，夫杞也，桑也，檀也，皆良材也，莊公豈以是喻段，若詩人代莊公爲喻，則亦失辭矣，愚謂此叔段所厚善者，以諷止反謀，若枚乘諫吳王比也，不曰叔而曰仲，諱其詞，亦以明有兄也，（春秋諸侯之弟皆曰叔，武姜生莊及段，則段正爲長仲，無論我里，收武爲己邑也，而牆而園，人不由戶，均非正道，將與鄭夫人將啓之之謂也，與鄭則當莊公何地，故曰無折我樹杞，夫莊公者，先君所樹也，與我父母，言父而連及子母也，而諸十武公，公弗許矣，今而背之可乎，亡者固無足惜矣，公子呂之屬未必服也，所謂畏我諸兄也，畏者有君，夫人主之，多言也，所謂事成之後，亦無以自立于天地間者也，然則何以知爲段所厚善者，以三言仲可懷知之也，若非所厚善，何自得其反謀，亦何必作詩諷止哉，

蟋蟀，譬怠荒，非勤娛樂也，今我不樂，月月其除，而而導之，夠然，不可以此樂之從也，思其居，思其外，思其憂，所謂勤儉而有先王之風者如此，大子錄之，以著治國之

周人之樂周公也。曰我其緝熙。德音不瑕而已。棫樸蒸民。何其侈耶。可以觀世變矣。

江漢常武之詩。與六月采芑何異。不得並列於正。何也。曰玁狁侵凌。蠻荆背叛。不得已用師焉。淮南北之夷。雖不式王命。非爲患微矣。考之舊。使番致討可也。勞王師以勤遠略。不亦得已者乎。故篇末皆寓規訓。

烈文一篇。語意嚴重。助祭諸侯。恐不足以當之。蓋謂此殆祭先代佐命之臣與卓於太廟者。因以訓其後嗣焉。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是以長發之末章並及阿衡。而烈文則爲顯奚。若其嚴而溫厚之異致。亦可概見矣。

張氏詩說

張汝霖著

張先生毛鄭異同錄二十二卷詩說一卷都二十三卷通志未著錄阮翁所藏殘本僅七卷驗其板式乃聚珍活字當由印行不廣故流傳遂尠二十年來求全書不可得邇聞義甯龔氏有之龔與阮翁有故異時儻可借得當刻之以存樸學爰先刊其詩說爲息壤焉光緒二十一年三月新建後學陶福履

張氏詩說

武甯　張汝霖　著

周召分聖賢後解

歐陽氏之言曰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繫之周公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繫之召公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爾謹案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夫同爲文王之風而王與諸侯異者其氣象然也其觀感然也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周南不言者互文以著義也歐陽之言夫亦遁暢詩序之旨矣今試以關雎與鵲巢比麟趾與騶吾比羔羊與兔罝比穆李與天桃比甘棠與條肄比小星江汜與樛木螽斯比采蘩采蘋與葛覃芣苢比行露摽梅死麕與漢廣錯薪秣馬比殷雷草蟲之倦君子與卷耳之懷人比氣象之大小觀感之淺深說詩者當有以悟之矣二南之時仁風翔洽周召奉文王之教以教其民此周召之所得爲之也而民之得之有淺深焉此非周召之所得爲之也孔子刪詩各本其舊亦曰此非周召之所得爲之也而不得不分也若曰周召以聖賢分是召南者僅召公之治而非文王之治也豈理也哉知文王一人之治受之者有深淺而文王無可分聖賢者即知周召不必分聖賢矣或曰召南有美召公之詩而周南無之然則召優乎曰此亦其適也美周者有之如皇矣美周雅之事也豳風美周非二南之事也各有所屬美召者無所歸以是爲召也則歸于召南也而又何咨軒輊耶

何彼襛矣篇解

何彼襛矣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王姬之車解者不一一云平王周平王齊侯齊襄公一云齊侯齊僖公一云平王者平正之王齊侯者齊一之侯則並未嘗確指爲何王何侯一云平王謂文王平王者猶魯之言周王也然反復按之均有所未安按春秋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歸桓公也若據此謂齊侯爲襄公則桓公者襄公弟不得云齊侯之子又春秋莊元年王姬歸于齊歸襄公也襄公僖公之子若據此謂齊侯爲僖公則王姬歸齊時襄已即位五年不得仍稱爲齊侯之子又何論雄狐之刺也故茲二說者最不足辨然以爲平正之王齊一之侯而不名何人則又非緱陳家世之體如碩人詩云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梁山詩云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俱明白顯易不若是之渾淪也至謂平王爲文王平王之孫蓋武王之女其說遂大繆不然矣考武王后邑姜左氏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者太公之壻也成王時太公爲齊侯其子于武王相爲甥爾雅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是也齊侯之子于邑姜爲兄姊弟妹之親取姊妹之子爲妻呼姊妹之夫爲舅後世好亂者不敢爲而謂武王使齊侯之子爲之吾固知是說之謬大謬不然也汝雲案顧林亭云成王時齊侯爲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道其子是甥舅爲昏周之盛時必無此事迨成王顧命丁公始見于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弁之女矣此本其說而暢之也然則所謂平王齊侯者將何解所謂王姬下嫁者將何適與曰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其次宜爲滕不得更適齊侯之子然則此詩者直爲王姬下嫁陳胡公而作而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者皆詩人擬之詞如所云俔天之妹亦是言太姒之尊貴譬如上天之有妹此云云者爲揣度王姬謙損之意言不敢自恃帝子之尊但平等子王之孫齊比于侯

之子不卑不亢乃所以爲二南風教之正也鄭氏箋詩往往失之于固卽其訓王姬之車之必爲往試思常棣之華之亦可訓爲往乎吾有以知其不達也若謂序云王姬雖則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則肅雝宜指王姬不宜但指其車是亦不然夫肅肅馬鳴車攻所以頌宣王和鸞雝雝蓼蕭所以美侯度少儀曰和鸞之美肅肅雝雝交衢應節登車有光君子尙之而況于王姬乎

鄭氏昏用中春辨

人倫始于夫婦而制禮重以大昏此之不可以不辨風詩多陳男女之事其詞不一端毛公之傳鄭氏之箋說詩者準焉然而毛公之論昏事主自秋迄春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也鄭氏之論昏事主月用中春周禮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也毛以詩斷詩鄭以經詁經故角立其說而吾以爲寧從毛而棄鄭桃夭之詩毛以爲喻少壯者鄭以爲得年時行露之詩毛以喻懼濡染者鄭以爲拒愆期至摽梅之詩毛以爲興年衰鄭以爲記時過于是自知其與昏用中春之說不合也故前一章創爲女年二十雖夏末大衰之說以通之則昏用孟夏矣次章謂夏向晚迨其今令則昏用中夏矣又自知其與婚用中春之期太遠也故末章又揣爲明年中春相奔不禁之說以通之且自疑其與二南文王之化不合也又創爲行露之拒男以正禮摽梅之夏婚以蕃民之說以通之且大先王制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不早爲所焉遲之又久至于怨曠將興遂以蕃育人民之故半令天下滔滔歸于男女相奔之習恐非先王所以防淫防亂之意也且卽如其言考之于古亦

多未合春秋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夫人姜氏入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杞周有先王之制魯爲守禮之邦未聞昏用仲春也中春之期守之不敢移相奔之風開之弗爲過就令鄭氏自思當亦色沮周禮遲葬歆賢亂康成一代大儒起而正之斯其職矣而乃根據疑文自矜淹博桓靈之天下所以遺然也

毛鄭豳風年表序

先王之年信而有證豈容後人任意增移鄭君之于詩與毛異者惟此篇爲甚以傳箋較之上下牴牾凡有數年然義出古人皆獲傳世疑不敢質謹就二家各爲之表

毛　氏　豳　風　詩　表

成王年十三武王崩明年改元周公攝

家語云武王崩年成王年十三

元年王年十四周公攝管蔡流言公東征作七月

七月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王業之艱難是東征時作七月也按毛意無避居東都事居東卽是東征正義曰王肅述毛以爲周公陳豳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七月也

二年王年十五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

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金縢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大辟也明卽東征誅管叔矣孔傳曰公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三年王年十六周公東征之三年周大夫作破斧周大夫作伐柯秋感風雷迎公歸東人作九罭公既歸勞

歸士周大夫美之作東山

按序云伐柯美周公刺朝廷之不知也正義曰毛意雖與鄭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感風雷之前若得風雷之後王已開悟大夫不當刺王王肅依詩篇序在東山之後謂既歸大夫追刺此曲說也詩序次何必是其舊乎觀於頌而知之矣

四年王年十七周公攝

五年王年十八周公攝

六年王年十九周公攝

七年王年二十周公致政成王周大夫美之作狼跋

按序云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美周公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卒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故周大夫作此美之

鄭　氏　豳　風　詩　表

成王年十歲是年十二月武王崩明年改元

按正義曰書傳略說云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康誥稱孟侯則是年王年十八逆而推之知武王崩年王年十歲也

元年王年十一十二月練祭周公攝

二年王年十二十二月祥祭除周公攝

三年王年十三王已除服周公尙未致政管蔡流言作周公避居東都作七月

按正義曰序云周公遭變卽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爲詩七月之作當在初出之年也

四年王年十四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

五年王年十五周公作鴟鴞貽王

按正義曰書言二年罪人斯得別言于後公乃爲詩

明與罪人斯得別年故知居東三年王年十五時作也

秋王感風雷迎公歸攝政周大夫作伐柯

按箋云朝廷羣臣疑于成王之迎周公故詩人刺之故知伐柯爲敢金縢後作也

周大夫作九罭

按正義曰二章已下說迎之事當在周公歸後作冬管叔以殷畔公東征作破斧

六年王年十六公東征之二年

七年王年十七公東征之三年歸作東山

按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八年王年十八周公制禮作樂

九年王年十九

十年王年二十周公制作成

十一年王年二十一周公致政作狼跋

按箋云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孫遁避此成公之大美是狼跋之作在七年致政時也

釋鴞

爾雅釋鳥鴟鴞鶻鳩郭注鴟類健爲舍人曰鴟鴞一名鶻鳩詩陳風有鴞萃止傳鴞惡聲之鳥也魯頌閟宮翩彼飛鴞傳鴞惡聲之鳥也大雅詹卬爲梟爲鴟傳鴟惡聲之鳥也幽詩鴟鴞傳鴟鴞鶻鳩也說文鴟鴞甯鳩也顧野王玉篇鴟鴞惡鳥捉鳥子而食之者諸所訓皆一物也又爾雅釋鳥桃蟲鷦其雌鴱郭注鷦鷯桃雀俗呼爲巧婦舍人曰此鷦鷯小鳥而生鴟鴞者也字或作鷦陳藏器曰巧婦小于雀在林藪間爲窠窠如小袋玉篇云鴱巧婦也周頌小毖肇允彼桃蟲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爲鴟故俗語云鷦鷯生鴟此所釋又一物也而鄭氏桃蟲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鴟皆惡聲之鳥也按月令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一名鷹鷂是小鳥名巧婦者與題肩初不類也且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鴞亦不類鴞是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也爾雅鳶鳥醜疏云鳶鴟也鷹隼醜疏云謂隼鷂之屬也分言之明二類矣而鄭氏合三者而一之不可解也又陸璣疏鴟鴞云鴟鴞似黃鳥而小喙其尖如錐取茅莠爲窠以麻紩之如刺機然懸著枝上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鶺鴒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曰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鞠雀或曰巧女以鶺鴒爲巧婦是鴟與鷂合而一之矣不可解也按巧婦女匠工雀鞠雀巧女或又曰鷂鴟皆以其作巢之巧名之過贏言其小桑飛言其好飛于桑無從見其爲惡鳥也若以其生鴟鴞鷂鳥遂取名鴟鴞之鶺鴒以名之則田鼠化駕不得名田鼠爲鷂鷹化布穀不得稱布穀爲鷹牛產麒麟不得名麒麟爲牛龍生狻猊不得名狻猊爲龍舜生丹朱不得生章鴞商均亦名章鴞爲舜堯生丹朱不得名丹朱爲堯鴟鴞生鴟明不得名鴟鴞爲鶺鴒也且鶺鴒爲鴟鴞之名鴟鴞爲鷹隼之名二者亦不相類陸氏徵引多名舉幽州人之言以實之豈陸氏未嘗見鴟鴞乎豈陸氏所見之鴟鴞眞小于黃雀乎以所聞昧所見吾恐呼鼠爲璞發鄭賈之笑指鹿爲馬爲趙令所愚耳孔氏于頌小毖正義引方言所說巧婦之名皆與陸疏同獨無幽州人謂之鶺鴒一語是孔原不信陸之此句矣又言箋以鴟與題肩及鴟三者合而爲一其義未詳且鴟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俟後賢是孔亦嘗疑鄭矣而鴟鴞篇正義又取陸氏以鷦鷯爲鶺鴒之說而以鴟鴞爲小鳥何其識之無定耶一鴟鴞而忽大如鷹忽小如桃蟲格物之失遂使周公蒙鴟鴞之比夫子教弟子學詩而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蓋重之也

戴震 纂

朱溪詩經補注卷上

金山 錢熙祚 次丞 輯

嘉善 唐潮 [redacted] 校

戴震 震字東原休寧人乾隆壬午舉人充四庫館纂修官授翰林院檢討主講揚州戴氏遺書曲阜孔繼涵刊行於世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曰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窈窕幽閒也硫云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以淑女之宜為居處 淑善也逑匹也硫次云相求之匹 鄭箋曰摯鷙疾之情則窈窕宜為居處 淑善也逑匹也硫次云相求之匹 鄭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震按箋說非也古字鷙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傳曰摯鷙也是其證春秋傳鄭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鳲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此義之來取鷙者不得如箋所云明矣雎鳩之有別本於其性成是則詩寄意言外斷斷於物但取一端不必泥其類物象謂言也其容幽閒窈窕然雖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德之表[illegible]善窈窕本以容言之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毛傳曰荇接余也 硫呼荇絕菜夏月開黃華流求也寤覺也寐寢也 鄭箋曰左右助也言后妃將侯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硫云案天官庖人凍四豆之頒籩荇菜者以殺[illegible]事故有之 集傳曰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震按參說文引詩作摻木長貌此詩本章曰左右芼之明言為芼非為菹也菹與醢相從者謂豆周禮七菹韭菹菁菹茆菹葵菹芹菹箈菹筍菹是也芼與羹相從賓諸鉶儀禮鉶芼牛羞羊苦豕薇曰雉兔皆有芼是以蘋藻內則曰饐飽酒醴芼羹又曰雉兔皆有芼是也芼之而猶曰左右不必為無方則左右者蓋至近之辭流之言在流水之次有潔禮之美可以當求取耳直以求取訓流則非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鄭箋曰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不周月輒震按思服王肅云服膺思念之是也爾雅悠遠也箋說為后妃求賢女與之供己職右者天子者後內宮之人有數皆不得任賢數求 集傳為宮中之人於文王之妃太姒始至見而美之門本其未得言憂思之深至於如此予繹此詩蓋言必窈窕之淑女乃宜配君子未得其人求之不可不專且至所以明事之當重無過於此者關雎之言夫婦應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歌之薦樂傳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樂之教遠矣非指一人一事為之者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集傳曰采取而擇之也震按采擇取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毛傳曰芼擇也集傳曰芼熟而薦之也震按爾雅芼搴也郭注云謂拔取菜蓋因采之芼之相次比宜其不遠毛詩則以三章之次先求次取次宜為擇故不從爾雅集傳以采已兼擇故用董氏說為熟薦不從

毛詩董氏說見名伯恭讀詩記三說皆緣辭生訓於字之偏旁不能明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亦引此詩而云神獲憂又於詩之前後失次大致說經者就經傳合而不可通於經舉此一字知於字說字者就字傳合而不可通於經舉此一字知訓詁之失傳久矣考之禮羹醢菹芼凡四物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肉謂之羹菜謂之芼菹醢生為之是為豆實芼則消柔之禮注消沿也故菹芼有別芼之言用為鉶芼也

關雎鄭分五章 求賢妃也故其三章曰求之不得難之也難之也者重之也蓋周初作之以為后中之樂燕禮注云徒歌間歌南召南之謂歌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聽鄉以事其君子詩蓋云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教民又謂之燕樂周禮籍師注云燕樂房中之樂亦曰鄉樂升歌笙間之後當上下合而奏之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由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南豳雅頌有專為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慎昏姻之際毛詩篇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史記曰周道缺詩人本之雎鳩關雎作機書曰佩玉鳴鸞關雎刺之齊詩之學亦皆以為諷刺惟毛詩與禮經合齊士能云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書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傳曰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摶黍也力言鶯黃自關而西謂之倉庚自關而東謂之黃鳥郭注云其色黃黑而黃灌木叢木也皆或謂之黃鳥郭注云其色黃黑而黃灌木叢木也皆

嗜和聲之遠聞也声按單長也單字本義說文云長味也故因爲凡長之通稱生民詩曰實單實訏施延也語之轉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毛傳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舍人云是刈刈取之是濩者治之義疏云濩葛以爲絺綌以煮之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於濩故曰煮煮者謂煮爲者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鄭箋曰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焉按莫莫猶藉藉也此因見時服葛在躬而念及治葛之事以見不可厭耳古字毋通用無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毛傳曰言我也師女師也浣煩也私燕服也害何也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鄭箋曰煩煩捫之用功深所孝經字書云澣謂濯之耳集傳曰言辭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震按言與云聲義相通猶且也

葛覃三章　不忘女功也禮后夫人親蠶不親葛蓋當服葛之時猶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知葛事之勤而追風之因以感而思歸寧也周書無逸之訓以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誦以爲戒然則葛覃之義其以視忘女功之勤勞而驕侈是從者孰宜法孰宜戒可知也

宋宋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傳曰宋宋事宋之也疏云言勤事宋宋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韓詩云頃筐欹筐也懷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集傳曰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托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震按宋宋衆多貌詩曰宋宋芣苢又曰蜉蝣之羽衣楚楚又以見其多而易得之物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之上下三章皆懷之之事也周言寘此懷念于周行之上下三章皆懷之之事也周猶徧也遍也行路也行爲行列字之音部旁及而春秋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斷章見意如鄘至之論公侯干城公侯腹心爲一美一刺於詩之本指不然也荀卿書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以明用心者之一志之至也不貳其得詩之意者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傳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孫炎云馬疲不進不能升姑且也人君黃金罍詩叔重五經異義曰制今齊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土以其古毛詩說罍酒器諸臣之所酌人君以黃金爲罍大一石金罍龜曰罍象雲雷之象　永長也震按爾雅釋山云石戴土崔之崔鬼毛詩殆轉寫誤也金者五金之統名罍說文云龜曰酒尊刻畫雲象三章皆承上感念于周行而言陟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酌酒願君子且酌以解其憂勞也鄭箋以爲后妃言使臣以兵役之事勤勞于山險出使而反君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集傳以爲后妃託言欲登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不至於長以爲念云云皆未然與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毛傳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五經異義曰制今齊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爵觚亦五升所以爵不敬古毛詩說觥大七升觶容一斛而盡七升爲過多鄭箋曰觥爵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飲酒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震按觥亦作觵周禮所謂觵撻行禮用之爲罰爵常飲酒則否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毛傳曰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孫炎云馬疲不能進之病也痡病也僕御者也痡盡勞於御車而疲病言馬言僕則君子之勞可知吁憂也爾雅釋山云土戴石爲砠砠字從石以石上見何其盱都人士之詩曰我不見公云何盱矣皆不得見而遠望之意說文盱張目也爾雅盱憂也毛詩於盱字不復釋則皆蒙卷耳傳矣今此詩及傳作吁者後人轉寫之誤耳

卷耳四章　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毛傳曰木下曲曰樛履祿也綏安也葛藟說文云藟分葛藟爲二物以對下文葛藟別指一藤之類當之非也詩言福祿者多矣此獨言福履蓋身之動履無非福祉吉事是謂福履毛鄭詩以上二言喻后妃以恩意下逮衆妾故衆妾得以上附而進御於君下君子則指君集傳以爲衆妾樂后妃之德而綢繆之恐君子之稱不可通于婦人乃云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是與他處樂只君子獨別不然矣詩韻本無從知爲衆妾美后妃所作葛藟之附樛木福履之綏君子賢樛木有以來之君子有以致之也以是言之亦可知詩人之言福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傳曰荒奄也將大也鄭箋曰將猶扶助也震按將害雖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傳曰縈旋也

樛木三章　下美上之詩也毛詩傳義曰樛木后妃遠下也未聞其事

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毛傳曰螽斯蝗也說說衆多也振振仁厚也集傳

曰詵詵和集貌振振盛貌震按螽蟲以股鳴者其類不一斯螽也或曰螽斯或曰斯螽便文協句如蜀蜀斯螽于之類言羽者于其飛之盛見之詵詵衆盛貌與莘莘侄侄侄侄等字義相通振振儀容之盛也毛詩於振振公子振振君子皆曰信厚也于振振皆曰衆貌晉童謠均服振振杜預云盛貌韋昭云威武也緣辭生訓故或名不同毛鄭以宜爾子孫直言后妃集傳以爲亦指螽斯毛鄭是也物以多見其盛人則以多賢爲盛詩之稱美者如是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傳曰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慎也集傳曰薨薨衆飛聲繩繩不絕貌震按毛傳義本陳雅繩亦作繩抑之詩曰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以教令之出不苟則子孫戒慎守之萬民咸奉行之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毛傳曰揖揖會衆也蟄蟄和集也集傳曰蟄蟄亦多意震按毛傳是也古字輯通用揖史記陳丞相世家索隱云集解本作輯又集韻石傳心揖也

螽斯三章　亦下美上也毛詩篇義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傳曰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傳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傳曰蓁蓁至盛貌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桃夭三章　歌於嫁子之詩也家之大善曰宜以美以海兩見之與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毛傳曰肅肅敬也兔罝兎罟也李巡云兎自作網丁丁椓代聲也爾雅疏之謂椓謂之丁李巡云椓擊也赳赳武貌干扞也云干

順所以自蔽扞集傳曰肅肅整飭貌震按毛鄭以肅肅兔罝爲其人之不忘恭敬集傳以爲罝之整飭集傳是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傳曰逵九達之道蔡邕獨斷逵中九交之道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罝三章　美用賢也金吉甫曰按騶虞詩文王舉閎夭泰顛于囿之中授之政西土服見尚賢上第八據金氏說則赳赳武夫追本其往昔所爲而質言之者也於此見舉賢之不遺微賤而得國士良佐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陸璣草木疏云其子治婦人生難震按采采衆多貌薄猶且也采取也有藏之也有之覩其有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毛傳曰掇拾也捋取也震按掇種折之也捋一手持其穗一手捋取之也由前之用在手故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毛傳曰袺扱衽也孫炎云持扱衣上衽扱衽曰襭李巡云扱衣於帶震按婦人之衣連衣裳不別之衽者裳之旁幅也蓋襭貯之而捋其衽或扱諸帶

芣苢三章　言室家之樂以見治化之盛有餘也毛詩篇義曰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以是言之徵之室家和平而知天下和平也故周南王者之風也

韓詩曰芣苢傷夫有疾也薛君章句謂芣苢爲薄漢以采之不已驗君子有感病而子而下歡去於義爲狹

前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永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傳曰喬上竦也思辭也樵行爲永永長也方泭也方言泭謂之桴桴謂之筏孔穎達云泭者以竹木爲之謂之筏是也震按爾雅休蔭也郭注云今俗語呼樹蔭爲休休思或作休息者轉寫之譌韓詩外傳引此作休思疏云蓋求思之文在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顧在篇上疑休求字爲顧二字俱作思周禮職方氏荊州其川江漢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傳曰翹翹猶薪也錯雜也秣穀也說文秣食馬穀也鄭箋曰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說文翹尾長一名翹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凡致禮餼則有穀米所以秣馬震按箋云示有意者謂詩設言以見悅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傳曰蔞草中之翹翹然馬融云蔞蒿也震按周禮注鄭司農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

漢廣三章　言男女之禮教行也故有悅色之情而美是女之不可求民咸知禮義故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毛傳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汝水出大孟山東入淮墳大防也考工記匠人爲溝洫注云防謂田間大道也孫炎云防大堤也枚幹也條枝也爾雅郭注云今人謂樹條爲枚枚幹也說文枚木可爲器用也枚幹者可以全伐之也惄飢意也調朝暮也鄭箋曰惄思也方言惄思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或曰湣凡志而不得通或謂之惄又云凡思之貌或曰惄或曰惄或曰惄或曰惄集傳曰調一作輖輖亟也釋文本云調又作輖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傳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鄭箋曰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毛傳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韓詩作燬燬火也孔穎達云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鄭箋曰興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震按

父母孔邇鄭箋以爲君子仕於亂世當念之而遠離不避勞役號云或不堪勞苦遲役死亡與傳則以爲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余繹此詩以爲之國其民以王室徵役而往時紂政暴虐則或有不免於死亡之憂役作之勞率其小者也然王室之虐遠而父母之邦恩德甚近言邇者對王室遠也上言王室亦以對父母之指侯邦也錄之周南蓋見紂自暴虐而文王典治之國自使民可懷若家之父母不必云孔邇民不父母其君而以目方伯又不然矣

汝墳三章 言君子從役之勞也於此見殷之失民而民之懷其國者實周之治功所被遠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毛傳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振按振振容儀之盛也鄭箋謂公子有似於麟與傳以麟喻文王后妃之仁以趾喻公子箋說是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傳曰定題也說文題額也公姓公同姓與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言生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毛傳曰公族公同祖也

麟趾三章 美公子之賢比於麟也麟之儀表見於趾額角矣公子之賢則見其振振矣

終

金山 錢熙輔 文丞 輯
華亭 朱逢華 新惟 校

呆溪詩經補注卷下

戴震 魯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傳曰鳩尸鳩秸鞠也又名布穀疏云詩之南者鳳俗通以爲重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駟馬稱匹鄭箋曰御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傳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震按古字房通用方卜筮既方方實蓋發於小雅云方房也謂字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兩義漢書由賜御方興謂約云音房讀如方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左傳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杜注云房舍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傳曰盈滿也鄭箋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以媵之以姪娣從於其所適之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集傳曰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 言夫人始嫁之禮也昏禮治化之原也故其禮盛禮猶所以使人知夫婦之正也所以使人修其內德而不敢苟也鵲巢之詩亦尚初作之以爲房中之樂凡樂章或言德或言禮爲彰教也稱美以樂之而人心將不移於惡樂之道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傳曰蘩皤蒿也疏云蘩戎曰白蒿也然則非亦菜也此言沼沚者蒿于其傍采之也下于嗟其曲內，于於也沼池也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王后則行采也之事祭事也如春秋書有事于太廟

鄭箋曰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集傳或曰蘩所以生蠶蘩白蒿也所以生蠶震按頭小正二月榮堇采蘩說曰皆豆實也蘩醬用蒿堇及蘩爲消又有葵菹蓋與蘩爲豆實春秋傳曰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不見于經

采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然則采蘩之爲供祭事明矣蘩不在七菹之數其用未聞毛詩謂公侯夫人執蘩采王后則若采因詩傳會非禮制也爾雅小注曰沚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傳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集傳或曰卽記所謂公桑蠶室也震按毛傳是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毛傳曰被首飾色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饋也鄭箋曰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饋蠶之事疏云諸侯之祭禮亡案特牲夕陳鼎于門外設洗及豆籩鼎于西堂下稍北宗人升自西階視濯及豆籩鼎與主婦諸人助濯非主婦諸人不必盡同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禮記主婦髮鬄注少牢饋食禮云古者或則髮者刑者之髮鬄以被編祭之飾爲飾因名髮爲鬄此謂被髮也祭事卑夫人釋祭服而髮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疏云被之祁祁謂祭祭畢則被之僮僮或鄭引髮鬄與被爲一非祭時所服所在公爲觀濯非正祭之時也若祭服則副矣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集傳或曰公卽所謂公桑也震按箋以上二言指將祭之前下二言指既祭之後蓋舉前後而祭時之顯敬不必言也鄭氏注釋合次與髮鬄爲一被之爲次恐未然也周禮王后之六服三翟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命翟祭羣小祀服闕翟鞠衣告桑事之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像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之首服編次展衣之首服編次鞠衣之首服次長短爲之所謂髮鬄也二字轉注鬄又作髢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翟也下言鬄髮如雲不屑髢也髢曰鬄髮也不用髮爲善義與說文合髮被古字通用然則是詩之被乃所謂髢不在副編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褘衣之首服副弁六珈是矣

也僮僮端直貌鄭鄭同貌蘩卽師古曰蘩卽師古曰蘩卽師古曰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射義曰采蘋者樂循法也謂樂其能循教之體法于是乎祭以成之春秋傳穆叔曰濁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采蘋之詩蓋亦專爲樂章而作者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毛傳曰蔽芾小貌（蔽芾甘棠杜也翦去也伐擊也小也）茇舍也（說文廢舍也引此詩）集傳曰蔽芾盛貌震按蔽芾爲葉之生蔽芾然愛其生長勿損壞之也爾雅曰杜赤棠白者棠又曰杜甘棠與梨山膚榆白枌立文同杜

翟棠甘（方言杜莓也郭注云今俗呼爲通言耤郭注云）而名可轉注杜甘曰棠

梨山生曰傳榆白曰枌毛詩以甘棠爲杜失爾雅之讀也（用此知毛詩故訓據於爾雅爲之爾雅周秦之際經師傳釋詩書者稱說洪濛之詩取之大學稽古錄合康賓卜陽子也合朕陽當訓子我之子賓卜訓問子之子不得錯見一句中孔穎說之子不得錯見一句中孔穎說之虛無之言開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魏虛無皆有開陳餘未詳考之說文載言之間也言之間即開助然則載之言三字乃言之間言爲辭助見于詩易多矣蓋射厭也注云詩曰厭之無射厭未詳蓋當訓厭足飽厭之厭射訓厭猶厭厭之厭此又振希之雜而不倫郊是矣爾雅毛詩學者所宗不可不知其詳然得失也是以附論之）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毛傳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毛傳曰說舍也（方言說舍也宋趙陳魏之鄭箋曰周禮之義曰說舍宜言寫鄭注云）

拜之言拔也震按拔拂士句毛詩說云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甘棠三章　周人之思召公也毛詩篇義曰甘棠美召伯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傳曰厭浥溼意也行道也震按下云速我獄速我訟則在人必有稽口者故先言已無致之之端以起下獄訟之無端而來也鄭箋以首一言爲道中始有

雖指二月中媒取時下二言爲假多露以拒強暴之男禮不足而非時強來案傳以爲女子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又云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傳說之患於詩意皆未然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傳曰速召也獄埆也（盧植云相質歡爭訟者也）鄭箋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于我也室家不足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疏曰知不從常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常若不備男子強來左傳云欲吾犯之妹美公孫蒲聘之矣公孫拜賜又使强委禽焉是也）

者事之實無而疑於有維聽斷者之明察其爲誣耳室家不足言於室家之道闕雖速我獄而情終得自也集傳以爲貞女自訴而言又以室家不足爲禮未備不若箋說之密矣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毛傳曰墉牆也震按亦不女從謂事得直不從其訟辭舊說以爲女自言不從強暴之男則不必繫之速獄下矣

行露三章　美媒訟者之詩也男女之訟貞淫應之禮教首重之韓詩以爲既許嫁矣見一禮不備守死不往其說非也毛詩篇義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未聞其審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毛傳曰羔白也紽數也（疏云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數古者羔絲以英裘不失其制故云羔絲素絲爲組制也）

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鄭箋曰退食爲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爲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震按羔裘豹袪侯視朝之服在朝君臣同服（詩云總裘豹袪侯視之服大夫朝服亦羔裘豹袪與君異耳）傳因此詩以絕其人又云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之患於詩意皆未然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傳曰速召也獄埆也（盧植云相質歡爭訟者也）鄭箋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于我也室家不足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疏曰知不從常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常若不備男子強來左傳云欲吾犯之妹美公孫蒲聘之矣公孫拜賜又使强委禽焉是也）

者事之實無而疑於有維聽斷者之明察其爲誣耳

羔羊三章　美官職修也官民無事政明而頌禱作是故整其服飾容度被有味乎其言之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傳曰縫言縫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震按一說總之施於縫（疏云總謂縫之施諸縫中若今斯總也）其下端餘絲垂爲飾者曰總

羔羊三章　美官職修也官民無事政明而頌禱作是故整其服飾容度被有味乎其言之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紽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傳曰革猶皮也紽繼也（孫炎云紽繼之界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傳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震按一說紽之施於縫（疏云紽施諸縫中若今斯總也）其下端餘絲垂爲飾者曰總

羔羊三章　美官職修也官民無事政明而頌禱作是故整其服飾容度被有味乎其言之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傳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斯此也違去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震按何斯違斯毛鄭以爲君子適居此復轉行去此指在外勤勞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集傳以上斯指君子遠斯言去此所而從役末一首毛鄭謂勤以爲臣之義未得歸集傳謂其早畢事而遑歸集傳是也振振容儀之盛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　感念君子行役而作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傳曰摽落也尚在樹者七鄭箋曰我我當嫁者（疏云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典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庶衆也迨及也集傳曰吉吉日也震按我者代辭鄭箋是

也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年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豈化行之世女宜有此懼邪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歧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曰此爲期盡之法据詩禮證之男子三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晉侯問於士蔿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周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昏姻以時者也禮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制遠後是制晚凡人嫁娶或以賢家或以方幾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賢愚貴賤方類苟比年數而已曠何爲然哉此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或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耳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齔齔齒也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齔十四然後其化成盧辯注云言古者皆二十三十五十六爲婚期之年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舉子書曰首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取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娶不有室女子十五不嫁不有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八子者皆書之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曰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嗣稿之核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昏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奔故謂之奔左傳定姜之母不聘娶曰吾不以妾爲妻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國語句踐欲報吳蓄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學此志在蓄育人民故限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學此志在蓄育人民故限之使遠昏者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仲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遽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殺多士女謂曰殺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豳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公子同歸采蘩夏小正蘩祁祁女心傷悲及公子同歸之二月而衛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同殺止三者蓋要秋之月農事備收昏娶之禮漸與至冰泮已盛行仲春科令少舍猶得台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會不能皆嫁者會許其年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尋嫁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雖爲不備六禮之民科察其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昏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昏娶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夫昏期不使之六禮皆則禮故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辟之罪禁不許少長以爲之期則遡其盛壯之年而失人倫之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既殺禮而不限以時月則男女之論必生以是言之周禮三十二十之期及中春之令照然矣荒政之十曰多昏則又不計其年不限於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即過二十亦未遽爲年衰則知梅落非喻年衰也梅之落蓋喻女子

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物待嫁者之先後是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則其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法之修明民咸知從令與

摽有梅其實三今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傳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傳曰塈取也鄭箋曰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者則有勤塈之憂震拔塈如民之攸塈之塈息也猶文王之民皆樂其有息也庶幾也迨及也謂之者文年期盡禮殺使媒妁通言而行也

摽有梅三章　言治教之行待嫁者之不使過期也

蓋仲春歌于殺禮而嫁者之樂章此歌于期盡而殺禮者也

之嫁非有故不使過二十者治教之不敢忽者也

遭人之倫也毛詩箋義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唐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寅命不同

毛傳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燭四時更見關雎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房謂之鶉火也肅肅疾貌宵夜也征行也實是也鄭箋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燭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受命之敏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衆傳曰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震拔上二言集傳是也下三言毛鄭是也凡安其分者皆安於禮命之實矣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毛傳曰參伐也考工記注云伐屬白虎與參連觜而六星國語注云參在實沈之次昴西陸昴也爾雅大梁昴也西陸昴也釋文云昴一名旄衾被也裯禪被也猶若蓋也鄭箋曰裯牀帳也鄭志答張逸曰今人名帳爲裯諸侯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

如今漢抱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御進之次序（疏云抱帳者爲二人共侍於君有須位帳者妾御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小星二章　言妾之以禮御於君所也尊卑有定而各安其等則內治修矣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傳曰決復入爲汜鄭箋曰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歸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傳曰水枝成渚（韓詩云一曲曰渚）震按既悔則不失相處之常矣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傳曰沱江之別者鄭箋曰嘯蹙口而出聲嘯有所思而爲之既歸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集傳曰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鬱之氣言其悔時也震按以與過一義耳發文以合韻不我過言其絕而遠之如所謂無有過而問者是也其嘯也歌箋說是也凡嘯出於感傷歌則釋然於懷蓋悔而爲之感傷因以釋然也

江有汜三章　妾言其嫡之自悔而作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傳曰郊外曰野苞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言田之獲而分其肉曰茅取潔清也誘道也鄭箋曰疾時無禮而言然震按毛鄭以上二言爲荒政之多昏將之以爲禮下二言爲女子期嫁者風及仲春吉士使媒妁道成昏禮後儒或援誘射以證之恐未然也昏禮摯不用死況詩之卒章正言其不可誘耳集傳直目吉士爲強暴之男是又禮教獨不及於男子而詩人猶加之以美名也蓋獲麕於野白茅可以苞之女子當春有懷吉士宜若可誘之設言

之也苞俗本譌作包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毛傳曰樸樕小木也（又名柳樹）純束猶苞之也鄭箋曰純讀如屯震按樸樕在林薪之易得者麕鹿在野田之易得者純束之以白茅則致其潔清有女比於玉則深其愛悅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毛傳曰舒徐也脫脫舒貌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鄭箋曰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集傳曰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震按此承有女如玉而因言其度之安舒自持有節曾不可犯干也曰我者自人我是女也鄉曲之犬遇非習見者至則吠（猶云無近之也無或使犬怪而吠蓋遠之之知其不可侵）

野有死麕三章　言禮教之典雖里巷之女無可犯

以非禮者也詩辭所涉曰林野曰麕鹿曰尨吠亦以見鄉曲之遠於都邑也或曰詩言女之不可誘固善矣先之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何也曰女之待嫁所願者吉士也士之娶妻所願者有女如玉也誘之之云以其言悔之動於愛悅（愛義曰如飲色然張敞云）而卒能無失乎禮義則風化之所被可知矣此詩歌之善以情見禮義與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毛傳曰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也雝和也鄭箋曰曷何也震按俗本襛旁作禾者轉寫之譌（石經及釋文注疏本皆未誤流文衣部襛字下引此詩）唐棣今之車下李（晉宜陸關輦其園中有李一株）蘇詩謂之鬱移懿語之轉以移爲名（爾雅者之疏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傳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釋曰襛戎戎者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周公爲平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平王）

震按後人以此爲東周之詩附於二南者據春秋兩書王姬歸于齊桓公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桓公十一年（莊王之四年齊桓公之五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桓公十一年（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五年）嫁王姬當是姊妹者侯之子則襄公桓公二者之居一於此矣蘇軾曰按成王之女適其子是謂爲姬周之盛時必無此事蓋成王順命丁公始見於鄭而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嫁之女矣其說非也春秋所書使魯主之者耳（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春秋以後使三公主之稱爲公主）不書者蓋多矣史記桓王平王孫也（太子洩父早死）稱王在位二十三年而此一當莊王四年一當十四年其非桓王姊妹無疑桓王之女則洩父之孫莊王之女則桓王之孫去平王懷矣且其下嫁者一爲襄公一爲桓公皆僖公之子蓋已立爲齊侯五年而後襄王姬桓公已立爲齊侯三年而後襄王姬詩人必不稱爲齊侯之子若毛鄭舊說齊侯丁公也齊侯呂伋見成王順命疏史記云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蓋者疑辭其既老乃還文王及成王之初猶在不得謂非過百年矣成王即位十餘年間安知丁公不已立爲齊侯而武王女至是適其子乎或又謂齊者齊一之義抱康侯之稱則詩中如屬王不稱謚而稱汾王諸侯固無不以國稱者是詩既無確證不必易毛鄭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傳曰伊維也緡綸也

何彼襛矣三章　王姬下嫁也取鼎鼎焉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毛傳曰茁出也（孫云謂草生而茁然出非訓爲出）葭蘆也（李巡云葦初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疏曰多士注云翼翼也易曰王用三驅六前禽也田候云設驅逆之車）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鄭箋曰記獸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獲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疏云不必盡殺今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于嗟者美之也）震按春蒐以除田豕爲

其雪稼也田豕一歲曰豵說文云一歲豬尚養來也二歲曰豝說文云二歲能相把拏也三歲曰豜說文云三歲肩相及者一發五豝毛鄭以爲騶禽之屬集傳謂猶言中必獸變毛鄭是也魯齊韓三家之詩皆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名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考之禮騶趣馬也虞與人也月令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皇甫侃云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爲七騶春秋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爲使訓羣騶知禮杜元凱云六廐六閑之騶又豐氏爲孟氏之御騶孔沖遠云掌鳥之官兼掌御事周官經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據是言之騶與虞田獵必其有事時因而兼言兩官耳東騶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以上之官乎騶虞之微者亦可知射義所云樂官備其謂是與說射義者以五豝喻衆賢才之多似之爲失倫矣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毛傳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則蓬日豕生三曰豜震按曰豝曰豵皆田豕小大之異名

騶虞第二 言春蒐之禮也除田豕也君舉其禮騶御虞人供其職歎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所以美君也壹發者君也雖騶御虞人之微而詩及之則備官又可知也故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

終

詩譜補亡後訂

吳寶學

詩譜補亡後訂題辭

誦詩論當世賴有康成譜序雖宗毛公說頗採齊魯十月四篇詩未嘗從舊部（康成以十月之交四篇爲厲王詩序屬幽王者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如何豳雅頌俱即豳風取豈知楚茨篇實與七月伍當時并訂正訟免後人聚（康成謂豳雅豳頌即在七月一篇之內者因小序以楚茨四詩屬之幽王也）此譜久散亡歐公始緝補其有未盡義槎客更悉數候人列襄世國語說尤古（歐公以曹風候人以下三詩列于頃王之世槎客從馬氏繹史列于襄王之世按襄王十四年晉公子重耳在楚楚成王引書詩曰後己之子不選其類事載國語則此詩在襄王時無疑）當置箋疏前以爲說詩禮海寧俞思謙

鄭氏詩譜舊本三卷有徐整楊太叔裔隱劉炫註宋時皆已遺之歐陽公得殘本於李丹手爲補其亡書亦三卷爾來行本止一卷非特註不可見即正文亦頗多譌闕休寧戴東原先生復爲攷正予得而讀之其疎闕處間亦不免爰從各本重加校定而稍參以鄙見爲詩譜補亡後訂非敢自謂能盡心於鄭氏之學若夫源流之清濁風化之芳臭庶幾或得其梗槩云爾吳寶槎客識

詩譜補亡後訂

海寧　吳寶學

序

詩之興也諱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莫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廢有子遺迺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敍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按陶唐之末中葉疑作夏之中葉公劉序云夏之始衰公劉見逼逐遷於豳蓋太康之後也若正義之說竊所未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處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蓋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即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處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刼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覈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解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按此序或曰宋均作）

歐陽脩曰鄭氏譜序曰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

除皆宣王已後予之舊國起自諸國得封而上於詩止之君旁繫于周以世相當而詩列有方（右繫作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有其下及旁行而攷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鄭柏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繫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按曹詩四篇歐補列篇于惠王三篇于頃王今此句疑有脫誤）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於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為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焉

周南召南譜

周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周南王存九域志引謝作周原呂氏讀詩記及近刻本並作周召）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爲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事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典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被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文王

周南關雎　卷耳　葛覃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武王

召南甘棠　何彼襛矣　采蘩　草蟲（歐刻采蘩在草蟲前似因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而取采蘋采蘩舊在草蟲前之說然此乃齊）

采蘋（次第且歐譜草蟲亦先采蘋故正之）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歐陽脩曰周詩世次依毛鄭說則如此考於實則其失尤多已具予之別論大小論亦然自邶鄘已下或有依毛鄭之說而又失錯者各隨而正之如後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雨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悔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二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夷王厲王共和宣王幽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襄王

頃侯頃侯鄘侯鄘侯武公武公（武公洲吁殺桓公宣公惠公懿公）

懿侯

鄘相衛

鄘相衛右武公

衛莊侯衛桓侯衛宣公衛惠公衛懿公衛文公衛成公衛穆公衛定公衛獻公衛襄公衛出公衛敬公衛悼公衛共伯衛侯鄭衛侯衛侯衛侯

歐陽脩曰據史記年表及衛世家云周武王封康叔於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康伯立（世本作擊伯）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世本作簒伯）卒子頃侯立當夷王時衛之變風始作至襄公凡十二君而有詩者六次於譜自成公以下無詩又二十四君至於君角為秦始皇帝所滅鄘柏舟衛淇奧已解於左惠公歷桓莊釐惠四王之世而詩皆在初年蓋皆惠公幼時之詩也文公歷惠襄二王之世而定之方中乃其即位二年之時故繫於惠王之時

檜鄭譜（詩地理考曰孔氏云鄭譜以所因滅桧之地而國之先譜檜事然後譜鄭繹史析而為二自檜者至北鄭於虢為檜譜次陳譜後初宜王封母弟下為鄭譜次王譜後失鄭氏之舊矣）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初宜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明永懷堂刻本作桓公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昌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咸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鄶藏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懼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毛詩據天詩據無此三字）後三年幽王為西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夷王（厲王）（共和）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

（桓公）（武公）（莊公）（昭公）（厲公）（子儀）（厲公復子儀）（厲公）（文公）

（鄭桓公）（武公）（莊公）（厲公）（文公）（子儀）（襄公）（子嬰）（子亹）（子仲）（子女曰鄭）（子忽）（子突）（子亹）（子婉）（子嬰）（子華）（子儀）（子亹）（子嬰）（子華）（子儀）（子亹）（子嬰）（子華）（子儀）（子亹

平王 桓王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右魏時詩

歐陽脩曰魏無世家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至會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為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會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歐陽脩曰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卒子燮立改為晉侯卒子武侯立卒子成侯立卒子厲侯立卒子靖侯立卒子僖侯亡當宣王時唐之變風始作

按毛詩集解及輝史皆列蟋蟀于共和之時歐補謂變風作于宣王之時故蟋蟀列于宣王然晉世家僖侯在位凡十八年在共和時十四年而宣王時僅四年然蟋蟀詩意誇諱以逸樂為說變又謂有宛其死矣之憂則歐氏以為宣王時是也又據竹書列昭侯今從范處義說繫小子變

凡十三君至于獻公有詩者四次於譜自惠公已下無詩又十九君至于靖公世家作為韓魏趙所滅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與衰亦世有人為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會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歐陽脩曰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非子卒秦侯立卒子公伯立卒子秦仲立當周宣王時命為大夫而變風始作凡十二君至於康公有詩者四次於譜共公已下無詩又二十一君是為始皇帝

陳譜

陳者太皞虞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明詩疏計音孟王應麟曰尚書顧命雍孟諸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祠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歐陽脩曰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卒子申公立卒弟相公立卒申公子孝公立卒子慎公立卒子幽公立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四君至於靈公有詩者五次於譜

月出 澤陂 株林 防有鵲巢 宛邱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月出 澤陂 株林 防有鵲巢 宛邱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下無詩又六君至於湣公而楚惠王滅陳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

按時本及疏本此下有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富於患難凡二十一字乃孔穎達正義語誤入

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惠王 襄王

歐陽脩曰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卒子太伯立卒子仲君立卒子官伯立卒子夷伯立卒弟幽伯立卒弟惠伯立卒子頃侯立卒子成公已義作卒弟繆公立卒子桓公立卒子莊公立卒子釐

公立卒子昭公立當周惠王時曹之變風始作至於共公凡二君有詩次於譜共公（當作文公）已下無詩又十君至於伯陽宋景公滅曹（按歐補候人以下三詩列於頃王即序所謂其詩不知早晚則列於最後者也然攷其公立於惠王末年卒於頃王元年秋其在襄王時三十餘年不應無一詩而在頃王時半歲卻有三詩且如序所云近小人賢刺下民等亦不必定在臨卒之歲月馬氏繹史列三詩於襄世今從之）

幽譜

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為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列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

成王

周公

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按幽風七篇歐補總列為一等其先後則七月一鴟鴞分東山六破斧五東山六狼跋七蓋列伐柯三九罭四破斧五東山六狼跋七蓋列二伐柯三九罭四破斧五東山六狼跋七蓋列二等上七月下破斧上鴟鴞下伐柯上東山下九罭狼跋竊考正義云十五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終以狼跋今皆無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和誤編或者不以作之先後即所不說亦可明言孔作正義時鄭氏圖尚在而云鄭所不言蓋圖亦如今之次第也今之次第毛鄭亦自有說茲姑從之詩次在豳上諸題幽今詩次從之

王譜

按正義云王詩次在豳上諸題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西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平王

采葛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蓷葛藟

桓王

兔爰采葛大車

莊王

五中有麻

小雅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超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按詩地理攷無又字馬氏繹史同）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諸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勢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詩地理攷無之字釋史同）美惡各以其時亦頗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而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又改其目義顧上下刺幽王亦遍矣（又正義作文詩地理攷作又按又上疑脫文字）

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共和宣王幽王

小雅六月采薇出車杕杜大雅文王大明緜棫卷阿民勞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

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車杕杜鹿鳴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莪鴻雁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小明鼓鐘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舝青蠅賓之初筵魚藻采菽角弓菀柳都人士采綠黍苗隰桑白華綿蠻瓠葉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毛詩集解作周公復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按詩地理攷容上衍形字輯史同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子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事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成王

周公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有客 武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於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嘗周惠王襄王時詩地理攷作魯周之而遵伯禽之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事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惠王襄王時詩地理攷作魯周之而遵伯禽之制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脩賢祿士詩地理攷作養士澤史同修泮宮崇禮教十六年正義作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詩地理攷無謀字輯史同公逐伐淮夷二十年正義有僖字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能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舉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勸焉

惠王 莊公 閔公 僖公

明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戎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衰武王伐紂乃以商民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數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成湯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中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文丁 帝乙 帝辛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按歐補三頌皆無問張耀詩本義序曰詩譜無三頌何也譜之作爲分別有異同而後有譜周頌皆作於文王之時魯頌爲二僖公商頌同得於正考父無待於譜而明非缺也大儒者作之體如此不知者以爲是不全之書其知者以爲歐陽氏全書也蓋攷歐陽時世論以昊天有成命爲康王以後之詩故疑爲昭王以後之詩則張氏之說恐亦未盡然今且從焉

補三頌圖於十五國風之次以備參攷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歿六經之道幾熄於戰鬬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遺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殘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起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列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之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不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列行尤易為謬外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凡詩雜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畿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按舊刻誤以晉次曹上今更正）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按舊刻誤以檜次陳後今從文獻通考改次鄭前）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說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原注謂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八百一作二百）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詩圖總序附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康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武之詩四十八篇其二十五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十三篇為小雅十篇為大雅成王之詩四十八篇其九篇為小雅八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於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宣白逃於洛邑號東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孺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幽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幽謂國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作次周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王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絕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邶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為國之大小與其亡詩之時皆失其次說者莫能究焉其外魯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得詩以備三頌者為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選說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以鄭為圖故風雅正變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宜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詩譜拾遺

吳騫　槎客　輯

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 陸氏釋文

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詩風正義

吳徐整詩譜暢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一云名萇 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官 文

譜云天子納燮雅諸侯納燮風其禮同 周南召南正義

譜云刺忽相尋 擊鼓序正義

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繼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 君子陽陽正義 呂氏讀詩記引之

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 蜉蝣釋文

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 由義正義

譜曰武王巡守述職 鴻雁正義

譜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 文王正義

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者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 繼天之命正義

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 同上 因學紀聞引之

譜云魯訂時驗 天作正義 釋文

貢長卿授解延年注曰為阿武令詩譜云齊人 經典敘錄

男壽鼎　南輝　校字

壽暘　嗣臣

詩附記卷一

清　大興翁方綱著

陳啟源據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用魚麗篇序語。班固東都賦。德廣所及。用漢廣篇序語。錢大昕引孟子。謂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用北山篇序語。愚按小雅北山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疏謂經內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憂我父母。是不得養其父母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孔疏此條以序與經文先後相倒者。固不必泥也。然正得因孔疏此條。見此二語實是詩序之串合。詩語益顯。孟子是用序語無疑也。況序云勞於從事。而孟子云勞於王事。正因咸邱蒙引王士王臣句。故緊承王字。必換從爲王。語義乃更明白。此文章一定之理。是孟子此二句實從詩序來之確據矣。豈比尚書危微精一。後人妄謂出道經。文言元者善之長。妄謂同於左傳。大學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妄謂同於關雎之橫生傅會乎。錢氏援據孟子。以見此序在孟子前。足以證詩序是子夏作。豈不較之說儀禮者。執何也問詞之文勢。以斷定喪服傳爲子夏作者。勝之倍萬乎。此則詩序出於子夏。人所共聞。而無一人得其確據。孟子人人盡而習之。而不知其有卜子撰詩序之確證。凡讀詩經者。皆當審諸端者也。

後漢書儒林傳。衛宏敬仲從九江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故論者有謂詩序是衛宏作。又或謂序惟一言。而其餘皆後人所述。然驗詩序之文。其首一句下申述之語。悉與其首句義相貫。決非別有一人所述也。若使別一人所述。則序之專有首句者又何以不加申述乎。沈重謂序是卜子毛公合作。陸德明謂卜子作序。毛公足成之。此二說或可相爲參合。則有卜子之言。毛公述之。抑或有卜子未盡之言。毛公足成之。而衛敬仲之序。在後漢書謂今傳於世。又豈得以今所讀詩序當之乎。

詩卷首題云。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陸氏釋文云。舊本多作故訓。今或作詁。郭注爾雅作釋詁。然孫本皆作釋故。孔疏云。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按孔疏此語甚明白。是毛傳即是大毛公亨所作之詁訓傳也。第毛亨作此傳時。尚未題毛詩之目。至毛萇爲博士。其書大顯於世。然後題以毛詩之目也。釋文序錄亦云。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以授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今所行毛傳。是毛亨所作而萇傳之。無疑也。自後漢書儒林傳稱。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又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七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於是世之學者但知毛萇作傳。而不知毛傳即毛亨之詁訓傳也。然春秋公羊傳。在公羊高時。本僅出於口授。至漢時。其元孫公羊壽始著於竹帛。則今所行公羊傳是公羊壽所撰。而學者亦但知有公羊高。則後漢儒林傳及隋志目爲毛萇作傳者。特以河間博士獻之毛萇耳。毛萇此傳實即毛亨之詁訓傳。且注疏題曰本自明白。即稱毛萇爲毛傳。亦尚無害也。惟是秀水朱氏經義考、既載毛亨詁訓傳三十卷。云佚。又載毛萇詩傳二十九卷。云存。竟將毛氏故訓傳與毛氏傳分爲二事。則貽誤後學之甚者矣。漢書藝文志云。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初未嘗別出毛氏傳也。蓋漢志所云毛詩二十九卷者。是未經毛氏作傳之文。而朱氏誤以爲毛萇之傳。則豈有志反敘毛亨於毛萇後者乎。誤讀漢志。其謬至此。○漢志云。凡詩六家。詳此言六家者。魯、一也。齊后氏、二也。齊孫氏、三也。齊雜記、四也。韓、五也。毛、六也。若果分大小毛公爲二。則是七家矣。

周南

關雎

漢世說詩之書既已不傳。毛傳簡略。至鄭箋。始以左右爲助。而匡衡說詩在鄭前。其述關雎詩義。具稱聞之師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按衡此言雖爲漢成言之。然班氏敘此文。曰勸經學威儀之則。是即爲經訓之明徵矣。班氏在東京之首。於經義必有所據。故其敘易首乾坤、詩首關雎。實美益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云。若果如鄭說。謂后妃求賢女以共己職。則與所敘大倫益降之始義稍隔矣。且毛傳明言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即班氏所敘義也。朱子據王說以說詩。實此經之定說。豈得轉以箋疏疑之。若必執毛鄭說。則首章毛傳既言后妃是幽閒貞專之善女。而何以鄭箋又於次章言助而六

之、三夫人九嬪之屬、是鄭義又在毛說外也、且采蘩采蘋詩中明言公侯之事於以奠之、乃可言宗廟之祭、此次章無祭祀語、何以必言宗廟之祭乎、且鄭箋引左傳怨耦曰仇、而以怨女來指衆妾、又豈可通乎、合諸條詳之、乃知集傳之允當耳、近日朱氏鶴齡、陳氏啟源、皆謂集傳不應舍毛鄭而取臣、孔疏云、鄭唯下二句爲興、是孔疏已明言於毛鄭、章得云舍毛耶、陳云、以婚嫁思服指文王說、尤礙於理、不知此作詩之宮人自言之耳、何嘗指文王哉、又謂文王未娶、不應先有妾、倘又謂若指太王王季舊宮人、又何自而知之、此皆拘泥文義、孟子所謂以文害辭者也、夫宮中之人作是詩、是以此詩爲王化之首、應詩論詩、只如此、得詠歎之義足矣、周代既遠、焉能鑿指爲何等宮人耶、猶之序言關雎后妃之德也、而後人必欲曲辨、以爲當文王時止宜稱妃、不宜稱后、則匡衡所謂太上至尊云者、皆不得以入周南之詁訓矣、所謂固哉高叟爲詩者此也、

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此正釋序哀字、卽論語哀而不傷義也、鄭氏改哀、非是、

首章毛傳、鳥摯而有別、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陸氏釋文、摯、本亦作鷙、音至、春秋昭十七年傳、汁鳩、鳲鳩、王雎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疏引爾雅釋鳥郭注、鵰類、江東呼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鷙而有別、是鷙摯之鳥又能雌雄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也、愚按周禮春官注、亦云摯之言至、則鄭說於義較長、不必執爾正郭注以疑之矣、好、毛如字、鄭呼報反、當從毛義爲長、

鄭箋泥於怨耦曰仇之文、遂謂和好衆妾之怨者、於義太迂曲、不可從也、

首章正言君子好逑、此非后妃不能當也、下二章自以琴瑟鐘鼓一章爲主、然而文字之體有正必有反、是以詩人先於次章作求之不得云云、不必實有之也、蓋不如是極言之、則無以暢琴瑟鐘鼓之盛也、此詩人之要妙、非可語於拘文牽義之士也、

荇菜、毛謂備庶物事宗廟、蓋以所興之物切后妃之職事、義亦可通、孔疏則以天官醢人無荇菜、自爲殷禮、斯亦迂矣、若程說以荇菜興后妃之柔順、則詩無此意也、流訓求者、此當善會、卽朱傳謂順流而取、亦不及、嚴氏詩緝謂於流水以深之、義更周密、芼、毛訓擇、爲是、若以爲菹、則不當言左右矣、歐陽氏詩本義、嚴氏詩緝、皆以首章淑女指太姒、而下二章左右指嬪御、誠有如陳氏所譏者、然亦可見首章淑女好逑、從關雎興義正言之、非太姒不足當也、左右指嬪御、特泥鄭說耳、

葛覃

此詩全在第三章、毛鄭皆誤析前後二歸字爲兩解、是以通體失之、不知言歸之歸字卽歸甯之歸字、若析作兩解、則此一章文義不相貫矣、序云、后妃之本也、語本質實易曉、無待箋疏、疏以爲本性、則迂曲矣、序云在父母家者、朱氏鶴齡謂因末有歸甯父母、特推其始而言之耳、

謝氏枋得曰、貴爲后妃、正位乎內、供織紝豈無嬪嬙、盛服飾豈無文繡、有司者治之、足矣、今也、刈葛爲絺、其事至勞、澣衣濯裳、其事至細、手之而不倦、念之而不忘、豈樂爲褊嗇哉、將化天下以盡婦道也、后妃知本如此、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愚按、此條於序言后妃之本、義最深切、但爲絺爲綌、薄澣害澣、亦非必后妃自爲之也、此則風人之詞、不可執著耳、

序言歸安父母、疏云、卽卒章歸甯也、卒章毛傳云、父母在、則有時歸甯、箋無此訓、然疏申鄭義、亦仍與毛歸甯義同、乃惠氏詩說必謂古無歸甯之禮、以駁毛傳、并疑昏禮昏義不載歸甯之條、何其固也、

首章用韻奇變、集於澣木一句、廉上谷韻、其嗚喈喈一句、廉上妻飛韻、此種隔句叶韻之法、至漢人樂府、猶時有之、乃愈見後二章疊韻而下之和諧耳、

卷耳

荀子解蔽篇曰、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春秋襄十五年左氏傳曰、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注、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疏、詩人述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故嗟歎思之、按此二文、解者雖亦兼引毛傳之說、然左荀在前、則非緣毛說矣、呂氏家塾讀詩記謂下如以經解經、朱子謂序首句得之、餘皆鑿說、蓋以懷人之言親暱、非可施於臣、又以祖行長字、[illegible]以爲未然、懷人二字、後人俱習見唐宋詩家多用於友朋相知之間、故[illegible]此解耶、論語故云懷德懷刑、俱指所慮之事言之、何不可也、我字分章系義、又何必[illegible]所指之事既無可驗、則宜以其訓解最在前者爲質矣、必盡據今日咀玩其文以定其事、非所以言詩也、安在其爲以經解經乎、又按、春秋傳注以周謂徧、疏以爲斷章、亦非也、既云輔佐君子、求賢審官、自當以徧爲義、不當直指國號言之也、假令指國號言之、[illegible]得言彼也、且以官人輔君子、故曰志、若以卽命君子、則意之云乎、豈曰志之云乎、

朱子用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而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孔疏云、與爾雅正相反者、或傳寫誤也、按孔疏所謂傳寫誤者、未知是以毛傳爲誤歟、抑爾雅傳寫誤歟、若云以毛傳爲誤、則說文、釋名、玉篇、廣韻俱云、砠、石戴土也、雅、玉篇、砠、砠二字皆戴、砠、砠與毛傳合、蓋此訓之異義久矣、豈皆未檢爾雅邪、正未可據爾雅以議朱子之誤從毛傳耳、

樛木

君子、指文王、非指后妃、指文王、則后妃之能逮下在其中矣、

螽斯

爾、謂后妃、非指螽斯也、此比興之別、序言不妒忌、亦謂后妃、非指螽斯也、此鄭箋之誤、○朱氏鶴齡謂樛木螽斯皆詩人詠歌之辭、未必衆妾所作、此說是也、

桃夭

毛傳曰、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申之曰、男女年時俱當、然不若朱傳曰、宜者、和順之意、義更圓足、此則室家、家室、家人、雖云變文叶韻、而義亦交徹矣、

兎罝

干城。毛傳干、扞也。爾雅釋言干、扞也。注相扞衛也。春秋成十二年傳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注扞、蔽也。疏赳赳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扞城其民也。此二文皆在毛傳之前矣。鄭箋曰干也城也皆以禦難。疏鄭唯干城爲異也。愚按干盾與城郭爲二事。而舉此二字爲連文可乎。此必宜從毛傳者也。傳又曰及其亂也諸侯貪冒。後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注曰舉詩之正以殺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爲腹心。按此以干城腹心分引於前後二段者蓋借詩言以發抒禦亂之義。雖若析爲二事而實皆舉正以止亂也。歐陽氏泥其詞而曰如鄒至說干城爲美。腹心爲刺。疑當時別自有詩亦爲此語。故今不敢引據。失其指矣。朱氏鶴齡曰赳赳不在椓杙時言之。如集傳解則首二句是賦體。非興矣。此本歐陽義。當從之。

茅苞

朱傳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蓋不以序言婦人樂有子之義爲定解也。然朱子於此篇之序初未駁之。則家室和平自是正意耳。

薄言有之。毛傳有、藏之也。或問首章先言藏。恐非其序。朱子曰首章舉始終。後章遞次序。詩亦有此例。近日高郵王氏念孫曰詩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有、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藏之以歸。大雅瞻卬篇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是有爲取也。此說當爲定論矣。然亦足見毛傳最在諸家前。而訓詁已有不能盡合者。但不得爲後之輕以臆見改毛傳者所藉口耳。

澳廣

休息作休思。釋文已不敢定。然孔疏云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澳上。疑經休息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按孔疏說極當。且据毛傳釋思字在澳上之前。此即毛本經文作不可休思之明證也。其誤作休息。蓋在秦漢以後歟。

汝墳

父母孔邇。集傳亦兼採舊說。然不若指文王爲得其旨也。呂氏讀詩記獨据漢廣張氏解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雖怨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汴散。此說甚有意味。

麟之趾

序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此以編詩之次第見義也。歐陽本義駁之。泥矣。

鵲巢

序言鵲巢夫人之德也。又云夫人德如鳲鳩。乃可以配國君。按此序文雖以德言。而未詳著德之實義。箋云有均壹之德。釋文因之。毛傳不言鳲德。然曹風傳言平均如一。箋言喻人君之德均一於下。昭十七年傳注亦言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義皆足互證也。曹風疏云平均如一。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据此言相傳爲然。則是古訓久矣。歐陽本義以拋爲訓。不可從也。

采蘩

此詩是祭事。非蠶事。無可疑者。朱子集傳於每章下附以蠶事之說。木毋庸也。至被字之制。朱傳不加詳究。則愚見古制實闕有間。似不應指定視濯。此第三章被字。只當云或非正祭之時。鄭括曾說。或非罔時定制。今不敢直斷云爾。若必依鄭箋以爲視濯。則孔疏既云諸侯之祭禮亡。又云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又云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濯。王后不視矣。据此孔疏釋鄭箋所詳列禮文者。上而天子。非王后視濯。下而士。非主婦視濯。乃獨以諸侯祭禮爲夫人視濯。則是諸侯祭禮亡。而鄭氏以臆補之。何可爲訓乎。

蟋蟀

此篇歐陽氏本義之說。已在朱子之前。則非朱傳始駁鄭箋矣。陳氏稽古編乃謂古詩簡貴。不應一事而重複言之。直似未讀全部詩者語耳。箋引易語。可謂支離矣。

采蘋

主注疏者。皆謂毛鄭訓爲教成之祭。陳氏稽古編云。王肅以此詩是大夫妻主祭於夫家之事。孔疏駁之。朱傳不當從之也。愚按毛傳並未指此爲教成之祭。其云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蓋通舉大夫士祭禮耳。何嘗指女子教成之祭乎。其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按禮記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此即毛傳所据也。然毛特舉此文。以見宗室之祭。蘋藻之薦。於女子之祭禮有徵耳。並未嘗明言此篇指教成之祭。故曰必先禮之於宗室。亦祇見女子得預祭禮如此。初何嘗必合醴女一卑與教成一祭而言之耶。乃鄭氏之箋詩。止斤斤焉拘牽禮制。而孔疏從而剖析之。此則鄭孔之自生糾纏。於毛傳無涉。於經無涉也。且卽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而此篇無魚。鄭氏不得其說。遂爲季女不主魚云云。亦可謂多事糾紛矣。亦可見毛傳本是借證女子之祭。而不主於教成一節矣。毛王肅之說。孔疏駁之。謂大夫豈皆爲宗子。獨不思大夫豈無爲宗子者。此不足以駁王說也。新城門人魯嗣光曰。大夫雖不皆爲宗子。然大夫而借其家。則未有宗子而不爲大夫者。故嗣大夫以能保宗廟爲孝。至曾子問所云。庶子爲大夫。乃異姓特起之卿。然其祭也。猶必祭於宗子之家。亦可與此詩宗室之義相證也。又謂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何爲兼言大夫士。此又不知毛傳特通舉言之也。亦未足以駁之也。至謂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則牖下元不必以奧爲訓耳。然主注疏者原當以序爲宗。而序明言大夫妻能循法度。則義已了然矣。乃鄭氏必欲牽及未嫁時事以爲說。實自生葛藤耳。

箋詩考禮。自是二事。如因詩中所有之事。舉禮文以證之。自無不可。然初不必因此而定詁爲某時某地之禮也。卽如毛傳云。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又云。古之將嫁女者。禮之於宗室。皆是因詩所言而旁證之。凡毛傳如此類者甚多。何嘗必指此詩爲某段禮制。而鄭孔輒加以推斷。泥矣。且儀禮昏禮記、止有

父體女，別無教成之祭。昏義疏云，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據此疏文，則教成之祭，告祖廟以教成，豈有其父母不主祭，乃使女子自主祭之禮乎。而何以云季女尸之邪。此又必不可通者也。春秋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澗溪之蘋藻，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注，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此注亦不言是何祭，而孔疏亦以教成之祭解之，同詩疏也。又云，詩言季女，此言季蘭之女云云，以愚度之，此季蘭必是當時實有其人，今不可考矣。若杜孔所說，則凡季女皆可稱季蘭，無此事也。穆叔之語，去古未遠，在當日所引，必是古之實事，正可與詩相證，而注家不能稽也。則說詩者復何傅會之有。

甘棠

蔽芾，毛傳，小貌。歐陽氏駁之云，棠可容人舍憩，則非小矣。故釋蔽爲蔭蔽，芾爲盛貌。然玉篇亦云，蔽芾，小皃。爾正釋言，芾，小也。此古訓相承，自不當以後世文法概之。況召伯舍其下者，亦止憩蔽於其側耳，豈必若後人摘葉爲銘，因樹爲屋哉。駁小義者非是。

行露

禮不足，是正意。失時，則鄭箋衍說矣。

二章三章家字，皆可不入韻。顧氏必以角、屋、獄、足、可轉爲平，亦徒滋枝蔓。二南之篇，先於列國，而其時已有五言八句在一篇之中，且如小球大球、小共大共、來享來王等句，皆在商時，已有此暢達之文，後人可毋以繁簡量時代矣。

甘棠序云，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自不僅指聽訟也，卽召伯聽訟，正與前篇相應耳。鄭箋乃於甘棠篇專謂止舍棠下而聽斷男女之訟，固矣。

羔羊

孔疏引少儀，朝廷曰退，是明鄭箋減膳之非。

美大夫之潔白與容止之自得，謝氏枋得皆以心無愧作言之，此最得詩人之旨。

高郵王引之曰，紽、緎、總，皆數也。五絲爲紽，四紽爲緎，四緎爲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緎，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紽，次言五緎，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宏書，五絲爲繦，倍繦爲升，倍升爲緎（緎今本作緎，此亦作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緷，倍緷爲縱，倍縱爲縱，倍縱爲九縱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縱、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曰十總之布，說文作稷，云布之八十縷爲稷，正與倍紀爲稷之數相合。紽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紽本又作佗。春秋傳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紽，卽西京雜記之繦也。此說當爲定論。

殷其靁

朱傳不從毛序勸以義之解，并不從殷雷取喻號令之解，直謂借所聞雷聲以興起耳。昏傳元雜言實隱隱，感妾心傾耳濟聽非車音，卽從此化出也。所以朱子止說婦人念其君子，亦不云大夫矣。然序既主大夫說，則從南山喻出雲雨之義，本自可通也。至序所謂勸以義者，則朱子初說未始不從之，曰，歸哉歸哉，冀其早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也。愚按，勸以義者，正在莫敢或遑，爲得勸勉行役之實，則勸以義卽在閔其勤勞之內，與傳元詩需感妾心之喻義不同矣。何斯違斯二句，似不應作一氣讀，必以何斯句稍停頓，乃見勤勞是職分當然，而念冀早歸之意似應在所略耳。

摽有梅

疏云，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也。據此，是主昏者之詞，於義爲長。○周官媒氏疏，摽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美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亂思治語，而仍主述女子之情者，何哉。又呂氏引毛云，墮，取也，不待備禮也。按毛傳止云墮取也，其不待備禮，乃疏申毛義語，是推衍之說，非正解也。卽如迨其今句，王氏曰不暇擇吉，此皆文彥之說，呂亦引之，說詩正不當如此。

小星

解經以文義爲先。如小星次章維參與昴，句首加維字，或可云無名之星隨伐留在天也，若其首章三五在東，句首無他字義，則在字緊接小星何疑乎。此則何怪朱傳之不從毛鄭乎。陳氏稽古編、譏駁氏以三五參昴俱指衆妾之非，然駁氏詩緝云，參昴雖大星，然其星不一，亦止可喻媵妾，此正合正義所引夫人之姪娣貴於媵之義也。三五參昴不指夫人，明甚。（史記集解序，參曜，星之隱蔽朝陽之光，喻已淺薄也。按毛傳云小星，衆無名之星，心五曜出在東方，亦能

野有死麕

春秋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厲也、可使無吠、杜注、詩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也、此杜解正與序義相合、乃後人尚有致疑於漢儒擅入者、獨何歟、

三章皆句句有韻、而參差乘除不同、

何彼襛矣

襛、毛云、猶戎戎也、此以襛字專屬唐棣言之、故次章疏云、言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是以華喻華也、說文、襛、衣厚皃、則喻人意亦即在其中矣、箋以王姬之車、之訓往、則唐棣之華、之字又當何訓邪、

李子、緡孫、皆自爲韻、可毋庸以叶論也、顧氏將襛矣二字分作前後二韻、卻自有理、

騶虞

此篇以騶虞題目、射義云樂官備、非斷章取義也、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騶虞定指虞人之官言之、呼此虞人之官、而王政之仁、庶類之蕃、不待言而可見矣、歐陽說當爲定論、

錢氏載曰、乎與虞爲韻、此定說也、一字而前後分叶、無是理也、秦權輿篇同此、

邶

柏舟

此篇依序說仁而不遇、當爲定解、

汎彼柏舟、毛傳、興也、朱傳、比也、雖箋有喻不見用之說、與比義亦合、然細繹之、毛傳云不以濟渡、朱傳云無所依薄、是皆與鄭箋義同、而嚴氏詩緝謂仁人憂國、喻衛國無人維持、此義與隱痛之憂更覺深切也、要之、作興義則二說皆可渾融、不過其中又有淺深耳、作比者不若作興之當、

茹、毛訓度、歐陽訓納、歐陽說是也、戴氏續讀詩記云、茹之爲言受也、鑒之爲物、妍媸畢受、我心匪鑒、言人有善惡、不能納之胷中、時吐其不平、愬之同僚也、

威儀句、以朱傳訓之、似是婦人自度其儀矣、然體孔子閒居、威儀逶逶、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又春秋襄三十一年傳、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此傳雜引諸詩、而總結之曰、君子在位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合而觀之、其非婦人之詩明甚、

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此兼合上下左右國政時事而暢析言之、不嫌其詳盡矣、變風以下、如是者正復不少也、可以審時變、可以究文體、

陳氏啟源、據疏引檀弓何居、謂居宜讀姬、此條可補釋文所未及、不定以爲傳寫訛脫也、顧氏詩本音、乃謂此一句中居諸自爲韻、則覺似不讀注疏者矣、顧氏又云、首章酒字、與綠衣首章衣字、燕燕三章及字、皆可入韻、而發其例於此、愚按、燕燕三章及字、或可算韻、然古人文字偶有參差、人疊者、不必泥也、初何例之有哉、酒衣皆非韻、

綠衣

鄭以綠爲綠者、內司服本是綠、鄭改爲褖、故此箋以綠爲褖也、其實毛傳綠閒色已極明白、何多事爲、

第三章、程子以爲反己之詞、不惟義理之精、且與毛如字相合、不必依鄭音汝也、然鄭箋女汝二字、亦不甚分曉、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者、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玄織、故本於絲也、按、此箋所治爲者以上數句、皆以女如字、而女反亂之云云、則又以女音汝、不知鄭氏主何讀也、程子曰、絲之絲、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此語最爲明白、此女字渾言耳、詩謂女妾上僭之女乎、至朱傳曰、言絲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按、少艾一層、與絲兮義不相關、似此義未穩如此、少艾當以宋程泰之說爲定解、與幼及不同、詳見孟子附記、

絺兮二句、蒙上說字來、正寫不獲我心也、曰無試、曰嘗獲、亦正與易已曷亡噫應、

燕燕

寒、毛訓瘁、陳氏啟源以爲瘝之借、引說文訓靜也、按文選洞簫賦注、瘝、深邃也、此恐竟是傳寫誤爲瘝耳、

朱傳云、以先君之思勉我、以字是倒裝文法、此定解也、若必從孔疏申鄭說、則以字直乏味矣、

許彥周詩話、以此詩爲千古送別詩之祖、愚按末章、義蘊深至、則非後人送別者所能到也、

日月

據朱傳義、則日月終風二篇當在燕燕之前、而終風又在日月之前、揆之文義、自不可易、然朱子亦只論其理如此、非直欲改篇次前後也、顧氏炎武云、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蓋得之矣、朱傳謂呼日月而訴之、此解與鄭箋喻意未嘗不可相貫、非調停之說也、古處、則毛鄭舊說爲是、呂氏謂觀頤人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古不當訓故、愚按、此說非也、即以頤人篇於不見答、義亦止渾含未露、必欲舉此以爲初來即不見答之明證、可毋庸也、漢世之詩、猶以古歡作昔時言之、可相證耳、

俾也可忘、黃氏櫄作憂念少忘、當爲定解、

終風

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箋云、不循禮也、朱子集傳兼用傳箋之義、近日惠氏九經古義云、韓詩作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棟按、術、古文述、薛訓法、非也、士喪禮注、古文述皆作術、高郵宋氏綜初亦引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及隸釋諸碑、術與述古字通用、方綱按、術述二字既云古皆通用、則毛傳鄭箋以循理爲述字訓義、正與薛君訓法相合、而呂記、嚴緝、乃引朱子初說、以不可稱述爲訓、則是術可通述而述不可通術矣、惠氏駁薛君注、毋乃過歟、

王氏念孫曰、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飄、迴風爲飄、此皆通釋詩詞而不及終風、又曰、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此三句專釋此詩之文、而不及終風、因以詩詞終溫且惠、終窶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有談句證之、謂終是語詞、此說極當、其以終訓既、援既和且平明作既字、於義亦通、然謂既終二字語之轉、既已之既轉、

終。猶既盡之既轉爲終也。此雖亦通。而究未知既終二字相轉之說出於何書。近日嗜古之士。如王氏念孫、段氏玉裁者。皆博考形聲之相關。遂用以處處詁經。若終風篇此條。卽作既訓。於義頗可通。然而古訓果有明徵。豈有毛公弗聞者。若果有確據之來處。則雖古注亦當更正。若非確有證據。既終相轉之說卽使義長。究宜闕愼也。此篇終風作語詞。勝舊說什倍。自當從之。而姑闕其疑。既終相轉之解。以俟詳考耳。

日月、終風、序皆以爲州吁時詩。似非無稽之說矣。然核其文義。實爲莊公。非爲州吁。並非相讓朱傳也。卽以顚言則嚔。必如朱傳風霾所襲意。方與比義相協。而顚言則嚔顚言則懷二章結語若自爲關應者。懷字亦仍是鬱結未舒耳。

陳氏啟源謂鄭箋云讀爲不敢嚏咳之嚏。若本來作嚏。鄭何須破字。是鄭氏箋詩時猶作疐。其說似矣。然陸氏釋文固明言鄭作嚏也。且卽使作疐。嚏疐亦皆古隸或體耳。盧氏釋文考證云。崔集注作疐。是六朝舊本皆然。嚏卽疐之異文。愚按。疐卽疐字。嚏卽嚏字。六朝以前每有此或體。不足疑耳。

擊鼓

第三章。朱傳指實事。歐陽氏之說。則虛擬言之。若合後二章看。則歐陽說是。且前二章皆以我字咽住。文義正相接續。

從後二章相承相應。兩个與子。兩个于嗟。反正開合之文也。契闊字、洵字、皆以毛義爲是。

南陔之什

南陔

白華

或謂序說是毛公以意度之。然白華序云孝子之絜白也。朱子以爲此序尤無理。竊所未喻。

華黍

由庚

南有嘉魚

嘉魚。据傳箋只作魚之善者。不作魚名。爲得之。然。宜從王肅說。訓衆意。卒章之興。亦以喻賢者之來爲是。

崇邱

南山有臺

序云。樂得賢也。此與燕饗義未始不可通耳。不知朱子何以必斥其誤也。或又以詩中並無燕飲之辭。以爲專主序說得賢足矣。不必指爲燕饗所用。然卽燕饗用之。亦但取樂只君子仍美賓客而言耳。或又以爲此答嘉魚之辭。亦若說天保之詩以爲報鹿鳴五篇者。則又不必矣。

由儀

箋疏以君子指天子。并以鸞革和鸞指天子之車飾。此固非矣。嚴氏詩緝至謂諸侯答天下之詩。則益失之。此篇定依朱子集傳之解。與春秋昭十二年傳杜注亦正相合。宜兄宜弟。定依蘇氏。指諸侯相睦。鸞革和鸞。定依王氏。謂天子所以好諸侯。呂氏讀詩記引韓奕爲證。是也。

燕笑語兮。集傳訓燕飲。孔燕豈弟。嚴氏亦訓盛燕。皆指燕諸侯之燕。陳氏啟源俱訓爲安。於義皆通。然愚謂此前後二燕字。皆兼有燕樂之義。兼言燕樂。則設燕之義與燕安之義俱可通矣。射義引逸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亦足證是燕諸侯之辭而非指天子之辭也。

湛露

歐陽本義露以夜降之說。最爲精當。鄭箋分同姓異姓之王後之說。固不可從。而陳氏啟源據鳧鷖既燕於宗以證在宗。其說卻是。但不必糾纏同異姓之說爾。

彤弓之什

彤弓

春秋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杜氏注云。藏之以示子孫也。此條正是此詩受藏之注腳。斷無指天子受而藏之以待有功之理。

諸侯能彰獻功。天子褒之。專舉一彤弓之受藏。其一時策勳之厚。紀恩之重。與無忘勤勞之思。偃武不用之意。俱包括在內。此詩人語言之妙也。一朝二字。鄭氏大審。極言此一朝之醻報寵光也。春秋傳所謂以勸報宴。愚謂此疊字特地光顯繪出一朝二字神理。非迹之謂也。

菁菁者莪

長育人材。義主序說。不待言矣。所不同者。正在既見君子二句耳。嚴氏詩緝謂詩中言既見君子者二十有二。或妻見其夫。或國人見賢者。或臣見其君。既見君子之下。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若以樂且有儀爲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下云我心則喜。樂卽喜也。此說是矣。但首章樂且有儀句。於樂字下多出有儀一層。與下三章微有不同。是以朱子亦不得不改作燕飲賓客解。乃於文義直捷易明也。然序說必不可廢。後來如韓文公亦詳申之。卽朱子作白鹿洞賦。亦曰樂菁莪之長育。今既仍依序說。而序言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是序中固明以此二句爲賢才進見君子也。既指賢才進見君子。則樂且有儀。卽指賢人自言其有威儀。於理已不甚順。而何況後三章之我心則喜。我心則休。至錫我百朋。言及受祿之多。斯於語意皆不相稱矣。愚謂既主序說樂育材也。則既見君子二句。必從朱氏鶴齡。指人君樂於得材說。卽鄭箋教學國人。養之以漸。義皆可通。惟以樂字指人君說。則序首句樂育材也。是樂字正義。而其後二句。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蓋樂字推衍之義。不必又因

下二句之樂字坐枝說耳。蓋君子本可通稱。下之見上。固曰見君子。即主之見賓。亦何不可云見君子。詩人材容教育之恩。謂王者見此濟濟之多士。喜樂且具。密儀以接之。此義理文勢俱爲完順。即以鹿鳴示周行之義例之。則嘉賓即此君子也。但此詩主育材言。不得泛指宴飲賓客耳。

錫我百朋。定指朝廷珍重賢才。如獲百朋之惠。載沈載浮。則韓文公曰。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沈浮皆載之云爾。此即鄭箋義也。豈必泥他篇句法作兩字解乎。

六月

王于出征。于、訓曰。此鄭訓也。但首章次章皆言王于出征。豈其連章必皆大書王曰哉。此須善會句法。猶言以王事出征。以王命出征。句法如此而已。其鄭訓曰字之語氣。不必深泥也。凡說詩不得不據依訓詁。文章之意味。則有當活看者。

有嚴有翼。與大雅有馮有翼作有無之有解者不同。此與上句四牡修廣。下句有字。並是形容之意也。毛傳自不誤。而鄭箋以爲有無之有。則失其旨。

共武之服。共字、集傳與供同。此與徐音恭義亦正相通。西嚴氏詩緝引鄭箋。作典字解。則誤讀箋耳。猶之毛傳並未言王自親征。而王肅孔穎達之徒。強傳毛傳。以爲指王自征耳。陳氏啟源辨之。當矣。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朱傳謂大原今陽曲縣。呂記、嚴緝、皆從之。顧氏炎武曰。周禮玁狁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又按明嘉靖時。周斯盛輯山西通志。亦言靜至于大原。據玁狁侵鎬。至于涇陽。非自冀州大原而入。則詩人所云至于大原。指平涼之原州。非冀州之大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集傳偶誤爾。此亦與顧說略同。愚按漢書匈奴傳云。武王居鄗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周道衰。戎狄交侵。至宣王。命將伐之。詩人美大功曰。薄伐玁允。至于大原。蓋事彭彭。姬彼雕方。顏師古注亦云。薄伐、言逐出之。與毛傳鄭箋皆不指某地同也。獨至朱子集傳。始指爲今山西陽曲之大原。或謂山西在陝鎬之北。其或玁狁當日由直北而來。則即追逐至於山西之境。亦未可知。然而小雅本詩明言至於涇陽。則當日玁狁從北來。是從西北來。非從東北來也。況毛傳鄭箋顏師古注皆未嘗確指其地。即如本篇燮鎬及方。此鎬即劉向所謂千里之鎬。非豐鎬之鎬明矣。而必確指其爲陽曲之大原乎。此條王浚儀詩地理考已有明辨矣。今合後章來歸自鎬句證之。則占西涇伐之事。即玁狁內侵之地。其指涇陽北之爲大原無疑。顧氏周氏之說。確不可易。

本章飲至之禮。自是公燕無疑。豈有私與賓友燕而可入此詩者哉。通篇征伐玁狁。自以尚師爲主。而有至末二章始明出吉甫者。以征伐之事歸達於天子也。所以首二章重提王于出征。曰王命。曰天子。詩人可謂善於立言矣。孔穎達至四章始暢言之。既飭義至五章乃終言之。亦見文章節次也。四章於職文自施下方漸說出元戎。而五章始明出吉甫文之得體如此。

征伐正文。只於五章總敘二語。而有嚴有翼。嚴嚴修廣諸義。前後分寫出之。末及燕飲。乃見節奏從容之

至。

采芑

四章之中。言方叔者十句。蓋征蠻之役。方叔專將。與吉甫之兼統諸將者稍有不同。所以此實敍將率之事爲多也。伐鼓淵淵。因承上伐鼓句。振旅闐闐。亦承上鞗旅句。蓋有鞗旅而不克振旅者矣。若非此振旅句。亦收不得通章也。焞焞、仍以吐雷反爲正。顧氏詩本音雖據左傳。然欲與嘽叶。究於音節未合。

車攻

春秋傳曰。成有岐陽之蒐。車攻序云。宣王復古也。又云。復會諸侯於東都。李氏樗以爲復其祖宗之舊。此說是也。孔疏云。對上篇爲復。斯失之矣。

甫草毛傳詳言田獵之儀。疏云。此等似有成文。未知所出。蓋毛所据者古矣。甫草而字。當以毛說爲是。

閑之維則。徒御不驚。箋曰。閑、法也。步挽輦車。此與但訓步卒不同。不驚不盈。則定以朱子集傳爲是。

吉日

次章漆沮之從。天子之所。非以漆沮水旁即天子之所也。蓋虞人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鄭箋甚明也。三章悉率左右。亦當從鄭箋說。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左右、謂驅禽之左右也。惟鄭改驅爲塵。非是。

[illegible]

四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求儒及，而方綱竊味全篇神理，必應如此解而後貫徹，愚豈敢自謂爲異說乎。

庭燎

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此二句義極該備，然美之自是正義，箴則寓於其中耳。箋釋箴義，謂不正群人之官，因謬矣，而後來諸家求其說而不得，又云箴其太早，箴其過勤，箴其始勤終怠，此皆自生枝節，詩中無此意也。古人立言，未有美而不寓箴者，此章本是極意形容問夜之動，則美其能動在此箴，其不能動亦卽在此，故曰因以箴之，並非兩義。

毛傳，央且也。釋文，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經本作旦，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云，經、當作今，此四字是後人校語，注疏本作旦也，或據注疏本以校釋文，故云今本作旦，毛傳本訓央爲且，釋文於未央下歷引毛鄭許王等說，可見作且爲是，正義引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則知王肅妄改毛傳且也爲旦也，而正義注疏本皆誤從之。

沔水

序曰，規宣王也，其所指之事，今不可考，集傳作憂亂之詩，辭屬泛指，而義亦可通，蓋僅言不可忘，則語緩也，言不可弭止，則其事切矣，說言愈宜懲也，讒言則何以防之，敬其可稍弛乎，我友二字，括盡兄弟邦人諸友。

鶴鳴

序曰，誨宣王也，毛鄭申以求賢，自當依之。

韓詩，九皐、九折之澤也，此較鄭箋坎自外數至九之說爲長，惠氏古義云，王充言鶴鳴九折之澤，孫叔敖碑云，牧九罭之利，洪氏隸釋云，澤去水而爲罭，婁氏字原，牧在入聲陌韻，非也，罭卽皋字，馬文淵所謂四下羊也，按惠氏古義以婁機譌作婁壽，今改正。

祈父之什

祈父

鄭箋云，司馬掌祿士，故司士職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鄭所以引司士者，疏申之云，爵祿黜陟由司馬也，箋又云，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據此，則王之爪牙是爲干宿衛之士，與六軍之士不同，朱傳乃以六軍之士解予字，而以鄭箋之義附諸或說，然則天子有征討之役，六師移之，不用六軍之士而誰用乎，自當以鄭箋爲正。

春秋襄十六年傳，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卽此詩，杜注，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按詩義不指百姓說，杜注非也，據賦詩或有斷章取義者，然獻子曰，儻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獻子之言，以從執事爲說，則杜注不但不得詩意，抑且不得傳意矣。（顧氏詩箋引此條，作獻子賦圻父，誤。）

據所底止，釋文，底、之履反，至也，按說文，底从厂，氐聲，職雉切，玉篇，之規切，至也，此字與庭字从广者不同，今本多誤作庭，春秋宣三年傳有所底止，釋文音致。

白駒

首二章，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何也，鄭箋，今於何遊息乎，今何處作嘉客乎，此說是也，釋文，焉、於虔反，又如字，於虔反卽玉篇之於連切，安也，疑也，又如字，卽玉篇之矣連切，廣韻之有乾切，語助也，陳氏啟源曰，箋疏俱不用後音，愚按顏氏家訓音辭篇云，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此條最爲明白，後人詩文皆沿譌用於焉二字作直敍之詞，此字音義遂無證明之者，此有關於文義，亟宜正之。

第三章來字，集傳叶云俱反，此條不可解，或傳寫有譌耳，斷無此字叶人韻者也，至此章爾公爾侯二句，定依呂氏詩說，謂當時在位者悠悠不切，此說甚合，蓋期字內卽寓留賢之意，而當時在位者皆各自逸豫而莫之省顧也，下二句則不得已而爲勉逝之辭，雖若勉賢者之行遁，而意實不能決捨也，其意若謂爾公爾侯皆各自逸豫，則獨賢者獨不可優游自適乎，優游二字，正與逸豫二字神光照射，下二爾字，亦正與上二爾字相爲汗射也，一章之內，四箇爾字，顧盼指點，一彼一此，而刺時之意與惜別之意唱歎不已，此所以爲雅人之深致，而序之言刺亦有實際矣，嚴氏陳氏乃以爲一章內四爾字不相蒙一，何其泥而固也。

其疑四爾字不盡一者，意謂四爾字既皆是爾汝字，則必無一章內上下句各爲爾汝之理，殊不知此爾字雖是爾汝之爾，卻皆當活看，與他處的指爾汝者微有不同，非深於詩義者不知也，爾公爾侯，猶言爾時之公侯，卽對賢人言，猶言爾之主人如此，亦無不可，下二爾字，雖指賢人，亦當活看者，蓋勉其行遁，本非詩人正意，此二爾字，猶言如許之優游，如此之行遁，亦無不可，此二爾字愈活看，則全章無金玉爾音一爾字，乃更見收束切至矣。

慣爾優游，勉爾遁思，其詞則似以優游行遁爲得之，其意則以優游行遁爲未得也，所以此兩箇爾字，皆是半面爾字，至無金玉爾音，乃是爾字正結。

黃鳥

一章中穀穀字不同，穀本从殼从木，穀善从殼从禾，今仮本多誤也，不可與明，毛傳如字，鄭改讀，非也。

我行其野

言歸斯復，斯字毛傳朱傳及箋疏皆無訓解，而集傳通行本作思，呂氏讀詩記亦作思，然呂記所引王氏解說中，則作言歸斯復，蓋正文是因通行本誤也，言歸二字已有思字義，不必又出思字也，斯字決指之詞，定依古本作斯，無疑。

成不以富二句，朱子集傳別主一解，與論語不同，然卻依論語作誠字，論語所引，義固斷章，此詩似未可改用誠字也，然此二句，諸家之說皆若未合，序曰刺宣王也，既不言所刺何事，則此二句必應闕疑，不能遽爲之解。

歐陽本義云、斯干爲考室之辭、語最簡省、近日徐氏文靖据竹書紀年、宣王八年、初考室、云、當毛公之時、竹書未出、而宣王考室、詩序正與之合、

嚴氏詩緝、鎬京臨大水、對終南、故宜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岸、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堅基之厚、如竹之蓋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此說爲是、自傳箋以下諸說皆非也、陳氏啟源乃謂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若首章卽以竹苞松茂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第、不知此特先渾言其美耳、後章則具悉詠之、不相獨也、

無相猶矣、歐陽本義曰、無於他詩皆訓猶爲圖爲謀、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相疑慮耳、鄭又改猶爲瘉、改芋爲無、先儒已知其非矣、愚按、無故猶爲瘉、瘉屬破字、然於義尙無大戾、惟改似字爲巳午之巳、疏家又以巳與午比辰傳會之、則太迂遠矣、周頌以似以續、鄭依毛傳、似作嗣解、而此竟以續乃又不用周頌之文、則鄭氏之改字、直是隨手以意爲之、今尙有爲鄭氏作疏護改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似續妣祖、只言承先而已、歐陽本義云、與宗族兄弟相親好、無疑閒、以共承祖先之世、得保有此宮室、以與族親居處笑語於其中、笑語非一人所獨、必有共之者、卽所言兄及弟也、愚氏曰、厲王之亂、百度廢壞、宮室亦壞、宣王旣以中興王業、乃築宮室以復舊觀、以足見中興之盛、故曰似續妣祖、若境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矣、此二說皆合、又按、先妣後祖者、雖以謂順、亦自可通、然若依鄭箋、妣指姜嫄、祖指祖、此說尤精、蓋厥初姜嫄、周制所獨也、先祖渾言后稷以下、不必專指后稷一人、其意更爲圓足、此句自應主廟祀說、但不必如箋疏苦泥廟制耳、疏云、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宮內築薪廟之室、自嫡同時建之、此說是也、但不得云在已之地、爲廷淵之義耳、又鄭說以三四五章分屬廟寢、皆非也、

芋訓尊大、不若歐陽本義謂增大而新之、正、謂正寢、冥、謂奧隅、牧芋、概言其室之作耳、攸躋、則升之矣、攸宜、則居之矣、攸宜亦恰接下寢興語言次第如此、

無羊

爾字指牧人說、確不可易、嚴氏乃尙沿箋說、云爾宣王、謬甚、卒章占夢之說、朱子云未詳、至附或說、則用橫渠張子義、引周官大司馬郊野建旐、司常州里建旟之文、但周官大司馬云郊野載旐、此則中秋教治兵時旗物之用也、春官司常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此則所謂掌九旗之物以待國事者也、而朱子錯引之、似以郊野爲人數少、州里爲人數多也、陳氏啟源謂司馬司常二處文義本不相倫、不應各取其一以相配、其辨甚當、雖朱子無以易之也、然陳氏謂衆維魚猶言衆哉魚、旐維旗猶言旐與旗、此說義極通、而語焉未詳也、按毛傳云、湊湊、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此渾言旐旗皆以聚衆、漢書藝文志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詳、維虺維蛇、女子之詳、無羊之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旗矣、室家溱溱、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則爲豐年之應、旐旗則爲多盛之象、據此、衆維魚、旐維旗、二維字、特語助之文、與上章熊羆虺蛇四維字相同耳、則衆魚二字皆以占豐、旐旗二字皆以占衆也、又說文旐字下云、所以進士衆、旗、衆也、此於無字下特訓衆也、則古訓旗爲衆、義其來已久、徐鍇說文繫傳、旗衆也之下卽引詩曰、旐維旗矣、旗、衆也、是旗衆也之文、根上所以進士衆言之、故訓旗爲衆、原非必物衆多皆以旐爲訓也、說文此條實卽此經之確證耳、

衆維魚矣、毛無傳、實維豐年句毛傳云、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据此、可見詩人自言魚之衆耳、非以衆字指人也、惟鄭箋以衆指人說、甚至云衆人相與捕魚、其說過迂、是以朱傳從而救正之、至有人變爲魚、旐變爲旐之說、其實毛傳義已極簡括矣、衆維魚衆字、卽言魚之蕃庶、豈必其上下句法排比對偶之相配乎、

節南山

此篇以李氏樗之解爲長、不敢戲談、謂其言非戲、實其國將亡也、有實其猗實字、與對材言者不同、實、卽謂草木也、猗、長也、言南山生物而草木無不茂也、不弔昊天、引春秋襄十三年傳注曰、不爲昊天所恤、則不弔爲不恤明甚、惟李氏以弗躬弗親、不自爲政、皆指天子言、則未安、陳氏啟源云、詩刺王委任尹氏、方嫉尹之擅權、豈反教以躬親問察哉、此說似是而非也、夫尹氏職爲大師、其位其職、本應代王躬親庶政者也、其人之不平、固其自蹈於惡、然以職位言之、則原廟自爲政耳、一不躬親、而罔君子、任小人、靡姻亞、以致惡怒、以勞百姓、無論不究矣、其曰君子如屈、屈、至也、卽躬親爲政之謂也、君子如屈、君子如夷、此二君子、以位言之、勿罔君子、則對小人言之、此當從嚴緝也、夷字、則君子如夷之夷、自是正言之、旣夷旣懌、自是就彼言之、言各有當、不必期於畫一也、不德其心、式訛爾心、二心字宜依嚴氏、俱指王說、

正月

通篇反復歔欷、皆自寫其憂心、而其中實以小心爲骨、有倫有脊、永懷屢顧、皆小心中語也、夫徒言憂而不知小心者、非知道者也、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瞻彼中林、侯薪侯蒸、皆以鄭箋說爲長、其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其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此等語來審當時情事如何、豈能以後人情辭臆度之乎、凡詩人自抒隱曲之語、非其顯白易曉者、皆當得其大意而闕所不知、庶無失耳、卽如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有侮二字、自必當日實有所指之事、而讀者奚從鑿指之耶、亦只得其大意而已、

卽以字義訓釋而言、亦必應審其來處、如憂心愈愈、毛傳、愈愈、憂懼也、此句是古經師相承之訓詁、而朱子傳改云、愈愈益甚之意、則是就後人文義以改古人訓詁矣、宋儒明於義理而不師古訓、多此類也、又如彼求我、則此當引公羊傳語證之、桓八年公羊傳、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公羊此語、亦必有古訓相承者、而注疏家皆未能破解耳、

仇仇、毛云、猶謷謷也、爾疋釋訓、仇仇、敖敖、傲也、釋文、仇仇、無倫理之貌、謷謷、衆口毀人之貌、按、此古訓、自當從之、此仇仇是口毀之義、與訛言莠言亦正可相證也、呂氏詩記、於予聖章引孔叢子一條、亦傳、亦載、潛雖伏矣章引文中子一條、皆足相證、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集傳云、無韻、未詳、然顧氏詩本音、以酒殽二字自相叶韻、此說是也、至於局蹐二字雖不同韻、然以後來典籍所傳、未有相叶之明證、遂斷定古讀之必不相叶、亦未能也、顧氏所引李因篤之說、謂局轉去聲音具、與厚字叶、則必不可通、

哿矣、哿訓可、非猶可僅可之義、乃快慰之義、高鄭王氏援玉篇哿嘉也、爲證、是矣、雨無正篇同此、

十月之交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鄭箋曰、當爲刺厲王、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徐氏管城碩記曰、據竹書紀年、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則是幽六年日食之時、猶是番爲司徒也、序以爲刺幽王、是也、李迥仲集解引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此說正相合、

朔月辛卯、諸本皆作朔日、惟嚴氏詩緝作朔月、按之文義、似乎朔月朔日皆可通、然十月之交交字、謂日月交會也、則之交二字不承月字言矣、若使作兩月晦朔之交解、則當如七八月之交、九十月之交、文法乃順、不當專舉十月也、惟其交字是日月躔度之交、則上一句方提唱此時日月之交會、而下一句正承月字、所以必言朔月而非朔日也、朔日望日、特後人紀敘之文法耳、玉藻云、朔月大牢、朔月少牢、正與論語吉月文法相合、此定當以朔月爲是、

皇父卿士、嚴氏緝引春秋隱三年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注云、王卿之執政者、此說爲是、

家伯維宰、今坊本皆作冢宰、按之文義、雖宰字原指冢宰、似亦可通、然以文勢接之、皇父卿士句、與仲允膳夫、棸子內史、及末句、凡四句、皆無維字、番維司徒句、與家伯膳稱四句、皆有維字、則家伯維宰句、冢字之誤無疑矣、今俗塾講章謂朱傳依鄭箋作冢宰、不知朱子集傳原本作維、不作冢也、且鄭箋亦未嘗作冢宰、疏引鄭以爲冢宰者、乃言鄭訓此句之義如此、非謂鄭以經句作冢耳、

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此則是噫發歎聲之噫字、非抑字接上轉下之抑也、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乃是接上轉下之抑、而今誤作歎聲之噫耳、此小雅篇抑此皇父、則正是噫歎聲之噫、若但作發語辭之抑、則又非、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箋說爲是、不必指從皇父之役、

四方有羨、民莫不逸、李氏樗謂當活看、甚是、但末句之我友則必有所指、不可漫斷者矣、

雨無正

雨無正名篇之義、如嚴氏詩緝得其大意足矣、朱氏鶴齡欲依朱說、增入韓詩篇首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而分此章爲二章、章六句者、非是、徐氏文靖又謂雨無二字爲篇名、正字屬下句讀者、尤非、

首章第五句、依疏作昊爲是、顧氏詩本音曰、唐石經依鄭箋作昊、此章上文及下章並云昊天、則作昊爲是、其作旻者、因大雅召旻之文而誤也、愚按、此說是矣、然下篇小旻卽有旻天疾威之文、豈必遠引大雅之召旻乎、

噫嘻則答、譖言則退、朱傳與毛鄭解不同、卽鄭箋亦與毛傳不同、然鄭箋朱傳解雖異、而皆以此二句指

臣言之、毛傳曰、以言進退人也、疏申之曰、王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聞則聽答而受之、若有讒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此則二句指王言之、愚按、朱子之意、似以此二句旣承上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則應指臣、不應指王也、然合通章讀之、似以指王爲是、傳疏之說、當爲定解、蓋聽言則答、是好信淺近也、譖言則退、是用讒佞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只對上曾我暬御、僭僭日瘁言之、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本皆作訊、陸釋文音信、鄭箋云、訊、告也、然徐邈音息悴反、顧氏詩本音云、此當作譖、與陳風墓門同、顧氏注當爲定說也、且與墓門篇皆當從譖、而此末句仍指王言之稱、下章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此三句卽由譖退之義而申況之也、再下一章、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仍由譖退而反復說之、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仍由聽答而反復說之、其實一義也、

匪舌是出、維躬是瘁二句、只是妙繪形容其不能言耳、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亦只妙繪形容其能言耳、

一篇七章、總以辟言不信、正大夫離居二句、爲題目綱索也、

詩附記卷二

小雅

小旻之什

小旻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二句、如蘇氏說、是以天威警王、與下文作反激語、如傳疏及集傳、則是正說、與下連爲一義、蘇說非也、至次章謀猶回遹、亦不若一義直下爲是、

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集傳引韓詩作就、而又云叶疾救反、則仍未改字也、王應麟直以爲從韓詩作就、

熊朋來亦以爲當從就、皆與毛義相證、今依朱子叶音、則二說具合耳、

如匪行邁謀、惠氏引左傳襄八年、子駟引此詩、杜注、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顧氏炎武云、案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則杜解爲長、棟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襄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又荀子勸學篇詩云、匪交匪紓、天子所予、今采菽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順說、方綱接匪彼聲相近、杜註之說、以本篇如彼築室于道謀例之、足矣、更不須遠引也、此句毛無傳、自鄭箋作不行而坐圖說、後儒皆因之、然杜註之義實合於詩本旨也、

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三篇、皆以禍亂言之、獨此篇就謀猶言之、則益爲覈實矣、豈得謂諸事小於前篇

耶。至謂四篇是一人作。尤無所據。

小旻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非之。謂是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然於次章云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爲說。則朱子說此詩。亦未嘗不推本於刺王也。首章有懷二人。必宜依朱傳。謂父母也。斷無指文王武王之理。至第三章式穀似之。以爲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則太泥矣。

握粟出卜。嚴氏引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見古以粟問卜也。索隱曰。精者、卜求神之米也。裘圃引離騷。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

此詩取喻螟蛉。與哀岸獄。當時情事。有不可得而詳者。不能曲爲臆解。亦只得其大義耳。

刺王畏亂。皆以所寓之旨言之。然深味篇中。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純孝之思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精勤之業也。溫溫恭人。惴惴小心。敬慎之實也。朱子所謂明白懇至者。其在斯乎。

小弁

八章痛心疾首。全在維其忍之一句聲消氣盡。

說文。柁、落也。从木。也聲。池爾切。玉篇。柁、直紙切。引詩析薪柁矣。謂隨其理也。釋文作拖。敕氏反。觀其理也。玉篇用毛傳解。釋文用鄭箋解。其義則同也。鄭箋。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嚴氏詩緝曰。左傳。諸戎掎之。註云。掎其足。是從後牽也。今伐木者。斧其前。乃以繩索繫其末。從後牽而倒之。故云伐木掎矣。木附著於本根。伐木者牽拽之以倒其木。使離絕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柁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爲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爲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彼離絕人之父子者。爲有罪。王乃捨之不問。而反黜逐我。令之他所。此說於文義爲得之。

巧言

曰父母且。且字毛傳無訓。蓋語助。不待訓也。釋文云。協句應爾。是也。乃又云。箋意宜七也反。則陸氏固未有所適從耳。

諸始既涵。諸本皆作僭。惟呂氏詩記作譖。側蔭反。然亦不言所本。而仍引鄭箋不信也。陳氏啓源云。从人从言皆可。愚按。說文。譖、愬也。又曰。讒、譖也。玉篇。譖、讒也。譖讒同意相受。則呂氏本作譖。即下句信讒讒字也。但涵與信有輕重淺深耳。毛傳云。數也。此即譖之訓矣。釋文。毛側蔭反。亦可證也。

釋文。涵、韓詩作減。減、少也。惠氏古義云。此薛君以爲減少。非也。古咸字作減。春秋傳。咸黜不端。咸一作減。說文。涵、水澤多也。毛訓涵爲容。蓋義與函同。函與咸通用也。據此。仍以傳箋爲長耳。

匪其止共。嚴緝亦用韓詩作恭之義。蓋言不足奉承於王。適足以病王耳。止字不必過泥。與止於敬之止不同。

第四章以廢廟大猷唱起者。豈有如此重大之語以引起下四句讒人之心哉。此則上四句本是爲王指陳道法而言。特語勢有逆順耳。序所以云刺王也。若但如朱傳。將上四句順口唱過。則似覺輕重倒置矣。歐陽氏又移易章次。亦非是。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疏謂往來可行之言。必心焉思數而出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讀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正與心焉數之相對。此說是也。惟行言作可行之言。不若朱傳從歐陽子作行路之言爲是。

舉勇本非善也。然爲亂者必其恃有勇力以爲之。今此人素無勇力。而但專爲亂階耳。既微且尰。皆當日有所指之實事。

何人斯

反側二字。括盡通篇之義。

此篇言逝梁者三。逝陳者一。在當時必實有所指之事。而今不可臆知也。

自北自南。是承上句飄風作形容比擬語。

云何盱。盱訓病。俾我祗也。祗訓安。俱從鄭說爲是。否難知也。否是亦以鄭說爲長。

巷伯

詩無巷伯字。而篇以此名。自是寺人孟子所作詩而名之也。內小臣與寺人在周官本是二職。然鄭箋已云寺人內小臣也。不始於朱傳矣。陳氏啓源誤以爲始自朱傳。且譏宋儒說詩以寺人與巷伯爲一人之失據。然鄭箋於寺人巷伯則分之。於寺人內小臣則合之。未見陳氏糾正之甚矣。近來博古之徒好駁宋儒不敢輕議鄭說之爲陋習也。然此篇實因寺人孟子而題其篇曰巷伯耳。巷伯字既不見於本詩。又不見周官。其爲內奄之通稱邪。抑詩家流傳別有自邪。皆不可臆知矣。

陳氏啓源謂班掾比史。遷於巷伯。特以同是奄者。皆有傷悼之詞。故以爲比。非謂遭讒而被宮也。此說良是。然朱子嘗載楊氏說。或亦未定之論耳。而毛傳於次章詳敍顏叔子擃屋事。擃从手。或从木。非。不知何故。陳氏啓源乃謂朱子因此立說。則又非矣。

六章彼譖人者二句。朱傳有或曰衍文之說。然其實到此章重與提掇。極其淋漓痛切。未必是衍文也。且諸章句法本自錯綜出之。豈以第六章獨八句爲異乎。

谷風

爾疋釋天。東風謂之谷風。故箋云習習和調之貌。曾東皆補亡詩。輯輯和風。李善注引毛詩習習。輯與習同。毛萇曰。習習、和舒之貌。此爲生長之風。無可疑者。而嚴氏詩緝於邶風小雅皆以大谷之風爲訓。蓋不喪於典矣。

釋天。焚輪謂之頹。註。暴風從上下。此則言暴風也。毛傳云。風薄相扶而上。疏云。頹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乃并力相扶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嚴氏誤讀傳文。以頹爲相扶而上。涉於義。非也。然首章風及雨雖相感。次章風及頹雖曰相扶。而究是谷風之變應如此。是朋友之資益。每於所遇之變徵

之。則嚴氏所云喻事變之義。雖不可以訓谷風。而未嘗不可取訓於風及雨風及頹也。至於卒章草死木萎。又以其事變之甚者言之。若維山崔嵬。在草死木萎之上。而承谷風之下。則在詩人必有意中所指之境。所喻之況。未可以訓詁家之臆見度之。愚於此等處。每以闕疑爲主也。若自古先儒之說。或以山崔嵬爲谷風所被者廣。或以山巔非草木所宜。又增入盛夏長養之義。愚皆未敢質言也。若必句句盡求得詩人之本意。則末二句之無韻可叶。又當何以爲解。

蓼莪

爾正釋草。蘩之醜。秋爲蒿。註。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又曰。蘩、皤蒿。蒿、菣。蔚、牡菣。据此。菣即蒿之異名。蔚則牡蒿也。嚴氏詩緝。蘩蒿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則皆爲蒿也。言我始生香美可食。至秋則麤不可食。以自喻其身長大乃爲無用之惡子。次章又舉蔚以言蒿之麤大耳。此於取喻甚當。乃陳氏啓源反取鄭箋心不精識之說。可謂固矣。

緜蠻相資以汲水。盛言之。嚴氏說是也。鮮民亦以嚴解爲是。句句自問。字字拊膺。沈痛之至也。

欲報之德。鄭箋之、猶是也。此說甚是。蓋報德之云。談何容易。至於父母如此之德。而欲言報。與若昊天之罔極耳。此一之字。仰望崇高。聲淚俱盡也。今解作報之以德。非也。

大東

此篇歐陽氏嚴氏各以己意移易章次。皆非也。歐陽又譏毛鄭分雖則七襄以下爲別章。失其義類。其歐陽子不識重章共述之義耶。嚴氏改爲六章。乃尤失之。

困役傷財。惟服食器用皆寓焉。故以璇璣起興也。箋疏指施予之厚。歐陽指譚人豐足。朱傳又以二則字實下。此三說者。愚皆未敢信然。

小東大東。箋疏言賦斂之多少。自不若朱傳指大小之國。於文義爲順。且於疏謂言東以廣之者也相證也。魯頌遂荒大東。獨非以地言乎。○疏謂東以廣之。於序義最合。然下章東人之子傳云。東人、譚人也。則僅言東人。仍指譚國耳。故此章以小東大東概言之。而後其義括矣。此所謂言東以廣之也。

穫、毛訓刈。自是正解。釋文曰。鄭落木名字。則宜作木旁。据此言依鄭說則字宜作木旁。是可見經文之非木旁明矣。役困民勞之義。二章三章。唱歎盡矣。故第四章將東西人子對言之。究言之。而役困民勞之義乃極完足耳。舟人私人逐一指陳。則情狀暢析矣。上句只概言東人。與西人相對說。未嘗明說譚人。則西人亦不明說某地之人。乃與東人詞順也。此下則舟楫之人。私家之人。亦各就一事指陳之。而鄭獨謂舟當作周。此處忽明出周字。是何文理。陳氏啓源乃欲据家書以證之。豈有是乎。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四句大意總言其不均不稱耳。毛傳云。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歐陽云。言當飲漿者今則飲酒。朱傳云。東人或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李氏樗云。或醉以酒言。小人之得志。或不以漿言。君子之不得任用。此諸家說。揆之本義。皆未甚肖也。下章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雖與此章意義不同。但亦不過謂不能斟酌勻稱耳。凡此等處。得其大意可矣。

報章。傳云。反報成章。蓋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反報成章。此織女之星。名雖曰織。不成報章。徒有其名耳。此義甚當。不必如集傳以報我言也。

五六七章取興天象。以喻王朝官司虛列而無實用。讓當時在位者之曠職。致賦役不均平也。至文之縱蕩奇橫。開後來盧仝月蝕、韓愈陸渾山火諸作之體。極雅音之變矣。維北有斗。高郵王氏謂南斗在箕之北。此本孔疏。當爲定說。

四月

春秋文十三年傳。季文子賦四月。註。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疏云。四月、大夫行役之怨詩也。言己四月初夏而至。六月徂暑矣。寒暑易節。尚不得歸。我之先祖匪人乎。王者何當施忍於我。不使得祭祀也。又孔叢子記孔子曰。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以此證之。王肅述毛。非無所本矣。孔疏此條。乃獨異於疏杜注者。豈非過求其解。以辭害意耶。朱氏鶴齡、陳氏啓源。皆据本詩滔滔江漢。謂是大夫行役南國。斯蓋得之。

百卉具腓。在秋日言之。則倍加警策。在冬日言之。則呆實矣。疏尚未喻此意。

春秋宣十二年傳。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注。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本詩疏內亦云。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戴震曰。此猶未得語意。王介甫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此句朱子集傳本文仍作爰字。下注云。家語作奚。蓋朱子雖從奚爲訓。而於原文爰字未嘗改也。今坊本刪去家語作奚四字。直改經文作奚。非朱傳原文也。

北山之什

北山

旅力。旅或訓衆。或訓陳。或訓與。皆同。此三說者。以陳力爲是。呂氏詩記引後漢傳。毅詩。哀我經營。旅力謂及。注。旅、陳也。嚴氏詩緝。謂陳力方國。則不詞矣。按文義。方剛與靡及皆順承陳義說。何得謂不詞乎。且傳毅之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勤。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此詩正與書秦誓之旅力既愆。詩北山之旅力方剛。文義足相互證也。章懷在唐初。其注必有所本。況於詩書訓義皆合。自當從之。

朱氏鶴齡云。讀後三章。知當時以役使不均不得養父母者。非獨賦此詩之一人也。愚按。此章我從事獨賢一句五言。正與其後三章之十二句皆五言者相應。而前一獨字。亦正與後十二或字相應也。

無將大車

序曰。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諧害。自悔與小人並。將、猶扶進也。嚴氏詩緝曰。君子推挽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於君子。如人推挽大車。大車既進。則蠹汚於人。故君子悔之也。呂氏詩記引荀子大略篇。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陳氏啓源亦謂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据此。知序義爲正也。

顧氏詩本音。宋劉彝曰。疷、當作疵。病也。音民。按唐石經此字作疵。从氏。唐人避太宗諱。凡字从民者省爲

氏。今人書昏爲昏。猶其遺法也。張參五經文字聽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从氏。凡詆昏之類皆从氏。又氓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甿。是其例也。後人不解。遂以爲白華俾我疷兮之疷。或乃於氏下又添一畫而讀爲低。則誤之甚矣。按說文亦本無疷字。元戴侗曰。疷、武巾反。又添上聲。亦作瘨。桑柔。多我覯瘨。卽此字也。按書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石經作泯。而趙宧光讀之爲直尼切。曰。泯、著也。此與無將大車之疷何異哉。據此。則此字从民从氏皆讀民音也。陸氏釋文音都禮反。則其沿誤久矣。

小明

序曰。大夫悔仕於亂世也。詩言自詒伊戚。卽悔意也。朱氏通義曰。此詩乃西征大夫念其餘友之處者而作。前三章以仕于亂世。久役不休。故有懷歸之歎。後二章則與其僚友自相勞苦而告以善全之道也。據此。則後二章之君子。卽前三章之共人也。愚按。詩人意中所指得之。至如鄭箋以共人指所待之賢君。嚴氏詩緝又指隱居不仕者。皆非矣。

日月方除。鄭箋指四月。非是。陳氏啓源曲徇其說。謂從建巳之月啓行。至是建丑月作詩。且勿問其與鄭氏箋說之指孰得孰失。卽以本句日月方除四字。假如用鄭說指四月。則專言月耳。何以兼言日乎。下章日月方奧。奧卽燠字。故方字可通。若以除爲四月。則除字既是月名。何以云方乎。是本句四字內已有二字不可通矣。而何復斷斷於鄭箋爲反覆與意重相照。較上下二章益深矣。

鼓鐘

朱氏通義載董氏曰。樂雖正。而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于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故聞之者憂傷也。同音、不僭。皆言聲是而人非也。此蓋約集傳之義。只合如此。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南夷之樂曰南。以爲樂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陳氏稽古編、力主此說。謂鄭箋不釋笙磬。蓋意與毛同。孔疏未必得鄭意也。又歷考經傳。凡言南者。皆謂南夷之樂。未有指周南召南之南者。陳氏此書。固專以復古爲職志。其說良有本矣。以愚見平心按之。笙磬作一器說。與分八音說。其義皆通。南指南夷之任以對雅樂言之。與指二南之南以對大小雅言之。其義亦皆通。則宜據其說之最在前者。是不如毛傳爲古矣。然春秋傳。見舞象箾南籥。杜注。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疏云。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南。據此。二南二雅之說。未爲無本矣。近日雲間黃中松詩疑辨證曰。熊氏朋來云。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鞉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卽鼓管受均於磬之證也。蓋儀禮笙磬笙鐘並言。此詩首言鐘而不言笙鐘。安知言笙言磬必爲儀禮之笙磬乎。又曰。七經小傳云。南夷之樂曰任。不得謂之南。此南卽文王之樂。吳季子所觀象箾南籥者也。非指南夷之樂也。雅亦用籥。南亦用籥。故曰以籥不僭也。蓋儀禮樂有四節。首節升歌。此歌以瑟。次節笙人。輔笙以磬。三節閒歌。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也。以上皆奏雅樂四節。合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也。孟子言管籥之音。則播雅南於籥。周旋相應。

所謂以籥不僭也。愚按。黃氏所據儀禮奏樂之節。是爲得之。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非雅乎。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非南乎。儀禮疏曰。歌樂衆聲俱作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鄭。合奏此詩也。此儀禮樂之節。於雅南義既合矣。豈此笙磬亦必指笙磬爲一器歟。

楚茨

楚茨、甫田諸篇。朱子皆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農事以奉祭之詩。後人每摘詩中與公卿之制不合者以疑之。陳氏啓源曰。楚茨所詠皆天子祭禮也。儀禮饋食天子諸侯祭禮無存焉。故箋疏引特牲少牢之禮。推類以明之。如燔炙、受嘏、利成之類、是也。其天子祭禮。載於周官、戴記。而亦見於此詩者。則如剝亨、祭祊、鼓鐘、送尸之類、是也。朱子據少牢嘏詞。遂以此詩爲公卿之詩。不知少牢禮乃侯禮大夫所行。非天子公卿之禮也。愚按。周雅所詠。在朱子雖據少牢嘏詞以證其爲大夫之禮。然詩中所述節次非一。則朱傳專屬之公卿者。所不必泥耳。

詩中凡三言神保。此二字自是當時成語。呂氏嚴氏皆引朱子曰。神保、鬼神之嘉號也。今集傳則曰尸之嘉號。然五章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箋云。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則非尸之號明矣。

信南山

旬、毛傳訓治。與鄭訓邱旬義亦相該。但不必改音耳。周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鄭注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敷之之隩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疏。案毛詩。維禹甸之。不爲隩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隩是軍陳。故訓爲乘。由甸出車一乘。可以爲軍。故改云乘。不爲甸也。陸氏釋文云。甸、鄭讀反。蓋據鄭氏周官註。故幷其音改之。愚按。鄭氏雖於稍人註引詩作隩。而於箋詩則未明出隩字。是其箋義未嘗不爲毛義所該。而非直從韓詩明矣。

楚茨以下四篇。皆合田事與祭祀言之。而篇章次第其有條理。如信南山篇六章。則前二章專言田事也。中二章因田事而漸次說及畀尸賓獻皇祖。然猶未專言祀事也。所以第五章之言提唱祭字。致爲鄭重矣。其後二章乃專言祀事。

甫田

朱傳。倬、明貌。本毛傳也。鄭箋無訓。而於大雅桑柔篇云。倬、明大貌。說文。倬、著大也。此兼大義言之。乃備。且與韓詩作蓺義亦可通也。釋文。韓詩作蓺。云。蓺、卓也。玉篇、廣韻皆从草。玉篇引說文。草大也。今說文板本。蓺、艸木倒敷。草大也。蓋非說文之舊矣。今所行註疏本亦引釋文从竹者誤也。

我取其陳。毛傳云。尊者食新。農夫食陳。二句明白之至。既以農夫對尊者而言。則其陳爲稅餘之陳。農夫自取食之。無可疑也。疏謂一家之內尊卑之別者。非也。

烝我髦士。與次章穀我士女。語有淺深。其實一義耳。毛傳云。俊士以進。與鄭箋亦正相證。陳氏啓源謂適

三章摹寫曾孫覲田情事，又從田畯答旨一段繪出上下交歡情景，攄其左右，自以朱傳義爲順。蓋田官與田家無分彼此，相與情親若此，其不知者，似以爲懼乎曾孫之怒也。然畝禾之善且多如此，曾孫何怒之有，不曰喜而曰不怒，正是善言情事也。信南山、大田，皆先言田事後言祀事，甫田則於次章彼人祀事見農功致福之相因也。

大田

既備乃事，依鄭箋，謂既已周備，乃所以從事。嚴氏詩緝摹詩中既順乃宜既登乃依句法例之，是也。曾孫是若，亦依箋說，謂有上不奪時以順民，於義爲長。假載句，鄭箋改讀爲熾蓋，則不可從矣。

大田之詩，於田事徐詳，似於祀事簡略。然田祖之神，方經之草，蓋皆處處相貫，曾孫之重農，田家之勤力，神祇之報福，此四篇中，詞義每互見焉，若必劃指某章爲上之美下，某章爲下之答上，似亦拘甫也。

瞻彼洛矣

鄭氏泥於禮經士服韎韐之文，謂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任爲軍將，使將六軍而出，其說可謂迂矣。夫諸侯世子卽使服士服而來，然既任出征之使，豈有仍其士服之理者乎。說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既云爵命諸侯，豈有仍其士服者乎。且序所云思古明王者，乃是借古以刺時，則尤宜舉古制之明白顯赫者以詠之，不應舉當時世子初命時韎韐之事以述之也。近日徐氏文靖引竹書以證鄭箋，謂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鄦，克之，則當君父之喪初除，韋弁韎韐，自洛而來，適有伐鄦之命，詩當作於是時。按宣王二十二年乙未，下距幽王二年辛酉，相隔二十六年，徐氏乃合此二事，援爲事實，不已同乎。且序既云刺幽王，又云思古明王，亦與此不合也。嚴氏詩緝據王氏曰，周官，凡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爲左傳有韎韋之跗注，是也。近日陳氏啓源曰，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不言以韎韋爲韠，左傳跗注或作不注，不讀爲韠，注訓爲屬，謂韠有屬者，杜氏訓爲韎服，若袴而屬於跗，皆非韠也。此陳氏力主鄭箋士服之說，故以此二事皆非韠耳。然左傳杜注，韎，赤色，此與有爽正相合矣。古字古制不可詳攷，據文義訓之，則從集傳爲正。

次章毛傳，璲，下飾者，天子玉瑑而珩璲，諸侯瑑瑑而璲璲，士瑑瑑而珩璲，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今檢說文玉部云，璲，似刀，天子玉瑑而珩璲，諸侯瑑瑑而璲璲，士瑑瑑而珩璲，此所引禮記禮經之逸文也。

裳裳者華

集傳之解，於事理文義皆順，勝箋疏遠甚。如之子指諸侯說，明白無疑，箋云古王，則不通矣，但必以爲答瞻彼洛矣，則亦未然耳。卒章則朱子初說原以追美其先人言，此與孔叢子載孔子曰，子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義正相合。蓋前三章所稱之子，謂繼世之新侯，末章所稱君子，則謂其先世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左宜右有，是以其子孫有似之，此亦見序說之不可廢也。

毛傳以左之左之指陽道，朝祀之事，右之右之指陰道，喪戎之事，此固不必泥也。然魯詩載劉向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韓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無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然則毛氏師承必有所本，今縱不必依此吉凶分說之泥，而當日特以左右二義疊致讚述者，未必如此，今解之空說也。竊以左右二層，必詩人意中實有所指之事，第今不可攷耳。凡讀三百篇，當時時存此意，則庶無泥滯與鑿空之弊矣。

桑扈之什

桑扈

樂胥，胥訓皆，毛說是也，不戢不難二句，亦以毛說爲正。

三章之屏之翰，卽承二章之屏疊致唱歎，不戢不難二句，其味深長，古語聲急之義，不必過泥。

本章匪敖，亦正與不戢不難相應，皆所以勸侯度也。萬福來求，嚴氏訓爲來求多福，古人之語多倒，此說最可味也。曰戢，曰難，曰匪敖，其申警於有國者至矣，豈必射侯之辭乎。

鴛鴦

朱氏鶴齡曰，康成以天保詩爲答上五篇，故朱子以鴛鴦爲答桑扈，非創說也，此說亦自可通，然愚謂鹿鳴至伐木諸詩，本非一時一人之作，所謂天保一篇答上五篇者，其說本不可泥看矣，則其他諸篇之所謂答上篇者，又曷可泥乎，至於序言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此語必有所承，亦非指一事而言之也。若鄭箋以摧之秣之爲明王愛國，用泥滯傳摧莝也，此訓其義，非訓字音也，而鄭遂改爲莝字，晉采臥反，集傳從之，非也，顧氏以摧綏皆從本音爲是。

頌

此篇君子應指王，不應指兄弟也，鄭箋多援禮以釋詩，不翡足據，惟此篇云燕同姓用皮弁，於詩義爲合，陳氏啓源云，此章上六句當各二句自爲偶，豈伊異人，特起下句，於上無所承也，朱傳以實維伊何承頌弁，豈伊異人承酒肴，舛矣。又集傳木以此詩爲賦而比，輔廣、劉瑾、改爲賦而興，又比，非朱子之意，愚按，此說是也，但毛傳本以頌弁句爲興，不始於輔氏之增改，朱傳也，蓋毛傳興義又較朱傳重著刺王耳，其實此處略見興義，與朱傳所謂興者不同也。

序云，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此義所該者廣，故三章因兄弟而及甥舅也，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已該括親戚言之矣，君子維宴一句，鄭重收束，全以恩誼歸於君子，則君子指王說，復何疑乎。

車舝

春秋昭二十五年傳杜注，亦謂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按此諸篇序皆言刺幽王，此則云大夫刺幽王也，自必實有所指，今不可攷耳，然究不泛謂樂新昏矣。

以其齒則曰季女，以其德則曰碩女，以其燕喜之合則曰來括，以其燕譽之深則曰來教，重在德字，全以

德歸之碩女。故曰無德與女也。女爾皆指碩女說。

高岡之陟。高山之仰。其義一也。而卒章四牡六轡與景行聯說。黃氏鼎云。高山在望。瞻仰之。大路在前。則行之。于以駕四牡。振六轡。由斯塗。用斯禮。以親迎。特述行道之景象。而表記斷章取義。以爲轡往而興起。其氣象廣大。使人拱揖不盡。固善言詩者也。後人以景行二字爲嚮往之虛字。非經旨矣。朱氏鶴齡謂以應開闢車馬。蓋首尾之辭。此說得之。

毛傳。景、大也。鄭箋。景、明也。皆以景行二字與高山二字相對。下行字方與仰字相對。後之譏解者。蓋與仰字連讀。致相乖混耳。朱章居安梅溪詩話。山谷云。愈詩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鼎景像。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葉靖逸四朝聞見錄云。眞文忠公德秀景元樓。官獻公鑰。皆從扣之以字義。眞公等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景行行止示之。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眞遽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今人名字以景爲希者。皆承襲之誤耳。

青蠅

三章皆以蠅爲比。必無前比後興之理。其曰營營青蠅。則汙白爲黑。與飛聲亂聽。二義互相備也。其曰止于樊。止于榛。則外之欲令遠物。鄭箋與行將返。至於几席爐杅之間。呂東萊說。二義亦互相備也。

毛亂四國。蓋極言之。構我二人。又切言之。二人、集傳謂己與聽者爲二人。最爲得之。疏謂人君與見讒之人雖亦同此義。但以君與己爲二人。則言不順矣。此詩雖云大夫刺王。然其意宛轉含蓄。若泛指構讒之人言之。而刺王意自寓耳。卽豈弟君子亦何嘗定指王乎。則亦何嘗不指王乎。

賓之初筵

此詩毛傳主燕射。鄭箋主大射。義俱可通。然首章鄭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疏申之曰。既烝衎烈祖爲祭事。則此爲大射明矣。據此。宜從箋說主大射爲得之。

實載手仇。仇、鄭讀斟。朱子集傳從之。是則各奏爾能以下之三句皆飲事也。若依毛傳。仇作匹稱義。則各奏爾能以下之三句皆爲射事也。今按。能字作獻酢解。稍爲牽強。不若作射事解爲順。詩字既是射事。則仇字不應從鄭讀斟矣。蘇氏讀詩記。手仇。言射者各以耦爲敵。猶曰手搏手談之義。按此說于文義爲得之。呂記。嚴緝。皆不用斟字解。

或立之監。或佐之史。定從嚴氏。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書其過。皆以防醉失禮也。下句彼字。乃另提起言之耳。鄭箋乃謂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可謂謬矣。式讀懿。亦非。

魚藻

此篇嚴緝之失。黃氏日鈔譏之。是也。隋書。薛道衡上高祖頌。煬帝覽之。不悅。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置之罪。序云君子思武王。當爲定解矣。

采菽

序以徵會信義爲辭。蓋所指非一國也。四章箋云。諸侯能辨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迎屬之國亦循順之。疏申之曰。諸侯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賞之。故首章曰。元侯及藩。元侯雖上公之服。藩則自公以下至于毳冕之下。男皆得服之。是五等之列辟皆在其中矣。春秋襄十一年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國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賜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始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則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左右。疏曰。詩小雅采菽之篇。言君子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國。雖復疏遠之人。便蕃然亦相帥而來從也。三章云彼交匪紓。或以諸侯上交於天子言之。非也。桑扈及此篇。皆言彼交者。正謂諸侯之邦交耳。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荀子作非交匪舒。唐楊倞注。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此正合匪敖與匪紓切言之。蓋交鄰國者。戒其驕傲而長肆也。愆按。此五篇起興之端。箋義以爲采菽用於樂賓。采芹亦用於爲菹。是則然矣。然愆竊以爲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者。一體相聯之禮也。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者。枝幹相扶之義也。汎汎揚舟。綿綿維之者。濟川相繫之義也。本章亦是戾矣。卽承上章亦是率從之文。古人文字元是一片。前後章義連接爲文耳。後三章亦是率從。亦是戾矣。國一語連。其所戾爲罪者。非也。卽言平平左右。皆優游安適。亦相率而來至。無二義也。是皆諸侯朝於方岳之事。故孔疏子載孔子曰。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膽、毛傳。厚也。箋疏皆無訓。說文。膽牛百葉也。一曰。鳥膽胵。徐鍇曰。百葉、牛肚也。周禮謂之脾析。脾、借字。析者。言其狀分析也。膽胵、鳥之腸胃也。按毛傳云、葵、揆也。說文。揆、癸也。是葵與揆古訓本合也。若膽訓厚。則說文無其義。而有其物。則福祿膽之。於加厚之中。寓交合聯屬之義。故以厚概之耳。三章福祿申之。指來朝君子也。四章福祿攸同。則左右率從之義具矣。卒章福祿屬之。與起句維之。皆以聯合屬國爲義。末句亦是是字。乃實指左右屬國言之。系於優哉游哉之下。則見其安固而得所歸也。彼交匪紓。在來朝之君子。則惕厲不敢自寬也。優哉游哉。則合率從左右之國。安恬暇豫而得以共承寵眷也。此前後數章之義互見而不相妨者也。成王之命曰。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采菽之詩。安勸之義備矣。春秋襄二十一年傳所引優哉游哉二句。全與此無涉。孔疏於彼云師讀有異者。非也。

角弓

此與下篇序。皆最爲明白。故朱傳直以序爲說。然詩人當日必有所指之實事。如受爵不讓。老馬反爲駒等類之句。皆是實事。非虛詠也。今既無由攷知其事。則第得其大意足矣。愆按。凡說詩之詠時事者。皆當存此意。則無泥滯穿鑿之弊矣。惟受爵不讓。嚴氏詩緝以爵爲酒爵。云。民之相怨。或因怀酒失歡。至亡其身。此與下章食酌義亦相貫。蓋當從之。至於己斯亡是人己之己。非己止之己。朱氏公遷之說。非是。莫肯下遺。遺字。當從呂氏詩記引歐陽蘇氏作懇。懇下及意爲順。集傳訓爲遺棄。尚未然也。鄭改讀曰隨。則支離矣。孔疏於此章下始發一語曰。毛無改字之理。卽此與商頌元鳥疏。皆可作毛鄭優劣論之森然凡例

耳。蓋字陸氏雖引釋詁文。然釋詁自作樓字。此處當以王肅訓數爲定。

瀌柳

歐陽子上章因不應指王。至卒章彼人指王。則大謬矣。幽王雖失道。猶天下之共主。而以彼人斥之。聖人豈敢者之於經哉。卽云存其辭以爲後爛戒。然冠履上下。自有名分。此在侯服立言之體。究與秦齊陳師不同。豈有直斥其名爲彼人而可錄存其詩者乎。毛傳、蹈、動也。極、至也。歐陽云待其極、何意已足矣。後儒徒多其說辭耳。夫諸侯不朝王。王固有以致之。然有不朝之人。豈有自作篇章以數其不朝之罪者乎。此必王朝有爲此詩以著其事者。而後得列於雅也。其曰予者。蓋代諸侯自述之辭。使予安之而待後日來至此。見其不敢終以不朝自狃也。鳥飛依於天。而人心無所依。亦以槐託予心之不然。而暫時不朝之非戀已也。居以凶矜。乃明揭其罪罵矣。（歐則遠不如高郵王氏擴廣雅疏病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公孫尼子作緇衣。與毛公傳詩。固未知其孰先孰後。而此序語正相同。則朱子以序用緇衣語。未爲無因。但不必斥序爲謬耳。朱傳云。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此與序云傷今不復見古人。意亦未嘗不可相通也。況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此於都邑人物之義。尤能究其本原。有關世教。而行歸於周。忠信之訓。左傳緇衣二注所同。左傳曰。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則又不待注訓忠信矣。

朱傳、行、如字。自不若舊說下孟反爲是。四章言從之邁句。意自與首章民所望意相足。不必因此并以上句行歸于周與從邁作一例語也。鄭箋乃謂憂悶欲自殺。此與召南草蟲箋引易說一條。爲鄭箋中之最支離者矣。不意古人說經之謬一至如此。

次章於士言臺笠緇撮。於女言綢直如髮。二句皆以首容言之。蓋舉其一端之容飾。可以概其餘也。不應於士則專言其首容。而於女則獨表其性行也。且卽言其性行之密直。亦不應以髮爲比也。此必應從嚴氏之說。但嚴氏說云。彼君子家之女。其爲髻密而直。如其本髮。此於本句之上又著髻字。恐使後人疑其於綢直上添出字義矣。實則不必先添髻字。竟云。彼君子女。其髮之綢直。不假改飾。如卽讀如某字之如。是字倒在句下。其實順在句上乃明白也。（嚴氏據記云。綢所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按戴氏以綢字作實字。最爲明白。但云與髮一色。尚未曉然。蓋綢者約束其直也。其直卽與髮一般。則头性行之專直卽此可見矣。說文。綢、从系、周聲。經、从糸、巠聲。巠之十聚也。依此爲說。綢字卽束結之義。故曰密也。）

鄭君好改字。獨此尹吉之吉讀姞。集傳從之。蓋古字通用。偏旁可省。於義無害也。陳氏啓源曰。尹是氏。姞是姓。兩家女子。一稱氏。一稱姓。爲不倫。恐是周之盛時。有姞姓之女。子嫁於尹氏。而以賢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姞。故詩言謂之。明是本有是人而指目之。此說亦可通。但古事難以臆斷。又焉知當日必無以尹氏與姞姓之女同稱者。或屬一時方言里語。亦何嘗不可以入詩。而斷斷致辨耶。愚故謂此等處第取其大意不謬足矣。至若毛傳以尹吉二字指性行之正而吉。未嘗不可通。而於謂之二字文義究

竟未安。不若箋說爲長。

采綠

薄言歸沐。鄭箋、朱傳、皆謂沐以待君子。不如李氏嚴氏云。庶幾其夫之歸而後沐也。篇中兩个薄言。皆虛擬之辭。

薄、至也。宜從毛傳。五日六日。嚴氏以新昏言之。毛傳以昏日言之。鄭箋以月言之。朱傳以約言之。此四說者。以約其言較爲渾融。而朱氏鶴齡云。成役無有期。以五日者。愚意此在詩人意中必實有所指。今亦無從臆斷也。

黍苗

韋昭國語注。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可見召伯有成句義。無所不該。而集傳專主行者之辭。與序說兼主刺幽之意。亦皆無所不貫矣。

四章召伯成之。卒章召伯有成。其義一也。而有成句更爲該括。

既集蓋歸。集字蓋字皆安恬順適之辭。或云蓋未定之辭者。非是。

隰桑

鄭氏於表記訓瑕作何。及注詩。則訓遐作遠。二義皆可通。朱傳從表記之訓。然序說有君子在野語。自以訓遠爲是。

白華

朱子辨序說云。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亦可補序闕。此語極明白。但以爲非詩意。蓋朱子意主申后自作此詩。故不取序說周人作詩之語也。愚按。詩中兩言碩人。四言之子。一言念子。之子、念子。諸家以爲斥王之稱。無異辭者。碩人、則箋指褒姒。呂記、朱傳、皆指幽王。夫一篇之中。之子既指幽王。而碩人又指幽王。於文義不順矣。其指褒姒者。云妖大之人。於文義更不可通。惟李迂仲以爲指申后。此說得之。方知序謂周人作者不可易也。序又主刺王廢后之意。而其辭則若泛指夫人之棄嫡立庶者。故曰之子者。亦若概詠其所指之人。不必定稱斥王。而斥王乃其本旨。其曰我者。亦代爲敍說之稱。後人樂府歌辭亦多如此者。故序詩者通其下國化之而言耳。如是。則序云周人爲作是詩。於正喻雖卽間均得之矣。

天步、猶言國步也。天步之難。履石之卑。皆王者語也。蓋通篇皆若泛詠妾嬖。而意言間不覺自露其關切王朝之意。此則周人之作所以列於雅而非國風所可比矣。

鴛鴦

集傳云。爲鳥言以自比。鄭氏駁之。以爲不應全詩皆作鳥言。是又辨朱子讀序說以詩中未見刺大臣意。不知溫柔敦厚之旨。正在不敢直戇而自託於鳥。不敢辭勞而告於人。志苦而詞卑。乃所謂溫柔敦厚也。黃氏日鈔亦謂集傳言黃鳥止而不前。不若諸家謂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

韓詩薛君曰、緜緜、文貌。毛傳曰、小鳥貌。皆以貌言。非以聲言。呂記、嚴緝、李解、皆從之。陳氏啓源曰、黃鳥、倉庚、一禽也。其見於詩、曰睍睆、曰熠燿、目其色也。曰交交、曰緜蠻、指其形也。其以聲音著者、惟葛覃出車兩詩俱曰喈喈耳。

瓠葉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嚴氏詩緝曰、觀賓之初筵、知幽王君臣沈湎淫液、過於燕飲。故此詩極言簡檢之意以刺之。此說亦通。然極言簡儉之意、正自與序說足相證耳。

漸漸之石

不皇朝矣、朝謂朝謁、與訓晨朝、皆通。但作不皇朝見天子、諸家皆從之。次章不皇出、則卽以險阻言之、爲更迫切也。卒章不皇它、則又該其餘事。

苕之華

次章其葉青青、必依毛傳言華落、其義乃見。非謂葉之盛也。

何草不黃

元、鄭箋、赤黑色。故以爲始寒草色也。嚴緝、朱傳、皆從劉氏說、專主黑色。故曰草之黃者又黑腐也。此本是二說、以語勢文義、則黑腐爲長、不必復言變赤義耳。

詩附記卷三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聖人與天合德、故首章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皆一義也。在字不必依鄭箋訓察。亦不必謂旣歿之後其神在天也。

周家世世修德、至是而其德之盛、恰當文王之時、應受天命。此見帝命之適當其時。傳箋不顯、顯也、不時、時也、朱子用之、而時不作是解、不必泥釋詁也、近有人謂當是濃顯應時、然顯時則不可通矣、顯是亦覺可通乎。實乃文王之德與帝謂相貫通也。故卽以陟降左右言之。陳錫哉周、亦不必以上帝之敷錫言也。按其文勢、承上聲聲令問、正謂文王所敷錫耳。春秋宣十五年傳注、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是其義也。

有商孫子、箋謂臣有之也。此說是也。合上句假哉讀之、以見有之之鄭重也。合首章穆穆緝熙讀之、以見有之之克艱也。

藎臣、毛訓藎、進也。陳氏啓源曰、箋云、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今解爲忠藎之臣、恐太迂、忘其本訓矣。愚按、毛訓進也、語簡而該、卽作忠藎義、於進義亦未始不相合也。且上文方言殷士之來服于周、此句

卽以王之藎臣爲勛、義亦相承也。若作王所進用之臣、則一義矣。朱傳謂呼王之臣而告之、於義亦協。蓋此章末之無念爾祖、雖是借戒臣者以戒王、而下章首句卽蒙此句、亦見藎臣之念祖卽王之念祖也。惟其第五章因殷士以勛王臣、所以第六章因配命以遡思殷命、循環往復、至深切矣。

宜昭義問、問字、今皆作令聞之聞解。祖朱傳說也。實亦本於疏申毛義耳。然合章義繹之、則鄭箋訓作訪問之問、於義爲長。蓋義言君德者、必上觀於天心、下驗於民心也。有虞殷自天、上觀於天心也、禹邦作孚、下驗於民心也。義問作叩問之問、方與虞度義相貫。東萊呂氏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墨山謝氏曰、義問、堯衢室之問、舜總章之訪也。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有虞殷自天、正與上句是一串義。而鄭箋以有爲又、則上句義問者、豈容問其理乎。有虞者、卽宣昭義問中仰稽揆度之實理耳。然而上天之載、託於冲虛不言之表、孰從而叩之、孰從而度之。所以儀刑文王、惟卽其信於民者驗之而已矣。若以義問爲令聞之聞、則此經方言峻命不易、無遏爾躬、所以致警戒者至深且切也。何以遽事敷揚於舊譽邪。上天之載、以事言固自可通、然不若黃氏日鈔云、載猶地載神氣之載、則所託者崇高深遠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較事字爲更精矣。

卒章重結命字、重結殷字、重結上天、重結文王、首尾義理貫徹、而訓戒完足、其理徹上徹下、其義徹始徹終、可謂至矣。

首章以文王唱起、次章復以文王唱起、四章復以文王唱起、此章首之節族也。三章世之不顯、卽承上章不顯亦世、五章侯服于周、卽承上章侯于周服、六章無念爾祖、七章命之不易、亦皆遞相承接、蟬聯唱歎。此章次節族也。次章中間以文王孫子層遞說下、三章中間以王躋克生層遞說下、四章中間以商之孫子層遞說下、五章中間以祿將層遞說下、七章中間卽以天字層遞說下作結。此又章中之節族也。蓋義理旣處處貫徹、而文章之勢因之。朱氏鶴齡乃僅援王世貞語、以爲是曹植贈白馬王彪詩章法所祖、無乃言之太淺乎。

序云文王受命作周、蓋言修德配命之實、所以爲作周也。漢儒曲援讖緯、乃謂文王稱王改元、孔疏蔓衍至四千餘言、在今日經生家固旣付之不觀、而彼嗜異誇博者、或且妄張其說、卽他經疏中亦或引之、爲此等說者、豈惟不知照顧論語服事至德之義、卽於本詩有虞殷自天之義、亦全不體會矣。爲漢學者、其弊至於如此、此則漢學人有裨於攷訂抑末也、曷足以僭所失哉。

武成稱文王者、史臣記述之詞耳。果其當日有稱王改元之事、則必書詩實有其文、而後可爲典據也。論語出孔門所記、聖人旣有服事至德之語、則此外卽使雜出記載、可一切勿信矣。何況出於讖緯乎。若以此疏所引鳳皇赤雀等語爲信、則公羊何休疏引血門之命、亦可信乎。孔氏在唐初、猶沿漢人崇尙讖緯之習、於雅篇聖德王業之實概置不究、而所引鄭康成皇甫謐諸人改元稱王年歲前後、又皆出於臆度、并以雅篇所有伐崇作豐、是類是禡諸文、悉以供其取證、經學演測之弊、凡我後學、鑒之警之。

大明

明明在下。當主鄭箋說。言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徹應炤晳見於天。此與序說亦相合。

朱傳云。此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所以難忱而爲君所以不易也。下卽接云。紂居天位。爲殷嗣。則上四句卽指文武無疑。豈其空作汎論者哉。陳氏啓源乃謂首章汎論其理。恐與全詩絕不相蒙。以此駁朱傳。則亦不善會朱傳者耳。嚴氏詩緝云。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黃氏日鈔主其說。遂謂此詩至中間方說文王。此等訓義皆涖瀏不融。啓後來墊師之流弊。

使不挾四方。嚴氏詩緝云。挾、朱如字。毛音浹。此語最爲分曉。蓋毛傳云。挾、達也。疏申之曰。挾者、周市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卽今之帀。義同。此釋文所音子雙反也。至朱子集傳云挾有也。則讀如字耳。乃呂氏詩記及今行集傳本。既主挾而有之義。而音子雙反何也。可見朱子之說。有未見於集傳而偶見於呂氏嚴氏之書者。蓋今所行集傳校本。或者傳寫未定者。所不可不知也。因爲發凡於此。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二句。敘事之詞也。曰嫁于京。則鄭重大審之詞。非僅疊釋之詞也。孔疏駁王肅孫毓以就鄭義。是乃所謂不通耳。

文王初載。毛傳。載、識也。鄭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此毛鄭義同。是識記之識。疏云。幼小有所識知。非也。詳見中庸附記條內。

纘女維莘。纘以事言。長子維行。行以德言。卽上章維德之行義也。毛鄭說皆相貫耳。若以爲女子有行之行。則上章既云親迎矣。此復云行。何其贅而複耶。

維予侯興。侯字毛無傳。鄭箋云。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亡興亡之際。故抑揚其辭。且使後人知鑒。此說是也。嚴緝謂維。語勢緩弱。未是。惟其侯字以侯國言。所以爾日伐紂興師。在武王意中。或未免有不甚慊足之疑。亦非說言衆心勉贊之謂。

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上曰矢。卽誓也。非陳也。下句無貳。

首章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四章曰天監在下。此提唱節拍也。二章曰生此文王。三章曰維此文王。六章曰命此文王。曰篤生武王。皆鄭重大審。敬稽天命之辭。徒信序說之當。

八章前後皆次第敘述。惟第三章六句具述聖德敬愼所以克受天命之實。此所謂文之心也。於文曰小心。於武曰無貳心。具見聖人心天之心也。

爰伐大商。集傳以順天命言之。然於鄭箋合位三五之義未嘗不該貫也。會朝淸明。集傳專以除穢濁言。然於箋疏引甲子昧爽朝旦淸明之義。未嘗不融合也。

其會如林。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旝如林。惠氏引馬融廣成頌。旃旝參其會。爲聚集之義。承上句旅字。雖亦可通。然下文而詩人以會言之。非其義也。若以其衆多言之。林。今毛詩作會。當讀旝。呂氏讀詩記亦引說文。愚按。若以自言會朝淸明。此會字乃正是王師氣象耳。彼殷商之旅則上有旅字。下有如林。奚其復云會乎。斷以說文作旝爲是。

鄭氏啓源不信集傳以文王大明緜三詩皆周公作之說。并斥呂覽爲策士無稽之談。亦太甚矣。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此語必非無所本也。朱子詩傳以文王大明緜三詩皆周公作。又曰。自緜樸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彼言疑多出於周公。則大明緜二篇。蓋亦朱子因文王篇而意其皆出於周公云爾。竊謂周詩此類甚多。豈能盡一一實指之。若今既指蓋臣爲成王之臣。則出周公口中借稱爾顯。恐亦未必盡合。而緜篇直稱姜女。亦於周公語氣未肖。其或周初王朝詠敬。經周公所潤色。亦未可知。要亦不必篇篇悉與指定作者之名矣。

二章大任有身句。非韻也。集傳叶尸羊反。此恐非朱子手定本。

緜

陳氏啓源据馮氏說。謂太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以見首章是指居岐。非指豳。此說是也。若云在豳。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而七月篇亦有入此室處。入執宮功之語。則與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不相合矣。況此篇首章云未有家室。三章云築室于茲。五章云俾立室家。語意正相應也。則首章定指初至岐也。孔疏云。下乃言至岐下。故知此言在豳時。然首章古公三句。是先從始至岐言之。而次章乃詳敘自豳來之事耳。卽以瓜瓞三句推本其先事。而古公三句則指至岐無疑矣。

卒章文王蹶厥生。集傳云。生、猶起也。此以蹶厥生爲猶其興起之勢。而諸家之說又或云所生。或云自生。或云良心贊生。或云樂則生矣。紛紛攜稱。又皆不及集傳之義矣。按嚴緝謂首章民之初生。云生聚之生。此說甚善。蓋若作始生之初言。則與厥初生民之義相牽混矣。此言生者。猶生理生業之生也。故通篇以家室言之。至於築居建國。外侮息而歸附者衆。是則大王於此營其始者。文王卽於此勃然發其生聚之勢。此卽民之初生生字首尾應合者也。鄭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勳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此語當矣。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然至卒章始明言文王蹶厥生。則八章自仍從大王敘說爲是。徐氏文靖引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混夷伐周。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呂氏詩記亦謂。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時豈卽有昆夷喙矣之事。蓋總敘周家王業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按此詩敘述本末。拔道通以終邊岐之義。卽以外侮之息歸本於大王。奚不可乎。觀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文王也。是引詩斷章取義。則此詩本指大王。可知矣。若必謂此詩實指文王。則將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本指孔子。可乎。

自第二章來朝走馬。此處敘述卽已振猶精神矣。卒章蹶厥生蹶字。氣象意思勃然振起。可謂極矣。通篇句法皆以重規疊矩提掇唱歎。有鼓舞莫名之氣象。眞開國規模也。

三章周原膴膴。韓詩作腜腜。於韻爲合。陸氏釋文膴膴下云。韓詩同。蓋陸所見韓詩偶有異耳。曰止。曰時。句法與上下二爰二迺諸句相同。鄭以時爲是。非也。

棫樸

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棫樸、薪槱、以言賢才之充用。烝徒舟楫、以言軍力之効濟。追琢金玉、以言賢文之成就。而王度之濟濟、與王心之勉勉、左右四方皆見之。此則文德之盛而能官人之實也。朱傳所稱文王之德、正是能官人義、何以殿序諸乎。

芃芃棫樸二句、毛傳云、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蓄與。此章本不專主祭祀言也。鄭氏好以禮說詩、故於首二句即以祭事積燎爲言、實則二章乃言祭祀、三章乃言征邁、而首章之濟濟尙未遽說祭祀也。

遐不作人、朱子取禮記注胡字爲訓、蓋以諸家作遠字說、於文義未順也。歐陽子本義云、言王但遐然在上、此訓遠字益失之矣。李氏樗曰、以雲漢爲上天之文章、以周王之壽致、豈不能遠作人乎。春秋成八年傳杜注曰、言文王能遠用善人、此說是也。

卒章追琢金玉、呂氏嚴氏皆以作人之效言之、蓋綱紀四方亦是能官人事也。

旱麓

周語、單穆公曰、詩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衰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毛傳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此即周語義也。序曰、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此正言周家世世積累、其氣深厚、故文王得承受之也、故曰受祖也。受祖者、統承受祚、言其德也、祭祀受福、言其事也、積累人才、言其助也、干祿之實、降福之本、作人之化、莫不由於豈弟、可謂善言受祖矣。

思齊

此籍溯其從生、推其化下、由齊家而治國、自事神而治人、內外孚格、一以純德該之、故序曰文王所以聖也。

因怨罔恫、皆承上句來、則宗公指宗神無疑、惠字所該者廣、自修德承統以至典禮、皆在其中。

寡妻、箋云寡有之妻、引康誥乃寡兄勗證之、而今朱子詩傳與蔡氏書傳皆訓爲寡德、與鄭箋異也、然此條當以毛說爲長、毛傳寡妻、適妻也、疏、適妻惟一、故言寡、陳氏四書辨疑云、文王之化、自近以及遠、自寡以及衆、此寡字止是單寡、非衆之意。

第三章正言文王之德之實、在此篇中間、所謂文之心也。凡人於有所猒射時、宜加惕厲保守之思、此猶是警勉之功也、若文王則一誠不息、安得有稍形射時乎、乃於此而益加保飾焉、猶所謂安益求安、治益求治也。

肆戎疾不殄二句、即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也、肆成人有德二句、即遐不作人也、惟末二句古之人、徑指文王、似不若毛鄭渾指聖王明君、其實亦一義耳。

不聞亦式、意意似不僅指前聞、蓋凡有所聞之義理、自前人所言以及今人所言、皆聞也、聖心則密理無聞、雖一無所聞、而時若名理之參倍於前也、式、猶如式黃髮式路馬之式、正與不諫亦入同一義爾、不諫亦入人字、亦非入于善之謂、蓋即諫人之入字也、入字本黏諫字說、今不諫而云亦入、直是聖心時時若有來諫者慨於其前、此等語皆在空際摹繪、非深有見於聖人純詣者不能道也、然則此諸篇即不必其全出於周公、而此等精深語要非周公不能爲矣。

無射、無斁、訓猒雖同、而前章無射、從聖德純緜處向內言之、卒章無斁、從化下時推暨言之、雖若字義相近、而實不相妨也。

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疏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陸氏釋文、髦俊也下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斁於有譽之俊士也、此于齋語、據此、則今所行注疏本以此句爲毛傳、乃後人傳寫之譌也、陳氏啓源曰、斁字毛無傳、安知不同鄭爲擇乎、唐世詩學有毛韓二家、而疏云經本有作擇者、不言是韓詩、竊意古本毛詩亦有擇斁二文、鄭王述毛、各據一字爲解、後儒遂誤以王說當毛義耳、陸既知傳文是齋語、又云毛音、亦殆習而不察也、愚按、陳氏此說、略有所見、鄭箋以無斁既非易傳、亦非破字、而愚必斷斷說者、無擇字、非惟資攷異而已也、乃正可以證無斁之訓也、但擇字非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謂、言有教無類也、聖人於持身無表裏厚薄之別、其於化下、亦無尊卑長幼之別、所謂無擇者、不以己意列其畛域、思文之詠陳常、亦曰無此彌爾界、是其義也、蓋有所擇則有所斁矣、無斁之解、正因無擇而益明耳、乃見一篇中無射無斁訓迥然不同也、故因箋作無擇而併說之如此。

皇矣

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此序於篇中章次之旨具明白矣、而後儒斷斷於首章或指大王、或指文王、又以四章或作維此文王者、皆未折衷於序義也、序言天監代殷莫若周、是首章之序也、世世修德、是二章三章四章之序也、蓋首章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是總言周京在西耳、未嘗專指大王、亦非專指文王也、所以由夏殷漸次述之、而屬天意於有周、此所謂天監代殷莫若周也、次章天立厥配、乃言配天受命所眷立、則謂大王也、朱氏鶴齡謂作之屏之八句、即頌所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謂特是後人追述之詞、亦極當、然愚謂後人追述、以天眷立配、受命既固、專存次章之末點出、不嫌於大王之世說得極其崇深耳、而首章之眷顧、仍是渾指周室也、三章自大伯王季、雖是敘過大王之世、而大王一層、卻未明說、所以此處仍是意中有後數章、文王之德而上、從大伯王季說起、所以云自也。

陳氏乃謂若由大王順敘、則當云至、何云自乎、此說泥甚矣、不知古人文字、明暗互用、順逆互用、非若後人之文、必依次順敘之明白易見也、故次章天立厥配二句、是詩人從文王時追溯受天之源、曰受命既固、若謂當大王時而受命既已堅固矣、然卻不明點出大王、而於三章點明之、曰自大伯王季、此則順逆相乘、明暗相受之理、極文章之妙矣、經語非可以文論之、但欲會其節次、不得不如此說耳、至第四章、承

上維此王季一段說來。所以必重。唱維此王季也。若云維此文王。即失其篇法矣。不特章內有比于文王一句最難訓義也。春秋昭二十八年傳。成鱄對魏子曰。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維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受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疏曰。詩大雅皇矣篇。美文王之德也。以此文王之德比於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也。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如此作解。則無怪陳啓源疑之矣。陳啓源語見後。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陳啓源乃定主此章應從左傳作維此文王。謂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不知左傳文德句乃斷章取義耳。又謂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此亦未攷左傳疏明言毛作王季也。又謂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鄭以追王爲說。殊費回護。亦不然。比于文王比字。非比方之比。亦非比及之比。乃比合之比耳。此篇美周之義。所重在美文王。而直至第四章乃點出文王。且又不正從文王順敍。而一章之中全敍王季之德心。王季之王此大邦。四章王此大邦與三章奄有四方義同。而以比于文王一語合之。比于文王。亦是倒裝語。蓋言文王與之合一也。啓源乃謂世有偽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偽父而美其似子者。詩語之妙。被此等狂泥之論。關毫不可通矣。亦是前人之說有以致之也。最不可通者。樂記疏云。詩美王季之德比擬文王也。然後上所言諸德者。句句是說王季。實句句是說文王。故曰明暗相承。順逆相受。未有不求文章之妙而能知義理者也。其曰王此大邦。即謂從文王倒裝暗敍。亦無不可。蓋此章神理全在文王。而其章言乃疊致唱歎曰維此王季。此文章之理。即化工翕合之妙也。故序曰。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此序該括篇義已盡矣。而何以辨證爲哉。

此維與宅。陳氏啓源引匡衡語。極是。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曰。天隨王者所居而變之。詩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日文王之都爲居也。顏師古注。宅、居也。言天眷然西顧。以周國爲居也。商紂在東。故謂周爲西也。此顏注義。亦足證此句是渾說周室。非專以周之某王言之。

誕先登于岸。陳氏啓源謂集傳訓爲道岸。然詩爲用兵發端。非講學也。此說雖朱子聞之。亦當見從。愚則竊有說焉。漢魏人樂府歌辭。去今二千數百年耳。而尚有實不可訓詁之字句。況周詩乎。即如此篇上帝耆之。恺其式廓。串夷載路。誕先登于岸。不長夏以革諸句。雖傳箋以來諸家訓義。亦各有所長處。然愚謂不若闕疑之爲愈也。蓋此等文句實與尚書古奧之辭相埒。不特周誥殷盤讀疑之處耳。若六章首云依其在京。諸家之說。亦皆不可盡通。愚亦豈敢妄爲解說。但解經具應就經之文義授之。蓋古人之詩雖章節分明。然卻自成一片文字。如六章首云依其在京。此即蒙接上章末對于天下言之。七章帝惟明德。此即接蒙上章末萬邦下民言之。以愚見度之。依者、歸依之依。言文王之德。篤周祜以對天下。大小庶邦。無不惟周是依者。惟侵伐之事。則自阮疆耳。此侵阮二字。即上章密人侵阮字。斷未有上章侵阮指密人。而此章侵阮又改易文法者也。陟我高岡以下數句。疏述毛義是也。因密人有侵阮疆之事。是以由整旅按徂之實境漸次說到度原居岐。而天下仰望歸依環向之義始具足矣。全篇直到此處結穴。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文王之德。所被至廣。而所憑至厚矣。此美文王之正文大收束也。讀至此章末句。乃見對于天下之義周浹暢足。而章首依其在京句之爲此間過遞文義。可曉然矣。賈誼新書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之王。文王之德。所被至廣。而所憑至厚矣。此美文王之正文大收束也。讀至此章末句。乃見對于天下之義周浹暢足。而章首依其在京句之爲此間過遞文義。可曉然矣。賈誼新書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悅其德義。則倣而象之也。康衢之謠。亦同斯義。然則不識不知二句。以民言。非以君言也。七章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皆就明德之接于民者言之。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拈出民字。德源遠矣。是以不識不知二句。即指爾時承化之民言之。而後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義皆周貫具足也。以下特舉伐崇一事。詠歎收束。以歸結四方無侮無拂耳。蓋聖人之德。純一在內。無可摹寫。故必借民舉以暢言之。安國保民。事非一緒。亦難遽寫出承天之祐。故舉伐密伐崇之事以申敍之。敍伐密事在前。敍伐崇事在後。中間特借侵阮時整旅按徂之役。於地境上陳說指點。以見萬方環歸之實義。而其間錯舉疆原以及岡陵阿泉沚諸句。正遙遙與省山拔兌作屏條平諸句。虛實相照。此愈見次章配天受命之爲追說文王以前事。而後得章法互見之妙者也。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爲通篇美文王之大結束。即以篇祐、對天下、爲前後關紐。則依京、順則、悉關民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即對于天下之申義也。致與大邦之大邦。即王此大邦之大邦也。篇周祐。即受帝祉也。

依其在京。自來未有確解。愚見從上章末篇祐對天下之實。與本章萬邦下民相貫。亦即與下章順則相舊。似較之謂文王安居周京者義爲長耳。昨又見高郵王伯申謂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依字。是形容其力農者之辭。而王伯申併謂依其在京是形容文王軍衆之壯盛。則此章初無軍士字也。若以上章整旅旅字。則不特相隔數句之遠。且上言整旅。而此轉言在京乎。且王伯申以依爲殷。援馬融易注。殷、盛也。不思殷在昇部。非即昇也。如謂殷即肩字。則說文無庸於肩之關文特出殷字矣。若因攷依字而及於依其在京句。究未安也。益以見愚說於前後文義相貫洽耳。

此篇固多古奧難詮之句。而依其在京在第六章首。豈可誤會。鄭箋云。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依字指文王軍士。無怪乎王伯申訓爲軍士壯盛。此專爲申駁鄭義。實亦鄭箋有以啓之。請通徵詳言之。昔孔疏謂立言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或一事疊爲數章。今就皇矣八章言之。首章從上帝臨下起端。而第二章作之屏之。則正接首章末此維與宅也。第三章從帝省其山起端。而第四章維此王季。則正接三章下半維此王季也。第五章從帝謂文王起端。而第六章依其在京。則正接五章末對于天下也。第七章從帝謂文王起端。而第八章臨衝崇墉。則正接七章末臨衝崇墉也。是則通徵讀之。八章如四章也。所以第五章末說到對于天下。則此六章首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即接上章天下言之。依其在京。在京二字。指文王所居岐陽之地。而依其二字。則以天下六州歸化言之。侵自阮疆。乃於中抽出密人侵阮事言之。此乃得五六兩章之脈絡井井也。鄭箋、朱傳、皆以侵爲文王之衆往侵。則非此處侵字義矣。此下陟我矢我欽我三層。皆與次句侵字一例。皆承密人侵阮言之。所以首一句依其在京。必先舉六州向化。立此爲端。而

祖之實境漸次說到度原居岐。而天下仰望歸依環向之義始具足矣。全篇直到此處結穴。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文王之德。所被至廣。而所憑至厚矣。此美文王之正文大收束也。讀至此章末句。乃見對于天下之義周浹暢足。而章首依其在京句之爲此間過遞文義。可曉然矣。賈誼新書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悅其德義。則倣而象之也。康衢之謠。亦同斯義。然則不識不知二句。以民言。非以君言也。七章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皆就明德之接于民者言之。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拈出民字。德源遠矣。是以不識不知二句。即指爾時承化之民言之。而後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義皆周貫具足也。以下特舉伐崇一事。詠歎收束。以歸結四方無侮無拂耳。蓋聖人之德。純一在內。無可摹寫。故必借民舉以暢言之。安國保民。事非一緒。亦難遽寫出承天之祐。故舉伐密伐崇之事以申敍之。敍伐密事在前。敍伐崇事在後。中間特借侵阮時整旅按徂之役。於地境上陳說指點。以見萬方環歸之實義。而其間錯舉疆原以及岡陵阿泉沚諸句。正遙遙與省山拔兌作屏條平諸句。虛實相照。此愈見次章配天受命之爲追說文王以前事。而後得章法互見之妙者也。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爲通篇美文王之大結束。即以篇祐、對天下、爲前後關紐。則依京、順則、悉關民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即對于天下之申義也。致與大邦之大邦。即王此大邦之大邦也。篇周祐。即受帝祉也。

依其在京。自來未有確解。愚見從上章末篇祐對天下之實。與本章萬邦下民相貫。亦即與下章順則相舊。似較之謂文王安居周京者義爲長耳。昨又見高郵王伯申謂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依字。是形容其力農者之辭。而王伯申併謂依其在京是形容文王軍衆之壯盛。則此章初無軍士字也。若以上章整旅旅字。則不特相隔數句之遠。且上言整旅。而此轉言在京乎。且王伯申以依爲殷。援馬融易注。殷、盛也。不思殷在昇部。非即昇也。如謂殷即肩字。則說文無庸於肩之關文特出殷字矣。若因攷依字而及於依其在京句。究未安也。益以見愚說於前後文義相貫洽耳。

此篇固多古奧難詮之句。而依其在京在第六章首。豈可誤會。鄭箋云。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依字指文王軍士。無怪乎王伯申訓爲軍士壯盛。此專爲申駁鄭義。實亦鄭箋有以啓之。請通徵詳言之。昔孔疏謂立言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或一事疊爲數章。今就皇矣八章言之。首章從上帝臨下起端。而第二章作之屏之。則正接首章末此維與宅也。第三章從帝省其山起端。而第四章維此王季。則正接三章下半維此王季也。第五章從帝謂文王起端。而第六章依其在京。則正接五章末對于天下也。第七章從帝謂文王起端。而第八章臨衝崇墉。則正接七章末臨衝崇墉也。是則通徵讀之。八章如四章也。所以第五章末說到對于天下。則此六章首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即接上章天下言之。依其在京。在京二字。指文王所居岐陽之地。而依其二字。則以天下六州歸化言之。侵自阮疆。乃於中抽出密人侵阮事言之。此乃得五六兩章之脈絡井井也。鄭箋、朱傳、皆以侵爲文王之衆往侵。則非此處侵字義矣。此下陟我矢我欽我三層。皆與次句侵字一例。皆承密人侵阮言之。所以首一句依其在京。必先舉六州向化。立此爲端。而

後萬邦之方二句歸歸完足也。若以侯字指文王之軍旅。或又指文王自居周京。皆由未嘗通指前後文義章法耳。

傳疏及呂嚴諸本。皆作以篤于周祜。後今通行毛傳本作以篤周祜。無于字。蓋因孟子之文而致誤歟。呂氏讀詩記引孟子文。亦有于字。然在孟子引此。偶省于字耳。此詩句則本有于字也。通以文義不係于字之有無。然以本章句法音節論之。則上半段五句。以一于字伸束之。下半段八句。以二于字伸束之。是乃天然節拍。何容紊也。

朱傳亦云。類、將出師祭上帝也。此即沿用孔疏也。何況尚書、周官、王制、爾雅之炳据乎。且即使此類字實是類於上帝。亦不能即執此句諸因伐崇而祭天。證文王之稱王改元也。然而毛傳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禱。毛傳未明言祭天也。且鄭箋曰。師祭也。此本爾雅。爾雅及鄭篤未明言祭天也。然而爾雅注則曰。師出征伐。類于上帝。是則禱祭天矣。然而周官小宗伯。四類亦如之。鄭注。四類。日月星辰。以氣類爲之位。是祭日月星辰亦名曰類也。小宗伯又云。類社稷宗廟。鄭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祭社稷宗廟亦名曰類也。且毛傳此條下亦以社稷軍神先祖言之。則上句類禱以內外渾言。何以見其必是祭天乎。在朱子集傳。固亦未嘗照顧孔疏文王篇題序下疏援此句之義。愚今亦非敢妄意靈此句之必非祭天也。而孔疏既援此入稱王改元一條。則恐嗜爾書者一一執著而傳會之。故不得不附記於此。

靈臺

序曰。民始附也。此非諸文王之民直至作靈臺時而始心附也。蓋大後自文王大爾靈臺。皆當聖人之後。而未當民心之歸附。故於此詩始後言之耳。猶曰讀此詩而始知民心之歸附靈德如此云爾。此序民樂其有靈德云者。特承民附以言之。實則此篇大指。依鄭諸言民悅文王之德。勤事忘勞。又當鳥獸得其所。又當感於中和之至。於讀備矣。若呂氏詩記。以爲皆遂民樂之辭。則曉得主於民。猶未全也。孟子之告梁君。特借以勸其與民同樂耳。非詁詩也。靈臺靈字。亦當依傳疏云詩之精者。緝苑云。積恩爲愛。曉愛爲仁。積仁爲靈。白虎通云。靈臺者。所以攷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授星辰之諸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凡此皆靈字之正訓也。若以爲後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則非也。不日成之。亦宜依讀義。謂不設期日而成之。非不終日之謂也。辟廱之義。諸儒言之詳矣。惟李氏集解引莊子。以爲辟廱是文王之樂名。近日徐氏文靖亦主其說。曰莊子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申培詩說。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奏辟雍。据詩以篇業賁鐘鼓。鐘辟雍並言。則莊子申公之說。或非無讀。愚按莊子天下篇。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此文辟雍下有之樂二字。極爲明白。蓋言文王於辟雍之中作樂。即諸篇業賁鐘是其樂也。李氏徐氏皆截去之樂二字。妄謂辟廱是文王樂名。有是理乎。申培詩說乃後人僞撰之書。又何足据耶。此說本不足辨。恐有喜其新異者。且以爲與上三句奏樂之曉相證。尤易惑人。故辨之。

靈臺四章。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朱子詩傳、嚴氏詩緝、皆同。此定說。不可易也。呂氏詩記乃緝從毛鄭。作五章。章四句。謂楚楚舉引周詩曰。經始靈臺。至於鹿鹿牧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楚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可以意改也。愚按呂說固有理。然今既解經。必如朱傳章句節次。於篇義方合。正未可以古人所引泥之。愚所以謂古人之詩自成一片文字。想亦隨人所摘述皆成節次耳。至顧氏詩本音。未必從毛鄭章句。乃見每章一韻。甚至強以囿伏與亟來爲韻。不知古章章六句。皆之成之。因以皆成爲韻。非以之字爲韻。至下二句。則徑以來字與上二之字爲韻。此則古人音節偶然之變耳。亟字囿字沼字原可不入韻也。濯鷙既與躍叶。則伏牟又何可不與濯鷙叶者。且即如顧說。以囿與伏叶。而在後章之前二句。又何不可者。而必寘前章末耶。

下武

序曰。下武、繼文也。言繼三后之文德也。以下篇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對照。更明矣。下武字義。諸家說皆未協。惟嚴氏詩緝云。人知武王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說極當。下武句文義亦順。而近日陳氏啓源云。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武。何嘗諱言武。嚴氏以下武爲不上武。尤無理。噫。此何說哉。蓋周之開國。肆伐大商。其武功不待言矣。而偃武修文。乃其制治保邦之要義。故此詩首揭斯義曰。頌我周者孰不曰奮武功者。維周也。而豈知下武乃維周也。此所謂繼文德也。序既明言繼文矣。然正因序中繼字與篇中繩其祖武之繩字義似相近。於是誤會序義者。其說紛起。立篇之本旨。轉泯沒不著也。愚既默持此說久矣。猶未敢質言也。辛亥冬。按試泰安。得見宋翼宗登泰山述二聖功德銘立石。俗謂泰陰碑者。中有曰。尊賢尚德。下武緩刑。讀此。然後知偃武之訓。在宋初已有定解如此。因攷王應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庾信華林園馬射賦云。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魏書肅宗紀亦云。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皆此義也。即至唐初令狐德棻撰于志寧碑。亦云下武膺運。是則自宋以前。皆有此訓義。而至朱子作詩傳。已莫能攷据矣。必如此解。方足與序說相應爾。（戴氏續讀詩記曰。世繼文德。以武爲下。）

世德作求。箋云。求、終也。蓋本爾正釋詁。求、終也。周禮地官牛人。共其享牛求牛。注。求、終也。終事也。陳氏啓源据玉篇。殊終也。亦作求。謂求與殊通用。疏申鄭義曰。文王未及誅紂。即是王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按此句承上配京。仍當合文德言之。不當專舉藏武功意。於世世積德義稍偏矣。書康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孔傳謂用安治民。爲欲求等殷先王也。蔡氏集傳引詩曰。世德作求。亦云。求、等也。此較渾言求之者爲有所的指耳。今之說此經者。第言求之而已。竊以等字義較終義更勝。要當合而善會之。

下士之式。式法于民也。孝思維則。則法于先也。式法則法。雖同訓義。而各有指歸。非複也。

應侯順德。應字陸氏無釋。若以毛訓當。則讀平聲矣。自以朱傳如丕應徯志之應爲定解。乃與上句編茲一人語意相準。

文王有聲

序曰、繼伐也、鄭箋、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義尤當矣、朱氏鶴齡引王氏說以駁鄭、謂繼伐是功伐之伐、則序云卒其伐功爲不可通矣、上篇以繼文德言、此篇以繼武功言、義皆明白正大、但其間義蘊自相該貫、初非劃定前篇專舉文德、此篇專舉武功耳、

八章、前二章皆言文王烝哉、後二章皆言武王烝哉、中四章則兩言王后、兩言皇王、說經者皆以王后爲文王、皇王爲武王也、然實是漸次詠歎而來、首章二章既明唱文王、至第三章、承接作豐、遂出來孝、勢不得不渾淪贊歎、以王后言之矣、四章之辭、遂以王公疊唱王后、而王后之歎美愈深長也、至第五章、以卽目東注之豐水詠歎禹功、因而贊頌皇王、其義則事貫古今、其文亦擊動天地、不得不以皇王贊歎也、至六章、由鎬京辟雍、再四詠歎、而皇王之頌說愈無涯涘也、後二章乃必擊以武王點足之、此其所以爲武王繼伐而作也、不特文勢相因、而事義亦愈發愈暢、聲音節奏亦愈推愈大、化工之舒布、歌詠之昭宣、胥假強爲者乎、假使前四章皆言文王烝哉、後四章皆言武王烝哉、則是板對上下戴之文矣、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二句、義易相混者、箋疏既據近人云方十里爲成、而築城之城卽是方十里之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之減、依成爲之、實卽依城爲之、故曰築城伊減、謂城之制與減之制相因而爲之也、此第一句是概言築城與減相依爲制、尚未實說豐也、下句乃言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協、故曰作豐伊匹、二句虛實相足、其義乃備、而後作邑于豐之事乃敍述周至也、解此二句者、正不必於上句先點出豐字耳、若於上一句卽先明出豐字、則勢不得不於上句添出因霤濡爲限之義、又於下句添出作邑居義、愈多其辭、說愈不明析矣、蓋鄭箋數句須讀得徹、今爲豐定讀法於此、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此三句是築城伊減之箋也、文王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今板本作與、誤也、又今衆傳通行本成誤減也、此二句是作豐伊匹之箋也、今讀者往往從文王築豐邑之城讀起、以爲此下乃是總詁二句、所以轇葛不明白矣、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云、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此經箋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朱傳云、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仍卽用鄭氏意也、但禮注云來居此、較更明白耳、嚴緝引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乏之意、此說雖於後章義若該貫、然於末句遞追二字文義未順、不敢從之、

王公伊濯、定從毛鄭作大義、蓋豐之垣、不必依嚴氏作卑義、

豐水東注二句、與四方攸同二句、不必串說、串說則似武王之功本於禹功矣、非此處經意也、杜詩、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足爲此章注腳、

鎬京辟廱四字、鄭重大書、眞有乾坤再闢、日月重開氣象、陳氏啓源曰、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相去止二十五里、武王雖遷鎬、仍不離豐水旁耳、故豐水東注、豐水有芑、皆是在鎬京目豐水而言、朱傳所載咸說、以由豐遷鎬取義者、非也、此說甚是、表記、子言之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此眞善說詩者也、

生民之什

生民

周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注、先妣、姜嫄也、先祖、謂先王先公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魯頌閟宮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此篇尊祖之詩、推后稷以配天、所以溯自姜嫄也、

商始祖契、由簡狄吞鳦卵而生、周始祖稷、由姜嫄履巨跡而生、二代之始祖降生皆出非常、儒者或疑焉、或謂鄭康成信緯書、因從毛傳解之、其謂姜嫄隨帝之後、履帝迹而敏疾云者、姑勿論隨從祭神謂之履武、於義未安也、且以諸書詳考之、契母簡狄、后稷母姜嫄、實皆非帝嚳高辛之妃、乃是高辛後世孫之妃耳、詳見喪服小記附記卷內、所以契稷皆非與帝堯同爲帝嚳之子、姜嫄非帝嚳之妃、特其後世孫之尤、故其夫未嘗爲帝也、其夫未嘗爲帝、故周人特以姜嫄立廟也、惟其夫甚微、不能如帝之尊顯、所以詩稱厥初生民、而上溯姜嫄爲發祥之始、卽朱子亦不能以其事爲怪誕而翻駁之、上古神聖之迹、本不得以常理斷之也、若以鄭康成爲信緯書、則爾疋釋訓釋此句云、敏、拇也、只此一言可定其非誣矣、至若商頌元鳥之篇、毛傳以元鳥降爲紀春分之時候、朱子集傳特圓融其說、謂於春分元鳥降之時祀郊禖而吞卵、此合毛鄭二義也、然既吞鳦卵之義、則詩人言春祭郊禖之時、直言春時可矣、奚必冠以元鳥降之節候、始爲鄭重溯言天命乎、觀鄭於下章長發其祥句、亦本鳦卵之義言之、則史記吞鳦卵之說、不得謂之誣、而後人欲以春分時候圓變其說、則周雅生民篇以從祀事爲履武者、欲圓變其說而更爲失實耳、履帝武敏四字見於爾雅、豈諸家所不知、顧古今諸家皆讀至敏歆、作五字爲句者、禮記祭法疏、述王肅難鄭義、引詩云履帝武敏歆此其明證、驗之文義、必於歆字爲句、蓋歆字系於敏下、則可成文義也、若領於二敏字上、則不可成文義矣、敏介敏止以下四句、皆四字爲句、必無敏介句獨五字爲句之理也、○經與文字見於傳記、往往有偶述其語而不必足成原句者、亦未可以一概泥之、如尚書之文、漢書李尋傳引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說文引乃惟孺子彼是也、況關疋專爲釋武、迹也、敏、拇也、則雖僅舉一二字、亦可成文矣、豈得據以定句法耶、

二章至七章、每章皆以誕字唱起、此朱傳之說、極爲允合、信章次之不可易也、

不坼不副、疏引史記楚世家陸終娶鬼方氏女、與今行史記楚世家之文不同、按史記集解云、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海南屈雍妻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以今況古、陰陽變化、安可概以常理、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嘗有坼副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此章言生之易、諸家所同、然毛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蓋害其母、朱傳亦同此義、以爲凡人之生、必坼副蓄害其母、則是坼副以常言之、史記集解謂古婦人嘗有坼副而產者、則是以變言之、義有別矣、詳味史記載陸終生六子坼剖而產、此卽裴氏集解所以引古事也、則詩人特言不坼不副、蓋嘗以變言者爲得之、

三章由從爲兒時性好種殖言之、未及於農師稽事之職也、四章之首、則大書曰誕后稷之穡、直以穡字

系之后稷矣。此章首句誕后稷之穡。末句卽有邰家室。此二句典重之至。一篇骨節所系也。

有相之道。傳云。相、助也。此語渾然。至箋云若神助之力。則於道字不順矣。李氏樗曰。言后稷教民稼穡。乃所以相天也。張子曰。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道焉。贊化育之一端歟。此說是也。

卽有邰家室一句。上承下順。包括無限義蘊。胡炳文時。鄭箋云。何芳臭之馨得其時乎。此說盡之矣。集傳云。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非也。

庶無罪悔四字。深微縣密。直自后稷肇祀時之用心說來。數十世之義繼承。數百年之兢兢業業。常如一日者也。以迄于今四字。收得關洪悠長。與篇首厥初遙相翕合。神理炯然。

行葦

此詩章句定以朱子所改正爲允當。惟序義本自詳盡。朱子駁之過矣。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疏曰。此成王之詩。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卽言周家以廣之。鄭箋一則曰周之先王爲此愛之。再則曰周之先王養老行射禮。三則曰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皆卽序中溯言周家之義也。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蟲。運車以避葭葦。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盛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敎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艸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此皆以行葦勿踐爲公劉事。蓋其義出古經師。所傳者遠。注家皆已不能詳矣。陳氏啓源謂鄭所謂先王者。雖不言何王。章或相合。然愚竊謂此等古訓。學者不可不知。而要之行葦事雖溯於古初。然此篇所詠。則亦不必處處泥此義矣。

以祈黃耇。以引以翼。作乞言說。較勝於禱頌之處言。序說不可易也。

既醉

序於祭意太脫。朱傳謂父兄答行葦。又謂後五章皆尸告之辭。似又太滯。其實主祭者之德。助祭者之威儀。皆致福之本。故詳述之。

五章六章重言永錫。義相申而非複也。七章由繼嗣而申言福祿。八章由福祿而申言繼嗣。義互見而非複也。

其類維何。於室家之壼驗之。毛訓廣者。此訓壼之字義。不必泥也。室家之壼。亦不必劃定專指君上專指民人。

鳧鷖

前四章末句皆以福祿言。卒章則云無有後艱。毛傳言不敢多祈。正是於受福中深見兢業之義。序所謂持盈守成是也。鄭箋乃謂小神之尸卑。不能致福祿。謬矣。或又以前四章分配神祇祖考而末章總之。亦不必。

假樂

序云。嘉成王也。章中之語句。皆指王言爲是。宜民宜人。卽宜君宜王之句法也。率由舊章。卽率由羣匹之句法也。率由舊章。亦概言先王之成憲耳。不必如鄭箋專指周公之禮法也。制禮卽成王時所制。何得言舊章乎。必以此句指周公制禮。所以致後來講家謂自此章穆穆皇皇以下。直連後章皆說子孫事矣。不依序文通指成王爲得也。

不惟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句法一例。卽無怨無惡亦與不愆不忘句法一例。不愆不忘。就王身說。則無怨無惡亦就王身上說。且不曰羣臣而曰羣匹。是有和衷共協之義。亦卽承無怨惡言之。蓋王者馭下。無所怨惡。而率由羣下之義。乃爲融洽周至也。朱傳頁鄭說於後。極有分寸。而陳氏啓源乃疑之。何也。

惟其無怨無惡。指王者無所怨惡。是以羣匹聯屬而爲四方之綱。是以君臣受福。而及朋友之燕。燕樂燕譽之義。無所不該也。惟其愈相得相安而乃愈加其不解耳。陳氏燕安義與不解于位句不相類。尤非。

公劉

毛傳篤、厚。此厚義當合疏厚於民事及審克篤前烈之義融會得之。何以舟之三句。毛傳但言佩服耳。不必依鄭箋以民進爲說。

漢書地理志。汧水出汧山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雍州川也。師古曰。鞫讀與鞠同。詩。止旅乃密。芮鞫之卽。韓作芮鞫。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鞫之間耳。按。此注以安靜訓密義。蓋得之。陟巘、陟岡、迺岡。凡言山者三。逝百泉、觀流泉、涉渭、夾澗、遡澗。凡言水者五。胥原、降原、溥原、隰原。凡言原者四。中間敍公劉之佩服。以及居處語言。以及凡筵食飲。以及定軍賦。取材用。細大備述。可作畫圖。可作地志。

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十篇。述文王道德功烈。可謂盛矣。中間追述詠歎者。近及於大王大伯王季耳。至生民篇乃推后稷配天之業。公劉篇乃敍遷豳之事。周詩編次精密如此。蓋至成王時。體明樂備。雅頌之聲。盈天地。而推崇本始。不忘舊業之基。此其所以卜年八百也。

泂酌

序曰。言皇天親有德。靈有道也。蓋君子爲民之父母。卽是克承皇天親饗之義。不必以此君子定於設祭時見之也。雖傳箋於上半興義內皆取祭事爲說。然下二句自是從君子說。不黏祭薦說也。

注家皆引雖記。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然禮又云。達於禮樂之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皆攸歸攸塈義也。

傳以罍爲祭器。疏亦以溉爲祭器。此說是也。三章云。溉、潤也。特釋其字義耳。仍作洗器之名。方與次章罍一。

卷阿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疏曰。吉士亦是賢人。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此說是也。至豈弟君子。則定從朱傳指王說爲是。二章三章四章諸爾字。亦皆卽指王說。俾爾俾字。是詩人詠歎之

詞。不與上句豈弟君子連接爲獵也。五章六章之上三句。皆指賢才。而豈弟君子仍自王之義用賢才重之也。七章八章。維君子使。維君子命。正言吉士皆惟君子所任用也。媚于句。自指吉士言。不與上句從字命字連接爲義也。十章君子之車。君子之馬。仍指王有此車馬。而優待賢人意自在其中耳。並非以君子指賢人也。

竹書紀年云。成王三十三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此文誠似因詩而傅會者。未可据也。然本篇之義則定以集傳爲是。且首章首有卷者阿。即緪之以來游來歌。此其爲王與羣臣來游歌于卷阿。明白無疑者矣。陳氏啟源乃謂阿是大陵之通稱。卷是卷曲。亦非地名。然即使非一定之地名。而大陵上何不可游歌者乎。

有卷者阿二句。自是當日實事實景。故朱傳以爲賦也。毛傳謂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鄭箋謂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如飄風之入曲阿。此二說皆迂曲。不必從也。惟嚴氏云。南方溫厚之氣。風自南則得溫厚之氣。故能長養萬物。此即鄭箋所謂遇風從長養方來之義。是於賦中兼帶興意。爲可從耳。

來歌、自謂王歌。矢音、則是召公載賡以矢之。此是近日講意數衍朱傳之說。卻自可從。

朱子辨序云。洞酌之豈弟君子。方爲成王。豈此詩遽指所求之賢人哉。竊按。各篇之詩。指歸原不必同。未可一概相例。非前篇所指之君子必爲後篇所指之君子也。然此詩十章皆爲戒王用賢而作。首章由地勢風遇說起。則豈弟句鄭重提唱。必是就王躬說。方合詩人擔揚諷諭之旨。若遽以豈弟君子指所用之賢人。則來游來歌。不難如此鄭重提唱。反於文義太急遽耳。惟其指王來游。是以音節和平。舒長裕餘也。此章文勢。與岐陽石鼓。君子員獵。員義員游。音節頗似。

伴奐優游。意相承接。說來。爾游游字。即上章來游之游也。優游爾休。則漸次概言休暇。以及涵養陳性之義。俾爾彌爾性。依嚴氏作彌往其德性。義乃融洽。

土字雖所指者廣。然亦是近自游禮之地推廣言之。所以二章從爾游承來爲有情。即三章土字。亦自即目陵阿以推廣之爲有情也。版章以明大章著爲義。亦是爾日憑高眺遠而漸次詠及之耳。若作版章。即版圖義。則不應遽如此太黏實也。

憑翼孝德著四有字。即縣卒章疏附先後之四有字也。承以二以字。愈見著實。而豈弟君子。重爲唱歎。愈見人主之得用耳。卬卬下疊致二如字二令字。亦與上章文勢相比。不待唱明能用賢才。而得賢所助義自含其中矣。其賢才字義。直至下二章吉士吉人乃明說出之也。爲則爲綱。皆隱有得賢義在內。

憑翼孝德。皆以賢才言之。至呂氏意。謂憑翼自成王言之。孝德則舉其人言之。亦未嘗不是。但四有字皆就賢才指出。非上二有屬王。下二有屬賢也。至若鄭箋以祭祀言之。以爲尸之禮。則迂鑿極矣。康成好以禮說詩。若此者甚多。而此其最甚者也。說義與說詩迥然不同。近日博雅之士。有欲作詩禮考者。充其說。必至於傳會闕注。蓋失詩旨而後已耳。其流弊不可不慎防也。略記於此。

亦集爰止。即王多義也。王多即維使義也。使字命字。用賢義已完足矣。媚于句。特以賢才之就用申敍以

牧東之耳。並非使字連下編字爲義也。

亦傳于天。即升集王朝之義。與亦集爰止同義也。藹藹即形容吉義。義字即後藹吉生出。

陳氏啟源引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西申以原鳥。方揚以皇鳥。按王應麟注。成周之會。在成王時。詩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是也。又引蔡邕琴操。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禮。此禮鳳鳳鳴事。亦於義無害。但陳引之以爲此乃集傳所謂游歌。則亦泥矣。

愚謂高岡亦是詩人就卷阿來游之地。即景推說。固非必其事即在來游之時也。然亦非必如集傳以爲比喻興起下章之義。則文勢太過申長矣。君子之車四句。自是來游即事之辭。而推此以優待賢者之意。亦自該括其中。若以上章華蓼雖喻爲車馬興起。則非也。

民勞

序曰。召穆公朝厲王也。朱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詞。蓋以戎雖小子。王欲玉女。皆非指王言也。然即指同列。亦仍是戒王耳。

汔、毛訓危也。鄭云幾也。按二訓同義。陳氏啟源援爾正釋詁。幾、殆、殆、危也。殆、汔也。謂殆幾危汔轉互相通。此說是也。漢書外戚傳。危教之矣。師古曰。危、險也。此危字即幾字意。

柔遠能邇。鄭箋。能、伽也。釋文。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近日盧弓甫釋文考證云。此伽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愚按。鄭氏箋注必有所本。今不可考矣。柔遠能邇。見於成王輯命。與冒貢非幾同致丁寧。召公戒王之詩。亦并以歌懷感懷言之。想見周初君臣相勖之要義也。定字綏字。皆足以綜與謨之奧。括治亂之原矣。

以謹罔極。嚴氏詩緝以衛風篇罔極例之。甚當。蓋一縱詭隨。則其弊必至於靡所底止也。始於惜恢。究於醜厲。而成于縉紳。

王欲玉女。箋云。王乎。我欲令汝如玉然。此經以女指王。固於文義未順。集傳云。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此義雖是。而猶未盡也。愚按。此所謂戒同列者。必是王所信任佞幸之輩。故承上梅言縉紳足以反正之患。到此歸到王身。言王所以蠱惑女者。乃正所以成就汝。使汝改悔以歸於正耳。玉女字無可注釋。情後來張子西銘云。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乃是此經之眞切注腳耳。大約文義本精理。未有不精理而能通文義者。未有不通於文義而能調經與者。若以調詁相傳。其來有自。不得不溯師承於漢儒也。至於義蘊因文勢而始通者。則必折衷於朱儒。方可與道大邁耳。此愚區區之見。讀請經之要言。聊因此而發之。

板

前篇以大諫終。此篇以大諫始。蓋至此稱天以警之。（首章上帝指君言。二章以下天字。則稱天也。）其諫可云大矣。出話不然。爲猶不遠。二句是通篇節目。猶字即小旻哀哉爲猶字也。下句後申接云。猶之未遠。是所以致諫之由。全在爾日君臣有更立法制之處。不接民隱。不率舊章而妄自舉動。今雖不能致其匍匐事。而詩人意實如此。以

下文無自立辟及憲憲泄泄證之。愈無疑矣。爾疋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注云。佐興慮政設教令也。二章鄭箋。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此說是也。毛傳直用孟子。泄泄猶沓沓也。孟子云。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蓋詆毀先王之道。則必更張法制。意正相合。恐非怠緩悅從意所能盡也。陳氏啓源引周語。厲始革典。此證當矣。此篇大指皆就爾日君臣之行事說。既就行事說。因卽於其議論徵之。故三章曰。我卽爾謀。又曰。我言維服。此必當日實有所指之事。見於謀畫計說者。所以篇首卽先提唱出話不然。而二章暢曉之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正見其時制法紛更而議論不能和輯。重爲民擾耳。

罄罄、夸毗、蔑資、皆從傳箋解爲當。

善人載尸。箋謂如尸不復言語。此正與出話不然。爲猶不遠。相爲對照。威儀卒迷。爽亂蔑資。爾日必有因更立法制而致隳壞紀綱耗竭國用之舉。今亦不能盡攷。要之。治民之法。無取乎多方更張。是欲增益之而反以成其多辟矣。故曰攜無曰益也。攜字承上句如取如攜。蓋言勿以民之易從而謂上之人有以益之也。當知攜民宜順其自然之經。則處處符合耳。

陳氏啟源據春秋僖五年傳引詩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謂此正適子義。是也。价、毛訓善。與朱子訓大意同。鄭則訓甲。大師、鄭訓三公。朱子則訓衆。要之。此等虛舉。皆必爾日所指實有關於王朝者。今亦無由一一攷詳之。惟是懷德惟寧一句關插於中。自以修德而固宗子爲主。其不云修德而云懷德。懷毛訓和者。仍二章輯懌之義。卽上篇柔能之義也。王訓往義。非音往也。陳氏以釋文無音。謂蜀以前經文作宝。良是。

曰明曰旦四語。鄭箋謂常與汝出入往來相從。此解未嘗非詩人正指。然而二曰字。二及字。神理實不盡如此也。蓋明與旦同義。猶之上言怒渝同義。天之怒。因人戲豫所致也。夫之渝。因人馳騁所致也。彼安於戲豫馳騁者。將必諉之曰。天固有未怒未渝時耳。詩人乃正告之曰。吾且不言天之怒天之渝。而特與汝言天之明旦可乎。今且不糾汝之戲豫馳騁。而第觀汝之出王游衍。彼將曰此非戲豫馳騁之昭彰致變者比也。或覬偷趁未明未旦之頃。而偶一出王。偶一游衍。安必其正值天明天旦頃哉。詩人則曰。正須善觀昊天之明旦矣。夫昊天寧觀在下。固無時不如明如旦。特人未知耳。汝其知昊天之明恰卽在汝出王時乎。汝其知昊天之旦恰卽在汝游衍時乎。二曰字體會於無聲。二及字湊合於無形。語意森切如此。○出王不可言出入往來。出下無人字。往下無來字。此出王非以行步之出往言也。卽孟子出人無時、莫知其鄉之義。卽游衍馳騁。亦是以心言也。若作行步往來說。則馳騁亦豈泛說車馬馳騁乎。不解宋儒析理最精。此何以不加改正。

詩附記卷四

大雅

蕩之什

蕩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孔疏引爾疋釋訓。是也。釋訓云。版版、荒荒、僻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非斷章也。近日鄒氏晉涌爾疋訂義。因孔疏引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王道蕩蕩。遂以爾疋釋訓之文目爲斷章釋義者。非也。朱概以上帝指上天。於詩義原自可通。但首句既指上天。而次句下民之辟。又指時君。於文未順。不若鄒說以上帝指君爲得之。蓋板蕩二詩。惟首章上帝。皆指君言。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天子。及七章之上帝。則皆謂上天耳。二章以下。借文王之言唱起。而此章卽用四箇會是。指摘分明。有儆數不盡之意。然後以女字總括之。女與是力。卽咨女之女也。此女字既是咨女之女。則豈有天降滔德天字又指君首者乎。

滔德、集傳本作滔。與傳疏釋文皆合。釋文。滔漫、本亦作慢。而後來集傳刊本遂譌爲慆耳。非集傳本誤作慆也。

三章而字。五章爾字。皆女字之變文。各隨文以見義。

流言以對。對字宜依毛傳訓遂。陳氏啟源謂王用人聽言不審。使不根之流言得遂。則寇攘進矣。詛祝興矣。此說是也。此內字較六章內樂之內尤爲深切也。此內字由遠而近。後章內字由近而遠。

槃然以下三章。極寫溜德之狀。氣滿大宅矣。而中間特舉酗酒爲實境。甚矣飲酒之爲害於人國也。然六章蜩螗等句。則概說亂義。非僅承飲酒耳。

老成、典刑。皆在舊字之中。尚有典型。本實先擬後二章。誠詞深重。有起衰反正之思焉。借殷鑒夏。審時誠後。是以周祚雖衰。天命未改也。

抑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今集傳本脫此字。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瞽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韋昭注。懿詩、大雅抑之篇。懿讀曰抑。陳引侯苞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按隋志。侯苞列於趙徵士之前。韋昭吳人。侯必非取韋注爲說也。其云刺王室。亦爲較渾。當以侯苞此說爲正也。楚語不言刺王者。朱氏鶴齡曰。篇中爾女小子及手攜耳提諄諄藐藐等語。皆設爲老成人訓戒後生之言。意質在諷刺時王。亦因以自警。此說與朱傳亦未始不相合也。至謂厲王之世。武公方爲諸侯之庶子。而嚴氏陳氏皆以爲作於爲庶子時。固非矣。蘇氏又以爲刺幽王。亦皆非也。愚謂序以爲刺厲王。此在經師相傳。必非無因。而其作於何時。則無從而攷矣。故莫若依侯苞謂刺王室。以自警。則衆說皆融貫耳。

酒誥曰。用燕喪威儀。賴命曰。人自亂威儀。比詩開章即曰抑抑威儀。二章曰敬慎威儀。五章曰敬爾威儀。八章曰不愆于儀。蓋楚語左史所述。語語皆此篇注腳也。

首章以德隅立幹。即以哲人言之。足見是詩爲刺王而作也。若專爲自箴。不須先就哲人說也。蓋凡位極崇高者。每自恃聰哲出於人上。未肯降心與衆庶例觀耳。豈知哲者竟與愚等。而不思其致戾之由也。亦維斯戾。斯字刻責到威儀上。指切言之。怵心警曰。

春秋哀二十八年傳。子贛曰。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注、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陳氏啟源引此。以駁此篇朱傳能盡人道之說爲迂闊。愚按。古人篇章原不妨指歸各見。周頌烈文篇。爲諸侯助祭而作。故以得人爲說。若此篇之旨。於用賢意無所屬。自以朱傳能盡人道義爲正。且於有覺德行句相貫也。

辰告、箋疏朱呂說皆同。嚴氏謂入告者。非也。然朱傳云。大其謀。定其命。則訏謨定命四字爲當句對法。呂記云。既大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卻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播告焉。此則又作二句相承之勢。似皆非也。以愚意度之。此二句訏謨與定命當串講。不當對說。亦如遠猶辰告句勢也。合二句。則當對看。不當串講。蓋第二章正是敷陳抑戒實際處。前四句尚是虛說。至此二句。肅括閎深。乃見詞典實義。不特後來宋人箴記推佳語也。

興迷亂於政。箋云。尊尚小人迷亂于政事者。此說猶未也。興字緊貼迷亂說。蓋政者所以正己而正人也。是以訏謨遠猶即威儀敬慎之符也。今則迷亂。爰從生。即從其政生耳。本當以政止國之迷亂。今乃興起迷亂。即於政見之。第三章首作此語。警動極矣。

政之迷亂。德之顛覆。全以荒湛于酒一語承之。厥紹之弗念。明刑之罔求。皆以湛樂一語開之。與蕩詩酒誥相表裏矣。

自威儀以暨政典。凡所誡者非一事也。而先之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內。有此細密精神。此其規模宏遠矣。故直接曰維民之章。

苟且之苟。从艸。句聲。古厚反。艸也。又作苟且字。此在說文草部者。其苟字、已力反。从苟省。从包省。自急敕也。急也。敬字左半从此。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此蓋因君出迎。故於賓爲急說敬耳。聘禮。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亦同。乃鄭注云。苟、且也。假也。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夫以賓主致敬。而曰苟且之敬。曰假敬。曰小敬。此何說乎。此正是說文自急敕之苟字。音棘。不音耆。詩無曰苟矣。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皆即此字也。蓋凡人之易其言者。每出口於太急耳。是以戒之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言慎勿託辭於急而易其言也。此於曰字神理亦明白矣。而於下句言不可逝逝字。亦可去入相叶爲韻也。乾隆五十一年二月經筵。詔用抑詩譜入樂歌。是月六日。方綱以詹事得預講席。入擫樂部。奏至此句之末。引長其音。與下句相比。靜聽之下。恰與愚說苟逝相叶。節奏宛合。益信樂律諧聲之不誣也。視爾友君子。近正人也。見大賓也。相在爾室。就閒居也。愼幽獨也。視爾、相爾。文勢相因而下。正得諷箴之味。鄭箋專指祭末言。偏。

八章辟爾爲德六句。集傳只以爲德而人法之一語釋之。似太略矣。辟字、毛訓君。疏以毛訓法者。未審毛意也。鄭訓法。此二說自以指君爲是也。蓋人君居高臨下。易爲人所式從。故曰女善則民善矣。爲德爲字須善會。蓋言其不難於施力也。除卻僭差之事。賊害之端。自上肇之。則不足以臨下矣。果其不致僭差。無所賊害。即未有不足爲民法者。極言風艸之情。率導易以起功也。桃李二句。以投報言之。童角二句。亦當以感應義言之。特當日何所取喻。今不可攷耳。鄭箋以辟王后。謬矣。

告之話言。釋文。話、戶快反。說文作詁。詁、故言也。臧氏鏞堂曰。據釋文則知說文詁下引詩告之詁言也。毛於愼爾出話傳云。話、善言也。於告之話言傳則曰。古之善言。古字即故字。則詩亦必作告之詁言也。釋文皆音戶快反。則唐時本已誤矣。說文亦爲後人妄改。愚按。臧氏此說甚是。今世所行說文。話字下引傳曰。告之話言。詁字下引詩曰。詁、訓。徐氏鍇傳亦未有說。則說文此本自唐已然矣。臧氏此條。不可不存以備攷。

首章開唱維德之隅。九章乃申言維德之基。基者、隅之本也。恭人者、威儀之本也。首章維德之隅下。即以

哲人愚人剖說。此章維德之基下。亦卽以哲人愚人比對。此第九章乃是通篇正結束處也。後三章重與提唱。以致往復不盡耳。

民之靡盈句。諸家說皆未安。集傳謂若人不自盈滿。於文義爲近矣。而仍似未有證者。蓋此靡盈句非甚著力語。轉若就凡人一概如此之境地。與之看樣。與之耳。婉度者。所以有不盡之味也。靡盈猶言學無止境

我生靡樂一句。上下表裏。無所不徹。刺王義亦在內。自警義亦在內。忠誠之忱。聖賢之學。處世持身之法。面面俱到。所謂無日不在憂患中也。

桑柔

序曰。芮伯刺厲王也。箋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守良夫。疏、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按漢書古今人表。既兩載芮伯。而於共和時特書芮良夫。逸周書芮良夫解。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則良夫其名也。何以云知是字耶。朱子集傳。此詩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後也。以漢書人表敍良夫在共和時驗之。與朱子說正合也。諸家於滅我立王句。或謂將滅亡王室。則其詞虛而無據。宜說詩者紛無定見矣。

史記周本紀。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其害多矣。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王不聽。周書。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惟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而相誣蒙。及爾顛覆。無曰予爲惟爾之禍。按此二條皆與此詩語相表裏。足括箋疏矣。

倉兄填兮。毛傳。填、久也。箋疏申之曰。喪亡之道。滋益久長耳。朱傳。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按毛鄭訓義雖云喪亡滋益。然倉兄二字自是疊致形容語。則朱傳義與毛鄭亦不相悖也。然朱傳既云填蓋言久。又云悲閔之甚而至於病。又云或疑與癲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此則前後不甚相應。凡詩傳此類。似皆朱子未定之藁耳。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傳箋皆作不自彊於爲善。此說是也。無競、執競、皆訓彊。不訓爭也。蓋能自彊。則有定矣。不能自彊。則靡所止定。而將何往耶。此卽所謂未知王之所定者也。

好是稼穡四句。正從專利意發出。則諸家糾葛皆可芟矣。

雲漢

毛傳。回、轉也。鄭箋。昭、光也。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孔疏言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按此句只言夜無陰雲。似不以水氣言。然昭回二字謂雲漢之光轉運於天。則昭回二字非疊疊形擬之詞。蓋仰視天漢。其光景運轉於天。則不見陰雲。以致雨之意正在此。渴望之中。豈得謂昭回云者是摹寫其光景云爾乎。後來如蘇文艸木衣被昭回光。竟以昭回作雙字。摹寫雲漢之光。詩文相沿用之。不知爲章于天。是

贊仰之語。昭回于天。是感苦之語。其誤作贊美。又誤作雙連之疊字者。皆蘇文誤會致啓之耳。昭字指雲漢之光。似略一頓。回于天乃致歎於不雨之義。自是如此。豈得誤會乎。

王曰於乎。鄭重提唱。雲漢曙星首尾。以實景賦之。

寧丁我躬。集傳載或說。卽蘇氏權說也。最爲有味。

散無友紀。以下數句論之。友字指羣臣言。無疑。無紀卽散之義也。或謂友疑作有者。非也。無不能止句。諸家所說皆於文義未順。惟黃氏日鈔云。此言歷舉羣臣盡力救旱。故云靡人之不周盡矣。以其用力言之。無不能止其旱勢者。此與宜無悔怒語氣相似。較爲得之。

昭假無贏。王申毛義。謂當昭見其至誠。無敢有私贏而不敷散。按此云私贏不敷散。猶未粉然。近日陳氏啓源又申述其義曰。上章靡人不周。言羣臣恤民之事。此又欲其終始不倦。故勸以昭布至誠。施惠於下。無或少有留贏。以民命瀕危。當振救之。無棄其成功也。此說是也。無贏卽不敢滿假義。

崧高

登是南邦。傳云。登、成也。成法度於南邦。既王申伯言之。則世執其功。仍承上句指申伯言之也。集傳載或說。以召公之世職言者。非也。以第三章式是南邦合讀。則知之矣。蓋集傳於此等處皆未免太略耳。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徹者、周家田制也。如此提唱敍置。方見召伯營謝之功。有關王制政典之大者。不是僅一築城而已。大雅諸詩。自公劉篇從徹田敍起。直至此篇。於召伯營謝時敍及徹法。此則詩之繫於政者。

往近王舅。近、譌作近。其來久矣。自毛傳、鄭箋、陸氏釋文。皆未之改正也。惟朱子集傳云。鄭音記。（愚按此本是近字。非近字。不須云音記。）按說文。从辵从丌。今从斤。誤。此字直至朱傳乃能改正。今日攷據說文者。如顧炎武、張弨、陳啓源輩。皆不言板本作遠近近字之誤。蓋此諸家平日皆高談漢學而薄宋儒。及至此等處。由朱子攷定精確者。又反匿沒而不言。甚矣近日讀書人有意與朱子相左也。至黃氏日鈔誤信王雪山說。欲作遠近近字讀。則更不足置辨矣。

烝民

韓詩謂仲山甫封于齊。見漢杜欽傳。說王鳳曰。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歎息永懷。（此釋字義。最爲明白。）宿夜彿銅。不忍遠去。鄭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衛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爲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爲喻。則是其義非繹。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又洪氏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樹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擇居。在於成陽。因氏仲焉。洪跋云。此碑漢威宗永康元年立。敍仲氏得姓。蓋同韓杜之說。近日會稽范氏家相曰。齊爲太公封國。未聞宣王時復有封齊之事。愚按本詩。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義甚明。韓杜之說。可無庸置辨。邀泥古者復執師古說以傳會之。故具載此說。以著其是。

韓詩外傳。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按。此於德輶如毛、民鮮克舉。蓋最爲精切。下何云。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又云。愛莫助之。此於德之分量。仲山甫之所造。俱體會入微矣。愛莫助之。與上民鮮克舉之。此二句俱是一例。承接德輶如毛而言。舊解謂愛仲山甫而莫能助者。非也。蓋人亦有言。德之精微。至於其輶如毛。民雖欲舉。而鮮克舉也。雖愛之。而莫能助也。而惟仲山甫乃能舉之。能補之耳。補卽助也。鮮克舉之。愛莫助之。二句是開筆。維仲山甫舉之。維仲山甫補之。二句是合筆。自首章卽從物則懿好本原說起。次章柔嘉維則。小心翼翼。乃正敍仲山甫懿德之實。三章王躬是保。保其德也。四章以保其身。亦保其德也。五六章就人言極致詠歎。而上下中外皆德所協應矣。

箋疏以纘戎祖攷泛指百辟言。黃東發又引方博士解。謂補袞職是如賜袞衣。皆非也。杜詩。朝廷袞職誰爭補。則補之義舊有之矣。

禮孔子閒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注。謂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輔佐。若天將時雨。山川先爲出雲矣。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也。此宣王時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取類以明之也。按禮記此篇又引江漢詩。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弛其文德。協此四國。蓋雅詩所陳。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王武王之德。因以及于宣王中興。文治武功之要。自吉甫方叔以及申伯仲山甫之倫。此次述詠詳矣。類而蒐之。其積累之源遠可想見矣。

韓奕

有倬其道。卽倬彼甫田之倬。承上梁山禹甸來。以爲道路之道。何其直截爽朗。曲陳氏啓源駁朱傳之解。朱子集傳於此等句義懵尚未見太晰。以爲戲論者。何哉。況詩人之語。正喻關照。卽詠韓侯入朝之道路。而宣王顯明治道之義自在其中耳。

既稱入覲之新受封者曰韓侯矣。則以侯氏稱之。又何不可。而箋說必指諸侯在京師未去者皆來燕胥。反略主而重賓。何也。呂氏詩記尙爲箋說所牽。以爲或者專指韓侯。蓋前人畏鄭箋至於如此。

宣王之錫命。韓侯之受命。皆篇中正意也。中間插入韓侯取妻二章以渲染之。錫慶之便蕃。文章之節奏。因之以生。而又於中帶敍出韓土之富饒。則於波致之中復關正義。詩人之能事備矣。

韓侯顧之。毛傳。曲顧道義也。孔疏。以君子不妄顧視。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此朱傳所未及。然於義可從也。

獸其貔皮二句。仍主韓貢職言之。

王伯厚詩地理攷。多引逃而無斷制。蓋古今疆域遠近名實懸殊。不可以一人一時之說律之。愚所以不敢臆爲置辨也。惟顧氏炎武所辨二條。則於詩之文義大有關繫。不可忽略者。大原一條。已見前矣。韓城一條。則顧氏据水經注聖水條下云。東遷韓城東。引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

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濕水條下云。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卽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攷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今以水經注爲定。按。顧氏此說甚辨。所引潛夫論。亦與水經注濕餘水條下。高梁水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之說相合。水經注此下又載魏劉靖碑云。登梁山以觀源流。度形勢。云云。然劉靖碑所云登山相渠者。不過就一處相度地勢之文。非若爾雅所稱梁山晉望也。乃特於五嶽外標舉大山爾。爾雅於釋詩最爲親切。而特舉梁山晉望。則與此篇大書韓國禹甸之爲相稱矣。況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云。韓國在河東郡界。此與成五年杜注。梁山馮翊夏陽縣北。亦相合。自是古訓。不可易也。卽禹貢治梁及岐。國於冀州。而書正義亦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葉氏夢得云。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爲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信此梁山是晉地之梁山無疑也。若燕師城韓。則呂氏詩記云。春秋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尙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愚竊以爲古事不能詳推。未可概以後人所見事理度之。而陳氏啓源亦云。山甫城齊。自鎬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相等。則顧氏韓城之辨。可無庸耳。

百蠻、追貊。亦皆溥概言之。孔疏詳矣。近有疑百字當與貊通者。此妄說也。

春秋詩話

勞孝輿撰

序

康熙甲辰。余應歲試。識孝輿場中。時羅履先同余寓仙湖。何報之、陳聖取、朝夕相過。孝輿並締交。稱莫逆。諸子皆學使惠公所賞識。同在師門。風義倍敦也。孝輿性情篤雅。類履先。風致瀟洒。類報之。志大則似聖取。惟聖取不修邊幅。頹然自放。與孝輿頗異。余亦疎慵忤物。而孝輿反並愛之。與諸子共爲耐久交。無異也。嶺南舊爲詩藪。代有名家。惠公嘗勖及門接武。余善病。不能工。履先天才獨絕。超超元箸。余尤喜其贈遺之作。頗不忘規。報之下筆蘊藉。欲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以合於風人之旨。聖取孤行己意。語多悲痛。孝輿則磊落英多。人謂其五言得王孟風味。然孝輿不徒以詩鳴。思以其才見於世。所謂志大似聖取者。聖取賈入太學後。舉優行。丞龍游。孝輿亦膺選拔。令黔。相繼沒。才士何多不永耶。澳門司馬張公、孝輿同年生也。分守佛山。訪其孤。得所撰春秋詩話。梓之以傳。屬履先、報之、及余爲序。夫慈母於垂絕之兒。留懷以哺。仁人於久荒之墓。樹表以識。公於孝輿。不令言與俱沒。其用心將無同。顧公推是心於有政也。嗚呼。孝輿、聖取、已矣。余與履先、報之、雖幸存。而感念同門。悲深梁木。惠公蓋棘與孝輿宿草同湮。無復甄陶劇切。其傷悼何如。惠公著有春秋說。孝輿此書。無乃濫觴獨得。微司馬之力。孰知河汾之傳猶有瓣香未墜耶。余將與履先、報之、合刻聖取、孝輿、所自爲詩。以不死吾友。爰敘是書。以爲乘韋先。乾隆辛未至日。友弟碧江蘇珥。

序

古詩學何爲哉。學以用詩。學以說詩。用詩者。如孔子責誦詩以達政專對。孔子於蘧木氏卜氏。許其可與言。孟子謂咸邱蒙。說詩當以意逆志。是也。說詩者。如鼎不銘大雅之勳。而里巷莫究先王之澤。士徒抱殘守闕。挾一說以自封。自六藝之教衰。而詩學寖微。旅自唐以後。以詩話著者。無慮數百家。君子傷其用之不復見也。或者并其說而失之。此南海勞子春秋詩話所由作也。春秋時。詩亡而詩學不亡。一時列國名卿。魯有穆叔、晉有叔向、衛有甯俞、國小如鄭、子太叔、公孫僑之流。追隨兵車玉帛間。從容揚扢。宗祏賴之。故曰。登高作賦。大夫之才。言其材智深美。可以興同政事也。又曰。歌詩必類。言各有義類當從也。類則不踰於言矣。作則施於有政矣。然則春秋其詩學大昌之會乎。聞之。文、武、周、召、詩之體。三代而上。春秋所以與詩合。毛、鄭、齊、韓、詩之末。三代而下。春秋所以與詩分。善學者。由分致合。出以用顯。而處以不可也。謂非深於春秋。不可也。謂非深於詩。書名。俾邱湖有溥。不壅窮育。宣尼既殂。別開面目。如勞子者。謂非漢周磐居貧養母。誦詩至汝墳之孝章。慨然而歎。乃就學孝廉。庸詎能鳴蟋蟀。帝嘉其直。夫猶是詩耳。周磐用以爲孝。山惲用以爲忠。猶有春秋諸大夫之遺教焉。山惲獨詩之家。擅漢剛宋均失之愚者。則又何也。是書出。其庶可以無憾若夫言太科。余不赴。而勞子就試。寧黔中凡十年。卒於官。妻歸。貧兒廡以居。其貧如此。告孔子讀詩而嘆又同辭。

曰。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則勞子之學詩有效。益可睹矣。余故樂爲公諸世。其藏於家者。有讀杜稿餘、阮齋文鈔詩鈔若干卷。乾隆十六年。歲在重光協洽。相月既望。宜城年眷弟張汝霖書。

序

少時。讀孟子。至詩亡然後春秋作。嘗爲轉一語曰。春秋作而詩乃不亡。聞者或疑之。既而涉獵諸經。以文而治及春秋。雖文成數萬。其旨數千。所爲維王迹於勿墜者。未易盡窺其涯涘。而華茢鉞寓於筆削。大要與風人美刺之意若合符節。始信曩時所言亦非謬而不經也。歲癸丑。予初入粵。客端州署。校閱試卷。時同事者爲江南江寧劉君義臣、廣東南海勞君巨峯。皆博雅士也。月餘內。樽酒論文。剡燭吟詩。望極人生韻事。試既竣。劉君以病去。勞君乃出所著春秋詩話。屬序於予。予心賞其名。及展卷披閱。蓋取左傳中興詩相附者集爲五卷。曰賦、曰引、曰解、曰拾、曰評。類聚羣分。章疏句解。要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其仍繫以春秋者。傳固爲經作也。夫不精一經者。不能治諸經。不精諸經者。不能治一經。學者通患。類多不免。今治一春秋傳。而詩之源流得失皆於是乎見之。是春秋也。而可作詩觀乎。通是意者。編年紀月。可以觀易。惇庸命討。可以觀書。朝聘會同。可以觀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爲開拓萬古之心胸。曷有紀極。舉僅詩話云爾哉。顧予也、喜景飛騰。才疎著述。往往了於心而弗克了於手。而勞君以壯年英發。乃能於舊業故壘中力闢生面。且篤其實而勉者書之。確然可以信今而傳後。是則予之所俯仰感懷、中惕息而愧汗弗如者也。遂書以復焉。時雍正癸丑季夏上澣。江右禾川年家同學教弟嵇逢潤海觀氏拜題於端暑梅花書屋。

序

吾嘗工詩者。素推羅履先。僕與勞孝輿、陳聖取、蘇瑞一、皆不及。顧孝輿善言詩。嘗同飲聖取晚成堂。雨窗夜話。孝輿謂國風淫詩備列。不知所逸何等。宜尼可作。當不受刪詩之評。又謂陳正字碎琴燕市。無異王右丞主第琵琶。一座首肯。然尚未知其有春秋詩話一書也。未幾。聖取宦越。孝輿宦黔。僕亦沿牒象郡。自是杳不相聞。歲辛未。請告里居。相國張司馬乃爲孝輿刻此書。屬僕讐校。孝輿故善言詩。此書尤卓然可見者。其詩亦日進而工。而所著阮齋詩鈔。其子無力授梓。弗克表見當世。用是歎司馬之高誼爲不可及也。司馬宦粵十數載。所至以慈惠稱。尤折節下士。士之單寒者、賑之。嘗夜雨。乘扁舟訪墉先於村塾。又嘗醵金卹詩人汪白岸之貧。昔陳仲舉爲豫章太守。問徐孺子所在。徑造其廬。王東亭作吳郡。與張希祖情好日隆。韓退之贈盧同句。俸錢給公私。蘇子瞻貽呂倚詩。薄少可時助。司馬既追步古人。茲復有此舉。俾孝輿半生心血。不致泯滅無傳。且使讀是書者。知孝輿之善言詩。因以知孝輿之工於詩。不特孝輿之幸。亦吾黨之光也。倘是孝輿聖取著作相埒。兩人並卒於官。遺文散軼。存十一于千百。責在後死者。僕既不能如李建中手寫郭集以待上獻。復不能鑄之金石以永其傳。追念二十年前尊酒論文。徒深舊雨之感。視司馬高誼。能勿愧哉。僕亦少有詩筆。老去不復料理。牙生輟絃於鍾子。匠石廢斤於郢人。冥契既逝。發言莫賞。覆瓿災木。聽之後人。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比日方與瑞一共遊醉鄉。且讓

屈先獨步九原有知得毋笑我潦倒也乾隆辛未重陽日友人何夢瑤敘

春秋詩話卷之一

清　南海勞孝輿阮齋撰

賦詩

風詩之變多春秋間人所作而列國名卿皆作賦才也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歟蓋當時秪有詩無詩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爲己詩彼人之詩此人可廣爲自作期於言志而止人無定詩詩無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記曰詩言志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春秋之賦詩者具在可以觀志可以觀詩矣敍賦詩

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逸詩義取明宗於海）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賦詩贈會春秋始此兩雄相當意氣過人隱隱有當今英雄惟孤與使君意

文公如晉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頌不忘規詩之教也以樂倡即以樂會一唱一和視後人步韻往復者倍有深情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會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肆業及之也昔諸侯

朝政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此作詩之旨即作春秋之旨也一段大議論輕輕從杯酒間說出遂覺魯之郊禘八佾紛紛無益秪成妄人彼初不解湛露彤弓是何物也大抵當時名卿不乏作賦才而大義見大學問如武子者僅見耳宜聖人歎爲不可及也厥後穆叔不拜文王肆夏一依粉本其武子詩教遂傳於魯歟

先蔑之使於秦迎公子雍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靡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義取其戀銅鞮之官也林父親人其深情乃如此）

公如晉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於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鄭伯宴公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會拜鴻雁自言寡弱祈相卹也四月言已行役之勞將歸祭未遑也載馳更告急也采薇言不敢安居也四詩拉雜稱引各各不言而喻而當時大國憑陵小國奔命之苦淒然如見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取思古人而獲我心也）

韓奕取其事之切綠衣略其事而取其意同詩共賦而各不同古人不執泥如此可爲詩法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意本甯武而屬詞婉至娓娓動人不亢不諂自是對大國之體可見古人之善脫化處至其訓詁之精細直是漢儒玉律金科

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欲及時相趁伐鄭也）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詩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匃也先君守官之嗣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草木臭味何妙有詩情彤弓之賦甯武所不敢聽此則受而不辭看他請出天子歸功先君就詩中識字牽合自己遂令賦者受者俱覺有謂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豈有定指哉

向之會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之責其漏洩言語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上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

是乎有殽之師。晉圖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殺。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遇。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辱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圖不與華同。貲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眷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聳焉。使卻事於會。成愷悌也。

青蠅一賦。分明當面指斥。而反動宣子者。愷悌二字。人人心曲。使人意消。所謂溫柔敦厚之教也。左氏一注。非弄筆姿。乃明戎子一席話。得力却在此耳。然戎亦能賦。可知當時詩教人人之深。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倉卒師行。矢口成賦。想三百篇久爲諸名卿奚囊中物。

孫文子如戚。孫圃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喻父子居河上將爲亂階）太師弊。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歌之以怒文子。文子遂作亂。

此詩禍也。然詩不任受過。圖用之何如耳。

春。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圖。荀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

拈出一類字。說詩人妙。今之詩人。不咸而變。未衰而老。無疾而呻吟者。抑何不類之甚。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弊。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穆叔於春秋時賦詩最多。此章兩賦俱成名卿。動容相謝。知其風雅之氣深矣。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詞旨雅令。擅詩之腴。

齊及晉平故。穆叔會孫子於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賦常棣而獲重賄。歸而受大宴。武子亦榮矣哉。抑南山之詩。贊圖基焉。頌中有讖。是時專政。公室已卑。武子圖而無避。其宜矣。

晉人執衛侯。齊侯鄭伯爲衛侯如晉。晉侯享之。晉侯賦嘉樂。樂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請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使叔向責衛侯之罪於二君。國子賦善之柔矣。（逸詩）子展賦將仲子兮。（言人言可畏）晉侯乃歸衛侯。

圖君見執。怨鉅矣。仇深矣。豈可以口舌爭哉。二三君子善於解紛。但於杯酒賦詠而宛轉開諷。面皆怒

可平。衛難已解。甚矣詩之善移人情也。長門雖棄。猶愛未忘。長卿僅得詩意。遂糴致千金。小儒從而詫之。抑何少見多怪哉。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輿之食。不敬。賦相鼠。亦不知也。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有阿。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彼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也。文子曰。其餘皆敝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垂隴一享。七子賦詩。春秋一大風雅場也。惟七子中有伯有。正如竹林中有王戎。殊敗人意。厥後被髮之厲。卒如趙孟所料。倉卒一賦。遂足定終身。此中機括。微哉微哉。非深得於詩者。未易語此也。

建安七子。大歷七子。若明之前後七子。皆以七名。風流勝事相傲如此。或曰。子謂作者七人。亦有所指云。豈其然歟。

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悅。使工爲之誦茅鴟。（刺不敬）亦不知。既而奔吳。

前賦相鼠。今誦茅鴟。衰落已甚。然叔孫亦可謂對牛鼓簧。不憚煩矣。茅鴟詩名趣甚。惜其逸矣。想必活體一醉漢形容。

公如楚。季武子取卞。公惡其疏己。不敢入。榮成伯賦式微以歸。

長歌當哭。安得不歸。至再世而鵾鴣來歌。正乃欲歸不得耳。穆之末造。蹌蹌至此。悲夫。

號之盟。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強。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強不義也。

大明之賦。得意在赫赫二字。叔向即引詩赫赫二語。見不足恃。赫赫而得。則可爲文王。赫赫而失。則滅於褒姒。孰謂春秋非詩史哉。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人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義取濡物）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家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喻有國而治之也）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

以安厲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郯莒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歌瓠葉以燕享。雅甚。賦常棣以安吠厲。奇甚。主賓二詩。本不相蒙。看他準合情理。宛然如此說詩。豈復有枯滯之病哉。尤妙贈會之前。有一穆叔。鵲巢采蘩。互爲映發。意有波瀾。至羣賢畢覲。爭奉顏色。則狐虎之威。跋扈飛揚。分明畫出一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之世界矣。此會乃趙孟極得意之舉。是左公極著意之文。與前范宣子受彤弓同一洗發。閱者毋草草忽之。

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以韓子比四臣也。）韓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賦節之卒章。（言晉德可以齊萬邦。）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因詩及樹。因樹不忘詩。絕妙詩情。遂爲千秋佳話。

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江南之夢。

明王不作。雅詩既亡。僭侈之君。得而用之。子產雖捷敏將順。良苦矣。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不會。賦君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卽用詩語作斷案。映發絕佳。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產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儒子善哉。起有寵矣。子產賦羔裘。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賦褰裳。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蘀兮。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曠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益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結亂。敢不拜德。

按六詩自羔裘美大夫外。餘如同車、扶蘇、蘀兮、序以爲刺忽者固爲不根。若朱傳以爲皆淫詩。而莫淫于褰裳。試如其言。諸卿不且自揚國醜乎。大抵詩人取興。多托之男女綢繆之辭以言其情。至牛仲云、蔓草一詩。子太叔賦於垂隴。子產以餞韓宣。孔子與程木子師孟而賦。古人於君臣朋友間。每托言配偶。至流連想慕之際。多言美人。其非淫奔之詩也明矣。此佳人芳草騷之所以托始也歟。

自垂隴七子賦詩後。至此二十有一年。復有六卿之賦。鄭以孱國處必爭之地。諸君子以風雅之氣扶持勿衰。孰謂詩人無益人家國哉。

餞行賦詩始此。

小邾子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武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右列國公卿大夫宴享贈會而賦詩者三十一則。自僖公二十三年秦穆享重耳起。（用河水逸詩。）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婼聘宋而訖。（用新宮、亦逸詩。）穆公賦六月。而以興重耳之霸。昭子賦車轄。而無救於昭之亡。合觀二百年間興衰成敗之迹。歌之類與不類。可以見其志之所之矣。

補遺

吳人既敗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秦庭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順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詩話卷之二

解詩

解詩者。因詩作解也。左氏傳春秋。未嘗解詩。今曰解詩。毋乃經傳并誣詩歟。曰。不誣也。左氏傳春秋。故解詩也。未有春秋先有詩。凡征伐宴享。廟謨野俗。一寓於詩。此文武志也。既無詩。乃有春秋。文武大法。寓於春秋。此孔子志也。左氏體孔子志。作傳傳春秋。猶孔子體文武志。作春秋以繼詩。然則全傳皆解詩也。誣云乎哉。余之摘其一二語以爲詩解者。但就詩言詩。猶淺之乎解詩者也。序解詩。

周郊交質。既而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本引詩體。然拈出忠信二字。遂爲四詩的解。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此說詩標題解也。將見者四。此與衛之新臺、載馳、鄭之清人、秦之黃鳥是也。左氏傳春秋。學最博。而尤好說詩。詩之關時事者。往往標出。獨怪春秋時事之見於詩者。如叔于田之刺莊。同車、扶蘇、蘀兮、狡童之刺忽。蟋蟀之刺僖。山有樞、揚之水、椒聊之刺昭。無衣、杕杜之美武。葛生、采苓之刺獻。車鄰、駟驖之美

秦。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左傳雖非詩史。然何不一偶及之耶。夫左氏說詩。每於他處泛引廣說。而事之關切者輒遺之。豈左氏博學不逮毛公歟。

此小序所以與紫陽以臆也。然諸詩往往雜見傳中。又未必盡如朱說。則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耳。大抵詩之作必有題。而著錄者不可有題。非謂詩本無題也。學者生千載後。不得起千載以上之人而請業焉。事在渺茫。而強爲之題。牽詩以就我。則有題已無詩。不如無題詩尚在也。試觀諸名卿所賦何詩。其詩何題哉。余故就此一題發解詩之大凡。以與解人參之。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左公子。爲娶於齊而美。公娶之。新臺之詩所由作也。

戴嬀大歸於陳。莊姜作詩以送之。其末章曰。仲氏任只。秉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公欲平宋鄭。盟於句瀆之邱。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公與鄭伯盟於武父。遂伐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句瀆虛龜解屢字確。信字是骨。無信故盟。盟愈無信。屢盟則屢無信。安得不長亂哉。解得痛快。

衛侯朔入於衛。放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此本引詩例。然本末二字講得透快。乃將詩句一點大旨躍然不煩言而解。作解詩觀。悠然有味。

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安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簡書二字。解得嚴正。脅攘霸業。皆簡書中經濟也。古人讀書得力處如此。

狄滅衛。戴公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

鄭棄其師。鄭人爲之賦清人。

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略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林堯叟曰。此詩本周公閔管蔡之作。今富辰以爲穆公作。蓋周樂久廢。穆公所作。蓋周公樂歌也。

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以書釋詩。可見古人讀書貫通處。以天地釋稱字。緊義宏敞。訓詁小儒。能無咋舌。

按春秋至僖二十四年。爲八十年矣。至此始引用列國之風。前所引者。皆雅頌可知。風詩皆隨時所作。如碩人、清人之類是也。而左氏不悉標出者。大抵亂詩未必有切指之題。小序之傅會。可盡信哉。

城濮之戰。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不特賞是惠。即刑亦是惠。惠字之解乃全。子產用猛政。鑄刑書。仲尼以爲古之遺愛。是也。

箕之役。先軫黜狐偃而立續簡伯。狐瞫怒。其友曰。盍死之。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狐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看怒字絕妙見解。人知詫孟子論大勇之奇闢。誰知濫觴於此。

大事於太廟。錫僖公。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故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諸姑伯姊。從來謂詩偶然趁韻耳。一經撥剔。便有至理。解人當作如是觀。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若之何奪之。

棄泉之殉。自是坑儒家法。左公錄詩。非爲秦穆惜霸業。蓋爲天下後世哭善人也。一唱三歎。淒惋欲絕。有國家者。何可不誦詩。

郤之戰。潘黨請築京觀。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杜註此三六之數。疑爲楚樂歌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厭鈹諸詩。看出武王純是神武不殺作用。識解卓絕。如此學問。小儒莫輕議霸主也。愚嘗謂五霸除宋襄不足道。楚莊秦穆的是桓文對手。而且過之。楚之吃虧。無奈聖人說出左衽一字。遂爲後世耳食者藉口。於是一部春秋成了鐵板爰書。楚人終古寄棘移郊矣。不然。平心而論。如桓之好內。文之懷安。若無管趙諸賢。二公一酒色公子耳。豈曾夢見楚王雄風耶。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宴享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棄其民。

略其武夫以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王敢不從。

兩章裁作兩解。不依詩解。却大會得詩人之旨。此又同一詩而斷章各義之法也。

穆叔如晉。解三夏及文王鹿鳴之三。

此條解詩詳細見上賦詩。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惟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穆子遂於詩解如此。其有太伯子臧之德也宜矣。

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將委蛇分出從衡來。解得大奇。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辭曰。夫和戎。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樂字中有如許妙義。從來誦詩順口便過。孤負古人也。

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大夫讓位。晉國之民是以大和。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能讓。其下皆讓。纍黜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型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而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陵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忠爲民望。望字不浮。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薳子馮爲大司馬。子囊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右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擇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周行二字。看出詩人雙關之妙。故知卷耳思賢。的是確解。

子產寓書於范宣子。略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解基字實落。解樂字透徹。詩話那得如此名通。

聲子通使於晉還。令尹子木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大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鄢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解僭濫暢快。直至受福。天人之理。微眇可思。下面文多。不錄。

公如楚。過鄭。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將敬字暗解詩中齋字。譜出季女小名。足補葩壇軼傳。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可不慎乎。瀆盟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龍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叔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

以信字說陟降左右。精微可參。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何謂威儀。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周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有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詩云。不諶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威儀不特解詩透闢。可作一則古禮經。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詩。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

婦喪。藉用冰。祭畢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由人取之。縣人傳之。隸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不出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盛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本意引詩證藏冰。却已爲七月作一的確箋註。就中寫出聖人調變作用。直是彌綸天地。古人讀書見解如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何謂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要於平邱。子產爭承。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會諸侯。蠻貢事。禮也。

左氏每於詩所不經意詮出妙解。樂字下一求字。奇甚。

晏子與齊侯論和同。略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否亦曰否。若以本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若是。

和字妙解。因味及聲。及心。而總歸於德。可已飲食音樂俱有至理。即在生人大欲中。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火烈則民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以寬猛平和解四詩。妥協。

魏獻子與魏戊縣。謂戊鱄曰。人以我爲蕩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仲尼聞之也。以爲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義。曰。近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王詞諛而誇矣。然其疏剔九德。鑿鑿有味。其言之。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干旄取忠。甘棠愛人。經生家常談也。靜女取彤管。先生能無反脣哉。知其解者可爲說詩長一格矣。然細按二取字文義。皆於不美中取其美者。則干旄亦靜女類耳。詩豈有一定之柄哉。何今之泥詩柄者紛紛高卑之多也。噫。

右左傳。解詩三十三則。本引詩例也。而其中往往就詩作解。於詩多所發明。或解以其題如碩人黃鳥之類是也。或解以其事。如日食藏冰之類是也。或解其大旨。如蘋蘩之忠信。卷耳之周行之類是也。或訓詁其字義。如四牡之周咨。以及九德之類是也。或大暢其詞而另闢一解。或斷取其義而不泥其文。俱可作解詩觀。總之。解不一解。亦無定解。得其解者。進乎解矣。

補遺。

奉納惠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君臣所解忌克。皆洞入世情。自是霸主本領。

春秋詩話卷之三

引詩

引詩者，引詩之說以證其事也。事、主也。詩、賓也。然如斷獄焉，詩則爰書也。引之斷之，而後事之是非曲直，錙銖不爽其衡，則又事爲賓而詩爲主。知引詩之詩爲主，可與說詩矣。序引詩。

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其母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類作同類說，意味深長。孟子所謂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也。

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即以宋詩作證，確甚切矣。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

鄭忽守正，兩辭齊昏，此獨行君子之所爲也。竟使折脇之禍移於魯桓，豈非自求多福哉。小儒好以成敗論人，遂咎其守小節而失大援，抑何其不樂與人爲善也。小序於扶蘇蔓草等詩，指爲刺忽者不一而足，甚至詆爲狡童，獨何心歟，抑何見歟。

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邶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讐焉，無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議論之奇，納諫之巧，不必更言，妙在天然。城字引用確當，古人讀書有用如此。

荀息不食言，里克弒卓子，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於此可悟詩之可以言處卻在謹言。

齊侯使管敬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

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惠公在秦。謂韓簡子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天人之理，曲盡幽微。惜彼昏之不悟耳。

宋人伐曹，討不報也。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富辰言於王曰：詩有太叔。詩曰：傷此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徐公卑郯，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說。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毋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曰季薦冀缺於晉侯。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齊。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敬之役，秦大夫請殺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爲政。

此可與楚子不藥京觀合觀。一善於居功，一善於處過。可見秦楚二雄皆深得力於詩者。秦文豈能及此。此秦穆所以與典謨並垂不朽歟。

趙成子言於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秦伯伐晉，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君子以是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三引詩，各有至理。孟明之有，顯而易見。子桑之有，遠至貽謀，可知。薦賢者慶流子孫，則蔽賢者毒流後世矣。識見極高，議論極大，若秦穆之有，乃至以用人之事謀及祖宗，微哉，微哉，非神明於詩而不泥其解者，豈見及此。

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以是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左傳多事後傳會，然其論以敬爲主，自是名言。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賢君憂勤惕厲如此，此秦之所以日大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兩引天字以言禮，禮有天，禮爲有本，天有禮，天不落空，古人晰理精細如此。

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畜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人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殄民以逞。

上會諫晉靈公，三進及溜，而後覩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彤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亡，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

會於檉，南狄服也，晉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文王猶勤句，振起庸人無限惰氣，天下學人皆當銘之座右，誦一再過。

晉帥救鄭，鄭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今楚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尼有言，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蓄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

以養晦爲攻昧，另一解也。

鄭之役，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是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士伯用中行伯君信之，亦用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士會獻狄俘，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

此武子一則家訓，君子喜怒以已亂，是學問中語，弗已則益，是閱歷中語，皆從詩得來，可見當時名卿醞釀之深醇也。

鞍之役，賓媚人賂晉師，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土物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兩折晉人，三引詩以暢其說，皆中情理詩，可以言信矣。

巫臣將取夏姬，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戲言不宜直斥，借桑中一詩作藉柄，吐憑更篤。

楚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

蜀之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位字說出如許鄭重。遂將詩人謹肅官箴之言。看出聖人愛惜名器之旨。凡百有位。其敬聽之。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傷心之語。幾於下泉之痛哭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躒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楚人伐莒。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逸詩如此類。識解高絕。雖零金碎玉。令人把玩不忍釋。夫子豈忍刪之。或謂詩之自軼。或傳之者之失之。非夫子刪之也。此說近理。

衛侯享苦成叔。傲。甯惠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傲可亡家。柔能致福。名言可作絃韋。

鄢陵之役。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論戰之道。而通於神明。說迂遠矣。然觀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事殊而理則一也。

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嫠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乎不哲矣。且姜氏。昔之妃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國引假迂而切。回譎而正。波瀾湧起。可見古人詩情。

祁奚之舉。君子謂其能舉善矣。稱其仇。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有字似字切當。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逸詩

楚子蠱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姑從楚以紓吾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八字深情若揭。魏武父子古樂府。擬之不盡。

吳伐楚。喪養由基。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偶然口頭語。亦引詩以實之。想此二字當時已爲成說。可見此時絃誦有素。詩作典用久矣。

范宣子以樂益之藥因叔向。樂王鮒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人皆咎叔向。向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其獨道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兩人各稱詩以贊揚其美。足見古人相知心處。俱從詩書中印證。自非世俗標榜惡習。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而使黜官薄祭。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貨。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

生在敬戒。子張之憂患深矣。名言可佩。

子產寓書於范宣子。略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引詩基字實落。樂字透徹。安得不動人。

衛獻公求復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後世六朝五代。臣子都從此安身。甯子其不祧之祖哉。噫。

宋左師合晉楚之成。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削而投之。左師辭焉。向氏欲攻司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氏之

謂乎。

鄭子展使印段往會葬楚靈王。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蓋事曾楚。以靡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當時每有國議。識者輒引詩以折之。而議遂定。此即漢人引經斷獄之旨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鄭伯有強使子晳如楚。子晳怒。將攻伯有。大夫和之。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

傳中屢引此詩。可想春秋惡盟之旨。

子產壞晉館垣。晉謝不敏。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辭字即鄭國安身立命處。亦是子產一生學問經濟處。引詩一證。分明見辭之所繫甚鉅。正非徒爲輔頰舌之威。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迓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一濯字也。孟子以喻仁。左氏以喻禮。俱能見其大體。此意以說詩。何患不觸處皆靈。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鹿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令尹子圍弒楚王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其秦公子之謂乎。

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二句詩長人多少厚道。增人多少勢力。故知當時名卿熟於風雅。常在此二句在胸中。大下豈有難處之事。

叔弓聘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叔向曰。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齊景公繁於刑。市有鬻踊者。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曰。踊貴屨賤。齊侯於是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踊貴屨賤四字。識人省刑固其宜耳。

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逸詩似五言古。率直有味。

宋寺人柳有寵。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於女亦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底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

諸兄弟處惻惻動人。可知霸主之術非純任威也。

孟僖子至楚。病。不能相禮。將終。使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一補過便可則傚。然則過易嘗負人哉。詩語鞭策庸人不少。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其知之矣。

子野論石不當言而言。叔向又贊子野之言爲君子言。於是引詩無數言字。相爲映發。覺得一篇文字花團錦簇。左公文情勃發時有此種。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昭子言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

周公不享魯祭。語有餘悲。乾侯之事。兆於此矣。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遂取蠻氏。二月。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遂盟。賂齊侯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匪風、下泉。詩人怨痛。左氏至此亦無限悽惋。太抵霸者亦救時之道。至於無霸。生民所以憔悴於戰國歟。

葬蔡平公。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忠。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今始即位而卑。身將從之。

子大叔相鄭伯如楚，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薔不卹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事，晉之恥也。

齊侯禳彗，晏子曰：無益也。天道不韙，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諸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坐此室者而問其有此者，誰發想奇甚，分明勸酒長星。無聊之極矣。當時世卿之強，其上未嘗不知，而往往付之無可如何。其臣雖賢，如晏子、叔向，亦坐視而難挽。蓋積重之勢，至於如此，國愈大，則其禍愈酷。齊而田晉而三，不待戰鬬時可知矣。此春秋惡世卿，所以示後世以尾大不掉之患也。

厚施小惠，不可以言德，而民已歌舞之，則民之當時憔悴虐政可知矣。引詩巧合，亦與上二詩德字相映發。

晉魏舒合諸侯大夫於狄泉，尊王室，且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大夫之強橫如此，時事可知矣。

吳入郢，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以復父仇。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強凌弱，非勇也。乘人之弱，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

子胥、鄖辛怨同而報異，忠孝各行其是而已。然君命猶天之言，大義猶霆震，斷理絕精，不得訾其忘父仇也。若乘君之危而下石，則忠孝且兩傷矣。余嘗論子胥稽紹所行不同，其人皆有血性，然以鄖辛王裒相比，則二子未免有慚色。引詩最精，蓋容垂不迫狩壓於險，深得詩意，自是英雄人本色。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引穀遄字，涉筆成趣，搖曳多姿。

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與鄭師遇，卜戰。龜焦，樂丁曰：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以多福。

衛出公再奔，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圖于何有。

右引詩七十五則，通前解詩共一百零八則。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詩以證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臺賤卒，所有論說，皆引詩以暢厥旨焉。余嘗伏而讀之，愈益知詩爲當時家絃戶誦之書。凡周家之所以維繫八百年之人心，醞而釀之，以成一代之風氣，蓋是物也。今日六經之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蓋自尼山論定耳。若當時易象春秋，僅獻魯府，學士大夫猶不得徧見之。若禮樂則太常工瞽乃有專司，俱非可以臆斷而稱引也。可以舊讀而稱引者，當時止有詩書。然傳之所引，易乃僅見，書則十之二三。若夫詩，則橫口之所出，無目之所見，沛然決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夢寐間所呻吟也。豈非詩之爲教，所以浸淫人之心志而厭飫之者至深遠而無涯哉。蓋嘗私揣諸經，有關於理者，有嚴於法者，有束於事者，惟詩獨深於情，當其情之深也，止有一往，不自知其爲理、爲法、爲事之所在，而理與法與事，則已悠揚曲折，一一具於其中。此文武周公之教所以入人，而無人非詩人，無地非詩景，無言非詩聲，蓋至幽厲既傷而後，曹檜既亡以還，天下陵遲敗壞，至無可如何，而學士大夫、騷人怨客，猶得稱引以舒其憤鬱之氣，而寫其無聊之思，則詩之教可知矣。余故摭拾左氏之引詩，而見文武之造周焉。

春秋詩話卷之四

拾詩

傳中多軼詩，皆左氏拾而出之者也。雖然，風雅之墜地久矣。左氏體聖人之志，傳春秋以繼詩之亡，則三百十一篇皆拾也。夫豈惟軼詩。余故因左氏之所拾，而零拾傳中所有之韻語，以暢詩之流，以補詩之闕，而極詩之變焉。蓋天籟之發，觸而成聲，凡有韻可歌者，皆詩也。其體凡十有一，因傳所名而區之，曰賦、曰誦、曰謳、曰歌、曰謠、曰箴、曰銘、曰投壺詞、曰繇詞、曰諺、曰隱語、序拾詩。

賦一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鄭莊公母子相見之賦。）

悠然母子之愛，二樂字中無限悲痛，可歌可泣。不堪回首矣。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築蒲屈城，爲晉獻公所讀而賦。）

三句連韻，是柏梁做體。

誦二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臧獲之賦，晉文公聽與人之歸。）

此即今人卜日卦所自始，與人無心之誦，說出新舊二字，適中晉文之疑。此天籟之動於自然，與人事

相威發也。後秦焚靡羅什善聽風鈴，疑有此術。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臧武仲御敗於邾，國人誦之。）

武仲在魯有聖人之目，此一舉也，獲朱儒之醜，焉用聖人爲哉。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與人之鬬，忽視忽詛。子產若非久其位，則執殺之語爲終身病矣。危哉，故知火攻一道，亦是下策。何今之傳舍其官者，甫得京兆五日，亦矜言猛烈也。直是不怕殺耳。

謠三

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城者之謠。）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拂。（華元使廢棄甲謠。）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城者復命謠。）

宋人歌謠好以貌寫人，尤莫奇於此謠。以瞪目大腹而多鬚之人，形狀魁梧，至於棄甲，寫出令人發笑。會盟佯爲不解，以獸掩羞，鍾評所謂滑稽得妙，頑鈍得妙，是也。至又顯異咄咄逼人矣，安得不驅而去哉。吾粵人好歌，往往以花月之辰，登臺倡和，語雜俚雅，互爲嘲謔，多比興之體，嶺右人聽之，哂爲蠻俗，豈知此風始於春秋時哉。采風者可以觀矣。

澤門之晳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宋桑城者之謠。）

不斥其名，曰晳曰黔，舉目所見，隨口而吟，其情如見。

歌四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益吾懷乎。（聖伯夢中歌。）

楚語離奇幽豔，誦之覺荒邱鬼嘯，暗室燐青矣。聲伯諱夢中占之，遽卒，後人所以有霄寐匪禎、札闥洪庥之嘗乎。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遺身而遠志，家臣而君衛，有人矣哉。又曰，我有國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頃襄時人謠。）

恤恤、湫、攸、古奧若不可解，而南蒯浮淺之形如見。後歌殷勤開導，語意深厚，居然風詩之遺。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衛太子遇宋野人之歌。）

讀太唐矣歌者快口，聞者刺心，遂使衛人父子三代禍亂相尋者。此歌兆之實也。

景公死兮不興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秦人之歌。）

此哀秦公子之失所也。音調悽絕。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一國憂，（齊人賞魯昔之歌。）

皐、緩也。魯人緩會齊之稽首，故齊邾二國高蹈來此會，則以魯人恃其儒書之故也。爾之壞也，儒書亦

足生憂，周禮在魯，乃爲病矣。周公之衰，一至此哉。

謠五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獻公滅虢之謠。）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褘。鸜鵒之巢，遠哉遙遙。

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文武之世童謠。）

此雜所自始也。杜元凱曰，晉亂之子未有念戚而會成，嬉戲之言，似有爲之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聖之士，齗齗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警戒，以爲將來之驗，可有益於世教。孫月峰曰，熒惑星不見，必下至民間，化爲童子，而言後來之事。華兒從而傳之，聖人屢採之，以誌興亡，不得以左氏爲腳矣。杜賈理，孫言氣，附記之，以備參考。

箴六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冀於原歌，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辛申庚寅。）

此箴最古，風雅先聲也。漢揚子雲極力摹倣，僅得其貌，便已雄視餘子，古人之沾丐後人，豈淺鮮耶。

銘七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魯鼎銘。）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宋正考父鼎銘。）

此聖人家箴也。詞繁而不殺，極寫恭字。此與商頌曰自古，又曰在昔，又曰先民，同意。俱是鄭重恭謹，不敢少有輕忽之思也。明德之後有達人，遂爲萬世之儆。鼎之食報，豈僅謹粥糊口已哉。

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禮亟滅邢而銘其器之闕。）

投壺詞八

有酒如澠，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晉侯投壺詞。）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齊侯投壺詞。）

有聲有情，齊君晉君角勝於酒肉之場，如是如是。

鐘詞九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毀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氏卜筮仲鐘詞。）

儼然正雅之音。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晉歌公卜立國姬鐘詞。）

詞古奧而理深遠，爲焦氏易林濫觴。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秦伐晉，卜筮父筮得蠱鐘。）

士刲羊，亦無衄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離實言，不可懼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

火。爲贏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史蘇之占。

占驗之詞。從後觀之。疑爲傳會。然古人累世守一神也。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孫文子卜鄭。迫鄭解圍。

此衛定姜所斷繇詞也。所謂我往彼亡。卽依此解。

足道矣。

諺十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諺。

四夫無罪。懷璧其罪。周諺。

此卽易所謂負且乘致寇至。是也。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晉士蔿引諺。

二語和平。可以銷人怨憤。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虞宮之奇引諺。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鄭子家引古言。

二諺所喻。俱近取諸身。指出絕妙道理。古人喫緊爲人之意。閱歷深者自知之。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此諺無韻可叶。然連類引譬。深得比興之情。可作詩觀也。優孟耕田歌亦無韻。大抵音節之妙。自有詩情。讀者聽絃外音可也。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此齊伐鄭。孔叔引此諺。請下齊。喻既不能強。則但當安於弱。病不可憚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意亦如此。而四韻天然相叶。四句意亦相接。豈同是古諺而各述之歟。然不可考矣。

隱語十一

佩玉鏘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軍中隱語。

梁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含詞。

右拾詩三十五則。體裁不一。語鮮成章。然其味悠然而長。其色幽然而蒼。如鼎彝缺蝕。而古色照人者。精彩四射而光芒。日夕晤對。可見古人之氣味。故採入詩話。以與嗜古者共商之。

春秋詩話卷之五

評詩

自談詩者有詩品、詩式、詩格、詩法。於是唐宋間人。詩話汗牛充棟矣。其中論辭病。談法律。別體裁。不啻人權陽秋。家懸月旦。而詩之源委。訖無定評。愚嘗謂李杜二公。千古知己。文章亦復齊名。而東北一方。無從長晤。若天作之合。晨夕數過。則樽酒所論。必有可觀。今觀吳公子所論。乃知千古知音。已有定評。可無歧予期之不作耳。彼平詩。猶未也。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節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節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蔑

而不偪，引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有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按自見舞象箾以下闕容，無聲可詠，故用見字，此無關於時，止因評樂文相屬，故全錄之。）

右吳公子觀周樂一篇，評樂也。何曰評詩，曰在札爲評樂，在傳爲評詩，即傳曰評樂，而吾則以爲評詩也。何以曰評詩，蓋樂與詩存，則樂爲有聲詩，樂亡詩存，則詩爲無聲樂。樂與詩一也。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未嘗歧詩樂而二之也。然皆古人之迹耳。古人不傳而樂傳，札僅得以耳見古人，古人不傳，并樂不傳，而詩僅存，吾安得不以曰聽古樂哉。雖然，耳與目亦無庸也，必執耳目以求古人，而僅耳而側目曰：古人在是，古人許我乎，其不爲小序之鑿空與諸儒之臆說也與，有幾而後乃今知說詩之弊也。惟公子以至聰之耳，至明之目，而速以古人之心，得之於神，遇之於幽，不覺其津津道之，皆有以見古人之眞面目、眞性情也。今之說詩者，苟如其評以求之，不爲耳目，不爲曰礙，并不以心爲師，或可介公子以見古人也。余故序春秋詩而殿此以爲詩評。

春秋詩話後序

乾隆辛未春，相國張司馬權承佛山書訊彼都人士之能文者，予以故友勞子孝輿對，司馬就其家得春秋詩話五卷，序而行之。噫，孝輿胡爲而有此哉也哉。雍正庚戌，詔修一統志，予與孝輿與輯粵乘，孝輿負奇忤物，與同事不相能，遂拂衣去，而家無擔石，總裁魯太史佑人憐其才，薦之饒平邑幕，饒平在萬山中，旅食無聊，爰托筆墨自遣，積成此書。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孝子忠臣勞人思婦之情，三百篇盡繪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燕享贈答，恒托以寫其情，孝輿壹鬱不自得，又托於托寫其情者以寫其情。嗚呼，其可哀也已。孝輿才峰秀逸，文采葩流，此書拈斷爛之朝報，展肆好之襟期，實彙征南匡鼎之長，世有子雲，定當賞識，而忌者或欲投溷，故孝輿不輕示人，非司馬執從而知之，近代憐才闡幽，稱中郎牧齋二公，要欲得同調者爲羽翼，以樹壓下弇州之敵，故亟取荀藤松圓以張其軍，非眞有所愛于徐程也。司馬與世無競，而於孝輿此書，心契而聽鑑之，此眞憐才闡幽者，非二公比也。孝輿生平懷才落拓，與世齟齬，薦鴻博，再試不遇，吏夜郎，勞瘁以死，遭遇雖厄于生前，而著述獲闡于身後，不可謂非孝輿之幸矣。順德友人羅天尺序。

右春秋詩話五卷，國朝南海勞孝輿阮齋撰。按先生事迹具見阮通志本傳暨吳榷山孝廉文集七先生傳中。七先生者，乾隆初元，吾粵舉博學鴻詞，先生暨許逢、車騰芳、韓海、曹濱、鍾輝、蘇珥七人也。孝廉稱先生神鋒儁朗，令龍泉，邑人思之，建勞公書院，歲節有饋局，澄任者率滿載去，先生則兩袖清風如故也。是書體例，鄭徵錄言之已詳，且謂先生才氣豪放，學亦博贍，殆並重其人者歟。先生時教入人最深，春秋時去古未遠，故情往如賂，興來如答，矢口成聲，原有天籟自鳴之致，先生隨手撷拾，各以類從，若以游戲出之，而業已上下千古，經部中無此書也。純用本色說經，鑿鑿匡鼎解頤，得無類此。至如晉人執衛侯一條，引司馬長卿賦長門爲證，且云橫致千金，稍涉猥鄙，又如原田每每一條，引後秦鳩摩羅什善聽風鈴爲證，亦恐既不於倫，然白璧微瑕，未足爲全書之累。先生沒後，張柏園司馬刻之，顧中多脫誤，如匏有苦葉作匏葉，瓠葉亦作匏葉，僖公作禱公，魯頌作魯誦，叔于田作于田，川池作春池，開卷即灼知其謬者，其他譌舛正多，不知當時何以率易至此，邇來流佈漸稀，譚玉生廣文鐵衍中有是書，爰爲借鈔而重刊之，丙午小寒後一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三家詩拾遺

范家相 錢熙祚 撰校

自序

魯齊燕韓詩，在漢最爲早出，後爲毛公所掩，遂至亡佚。厥唐宋至今，未有舉其遺說而述之者。嘗疑三家師承至遠，其弟子如孔安國、匡衡、王吉諸人，皆當世名儒，申公之師浮邱伯，與毛本出一家，何至相懸如是。因集三家之說，散見于經傳子史之引用者，反覆推覽，多與禮記周官左國不合，而毛獨條條可復，此毛之所以得掩前人者。然三家之說，令人欣然頤解者，固觸目皆是也。經師專已守殘，昌黎深嫉其弊，今之學者，視漢唐注疏若可覆瓿，不知注疏未可廢也，義理求而日出，古注亦探而彌精，漢唐縱有缺敗，其可傳者自在，豈可任其散佚而不爲之收拾哉。嗟乎，詩自朱傳之出，即毛傳尚束之高閣，何論三家，然集傳每取匡劉韓子之說，以糾毛傳之失矣，非其說之原有可信者在歟。今使三家之書與毛俱存，則朱子之駁三家者當甚于毛，唯備存一二，見其有裨于經而採之，彌覺其可重，然則三家之說之是者，固當信從，其非者，亦不妨任其兩存也。余因毛鄭箋傳之不行于世，而有感于三家之亡，于是就深寧王氏之詩攷，更爲蒐補，稍爲推論其得失，附以古文考異及逸詩二卷，名之曰拾遺，將以問諸好古之士。乾隆庚辰四月長至後十日，會稽范家相自序。

凡例

一、三家詩魯最先出，齊次之，韓又次之，故所錄遺說，以魯齊韓爲次，間有補入，則錯次錄之。

一、經文所標，俱從毛詩，不列其義，但錄三家遺說，殘章片語，俱加輯錄，仍疏其得失于後。

一、三家文字異者，與經書子史所引古文奇字，統爲一卷，列之於首，以廣見聞，其三家文字既異，仍別有意義者，重錄於各章各句之下，書曰某作某，然後可覽其說焉。其文字異而義同者，不重出。

一、古逸詩，或爲孔筆所刪，或刪後之詩，皆見經傳子史之引述，三家如兩無正、於鑠、殷諸篇，句有逸出毛詩者，皆當輯錄，故統爲一卷，次於文字考異後。

一、三家齊詩存者絕少，魯訓故傳，亦復無多，唯韓詩亡於北宋，尚存頗見一斑，凡所輯錄，必注明出於何書。

一、魯之孔安國、劉向，齊之匡衡、翼奉，韓之王吉諸人，皆傳一家之學，無所出人，其董江都、賈長沙、班孟堅諸說，未知的出何家者，則但標其名，鄭司農少受韓詩，兼通齊魯，後乃箋毛，今本所自言出於何家之說，分別書之。

一、韓詩外傳，雖皆引詩證事，亦時見本義，間有節錄。

一、三家訓故傳說遺文，悉錄原文，不遺一字，其他各家所引述，非有裨於經義者，不錄。

一、是編本王氏詩考，更加蒐補刪正以成書，掛漏錯失，在所難免，博雅之士，聊以爲津筏可也。其本論則具載詩瀋中矣。

三家詩源流

三家總記

漢書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或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曰：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詩。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按韓詩內傳，太平御覽尚引其文，劉安世以爲少時嘗讀韓詩，是內傳之亡，當在北宋之末，今所存者，外傳十卷而已。

魯詩傳授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傳。○按原本此下有字，依漢書刪。

漢書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霸、夏寬、碭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最能傳之，及魯訑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至丞相，子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思，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皆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其門人瑯琊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按魯詩與韋賢同時者，有韋氏學，後漢武梁治韋氏章句，有武氏學，不可悉載。

陸德明曰：申公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藝文志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

漢藝文志魯說二十八卷，魯故二十五卷。

齊詩傳授

漢書：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琊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隨德明曰：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及伏理、滿昌，昌授張邯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方元亦傳齊詩。荀悅漢紀云：轅固生作詩內傳。○按漢藝文志無此書。

漢藝文志齊詩傳二十九卷，后氏蒼齊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按漢書藝文志作記。

韓詩傳授

漢書曰：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有王食長孫之學。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新唐書漢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隋唐志十卷，韓說四十一卷。○按原本作藝文志誤，詩說，依漢書

漢魏說詩不著傳授者

伏生尚書大傳，時或引詩，伏本魯人，與申公先後同時，是魯詩家，伏湛治魯詩，見本傳。

淮南子鴻烈解，集衆手成書，其說詩不一，然家世魯詩也，亦爲魯詩。

賈誼新書說詩，與魯詩合，即騶虞可見矣，劉歆曰，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生雜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立博士，在漢之儒，惟賈生而已。

董仲舒春秋繁露及本集說棫樸、雲漢及白牡騂剛諸詩，與毛詩不同，是時三家早出，蓋三家說也。

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問故。孔安國、魯申公弟子

劉向列女傳。曾南豐譏其說詩多乖異。不知向家世魯詩也。說苑新序亦然。向子歆、好春秋左傳及毛詩。其與毛異者、皆魯詩。

班固白虎通。多引韓詩內傳。亦時述魯詩。漢書亦然。蓋三家詩俱有之。

揚雄法言。商頌閟宮之說乖異。大抵亦出三家。

蔡邕書魯詩石經。其琴操亦多魯說。唯獨斷載三頌之序。俱同毛公。朱氏經義考疑是魯序與毛同者。

鄭康成未箋毛傳詩。其注三禮。多用魯詩。兼出齊韓。見鄭志答張逸及鄭駁異義。

王肅崔靈恩。皆毛詩家。其注亦時出三家說。

四庫全書提要

三家詩拾遺十卷國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漢代傳詩者四家。隋書經籍志稱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惟韓詩存。宋修太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異說之尚時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不復論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間也。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以掊擊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問。王應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殘賸。輯爲詩考三卷。然創始難工。多所挂漏。又增撰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家相是編。因王氏之書。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較王氏所錄。以三家各自爲篇者。亦較易循覽。惟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且冠於篇端。使開卷即名實相乖。尤非體例。其中如張超稱關雎爲畢公作一條。說見超所作諸蔡邕青衣賦。非超別有解經之說。而但據詩補傳所敝。泛稱張超云云。並不錄其賦語。蒐采亦間有未周。然較王氏之書。則詳贍遠矣。近時嚴虞惇作詩經質疑。內有三家遺說一篇。又惠棟九經古義。余籀客古經解鉤沈。於三家亦均有採掇。論其賅備。亦尚不及是編也。

三家詩拾遺卷一

會稽范家相撰

文字考異

孔穎達曰。毛詩文字異者。動以數百。蓋不獨說經之家。言人人殊矣。王厚齋詩攷。集經傳子史及說文爾雅所引。與毛詩字句殊別者。并入三家詩說中。雖極該博。頗無倫次。因重爲蒐輯。補所未備。別爲一卷。用廣學者之見聞。其如于之與於。維之與惟。數之與射。古字本通者。雖異弗錄。

國風

〔關雎〕在河之州。說文。君子好仇。注。爾雅　參差荇菜。說文。極差。說文。輾轉反側。楚辭句。

〔葛覃〕葛覃。是刈是濩。說文。蠖。釋文。

〔卷耳〕我馬虺隤。說文。虺隤。爾雅。我姑酌彼金罍。說文。金罍。說文。陟彼砠矣。說文。

〔南有樛木〕樛木。韓詩。樛。釋文。葛藟。楚辭。纍之。說文。葛藟纍之。章句。藻之。說文。帶之。釋文。

〔螽斯〕薨薨分。說文。

〔桃夭〕夭夭。一作媄。說文。其葉蓁蓁。通典。

〔芣苢〕芣苢。薄言掇之。說文。並釋

〔南有喬木〕喬木。釋文。江之漾矣。韓詩外傳。發別。○按外傳無此文。惟文選汝別詩李君曰。江長而永。亦正與毛同。漢矣。說文。長也。

〔汝墳〕汝坟。引後漢書。惄如調飢。釋文。惄一作愵。釋文。朝飢。韓詩。魴魚赬尾。釋文。後漢王室如燬。說文。

〔麟趾〕麟之趾。爾雅。注。漢書。

〔草蟲〕喓喓。爾雅。遯止。注。漢書。

〔采蘋〕采萍。釋文。采藻。說文。于以騷之。漢書師古注。騷也。

〔甘棠〕召伯所茇。說文。召伯所揭。勿剪勿扒。召伯所憩。引韓詩。有勿剪勿扒之語。范氏遵韓取之。蔽芾。外傳。弗翦。漢書。

〔行露〕何以穿我屋。釋文。

〔羔羊〕五紽。釋文。逶迤。說文。委委。韓內傳。波波。方言。委委。韓內傳。波波。方言。

〔小星〕抱衾與幬。爾雅。

〔江有汜〕江有源。說文。

〔野有死麕〕死麕。又作麏。並釋文。

〔何彼穠矣〕何彼茂矣。釋文。

〔騶虞〕騶吾。劉氏說。

〔柏舟〕威儀逮逮。禮。不可算也。韓。交。晤辟有摽。說文。晤又作寤。一作寤。說文。摽又作摽。說文。摽。說文。摽。說文。

〔溱洧〕溱與洧，說文。方洹洹兮，韓詩。方瀏瀏兮。乘昔。是漢書所引即韓詩也，此韓說甚當，刪。洵訏且樂。並魯書。洵訏，韓詩。○按鄭文云，洵訏，韓詩作恂訏，本書卷五亦云，洵訏，韓詩作恂

〔還〕子之�兮，韓詩。營兮，齊詩。遭我乎嶩之間兮。水經注。一嶩，齊詩。並駢從兩駢兮，說文。○按說文系部引作並駢從兩駢兮，韓文云，驪本又作駢，此韓毛傳別本作駢，范氏蓋兼取之。嫽兮，韓詩。

〔南山〕橫由其畝，韓詩。

〔甫田〕維莠驕驕，法言。婉兮孌兮，說文。

〔盧令〕盧令令，韓詩。鄰鄰，說文。

〔敝笱〕其魚魴鰥，韓詩。

〔載驅〕簟茀朱鞹，玉。○按鄭文無此文，惟文選引作簟茀朱鞹。齊子豈弟，○按鄭文引韓詩云，豈弟也，新序雜事篇文作豈弟，韓詩正文作且也，范氏誤引。垂轡安安，韓詩。

〔倚嗟〕倚嗟頎兮，集解。四矢變兮，舞則慕兮。韓詩。

〔葛屨〕攝攝女手，說文。韓詩。宛如左辟，說文。好人提提，楚辭。是以爲利，魯氏讀詩記。○按讀詩記利字無釋，蓋傳寫之誤，非異文也。

〔伐檀〕河水清且漣猗，爾雅。歘歘伐輪兮。石經。

〔蟋蟀〕蟋蟀，說文。

〔山有樞〕山有樞，石經，爾雅。它人是愉。文選注。

〔揚之水〕素衣朱綅，魯詩。

〔綢繆〕邂逅，韓詩。

〔杕杜〕獨行煢煢，文選注。胡不次焉。集注。

〔有杕〕逝肯適我，韓詩。

〔采苓〕采苓，說文。

〔車鄰〕寺人之令，韓詩。

〔駟鐵〕四戴，漢書。四驖，說文。載獫猲獢，說文。

〔小戎〕游環脅驅，陰靳，並毛傳。○按毛傳云，游環，曲環也，陰靳，鞖也，說文。靳，鞖也，韓文。靳有作靳，蓋者，非指經文陰靳而言也，范氏誤引，又此下別出驅，驅是驅一句，注云，韓文詩此一句，正與今本相同，引之殘爲驅，驅，馳也，此句亦無別本，今刪去。茷以觼軜，文選。竹閉緄縢，說文。竹閉，周禮。竹閉，注。竹閉，周禮。竹閉，注。竹閉，周禮。竹閉，注

〔杕杜〕檀車幝幝。韓詩。石經伯輝。○按唐石經伯輝，與今本同。蓋車之字，經典所無，不知范氏何據。

〔魚麗〕物其指矣。韓詩。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讀詩記。蒸然。韓詩。

〔蓼蕭〕和鸞噦噦。新書。

〔湛露〕愔愔夜飲。韓詩。慰慰。說文。

〔菁莪〕蓁蓁者莪。韓詩。

〔六月〕我是用戒。韓詩。駱居焦護。爾雅。

〔采芑〕朱紱斯皇。韓詩。亦作韍。說文。紱。白虎通。朱紱振旅嘽嘽。說文。嘽嘽推推。漢書。

〔車攻〕東有圃草。韓詩。圃草。後漢書。甫草。經解。薄狩于敖。水經注。挾拾既次。周禮注。挾，什大。助我舉擊。說文。赤紱。白虎通。

〔吉日〕既禱既祠。說文。麀鹿噳噳。口羣向上。說文。其蕡孔有。爾雅。伾伾俟俟。說文。伾伾作駓駓。駓駓騤騤。韓詩。

〔庭燎〕鸞聲鉞鉞。說文。

〔祈父〕圻父。左傳。尸雀。韓詩外傳。

〔白駒〕在彼空谷。韓詩。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韓詩。不唯舊知。白虎通。誠不以富。論語。

〔斯干〕約之格格。周禮注。椓之橁橁。說文。如矢斯抋。如鳥斯翔。韓詩。載衣之裼。說文。

〔無羊〕九十其犉。說文。或寢或訛。韓詩。

〔節南山〕維石嚴嚴。說文。天方薦瘥。說文。天子是庳。荀子。憂心如炎。韓詩。字書作燄。秉國之鈞。漢書。卑民不迷。荀子。昊天不庸。韓詩。既怡既懌。爾雅。說文。今依詩改正。○按原本誤注。

〔正月〕不敢不跼。說文。民之訛言。說文。石經作偽。不敢不蹐。說文。孔之昭。中庸。協比其鄰。左傳。天是加。後漢。伯伯彼有屋。說文。蹐蹐。說文。憂心庾庾。玉海補遺。療之方揚。能或滅之。漢書。亦速速方穀。後漢書。

〔十月〕朔月辛卯。宋本朱傳。說了翁曰。十月之交，則十月之交。月辛卯。按說月爲日。始于元板。日月鞠凶。山冢卒崩。漢書。繁惟司徒。韓詩。皮惟司徒。中術膳夫。掫子內史。蔿唯師氏。棗惟趣馬。漢書注。艷妻偏方處。說文。漢書偏作扁。密勿從事。說文。

口聲聲。傳沓背憎。漢書。說文。○按上二條見漢書。非說文也。范氏誤。悠悠我悝。爾雅。我瘏。爾雅。王。

〔雨無正〕聽言則對。漢書。熏胥以痛。韓詩。

〔小旻〕噂噂喈喈。荀子。歙歙訿訿。漢書。是用不就。韓詩外傳。民雖靡膴。韓詩。作膴。王。不可暴虎。韓詩。馮。說文。蠕蠕。說文。毋忝爾所生。古文孝經。瘨寡。韓詩。宜犴宜獄。韓詩。宜犴。漢書。念彼先人。春秋繁露。

〔小宛〕翰飛戾天。荀子。鳶。說文。鳶鳶。說文。宜鳶。漢書。

〔小弁〕小卞。漢書。鯈鯈周道。玉篇。如砥。韓詩。如砥。作砥。說文。如矢。說文。

〔巧言〕蛾蛾大猷。說文。僭始既涵。說文。韓詩。作既涵。遲遲鋸鋸。說文。聖人謨之。說文。既微且瘉。說文。

〔巷伯〕緩兮斐兮。說文。緩，白虎通。又作斐。說文。○按說文不言斐，或作緩。說文緩，白虎通引詩緩兮斐兮。范氏蓋據取之。緲兮哆兮。說文。緲，蓋黑集注作緲兮哆兮。玉海補遺又作哆兮緲兮。

〔谷風〕棄我如遺。新序。

〔蓼莪〕蓼蓼者莪。同。○按釋文作蒿。義瓶之罄矣。說文。

〔大東〕周道如底。孟子。其平如砥。韓詩。苕苕公子。行彼周道。上。采采衣服。韓詩。哀我煩人。爾雅。睆睆佩璲。說文。爾雅。

彼織女。爾雅。○按此條見說文。非爾雅也。范氏誤。東有啓明。上。有冽氿泉。韓詩。

〔四月〕百卉俱腓。韓詩。遭作具痱。玉篇。匪鶉匪鳶。說文。翕翕訿訿。說文。翕翕作翕。訿訿作訿。說文。翕訿。爾雅。注云。爱，家語作爰。爰而已。俗本刪注。遂改經文作爰。惟注疏本不誤。

〔北山〕普天之下。孟子。率土之濱。漢書。或燕燕居息。漢書。或慘慘畏咎。左傳。

〔小明〕睿睿懷顯。文選注。無常安處。漢書。撣我不暇。韓詩。

〔鼓鐘〕憂心且妯。說文。鼓鐘伐鼛。周禮注。

〔楚茨〕楚楚者蕚。楚詞章句注。炎作蕚。漢書。祝祭于祊。說文。馥芬孝祀。薛君文選注。

〔信南山〕維禹敶之。韓詩。周禮。既優既渥。說文。醫醫原隰。周禮。取其血膋。說文。

〔甫田〕圃田。爾雅。劉彼甫田。韓詩。或芸或芓。黍稷儼儼。漢書。以我覃耜。田畯。並韓。

〔大田〕以我覃耜。爾雅。不莠不莠。說文。螟螣。說文。蟊賊。說文。蟊賊上。有蟊。漢書。韓詩作牟。○按原本漢書作說文。依韓文所引。正。有略淒淒。興雲祁祁。呂氏春秋。此有不斂穧。說文。穧，說文。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白虎通。琫琫有珌。韓詩。

〔桑扈〕受福不儺。說文。儺字。兕觥其觩。說文。匪交匪傲。左傳。匪傲匪傲。漢書。

〔有瞽〕先集維霝。爾雅。注。樂酒今昔。楚詞章句。

〔車舝〕展彼碩女。劉向。高山卬止。說文。以慰我心。韓詩。

〔青蠅〕營營青蠅。止于榛。說文。作蓁。漢書作蓁。讒言罔極。漢書。

〔賓筵〕賓戢手爾。荀子。威儀反反。韓詩。威儀怭怭。瓜弁。屢舞僊僊。

〔采菽〕匪交匪舒。荀子。觱沸檻泉。說文。澤沸。玉篇。君子所誠。春秋繁露。赤紱在股。白虎通。福祿攸同。左傳。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左傳。便便左右。韓詩。紱縭維之。爾雅。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左傳。福祿毗之。韓詩。

〔角弓〕解解角弓。說文。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荀子。鴇脫聿消。韓詩。如食饑腸。上。莫肯下隧。式居婁驕。荀子。

〔菀柳〕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周語。注。韓詩。

〔都人士〕彤裘黃裳。萬民之望。賈誼新書。臺笠。爾雅。

〔采綠〕采蓋。楚詞章句。言觀其弓。韓詩。海言觀者。韓詩。

〔隰桑〕瑕不謂矣。禮記。

〔白華〕泱泱白魚。韓詩。滮陀北流。說文。滮，沼也。今別作滮。非。視我怖怖。韓詩。○按原本此上別出子怖怖一句。注云。說文。怖說文亦作怖。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則隨意別所見說文。亦與今同。今刪去。

〔緜蠻〕緡蠻。大學。○按原本此下別出豈敢憚行，長不能進二句，注云，韓詩，俾此二句，正與毛詩相同，遍檢諸書，亦不見韓詩有異文，眞不可解矣，今刪去。

〔菅華〕三星在霧。釋文。

大雅

〔文王〕本枝百世。左傳。媿媿文王。逸注。陳錫載周。左傳。惟周之士，不顯奕世。後漢禮志。述脩厥德。漢書。儀鴈于殷，峻命不易。大學。上天之縡。傳。雄

〔大明〕天難諶斯。漢書。聲天之妹。韓詩。允懷多福。春秋繁露。在郃之陽。其旂如林。說文。增野洋洋。水經注。四驪彭彭。公羊疏。諒彼武王。率伐大商。釋文。

〔緜〕陶復陶穴。說文。來朝趣馬。王顏野。周原膴膴。詩韓。聿來胥宇。新序。爰契我龜。釋文。卑立室家。上仝。其乘則直。鼐門有亢。釋文。亦不殄厥問。孟子。畎夷嗥矣。左傳。大夷咽矣。昆夷駾矣。說文。

〔棫樸〕奉璋俄俄。釋文。烝徒楫之。說文。彫琢其章。荀子。章作璋。周禮。聲聲我王。荀子。

〔旱麓〕瑟彼玉瓚。說文。周禮。延于條枚。外傳。呂氏春秋同。

〔思齊〕神罔時侗。說文。肅假不瑕。集韻。古之人無斁。韓詩。

〔皇矣〕求民之瘼。漢書。唯彼二國。左傳。唯此四國。左傳。此唯予度。論衡。其檿其鬚。玉海補遺。維此文王。左傳。攘之剔之。釋文。又作剔。臭其德音。左傳。王此大國。仝。天立厥妃。思夷載路。釋文。克順克俾。俾于文王。禮記。無然畔換。漢書。以遏徂莒。以篤周祜。孟子。隆衝。韓詩。崇墉。齊詩。崇墉圪圪。與爾臨衝。說文。執訊獲醜。攸馘。釋文。是類是禡。說文。

〔靈臺〕經始勿慼。玉海補遺。白鳥鶴鶴。孟子。白鳥皜皜。新書。矇瞍奏工。楚詞章句。巨業維樅。說文。

〔下武〕應侯慎德。家語。南子同。昭茲來御。後漢書注。昭哉來許。漢碑。○按原本誤注漢書又正文說去昭哉二字，並依詩改補正。慎其祖父。後漢書注。

〔文王有聲〕昳求厥寧。說文。匪棘其欲。釋文。玉海補遺作匪棘。其猶。禮記。匪革其猶。禮記。度是鎬京。仝。既伐于崇。傳。築城伊洫。釋文。

〔生民〕不坼不墮。說文。克岐克嶷。禮記。禾穎穟穟。瓜瓞蓏蓏。說文。瓜瓞唪唪。釋文。○按原本誤注，今依詩改正。拂厥豐草。韓詩。

誕降嘉穀。說文。維虞。爾雅。或舂或抌。後漢禮注。或簸或蹂。說文。釃之淅之。爾雅。釋文。烝之浮浮。說文。有台。白虎。取蹠以載。釋文。

后稷兆祀。禮記。其馨始升。釋文。

〔行葦〕維葉梶梶。文選。敦弓既堅。說文。肆筵設机。楚詞章句。駒背。春秋繁露。

〔鳧鷖〕公尸來燕來宜。說文。

〔假樂〕嘉樂。左傳。中庸。憲憲令德。保佑命之。中庸。不爽不忘。春秋繁露。不愆不忘。文選注。

〔公劉〕思輯用光。孟子。于邠斯觀。白虎通。汭堀之即。周禮注。陟則在巘。釋文。

〔泂酌〕可以饋饎。說文。

〔卷阿〕嗣先公酋矣。說文。祝祿。爾雅注。噦噦其羽。說文。

〔民勞〕迄可小康。漢書。曾不畏明。說文。是用大簡。左傳。揉遠能邇。以謹罔僉。釋文。

〔板〕上帝版版。說文。下民卒癉。禮記。無然泄泄。釋文。說文作泄泄。爾雅作泄。辭之繹矣。釋文。老夫懂懂。爾雅。民之方唸唸。說文。敬

天之威，不敢馳驅。後漢楊秉傳。多將謙謙。聽我敖敖。玉海補遺。誘民孔易。禮記。○按原本正文誤作天之誘民，依樂記文改正。

〔蕩〕蕩蕩上帝。玉海補遺。其命匪諶。韓詩。靡忱。說文。曾是彊禦。漢書注。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式號式呼。漢書。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注。爾雅。○按原本誤今改正。侯誥侯祝。說文。既愆爾止。釋文。

〔抑〕懿戒。國語。有覺德行。禮記。詰爾民人。論語。謹爾侯度。左傳。慎爾侯度。左傳。白圭之玷。說文。子孫愼愼。爾雅。○按原本誤今依詩改正。不僭于儀。禮記。左傳。我心慄慄。文選。無言不酬。左傳。秉曰未知。漢書。不譖不賊。釋文。

〔桑柔〕其下侯旬。說文。○按說文此詩作爾雅。國步斯頻。仝。告女憂卹。海女序爵。鮮不用濯。墨子。泰風有隙。注。雅

迸云不逮。釋文。又作拼。洪。自有肺腸。仝。往以中垢。傳。外

〔雲漢〕鬱隆燔燔。韓詩。爍爍。爾雅。說文。今依詩原本誤注改正。耗斁下土。蘊蒸山川。有嘒其聲。說文。云如何惔。爾雅。釋文作

〔崧高〕崧高。峻極于天。爲周之翰。禮記。王餞之事。韓詩。有倂其城。釋文。錫爾介圭。爾雅注。申伯番番。既入于徐。

〔烝民〕烝民。秉夷。孟子。四牡騤騤。說文。馬部兩引此句，一作騤騤，一作駷駷。○按釋文無此文，惟駷駷，說文。

〔韓奕〕有障其道。釋文。王賜韓侯。周禮注。鉤膺鏤鍚。說文。淺幭。朱注。幭又作幦。鞗革。白虎通。其追其貊。說文。獻其貔皮。釋文。

〔江漢〕武夫潢潢。爾雅。釋文。鋪敦。後漢周。弛其文德，協此四國。禮記。協，和也。

〔常武〕既敬既戒。周禮注。敦彼淮濆。說文。民民翼翼。釋文。

〔瞻卬〕女反脫之。漢書。鞫人忮忒。說文。舍爾介逖。說文。邦國殄瘁。漢書。

三頌

〔清廟〕駿奔走在廟。禮記注。

〔維天〕於穆不似。正義引孟仲子。譏以溢我。說文。柬顏作譏。以謚我。何以恤我。左傳。注逸詩。別有本。

〔烈文〕四方其訓之。左傳。

〔天作〕彼徂者岐。韓詩。子孫其保之。說文。

〔我將〕維天其佑之。釋文。儀式刑文王之德。左傳。

〔時邁〕薄言振之。韓詩。

〔執競〕鐘鼓。漢書。喤喤。說文。

〔思文〕貽我麰麥。漢書。治澤。文。牟作麰。貽我嘉釐。韓詩。

〔有瞽〕應鼓縣鼓。周禮注。肅雍和鳴。禮記。爾雅作雝。

〔潛〕櫟。小爾雅。取乎其下。說文。○按說文此詩作爾雅。洊有多魚。韓詩。

〔雝〕雍。論語。辟。

〔載見〕鞗革有瑲。說文。

〔閔予〕煢煢在疚。政文。文選注作惸惸。漢郊祀志作煢煢。陟降廷止。漢書。

〔小毖〕粤肇。爾雅。辛赦。韓詩。

〔載芟〕其耕郝郝。爾雅。有略其耜。樂。釋釋其達。爾雅。緜緜其穗。說文。有苾其香。釋文。

〔良耜〕其鎛斯趙。樂。趙閒注同。既茶蓼。說文。以茶蓼。玉篇補遺。積之秩秩。說文。殺時犉牡。釋文。

〔絲衣〕素衣其紑。弁服俅俅。說文。爾雅。不吳不敖。釋文。不虞不驁。史記。自羊來牛。韓傳。外鼐鼎及鼒。史記注。鼒音資。

〔酌〕汋。左傳。汋。內。荀子。則。

〔瞽〕鋪時繹思。左傳。

〔般〕墮山。釋文。於皇明周。白虎通。

〔駉〕在駉之野。有驈有皫。說文。有騮有駱。有駵有雒。說文。有駰有騢。說文。有驔有駓。說文。

〔有駜〕鼓淵淵。釋文。

〔泮水〕薄采其芹。白虎通。其旂伐伐。音軍。韓。言采其茆。東矢其搜。說文。翳彼東南。獙彼淮夷。韓詩。

〔閟宮〕實始翦商。稙稚未麥。說文。荊荼是徵。史記。稃侯是膺。說文。寢廟奕奕。蔡邕斷。王詔叔父。穀梁記注。遂撫大東。韓詩。

〔那〕鼗鼓聲聲。說文。亦不夷。釋文。○按原本正文誤作釋。釋文。廟鼓有恪。今依釋文改正。奏假。玉篇補遺。

〔烈祖〕亦有和鑾。釋。說文。和作盉。通。奏假。中。廣。謖。左傳。殷社芒芒。史記。三代年表。先生。

〔元鳥〕奄有九域。韓詩。惟民所止。大學。百祿是荷。左傳。

〔長發〕玄王桓發。韓詩。海水有截。水經注。至于湯齊。禮記。○按禮記孔子閒居篇。亦引作夾。惟鄭注云。詩讀湯齊爲湯躋。聖敬日齊。釋文。布政優優。左傳。百祿是遒。說文。爲下國駿蒙。荀子。大戴記作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大戴。武王載旆。說文。荀子作載旆。則莫我敢曷。包有三枏。韋。鼓旣伐。俱。漢。爲下國駿厖。韓詩。齊。

〔殷武〕罙入其阻。說文。四方是極。後漢書。京師翼翼。韓詩。玄。漢書。同。

右準書文字考異。凡一千數百有奇。或書義同而字異。或書義字形俱異。其中古今文字雖殊。本無二致者。錄之以廣見聞而已。若一句之中。一字之異。與毛詩各成一說。皆三家之支流餘裔也。已采其義可旁通者。別入拾遺本文中矣。此本王氏詩攷。更加刪補。以次分篇。一覽可得。頗費日力。但篆學眇閱。尚多掛漏。又隨得隨錄。一篇之內。先後不無失次。學者諒之。

三家詩拾遺卷二

古逸詩

詩自三百五篇而外。見於經傳子史之稱引者。或指爲孔筆刪存之餘。而非然也。詩之有關於禮樂。而不可缺。如采齊肆夏新宮貍首諸篇。孔子方考正之。無由豈肯刪而去之哉。昔朱子嘗欲採韓詩章句於文選注中。而深寧王氏因有詩考之作。然率隨手掇拾。漫無條理。緣重爲蒐輯。補所未及。分爲四篇。一曰篇辭俱逸。一曰篇名存辭逸。一曰篇辭俱存。一曰詩句存。篇名逸。各疏其出處於每條之下。其非周之逸詩。而見於經家之稱述者。無徵弗信。概置弗錄。

篇辭俱逸一

商頌七篇

國語。戴公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於周太師。得十二篇。歸祀其先王。孔子錄之。以備三頌。今亡七篇。

商齊七篇

大戴記。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廢。不可歌。商齊七篇。可歌也。鄭氏謂商。即商頌。非也。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也。今逸之矣。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上采后稷，下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爲三百五篇，其云三千餘篇，雖別無所考，要之古詩之遺逸多矣，其篇名間有存者，錄之下篇。

篇名存詩辭逸二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

右六亡詩篇名，毛詩有之，三家則亡。陸德明曰：此六篇、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三百十一篇，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序存而辭亡。朱子以序爲衛宏僞作，不足信，乃本洪邁王質鄭樵之說，斷爲笙本無詞，而非闕文。又據劉敞說，謂鄉飲酒及燕禮舉此六詩，皆曰笙曰樂，而不言歌，爲有聲無詞之證。又文選張揖上林賦注云：小雅之材七十四人，亦除笙詩言之，然後儒多以漢唐舊說爲是。

晉束皙補亡詩六篇，蓋本之夏侯湛，湛先有補周詩，其序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旨而亡其詞，湛續其亡，今湛詩無存，而皙獨傳，尊朱子者，咸譏其無庸補也。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驚夏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鄭注：夏、大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祓夏，公出入奏驚夏，九夏皆詩篇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

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二說微異，叔玉漢時人，著詩說，杜子春周禮注引此，如所云，則九夏僅闕其六，與鄭不同，然樊遏渠，實非九夏也，如肆夏卽是樊，何以國語旣曰肆夏，又曰肆夏樊乎，樊遏卽執競，何以但云肆夏樊，不云樊遏執競，渠思文乎，蓋呂以肆夏爲時邁者，以時邁有肆於時夏之文耳，因牽連及之，謂樊遏卽執競，渠卽思文，而二詩並無明文可證，韋昭因之小變其說，皆不足信也，夫左傳載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不拜，其云肆夏之三，謂連奏肆夏昭夏納夏也，故穆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如呂韋說，則享元侯之禮安在，當以鄭氏爲正。

鄭以九夏爲頌類者，孔氏謂歌類乎頌，非必俱頌詩也，鄭樵劉敞直謂九夏皆有聲無辭，與笙詩同，蓋不足信，唐皮日休有補九夏系文。

采齊奏一作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鄭注：逸詩篇名。

新宮

儀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鄭注：新宮，小雅逸詩篇名，鄭知爲小雅逸詩者，以其與鹿鳴並舉也，左傳叔孫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賦新宮，或云卽斯干之時，則何所取義而賦之乎，唐邱光庭有補亡詩。

河水

左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杜注：逸詩也，義取朝宗于海，韋昭注國語，謂卽沔彼流水之詩，無所歟。

茅鴟

左傳：叔孫穆子食魔封，魔封氾祭，穆子不悅，使工爲之誦茅鴟，杜注：逸詩，刺不敬王也，邱光庭亦有補亡詩。

鳲鳩

國語：秦伯賦鳲鳩，公子賦河水，韋昭謂卽小宛之首章，蓋以首二句有鳲鳩二字也，按內外傳引詩，未有舍篇名而別拈詩中一二字以命篇者，蓋逸詩也。

九德之歌

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九德、卽九功之歌，今軼。

武宿夜

禮記：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注：舞曲名，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周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達旦，因名爲武宿夜，其樂亡也。

按熊氏謂卽大武之詩，考樂記冕而總干，舞大武，是大武固爲舞曲，但詩中不見宿夜之義，且記何不云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大武乎。

史辟史義史見史蠆史謗史賓

大戴記：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騂苴、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蠆史謗史賓十聲。

按史辟史義等名，不知所解，其曰間歌，自是歌詩篇名，曰十聲，則合兩篇爲一聲，故合商齊七篇爲十也，商齊爲五帝三代遺聲，商齊之人識之，故列子雅。

明明崇禹生開

逸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萬，獻明明，三終，奏崇禹、生開三終，注曰：明明、崇禹、生開，詩篇名。

招夔肆夏孝成

尚書大傳：維五祀，奏鐘石，論八聲，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談然，乃作大唐之歌，招爲賓客，夔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按孔子純取周詩定爲三百，則中天之詩，在所勿錄，但如所言，則肆夏之名，其始於有虞，而周仍之歟。

以上篇名存，詩詞逸之詩，如笙詩九夏采齊新宮諸樂章，皆逸，自孔子未刪詩之前者，其他非周詩及無關禮儀之篇，或刪自聖筆耳，玉氏詩考，維人徵辨，楚詞大招伏羲篇辨，楚勢圖只，綱罟，伏羲有琴，始造此圖，綱罟，隋樂志，細罟夏侯元辨樂論，神農教民，呂氏春秋，葛天氏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振地德，八曰總禽獸，凡時八闋，朽壤、南陽、初盧、朱干、苓落、歸來、緩緩，鄭玉其方夏陽伯之樂，其歌曾陽云云，破斧、春歌，呂氏

夏孔甲作禹破岸之歌、賈始爲此音、燕燕、呂氏春秋有緡氏二女作燕燕歌一終日燕燕、始有北音、晨露、呂氏春秋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黃竹、穆天子傳諸篇名、皆子書雜說、且孔子純取周書、凡自殷以前、原所勿錄耳、古樂篇名、不可悉紀、如扶來、立本、伏戲、扶持、下謀、神民、咸池、大卷、雲門、黃帝承雲、六莖、顓頊六英、帝嚳大章、堯大韶、舜大夏、禹大濩、湯、皆傳之自古、而詩並無聞、至如阮籍稱少昊歌鳳鳥之迹、夏侯太初論黃帝有龍袞之頌、尚書中候載成王有鳳皇之歌、悉已無稽、其如大禹玉牒之詞、許由箕山之歌、皇娥白雲之歌、葛天扶忻之歌、雖有篇有詞、明出後人之手、與箕子麥秀之歌無異、又如列子以不識不知四句、飾康衢之童謠、呂氏春秋以普天之下四句、乃虞舜自作之詩、三國志曹髦紀、何晏引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二句、謂是詩文、殆是傳說、篇名詩詞俱存三

貍首

今日秦射、四正具舉、○按小戴記、曾伯作曾孫侯氏、大戴記云、今日秦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以上見小戴記、○按大戴記出下尚有賓參既設、決拾既佩、弓矢既調、弦矢既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蹢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者之旌、○按詩者大戴記作御中、虛鄭本又作獲者、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以上大戴記投壺篇、曾孫諸侯百福、豈祭侯亦用貍首耶、曰唯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諸女

周禮鐘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鄭注、逸詩篇名、歌貍首者、樂會時也、小戴投壺篇、命弦者曰、請奏貍首、而其辭不載、載射義中、只八句、大戴投壺載其辭、多十八句、長短不齊、疑有闕文、

詩無貍首之義、或謂原壤登木之歌、即此篇逸句、固非、劉氏小傳、或曰、即鵲巢、篆文似之、此則既有貍首、又有鵲巢、尤非、

析招

析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左傳、子革對楚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云云、杜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官、招其名、此詩逸、

轡之柔矣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鷹鷹、一作志塵塵、取子不疑、注、塵塵、和也、不疑、和之至、左傳、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其辭不載、杜注、逸詩也、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馭六馬也、逸周書太子晉解、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女不爲夫詩、詩云云、

徹招角招

畜君何尤

孟子趙岐注、樂詩也、孔子刪詩於世本中、故同時之詩不錄、

樂詩

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尚書大傳樂曰篇載此詩、○按樂曰篇未詳、今本大傳載此詩、在昔雒誥中、

支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國語、衛彪傒適周、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立而行禮、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詩樂少章曲也、按內傳所稱、與外傳略同、而不云飫歌、

白水

浩浩白水、鱮鰋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焉居、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寧戚、戚應之曰、浩浩乎、鱮鰋乎、○按管子及列女傳、並無此三字、管子不解、歸而不語、有少妾問焉、管仲曰、非爾與知也、妾曰、毋少少、毋賤賤、仲以語之、妾曰、寧子殆欲室乎、古有白水之詩云云、

按列女傳、此少妾名婧、而詩不全

噰噰

噰噰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裝、

漢書儒林傳、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心嫉王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劉敞曰、尊文上下客歌驪駒者、將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今日諸生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曰在曲禮云云、江公曰、何狗曲也、

雨無正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劉安世述韓詩、詳本篇、

鼓鐘

鼓任侏儒、

陳禪傳、述韓詩、詳本篇、

般

於繹思、

三家詩、詩周之命下有此一句、見孔疏、

附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兮吁嗟徂兮命之衰兮

史記、子悲伯夷之志、覩軼詩可異焉

麥秀歌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史記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宮室毀廢生禾黍乃作麥秀之歌　按二歌不見經傳疑未必果爲伯夷箕子之作而麥秀斥紂爲狡童尤未可信以其出自史記傳之必有所自故錄而附之若琴操載文王之郊文王曰殷帝二道天命已移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說苑作天之與人必報有德）宮禁說苑）琴操載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說苑作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云云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荀子解蔽篇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是以謂之至盛詩云云此不蔽之福也

墨以爲明狐貍其蒼

荀子解蔽篇君人者周則論人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詩云云此上幽而下險也長夜漫兮永思纏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下二句與左傳同疑是一章

荀子正名篇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詩云云

涓涓流水不離不寒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

荀子法行篇曾子曰毋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曉乎詩云云

緜緜之葛生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見說苑　按說苑有辟雍詩云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將將似類逸詩附之于此

有斧有柯

陸賈新語辨惑篇引此一句

厥初生民深修益成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言姜嫄出見大人跡履而踐之知有身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棄之道中牛羊不踐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烏覆席食之姜嫄怪而取長之堯以爲賢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按如褚所引則深修益成一句乃生民詩之逸句也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漢書武帝紀引此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覽猛殊用循環復舊擇而用之武帝元鼎五年詩曰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亦是逸詩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後漢楊終傳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也詩云云注逸詩也

羽觴隨波

晉書束晳傳武帝問三月曲水之戲晳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漢書音義羽觴作生爵形

萬人顒顒仰天告愬

見文選注薛君章句蓋韓詩也

人如蟹蟹蟹也

見集韻蟹字下引詩　按詩之逸句見於秦漢晉唐人引述類於古語者皆棄勿錄如韓外傳代馬依北風鳴烏集枝明是西漢人詩亦勿錄其他呂氏春秋四條高誘注呂氏春秋四條將欲興之必重眾之將欲殺之必輕眾之唯則定國君君則國亡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小人則寬以盡其力無過亂門寬史記一條鄉人者異失人者昏列子一條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周禮鄭注一條賢者車輦雖歷鈍鳥毋幽幽皆稱曰詩而類於古之成語者也又如管子之鴻鴻鏘鏘形勢爲鴻鴻鏘鏘唯民歌之宵賊之南山白石頌眼逸詩晉士蔿之狐裘蒙茸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左氏謂是士蔿自作之詩焦贛易林之君子有酒君子有服有酒鄉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賊雅南子說林本三古逸春秋緯之月離于箕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豐坊僞石經直入之小雅漸漸之石詩中等類尤多或疑爲逸詩而實非也

春秋之後周道凌衰聘問歌咏不行於列國學士之詩逸在布衣以上類蓋白大野獲麟至於秦人失鹿數百年之詩不登於太史之掌錄其遺文斷句見於子史百家之引述者皆秀民學士之逸詩而非必盡經孔子之所刪者也其詞亦時異於三百蓋文以代降詩亦隨之草孟諷時自爲漢體河梁惜別頓異風人是故詩變爲騷騷變爲賦而體製遂分四言化爲五言五言轉爲歌行而排體以作是皆詩之支流餘裔而亦時尚風氣之使然不可強齊也戰國與春秋以上之詩亦猶是歟故雖有服古之士希心摹彷補亡之什儼合樂章妥之風味自有淺深質文亦表厚薄不難尋咀而見焉片語隻詞縱無關於經義殘編斷簡豈有廢於搜尋學者覽之將毋色然而喜乎相再識

三家詩拾遺卷三

國風

〔關雎〕

〔魯詩〕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　劉向曰、周之康王夫人、晏而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朱鬐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傳、列女　杜欽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按漢書作歎、）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雖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凌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幾以配上、非幸之篤、仁愛之至也、傳、本　揚雄曰、關雎作、爲傷始亂、又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漢書注、　張超曰、東魏弟子、關雎、毖公作、（補傳或、蔡邕說或）

〔齊詩〕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寡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傳、本

〔韓詩〕關雎、刺時也、（詩說、丙傳及薛君章句、見下關雎本篇、）又外傳曰、子夏問、關雎何以爲風始也、子曰、關雎至矣乎、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六經之策、皆歸論及之、蓋取之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

詩始萌芽、申公訓故、單行于世、故孔安國、司馬遷、劉向、揚雄諸生、皆宗魯詩、至於後漢之末、康成未見毛傳之先、亦遞相祖述、韓嬰內傳見于薛君章句者、（詳見首章、）與魯略同、唯外傳述夫子之言、似與毛合、然非其本論也、齊詩匡衡一疏、似與魯說不同、而詩之正義、亦未明辨、以哲、當詩儀禮左傳未出、無所考正、三家者言、未嘗深究夫子不淫不傷之旨、使非毛公出而廓淸、義將終晦矣、竊意康王后夫人晏起、畢公思后妃之德、或彈絃以諷諫、事則有之、薛士龍謂關雎刺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是也、魯韓傳說、遂直以爲刺康后、而經師承之不加察耳、

後漢明帝詔、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應門失守一語、本春秋說題辭、其言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然第曰、歌以感之、不云作以刺時也、後人加以附會、遂謂康王承文武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至范蔚宗皇后紀序、猶用其說、豈止漢儒人說、然考光武廢郭后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衝霍之風、似用毛序、卽蔚宗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衷、漢作真、見文選李善注、）是毛說甚明、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是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正同、予故曰、康后晏朝、事或有之、魯韓雖傳說、非盡無稽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韓詩〕內傳曰、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必於河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跂人上堂、退反燕處、禮安志明、今時人君內傾於色、賢人見害、故咏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傳注、）

按薛君亦云、咏以刺時、不云作以刺時、其文甚明、又漢書注宋均曰、應門者、人主聽政處也、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云云、此又似別爲一解矣、

〔葛覃〕

維葉萋萋、　是刈是濩、

〔韓詩〕內傳曰、萋萋、盛也、（文選注、）刈、取也、濩、煮也、（韓文、凡三家字義異者、俱錄、）濩、毛訓爲煮、義與韓同、爾雅郭注作鑊、

言告師氏、

附　白虎通、婦人之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班氏說詩、雜出三家、不知所傳、）

〔卷耳〕

晁說之詩序曰、魯詩以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康王時詩、今無所考、意魯詩在北宋時、或尙未亡耶、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荀子曰、傾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

荀爲四家所自出、故有見卽錄、此說首章義尤精、左傳以此詩爲文王能官人、以王及公侯伯子男卿衛采大夫、各居其列、爲周行、四家皆同、按淮南子引嗟我二句曰、以言慕遠世也、高誘注、思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知漢人無異義矣。

〔韓詩〕內傳、卯籩、欹器也、○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我姑酌彼金罍。

〔韓詩〕內傳、疊、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釋文、又曰、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非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所訕也、總名曰罰、其實曰觴、觴者、○按原本蒙罰字、又脫去其下六字、蓋依詩正義改正、觴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道、廓然著明、非所以飾、不得名觴、依檢注引內傳文、知金罍爲大夫酒器、則非后妃夫人自酌之罍矣、云何吁矣。

〔韓詩〕內傳云、辭也、釋文。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樛、韓作枓、纍、韓作纍、

按說文枓、木高貌、韓蓋以木之高喻后妃、以葛藟喻衆妾、言枓木雖高、而葛藟得以纍蔓而附焉、以興逮下之意、與毛詩樛木下曲之訓各有取義。

〔螽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言母賢能使子賢也。

繩繩、毛訓戒愼也、正是子賢之意、與振振蟄蟄、皆當依古爲訓。

〔兔罝〕

施于中逵、逵、韓作仰、

〔韓詩〕薛君章句、馗中九交之道、○按此條出文注、原本失注。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聯、八達謂之旁期、九達謂之馗、郭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芣苢〕

〔魯詩〕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女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甚臭惡、猶始于采掇之、終于懷襭之、況于夫姊之道乎、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韓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注、

按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卽伯牛也、論語、伯牛有疾、注曰、癩疾是也、然宋時恐只是歌芣苢而非作也、亦疑傳說當如毛傳。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韓詩〕內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釋文、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按此條出文注、原本失注。

夫有惡疾、妻不肯去、列女傳猶爲近理、若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乎、毛以車前爲芣苢、韓曰直爲車前、瞿爲芣苢、則似二物、薛澤又指爲澤瀉、是非臭惡之草也、按陸佃釋韓傳云、車前一名牛舌、與澤瀉何又云、生于兩旁謂之瞿、可以治癃。

〔漢廣〕

〔韓序〕漢廣、悅人也、文選注、

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同上、

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游女爲漢神、類隊思戚、蹶后而賦洛妃、亦悖矣、不可休息、韓作不可休思、孔穎達曰、詩之大體、韻在辭上、休求二字爲韻、二息字俱當依韓作思、○按詩正義云、疑休求字衍、二字因作思、二字、脫休下求下之二字也、范氏於二下增息字、疑脫、豈有二息字耶、

〔汝墳〕

〔魯詩〕劉向曰、周南大夫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唯勉強之、無有諮怒、遺父母憂、生于亂世、迫于暴虐、然而仕者、爲父母在也、乃作詩云云、列女傳、女

〔韓詩〕汝墳、辭家也、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漢書注、

毛序、婦人閔其君子、能勉之以正也、正與魯合、所謂無遺父母憂者、王政酷烈、恐罪及其親也、韓以家貧祿仕爲義、亦不貼文王身上說、如集傳所云也、後漢周磐嘗讀是詩、而起思親之慕、若曰、王政雖迫如火矣、其如我父母何、其情愴然感人、千載古義長矣。

遵彼汝墳、墳、韓作濆、

怒如調飢、怒、韓作飢、調、韓作朝、王室如燬、韓作燬、火尾反、齊人曰燬、楚人曰燬、父母孔邇。

〔韓詩〕薛君曰、朝飢最難忍、文選注、

按韓詩濆水名也、○按此未見所出、疑引說文濆水厓也之辭、傳寫誤耳、楊漢曰、調飢、或作朝飢、皆屬魯、魚、焦氏易林、飢如且飢、郭遐周詩、怒焉如朝飢、皆作朝。

〔韓詩〕內傳、赧、赤也、燬、烈火、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漢書注、

〔草蟲〕詩神中詩說曰、齊詩先采蘋而后草蟲、王應麟亦云、未知何本、按儀禮歌召南三闋、原以采蘋在先、

〔魯詩〕劉向曰、孔子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按劉以思君子爲好善道，則非大夫妻所作矣。

〔采蘋〕

禮記、采蘩、樂不失職也。采蘋、樂循法也。初不言大夫妻能承祭祀。左傳始以采蘋采蘩爲昭忠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羞於王公。又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之宗室，季蘭尸之。敬也。似以二篇通美大夫妻之作，亦未明季蘭爲何時人，要之毛說爲有據矣。三家他無所考，惟鬼說之所見魯詩，以鵲巢采蘩采蘋，皆康王時詩，則與毛公時世不合。

采蘋　采藻

〔韓詩〕沉者曰蘋，浮者曰藻。釋文

郭璞曰，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瀕。陸佃曰，藻生水底，有二種，絕藻，即祭統所云水草之菹，又昏禮云芼之以蘋藻則兼可生用矣。關雎之采荇，所以備祭品，參觀甚明。

〔甘棠〕

〔魯詩〕史記、召伯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故歌咏之。劉向曰，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擾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後世思而歌咏之。說苑、原本失注。○按此蓋見

〔韓詩〕外傳，召伯在朝，有司蒯聵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蕉於隰畝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

孔叢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所以敬也，尊其人必敬其位，左傳引此詩，亦曰，思其人猶愛其樹，皆以召伯既沒而民歌其德也。魯韓詞異，而大旨同。

〔行露〕

〔魯詩〕劉向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逆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于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按此條見列女傳，原注失注。

〔韓詩〕外傳曰，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未備，守志貞禮，○按外傳作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汙道之行。

毛傳不言申女之事，但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夫強暴尚凌貞女，則來爲化行而俗美矣，但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全責備，至于搗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意者夫家必可以備禮而不備，以致夫家搗訟，其女在家守禮自矢，詩人舉而揚之耳。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韓詩〕內傳，小曰羔，大曰羊，素喻潔白，絲喻柔屈，紽、數名也，逶迤，本作遠迤，公正貌。釋文，薛君曰，詩人賢仕爲大夫者，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後漢書注

以逶迤爲公正，與毛傳行可從迹之意不同，而韓說較明。

〔摽有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韓詩〕摽作摽，傳曰，摽、零落也，迨、願也。釋文

王應麟曰，摽與摽通，非是摽是零落之意，摽乃擊之使落，與寤辟有摽之訓爲拊心同，願者、父母之願，藏帷隱鼠璞曰，此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

〔小星〕

寔命不同。

〔韓詩〕寔作實，傳曰，實、有也。釋文

寔與實不通，大雅實墉實壑注，實當作寔，按寔音同室，寔是也，實有也，韓若曰，宵征之所以肅肅者，有命自天，不得而同也。

〔江有汜〕

江有渚。

〔韓詩〕內傳，一溢一否曰渚。釋文

〔何彼穠矣〕

〔魯詩〕鄭箋有言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治嫁之車，遠送之，儀禮注，此魯詩說見康成答張逸詩。

毛傳謂武王女、文王孫，而齊侯之子，以平王爲平正之王，蓋以二南爲文王時詩，故其說如此，集傳亦無定見，夫太公之女爲武王元妃，似不應以女復嫁齊侯之子，毛奇齡說，且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嫁陳，不聞次女嫁呂伋也，集傳載攷說謂平王宜臼之孫，嫁齊釐侯之子，以齊桓娶其姬，事見春秋也，似爲可據，然其姬爲非王女，乃平王之曾孫矣，其說紛如，莫知誰是，不如魯詩以齊侯之子爲齊侯之女子，以平王之孫爲王之外孫女，似可解紛。穠、韓詩作莪，說文云，衣厚貌，亦與毛傳異。

〔騶虞〕

〔魯詩〕古有樂騶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賈誼曰，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太傅新書

周禮樂以騶虞，疏曰，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也，禮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古以騶虞爲官名，魯詩正與之合，毛傳不如魯長，故歐陽公主之。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晁說之言，魯詩謂詩作於康王之世，皆無他書可證，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未知何本。

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魯詩〕鄭氏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嘆仁人也。（射義注，鄭注三禮時，未見毛詩，所說皆魯詩。）

〔韓詩〕吁嗟、嘆詞。（釋文）

鄭以騶虞爲喻仁人者，以騶虞之官亦仁人也。周書王會篇曰：壹發五豝，言多賢也。蓋五豝五豵，皆以多爲喻。騶虞之官，莫非仁賢，則其得人之多，而官之備可見。故詩人嗟嘆而美之。　戴埴鼠璞曰：騶者如七騶六騶，虞如山虞澤虞。

胡迭而微

〔韓詩〕迭作戩，傳曰：戩、當也。（釋文）

胡當而微，言日月至明，胡當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也。

〔燕燕〕

〔魯詩〕劉向曰：衛定姜者，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君子以定姜爲慈姑。（列女傳）　鄭氏曰：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按原本孝下衍公字，依坊記注鄭正。）獻公無禮于定姜，定姜作此詩。（禮記注，鄭志答炅云爲記注時，就虛君先師亦然，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虛君創虛補與鄭共師馬融，其人先師即馬融也。注列女傳皆魯詩說。）　李活仲曰：衛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

毛傳作莊姜送戴嬀，魯乃作定姜送婦，或傳之有自也。但詩文不類送婦，且非持喪大歸之詞。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魯詩〕鄭氏曰：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禮記注）

獻公無禮于定姜，事見左傳。

〔日月〕

報我不述。

〔韓詩〕述作術。薛君曰：術、法也。

〔終風〕

終風且暴。謂浪笑傲。曀曀其陰。

〔韓詩〕終風，西風也，浪、起也。曀作埃，天陰塵也。（俱釋文）

〔擊鼓〕

死生契闊。

〔韓詩〕契闊，約束也。（釋文）

毛以契闊爲勤苦，不如韓長。正義曰：五人爲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相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左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敕，故舉以言之。

于嗟洵兮。

〔韓詩〕吁嗟、歎兮。（釋文）

〔韓詩〕洵作夐，遠也。（釋文）

毛傳釋洵爲遠，謂軍伍之疏遠也。韓作夐遠，似嘆南行師期之遠，亦可通。

〔凱風〕

〔魯詩〕趙岐孟子注：莫慰母心，謂母心不悅也。

三家詩拾遺卷四

國風

〔柏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厄，請願同厄。衛君使人愬於齊之兄弟，齊兄弟皆欲之，女終不聽，而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勢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也。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欲也。（列女傳）　李活仲曰：衛宣姜自誓而作。

此所謂宣姜宣公皆誤。左傳：宣公納伋之妻爲宣姜，未聞其後更娶齊女。至城門而公死，爲公守節持喪，且宣公之子惠公繼立爲君，並無弟繼爲君之事，或別是一人，而非宣姜。且是引詩之人，非作詩之人，要不足深辨也。　說苑引憂心悄悄二句曰：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又同毛序，未知何故。（說苑，其子歆好毛詩，左傳執以問向，向往往不能難，是劉氏因緣通毛詩矣。）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魯詩〕賈誼曰：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賈誼新書）

左傳：北宮子引此二句，言君臣上下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毛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義俱同。

大戴記曾子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曰子之辭曰過小則非不安其室之意蓋七子未嘗不能慰其母心而母不悅其子有心苛虐七子反而自責故曰莫慰也母不過少慈恩是謂過小且非母之自言是謂子之辭趙注所以止作母心不悅而不及其他若不安其室義所與父絕而猶曰過小乎

〔雄雉〕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魯詩〕馬融曰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乎疾貪惡忮害之詞論語注

〔韓詩〕外傳曰夫利爲害本禍爲福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按原本脫害下七字今依外傳補正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爲融以爲疾貪惡忮害之詩前三章若無可見蓋篇終始露本意也韓以不求福利爲善義亦相同皆非刺淫與毛序異

〔匏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至心曰厲釋文

厲說文作砅履石渡水也毛傳以衣涉水鄭注論語由膝以上爲厲義各不同

招招舟子

〔韓詩〕招招聲也釋文

毛曰號召說王逸曰以口曰召以手曰招

〔谷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魯詩〕鄭氏曰此詩故親今疎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無求備于一人能如此則德音之美不離令名○按坊記注作德美之音不離令民我願與之同死矣禮記注

此雖以詩文釋引詩斷章取義之意然曰故親今疎曰言人之交似不指棄婦而指朋友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韓詩〕違狠也釋文　白虎通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故曰薄送我畿

毋發我笱　有沸有潰

〔韓詩〕發亂也潰不善之說釋文

式微

〔魯詩〕劉向曰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恐其見遣而不以詩去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傳列女　劉歆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傳偶作遇○按列女行節反乘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節傳節作貞終不肯歸傳賢

魯詩所傳事必有本但考左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地未聞黎莊有失德也泥中中露皆衛地毛傳以爲失國而寓之更明

〔簡兮〕

碩人俁俁　右手秉翟

〔韓詩〕俁作扈傳曰扈扈美貌又曰萬以夷翟大鳥羽釋文

正義曰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翮一舉千里爾雅翟雉鵰皆非夷翟大鳥韓蓋別有所本

〔泉水〕

毖彼泉水　飲餞于禰

〔韓詩〕毖作祕音秘切祕清也禰作坭傳曰送行飲酒曰餞釋文

〔北門〕

王事敦我　室人交徧摧我

〔韓詩〕摧作讎以追反傳曰敦迫也讎就也釋文

按就者就而叢責之也

〔靜女〕

靜女其姝　搔首踟躕

〔韓詩〕傳曰靜貞也躊躇厚文躕躕也釋文　外傳曰賢者精氣闚盜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躕急時辭也

內傳以靜女爲貞女外傳以爲賢者急詩之辭而曰歌道義皆與取彤管之意合

〔新臺〕

燕婉之求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得此戚施

〔韓詩〕燕作嬿洒作灑浼作浘傳曰灑鮮貌浘浘盛貌釋文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御覽太平

戚施說文作蘧蘧蟾蜍類形醜又不能仰也

二子乘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妻之子也壽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使盜見戴旌者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之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竊伋旌以先行幾至齊矣盜見旌而殺之伋至殯弟代己遂載其尸還至境自殺新序

新序之勝于毛傳者有三。以伋爲前妻所生之子。則知伋于宣公爲世子詩所生。非烝于夷姜而生者。及其卽位。年已長大。故可立爲太子。一也。姜與朔共謀殺伋。其事祕。國人何由知而賦詩。若傳母在內。又知而不敢言也。是以閔而作詩。二也。姜欲壽爲太子。愛之也。壽之先與伋共舟。所以阻其沒舟之謀。倘非代死。代死在竊旌耳。其後壽死于盜。伋雖至。不敢再殺。乃載尸還境。痛弟之代己。以自戕。情事宛然。三也。三家雖多雜出。而傳之有自。學者亦信其所可信而已。

〔柏舟〕

實維我特。

〔韓詩〕特作直。傳曰。相當值也。韓文

言共姜撫茲藐孤而愴心曰。髧彼兩髦。實我相當值以撫養之也。共伯爲武公之兄。史稱武公弒而自立。是未可信。但共伯既已嗣位。則非幼小可知。毛傳亦屬未當。兩髦自是共伯遺孤。韓云當值。猶云遭此閔凶耳。

〔牆有茨〕

中冓之言　不可詳也。

〔魯故〕冓作搆。故曰。中搆。中夜也。漢書注

〔韓詩〕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韓文　詳作揚。傳曰。揚、義道也。韓文

周禮媒氏注。陰訟爭中冓之事。聽之亡國之社。蓋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翡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是冓爲構合之義。毛傳爲長。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邦之媛也。

〔韓詩〕佗作他。傳曰。他他、德之美貌。韓文　媛作援。傳曰。援、援取也。韓文

佗佗爲德之美。卽平易之謂。與毛傳同。不如從正義作行步之美爲是。援之訓取。言爲邦人之取法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記作賁賁。鵲之彊彊。記作委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魯詩〕鄭氏曰。實賁委委。爭鬬惡。鶉、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委委於上。小鳥賁賁於下。禮記注

〔韓詩〕實賁彊鶉。乘匹之貌。韓文

賁賁彊彊。毛傳無解。集傳以爲非匹偶而相從者。依韓說也。魯但云以惡人爲君。意鶉好鬬。鵲性燥。皆非淫鳥。故以爭彊取義耳。然不如從韓爲長。

〔定〕

〔魯詩〕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鄭志荅張逸曰。仲梁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潛準補錄有仲梁傳樂爲道語。蓋先申公浮丘伯而說詩者。先儒皆定爲魯詩。

星言夙駕。

〔韓詩〕星、精也。韓文

〔蝃蝀〕

〔韓序〕蝃蝀。刺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後漢書注

如韓說。是刺宣姜之詩也。毛作衛文有道。國人不齒淫奔。與韓不同。

〔相鼠〕

〔三家詩〕妻得諫夫者。夫婦羞恥共之。此妻謂夫之詢也。妻諫夫不知何指。白虎通多離出。

〔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韓詩〕傳曰。譬猶旃絲。染之蒨則青。染之朱則赤。王充論衡。引詩逸傳。

按左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曰。干旄之忠告至矣哉。皆取姝子忠告善道之意。此以素絲染旃爲喻正善道之謂。

〔載馳〕

〔魯詩〕劉向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言曰。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君不聽。其後狄人攻衛破之。許不能救。夫人馳驅而弔衛侯。因疾之而作詩。列女傳

劉以許穆夫人爲懿公之女。誤也。按左傳、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其事雖露。可疑。但懿公爲惠公之子。是宣公之孫也。宋桓夫人與許穆夫人與惠公爲兄弟。而翰公乃其姪耳。卽如左傳。夫人爲昭伯所生。亦是姊行。豈懿公所生之女乎。夫人之唁衛侯。爲宗社淪亡。唁其兄弟。故許人以翰說之。而夫人終不得往也。　左氏謂夫人之唁衛在戴公時。是據詩文言至于漕爲說也。亦誤。狄入衛。在閔公之二年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而是年戴公隨卒。文公嗣立。是戴之立。止一月耳。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詩云。芃芃其麥。言采其蝱。豈十月途中之景乎。蓋唁衛當在衛之初滅。或文公之時也。　左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捨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似可爲夫人先請其父。欲與齊以爲外援之證。卽韓傳亦如魯詩所傳也。但父爲宣公。非懿公。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

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遂二常謂之惑、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盧中聖、權如之何、

按外傳連公孫丑問伊尹放太甲爲一章、或是孟子軼文、流傳于後者、與列女傳正同、

大夫跋涉、　許人尤之、

〔韓詩〕不由跋遂而涉曰跋涉、尤、非也、韓文、文選注、

三家詩拾遺卷五

國風

〔淇奧〕

綠竹猗猗、韓作綠綠、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喧、韓詩作宣、有匪君子、匪、韓詩作邕、

〔韓詩〕內傳、菉蓩、篇筑也、邕、美也、僩、美貌、宣、顯也、韓文、

毛傳、綠、王芻、竹、篇筑、是二草名、李巡、陸璣皆曰一草二名、而正義引終朝采綠以非之、但韓詩又止是一草、其不同如此、按淇園千畝竹、故朱子解爲綠色之竹是也、不有竹竿之詩可證乎、

綠竹如簀

〔韓詩〕薛君曰、簀、積也、綠蓩、蓩、叢、盛如積、○按此條出文選注、原本失注、

〔考槃〕

〔韓詩〕槃作盤、澗作干、傳曰、地下而黃曰干、文選注、　曉确之處也、韓文、

黃櫚以考槃爲扣盤、引鍾鼓弗考爲證、從韓詩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

〔韓詩〕薖作儀、傳曰、曲景曰阿、文選注、　儀、美貌、韓文、

〔碩人〕

〔魯詩〕劉向曰、莊姜始至、操行衰惰、淫佚冶容、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尊、當爲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式、衣錦絅裳、飾在奧焉、是不貴德也、乃作碩人之詩、姜遂感而自修也、列女傳、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豈行衰惰而好淫佚乎、但魯詩本其始至而言之、按之詩文義亦可通、當備一說、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倩、蒨、白色、盼、黑色、文選、

大夫夙退、

〔韓詩〕退、罷也、韓文、

北流活活、活、韓作濊、　鱣鮪發發、韓作鱍鱍、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孽、韓作櫱、朅、韓作桀、

〔韓詩〕內傳、活活、流貌、鱣、鮪、長貌、桀、健也、韓文、

說文、車行載高之貌、韓訓爲長高車、載人則見其長、

〔氓〕

氓之蚩蚩、　將子無怒、　體無咎言、體、猶履也、

〔韓詩〕內傳、氓、美貌、將、辭也、履、幸也、韓文、

隰則有泮、

〔韓詩〕泮、陂也、韓文、

〔芄蘭〕

童子佩觿、　垂帶悸兮、　能不我甲、

〔魯詩〕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珥玦、劉向說苑、

〔韓詩〕甲作狎、○按此條出韓文、原本失注、　按毛傳亦以甲訓狎、

〔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韓詩〕朅作偈、傳曰、偈、疾驅貌、桀、疑也、文選注、

〔木瓜〕

賈誼曰、木瓜、下報上也、見晏氏詩序、

齊桓爲盟主、以衛人言之曰報上、

〔黍離〕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劉向序、

新序載伋之傳母作二子乘舟、傳作黍離、王應麟曰、齊詩與魯同、

〔韓詩〕黍離、伯封作也。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曹植集

如魯韓、則此詩皆弟憂其兄之詞。事適相類、而所傳各異。但尹吉甫爲王朝之臣、韓說猶爲可通。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韓詩〕離離、黍貌。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詩、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其憂之甚也。太平御覽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韓詩〕佸、至也。釋文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韓詩〕陶陶、暢也。後漢書注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韓詩〕戍、舍也。釋文

〔中谷有蓷〕〔韓詩〕蓷、萑蔚也。釋文

萑蔚即益母、朱傳從之。毛訓爲雌、則菴閭也。上林賦菴閭軒于陸璣證之。按詩曰、嘆其修、嘆其濕、則似是菴閭、非益母也。

〔兔爰〕

雉羅于罝。〔韓詩〕薛君章句施羅于車上曰罝。文○按此條出禪文、原本失注。

〔葛藟〕

皇甫謐曰、刺桓王詩。崔靈恩曰、桓王詩。俱正義

〔大車〕

〔魯詩〕劉向曰、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終不以一身更二夫、生離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乃作詩曰、穀則同室、死則同穴、遂自殺。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於詩。○按此條出列女傳、原本失注。

大車、黍衣、皆大夫衣服。詩曰、畏子不奔、其義安在乎。

〔緇衣〕

緇衣之蓆兮。〔韓詩〕蓆、儲也。釋文

〔大叔于田〕

〔齊詩〕匡衡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封事

祖楊暴虎、毛詩指叔段、而齊詩泛指國人、時無左傳、故說之而解頤耳。

兩驂如舞、叔在藪。

〔韓詩〕兩驂、左右驂驂。薛君文、謹注。禽獸居之曰藪。釋文

清人

二矛重喬。〔韓詩〕喬作鷮。○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重喬、毛訓累荷、鄭云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羽毛也。正義、矛柄謂之矜、室、矛之鑿、題、所以識也。矛柄之上、鑿室之下、繫雉羽以爲之識、鷮者、雉名、重鷮者、重施雉羽于矛之室題也。

〔羔裘〕

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韓詩〕洵作恂、渝作偷。傳曰、侯、美也。釋文

恂、信也。既信且直也。毛訓洵爲均、朱子從之。偷與侯韻、亦當從韓。

〔東門之墠〕　有踐家室。

〔韓詩〕踐作靖。傳曰、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太平御覽引薛傳

〔子衿〕　子寧不嗣音。

〔韓詩〕嗣作詒。傳曰、詒、寄也。言會不寄問也。釋文

〔出其東門〕　聊樂我員。

〔韓詩〕員作魂。傳曰、魂、神也。釋文

詩云縞衣蓆巾、其心神自有至樂也。

〔野有蔓草〕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于郊、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取束帛十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士不中道、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外傳雖非專以釋緇、然明以美人爲賢人、以邂逅相遇爲尋常道路之相值、非如毛序謂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是以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之、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齊亦賦之、使其爲淫奔期會之詩、則本國之大夫何以賦之、趙孟韓起何以稱之乎。此本毛公之說、不可不參三家以審其是非者也。朱子以鄭聲淫、爲鄭詩淫、實毛公有以啓之。

〔溱洧〕

〔韓詩〕薛君章句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頗與所悅者俱往焉。藝文類聚

溱與洧、方渙渙兮。韓作洹洹。士與女、方秉蘭兮。　洵訏且樂。韓作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韓詩〕內傳、蘭、蘭也。洵訏、樂貌。以上釋文　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詩。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以上漢書注引內傳　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釋文

按、韓傳但言三月上巳、十女秉蘭祓除水濱、與所悅者俱往、而無他詞。其曰所悅者、謂士與士、女與

女、各有卒日所悅之人、卽伊其相謔、亦是士女各就其所悅者、與之相謔耳、世無道路相逢、士女雜沓、互有戲謔淫奔之理、乃毛傳添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諸語、無論詩中絕無兵革流離之意、卽乘蘭贈藥、安必爲目成期約之物、皆非詩所有之義也、但暮春水渙、男女羣相被禊、旌交跡錯、風俗之弊、自在言外、詩人但直敍其事、而含刺已明、韓詩之說、深得風人之旨、不可增益一語、

〔雞鳴〕

〔韓序〕雞鳴、讒人也、太平御覽一伊悅人也、

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此君子當屬人君言、若以爲人臣畏讒、而恐趨朝之晚、殷爲夫婦之相警、其義深矣、蓋以詩有蒼蠅之聲、亂人聽聞耳、毛傳以爲哀公怠政、故遂賢妃之夙夜警戒、以爲刺、朱子疑其無證據、改爲古之賢妃警君之詞、按列女傳、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夫人治內、管仲治外、而齊國大治、若如集傳、則齊之賢妃、無逾于衛姬者矣、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薛君章句、雞遽鳴、雞聲相似也、文選

薛漢之說、正同毛傳、愚謂蒼蠅之聲、豈足以亂呼旦、而匪之不分如是、況蠅飛天曙、喈喈之聲將往、反以蠅聲相似雞鳴、可乎、詩蓋曰、非但雞則鳴矣、蒼蠅業已作聲、蓋蠅尙無聲而疑爲有也、警旦之情如話、

〔還〕

子之還兮、還、齊作營、韓作嫙、遭我乎峱之間兮、峱、齊作嶩、又一作嶩、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儇、韓作嫙、

〔齊詩〕顏師古曰、○按原本脫、今依漢書地理志注、故、曦、山名、言往適營山而相逢於峱山也、崔靈恩集注、○按原本脫、依漢書地理志、詩記引此文改、營、齊地名、說見下、

〔韓詩〕內傳、嫙、好貌、嫙、亦好貌、嫙三歲曰肩、釋文

子之昌兮、子之茂兮、

〔齊詩〕崔靈恩集注、昌茂、俱齊地、○按此條出釋、詩記原本失注、

按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丘、卽太公所封之地、昌茂、未知何地、或云營之故城、卽維之昌茂、卽泰山之牟牟、與茂古字通、未知是否、

〔著〕

顏師古曰、著、齊地名、卽濟南郡著縣也、漢書

按著卽古宁字、如是地名、則二三章曰庭曰堂、又豈地名乎、顏蓋三家說、而未知本之何家、

東方之日、

〔韓詩〕薛君曰、彼姝者子、詩人言所悅者顏色之盛、若東方之日也、文選

韓意亦作刺淫、但東方之日、非指顏色、戴侗曰、男女相奔、不夙則暮、日出早也、月出遲也、

在我闥兮、〔韓詩〕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

荀子、君召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去、譏也、

按臣之赴召、禮宜顚倒衣裳而去、此二句非刺也、末章不能辰夜、不夙則暮、非命召不時乎、乃是刺公、

〔南山〕

衡從其畝、從、韓作由、

〔韓詩〕內傳、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由、釋文

〔敝笱〕

其魚唯唯、韓作遺遺、

〔韓詩〕內傳、遺遺、言不能制也、釋文

〔載驅〕

齊子發夕、〔韓詩〕發、旦也、○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按發夕、謂不俟旦而發行于夕、極言其縱恣自如、古說皆疎、

〔猗嗟〕

舞則選兮、四矢反兮、選、韓作纂、反作彆、

〔韓詩〕薛君曰、舞則纂兮、言其舞之中雅樂也、文選、變、易也、○按此條出釋文、原本失注、

四矢反兮、鄭箋、謂四矢皆得放處、是巧射也、韓云、變易者、周禮謂九射、各有其儀、莊公每射四矢、各變其儀也、然于下禦亂、又不貫矣、

三家詩拾遺卷六

國風

〔葛屨〕

摻摻女手。後韓作纖。

〔韓詩〕內傳。纖纖、女手之貌。文選注。

古詩。纖纖出素手。本此。

〔汾沮洳〕

〔齊詩〕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後漢疏。

儉爲美德。能畜聚。則戶有蓋藏。家給人足矣。如匡說則非刺也。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文選。

〔伐檀〕

〔齊詩〕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文選注。

張氏之說。與毛略同。按孔叢子曰。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與孟子答公孫丑之意正同。董仲舒及薛漢之說皆然。毛傳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素食兮。

〔韓詩〕薛君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蓋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文選

猗歟。椵稼有位之君子。如此可謂質矣。而又能蒞官治民。是謂不素餐之君子。能不素餐。則亦不尸祿矣。

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按原本謂下脫之字。依春秋繁露補。

河水清且淪漪。

〔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文選。釋文。

〔蟋蟀〕

歲聿其莫。

〔韓詩〕薛君章句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子之年歲已晚也。文選注。

不曰歲晚。而曰君子之年歲已晚。猶云老冉冉其將至。勸其及時爲樂也。君子、良士之稱。此非刺晉儉不中禮之意甚明。季札聞歌唐。而嘆其憂之深有陶唐之遺風。孔叢子曰。於唐見儉德之大也。

思深而有儉德。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謂。

〔山有樞〕

〔魯詩〕司馬遷曰。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史記。○按此條出鄭康成詩譜。非史記文。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傳注。引魯傳。

此本曲禮文。而魯詩引之。以明天下皆不可斯須去樂之意。非專指下位也。

〔揚之水〕

素衣朱襮。襮魯作黼。

〔魯詩〕內傳。紬、綺屬。鄭注士昏禮引魯傳。

〔綢繆〕

見此邂逅。逅韓作覯。

〔韓詩〕內傳。邂逅不固之貌。釋文。

卒然幸遇。不可久長。故曰不固。毛傳別本亦作邂覯。釋文解說也。與韓說義。○按此下脫異字。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噬韓作逝。

〔韓詩〕內傳：逝、及也。（釋文）言猶及君子之在，而幸其適我而飲食，欲留之也。分明幸見君子而愛之之詞。

〔車鄰〕

寺人之令，（韓作伶。）〔韓詩〕傳曰：伶、使伶也。（釋文）

〔小戎〕

俴駟孔羣。

〔韓詩〕駟馬不著甲曰俴駟。（釋文）

按鄭箋以俴駟爲四介馬，孔疏以淺薄之金爲甲，而韓以爲不著甲何也。郊之戰，不介而馳，春秋時固已有之。秦人剽疾，或類是與。

〔蒹葭〕

〔韓詩〕薛君曰：大渚曰沚。（文選注。）

〔終南〕

顏如渥丹。（丹，韓作沍。）〔韓詩〕傳曰：沍，（擇各切。）赭也。（釋文）

〔黃鳥〕

〔齊詩〕匡衡曰：秦伯貴信，而民多從死。（奏疏。）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故李德裕論曰：若二良者，殉榮樂，非殉仁義也。如貴信之說也。史記：穆公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此民多從死，非獨三良也。

〔晨風〕

鴥彼晨風，（韓詩鴥作鷐。○按此見詩外傳，傳本失注。）謂鷐乘朝風而飛也。其義不同，六書故亦以晨風爲朝風，漢魏人則以晨風爲鶻。

〔渭陽〕

〔魯詩〕劉向曰：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舅氏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列女傳。）

〔宛丘〕

〔齊詩〕匡衡曰：陳夫人好巫，而民多淫祀。（奏疏。）班固曰：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事，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鼗鼓於宛邱之上，婆娑於枌樹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地理志。○按末三句，乃詩疏因漢志附而申言之，非漢志本文也。范氏併取之耳。）

按季札聞歌陳而嘆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國之無主者，民皆淫祀，忘其本業，而上不禁止之謂，非必以宛邱之子，即爲陳主也。班氏故以是詩與東門之枌並舉，夫民化其上，而上與下如出一心，非刺其君而何。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韓詩）作嗟。謂擇令日而招同類，猶嗟我婦子之嗟，亦備一說。

〔衡門〕　可以樂飢。（韓詩）作可以療飢，義亦異。

〔東門之池〕　（魯詩）孔安國曰：停水曰池。（鄭箋。）

〔墓門〕

（魯詩）劉向曰：陳辨女、陳之采桑女也。晉大夫解居使於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好爲我歌，吾將舍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楳，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大夫曰：其棘則是。（○按列女傳作其楳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其人且亡，而況鴞乎，乃服而舍之。（列女傳。）

此謂辨女歌墓門之詩，非謂作墓門之詩也。芸曰：八且亡，而況鴞乎，借詩比刺，於本義不涉。楚辭何繁鳥萃棘而負子肆情，王逸注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女引詩刺之，其說尤明。諸家好奇，竟有以墓門一詩爲辨女作者，未之考也。但墓門是地，非邱墓之門，與左傳正同，故節而辨之焉。

歌以訊之。（韓詩）訊、諫也。（釋文）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韓作姝。）〔韓內傳〕姝、美也。（釋文）

〔澤陂〕　傷如之何。（石經作傷。○按漢石經雖非魯詩，此文已不可攷矣。范氏本爾雅注。）〔魯詩〕傳曰：陽、予也。（○按此條出爾雅注，原本失注。）

碩大且卷。（韓卷作蜷。）〔韓詩〕薛君曰：蜷，重頤也。（太平御覽。）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偈，韓作揭。）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韓作怒，古怛字。）

（韓詩）外傳：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萬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怒兮。王吉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吉傷之也。（太平御覽引詩說。）

舉古之風與車以慨今之不然，即周道之所見以興成周之道也。故卒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候人〕

荷戈與祋。（祋，韓作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韓詩）鄭康成曰：汚澤，薮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表記注。）

王應麟曰：此韓詩說也。言汚澤之鳥，尚以不濡其翼爲才，況爲君子而在上，可以不稱其服乎。國語載楚子引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鄭與尤通，蓋古說已深。（○按此字疑有誤。）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魯詩）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說苑引魯詩傳文。）

按荀子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此魯說之本、唯心結於一而不二、斯儀見於外而如一、儀一即不忒、記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故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儀一之義大矣哉、經傳皆美君子之詞、毛以爲刺者、美古之君子、以刺今之君子不一也、其說一貫、

〔七月〕

歐陽公曰、七月詩、燕齊魯皆無之、按太平御覽明載韓嬰七月之說、即釋文亦載有八月在宇之訓、是韓詩之有七月甚明、齊魯在宋時亡之已久、不知歐公此言、何本、

四之日舉趾、

〔韓詩〕傳曰、言至於四月、始可舉趾以耕也、太平御覽、

四月秀葽、　獻豜于公、

〔魯詩〕劉向曰、秀葽、味苦、苦葽也、○按此條出讀文、郝本失注、　鄭氏曰、四歲曰肩、周禮注、

八月在宇、　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韓詩〕宇、屋霤、向、北向窗也、釋文、　班固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盜賊、習禮文也、白虎通、

二之日鑿冰沖沖、

〔韓詩〕冰者、窮谷陰氣所結、不洩則化爲伏陰、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言藏冰必取之深山窮谷、固陰沍寒、鑿而取之、即以洩陰也、可見王政之施、無非節宣陰陽之道、

〔鴟鴞〕

〔三家詩〕趙岐曰、鴟鴞、刺邠君也、孟子注、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韓詩〕薛君曰、鴟鴞、鶚鳩、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也、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室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數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子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

以鴟鴞爲鶚鳩、毛傳亦同、但毛以鴟鴞托言人有取其子者、鴞若曰、寧取我子、無毀我巢、以我積日攻堅之固也、○按此句有譌字、　薛似以鴟鴞指武庚、謂其彌縫二叔、不知自托于皇朝、據國以叛、終取滅亡、就兩家之說觀之、薛稍爲近之、小毖詩曰、肇允彼桃蟲、桃蟲、鷦鷯小鳥、正鶚鳩之屬也、鴟鴞的是鶬鶊、墓門之詩曰、有鴞萃止、楚詞以爲繁鳥、豈鶚鳩乎、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罪人、指武庚、故以鴟鴞目之、夫能毀人之室、取人之子、非鶬鶊而何、集傳之說當矣、

徹彼桑土、七、韓作杜、　予手拮据、　予所蓄租、

〔韓詩〕杜、桑根也、　曰足爲事曰拮据、租、積也、俱釋文、

按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蔬、皮也、

〔東山〕

鸛鳴于垤、　烝在栗薪、栗、韓作濃、

〔韓詩〕薛君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鸛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也、文選注、　栗薪、釋文、

按鄭箋、烝、塵也、栗、析也、義各不同、

親結其褵、　九十其儀、

〔韓詩〕薛君曰、褵、帶也、文選注、　外傳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四國是皇、淮、皇作匡、

白虎通、周公東征、四國是匡、言周公東征、遂職、而天下皆正也、

按班氏之意、謂東征歸國、黜陟四國之臣、而天下皆正、此義亦新、

又缺我錡、　又缺我銶、

〔韓詩〕錡、木屬、銶、經屬、釋文、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于人、反諸己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外傳引詩、即中庸以人治人之意、非斷章取義、古引此二句、皆如是解、毛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引大學、正與韓同、蓋美周公之善、因人情以治人也、

〔九罭〕

〔韓詩〕九罭、取鰕花也、太平御覽、

毛以九罭爲緻密、小魚之網、鰕花則益小矣、孫炎以爲九罭之網、則是大網、朱子從之、

三家詩拾遺卷七

小雅

〔鹿鳴〕

〔魯詩〕司馬遷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蔡邕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文選注、蔡邕琴操。

按左傳、明云鹿鳴所以燕嘉賓也、魯詩之失、與關雎同、呂元鈞氏謂彈絃諷諫、乃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其詳已見關雎。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淮南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而相呼、美鹿鳴之得食以招羣、興君子備笙賚以宴客、似與魯詩不同。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魯詩〕鄭氏曰、鹿鳴、宋其已有旨酒、以燕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其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酒、禮注。

鄭氏答張逸曰、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此蓋得之張逸伯者、然其意正與毛同。

〔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作威夷、漢書作邸夷。

〔韓詩〕薛君曰、威夷險也。文選注。　班固曰、周道郁夷、言使臣行焉馳於此道。地理志。○按下句乃顏師古讀。

郁夷、地名、詳王應麟詩地理考、此魯齊之說與韓異。○按顏師古明者韓詩。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魯詩〕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安及矣。劉向列女傳。

國語、以每懷靡及爲慮、其知有不及、故必周爰而謀謀也、魯詩盧其征行之不及、義淺矣。○按列女傳述姜氏勸耳之言、亦本國語、未必魯詩說也、范氏譏甚。

〔常棣〕韓作夫移、魯作鄂、同鄭箋。

〔韓詩〕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晁氏說。

常棣作于周公、事詳左氏、毛韓之說皆同。　爾雅曰、唐棣移、又曰、常棣、棣是一木也、有赤白二種、實如櫻桃者赤移、實如郁李而稍白者白移、故一曰棣、一曰移、若棠唐棣、則另是一木、亦有赤白二種、其實如梨而較小、其葉無風常自動、故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歐陽永叔胡致堂譏認唐棣爲常棣、因以唐棣四句、即此篇之逸詩、夫子刪詩、篇刪其章、蓋未知考也。

和樂且湛、湛作耽。　〔韓傳〕耽樂之甚也。釋文。

〔伐木〕

〔韓詩〕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晁氏說。　序曰、勞者歌其事、詩人以伐木苦其事、故以爲文。太平御覽。

言伐木之卒勞苦、其聲若求助于衆力者、故詩人取以爲求友者興也。　按後漢書注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未知所出、大抵亦魯齊之說。

〔天保〕

〔魯詩〕翼奉曰、詩有五際、有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以五際。○按漢書翼奉傳、無君臣下十字、孟康引詩內傳、以五際爲卯酉午戌亥、必齊詩舊說如此、范氏欲下字、蓋當之、故知此詩不得辨明。

此魯詩本義、其意蓋以五際道爲五際、而天保一詩、爲君臣之際耳、而讖緯家遂生異說焉、漢郎顗傳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此即翼奉說也、而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改革之政也、詩孔極編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點、卯、天保也、酉、祠父也、戌、伏也、亥、閉也、按四字俗本誤倒、今依正義補、今采芑思、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凡此詩緯之

說皆本齊詩而推波助瀾初無當於經義者夫匡鼎解頤未嘗托言符命即翼奉推時何嘗鑿證詩篇豈轅固生而肯出此亦姑存弗論可耳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以仁義禮智爲保定君身之本義極正大前儒未曾見及

禴祠蒸嘗

〔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杜氏通典引內傳

按祫禘本是一祭而公羊以春秋經之大事爲大祫後人不明其說遂分爲二韓氏亦然詳其文似爲祫大禘小者知沿誤已在漢初矣其詳見詩瀋長發篇

無不爾或承

〔韓詩〕薛君曰承受也文選注

〔采薇〕

班固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此詩諸家悉同毛序惟班固作懿王時刺詩亦本之三家可知夫靡室靡家之語出自遺戍之口則殷勤撫恤何殊挾纊若爲亂離疾苦之作則憂時告瘁何異四月惟夏何草不黃諸什乎是不待辨而明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昔始也依依盛貌釋文○按上句出釋文下句出文選注盛分別注之

〔出車〕

〔魯詩〕司馬遷曰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其子帶爲天子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六月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出車

瑋固曰宣王時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按史漢之說諸家皆疑其何以互異如此不知史記明云襄王爲戎狄所逐中國疾之詩人歌薄伐之詩傷今而思古未嘗指爲襄王之詩也至漢書乃直以爲宣王之時與毛不同蓋三家之說耳觀下六月一篇劉歆之說與班氏正同歆非世家中公之學者乎

〔杕杜〕

檀車幝幝韓作襢襢車敝也征夫不遠

〔韓詩〕男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禮記正義引內傳

〔魚麗〕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魯詩〕劉向曰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時也說苑

此篇下三章即承上三章而詠嘆之下一句所以申明上句也古說甚長集傳謂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是而全也與古不同　上二章言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惟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惟其偕也嘉也偕也時也皆就君子言之荀子曰不敬交不歡欣不時宜物雖旨非貴也

〔南陔白華華黍〕

孔穎達曰漢世不行毛詩三家不見詩序謂其惟有三百五篇　按此三詩三家所以無說之故

〔蓼蕭〕

和鸞雝雝魯作喈喈萬福攸同

〔魯訓〕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後漢輿服志　賈誼曰和鸞噦噦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新書

〔韓詩〕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引鄭經解注韓內傳

和與鸞皆鈴也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攜輈車鸞鑣謂鸞鈴繫於馬口之兩傍也鄭氏曰置鸞于鑣所以異于乘車是乘車之鸞當在軾矣此詩言乘車當依魯韓

〔湛露〕

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不醉無歸

〔韓傳〕愔愔和悅之貌釋文又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醑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而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醑不可以沉不可以湎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毛公據以釋此詩當矣韓以愔愔爲和悅而詳引古禮足以補所未備　文選注載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堂者謂之宴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謂之湎與初學記所引小異

其實離離

〔韓詩〕離離長貌初學記○按原本譌注釋文今故正

〔菁莪〕

菁菁者莪韓作蘩蘩　蓁蓁麤貌文選注

〔六月〕

〔魯詩〕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強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本傳引六月詩○按劉元成傳非本傳也范氏誤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韓詩〕薛君曰：元戎、大戎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綫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史記索隱引韓詩章句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魯詩〕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奏論○按此疏見漢書蕭望之傳，原本失注。

〔采芑〕

有瑲葱珩。

〔韓詩〕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局嚮鄭注，引韓記。

〔車攻〕

東有甫草。韓作圃草。

〔韓詩〕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注，後漢書注。

毛傳：甫，大也。大芑草以爲防也。與韓不同。但鄭箋又云：甫草者，甫田之草，引鄭有甫田爲證。以周之東巡所必經耳，則仍用韓說矣。

四牡奕奕。〔韓詩〕薛君曰：奕奕，盛也。文選注。

〔吉日〕

〔齊詩〕翼奉曰：二陽並行，王者所以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本傳。

火盛於午，金盛於酉，庚卯酉也，故曰二陽並行。一曰：奉詩日之學用辰不用日，如甲子日，用子不用甲也。庚午日取午爲陽，以王者當之爲二陽，要非經義。

儦儦俟俟。韓作駪駪俟俟，騤騤音俟。

〔韓詩〕薛君曰：儦儦，行曰騤騤。文選注。

且以酌醴。〔韓詩〕薛君曰：醴甜而不泲也。文選注。

〔鴻雁〕

劬勞于野。百堵皆作。

〔韓詩〕劬、數也。釋文。又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又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俱公羊傳注引內傳。○按韓三句見詩正義，後五句見公羊傳注，應分別注之。

〔庭燎〕

〔魯詩〕劉向曰：宣王晨夙而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進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而忘也。敢請婢子之罪。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朏，宮成中興之君。列女傳。

毛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蓋以詩在變雅，美非全美也。三家不分正變，故有美無箴。

讒言其興。〔韓詩〕薛君曰：讒言、每緣間而起也。文選注。

上言民之訛言，如檿弧箕服之類，故曰寧莫之懲。此云讒言其興，則詐僞之言，緣間而起，反以恭敬忠諫爲誹謗，如左儒杜伯之死是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皐。〔韓詩〕九皐，九折之澤也。釋文。

九折之澤，至爲繚曲，而聲聞於天，以喻密室陳詞，而天下咸聞其忠讜，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

鄭箋以九皐爲坎，自外數至內爲九，似緯家之說。

〔白駒〕

在彼空谷。〔韓詩〕空作穹。薛君曰：深谷也。文選注。

〔斯干〕

〔魯詩〕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按詩前五章極形宣王宮室之美，並無儉小之意，顧絳謂宣王之世，詩多溢美，如嵩高烝民諸篇，詞多夸而不實，是詩亦然。蓋詩雖有美無刺，而入之變雅，當知此意也。

如矢斯棘。韓作杝，旅即反。如鳥斯革。韓作翬翬。

〔韓詩〕杝、隅也。翬、翅也。釋文。

乃生男子，室家君王。載衣之裼。韓作禪。

〔韓詩〕生男以爲世子，所以爲世子者何？言世世不絕也。文選注。

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白虎通引內傳。齊人名小兒被褓爲裼。釋文。

古人名被皆曰衣，論語必有寢衣，是也。禪者、襁也。

〔無羊〕

或寢或訛。〔韓詩〕訛作譌。覺也。釋文。

三家詩拾遺卷八

小雅

〔節南山〕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按此無出漢書。以本失注。）○章昭曰。節南山、平王時作。

按四章瑣瑣姻婭。則無無仕。豈江都所云無推讓之風耶。若爭田之訟。如下篇皇父。徹我墻屋。田卒汙萊。大雅瞻卬所云。人有土田。汝覆奪之。是也。

節彼南山。憂心如惔。（韓作炎。誤。文作炎同。）何用不監。

〔韓詩〕節、視也。監、領也。（釋文。）

昊天不傭。降此鞠凶。

〔韓詩〕傭作庸。易也。（釋文。）薛君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文選注。）

以庸爲易。言天之降凶。必俟其惡稔而降。不易降也。

四牡項領。蹙蹙靡所騁。

〔魯詩〕劉向曰。久縻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膚。其行次且。此之謂也。（新序。）〔韓詩〕薛君曰。騁、馳也。（文選注。）

鄭氏以四牡爲人君所駕。今但養大其領而不爲用。喻大臣自恣。不爲王用。與劉說同。非奔走勞敝之狀。

〔正月〕

正月繁霜。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魯詩〕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俱劉向政事疏。）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視天夢夢。

〔韓詩〕夢夢、惡貌。（釋文。）外傳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董仲舒曰。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按脊作迹。繁蓋脊作迹。）此之謂也。

以號爲名。姒邪思正。其義亦長。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爲害大矣。幽王寵妾爲妻。說言以是爲非。名之不正。莫斯爲甚。是可哀也。

天天是椓。（天天、蔡邕作天天。椓作加。韓作椓。）

張衡曰。速速方穀。天天亦加。（天道妖。）

〔十月之交〕

〔齊詩〕翼奉曰。竊讀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梅福曰。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本傳。○按原本歌作交。後漢書改。）孟康曰。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

〔魯詩〕鄭氏曰。此爲厲王之詩。經師移易其次第耳。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詩譜。）

顏師古述魯詩。作厲王詩。知鄭所云。亦本魯詩。韓書之說。按中候擿雒貳曰。呂受符。厲倡變。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川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哉震。（○按原本脫罔主二字。依詩正義補。）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兼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上緯書皆指厲王。夫國語明載幽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所謂山冢崒崩也。是年。三川竭。所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王基杜預。以長曆推之。斷其非厲王之詩。甚明。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魯訓〕厲王無道。內變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谷永傳。羅師古述魯訓。）

〔韓詩〕內傳。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漢書天文志。○按漢志但云詩傳。）

按魯詩如鄭氏。自此篇至小宛。皆厲王詩。而韓詩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　餘妻煽方處。（魯作褊。韓作方庶。）

（魯詩）閔妻驕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注。閔妻。褒姒之黨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皆以親屬王淫于褒姒。故皇父之屬。因褒姒而得官。○按此條出漢書谷永傳。原本失注。）

按谷永疏。又有抑褒閔之亂語。或書詩別有可証歟。韓書又作刻。

抑此皇父。　不悠遺一老。（韓傳）抑。意也。（意音噫。）悠。閒也。（釋文。）

（兩無正）

劉安世曰。少讀韓詩兩無極篇。序曰。兩無極。大夫刺幽王也。首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集傳。）

淪胥以鋪。（韓作無胥以痡。又作無。魯詩作蕪。顏師古曰。痡。相蕪也。）

（韓詩）蕪。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太甚也。（後漢書注。）

（小旻）

謀猶回遹。（韓作沇。）

（韓詩）薛君曰。回。邪僻也。（文選注。）

餘謀訛訛。（韓作滄。）

（韓傳）不善之貌。（爾雅。不佞也。○按此文。原本失注。）

民雖靡膴。（韓作蕪。）

（韓傳）靡膴。猶無幾何。（釋文。）

王肅。膴讀作橹。大也。言無大有人也。意同韓。

（小宛）

翰飛戾天。（韓民作鳶。）

（韓詩）鳶。附也。（文選注。）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韓傳）填作疹。苦也。鄉亭之繫曰岸。朝廷曰獄。（釋文。）

（小弁）

趙岐曰。小弁。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孟子注。）

孫疏。謂伯奇當是宜臼。然魯詩原作伯奇也。

（魯詩）王充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曰維憂用老。（論衡。）　蔡邕曰。伯奇既逐。頗藉以足。（作清朝履。○按今琴操採琴操。○按今琴操亦是賦小弁而非作也。王充之說何以云。怒焉如擣。○按原本此句譌作次如疾首。下句擣亦作疾。今依釋文改正。）

（韓傳）擣作疛。心疾也。（釋文。）

有漼者淵。萑苻淠淠。

（韓外傳）有漼者淵。萑苻淠淠。言大者無所不容也。（○按此條出韓外傳文。）

意以淵喻父母。以萑苻自比也。

（巧言）

僭始既涵。　（韓傳）涵作減。少也。（釋文。）

匪其止共。（韓作恭。）維王之邛。

（魯詩）劉向曰。此傷奸臣蔽主以爲亂者也。（說苑。）

（韓外傳）匪其止恭。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王也。

躯躯鞠兎。遇犬獲之。

（韓傳）作趨趨。往來之貌。獲。得也。言趨趨之鞠兎。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注。）

（何人斯）

我心易也。　（韓傳）易作施。善也。（釋文。）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魯詩）世本。暴辛公作壎。蘇公作篪。譙周古史。古有塤篪。尙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按詩正義引此二條。不云是魯詩說。）

（韓詩）盟詛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禮記正義引韓氏傳。）

（谷風）　將恐將懼。（韓傳）將。辭也。（文選注。○按原本誤注釋文。今改正。）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韓傳）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韓外傳）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

佻佻公子。（佻。韓作糾。）　粲粲衣服。（粲。韓作采。）

（韓詩）燿燿。往來貌。（釋文。）　薛君曰。采采。靡貌。（文選注。○按原本誤注釋文。今改正。）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韓詩）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注。）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外傳）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于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有其位無其事。

（四月）

百卉具腓。亂離瘼矣。

（韓詩）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瘼。散也。（文選注。）

（無將大車）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愼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大略。）

（魯傳）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

（韓外傳）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小人始則曲意以奉君子，一旦得志，反逐君子，千古一轍，進人不可不慎也。毛序以爲刺大夫將小人與三家同。

〔鼓鐘〕

〔韓詩〕鄭氏曰：昭王之時，鼓鐘所爲作也。（鄭注中候運河紀。）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韓詩：以雅以南，下有韎任朱離句，見後漢陳禪傳。）

〔韓詩〕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按此四字原脫，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注。）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文選注。）

陳忠劾陳禪疏云：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齊魯詩也。今按薛君之訓，則韓亦有此句矣。毛傳亦有韎任朱離之訓，但無詩文。如薛君說，則南當爲南夷之樂，非二南也。

〔楚茨〕

苾（按作芬）孝祀。〔韓詩〕薛君曰：馥香也。（文選注。）

〔信南山〕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韓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此當合何休班固，參以左國觀之，始明。

〔甫田〕

倬彼甫田。〔韓傳〕倬作籀，音卓。卓也，大也。（釋文。○按釋文無大也二字。）

〔大田〕

秉畀炎火。有渰（釋作奄）淒淒，興雨（韓作言）祈祈。

〔韓傳〕秉作卜，報也。（釋文。）〔外傳〕有奄淒淒，興雲祈祈，以是知太平之無飄風疾雨明矣。

韓意以爲是太平之風雨，則知詩非刺時矣。下章以介景福義同。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外傳〕人事脩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皆。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伸變化也。〔魯詩〕劉向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裨冕屬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櫻冑，立於桴鼓之間，士卒無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勇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新序。）

〔桑扈〕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賈誼曰：胥，相也；祜，大福也。（新書。）

匪傲匪僾。飲酒者不傲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來之。（漢書五行志注。）

〔鴛鴦〕

戢其左翼。摧之秣之。

〔韓詩〕戢，揵也。揵其嘴于左也。摧，委也。猶食也。（釋文。）

按禽鳥之宿，皆揵其嘴於翼，後人多不省，是此注。

〔頍弁〕

先集維霰。〔韓詩〕薛君曰：霰，英也。（文選注。）

天將雪，六花先散爲英，毛以爲暴雪，不如韓長。

〔巧言〕

以慰我心。〔韓傳〕慰作慍，悲也。（釋文。）

〔青蠅〕

袁孝政曰：衛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按袁說見新子注，疑誤。）

拂我二人。〔韓傳〕拂，亂也。（釋文。）

〔賓之初筵〕

〔韓詩〕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爲惡也。（後漢書注。）

朱子以是詩與抑戒相似，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然詩曰大侯既抗，曰烝衎烈祖，明是天子燕射擇賓祭祀之禮，詩所謂賓，乃武公之自謂，蓋入爲卿士，爲王之賓也。韓亦未嘗指爲武公之賓。

威儀反反（韓作販販。）〔韓傳〕販販，善貌。（釋文。）

〔魚藻〕

有頒其首。〔韓傳〕頒，衆貌。（釋文。）

魚之在藻，衆首向上，猶臣侍君飲，莫不仰首向上視君也。下章有莘其尾，則燕畢而散矣。

〔采菽〕

孔鮒曰：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叢子。）

章昭曰：王錫諸侯命服之樂也。（國語注。）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韓外傳〕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平平左右。〔韓傳〕作便便左右。閑雅之貌。（釋文。○按原本誤作習，從釋文改。）

綍纚維之。福祿膍之。〔韓傳〕膍作毗，厚也。（釋文。）

綍，大索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木，戾竹爲大索。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韓傳〕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于一方而怨之。（後漢書注。）〔外傳〕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昔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如食宜（韓作儀。釋文）。飽。雨雪瀌瀌（韓作瀌瀌。釋文）。見晛曰消（韓作曛晛消。釋文）。

〔韓傳〕饑。我也。曛晛。日出也。（釋文）

〔魯詩〕劉向曰。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與易同義。（封事）

〔都人士〕　孔穎達曰。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首章。　按春秋襄十二年傳引此。行歸于周二句。服虔曰。逸詩也。蓋據三家詩言之也。禮記緇衣長民者。衣服不貳節。全引首章。則三家失之矣。緇衣引此。乃美其君子而思念之詞。毛傳引之。以爲傳今思古之意。

〔黍苗〕　韋昭曰。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曰。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焉。詩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白華〕

英英（韓作泱泱。白雲。　視我邁邁。（韓作悁悁。○按原本正文誤作金子操操。今依釋文改正。）

〔韓傳〕泱泱。雲貌。怫怫。憂不悅好也。（釋文）

〔緜蠻〕　〔韓詩〕薛君曰。緜蠻。文貌。（文選注）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董仲舒曰。先飲食而後教誨。百治人也。（○按此條出春秋繁露。原本失注。）

三家詩拾遺卷九

大雅

〔文王〕

〔齊詩〕翼奉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無若殷王受。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本傳）

按呂氏春秋引二句。亦云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三家之說皆同。毛序云。受命作周。未嘗言其帝制爲天子也。自緯書有改正易朔之說。康成據之以說經。所以不免爲王肅之深譏也。

〔魯詩〕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懼。民氓何以勸勉。查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按此條出漢書。原本失注。）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齊詩〕匡衡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之首章。貴至德之本也。（按漢書作貴。）

無遺爾躬。　〔韓傳〕遺。病也。（釋文）

〔大明〕

昭事上帝。（古作左。）懷多福。

董仲舒曰。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按此條出春秋繁露。原本失注。

倪天之妹。（韓傳）倪作擊。擊也。（釋文。說文。擊、擊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董仲舒曰。人孰無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不足以立功。○按春秋繁露無貳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之常也。依春秋繁露故。（立作數。）詩曰。上帝臨女。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韓作涼。）彼武王。

（魯詩）劉向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別錄。）

（韓傳）亮。相也。（釋文。）　按爾雅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輔以亮是訓。

【緜】

緜緜瓜瓞。　自土。（齊作杜。）沮漆。

（韓傳）瓞。小瓜也。（釋文。）

（齊詩）顏師古曰。齊詩。自杜沮漆。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漢書地理志注。）

周原膴膴。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

（韓傳）膴膴、美也。度、墳也。（釋文。）

說文。捄、盛土於器也。陾陾、築墻聲。則度是墳土於墻之意。毛訓度爲居。非也。薨薨。人衆聲。

皐門有伉。（韓傳）伉作閎。盛貌。（釋文。）

【棫樸】

質誼容經曰。君子重襲。小人無巾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王厚齋曰。此卽選左右之說。　董仲舒曰。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詞也。其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詞者。知文王受命卽郊。郊乃伐崇。（春秋繁露。）

鄭箋大意略同。蓋魯詩說也。按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文爲方伯。興師伐崇。宜行諸侯宜社之禮。而詩云爾者。受殷王之命而專征。郊亦殷王命之郊也。周公作此。追崇功德。故以追王之禮稱王。蓋受王命行郊。卽受天命耳。江都以文王王天下。而自行帝制。行郊非是。但詩先言左右奉璋。後言六師及之。是先郊後伐。甚明也。

左右奉璋。　六師及之。

董仲舒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言文王之伐崇也。（春秋繁露。）　班固曰。六師及之。言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白虎通。）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魯詩）言其質美也。（說苑。）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韋昭曰。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豈弟矣。（國語注。）

國語。夫旱麓之榛楛。樞。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畴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此釋詩意甚明。韋昭之注不必盡出三家。附而錄之。見古義之可從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文選注。）

薛君之意。蓋以鳶魚喻干祿之君子。以戾天躍淵喻其干祿之豈弟。故曰喜樂而躍淵。以興文王作人之雅化。與中庸斷章引詩之意不同。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韓詩）薛君曰。載、設也。（後漢書注。）

【思齊】

思媚周姜。　太姒嗣徽音。

（魯詩）劉向曰。太姒號曰文母。思媚太姜。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太姒理內。生十子也。（列女傳。）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魯詩）劉向曰。大學之教也。（說苑。）

【皇矣】（齊詩）匡衡曰。言天以文王之居爲都也。（漢書郊祀志。）

作之屏之。其蘩其翳。（韓作蔽。）

（韓詩）薛君曰。蘩、反草也。翳、因也。因高墳下也。（釋文。○按原本誤注文選注。今改正。）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韓外傳）太伯知太王賢昌。欲季爲後也。去之吳。太王將死。謂季歷曰。女往讓兩兄。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鬱者可以立季。

太王既死。王季不顧宗祀。被喪服遠而之吳。非理也。羣臣既欲立季。而伯復商之于仲。似存係戀。尤非理。

維此王季。（韓作文王。與左傳同。）貊其德音。

（韓傳）貊作莫。定也。（釋文。）　此章韓詩與左傳俱作文王。王肅注亦同。按上章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既指文王。則此章亦指文王爲是。卽毛傳克順克比。亦全據左傳爲說。是毛詩本作文王可見矣。孔氏類達曰。經沙亂離。故師有異讀耳。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侵阮徂共。　以遏徂莒。

（韓詩）畔援、武強也。羨、願也。（釋文。○按上句見釋文。下句見文選注。疑分別注之。）

〔魯詩〕鄭氏曰、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拒其義兵、爰整其軍旅、以却止徂國之兵。張融曰、魯詩以阮、徂、共、皆國名、與毛不同。

無矢我陵　〔韓詩〕薛君曰、四平曰陵。文選注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賈誼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悅其德義、則傚而象之也。新書　董仲舒曰、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春秋繁露

按不識二句、康爾之謠有之、賈生之言、似本古說。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齊詩〕伏湛曰、湛從匡衡受齊詩。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蔡、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詩云云、崇固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佚天時而動、故三分天下有其二。漢書

崇墉仡仡　〔韓詩〕仡仡、搖也。韓文

〔靈臺〕

〔魯詩〕劉向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萬物之始也。說苑　班固曰、天子之所以有靈臺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禱福、無方之元。白虎通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賈誼曰、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轟裏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勿趨以疾。新書

孔叢子云、文王之興、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成、蓋不日成之、非如集傳所云、不終日而成也、賈說正同。

王在靈囿　王在靈沼。

賈誼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人乎。新書

〔韓詩〕薛君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注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韓傳〕辟廱者、天子之學、圜如璧、廱之以水、示聞也、言辟者、取辟有德之義、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雝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所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有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正義、○張按此下有公羊文本作又春日、今依傳文、公羊引內傳、○按原本作公羊傳注、故正。三字、據公羊疏、然此文今刪去。　湯時大旱、三十一年公羊傳、使人禱于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色荒行歟、讒夫昌歟、婦謁盛歟、按此條雲麓漫鈔無、在雲漢篇中。　班固曰、天子立辟廱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前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廱水、按○此三字有脫誤、白虎通云、廱者、壅之以水、象教化之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廱之爲言、雝也、樂天下之殘賊也。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韓詩〕烝、美也。釋文

築城伊減、　王公伊濯。〔韓詩〕減作溍、深也、濯、美也。釋文

始厥孫謀、以燕翼子。

〔魯詩〕燕、安也、翼、敬也、言文王貽其孫以謀、以安敬之道貽其子、子謂武王也。班固傳注

〔生民〕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魯詩〕司馬遷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悅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劉向曰、姜嫄行見巨人跡、好而�之、歸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列女傳　鄭氏曰、帝、上帝、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遂有娠、而齋戒不復御、生子而養、長名曰棄。毛詩箋

按鄭異義云、詩魯齊韓春秋公羊說、皆無父感天而生、故與毛傳不同、蓋鄭信緯書、故不主毛傳也。朱子亦遵鄭說、宋惟蘇老泉與鄭異而已。

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　中候稷起曰、蒼耀稷生感跡、昌期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簡狄吞之、生契封商、苗興曰、契卵生、稷迹乳。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魯詩〕司馬遷曰、姜嫄以棄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寘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而棄渠中之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　褚少孫曰、后稷母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有身、則生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牛羊避不踐、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獸席食之、姜嫄怪之、乃取長之、堯知其賢、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褚少孫遷詩傳。史記三代世表、○按原本譌釋文、○按原本譌釋作厥、今改正。

弗拂　〔韓詩〕薛君曰、拂、弗也。文選注、今改正。

〔克岐〕，克岐克嶷、　〔韓詩〕薛君曰、嶷、水流貌。文選注

〔假樂〕

顯顯令德、中庸作顯、令德。　保佑命之、

鄭氏中庸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禮記曰、出齊魯韓詩。

〔板〕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魯詩〕劉向曰、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說苑

屬民孔易

（韓外傳）聖王之教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故民之從命也速詩云靡民孔易

（蕩）

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外傳）夫人性善非得聖帝明王扶攜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云云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外傳）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詩云云

毛傳背無人側無人無陪貳無卿士義與韓同

天不湎爾以酒（韓傳）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釋文）

（抑）

（韓詩）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侯包傳韓詩學）

事詳國語抑作懿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董仲舒曰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春秋繁露）

覺毛訓爲直鄭改爲大以禮記引此二句以有覺作有梏耳似江都義長韓詩外傳亦云貴名自揚天下

曰喪厥國（韓詩）曰作聿辭也（釋文○按釋文無辭也二字）

（桑柔）征以中垢（韓外傳）征以中垢闇行也

（雲漢）

董仲舒曰宣王之時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春秋繁露）

倬（韓作倬）彼雲漢

（韓詩）對彼雲漢宣王遭旱仰天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蘊隆蟲蟲（韓作悶悶）烝烝（韓作悶悶）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董仲舒曰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春秋繁露）

（韓詩）鬱隆爲暑耗惡也（釋文○按釋文無鬱隆爲暑句）

我心憚暑胡寧瘨我以旱（韓傳）憚苦也瘨作診診重也（釋文）

（崧高）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韓詩）鄭氏曰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禮記注）

孔穎達曰鄭注禮記未見毛序故以申甫爲仲山甫按鄭所主乃韓詩之說觀下所載外傳可見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外傳）周德大壞廢于厲王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反正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天下翕然向風（○按外傳天下作海內）咏宣王之德詩云云

（烝民）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韓外傳）民之秉德所以則天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韓外傳）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甜柔順從剛強與物周流道德不外

纏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董仲舒曰德輶如毛言其易也（春秋繁露）

（韓外傳）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夐人其孰能與于此

按荀子曰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積微者積細以成全德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韓詩）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漢書本傳）鄧展注韓詩以爲封于齊

按齊爲太公封國未見宣王時復封于齊毛傳亦同孔疏云不知所出

（韓奕）

有倬其道　幹不庭方

（韓傳）倬作晫明也（釋文）　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文選注）

（江漢）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韓外傳）子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內傳肇長也（釋文）

董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韓外傳）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按原本脫作錫鈇鉞圭瓚侯外傳改九錫秬鬯）

（常武）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班固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詩云云禮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必于太祖（白虎通）

按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爲太師而鄭箋改之曰宣王命卿士爲大將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之太師皇父是也蓋以南仲爲文王時人今所命者皇父是其後人也孫毓云古之命將皆于廟

廟未有于后稷之廟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也箋義爲長按南仲太祖自當如鄭箋以南仲爲太祖者今之太師爲是但遺將如祭統所言未嘗不可在太祖之廟也亦不可不知

〔鎬敦淮濆〕〔韓傳〕鎬作敦大也敦迫也文

三家詩拾遺卷十

三頌

〔清廟〕

〔魯詩〕劉向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其德書序本失注○按此條出漢書平當王莽傳

〔齊詩〕韋元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事無不清靜本傳

〔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傳　班固曰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後漢郊祀志

禮記升歌清廟示德也孝經曰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卽清廟詩序也四家皆無異義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魯詩〕尙書大傳曰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者仳然淵其志和其聲○按今大傳無此八字愀然若復見文王之身　孔安國曰穆爲敬之容又曰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書傳　王褒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後漢書注　賈逵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左傳注

〔維天之命〕〔韓傳〕維念也文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韓傳〕薛君曰靡好也文選

〔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徂矣韓作徂者岐字屬下句三家同

〔韓傳〕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文選注　薛君曰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薛君本傳

〔昊天有成命〕

賈誼曰叔向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有大德而功未就武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新書

按國語載叔向之言與新書略同其以二后爲文武以成王爲成王誦卽三家亦無異義毛序以爲郊祀天地之詩其傳全引國語以二后指文武則成王卽成王誦甚明乃鄭氏泥于頌詩作自元公無成康以後之詩遂以成此王功爲說于是賈逵○按此二字原在國語下今詳文義移置此遂格守鄭箋反謂古人指叔向因其節文比義取象理頗溢于鄭意不必盡與本同不亦重經師而厚誣古人哉夫成康上繼文武安得謂無頌詩頌亦安見必出周公之手朱于詩序殿義之說當矣

夙夜基命宥密一作

賈誼曰謀事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新書

此所言命正所謂意不必與本同書也禮記引此一句曰無聲之樂也謂後天奉若而不違無聲臭之可聞也其旨至微賈說姑存而勿論

〔時邁〕

南言巡之莫不巡聲韓作振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薛君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聲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莫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注　外傳王者之論德也不尋無德不官無功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左傳國語明以武王克商而作此詩與樂記武成皆合而韓以爲美成王之詩以未見左國故耳外傳尙無乖異

〔執競〕〔韓詩〕執服也鄭箋引傳

按韓意謂能服彊者武王也天下無彊之不服是維武王之烈也鄭既從毛訓執爲持又引韓說如此

〔思文〕　貽我來牟。〔韓詩〕薛君曰：大麥也。文選注

按廣雅：麰、小麥。麰、大麥。經言來牟，當被二麥。但韓詩來牟本作嘉麰，似止大麥也。

〔噫嘻〕　播厥百穀。〔韓詩〕薛君曰：穀類非一，故云百也。文選注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此無斁。

〔韓詩〕薛氏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雝、文王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後漢書注、射、厭也。後漢書大家傳注

毛以雝爲澤，鷺是水鳥之在澤者，無取于西之義。如以鷺興辟雍學士之潔白，則非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矣。姑存其說可耳。

〔豐年〕

萬億及秭，爲酒爲醴。

〔韓傳〕陳穀曰：秭，釋文。　薛君曰：醴甜而不秭也。文選注

按秭字承上萬億而及之，當依毛傳作數解。

〔潛〕　〔韓傳〕作涔，魚池也。釋文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魯詩〕劉向曰：武王周公興政，朝臣和于內，萬國歡于外，故盡得其歡心，以事其先祖。詩云：言羣臣皆以和來也。封事，按漢書劉向傳，奏臣作四方。

〔武〕　耆定爾功。耆音巨，移反。　〔韓詩〕鄭氏曰：耆、老也。言年老乃定女之此功，不汲汲于誅受也。箋異毛傳。

〔閔予小子〕

嬛嬛在疚，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齊作我

〔齊詩〕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又曰：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嘗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漢書本傳

顏師古曰：陟降庭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漢書注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

〔齊詩〕匡衡曰：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漢書郊祀志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　自求辛螫。韓作蓋

〔韓傳〕懲、苦也。蓋、事也。文選　薛君曰：拚、飛貌。文選注　拚飛維鳥。

〔載芟〕　其耕澤澤。韓作繹繹貌　驛驛其耘。韓作民民，其廉。

〔韓詩〕釋釋，密貌。文選注　傳曰：民民、衆貌。商頌文

〔絲衣〕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魯詩〕劉向曰：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漢書

〔酌〕　董仲舒曰：周公輔成王，作勺樂以奉天，繁露

按毛傳：周公居攝六年，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蓋祭廟奉天樂章，方亦通用耳。三家之說皆同。

遵饗時晦。〔韓外傳〕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左傳：遵饗時晦者，昧也。杜預謂武王遵天之道，須晦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與鄭箋同。韓言養之至于晦昧，乃伐而取之，亦是此意。

〔桓〕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齊詩〕匡衡曰：傳曰：二正家而天下定矣。本傳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於繹思。

班固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白虎通

班說近于後世封禪之說，當分別觀之。　於繹思三字，毛詩無之，崔靈恩採三家本有此句。

〔駉〕　有駜有駜。〔韓詩〕駜、白馬黑髦也。釋文

〔泮水〕　屈此羣醜。　狄韓作彼東南，憬彼淮夷。

〔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憬、除也。憬、覺悟之貌。俱釋文。○按末句出文選注，疑另別注之。

〔閟宮〕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　稙穉菽麥。

〔韓詩〕枚枚、閒暇無人之貌。稙、長稼也。穉、幼稼也。釋文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白牡騂剛。　不震不騰。

〔韓傳〕帥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白虎通引傳。○按原本末句作臣者王，今依白虎通改正。春秋繁露同。　班固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周公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白虎通　傳曰：騰、乘也。釋文

附春秋繁露曰：魯以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貴其大也。○按下貴字，春秋繁露作貴。　武帝使張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蓋臣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仲舒對曰：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使祭以白牡，上不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臣以爲報德之禮。　臣湯問：天子祭天地，○按春秋繁露無地字。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于聖，功莫大于此，周公聖人也，有合于天道。○按春秋繁露合作祭，無于天道三字，古文苑引作有祭于天道，此作合者，蓋范氏以意改之。成王令魯郊也。　臣湯問：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獨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按江都以爲白牡尙純、用以祭周公、騂剛尙赤、魯郊同于天子、分白牡騂剛爲二義、亦可通、至以魯之郊爲成王所賜、則後儒多辨其不然、蓋明堂位之文、實出漢初諸儒之手、遂爲莽歆之精口耳。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曹褒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所作新廟奕奕然盛也。後漢書注、○按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與曹褒說正同、范氏刪改、大失本意。

〔那〕

〔魯詩〕司馬遷曰、襄公之時、修行仁政、欲爲霸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褒曰、考父咏殷、後漢本傳。

按史記春秋世家列傳、于左傳國語皆其藍本、非諸家不見二傳者可比、獨鄭詩專用魯說、不以左國是正、豈史家不貴研經邪。

〔韓詩〕那、美襄公也。後漢書史記集解引薛君章句。

〔玄鳥〕

〔魯詩〕司馬遷曰、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劉向曰、簡狄與姊妹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啣卵、過而墮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而吞之、遂孕生契。○按此條出列女傳、原本失注。鄭氏曰、降、下也、天使鳦下生商者、謂鳦遺卵、殷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號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又褚少孫曰、湯之先爲契、契母與姊浴于元邱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含之、誤吞之、卽生契、立爲司徒、姓之曰子、子者茲茲益大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廣者、蓋殷號也。史記三代世表、雜先生述詩傳。

按屈原天問云、簡狄在臺嘉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則吞卵生商之說、自春秋以後有之、緯書中候契握曰、元鳥翔水遺卵流、殷簡吞之生契、封商、鄭氏據以解經、遂成千古疑義、然謂稷契皆無人道而生、何以稷棄而契不棄乎、蓋姜原簡狄同爲帝妃、履迹吞卵、事或有之、不過聖人降生之徵、履迹吞卵之後、進御于嚳、因而有娠、理之至常、豈無人道而生者、若稷之被棄、自因生而不育、形狀有異之故、已詳生民詩中。

奄有九有。韓作域。大糟是承。

〔韓詩〕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注。傳曰、大糟、大祭也。韓文。

〔長發〕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魯詩〕鄭氏曰、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詩、有娀之國、亦始廣大、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曰帝立于生商。

玄王桓撥。〔韓傳〕撥作發、明也。韓文。

聖敬日躋。

〔韓詩〕薛君曰、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也。文選注。

敬之日躋、上聞于天、古作故能齊帝命而不違、其義精。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古作蠕蠕。

鄭氏曰、鄭謂民之鄭舍、言成湯施布仁惠、爲下國諸侯、在鄭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也。續漢志注、正義、此引齊魯韓詩也。

爲下國駿厖。〔齊詩〕厖作龐、馬也。詩氏詩故、○按原本誤注演書注、今改正。

苞有三櫱。〔韓詩〕櫱、絕也。韓文、曹植本復生芽、絕之弗殺、其生。

〔殷武〕

許氏異義曰、○按原本許誤作鄭、今改正。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湯、疑齊魯詩、當在烈祖無逸中。○按此條與殷武無

撻彼殷武。〔韓傳〕撻、達也。韓文。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

〔韓序〕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引韓詩序。

勿予禍適。〔韓詩〕適、數也。韓文。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韓作京師、是則。

〔韓傳〕翼翼、盛也。後漢書注。〔齊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而懷鬼方也。○按出漢書匡衡傳、原本失注。師古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按齊詩之意、言因商邑之禮俗、追原成湯之遺烈、知高宗之伐鬼方、而四方莫不來享來王者、皆顯宗緒造之遺烈也、非以是詩爲成湯之詩。

旅楹有閑。〔韓詩〕薛君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注。

三家詩拾遺跋

此書本王氏詩攷，而補其未備，間以己意，疏通證明，具有條理。惜傳寫多誤，又脫注書名數十條。今爲一一補正。三家中惟韓詩最後亡，故此書所錄，韓義爲多，齊魯兩家，存者寥寥。中如劉向世習魯詩，卽以其說屬之魯，匡衡嘗學齊詩，卽以其說屬之齊，非有明文可據。漢書地理志引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乘墻之間兮，此與上文鄭詩隙詩句法正同，乃十五國風之齊，非三家之齊也。而顏師古注遽云毛詩作遭，齊詩作營，又謂鄘詩自上漆沮，齊詩作自杜，齊詩魏代已亡，不知顏氏何從得之。董逮詩故，又出顏氏後，乃引齊詩四國是匡，爲下國駿驁，豈鄉壁虛造乎。抑從他書展轉援引而得之乎。又怪漢石經用魯詩出蔡邕手，而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盡與毛同，或謂此魯說之同於毛者。然三家殷詩有於繹思句，見陸氏釋文，而獨斷仍作七句，又臣工本十五句，而云十句，有客本十二句，而云十三句，不知何以皆斷不合，范氏所採，未及獨斷，故附著其說于後，發熙雍謹識。

韓詩遺說

附訂譌

臧庸述

朱氏內傳，徵引對彼雲漢條，則文選注無之，近閩陳氏鬱樓逃家學，撰韓詩遺說攷，云出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是也。遺說攷敍韓說次第，皆同此本，損益甚微，亦以見臧君所攷定爲不易也。同治九年七月，會稽趙之謙。

余前亦有傳錄本，從复堂處假鈔也。趙刻亦因此本。余更取陳氏樹圃遺說攷略斠一過。癸未三月，方琦書於吳門之寄園。

武進臧君輯韓詩遺說二卷，復攷正東萊凌霞兩家所述，別爲訂譌一卷，顧千里氏嘗言輯韓詩者，此爲最精。阮文達撰臧君傳，亦記斯語。嘉慶初，承德孫氏，刻問經堂叢書，於臧君輯本馬王易義，毛詩馬王微，儀禮喪服馬王注，爾雅漢注外，有韓詩遺說，列目未刊，臧君久客浙中，歿後，其子相亦病卒京師，手稿不知屬誰氏。今惟浙中傳鈔本存耳。余所藏得自錢塘何氏夢華館，辛酉亂後失去，乙丑冬，復獲之坊肆，已闕三葉。仁和譚仲儀有汪氏振綺堂寫本，遂假歸補錄，復爲完書。近儲所輯韓詩本，餘姚邵氏、高郵宋氏、皆述內傳，金谿王氏經義鈔，漏略殊甚。歷城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分韓詩故、韓詩內傳、韓詩說、薛君章句、侯氏說，要爲最簡富，然采擇精審，亦不及也。此本經鈔胥寫，閒有誤字，今悉校改，中如橫由其畝一條，既引釋文，連記一切經音義三又六又廿四於下，則臧君未加辨正。（元應一切經音義三又六，引韓詩南北曰山賦，其作陟遲者，不及廿七卷餌延年北使洛詩，馬氏未則詳著之。）所偶遺者，僅有蕭吉五行大義三引韓詩漢濟有二水三月上巳，鄭國嘗於此水上招魂續魄，祓禊除惡，引文選注，不及十一卷孫綽天台山賦，東西曰衡，廿四引作南北曰從，東漢帝紀，廣門失守，關雎刺世，李賢注春秋說，蝃蝀，東方名也，又引詩序，蝃蝀在東者，邦邑（案邦邑乃邪色字誤）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爲君父隱諱，故言莫之敢指，朝非奔女，私奔淫佚，決成家室之背指汝也。（案此文疑有脫誤）二條與後漢書注，互有詳略，帝紀注，北藏正作漢書，惟吏字誤利，二本若一。（按桑興陳東之校徐刻音義，已詳之。）蓋臧君未見北藏，寫者且誤利爲私，（臧輯韓音義作私。）轉轉疑似，遂成千盧之失，然其鉤摭幽隱，別擇甄錄，致功良深，余綜校諸家，覆以加於此矣。末綴

韓詩遺說卷上

清　武進臧　庸用中述

韓詩國風

春秋序正義曰，毛公韓嬰之爲詩傳，並不稱傳異說。

周南關雎第一

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韓嬰敍詩，水經注卷四，案此二南總序。）

【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詩人言雎鳩貞絜慎匹，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朝時也。（薛夫子章句。後漢書注二。又廿八下。案後漢書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李賢注春秋說，則有宮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蓋應門之政者也。案此說頗莊，蓋明薛君義，可證韓詩原不以關雎爲衰世作，但竟世詠此詩，以諷今之不能耳。）

【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貞專貌。淑女，柔順坤德，成其紀綱。（薛君章句。文選注廿一，又五十八。）

鼓鍾樂之。（外傳五。顧廣圻案元刻本外傳作鍾鼓。）

房中之樂有鍾聲。（侯苞注。通典一百四十七。方琦按陳氏樹圃輯韓詩遺說攷，引書有鍾音樂志。）

【葛覃】維葉萋萋，

惟、辭也。婁婁、盛也。章句。文選注七又八、又廿三。

是刈是濩。

刈、取也。濩、煮音羊約反。也。釋文。

【卷耳】不盈頃筐。

頃筐、欹筐也。釋文。

我姑酌彼金罍。

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吳義韓詩說。釋文。正義。增韓詩廿。案以金罍爲大夫器。蓋以此詩爲周大夫所作。司尊彝疏引作大器者。脫夫字耳。下云。薛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可知金罍是大夫器也。

我姑酌彼兕觥。

一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觴。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容五升。所以飾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郭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吳義韓詩說。正義。釋文。增韓詩廿。周禮疏四十一。禮記正義廿三。文七。周禮疏四十一。春秋正義四、又廿七。

云何吁矣。

云、辭也。章句。文選注廿五。

【樛木】樛居虯反。木。釋文。方琦案馬融引詩亦作樛木。馬亦先習魯詩。

【兔罝】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執競七。文選注十一。又廿、又廿七。

中逵、逵中九交之道也。章句。文選注同上。

【采苢】采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注五十四。御覽七百四十二外傳。案李善先引韓詩曰。采苢云云。次引薛君曰云云。因此八字。雖不立傳詩序。然爲韓詩序可知。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同上。

芣苢、澤瀉也。直曰車前。猥曰芣苢。芣苢是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非興。芣苢雖是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薛君曰。釋文。文選注五十四。御覽七百四十二。

【漢廣】漢廣、悅人也。韓詩序。文選注廿四。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外傳一。後漢書注六十上。文選注十八。又卅四。又五十八。案今本思字脫息。茲從詩攷。下倣此。顧廣圻案元刻本外傳作休息。

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妖服佩南珠。大如荆雞之卵。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珠。二女解珠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亡矣。迴顧二女。亦卽亡矣。韓詩傳。說文九上。文選注四。又十二。又卅五。初學記七。太平御覽六十二。又八百二。案說文。魅、鬼服也。从鬼、支聲。引韓詩傳。亦作魅服。繇交甫知二女所衣爲鬼服。必不與之言矣。初學記作妖服。是疑許引妖服爲鬼服之誤。後人增豪文改。錢廣伯曰。說文云。衣服歐瑤神木之怪。謂之祅。鬼服亦謂服之不衷者耳。遊女、謂漢水之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薛君。後漢書注六十上。文選注十八。又卅四。又五十八。文選注十八。又卅四。又五十八。

遵、長也。薛君。同上。

【汝墳】汝墳、辭家也。後漢書注卅九。案李賢所引。此亦韓詩序。

斿乃歷反。如調飢。釋文。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卒章。後漢書注卅九。案燬。今本作燬。茲從詩攷。說文亦同。則韓毛本皆作燬也。

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勸仕。章句。同上。

【麟之趾】于嗟麟兮。

吁嗟、歎辭也。章句。文選注廿。

召南鵲巢第二

【采蘋】于以采蘋。

沈者曰蘋。浮者曰藻。音藻。釋文。案今本釋文。漢讀薄。又說音藻二字。茲從王應麟詩攷補。遠校正。

于以騷之。唯錡及釜。韓詩采蘋。漢書廿上。

【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初簡反。勿伐。外傳一。釋文。方琦案巢韵二十六声剪字下云。翦也。引韓詩勿剪勿敗。

【行露】亦不獲從。外傳一。

【羔羊】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韓詩羔羊。釋文。後漢書注七十六。案第三句今補。

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委蛇、公正貌。章句。同上。

【殷其靁】殷其靁。

殷、隱也。陸佳切。廣韻一。案天寶篇字注云。隱也。靁也。上也字衍。蓋韓詩以殷靁爲靁也。方琦按陳氏、馬氏。皆引靁訓爲如雷如靁之異文。

【摽有梅】摽有梅。釋文。方琦按陳氏引孟子音莩。莩有梅。丁云韓詩也。

迨其吉兮。

迨、願也。釋文。

【小星】實命不同。外傳一。釋文。

實、有也。釋文。

【江有汜】江有渚。

水一溢一否曰渚。章句。釋文。文選注二。

【何彼穠矣】何彼茂音戎。矣。釋文。

【騶虞】于嗟乎騶虞。

騶虞、天子掌鳥獸官。異義韓詩說。則詩疏二十四。

邶柏舟第三

【柏舟】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文選注十六、又廿三、又廿七、又五十三。方琦按陳氏引文選歎逝賦注、尚有殷深也三字、列爲韓詩說。

胡戡、待結反。而微。釋文。說云、戡爲戡之誤、地理志闕。

戡、常也。同上。

【燕燕】仲氏任只。玉篇三。

仲、中也。言位在中也。玉篇三、一切經音義九。

【日月】報我不術。文選注五十五。

術、法也。薛君。同上。

【終風】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西風也。浪、起也。時風又且暴、使已思蹙隆。章句。釋文。文選注廿四。

【擊鼓】上國城漕、我獨南行。

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吳義韓詩說、一作內傳。正義、周禮疏十二、又廿三、禮記正義十三、後漢書注四十七。方琦按後漢書班超傳注、引韓詩作二十行役、六十免役。

死生契闊。案依文選注、國韓詩作活。

活、約束也。釋文。文選注廿五、又五十三。

于嗟闊兮。釋文。

闊、遠也。同上。

【凱風】簡簡黃鳥、載好其音。御覽九百廿三、宋本作簡簡。薛卿案今本作簡斤、段云、簡斤雙聲、如閒關之類、亦未必誤、余所據本作簡簡是也。毛詩明明、錄氏碩甫亦因說文無明字、明當作明明、明明明明、疊韻正合。

【雄雉】雄雉于飛。

雉、耿介之鳥也。章句。文選注九。

【匏有苦葉】深則砅。玉篇。

水深至心曰砅。釋文。玉篇十九水部、砅、理蔚切、水深至心曰砅、亦作厲。案水深至心曰砅、上當有詩曰深則砅五字、說文、砅、厲石渡水也、从水从石、引詩、又濟、砅或从厲、蓋許經砅爲正字、今毛作厲、即濟之省、方琦案唐本玉篇引韓詩、同作砅。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周禮疏十四。

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王肅論韓詩義、同上。

招招舟子。

招招、聲也。釋文。

【谷風】密勿同心、不宜有怒。文選注廿八。

密勿、黽俛也。同上。

無以下體。外傳九。方琦按此引本王氏詩說。

中心有違。

逾、很。今疏張。也。釋文。

毋發我笱。

發、亂也。釋文。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御覽八百廿五。

一簍之物、舉賈百、何時當售乎。同上。

有洸有潰。

潰潰、不善之貌。釋文。

【旄丘】何其處兮。外傳九。

【簡兮】方將萬舞。

萬、大舞也。初學記十五。

碩人扈扈。釋文。

扈扈、美貌。同上。

右手秉翟。段云、韓詩蓋經作翟狄。原誤釋器、狄、翟也。

萬以夷狄大鳥羽。吳義韓詩說、正義。

【泉水】祕彼泉水。釋文。

飲饯于坨。方達反。釋文。

送行飲酒曰饯。章句。文選注廿、又四十六。

【北門】亦已焉哉。外傳一。

王事敦我。

敦、迫也。釋文。

室人交徧謫。音干佳子反。我。釋文。

謫、就也。同上。方琦按樂記謫字下云、就也、中韓詩室人交徧謫我。

【靜女】靜女其姝。

靜、貞也。文選廿十五、又十九二十兩引。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文選注十三、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廿二、廿四、

踟躕、猶躑躅也。文選注十三、又十五、十八、廿四、

【新臺】新臺有濿。七罪反。河水浼浼。音敏。釋文。案釋文誤關之。今從段若膺說正。

濿、鮮貌。浼浼、盛貌。同上。

燕婉。於見反。婉。於萬反。之求。文選注二。

燕婉、好貌。同上。

魚網之設，鴻則罹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御覽九百四十九。

戚施，蝦蟆，喻醜惡。薛君曰。同上。

鄘柏舟第四

【柏舟】實惟我直。釋文。

相當值也。同上。

【簡有类】中寤之言。玉篇十五。

寤，夜也。中夜之言，詩淫佚之言也。釋文。玉篇十一。

不可揚也。釋文。

揚，猶道也。同上。

【君子偕老】逶逶佗佗。一切經音義十九。

逶佗，德之美貌也。釋文。一切經音義三。又十九。方璋按顧本二。引韓詩作逶迤。大藏音義引韓詩。亦作逶迤也。

邦之媛也。釋文。

媛，助也。同上。案助。舊讀取。許氏煖云。蒙稚美女為媛。孫奭注君子之護助。然則取乃助之說。今從改。

【鶉之奔奔】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奔奔彊彊，乘匹之貌。釋文。

人而無良。外傳九。方璋按此引外傳本詩旨。

【定之方中】星言夙駕。

星，晴也。釋文。

【蝃蝀】蝃音帝。蝀音東。刺奔女也。韓詩序。後漢書注五十四。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同上。

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氣色。今說。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戚，故言莫之敢指。同上。方璋按引此經文有脫誤。莫之敢指下。又有文曰。朝非舞女。私舞淫佚。決成家室之背。指淫也。文亦有脫。此條乃翻刻所補。

乃如之人兮。外傳一。

太無信也。外傳一。

【相鼠】人而無止。

止，節無經節也。釋文。

【載馳】歸唁衛侯。

弔失曰唁。弔失國亦曰唁也。一切經音義十三。

大夫跋涉。

不由躐遂而涉曰跋涉。釋文。

祠我不臧。外傳二。顧廣圻案元刻本外傳。亦作祠我。

許人尤之。

尤，非也。章句。文選注廿五。

控于大邦。一切經音義九。

控，赴也。同上。

衛淇奧第五

【淇奧】綠藻。音徒沃反。猗猗，有邱君子。如切如瑳。外傳二。釋文。御覽七百六十四。

藻，篇筑也。邱，美貌也。釋文。

如錯如磨。釋文。案束皙補亡詩白華篇。鮑鮑門子。如磨如錯。御覽引未命篇倒。今考瑳蓋為韻。錯瑳聲相近。故乙正。

瑟兮僩兮，赫兮宣兮。釋文。上句補。

僩，美貌，宣，顯也。同上。

綠藻如簀。文選注二。

簀，積也。同上。案李善引繩文。次引此三字。次引韓君曰云云。則此是韓學內傳。

簀綠藻。徒沃切。盛如積也。薛君曰。同上。

【考槃】考槃在干。文選注五。釋文。

地下而黃曰干。文選注五。案此與釋文所載異別。釋文所載多章句。劉瑾林引此。與釋文相連。蓋是內傳。

干，塊坳之處也。釋文。

考槃在阿，碩人之過。釋文。上句補。

曲京曰阿。過，美貌。釋文。文選注一。一切經音義一。

【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倩，蒼白色。盼，黑色也。釋文。

大夫夙退。

退，罷也。釋文。

施罛濊濊。

濊濊，流貌。釋文。方璋按大藏音義九十三。引韓詩論、水經流也。釋文罛股禪字。經流與說文水部流義亦合。

鱣鮪發發。釋文。

庶姜孽孽。牛遠反。鞶，庶士有朅。釋文。

鞶鞶，長貌。朅，健也。同上。

【氓】氓之蚩蚩。

氓，美貌。釋文。

禮無容言。釋文。

禮、幸也。同上。方琦按陳氏引釋文作履。幸也。

吁嗟女兮。外傳二

【蒲蘭】垂帶萃兮。釋文。

萃、垂貌。同上。

能不我狎。釋文。

【伯兮】伯兮朅兮。

朅、桀傑也。文選注十九。方琦按文選注引韓詩。下有疾驅兒三字蓋補。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文選注二。殳、殊也。疑韓作伯兮殺殳。

爲得諼艸。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悔。文選注廿四。又廿五。

諼艸、忘憂也。毒君。文選廿五。

王黍離第六

【黍離】黍離、伯封作也。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案此蓋韓詩序。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御覽四百六十九。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己兄不得。憂戀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薛君注。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方琦按御覽九百二十三。引曹植令禽惡鳥論。昔尹吉信讒放後妻之說。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亦韓詩說。曹子建本有韓詩者故敘說同。

【君子于役】曷其有佸。

佸、至也。釋文。

【君子陽陽】君子陶陶。

陶、暢也。章句。釋文。文選注三十四。後漢書杜篤傳注。方琦按陳氏引陶、暢也之陶。乃左亞心且陶。蓋求經音義十二引韓詩憂心且陶。陶、鬱也。此亦當改正。

【揚之水】不與我戍申。

戍、舍也。釋文。今說也。

【中谷有蓷】中谷有蓷。

蓷、益母。陸璣疏韓詩說。正義。案此蓋內傳。

蓷、芺蔚也。釋文。方琦案韓詩會二。引釋詩云。益母一曰水名。似誤。

啜其泣矣。外傳二。

【兔爰】有兔爰爰。雉離于罗。御覽八百三十二。

爰爰、發蹤之貌也。一切經音義廿三。方琦按陳氏又引率殿經音義。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御覽八百廿二。

張羅於車上曰罿也。薛君注。釋文。御覽同上。方琦案釋文作施羅于車上曰罿。

【大車】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文選注十六。

【匪中有麻】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六。

鄭緇衣第七

【緇衣】緇衣之蓆兮。

蓆、儲也。釋文。

【大叔于田】叔在藪。

藪、獸居之曰藪。釋文。卷耳經音義卷二引韓詩傳曰。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

兩驂鴈行。

兩驂、左右騑驂。章句。文選注二十。

【清人】二矛重喬。釋文。

【羔裘】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外傳二。彼已三三章。及韓詩說同。

侯、美也。釋文。

【女曰雞鳴】雜佩以贈之。

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蝁。以納其間。韓詩傳。兩璜注魏六。隨諸注八。方琦按陳氏引此注在有瑲蔥衡下。是也。

【有女同車】將翺將翔。

將、辭也。章句。文選注七。方琦按陳氏引此將辭也注。屬于瑲之後。蓋將字無怒下。非實即下谷風將恐將懼下之訓。下已連載。此可刪去。

【東門之墠】東門之墠。

墠、猶坦也。韓詩傳。御覽經音義一。

東門之栗。有靖家室。藝文類聚八十七。白孔六帖九十九。李賦注二十七。

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御覽九百六十四。藝文類聚八十七。方琦按白帖引韓詩作有靜家室。故藝文類聚引韓詩有靖家室下。又云。靖字亦作靜。

【子衿】子甫不詒音。釋文。

詒、寄也。音不寄問也。同上。

【出其東門】縞衣綦巾。聊樂我魂。釋文。文選注十四。又二十八。

魂、神也。薛君注。並同。案毛詩音義。員本亦作云。魯秋魂引李巡說曰。魂、云也。然則韓詩作魂。即云之同聲假借字耳。薛君以爲魂魄字。蓋非也。

【野有蔓草】清揚婉。於連切。分。玉篇四。案玉篇又云。今作婉。初學記十七。引外傳作婉。近本外傳二作宛。非。

眉目之閒美貌。同上。案玉篇本不云韓詩。但下即引韓詩。則此實韓詩說。毛傳亦云。眉目之間。婉婉美也。又案義疏二十阮。婉、面柔也。韓詩有揚婉分。

【溱洧】溱與洧。說人也。內傳。御覽八百八十六。案此蓋韓詩序。

溱與洧。方洹。音丸。洹分。士與女。方乘蘭分。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釋文。後漢書注七十四上。初學記三。御覽三十。下三句補。

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御覽三十。溱溱、衆見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乘、執也。蘭、蘭也。當此

蓋流之時，衆士與衆女出會，方執蘭以自祓除。內傳。釋文。祓也。作禊也。說。史記鄭世家正義。漢書往二十九。文選注四十六。四學記三、又四、御覽十八。又三十。又五十九。又一百五十九。又九百八十三。蓋非紀聞一。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執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顧興所說者，俱往觀之。章句。後漢書注七十四上。續漢書志四注。宋書十五。文選注四十六。初學記三。又四帝引。御覽三十。又八百八十六。引作外傳。蓋紀聞一。文選注四十六。方瑀按白帖一百。引韓詩此條。又杜佑通典五十五。亦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拂祓除不祥。雲補。又陳氏引蕭吉五行大義三。引韓詩薛君有二水。三月上巳。鄭國男子水上招魂續魄。亦當補。

恂盱且樂。釋文。

恂盱、樂貌也。同上。

贈之以芍藥。

芍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同上。

瀏其清矣。

瀏、清貌也。內傳。文選注四。案梁處素云。詩典瀏通。案

齊雞鳴第八

【雞鳴】雞鳴、讒。一作說。非。人也。御覽九百四十四。案此蓋韓詩序。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同上。

雞遠鳴，蠅聲相似也。薛君曰。同上。

【還】子之嫙兮。釋文。

嫙、好貌。同上。

遭我乎峱之間兮。

遭、遇也。韓詩傳。華嚴經音義二。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音環。兮。韓詩齊風。釋文。後漢書注六十上。

獸三歲曰肩，儇、好貌。薛君傳。同上。

【東方之日】東方之日兮。趙元照案宋玉神女賦注。顧之推秋胡詩注。引俱無兮字。

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文選注十九。又二十一。二十七。二十八。

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同上。

在我闥兮。

門屏之閒曰闥。釋文。

【南山】橫由其畝。釋文。一切經音義三。

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傳。釋文。一切經音義三。又六。又二十四。方瑀按陳氏引衆經音義廿四。引韓詩作南北曰從。東西曰廣。

【敝笱】其魚魴鰥。釋文。

遺遺，言不能制也。同上。

【載驅】齊子發夕。

發、旦也。釋文。

【猗嗟】舞則慕兮。文選注十七。又二十八。

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薛君。同上。

四矢變兮。釋文。

變、易也。同上。

魏葛屨第九

【葛屨】纖纖女手，可以縫裳。文選注二十九。

纖纖、女手之貌。薛君。同上。

【園有桃】我歌且謠。

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章句。初學記十五。

【伐檀】不素餐兮。

何謂素餐？素者，質也。言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

河水清且淪漪。

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章句。釋文。文選注十三。方瑀按陳氏引文選注。順流作從流。

【碩鼠】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外傳二。

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同上。顧廣圻曰。元鄭本外傳。從首無適彼樂國。

唐蟋蟀第十

【蟋蟀】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文選注二十一。又二十二、二十八、三十、三十一、四十六、四十七。

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章句。文選注十二。餘同上。

【山有樞】弗曳弗婁。外傳二。胡刻坊曰。元鄭本作蔞。

【綢繆】見此邂逅。釋文。

邂逅、不固之貌。同上。

【鴇羽】悠悠蒼天。外傳二。方瑀案此引本詩改。

【有杕之杜】逝肯適我。釋文。

逝、及也。同上。

生于道周。

周、右也。同上。

【采苓】苟亦無信、苟且也。一切經音義二。

秦車鄰第十一

【車鄰】寺人之伋。釋文。

使伋、同上。

【小戎】俴駟孔羣。

駟馬不著甲曰俴駟。釋文。

【蒹葭】宛在水中沚。之以切。文選注二十六。方琦按沈濟瑞韓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頌詩曰。蒹葭映蘭煒。引毛詩爲證平。鄭韓詩章句大指曰。特以證之。俗本改詩中特字作時。故注中所引作沚。是與毛詩同。李氏何不得引韓詩爲作沚也。

大渚曰沚。蔡君同上。

【終南】顏如渥沃。音謀各反。釋文。外傳二作渥赭。蓋以詁訓代經文。

沃、赭也。同上。

【晨風】鴥彼晨風。外傳八。

陳宛邱第十二

【東門之枌】穀旦于差。釋文。

【衡門】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外傳二。

【墓門】歌以訊之。

訊、諫也。釋文。方琦按唐本玉篇。引韓詩訊以諫止。諫、諫也。釋文乃後人順毛改。

【防有鵲巢】悅人也。爾雅注上。案釋訓。惕惕、愛也。郭璞注詩云。心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是韓詩序以此篇爲悅人之詩。故解心惕惕。以惕惕爲愛。與雅訓合。今以意增也字。定此爲詩序。

誰侜予娓。釋文。

娓、美也。同上。

心焉惕惕。爾雅注上。

惕惕、愛也。同上。方琦按郭注引韓詩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言愛仍釋爾雅惕惕愛也之義。韓詩言悅人。卽具愛字之義。非別有愛也之訓。此宜從刪。上以悅人爲詩序。亦未合。

【澤陂】有美一人、碩大且儋。五檢反。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文選注二十九。御覽三百六十八。

儋、重頤也。蔡君。御覽三百六十八。

檜羔裘第十三

【匪風】匪風發兮、匪車揭。音邱列。兮。漢書七十二。

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說曰。後書七十二。案儒林傳言王吉學韓詩。其所引說。蓋出內傳。詩者未有遺傳之也四字。今案是王吉語。故不采。

顧瞻周道、中心怛怛。古怛字。兮。漢書七十二。外傳二。

曹蜉蝣第十四

豳七月第十五

【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御覽八百二十二。文八百二十三。

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善之、至於四月、始可以舉足而耕也。同上。

八月在宇、

宇、屋霤也。釋文。

蠶向墐戶。

向、北向窗也。釋文。

六月食鬱及薁。爾雅釋草疏。方琦按疏氏疏頌本草圖經。以食鬱及薁爲韓詩。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初學記七。文類聚九。

冰者、陰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二之日、夏之正月、沖沖、鑿也、凌陰、冰室也。十二月之時、天地大寒、水化爲冰、鑿取堅冰、至正月納藏於室之中。韓詩說。同上。

【鴟鴞】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文選注四十四。

鴟鴞、鵂鶹、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間、風至葦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同上。

徹彼桑杜。釋文。

桑杜、桑根也。釋文約韓義。

予手拮据、

口足爲事曰拮据。釋文。方琦按集韻九魚增字下。引韓詩曰足爲事曰拮据。韻會三引同。

予所蓄租、

租、積也。釋文。

【東山】熠燿宵行。

鬼火。章句。正義引陳思王論。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文選注二十九。

鶴、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同上。

烝在桷。刀菊反。釋文。

桷、榱也。同上。案今本釋文作榱。注疏本所載與詩攷合。衍之。

親結其縭。

縭、帶也。章句。文選注十五。

【破斧】又缺我錡。

錡、木屬。釋文。

又餱我餱。

餱、糒也。釋文。

【九罭】九罭之魚、鱒魴。御覽八百三十四。

九罭、取餘蒐也。同上。

韓詩遺說卷下

鹿鳴之什第十六

【四牡】周道威夷。釋文。文選注十。又十八。又二十。又二十一。又五十六。案文選注諸卷皆是順毛文妄改。有師君說如可證。

威夷、險也。薛君。文選注十。又二十。方琦按陳氏引文選十一。引韓詩曰。道威夷高也。

【皇皇者華】莘莘征夫。外傳七。案今外傳作征人棧棧。當是妄改。

【常棣】飫爾籩豆。飲酒之餼。文選注六。

飫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同上。

和樂且耽。釋文。外傳八。顧廣圻案元刻本外傳作湛。

耽、樂之甚也。釋文。

【伐木】伐木丁丁。朋友之道缺。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韓詩序。文選注十六。又二十二。初學記十五。御覽五百七十三。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鳥、微物也。章句。文選注十三。又二十。

【天保】無不爾或承。

承、受也。章句。文選注二十五。方琦按陳氏引此注。在小雅鹿鳴本篇是將下。是也。

【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文選注二十。又二十七。

昔、始也。依依、盛貌。薛君。釋文。文選注廿。

【杕杜】檀車幝幝。尺善反。幝。釋文。

南有嘉魚之什第十七

【蓼蕭】和鸞雝雝。

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內傳。荀子注十二。禮記注疏三十。又五十。周禮疏十四。

【湛露】愔愔夜飲。釋文。文選注六。

愔愔、和說之貌也。薛君。釋文。文選注六。又十八。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初學記二十八。

【菁菁者莪】蓁蓁者莪。文選注一。

蓁蓁、盛貌。薛君。同上。

【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史記集解六十。

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蓋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韓學章句。同上。

【車攻】東有圃草。駕言行狩。後漢書注四十下。又六十上。文選注一。

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薛君。後漢書注四十下。文選注一。

春曰畋。夏曰獮。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獸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旂門。矢田獵因以講遂習武簡兵也。內傳。御覽八百三十一。

四牡奕奕。

奕奕、盛貌。章句。文選注二十三。

【吉日】駾駾騤騤。音侯。騤。或羣或友。後漢書注六十上。

趨曰駾。音鄙。行曰騤。音侯。章句。文選注二。

且以酌醴。

醴、甜而不泲也。薛注。文選四。

鴻鴈之什第十八

【鴻鴈】劬勞于野。

劬、數也。釋文。一切經音義二十三。

百堵皆作。

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異義韓詩說。正義引正義二公羊計篇二十六作內傳。

【沔水】讒言其興。

讒言緣間而起。文選注五十。

【鶴鳴】鶴鳴九皐。漢韻二。

九皐、言九折之澤也。釋文。原韻二。

【祈父】有母之尸饔。外傳七。

【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文選注一。又二十八。

空谷、深谷也。薛君。文選注一。

【斯干】如矢斯枋，如鳥斯翬。釋文。玉篇十二。

枋、椽得切。木理也。玉篇十二。案此與郭文重引。卷內傳。

枋、旅即切。隅也、翬、翅也。釋文。

載衣之裳。

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內傳。白虎通下。文選注二十九。

載衣之裳，他丁反。釋文。

示之方也。仍仍云。正義。案正義又云。明裳制方。合女子方正邪人之意。則韓詩亦同。毛傳以裙爲裳。故侯說如此也。

【無羊】或寢或訛。釋文。

訛、覺也。同上。

節南山之什第十九

【節南山】節彼南山。

節、視也。澤文。

憂心如炎。釋文。

何用不監。

監、領也。釋文。

昊天不庸。釋文。

庸、易也。同上。

譬、譬猶所謂。

譬、駢也。方言。文選注九。又十一。又二十一。

昊天不平。

萬人顯詘，則天平朝。意同。文選注四十。又二十九

【正月】視天夢夢。

夢夢、惡貌也。釋文。方言。文選注九。案韓詩說。

速速方穀，天天是紹。後漢書注六十下。案李賢先引毛詩。次云韓詩亦同。謂韓詩之經，亦與毛。文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據李賢注。知韓毛並無有字也。

【十月之交】繁也。釋文。案繁、幽王時。司徒鄭伯公友。非此篇所言。番也。詩文言、韓詩作繁。下同。是下文蕃此。

繁維司徒。澤文。

抑此皇父。

抑、意也。釋文。

不整遺一老。

整、齊也。釋文。

不敢告勞。

古者名利休假曰告也。那饑禮音義上。引孟康注韓詩。王紹蘭案漢書注之誤耳。漢韓聲相近。詩書聲相通。方筠按陳氏此條已刪去。

讒口囂囂。釋文。

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外傳七。

【雨無正】若此無罪，熏鬻。今說。

熏鬻、猶相也。言以捕。漢書注一百下。後漢書注六十下。

熏、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注六十下。正約韓義。

回鯨、邪僻也。韓詩說。文選注十。

滄滄訿訿。

不善之貌。釋文。

民雖靡膴。釋文。

猶無幾何。同上。

是用不底。外傳六。今改樂。劉戶切。元樂本作就。

【小宛】翰飛戾天。文選注一。

戾、附也。薛君。同上。

哀我瘨寡，宜岸。音同岸。宜獄。釋文。

瘨、苦也。鄭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釋文。和熹記二十。

【小弁】怒焉如擣。除又反。釋文。

擣、心疾也。釋文。韓詩。

蓋蓋淵淵。外傳七。

【巧言】僭始既涵。釋文。

減、少也。釋文。

匪其止恭、惟王之卬。外傳四。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聞狡兔數往來、遂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韓學車句。史記七十八集解。

【何人斯】我心施也。釋文。

施、善也。釋文。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吳越春秋韓詩。詩記正義一。

爲鬼爲蜮。

短狐、水神也。內傳。御覽九百九。又九百五十。

【巷伯】慎爾言矣。外傳三。

谷風之什第二十

【谷風】將恐將懼。文選注三十六。

將、辭也。薛君。同上。

棄予作遺。外傳七。顧廣圻案元鄭本外傳。棄予辭遺。塙字也。不當采。

【蓼莪】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一切經音義一。又三。又八。又十九。又二十四二引。

怙、賴也、恃、負也。釋文。一切經音義同上。又案蓼莪經音義下引韓詩。德曰。無父何恃。恃、負也。無母何怙。怙、賴也。

【大東】糴、音挾。糶、公子。釋文。

糴糶、往來貌。釋文。風俗通三。

采采衣服。文選注十三。

采采、盛貌也。韓竹同上。方琦按陳氏引此。在曹風。鳲鳩篇采采衣服下。是也。詩攷改采采爲采采。亦非。

跂彼織女、冬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文選注二十六。

襄、反也。薛君。同上。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天官書集解。

【四月】秋月淒淒、百卉俱腓。音肥。亂離斯莫、爰其適歸。文選注廿。

腓、變也。俱變而黃也。莫、散也。薛君。釋文。文選注二十。又三十八。

【無將大車】惟塵冥冥。外傳七。

【小明】眷眷懷顯。文選注十一。又十五。又二十五。又二十七。

靜恭爾位。外傳四。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內傳。文選注六。文。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薛君。後漢書注五十一。

【楚茨】禮經卒度。外傳四。

【信南山】維禹甸之。周禮注疏十六。急就章顏注。

【甫田】維莠驕驕。初學記二。案初學記上引韓詩傳。下引此。則此亦韓詩。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自上而下曰雨雪。凡草水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雨、陰極之維。雪花曰雰。雰雲曰同雲。內傳。同上。顧來二。御覽十二。方琦按白帖二亦引。

同謂雲陰、與天同爲一色也。同上。案此薛君章句。

場有瓜。外傳。

場、圃。

甫田之什第二十一

【甫田】莆、陟角反。彼圃田。釋文。玉篇十三。賈誼疏一。案圃、釋文从竹。玉篇在京部。從之。

圃、草也。釋文。

【大田】卜畀炎火。釋文。

卜、報也。釋文。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外傳八。方琦案御覽八百七十二。引韓詩亦作興雲祁祁。

【駕彭】戢其左弢。

戢、捷也。埘其隱於左也。釋文。

稺之秣之。

莖、委也。釋文。案藝文。稺今莖字也。釋文于莖下引韓詩。知韓詩本作莖也。

【頍弁】先集惟霰。文選注十三。

霰、音燕。也。薛君注。宋書二十九。文選注十三。御覽十二。

【車舝】以慰我心。釋文。

慰、悲也。釋文。

【瞻彼洛矣】椿我二人。

椿、亂也。釋文。

【賓之初筵】賓之初筵、衆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注七十。案朱子詩集傳引作韓氏序。是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國上。

威儀昄昄。音蒲板反。釋文。昄昄，善貌。國上。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後漢書注七十。

不知其爲惡也。國上。

魚藻之什第二十二

【魚藻】有頒其首。

頒，泰貌。釋文。玉篇四。

【采菽】便便左右。釋文。

便便，閑雅之貌。同上。

絿纁維之。

纁，繫也。文選注五十八。

纁，音才各切。釋文。也，詩會二亦引。

纁祚胤祿，胤之優哉柔哉。外傳八。釋文。

胤，厚也。釋文約韓義。

【角弓】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後漢書三。

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後漢書注三約韓義。

如食饑饑。釋文。

饑，我也。國上。

雨雪瀌瀌，嘒音於見反。見晛聿消。外傳四。又七。釋文。

嘒，明，日出也。釋文。案今本釋文。嘒作晛見。

【菀柳】上帝甚恬，無自瘵焉。外傳四。

鄙人士。毛詩首章彼鄙人士。孤委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正義曰。今韓詩賓無此首章。

【采綠】薄言觀者。釋文。

【隰桑】忠心藏之。外傳四。顧廣圻曰。元案本外傳亦作中。

【白華】浽浽白雲。釋文。

鐘鼓于宮。外傳四三引。顧廣圻曰。元案本外傳。惟第三引作鐘鼓。

視我怖怖。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怖，怖文。

怖怖，意不說好也。國上。

【綿蠻】緜蠻黃鳥。薛君注。文選注十一。又四十六。

緜蠻文貌。薛君注。文選注十一。又四十六。

文王之什第二十三

【文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後漢書注八十下。

無遏爾躬。

遏，病也。釋文。

【大明】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天篤殷適，使不俟四方。後漢書注又十下。

駉天之緣。注義。釋文。

駉，醫也。釋文。

檀車煌煌，外傳三。

亮彼武王。釋文。

亮，相也。國上。

【緜】緜緜瓜瓞。文選注二十六。

瓞，小瓜也。薛君。釋文。文選注二十六。

周原膴膴。莫來反。膴，文選注六。

膴膴，美也。釋文約韓義。案文選劉淵林注。緜緜，美也。詩云。周原膴膴。則劉注膴膴美也。即韓詩義也。釋文。膴膴，美也。韓詩同。止消本善注引爲韓詩。韓詩義與毛同耳。

作廟翼翼。

鬼神所居曰廟。一切經音義十四。

度之薨薨。

度，填也。釋文。

皋門有閎。釋文。

閎，崇貌。國上。

【棫樸】棫樸文王，綱紀四方。外傳五。

【旱麓】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文選注五十一。

魚喜樂，則踴躍于泉中。薛君國上。

濟濟既載。

載，設也。單句。文選注十。

延于條枚。外傳二。

【思齊】刑于寡妻。

刑，正也。釋文。

【皇矣】其蓄其殆。釋文。

蓄、反草也。殖、因也。因高填下也。同上。

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釋文。正義。春秋正義五十二。

莫、定也。釋文。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畔援、武強也。羨、願也。誕、信也。章句。釋文。文選注十一。又二十。

無矢我陵。文選注九。

四平曰陵。章句。同上。

與爾降衡。釋文。

崇墉仡仡。

仡仡、搖也。釋文。

【靈臺】白鳥翕翕、下在靈沼。於牣魚躍。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章句。文選注二十。

於樂辟廱。

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雍之以水、不言圜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郊、立明堂於中、五輕之文所處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異義韓詩說。正義。大戴禮記注八。

矇瞍奏功。文選注五十五。

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薛君。同上。

【文王有聲】文王烝哉。

烝、美也。釋文。

築城伊淢。釋文。

淢、深池。同上。

王公伊濯。

濯、美也。釋文。

生民之什第二十四

【生民】三王各正其郊。韓詩說。禮記正義二十六。

時維姜嫄。

姜、姓。原字。章句。史記周本集解。

履帝武敏歆。

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異義齊魯韓說。正義。

拂厥豐草。釋文。

拂、弗也。同上。

【鳧鷖】鳧鷖在涇。

涇、水流進貌。文選注。方綺按東京賦、鳧鷖在涇、謂鳧鷖入鳧鷖在涇、誤也。吳都賦、清流�、與水爭餘、則涇字不讀如門。韓詩遺說、涇進貌、正此水流進貌、則上文王對應驗文王、令聞不已、正是進義、仍歸于此、以安。正義。鮑琦操大觀音義八十九。引

【假樂】燕及朋友。

師臣者帝、交友交臣者王、臣臣者霸、辱臣者亡。內傳。白虎通下房會篇七。

【公劉】芮鞫之即。漢書注三十八上。

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鞫之閒耳。同上。韓義。

【泂酌】愷悌君子。外傳六。又八引下卷同。

【板】誘民孔易。外傳六。

蕩之什第二十五

【蕩】其命匪諶。外傳五。

以無時無側。外傳。又十。案今本改詞色。顧氏案所據本外傳。亦作側。十作時。

天不湎爾以酒。

夫飲酒之禮、不脫膝而即席。御覽作序。者、謂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類聚作燕。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則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容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釋文。文選注一。又六。又三十五。章句。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四。又二十六。御覽八百四十五。內傳說外。案文選注。引沈作流。今從初學記所引。鄭箋。亦有沈湎之言。

【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侯包云。正義。

遠猷辰告。外傳。

荒湛于酒。外傳十。

灑掃庭內。外傳六。

告爾人民。同上。

無言不酬。外傳十。

子孫承承。外傳六。

於乎小子。

嗚、歎辭也。內傳。文選注十六。又二十六。

干蝱厥躬。釋文。

【桑柔】往以中垢。外傳上。

【雲漢】圭璧既卒。

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內傳。禮記正義二十五。

【隆烟】徒東切。烟，釋文。案今本訛作徒冬反。宋本釋文與詩攷同。烟、謂燒草薪火焰盛也。韓詩傳。蔡邕傳音義三。方琦按大雅烟烟旱熱也。不誤。

耗斁下土。

耗、惡也。章句。釋文。後漢書注十上。

旱魃為虐，如炎如焚。後漢書注三。

我心憚暑。

憚、苦也。釋文。

胡寧瘨。恥春切。我以旱。釋文。

瘨、重也。釋文。

憯不知其故。

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今作榮。非。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韓詩傳。公羊注疏四。又注十二。

【崧高】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外傳五。

四國于蕃。同上。

王躬之事。釋文。

躬、任也。釋文。

【烝民】不畏強禦。外傳六。

夙夜匪懈。外傳八。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封於齊。後書注六十。

【韓奕】有障。陟角反。其道。釋文。

障、明貌。釋文約韓義。

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

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內傳。白虎通下。文選注二十一。案今本白虎通脫乃歸即位二字。詩攷同。茲據禮記正義四引白虎通補。方琦按謝氏乃歸即位下，有例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十二字，見曲禮止載，當補。

榦不庭方。

榦、正也。章句。文選注二。

【江漢】武夫滔滔。

衆至大也。侯包云。正義。

式辭四方。一切經音義九。又十三。

辟、除也。章句。文選注八。一切經音義同上。

雖敏我公。

肇、長也。釋文。

【常武】敦敦淮濆。釋文。

敦、大也。敦、迫也。釋文。

民民翼翼。釋文。方琦按陳氏引釋文韓詩注。翼有民民翼也四字。

王猷允塞。外傳六。

【召旻】我居御卒荒。外傳八。

清廟之什第二十六

【維天之命】惟天之命。

惟、念也。章句。釋文。文選注二十三。

【天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外傳三。後漢書八十六。案西南夷列傳。朱輔疏引詩云。文引傳

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傳曰。後漢書八十六。案西南夷列傳。朱輔疏引詩云。文引傳

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雖阻辟，而人不難。章句。同上。案今本後漢書注。薛君章句。作薛君傳。岐雖阻辟。作岐道阻險。詩攷亦同。茲從朱子詩集傳所引。

【時邁】薄言振之，莫不震疊。後漢書六十三。案注引韓詩同作振。則此亦韓詩。

薄、辭也。振、猶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章句。後漢書注六十三。文選注七。又三十五。

【執競】執競武王。

執、服也。釋文。

【思文】貽我來牟。

貽、我嘉麰。文選注四十八。引外傳。案後疑此句即貽我來牟異文。不知韓詩傳引作麰麰。麰來一音。不當作麰。李善引為外傳。此外字誤耳。

麰、音莫侯反。大麥也。薛君。同上。

無此疆爾界。章句。案所不解初刻界。後改介。

介、界也。章句。文選注六。

臣工之什第二十七

【噫嘻】帥時農夫，播厥百穀。文選注一。

穀類非一，故言百也。薛君。同上。

【振鷺】振鷺于飛，于彼西雍。後漢書注八十下。

鷙、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章句、同上。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後漢書注八十四。案詩考引作在此無射、今從韓正。

射、厭也。同上。

【豐年】萬億及秭。

陳穀曰秭。釋文。

蒸畀祖妣。外傳上。

【潛】潛有多魚。案釋文三。毛詩作涔。卜引韓詩亦作涔。月韓詩釋文。毛詩作涔也。

涔、音岑。魚池也。章句。釋文。文選注十八。

【雝】雝、禘太祖也。

祫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內傳。周與四十九作太廟。

【武】薦定爾功。

者、白修反。惡也。釋文。方琦按馬氏謂當在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此釋文誤引入。與韓無入涉清詩同。若以耆定爾功爲惡定其功。則不倫矣。馬說是也。

閔予小子之什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惸惸在疚。文選注十六。

凡人喪曰疚。同上。

【敬之】弗時仔肩。外傳三。

【小毖】予其懲。

懲、苦也。內傳。釋文。列子釋文下。

自求辛螫。釋文。

螫、毒也。釋文。

拚飛維鳥。

翻飛貌。章句。文選注二十一。

【載芟】民民甘鹿。釋文。

民民、衆貌。釋文。

【絲衣】自羊來牛。外傳三。

【般】於繹思。釋文毛詩鄭此句。并韓詩有之。

駉第二十九

【駉】有駜有駰。

駰、白馬黑髦也。釋文。

【泮水】屈此羣醜。

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釋文。

鴞彼東南。釋文。

蠲、除也。同上。

獮彼淮夷。文選注五十九。

獮、覺寤之貌。薛君。同上。

【閟宮】實實枚枚。

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釋文。

稙稺菽麥。

稙、長稼也。稺、幼稼也。釋文。

建爾元子。

元、長也。玉篇一。

不震不騰。

騰、乘也。章句。文選注七。又二十二。

遂荒徐宇。釋文。案釋文荒。韓詩作亢。淮夷盤踞下土曰荒字。今從之。

荒、至也。釋文。

太山巖巖、魯邦所瞻。外傳三。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後漢書注三十五。文選注一。又十一。案周禮鍾師注。白氏六帖六十七。皆引韓詩釋繹。是釋繹即奕奕之異文。文選七、揚子雲甘泉賦。迴望迺天之繹繹。李善注。迴天、廣名。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是可知韓詩作繹繹。與鄭白同矣。文選祖卷與。後漢書注皆作奕奕。正是顯毛而改。詩考所之載文繹繹其遠。不得文選義。

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章句同上。方琦案白帖引韓詩新廟繹繹下有注詩注曰。韓多與魯詩合者。

孔曼且碩。

曼、長也。章句。文選注五十一。

那第三十

韓詩商頌　方琦按陳氏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作商頌十二篇。見後漢書曹褒注。蓋補入。

美宋襄公去奢即儉。商頌章句。史記宋世家集解。又索隱。文選注三。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戒之。故追述契湯高宗殷所興。作商頌。注引韓詩。

【玄鳥】方命厥后、奄有九域。文選注三十五。

九域、九州也。薛君。同上。

大糦是承。

大糦、大祭也。釋文。

【長發】玄王桓撥。釋文。

撥、明也。釋文。

率禮不越。外傳三。

至于湯躋。國上。

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微。今扶風微陌是也。御覽八十三。方琦按陳氏亦引此條。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文選注十六。

言湯聖敬之道，上達于天。國上。

爲下國駿蠲。禮記正義二十六。燕衆韓詩。

武王載發。外傳三。

則莫我敢遏。元刻本外傳。

苞有三蘖。

蘖、絕也。釋文。

【殷武】撻彼殷武。

撻、達也。釋文。

勿予禍適。

適、敵也。釋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注三十二。

翼翼然、盛也。國上。

松柏丸丸。文選注十八。

取松與柏。薛君國上。

旅楹有閑。

閑、大也。謂閑然大也。章句注。文選注六。

諸書引韓詩未詳所屬者十七條附錄于後

鵻、共也。內傳。易釋文。列子釋文下。方琦按陳氏引爲祝之盤旋車鄉室勞矣之注。是也。

鵻鴀、胎生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鵻兮鵻兮，逆毛毀兮，一身九尾長兮，鵻鴀也。內傳。大戴禮注十三。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正義。唐類五。方琦按陳氏列于敬見詩堂本有鵻下。

殷商屋而夏門也。通典五十五。案通典又引傳曰。周氣屋而商門。蓋亦韓詩傳。方琦按陳氏列之兼風夏風集鵻下。

皮弁以征。韓詩傳。公羊注疏十七。

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內傳。白虎通上。

舜漁雷澤。內傳。俗通十。風

麾異色之衣也。內傳。列子釋文下。組繡玉案疑黃衣如璫之璫。璫屢與相近。方琦按陳氏列于大車黃衣如璫下。

逍遙也。內傳。文選注四。薛注。方琦按陳氏列于河上乎逍遙注。

引據文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曰。逍遙、逍遙也爲蹤。

子產卒，鄭人耕者輟，來婦人捐其佩玦也。史記孫吏列傳。案屈引韓詩。此節疑是外傳逸文。姑附于末。

青、靜也。章句。文選注九。方琦按陳氏引此注。屬于青揚宛兮。此本詩敉下。是也。集韻亦作青揚靜兮。

寂無聲之貌也。章句。文選注十。

寞、靜也。國上。

隋、猶遺也。章句。文選注十六。方琦按盧氏文弨謂谷風燕于如遺。韓詩遺作隋字。陳氏啟源謂角弓君子遺。當作綏。綏下隋。與君子非相遺引詩作綏。宜下隋。綏相通。隋遺是也。

醉、好也。章句。文選注十七。案詩云。籩豆有楚。注。楚。好也。毛鄭同。故附此。

懌、悅也。文選注十九。方琦按盧氏以懌同懌。郎六韓隴印緒懌。廣雅釋詁之文是也。

祛、去也。章句。文選注二十二。方琦按陳氏列于象類以車祛祛之下。是也。

照、暖也。章句。文選注五十五。方琦按陳氏謂卽旭日始日之旭字。韓作照。多文也。

高郵宋綿初韓詩內傳考引文選注。對彼雲漢。薛君章句。宣王遭亂仰天也。方琦按此見北堂書鈔天部二。陳氏啟列之雲漢事。

說之以名高。文選注十五引內傳。方琦按此見馬氏本。

嬰歌、巴人歌也。藝文類聚五十九條引韓詩。方琦按此見馬氏本。

間、蓮也。藝文類聚八十九。陳氏曰。藝文類聚八十九。陳氏曰。有蓮莫蓮之注。蓮氏謂引之。是也。

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夫移之花。尊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藝文類聚八十九。陳氏曰。藝文引詩。必出韓詩。呂氏謂詩記引韓詩序。夫移燕兄弟也云云。正同。蓋卽據此文舊本。今本脫文。有脫誤耳。

應。韓詩曰。侯國。路史。名紀。陳氏引在應侯順德下。

諸侯有德。天子錫之。北堂書鈔引韓詩。陳氏引在王錫韓侯下。

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大戴禮注引韓詩說。陳氏列于周頌我將序下。

王者應于天下。諸侯應于百姓。北堂書鈔二十七引韓詩。陳氏列于王者在上下。

韓詩寫要。天行難難。于我身。不我可也。詩正義引侯苞。陳氏列于集箋詩天步艱難下。

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哨聲音樂志引韓詩。陳氏引在鼓鼙于宮下。

韓詩訂譌

暗暗其陰。　董氏曰。韓詩作壇壇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詩考宋。

案說文土部云。壇。天陰塵也。詩曰。壇壇其陰。从土。登聲。許氏自言詩主毛氏。則所引非韓詩。且天陰塵也四字。是解壇字之義。非韓詩章句。直齋書錄解題云。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魯詩但見取於諸書。其言莫究。齊詩尚存。可據韓詩雖亡缺。猶可參考。逌廣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也。案陳振孫所敢甚是。呂東萊讀詩記所載董氏說。卽斯人也。其言齊詩四國是曷爲是臣爲下國駿厲爲駿驟。又言石輕及崔國恩集注。江左古本。皆依託僞撰。欺誤來學。詩考牧之。隨矣。

棐彼兩髦。　釋文曰。髦。韓詩作髳。

案陸德明釋文云。兩髦。說文作髳。不云韓詩也。考說文髳正字。髳省文。則說文不誤。呂東萊誤記也。

考槃在阿。　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案文選注五引韓詩考槃在干。地下而黃曰干。釋文云。在澗。韓詩作干。非在阿。異文。澗干皆同聲。故數。又釋文引干。境埸之處也。是章句文選注所引。蓋內傳文。非章句也。

盧令令。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詩考采。

案不見所本。此僞託。

吉蠲爲饎。董氏曰。韓詩作吉圭。

案蜡氏注作吉圭。士喪禮注同。疏曰。鄭從三家詩。賈公彥見與毛不同。故云然耳。未嘗言明是韓詩也。

和鸞雝雝。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輗曰鸞。

案禮記注疏三十又五十。春秋正義五。詩正義六之三。史記集解二十三。同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既無董所引句法。又並不作輗字。

又窘陰雨。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迫。詩考采。

案不見所本。王事敦我。鋪敦淮濆。釋文並引韓詩云。敦迫。董必因此輾轉假借致誤。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劉諫議朱子引作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

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詩樂傳詩考皆采。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

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艸繁蘇。說文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

案劉董之說。不見所本。並是僞撰。且劉以爲作雨無極。董以爲作雨無政。一韓詩序也。何不同若此。

劉引經而不言有章句。董引章句而不言及於經。一韓詩總及章句也。何又不同若此。不待于辨。而可見其妄矣。詩傳集解。劉說頗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董氏曰。韓詩作四月。歎征役也。詩考采。

案不見所本。此僞託。

何人不矜。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鰥。詩考采。

案矜與鰥古通。論衡引此。正作何人不鰥。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本毛詩同。然以爲韓詩。則未見所本也。亦是僞託。

古之人無斁。董氏曰。韓詩作古之人無擇。詩考采。

案陸德明釋文云。斁。毛音亦厭也。陸釋文。鄭毛傳有斁厭也。若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德士。乃王肅述毛義。今正義本無斁厭也。傳以于嗟詩當毛。非是。鄭作擇。箋云。擇。擇行。是作擇者。乃鄭本耳。即以爲鄭或本之三家。然安得遽指爲韓詩也。

或春或揄。董氏曰。韓詩作或舂或抌。故鄭衆於舂人引此爲據。有司徹鄭康成注亦作或舂或抌。詩考采。

案言二鄭注。禮引作或抌。是也。竟附會于韓詩。非也。

以上十二條。訂呂東萊讀詩記之譌。

彼徂矣。詩考序云。朱文公集傳。彼岨者岐。從韓詩。

案詩集傳云。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彼書岨但作徂。引薛君章句。亦訓爲往。獨矣字作者如沈說。然其注末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段云。岐道岨僻曰字。蔡君九經反言以釋其字。非釋徂字也。韓子亦云。彼岐有

岨。疑或別有所據。故從之。而讀岐字絕句。是朱子作彼岨者岐。乃依韓子及沈括之誤。非從韓詩也。

韓詩與毛詩。止矣者一字之異耳。徂訓爲往。岐字屬下。則並同也。許引韓詩遺說。胡朝陽曰。外傳三兩引岐有夷之行。屬下明矣。

韓詩序。詩考云。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盧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案子夏序者。毛詩。文選注五十四引韓詩采。苕。傷大有惡疾也。三十四引漢廣。悅人也。後漢書注三十九引汝濆。辭家也。五十四引蝃蝀。刺淫女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引泰離。伯封作也。八百八十六引溱與洧。說人也。九百四十四引雞鳴。讒人也。後漢書注七十引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皆是韓詩序。與毛絕異。安得以爲一人作也。漢藝文志、隋經籍志、載韓詩目錄。亦並無斯事。考酈道元注水經江水二。引韓嬰序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是韓詩序乃韓嬰所作之明證。何所見而云子夏乎。高祖王林先生說卜商序三字。乃唐志錯簡。本說毛詩。而誤入韓詩中耳。下又有卜商集序二卷。亦誤。詳見經義雜記。則鼂氏又沿志之譌也。

關雎。詩考云。晁說之論齊魯韓。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爲文王詩。

案後漢書注二。又二十八下。引韓詩薛君章句。關雎云。今時大人。內傾于色。故詠關雎以刺之。是韓詩止言歌詠關雎以刺之。時未嘗指此爲何人詩也。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顧廣圻案。當云雞鳴鳴佩玉。今漢書注脫一鳴字。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此事見魯詩。今亡失矣。是魯詩明以關雎爲康王詩。不云文王也。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儒林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揚子法言。孝至篇。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列女傳三。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張超青衣賦。初學記十九。周室漸衰。康王晏起。卑公喟然。感彼關雎。蔡伯喈協和婚賦。葛覃恐其失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文選注十八。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潛夫論班祿篇。忽養賢而鹿鳴思。凡此皆是魯韓三家之說。並不以爲文王。鼂何欺人之甚耶。

芣苢。詩考云。鼂說之論韓詩序。傷夫也。

案文選注本作傷夫有惡疾也。鼂妄刪之。非是。

詩考云。芣苢。木名。似李。見說文通釋。

案盧紹弓師曰。此本周書。王會解云。桴苢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釋文云。衛氏傳及許慎說同。于鼎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釋文及文選注所引韓詩。俱指草言。何得又以爲木。于氏不加別擇而錄之。誤矣。

委蛇委蛇。詩考云。褘隋。即委蛇。出韓詩內傳。衡方碑云。褘隋在公。見漢釋。

案隸釋八。衛尉衡方碑云。夙夜惟寅。褘隋在公。是褘隋即委蛇之異文。或是漢人好奇通借。或亦本

之三家、未可知也、乃洪氏迂遠謂出韓詩內傳、夫韓詩至宋亡之已久、洪安得知之、況釋文云、委蛇韓詩作逶迤、尤足證洪氏之失也、

摽有梅　詩考云、莩有梅、莩、零落也、見孟子注、音義云、韓詩也、案陳氏音義云、李有傳、丁云韓詩也、詩作摽、與莩同、案釋文云、摽有梅、韓詩作摽、是作梅者、非韓詩也、釋文載韓詩異文言梅而不言摽、是韓亦同毛作摽、而不作莩也、

柏舟　詩考云、衛宣姜自誓而作、李迂仲云、

案列女傳四、柏舟、衛宣夫人作、不云自誓、且不見韓詩亦有此說也、

顧廣圻案李云宣姜、尤大謬也、列女傳、衛宣公姜在壁、壁其貞順之衛宣夫人、乃衛寡夫人之誤、御覽四百四十一所引、尚是寡字、稱衛寡、與稱魯寡、梁寡、陳寡、貞順傳中四見寡字、例可推矣、寡之爲宣、易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戰國趙策、今宣君有微甲鈍兵、吳師道云、當作寡、是其證也、

燕、

詩考云、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李迂仲云、定姜歸其娣、見補傳、

案盧紹弓師曰、困學紀聞云、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爲定姜之詩、王氏既知此、則不當引後人之雜說、至補傳所云、本列女傳一定姜送娣作之語、而改云歸其娣、殊不明白、皆可刪、庸案鄭注坊記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禮記釋文云、此是魯詩、毛詩爲莊姜、則此注本魯詩說、王氏意以爲韓詩、亦誤、

周道倭遲　詩考云、周道郁夷、見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曰、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

案高誘、玉林先生曰、毛詩作倭遲、倭者、委曲、遲者、遠也、故毛傳曰、倭遲、歷遠之意、韓詩作威夷、威、畏也、夷、傷也、故薛君曰、威夷、險也、漢書地理志郁夷下、引詩周道郁夷、是以郁夷爲地名、倭威郁三字、音近而字不同、義更殊別、李善文選注十、又二十、又二十一、又五十六、引韓詩皆作威夷、惟十八注引作倭夷、然正文云、臨迴江之威夷、仍是威字、則此注與釋文作倭者、俱是順毛之文、非韓詩正字、韓必作威無疑、地理志作郁夷、既與韓毛不同、藝文志謂三家、魯最爲近之、則作郁夷者、蓋必魯詩、顏師古見與毛不同、便以爲韓詩作郁夷字、而不知尚有文選注、薛君章句、可爲考證也、不料唐人讀書、已漫爲傳會如此、

鴻鴈　詩攷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韓詩說見公羊傳注、案公羊定十二年傳、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徐彥疏、八尺曰板者、韓詩外傳內、當作傳文、則何注引韓詩、止八尺曰板四字、與詩正義一十一之所引韓詩說正合、堵凡四十尺、卽是何休申說韓詩之文、春秋正義二、詩愼五經異義、臧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一堵爲雉、板廣二尺、樓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牽上一堵、乃五堵之誤、此下板廣二尺云云、亦是許愼申說之文、若堵四十尺云云五句、又是詩正義之文、并非何休注、王氏見詩正義與上引公羊注相連、遂皆以爲公羊傳注、不細攷何徐本書、疎略甚矣、

江漢　詩攷云、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見外傳、

案內傳外傳、並是韓嬰一人所撰、外傳中必不自引其內傳之文、王氏誤矣、

宮　詩攷云、遂蠲大車、見爾雅、注疏曰、當在齊魯韓詩、

案爾雅疏成於宋人、此言不見所本、且邢昺本是約撮之辭、尤不當采、

以上十二條、訂王伯厚詩考之譌、

讀詩經

趙良霦著

讀詩經卷一

清　肖巖趙良霦著

國風

窈窕淑女

淑女者執謂。謂后妃也。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毛傳甚明。故朱子從之。後儒牽于小序。以關雎爲后妃求賢之詩。果爾。則詩爲后妃所自作。極其美不過不嫉妬耳。何若作自宮人之美后妃。而文王所以刑于妻。化其警御。以爲王教之端者。俱可想見歟。且合末章觀之。琴瑟房中之奏。夫人以事其君子。鐘鼓廟庭之奏。君與夫人以祀其先祖。使淑女非后妃。而合堂上堂下之盛樂以友樂之。不幾于變雅匹嫡乎。吾讀雅之大明。將言天命集于文王。必詳述其洽陽涓涘之發祥。納采親迎之成禮。誠重之也。說關雎者。顧舍文王之求正嫡。而美后妃之進小星。何歟。

云何吁矣

詩生于思。思之不得。而形爲吁。則其鬱結于心者。自此已深。亦且此可止。未至此而止者。唐棣之所謂爲室也。至此而不止者。澤陂之所涕而滂沱也。非后妃之性情。可以立用思之準歟。

公侯腹心

干城以扞其民。詩所謂予有禦侮是也。好仇以鳩其匹。者所謂矧惟若疇是也。至于腹心。則湯之君臣一德。武之十亂同心。得此于武夫爲尤難。然而赳赳之貌。本于肅肅。則其陶鎔于緝熙敬止之中者深矣。外傳謂文王即位。詢于八虞。以南宮括之能迪彝教。而與遠忽等俱在虞官。其即自置免中來者歟。

漢廣汝墳

自關雎以迄螽斯。皆歌后妃之德。言周足矣。南者何也。從其詩之得于南者。舉一漢廣。而雍梁荆揚統此矣。舉一汝墳。駿駿乎及于兔罝矣。特繫二詩於桃夭芣苢之後。使讀者言周。而不得不益之以南也。然始而北出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貫。不見于象箾。而必俟諸大武。則南亦自後人名之。非文王之心也。

父母孔邇

毛傳。孔甚。邇近也。不言父母爲誰。釋其意則文王也。若謂行役者之父母。則庭除本非遠境。何須言邇。其言邇且言甚邇者。正以其人遠而思近。不啻膝下之瞻依。非文王而誰謂哉。或謂汝墳詩人。以文王爲父母。是怨紂而親文王。爲文王所大懼。然率諸侯以事殷紂。正藉文王以釋天下怨叛之心。何懼焉。且文即懼而大化流行。能阻天下之嚮風慕義乎。

維鳩居之

以鳩居鵲巢。與夫人之德。地道无成。寧拙無巧也。牝雞所以亡殷。哲婦所以傾周。皆與此詩之義爲反對。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毛鄭以奠設蘋藻。爲教成之祭。集傳獨從王肅。謂大夫妻能奉祭祀者。蓋以后妃及夫人。及大夫妻。上下相承。皆咸于文王齊家之化也。雖禮有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于宗室。與此篇奠之地頗同。然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內則云。夫婦皆齋而宗敬焉。安在大夫獨私祭于三廟。而其妻不得薦豆于大宗之室乎。箋又以牖下在戶牖間之前。以昏禮設几筵于戶外。證此祭之爲教成。然戶外之西。可謂牖下。室中之奧。亦可謂牖下。詩不云奧而云牖下者。以下叶後五與女字爲韻耳。據禮推之。毛鄭蹤有所本。不如肅義爲長。或曰。季女少女也。古者五十而後命爲大夫。不廟其妻年猶幼弱。然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鄭注特牲。謂或改娶。倘亦老夫得其女妻者歟。

委蛇委蛇

古者君臣在朝。同服羔裘。而以素絲飾之。卿大夫禮自宜然。所可美者。惟在委蛇。蓋委蛇見于出公門人私室之時。則必其靖共于在朝者。返驗諸心。直無可愧耳。使非供職無愆。而徒爲舒泰自得之貌。是孫林父之衡而委蛇也。識者譏其折矣。

迨其謂之

迨其吉。迨其今。欲及時耳。迨其謂之。則道使者以通言。如儀禮所載昏辭是也。使謂嫁娶之後期。而男女相與約定。則召南幾與遠洧等矣。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雖遭喪禍。而無夫家。猶必官爲會之。不得自主。況嘉禮之爲始婚者乎。故謂之者、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則摽梅斷女子所自作。未嘗有乖

乎正。但不如棣天之婚姻以時。無煩憂望耳。

何彼穠矣

此東遷以後之詩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明與春秋所書王姬歸齊事相脗合。故集傳雖用古註。而猶存或說以疑之。顧其詩何以列于召南也。意者關雎、鵲巢、美夫人、樛木、小星、美夫人即美妾媵。麟趾美公子公姓。并及公族。一家之仁賢盡矣。未嘗有一言及于女子。而此詩獨美王姬。且其所美在肅雝。與關雎相多士。秉文之德者無殊焉。故後人亦爲之推本文王。而附錄其詩于召南之末。其或然乎。使謂二南經周公制作時所手定。當無文武以後之詩。彼甘棠之美召伯。不顯在康王後哉。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愬而逢怒。即蹠騷所謂女嬃嬋媛。申申詈予者。欲其貶姱節而競周容也。顧求容非所以事人。屈節尤非所以持己。雖使親閔受侮。爲羣小所共憎。甚至兄弟天性之戚。亦無相爲慰藉之詞。婦之見棄于其夫。如屈原之君臣者。亦窮矣。乃惟反之于心而貞于一。求之于儀而富且閑。遭變而能守之以正。列女中可多得哉。故集傳用劉向之說。而疑其詩爲莊姜所作。非莊姜何足以首變風。

實獲我心

古今同此身世也。同此心理也。人能以古道反求諸心。則涉世雖艱。責躬自厚。理得而心安矣。莊姜所見及此。即不怨不尤之君子。然則首章所爲憂者何也。憂其君之嬖寵庶孽。將爲亂階也。

燕燕于飛

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實隱四年春三月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則此詩當作于春秋之交。正元烏來歸之候。故因所見以起興。婦人送迎不出門。而莊姜獨違禮遠送之者。蓋以戴嬀之歸。將藉母家以討賊。莊姜與之定謀于野。而石碏遂得因陳以殺州吁。此非有寒淵之心。溫惠淑愼之德。不見疑于賊黨。烏能從容去國。爲衛定難。爲完復仇乎。其終之以先君之思者。蓋不欲以州吁之寵。追怨莊公。所以勗姜者厚矣。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人抵見人之過。而不見己之過。其過多矣。況君親乎。爲臣而不能格君之非。不可謂忠。爲子而不能諭親于道。不可謂孝。故拘姜之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式微式微胡不歸

黎在衛西。而爲狄所逐。寄居於衛。衛不能如晉景之治兵略士。立黎侯而還。殺澤之敗。發于此矣。當其時王命不行。戎狄橫熾。小國見吞而羈旅狼狽者。當復不少。式微旄邱。所以著霸業之將興也。

新臺

甚矣。新臺之工于爲刺也。衛宣之敗倫。非國人所當斥言。以惡疾比之宜矣。而於惡疾中。獨取不能俯之鑫篠。見宣之有愧于伋也。其卒章曰。得此戚施。則俾舉宣之仰而有愧于莊者刺之。若曰彼于莊且然。況

伋乎。然噪而頌之。而未知其爲宣公也。迨徐思夫兩疾之相反。而適相兼。以是歎其言之微而婉矣。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不言父而言母者。女子之心。惟母知之最悉。今不見諒而欲奪之。則能諒者。惟有天耳。故乎天曰自矣。毛鄭以天爲父。迂矣。予古婦道之貞。始見于此。聖人以之首冊風者。亦猶周易下經首咸恒。而以恒發從一而終之義也。

定之方中

此詩與公劉、溯、殷、規模略似。但一則闢地以興邦。一則依人以立國。其本固不同矣。而詩頌美其順天時相地利。興禮樂。勸農桑。皆之以秉心塞淵。蓄馬繁庶。又欲以風而擬諸雅者。蓋衛自東徙渡河。遺民僅有五千。非文公勤而撫之。康叔幾不血食。故國人於幸得生息之時。追頌其中興之業。未免溢美。亦猶亂者易爲功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夫人能知大夫之守義。以阻其歸寧。大夫不知夫人之憫衛。以代爲求援。故既以狂言之。而不得不自表其心之所之也。當其時。義且救衛者。莫如宋與許。許既弱小無力。而宋第迎戴公以廬于漕。而不能攘狄。又何足因。則夫人所欲之者。必在齊矣。蓋敘邢者。竹平魯難者齊。皆赫然爲前日事。使許能以衛事赴而愬之。又焉用以婦人而謀乞師于大邦。故懷歸者所以激許也。厥後齊以會檉之諸侯城楚邱。而許不興。則小之百爾。不愧于夫人多矣。

[illegible]歲遲兮不爲虐兮

詩詠武公之德。由切磋琢磨。以底于金錫圭璧。可謂純粹以精矣。而必推及其戲謔者。人情悔易矜于嚴恪之詩。而忽于樂易之詩。大學自誠意正心而修。猶有之其敖惰而辟焉者。故必驗之戲謔。而後見細行之無累于大德。觀賓筵彤弓之戒。抑詩抱子之箴。辭近于戲。而秉禮納諫。倍加嚴焉。詩傳遺說所謂周之婢壬。聖人迎氣象自是不同者也。

士如罔極二三其德

比擬棄婦歸過于人之辭。而凡欲修德者。聞之足戒。昔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季文子引此詩以規之。則如家國天下。皆當推誠相與。勿二勿三。否則外無以令于人。內先無以立于己矣。故君子之爲學也。必以思信爲主。　按此詩始而侯之。既而子之爾之。此與上章獨兩言士。蓋推廣言之。以爲女之去誘于士者戒也。毛亦云。言士非如玉之貞。或爲所惑。始曰蚩蚩。此云罔極。夫子所謂今之愚者詐也。而士風不可言矣。

蜉蝣

朱子以此詩不知所謂。而謂蝶之美。又引鄭箋爲齊。且申之曰。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大射諸侯之禮。非士庶所得干。則小序刺昭公。朱子未嘗非之。而卒不用其說。集傳之旨微矣。

之子無服

有衣而配以裳。有裳而束以帶。其服始全。無裳無帶。而終之以無服。諷其無婦以整治之也。而婦之急于求嫁。則其無以爲食。情亦可知。貧窶至此。人民有不離散乎。讀此詩而知夫子之以富教爲衛策者。憂深思遠也。

木瓜

木瓜美桓。先儒皆從序說。至朱子獨疑爲男女贈答之詩者。蓋不予衛人之以扈辭欺後世也。衛爲狄滅。而復能立國者。齊桓誠有大德于戴文。乃桓市義而衛文從宋伐齊。殺長立幼。壞琚之報何存。當其時。邢人及狄伐衛。援齊也。亦悟衛也。是桓城夷儀以遷邢。邢誠不敢背德。而衛終滅邢。滅齊之興國。恫其力足以舉齊。將并滅之。而向者遷邑之戍。楚邱之封。車馬器服之遺。直忘之矣。此集傳所以不從毛鄭。而第據經以立義。則報施之務從其厚。男女也。而無不可通于君臣朋友之相與哉。

此何人哉

隰王流彘。宣室中興。宗社邱墟。皆起于幽之內寵。而成于平之東遷也。詩人不斥言之。但呼天而追問致此之爲何人。雖痛心疾首。曾無貶黜之詞。德讓不亂。固小雅之遺音。臣子之義然也。史記載箕子麥秀之詩。直目紂爲狡童。視此詩少含蘊矣。其後人僞作歟。

君子陽陽

此與衛風簡兮之詩略同。賣者筆管之舌、執簧即執籥也。翻者羽旄之屬。執翻即執翟也。由房由敖。即在前上處之序。陽陽陶陶。即赫如渥赭之容也。但彼爲一人自譽之辭。而此則相招以祿仕。是君子而沉溺下僚者愈多矣。周轍既東。美人不作。吾恐微瀆之尚不足羈其身。亦如魯諸伶之入河蹈海而不返也。

何嗟及矣

以天厲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婦而以饑僅見棄。事之可嗟孰甚焉。谷風之詩曰。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今雖欲龜勉有無。相與爲生。而業已仳離。計無所及。則惟有啜泣以逮于死而已。此未始非其夫之不良。而卒以時之艱難不淑。曲諒其人。以固窮于己。何其厚也。雖然。婦之厚。夫之薄也。民之薄。上之過也。序所謂閔周者以此。

有兔爰爰

朱子於兔爰之序。惟取君子不樂其生。以予讀之。非祝宗祈死之言。蓋用晦全生之道也。張宜待兔。雉罹其災。即瞻卬所謂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脫之。政刑紊亂。君子尚可昭揭于時耶。其曰無爲無造無庸。蓋末俗之刑。不微于仇。而以意爲輕重。鍛鍊羅織。文致其罪。及爰書既成。吏自引以爲能。而人主且酬之以厚賞。下爲之造之。而上庸之。其因禍有百倍于我生之初者。手足無所措。則戒之以無此。憂患生于識。則戒之以無覺。理亂或聞于耳。悲悔不釋于懷。則戒之以無聽。謝絕人事。閉戶獨居。并不如君子陽陽之猶得爲祿仕也。嗟呼。禍之中人。惟獄吏之上下其手者爲甚。此刑書之錄。使民頗有徵信。子產所爲救時。而叔向譏之。誠迂遠而闊于事情也夫。

葛藟

葛藟用意與常棣同。蓋有不得于兄弟。而勉以親之之詞也。風俗衰薄。人情悖謬。往往舍己之兄弟。而以他人爲兄弟。以他人爲兄弟。則必以他人之父母爲父母。顧既非天屬之戚。我父母彼。而彼背子我乎。固不如己之兄弟。迫禍患而不忍相棄也。嗟乎。自角弓興刺幽之皆遠。民俱效之。而葛藟詩人。能知兄弟之不可終遠。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爲綽綽有裕者矣。以此見周道親親。文武之德教未遽衰于人心。而東遷以來。猶能依骨鄰以建容名于天下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此王風之近正者也。然淫奔本非夫婦。而結生死之誓。則能革其面。而未能革其心矣。倘此大夫不幸去位。而後無繼之者。則不待死而同穴。而生已不必異室。以視棄天之女子。及時而賦于歸者。其風俗純漓爲何如耶。亦刑政威令民。使畏而不敢犯。在鄭子產已慨爲之。何況古之大夫甚矣。小序之迂也。

緇衣之宜兮

不言皮弁而言緇衣者。以鄭桓父子爲周卿士。人朝于王之時暫。而退適治事之時多也。衣而曰宜。則人稱其服。禮所謂文以君子之容。質以君子之德者。豈可知矣。周人愛其賢。既於適其私朝。而願爲之衣。又於遠其采邑。而願授之粲。不必有其事。而曲寫其誠。豈第杕杜之所云中心好之者乎。孔子刪詩。以鄭風之淫亂。而冠以緇衣之篇。蓋示後世學者以賢賢易色之道焉。

戒其傷女

自謂無傷。而傷之者至。理之常也。叔多材好勇。孤陋人之因。誠無如叔何。然以莊公之猶曰。未嘗一日忘叔。顧恃其射御之能。相從于田。而徒手搏虎以獻。烏知有耽耽焉伺其旁如虎者乎。戒其傷女。詩人蓋隱諷之。而叔恬不知戒。欲無及得乎。

舍命不渝

均知天命。而處之不渝。則能臨利害而不淫。當生死而不亂。若孤竹命。雖百里傳爲之。況小國乎。傳載韓起聘鄭。鄭饋之于郊。六卿皆賦。而子產獨取羔裘。美宣子。亦隱示以邦之有人。此鄭所以介晉楚之間。而能持禮以斥所求。不爲大國鄙邑者也。魯論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其所學有本矣。

有女同車

鄭昭之始而出奔。終而見弒。皆受制于強臣。非失德也。左氏牽于成敗之見。而載祭仲無援不立之言。以著其所以見逐。說詩者遂據之以釋同車。彼見詩中兩言孟姜。故爲傳會其事。不知彼之孟姜。亦猶陳風之彼美淑姬云爾。孔氏謂黃帝姬姓。神農姜姓。後周盛時。厚多美女。故詩引爲詩。亦且雖有姬姜。蓋以此爲婦人美稱。而豈必實指其人乎。昭之始。卻齊婚。文姜也。實殺魯桓。其經辭者雖未知爲何女。而考其同時。衛有夷姜宣姜。魯有哀姜。車服盛飾則有之。而可爲德音不忘者耶。使昭受昏于齊。亦必不免于禍。蓋

大國雖可緊援，豈能常賴其戎守之力，以保國之藩臣。況鄭如祭仲高渠彌等，皆以梟獍之心，智于鄭莊倒行逆施之事，其禍都君，直如爽杜，而昭以柔懦臨其上，遂至身弒國亡，其事誠可矜憫。吾不知詩人何忍刺之。

狡童

序以此詩爲刺忽不能與賢人圖事。然忽嘗惡高渠彌，君子謂其知所惡，既知所惡，寧不能知所好，使當時果有賢人，盍圖思君至于不餐不息，則忽所倚之爲耳目腹心，以內防高而外拒突，豈肯忽然不與言食哉，則知序說誠不足憑。案鄭風言狂童狡童者非一，朱子皆斷爲淫女之辭，非淫女則端起靜一，必不爲戲謔以動人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士列總校之中，是已出小學而入大學，隸其名于司徒，以待朝廷之任用者。何至輕儇放恣，略無容止可觀。其有往來城闕，徒以登高望遠爲樂者，正狡邪之行耳。說詩者以此爲刺學校廢然，學校詩書禮樂之地，即鄭人遊之，亦以清議維持國政，燕辭之士，聽其不來可也。何爲思之不置乎。集傳改爲淫奔之詩，正於挑達斷之，而一日三月，思慕之切，恐亦惟男女之際爲然。

聊樂我員

夫婦人倫之始，惟敬乃以厚別，如曰聊以樂我，不幾褻乎。然亦有賢而可樂者，夜且之相警則樂，琴瑟之靜好則樂，出其雜佩以結賢人君子之歡，則尤樂樂出于正。其人固弭于雞鳴之夫婦矣，然雞鳴言婚而此詩言夫女子乘陰，其性多靜，男子乘陽，其性易流，既明有如雲如荼，觸于其目，而不動于非禮之色，自安其貧陋之風，固非有定性者不能。似此尤爲勝于彼也，誠不意于淫風大行時得之。

無庶予子憎

不敢取憎於羣臣，而警君以早起，其與宣后之脫簪珥以待罪者何殊。有宣后，而王亦自勤于問夜矣，豈至有荒淫如哀公者。意此詩非哀公也，不然，則是無賢妃也。不然，則是哀公以規爲諷也。國史何取此以冠齊風，殆以見齊之淫于色，而猶有此辭云。

不夙則莫

事之密勿，貴其有常。人之精神，求其可繼。聖人純亦不已，君子自強不息，秩秩循循，豈在夙也。不當夙而夙，則必不當暮而暮，久且舉其事而廢之。東方未明刺夙，邪直刺暮也。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人情務遠大而忽近小，心馳于百世之上，六合之外，而耳目前轉多失之。彼固自恃其少壯之力，思之無不得也。然總角之稱子，倏爲冠弁之成人，不轉瞬耳。老大傷悲，亦何能及。玩未幾突而語，蓋警人之始而有說，終于無成者，不淫齊聲，而義得該之。

齊子歸止

南山曰由歸，歸魯也。歸魯正也。敝笱曰歸止，歸齊非正也。總名之曰齊子，特著其爲偉之子、襄之妹也。敝笱言其從者之多，載驅言其車馬之盛，率其從者，乘此車馬，以消搖于通道大都，衆人皆曰齊子也。魯莊獨未之聞耶。

園有桃

桃、棗之賤者，棘、蒺之短者，喻小人也。桃、棘以爲殺食，是小人而居高位，雖與佐吾君興道致治，此詩人所以憂而行歌也。彼不知者，反以小人爲是，而嗤之以驕矜罔極，是猶見蒙鳩之繫苕，而不知風至則苕折，其不思也實甚。倘能居安思危，則必代憂其憂，而或有上告其君以進賢黜不肖者，此治亂存亡所尤關也。徒曰儉嗇固陋，遂足以滅國乎哉。

莫我肯勞

我黍我麥我苗，皆我積終歲之勞而成者也。女乃不以爲勞，而盡取之，此在伐檀之君子，或可安於窮餓，而民能無去而之他哉。魏風以碩鼠終，見失國者之必由失于其民也。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命者，桓叔以嫡傾宗，與潘父謀而私相使令之辭。國人聞之而不敢告，蓋深知昭侯之微弱，力不能制桓叔，而驟發其謀，適足啓釁于強臣，而益以速君父之弒也。其後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國人發兵敗桓叔之帥，其立昭侯之子孝侯而誅潘父，則當聞命不告之時，其積怒宿怨，而欲剸及于警人之胸也，固已久矣。上二章追述其封邑之初，不以桓叔爲臣，而奉之以諸侯之服，美之以君子之稱，託之以同樂共憂之意。如兩國之相與，然而奸雄因而生心，實小從而附勢，蓋咎昭侯之不慎厥始，以自貽伊戚也。

不如我同姓

常棣專言兄弟，而此由同父同母以及同姓，見凡爲親屬，皆宜篤其恩，以求飲比。蓋常棣爲管蔡作，而杕杜或有感于獻公之世，盡殺羣公子，及驪姬之讒，無辜羣公子，故推廣言之乎。說者見此詩在揚水以下，無衣以前，遂謂刺其君不親九族，將爲沃并，夫沃之必并晉，勢也，而晉自昭侯不敢臣其叔父，厚矣。歷孝侯哀侯以及侯緡，皆爲曲沃所虜殺，彼安得九族而親之。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思及其居，則非百歲以後，永無歸期矣。生不相見，而死得同穴，亦又何益。而詩顧爲此無益之思者，正恐其肝腦塗子白刃，不得歸先人之邱墓耳。思之深，言之慘也。人君好戰之害其民，甚矣哉。

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此及時行樂之意，與唐風之蟋蟀、山樞、大旨略同。但彼出于里燕，而此行于朝廷，則其和樂簡易，略君臣之迹，而繙洲友之情，其相與乘時有爲，開國之規模于是乎在。觀月令夏而飲酎，冬而飲蒸，皆用禮樂，呂氏且本此詩，以著爲嬴秦一代之敎典矣。

小戎

首章言車而環驅陰靷，則詳車之所以駕馬者。二章言馬而及龍盾，是所以衛車者。三章言兵而備弓矛，是所以殺敵者。軍制詳矣。乃言秦者三，則靷也、軜也、錞也、言文者一，則茵也。言有苑者一，則伐也。特取其華美之飾，以況君子雖當兵凶戰危，而有溫溫之德。秩秩之音，安閒鎮靜，而有以屈人之兵，敵王所愾，蓋襄公所用，皆西戎之舊人，涂澤者長，則赴義者決，而說者徒美其武勇，以爲眞秦之風，淺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送舅氏而思母，痛母之有志克成而先亡也。傳載秦伯欲納重耳，公子縶囚之，及惠公入而失德，穆姬懇焉，則追悔其不納重耳者情也。迨惠公卒，秦召重耳于楚，與之燕而納之，秦伯賦鳲鳩，其曰念昔相人者，註謂念晉先君洎穆姬也。是穆姬之厚于重耳，秦伯凡思之，況其子乎，而晉卒有殺之役，以至兵連禍結，數世不休，其亦不念先人甚矣。

穀旦于差　兩節

繁鼓值羽，不拘冬夏之時，而此則擇吉日良辰，以遊于原野，若爲鄭重其事者，必其假祈擁之名，以偷歌舞之樂，亦如新鄭之俗，三月上巳，託爲祓除不祥，而采蘭于溱洧也。及其以驪而過，則男女偕行，而淫亂生于其間矣。觀爾如荑，伊其相謔也，貽我握椒，贈之以芍也，此在上之有情無望者，誠不意其流弊至此，而流弊必至于此，可畏也哉。

墓門有梅　全節

細玩此詩，當是女賢而配不良，故託爲梅與鴞之善惡不相入者，作歌以訊其情，而不見答，亦猶衞風所謂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者，但夫婦之義，非可終絕，故復示以及時而思，無俟顚倒之後，追悔無從也。若陳佗殺太子而自立，篡弒之惡，無可遷改，故春秋直書蔡人殺之耳，誰爲訊之，又何有顚倒而思之。　按詩中多以析薪喻娶妻，首章弄以斯之，蓋追述牂合之初，國人皆知其不良，而嬉特未之知耳。

誰侜予美

毛傳，侜，誑也。本爾雅釋訓，郭註，幻惑欺誑人者，是讒言也。考史記，陳宣公有嬖姬，生款，欲立之，而殺太子御寇，則信讒容或有之，然未知此詩之必指宣公也，則姑以予美託諸空言，而取其切切惕惕，思患預防之心焉可。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日出之初，正人君視朝之節，而光已射其羔裘，是臨朝聽政之日少，而逍遙遊燕之時多，故此章不言狐裘，而狐裘之美更可知也。傳載蔡昭侯爲兩裘，兩佩以如楚，一以獻王，一以自服，子常欲之，而拘蔡侯，今檜君之裘，如膏有曜，豈不顯觸于鄭武之目哉，是何異慢藏而誨盜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

曰庶見，是未見也，未見而設言其祥祭之服，設言其哀遽之情，設言其毀瘠之貌，時無行之，詩獨辭之，蓋欲存此禮以自責，而并告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

麻衣如雪

禮大祥素縞麻衣，註云，麻衣，深衣也。今麻衣而如雪，是不純以采，而純以素，人君失國則服之。傳載天王出居于鄭，因服降名禮也。當此時而居處無常，棲息無所，將欲稅駕于何方乎，與其急而用我，不如早歸于我，尚可圖存也。此詩人之憂國情深，慨以危亡之禍，動其遷改之心，誠恐如蜉蝣之朝生而暮死焉。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禮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元裳、黃裳、雜裳，諸侯之子視士，裳不用朱，故毛傳訓朱爲深纁，以君大夫士祭服皆元衣纁裳也。然本文言朱不言纁，亦無尊祭服之意，則此色之孔陽者，特奉爲爾公之裳，嚴氏以爲不敢言公而託諸公子者得之。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

武而曰功，捕獸亦以威戎也。當遷豳之初，已備三軍，此特大閱以纘之，但戒軍旅用正卒，故爲公劉曰三單，于田兼及羨卒，故七月曰其同，二詩正互相備。

鴟鴞

朱子於鴟鴞，遵用毛傳，及與蔡仲默論金縢，則曰，辟讀爲避，當從姚氏竊思武王崩，成王居喪，周公以冢宰聽政，而管叔流言，蓋以周公居中，已獨處外，常有不平，故測公以不肖之心，謂將有篡立之事，而未嘗顯害於宗社也，公覺肯以謗己之故，而殺其兄，況流言者，如水之流，未知其所自來，在公亦不忍料其出于三叔，安得遽興師旅以討之，惟有引罪自避，如後世人臣之待于郊以聽命者，迨居東二年，流言之情已露，王心之惑猶存，公懼其啓小釁以間王室，故作鴟鴞以自呈其手口卒瘏之狀，而導以風雨飄搖之防，及成王感天變以迎公，而羣叔懼罪，挾仇敵以外叛，於是有大誥之舉，有東征之役，破斧缺斨，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也。此段之于情理，鄭箋有可從者，特其誅公官屬，事不見于經史，未免啓後人攻辨之端，豈得并其居東之說而疑之乎，或者謂既取我子，似爲誅後之辭，不知叔以懿親，而搆蜚語以危骨肉，斷以王法，罪在不赦，取之云者，蓋歸咎于武庚之煽禍，以陷叔于死地耳，若叔既誅，則武庚亦誅，又安得曰無毀我室乎，然則集傳謂鴟鴞作于誅叔後者，固朱子自謂始從古註，後來思之不然者也，第詩傳已行，不及追改，故與仲默論書，而反覆詳言之，以示後之學者。

四國是皇

東山四章，不自表其誅亂之意，而四國是皇，則自軍士言之，破斧三章，不自述其從征之勞，而我心西悲，則自周公言之，顧周公聖人，其推赤心置人腹中，仁智固然，而披堅執銳之徒，何以能知周公之心不爲一己而爲天下，豈非三年中陶鑄爲深乎，過化存神於此見之。

讀詩經卷二

二雅

呦呦鹿鳴　首章

鹿鳴、燕禮也。曰燕禮所謂升歌三終者、曰吹笙、禮所謂笙入三終者。而間歌合樂、已備其中。燕禮無授公束帛之儀。而詩曰承筐是將。則參用饗禮。鄭氏所謂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按王制周人養老、兼修三代之文。說者謂春夏則先饗、次燕、次食。秋冬則先食、次燕、次饗。此尊賓亦如養老、一日之中、畢行三事。所以盡我之歡、以求竭人之忠。庶無斬于周行之示耳。古者於旅也、語所謂示也。

將母來諗

上文兼言父母。此獨言將母者。母尤親也。以事母之心事父、則愛敬矣。以事父之心事君、則敬深矣。人臣惟知有君、君則知其有母。不待來諗、而如或諗焉。以視北山之憂我父母、其用心爲何如。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采薇言一月三捷。特設辭以振厲三軍之氣。其實馭戎之道、守備爲先。戰而勝、不如自爲不可勝。以卻人之兵。故此詩但云往城于方而已。竹書、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時文王繼爲西伯之五年也。按此與毛傳、王謂殷王正同。首章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若以王指文、安得有天子所耶。昆夷曰拘則伐之。朔方曰城則禦之。亦與此合。所謂王者之師也。

一倡饗之

大行人諸侯來朝、廟中將幣、皆有饗獻。宿酳也。此則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乃設鐘鼓之盛樂。烹太牢以飲之。而錫以先世之所久爲珍藏者。故曰一朝。言特數也。按春秋葵邱之會、賜齊以胙、而彤弓玈矢、則惟晉獻楚俘、一賜而已。報大功也。奈何有歌此詩以燕聘使者。

六月采芑

宣、周之賢王。而詩入變雅。殆其時有不得不變者也。自成康沒而頌聲衰。懿夷衰而怨刺興。列國之風變矣。王朝所謂雅、可知也。顧自懿以降。詩皆不錄。首錄宣王。殆取其變而不遠于正者乎。玁狁之薄伐、以嚴鬻奏功。蠻荊之來威、以顯尤振旅。此王者之師。固采薇以後所不易見。而吉甫、方叔、卒不得與南仲同居正雅何也。司馬之法、冬夏不興師。非迫于涇陽之侵陵、則戎車奚飭。以六月、夏官之法、天子設六軍。非慮于荊楚之強盛、則車乘何取于三千。其急而用六月者、變乎先王之不奪農時矣。多面至三千者、變乎先王之首賦六鄉、次賦六遂、次賦公邑矣。事變而詩遂變。序所爲小雅盡廢、四夷侵而中國微者、宣王所遭之時然也。是故東都之會同、所以戰華侯、漆沮之田獵、所以講武事、亦國家鉅典也。而必誇其車堅馬同、御良射善、旌旆之悠揚、徒御之嚴整、所爲外示其有餘、必中有所不足者也。要以周自昭之南征不復、夷之下堂而見諸侯、天子微弱、雖以厲王暴虐、國人逐之、易如摧朽。宣、示其後而欲興衰撥亂、回有萬不得已、而示威示衆于天下者。觀其鴻雁之安民、庭燎之勤政、外攘本於內修、非其變不遠正者歟。何後之論者、徒執王子晉之言、幾置宣與厲幽同列也。

祈父

祈父一詩、於宣王時事無涉。說者遂以千畝之戰當之。顧千畝即敗績於姜戎、亦一時事耳。何至久役而靡所止、居憂及尸饔者乎。至于黃鳥之適異國而不得所、我行其野之依婚姻而不見收、民之困苦流離、視鴻鴈之還定安集、顯爲遠背、不應宣王一人之身、而前後頓異若此。自東萊呂氏、以爲未見其必爲宣王、而後知泥于序說者之未足以讀詩也。予嘗玩其辭、逆其志、或汾王奔虢、司右虎賁之屬、有從之者、或平王戍申、畿內之民有不遑將母者、不敢斥王、呼司馬而告之、而黃鳥行野、頗與王風之中谷蔓草等篇語意相似、則此數詩者、庶詎知非厲王之時歟。抑詎知非平王之時歟。

斯干無羊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中興氣象、於斯可徵。而其詩顧承刺後者、孔氏以爲著其終善、使宣王不失爲賢君、意則然矣。未盡也。殆詩人歌其事以頌之、而隱以箴之也乎。夫營室以續其祖妣、養牲以隆其享祀、固國家大典、所不容已者。而二詩皆終之以占夢。夢幻境也。無其夢而設言之、尤幻境也。然而人之有夢、結子思慮、通于鬼神、行善則魂清、魂清則夢吉、行惡則私慢、私慢則夢凶、即使至人無夢、而國家有道、民物誠和、我夢可占、即牧夢亦可占。故周禮季冬獻羣臣之吉夢、臣夢於王何與、而獻之以爲歸美者、不以見君之

民之志氣相通。天人之以類爲應哉。然則二詩之終以占夢者。若以王之始勤終怠。不待規諫於臣工。第自察其夢之有未祥。卽以知天之不可假易也。夫宣承流彘之禍。幾殺其身。賴共和協補之力。國家再造。其欲子孫千億。宜君宜王。時物豐稔。既庶既繁者。私心必倍。毀于文武。何以市傳及幽。而豔妻羣小訌于內。死喪飢饉。空其師。所爲男女之祥。富庶之兆。太占之竟成夢幻也。此詩人早慮及此。而箴之以修德格天。無忘雲漢之初心也夫。

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此家父將欲納忠。而先悚之以聽也。人君任用羣小。必欲箝人之口。不敢戲談。幾如厲之監謗。然國祚終危。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與國休戚之臣。不能不言。可以其言爲戲。而姑置之耶。或疑此爲東遷以後之詩。以卒斬二語。似道其事之已然者。然當厲王奔彘。二相行政。已十四年。非既斬乎。幽監在厲。時使今日之任尹氏。一如昔之任榮公也可哉。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天怒人怨。一小人已足以致之。而又以高位寵其親黨。羣奸滿朝。國其殆矣。而好惡拂性。災必逮身。卽尹氏亦終不免。戒之曰無。不忍坐聽其危亡。而示之以轉禍爲福之道。蓋能開實路而黜羣小。斯足輔王心以畜萬邦。而救彌縫。莫急于此。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爾雅釋鳥。謂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烏雖毛色俱同。雌雄自別。曰誰知者。非不可知。不敢知也。蓋君臣同惡。予聖自雄。雖故者占夢。亦任訛言之變是爲非。諱凶爲吉。而不敢直言以觸其怒。夫是以讒口愈張。王惡日稔。而君子惴惴焉。局蹐于高厚之中。以求免于虺蜴之毒。又安能以睿謨挽唯諾之風耶。

作都于向

皇父爲王卿士。總統百官。豈能常居私邑。而顧作都于向者。蓋隱懼王室之將騷。故遠西周而營東都。以爲避禍地也。竹書於宣曰奔申之後。誌皇父作都。得其情矣。且其擇三卿之多藏。及居民之有車馬者。遷徙于向。固將以向爲狡兔之窟。自矜得計。而以爲孔聖也。然自西戎作難。周轍東遷。而皇父永不見于春秋。則小人亦何益之有。

曾我暬御憯憯日瘁

兵戎饑饉。大臣之責。而憂心日瘁。乃在宮闈之小臣。其曰曾我云者。蓋見此憂之不應及我。而無如凡百君子之莫過而問也。嗚呼。文武之澤長矣。問命曰。侍御僕從。固非正人。於此可見。

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無拳勇而病微煩。其人已無能爲。而姻肆讒言。以階亂者。亦恃其與居之徒耳。然如皇父之七子。褒公之二人。朋黨爲奸。倘遇智勇之主。一旦怒而黜之。易如反手。爾徒幾何。固以啓讒人悔悟之心。而陰諷王以除惡者。意尤切也。

大東

此下國大夫念西周之將傾。欲上達其忠悃。而窮而無告之辭也。其用意全在首章。如砥如矢。假行道以喻王政之蕩平正直。君子履之。無偏頗之心。小人視之。無愁慘之色。上下各得其所。周先生聯趨邇爲一體者此矣。今則賦役偏困于東。寵祿偏厚于西。羣小得志。王聽不聰。仰視河漢。耿耿小明耳。使其能照東人之苦衷。則主絲帛者。纖女何不哀其杼柚之空。而報之以成章。王關梁者。牽牛何不哀其往來之困。而代之以服箱。何以分布周羅。曾無異于啓明長庚。天畢之無益于實用也。噫亦窮矣。考天官書。箕主八風。后妃之府。其舌上引。則讒言起于宮闈矣。豔妻煽處之象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其柄西揭。則天樞傾于東南矣。周宗將滅之象也。此皆下國微臣所欲言不敢言者。託諸刺宿以顯刺天之助虐。而陰諷王之召亂所爲。以古準今。潸焉出涕者也。按譚爲東方小國。王政不均。供億徵發之煩。小國尤困。觀其沈泉積薪之喻。與曹之卒章略同。蓋已兆列國之風矣。

楚茨信南山

楚茨二篇。序皆刺幽。玩其辭莊敬和平。無所爲刺。集傳易爲卿大夫之祭禮。得之矣。而其意亦未嘗泥也。今考楚茨爲酒食以饗祀。統一祭而言也。起始之以妥侑者。少牢尸入升筵。祝主人皆非妥尸。尸食告飽。祝侑尸又食。主人拜侑。祭以薦熟爲正。天子與大夫士同。次章曰。絜爾牛羊。少牢無牛。天子之公卿位尊。禮云。大夫以索牛。鼎俎當不止用羊矣。少牢不言祭肺。而肺之見于禮者。則與韶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相次爲文。是天子諸侯所以求神者也。少牢正祭。賓長修牢肝。其賓尸次賓羞羊燔。此則從獻之俎。燔炙悉備。惟特牲饋食有之。士賤不嫌與天子同也。少牢設賓。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又曰。眉壽萬年。義已侈矣。此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建極者皇。公卿安敢干此。至于祝告利成。而設節以送。禮所謂尸出入奏肆夏者是也。神保既歸。而君婦廢徹。禮所謂九嬪贊后薦徹豆籩者是也。祭畢而無同姓。特牲有云。徹庶羞設于西序。徹阼俎設于東序。註皆以爲將撫。少牢第云。主人退。有司徹。不言撫也。是少牢禮變于特牲。不敢以大夫僭諸侯。其可以公卿僭天子耶。且以信南山合觀之。其爲天子禮益明。楚茨詳于饋熟之後。信南山詳于朝獻之前。自首章至四章。卽楚茨所謂我黍稷者也。惟詳我尸賓一語。略括楚茨神嗜飲食賓客獻酬之義。五章清酒。卽傳謂鬱鬯之屬。騂牡謂赤色。周所尚也。是據周官鬱人和鬱以實彝。牧人陽祀用騂牲者釋之矣。祭之日。尸入室。王以圭瓚酌鬱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以求神。是之謂灌。既灌然後迎牲。故騂牲從清酒也。牲入。王親執鸞刀。啓其毛。以告純。取其血以告殺。若少牢則司馬刲羊。司士擊豕。無所爲牽牲親殺。告幽全之物矣。由是腥其俎。熟其殽。設饌于室。延尸入室。徙饌室內。祝取腸間之脂。合膟與黍稷燎諸爐炭。所謂取其馨以升臭也。自灌求諸陰。燎求諸陽。禮行于妥侑之先。皆楚茨所未及。楚茨尚有可通于公卿者。信南山則非天子莫能有此禮矣。洗爵傳於鼓鐘。引大司樂文。於清酒章引郊特牲文。則朱子雖易爲公卿。而於序所謂天子之祭禮者。亦未敢決其必不然也。特以爲傷今思古。二篇中則未見有衰世之意云爾。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介，畔側也。耘耔稍暇，則就田畔而止息之。殆禮所謂鄉表異者耶。古者歲事既畢，民皆入學。至春乃出。則農民固素習于父師少師之教矣。倘其中有知孝弟睦婣者，有知敬敏任恤者，即髦士也。田畯於督耕之時，進其人而試以業，則異日之興賢興能，即基于此。此先王之世，所以選舉無不公，而任職無不稱也。

伊寡婦之利

農夫水耕火耨，終歲勤苦，以冀秋成，縱大有年，亦豈肯使粒米狼戾者。乃不欲其貨之棄于地，而尤不忍人之絕于天，若固留其有餘，以補窮民之不足。脫非先王發政施仁，有以深中於人心，則田中餘穀，亦惟禽獸之耳，何忽然動念于寡婦也。

瞻彼洛矣蓑衣黼舄

四詩皆朱子所疑正雅之錯脫在此者。其爲成王時詩歟。案尚書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周公往營之，怦來告卜，王至新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是有清廟之詩，及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各以其方物至。於是逸書有王會之篇。蓋其時去文武未遠，大澤涵濡，皇威震疊，天下莫不畏懷，而天子方耀德不觀兵，奚取于韎韐鞞琫之飾。然則此詩應非成王，又非成康以下，懲夷諸王所能爲也。意宣王以撥亂興衰之志，爲內修外攘之謀，親御戎服，張皇六師，觀瞻彼洛矣所詠，固與車攻吉日之選徒差馬，同一奮發振厲之規模焉。蓋自厲王暴虐，萬民背叛，幾至毀室取子，而宣王能再造其宗社，故詩人美之以保家室保家邦也。且厲任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久矣，今天子至洛，六服來朝，相與燕樂，故裳華以德譽文章美之，而於其中有任方伯連帥之職者，則又以屏翰爲憲，俄難受福望之，彼交匪敖，君臣所由固也。鴛鴦以答桑扈，頌而兼箴，蓋于飛則收以羅畢，俄翼則樂其在梁，隱喻天子之維制羣侯，而用之爲羽衛。其乘馬在廄，又以喻衆賢之萃于本朝，而養之以穀祿，此萬年遐福之基也。又何致有千畝敗績，白駒遠遁者哉。今取四詩讀之，或宜王之小雅，變而近于正者，雖以繼成康之後可也。他如車舝以燕新婚，周家固多賢配，然如太似邑姜所遇皆大聖人，惟順以承之耳，而令德來教，則脫簪珥以待罪永巷者，頗爲近之。其曰觀爾新昏，以慰我心，或姜后之賢德素著，而作是詩者，爲共和輔政之老臣歟。

魚藻

此詩三章，僅十二句，言魚在在藻者三，言王在在鎬者三，豈樂飲酒四字而兩言之，順逆以趁其韻，其不同者四語耳，而所以頌美天子，義無弗該，有殞其首，喻天子居尊而首出也，有莘其尾，喻天子長駕而遠馭也，依于其蒲，喻鎬京披山帶河，所謂金城千里，萬世帝王之業也，結之曰有那其居，隱進以恭己無爲，以德居所，而四方環拱之象焉，辭簡旨遠，其爲武王考卜宅鎬之初與，其羣臣燕飲以樂之者歟，說者必以爲刺幽，豈魚藻之義哉。

采菽

采菽之詩，其諸侯入覲天子，饗禮而歌之者歟。不盲觀而曰君子來朝，朝覲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覲禮亦曰，諸侯前朝，鄭註覲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即詩所謂路車乘馬也。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即詩所謂玄袞及黼也。賜行予禮畢之後，而詩言之于前者，蓋示慈惠，將明天眷之福祿申重而肯述王恩之寵錫優渥也。於是追言其始來之時，觀其旂而淠淠以動，無敢飛揚，聽其鸞聲而嘒嘒以和，無敢馳騁，禮所謂乘墨車，載龍旂，弧韣者是也。禮言侯氏裨冕，釋幣于禰，賈疏引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以朝，冕則名韓爲蔽，舉一赤蔽，而公袞、侯伯鷩、子男毳、可知矣。又曰，邪幅在下，幅、偪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錢云如今行縢，所以利趨蹌，謂拜跪也。考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升，又成拜，心至敬，禮至嚴，皆可於邪幅想見之，故即繼之曰，披交龍紓，天子所予，禮謂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者，此其入見時矣。夫覲異于朝，鄭註大宗伯云，朝之言朝，欲其來之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事，則諸侯所以鎮撫四夷，承衛京師者，必於覲時比其功，而詩以其鞗革，鞗革，其平，鞗革，其盛，于威儀，知其能恪恭于職位，故曰殿天子之邦也，其卒章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則覲禮所謂肉袒聽事，天子曰，伯父無事，歸寧爾邦，以諸侯之功異，實揆度于天子之心，而錫予之中，隱寓有誅奪之權者也。懷諸侯而天下畏之者此矣。自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覲禮久廢，車攻之詩，赤芾金舄，偉言會同，而其禮行于東都，不在鎬京，與集傳所謂答魚藻者來符也，則此詩其爲成康時作歟。

彼都人士　首章

此詩疑爲東遷以後之作，故稱鎬京曰彼都，謂之人士者，庶人而有士君子之行也。狐裘黃黃，美其服也。服其服則文以容，有其容則文以辭，而所以爲民望者尤以行爲重，威儀辭令之間，藻飾乎外，而內無忠信之德可乎，禮緇衣篇引此詩，鄭註忠信爲周，與此毛氏傳同，似宜從之。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謝功而云肅肅，則舉崧高之所謂定其宅，俶其城，成其寢廟者，俱得以二字括之，但任彼車牛，徒御師旅，上二章言之已詳，而此復曰烈烈征師，不嫌於詞之複乎，蓋謝爲淮夷要衝之地，使其人非素屈于召伯之威武，則難欲封申于謝，而蠻夷逼處，勢必以戎馬擾其土功，觀江漢之詩云，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正與此詩互相發明，先儒謂黍苗一篇，美發謝兼美征淮，固非無見。

白華

嗚呼，周室之將仁，申后知之，而無如幽之不可與言也。白華一詩，豈獨憂己之見黜，內寵並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宗社從之矣，故其以白茅束菅，鴛鴦捕魚，喻夫婦之相與有成，以刺王之無良，見背者弟，見于詩之前後，而兩以之于之遠，相應成章，其中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茅徹物也，而要以潤之，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池小水也，而田得溉焉，今王澤不能下流，則物生之瘁，即天運之窮，顧乃晏然自安，不圖所以修德回天者，赫赫宗周，其可久乎，薪之烘于煁也，物藉爲照，而盲于目者，終無所見，鐘之鼓于宮也，聲遠爲應，而熒于聽者，杳無所聞，以申后之憂勞悲感，懷忠欲陳，而念之者愈深，棄之者愈遠，惟讒言有以蔽其明聰故也，史謂褒姒與虢石父比，謂廢后及太子，而外傳亦謂王好窮固用讒慝，不建立卿士，而妖試

倖指。驚在梁。鵠在林。是高位徒以飽貪殘。而好爵不以縻君子。其無以制治保邦。宏濟于難難也可知。卒章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非特刺王之失于所寵自睦其身。亦謂天之所崇。將在畎畝。不復有履石乘車之倖矣。昔班姬作賦。以綠衣白華同列。顧綠衣失位。禍祇及身。猶得以我思古人自解。而白華則以嬖寵之私。將致申呂之難。故始之倖我獨者。猶夫婦之恒辭。而終之倖我痕者。則天下之大憂也。噓可以怨矣。

文王

序謂文王受命作周。非云稱王改元也。蒙成惑于讖緯。遂謂受天命而王天下。孔氏引尚書武成、史記周本紀以證其說。顧武成明云。大統未集。孔傳謂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則安有王天下之事乎。考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聞之者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蓋者、疑辭也。諸侯見其道行化洽。意爲天命所歸耳。又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伐者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於其崩而稱西伯。仍殷之封爵。明其終爲臣也。其下又云。西伯蓋即位五十年。稱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此元命包乾鑿度合符后諸書之旨。漢儒所習傳。史公殆心非之。故特發其說于正文之後。以存疑焉。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王季歷、文王昌。是則文之稱王。後人尊之。未嘗身自王也。既不自王。又安得以四十二年之侯服。一遇虞芮質成。遂謂受命而改元耶。顧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此其蓄在經之上下矣。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皆從其既沒之後。推而論之。以爲聖人之濟明在躬。志氣如神。其靈爽不可磨滅。而日與上帝相周旋。故子孫蒙其福庇。自后稷傳世至今。遂得代商有天下耳。故凡此詩所謂天命、帝命、駿命去殷而眷周者。皆自武王以後言之。非謂文王也。而其致此之由。則不能不歸本于文王。蓋皇天親有德。饗有道。直古今不易之理。大明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皇矣之詩。兩言帝謂文王。亦謂盛德如文。先天不違。後天奉若。其心之所思。身之所履。皆若有鬼神相之耳。如必以受命爲王天下。則太王固未王天下者。何詩亦曰受命既固也。善乎孔安國之傳武成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殷非武王繼之。則功固未成矣。而稱王改年之謬益見。

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

此詩本爲武王發。而由武王推本于文王大姒。又由文王推本于王季太任。蓋言其世有積德。克享天心。不以武王之伐商。爲有愧于祖父之侯服也。且商受在位五十年。慢神虐民。使陰陽不和久矣。武王承天命而伐之。亦欲以履聞之天下。易而爲永清之天下耳。故末章言肆伐者。武王之心也。

綿

綿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讀其詩可以評廟之天作。實祭太王。而非時祫也。太王遷岐。爲王跡所肇基。文王治岐。爲王業所由盛。故二詩惟歌二王。不及羣公。并不及王季。其首章所謂漆沮復穴者。蓋非詠豳。不過以豳之始興。爲下文緣起耳。人知太王之遷。迫于狄難。不知岐下周原。在天早闢一興王之地。以報周家之積德累仁。故挾賢妃以肇宇。合衆謀以內龜。在此經若不勝其審愼周詳。而頌直曰高山天作也。頌於太王。第曰荒之。不言其所爲荒者。頌取尊神。無容縷述其播遷之跡。雅以陳戒。自宜歷詳其締造之艱。於是從考卜定宅之餘。詳述其居民受田。詳述其作廟營室。詳述其縣縣立門。冢土動衆。詳述其木拔道通。昆夷奔竄。頌所謂荒。於是可見。而次第嚴規模宏遠。彼作一如天作。文王遂緣以興。終之以二國讓田。則天命集。四臣輔政。則民情歸。此即頌所謂康之者矣。合二詩觀之。雅法文王。而獨詳太王。俾成王聞之。知功德如文。亦惟求不墜其先業也。頌祭太王。而并詳文王。俾鬼神聽之。知繼述有文。而自樂其垂裕于後昆也。當文王生有聖瑞。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蓋聖祖神孫之相爲憑依也。周公其知之矣。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文王曰聖。此詩曰勉勉。匡衡所謂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顧何以使左右之士師旅之徒。皆有以寬其純一之德。以婚心我王。則其以綱紀約天下。而所以張之理之者微也。蓋天下之境曰四方。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二語即魯論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是也。下章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即魯論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統全詩觀之。大學之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備具其中。孔子之得統于文王也蓋信。

自太伯王季

美王季而兼及太伯者。王季不得承統。太伯讓之故也。太伯之讓。以知王季。尤以知文王。使王季不能篤慶。則讓爲無功。使文王不能事殷。則讓亦未爲美。論者徒以皇矣之詩。爲天之監周代殷。而不知周之王業。至文王而益廣。西之廟祀。亦稱文王以稍延。故伐密伐崇。盛推其武功之無敵。正隱者其臣節之獨難。三分自二。以服事殷。尊論稱爲至德。與太伯同。而王季之友。得文王而愈爲錫之光也。不然。採藥之行不返矣。荊蠻之亡子。何爲進忝于岐下之興王哉。

靈臺

靈臺遊觀辟廱教育。事不相侔。而詩人合詠之者。蓋以文王之德。上下同流。遊其中者。莫不得所。故於前二章不言其望氣著雲。而惟以鳥獸魚鼈見萬物之咸若。於後二章不言其習射養老。而惟以鼓鐘矍矍。美九奏之有倫。事有存于耳目之習聞習見。而理通于位育之致中致和者。昭昭焉也。況靈臺辟廱。同在近郊。即當時學士大夫。從文王講學行禮之餘。臨觀臺沼。肄習聲容。尤足祓滌修息。至之日。私一己之樂。而天下亦遂能同文王之樂。豈非孟子所謂王民皞皞者歟。說者謂民始歸附。故大會樂以示之。亦淺之乎論文王矣。

昨棘其欲遹追來孝

天子之城十二里。文王伐崇作豐。城如中里之成。下于天子。而已大于侯伯。若欲恢拓其疆宇者。故詩人特表之曰。匪急一己之欲也。乃追前人之孝耳。前人謂王季。武成曰。王季其勤王家。志豈在求海外耶。

生民

朱子以生民爲受釐之詩，蓋思文配天，已見于頌，而雖施于人，不施于神，則此詩其爲賓尸時所歌歟。天無尸而配天者有尸，卽后稷也。（夏傳，舜入廟祼，以丹朱爲尸，石梁論，不可信。周公祭天，以人公爲尸，祈文君，不可信。）當正祭時，燔柴掃地，禮質而嚴，故歌詩特簡。至于祭畢而燕，則爲述其始生之神異以樂尸，且及其樹藝之精勤，祭祀之誠敬，以儆嗣王，故歌詩不厭詳也。后稷生于姜嫄，郊禖履跡，毛鄭異說，鄭本史遷，集傳從之，雖毛說近正，第置之隘巷，置之平林，置之寒氷，不應無故嬰棄其子，則以稷爲天地氣化所生，聖人固有異于常兒，觀于龍漦之流褒姒以孕，天能爲妖以亡周，獨不能爲祥以興周耶，而緯書遂謂堯受圖書，后稷有名籙，苗裔當興，故文王因之受命，此又惑于履跡之異，遂爲怪誕者也。要以天之愛民甚矣，不忍任其困于艱難，又不能自教之粒食，于是特生后稷以開之，后稷生而岐嶷，性好稼穡，蓺禾麻菽麥，茀豐草以興民蒸者，卽頌所謂率育，秬秠穈芑，降嘉種以教民祀者，卽頌所謂陳常，其功之被于蒸民者大，則其德之眷于天心者深，故自有邰卽室，廟祀薦馨，嗣往歲而興來歲，以迄于今成王之世，而上帝之歆我豆登者，蓋千載如一日也。然則生民歌於燕尸，蓋推尊祖配天之所由來，以示後之爲子孫者，知后稷之始基靖民，而重農崇祀，務求小民之依，以無招罪悔于上帝也云爾。

敦弓既堅　合下章

祭畢而燕，禮無有射之文，然考諸侯燕禮，於司正安賓，主人獻士之後，有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不必射，亦不必不射，今王與族燕，而欲娛其父兄之耆老者，故以雕弓四鏃，自與賓射，而序賢序不侮，祇以中多爲焉，更無關爵之祈，則與射禮亦有不盡同者，意在燕不在射也，既射而異姓之賓俱出，則僭行無算，不以膳宰爲主人，而曾孫自爲主人矣，酌之以大斗，祝之以壽祺景福，此周道親親，所以聯九族爲一體，又何至有角弓翩反，如小雅之刺幽王者哉。

蕩蕩女士

甚矣，妃匹之際，子孫賢愚所出，興國家存亡所關也，然以聖主而得賢妃，非人力所能強，故太王之遇姜女曰，天立厥配，而摯仲之來嬪，莘姒之作合，皆有赫赫在上者以監之，蓋女而士行，固若是其難也，公尸之告及此，可謂善言天者矣，要之以飽德爲本。

公劉

公劉遠先公之治豳，與七月類，而其詩不爲風而爲雅何也，風者，下之所以感上者也，故七月多詳于民，雅者，上之所以正下者也，故公劉多詳于君，蓋各有主，則其體自不可以強同也，公劉當夏政既衰，棄稷弗務，不窋失官之後，思有以戢和其民心，光顯其祖業，知戎狄之間，非所以立國，于是乎棄邰而遷于豳，願遷非可以苟也，詩特詳其未遷之時，積倉裹糧，兵食之足，將遷之時，陟巘降原，營度之密，既遷之時，建國立君，禮儀之肅，制軍定稅，典法之詳，卒乃總其終始而言之，涉渭取材，成宮室也，而器械從此利，止基迺理，定井疆也，而兵農由此合，一時草創之業，千古宏遠之模，雖文王治岐，周公制禮，莫不權輿于此，此豈國史所謂一人之事，一國之風哉，其列在大雅也固宜，而吾謂公劉一詩，其事尤有與七月相備者，七月之于豳舉，徙條桑板稻，謂民之勤于農桑也，而田何以能墾，宅何以可桑，則上之相於陽、觀流泉、度隰原者之所爲也，于豬、于豝、于嘉、于蕭、于瞻、于鞸、于鞞之介、用詩，皆君宗之所爲獮其舊烈，故七月考從豳居允荒之後，詳其風俗之淳，而公劉則民之出作入息，遠忘帝力于何有，亦烏知先公之所以篤厚其民者，有如此之經營緝熙也哉，此周公於成王准政之始，諷以七月，使知民事之艱難，而召公卽於日公反政之餘，進以公劉，使知君心之勤苦，二公可謂同心以事一人，安天下矣，抑周公之作召公曰，寡我二人，又曰，篤業時，二人其協恭和衷，爲何如，而序書者，乃謂召公不悅，作君奭，亦何不思公劉之繼七月而陳戒也。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三軍出于三面，雖無羨卒，其人已多，蓋從既庶既繁，既順迺宣得之也，下濕曰隰，廣平曰原，是地之可以營井分田者，定令徹法，正使出其中，兵賦亦出其中，此地水爲師，容民自能畜衆者也，不然，遷國之初，萬事草創，奚暇以軍而經武乎，考周之徹法，張子謂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故謂之徹，其通力合作者，如詩云，千耦其耘，十千維耦，叫齊其乘，非必彼此互相爲耕也，至若計畝均分，則君民通融爲一，詩不宜云田我公田，遂及我私矣，詩傳遂以謂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由穀梁觀之，似橫染之說未必然也，大抵周徹卽是殷助，公劉變貢爲徹，殷人用徹爲助，不過各新其名耳，孟子謂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文王豈有不遵公劉之法者。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賢人之可爲馮翼者，孰如孝行，孝而有得于己者，卽爲德，故曰，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周家世德作求，美文王者曰，遹追來孝，美武王者曰，永言孝思，或王繩其祖武，亦豈有加于孝，而欲孝以格百神，孝以順四方，不能無資于賢輔，此召公作歌，所爲惓惓焉欲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也，否則憸人進而吉士遠，造德不降，則鳴鳥弗聞矣。

民亦勞止

變大雅而首民勞，見民爲邦本，人主當求所以逸之也，無如詭隨之人，媚上竊權，躬爲寇虐，使民或困于役，或傷于財，不勝勞耳，然安民可與行義，勞民易與爲非，疑文王之康田以來安定，難矣哉。

戎雖小子

戎、汝也，君臣相謂汝，已爲不可，況小子乎，逸齋包氏以小子爲年少之通稱，故詩頌書誥，屢稱小子，不知頌所謂小子者，皆成王自稱之辭，洛誥或稱爲孺子冲子，而召誥則未有不稱爲王者，穆公敢呼厲王爲小子耶，集傳斷爲同列相戒，則老夫灌灌，小子蹻蹻，板詩亦不以爲嫌也，況此詩前後言王者三，而於此章忽變王爲小子，不且自亂其行文之例耶。

靡聖管管不實於亶

荀子曰。聖人者、道之管也。故舉聖以立言。則爲法言。選聖以敎行。則爲法行。言行相符。所謂管也。今肆意任情。而不率道之管以爲管焉。則內無以立其誠。外無以防其僞。非聖者無法。又焉知修德以回天。

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古者。天子聽政。公卿列士獻詩。善人固無尸居而不言者矣。百工諫。庶人傳語。下民固無呻吟而莫訴者矣。今則上下昏默。宗社將墟。而莫敢有揆度其所以然者。蓋善人可以救亂。而小人之焰張。則君子之氣結。庶民亦欲効忠。而朝廷之威勝。則草野之心寒。厲王之自喜爲吾能弭謗者。殆如此。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彊禦掊克之人。固天所降以禍國者。然使女能秉義知。而遏寇虐。則彼滔淫之德。豈能自播于天下哉。其所以居位而任職者。女與之且力與之。是女之自求其禍敗也。朱氏備善謀人事之得失。由氣運之盛衰。不得不歸其咎于天者。非是。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當衝巫監謗之時。道路以目。無敢詛呪者。故鄭箋以上下相疑而要盟者釋之。然詩既託諸殷商。則以民之秉紂而厥心遠怨。厥口詛呪者。正不必爲諱也。其曰靡屆靡究。卽下文所謂內變中國。覃及鬼方者。王縱能防一人之口。能盡防天下人之口乎。蓋明示以監謗之無益。而欲施德以解怨。則惟勵彊禦而任老成。革暴虐而法典型也可。

抑

抑非刺厲。乘傳辨之詳矣。顧其事既無關于王朝。其詩獨得列于大雅。豈以武公之德。本于康叔。而康叔本于文王故耶。文以緝熙之聖敬。著宮廟之肅雝。動容中禮。性焉安焉。而法文者。則必自謹飭其威儀始。蓋戒之積也雖寡。威儀有以徵於外。命之定也有則。威儀卽以養其中。故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賓筵一篇。屢言威儀。第其意主于飲酒悔過。所以述敬德者未詳。而此經則以無競有覺之心。發而可訏謨遠猷之政。寢興酒掃。謹自廷內。戎兵車馬。戒及蠻方。所爲質人民。謹侯度者。無不歸于敬爾威儀。修身。所以爲齊治之本也。顧玉藻九容。彖及舉氣。少儀亦謂言語之美。穆穆皇皇。則鋒圭玷。以捫朕舌。無易由言。愈見其淑慎爾止。物恒交飭。亦可謂俾威俾嘉矣。而猶以無不響。無不報。恐不惠于賓友臣庶。非有得于文之無射。亦保者耶。而猶以不可度。矧可射。恐獲罪于屋漏鬼神。非有得于文之不顯。亦蘊者耶。然則經云弗念厥紹。紹康叔也。克其明刑。刑文王也。雖其在朝有戒。在輿有規。居寢有箴。倚几有諫。不啻手攜言示。而命耳提者。較之文王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安勉固殊焉。要其受教聽言。以成其柔嘉溫恭之德者。亦已密矣。故詩人特錄其事于變雅中。以明武公之所以見美于淇澳者。金錫圭璧之精純。其來有自。嗚呼。有斐不諠。曾子引之以釋至善。相在不愧。子思引之以著存誠。武公固爲盛德。亦以見文王之舊章。儀型之而克成爲睿聖。蕩廢之而能不入于厲幽也哉。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厲無窮兵黷武之事。車馬旌旗。必爲諸侯之懿榮公而不享者發也。且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荊蠻。東有徐夷。其禍延于共和之後。其釁必開于流彘之先。則厲之用兵。似亦不得已之計矣。然十者之欲夷亂。必元增修其德。今徒挾其無厭中國之氣。欲以兵力威天下。則徵調而無國不困。從役而無民不勞。不啻網罟首于火烈之中。而頓成灰燼也。此雖詩人憂國而甚辭。然其情亦慘矣。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前言海爾序爵。欲其用賢以救溺也。乃不求良人。而顧彼忍人。則以其忍力。濟其貪心。職盜爲寇。而民之財窮力竭。蠶然喪其樂生之心。而勃然舒其不平之憤。寧爲荼毒。勢不至滅我立王不止矣。故詩首言瘼此下民。明上之殘賊其下也。自此以後。則曰民之貪亂。民之罔極。民之未戾。見下之背叛其上也。逸書芮良夫之言曰。專利作威。民將弗堪。又曰。予觀天下有土之君。罔有代德。爲王之患。其惟國人。蓋不幸言而中矣。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

不曰無辜。而曰何辜。是返衷自省之辭也。今之人、謂民也。以我之獲罪于天。而禍延于民。其可矜憫爲何如。仰河漢而自痛。殆卽古王六事實躬之心歟。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

兢業之深。如遇雷霆之震。所謂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者也。蓋以恐懼致福。以宣王之敬恭明神。宜足以救災弭患者。而首章曰。倬彼雲漢。卒章曰。有嘒其星。祇言旱而不言雨。殆詩人欲表其修省之心。如春秋之於僖公正月不雨。四月不雨。每時一書。爲有志於民焉。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巴濮楚鄧。周之南土。申謝皆隸鄧境。與楚爲鄰。宣王中興。欲服彊楚。將法殷宗之衰。其旅。截其所爲。故以才兼文武之元舅。出爲州牧。而自申遷謝。以扼其衝。庶南方諸國。不敢侍其險遠。而咸惕于天子之聲靈矣。此皆宣王宵旰之慮。所不能一日忘者。故曰我圖也。親黍苗之詩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亦可知其心之不寧者久矣。論者徒以申伯之封謝。美宣王之親親賢賢。則以四海九州之大。何地不可建邦。而遜以爲莫如南土也何歟。

蒸民

吾不知城齊之役。何以處之仲山甫也。豈以齊之徒治薄姑。又徒治隰溜。獻胡簋弒之禍。實原于周之衰衰侯。當夷厲時。齊必有不臣于王室者。宣王欲有以撫戢之。故特以柔嘉維則之大臣。爲之往營其城邑。然不然。宣王之命山甫式百辟。保王躬。集傳謂以冢宰兼太保。其職重矣。試政于外。固其餘事。而朝中宣王朝頌治刮之才。克當此任。而顧以朝夕齊沃之資。使之率其騶從車馬。以僕僕于遙途。樸之山甫以德輔君之心。必不能安吉甫知之。故爲作烝民之詩。以贈其行而遣其歸。所以慰山甫。實以遏宣王也。小雅黍苗一篇。美召伯之營謝。則爲之述其任。羅車牛。述其徒。御師旅。終之以原隰流泉。以紀其有成功。風

工役者。理應如此。而此經於山甫徂齊。第以城彼東方一語盡之。獨於其懿德之秉于天。威儀之力于百。明哲悉備。保身非擇于險夷。剛柔不偏。遇物無區于強弱者。津津樂道以著其能。而發職之日。則豈非容君心之急于懷侯服德如山甫。宜蔣蔣其左右。而不可使之久役于外哉。繕治營繕之日。司空任之。王卽不忍以召穆一人。久勞于謝。復役于齊。而薄彼韓城。燕師所完。或號召其近地之諸侯。興民任事。如春秋之城荊、城楚丘、城緣陵。無不可者。而以煩山甫何為。他日立稱少子。山甫陳。科民大原。山甫陳。言之諄諄。卒聽之藐藐。宣王之不樂忠讜。疎遠大臣。其端已兆于此。惟見微者疑之耳。而序以為民為美宣王之任賢使能。烏足以知言甫。

韓侯入覲

諸侯覲世而見天子。周禮所謂世相朝也。乃不以朝禮來。而以覲禮入者。覲以比功。將為之等其高下。定其賞罰。以韓侯祖父。世為北方之伯。撫馴百蠻。故錫命其子孫。賜之車服。以榮其躬。加之追貊。以擴其土。恩寵優渥。而所以定其百蠻者。不過赤豹黃羆之皮而已。此文武厚往薄來之經也。上朝宗覲遇。惟甸甸為嚴。肉袒入門。北面聽事。恐恐焉若不得歸寧其邦。蓋畏之以威者至。斯懷之以恩者深。宣王之制馭羣侯。所以使之修舊職以幹不庭者。固曲盡其道矣。

韓侯取妻

此詩前後皆言韓侯受命。天子錫命之事。而於其中忽言取妻。以其為蹶父之子也。蓋自厲王暴虐。諸侯不朝久矣。竹書於宣王四年。謂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則蹶父為之協和上下。招之以恩禮。遂結之以婚姻。故於既覲反國之時。而特及之。以隱蓼蹶父之功也。觀下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豈僅為韓姞行也哉。

徹我疆土

周之徹法。公劉創之。文武成之。固四方之極也。宣承厲王之烈。知厚斂橫征所以速禍。故封申伯。則徹其七田。錫韓侯。則正其畝籍。而於江漢行師。不言其馘獲醜之功。惟命以盡經定之法。竹書謂宣王卽位。周召輔政。首正田賦。蓋其所以寧前車而懲覆轍者。久有志于端理天下矣。不然。平淮之績。豈大于北伐玁狁。南征荊蠻。而顧于奏凱之時。賜之圭瓚秬鬯。錫之山川土田。纍如成王之於周公也。毋乃過歟。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召穆公既平淮南之夷。則淮北人心。自宜翼服。倘有不服。卽移江漢之師以伐之可也。何至勞天子親征。率其公卿。以整師旅。循淮而入徐哉。考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是兩師同時而出也。蓋歡之禦我利于合。合則勢壓。我之制敵利于分。分則力弱。故以兩師夾擊之。使其南北不相犄角。而我得專力于一方。夫是以率淮省徐。如齊桓之侵蔡而遂伐楚也。彼安得不震于雷霆之迅擊也哉。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身歸曰來。心歸曰同。以徐戎之叛服無常。非有惠南國。省三農之盛德。何以懷之。其曰天子之功。功在王

欲。不在王旅也。而詩顧以常武名篇者。豈謂致治以文。撥亂必以武歟。亦欲其戰勝于廟堂。如古聖人之神武而不殺也。

瞻卬召旻

變小雅之刺幽王婦人。艷妻煽處。卽瞻卬所謂哲婦傾城也。哲者背憎。卽召旻所謂孟威內訌也。顧復綴二詩于宣王後者。亦以見治亂而治其勢輕。由治而亂其勢易。中興之盛。不足強王室之騷。而內寵外變之禍。于大下者尤烈。後之人主。所宜牽為龜鑑也。夫人主之感志于女子小人者。固心喜其哲。而不知其哲者也。婦惟能若。則以長者屈人。必且舍織之功。而外干國政。小人惟能飾其玷。則以回邪干進。日阻蔽其之路。而內滑腹心。婦言是用。則奄寺相倚為奸矣。讒口高張。則賢臣有位孔貶矣。迨至天神共怒。而災害薦臻。如降丞刑之網罟。居圉卒荒。而流離失所。如遭大旱之棲苴。國勢至此。尚可救藥乎。是故宣之興也。以姜后之能進諫。幽之敗也。以褒姒之為厲階。宣之興也。以吉甫、方叔、樊穆仲之彌縫其闕。幽之敗也。以尹氏、皇父、虢石父之導誘以邪。一詩之序。皆謂刺幽王大壞。則其搆申鄫之怨。召禦山之禍。已在目前。而詩人猶欲教之以法祖。幽果能法文武乎。猶欲教之以用舊德。幽果能用周召乎。固知其不能也。要以古今之大下。不可以亂。則為後之人主。立一制治救亂之策。固莫要于法祖由舊。以去讒遠色而已。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

鄭箋以介狄、為夷狄之來侵中國者。集傳從之。蓋指西戎言之也。當幽王三年。三川竭。岐山崩。伯陽曰。周將亡矣。及王嬖褒姒。立伯服為太子。伯陽曰。禍成矣。此皆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而王胥忌之。漠然不動其心。外忠諫無作乎。或以介狄為女戎。卽指婦寺。然詩之斥言婦寺。不留大聲疾呼聽矣。何此忽以介狄隱諷之。

瞻彼阪田

毛傳以椓為天椓。鄭箋以瞻椓為奄人。朱子釋為瞻亂椓喪。從毛說也。蓋天天是椓。見于小雅正月之篇。此經刺幽王之大壞。由于羣小。卒章教以任用舊臣。似不宜以刑餘錯雜其間。但上經有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而於婦人之居屬生亂。已詳言之。末章及于寺之為害。故特申論其潰敗國家者。蓋宦寺之徒。未能供職。而內居宮寢。惟以惑亂人主為心。外結權奸。惟以擠正善類為事。其蠹國病民。無異蟲之害稼。故上經首言孟賊。而此亦曰孟賊內訌。是兩詩互相表裏。康成之說。似可並存。

讀詩經卷三

三頌

清廟

清廟而冠以於穆。如見文王之德焉。而顯相多士。皆有以乘之。對越在天。即大雅之陟降左右。所謂顯也。駿奔走在廟。即大雅之肅敬祼將。所謂承也。此蓋由文王作人之德。弈世猶存。無遠不被。直如天然。不然。此廟祀之樂歌耳。而天子何以用之于饗禮也哉。

文王之典

前章言文王之德。此云文王之典。德之存于心者。無跡可尋。典之著于事者。有法可守。易德爲典。以見周之王業。成于武者。皆肇于文。岐山之用享。即爲昊天上帝之所由歸也。

烈文

集傳於清廟。引洛誥之文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洛邑應爲合祭文武。而清廟三詩。無一言及武者。惟此詩無說維人。不顯維德。義於武王爲切。蓋非永清大定之餘。雖有聖德。固無以訓四方刑百辟也。前王不忘。復總文武而歎美之。亦以見不顯不承。無斁于人者。不獨文王爲然。則四詩當屬一時之事。烈文之辟公。即清廟之顯相。當助祭時。而有和敬之德。奔走對越之誠。故能感在天之靈

爽。使陟降于牲盛酒醴之旁。以飲其馨香。隆以龍眷。則祉福雖錫自文武。而辟公實助成之。故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也。且其戒之以對靡美之以戎功。而欲其開國承家。與周勿替。正爲武功告成。列爵分土之義。則此詩斷爲頌武者。亦必奏于戊辰烝祭。尸酢主人。主人受嘏。以瑤爵獻公卿之時。蓋祭畢而君臣受福。共相勵以保泰持盈之道也。說者顯謂成王即政。諸侯助祭。彼成王免喪之年。既已告嗣位。謀新政矣。又奚必于周公誕保之七年。復舉此禮乎。

昊天有成命

序以此詩爲郊祀天地。集傳從歐公之說。斷爲祀成王。於義爲允。蘇氏謂成王非基命之君。然洛誥以基命定命戒成王。豈周公非耶。且其訪落之時。有曰。學有緝熙於光明。亦與此合。

我將

帝者。天之主宰。無聲臭之可窺。文者。周之儀型。有典法之可守。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蓋欲假帝以神文。即藉文以照帝。其道一耳。孔子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義主武而詞歸公。蓋惟公能知天人之相爲流通。以特創此禮也。

時邁

時邁所詠。與書之武成略同。武成事在克商之初。時邁事在正位之後。故武成概言柴望。自豐而祀之辭也。時邁言舉河嶽。則自其邦告至之禮也。而史不言武王有巡狩事。天下初定。政教未齊。遠方之國。必有頑梗非靖者矣。故詩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必有積習未革者矣。故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此巡狩所以彰明黜讓。浹和神人。爲撫御天下之大權也。守成之主。或非所急。故周禮鄭註。有王不巡狩。六服盡朝之文。若開創時。則有不可緩者。使武王七年在位。典禮缺焉。其何以盡君人之職。而爲昊天所子。史文不具。當以時邁之詩補之也。左傳以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爲武王克商之頌。則是武成以後。即舉此禮。詩應作于其時。而後王之巡狩者亦用之。

思文

后稷之功在養民。自商以來。祀爲田正矣。而周公用以配天。雅有生民。詳著其所以配天者。亦曰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焉。而頌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極者鵠也。父有父鵠。子有子鵠。君有君鵠。臣有臣鵠。所謂常也。天之於民。既飲食之。必教誨之。第當奏膚鬷鮮之時。救死不贍。必無以治禮義。而稷之教民稼穡。所以立民之命。非即所以立民之性乎。故曰。陳常于時夏也。乃全乎其爲經天緯地之文也。頌生民。遍舉麻麥荏菽。以及秬秠糜芑。而卿獮取來牟。說者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以二麥濟之。率育斯遍。是矣。要以思文爲配天之樂。冬至以迎長日生氣之始也。來牟謂之首種。百穀之始也。亦如后稷爲周人之始耳。自稷以上。禘嚳而虛其位。義蓋有窮于追者。康成惑于緯書。乃謂稷配南郊。主于感生之帝。嚳配圜丘。主于北極之神。頗辭簡嚴。何以生民亦歌姜嫄。而不及帝嚳也。

臣工噫嘻

臣工無助祭遺防之意。噫嘻無所年禱祀之辭。故集傳易之以戒農官。論者謂戒農官當列于雅。而次于頌。頌專用之祭祀。則意二詩皆爲籍田而祀先農之樂章歟。嗟嗟臣工。則使司徒成戒公卿百吏者是也。嗟嗟保介。則與御人夾載耒耜者是也。耕籍之禮。直繼祈穀之後而已。計及于暮春之新宿來年之賜。尚遠穫稻之秋。而已預備乎甸徒之鎛艾。皆欲其咨度于事先。以無背乎成法。所謂耕籍然後諸侯知敬也。嘗是時。王耕一墢。班三之。躬先農夫以勸播穀。不以公田急于私也。不以力役奪其稠也。夫天子爲籍千畝。十夫之地耳。而此云三十里。則爲萬夫之川。蓋推廣言之。而舉一部一束之所主。知爲成爲同之皆然。蓋盛於是乎出。民庶于是乎生。所謂耕籍教諸侯之養也。按朱子以頌之言農事者。疑爲豳頌。則國當祭蜡。二詩宜在籥龠之列。似亦祀事所用。顧蜡者勞農息物。索饗于歲終。而此則歌于東作方興之日。非籍而何。至于豐年載芟良耜二詩。詩意略同。則皆秋冬報賽之樂。無可疑者。而序以載芟爲籍田。非經旨也。

既備乃奏

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周樂也。今堂上之琴瑟缺焉。而堂下者。亦未言及笙鏞。故時以既備諛之。云乃奏者。自簫業以至柷圉。皆視瞭之設器。俟其設之既全。而後樂瞽得以奏其聲也。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合者。合樂也。薦之祖考。以驗其和。而非四時之祭也。亦猶舜之治定功成。變乃奏韶以明其聲之被神人感庶物耳。而范氏以合爲祫。謬矣。

雝

序以雝爲禘太祖而詩無及于禘與后稷之辭。故康成以太祖爲文王。使援春秋吉禘之例。則禘于文王得之矣。而太祖終非文所得稱。箋與序背。已無足論。東萊爲之說曰。禮不王不禘。周之王天下而得行禘祭者。實由文武之聖德。故成王於禘之時。作此詩以告太祖。其義固自可通。顧其詩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不應略太祖之德。而遽及其皇考之功。亦不應於太祖之前。不稱孝孫而稱孝子也。惟集傳本劉向封事。定爲武王祀文王之樂歌。則其理大順。而無所疑矣。仲尼燕居有曰。客出以雍。豈雍即九夏中之陔夏歟。恐記未足憑也。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康成謂徹者歌雍。論語亦曰。三家者以雍徹。意者武之祀文。始歌清廟。及祭畢徹俎。則歌此詩。故彼云。繼承無射。而此則以宣哲文武詳其德。燕天昌後美其功。此云來雍。正肅。而彼亦以肅雍顯相。舉助祭之卿。其文義似有互相備者。但集傳於清廟既從小序。謂成王至洛。祫祭文武之詩。則二詩又非一時事矣。姑筆之以俟世之通經者考焉。

載見

載見爲諸侯助祭子武王廟之詩。其曰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以鬼神之寵靈。歸美于諸侯之奏假。大旨與烈文同。而始之以見辟王者。蓋天子隆其孝享。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故於歲事來朝。而率之以見昭考也。乃毛傳訓載爲始。說者遂謂周公居攝七年。歸政成王。諸侯於是始見於武王廟。而又疑七年之中。立廟已久。無至此始來助祭之理。乃云成王即政。萬事更新。於此時親爲祭主。故曰始也。嗚呼。此皆惑于踐阼居位之說而不知成王周公者矣。

豈有經歷七年。而於四時享祀。盡委之周公者乎。即委之。而周公以家宰之尊。久攝天子之祭。則亦不臣實甚。至于朝而求章。秋官大行人所謂詢事比功。以及發禁施政。本朝覲會同之常典。稟受法度。亦其中或有損益。而非除舊布新之謂也。凡此皆以一字之誤解。而其義遂牽礙而不可通。固不如集傳之訓載爲語辭。簡易而無弊矣。或曰。果如集傳。則非成王即政。何爲獨率諸侯見于昭廟。曰。安知其不先見于穆廟乎。逸詩范氏謂清廟、烈文、載見、皆同時事。始見子武王廟。與率之以祀文王同義。則以載爲始。亦自有說。然何以解于洛邑之爲烝祫也。

既有淫威降嗣孔夷

威、尊嚴也。書曰。惟辟作威。則淫威宜指天子。若諸侯來朝相祀。宜有肅敬之心。雍和之氣。無所用其威也。合下句觀之。意謂武庚之叛。周公東征。天威之震疊。甚矣。乃以崇德衆賢之故。復封元子以奉先王。一時上公之建。禮物之修。與國威休之命。所以錫福于我客者。何其平夷而無斁乎。此蓋追而綏之者。亦周家之忠厚。以感其心而使之留也。說者以用天子禮樂爲淫威。即指我客言之。似有未安。

繼猶判渙

前章云。繼序不忘。此云。繼猶判渙。非不能繼也。求如武之所以繼文者。而未能與之爲一也。古今來以善繼善述爲孝者。莫過于武周。周公欲兼二王。施四事。其有不合。仰思即得。成王則思之既久。而不能不求助于羣臣。此聖與賢之分也。然其所以保治者。亦勤矣。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成王免喪之時。武庚既誅。大難略定矣。而四詩中兩言多難。蓋自悔其年之幼冲。未能防莽蜂桃蟲之禍。雖周公貽之以鴟鴞之詩。而猶不悟也。故曰未堪。即上帝所謂不聰是也。然有所懲于前。則有所慎于後。今小腆雖靖。蒲姑淮奄之風。蠢動多方。誰爲之思患預防。以免我于辛苦之地。殆不能不任周公矣。

載芟

載芟一篇。小序以爲祈。集傳以爲報。義皆可通。但其中有曰。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皆與豐年之辭同。吾爲之闡其義如此。詩芟作之除田。假載之布種。穫積之充實。即豐年之多黍稌。可以該之。飽香以燕賓。椒馨以養老。即豐年之洽百禮。可以該之。旣且匪今。亦豐年降福孔皆之意。二詩詳略不同。辭旨無異。以爲祈則皆祈。以爲報則皆報。不應文同而用異也。至若以此爲躬耕籍田而作。則舍臣工保介之盡載。而詳及子主伯亞旅之噴饋。何歟。

酌桓楚殷

頌以文王始。以武王終。其中如后稷太王。創業也。而列之子文王後。成王康王。守成也。而列之于武王前。亦以見德非文王。無以易舊邦而爲新命。功非武王。無以燕翼子而貽孫謀。頌以成功告神明。告文武也。而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則曰。文王開之。武王嗣而受之者。是武之勝殷遏劉。皆本于文王。而文王之功德。爲尤盛也。故其養晦于十三年之前者。非蓄銳也。乃文王服事之忠也。其伐崇于一戎衣之時

者。非貪利也。乃文王如傷之仁也。酌所爲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不特此也。桓曰保有厥十。豈惟虎賁三千人乎。鷹揚如尚父。是文王以後車載之者。迪教如閎天泰顛。是文王於囿中得之者。以先王同心同德之臣。成先王求寧求莫之治。故其用之于四方者。不曰大定天下而曰克定厥家。桓言武志。亦志文王耳。由是武成大告。封建斯行。式序明昭。巡狩時舉。列爵分土。策之于明堂之中。而奔走對越。依然如見文王焉。賓所爲敷繹思也。燔柴望秩。朝之于方嶽之下。而大畏小懷。穆然不忘文王焉。般所爲裏時對也。而二詩皆結之以時周之命。若曰是天之所以命周者。文受之于修和之初。而武特布之于咸劉之後者也。使武王之功不著。則文王之德不昭。故頌既以大武統而舉之。復以酌桓賚般分而詳之。左傳以五詩相合爲一篇。其爲周公一人一時之所作無疑也。而頌武之所以述文。亦可知公之所以成文武矣。

陟其高山隮山喬嶽允猶翕河

武王虞邑。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維伊。毋遠天室。蓋先王立國。必依山川。則當巡狩而陟高以眺柴望之典。亦欲觀其環拱襟帶之勢。以卜國之興衰。乃山之隮者。嶽之喬者。固爲靜鎮有常。而河每泛流。亦允由其故道而翕然不變。則知百神之盡人懷柔。即萬方之無不翊戴。而天室永固矣。詩之名般。謂事畢速歸。當取爾雅般還之義

駉駉牡馬

衛美文公以騋。魯頌僖公以馬。衛爲狄滅。物力凋耗。欲其產之多也。故騋有取于牝。僖侯齊霸。師旅頻興。欲其力之強也。故馬有取于牡。詩各因其時勢爲言。而必推本于心之思者。思則得。不思則不得。即一馬而凡政之所以體國經野者可知。蓋箴之也。

蟡蟡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鑑囚

魯以積弱之邦。際淮夷屢侵所病。自伯禽、晉費以後。曾未有敵甲敵干以武臨之者。魯之不振甚矣。徒以乘禮虛名。聞于諸侯。泮宮之作。不過粉飾治具而已。豈知古者建學。非獨樂育人才也。兵出受成。反則以訊馘告。今魯有獻馘爲虎臣者乎。有獻囚如皐陶者乎。此而無之。亦何取乎泮宮。況僖公十三年。淮夷病杞。十六年。淮夷病鄫。駸駸乎及于魯之邊垂矣。詩人愛之。故於君臣燕飲之時。屢言淮夷以悚其聽。亦驚其法伯禽之德威。必先服之以弓矢戎車。而後有好音之懷。南金之獻也。

春秋匪解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者。郊也。（皇祖即指后稷。）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禘也。（比皇祖當指周公。）魯郊以周之季春。禘以周之仲秋。故曰。春秋匪解。孔義謂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是廟祭也。廟祭豈可置郊祭上耶。孔又據明堂位。謂魯君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此云龍旂。由廟祭也。然周禮巾車。王乘玉路。建太常以祀。賈疏謂內外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是郊與廟本無二旂。魯之不用太常而用龍旂者。不敢仍僭天子。非以春秋之章祀不指郊禘。而言羣廟也。至卜章秋而載嘗。則以宗廟之祭。惟嘗爲大。故舉秋以該四時。其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者。亦猶是下天子之意云。

公徒三萬

步卒曰徒。按春秋傳。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始作三軍。則僖公時。惟有上下二軍而已。其爲車二百五十乘。總二萬五千人。自甲士重車以外。其爲徒者。不過一萬八千人。此云三萬。近乎誇矣。然費誓有曰。魯人三郊三遂。是元子建侯之初。實備三軍。後嗣式微。土地侵削。如汶陽之田入于齊。濟西之田入于曹。而公徒之數少矣。詩蓋舉其始封之規制以祝之。

依我磬聲

殷人尚聲。降神以樂樂之。小者有鞉管。大者有鼓鐘。八音繁會。而必依堂上之玉磬。以得其和平。是商樂以磬爲主也。詩祀成湯。而於湯之伐夏救民。無一言及之者。惟盛稱其樂。而歸美于磬。蓋欲比于后夔之奏韶。諸器未作。而以夏聲鳴球先之也。故湯之樂名大濩。又曰。韶濩。韶繼也。以鳴條之征誅。實無愧于虞庭之主。讓則湯之功德。即可於磬聲中見之。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商自盤庚遷殷以後。歷小辛小乙。而王道衰微。先后之受命幾殆矣。武丁中興。增修其德。當守成之世。不能不尚武功。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克鬼方。四十三年。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一時強大之國。背叛而不臣者。靡不有以勝之。遂以朝諸侯。巡四海而荷百祿。故祝爲湯之孫子。而曼號曰武。詩人亦稱之爲武王也。或以孫子指主祭之君言。然殷自武丁而下。傳世者八。惟祖甲猶能保惠庶民。其有繼跡于武湯者誰耶。

長發

序以長發爲大禘。非也。禮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殷周禘嚳。配以稷契一人耳。未嘗舉羣廟之主。毀廟之主。合食于太廟也。蓋禘之爲言禘也。始祖遠矣。由始祖而追所自出。更遠矣。當入廟盥薦之時。惟恐仁孝不足以感鬼神。故爲之小心禘禘。穆然如見始祖焉。如見始祖倚食于所自出之帝焉。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嫌其褻狎。蓋盡誠盡敬。精神有所專向。不敢分用之于羣昭羣穆也。而長發則由元王而相土。而成湯。且及阿衡。故朱子謂宜爲祫祭之詩。何氏元子以大傳曰于者而下。有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于祫。及其高祖之文。謂玩其詞意。似言一祭。遂欲合禘祫而同之。不知大傳明云不王不禘矣。則於王者自言禘。於諸侯大夫士自言祫。禮不容混。辭各有歸。豈可以諸侯大夫之合祭祖宗。遂疑王者之禘。亦合祭羣廟乎。顧從集傳爲祫祭。而自契至湯十有四世矣。其中何獨舉一相土。豈果如鄭箋所云。相土居夏后之世。入爲二伯。出長諸侯。其威烈爲海外所率服。故耶。然相土之曾孫曰冥。殷人用以配郊祭。法云。冥勤其官而水死。其功德昭垂。祀典不得以中葉之衰且業者概之。何祫祭時。竟無一語爲頌揚也。則意殷之郊冥。別有樂章。而此詩特爲宗祀成湯而作。故於其始稱契。稱相土。以明大業之所肇基。於其後稱阿衡。以明興王之所佐命。而得之聖德武功。所以祇上帝。式九圍。誅二嶢。放夏桀者。那及烈祖之所未詳。而於此詩中四章。特揚厲之。據經以闡其義。則非祫契。即爲宗湯。而序以

爲大禘者誤也。

有䖍方將

毛傳以姜嫄簡狄皆帝嚳之妃。與家語、史記、大戴禮同。獨康成謂是高辛氏之世妃。稷契非帝嚳子也。使稷契果非嚳子。則祭法所謂殷周禘嚳者。何爲不禘其父而禘其祖乎。雖生民有履武之異。元鳥有遺卵之祥。稷契實鍾靈於上帝。而爲氣化所生。要皆於禋祀郊媒時得之。則姜嫄狄固非無夫之人矣。當稷契賜氏受封。既有國家。則必建立宗廟。商之典禮。雖無可徵。而周于姜嫄。特立其廟。謂之閟宮。周官大司樂有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之文。註云。先妣姜嫄也。由周推之。則商亦應爲簡狄立廟。故於長發宗湯之詩。將頌元王之造商。先述有䖍之啓土也。喪服傳曰。野人於父母何算。都邑之士。則知算稱。而稷契祀其母不祀其父。豈其識反出都邑之士下乎。亦以諸侯不敢祖天子。嚳之廟。非稷契所得立也。若如鄭說。則堯亦非嚳子。當堯之時。高辛氏之世胄。不爲天子久矣。稷契乃爲舜所特舉。卽邰封商。則其父得入四廟之限。雖後世以次遞遷。而當時自宜崇祀。何以生民獨咏姜嫄。長發獨歌簡狄也。則信乎稷契之爲帝嚳子也。顧此詩首章剿商人之發祥。亦不及嚳者。正以時非大禘。尊嚳而不敢見之于樂歌耳。康成好爲異說。既見序以此詩爲大禘。且以大禘爲郊祭感生之帝矣。

受小球大球

禹貢雍州之貢有球。球爲玉之美者。未成器之名也。上貢天家。或用爲笏。玉藻所謂笏。天子以球玉是也。或用爲磬。虞書所謂戛擊鳴球是也。若王晉大圭。執鎮圭。則玉人製之。典瑞廟之。不應受諸下國。鄭箋恐有未然。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

商都河洛之間。楚居其南。相去不遠。而敢爲背叛。不享不王。敝道之資由於此。故武丁之興。尤奮於此。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夫子曰。憊也。此云撻彼殷武。箋傳皆曰疾也。蓋其收功于三年之後者。不惜困憊以攻其心。而突起于一伐之初者。要當奮疾以乘其不意。此所以能入其阻。襲其旅也。用武之道。於此爲神。

設都于禹之績

詩無夏頌。而所以頌禹者不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潛川也。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言冀山也。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言表封域也。原隰而溯禹甸。后稷而績禹緒。皆言其定井田而開稼穡也。此云設都于禹之績。則書所謂弼成五服。州十二師。或建五長者。多辟所由興也。湯武繼起。各非宏猷。而率諸侯以力農事。厚民生。皆推本於神禹之烈。則禹之明德。所宜譜爲頌聲者。五子之歌不能詳。卽於殷周之詩見之。

讀詩經卷四

國風

二南

二南爲美文王之詩。而於文之緝熙敬止。愷悌作人。未嘗一言及之。何也。蓋文之德。難名也。於黎民之於變也。而詩人驗之于其家。驗之于國驗之。舜之治。無爲也。於四方之風動驗之。文之亹亹穆穆。聖性不可窺也。而詩人驗之于其家。驗之于國人士庶之家。且驗之于南國諸侯大夫之家。正家而天下定。卽民之遷善不知。而文之薰蒸融洽乎萬物者。不其神哉。嗚呼。此其所以爲風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言風而必與草對舉之者。風之行也無迹。必自百穀草木遇之。僵者偃。坏者坏。乃見文之德化。亦猶是矣。論者必謂二南非風。豈其淫而令人未疾者。莫不披拂以暢其神。而風之爲功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說者曰。古孝子之詩也。則自文以前。固有爲風。薰而使人愠解者非風歟。昔風。言風則南不見。言南而風可知。卽如邶鄘至曹。亦有國而無風。而季以南風名詩者。今周召有南而無札觀樂於衛。曰是其衛風。於齊。曰洋洋大風。十三國之不言風。而實爲風決矣。二南可以知推。況據左氏傳。風有采蘩采蘋。非明以召南爲風乎。朱子集傳有曰。周召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姑者。未定之辭。非未定其爲風也。亦以詩有正變。或不必如舊說所分者。卽以風論。衛之淇澳。鄭之緇衣。齊之雞鳴。何必非正。淫奔之時。自有貞女。

聖明之代，豈無雅民，周南固無可議。召南中如何彼穠矣，顯爲王風，而行露、野有死麕二篇，辭義與變風無辨。譬如凱風長養之時，燕草蕃廡，而有一二稿死者，無害爲大道之仁，則二詩何害爲文王之化，而後儒或曲爲解之，甚且欲刪之，亦拘矣。

又

漢儒說詩，謂周公聖人，繫以聖人之風，召公賢人，繫以賢人之風，辨之者曰：二南皆言文王之化，其繫以周召者，各就所得之地錄之，豈可爲聖賢優劣哉。然當是時文王居豐，其德教由家而國，自北而南，地有遠近，則化有淺深，今取二篇之詩，反覆讀之，其氣象固有不侔者矣。夫治化之醇漓，驗于風俗之美惡，風俗之美惡，驗于男女之貞淫。周南十一篇，言民間之男女者三，樛天、芣苢、婦姻時而室家樂，熙皞之象，如在目前，至于漢濱游女，渺然難覓，其絕人以非禮之思，而動其慨慕之念，至欲爲之秣馬飼駒，被化者深矣。召南十四篇，言民間之男女者亦三，摽梅之求我庶士，婚嫁有失其正時者矣，行露之速我獄訟，室家有乖于恩誼者矣，野有死麕，不遺達以媒妁，而加之以侵陵，何其悖也。然當殷之末世，或有凶荒兵役之苦，俗敝民貧，六禮不備，以貞潔之女，備有強暴之男，故作詩而申禮防以自持也，豈非其染于淫者既久，而悔心初萌，故多危惕之詞歟。此其氣象，去周南遠甚，雖然，以商辛之淫昏暴虐，牝雞之司，棫及閨閫，文王起于一隅，而六州從化，無不革薄從忠，勃然勸興于禮義，以此見修身之效，刑于寡妻，御于家邦者，直如二五之精氣，陶鑄萬物，以變易其心肺腸，而積習固無不滌，舊俗咸與維新也。後之君子，可以興矣。

邶鄘衛

變風之首衛何也，魯與衛，文之昭也，魯既無風，繼二南者，非衛而誰，當康叔受封之始，武王訓誥諄諄，始教以文王之明德慎罰，作康誥、樵戒以殷紂之縱飲酣身，作酒誥、終飭之以無戕無虐，引養引恬，作梓材，當時兄弟之國十五，同姓之封四十，非無策命，未有若此之一而再、再而三者，豈非以衛爲殷墟，桑間濮上，民之染于腥聞實甚，自非密敷其德教，以丕變其流風，固未足爲治歟。今取其詩讀之，雖未免有樂記所云，淫于色，害于德者，然于邶，則有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於鄘，則有柏舟矢死之貞婦，干旄好賢之大夫，於衛，則有切磋琢磨、金錫圭璧之君子，此皆十三國中所僅見，而女子之乘禮虔義，無敢踰越其行者，如許穆夫人之賦載馳，宋桓夫人之賦河廣，固較著矣，而泉水竹竿，思歸寧而不得，以親魯道有蕩，齊子翱翔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也，此蓋上有秉心塞淵之君，能修身以治其國，而風之被於民間者，皆知淫泆之棄命，而蝃蝀刺無禮之非人，而相鼠譏詩雖變而猶未盡失其正也，乃或謂周之盛德，以文王能刑后妃，衛之失德，以莊公終棄莊姜，降及宣懿，且以中冓穢亂之行，召滎澤敗亡之慘，其事正與二南爲反對，故變風先衛者，甚衛也，而吾獨以此爲逾衛，蓋詩之爲教，勸懲而已，惡其變而勉之使後者，令天下知磨德之宜戒也，喜其變能近正而進之使前者，令天下知美行之登修也，使槩以變目之而夷衛于陳鄭之間，則康叔武公，實能聰總祖考之懿訓者，其德弗彰，將何以挽下流之民俗，而厲不死之人心哉，吾觀大學之釋至善，於文王敬止之後，繼以淇澳，則聖門立教，尚有取于衛風，而編詩者之以三國繼二南，亦固其所。

王

王與南皆周詩也，南則由風而入雅，王則降雅而爲風，風同而所以爲風者不同，以其爲風不同也，不得不聞之以衛，以其同列爲風也，不得不尊之以王，尊其名而等其實，則其詩不繫于天下，而繫于一國，非特魚麗之美不興，并菀柳之刺不作，吾讀其詩，論其世，其布諸朝廷者，非有暴戾恣睢之令，其成爲民俗者，非有淫泆悖亂之行，而上下偷惰，莫能振興，譬如人之痿痺不仁，漠然無所痛癢，日積月累，以坐待其亡也，夫國之所恃以立者倫紀，而倫紀之不泯，必有聖君賢相以扶植之，今觀揚水之遣戍，葛藟之棄其九族，父子兄弟之倫，歌自王朝，而自周鄭交質，兵禍相連，行役不息，遂至饑饉荐臻，百姓流離失所，無以安其生息，而保其室家，故十篇中，憫周者四，而風刺之作，亦多自痛其遭時不幸，而不甚歸咎于所刺之人，此蓋其先厲幽之爲君，榮公皇父師尹之爲臣，同惡相濟，凡文武姬公之所以造周者，雖蘇之意，官禮之法，一切蕩廢無存，至東遷而風俗敝薄日甚甚矣，此行役之大夫，仰呼蒼天，而追問其禍始何人，蓋與黍油麥秀之歌，浦心疾首于校葢者，辭與而旨同也，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豈果天不可支，亦人不足以支之，倘其時有慨然奮興如宣王者，號召諸侯，光復舊物，則晉文鄭武之倫，既能迎立宜臼，寧不可左右中興，乃平既無志，桓復何爲，徒藉先王之遺澤，以建空名，而政教不被于四國，其在位者，或憂讒畏譏如采葛，或全身遠害如君子陽陽，而革車蠹衣之大夫，僅能以刑政止其私邑之淫奔，於土室何賴焉，況如序說陳古義以刺今，則并此大夫而無之，其廢壞尚可支耶，天地閉，賢人隱，故以邱中有麻終焉。

鄭

公羊疏引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朱子集傳，爲淫奔者十有四，多寡雖殊，其爲好濫淫志之戒，也若如小序，則半爲詠上之辭，悖禮傷教，有害于人心者多矣，馬端臨據左氏七子享武、六卿餞韓，謂不宜以淫辭濫嘉會，則集傳似有可商，不知古人好賢之志，多託爲悅色之言，彼姝者子，志屢卽也，而淩郊則以彼姝爲所見之賢者，有美一人，喜適願也，而簡兮則以美人稱所思之聖君，誠不滯于其詞，而通于其義，則風雨何害爲思君子，有女同車何害爲樂嘉賓，野有蔓草何害爲吾子之惠，孺子之善，韓宜之言曰，二三君子，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亦隱見其託諸男女，以示主賓親昵之情矣，是以此爲歌詩不類，則必如子產之賦羔裘而後可，而蘀兮之刺忽，褰裳之刺突，又豈可於樽俎之前，遽揚君父之惡哉，故賦詩義取斷章，自非顯背于理，如鶉奔者，皆可賦也，於本詩之爲刺子釋詩，皆因其文以釋其義，非如小序之牽合時事，務欲得其人以實之，則並不必如遠大齡之徹蕉楚辭，將仲子之本于漁仲，而凡斷爲淫奔之相爲贈答，相爲戲謔者，皆其情見乎詞，而令學者讀之，知一念之邪惡，卽莫逃于千古之刺譏，而悚然引以爲戒，則於聖人刪述之本旨，固有合也，乃自宋元以來，學者多信序不信傳，而肆爲辨論，於鄭風尤斷斷焉，其亦不善讀詩也夫。

齊

吾讀齊詩，而知一國之風俗，實繫于開國之一人，而其後遂以此爲終始。齊自太公修政，因其俗而簡其禮，通工商，便魚鹽，天下歸之。齊之規模，恢然大矣。而功利夸詐之習，亦由此興。今觀其詩，惟雞鳴美賢妃之警君外，此如還之美其儇也，盧令之美其仁也，以射獵爲能，以馳逐爲事，氣矜之隆，溢于眉睫，其民之不興於禮讓可知矣。而爲之君者，方侈心于圖霸，東方未明之召令失節，與甫田之用心徒勞，辭各有指，而所以刺其施爲之促遽無序者，其意略同。此豈太公之所爲貽謀者哉。循其簡易之風，而忘其敬義之本，變而加厲，積漸以致此也。其後益以桓公之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假仁義以合諸侯，霸功成矣，而其俗益侈，趨利之情益急，馴至齊景之厚斂病民，而陳氏遂以豆、區、釜、鍾市其恩以竊國，民歸之如父母。其兆皆於哀姜之詩見之也。夫作詩之時世，本不可考，惟南山、敝笱、載驅、猗嗟之刺襄及魯莊者，其辭明白無疑。以襄之居高位而烏獸行，誠足亡國，然詩刺淫奔，惟有東方之日，則其穢德猶未大染于民也。而姜之卒易以田者，亦不在女禍，而在權臣，則國之存亡，誠不係此而夫子刪詩，顧以四篇終齊風者，意欲存魯詩於齊也。其存魯詩于齊者，非第以展我甥兮之一言，有合于春秋子同生之特筆也，良以二國者，夫子寄冀其變而之道，而繫魯于齊，殆即變齊以魯之旨，乃齊失在強，魯失在弱，齊失在簡，魯失在文，卒不知所以變，觀魯莊之威儀技藝，詩人方以禦亂期之，而不能報其父之仇，不能制其母之惡，則昭之習儀以取，而見逐于其臣者，兆于此矣。當齊魯報政之初，周公曰：魯將北面事齊，而齊不免有簒弒之禍，聖人豈明知之而無可如何者乎。然則循其始之所以治，而防其後之所以亂，在人主之無狃于積習而後可。

魏

魏無世家，不知始封爲何君。其詩七篇，序亦不言爲何君而作。鄭箋謂魏之變風，作于平桓之世，至春秋魯閔元年，而國爲晉所滅，當是時，王者之政不行于天下，強侵弱，衆暴寡，列國各挾其兵力以肆吞噬，魏以蕞爾立于兩大之間，其勢誠有難于旦夕延者。夫子錄其詩以存其國，惡晉之滅同姓耶，抑憫魏之無力自存耶，雖然，聖賢立國，斷不限于勢之無可如何，坐觀其日侵日削，以至于亡，而必因其風氣之所趨，以利導之，而必求其根本之所在，以堅植之。以魏之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地隘民貧，儉嗇其天性也，因其儉嗇而導之以禮讓，如衛文之布衣帛冠，而訓農通商，敬教勸學可也。乃葛屨以好人而有褊急之心，汾沮洳以公族而親細民之事，其視公儀子之怒而出妻，愠而拔葵者，爲何如耶。夫儉誠美德，而儉而入于陋，則心務節省，而事轉冗繁，當爲而不爲，勢必不當爲而爲，紀綱不立，施措失序，於是憂國之忠臣，舒歌謠之憤，行役之孝子，抱死亡之嗟，夫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得人而興，失民而亂，今賢臣甘食其力，以潔身于巖畝，小民欲避其困，以引領于樂郊，國本之蠹壞，至斯極矣，雖欲不亡，得乎。夫子錄魏詩，而終之以硕鼠，隱以戒儉嗇者之必流于貪殘，而魏之見滅于晉，亦非盡國小而逼之故也。使魏能如季子之言，有明主以德輔之，吾知虞夏之故都，其興也勃然矣。

唐

季札觀樂，爲之歌唐，晉詩而以唐名，周史之舊，非夫子特起之義也。論者曲爲之說，必欲事事求合于古

帝忠厚之遺，亦拘矣。今觀其詩十一篇，惟蟋蟀、山樞，以暇豫之候，不敢以好樂溺其情，以慰藉之辭，而早以憂傷及其死，思深哉。誠陶唐氏之遺民矣。其他如綢繆之昏姻不得其時，羔裘之在位不恤其下，鴇羽之從征役而孝子失養，葛生之多攻戰而室家永懷，所爲刺時之作，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變風中此類不小，豈獨於唐爲然。故凡小序所謂刺，僖刺昭，必欲實以其人者，皆舉而空之，而惟揚水之爲桓叔逆強，無衣之爲武公請命詩，皆明白無疑。吾讀而思之，而見晉自春秋入戰國，禍亂終始，若早露其端倪，以是歟詩人防患之心，與聖人垂戒之旨，至深遠也。夫成師以叔父之親，受封曲沃，結潘父以弒昭侯，晉獻鑒之，遂盡殺羣公子，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雖成公復立，分族公行，而六卿且盡滅，祈氏羊舌氏矣。稱以元惡大憝，賂王智器，列爲諸侯，晉之臣子，習見夫弒君竊國之惟所欲爲也，而遂目其君爲老牛，降其君爲家人，分其地爲韓、趙、魏，亦得請諸天子，錫以龍命，而晉遂亡。至于采苓之刺讒，讒傳亦未宜所刺，而晉獻嬖驪姬以殺申生，開其端矣。五後景公以孟姬之譖，而殺原屏，厲公以郤氏之譖，而殺伯宗及欒弗忌，又以胥童之譖，而殺三郤，欒書負盛名，且屢佐讒人以害正士，晉雖不亡於讒，而禍變亦亟矣。此其事皆見于數十百年之後，而詩人早言之，而聖人盡錄之，其見微知著，以示後人之預戒其禍，以大爲防者，爲何如哉。夫亂敗之子，讒諂之徒，何代蔑有，誠使爲人君者，能如杕杜之厚其同父同姓，何至枝葉落而本根從之，如杕杜之鹹心好賢，廣求哲輔，何至君臣上下之間，以相讒而忍相殺，然則晉之作此三詩者，其或帝堯之合族以親睦，咨岳以明揚者，所爲聞風而興起也夫。

秦

蘇長公嘗論周之失計，未有謬于東遷者。吾讀秦風，而信其言爲不誣也。秦周之故都，自太王遷岐，歷文武成康之世，深仁厚澤，直固結于民心，而莫不樂效其死力，小戎、蒹葭之詩，所謂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者，不可想見司徒之法，入而爲比閭族黨，出而爲伍兩卒旅哉。其曰：于興師，于者，辭之未定者也，不必然而冀其然，則民之未嘗一日忘周，而敦甲敵干，以待軍興而敵愾者，尤可見焉。使平王能乘其機而用之，則以岐豐感德之民，益之以晉文、衛武、鄭伯子擁突之師，既能迎立于先，豈不足破戎于後，何至以西都八百里之壤，盡捐之以與秦歟。小序以無衣爲刺用兵，誠失詩意，即何元子因仁山之說，謂爲周人之以師從莊公者所作，則是宣王時詩，宜與六月采芑並列于雅，何至僭諸秦風穆康之間，且其言曰：襄公以後，西岐已爲秦有，不應諄諄以王爲言，而吾正以其不應言王而猶言王者，知周家之流澤尚在，而太息于東都之奄奄不振也。然則小戎之勇于赴敵，亦豈襄公之說以使民所能然，而詩專爲奉賦歟。其專爲秦賦者，渭陽之念母，良心所感，固變風之最正者，而車鄰之誇及寺人，駟鐵之從以媚子，刑餘專政之禍啓矣。衣裳、佩玉、渥丹、壽考之誇美于終南，刻石頌德之侈萌矣。至如黃鳥之殺人以殉，晨風、權輿之棄賢失養，尤於始皇之厚葬驪山，坑殺兩士，爲先兆矣。此數篇者，中秦人戎狄之俗，禮教不先，而惟以富強自逞者也。觀周鼎卒遷于秦者，非秦能滅周，而周實自棄，觀於揚水遣戍黍

雖興悲撥亂反正之機一失而其後雖有賢王莫由書興以光復其舊業長公所爲追咎于平王也夫

陳

魯齊王氏謂陳風十篇惟衛門爲善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于鄭風矣而吾以爲不如鄭風遠甚衛門之無慕于齊姜宋子與鄭出其東門之如雲如荼匪我思存者守其義理之正而不牽于情欲之私大旨相似而鄭如緇衣之好賢羔裘之司直雞鳴之夫婦相警陳俱無之至若同車遲路蔓草溱洧等篇民俗之淫靡則固然矣有世祿大家如仲氏子而視苌貽椒者乎況君臣同惡衷相服以戲于朝而又遠淫人之心以殺忠諫之士如靈之爲君者故鄭之淫風播于下陳之淫風宣自上以此推之陵之不如鄭明矣然則孔子刪詩何取乎爾殆亦如衛錄鞠旁見衛之所以滅于狄也齊錄南山見襄之所以弒于無知也是故宛邱之刺幽蘧門之刺佗防有鵲巢之刺宣詞皆隱而不顯未見其必爲三君作者獨株林一篇雖不斥言夏姬而著其邑焉著其氏焉著其字焉以詩人之顯爲刺譏者而錄之于陳風之末若曰是其身弒如襄國滅如衛者固天之假手于徵舒楚莊以誅淫亂而莫能倖逃者也自株林而前爲月出其下爲澤陂舉國效尤流蕩忘反而天理之在人心澌滅盡矣故陳潛之卒滅于楚實先于韓之滅鄭百有三年

檜

王室多難鄭人遷國於濟洛河潁之間檜由是亡則檜之有詩前此矣鄭譜以爲當夷厲二王之世烏知其不當幽平耶說者曰幽王時檜君爲仲小序不言刺仲也顧史伯有云虢叔恃勢檜仲恃險是皆有厲侈怠慢之心夫驕侈則必縱其燕私怠慢則不強于政治正與羔裘之詩所謂逍遙翺翔者隱相符合檜之諍臣見其國小政亂而鄭桓父子方耽耽焉睨其旁是以陳而去去而思以至憂傷哀悼而不能釋則序雖不言仲而檜亡於仲即此詩其徵驗矣至于素冠之忍于短喪萇楚之樂其無知臣子之恩薄而尊君親上之風泯矣室家之生釁而流離遷徙之禍興矣爲之君者方且處已于晏安困民以喊殺罷風能無作乎吾讀小雅踧踧周道鞫爲茂草太子傳所爲刺幽王也有棧之車行彼周道下國民所爲刺幽王也今匪風亦託辭于周道而有睠言顧之潸焉出涕者其爲刺幽可知矣卒章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則是周轍既東而猶望天下之諸侯協輔平王以歸復其境土意者檜風四篇作于幽平之間乎顏邳鄘爲衛詩而檜不爲鄭何也玩其辭以察其情使當東都既建晉如是依之後則天下大勢俱定矣轉無用此中心怛中心弔之勞勞也傳曰蘩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陊爲將及焉檜詩之謂矣

曹

季札觀樂自檜以下無譏焉以其國小政亂無足論者而吾殊不意曹風中有鳲鳩一詩也曹自叔臧以迄昭其凡十六君其間有篡兄以代立者矣有爲我所祀以得立者矣有殺其大夫爲春秋見殺之如者矣其他雖無篡惡不過蒙業自安未有行事卓卓可紀者鳲鳩何美乎哉吾反覆讀之而知詩人之寓今懷古蓋即末篇四國有王之思也若曰誠如君子之養賢及民用心至一而有小人赤芾在股如斯飢者乎是與候人之詩反也其君子之帶絲韠弁爲儀有常徒爲盤飾衣裳楚楚采采者乎是與蜉蝣之詩反也

也繼之曰正是四國曰胡不萬年蓋痛今之不正而思得君子以正之且永留君子之身以正之殆較之檜君之瞻念于西方其情爲尤迫矣吾觀曹入春秋以後於齊桓之會盟無役不從桓沒而宋襄伐之既與盟于曹南而又圍之及晉文創霸修過曹之怨圍其城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以畀宋魯非侯獵貨筐史以爲言曹共幾不得歸夫思王不得降而思霸齊桓尚能畏義而晉文宋襄之困弊乎曹者考是黍苗陰雨之澤亡苞稂寒泉之禍慘戮戮乎由春秋入于戰國之勢矣故衛風以曹之思邻伯者終之然而曹之見虐于晉終以不用偉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之故則親小人遠君子尤爲亡國之媒奈何曹之後嗣猶有用好田之公孫彊爲司城以聽政者

豳

豳詩舊次于齊後而今以之終變風者夫子定之所以見思周公之志也周之王業文始之公成之關雎麟趾言王者之化未及王者之政政著于雅而七月一篇蓋續具其中耕稼具其中蒐苗獮狩具其中養老慈幼尊君親上之教具其中上自陰陽寒暑以下迄于草木昆蟲莫不各順其序以盡其性數百言中已括周官大宰比詩之由風入雅而周公之所以致太平成刑措者此其本矣顧其詩名之爲豳豳非公之國也既名爲豳而自鴟鴞以下或爲公所自作或爲人所美公而作更無一語及于豳者吾嘗讀而思之不名爲豳則是天下之事非一國之風義將與生民公劉諸篇並列正雅名爲豳而非繫以周公之詩則是專爲先業詠也義無取以本朝祖宗之事獨附于列國歌謠之末故其名假于豳者以豳存公也而其事屬于公者以公維風也且公周之公魯之祖而詩不謂之周者知公之義爲人臣不敢以周干乎祖考也并不謂之魯者知公之心乎王室固第以魯付之伯禽也詩人若曰周之艱難積累使其子孫得化國爲天下者實始于豳而能體先公之志修先公之業使其民農桑非牧如遊有邰肇室于豳斯館之初者惟賴有公云爾故曰七月者公之本也使公不以先世爲心則當流言煽于四國疑忌生于一人雖召呂之公忠莫能爲之調護而能以大義滅親毅然撥亂世而反之正也哉嗟乎東周之衰無周公故也夫子刪詩風始于豳而終于豳所爲斯文在茲姬公入夢者先後聖之心源若接矣

二雅

正小雅

正小雅自笙詩外十有六篇鄉譜以鹿鳴至魚麗爲文武詩嘉魚至菁莪爲成王詩文王身未稱王安所得天保之于公先王也者且其時又安有常棣之悯管蔡也者其爲成王時周公所制作明矣吾讀之知周家一代太平之治本末始終畢具于此四牡皇華宣政教于邦國出車杕杜禦戎侮于邊疆小序所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者是也治道休明物生蕃庶君臣上下因得備禮儀而陳燕衎以通其欵欣和樂之情以收其講道修德之益故魚麗優賓嘉魚樂賓南山有臺以尊賓雖爲主人道逆懇懃而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則固以澤潤生民道治四夷者期之矣衆賢和于朝則六服戢于外次之以蓼蕭條朝正也求章謹于廟則燕飲考于宗次之以湛露示慈惠也若至蠻夷戎狄不式王命伐之而獻其功則

饗以盛禮。賜之弓矢。于是乎歌彤弓。彤弓方伯之職。所以率諸侯之師旅。從天子之元戎者。與出車、杕杜、相輔而行。參諸、湛露、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則匡人遠法。撢人誦志。所由此邪于未形者。非四牡皇華之應歟。內以敬固其王畿。外以奠安乎侯服。皆尊賢之明效也。而賢才之衆多。必由于人君之培植。菁菁者莪序以爲長育人才。則肆業之以官其始。賓興之以登其書者。正鹿鳴所由基。而興道致治之本也。集傳以爲燕賓之詩。陳少南曰。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歟。則序與傳其義固未始不合矣。

笙詩

笙詩六篇。毛公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以爲本有辭。而亡于秦也。朱子以爲本無辭。而傳其譜也。觀儀禮鄉飲燕禮。鹿鳴、四牡、皇華、皆曰歌。南陔、白華、華黍、皆曰笙。曰樂。曰奏。集傳所以讀毛公之亡爲無也。明郝仲輿據周禮九夏以辨之。謂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皆有辭而稱奏。則奏亦辭也。顧此特呂叔玉之說。杜子春引之以釋周官鐘師。康成則謂文王之三。鹿鳴之三。皆取現在篇名。不應肆夏之三。獨取篇義。故杜註左氏謂肆夏別名繁。韶夏別名遏。納夏別名渠。以一字當一夏。韋昭註國語亦然。孔疏所謂先儒異說。何所憑準。固未見肆夏繁遏渠之果爲頌詩矣。且遍考禮經。九夏無不稱奏者。賓人大門而奏肆夏。大夫之奏肆夏。見于郊特牲。公及庭。奏肆夏。公受圭。奏肆夏。見于燕禮記。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見于大司樂。賓出奏陔。鄉飲燕射禮同。大射。公入奏驁。其不言奏而稱作者。入門而金作。見于仲尼燕居。倘九夏有辭。何竟無一言及于歌也。郝又云。鄉射之禮奏騶虞。騶虞有辭而云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豳有辭而云吹。笙詩亦猶是矣。然季札觀樂。傳稱歌豳。儀禮奏騶虞以射。而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則知樂之有辭者。歌可通謂之奏。其無辭者。奏不可更謂之歌。觀于此。而笙詩之有聲無辭。益明矣。夫此六詩。用于燕饗。通于賓興。當時士大夫。必多肄業及之者。豈僅存諸故府。掌之伶工而已。何以遜戰國及秦。他詩具在。而六篇獨盡失之。則康成以爲禮壞樂崩。詩從而亡者。亦未足信也。顧既無其辭。義將焉附。毋亦鄭漁仲之所謂作序者。但考題字。率意爲之者乎。

變小雅

變小雅者。變乎文武之正雅也。或者謂鹿鳴以下。一詩廢。則一事缺。至于正雅盡廢。則四夷侵。中國微。天下之禍亟矣。顧天下豈容久禍而不悔哉。夫子刪詩。不能使作詩者不隨時而變。而能於變之中。存其正者以救之。是亦碩果不食。剝則思復之意也。變小雅五十八篇。其中固多刺亂之作。而所以歌詠其上之美政者。亦復不少。如小序之說。以其刺者爲傷今。以其美者爲思古。則全詩無一非刺。而宣王之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既非遠陳古義。亦非近諷今王。何刺之有。其不免于刺者。如白駒之不可留。黃鳥之不肯穀。我行其野之不見收恤。則然矣。而斯于築室。無羊考牧。寧非詩人之美其中興者耶。使宣王以後。有守文之主。如成康者。安在變而不可盡反于正。無如天禍周室。繼宣爲幽。內嬖豔妻。外惑褒姒。任三公者師尹。而不能平其政。總百官者皇甫。而惟思厚其藏。子聖自繼。朋黨構禍。小弁作而讒及家嗣矣。巷伯作而讒及寮友矣。尚有伐木之神聽和平者乎。而谷風作矣。尚有四牡之將母來諗者乎。而蓼莪北山作矣。由是繁霜日月失其序。山川陵谷易其方。死喪饑饉疾其威。自節南山至小明。十有七篇。大逆極人事窮矣。而板變者以正。則繼之以楚茨四篇。力農以事神。崇本務也。繼之以瞻卬四篇。親侯以尊王。樹外屏也。此數詩者。序皆刺幽。而莊敬和樂。絕無怨誹之辭。究未定爲何時何王而作。而魚藻之所爲在鎬。那居者。固武王也。有武王則采薇來朝。無武王則菀柳不靖。豈非夫子正樂。思天人之極則轉。窮則通。爰爲治于之承變者。示以撥亂反正之道。故并有取于賓筵之悔過哉。惜乎幽之不悛。角弓刺而失昆弟之誚。白華刺而乖夫婦之倫。舉宣王召伯之黍苗陰雨而盡乘之。遂致王澤竭而民生困。苕華之脁長無期。何草不黃之征役不息。其詩之作于下者。多怨怒哀思之音。而黍離不得不降爲國風矣。孔子於是乎作春秋。

正大雅

序謂小雅言小政。大雅言大政。而吾謂小大之所由分。不在政而在德。政者。所以治天下之具。德者。所以化天下之原。二者豈可偏廢。小雅亦文王之政也。而其詩主于言政。大雅亦文王之德也。而其詩主于言德。言政則其措諸事者。爲形下之器。言德則其存諸心者。爲形上之道。故雖以一人之政。一人之德。而不能不與有所區分。昔魯爲季札歌小雅。曰。美哉。周德之衰。歌大雅。則曰。廣哉。熙熙。文王之德。衰者、小也。廣者、大也。非二體之明徵歟。鄉大雅所陳。上有太王王季。下及武王成王。而札獨歸美于文者。豈非以天之於文。實覆其聰文之於天。亦順其則。天人雖遠。而相與爲陟降。相與爲配對。如可接其容聲于覿面之間。故小雅之天保采薇。其於禮樂征伐備矣。而文之慶壽于令聞。緝熙於敬止。翼翼于昭事。勉勉于綱紀四方。聖性而加之以聖心者。皆於正大雅言之。自文王大明綿。以至下武有聲。雖備言周家之積功累仁。而自有邰開室以來。豳岐歷遷之作邦作對。實以文成厥勳。商郊肆伐以後。本支百世之宜君宜王。亦惟文貽其穀。使非純一之心。與天不已。何以尋考作人。化成於髦士。豈弟干祿。肇聞於神祇。威行于崇密昆夷。澤洽于昆蟲草木哉。故於大雅中。特舉一文。而政於是爲神。而德於是爲極。其氣象宏遠。固與小雅迥殊矣。夫雅與頌相爲表裏。頌有思文。雅有生民。朱子疑爲郊祀祭畢。燕飲受釐之詩。則凡行葦、既醉、鳧鷖、假樂。當春秋孝享之後。以燕父兄。樂尸賓。而祝之以福祿壽考者。固由后稷發祀。以迄于今。亦文王保世滋大。儲邦而能新命之遺澤也。成王仰承先澤。享作奚優游之樂。膺士宇皈章之厚。當思何以綱四方。則必如公劉之匪敢居康。洞的之無斁父母。而尤必如卷阿之養賢以及民。民者。天所愛也。賢者。帝所簡也。多士克生。而文以寧。庶民子來。而文以樂。非即召公之所謂求吉士以媚庶人者乎。後王滋政。不可不法天。何可不法文。而天無聲臭之可通。文有儀形之可守。法文乃正。所以合德于天也。逸齋范氏謂大雅所歌。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與所以聖之事。固宜別之爲大。旨哉言乎。觀樂之君子。其知之矣。

變大雅

變大雅十三篇。其數不及小雅四之一者。小雅言政。大雅言德。政之失。悉數而難終。德之亡。約舉而可見。

文王之德至矣。而其原不過一敬。能敬則能法文。其事正。詩亦正矣。不能敬。則不能法文。其事變。詩亦變矣。民勞之詩曰。無俾正敗。無俾正反。謂其不能法文也。板之詩曰。無然泄泄。無然謔謔。謂其不能敬天也。文之德。惟敬止而緝熙。厲之不德。在疾威而多辟。鄭箋謂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虐人者。峻刑法也。由是強禦者進矣。卽柔桑所謂忍人。掊克者進矣。卽柔桑所謂貪人。皆文王所深警者。厲獨棄老成而專任之。貪人中王以貪。如榮公之專利。而不備難者是也。忍人導王以忍。如衛巫之監謗。而告則殺者是也。君臣同惡。俾民卒狂。瘉汾之流。微召穆公。宣王幾不得免。幸而厲王之惡已稔。文王之澤未亡。共和輔政。周室中興。讀宋漢一詩。宣之側身修行。縱不能及文之小心昭事。而敬天之怒。敬天之渝。固已無敢戲豫。無敢馳驅矣。惟天以事神。而神享之。體天以恤民。而民懷之。內治既修。外攘斯舉。自崧高至常武。營邑于謝。築城于齊。錫命于韓。南征淮夷。北伐徐戎。凡所以建侯樹屏。來庭奏凱者。皆本其遇災修省之心。以爲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者也。顧小雅于宣王有美。有篤。有規。有誨。有啊。而大雅六詩。無非美者。豈果如先儒之說。宣王有失于小政。而得其大體者乎。蓋以厲之爲禍甚烈。不知幾費艱辛。始得幹蠱。而王室不墮再壞。美宣王所以甚幽王之罪也。夫幽變褒姒。任奄人。以致士民其瘵。居圉卒荒矣。而瞻卬猶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名妥猶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則知救災莫大于敬天。而敬天之實。惟在黜貪忍而用善人。雖以厲幽之失德不悛。而詩人惓惓于周家之深仁厚澤。猶思所以彌縫之。蓋忠厚之至也。吾讀二雅之變。自家父刺尹以至凡伯芮伯召穆公之詩。皆爲朝廷而作。獨賓筵抑戒。以衛詩得側其間。豈以武公嘗入爲卿士故歟。蓋能敬慎威儀。以法文王。雖風可進于雅。又何變而不得反之正也哉。

三頌

周頌

頌施于祭。有其禮則有其樂。有其樂則有其詩。當周公七年輔政之時。天下承平。肇稱殷禮。凡夫宗伯所掌天地山川。社稷五祀。有能出其生成之力。以利益于民者。既在秩祀之中。必爲一詩以嘉其盛美。告于神明。豈惟先王先公之享享于七廟中者哉。顧廟中之祭。莫大於禘祫。而頌皆無詩。論者遂以雝爲禘。天作爲時祫。有瞽爲大祫。然雖不言周人之始生。安在其爲大禘也。天作惟言太王文王。有瞽不及祖功宗德。以此爲祫。是所祭在此。所歌在彼。鬼神其不吐之乎。且尤可疑者。周禮。周公所手成之書也。於大司樂有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而天神皆降者。有云。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而地祇皆出者。今思文一篇。固爲郊天之樂。而祭地無詩。論者遂以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然此詩亦祇言天不言地。倘如後世合祭之禮。猶可謂地統于天。而孔疏既云南郊祀感生之天神。北郊祀神州之地祇。則分祭也。分祭而用一詩。是又所祭在地。而告成功于天。不亦悖乎。意周公制作時。禘祫及南北郊。必各有詩。而今逸焉。康成釋九夏之篇。所謂禮樂崩亡。頌不能具者是也。豈惟五祀之缺無樂章哉。然則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者。不過以厲幽板蕩之餘。典籍淪亡。就其周遊時所網羅者。訂其篇之後先。正其用之時地。不致如楚莊之誦大武。以桓爲六。以賚爲三。以武爲卒章。而亂其次第耳。不致如列國之賦詩贈答。魯以

僭露彤弓享衛侯。晉以文王肆夏歌穆叔。而干其典禮耳。其殘缺而無從搜求者。雖孔子亦不能補也。夫頌有周公所手定。而後世逸焉者。卽有周公所未定。而後人增焉者。昊天成命之祀成王。執競之祀武王、成王、康王。以及臣工、噫嘻。皆當作于昭穆之世。而頌皆存之。夫子亦不刪之。蓋以後王持盈守成之德。與一代重農富民之功。猶得於此數詩存爲後人法也。吾總三十一篇讀之。而見大人之相爲感通。祖孫之遞爲作述。文武周公之澤。必非數世所能斬者。成康沒而頌聲寢。豈非漢儒之過論哉。

魯頌

序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史克作頌。考春秋文公六年。行父始見于經傳。謂將于陳且娶焉。則其年甫壯。不應于僖公時能如京師。孔疏爲側其說。謂僖公既薨之後。魯人慕而尊之。頌于是作。然經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富。以及服淮夷。荒徐宅。居常與許。皆舉之未然。而冀其或然者。生前之祝釐。非沒後之頌揚也。蓋者。僖以季友得立。生而賜氏。命爲世卿。其從齊桓盟召陵。會鹹。會牡邱。皆季友專魯時事。大其君之美。所以侈其輔佐之功。以諂諛行其竊據。則此頌或友請之。文仲等爲之耳。玩其辭氣。駉與有駜。近于風。泮水閟宮。近于雅。與頌之簡嚴者迥殊。至云在泮獻囚。則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僭。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據。夫子何取焉。而與商周列爲三頌也。曰。此蓋書錄費誓之意也。文武之業。周公成之。天若祚周。必厚其報于公之後。而當平王東遷。文侯錫命。豐鎬之緒墜矣。使有稽然指興如伯禽者。則平固無志。魯猶可爲。稱魯以興周。雖文武再見可也。乃自伯禽以後。閱世十七。而僅得小能自立之僖公。亦可傷矣。故魯頌雖非實錄。而存之以垂教。則果能有殫思于軍國之務。如駉所云者。果能有貽穀于孫子之謀。如有駜所云者。果能有樂育賢才。肅恭天祖。如泮水閟宮所云者。卽文武所以造周。周公所以致太平。不外于此。本其揚厲之虛辭。而課諸措施之實政。此周公伯禽在天之靈。所日夜爲其後嗣冀者。而夫子亦何忍溯之。不然。春秋魯史。與晉乘楚檮杌等。夫子取而筆削之。以別其善惡。定其褒貶。亦空文耳。而百王之大法。于是乎彰。萬世之亂賊。于是乎懼。則於書錄費誓。於詩錄魯頌。亦夫子假此以存文武之澤。而寄其夢寐周公之志者也。若其爲訟爲僭。爲據。則第據其實以著之。而是非自不沒于千古之人心。亦猶春秋之旨也夫。

商頌

錄周頌而次及魯。終之以商。鄭孔謂以三頌備三統。蓋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功。此殆深求聖人刪詩之旨。而不知其於理有未安也。王者存二王後。則宜取夏及商。今以夏之典章廢墜。無可據羅。乃取魯人一國之詩。躋于商周天子之列。豈三統可由夫子之意爲進退耶。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舉殷禮。有宋存焉。蓋夫子於先聖王之制作。苟有所遺。必兢兢綴緝之。以存一朝之典。故備百代之恭稽。故嘗自明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況子以宋人。而居于魯。則三國尤其所心切者。魯有春秋修之。魯有易象繫之。頌雖誇美。猶有先公之政教。與其過而廢。寧過而存。此周公既衰。而猶抱舍魯奚適之情者也。至于商頌。則正考父所得于周之太師。以歸祀其先王者。有殷之生商。成湯之伐夏。武丁之中興。阿衡之佐

命。於五篇中。而一代之聖祖賢孫。所以制治有禮樂。撥亂爲征伐者。猶能繕以存其什一。其與魯詩之君臣頌禱。相去遠甚。況於那見先民之溫恭朝夕。於長發見元王之率履不越。及湯之聖敬日躋。尤爲三命益共。僵僕衢巷之鼎銘所自出。臧孫紇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則考父固能傳湯之心法。以穀貽于孫子者也。先澤所存。在常人猶謹誌之。因敢失墜。乃考父佐戴武宣。至夫子七世耳。中歷華氏之禍。越國遷居。而名頌十二篇。散佚過半。則苟非取而綴之于周頌之末。藉本朝之成書。留前王之遺制。不且并此五篇。蕪穢于無何有之鄉也哉。故錄魯頌所以曾國典。錄商頌所以誌家學也。子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君子之衣冠。猶謹存其鄉之制。況文獻乎。若以魯商備三統。則固非夫子從先不倍之志矣。

邶鄘皆衛詩。而魏不與唐同爲晉詩者。以季子觀樂。邶鄘衛連言之。而魏與唐乃分言之也。然序於衛言頃莊寬惠文武。於鄭言武莊文忽。於齊言哀襄。而并及魯莊。於唐言僖昭武獻。於秦言仲襄穆康。於陳言幽僖佗宣靈。於曹言昭共。至魏言其君者屢。而莫能指爲何君之世。此諸國有載籍可考。而魏無考故也。序尙爲國史之所作哉。所不滿于朱子者。以序言鄭詩之淫者才五。而朱子至十有四。是又不然。初學記、公羊疏、並引許愼五經通義曰。鄭詩二十一篇。言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特緇衣、羔裘、清人、兩叔于田。斷不可指爲婦人之詩。其說自不可信。而要之朱子亦本於漢儒而裁酌之。非臆見也。吾叔用力於詩有年。是書最先成。但以意宗朱子。而不信小序。慮爲好言博雅者所譏。故不敢輕以問世。今於既刊讀春秋讀禮記之後。余慫恿其付梓。久乃授余俾讀之。既於一章一句中條晰其義。而又總一卷以發其大凡。雖大指不肯與集傳牴牾。而時出新意。如新蓋之鏟藤蔵施。爲衛宣之有愧於仰事俯育。木瓜之投桃報玖。爲不予衛人之以空言答齊桓。而揚水乃國人之爲昭候隱。而非爲曲沃諱。小戎乃西戎俗人之赴義。而非秦俗之矜勇。此其說皆關於名教。而實有至理可尋。豈與夫篤守章句。而爲門戶之見者比哉。嘉慶癸酉八月。姪紹祖識。

讀風偶識卷一

大名崔述著

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何以言之尚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僞作古文尚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尚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傳流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魯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衞宏爲之作序多傳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强爲之說而實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眞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重而習之不復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而詩之旨亦晦矣蓋嘗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秋游夏莫贊一詞雖有左公羊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爲雅言然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書爲最要而皆爲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何妄集解雖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趙岐之解尤爲醇正及宋朱子爲作集註聖人之旨益顯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蘊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情也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爲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俱知爲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尚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不應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爲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違於其舊說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余之爲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既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既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爲妄也嘉慶乙丑六月崔述識

余見世人讀詩當初學時即取詩柄連經文合讀之（朱子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俗謂之詩柄）及長遂不復玩經文而但橫一詩柄於其胸中以爲足矣其聰明者則多厭舊喜新偶見衞宏詩序輒據以爲奇貨秘笈自謂曾見漢人之說宋人書不足復觀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爲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爲非大抵今世之說詩者此兩端盡之矣余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册刻木苦楮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註其圈與批則別有硃印套板余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書（余幼不記憶爲何事）乃取此册攜向空屋中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悟成誦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爲詩柄又數年後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以故余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遠之但朱傳之合者多衞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嗟夫安得世有篤信經文之人而與之暢論斯旨乎嘉慶丙寅十二月述又識

論詩序

一、詩序乃後漢衞宏作唐人猶說以爲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陸氏云舊說起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自風風也故末名爲大序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此說非也何者史記作時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猶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記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今衞宏作詩序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如謂爲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從無一言及之不知說

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徵之言之是從也。

一、孔子魯人也。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相與教授於齊、魯之間。故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儒。子夏雖嘗教授西河。然究在魯爲多。觀戴記所言多在魯之事。而論語稱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之門人在魯者不乏矣。齊、魯既傳其詩。亦必并傳其序。何以齊、魯兩家之詩。均不知有此序。而獨趙人乃得之乎。蓋自毛公以後。傳其說者遞相附會。宏闖之於師。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爲不刊之典。其亦可嘆也夫。

一、以序爲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當時國史所作。夫論語所載孔子論詩之言多矣。若關雎章、思無邪章、誦詩三百以及興觀、羣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簡意該。義深詞潔。而詩序獨平衍淺弱。雖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語。絕與論語之言不類。豈得強屬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況變風多在春秋之世。當時王室微弱。太史何嘗有至列國而採風者。春秋經傳概可見也。以爲太史所題。誣矣。嗟夫。本草、內經。世以爲神農、黃帝之所作矣。六韜、世以爲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經明明載西漢之郡縣。而公然以爲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載戰國之躔度。而公然以爲作自周公。彼術數之徒。淺學之士。苟欲尊其所傳以欺當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習也。

一、舊說以詩序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也止。多通論全詩。因目之爲大序。爲子夏所作。及朱子作傳。從程子以爲孔子所作。而以樂得淑女以下數言析衰樂淫傷爲四事。且以傷爲傷善。大失論語之旨。遂割屬之小序。而斷自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余按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豈得於中割取數百言而以爲別出一手。蓋關雎乃風詩之首。故論關雎而因及全詩。而章末復由全詩歸於一南。而仍結以關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別分爲一篇也。至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繫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二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則字爲轉語。若於詩之至也盡斷。則此文上無所承。而然則云云者。於文義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無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一、舊說以逐篇序其義者爲小序。（舊以首句爲大序。下文所言爲大序。說者與舊說異。隋經籍志稱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說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作。或以爲太史所題。而其下乃衛宏所續。余按序之首句。與下所言相爲首尾。斷無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時刺亂者。語意未畢。尤不可無下文。則其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況宏果續前人之序。蔚宗豈得歸功於宏而謂今所傳者爲宏作乎。然乃爲是說者。無他。皆由尊崇序說太過。惟恐言爲宏作。則人輕之而不深信。而無如後漢書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屬之。以發端首句爲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歸之宏。以兩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之誰即屬之誰耳。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一、齊詩魯詩皆自漢初即著於世。魯固孔子所居。齊亦魯之毘鄰。蓋皆傳自七十子者。書出既早。則人見之者多而傳會較難。且當漢初。朝廷尚未敦崇經術。則其說本於師傳者爲多。其後經學益重。諸家村立。務期相勝。傳其學者。亦不能無傳會以迎時者。然大要爲近古。韓詩後起。已非齊、魯之比。毛詩之顯。又在其後。書出既晚。則師弟子私相授受。雖多增其舊說。傳以己意。世亦無從辨之。況嬰、燕人萇、趙人。亦不能逮齊、魯間聞見之眞也。

一、三家之詩雖不傳。然見於漢人所引者尚多。如以關雎爲康王時□。以采蘩爲懿王時詩。以騶虞爲主鳥獸之官。班氏以南仲爲宣王時人。馬氏以出車爲宣王時事。玩其詞意。考其時勢。皆得之。則知齊、魯之詩。決有所傳。非憑空妄撰者。即賓之初筵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韓詩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毛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亦未見其不如刺幽王之說也。毛詩之初。亦必有所傳。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詩人之旨。但以其書晚出。其徒之附會者過多。雖無所傳者。亦必揣度而爲之說。或強取傳記以實之。而有所傳者亦必增飾其說。別出新意。以斷勝於三家。是以其說乖謬特甚。不知漢、晉諸儒。何以棄三家而獨取毛詩也。

一、詩序好強不知以爲知。孔子之修春秋也。時二百年前事耳。史冊尚在。然已不能盡知。往往闕其所疑。三百篇之詩。經秦火以後。豈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記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是當楚、漢之際。居於魯而得孔子之學傳者。已不能盡知也。今毛公乃趙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爲某公之時。某人之事。其將誰欺。然其失經意在此。其能使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爲教無傳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歷歷者。必其無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聰穎而無學術。一日。有鄉人來。以古事相質問。不知也。遂妄言之。鄉人既去。乃謂余曰。與鄉中愚人語。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則彼將輕我。雖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見我言之鑿鑿。惟有心悅誠服耳。嗟夫。申公詩不傳疑而先亡於西晉。毛詩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議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見良是。無怪乎元明諸儒之多以朱子詩序辨說爲非也。

一、詩序好以詩爲刺時。刺其君者。無論其詞何如。務委曲而歸其故於所刺者。夫詩生於情。情主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樂之異。豈刺時刺君之外。遂無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嘗無賢君賢士大夫在。堯、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見有稱述頌美之語。必以爲諷古刺今。然則文、武、成、康以後。更無一人可免於刺者矣。況邶風之雄雉。王風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詩。初未嘗有怨君之意。而以爲刺平王、宣公。抑何其鍛煉也。尤無理者。鄭昭公忽雖非英主。亦無失道。而連篇累牘皆指以爲刺忽之詩。其所關於名教者豈淺哉。至宋朱子始駁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曲爲序解。以議朱子之非。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一、詩序好取左傳之事附會之。蓋三家之詩。其出也早。左傳尚未甚行。但本其師所傳爲說。毛詩之出也晚。左傳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牽合之。然考傳所紀及詩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鄭之役。五

昌蒲醴、而强屬之居處喪馬之章、宋襄之立、衛在楚邱、而猶欲以刀筆杭河而渡、言仲則必爲祭仲、言叔則必爲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寶周行爲官人、節章取義也、而誤以爲閔使臣之勞、以碩人篇殷莊姜、殷其美也、而誤以爲閔無子之意、蓋緣漢時風氣、最好附會、重黎也、而以爲羲和、太皞也、而以爲包羲、炎帝也、而以爲神農、以彼爲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成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則是齊、韓諸家、已采左傳之事以附會之、況於毛詩、晚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其取傳事以附會之、更不待言、漢末魏、晉諸儒、不加細核、輒以爲其說有據、遂篤信而不疑、是詩序之失在附會、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會也、

一、鄭氏樵云、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漢時、但未立學官耳、張蒼、賈誼皆傳左氏春秋、不得謂之未出、況毛公之詩傳之貫長卿、長卿又從父貫公受左氏春秋、長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見毛公遂不見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長卿取左傳之事以附會於詩篇、而傳之日久、遂以爲出於毛公乎、至於孟子、儀禮、亦非隱僻之書、人所不能見者、而序以吳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與國語之言正相左、國語、郭成王之德、乃鄭氏反以爲先與之合、抑又誣矣、又按鄭氏作詩辨妄、痛斥序說、乃不信毛詩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豈所傳異詞邪、抑其說有初年晚年之別邪、惜乎余之學淺居僻、見書不多、未能一一細考之也、

一、詩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爲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爲衰世之音、不知詩篇傳流日久、豈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即如國風定之方中在載馳之前、我送舅氏在黃鳥之後、其顯然可見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爲美、在後者皆以爲刺乎、如此說詩、古人之受誣者多矣、至若周頌、二南、尤非一世之詩、乃定以二南爲文王世、周頌爲周公詩、雖其文之明言爲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歸之於文武、則是吾意所欲與者即與之、所欲奪者即奪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爲、謂白馬爲非白馬、豈但戰國諸讓之士能之乎哉、

一、以篇次論詩而不惟其詞、是特世俗勢利之見耳、京師鬻貨諸肆、皆以字號爲高下、其有改業及歸里者、則鬻其字號於人、多者至數百金、買貨者惟其字號不易、則買之、其貨之良苦不問也、磁州產煙草、楊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販其貨、偶貨不能給、則取他肆之貨、印以楊氏之字號、而與之、販者不惜、儀食者無異言也、夫以篇次論詩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無他長、惟以文論文、就事論事、未嘗有人之見存焉、奈何說詩而但以篇次爲高下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通論二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鄭孔以來、說詩者皆以爲在文王之世、朱子集傳因之、既皆以爲文王時詩、勢不得不以爲有正而無邪、於是漢廣之游女、行露之速訟、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皆謂以爲文

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關雎、鵲巢等篇、詞既醇粹、音復和平、謂爲文王時詩可也、然聖人德盛化深、沒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禮稱黃帝語、況歷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治、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風美俗、被絃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絕響哉、至漢、廣、行、鹿以降、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雖說者曲爲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王之遺澤可也、遂以此爲文王之德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嘗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穠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歷時浸久、則散軼者亦多、太平既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者衆、而爲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爲然也、乃後之說者、於此二篇、必委曲遷就、矯揉經文、以求合於傳說、即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皆謂在康王之世、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況魯者、孔子所居、其所傳爲近正、而更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必非無據而云然者、惟謂爲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當是漢時其徒附會爲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關雎苟在康王之世、則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餘各見本篇中、

舊說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鄭孔朱傳皆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歸被之管絃、鄭謂以爲武王世、朱傳以爲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當更少於周公、當文王時、懿親則有虢仲、虢叔、異姓大臣則有太顛、散宜生、閎夭、南宮括、雖太公之著德元勳、且不列於五人之數、必無獨任周、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今按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爲王者之風、殷其靁稱南山之下、何彼穠矣詠王姬之車、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爲諸侯之風也、鄭氏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然漢、廣、汝、墳之詩、初不在鵲巢、騶虞之上、何所見此爲聖人之化、而彼爲賢人之化乎、朱子蓋又覺其不合、故又改其說云、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然均之南國詩也、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當雜之國中、而殷其靁、何彼穠矣、周人之詩、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此無他、皆由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苦於其說難通、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爲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內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則謂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爲周公、召公之子世爲召公、

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而亦不盡係成、康時詩矣。

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爲文王時詩者、皆由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爲王風、因誤以雅爲天子之詩、風爲侯國之詠。遂謂克商以前詩爲二南、克商以後詩爲二雅、東遷以後詩爲王風。故以二南爲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而列於二雅。蓋由西周盛時、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爲楚詞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風。南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朱子亦以二南爲文王時詩也。又有故、蓋儀禮鄉飲、燕射等篇、有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蘩、采蘋之文。而世儒相傳以儀禮爲周公所作。朱子信以爲然。故謂此詩當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今儀禮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禮、籩豆牢米之數又奢甚。則其爲後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雖辭、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時、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今儀禮、君辭之後、遂升成拜。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稱大夫爲公者。至戰國初、晉、韓、趙、魏氏遂僭稱爲諸侯。而仍朝於晉君。魯之三家、亦皆稱公。今燕射之禮、諸侯之臣有諸公、若非作於戰國之世、安有是稱。由是言之、儀禮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鄘十二國、皆非一時詩。一南豈必皆一時詩哉。儀禮所歌者、惟關雎、鵲巢數篇耳。謂此數篇爲文王時詩、尚無大失也。因此好奇之故而糾漢廣、行露、標梅、野有死麕等篇、皆訓以爲文王之化。說有不可通、則委曲以爲之解。而詩人之意盡失矣。

甚矣、物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風雨之云、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爲好。未必非遨游繫維之意。而傳以爲淫奔。無他、爲其在鄭、衛也。標梅之感時、野有死麕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爲。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爲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爲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薇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芑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爲其人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爲君上代敍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芑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實而但徇其名者、豈可

勝道哉。有生員以試五等降青衣。每歲試、提學者以其青也、輒置之四等。一日入試、自改試卷上青爲增、遂得二等。則是試之優劣、在增與青、不在文也。然此猶在場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舉業最重唐荆川順之、或取徐渭作僞稱順之以示坤。坤即書其尾云、非荆川不能爲此文。既而知爲渭作、乃取覆觀而更書云、固是傑搆、惜後半稍弱耳。然則以人論文、雖名士亦爲之矣。然此猶論舉業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漢儒之所尊信與所詆諆、但視其爲師所爲與非師所爲、初亦未嘗有眞是眞非矣。然此猶論當時之書也。不意名儒之釋六經、亦復如是。然後知徇名定論、乃事之通情。無古今、無智愚、賢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處貧賤而文不見重於世、復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稱人之諛富貴而毀貧賤者爲勢利。然勢利之情、豈獨在富貴貧賤間哉。苟不察其實而但以名輕重之、與世俗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爲勢利則一也。亦嘗與諸同學論及場屋、皆以場屋爲無憑也。廣平栗太初元曰、場屋雖無憑、然尚微有憑。若我輿君之文、猶可望萬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誰其稱之。然則糊名易書、亦有不可廢者矣。今欲讀詩、必取三百篇之次紊亂之、了無成見、然後可以得詩人之旨。故余之論詩、惟其詩、不惟其正與變。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十有一篇。關雎三篇、立夫婦之準。樛木兩篇、通上下之情。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非盛治之世、烏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詩。舊說以此五篇皆爲太姒之德。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爲太姒者。毛傳鄭箋亦但言爲后妃。并未指爲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應如是。即文王太姒之化亦當如是。正不必定屬之太姒也。所謂君子云者、乃諸侯大夫之通稱。而葛覃之刈、卷耳之采、皆不似諸侯夫人事。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我亦似臨河近水之國。岐陽少水多山、距河絕遠。風土殊不相類。恐未可直以爲太姒也。朱子蓋亦覺其不合。故訓河云北方流水之通名。然□乃近時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稱河必加黃以別之。經傳之文則但稱河。於他水亦皆稱爲某水。恐不容藉此爲說詩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舊說亦以爲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詞意、桃夭祝婦宜家、漢風未改。爲盛世之詞無疑。兔罝賢才在野、已由盛之衰矣。至南、南有喬木見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墳憂王室之燬、顯然衰世之音。然發乎情而能止乎義。嗟其勞而復幸其還。先王之遺澤尚存也。是以聖人猶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詩。概訓以爲文王之化、失之遠矣。惟麟趾篇詠公族之美、與關雎諸篇、皆當爲盛世之詩。乃反列於汝墳後者、蓋因其詩別爲一體、且取其與關雎相爲首尾之意也。說並見各篇中。

關雎

此篇毛、鄭以爲后妃之德、欲求淑女與其職事、然首章明言淑女爲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當之、則稱名不正、不可以爲訓。朱子以爲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內治、其說當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

爲宮人，則語意尙未合。細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蓋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爲私，是以曲爲之解，不知情之所發，五倫爲最，五倫始於夫婦，故十五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則爲貞，好色者則爲淫耳。非夫婦之情卽爲淫也。魏文侯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啓子孫，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愼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義，遂以夫婦之情爲諱，幷德亦不敢好，過矣。關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賢篇於伉儷者冠之，以爲天下後世夫婦用情者之準，不可謂夫之於婦，不當爲之發爲之樂也。若夫婦不當爲之發樂，則五倫中亦不常有夫婦矣。窈窕淑女，淑賢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從穴。（後世誤以爲美麗之稱，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輕得見也。）不好色而好德，故無一言及於容色服飾之美。婦當從人，女貴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貞靜自守爲賢。夫婦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賢女難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之思。惟其求之也難，則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所謂陰陽和，則萬物生，夫婦和，則家道成者也。其取興於雎鳩者，傳謂摯而有別，是已。其取興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深而難取，深以喻女之貞，難取以喻女之難求。蓋夫婦之道，男先乎女，此下兩篇皆言婦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盡婦職者，由於其夫之貴德求賢故也。毛、鄭但以爲后妃之德，失其旨矣。關雎一篇，言夫婦也，卽移之於用人，亦無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賢女爲婦，君之欲得賢士爲臣，一也。果賢女與，必深居簡出而不自炫耀，果賢士與，必安貧守分而不事干謁，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咨於岳，稽於衆，咸三聘於莘野，咸三顧於草廬，與關雎之輾轉反側，何以異焉。然及其旣得，則志同道合，恭己無爲而庶績咸熙，所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也。故曰勢於求賢，逸於得人，豈不信與。三百篇皆可作是觀。故采蘩一詩，言祭祀也，而傳引之以美秦穆舉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爲序說所拘也。

葛覃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后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歸謂將嫁，汚私澣衣謂師氏告以適人之道。旣於文義牽强，而與下歸寧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謂葛施喻形體之長大，葉萋喻容色之美盛，其義尤爲不倫。朱傳以爲絺綌旣成，告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獨爲深得詩人之旨。至所稱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語尤精切，可謂善於說詩者矣。然尙似有未盡焉者。何者，詩之爲體，多重末章，而前特爲原起，此篇本爲歸寧而作，然不遽言歸寧，先言葛葉之生，時鳥之變，感物思親，此其時矣。然而絺綌未就，婦功未成，不敢歸也。待葛旣盛，製爲衣服，婦功成矣，夫家之事畢矣，可以歸矣，而仍不遽歸也，乃藉師氏以請於夫，而云害澣害否，猶爲不敢必之詞焉。其敬事而不敢顚其私，尊夫而不敢擅自主，爲何如哉。歸寧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猶不敢專如此，況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爲美德，然富貴而勤儉，尙未足爲大節，而歸寧父母，亦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爲天，義不當顚其私，而後世婦人以恩勝義者多，以義裁恩者少，至於等夷視夫，尤近時之敝俗，是

以關雎旣得淑女，卽次之以此篇，此乃婦德之第一義也。三代以上，婦人罕有自專者，罕有敢自顚其私者，雖至其子之世猶然。文嬴、君母也，其請三帥也，詞甚婉，先軫斥之而不怒也。成風、僖公所生母也，其請恤須句也，詞甚正，不敢以其私親煩國人也。其不然者，惟晉悼夫人一人耳，然司馬侯歸田不澣，亦無如之何。城杞之役，諸侯譏之，不謂平公之善承親志也。蓋緣先王以此等詩爲教，耳濡目染，是以其時婦人習爲當然，卽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共以爲非，勢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婦人愛其母家，率甚於其夫家，當其夫時且多專行而不顧者，況其子之世乎，豈非教廢於上，則俗變於下哉。此二南所以爲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論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論，而取其大有關於名教者論之。

卷耳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求賢審官，實周行爲眞賢人於列位，馬瘏隕爲閔使臣之勸勞。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親狎，非別男女遠嫌疑之道，況牝雞之晨，維家之索，人君之職而夫人侵之如是，豈可爲訓哉。官人之說雖本春秋傳，然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不可執也。傳美秦穆之用孟明，而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豈采蘩一詩卽爲舉人之周者言之乎。朱子以爲婦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爲自我其身，則登高飲酒，殊非婦德幽貞之道，卽以爲託言，而語亦不雅。竊謂此六我字，仍當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則不可，我其夫則可，尊之也，親之也。春秋經傳於本國皆我之，齊師伐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是也。眞彼周行，卽指所懷之人，猶大東之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念道途之險阻，行役之艱難也。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愛之至，故欲其自寬，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損其身也。如是則於文爲順，而於義亦爲長。無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風霜之慮，是其情發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爲訓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以關雎者，男先乎女之義也，次以葛覃，婦敬夫也，又次以卷耳，婦愛夫也，愛易而敬難，故先敬而後愛，能如是之敬愛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傳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爲燕射房中之樂，而不爲二南，如正牆面也。然要之均不似后妃事也。

樛木　螽斯

序及朱傳皆以樛木爲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螽斯爲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余按螽斯之旨，當如序傳所云。若樛木，則未有以見其必爲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詞意，頗與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詩相類，或爲羣臣頌禱其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詩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愛敬其上之詩。文王太姒之德固當如是，卽被文王太姒之化及沐其遺澤者，亦當有之。閨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閨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況周三分有二，文王太姒之化如風行草偃者哉。故讀此詩者，觀其上下一體，誠意相孚，恍然猶見盛世之風熙皞之象，於以知文王太姒之化之神且遠，正不必定屬之文王太姒而後見其美也。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

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關雎以下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是以不敢盡從朱子之言。說並見前篇首周南條下。

桃夭

此篇語意平平無奇，然細思之，殊覺古初風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雖稱，爲壻黨者多以婦之族姓顏色爲貴而誇示之。碩人之詩是也。爲婦黨者多以壻之富盛安樂爲美而矜言之。韓奕之詩是也。俗情類然，蓋雖賢者有不免焉。今此詩都無所道，祇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以爲婦能順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即爲至貴至美。此外都可不論。是以無一言及於紛華靡麗者。非風俗之美，安能如是。第謂其婚姻以時，猶恐未盡此詩之旨也。

兔罝

此篇據春秋傳郤至之言，以公侯干城爲盛世事。公侯腹心爲衰世事。序及朱傳則皆以爲化行俗美，賢才衆多，故詩人美之。余玩其詞，似有惋惜之意，殊不類盛世之音。何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賢卿大夫，咸搜剔巖穴以充百職事。朝既不聞倖位野安，得有遺才。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復以進賢爲事。是以世胄常躐高位，而寒畯苦無進身之階。文士或間一遇時，而武夫尤難以逢世。以故詩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兔罝者，其才皆公侯之干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顯然言外。不然，既足爲干城爲腹心矣，何以爲公侯者猶聽其託跡於中林，寄情於兔罝哉。以一篇兩屬之，固非是。即以爲俗美賢多，亦恐未合詩人之語氣也。

兔罝一篇，乃由盛而之衰之詩。蓋盛則賢才聚於廊廟，干城腹心之材，不棄於中逵中林之地。衰則風俗日偷，人材漸少，中逵中林之地，亦罕有干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之初，卿大夫世祿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淳風，尚未大變，是以畎畝之間，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斯時而無人爲振作之，久之而風俗遂日敝，關雎桃夭之化，遂變而爲喬木游女之風。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焉。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芣苢

此篇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云，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余按藥之治難產者甚多，不必其車前也。自漢以來，婦人無不樂有子者，亦不必其文王時也。朱子以爲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於理爲近。然婦人挑菜，乃日間常事，豈必化行俗美而後然哉。余謂此詩詞意，必有所謂。後世失其旨耳。昔唐武氏生四子，且殺其長子宏，復欲殺其次子賢，賢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其後肅宗信讒，殺其子儋，代宗時爲太子，憂危之甚，李泌乃爲帝誦此詞，由是代宗得以不廢。豈非其詞之足以感人哉。然若不知其旨，則亦淡而無味。瓜好瓜稀，何殊里巷之俗謠耶。芣苢之詩，與此正同。既莫知其事跡，故不得其解耳。然反復諷誦之，觸於事勢，亦有足興感者。斷章取義，亦足以資語言，正不必曲爲之說也。

漢廣

此篇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傳亦云，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余按女子處於閨中，正也，不得已而出，餘彼南畝，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游，其俗固已敝矣。男子見之，賤之可也，慢不爲意可也。從而愛之慕之，則俗之敝爲尤甚。以是爲端莊靜一，彼不游者又何以名之。以是爲聖人之化，豈聖人之化但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游，不能使之不愛慕乎。蓋此詩乃周衰時作，雖不能閑於禮，而尚未敢大潰其防，猶有先王之遺澤焉。以爲文王之世，失之遠矣。江去周都千數百里，漢亦將及千里，謂由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亦誤。

汝墳

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朱傳云，汝墳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王室，指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余按伐枚伐肆，皆非婦人之事，而惄如調飢，不我遐棄之語，亦不類妻之施於夫者。卑鄰之見君子，傳以爲君子，菁莪之見君子，傳以爲賓客矣。何所見此見君子之必爲其夫而非他人者。況久別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寧至關懷，亦不應以不遐棄爲幸也。湯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則是桀紂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詩人何必代爲之憂，而汝之距豐，千有餘里，亦無緣謂之孔邇也。且前兩章方言其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與紂，前後語意毫不相貫。古人寧有此文法乎。細玩此詩詞意，與序傳所言了不相似。竊意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燬，即指驪山亂亡之事。父母孔邇，即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東都畿內，蓋畿內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愛而慕之，以其仕於王朝，故未得見。周室既東，大夫避亂而歸其邑，而後民得見之，故傷王室之如燬，而轉幸父母之孔邇也。如此，似於文義較順，而章法亦相貫。姑識其說如右。

麟趾

麟趾一篇，序說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屬之衰世，則非是。此篇極言仁厚之德，浹於子姓，非極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謂之衰。其所云無犯非禮者，語亦殊淺。惟朱傳稱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詩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時耳。此詩措語不多，而贊美之意，溢於言表。略與召南騶虞相類，而章末皆以吁嗟結之。有一唱三嘆之音，在詩中別爲一體。故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與關雎、鵲巢相爲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

讀風偶識卷二

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十有四篇。舊說皆以爲文王之世南國之詩。今以經傳考之。鵲巢三篇。皆燕射時所歌。當爲成周盛時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何彼穠矣篇中稱平王之孫。則爲東遷以後詩。無疑也。以詞意觀之。鵲巢三篇。乃治內齊家之事。頗類周南關雎之三。行露獄訟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罝之日。摽梅之迫吉。野有死麕之懷春。與南有喬木之游女。事相類也。何彼穠矣之稱平王。與汝墳之憂如燬。時相近也。然則其詩先後固不一時。不得皆以爲在文王世也。至謂爲南國之詩。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靁、何彼穠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餘諸篇。皆無明文。亦難懸定。然則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盡南國詩矣。惟騶虞乃射時所歌。與鵲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猶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說並見各篇中。

鵲巢　采蘩　采蘋

鵲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鵲之巢而鳩居之。言此國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太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爲己物。不體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狥。故有親其前子庶子遠不如己子者。有疎其夫之兄弟而親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國乃夫之國。當視夫之親

疎以爲厚薄。鳩但居鵲之巢而已。不得遂以爲鳩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子歸之日。百兩御之。待之隮者。貴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鵲有巢而鳩居之。非但享其成業而已。亦必將有內助之功。然後可以無愧於婦職耳。大招召南前三篇。與周南前三篇略相類。其前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鵲之巢。是以采蘋、蘩奉宗廟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國之當本於家。而以體雖、鵲巢兩篇冠於葛覃、采蘩諸篇之首。以明婦之當統於夫。古人於此蓋有深意存焉。序第以爲后妃夫人之德。失之遠矣。

采蘩、采蘋何以次於鵲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廟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其其安樂也。必將有所重賓之也。婦所以事夫者。非徒飾其儀容也。必將有以重報之也。重蓋莫重於宗廟矣。故舉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嬪妾多矣。卽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獨於妻殊之而與爲敵體。誠以同奉宗廟之故。故重之也。然則爲女子者。必與夫爲一體。體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廟。而保之無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禮。故以祭祀之事諄諄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又按采蘋一篇。齊詩在草蟲前。今毛詩則在草蟲後。據禮燕射篇文。笙入立於縣中北而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是采蘋當與鵲巢、采蘩相屬。不當反在草蟲之後。齊詩之次是也。毛詩誤矣。

祭祀之事多矣。爲俎孔碩。爲豆孔庶。何爲斤斤於蘋蘩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貴誠之意也。春秋傳云。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蓋有臧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潔。則雖沼澗之中。蘋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廟。不在於備物也。抑傳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國政。以霸西戎。則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然則是義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與沚。非難至之地也。蘋與蘩。非難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卽可以其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嘗無才。人主苟能求之。則隨地皆可以得人。所謂舉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則隨事皆可以奏效。所謂與人之壹者此也。信乎。古人之善於說詩。觸類可以旁通。而非後世爲章句訓詁者之所能及也。

周南、召南何爲皆先言婦人之事也。曰。此先王慮天下之遠也。蓋天下之平。必由於國治。國之治。必由於家齊。故太任思齊太姒嗣音而周以興。牝鷄司晨而商以亡。褒姒龍申后廢而周亦以東遷。毋以婦人爲輕。婦人之所關於興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卽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敗國而亡家也。後世不達此意。惟務狥婦人之情。面婦人亦惟欲狥己之志。是以西漢有呂氏之禍。王氏之篡。東漢亢以母后專政爲常。其所親則貴寵之。非其所親則疎遠之。若天下爲己之故物者。而不復顧宗廟之隕。豈非此義之不明哉。馴至唐之武、韋而禍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信乎其如正牆面也。

草蟲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箋云。未見君子。謂在塗時也。既見。謂伺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又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今以未得

同牢爲愛，已得同牢爲喜，無恥甚矣。安在其能以禮自防乎，且既問名納采，聘之爲妻矣，寧有不與同牢之理，而煩女子之過慮乎。朱傳以爲大□□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說爲□□，但玩其詞意，未見其當。爲大夫之妻，亦未見其必□妻之思夫也。小雅與諸國風稱見君子者多矣，皆不訓爲思其夫，由鄭風雨箋、摯虞、蔡邕、何獨汝墳、草蟲在二南中，即爲思夫詩乎，既不可知其人，無事缺之，不必強以命之，致失詩人之本意也。

甘棠

甘棠序以爲美召伯，朱傳以爲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按春秋傳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則是在詩乃召公既沒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傳之說是也。至箋稱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亦非是，甘棠之陰能庇幾人，而於此聽斷乎，朱傳以爲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箋又稱召公爲二伯，故言伯，亦誤。宣王時穆公亦稱召伯，詩有家伯，春秋有單伯，豈必爲二伯然後稱伯乎，又按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自此以下八篇，蓋皆昭王以後之詩，是以其事則瑕瑜互見，其詞意亦與前五篇不類，然則獨前四篇爲康王以前詩也。

行露　羔羊

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劉向列女傳謂申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迫之，女不可，而夫家訟之，故女作此詩，朱子集傳全用序說，而釋室家不足之文，則又兼采劉義，余按召公從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斷，必有大過人者，強暴之男，將畏罪之不暇，安敢反來訟人，即訟矣，召公亦必痛懲之而不爲之理，安有反將貞女致之獄中者哉，且所謂禮未備者，儀乎，財乎，懷邪男子何惜此區區之勞，而必興訟，訟之勞不更甚於儀乎，財邪，女子何爭此區區之賄，而甘入獄，婚娶而論財，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細詳詩意，但爲以勢迫之不從，而因致造謗興獄耳，不必定爲女子之詩，如序傳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沒，甘棠乃作，則此必非文王時詩，明矣。羔羊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見有所謂節儉正直者，鄭箋訓退食爲減膳，訓自公謂從公，以爲節儉正直之證，然獻可替否，乃爲正直，從君豈得謂之正直，退食之下，係以自公，狀以委蛇，明謂退自公朝，豈得以退爲減，朱傳以爲退朝而食於家，從公門而出，其訓當矣，然既不用鄭氏之解，何以仍襲節儉正直之說，節儉正直，究於何見之乎，惟朱傳所謂從容自得者，於理爲近，然則此篇特言國家無事，大臣得以優游暇豫，無王事靡盬，政事遺我之憂耳，初無美其節儉正直之意，不得遂以爲文王之化也。

蓋此二篇皆周道漸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無故而速訟獄，百姓困已不得其平矣，爲大夫者，夙興夜寐，扶弱抑強，猶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優游自適，若無所事事者，百姓將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謂安矣，然猶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觀二詩，明係太平日久，諸事廢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緩語低聲，以爲養相度，以致萬事不理，然者豈得以爲文王至治之時詩乎，且余嘗見今之爲州縣者矣，或早起安眠，勤於職業，則百姓皆得自安於畎畝，若從容暇豫而不事事，則吏行作奸，強凌弱，衆暴寡，四境之內，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正此謂也，自以此爲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獄訟日繁，大臣之優游養望，皆視以爲固然，正與詩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靁

此篇序以爲大夫遠行，其室家勤以義，今玩其詞意，但有思夫之情，絕不見所謂勤義者何在，箋謂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明明望其歸，而箋反謂勸以不歸，與經正相悖戾，朱子但謂思念其夫，無勸以義之意，是也，然雖思念而無感傷之情，怨尤之語，則是婚人猶知大義，不至以私害公，即此見先王之遺澤未遠，正與周南桃夭之詩相類，雖平平無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則作詩之時，上距成康之世，猶未甚遠也。

摽梅　野有死麕

摽梅序以爲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朱傳從之，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野有死麕序以爲天下大亂，強暴相陵，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朱傳從之，謂女子貞潔自守，詩人因所見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無恥甚矣，況不俟備禮而欲以一言定約，真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職，女紅而已，懷春則心固已蕩矣，以男誘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尚稱爲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計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序傳所言，行露、摽梅、野有死麕三詩，男無不強暴者，女無不貞潔者，何聖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難乎，蓋此二詩，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詩意亦必不如序傳之所云者，大抵古人觸目而會心，情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讀者善會之耳，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此豈爲爲山者言之乎，然猶云譬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則但言松柏矣，聖人覺果爲松柏賦乎，況詩之爲體，尤多假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得盡執所言者以爲實，是以春秋傳皆執衛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皆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之於郊，子大叔賦褰裳，韓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鄭伯享晉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若如序傳所釋，則三子之取義爲不倫矣，然則此二篇者，當時必有所指，但世遠書軼，不可考其爲何事耳，讀者且宜從容涵詠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強暴公行爲文王之化也。

小星　江有汜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構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朱子集傳亦用其說。余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讓於德而循於禮。服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諉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則在上者惠固無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嘗心悅誠服矣。卽江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眞悔也。細玩二詩詞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義命自安之詩。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時者。託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見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雖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猶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遺也。故此二篇。當與周南之樛木、螽斯參看。讀樛木、螽斯者。當知爲上者無論男子女子。皆當惠愛其下。而後能待其下之愛戴歡悅。讀小星、江有汜者。當知爲下者亦無論男子女子。雖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當恪共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讀詩矣。然則此二詩固瑕瑜不相掩者。謂爲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孫。其爲東遷後詩無疑。鄭漁仲固已言之矣。蓋此詩雖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貴寵。盛稱其車服。但以肅雝美之。則是猶有先代淳樸之遺。是以聖人猶有取焉。乃毛傳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夫經明明言爲平王。而傳猶以爲文王。然則經之未嘗言爲某王。而傳强屬之文王者。豈可勝數哉。且稱爲平王者。謂非平王宜臼。則其稱爲莊公、穆公者。亦可謂之非魯侯同祭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魯之寧王爲比。劉氏瑾又以大雅之稱辟王、商頌之稱元王、武王曲爲之解。强詞奪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謂寧王者。猶其稱哲王也。所謂辟王者。猶其稱君王也。可以稱此王。亦可以稱彼王。故寧王或以爲文。或以爲武。泛稱之則可耳。若云寧王之孫。辟王之孫。則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寧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元王稱契。未聞相土上甲微之亦爲元王也。以武王稱湯。未聞太甲武丁之亦爲武王也。豈得援以爲比。嗟夫。後之人事叛聖人之經。而不肯少巽於漢儒之傳。寧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說。其可爲長太息者矣。且大雅尙嘗稱文王者。無慮百餘。何以不一稱爲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斷斷非文王明矣。然以齊侯之子爲齊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卽位。始取王姬。不得稱爲齊侯之子。春秋書之。不過以魯爲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見於春秋者。固不知幾何也。說詩者不證經以從傳。不强不知以爲知。庶乎其可與言詩矣。

騶虞

騶虞。毛詩以爲仁獸之名。魯詩、韓詩則以爲掌鳥獸之官。歐陽永叔以魯、韓爲是。而朱傳則用毛說。余按騶虞之爲獸。稽之經傳皆無文。而傳有騶人虞人之官。魯、韓之說爲有徵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獸之繁。而未忽嘆美於仁獸。於文義毫不相蒙。自當以魯、韓、歐陽之說爲正。其詩意則序與朱傳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時耳。至傳以此詩在召南中。遂以爲南國之詩。亦恐未然。殷其靁、何彼穠矣。皆周人之詩。何必此詩定屬之南國乎。此與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後者。蓋序詩者以關雎、鵲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則皆詠歎成

周之盛。是以取之以殿二南。以見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極於昆蟲草木。猶十五國風之以二南始。以豳風終。不可謂邶、鄘十二國之詩在前而豳風在後也。

通論十三國風

說毛詩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業之所自基。東山、破斧。敵王所愾。勞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謂之□也。洪涘以容聖。得民。緇衣以好賢。開國。鷄鳴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遨游。皆足以見君德民風之美。何所見其當爲變風也者。蓋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時漸遠。故其詩軼者輕多。且當周初。方尙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雅音漸衰。而風始著。是以衰世詩多。盛世詩少。初未嘗以正變分也。惟二南中關雎、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以燕射時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數篇。遂斷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也哉。且卽衰世。亦未嘗無頌美之詩。若定之方中紀衛文之新政。鳲鳩美淑人之正國。以及干旄之下賢。羔裘之直節。無衣之勤王。較之行露、死麕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卽君子于役之苟無飢渴。亦何異於卷耳之寘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豈不勝於漢廣之言秣其馬。何所見而彼嘗爲正。此嘗爲變乎。鄭漁仲云。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其說是矣。然又爲變之正之說以斡旋之。則是猶未免悖違於兩可也。朱子亦言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然亦姑從序說。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舊說周太史掌采列國之風。今自邶、鄘以下十二國風。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曰。孔子之所刪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諸侯賢者必多。其民豈無稱功頌德之詞。何爲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豈尙不如鄭、衛而反刪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凡文章。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卽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其國崇尙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并無采風太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爲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沿襲。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爲周太史之所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良可慨也。

世儒皆謂詩序近古。其說必有所傳。十二國風之中。稱爲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無疑也。雖然。余嘗細核之矣。邶、鄘、衛風三十九篇直指爲某君者十有七。王風十篇直指爲某王者五。鄭則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齊則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則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陳則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

案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與君無涉則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舉其謚。則稱其名與字。如衆仲衛州吁之類。徒稱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謂言之警鑿也已。而獨魏風七篇。檜風四篇。則無一篇直指爲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儉以能勤。君不用道。憂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嘗一舉其謚若字。此何以說焉。既果眞有所傳。何以此二國獨不知其爲某公。況檜亡於魯惠之世。魏亡於魯閔之世。且在齊哀陳幽之後二百餘年。何以演者知之歷歷。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蓋周、齊、秦、晉、鄭、衛、陳、曹之君之謚。皆載於春秋傳及史記世家年表。故得以採而附會之。此二國者。春秋史記之所不載。故無從憑空而撰爲某君耳。然則彼八國者。亦非果有所傳。而但就□詞揣度言之。因取春秋傳之事附會之也。彰彰明矣。諺曰。寧在人前全不會。毋呼能爲會。蓋在人前會不全。則智弱於所域。其爲勦襲與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來。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鄭漁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覯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鄘衛風

綠衣以下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綠衣序云。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日月序云。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余按春秋傳文。絕無莊姜失位而不見答之事。桓公、戴嬀子也。而莊姜以爲己子。立以爲太子。非夫婦一體。安能得之於莊公。且使莊公而好德也。必無縱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莊姜之美。誰能踰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傳中多矣。不得以此爲不答莊姜證也。原序所以爲是說者。無他。皆由誤解春秋傳文。謂莊姜無子。由於莊公之不答。是以碩人序云。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然有子無子。豈盡在答與不答哉。漢薄氏、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趙飛燕合德專寵嫉妬而卒無子。今世夫婦相愛不忍畜妾而無子者何限。乃以莊姜無子。遂懸坐莊公以不答之罪。可謂漢庭鍛煉之獄矣。莊公之失。惟寵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愛而無遠慮。與齊僖公之寵無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弒奪之禍也。果縱妾使上僭。果不答莊姜而使之失位。則亦何難廢桓公而立州吁。然則莊公初未嘗有大昏惑之事也。不過說詩者強以加之。以斷其說之相符耳。且使莊姜果賢。莊公即不見答。猶當委婉措詞。怨而不怒。庶不失詩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何至於是。彼谷風之棄婦。又當作何語乎。使莊姜果如是。則亦無怪莊公之不答矣。爲是說者。非止誣莊公。抑且誣莊姜。而教天下婦人以懟其夫。其所關於名教風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詩者。或係婦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處之地必有苦難與苦。斷斷非莊姜詩也。蓋漢之取士。多以經術。而每經有數家之傳。故師弟子相授受。務巧於說經。以期求勝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猶今人之致力於講章。求工於舉業。以期得售也。說經者能傳會以他經傳。則人驚其淹博。服其論議。以爲其說有據。猶今人於場屋中能勦襲左傳。塗抹三禮。則考官咸以爲博而拔擢之。不復問其經旨之合與否也。是以其說如是。本無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爲不刊之論。致古人之受誣。幾二千年而不能白。則大誤矣。乃朱子於此數篇。皆從序說。且併柏舟一篇亦疑以爲

莊姜之詩。吾不知其爲何故也。說並見後燕燕、終風、碩人諸條下。

終風序云。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弒君之賊也。莊姜婦人。不能討則已耳。豈當愛之而復望其愛己。乃曰願我則笑。謔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莊姜果賦此詩。何其無恥乎。朱子集傳固已覺其不合。乃以終風爲指莊公。然比之以終風且暴。斥之以謔浪笑傲。皆非莊姜所當施之於莊公者。且既謂莊姜不見答於莊公矣。又何以有願我則笑之語。詳其詞意。絕與莊姜之事不類。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莊公亦不合也。竊謂年遠事湮。詩說失傳者多。寧可謂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誣於千載之上。說並詳前兩條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謂有所知者已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斷無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擊鼓一詩。序以爲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則是即春秋魯隱公四年四國伐鄭事也。然今考之經文。則大不然。凡兩國不相和而爲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郯、卒平鄭、衛是也。今也。衛自伐鄭以媚宋耳。而詩乃云平陳與宋。宋與陳初無隙也。何平之有。東門之役。五日而還。不爲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則亦旬月而還師矣。而詩乃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苟非師老歲淹。暴露已久。何至爲是言乎。細玩此詩。其非州吁伐鄭之事明甚。蓋春秋之始。上去平王東遷已四十有九年。其間諸侯交兵之事。蓋多有之。但不見於經傳。無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謂必無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會之。嗚乎。何其謬也。且衛有孫氏。衛之世卿也。故曰從孫子仲。序乃以爲公孫文仲亦誤。朱子詩傳不暇其失。以爲或然。固已異矣。乃後人之復爲委曲彌縫其說。則尤大謬。或云先和陳宋而後進兵。然則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也。然則春秋何以兩書伐鄭。且衛與鄭。數百里耳。五日而還。不旬而至國矣。何至歷三月而猶未歸乎。嗟夫。但欲曲護前人之失。遂不顧其說之不通。古人之詩。其晦於後人之說詩者。豈可勝道哉。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丘序云、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文、鄘舒殺晉伯姬、晉侯將伐之、伯宗斥鄘舒有五罪、而奪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晉侯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則是黎之失國、在魯文宣之世、鄘舒爲政之時、上距衛之渡河已數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衛、衛亦安能復黎之國乎、其時不符一也、黎在山西、衛在山東、而詩乃云狐裘蒙茸、匪車不東、方欲西歸、而反以不東爲解、豈非所謂北轅將適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國、則其故士爲狄所據、黎侯安能歸國、而其臣乃勸之、衛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强大、晉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責衛乎、細玩詩詞、或果有鄘國之君寓於衛、或別有所指、而傳者失之、均未可知、說毛詩者、但見春秋傳有奪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細考、遂附會而爲之說耳、後人乃强爲之解、謂黎侯凡再失國、黎侯寓在衛東、故云匪車不東、欲以曲全序說、鑿矣、

新臺序云、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序云、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其事蓋本春秋傳、然詩所言、殊與傳所載者不類、何者、伋、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奪子妻、禽獸行也、此眞所謂言之醜者、乃但笑其遷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醜者、少知名義者肯爲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奪取之、未至而先築臺、又不於國而於河上、欲何爲者、壽死於盜、伋始至莘、詩何以稱二子乘舟、自衛至齊、皆遵陸而行、特濟水時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盜、何不言其乘車、而獨於其乘舟詠之、思之細玩二詩之詞、與傳所載伋壽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然即傳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魯隱公四年、石蜡既殺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傳稱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即序之偶、謂烝於夷姜在爲公子時乎、則當莊、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蜡討賊立君、亦必擇其賢者、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亂之人乎、謂烝於夷姜在已爲君後乎、則宣公在位、僅十有九年、急之娶、少亦當十四五歲、早亦當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時、則宣公卒時、壽、朔皆尚在襁褓、壽安能盜旌而先、朔亦不能拊急也、此乃必無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定爲何書何人之作、蓋緣左傳一書、采摘太廣、但有新得、即綴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虛實、況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書者比、固未可藉執爲實也、嗟夫、左傳猶不能以無誤、況於詩序、烏在其可以盡信乎、

詩序惟鄘風多得實、定之方中經有明文、載馳傳有明文、不待言矣、柏舟以爲共姜自誓之詩、今玩其詞、我儀我特之稱、之死靡他之語、其爲婦人守貞不貳之作無疑、而髧彼兩髦、屬之於世子、語亦符合、此必有所傳而云然、非揣度而爲之說也、牆茨、偕老、鶉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當之、雖無確據、然玩其詞意、與其事正相合、序說近是、惟傳以鶉奔爲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觀其稱君而不稱母、或衛之羣公子所作、未可知也、類聚以下三篇、亦得詩意、但時世則未可知耳、唯采唐說者多疑之、說見後篇、

鄘風二十一篇、男女相悅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鄘風凡十篇、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衛俗非鄭所能及也、且東門不過自明其志而已、未嘗敢斥淫者之失、而鄘乃云不可道、言之醜、子之不淑人之無良、大無信、不知命、深斥痛絕、至於如是、何哉、蓋風俗所在、雖賢人亦無如之何、彼既習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責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絕之、不一而足、則是先王之禮教猶存、民間之風俗未壞、賢者多而不肖者少、見無識者、輩然怪之、是以絕之斥之而無所忌、人亦以爲是而傳而誦之也、吳季札云、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豈不信與、吾故讀牆茨、君子偕老、鶉奔三篇、而知衛之必亡、而又知衛之必將復興也、至其立言之妙、則牆茨、君子偕老二篇爲最、牆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惡、而但云不可道、言之醜、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從對面著筆、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語點出主意、筆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良不誣也、相鼠刺無禮儀、亦足以見風俗之美、

詩序云、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呂氏祖謙云、詩之爲體不同、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淸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豈有將欲刺人之惡、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歎美之意、絕無規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爲刺、則曹植之洛神賦、李商隱之無題詩、韓偓之香奩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虛上林、勸百諷一、古人猶以爲譏、況有勸而無諷、乃反可謂之刺詩乎、余嘗細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參觀之、同一題爲刺、而其文互異、新臺以爲刺宣公、則其文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南山以爲刺襄公、則其文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諸如此類、序以爲作詩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還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丰序首言刺亂、而下但言時不親迎、皆無一言及於詩人之刺之者、與新臺、南山諸篇之文絕不類、疑作序者以錄此諸於國風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謂之刺、未必果謂作此詩者之刺之也、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而詩稱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爲美之乎、抑爲責之乎、疑序亦以錄此詩爲美之、非以作此詩爲美之也、靜女、有狐之刺時、蘀兮、綢繆之刺亂、恐亦皆當如是、正不必曲爲說以附會之也、

衛之重封、由於齊桓、齊桓所封者、邢與衛也、然邢僅二十餘年而始亡、何哉、再讀干旄之篇、而知衛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蓋國家之治、惟賴賢才、而賢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賢才、不惟當畢之用之、而且當鼓之舞之、旌旄之貢於浚、所以下賢也、即所以勸賢也、下賢則有以咨諏治道、勸賢則人皆爭自濯磨、而賢才將不勝其用、故季札至衛而曰、衛多君子、未有恩也、

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賢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訪賢才於畎畝中以故人皆競於賢耳是知立國之規模未有不在於好賢者讀詩者能以此篇例之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

碩人序以爲閔莊姜之詩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子集傳從之更無異說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貴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戚四章言其媵衆毫不見有刺莊公之意不知序與傳何從而知之且玩詩詞乃其初至時作當其初至何由預知異日莊公之不見答以至無子而閔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方且代體莊公安國新婚之情而慮恐其過勞烏有所謂憂其不答者哉按序與傳之意皆由誤解春秋傳文遂并以誤解詩春秋傳云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此詩次章正言莊姜之美則是以此詩證其美非以此詩證其無子也若云美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而無子則語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畢然後證之非謂因其無子而後賦此詩也且春秋傳所記並無莊公不答之事有子無子亦不在答與不答也即嬰人生子亦當在晚節非莊姜歸時已然何故初歸而即不答以致無子乎二嬀之娶後此矣然厲嬀生子孝伯戴嬀生子桓公莊姜娶於二嬀之前何以獨不見答而無子乎詳序所言與傳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據春秋傳得之嚴氏粲云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若不用序以此爲美莊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詩果以莊姜賢而不答而閔之則當極言其賢微諷其不答乃但侈稱其族之貴色之美車服之盛媵妾之多賢何在焉稱人之賢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則絕無一語微露之朱子但欲曲爭序說乃云稱其族類之貴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則云歎爭之不然也詩自言彼傳自言此冤矣夫詩之體雖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從而暢之若詩絕不言而吾必謂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會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詩者取杜甫春日懷李白詩釋之謂甫素輕白云白也之詩號爲無敵然不過飄然思不羣而已其清新不過如庾開府其後逸不過如鮑參軍何嘗果無敵乎何時嘗與白聚細論詩律以發其蒙也集傳之釋此詩毋乃類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說無甯聽古人之誣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說並見前綠衣諸詩下

河廣序云宋襄公時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因之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余按春秋閔公二年狄滅衛衛人渡河而廬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則襄公之世衛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詩安得作如是已乎孔氏穎達嚴氏粲固已覺其不合顧不可變易舊說乃復曲爲之解孔氏以爲假有渡者之詞非實夫人之歸宋渡河也然則三百篇中何語不可謂之假設亦何所取義於河而假之乎嚴氏以爲作於衛未濟之前桓公猶在然則夫人非義不可往乃勢不能往其作此詩一何無恥也蓋序與傳之爲此說不過一時失於檢點而忘襄公之立在衛渡河以後學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誤已非直道而行之且混欲委曲迴護以誣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謂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且宋桓賢君也其夫人患子而能止乎禮則亦賢夫人也以賢夫人而遇賢君何以得出夫婦之義重矣苟非得罪宗廟不至

於出夫人而賢也必無可出之罪無罪而出之又豈賢君之所爲乎余玩此篇詞意似宋女嫁於衛思歸宗國而以義自閑之詩學者以是爲說亦可矣何必誣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說詩者一何多也

伯兮一篇鄭氏以爲即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朱子云詩言自伯之東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衛未渡河以前鄭在衛南西字疑誤其說是也乃孔氏正義復曲爲之解言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京師在衛之西數百餘里豈得置西不言而反言東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況諸侯之師從王伐鄭必有約會之地斷無至周而後東行之理觀春秋傳諸侯會皆伐鄭從未有至皆而後南行者其說之誣亦已明矣蓋自平王之東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時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無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書於魯史之策者亦多豈得見有桓王伐鄭一事遂紆曲牽合以附會之哉抑吾於此詩有感焉古之婦女膏沐而已膏沐以爲夫容而已秦漢以來始有脂粉唐人尤以爲重宋元之際加以纏足而天真幾不復存矣余幼時見婦女妝束尚近淳樸近則惟務趨時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見之令人作惡而其人以爲非是不足以逢時至有其夫禁之而不聽者吾不知其誰適爲容也故謂此詩有三益焉一則爲人上者知夫婦離別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則爲丈夫者念閨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牆花不以介意一則爲婦人者知膏沐本爲夫容而不可學時世梳妝以悅觀者之目則庶乎其爲不徒誦此詩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會之也

天下有詞明意顯無待於解而說者患其易知必欲紆曲牽合以爲別有意在此釋經者之通病也而於說詩尤甚有狐木瓜二詩豈非顯明易解者乎狐此泲梁寒將至矣衣裳未具何以禦冬其爲丈夫行役婦人憂念之詩顯然而箋云婦人喪其妃耦欲與人爲室家夫他人無裳與己何涉婦人如此之無恥乎且何所見之子之必爲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輕瓊瑤之報重猶以爲不足報而但以爲永好其爲尋常贈答之詩無疑而序云美齊桓也衛處于漕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夫齊桓存衛其德厚矣何以通篇無一語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衛於齊有何報而乃自以爲瓊瑤也漢周亞夫之子爲父治葬具買甲楯五百被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世之說詩者何以異此蓋漢時風氣最尚鍛煉無論治經治獄皆然故曰漢庭鍛煉之獄獄之鍛煉含冤於當日者已不可勝數矣經之鍛煉後人何爲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鍛煉爲非矣古人之冤其遂將終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說但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尚未敢必其然投桃報李詩有之矣木瓜瓊瑤施於朋友館遺之事未嘗不可非若子嗟子國狡童狂且之屬必薄子與游女而後有此語也即以尋常贈答視之可也

邶鄘衛風三十九篇玩其詞意考其時勢惟鄘風自柏舟外皆春秋時事而邶衛二國風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洪澳碩人不待言矣其餘諸篇皆與春秋經傳所載衛國之事無所關涉且邶風十九篇而惡

彼泉水亦流于淇在第十四篇中。衛風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猶云在彼淇梁。其無渡河以前之詩明信。考衛渡河之日。在魯閔公二年。上距春秋之初僅六十年。然則其詩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雖以春秋中事附會之。而委曲牽强。卒不能合也。惟鄘風春秋時詩爲多。故序說多得之。其風所以分爲三者。蓋必有說。但世遠書軼。無從考耳。春秋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當時固已合之矣。然皆各爲次序。故不能併爲一。讀者但當即詞以求其意。此非大義所關。正不必强爲說以曲解之也。又按舊說以邶、鄘、衛皆殷畿內地名。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今觀邶衛二風。皆無渡河以後之詩。獨鄘風有之。似鄘在東者然。疑舊說之誤也。

讀風偶識卷三

王風

黍離一篇。韓詩以爲尹吉甫信讒而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憂慮不識於物。視黍離離。反以爲稷之苗。今玩其詞。乃似感傷時事。殊不見其爲遭家庭之變者也。毛詩序則以爲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故過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而作是詩。較韓說爲近理。然玩心憂何求之語。乃憂未來之患。亦不似傷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說。不過以章首言黍離稷苗故耳。然作詩者多就其所見以起興。蓋假杕杜意原不在於物。豈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斷以爲詩人之旨在是乎哉。細玩此詩詞意。頗與魏風園桃相類。黍離稷苗。猶所謂園桃園棘也。行邁靡靡。猶所謂聊以行國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猶所謂謂我士也罔極。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也。然則此詩乃未亂而預憂之。非已亂而追傷之者也。蓋凡當人之情。狃於安樂。雖值國家將危之會。賢者知之。愚者不之覺也。是以不知者謂之何求。黍離憂周室之將隕。亦猶園桃憂魏國之將亡耳。若待故宮已爲禾黍而後憂之。不亦無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東也。非由西而東也。當其未立之時。畿甸已盡沒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豐地與秦。而使自爲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孫始陸續攻得之。當東遷之初。故國皆戎也。大夫何爲而至其地來之南渡也。稱臣於金。故其臣有銜命至金者。平王未嘗乞憐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國哉。蓋緣說毛詩者謂王

風皆周東遷以後之詩。此篇居王風之首。當爲初遷時所作。有此成見在心。故見章首言黍稷。遂以爲故宮之禾黍耳。其實王風不必皆在遷後。讀者當玩其詞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爲行役於故國也。曰。然則季札何以謂爲周之東也。曰。此不過大概言之耳。非爲其必無一二篇在東遷之前也。正如稱大雅爲文王之德。而大雅豈盡文王之德。稱鄭風爲其細已甚。而有緇衣、羔裘。稱唐風爲思深憂遠。而有綢繆、葛生。豈得以是爲疑也哉。朱子集傳雖亦用序說。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余按申與甫、許、皆楚北出之衛。而申倚山據險。尤爲要地。楚不得申。則不能以憑陵中原。侵擾畿甸。是以成滑還師。楚子入居于申。鄰陵敗鄭。子反帥師過申。申之於楚。猶函谷之於秦也。宣王之世。荊楚漸强。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衝。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漸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戍之耳。非以申爲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戍甫戍許何爲者。曰。爲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國若是親乎。申與齊、許、紀、甫、皆姜姓也。然齊滅紀又滅許。以與鄭。而甫亦滅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同姓之國。且自相滅矣。況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鳥之愛乎。蓋甫即呂也。書呂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請取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皆鄭必至于漢。然則申、呂二國。皆楚北衝。惟許地稍近內。然楚師度申、呂而北。則必經許。是以齊桓得許。則能伐楚而至召陵。曾文侯士之盟不得許。則於盟後汲汲率諸侯以伐之。皆霸既衰。許折而入于楚。始以爭鄭爲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國。非私之也。謂平王之戍申爲私其舅。則宣王之封申亦爲私其舅乎。謂平王之戍甫許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說經者不考其時勢。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

朱子詩集傳云。申侯與弑幽王。法所必誅。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得罪於天甚矣。余按申侯與弑幽王。其事之史記。而史記采之國語史蘇史伯之言。然經傳固無此事也。詩書或多缺略。左傳往往及東遷時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語專記周事。而亦無之。此非常之大變。周轍之所由東。何以經傳皆無一言及之。而但旁見於皆鄭之語。史伯逆料之言。史蘇追述之事。烏在其可信爲實也。且所載二大之言。荒謬者亦多矣。伊尹、聖人也。而以爲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賢人也。而以爲與妲己比而亡殷。誣矣。褒君也。而化龍。龍漦也。而化黿。黿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數十年。又妄矣。如謂申侯之事必實。二子之言可信。將伊尹、膠鬲亦果與妹喜、妲己比者乎。以此爲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誣也。細玩詩詞。但爲傷王室之微弱。初無刺王之意。故以揚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諸侯之不肯敵王所愾。蓋因荊楚日强。漸有蠶食中原。親伺幾甸之勢。故戍三國以遏其鋒。以爲私其母家。固已失之。因序此言。遂謂之爲忘讎報施。則更冤矣。觀其後數十年。楚人卒縣申、呂。通道中原。陳、許、宋、鄭、咸被其害。賴有齊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齊桓亡。許遂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觀兵於周郊。而問鼎焉。然則此三國者。正如漢之庞軍。唐之維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詳考其時勢與其地勢。而遽以爲平王罪也。說並詳愚鏑考信錄中。

中谷有蓷序云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歲。室家相棄爾。兔爰序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朱子集傳於中谷一篇全用序說。於兔爰篇雖亦采序說。而不訓以爲桓王代鄭之事。於葛藟篇則絕不用序說。而但以爲世衰民散流離失所者所作。余按兔爰詩云。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則其人當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壞。是以謂之無爲。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凌。平王播遷。室家飄蕩。是以謂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可以得其旨矣。若以爲在桓王之時。則其人當生於平王之世。世離遷徙之餘。豈得反謂之爲無爲。而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鄭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無所大加損。豈得遂謂之爲百罹百凶也哉。竊謂此三篇者。皆自鎬遷洛者所作。蓋遷徙之際。棄舊營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輯之不可。是以盤庚將遷。率籲衆感。既遷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則邪民從之如歸市。而傳亦稱齊桓遷邢。邢遷如歸。平王不能撫卹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是以其詩云然。吾故讀此三詩而知周之不復振也。世離猶云流離。終遠兄弟。非遷徙之故何以至是。王族即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也。細玩其詞。其爲東遷之人所作明甚。非但與王黍說周室東遷。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余按風與雅者。詩之兩體。非以天子諸侯分也。猶後世之詩有樂府。有古體。有齊梁體。有唐人近體。詩之外復有詞。有北曲南曲也。小雅中間有類大雅者。亦有類風者。豳風亦有類雅者。猶唐人詩之邊草河漢詞類。宋人詞之天淨沙西江月類曲也。所以賓筵、抑戒、衛而列雅。閟宮、泮水、魯而稱頌。諸侯之國既有雅頌。尊天子之樂而獨無風乎。但東遷以前。士大夫多尚雅音。故風之傳者少耳。非以東遷故降而爲風也。曰。然則何以不曰周風而曰王風也。曰。王也者。別於齊、秦、鄭、衛而言之也。若別於商頌。則曰周頌不曰王頌矣。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師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猶之乎四量不曰齊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魯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風也者。詩之體也。非以其遷故而風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其風故而王之也。說並見前黍離條下。

鄭風

緇衣、言好賢也。治國之要。惟在得人。雖有英主。非賢莫助。雖有善政。非賢莫行。然世未嘗乏賢。但患人主之不好耳。適子之館。屈身以見賢也。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是也。授子之粲。大烹以養賢也。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是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賢者。鄭開國之規模。其在此矣。大抵國家初造。莫不以好賢爲務。雖以鄭之不振。而其立國之初。猶且如是。況齊、晉之強、魯、衛之久。當必有更甚於此者。但開國於周初。世遠詩軼。無從見耳。惟鄭建國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詩尚存。學者所當以三隅反也。序乃以爲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之。而作此詩。說者因

曲爲解。謂諸侯又爲卿士。皆授館於王室。故云適子之館。夫鄭本以王之支庶而爲卿士。非由諸侯而人付王朝者。其居此宮久矣。何待別授以館。況適館受粲。皆上所於下之詞。而人君得自厚。亦非民之所當爲之故哉。授粲者也。朱子集傳亦用序說。殊不可解。吁。夫自衛序鄭箋出而毛詩大行於世。三百篇遂變而爲章句之學。與政令不相涉矣。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鄭箋云。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余按以仲子爲祭仲。則此乃莊公諭祭仲之詞。不得反以爲刺莊公。至以里爲親戚。以杞爲兄弟。其取喻亦不倫。且下既明言父母諸兄矣。此又何爲託之里與杞乎。共叔、莊公之母弟也。莊公方假仁義以欺人。將使人謂我不負弟而弟負我。今乃自謂不敢愛弟。少自顯惜者。不肯出是語。而謂莊公肯言之乎。此爲勉強牽合無待問者。朱子駁之是已。然以此爲淫奔之詩。則猶未得詩人之本意也。果奔女與。其肯拒其所歡而不使來。其肯以父母諸兄人言自防閑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猶謂之淫奔。彼奔焉者。又謂之何。細玩此詩。其言婉而不迫。其志確而不渝。此必有恃勢。彼之怒亦不以相強者。故託爲此言以拒絕之。既不干失我之正。與唐張籍卻李師古聘而賦節婦吟之意相類。所謂仲可懷者。猶所謂感君纏綿意也。所謂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諸兄云者。猶所謂君知妾有夫。還君明珠雙淚垂也。此豈果愛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立言耳。又按春秋傳。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曹。曹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告二君。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其取義正與此詩語意相合。無怪其能感乎公而使之許也。然則此詩固善於詞令者。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反覆讀之。其意自見。若以爲淫奔。以爲刺莊公。而言語之妙。遂泯然不復可識矣。

有友人謂余曰。朱子大儒。誠有功於聖道。獨於詩傳。余有憾焉。凡序所稱爲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謂然。必經有明文若叔于田者。方敢指爲共叔。否則必以序說爲非矣。余曰。余於朱子詩傳。亦有憾焉。顧所憾與君異。非憾朱子之不從序。正憾朱子之猶未免於信序也。即如叔于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鄭之以叔稱者。當不下十之五。使余爲詩傳。必不敢謂此叔之爲共叔也。著友人語。正此共叔。國君之介弟也。詩人果稱美之。當舉卿士大夫以爲擬。乃僅曰巷無居人。巷無服馬。彼共叔者。豈但與里巷之人較優劣者乎。共叔之在鄭也。如二君矣。收二鄙爲己邑。其曰中豈復有莊公者。而詩曰襢裼暴虎。獻於公所。彼共叔者。豈尚肯獲禽而獻於莊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共叔。祭仲子封之諫也。莊公若不爲意者。蓋莊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撫卹其衆。而下皆有叛心。而序乃云國人說而歸之。朱傳亦云鄭人愛之。段不能結京人之心。而況能得鄭國之人之愛且說乎。且共叔之在京也。撫大都。收二鄙。繕甲兵。具卒乘。愛共叔者。何不逃其都邑之雄富。車甲之強盛。而惟田獵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詩。遂文而求其義。未見有一言之合於共叔者。然則其非共叔明矣。

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仲與叔皆男子之字。鄭國之人不啻數萬。其字仲與叔者。不知幾何也。乃稱叔即以爲共叔。稱仲即以爲祭仲。情勢之合與否。皆不復問。然則鄭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復字叔。鄭有祭仲。

他人卽不得復字仲乎。宋陳振孫云。本朝諸家蒐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卽以爲祖丁。舉字卽以爲伍舉。方鼎卽以爲子產。仲吉匜卽以爲偪姞之類。邃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册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廼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爲。余嘗竊笑之。惟其附會之過。併與其詳洽者皆不足取信矣。陳氏之言。可謂特識。然豈惟古器物爲然哉。古今之如是者。蓋不可枚舉矣。故陳恢所殺者鬬我也。而司馬氏以爲宰予。以子亦字子。我故也。餌金石藥者。衛退之也。而孔氏以爲韓昌黎。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世傳有嚴洞賓者。嘗挑女子牡丹。而傳奇家遂以爲呂岩事。以岩亦字洞賓故也。彼說詩者。亦如是而已矣。洛澄間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爲李老五。同城別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鄰郡。閑者遂以爲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帳飲食。出金帛以悉其狹邪遊。猶恐其不得當也。其人知其誤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嗒焉若喪。聞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誤猶有說者。若詩之將仲子、叔于田、俱舉其字而姓氏皆無之。何所見其當爲祭與共者。乃說詩者動謂詩序近古。其言必有所據。豈知生同斯世者。相距僅百里。其舛誤已如是。況作序者謂衛宏上距作詩之時已八百餘年乎。嗟夫。此眞非言語所能爭也。

女曰雞鳴一篇。序以爲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鄭箋以爲夫婦相警戒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朱子詩傳不取陳古刺今之意。而但以爲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余按夫婦果賢。則當男務耕耘。女勤紡織。如葛覃之刈濩。七月之于耜舉趾矣。果相警戒。則當如蟋蟀之無已大康。小宛之無忝所生矣。今也雞鳴而起。所爲者弋鳧雁耳。飲酒耳。好交遊耳。所謂賢者固如是乎。所謂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然則雞鳴而起。不必賢者而後能也。若但以不留色爲賢。則天下之男子。豈必皆日日御婦人者哉。蓋鄭俗浮薄。不知勤於職業。男女相悅者不必論矣。卽夫婦居室。不爲冶蕩。而亦不過弋遊醉飽之是好。初無唐魏勤儉之風。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不振。以此爲賢而相警戒。誤矣。以爲陳古刺今。則尤大誤。豈古之人亦惟弋獵飲酒之是好哉。

女曰雞鳴一詩。雖不足以當賢夫婦。然亦尚有可取者。在婦人之性。多私所親而執所見。故女叔齊曰。先君若有知也。毋爾夫人而焉用老臣。漢高帝大封諸子。約非劉氏不王。及呂氏稱制。而王諸呂。殺諸劉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難以屈指數。苟於己有瓜葛者。雖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夫之貧困因何致。不問也。夫欲薄之。則以積德從厚之說進之。苟於己無瓜葛者。雖嘗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貴自何來。不問也。夫欲厚之。則以節用留餘之說進之。夫夫之富貴。己必與焉。夫之貧困。己亦必與焉。此宜無事不與夫一體。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幾以怨報德。而以德報怨乎。至於執所見者。尤非言所能盡。若漢竇太后奉老黃儒術之類。□雖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詩乃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能體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雖不足爲賢。然恐後世以賢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親而執所見者矣。

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詩序辨說云。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至其失國。又則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以亂聖經之本指。壞學者之心術也。朱子之辨。可謂明確。然近世說詩者。仍多從序說。而以朱子爲非是。余按詩詞一則曰有女同車。再則曰有女同行。齊侯之女。深處閨中。何由得與鄭人同車同行。鄭氏不得已。乃曲爲之解。以同車爲親迎。未聘之女而遽詠其親迎。稱爲同車。其汚衊孰甚焉。一則曰顏如舜華。再則曰顏如舜英。明明稱其色美。賢何在焉。豈稱人之賢者。固當稱其色乎。抑有色者卽爲賢女乎。且齊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文姜淫於兄而弒其夫。何賢之有。忽果娶之。亦不過爲魯桓之續耳。說者不得已。乃屬之再請妻時。再請妻者。尙未知爲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姜而鄭之人遂能決其爲賢女乎。然則此詩卽非淫奔之詩。亦斷斷非刺昭公詩矣。細玩此詩。皆贊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過稱其容顏之麗。服飾之華。初未稱有一語稱其賢也。蓋鄭俗浮薄。所鄭重而樂稱者惟色。是以季札謂之其細已甚。細也者。無關於大體之謂也。不必於詩詞之外。强尋一意以誣古人也。原序所以爲是說者無他。當漢之時。四家並立。務期相勝。而又其時方尙鍛鍊。故因詩有孟姜之文。遂取春秋傳昭公辭婚一事以附會之。此乃漢時風氣。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爲實然。雖經朱子詳加指駁。而猶不信。眞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從序說者。不過曰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耳。然不當存者。豈獨淫詩哉。昭公辭婚一節。乃賢哲之高行。若不知稱美。反用刺譏。此乃勢力之小人。扳援之鄙夫。無見識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刪乎。肯董叔欲爲繫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訪諸庭槐。爲叔向所譏笑。若刪淫詩而獨與其刺忽。是聖人教人皆學董叔也。尙可以爲訓乎。吾不知世何爲酒信之也。

扶蘇以下三篇。序皆以爲刺鄭昭公。扶蘇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篆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集傳則皆謂爲淫奔之詩。而深闢言刺忽之謬。然近世說者皆以爲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反以朱子之詩爲非是。余按謂淫詩不當存。似也。然所當刪者。豈獨淫詩哉。昭公爲君。未聞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權臣擅命。雖誠有之。然皆用自莊公之世。權重難移。非己之過。厲公欲去祭仲。遂爲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將兵於河上而不召。爲昭公者。豈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爲昭公罪也。如果鄭人安加毀刺。至目君爲狡童。悖禮傷教。莫斯爲甚。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何以於此等詩反存之而不刪哉。且所美非美者。謂色乎。謂德乎。子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賢臣。考之春秋經傳。昭公以前爲莊公。射王。因母納宋魯之賂而與其弒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鄭人不之刺。昭公之後爲厲公。逐太子而奪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謀殺祭仲。賴傅瑕以入而卒殺傅瑕。貪忍譎詐。背盟食言。是以謚之爲厲。然而鄭人亦不之刺。獨昭公較爲

醉讙、雖撫駕馭之才、亦無暴戾之事、謂官鄭人愛之惜之、然而連篇累牘、莫非刺昭公者、豈鄭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者乎、然則三詩之爲淫奔與否、雖未可知、然決非刺忽、則斷然無可疑者、孔子未嘗刪詩、說詳見後條下、

詩序之罪鄭風爲甚、遵路以後十有餘篇、序多以爲刺時事者、卽有以男女之事爲言者、亦必紆曲宛轉以爲國亂、至朱子集傳始駁其失、自雞鳴、東門外、楘以爲淫奔之詩、詩序辨說言之詳矣、顧自朱子以後、讀者猶多從序而非朱子、無他、以爲詩皆孔子所刪、不容在此淫靡之作耳、余按風雨之見君子、擬諸草蟲、隰桑之詩、初無大異、卽揚之水、東門之墠、施諸朋友之間、亦無不可、不以淫詞目之可也、至於同車、扶蘇、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屬、明明男女媟洽之詞、豈得復別爲說以曲解之、若不問其詞、不問其意、但橫一必無淫詩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說詩豈有當哉、且孔子刪詩就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張采序陳際泰文云、知爲大士文者、雖不佳亦佳、不知爲大士文者、雖佳亦不佳、小說載有馬生者、以其詩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稱康狀元海詩、座客無不贊者、後知其出於馬、始絕者不復語、世儒闢爲孔子所刪、而遂謂其無淫詩者、何以異是、由是言之、朱子目爲淫奔之詩、未可謂之過也、然其詩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蓋其中實有男女相悅而以詩贈遺者、亦有故爲男女相悅之詞、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無題香奩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間、有所感觸而託之於男女之際、如後世之冉冉孤生竹、上山采蘼蕪、君嫌鄭女醜之類、蓋亦有之、子太叔賦褰裳、子柳賦蘀兮、子齊賦野有蔓草、賦之者既可以斷章而取義、作之者獨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贈男者甚多、男贈女者殊少、豈鄭之能詩者皆淫女乎、雖據詞以說詩、而不拘以成見、但取其詞之有資於言而不強知其意之所指爲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鄭風二十一篇、惟緇衣好賢、有開國之規、羔裘直節、有扶危之操、其餘皆卑鄙猥瑣之言耳、兩叔于田及女曰雞鳴、其言之津津者、止弋□一事、至遵路、同車之屬、淫靡冶蕩、尤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故季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細也者、卽卑鄙猥瑣之謂也、習俗如此、久必不勝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讀鄭風者、當知立國有久遠之圖、教民以淳朴爲貴、懲淫蕩之風、變弋獵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則宗社固於苞桑、所謂授之以政而達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學詩耳、若如詩序所言、諸儒所釋、篇篇皆刺時事、莫非愛君憂國之心、則與衛、齊、唐、魏之風、幾無所別、季札何緣目之爲其細已甚、又何由知其當先亡乎、吾嘗取傳所載季札之言、證之十五國風、無不合者、然據毛、鄭所注、則與季札之言無一不相刺謬、不知向來諸儒何以深信篤好其說、而不容人少持一異議也、可歎也夫、

齊風

雞鳴、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則莫若勤、雖古之大聖人、猶以勤爲要務、故書曰、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人君以一身撫有一國、爲地廣矣、爲人衆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達、故惟勤爲要務、何者、人主日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不能欺矣、日與其羣臣接、則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賢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惡而興革之、不然、逸樂自恣、深居簡出、大臣有權、則爲大臣所壅蔽、大臣無權、則爲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而達、國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安安危危、尤多因於好內、故開元治非不盛、得太眞而遂亡、同光興劉朱梁、篤劉氏而遂亂、是以賢君惟恐視朝之安、不得與大夫士熟議國政、而賢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樂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勸之、知其事者、作此詩以美之也、序乃以爲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相戒之道、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說、而但以爲言古賢妃、亦恐未然、豈自丁公下至僖公十□二世之中、斷不得有一賢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說之誤、皆由以十三國爲變風、務謂其有刺而無美、有邪而無正、委曲以爲之解、必不可通、則以爲陳古以刺今耳、學者信爲實然、亦可歎矣、

齊風何以首雞鳴也、政勤於上也、唐風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時、齊、晉最强、齊伯至數十年、晉伯至百數十年、此其立國之基、必有遠勝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勢而有爲、雞鳴、蟋蟀、所謂先立其基者也、蓋自丁公唐叔立國於成周盛時、其設施措置、政事紀綱、必有能撫綏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遠詩缺、無從詳考、賴此二詩、猶足見其遺澤、何者、此二詩者、皆其數世以後之詩、國安民樂、朝野無事、正人心逸豫之時、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致猶存、立國之紀綱未壞、是以雖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賢君、卽可以經理整飭而得志於諸侯也、故此二詩者、皆當在春秋以前、編詩者首載之、以見夫南山、盧令、甫田、羽、采苓之所以不至於亡、而且以大敗其國者、賴有此也、

還序云刺忽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云云、著序云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後之說詩者、因此遂謂作此詩者其意主於刺也、余按還云揖我謂我儇兮、著云俟我於著乎而東方之日云在我室兮、履我卽兮、皆以其事歸之於己、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爲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汚者乎、南山、刺襄公也、則其序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而此三詩、但云哀公好田獵、云時不親迎、云男女淫奔、並無一言及於刺者、與南山之序迥不類、疑作序者之意、但以錄此詩爲刺之、非以作此詩爲刺之、不必附會而爲之說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朋友亦可、施之男女私會亦可、未見其必爲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干旌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見其必爲淫奔者、竊謂過此等詩、但當缺其所疑、不必强命之以事也、說已詳見前邶、鄘、衛風中、

魏風

葛屨、汾沮洳二詩、序皆以爲刺其君之儉嗇、朱傳采序刺儉之說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詞、亦並不似刺儉者、象揥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儀修飾之美言之、似譏其華而不實者、甯有刺人之儉而但歎其美好者哉、褊、狹也、狹則不能尊賢容衆、非儉之謂、而采莫采桑、亦詩人託興之常、如采苓采蘩采杞之

屬非謂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與其奢也甯儉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儉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則尤難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晉悼以霸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平仲以顯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儉亦何負於人而乃以爲刺且瑣瑣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時汙尊抔飲楚之先世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未聞有以其儉爲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國者殆不可以枚舉胡爲乎魏之人獨以儉爲詬病無怪乎宋蔡京之據周官不會之文啟徽宗之奢以覆其國也蓋此二篇章法與鄘風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飾之美而末以一二語醒出詩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風善於言者也羔裘采莫不過借以起興執此爲儉之證誤矣

桃乃愛時非刺時陟岵以爲行役思親者得之然謂國小而迫數見侵削則二篇中皆未見此意園桃所愛在國無政若果已見侵削則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蟋蟀召南之殷其靁豈必皆見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畝爲國削小民無所居語尤附會十畝但就樹桑之地言之非以十畝授田何遂至於無居朱子以爲政亂國危而不樂仕是也大抵詩序揣度爲多以唐魏之俗多勤儉故謂之刺儉以魏國小而鄰於晉故以爲國小而見侵削耳甚至唐風之蟋蟀明言無已太康而猶以爲刺儉其評古人亦已甚矣○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當以上五字爲句下六字爲句於文既順於韻亦諧蓋子與已諧季與寐諧弟與偕（舉里反）諧也近世乃於行役處讀斷失之矣

伐檀序以爲刺貪朱子以爲美不素餐然細玩其詞二意實兼之蓋惟賢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遯於十畝之間故在位者皆貪鄙之夫不以無功受祿爲恥其反覆歎美於辭榮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碩鼠序以爲刺其君之重斂朱子以爲刺其有司然細玩其詞莫我肯顧莫我肯德與小雅黃鳥篇筆意相類非惟不類刺君亦不似專指有司者蓋由有司不肖惟務朘剝小民以自逸樂而不復理民事以致豪强輿隸皆得肆行吞噬而無所忌故民不堪其擾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誅求者其害大小因於衆人之魚肉者其害最鉅惟有司不以素餐爲恥誅焉而不爲速速焉而不爲理則姦民益肆里巷之間皆不能安其生此即有司廉靜寡欲民猶不勝其困況加之以貪乎無怪乎其以碩鼠爲憂也

魏風僅七篇然讀之興亡之故如指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孫黎民也執政者褊心則在下之賢才無由進況人之心思不能兩用務實政者必簡於虛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節若鄭大夫惟以修飾容儀爲美而貴遊子弟傲而效之則不復以量德程才爲事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西晉之所以陸沈也是以園桃詩人憂其將危然卿大夫狃於舊習莫之知也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即有一二賢者亦困於下位勞於行役家人父子無生聚之樂由是稍有魏者皆不戀富貴而戀田園矣賢人去則在位者益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見卿大夫之皆素餐也豈惟素餐而已方且剝民以奉己縱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晉師一至不復有禦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難多亦奚以爲豈不信哉

大抵國家盛時皆以勤政愛民黜華崇質爲務故衛風首以淇澳齊風首以雞鳴唐風首以蟋蟀雖以鄭之其細已甚而猶以緇衣冠之一則其時在春秋前君德民風尚美二則編詩者亦寓懲勸之意觀其先世詩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雖衰風俗雖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風首二篇獨以左辟象揵如玉如英爲刺則是魏當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無遠慮而但以修飾儀容爲事植基本不深而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即以桃園一詩繼之編詩者於此蓋有深意焉惜乎說詩者皆爲刺儉之說所誤而見不及此也漢初諸家解經雖不盡合經意尚多推之政事自毛詩以附會爲事鄭氏箋之遂變而爲章句之學學者讀之不過以爲詩賦之資舉業之用而已故今初學之童子莫不誦詩者及其爲政雖舉人進士毫無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視以爲固然無他詩自詩政自政彼其讀詩之時固不知其爲政也嗟夫嗟夫政與詩之分其來固已久矣

季札之觀樂也於鄭風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陳風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然陳爲楚靈所滅楚平復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而鄭下至戰國之初而後亡乃魏風之大而婉險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蓋凡風俗之浮靡而無遠慮者勢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培克持權强凌弱衆暴寡有不可終日之勢則其亡也忽焉吾故讀黃鳥我行其野之詩而知周之必衰讀碩鼠詩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賢人去則風俗日頹故白駒之後次以黃鳥我行其野兩篇十畝伐檀之後次以碩鼠一篇理勢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過昏姻不相顧恤而已薄則薄矣初未有相凌藉事也黃鳥啄我粟矣然所損不多且猶有邦族之可復也碩鼠則吞噬無厭矣而又作於士著之人非適樂土其勢無以自全是以西周雖隕猶有郟鄏之遷而魏遂爲晉所滅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顧恤者患在凌夷不振故其害緩互相吞噬者患在驕侈不安故其害速舉者比而觀之則興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覩矣

二南以外豳風尚矣其次則莫若魏風鄭衛之風舒緩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弱齊秦之風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强魏風則皆不然其詩樸茂深厚元氣未漓蓋其俗猶爲近古焉葛屨之刺褊心止篇終一語彼汾之譏貴遊僅微露其意皆不失溫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親之念無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歎不均者乎無有也有如肅羽之呼蒼天者乎無有也且不言己思親而但言親思己慈孝之情尤爲篇章十畝但言退居之樂不及服官之難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託興尤遠爲美爲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歎誦之使人鹿鄒之心都消惟園桃與碩鼠變時感事語頗沈痛然猶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風俗之厚蓋迥非他國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爲耳然晉自併魏以後國勢益强遂覇天下及三家分晉而魏氏爲多賢文侯修德勤民爲戰國諸君第一善乎吳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歸哉其知音也乎截而下讀其詞猶令人神往信乎詞之與聲果不容分而爲二也

唐風

唐風何爲首以蟋蟀也。猶齊風之首以雞鳴也。所以著晉盛之所由來也。而蟋蟀之用意。較之雞鳴尤美。序乃以爲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今觀其詞。但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儉何在焉。且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爲晚務閒相與燕飲。而憂深思遠者得之。然尚有未盡者。何者。此詩前四句。特係開篇。後四句乃其主意。與東山之四章相類。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謂人之常樂。正謂人之不當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居謂現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本業。先盡力於其所當務。而後以其餘暇行樂。雖行樂而仍不忘其本業也。職思其外。外謂意外所遭。本業雖已克盡。而事變之來無常。不可以爲未必然而置諸度外。朱子所謂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常過而備之者是也。職思其憂。樂者憂之所伏。太樂則憂必至。故計然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孟子曰生於憂危。死於安樂。所以樂之時。常作一憂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顧也。蹶蹶、罷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樂不忘憂。則不至於有憂。傳所謂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則此三章者。即高宗不敢荒寧。文王小心翼翼之意。非陶唐之遺民。安能如是。第以勤儉美之。猶失其旨。況反以爲刺儉。不但與詩意相枘鑿。而與季札所言思深憂遠者亦大相逕庭矣。而世猶以序爲可信。無怪乎授之以政而不達也。

大抵人情處貧困則思慮多周。處安樂則奢侈易起。唐自叔虞至此。蓋不下數世。百有餘年。太平日久。年豐人樂。上下恬熙。正縱恣怠惰之時。而其言乃如是。則其居安思危。循分守義。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頗薄。不耐處約。亦復不耐處樂。衣食饒足。則侈蕩頓生。乾隆四十三年。余鄉大饑。人不自存。甫豐收三年。而民即恣意暴殄。貧者亦美衣食。憚勤苦。近西山處。俗尤尚侈。婚葬之費。常至鉅萬。城中演劇。幾無虛日。尤好爆竹之戲。聲常徹耳。每歲放烟火於城南。男女駢肩累跡。蜂屯蟻聚。有娶妻者。則姻友助以礮。沿途聲常不絕。其以繁華相尚者是。其居且不之思。況於思外。又況於思憂乎。然強者皆取人財以自奉。黠者百計謀人之財。而恐弱者一遇荒歲。即逃外郡。困踣道路間。嗚乎。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風之好樂無荒。則皆有以自給。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窮餓。然勇威怯。智欺愚。橫暴鄉里。人皆習以爲常而不之怪。數十年不葬者。十家而九。而少節浮費。則衆共非之。故諺曰笑貧不笑娼。吾類爲政者。善所以導民。使風俗漸臻於淳厚。庶幾無愧於學詩也。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讀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東門、言好德也。然讀之而知鄭俗之淫。蒹葭、言好賢也。然讀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讀山有樞之詩。而益知唐俗之美也。蓋惟其民勤於職業。所憂者遠。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詩人以此勸之。使如陳鄭之風淫靡。是尚。則此詩不必作矣。且其所謂喜樂永日者。不過曳婁衣裳。馳驅車馬。掃庭內而考鐘鼓。使在今日。即爲循分自守之人。初無放縱荒淫之事。而已滿其願。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恣爲淫巧。狎妓呼盧。鬧燈演劇。烟火雜戲。闖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見未聞。即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鼠狐裘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窩海參之目。其餘雕鏤挑繡之屬。奪目爭妍。亦莫非古人夢想所不到。視所爲曳婁馳驅者。且漠漠而無味。然則古所云逸樂者。即後世之不自逸樂者也。況於不自逸樂者乎。吾故讀山有樞而益歎唐俗之美。而知晉之必霸諸侯也。序乃以爲刺晉昭公政荒民散。將以危亡。與詩意全不類。豈有不勸之以勤政愛民。而反勸以及時行樂。不憂國亡而反愛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說也。呂氏祖謙乃以呂頵之棄珠玉爲比。曲爲之解。類俱責呂祿之棄軍。未嘗勸以棄珠玉也。特自憤而棄珠玉耳。豈得用以爲比。甚矣。後儒之好附會以護序之失也。

杕杜序以爲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朱子詩序辨說云。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余按曲沃、正晉之宗族。方患其強。大有滅翼之勢。而今反謂他人不如同姓。與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覆讀之。一何其與晉事如合符也。蓋自昭公以後。患在兄弟之相爭奪。而自獻公以後。則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莊之族。譖富子而去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文公諸子。皆適他國。其見於傳者。雍在秦。樂在陳。成公在周。襄靈以後。遂以爲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併。而韓趙魏共分晉國。詩言若蓍蔡然。則是此詩與滅翼以前之事正相反。與獻公以後之事酷相類。而序乃以曲沃爲言者。無他。序以無衣爲美武公。而此在無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當之。不知無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無失次。或者此詩即指獻公以後晉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說耳。即果詩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國。使晉君能服膺此詩。則無復有三家分晉事矣。然則無論此詩所言爲家爲國。而其禍福皆如燭照數計。無怪乎季札以爲思深而憂之遠也。五霸桓公爲盛。齊桓在位數十年。晉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軫、狐偃、趙衰等亦非其比。然齊桓既沒。齊遂失霸。而晉文子孫繼霸百數十年。此何故哉。吾讀春秋經傳時皆疑之。近年細玩風詩。始知其故。蓋晉本承陶唐之舊。民情淳厚。流風遺俗。尚未盡改。非但蟋蟀一詩好樂無荒。爲思深而憂遠也。觀椒聊之盈升。亦似預知有汾隰之獲者。閔杕杜之葉湑。亦似預知有屯留之邊者。乃至采苓之刺聽讒。爲之代謀深慮。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愛國之忱而作焉者。與巷伯青蠅遭讒憂憤之詩皆不類。即鴇羽之思親。杕杜之好賢。亦皆足見風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國所及。不惟鄭、衞之靡弱不可同語。即決決大風。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猶師武臣力。綿延數世。下至戰國之初而猶謂晉國天下莫強也。故讀蟋蟀、知周之所以王。讀唐風、知晉之所以強。信乎詩之可以觀也。

讀風偶識卷四

秦風

吾讀詩至秦風車鄰之篇。而不禁喟然三歎也。曰嗟乎。趙高之禍。其萌於此矣。春秋之世。齊、晉爲强。而戰國則秦爲盛。然齊風首以雞鳴。唐風首以蟋蟀。而秦風之第一篇第一章。獨斤斤以寺人爲言。且寺人亦有見於詩者矣。寺人孟子卷伯有之矣。然特婁讒詩耳。時維婦寺。瞻卬戒之矣。然特因哲婦傾城而波及之耳。未有鄭重言之若此篇者。寺人之權、安得而不重乎。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不過往來將命。初無預政事也。曰寺人所以能干政者。正以其將命耳。寺人亦有何權。寺人之權。卽君子之權也。故人既見君子。則權在君子。未見君子。則權在寺人。秦之權、在始皇者也。然人不得見始皇。則始皇之權。卽在趙高。始皇崩。權在二世者也。然人不得見二世。則二世之權。亦卽在趙高。彼夫扶蘇、蒙恬、蒙毅、李斯之屬。斬首而就戮者。豈有他哉。不過未見君子而已。藉使扶蘇、蒙恬、得見始皇。始皇必不殺之。卽殺與斯得見二世。而言其情。亦未見二世之必致之死也。是以鄭之緇衣。孜孜焉適賢人之館。齊之雞鳴。汲汲焉聽羣臣之朝。無他。皆恐人之不得見君子耳。陳蕃、竇武、楊璇、熊延弼之屬。位居台輔。功在國家。而一旦不獲其死。無他、亦不過不得見君子耳。故孔子曰詩可以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此治亂興亡之大要。不知說詩者何以皆無一言及於此。而但以爲美其君之初有寺人車馬也。無怪乎誦詩者多

而授之以政而不達者亦正不少也。

詩之言未見君子者多矣。汝墳曰惄如調飢。草蟲曰憂心忡忡。皆據未見時之思慕言之。惟未見時有相慕之忱。故既見時有相逢之樂。而此篇獨先以寺人之令。若未見時有寺人之令。然後既見時有瑟瑟之鼓者。嗟夫。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其情親矣。其分尊矣。而未見君子。則不能不借助於寺人。豈不可懼也哉。是以及時行樂。猶恐奮不能待。而其忘也忽焉。亦非但此詩然也。權輿之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何以始重之而終替之也。毋亦惑於近侍嬖倖之言以至此乎。晨風之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似初嘗有功於國。而後爲人所間。不得見於君者。故序以爲棄其賢臣。朱子雖疑晨風爲婦人念夫之詞。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然。而百里奚非秦人。厥辜之歌。不見爲經傳。恐未可以是概秦俗也。語詳朱子詩傳。大凡人主任用近侍。賢人未有不爲其所譖者。編詩者以車鄰始。以權輿終。或亦有深意存焉乎。觀於商鞅富强之才。必由景監以見。呂不韋懼禍。則薦嫪毐以爲內援。似秦立國以來。多寄耳目於寺人者。而秦本周之舊。先王遺澤猶存。固當有遠慮之君子。或者詩人見微知著。故作此詩以風之。未可知也。縱作詩者不必果有此意。而讀此詩自可以悟此理。正不待於讀秦本紀李斯列傳而後知其敝也。

壅蔽之患。不俱寺人然也。但凡近習嬖倖。苟得將出納之命。皆能變是非而快恩讎。唐長孫無忌以元舅秉政。受託孤之任。而一月不得見高宗。則生死之命。懸於許敬宗之手。五代歐陽彬求見楚王馬殷。知客樊某需賄不遂。竟不得見。殷卒奔蜀。爲節度使。故彬詩云。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亦不但人主然也。卽府縣長吏。苟使人將出納之命。皆能隔聰明而作威福。昔者府縣官皆坐堂上理事。吏胥環立案前以聽命。訟者投文者咸執牌由門而進。面爲批答。置印架上。有文移則取而印之。以故權不下移。合冤者少。寅賓館在大堂之側。士大夫來則見之。蹌口則往答之。非徒示謙而已。亦欲諮諏小民之疾苦也。以故上下之情常通。不知何時改辦事於宅門以內。文呈批稿。悉由宅門出入。而爲守令者又多耽於逸樂。安自尊重。往往懶於升堂。訟者待至數月。或至經年而不得見。至士大夫來者。尤不樂與酬對。卽其人爵位匹敵。可與並坐鼓瑟鼓簧之人。而亦艱於一見。由是權盡歸於門丁吏胥。喜則福之。怒則禍之。一縣中莫敢誰何者。役之煩也。獄之冤也。百姓皆以咎官。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豈必寺人然後能爲威福也哉。嗟夫。十五國風。人讀之。皆詩也。余讀之。皆政也。雖然。此難爲世之專事舉業者言之也。

吾讀秦風而知秦之必并天下也。吾讀秦風而知秦并天下之後之必不復見三代之盛也。何者。三代盛時。皆以德服民。以禮治民。東周以後。王者不作。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勝。則惟以力爭之。而兵凶戰危。人情多憚而不肯前。獨秦俗樂於戰鬬。視若日用尋常之事。小戎、婦人詩也。而矜言其甲兵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則男子可知矣。無衣、平日詩也。而志切於戈矛。意在於同仇。行陣也。而衽席視之。鋒鏑也。而寐寤依之。則臨敵可知矣。其風俗之勁悍如是。天下誰復能當其鋒者。湯武既不可作。而自田氏、三

家擅政以來，鄙桓文亦不能再覩，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勢也。雖然，既以力爭之，則亦必以力守之。漢高帝所以威加海內，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是以所務者，惟治其甲兵，扼其險要，峻其法令，以弱天下之民，而先王之道以德齊以禮者，至此都無所用。雖欲復爲三代，烏可得哉。無怪乎蒹葭之伊人之隱而不出也。朱傳之論無衣，深得其旨。惟謂小戎爲以義興師，尚有未盡。篇中但稱車甲之盛，固未嘗有一言之及於義也。至序反以無衣爲刺用兵，失之遠矣。又按春秋傳季札觀周樂，以齊、豳、秦、魏、唐、陳爲次，而今乃列於唐風後者，意編詩者之所更定，蓋自周衰鄭弱，齊、晉迭興，晉霸既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勢，此古今升降之原，或編詩者預知之而列之於此，未可定也。

白駒、好賢詩也。曰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蒹葭、亦好賢詩也。然但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縶維也，不望其逍遙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駒之時，周道既衰，周禮尚在，特其君不能用賢，其臣不能舉賢，故詩人猶望其人之出仕，其國之中興也。迨至平王東徙，地沒於戎，秦雖得而有之，而所聽信者寺人，所經營者甲兵征戰，而不復以崇禮樂教化爲務，人材風俗，於是大變。然以地爲周之舊也，故猶有守道之君子，能服習先王之教者，見其政變於上，俗移於下，是以深自韜晦，入山惟恐不深。詩人雖知其賢，而亦知其不適於當世之用，是以反覆歎美而不勝其惋惜之情焉。故讀蒹葭而知三代之將變爲秦、漢也。序以此詩爲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禮，說者因以伊人爲喻周禮，朱子以其說爲鑿，夫強指伊人以爲周禮，其說誠鑿，然以伊人之不出爲因周禮之不用，則朱傳與序說未嘗不互相發明也。特說序者失其指耳。嗟夫，此詩在小戎之後，黃鳥之前，知秦人惟務強兵而不復以愛惜人材爲事，使伊人不在水一方，且將有繼子車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信乎其有見幾之哲，宜詩人之反覆而歎美之也。

陳風

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陳風何爲首以宛邱、東門之枌也。君子是以知陳之不能久也。大凡人情宜勢而不宜逸，宜檢而不宜縱，奢蕩之心勝，則本務必荒，於是乎孝弟勤儉之風微，奢蕩之俗成，則財用必匱，於是乎爭奪欺詐之事衆，故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以賢君大夫修其政事，務防閑其民，使不得縱恣。今陳風首二篇即以奢蕩爲事，則其政事可知已矣。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樂者矣，還之言夸矣，然不過好田獵耳，山有樞言及時行樂矣，然不過治食衣服以自適耳，未有若陳俗之專以遊蕩爲事者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何恃而能久，是以春秋之世，陳最不振，幸而齊桓一霸，得以少安，齊桓既亡，遂折而服役於楚，未久遂爲楚莊所滅，幸而復封，而楚靈復滅之，又幸而再封，而楚惠卒滅之，豈非風俗之敝故哉。詩人蓋預知其如是，故賦其事而深譏之，而衡門之高士，亦遂樂飢而不出也。

衡門序以爲誘傷公，朱子以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今按衡門、貧士之居，樂饑、貧士之事，食魚取妻，亦與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說是也。編玩其詞，似此人亦非無心仕進者，但陳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國事民艱爲意，自度不能隨時俯仰，以故幡然改圖，甘於岑寂，謂廊廟可居，固也，即衡門亦未嘗不可居，飯鯉可食，固也，即蔬菜亦未嘗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即荊布亦未嘗不可取，語雖淺近，味實深長，意在言表，最耐人思。蓋賢人之仕，原欲報國安民，有所建白，若但碌碌素餐，已無樂於富貴，況使之媚權要以干進，被賢人者，肯爲宮室飲食妻妾之奉而爲之乎。恬吟密詠，可以息躁甯神，朱傳得其旨矣。

東門之池序以爲疾其君之淫昏，思得賢女配之。今按漚麻漚苧，絕不見有淫昏之意，即使君果淫昏，亦當思得賢臣以匡正之，何至望之女子，而人者禮不再娶，恐亦不容別求良配也。朱子以爲男女會遇之詞，較爲近理，然亦無由見其必然，細玩此詩，絕無狎褻之語，而有隨遇而安之意，恐亦賢人安貧自得者所作，既忘交而絕游，則惟有悅親戚（親戚猶言骨肉至親）之情話耳。老萊子攜妻負薪，梁伯鴛夫婦偕隱，何嘗非賢人之事，正不必因彼美淑姬一語，遂定以爲淫詩也。

東門之楊以下六篇，序以爲刺詩者五篇，今玩其詞，惟墓門、株林爲刺詩耳。株林一篇，絕無一語直斥之者，但云胡爲乎株林，以從夏南故也，然則非適株林也，特從夏南耳。一問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說于株野，朝食于株，則其惟務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顯然可見，其言語之妙，與鄘風蝃蝀篇略同，但用筆各異耳。至以墓門爲刺陳佗，則絕不類，陳佗不聞他惡，但爭國耳，而篇中絕無一語針對陳佗者，此必別有所刺之人，既失其傳，而序遂強以佗當之耳。若此果爲刺佗，則語皆索然無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讀株林而知墓門之必非刺佗也。蓋陳靈之事，見於春秋傳，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并知其立言之妙，墓門所刺之人，不見於傳，故無從知其妙，然則三百篇中，言語之妙者，不知凡幾，特其事不見於傳，無可考耳。吾願說詩者皆缺其所疑，勿強不知以爲知也。

陳風凡十篇，首二篇即言歌舞，其餘八篇，言男女約會思慕者四篇，刺淫亂及無良者二篇，獨衡門、東門二篇爲佳詩耳。然皆賢者高蹈不仕之作，則其風俗政事，從可知矣。吳季札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可謂知樂也已。吾故讀陳風而知陳之必亡也。然吾讀株林而又知陳之未遽亡也，何者，靈公雖無人理，然大夫諫之，詩人刺之，是其直道猶存，公論未泯，知其民心尚有一線之未盡，不然，荒淫者聽之而已，人亦不復醜之，即醜之亦不爲詩以刺之，即刺之亦無人爲傳之矣，是以楚莊滅陳而復封之，楚靈滅陳而楚平又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信乎詩之可以觀也。近世說者動謂詩不當存淫詩，不知政事得失，風俗盛衰，皆於詩中驗之，豈容刪而不存，若如所言，詩何由得通於政，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國祚之短長乎，其亦迂腐之至也已。

豳風補說

七月非周公作。鴟鴞非東征時作。東山破斧非大夫美周公。亦非周公勞歸士而歸士答勞之詩。皆已詳於豐鎬考信錄中矣。然七月一詩。義蘊精深。尚未及詳申其說。故復補而解之如左。

七月篇解

余少年時。最愛七月一詩。近因眼疾。難於翻閱。往往背誦風詩以自遣。吟諷既久。始覺少年所得尚淺。卽先儒之說。亦尚有未備未安者。暇日乃爲之解。於所未備者補之。所未安者易之。兩說互異者折衷之。疑則缺之。已詳者則不復贅。時嘉慶庚午夏六月也。

七月一詩。舊說謂首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二章至五章終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終食之意。余按采蘩獻豜。與衣無涉也。于茅鑿冰。與食無涉也。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藉於麻。何爲前四章反無一言稱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細玩此篇文義。首章與第七章相爲首尾。首章言農事之始。七章著農事之終。而資生之計。以衣食居三者爲要。無以卒歲。豈復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誤播穀之事。是以首章農事未舉。先言授衣。七章農功甫畢。卽言乘屋。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其中五章。則皆敘田家雜事。先之以蠶桑者。豳地多寒。承上章授衣之文而先言養老之事也。因帛而遂及裘。故于貉取狸次之。因衣而遂及居。故塞向墐戶次之。而第六章則又雜事中之尤瑣細者。初未嘗以衣食分也。是故同一衣也。麻爲農夫所藝。則次之於黍稷之後。蠶爲女工所成。則列之於雜事之中。至第八章。則又於衣食居三者之外補其未備者以此求之。章法次第。井然可辨。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屬之衣食也。說並詳各章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章述稼穡之始。于耜舉趾。稼穡之始事也。先之以授衣者。關中南北皆山。豳在北山之北。地最苦寒。無以卒歲。來年誰爲之于耜舉趾者。楊忠愍公繼盛之詩所謂饑民餓夫寒欲死。來年縱稔濟誰飢者也。故以授衣先之。冠之以流火者。衣非旦夕可成。故於兩月前預圖之。大凡人情狃於目前。罕爲後慮。豐則不爲荒備。健則不爲疾備。熱則不爲寒備。七月火雖西流。殘暑猶存。距寒尚遠。乃見星流卽知寒之將至。先事而籌。則無倉卒之患。諺所謂天河掉角方音調平聲防備蓋寫者也。故以流火冠之。七月九月。夏正也。一之日至四之日。周正也。傳云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余幼讀此詩。亦苦常視之。其後身至豳七。卽今陝西邠州。唐時改豳爲邠。仲冬之月。朔風勁甚。遽李冬時。小立庭中。微風不起。而肌膚若裂。其寒與有如觱之發栗之烈裂同者。然後知詩人體物之精。立言之妙也。前但言衣。後兼言褐者。褐亦豳所產也。　耜、耕器。卽今之鋤也。古未有犁。故用耜以耕也。言同我婦子者。帛肉專以奉老。勞苦則卑幼皆當任之也。田畯至喜者。上下一體。愛民深。故課耕勤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此下五章皆敘田家雜事。復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蠶桑之事故也。雜事首以蠶桑者。一則王政以養老爲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牆下樹桑五十衣帛爲始。一則承上章四之日舉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

陽、時暖也。有鳴倉庚。月令所謂仲春之月倉庚鳴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徑也。孟子所謂樹牆下以桑者。非環牆皆桑也。民居必相櫛比。左右皆鄰也。蓋於牆外田內樹之。是以必□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間蠶尚稚。鄭箋所謂蠶始生宜稚桑是也。□懿、毛傳以爲白蒿。所以生蠶。按召南詩以采蘩爲公侯之事。春秋傳稱蘋蘩薀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則懿乃蔬屬。可爲饌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蠶者。古今名物不何。缺之可也。朱傳以爲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則詩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懿。於文爲倒置。況用懿爲時不久。爲數無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懿言祁祁乎。然則詩特因言二月間事。故連類而及之。不必果以飼蠶故也。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與幽公子同出同歸。女遵微行。何由得與公子同歸。鄭氏不從是也。然謂感陽氣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傳以爲許嫁之女。以將遠其父母爲悲者得之。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然男多樂婚。而女多不樂嫁。何者。男子娶妻。與之共事父母。女子適人則不得事己之父母。少有人心者。自應爾爾。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傷悲固人情也。如鄭氏之言。傷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爲。甯先周之美俗而有是哉。女而嫁公子。則爲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貴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爲風俗之美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蠶桑之事。遂言季春蠶桑之事。因終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蠶月卽夏正之三月。不稱三月者。豳俗重蠶。故呼此月爲蠶月。猶今人之呼十二月爲獵月也。

條桑、芟桑條也。凡樹至春。則芟其條。使續生者得遂其長。故擇其桑條之遠揚者芟而落之。以取其葉。而枝小附幹者。則俱采其葉。蓋蠶至三月。壯而食多。是以廣取桑葉以飼之也。　載績、績絲以爲帛也。舊說以爲績麻。按上方言治絲之事。何得不言績絲而言績麻。使絲事有首而無尾乎。蓋承上文言績絲。而麻之績亦包括其中耳。觀下文言爲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則此績之爲績絲明甚。　周人尚赤。故曰我朱孔陽。邊畝以前。周已尚赤。然則騶衍稱周以火德王。劉歆稱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赤者。其妄不待言矣。裳、猶衣也。變文以協韻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爲公子裳。尊君親上之義。舉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此因上兩章言蠶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獵也。　秀葽、草蕃也。鳴蜩、蟲壯也。草蕃

殆及公子同歸。

此下五章皆敘田家雜事。復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蠶桑之事故也。雜事首以蠶桑者。一則王政以養老爲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牆下樹桑五十衣帛爲始。一則承上章四之日舉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

陽、時暖也。有鳴倉庚。月令所謂仲春之月倉庚鳴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徑也。孟子所謂樹牆下以桑者。非環牆皆桑也。民居必相櫛比。左右皆鄰也。蓋於牆外田內樹之。是以必□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間蠶尚稚。鄭箋所謂蠶始生宜稚桑是也。□懿、毛傳以爲白蒿。所以生蠶。按召南詩以采蘩爲公侯之事。春秋傳稱蘋蘩薀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則懿乃蔬屬。可爲饌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蠶者。古今名物不何。缺之可也。朱傳以爲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則詩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懿。於文爲倒置。況用懿爲時不久。爲數無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懿言祁祁乎。然則詩特因言二月間事。故連類而及之。不必果以飼蠶故也。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與幽公子同出同歸。女遵微行。何由得與公子同歸。鄭氏不從是也。然謂感陽氣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傳以爲許嫁之女。以將遠其父母爲悲者得之。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然男多樂婚。而女多不樂嫁。何者。男子娶妻。與之共事父母。女子適人則不得事己之父母。少有人心者。自應爾爾。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傷悲固人情也。如鄭氏之言。傷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爲。甯先周之美俗而有是哉。女而嫁公子。則爲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貴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爲風俗之美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蠶桑之事。遂言季春蠶桑之事。因終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蠶月卽夏正之三月。不稱三月者。豳俗重蠶。故呼此月爲蠶月。猶今人之呼十二月爲獵月也。

條桑、芟桑條也。凡樹至春。則芟其條。使續生者得遂其長。故擇其桑條之遠揚者芟而落之。以取其葉。而枝小附幹者。則俱采其葉。蓋蠶至三月。壯而食多。是以廣取桑葉以飼之也。　載績、績絲以爲帛也。舊說以爲績麻。按上方言治絲之事。何得不言績絲而言績麻。使絲事有首而無尾乎。蓋承上文言績絲。而麻之績亦包括其中耳。觀下文言爲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則此績之爲績絲明甚。　周人尚赤。故曰我朱孔陽。邊畝以前。周已尚赤。然則騶衍稱周以火德王。劉歆稱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赤者。其妄不待言矣。裳、猶衣也。變文以協韻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爲公子裳。尊君親上之義。舉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此因上兩章言蠶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獵也。　秀葽、草蕃也。鳴蜩、蟲壯也。草蕃

蟲壯，皆非田獵之時，至八月而禾稼熟，十月而木□脫，然後田獵，取物之中，亦有愛物之仁存焉。上言于豬下言取狐狸，互文以見意也。爲公子裘，猶言爲公子裘，舉其重者言之。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于豬，私獵也。其□，大獵也。安不可以忘危，故有文事必有武備，然兵凶戰危，非可嘗試者，故借田獵以習之。私豵獻豜，亦尊君親上之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因上章言製裘以禦寒，遂言入室以禦寒之事也。斯螽、莎雞、蟋蟀，朱傳以爲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是也。舊說以爲三物，後世謂之促織，或謂之絡緯，亦謂之蛩，皆是物也。啟向本以清暑，故寒則塞之。戶牖三時，不無剝落，故墐之。云嗟我父子者，前三章言裘帛皆以奉老，此入室則卑幼皆同之，故特著此文也。前章首以四月，此章首以五月，亦章法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此章雜敘農桑餘事，蔬酒器物之屬，皆田家瑣細之務也。鬱、薁、未詳何物。菽今謂之豆，後文十月納稼有菽，而此文七月已言亨菽者，蓋豆種類最多，豇豆有人飯入蔬二種，扁豆亦以入蔬，皆陸續摘食之。白豆將熟者亦可食，故七月即亨菽也。邠土宜棗，肥大甘美，他方莫能比者，稻北方罕種之，今邠州惟一川產稻，竊意古者亦當如是，蓋緣所產無多，以故不以充食，但以釀酒，是以後文納禾稼不言稻，而此文爲春酒獨言稻也。稻有黏不黏二種，不黏者可食，黏者可爲酒，所謂糯米者也，故箋傳皆謂稻以釀酒，竊疑棗亦用以釀酒者，今山東有棗酒，關中多用柿醋，或者以棗入稻而釀之，春酒二句雙承上兩句未可知也。壺、瓠也。苴、麻屬，叔義未詳，蓋治麻也，傳謂苴爲麻子，與壺皆以充食，按昔人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又稱魏王貽我五石之瓠，論語亦稱瓠瓜繫而不食，則似古人於壺但以備器用，不以充食也，而麻子亦非可食者，蓋亦治麻以爲布耳，所以瓜獨言食，而壺但言斷，苴但言叔也。荼未詳何物，或云即今茶也，按荼、茶文相似，古讀荼音與茶正同，說爲近之，但茶非可常食，古今不同，缺之可也。樗今俗謂之臭椿，易生而非美材，故以爲薪，後世近山多薪煤，既洩地氣，亦勞人力，平地多薪，枯蘖叢則煙濃，遇歲歉則不給於用，古人豈無稿蘖，且邠山亦產煤，然皆不用而惟用樗，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莫肯預樹樗於數年前也，云食我農夫者，別於上文春酒介壽之養老者而爲言也。

上章首五月，此章首六月，正與上章意同。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此終首章稼穡之事也。首章于耜舉趾，開農事之始，此章築場納稼，表農事之成，首尾呼應，詩人之章法也。前言八月其穫，此何以言十月納禾稼也，禾熟先後不齊，此舉其終而統言之故也。何以繼之以乘屋也，猶首章之先之以授衣也。黍穄稷而穗散，有二種，黏者可爲酒，詩所謂黍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者也，不黏者可爲飯，河以北呼爲穄，今邠人謂之糜，詩所謂其饋伊黍，論語所謂穀鷄爲黍者也，朱子黍離傳云，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按此乃今蜀黍，種自蜀來，而黏者可爲酒，故名蜀黍，俗呼爲高粱，非黍也，黍中原徧地有之，朱子生長閩中，閩浙多稻麥，無黍，僅有蜀黍，故誤以爲黍耳。稷漢以後謂之粟，今北方農夫若呼爲穀，蓋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稱，對米而言，則皆曰粟，故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稷最蕃，故概呼之爲粟，而黍則必稱黍以別之，久之而稷之名雖掩，朱子黍離傳云，稷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按說文云，穄，糜也，又云，糜，穄也，穄乃黍之別種，故糜從黍，今邠人亦呼黍爲黏糜，何者，其類同也，說文云，莠草似稷而無實，今俗所謂穀，正與莠相似，非農夫往往不能辨，而穄與莠尤不相類，則穄之非稷明矣，但山東河南之人多釀入爲去，因有誤以稷爲穄者，閩浙舊無此種，故無從辨其是非耳，云穄、非也，云粟、是也，詳見陸稼書先生黍稷辨及余稷穄辨中。重與穋，黍稷皆有之，言黍稷復言重穋者，雨陽無定度，宜早宜晚，不可預卜，故多其種以冀其有一當也，不、黍稷之通稱，凡穀之穗側垂者皆爲禾，故禾從木而側其首，篆文作禾，麻所以績爲布而成衣也，詳於桑而略於麻者，帛貴者老者之衣，幼卑幼之衣也，前已言菽，此復言菽者，前舉其一二種，此則兼諸種而統言之也。麥以五月熟，乃言於此者，農事既畢，通計一年之所入也。宮功，朱傳云，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余按二義皆當有之，觀於爲公子裘，爲公子裳，則上下一體，義固無所別也，日入而息，乃宵而索綯者，冬晝短而夜長，故以夜補晝也，其始播百穀，朱傳得之，鄭箋以爲祈穀，非也，蓋謂明春又將于耜舉趾，其文正與首章相呼應也。首章農事未起，先言授衣，此章農功甫畢，即言乘屋，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此章敘戌亥月而仍及子丑月，復遙注寅卯月，亦章法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農桑事畢之後，何以復終之以此章也，此古聖人所以燮理陰陽而使無水旱之災者也，何者，務農養蠶，人力盡矣，田疇可闢，百穀可成矣，然使雨暘不時，五穀不登，農夫將奈之何，故復繼之以此章也，蓋雨暘不時有二，一由於天地之氣不通，一由於上下之情不達，語所以達上下之情也。雨也者，雲所化也，雲也者，地氣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鑿之所不及，此雲所由升也，隆冬冰凍，寒氣凝結，則春分以後，地氣不得上升而爲雲，邠山多而地寒，層巒疊嶂之中，必有積冰之處，故必鑿冰以疏其氣也。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堅之候也，納凌陰於三之日者何，恐過此而冰泮也，獻羔祭韭以啟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陽氣日盛，恐陽氣之爍陰，故漸啟其冰以宣陰氣，此所以陰不伏陽，不愆而地氣當升也。然亦有密雲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燠氣之爍之也，燠氣何以爍也，里巷之間，強凌弱，衆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則怨且憤，怨憤之

氣盛，則雲雖升而不能成雨。是以東海孝婦冤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鄭俠言罷新法，而天即雨。故欲和陰陽之氣者，必務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而躋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曰雨暘不時，由於誣獄不平，以平誣獄可矣，羊酒而躋堂何取焉。曰誣獄之平，既事之後則然耳。治民之道，固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誣獄也。古者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如今一縣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縣令長，高自位置，不屑輕與士民相見，民誰敢以朋酒羔羊躋其堂者。羊酒之躋公堂，民之親其君也，實由君之親其民也。此其上下之間，無異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與聚之。民有所惡，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凌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衆自不敢暴寡，強自不敢凌弱，無他，知其耳目周而痛癢切也。兵法所謂上兵伐謀者此也。上下交而陰陽和，雨暘時而禾麥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詩所以必終之以此章也。

七月一詩，凡事皆爲未然之慮，不待於臨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見火已流，知衣之將授也。四之日舉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計田將耕，知耜之當治也。于豳其同在于月後也。見其穫隕蘀而已預戒之，塞向墐戶爲故歲計也。當動股振羽而已遞數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指其故，曰所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語皆非泛言，誠爲先事之慮故也。蓋天下之事，未事而圖之，則有功，臨時而計之，則無及。計然所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者也。是以樂則慮憂，常則慮變，豐則慮荒，故有終歲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惰則不然，田穀豐登，則伎樂頓起，衣食恣爲好美，風俗務尚繁華，若豐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離於道路，即劫掠於閭閻，亦復何濟於事。甚矣古人風俗之美也。

七月一詩，資用盡取之於國中，不待於外求也。五穀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獵。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過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無非國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厲鍛之屬須涉渭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鑿之天，無求於人，無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無所用於金也，不待沈珠於淵而固無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貪，是以無爭。夫惟無爭，是以宗族和諧，鄉里姻睦，美哉俗乎。余幼時至鄉中，見其俗尚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則市綿而紡績以爲布，罕有靡麗之飾，魚肉之奉，而應酬亦殊少，即有之，亦多以餅餌爲饋遺，以故人不蓄錢，亦不貪錢，壯年以後，鄉民漸尚紛奢，需用日增，非錢莫能買也，由是人多貪錢，智者欺愚，強者凌弱，而風俗遂日敝。吾故論邠風而不能無今昔之感也。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趨事赴功，初無安逸暇豫之一時。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蠶績於內，未舉趾而已先于耜，甫納稼而即執宮功，雖農隙之時而亦有剝棗、斷壺、采荼、薪樗、取狐狸、繼武功之事，乃至冰堅水涸一切之事皆畢，而猶使之冒寒鑿冰，勿乃過於勞乎。曰此先王之所以爲憂深而慮遠也。大凡人心不能無所用，不用於此，則用於彼，不用於正，則用於邪，日有所用而無休息，則心專於所營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無分外之思，一日無所事事，則其心遂放，而恣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嘲

乎博奕、樗蒲、燕歌、楚舞、烟火、燈船、雜戲之屬，盛行於時，而民之心遂蕩蕩則不復思義，於是乎子不思孝，弟不思友，而鄰里亦不思任卹，且其用財既奢，則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則必取之於人，於是乎智欺愚，強凌弱，相爭奪而不止，誣獄自是繁，而風俗自是壞矣。是以楚莊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魯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吾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王，讀蟋蟀而知晉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學優而仕者之罕知此義也。

東山詩解

東山一詩，敘室家離合之情，沈摯篤切，最足感人，而絕無怨尤之意，尤足以見盛世風俗之美。余曩在京師時，滇南□□和以其所作東山詩解貽余，余曾書其文後數十餘言，載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諷此詩，猶覺所論未盡，不能自已，復著此解，附載之於七月諸章之後。

衛宏毛詩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余按首章自敘途中情形，次章代寫家中景象，皆未歸時事，謂之爲完與思，尚屬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別乍逢之喜，故曰婦嘆于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爲誤解。若第四章乃言夫婦聚首之樂，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兩句醒出主意，詞意甚明，今乃以爲樂男女之及時，是反以襯筆爲正筆，失詩人之指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二句無韻。我來自東，韻零雨其濛。叶東。我東曰歸，韻我心西悲。叶歸。製彼裳衣，叶歸勿士行枚。叶歸。蝃蝀者螗，韻烝在桑野，韻敦彼獨宿，叶野亦在車下。叶野

首章先寫未歸之時途中情形，以爲下文作勢，西字直照下婦嘆于室句，獨宿車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其舊如之何句，不寫未歸時之苦，不見既歸後之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之實，韻亦施于宇。韻伊威在室，叶實蠨蛸在戶。叶宇町畽鹿場，讀熠燿宵行。叶場不可畏韻，讀平聲也。伊可懷叶畏也。

次章極寫家中蕭條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內。首章所謂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蕭條如此，何以爲情，不如是不見歸後之樂也。前兩章純用反跌，文勢極佳。以伊可懷結之神氣直注末章其舊如之何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叶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叶室。有敦瓜苦，下入韻。烝在栗薪，韻。自我不見，不入韻。除首二句外，篇中單句，惟此二字不入韻。于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寫夫婦相逢之樂。婦嘆于室，我征聿至兩兩相對，然使乍別即歸，亦屬常事，無足異者，故復借瓜苦點出三年二字，以見久別重逢之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韻。熠燿其羽。韻。之子于歸，叶飛。皇駁其馬。叶羽。親結其縭。韻。讀若羅。九十其儀。叶縭。讀若歌。其新孔嘉。叶縭。讀若歌。其舊如之何。叶縭。

此當寫夫婦重逢之樂矣。然此樂最難寫，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縭也而親結之，儀也而九十之，凡其極力寫新婚之美者，皆非爲新婚言之也。正以極力形容舊人重逢之可樂耳。新者猶且如此，況於其舊者乎。一句點破，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真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側擊之詞，最耐學者思索玩味，工於爲文者也。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篇益信詩之有資於言者大也。

我征聿至，于今三年兩句，乃一篇之關目。篇首慆慆不歸一語，次章果贏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內。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搬筆，即補筆也。至第三章始借見瓜點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語之妙可想。

按此詩詞意明甚，不知向來何以解爲大夫美周公與周公勞歸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詩者決之。

通論讀詩

詩之旨趣，前卷言之詳矣。近覺其義有未盡者，復附論之於此。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詩以寫性情，書以道政事，詩之有資於言，可以專對，固也。若政事則莫如書，而聖人反責之誦詩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蓋其故有三焉。一則春秋之世，卿大夫評詩者多，觀傳所記賦詩引詩之事，不可枚舉，故聖人就所素習者言之。二則尚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非尋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賢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故聖人亦不以過望於當時也。三則政以治民，正俗爲要，尚書所言，乃朝廷興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憂喜，風俗之美惡，則詩實備之。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興，讀大東而知周之所以衰，讀齊、唐之風而知其立國之強，讀陳、鄭之風而知其享國之促，車攻、夜如何其，非不朝會，仍其舊也，然誦白駒、黃鳥而知周之必微，載馳、定之方中，非不國家，失其故也，然誦淇澳、干旄而知衛之必久，詩之有益於政大矣，無怪乎季札觀於周樂而興亡得失遂如指諸掌也。余嘗觀前代諸史書，亦自以爲識其治亂之由，其後泛觀前人詩集文集，與野史之所載，士大夫之風氣，民間之好尚，官府閭閻之利弊，所以興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見，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淺，而史之未足以盡政也。聖人於誦詩者而望其達於政，其亦猶此意乎。惜乎世之誦詩者皆爲詩序所誤，強以事附會之，失詩人之本意，遂至與政不相涉也。

大抵國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風俗之固，而人心風俗之固，惟賴都邑大夫之賢，觀大田之詩，遺秉滯穗以濟人，誦無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結友，不惟無爭，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供，而且患難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無他，大夫廉勤自勵，修明政事，扶弱抑強，姦豪有所畏憚，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則不爭，不爭則相恤，是以如此。若貪惰自恣，則政皆失宜，徇私而罔顧，獄者有之，告於上而不爲理者有之，豪強由是肆行，而平民皆無以自保，非附會同黨以求其庇，則別倚豪強而與相抗，風俗安得而不壞乎。吾故讀黃鳥而知周道之衰，讀碩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篤實守分之人，決不肯爲濟惡之事，他鄉寄居之客，斷不能敵土著之民，勢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爲而無如何，莫我肯顧，不可與明言，人皆視爲當然，不以爲異也，非適樂土而復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歸，則所存者皆敗俗之人耳，豈復能有固志，一旦疆埸頻驚，勢必土崩瓦解，無怪乎其避而遷於洛，折而入於晉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學者熟此二篇，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碩鼠詩序以爲刺君，朱傳以爲刺有司，今以黃鳥觀之，食黍食麥，何異啄粟啄粱之喻，蓋亦困於豪強之凌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碩鼠屬之有司也，說已見魏風中。

古之人主有輕信人言而誤用姦人，誤殺賢人者，讀史者輒譏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獨人主然也，雖說經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於曰不可曰可殺，亦然，必待國人之言僉同，然後察之，必待察之見其果然，然後去之殺之，若是乎其不肯輕於信人也。今說經者則不然，衛序鄭箋之說詩也，不過一家如是言

耳。齊詩不如是也。魯詩不如是也。卽韓詩亦不如是也。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而諸大夫國人皆不以爲賢。不以爲不可。不以爲可殺乎。且考之史記、漢書。不合也。考之春秋經傳、國語、不合也。卽細玩本詩之詞意。而亦不合也。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實未嘗賢。未嘗不可。未嘗可殺乎。然而說者皆不之問。有如不見不聞然者。此何故哉。夫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同。尙猶不敢盡信。而必察之。況僅一家言之。而遂曰詩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則古人之受誣者。可勝道哉。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毛詩識小

林伯桐撰

者。以素爲帶。其飾之。則外以元。內以黃。祭服者。元衣、纁裳也。朝服者。元冠、緇衣、素裳也。箋云。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以絺綌煩辱之事。女能習勞。斯無適不可。古之愛養子女者。深思遠慮如此。

卷耳序曰。又當輔佐君子。又字承上二篇而言。詩序本別爲一卷也。

婦人不預外事。而此詩乃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何也。此所謂志也。賢人、國之根本。不必知所用爲何人。不必知何人爲勤勞。而志則在進賢。深宮飄諭。至於憂勤。此所以輔佐君子。與險陂私謁者正相反。詩序得其意矣。

不盈頃筐。無傳。釋文引韓詩說。頃筐、欹筐也。

左傳襄公十五年。引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云。能官人也。自古說此詩者。皆以爲進賢也。

傳曰。人君黃金罍。蓋以梓木爲質。本韓詩說。刻畫爲山雲之形。本周禮注。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飾以金。故曰金罍。

樛木序。正義本有鄭箋。釋文云。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考毛詩校勘記云。以序中言字爲善言。既不出於經。亦不更見箋中。必非鄭注。於正義無文。是正義本亦無此也。

葛藟荒之。傳曰。荒、奄。疏無文。案爾雅釋言。蒙、荒、奄也。郭注。奄、奄覆上聲也。說文大部。奄、覆也。大有餘也。从大、从申、申、展也。

螽斯傳曰。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慎也。蟄蟄、和集也。此有次序。子孫之賢。以仁厚爲本。此德也。最重戒慎。則其才亦可知。諸葛忠武侯之才。其自許者。嘗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以相付。不復知敬慎不敢之爲才矣。能仁厚戒慎。而後能和集。誰無兄弟。誰不欲愛友。然而和集者或有名而無情。何也。必能仁厚。又能戒慎。而後其和也足恃。其集也眞樂。不然。僞矣。

芣苢。傳言有之。傳曰。有、藏之也。王懷祖先生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亦有取也。又云。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證之。掇之則非其次。首章汎言取。次則言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見述聞。案傳言藏之。非謂既歸而藏。謂采得而暫安頓之也。又案。有、謂富也。本邶谷風毛傳。既言采也。又言所采之富也。

薄言捋之。傳曰。捋、取也。與采取也無別。篇與疏俱無文。案說文。手部。捋、取易也。

漢廣。不可方思。傳曰。方、泭也。爾雅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泭筏也。論語古注。編竹木。大曰桴。小曰桴。釋文云。桴、又作桴。

言秣其駒。傳曰。五尺以上曰駒。案說文馬部。馬二歲曰駒。固未有以二歲馬駕車者。又馬高六尺爲騋。亦見馬部。與此傳五尺以上合。則駒當本作騋。詩中駒字四見。惟小雅角弓是馬二歲曰駒之本義。段懋堂謂漢廣、株林、皇皇者華、皆當作騋。乃與左傳、說文合。讀者求其韻不得。改騋爲駒也。案以株林、皇皇者華兩釋文證之。段說近是。嘉定錢氏謂株林、皇皇者華。蓋讀騋如駒。非竟以駒代騋也。見養新錄。然則此章當亦本讀騋如駒。傳例不破字。蓋本作五尺

周南

關雎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何也。蓋內作色荒。則一家多不得所。其心易睽。若夫婦有別。其家事必治。則父子之親可知。詩序言先王以是經夫婦。然後言成孝敬。厚人倫。亦此意也。

傳中言后妃有關雎之德。自爲句。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合下爲句。指后妃所思之淑女。非指后妃也。

后妃助祭。則共荇菜。采蘩傳曰。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是也。以求荇菜與求淑女。

文王至德。不可測度。觀后妃之德如此。則文王刑于之化。大略可想。不獨聖王。春秋之冀缺。後漢之梁鴻。皆能使其妻起敬。亦必有以致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教之失也。

葛覃傳曰。覃、延也。謂延接而生。施、移也。謂蔓引而移於谷中。

服之無斁。仍是說女功。非謂衣之也。故箋以繫治申明傳意。

傳曰。王后織元紞。至各衣其夫。皆國語也。紞所以縣瑱。織五采爲之。獨言元紞。以元爲尊也。紘、纊之無垂緌者。諸侯冕而青紘。禮記喪服文。以青爲紘。用在冕下。從下而上。仰屬於冕。緌則覆於冕上者也。大帶

（以上曰麟）後之刊書者竟改騶爲駒也。（說文引詩亦作我馬維騏。）

麟之止。（止字从釋文本）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此衰世、謂紂之時。又曰。如麟止之時也。此謂古時有關雎之德則致麟。今雖紂之衰世。而公子亦如古致麟之時也。

毛詩識小卷二

召南

鵲巢序曰。國君積行累功。繼世有國者不必皆然。蓋自先世以來言之。

序曰。德如鳲鳩。案釋文云。鳲鳩有均一之德。（飢字即飼其子。）且從上而下。爽從下而上。

采蘩傳曰。蘩、皤蒿也。白蒿非水中所生。謂在於沼沚之旁也。（本孔疏）

傳曰。神饗德與信。德者。其人平日有德。信者。臨事之誠敬。（左傳曰。神有明信。可薦於鬼神。是也。）鬼神之情狀不易知也。且先於此等語求之。

傳曰。被、首飾也。被即周禮追師之次。箋所謂髲髢也。（副他人之髮以被於首者。）

箋云。潔溉者。祭先一夜之事。視僭爵者。正祭早時之事。

草蟲傳曰。惙惙、憂也。（箋疏無文。案說文心部。惙。一曰。意不定也。又案方言卷十二。惙。中也。郭注。中宜爲忡。）

詩言陟山采薇。爾雅釋草。薇、垂水者。山閒水閒皆有之也。（西山伯夷作歌亦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采蘋傳曰。藻、聚藻也。疏云。藻聚生。釋文引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說詩說也。）

傳曰。行潦、流潦也。行是道路。疏云。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采蘩傳曰。于於此詩各章子字皆同。）

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菹。案湆、汁也。鉶羹是羹之有菜者。菹、謂菜也。（爾雅傳曰。菹。摶也。爾疏。摶、摶也。玉篇引詩作。左右芼之。毛大可於左右芼之云。凡疏。菹煮於湆者皆謂菹。一見所擬詩札。）全失毛傳之意矣。

甘棠。勿翦勿敗。敗字傳箋疏俱無文。案說文支部。敗、毀也。（案說文手部。摔、一卽拜本字。一之从手。摔、擊、疾也。故傳曰。拜之言拔也。又案釋名云。拜於丈夫爲跌。跌然。猶折下就地也。）

史記曰。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名家之彝鼎圖書。其爲甘棠也多矣。古人有數世而寶一觶者。皆勿翦勿伐之義。

行露傳曰。視牆之穿。可謂鼠有牙。蓋言鼠本無牙也。段懋堂曰。前當脣者稱齒。後在輔車者稱牙。牙較大於齒。鼠齒不大。故謂無牙也。

羔羊箋云。競相切化。儲卿大夫爭相切磋變化。又云。皆如此羔羊之人。謂其人皆如此羔羊之德也。（鴇羽箋云。是如鳲鳩之子。亦謂是子如鳲鳩之德也。）

傳曰。紽、數也。謂素絲以英裘。（英音映。蒙以爲飾。）其數有五也。

傳曰。革、猶皮也。皮者連毛。（說文皮部。剝取獸之皮。）革則去毛。（說文革部。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皮。）耳。疏云。散文則皮革通。是也。傳曰。緘、縫也。案爾雅釋訓。緘、羔裘之縫也。尤明。（疏云。縫合羔羊皮爲裘。經卽皮之界域。因名裘縫爲緘。五緘既爲縫。則五緘五線亦爲縫也。邵二雲爾雅補郭。謂云。爾雅釋訓。緘者。皆舉中言之。）

標有梅。迨其謂之。無傳。箋云。謂、勤也。（疏亦無文。）案。此爾雅釋詁文。（郭注。但引詩耳。無注。）考釋名釋書契曰。謂、猶得。敕。（案。敕戒也。）

小星傳曰。三心五噣。毛不以三爲參者。疏云。下章昴不五星。（案昴七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也。噣者。爾雅釋天。咮謂之柳。漢書天文志。柳謂鳥喙。則噣實柳星。以其爲鳥星之口。（周禮方相氏。曹風候人傳。咮、喙也。）故謂之噣。（說文口部。噣、鳥口也。）不自安。謂謂然也。

傳曰。肅肅、疾貌。疏引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侍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夜而疾行。是其異也。

傳曰。寔、是也。（疏無文。）此爾雅釋詁文。說文山部。寔、止也。實、富也。牆本不同而聲同。（大雅韓奕箋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故經中互相假借。此詩當用寔字本禮。故傳訓是。（鄭注行云。寔者。是聲之轉而下者也。）

傳曰。參、伐也。參三星。伐亦三星。本非一也。以伐與參連體。故云。（周禮解。斂六旅以象伐也。伐止三星。而云六以象者。又以伐統參言之。）又曰。鼎、留也。疏引春秋元命苞云。鼎六星。鼎之爲言留也。

江有汜傳曰。決復入爲汜。此爾雅釋水文。郭注。水出去復還。（謂江水已決出外。而其流又還入江。）比於江水則小矣。故疏云。江水大。似嬉。汜水小。似媵。

其嘯也歌。無箋。案說文口部。嘯、吹聲也。箋云。嘯、蹙口而出聲。（此卽說文之蹙其口出聲。則是吹聲矣。）嘯、吹、歗同。（從欠。嘯與笑

異。說文竹部笑、喜也。釋名釋言云笑、鈔也。夾皮上鈔者也。何彼襛矣序。車服下王后一等。箋云。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者。王后之路車有五。厭翟爲次。翟、雉也。厭者。次序雉羽。使相迫合也。以爲車兩旁之蔽。勒者、馬勒。以車爲之。面者、責面也。以白色黑色備爲總、以繪爲之。著於馬勒以爲飾。繢畫文也。王姬下嫁。及公侯伯夫人皆乘厭翟。王后初來則乘重翟。子男夫人但乘翟車。衡碩人詩。翟茀以朝。卽厭翟也。服則褕翟者。王后之六服。褕狄爲次。褕翟卽翟。是雉名。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鷩。爾雅釋鳥文。毛意以褕翟之羽飾衣也。本鄭風君子偕老傳。

傳曰。襛猶戎戎也。案襛訓爲厚。說文衣部。襛、衣厚皃。段懋堂云。凡襛聲之字皆訓厚。戎、大也。戎戎者。大而又大。其厚可知。華如桃李。疏云。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

傳曰。緺、繪也。爾雅釋言文。案郭注。緺、繩也。小雅采綠箋云。緺約綠也。江東謂之繪。詩及爾雅。繪皆謂繩。禮記王言如繪之繪。則謂繪經所以飾者。

騶虞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疏云。五色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不盡殺之。戰之者。不忍盡殺。猶如戰然。

毛詩識小卷三

鄭

柏舟傳曰。耿耿、猶儆儆也。箋疏無文。案廣雅釋訓。耿耿、不安也。楚辭遠遊注。耿耿、不寐貌。眞時命注引詩。作烱烱不寐。烱烱、光也。見廣雅釋訓。如有隱憂。疏云。如人有痛痒之憂。高郵王文簡公非之。謂如讀爲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案如而古通。大雅。如賓如祀。釋文。如字皆作而。是也。

箋云。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鄭意謂此仁人是同姓之臣。與其君有兄弟之道。世亦有兄弟不相據依者。但以爲如是者希少。冀望其君不如是也。

傳曰。彼、彼兄弟。疏云。反達彼君之恚怒。案。以君之尊。而稱曰彼者。蓋同姓之臣則可。書金縢。周公稱若爾三王。亦此意也。

傳曰。富而閑習也。富者、偏也。閑者。毛詩釋文校勘記云。此嫻之假借。說文。嫻、雅也。蓋言嫻雅而習熟也。日居月諸。居諸皆語助辭。後日月篇傳曰。日乎月乎。可證。胡迭而微。疏云。日當常明。月卽有虧。今日與月何爲更迭而虧傷乎。

綠衣箋云。禮、大夫以上衣織者。禮記玉藻。士不衣織。注。織、染絲織之。謂先取絲染之而後織爲衣。士衣染繒也。

燕燕。佇立以泣。箋疏無文。案爾雅釋詁。佇、淹留久也。故傳訓佇立爲久立。

傳曰。塞、瘞。釋文。塞。崔集注本作實。案說文心部。塞、實也。段懋堂曰。塞爲瘞之假借字。塞實卽誠也。瘞埋必塞實者。毛傳說文一也。

疏云。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但作期望之詞。似非也。蓋稱其在衛始終溫和而惠順。此見於外者。善能自慎其身。此其內行。

日月。逝不古處。傳曰。逝、逮。案爾雅釋言。邁、逝也。邵二雲正義曰。邁本當作逝。今作邁。或體字。逝又通作嚌。篇。嚌肯適我。毛傳。嚌、逮也。釋文引韓詩作逝。肯適我。

傳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案禮記禮器。曰。月生於西。故盛而後出於東。易納甲之例。震象出庚。庚、西方也。父兮母兮。箋云。言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者。謂尊親莊公如父母也。婦人以夫爲天。故可以父母擬之。

傳曰。遹、循也。疏無文。案說文辵部。遹、循也。述與遹古通。孫炎曰。遹、古述字。案爾雅釋詁。遹、遵、率、循、由、從、自也。郝懿行云。循與自皆遹、遵、率之義。

終風。願言則嚏。傳曰。嚏、跲也。毛詩校勘記云。嚏不得訓跲。毛作疐。此引段懋堂之說。案說文疒部。疐、礙不行也。从疒。引而止之也。疐者與牽同意。故疐可訓跲。疐亦通疐。說文足部。疐、躓也。引詩。蹶躓其尾。擊鼓。不我以歸。疏云。不於我以告歸期也。

傳曰。憂心忡忡然。案說文心部。忡、憂也。又案方言卷十二注。忡、猶怖怖意也。

凱風箋云。成言孝子自責之意者。言、我也。

傳曰。聖、叡也。案人而化之之謂聖。此聖人吾不得而見之聖也。叡作聖之聖。則明智之謂。小雅。人之齊聖。大學。人之彥聖。皆是。故疏云。非必要如周孔也。

雄雉傳曰。雉雉見雌雉。爲句。飛字下屬。

箋云。奮訊其形貌。訊卽迅。古可通。禮記樂記。訊疾以雅。釋文云。訊、本又作迅。是也。

箋云。事君或有所留者。謂當時大夫同事君者。或有留在國。故女怨云。我不知何者爲德行。若言我夫無德。則固不忮不求者也。

匏有苦葉。深則厲之深。對淺言之。比之淺者爲深耳。深涉之深。不可渡也。又深於深則厲之深。所引出膝以上。爾雅釋水文。所包者廣。非謂水僅過膝也。揭、褰也。則水淺可知。爾雅。由膝以下爲揭。毛傳不引者。疏云。略耳。傳意以則厲則揭與禮義得宜。箋但以喻男女之質不肖及長幼。似不如傳意之渾成矣。濟盈不濡軌。王懷祖先生引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軌與軹於事同。謂轉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輕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又引孝

成裕說、車轉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車之濟盤、必濡其軸頭、又曰、古輈軸同聲、又云、由與舟擊相近、今直隸人呼舟軸之軸聲如軸、故軸與爲轉、軌上當有濡字、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減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濡軌、軌爲軸之轉頭、故有車轉頭之訓、傳曰、招招、號召之貌、不言聲也、釋文引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案此亦對文則別耳、谷風、葑菲是二物、箋俱分言之、疏云、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蔓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菲也、芴也、蓳菜也、土瓜也、宿菜也、其狀似蕪而非蕪、故箋云、蕪類也、五者一物也、

箋云、何暇愛我後所生子孫也、此婦見棄於夫、而其所生子女則留於夫家、故云、

傳曰、慘、興也、今注疏本作慘、案釋文云、毛、興也、鄭、驅也、王肅、養也、考毛詩校勘記云、據此、則養也是王肅本、注疏本誤以王肅語云毛傳、又案說文心部、慘、起也、段懋堂云、起與興義同、又云、小雅、掛我畜、我之畜、乃慘之假借、箋云、畜、起也、

傳曰、育、長、爾雅釋詁、育、孟、養、茂、正、伯、長也、邪注、育養亦爲長、謂育鞠及既育之育也、背育之育、示有傳、故箋云、昔育、育、稚也、以別之、疏云、育得兩訓、釋言爲稚、釋詁爲長、案爾雅釋言、幼、鞠、稺也、鞠通作鞫、故豳風、鞫子之閔斯、傳曰、鞫、稚也、鞫即育、文選洞簫賦注、鞫、育、古字同、故疏云然、

式微、旄邱、皆黎臣所作、而作於衛地、故入邶風、

旄邱序曰、責衛伯也、案伯之別有三、上公九命爲伯、此東西二伯也、在方伯之上、方伯者、以其長於一方、此是州長、王制注云、殷之州長曰伯、夏及周皆曰牧、是周但有牧、而或言方伯者、通稱耳、又有州伯、此州牧下之二伯、蓋一州一牧、此牧卽方伯、二伯佐之、此二伯卽連率也、衛本侯爵、而云責衛伯者、以此衛伯是連率、而云修方伯連率之職者、順文連言之耳、箋引春秋傳、五侯九伯者、九州之長曰伯、周謂之牧、以侯爵爲之、九州則九人、上公之二伯各統其半、不可言四侯、故曰五侯、州伯下各有二人、九州則八人、上公之二伯各統其半、則九伯也、

傳曰、流離少好長醜、自好而之醜、不善變也、飛鴞在泮、懷我好音、自醜而之好、猶爲善變也、損先難而後易、始愉樂、終微弱、難哉、由辨之不早辨也、

簡兮序曰、仕於伶官、案呂氏春秋、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國語、周景王鑄無射而問伶州鳩、故箋云、伶氏世掌樂官、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籥者、釋文云、以竹爲之、長三尺、古尺短、執之以舞、又引郭璞云、形似笛而小、疏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

泉水序父母終三字、據惠氏周惕詩說、當是後人妄增者、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亦是後人妄增、

傳曰、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者、軷本山行之名、道路以阻險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爲祖道之祭、興、始也、道、行也、謂始行也、祭酒脯、求無險難、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送者於是餞之、餞、送也、飲酒於其側、

載舂者、舂是車軸頭金、車不駕、則脫其舂、載脂載舂者、脂車設舂也、

北門傳曰、窶者無禮也、言無財以爲禮、貧者困於財、言無財以自養、此對文則別耳、散文則通、故爾雅釋言、窶、貧也、

北風傳曰、虛、虛也、此釋文本、正義本作虛、徐蒙艸名之字、其義則訓蒙覆也、經傳不可枚數、古者虛本訓邱虛、故釋之曰、此邱虛字、其義則空虛也、其邪無傳、但以頓急也反證、亦當如箋所云、傳例不破字、而其意則同鄭也、

新臺傳曰、浼浼、平地也、謂水之形與地平也、

毛詩識小卷四

鄘

柏舟傳曰、髧、兩髦之貌、髦者、子生三月翦髮、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謂之髦、女子則留其頂上、擬兩角相對也、故禮記內則曰、翦髮爲鬌、男角女鬌、注、夾囟曰角、午達曰鬌、一縱一橫曰午、鬌者、髮也、是也、長大猶存之以爲飾、謂之髦、箋云、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禮記內則文、以櫛理髮訖、以纚韜髮、於是作髻、既畢、以笄插於髮、然後加總、總者、所以束髮、垂其餘於後以爲飾、既訖、加髦、拂塵者、振去其塵也、遂加冠、結冠纓於頷下、以固冠、結纓之餘、散而下垂、謂之緌、

傳曰、特、匹也、案廣雅釋詁、特、獨也、曰匹也、以相反爲訓、亦猶以亂爲始、以汚爲潔也、

牆有茨傳曰、茨、蒺藜也、藜字从釋文本、注疏本作蒺、毛詩校勘記曰、藜字是也、本又云、相臺本作蒺、又曰、蒺藜與藜藿異字、五經文字、廣韻、集韻等、皆可證也、

傳曰、襄、除也、箋疏無文、案爾雅釋言文同、可通作攘、故爲除、小雅出車、玁狁于襄、釋文、襄、或作攘、史記龜策列傳、西漢大宛徐廣曰、襄、一作攘、

君子偕老序、故陳人君之德、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疏云、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案、汲古閣注疏有此句、

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案周禮追師注、副、所以覆首爲飾、若今之步搖矣、據此、則副與步搖是二物、採圖雜志云、以銀絲宛轉作花枝、插髻後、隨步輒搖、故曰步搖、又案釋名釋首飾、副、覆也、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然則副不止編髮、兼垂珠、釋名文、曰、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故似後世之步搖也、傳曰、笄、衡笄也、案追師注、衡笄、以玉爲之、垂於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惟祭服有衡笄、高翠傳曰、婦人有副、褘盛飾、接見於宗廟是也、編次則無、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案謂以玉珈加於笄上、以爲飾、疏云、言六珈、必飾之有六、又云、副及衡笄與珈、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

象服是宜、傳意以雉羽飾衣也、

傳曰、翰翟、闕翟者、案爾雅釋鳥、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郭注、卽鷩雉也、周禮天官內司服、褘、翰卽翰也、闕翟者、亦是用鷩雉羽以飾衣、但飾之有闕少耳、此據詩疏說、箋云、鬒、髮也、案王后首服有副、編、次、疏謂編者、編列他髮、假作紒形、紒卽髻、加於首上、次者、鬢他髮與己髮相合爲紒、所謂髮也、　揥者、疏謂以象骨搔首、故傳曰、所以摘髮也、又因以爲飾者也、

傳言展衣以丹縠爲衣、又曰、絺之靡者爲縐、蓋展衣用丹縠、縐絺則是葛之精者、二物不同、傳分言之、

傳曰、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疏云、袢延是熱氣、紲袢者、去熱之名、

桑中傳曰、唐、蒙、菜名、蓋唐一名蒙、爾雅釋草、唐、蘘、女蘿、女蘿、兎絲、郭注、別四名、是也、

鶉之奔奔、經文但曰君不言小君者、省文也、疏引左傳、齊公九年、筮穆姜曰、君其出乎爲祥、又云、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稱君、是也、

定之方中序、野處漕邑者、謂此時未有城郭室廬、君民皆暴露、處於郊野也、　始建城市者、建宮室必先築城、築城則必立市、其事相因、故連言之、

箋云、定星、其體與東壁連者、蓋室卽定、壁皆北方、室宿二星、壁亦二星、最相近、考工記輪人注、營室元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在北方、室居東而壁居西、因十月在南方時、壁在室之東、故云東壁也、室而云定者、爾雅郭注、定、正也、作宮室者以營室之中爲正、

傳引仲梁子語、案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者、案考工記、匠人建國、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賈疏云、於平地之中央立表、於日出之時、置記景之端、於日入時又置記、以繩測景之兩端、則東西正矣、　北準極者、匠人注、極星、謂北辰、賈疏云、當夜半考之、又云、辰時也、天下取正焉、故謂之北辰、極中也、以居天之中、故謂之北極、

傳曰、椅、梓屬、案爾雅釋木、椅、梓也、郭注、卽楸也、陸璣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

傳曰、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此古昔相傳之通義、凡立國、出師、祀典、喪紀、定地、制器、無一不資於學問、故文學觀人、可得其大概、惟原伯魯黎、乃可不言學矣、爲上而曰不學無害、安自菲薄、昧於此傳之義矣、

箋云、國馬之制者、考工記輈人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案國馬、人君之家馬也、天子以種馬、種馬種之者、駕玉路、以戎馬駕戎路、以齊馬駕金路、以道馬駕象路、諸侯之馬亦有數等可知、至於兵賦之馬、則謂之公馬、與國馬別矣、　國馬以供人君駕車、必牝牡俱有、故傳曰騋馬、與牝馬也、

蝃蝀序言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夫衛之風俗惡矣、考文公所爲、則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皆人人可勉者、非有急功近利、取效旦夕也、然終其身而民化、恥淫奔而不與齒序、長幼、然則講治術者可以知所尙矣、所難在持久耳、

傳曰、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案釋名釋天、虹又曰美人、陰陽不和、婚姻錯亂、淫風流行、男女互相奔隨之時、則此氣盛、爾雅釋天、蝃蝀、虹也、郭注、俗名爲美人虹、　疏云、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

朝隮于西、箋但言朝有升氣、疏云、隮亦虹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又云、隮亦日之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

相鼠序、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自爲句、而刺在位者、乃詩人刺之、非衛文公刺之、由文公能正其羣臣、故詩人知無禮之當刺也、　以鼠與人者、疏云、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無儀、故可恥也、

史記李斯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此正是詩人所刺者、而李斯反歎其自處得所、宜其及也、固由戰國廉恥道喪、而李斯亦不可謂覺學者與、

傳曰、體、支體也、案支謂四支、易坤文言、而暢於四支、謂肢肱、孟子作四肢、支體連文、疏云、上文皮齒已指體、此非獨也、故爲支體、

下旄箋云、賢者、時處士也、言序所謂賢者、乃當時隱處之士也、疏云、處者、處家未仕爲官、　傳曰、注旄於干首者、以旄牛尾注於干首也、旄干爲竿、　子然爲獨立貌、子子者、形容其子子然獨出、故傳曰、干旄之貌、　通帛爲旃、周禮春官司常文、　凡九旗之帛、皆用絳色、通帛則通體盡用絳之、亦帛不雜以他色、司常注、通謂大小、周禮色是也、傳曰、鳥隼曰旟者、謂畫鳥與隼於旗、則名爲旟也、旟亦注旄於干首、蓋凡旗之干皆有旄也、平常則建旃、出軍則建旗、　下邑曰都者、案廣雅釋詁三、都、聚也、公羊僖公十六年傳、人所聚曰都、下邑者、對國中而言、周禮、說文邑部、周禮距國五百里爲縣是也、　驂馬五轡者、凡馬、士駕二、大夫以上四、每馬二轡、則八轡矣、四馬者、兩服、兩驂馬也、驂內轡繫於軾前、唯執其外轡耳、兩服之內轡外轡皆當執、是四轡、兩驂但執其外轡、是二轡、故四馬則有六轡、良馬四之、專言兩服馬也、加一驂馬言、則曰五之、兼兩服兩驂言、則曰六之、

箋云、君子、國中賢者、蓋以大夫是在上者、君子則國中賢士之在下者、上有朝論、下有士論、合一國之清議矣、

傳曰、不能旋反我思者、不能轉旋而反改我欲歸之思也、不能遠衛也、蓋謂汝許大夫不施善道救衛、意使我之心思不能遠離於衛也、

傳曰、濟、止也。言不能旋轉而止。我欲歸之思、閟、閉也。言、愈使我思衛之心不能閟閉。

傳曰、行、道也。言女子出嫁異國、亦欲得其力以助安宗國。此亦有道理。進取一槩之義者、狂者道取。是仰法於古今。但欲一例仰法、不知變通也。

毛詩識小卷五

衛

淇奧序、又能聽其規諫。疏云、正圓以規使彼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

傳曰、奧、隈也。奧即澳。爾雅釋邱、陓、隈、郍、隩。說文、陓、水隈、隈、水曲。釋邱、厓內爲陓。李巡云、厓內近水爲陓。孫炎曰、內、曲處也。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隈、曲、深處。綠、王芻也。竹、萩竹也。分綠竹爲二者。疏云、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疏引舍人曰、蓋一名王芻。案爾雅釋草、菉、王芻。考本草、菉即今之淡竹葉。其葉如竹。又郝懿行云、蓋草、此見於說文、即蓋草、見於本草、一名黃華、以其可染黃。蓋草即菉、以可染綠、因名。綠菉字通。又云、緑見說文、菉見漢書注、並聲同假借。菉又一聲之轉也。爾雅、竹、箋蓄。此作萩竹。疏云、字異義同也。瑟、矜莊貌。以容貌言、側寬大也。以度量言。

傳曰、天子玉瑱者、謂用純玉。純玉則色亦純。諸侯以石者、謂玉石雜也。玉雜則其色亦雜。弁、皮弁者。儀禮士冠禮注、以白虎皮爲之。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者、天子諸侯皆皮弁以視朝。在朝君臣同服。衛武公入相於周、故以天子之朝言之。皮弁服者、白布衣、素繡裳、素韠、白屨。

箋云、圭璧亦琢磨者。首章論學問時、如器之初、須琢磨。末章道德既成時、故言圭璧。圭璧已成器、亦由琢磨乃得成、故箋云。

傳曰、重較、卿士之車者。案考工記輿人注、較、所倚上出式者。案較、車兩傍也。即車箱欄。式低角高、較之若兩

電然。

傳曰、兩陵曰阿者。疏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蔽爲宜。

永矢弗過者、無所經過也。與末章傳曰無所告語也同意。此兩句箋亦傳意所括。

碩人傳曰、夫人德盛者、碩人是大德之人也。鄭箋碩人大德也。譚公者、譚是子爵。言公者、諸侯通稱。本臣子之詞。維私者、爾雅釋親、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私者、無正親之言。郝懿行云、案雜記云、吾子之外私某。今案雜記疏云、大夫計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曰外私。是私無正親、凡有恩私、皆得稱之。案釋名釋親屬、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己姊妹有恩私也。

傳曰、如蠐之新生者、都輔女傳、蠐、茅之始生也。此當同。疏云、蠐所以柔、新生故也。久則不柔。蝤蠐、蝎蟲也者、爾雅釋蟲、蝤蠐、蝎。郭注、在水中。又蝎、蛣蝎。郭注、木中蟲。又蝎、桑蠹。郭注、即蛣蝎。邪二蟲云、上文蝎蛣蝎通言木中之蟲、此言桑木之蟲亦名爲蝎。是則蝤蠐也、蝎也、蛣蝎也、三者一也。而蝎又爲桑蠹之名。至蝤、蠐蝤、郭注、在糞土中。則與蝤蠐之在木中者有別。詩疏云、一蟲而六名、誤也。瓠犀、瓠瓣者。爾雅釋草、瓠棲、瓣也。孫炎曰、棲、瓠中瓣也。詩疏云、棲與犀字異音同。螓首者、箋云、螓、謂蜻蜻也。案爾雅釋蟲、蜻蜻、郭注、如蟬而小。引方言、有文者謂之螓。郝懿行云、螓、蜻蜻、案詩疏引某氏說。象其聲、蜻蜻、象其色。蛾眉者、釋蟲、蛾、郭注、蠶蛾。又楚詞離騷注、蛾眉好貌。倩、好口輔者。疏云、輔是牙外之皮、頰下之別名也。笑之美在於口輔、故連言。詩釋文、鑣馬銜傳曰、人君以朱鑣鑣扇汗者。案爾雅釋器、鑣謂之鑣。郭注、馬勒旁鐵。案釋名釋車、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詩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釋名、鑣、苞也、在旁苞斂其口也。

傳曰、葭、蘆、菼、爾雅釋草文同。李巡以葭爲草初生。案葭稍長則爲蘆、成則爲萑、實一物也。萑、蒹也。爾雅釋草文俱同。說文、萑、蒹也。蒹、蒹也。蒹、萑初生爲萑。夏小正傳曰、蒹、蘆未秀爲萑。長大者爲蒹。案蒹者、謂其形細而莖密也。成則爲萑。蘆也爲萑是也。實一物而三名。葭、蘆、其穉之大者。菼、蒹、其穉之不甚大者。皆同類也。對文則有別耳。

氓序、遂相奔誘者、男先誘之而後女奔之。倒句也。華落色衰者、以華之黃落喻婦女顏色之衰謝也。

傳曰、布、幣也。案禮記檀弓注、古者謂錢爲泉布。周禮外府注、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蓋古者錢通工易事而泉布之用廣。故買絲則亦有用泉布者。幣即貨之通名。疏云、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誤矣。

傳曰、邱一成爲頓邱。爾雅釋邱作敦邱。郭注、成、猶重也。敦、丘也。謂邱之高一重者。其形似盂也。敦與頓音同。故義可借。

箋云、此時始秋也。疏云、四章桑之落矣爲季秋。三章桑之末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

傳曰、體、兆卦之禮。案卜之禮、書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是也。筮之體、曰貞、曰悔、是也。箋云、兆、卦之繇者。此釋經文古字。卜之繇、左傳所引者是也。筮之繇、周易爻辭是也。

傳曰、鳩、鶻鳩也。小雅小宛傳、鳲鳩、鶻鳩。爾雅釋鳥、鷃鳩、鶻鳩、皆同物也。文選東京賦云、鶴鳥春鳴、敦月令

季春。鳴鳩拂其羽。

箋云。至漸車童容者。周禮巾車注引先鄭云。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幃裝在傍。渡水則溼。（嗟婦人之車乃有帷裳。男子之車但有車蓋。無帷裳。）

箋云。有舅姑曰婦者。此汎言婦之名所由來耳。公羊傳云。稱婦。有姑之辭是也。至此詩通篇無言及舅姑之意。不必泥。

隰則有泮之隰無傳者。簡兮傳曰。下溼曰隰。此亦然。

總角之宴。宴燕通。鄘谷風。宴爾新昏。釋文。宴。本又作燕。燕、安也。謂嘗總角之年、安樂之時也。　傳曰。信誓旦旦。然。箋云。我以其以信相誓旦旦耳。此毛鄭之本同作旦旦也。釋文云。旦旦。說文作悁悁。（說文心部悁下引詩信誓悁悁。）釋文云。是許所見本作悁也。毛詩校勘記云。旦即悁之假借。故義仍爲悁也。案。悁即怛之重文。（說文怛、憯也。）信誓而憯痛。是箋所謂懇惻款誠者也。

竹竿傳曰。瑳、巧笑貌。（箋疏無文。案說文玉部。瑳、玉色鮮白。蓋以玉色喻其容貌也。）　傳曰。儺、行有節度。案。儺、通。小雅隰桑傳。難然、盛貌。則此亦謂其行動有節。禮儀甚盛也。

檜楫者。釋名釋船云。在旁撥水曰楫。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箋云其除此憂。蓋本郭泉水傳爲除也之意。

芄蘭傳曰。� 忪忪然有節度。案說文心部。忪、心動也。則忪兮亦謂其帶之動又動忪忪然。

河廣。一葦杭之。謂取葦合爲一束。即可浮渡。故疏云非一根葦也。

箋云。小船曰刀。案釋名釋船。三百斛曰舸。（釋名疏證云。舊作刀。蓋文類聚引亦作刀。刀止字也。）

伯兮序。過時而不反焉。此四時之時。言其行役已踰三月也。小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

傳曰。伯、州伯也。此非九州之州。（九州每州方伯之下又有二伯佐之。乃諸侯也。與此不同。）乃鄉黨州閭之州。禮記內則。州史獻諸州伯。是也。

箋云。兵車六等。皆以四尺爲差。者。謂車軫之高四尺。戈又高於車軫四尺。乘車之人又高於戈四尺。殳又高於人四尺。（人長八尺。殳長丈二。是高於人四尺也。）車戟又高於殳四尺。矛又高於車戟四尺也。

傳曰。諼草令人忘憂。諼、字誤也。毛詩校勘記云。據釋文。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字。又據爾雅釋訓釋文引詩時也。案。求者。猶言考求其說耳。

云。焉得蕿草。毛傳。蕿草令人善忘。是釋文本不誤也。此當作諼。案爾雅。蕿、諼也。蕿、或文作萱。諼、郝懿行云。蕿者萱字之省。諼即萱之假借。

傳曰。背北堂也。案右者室之左右曰東房西房。之中。割其半以爲北堂。（儀禮士昏禮注。北堂。房中半以北是也。）北堂亦謂之背。北堂之下有階。側階亦謂之北階。

有狐傳曰。厲。深可厲之旁者。謂水深則厲。（釋義。淺閒云。厲之言陵。厲也。蓋謂陵水而渡。）其深水之旁亦名厲。淇厲、淇側、一也。淇

厲者、淇水之厓。（卽淇水之旁。）側亦厓也。魏伐檀傳。側、猶厓也。是也。

木瓜傳曰。瓊、玉之美者。蓋以瓊爲玉之美稱。（泛言之。）故琚瑤玖皆曰瓊也。（瓊非玉名。）　傳曰。琚、佩玉名。段懋堂說文玉部注云。雜佩謂之佩。玉琚乃佩玉之一物。不得云佩玉名。名爲石之誤無疑。毛傳。琚、玉石也。許君用之。今毛傳石譌爲名。（案。毛詩校勘記采段氏說。）

傳曰。瓊瑤美玉。案。此玉字之誤最明。首章疏云。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據言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又毛詩校勘記云。正義本。瓊瑤美石。瓊玖玉名。故云三者互也。謂美玉名、美石、玉石相互也。若是瓊玖玉。則與瓊琚佩玉名同。與瓊瑤美石別。而三者不復互矣。所當正也。（案。楚詞九歌比瑤石之次玉者。）

傳曰。瓊玖、玉名。考工風邱中有麻傳。玖、石次玉者。段懋堂云。不應同物異訓。蓋木瓜傳本作玉石。箋段玖是也。（美者西域列傳注。玉石之似玉者也。）據毛詩校勘記。則正義本作玉石。（說文玉部。玖石之次玉黑色者。）

毛詩識小卷六

王

黍離箋云。我以黍離離時至。案。離離者。謂黍之秀也。（疏云。以黍秀時至。穗則尚黃。六月時也。未得豈穗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穗之實。八月時也。）案。黍是黏者。不黏者爲穄。（亦名穄。）其米通謂之黃米。穄則高粱也。近時程易疇（瑤田）考定如此。見所撰通藝錄。（邵氏晉涵王氏念孫所分別黍穄。程易疇以目驗辨其不然。）

爾雅釋天。有春夏秋冬之分。詩中言天者多矣。不必依時。疏云。稱天者。以情求之耳。非必於其時。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蒼天。求天之高明。閔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常順其時也。（案。求者。猶言考求其說耳。）

君子于役序。言君子又言大夫者。互文也。在家之大夫思行役之大夫也。

君子陽陽傳曰。無所用其心也。疏云。陽陽、得志之貌。夫人自以爲志得意滿。則無所用其心矣。君子之歡然不自足。非以悅人。乃所以誓志也。（桑郎之會。齊桓公讓而稱之。叛者九國。此得志而無所用其心者也。故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疏云。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鍵也。笙必有簧。（周禮笙師云。笙十三簧。）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

揚之水傳。甫許皆曰諸姜也。疏云。唯戎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

兔爰傳曰。孚。罦也。釋文引郭云。今之罝車大罔也。案。爾雅釋器。罦、罬也。罬謂之孚。孚、覆車也。郭注。今之

翻車也。（無大罔二字）有兩轅。中施罟。（案罟、網結也。本文罟注、謂以繩相連結也。）以捕鳥。（亦可網獸。）展轉相解。廣異語。

傳曰。造、僞也。毛詩校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僞作爲。爲字是也。古爲僞通用。

葛藟傳曰。濟、水隰也。案爾雅釋邱。夷上濕下、濟。郭注。厓上平坦而下木深者爲濟。不發聲。　詩疏云。隰是山岸。濟是水岸。故云水隰。（說文云。隰、崖也。）

采葛傳曰。蕭所以共祭祀。案爾雅釋草。蕭、荻。郭注。即蒿。周禮天官甸師注。杜子春以爲蕭、香蒿也。禮記郊特牲注。蕭、嚮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疏引陸璣云。可以燭。有香氣。）

大車疏云。如子男之服。則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案若乘大夫之車。則乘墨車而已。）

傳曰。菼、雌也。（爾雅釋草文。）郭注。菼草色如雌。在青白之間。說文云。菼之初生。一名薍。一名雌。傳又云。蘆之初生爲葭。（爾雅釋蘆。菼薍蘆二名小有分別。）蘆七月傳。薍爲萑。謂者也。案蘆之初生爲葭。已成爲萑。蓋初生爲菼。漸長至八月而薍。（即菼。）則爲薍。既成則爲萑。實一類也。則此傳蘆之初生。蘆字必是萑字之譌。疏引鄭志答張逸云。雌非草名。雌鳥青。亂亦青。　箋云。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疏云。其青者如雌。其赤者如赭。故二章各舉其一耳。　毳衣者五章。謂以虎蜼（即宗彝。）爲首。虎毛淺。蜼（見爾雅釋獸。）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宗彝即虎蜼。鄭君曰。謂宗廟之彝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虎蜼是用蜜藻也。粉米也。雜在衣亦是繡者。其衣三章。其裳繡黻。（黻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是二章。合二裳則五章也。）

毛詩識小卷七

鄭

緇衣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蓋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是善也。又善於其職。是善又善也。

傳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蓋卿士在王朝。服皮弁之服。退適治事之館。聽其治朝之政。則服緇衣。

傳曰。席、大也。說文。蓆、廣多也。

將仲子箋云。故言請固距之。蓋請於祭仲者弗聽。祭仲之諫。是言請仲者即所以固距仲也。

傳曰。杞、木名也。陸璣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案困學紀聞所言杞有三。（此柳屬者居一。）南山有杞。（小雅南山。）在彼杞棘。（湛露。）皆杞梓也。集于苞杞。（四牡。）言采其杞。（北山。）隰有杞楰。（四月。）皆枸櫞也。

傳曰。桑、木之桑也者。蓋桑以養蠶。衣被天下。是被之最衆多者也。（說文。桑字自爲部。惟桑字从之。桑不入木部者。亦貴之之意。）禮記內則疏云。桑、桑木之本。亦此意也。

叔于田箋云。甲、鎧也者。疏云。經典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大叔于田傳曰。藪、澤、禽之府也。案周禮地官澤虞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澤皆曠野之地。木少則草生焉。故藪从草。

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者。莊公戒之。即將仲子詩序所謂叔失道而公弗制者也。

傳曰。掤、所以覆矢。案掤與冰音義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徙執冰而踞。冰即掤。蓋箭筩也。清人。駟介旁旁。疏云。敖遊不息。案小雅北山傳曰。旁旁然不得已。此亦當然。（是不息也。）又禮記聘義疏。旁者、四面之謂也。旁旁者。亦謂敖遊於四面而不息也。（廣雅釋詁。旁、大也。旁、廣也。）

二矛重英者。車上建二矛。酋矛短。夷矛長。以朱染絲爲矛之飾。矛有長有短。望見其英飾重疊。故曰重英。

傳曰。重喬、累荷也。蓋車上建五兵。二矛最長。而又有長短。是重累而相負揭也。（曹候人傳曰。荷、揭也。）　箋云。喬、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者。疏云。矛之柄。（矜、矛柄也。）近於上頭。及矛之盝室之下。（室、謂矛之盝孔。）縣毛羽以題識之。

羔裘傳曰。昭公有壯狡之志。案壯佼本禮記月令養壯佼。毛傳例不破字。然其意則以狡當佼。（前山有扶蘇章。狡童。）（謂昭公也。禮記注。佼、謂形容佼也。）

幼小無知。不免妄作。故傳以狂行童昏言。其實鄭突年已長大。並非童子。疏云。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

之、是也。

傳、所化也者、謂鄭突狂悖、童昏、風化所及、從之者多、日甚一日也。

丰序曰、昏姻之道缺、蓋男以昏時親迎、女因男而來、懷雨雅釋親、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昏兄弟、此對文則有別也、散文則可通稱。

箋、士妻紂衣襮褙者、疏云、紂衣、絲衣、袖、緣也、以禮緣其衣、案三入爲纁、淺絳色也、

東門之墠傳曰、除地町町者、案說文、田畯處、曰町、蓋謂除地如田之有畔町町然。

傳曰、栗、行上栗也、行、道也、謂東門外道路上有栗樹也。

風雨傳不言喈喈爲何聲、案周南葛覃傳、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此亦當然。

傳曰、膠膠、猶喈喈也、案考工記、膠也者、以爲和也、莊子天道釋文、膠膠、和也、

子衿小序、刺學校廢也、疏云、鄭人廢學問、非毀學官也、又云、學者分散、陳其留者責去者之辭。

傳曰、士佩瓀玟而青組綬、案、瓀玟、石之次於玉者、禮記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鄭注、縕、赤黃、此傳縕作青者、疏云、毛讀禮記其本與鄭異是也。

毛詩識小卷八

齊

雞鳴傳曰、纁笄而朝、案儀禮士昏禮注、纁、廣充幅、謂其廣纁充滿二尺四寸之幅度也、長六尺、所以韜其髮者、笄則今之簪也。

蟲飛薨薨者、疏云、鳥亦稱蟲、未必惟小蟲是也。

還傳曰、獸三歲曰肩、案說文、三歲豕肩相及者、

猗之陽、謂猗山之南也、召南傳曰、山南曰陽、

著者、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晉義同、

傳曰、素、象瑱者、鄘君子偕老傳曰、瑱、塞耳也、以象骨爲充耳之物、其色則素也、

東方之日傳曰、姝者、初昏之貌、非以姝爲初昏時、蓋謂初昏之時、親迎以初昏爲期、彼姝然美好之子、邶靜女傳、姝、美色也、說文、姝、好也、來在我室也、

東方未明序、有挈壺氏、箋云、掌漏刻者、案周禮夏官挈壺氏、注云、壺、壺水器也、分以日夜、注云、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賈疏云、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資治云、箭各百刻、以壺懸箭而下水、淹一刻則爲一刻、案今法、每晝夜十二時、每時八刻、共九十六刻也。

傳曰、晞、明之始升、疏云、晞是日光氣、

不能辰夜、疏、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此時字是活說、蓋夜盡則東方明、故以夜言之、

南山傳曰、齊南山也、以別於周南山、疏云、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是也。傳曰、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案衛有狐傳曰、綏綏、匹行貌、此當同、雄狐當與雌狐相匹行、今但二雄相隨、故曰失陰陽之匹、以喻齊襄失夫妻之義。

每章皆有止字、案召南草蟲傳曰、止、辭也、此亦然、

傳曰、衡獵之從獵之、疏云、謂既耕、言既推耒耜以耕其田也、而東西踐蹈概摩之、言東西則南北可知、釋文引韓詩說、東西耕曰橫、甫田維莠驕驕、無傳、案法言修身、莠喬喬、即驕驕也、又與憍通、莊子達生、虡憍、即虡驕、釋文云、憍、高也、

傳曰、桀桀、猶驕驕也、案衛伯兮傳、桀、特立也、漢書注、桀、言桀然獨出也、特立獨出俱言其高、故曰猶驕驕也、但但、猶忉忉也、案廣雅釋訓、但但、憂也、鄘匪風傳、但、傷也、言其憂傷、即忉忉之意、

盧令序曰、好田獵畢弋、案畢是兔網、爾雅釋器、謂之畢、郭注、掩兔之畢或呼爲噣、因星形以名之、

傳曰、虛、田犬、言此田獵之犬、以別於守犬、令令、纓環聲、犬之環必有纓以貫之也、

傳曰、子母環也、謂一大環貫一小環也、

載驅四驪、謂黑色之馬有四也、

傳曰、言文姜於是樂易然、見其無恥、所謂播其惡也、箋讀豈爲闔、既要破字、又以古文弟今文爲闔、闔、明也、言於即明而往會、甚紆曲矣、

猗嗟傳曰、揚、廣揚、此言顙、即額也、疏云、揚是顙之別名、是也、又云、顙貴闊、傳曰、好目揚眉、此言眉、謂好目又好揚眉、案說文、揚、从手、飛舉也、眉之好者似飛舉、故云、疏云、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

傳曰、目上爲名、爾雅釋訓文、孫炎云、目上平博、是也、

傳曰、二尺曰正、案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箋、侯身之長短有不同、而正之中間畫綵處皆方二尺、正之全身則視侯之長短以爲度、箋云、外、謂在綵畫之外者、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侯身有長短、則正亦有廣有狹矣、是也、箋云、五正、三正、二正、一正者、謂正之綵畫有五重、以至一重之異也、五正者、中畫以朱、其外四重則白、蒼、黃、元也、三正者、朱、白、蒼、二正者、中畫朱、外畫綵、一正者、畫以朱而已、俱本孔疏、

毛詩識小卷九

魏

葛屨傳曰。糾糾、猶繚繚也。案說文糸部。糾、繩三合也。繚、纏也。荀子注。繚、謂繚繚。言委曲也。然則繚繚謂葛屨相總成文。繚繞然。疏云當爲絺疏之貌。非也。禮記玉藻疏。繭、絺也。可知此疏乃望文生義耳。昏禮。當夕禮成。次日見於舅姑。則婦之名已定。而箋云未三月未成爲婦者。箋本禮記曾子問之意。古人重祭祀。必廟見而後謂之成婦。所以教天下婦女知以宗廟爲重。後世人家忽略祀事。幾不知此爲何語矣。箋云、服、鞶也。本爾雅釋言文。

傳曰。提提安諦也。案爾雅釋訓。媞媞、安也。又說文。媞、諦也。提媞通。楚辭怨世引詩。作好人媞媞。

傳曰。象揥所以爲飾。案鄘君子偕老傳。揥所以摘髮。此當同。汾沮洳。采莫、采藻、采蘩、傳不言何人采之。易知也。箋云。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申傳意刺公路各官不得禮。卽是刺其君。風化由於上也。疏云魏君親往采莫。並非傳箋之意。

傳曰。公族、公屬。謂公族之官。掌人君宗族之屬籍。左傳成公十八年。晉韓無忌爲公族大夫。

陟岵。釋言岵、屺。與雅訓正相反。考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據釋文。一也。釋名釋山。山有草木曰岵、岵、估也。人所估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紀也。無所出生也。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據此。則皆與傳未合。

疏以毛傳爲傳寫誤。是也。郝經行爾雅義疏引詩小記云。屺爲少草木。非全無草木也。有無二字不必深泥。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蓋言在軍伍之上。是有軍事時也。傳曰。猶、可也。父尙義。蓋言義可以來歸。乃可來。無得止歇軍事而來。父勉之大義。所謂父尙義也。猶來無棄者。謂可來則來。無棄家而不歸。

十畝之間。疏云。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似非也。田中自有棲止之處。所謂中田有廬。樹桑於廬旁。非樹於田也。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

伐檀。箋。冬獵曰狩。宵田曰獵。皆本爾雅釋天。爾雅。宵田爲獠。獠爲獵之別名。

傳曰。輻、檀輻也。謂以檀木爲車輻也。凡車輪。通名耳。細別之。外圓以行地者爲輪。中圓以穿車軸。且以貫各車輻者。謂之轂。一輪凡三十輻。故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考工記云。輻也者。以爲直指也。言車輪之木。欲其直而不曲。

傳曰。圜者爲囷。謂倉也。考工記匠人注。圜、圜倉。

碩鼠。箋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案古者各君其國。民不得他徙。周禮比長注。徙、謂不便其居。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然則所可徙者。不過如此之近。且須其官長經理之。故民不能都去其鄉也。後世四海一家。其民隨便遷徙。族姓雜糅。習染易入。亦其勢使然。此可以觀古今之流變矣。

誰之永號。釋文。本作咏。云。咏本亦作永。是其本作嘒也。箋以永爲咏歌之意。而不破字者。毛詩校勘記云。箋以爲假借也。

毛詩識小卷十

唐

蟋蟀序。此晉也。而謂之唐。按叔虞始封於唐。國都之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國號爲晉。蓋請命於時王而改之。此詩刺晉僖公。在共和攝政之時。不稱唐久矣。故曰。此晉也。而謂之唐。

職思其居。居字無傳。箋云。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疏以次章傳外禮樂之外推之。謂傳言當以禮樂自居。其實所居之事。卽有禮樂在。傳箋略同。傳曰。荒、大也。箋云。荒、廢亂也。大意亦無甚異。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瞿瞿然顧禮義也。箋同。按爾雅釋訓。瞿瞿、休休、儉也。顧禮義何以爲儉。顧禮義則不敢奢僭。自然可儉。能有守而後能顧禮義。能儉而後不必寡廉鮮恥。可以自守。雅訓與傳箋一也。

山有樞。釋文云。樞、本或作蓲。鳥候反。傳曰。樞、荎也。爾雅釋木作樞荎。戴東原、段懋堂、皆謂詩木作樞。案毛詩校勘記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作樞。說文草部。蓲、草也。不以爲樞荎字。是毛詩作樞。釋文或作本非也。

傳曰。婁亦曳也。按禮記。深衣長毋被土。則自深衣外或有被土者矣。經傳或言振衣。或言揚裔。可知其衣之長。此詩所以言曳婁也。

子有廷內。傳箋無文。王文簡公謂廷與庭通。庭、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非謂庭之內也。又曰。衣裳車馬。廷內鐘鼓。皆二字平列。夏小正傳。燕燕泥而就家。入人內。案此引二月燕乃睇傳。兼堂室而言。灑掃之事。尤重堂室。鈔義述聞。案爾雅釋宮。其內謂之家。李巡云。謂門以內也。則兼堂室可知。

揚之水傳曰。昭公分國以封沃。蓋晉始都晉陽。至穆侯遷都於絳。至昭公。遂分曲沃以封桓叔。其後又遷於翼。及曲沃武公爲晉侯。仍都於絳也。

椒聊傳曰。條、長也。箋疏皆以氣日益長言之。疏又引尚書厥木爲條。謂木枝長。案毛詩校勘記云。此傳以長訓條。乃謂條爲修之假借。遠條以氣言。不以枝言。正義非也。

二章遠條且傳曰。言聲之遠聞也。案毛詩校勘記云。條皆訓長。此乃總發一篇之傳。謂此詩乃言桓叔聲之遠聞也。篇末總發傳。毛氏有此例。

杕杜傳曰。湑湑、枝葉不相比也。菁菁、葉盛也。兩章傳義互相發明。葉雖盛而枝葉不相比。以喻宗族雖多。不相親暱也。箋云。菁菁、稀少之貌。則但舉一偏言之。亦申明菁菁葉盛之意。

羔裘傳曰。袪、袂也。疏云。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然則通言之則皆可曰袂也。　傳曰。本末不同者。衣之裘、本也。袂之裘、末也。今衣之裘是羔。而袂之裘是豹。是本末不同也。

傳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案郝樓鐵箋行。云。居與踞同。此居居猶倨倨。不遜之意。又案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意。與傳意互相發明也。　傳曰。究究、猶居居也。疏引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釋言曰。究、窮也。又案王逸楚詞章句云。究究、不止貌也。其說皆足相證。

鴇羽傳曰。苞、稹。案爾雅釋詁。苞、稹也。稹與縝同。謂豐大而稹密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是也。

無衣序曰。美晉武公也。按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是則武公乃曲沃桓叔之孫。蓋分封後三傳而幷晉國矣。

晉國侯爵。侯之冕服七章。而周禮春官巾車。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者。蓋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以九爲節。唯王子母弟一身耳。若晉之唐叔始封者。其車自以九爲節。其後世自當依爵命之數。故此言衣七也。本詩疏

首章傳箋皆言七章。次章傳但曰以六爲節。箋但云變七言六。不言六章者。蓋諸侯入爲王朝卿士。各依本國命數。晉國之先實無六章之衣也。毛傳云云。蓋依周禮典命而言。所謂以六爲節者。謂天子之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冠弁之飾六玉也。

有杕之杜序曰。武公寡恃。兼其宗族。疏云。昭侯以下。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似非也。昭侯以下乃武公之君。豈僅言宗族乎。蓋翦除強宗。是曲沃權略。觀左傳所載晉武公之事可知。此兼其宗族。當亦指此類言之。

毛詩識小卷十一

秦

國風皆自子男以上。秦、附庸耳。何爲錄其詩。疏云。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

車鄰序曰。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好者、言其可觀也。疏云。此三者皆君之容好。是也。　據詩譜。秦仲當宣王時。

傳曰。陂者曰阪。爾雅釋地文。　案說文。陂、阪也。又坡、阪也。是陂即坡也。爾雅釋文云。陂又作坡。　詩疏引李巡云。陂者、謂高峯山陂。是也。爾雅郭注云。陂陀不平。　箋云。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則是以陂所有者喻秦之君有善治。得君道之宜。以隰所有者喻秦之臣有善行。得臣道之宜也。　箋云。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以逝爲去。案魏碩鼠箋云。逝、往也。此逝者、言往去他國。與論語子罕逝者如川之流。

駟驖傳曰。驖、驪。案。驪黑色。驖者、言其色黑如鐵。本正義。　說文馬部。驖、馬赤黑色。

疏云。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不假控制。爲馬之良。案大叔于田言兩驂如手。非六轡如手。疏以其意言之。抑或有誤字也。

公之媚子。媚字無傳。案大雅思齊傳曰。媚、愛也。說文女部。媚、愛也。

傳曰。冬獻狼。夏獻麀。（周禮天官獸人文。）案周禮注。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世之苦也。（疏云。冬苦其大寒。故獻狼。夏苦其大熱。故獻麀。）

傳曰。拔、矢末也。（疏云。矢以鏃爲末。故拔爲末。）案蒼頡篇。拔、引也。說文手部。拔、擢也。謂矢末在弦擢。引之則矢行。故謂矢末爲拔也。四馬既閑。箋以爲四種之馬。案此據周禮夏官校人。謂齊馬道馬田馬駑馬也。疏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君所乘田車。箋云。輕車、驅逐之車也。（疏云。非君車也。）案周禮夏官田僕。掌設驅逐之車。注。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逐之。使不出圍。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案大戴禮記保傅。及韓詩內傳。皆云。鸞在衡。是乘車之常法。此驅逐之車。故鸞在鑣也。

小戎傳曰。小戎、兵車也。蓋兵車之大者在先。所謂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也。此羣臣之兵車。（箋語。）在元戎之後。故曰小戎。傳曰。收、軫也。軫者、車前車後兩端之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五、五束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　鞏、鞏錄也。歷錄、蓋文章之貌。　梁輪、輪上句衡也。謂輪上曲以句其輪。（輪者輞也。）其輞橫居輪下。如屋之梁。故謂之梁輪。　俴、淺者。大車由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故謂之淺也。　游環、靷環也。謂以皮爲環。繫於陰板之上。驂馬欲出。此環牽之。　愼駕具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脅。愼乘駕之具也。　續續、靷也。謂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銷白金以沃灌靷環。（非訓續爲白金也。）　茷者、車之輻。用皮爲之。皮有文采。是虎皮也。　長轂者。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比之爲長。

六轡者。四馬八轡。而驂馬內轡不須牽挽。故六轡也。在手者。馬良善。不假控制也。　盾以水爲之。

傳曰。蒙、討羽也。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　伐、中干也。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　閉維者。竹閉又名鞗。周禮注。弓檠曰鞗。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是也。（說文。鞗也。）

蒹葭傳曰。蒹、薍。葭、蘆也。蓋蒹葭大同小異。蒹薍爲一種。是小者。初生爲蒹。漸長則爲薍。葭蘆爲一種。是大者。初生爲葭。漸長則爲蘆也。　傳曰。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按白露是八月節氣。霜降是九月中氣。豳風八月萑葦。則八月葭已由蘆而成爲葦。可用矣。此傳舉其始終。箋言之耳。

傳曰。一方難至矣。一方者。猶言在水之一處。於其處求之。則有逆流與順流之分也。

次章白露未晞。則是露未乾。三章白露未已。則是露未止。首章已言爲霜。此兩章乃追言之。

傳曰。湄、水隰也。隰是山岸。（爾雅釋山。）湄是水岸。故云水隰。

傳曰。采采、猶萋萋也。是以其色言。與周南所謂采采者異矣。　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疏申之云。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涘沚爲韻。是也。

終南傳曰。周之名山。中南也。蓋中南山卽終南山。字異而實同也。　傳曰。條、槄。是木名。爾雅釋木。槄、山楸。

（郭注。今之山楸也。）是與周南有條爲枝曰條者不同。　傳曰。梅、柟也。（與今之所謂梅不同。）說文有梅字。（解曰。柟也。與雜訓同。）又有某字。（解曰。酸果也。）此乃今之所謂梅也。爾雅郭注。似杏實酢。郝樓霞。（餘行。）以爲郭注誤。又文選西京賦注引爾雅注云。柟木似水楊。則今本似杏實酢或是傳寫之誤。　錦衣狐裘。此狐白裘也。禮記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傳曰。紀、基也。（謂山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謂終南山之路名畢。路邊之崖有如堂然。）毛公就本字爲訓。但以詩之通例而論。則有可疑。高郵王文簡公曰。終南何有。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畢道。仍是言山。非山之所有也。全詩之例。凡云山有某者。皆指草木。又凡首章言草木者。二三四五章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案紀讀爲杞。堂讀爲棠。杞、棠、皆木名也。紀、堂、假借字耳。（毛詩之字。類多假借。）白帖引詩。正作有杞有棠。唐時齊魯詩皆亡。唯韓詩尚存。則所引蓋韓詩也。（見經義述聞。）謹案。此據全經通例。雖毛傳亦有未敢信者。（或千載之一失。頃後人所羼入也。）從經則不必從傳也。

傳曰。黑與青謂之黻。黻繡於裳。非繪於衣也。而言黻衣者。疏云。與繡裳異其文耳。（裳有專指。衣則通言。故大概言則裳亦可云衣。）

黃鳥序曰。國人刺穆公。案三良從死。在康公之時。而序言穆公。蓋穆公命其從死。本非康公之意也。

人百其身。無傳。箋云。謂一身百死猶爲之。夫人止一死。豈有百死者。蓋三良一可當百。（次章百夫之防。傳曰。防、比也。三章百夫之禦。傳曰。禦、當也。謂三良之爲人。可以比於百大。可以當百夫也。）故亦願以一身百死贖之。史記。秦本紀。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人。可謂多矣。而箋人猶惜此三人者。所謂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也。

晨風傳曰。櫟、木也。案爾雅釋木。櫟、其實梂。蓋謂櫟木其子房生也。櫟卽柞。與栩杼同。其實卽皁斗。又名橡。梂與蔌通。

傳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則是獸也。釋文引陸璣草木疏云。駁馬、梓榆也。則是木也。疏以下章山陽之木相配。此不宜云獸。謂陸璣言非無理。但說文駁與駮有分。段懋堂云。陸璣以梓榆樹皮如駁馬。（案陸璣謂青白駁舉。蓋親以駁馬。故計之駁馬。則此宜作駮。案段意以爲經文既作駮。則六駮非木也。）又案陳風防有鵲巢。邛有旨苕。中唐有甓。邛有旨鷊。俱兩句相連。而各不相類。則苞櫟是木。與六駮是獸。未嘗不可相連並言。

傳曰。棣、唐棣也。案爾雅釋木。唐棣、栘。案郝懿行云。說文。栘、棠棣也。是唐當作棠。經典通借作唐。

無衣傳曰。袍、襺也。大概言之。案禮記玉藻。纊爲襺。纊是襺則純著新綿。袍則雜用舊絮。本有分別。而其制度則一。故大略言則曰袍襺也。　傳曰。矛長二丈。案考工記廬人。矛有二。有酋矛。有夷矛。此長二丈者。是酋矛。（夷矛則長二丈四尺。蓋攻國之兵用短。故傳以酋矛言之。夷矛酋用以守。所謂守國之兵用長也。）

傳曰。澤、潤澤也。衣而潤澤。是流汗所漬。箋云。褻衣近汚垢。卽是申明傳意。非無二也。（澤、說文作釋。毛意蓋同。但毛例不破字耳。）疏謂衣服之煖於身。由甘雨之潤於物。紆曲之甚。

潤陽傳曰。瓊、瑰石而攻玉。蓋瓊乃玉之美稱。非有專指。瑰則石之次於玉者。實塊耳。而美其名則曰瓊瑰。猶王風言瓊瑤。瓊玖也。不用玉而用石之次於玉者。蓋佩玉有制度。唯天子可用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

維用也。

權輿傳曰、四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也。經不言簠者。蓋與簋爲韻也。疏似失之。　黍之不黏者爲穄。其米則皆謂之黃米。其黏者則名黍。稷是高粱。　稻之黏者爲稻。其不黏者名秫。亦名粳。　粱則小米也。

毛詩識小卷十二

陳

衡門傳曰、衡木爲門。言淺陋也。蓋宮室之制。門之左右有門堂。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是也。今但以橫木（衡者橫之古文）爲門。其淺陋可知。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無傳。疏引陸璣云、紵亦蔴也。今南越紵布皆用此。（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白而緝曰紵。與今本說文不同。）可以漚菅。無傳。案爾雅釋草、白華、野菅。又案說文云、菅、茅也。蓋謂一物而二名。謂之野菅。未漚者也。既漚。則但謂之菅矣。（陸璣疏云、菅似茅而韋澤無毛。近時都棲觀云、今驗茅有毛而澤。未見如陸所云者。或陸誤也。）

東門之楊傳曰、期而不至也。已見明星煌煌然。則夜深而猶不至。則終不至矣。此明星、啓明之星也。

翹門傳曰、夫、傅相也。案白虎通爵、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漢書集注、夫、讀曰扶。）又案禮記郊特牲注、夫、或爲傅。是以夫可訓爲傅相者也。　傳曰、昔、久也。箋云、誰昔、昔也。此爾雅釋訓文。郭注、誰、發語辭。禮記檀弓有云、疇昔之夜。疇昔卽誰昔也。（釋詁云、疇、誰也。陳、弓注云、疇、發聲也。）

防有鵲巢。箋云、處世自然者。蓋防邑多樹木。故鵲往巢。邛邛地美。故旨苕生焉。皆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

毛詩識小卷十三

檜

檜國妘姓。（本釋文。）

羔裘箋云、待於郊。得玦乃去者。案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春秋穀梁傳范注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待放者雖以道去。未敢遽行也。必於郊者。見欲去之意。君賜之玦。則有決別意。是任從其去乃可行也。

新浴者必振衣。則好絜其衣服自是好處。惟緇衣羔裘本以視朝。而乃用爲逍遙之燕服。黃衣狐裘本息民之祭服。而乃以爲朝服。則是增華好大。變易常法。不能自強。卽由於此。雖其衣鮮絜。何足道哉。

傳曰、堂、公堂也。此公堂謂路寢。卽燕朝也。廟七月傳曰、公堂、學校也。與此不同。

素冠傳曰、練冠也。案十三月而練。則是朞以後之服。　素衣亦是練服。（次章傳曰、素冠故案衣也。）素韠無傳。蓋大祥祭服用素韠。禮有明文。故毛不必言也。首章次章思見朞後之常服。末章思見大祥之祭服。由淺而深也。　傳引夫子曰、子夏衰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與記檀弓所載子夏事相反。傳聞異詞也。（疏云、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

隰有萇楚傳曰、萇楚、銚弋也。（爾雅釋草文。）郭注、今羊桃也。郝懿行爾雅義疏云、按今羊桃卽夾竹桃。莖葉形狀。

鄭箋得之。又云、或直聘、或言木、或皆別禮。　箋云、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何也。蓋箋慤者人人所當然、而愛人以姑息者、往往以情慾之說進、惟見端慤者、則嘿而息矣。故少而端慤、豈徒養德集福之基、實寡過擇交之本。

匪風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四句蓋解輕之意、於文義則爲倒裝也。疏云、偶偶輕舉之貌。　傳曰、下國之亂、周道滅也。蓋周道既失、則諸侯皆無以自立、言下國者、對王都而言、王都在上、則列國皆爲下、下國猶言下邑也。

傳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此毛公引申詩意、觸類而長耳、詩人在春秋時、養民教民詳悉、而亦無弊、左氏及諸子書可考也、毛公生當大一統之世、則此傳云云、眞通達治體之言。

傳曰、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則季是男子、季女二字分言、與召南之有齊季女不同矣。

鳴鳩傳曰、騏、騏文也、騏者、青黑色、謂皮弁之文如騏馬之青黑色也、箋云、騏、當作璂。

下泉傳曰、非溉草者、謂本非水中灌溉而生之草、故得本而病也。

毛詩識小卷十四

豳

詩譜所言、曹有堯舜之化、民遺風重厚、多君子、末時、富而無教、乃更厲侈、夫以兩聖帝之化、多君子之俗、猶不足恃如此、然則富而無教、則沃土之民必不如瘠土、惜哉。

蜉蝣、於我歸處、無傳、蓋言於我者、於我君也、歸處者、將何歸也、箋云、君當於何依譜乎、是也。

傳曰、掘閱、容閱也、案容者、形容也、疏云、閱者、悅懌之意、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箋云、掘地鮮閱、蓋申明傳意、疏云、謂閱解面容閱。

候人傳曰、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候人雖是上士、下士、但比之三百赤芾者則爲遠矣、疏乃云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官長也、不亦固哉。　傳曰、芾、韠也、芾之制亦同韠、但尊祭服、別其名曰芾耳、此非言祭祀、而亦曰芾者、散文則通也。

傳曰、媾、厚也、案易屯釋文引鄭注、媾、猶會、史記索隱、媾、合也、媾、和也、會合而和、正是其厚也、疏云、言曾媾者、情必深厚、故媾爲厚也。

傳曰、南山、曹南山也、以別於周之南山、齊之南山也。

毛詩識小卷十五

豳

詩譜以豳爲公劉所徙者、案疏云、不窋竄豳地、尙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豳民遷也。

周公之詩而稱豳者、疏云、不美王業、不得入周召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

七月序曰、周公遭變者、遭管蔡流言之變也、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不得言己身憂國、故仰陳后稷先公風化以比己身序己志。　詩譜謂思公劉太王者、蓋公劉初居豳、太王終去豳、此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周公今亦遭難、故陳之、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冠以后稷也。

此詩七月九月皆以夏正言、季夏六月火星中、故孟秋七月則西流也。

傳曰、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有風而寒、宜也、寒氣則無風亦寒、其寒深矣。　傳曰、民無不舉趾而耕者、蓋耕以足推也。

有鳴倉庚、夏小正二月文。傳曰、倉庚、離黃也、說文、離黃、倉庚也。　案爾雅釋鳥、倉庚、商庚、郭注、卻倉庚也、邵二雲云、其鳴聲和調而圓亮、故葛覃云、其鳴喈喈、其毛色陸離而鮮明、故東山云、熠燿其

羽，其爲鳥柔弱而近人，故凱風云，睍睆黃鳥，其鸚端有細毛雜色，故小雅云，緜蠻黃鳥，皆見爾雅正義。蓋一物而數名者。

傳曰，蘩，白蒿也。考爾雅釋草，蘩，皤蒿。案，皤卽白也，故召南傳曰，蘩，皤蒿也，實一物也。又案夏小正，二月采蘩，詩意同之。

傳曰，殆，始。釋文本作迨，疏云，釋詁，殆，始也。案爾雅釋詁作胎，蓋殆與迨皆胎之假借。

傳曰，亂爲萑，葭爲萑者，蓋初生爲葭，長大爲亂，成則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亂，成則爲萑，對文則有別也。

可以爲曲者，曲，薄也。本禮記月令注，謂可爲蠶薄也。

傳曰，新，方蠶也。蓋以別於斧之隋蠶耳。蠶，孔也，形狹而長曰隋。新亦斧，惟其蠶孔有異。條桑箋謂枝落之采其葉者，蓋伐其遠揚之枝條，但以繩猗束而采之。傳曰，絲事畢而麻事起矣。蓋采桑養蠶是絲事也，載績則麻事也，績麻成布，以爲民衣，元黃則又染緝也，載元載黃者，元衣黃裳也，何以又言朱傳曰，朱，深纁也，祭服元衣纁裳，是也。蓋染法，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朱則四染者，比於縓色爲深，故曰深纁，五染謂之緅，此則加染以黑色。元則六染者，由朱而染黑爲纁，又由纁而再染黑爲元，故傳曰元黑而有赤也。再染也。

箋曰，豳地晚寒者，蓋溫風至則鳥鳴，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五月也，今七月始鳴，由於豳土雖時候遲晚猶寒，本孫毓之說。則溫氣晚至，故鵙鳴遲兩月也。

箋云，厚於其所貴者，說也，蓋謂民親其上，加厚於尊貴者，故曰爲公子裘以說，明其親上之意也。

傳曰，斯螽、蚣蝑也，考爾雅釋蟲，蜤螽、蠅蝑，郭樓體云，斯螽與蜤螽義同。案，斯螽、螽斯、實一物，周南傳與此同。傳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考爾雅釋蟲，蝜蝚、天雞，郭樓體爾雅義疏，從宋本作也。郭注，小蟲，一名莎雞，陸璣云，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鷄，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八月在宇，宇者，屋之四垂，故韓詩說云，宇，屋霤也。傳曰，穹窿，窮也，蟲。謂盡塞其室之窟穴，熏鼠者，使鼠盡出於窟外而後塞之。傳曰，墐，塗也，謂以泥塗之，庶人葦戶者，葦戶是以荊竹織門，本禮記檀弓注。荊竹通風，故泥之也。曰爲改歲者，周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十月則改歲也。

鬱薁與瓜皆可生食，故皆言食，棗須就樹擊之，則其實自下，故言剝，春酒須釀，故言爲，壺是蔓生，故言斷，苴須拾取，故言叔。疏云，酒以介壽，則農夫不得飲之，采荼食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傳曰，樗，惡木也，然則木不惡者不以爲薪可知，愛物之至，所以盡性也。

築場圃者，築場於圃也。稼穡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也。

稱彼兕觥，無傳，案，稱，舉也，見儀禮士相見禮、聘禮注。

鴟鴞傳曰，鴟鴞、鶻鴟，爾雅釋鳥文。郭注，鴟，傳最是，蓋貪惡之鳥也，或以爲鵂鶹，夫鵂鶹則何能毀鳥之室取鳥之子乎哉，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傳意蓋泛言之，無所專指也，以明守成之不易耳，疏以管蔡爲民，不但非

毛意，而其義亦狹矣，親結其繆，傳引施衿結帨，儀禮士昏禮文。衿、繫佩帶也，帨、巾也，是結繆者，結其巾也。

破斧傳曰，鑿屬曰錡，疏云，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案經傳未有以錡爲鑿屬者，則鑿屬或是金屬之譌。

銶者，管子輕重，一車必有一鑽一銶，則銶乃以木爲質而飾以金者，故傳以爲木屬也。

伐柯之篇，皆言禮可爲國，周禮大備，以禮治天下者也。

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此大學絜矩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之義。

九罭篇，衮衣繡裳，毛以爲王之服，鄭以爲上公之服者，蓋王則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均之衮衣也。

毛詩識小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雅也。本釋文

鄭君詩譜曰，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非正經謂之傳，未知此在何書也，又曰，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榛楛，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王室。案此卽書若考作室，詩豳風無毀我室之義。

鹿鳴序曰，燕羣臣嘉賓也，君以臣爲賓，卽是嘉賓，亦兼言四方之賓，燕四方之賓，惟迎於大門內爲異，其餘皆與燕羣臣同，故鄉飲酒禮、燕禮注皆曰，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

傳曰，苹，萍也，爾雅、說文皆同。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是毛本以浮萍言，考夏小正，七月，湟潦生苹，湟者，洿下之處，潦水消積，萍卽生焉，卽可就食，故毛云然，箋云，苹，蘋蘋，則是陸草，自可兼用，不須強爲分別矣。

四牡傳曰，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者，言爲使則辭於家廟而後行，所謂不以家事辭王事也，疏云，言受命卽行，似非傳意。

傳曰，雖，夫不也，案此卽祝鳩，乃五鳩之一也。箋云，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

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此典弗慮胡獲。弗爲胡成。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可互相證明也。

常棣序曰。燕兄弟也。古者。於同父母之兄弟曰昆弟。其於宗族不論長幼統以兄弟爲言者。蓋宗族皆由兄弟旁推者也。

傳曰。兄弟求矣。兄弟何以相求。此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之繼。蓋睽孤則相隔。相求則和睦矣。

傳曰。兄弟尙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此卽論語答子路之意。人倫之準式也。箋云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求友者不可不知。爲人友者亦不可不知矣。

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謂之立飫。仍於饗禮爲近。蓋以關事爲主。以飫致其情耳。　傳曰。王與親戚燕。則尙毛。因飫而言及燕。或者以飫爲禮。卽繼以燕。以通情也。

伐木疏云。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此二語乃論交之圭臬也。

箋云。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案。此所謂學於萬物也。

許許亦可以聲言。舉大木者呼邪許。是也。毛但以枵貌言之耳。疏云許許非聲之狀。似非毛意。

傳曰。以篚曰醹。以藪曰湑。蓋酒熟必醹之。（亦謂酒之意）以竹器醹酒則曰醹。以藪（藪、草也。用茅）醹酒則曰湑。

兄弟之稱。通於宗族。亦通於異姓。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是也。

天保一詩多用爾字。蓋昊天其子之。稱天則言爾。尊天而親其上也。

傳曰。春曰祠。夏曰禴。案禮記王制。春曰礿。（禴卽礿。詩釋文。禴、本又作礿。是也。）夏曰禴。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改春曰祠。夏曰礿。此傳與爾雅釋文文同。不言祠禴而言禴祠者。詩疏云。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　說文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公羊傳何注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也。　孫炎云。礿、新菜可礿者。新菜可礿。　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　孫炎云。烝、進也。進物品也。白虎通云。烝之爲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　傳曰。卜、予也。箋疏無釋。案爾雅釋詁。賚、畀、卜、賜、予也。郭注。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又案白虎通。卜、赴也。周禮春官序官疏。赴來者之心。故曰卜。然則卜之爲予。亦謂赴祭者之心而賜與之。卽禮無不答之義。

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案尙書堯典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僞孔傳云。百姓、百官。古訓百姓皆百官也。百官當言氏。而云姓者。散文則可通。古者庶人無氏。有姓氏者。必由於卿大夫也。

采薇箋云。先輩可以行也。唐人已登第者稱應舉者曰先輩。本此。古者席地而坐。必先跪而後坐。故箋釋不迫啓居云不暇跪居也。

箋云。柔、謂脆脫之時。案。脫、（音問）草新生也。　疏云。汝中輩可以行矣。此因上章傳有先輩之文。從而爲之詞耳。經傳箋俱無此意。

箋云。弭、弓反末弩者。案。弩、弓戾也。謂弓反末弩戾之處也。以助御者解轡紓。宜骨也者。紓與結同。解轡結

宜滑。故以象骨爲弓弭。蓋制器者取用多方。不專一事也。

魚服之魚。乃是獸名。陸璣云。魚獸似豬。其皮背上斑文。

出車傳曰。就馬於牧地。案。牧地在遠郊。周禮地官敂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

傳曰。龜蛇曰旐。鳥隼曰旟。皆本周禮司常文。設旐在干旄之上。而建於車。則兩事實同爲一物矣。又有旗者。疏云。下云旂旐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以下或敂旐。或敂旗。故此經所陳唯旂旐旗而已。

傳曰。王、殷王也。蓋謂文王述殷王之命以命南仲。不言殷天子而言殷王者。易知也。天下所歸往謂之王。木是通稱。故屢言王事。亦是通稱也。其言天子者。因其時文王已稱王。故言天子以別之。

箋云。始出壘征伐玁狁。又云。凍始釋而來反。則來思者還於軍壘耳。（未還家也。）故下句云豈不懷歸。　傳曰。簡書、戒命也。案古未有紙。書之於竹。則謂之簡書。

玁狁在北。西戎在西。既伐玁狁。因伐西戎。故未見君子。既見君子。俱就近西戎之諸侯言之。

遲遲、萋萋、喈喈、采蘩、祁祁。皆無傳者。案豳風七月傳曰。遲遲、舒緩也。周南葛覃傳曰。萋萋、茂盛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又七月傳曰。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此亦當同。

杕杜。言采其杞。箋云。託有事以望君子。是則憂我父母者。指其夫言之。（疏云。以下章則還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夫是也。）婦人以夫爲天。故可以夫比於父母。抑日月篇。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語意正同。

魚麗傳曰。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蓋謂十月寒氣至。草木爲風所折。似有芟除之者。若未至折芟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也。（定本作不折不操。疏以爲操今釋文考證乃云注疏從定本。非也。）士不隱塞者。疏云。爲梁止可禦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也。（此不欲盡物之意。）禮記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與此傳異者。此自天子始言。曲禮自國君始言。故差等小異耳。其實不圍澤者亦當不掩羣。不掩羣者亦當不取麛卵。不取麛卵者亦當不隱塞。皆可推而知也。

毛詩識小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曰罩罩篧也。案爾雅釋器。篧謂之罩。郭注云。捕魚籠也。詩疏云。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又案郝棲霞云。今魚罩皆以竹。形似雞罩。漁人以手抑按於水中以取魚。

傳曰汕汕、樔也。案爾雅釋器。樔謂之汕。毛魚樔郭璞曰。樔也。郭云。樔云。瘞草澤畔。蓄魚其中。名爲樔。

南山有臺傳曰臺、夫須。爾雅釋草文。陸璣引舊說云。夫須、莎草爲籤。不以爲笠。傳曰。萊、草也。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

此詩萬壽無疆。與豳七月萬壽無疆小有分別。豳風祝人君之身壽考也。此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以國家言。猶言萬世有道也。

南山有杞。無傳。此因學紀聞所謂杞梓之杞也。

傳曰。杜、樾也。爾雅釋木文。案陸璣云。杜枝葉茂好。宜園種之。名曰萬歲。取名於億萬。案億萬古同。此言北山有杜。唐風言隰有杜。蓋高地下地皆可種者。遐不眉壽。無傳。案周南汝墳傳。遐、遠也。此亦當然。

傳曰。枸、枳枸。案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李注。枳句、言枳樹多句也。句、曲也。案句即枸也。詩疏云。枸木多枝而曲。所

以來巢也。

傳曰。樓、鼠梓。爾雅釋本文。郭注云。楸屬也。陸璣云。山楸之異者。案此傳言鼠梓。爾雅注言虎梓。蓋有異名。

傳曰。考、老。案爾雅釋詁。耇、老。壽也。孫炎云。耇。面如凍梨。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參差。是以有譽處兮。無傳。箋云。使聲譽常處天子。謂四海之諸侯稱揚王者恩德。使常有聲譽。常處天子之位也。

傳曰。脩、轡也。革、轡首也。案說文。鋚、轡首銅也。鋚竹汀云。鞄、轡革也。小徐云。御人所把處也。錢竹汀曰。古器銘、石鼓文、及寅簋文、作鋚勒。即詩所云條革也。蓋條爲金飾。案即轡首銅也。革爲皮絡。又案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注。轡靶勒。詩疏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郝棲霞云。轡勒異物。靶、轡革也。又云。轡首即靶也。勒、馬頭絡銜也。自後趨避石勒名。呼馬勒爲轡。遂與鏈銜之訓相溷。傳曰。在鏈曰鑣。案爾雅釋器。鏈謂之鑣。郭注。馬勒旁鐵。說文云。鑣、馬銜也。釋名云。鑣鑣也。所以在旁銜其口也。

滿露。顯允君子。無傳。謂明信之君子也。

其桐其椅不言露。疏云。承上露在可知。

菁菁者莪。載沉載浮。載字無傳。鄭載馳傳曰。載、辭也。此亦當然。此傳本是載沉亦浮。疏語可證明。今注疏本譌作載沉亦沉。則雜通矣。箋云。沉物亦載。浮物亦載。乃書楊木之有用。並非解經之載字。

六月傳曰。物、毛物也。毛是齊馬之色。物是齊馬之力。因有四戰二字。故傳連言毛物。比物者本以齊馬力爲主。而併及馬之色也。傳曰。師行三十里。蓋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見史記。是以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所以養兵力也。古用車戰。故持重如此。後世輕騎疾行。不可以里限矣。

傳曰。錯、革鳥爲章也。案爾雅釋天。錯、革鳥曰旗。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傳曰。鉤車先正也。箋云。鉤、鞶。行曲直有正也。蓋謂夏后氏時。其車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矣。

采芑傳曰。師、衆。干、扞。試、用也。謂此三千車中。軍士皆有衆多扞敵之用也。乘其四騏。無傳。案魯頌駉傳曰。蒼騏曰騏。騏、蒼文也。謂馬毛蒼色而又有蒼文者爲騏。

簟茀無傳者。齊載驅傳曰。簟茀、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此亦當然。

傳曰。鉤膺樊膺也。謂馬之婁頷有鉤。婁者、權持之意。謂婁其頷也。在膺有樊纓之飾也。樊謂馬大帶。

傳曰。軝、長轂之軝也。案軝即是長轂。說文云。軝、長轂也。謂兵車之轂長於田車。故曰長轂也。

車攻小序曰。備器械。說文云。無所盛曰械。謂其中未有所盛載之物。則其器名爲械也。

傳曰。褐、纏旃以爲門者。纏旃之竿竪於地。以當門兩旁之棖也。裘、纏質以爲樾者。兩門甚相近。而車行則有分別。故於兩門之中纏質。質者、射之的也。質、正也。以當門中之闑也。門容握者。謂車驅入門之時。其車軸頭與兩旃竿之間各可容一握。人四指爲一握。謂四寸也。鑿則不得入。謂其車軸頭若鑿著門旁之旃竿。則不許入。以示罰也。左右者。天子六軍。分爲左右。故必立二門也。抗大綏、抗小綏者。抗、舉也。戰不出頃者。謂習戰不

出於叟草之頃地。不逐奔走。謂禽獸已出於頃與防者。卽不逐之也。

建旐設旄。搏獸於敖。亦當指有司治田獵之事言。疏以此二句爲宣王之言。似非。

四牡奕奕者。言四牡馬之閑習也。　傳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無常期。殷見則十二年王不巡狩。諸侯來朝。而後爲之。此詩止有會耳。而曰會同者。對文有別。散文則可通用也。

傳曰。決、鉤弦也。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　傳曰。拾、遂也。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　傳曰。佽、利也。必手指相次比而後利於執弓發矢。箋所以申明傳意。

傳曰。自左膘而射之。案膘、脅前也。本齊韓　小腹兩邊肉也。本釋文引三蒼　達於右腢者。矢過於右肩腢也。儀禮注腢肩頭也。謂右肩前也。本釋文　傳曰。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者。蓋射獸者皆自左。不當言射右。故知必是自左肩腢射之而達於右耳本也。本正義　射右髀者。案說文。髀、腓也。　達於右髆者。髆、脅骨也。本集韻　踐毛者。謂禽獸在兩旁而逆射之。兩言不獻。皆不誅已降之義。

吉日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蓋日有剛柔。甲丙戊之類皆剛也。乙丁己之類皆柔也。馬有牡有牝。猶之剛與柔也。田獵當乘牡馬。故以戊日爲順其類也。　傳曰。伯、馬祖也。馬祖者、天駟。卽房星也。

傳曰。外事以剛日者。蓋田獵是外事。故擇馬亦用剛日。庚與壬皆剛日。辛與癸皆柔日也。　午字無傳。案疏云。午爲馬也。

毛詩識小卷十八

鴻雁之什

鴻雁序曰。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蓋謂宣王慰勞來勤其民。使皆還歸定止。安樂而聚集也。　箋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此鄭君所見泰誓眞本。

箋云。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蓋侯伯既不述職。則王朝卿士必不出使而存省侯國。民之疾苦。何由上聞。今既復之。故能勞來其民也。

庭燎傳曰。央、旦也。疏云。旦是夜屈之限。呂氏春秋注。屈、盡也。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引楚詞注。央、盡也。案謂夜未已。未盡旦。則夜已盡矣。據疏。則夜未央是詩人言其時候。非對王語。若以夜未盡對王。則王仍未起。何爲設燭。可知是敍事之詞。　傳曰。庭燎、大燭。案周禮秋官司烜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對文則別也。散文則可通稱。

夜鄉晨。箋云。晨、明也。案鄉明則猶未明。仍是前兩章之意也。經義述聞云。晨旨之則一唱三歎而不窮其韻。此三章皆旨早朝之事。是也。

沔水序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疏云。圓者周匝之物。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徧。箋又云。以恩親正君曰規。蓋不規則無恩。卽無親矣。分當規過者。不可不知。當受人規者。尤不可不知。

兄弟、謂同姓諸侯。邦人諸友則異姓諸侯也。此對文。則有別。末章我友敬矣。是散文。則兼同異姓諸侯可知。　傳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京師王之所居。君父一也。故以爲諸侯之父母。

箋云。訛、爲也。爲交易之言。蓋造爲言語必變亂是非。故訛言卽是交易之言。

鶴鳴傳曰。良魚。則小魚不必皆善可知。曰小魚。則良魚必大可知。蓋能安於隱處。亦必非猥瑣齷齪者所能也。　或有也。諸魚亦有在于是者也。

穀卽楮也。从木。不从禾。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於朝。卽此穀也。

祈父序箋云。祈、圻、畿同。案祈父卽大司馬也。大司馬之職。以正邦國。卽是正封圻也。故書曰圻父。詩曰祈父。

白駒傳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箋云。顧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毛鄭之意。似異而同也。蓋四章首句皆言其去。前三章次句則皆望其來。傳箋互相發明也。

箋云。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此與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之意同。

黃鳥。無集于穀。無傳者。鶴鳴傳曰。穀、惡木也。此亦當同。

我行其野箋云。刺其不正嫁娶之數。案禮必有數。故言數卽是禮。左傳昭公三年。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是數卽禮也。文選晉武帝華林集詩注。數、猶禮也。可證。

傳曰。新特、外昏也。謂之特者。鄘風柏舟傳曰。特、匹也。此亦當同。新特猶言新匹耳。箋云。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以特爲獨。雖大概可通。然非毛意。疏亦未分別也。

斯干傳曰。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二義相因。蓋楹柱之高大者必直。疏自生分別矣。

無羊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謂青黃赤白黑五色之牛羊每色各有三十也。

傳曰。騫、虧也。謂牛羊有所虧損。崩、羣疾也。謂牛羊成羣疾病也。

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蓋士無故不殺犬豕。故夢見人衆捕魚。則庶人得食魚。是供養之祥也。

毛詩識小卷十九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昊天不傭。蓋以昊天二字遥。呼天而訴之也。不傭不均。則言師尹也。傳曰。屆、極也。箋云。屆、至也。其義一也。不弔昊天。仍是昊天不傭之意。不弔、言王政不善。昊天、則呼而訴之。（與昊天不傭大略相同。）箋云。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是也。

正月傳曰。將、大也。蓋謂王政暴急。由於人之僞言。則訛言亦害之甚大者。民卽人字。（當是唐人避太宗諱所改。）箋云。人以僞言相陷入。（並不言民。）可證。鄭所見本。是人之訛言。並非謂下民之言也。

謂山蓋卑。一句有兩意。謂之爲山。則是高節奇行陵而已。人猶覺其卑。下句蓋言況於爲小人之行。則是爲罔也。

傳曰。蝎、蠍也。案爾雅釋魚。蠑螈、蜥蜴、蜥蜴、蝘蜓、守宮也。蓋一物而四名也。

傳曰。仇仇、猶讐讐也。案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釋文云。敖、本又作讐。引舍人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讐讐、衆口毀人之貌。無理而毀人。是傲慢也。故郭注云。皆傲慢賢者。又案楚詞九思王注。不聽話言而妄語也。亦可與舍人注相發明。

今茲之正。無傳。斯干傳曰。正、長也。此亦當同。（箋云。正、長也。原本斯干傳。）言今之君臣。爲人長上。何爲一意同然爲惡如是。

十月之交傳曰。日月之交會者。每月朔日則日月交會。而有食有不食者。疏云。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也。

傳曰。山頂曰冢。案釋名云。冢、腫也。言腫起也。箋云。崒者、崔嵬。案爾雅釋山。崒者、厲厲。郭注。謂山峯頭巖巖。又郝樓霞懿行云。崔嵬、屈屈、字異義同。（說文曰。崔、危高也。亦嵯峨之意。）

白番維司徒以下。皆專官也。而皇父但言卿士者。箋云。皇父則爲之箋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疏云。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是也。

雨無正傳曰。巧言從俗。如水轉流。蓋與在下者言須明切。與在上者言須委婉。此巧言非惡人。但長於言語。較之不能言者。則得安身矣。智者、謂猶可耳。（正月傳智矣富人。語意亦同。）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剛微之。是主文而譎諫。不徑情而行。故言之者無罪也。

箋云。可使者。雖不正。從也。蓋王雖不正。而順從之。則王以爲可使矣。然朋友有責善之道。則以此相銘答。故曰怨及朋友。

小閔篇起二語。感敷于下土五字。皆言幽王。言閔天疾惡王政如此也。

傳曰。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其上。案疏云。滄滄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稱上之意。又案爾雅釋訓。翕翕、訛訛。莫供職也。蓋志在專權營私之人。必棄其本職而不覺。顧郭注云。賢者陵管姦黨。識、背公卹私。曠職事。是也。

傳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本國語。蓋謂居今而稱古人。則謂之在昔。由古而更推之上古。則謂之先民。此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者也。

傳曰。一非也。疏云。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

小宛傳曰。鳴鳩、鶻鳩。此與衞風氓之鳩。莊子逍遙遊之鷦鳩。楚詞離騷之鴟鳩。皆同物而異名耳。或以爲班鳩者。非。班鳩稍大。鳴鳩則小。爾雅釋鳥。鶻鳩、鶻鴀。（案占文周官鳥或省作鳩。舟是鶻鳩與鶻鳩一也。注。似山雀而小。字林云。鶻鴀、小種鳩也。方言云。大者謂之鴟鳩。鴟與鳶同。是雖同類。而有大小之分。）傳曰。明發、發夕至明。疏云。從夕至旦。常不寐也。有懷二人。無傳者。承上先人言。卽謂文武爲二人也。

箋云。中正通知之人。中正謂齊。通知謂聖也。

傳曰。中原、原中也。廣平曰原。其中多蔽也。箋云。照嫗養之。案禮記樂記注。以氣曰照。以體曰嫗。

小弁傳曰。蔌、卑居。（蔌、文同。）則斯字是語詞。猶周南言螽斯。此詩言柳斯鹿斯耳。疏。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鷽

斯之目爲不精。言劉氏亦本爾雅釋鳥鷽斯鷃鷃。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故名雅烏。

傳曰。擣、心疾也。疏云。似物擣心。故云心疾。說文云。擣、手椎。

傳又曰。卑居、雅烏也。爾雅郭注作鴉烏。鴉卽鳧。案小爾雅云。傳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蓋毛在皮膚之外。箋所云皮膚之氣也。裏在內。陰。以言母者。凡皮膚之內皆謂之裏。舉周身言之。箋云。母之胞胎。亦是傳義所包括。毛鄭小異而大同。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辰、時也。此與齊風東方未明傳辰時不同。彼辰夜之時是活字。猶言察其早夜之時。此時字則箋以六物申明之。左氏昭公七年傳六物。謂歲、時、日、月、星、辰也。此語爲後世言命者之濫觴。

箋云。留其羣也。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稽留。以待其同羣之牝鹿俱走也。

箋云。醻、旅醻也。案飲酒之禮。主人初舉觶獻賓。曰獻。賓舉觶答主人。曰酢。主人又舉觶勸賓。曰醻。此謂賓既受。但變觶之而不飲。故又謂之莫醻。至三爵之後。賓乃舉所奠之爵。卽主人酬賓之爵。行醻。而且賓主之黨交錯相醻。是爲旅醻也。

莫高匪山二句。意謂莫有能高於是者。非山也耶。莫有能深於是者。非泉也耶。然人猶有能登之能入之者。是則王有殺太子之心。雖隱藏之。而人猶有知之而默存於心者矣。

巧言傳曰。骭、瘍爲微。腓足爲烓。爾雅釋訓文。案爾雅郭注。骭、脚也。瘍、創也。淮南子高注云。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瘍、二疊曰。說文云。骭、敝也。敝、壞也。說文云。腓、腨也。腨、腓腸也。腓腸、腓腸交接之處。正指膝以下踝以上而言。說文云。腓、腨也。雜釋名云。腓、腫也。案腫氣所鍾聚也。案此因聲義者。

巷伯傳曰。貝錦、錦也。箋云。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案爾雅釋魚。餘貝黃白文。郭注。以黃爲質。白爲文點。

餘泉白黃文。郭注。以白爲質。黃爲文點。織錦之文似之者。爲貝錦也。

傳曰。哆、大貌。案說文。哆、張口也。箋既云箕星踵狹。詩何以言其哆。蓋箕四星。二爲踵。相去本甚寬大。但其二爲舌。則更大。故云踵狹耳。　傳曰。侈之言。是必有因也。因其大而加大。謂之侈。箕星之踵本不小。因其舌更大。是因其踵之大而加大也。　傳言執燭。又言蒸盡。又言縮屋而繼之者。疏云。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取屋葦以繼之也。繼、抽也。　傳言放乎旦者。猶言至於旦也。　傳曰。男子不六十不閒居。閒居、猶雜居。男子在堂。女子在房。是不閒雜而居也。禮記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閒。男子七十。與女子當六十。禮記與毛傳各舉其一也。　傳曰。嫗、不逮門之女者。不逮門、謂處子也。未及於夫之門者也。嫗而國人稱之者。謂身近之而不及亂也。

傳曰。楊園、園名。畝、邱、邱名。疏云。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邱。案楊園者。想是種楊木之園。畝、邱、見爾雅釋邱。如畝、畝工。郭注。工有隴界如田畝。案郭注曾孫炎云。方百步也。案司馬法。步百爲畝。釋名釋邱。畝、邱、邱體滿一畝之地也。案釋名及孫氏。則言其廣狹之度。

毛詩識小卷二十

谷風之什

谷風傳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蓋風與雨異物而同功。朋友或異事而同志。故傳云然。

傳曰。風濤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此卽伐木篇首四句之義。

蓼莪。鮮民之生。傳曰。鮮、寡也。蓋言人生如白駒過隙。卽使日日供養其親。亦覺寡少。又況不得終養。則生不如死久矣。

大東傳曰。來、勤也。爾雅釋詁文。　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疏云。會不見謂以爲勤。鄭申毛。孔又申鄭也。案召南摽有梅箋云。謂勤也。亦同此意。

傳曰。服、牝服也。案考工記車人注。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兩較之內則爲車箱矣。

楚茨傳曰。露積曰庾。案說文。庾、水槽倉也。廣雅釋室。庾、倉也。此言露積者。國語周語曰。野有庾積。言野則露積可知。又案釋名釋宮室。庾、裕也。益裕不可勝受。所以露積之也。說文庾或曰倉無屋者。案此亦露積之義。

傳曰。罍、饔、廩、罍也。案饔、罍所以養肉。廩、罍所以養米。二者之名皆見於儀禮少牢饋食禮。

既齊既稷二語。毛意似承卜爾百福說。神與爾福。既齊備。既稷疾。既匡正。既勑固。皆言尸嘏主人之意。疏

似誤。

禮有告戒。始終皆言。儀禮有司徹。宗人戒侑者。戒於始事也。此鐘鼓既戒者。戒於終事也。皆所以敬備祀事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一

甫田之什

甫田傳曰。耔、雝本也。既布穫在田。須有以培其根本。後世所謂耔種者。蓋本此。

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毛傳無閒文。頗疑毛所見本有作以我齊盛者。然不可考矣。

傳曰。茨、積也。箋云。茨、屋蓋也。兩意互相發明。疏云。傳非訓茨爲積。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是也。

大田箋云。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案禮記月令注引此。以爲農書也。橛、杙也。本廣雅。刈稼之餘在田中者如橛然。春初地氣上升。冒覆其橛。此時則陳舊之根可拔。卽謂始耕也。

傳曰。炎火、盛陽也。蓋火屬陽氣。故以盛陽言之。螟蝗之屬本盛陽之氣所生。今使還其本。自然消除。是則神之功也。此詩人形容之辭。並不指水火之火言。

瞻彼洛矣傳曰。洛、宗周溉浸水也。蓋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與東都伊洛之洛有別。周賈之漆沮一名洛水。卽此也。傳曰。韎韐所以代韠也。蓋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也。服謂之韠。士無韍名。謂之韎韐。是所以代他服之韠也。箋云。茅蒐、韎韐聲。案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也。本鄭駁異義語。　奭字無傳。案采芑傳曰。奭、赤貌。此亦當然。

傳曰。鞞、容刀鞞也。刀鞞猶刀鞘。容刀者。有容飾也。琫、上飾。珌、下飾者。謂於刀鞘之中分上下也。　珧珌者。珧、蜃甲也。本說文。案正義本當作諸侯璗而鏐珌。大夫鐐琫而鏐珌。正義云。天子諸侯璗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是也。今汲古閣所載。乃孔氏所謂定本及集注本耳。　璗者。黃金也。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　鏐。紫磨金也。　鐐。銀之美者。爾雅釋器。白金謂之鐐。其美者謂之鏐。璂、屋屬。本說文。

裘裘者華傳曰。裘裘、猶堂堂也。此以聲近爲訓也。

芸其黃矣。芸本草也。而借以形容黃盛之狀。　傳曰。芸、黃盛也。疏云。此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蓋華有以黃爲盛者。與汎言草本黃落者不同。

或黃或白。疏云。華自有雜色。一時而黃白雜。非先盛後衰。言善多而惡少。若惡與善等。則不得爲明王矣。之子、君子。無一定之稱。此詩之子、謂古之明王。君子、其先人也。與他詩所言不同。

桑扈之屏之翰。皆王者之德。故下句言百辟爲憲。

鴛鴦傳曰。乃畢掩而羅之。蓋張羅所以待鳥來。執畢所以掩取鳥也。禮記月令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

頍弁傳曰。女蘿、兎絲。松蘿也。案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兎絲。毛傳與雅訓同。陸璣云。兎絲蔓連草上。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但經明明言施于松栢。則女蘿卽松蘿可知。釋名云。在草曰兎絲。在水曰松蘿。蓋寄生之屬。亦不分草木。淮南子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兎絲。抱朴子云。兎絲之草下有茯苓之根。皆謂可與爾雅毛傳相證。

車舝。舝、車軸頭鐵也。車無事則脫。車行乃設之。

杕杜名卽棠也。

青蠅傳曰。榛所以爲藩也。則棘亦所以爲藩可知。

賓之初筵。左右不指人。不指地。箋以左右爲折旋揖讓。是也。

殽有訓爲凡骨有肉者。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殺齊是也。有訓爲骨禮者。禮記曲禮左殽是也。而此詩之殽則訓豆實。豆實者、菹醢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國語賈注。殽、菹也。

毛以此詩爲燕射。鐘鼓既設者。將射而改縣也。天子宮縣在階間。有妨射位。故改之。案考工。既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梓人文。天子諸侯燕射。各以其鄉射之侯。鄉射。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凡畫者丹質。謂正面畫熊麋之頭。畫雲氣於質。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也。　燕射皆一侯。謂之大侯者。以君所射故也。傳曰。反反、言重愼也。蓋反覆至再。惟恐有失儀也。

飲酒孔嘉。謂飲酒而甚嘉美者何在乎。維得其令儀者是也。二句相呼應。箋云。飲酒而誠得嘉賓。似非毛意也。

無俾大怠者。箋云。當防護之。無使顚仆至於怠慢。盍式勿從。謂所以隱其惡。無俾大急。所以救其失。忠厚

以待人也。

三爵不識二句無傳。蓋總結全篇也。凡禮行獻、酬、酢。凡三爵。而飲酒之禮成。蓋言三爵之後。已不能自信其無失。況敢又加多乎。甚言飲酒之宜慎也。鄭箋云云。未必是毛意。

毛詩識小卷二十二

魚藻之什

魚藻序何以言思武王。疏謂居鎬京者武王爲始。是也。

傳曰。頒、大首貌。與說文同。說文。頒、大頭也。

采菽傳曰。羊則苦。苦者、荼也。謂取豆與荼與薇以爲蠲羹也。傳曰。君子、謂諸侯也。蓋上下可通解。

箋云。元袞、元衣而畫以卷龍也。卷即袞。蓋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龍、謂絺衣也。案絺者、刺之也。謂此詩乃刺之。與元袞是畫之於衣者固不同也。絺則在裳。此詩言衣。舉其總名耳。

言采其芹。箋云。言、我也。蓋用毛基傳。我使采其水中芹。其旂淠淠二句。指諸侯來朝者言。載驂載駟。則言王迎諸侯君子所屆。箋云。屆、極也。又言王待君子法制之至極也。

邪幅者。邪纏於足也。在下者。謂著邪幅在於股之下也。

彼交匪紓者。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

箋云。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案。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本後漢書。若故落而新生。則是根茂而實遂。雖什伯實而根拿固。何傷之有。故世家大族必以人才爲本也。

平平左右。謂諸侯有賢才者能辨治其連屬左右之國。此左右之國亦當如是。必相與率循而順從之矣。

傳曰。紼、緋也。爾雅文同。係炎云。緋、大索也。纚、緌也。爾雅文同。郭璞云。緌、繫也。疏云。緋是大紵。謂舟之止息。以紵繫而維持之。

角弓是父兄刺幽王。言兄弟而又言昏姻者。蓋君與族燕則異姓爲賓也。

民胥然矣。猶言民皆以爲是也。箋云。天下人皆知之。似說得寬了。

人之比周。將以樹黨。人之鬬爭。正欲得名人之營讚傾軋。無非求安。傳曰。比周而黨愈少。鬬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名論實定論也。

酒者所以養老也。而云如酌孔取。則老者亦不宜多飲。

菀柳以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起興。蓋事物有定者。雖至高極深。皆可推測。若變動無常之人。則不可知矣。是以君子有常行。

都人士序。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然則朝更夕改。厭常喜新。即是民德不壹。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士大夫所以示民不恌也。

從容非緩慢之謂。箋云。從容、謂休燕也。休息燕閒。並非夙夜在公之時。亦不苟且。故又云。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都人士、箋以爲都人之有士行者。疏云。都邑之士近政化。又云。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是則在都邑者易于同乎流俗久矣。又云。所行要歸於忠信。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蓋士者民之耳目不從流俗。亦修己以安人之疏節與。

左氏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注以爲逸詩也。蓋服所據者三家。是時毛詩未立於學官也。禮記鄭注云。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是也。

言從之邁。無傳者。易知也。猶言我欲從之行。所謂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未必如箋所云欲自救。蓋我不見兮之下。初言不說。次言苑結。繼以欲從之行。終歸於盱病。用意淺深之序。本極分明。

采綠序無傳。而箋意刺其婦人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蓋因序不言刺時。但言刺怨曠。則所刺乃在下者。故箋云然。

黍苗序所言召伯。謂召穆公。當宣王之時。爲卿士者也。

箋云有輓輦者。此後世小車之濫觴。

我徒、傳以爲徒行。與車攻以徒爲輦不同者。此上章已言我輦。則此章之徒不得爲輦。上章我車。是大車以牛駕之。此章我御。則以馬駕車。故箋云有御兵車者。

下濕曰隰。高平曰原。隰桑之詩。以喻君子在下。而草野之人皆慕其德而善良。然則士雖野處。亦於風俗大有關係。不可不慎也。言隰桑。則原桑不然矣。故箋云。反水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小人在

位。無德於民。

自華序言刺幽后。此幽后即是褒姒。箋已言之。

白華以喻婦德。白序束之。以喻禮義約束。此即齊家之義也。

傳曰。燎、炬竈也。爾雅釋言郭注。今之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詩疏。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若今之火爐也。云云。然則此燎乃所以烘物者。與竈有別。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關雎者可以自信矣。故束方壺倩引之。

念子懆懆者。申后念幽王之失。而懆懆然欲諫正之。視我邁邁者。王視申后。邁邁然而不說其所言也。

公孤卿大夫皆大臣也。士則微臣也。故緜蠻序曰。微臣刺亂。

緜蠻傳曰。鳥止於阿。人止於仁。仁者、仁厚也。論語曰。舉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蓋人偶有依託。亦非仁厚者不敢近。所以養德也。

卿行旅從。則必有副貳之車可知。故箋曰。後車、倅車也。

瓠葉。傳以爲庶人之柔。則兎首亦庶人之牲。疏云。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兎首。明非有位之人。是也。禮別尊卑。故小民皆能自安。豳七月箋曰。瓜瓠之畜。麻實之穆。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養農夫之具。小雅甫田傳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合此數詩傳箋疏觀之。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何至有不足不給之憂哉。

傳曰。毛曰炮。（裹燔連毛而炮之。）此尚易明。又曰。加火曰燔。炕火曰炙。則其辨甚微。案箋云。柔者炙之。乾者燥之。疏云。新殺者合毛炮之。割截而柔者（疏又云。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則謂貫而炙之。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觀此。而傳意豁然矣。

菀之華首章芸字無傳。案裳裳者華傳曰。芸、黃盛也。（箋云。草黃然而黃。）此亦當然。但彼則言其盛。此則言其色全變爲黃而將落也。

何草不黃傳曰。言萬民無不從役。蓋兼解末二語。（漢書禮樂志集注。）將、猶從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三

文王之什

文王傳曰。亹亹、勉也。亹亹、勉勉、一聲之轉。故用爲訓。

久安長治。自有所以不能遏止之故。所謂規模宏遠也。若乃見小欲速。不顧其後。則皆所謂遏爾躬者矣。

大明首章。天難忱斯。此所以爲大公。凡安其危而利其菑。皆恃天之過。不知天道猶張弓。所以難忱斯也。

文王之德至矣。而詩人美之。但曰小心翼翼。是則敬慎者。德之大本也。後世如諸葛文正之功。其自許不過謹慎。此必非才人所能知也。

昏禮六禮無文定之名。後世稱納吉爲文定。乃本於鄭箋。毛傳無此解也。

緜言豳公未有家室。而豳七月言入此室處。蓋豳地在山谷。其俗多複穴而居。故緜舉其大概。則曰陶復陶穴。至七月陳王業。則統前後而言。故言入此室處。言上入執宮功。言乘屋也。

傳曰。菫、菜也。案禮記內則。菫荁並稱。則菫菜乃爲人常食者。說文。菫、根如齊。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也。夏小正。榮菫。則菫本常種之菜。但周原所生尤美耳。經國語晉語。置菫於肉。此則毒藥能殺人者。與詩禮所言之菫同名而異實也。

傳曰、捄、築也。（捄土籠也。）箋云、捄、捊也。（聚也。）必聚土於盛土之籠、而後可投而居於板之中。毛鄭之義、正相足也。

疏附與奔奏相似。疏附、謂其臣疏於文王者。今使之親附。故傳曰率下親上也。奔奏、謂曉喻天下人以文王之德、宣布文王之聲譽、使天下之人奔奏而歸周。故傳曰喻德宣譽也。二者情事相類、而一在國中、一在國外、有遠近之分。

棫樸既言薪之、又言槱之。蓋人才非一日所成、不特拔十得五、亦或有大器晚成者也。

六師即是六軍。對文有別、散文則通也。（鄭志云、春秋之兵、雖衆萬之衆、皆稱師、峰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也。）

傳曰、遠不作人也。蓋倒句、猶言豈不長遠而作新其人乎。蓋教化非一日之事、蓋考則久道化成也。

旱麓序云、申以百福千祿焉。蓋互文也。謂太王王季修德、故申重先世之業以自求多福多祿也。福言百、祿言千、皆互文。

國語周語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據此、則首章是實賦其事。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蓋心氣和平、所以惠下、即所以求福、亦所以受福也。

傳曰、九命然後錫以圭瓚。蓋謂王季受命爲西伯、得受圭瓚之賜。此章專以王季爲言也。

干祿則言豈弟、求福則言不回。然則禱祈之本無他、求諸其身而已矣。

思齊稱太任以一言曰齊。毛傳訓齊爲莊。然則女德必以敬爲本也。

惠于宗公、惠、順也。（本箋。）能順於道、則順於祖宗。孝經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亦是此意。然則人不能順於道、其祖宗之神怨恫必甚矣。

傳曰、保安、無厭也。蓋謂文王無有厭斁而安於道也。疏似非毛。

少年必當有爲。曲禮曰、所習必有業。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又曰敬業。曰論學。皆小子有造之意也。後人或治某經、或治某史、或治小學、或治地志、皆所謂有造也。若束書不觀、遊談無根、失其義矣。　毫、傻也。

有名譽之俊士、此實至名歸者。是以古之人無厭焉。興聲聞過情者異矣。

皇矣本美文王、而小序云美周。又云、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則其意甚明。論語、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本是文王、而言周之德、亦此意也。

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即上帝耆之之說也。

無然畔援者、畔於道而後有所援。取道者正己而不求於人者也。

自太王遷岐、文王因之詩言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乃是遷於程。逸周書言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者是也。

其後又由程而遷於豐。

靈臺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人道運、案即此不可使知之之意。所以難與圖始也。若夫親書之士、則當求知覺矣。

毛憲經皆爲度之、而經始之經說得寬、經之典營之對、說得稍狹。

文王有聲言王后維翰、尙書盤庚言有幹有年、蓋在上在下皆須有骨幹、而後可以持久、所謂無本不立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四

生民之什

生民傳曰、生民本后稷也。后稷者、古帝之子、周家有天下之始祖、而稱以民者、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傳曰、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案文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胎、四月而胞、五月而筋、六月成骨、七月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是終其人道也。（世俗以滿一月爲彌月、乃俗說耳。）

疏云、天生后稷、其有奇表異相、異之於人。若其不異、不應棄之。是則后稷受生亦無奇怪、特棄之之後實有神異耳。此宗毛傳之說、與箋有異者也。

邰爲后稷母家、必其後無人、故堯以封后稷也。

以興嗣歲、足與民事不可緩相發明。

詩美后稷之福及於天下後世、但曰庶無罪悔、蓋求福之方、不外寡過、人不能強爲善、而安冀無窮之福、不亦誣乎。

行葦序云、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耆耇、內外對言、可證九族專指本宗、不當兼外姻言也。

既醉序云、太平也。大者、大也。疏云、四方安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大平是也。

詩美太平，而不言羣臣，而曰朋友攸摭，此卽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

蕭爾女士箋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此卽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之意。

鳧鷖言大平則萬物衆多，獨言鳧鷖者，蓋水鳥近人，指數分明，且在水中，則閒甚，更覺其衆多也。

假樂傳曰，宜安民，宜官人也，蓋本尙書皋陶謨能安民能官人之意，民與人散文則通，對文則有別也。

能不過諛，不遺失，然後可率由舊章，不然，奉行故事，亦是肅文，其所謂由舊章，乃偷安而已。

既醉則曰朋友攸攝，假樂則曰燕及朋友，彼好臣其所教者，何足以知之。

公劉首章箋云，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發明憂勤惕厲之意，彼晏安酖毒者，未由知此也。　毛公博物，後人多無能考訂，此章云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今不知其出何書矣。

泂酌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天親之可知，得道者多助，則天饗之可知，物以人重，行潦可以餴饎，以其爲豈弟君子也，故又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卷阿傳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夫能去惡者，其德大矣，能消惡者，則其德益大，其化益神，惡人可消，吉士皆安矣。

傳曰，昄，大也，謂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則王之恩惠甚厚，蓋正德先於利用厚生，而教人以善重於分人以財也。

有馮者，其道之正，有翼者，其藝之長，有孝者，其行之首，有德者，其品之純，四者之中，惟一及于藝能耳，無德之才，古所不取也。

箋云，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檢之，令不失職，蓋政體不貴小惠，勿擾之，則愛之至也，卽居敬而行簡之意。

傳曰，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化被草木，豈一朝一夕之事，鳳凰與梧桐爲氣類，地極其化，豈一手一足之力，鳳凰爲衆鳥所歸，賢者爲羣士所慕，故多吉士多吉人，乃王者之先務也。

民勞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蓋喜於從惡者必憎惡善類，其詭人之善也，卽其所以爲惡也。

傳曰，惛怓，大亂也，謂變亂是非，淆亂耳目，蓋詭隨之人必有邪說，故箋以爲讙譁，申明毛意。

以謹罔極，箋以所行不得中正解之，夫中庸不可能，而以此責人者，蓋中有淺有深，王建極錫極，則人人皆當會極歸極，其行不得中者，必謹約束之。

傳曰，緡緡，反覆也，緡緡本綢繆親愛之意，而以爲反覆者，蓋無故相慕悅，相徵逐，其甘如醴者，皆可以反眼若不相識者也。

板篇二章，以辭輯和則民洽合，辭懌說則民莫定，箋謂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是也，然則出辭氣，洵爲君子所貴之道矣。

善人載尸，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則莫我敢葵，所謂二三子亦姑爲樂，至此而事不可爲矣。

宗子維城，由於懷德，無俾城壞者，勿使德衰也，謀及子孫，必先慎乎德。

毛詩識小卷二十五

蕩之什

蕩蕩者，美惡不嫌同詞，書洪範，王道蕩蕩，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美詞，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則惡辭，爾雅釋訓，蕩蕩，釋文本從辟也。

流言以對，謂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也，蓋邪說與暴行常相因也。

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蓋謂天不助惡人自沈湎，釋文云，飲酒曰湎，是過失也，必不宜從而法行之，然則世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固也，然既無治人，但有治法，猶可維持一二，故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凡不忠於所事者，大抵平日則坐視其陷溺，迨事不可爲，則委而去之，仍得置身事外，所謂枝葉未有害也，然葉落猶依枝，豈有根本既壞而枝葉能自存者，故箋云乃相隨俱顚拔也，此不獨事君爲然，凡事近於公義者，爲人任事者，皆可取鑒不遠矣。

抑傳曰，抑抑，密也，人能密審於威儀，則必抑抑然，是則趾高氣揚而昂昂者，其疏可知，無競維人，最有精義，本強而精神折衝，非得賢才不可，孟子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正與此相發明也。

曰訏謨曰遠猶所謂規模宏遠也又曰辰告者雖聖人不能違時女雖溝樂從弗念厥紹豈徒爲王者言凡有身教之責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不念也

乘柔首章傳曰旬言陰均也案旬與均通周禮地官均人公旬卽公均是也此言陰均者因桑可以蔭而言（爾雅釋詁旬均也）毛例不破字但曰兄滋也則是假兄爲況曰塡久也則是假塡爲塵

傳曰黎齊也案說文黎都黎履黏也作履黏以黍米其齊可知爾雅釋詁黎衆也衆則必齊黎猶比也（史記高帝紀索隱）比及則亦有齊意

乘心無競箋云其執心不強於善蓋人之爲善必須克去己私振作精神乃可有爲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勉強行道也若不能自強則亦無濟矣

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濯以救熱人皆知之亂之生也惟禮可以已之則不知矣故其何能淑正是關主庸臣之所見所以終於不振記曰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也

古者重農以其愿也故取士既於田間選官亦於農事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是也漢世以力田孝弟同科猶有古意維此聖人與維彼愚人對言則是人之達聖之聖謂通達而有知者非大而化之之聖也

征以中垢者行其中心之關冥所謂愚而好自用也言中垢者關則必汚濁而不穢明則必以潔清爲安也

箋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鄙詩書之言則冥昏如醉此豈徒戒在上者凡爲士者當知儆焉不然則與乃逸乃諺既誕者同科矣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語最親切其所謂小人枉了歲小人

崧高傳曰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未嘗明言伯夷疏指爲伯夷者蓋堯時伯夷典禮則傳所云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者必指此國語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也

傳曰召伯召公也未言其名疏云以常武之序知是召穆公也馬貴與謂時序必不可廢此亦可證

徹者周人治田之名傳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徹字本義也

傳曰鉤膺樊膺也按周禮春官巾車金路鉤樊膺九就同姓以封今申伯異姓諸侯而有鉤膺是殊寵也

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二字本緯書謂伐紂之枝黨如尚書大傳所言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之類與

烈文箋曰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千古言治國者當以此言爲準的

烈文序言成王卽政疏以爲周公致政於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卽此爲君之政亦想當然耳未有確證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此時祭也疏云於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云云蓋謂四時之

巳酒當在彝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是也此言秬鬯一卣者蓋賜之使歸而祭祀則此時猶未祭故用卣疏所謂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者也

常武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也必歸本於常德變不離乎常也

曰南仲大祖則命大師皇父及次章命程伯休父俱在大祖廟可知曰王謂尹氏則南仲及皇父亦尹氏命之可知互文相足也

翰本从羽而傳曰翰如翰則言其飛之疾以如飛如翰對文意同而分淺深也

瞻卬序言凡伯刺幽王凡是周公之後同姓之臣故其言尤切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此義利之辨流品之所由分漢楊子幼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猶能言其意

傳曰狄遠是讀狄爲逖毛例不破字而其意自明介訓大是傳之常例介狄者大經遠猷也（箋云舍女殺犯中國者甲夷狄來侵全非毛意）

召旻序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疏引召康公言蓋召氏在幽王之世者則召康公也

傳曰頻厓也蓋讀頻爲濱（周南采蘋傳濱厓也可證）箋云頻當作濱申傳非異傳也列女傳八引此作不云自濱

毛詩識小卷二十六

清廟之什

清廟箋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夫以文王之德之純而歌頌之者特言其清明清則不濁明則不昏此大德之稱卽進德之本也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蓋周家禮制大備天之命在是以禮治天下而天命無極甚矣禮之重也彼習儀以亟者安知禮意

維清序云奏象舞也箋云武王制焉蓋象舞之樂制於武王而此詩則作於周公歌以奏象舞者也

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二字本緯書謂伐紂之枝黨如尚書大傳所言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之類與

烈文箋曰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千古言治國者當以此言爲準的

烈文序言成王卽政疏以爲周公致政於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卽此爲君之政亦想當然耳未有確證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此時祭也疏云於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云云蓋謂四時之

祭。惟祭大祖（即始祖）與四親（謂高曾祖禰四代）。成王時。以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大祖則后稷也。詩祭所及者惟此。追王自大王以下。故后稷則是先公。至箋所云先公諸盩至不窋。則汎言周室之先公。而非此詩序所指也。詩中不言后稷。而時祭必及。故序補言之。疏云。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傳曰。夷、易也。蓋彼徂矣謂彼民之往周者。岐有夷之行。則謂之岐邦之君有佼易之行故也。箋又引易繫傳乾以易知數語證之。然則簡易者得民之本。千古不易也。烹魚頌則碎治民煩則散。簡易者得民之本。千古不易也。

昊天有成命序言郊祀天地。而疏云言天可象。則天地分祀。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云云。則天地分祀。詩疏已明言二祭矣。

傳曰。二后、文武也。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蓋詩作於成王之世。不得稱成王之謚也。

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案毛例不破字。但傳言熙、廣。卽訓爲光。言肆、固。卽訓爲故。此卽爾雅釋詁文。而箋實申明傳意耳。

郊祀天地。言宥密。言緝熙。精意以享也。宗祀於明堂。語皆近質。蓋尊祖親考之義與。

時邁箋云。信哉。武王之宜爲君。美之也。則是成王周公頌武王之嗣。而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蓋渾言之耳。詩譜序云。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頌聲興焉。然詩中不及此者。疏云。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是也。

人才者。萬物之根本。實右序有周。箋云。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蓋右助未有大於此者。箋於下文言式序在位而知之。其採本之論也。

執競爲成王祀武王之作。其言不顧成康。又言自彼成顧。皆非成王顧王可知。故傳曰。不顧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又曰。自彼成康之道也。俱汎言之。

傳曰。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語似相反。而意實相成。蓋能持重而其難其慎。然後能順於禮而嫺習之。

思文爲后稷配天之樂歌。詳言后稷之功德。而我將於文王之功德則略者。亦尊祖疏考之義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七

臣工之什

臣工傳曰。錢、銚、鎛、鐯、鉦、穫也。此三者皆農具。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鉦一耨一鎛一銚。銚者、刈物之器也。爾雅釋器。斫斷謂之定。廣雅。定謂之耨（釋名鎛鋤類也）。則鎛所以鋤地者也。說文。鉦、穫禾短鐮也。小爾雅。截穎謂之鉦。截穎者。穫禾穎也。三者皆田器。皆鐵器也。

噫嘻傳曰。成王、成是王事也。蓋作詩正是成王之世。未有謚也。

振鷺箋云。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不言其他而言其潔白者。蓋天氣清明。君子法天。必以此爲首。後世以不若小節爲能。而此義隱矣。

豐年序曰。秋冬報也。此祀於宗廟。而以爲報者。百物之成。必有神助。皆祖宗之功。故曰報。此事亡如存之義也。

傳曰。廩所以藏穀。廩之穗也。蓋多黍多稌。皆以穀言。藏穀者當言倉。（周禮廩人注來曰廩）而此言廩者。散文則通也。

有瞽疏云。一代之樂成。於大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蓋功大者樂備。故樂成必先於祖廟合樂。既功

告成、且示不敢專之意也。

大祖有稱始祖者、亦可稱其祖、雖太祖也、此大祖謂文王、乃成王之祖也。

稱父曰皇考、皇者、大也、對文則稱祖曰皇考、古人質也、雖詩烈考謂武王、故箋以皇考爲文王矣。

曰綏予孝子、卽繼以宣哲維人、蓋國家之安、必由於人才之多也、曰宣哲維人、又必曰文武維后、蓋成就天下人才、必由於聖人久於其道也。

蓋文序云、成王卽政、則在周公歸政之後、載見序但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則似成王初卽位之時、疏之所云、未敢信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八

閔予小子之什

敬之篇、日就月將、最有意思、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敷、覺也、本說文、非觀其會通、不足以啓發人、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小毖傳曰、莽、蜂、摩、曳也、小人迭君之惡、靡肇而牽曳之、摩則浸潤也、曳則挾持也、形容邪臣之情狀備矣。

載芟、徂隰徂畛、隰有二、對高原而言、則隰爲下溼、對場地之徑路而言、則隰爲地之未嘗墾發者、故傳曰、畛、場也、箋云、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又云、隰、謂新發田也、與國風之隰異矣。　傳曰、旅、子弟也、蓋自季以後、皆伯仲叔之弟、又兼有伯仲叔之子在內、故兼言子弟也。　傳曰、以、用也、箋云、以、謂開民、當成王之時、徹田之制大備、獨有開民者、物之不齊、人之情也、然開民而可爲人用、則無遊惰者矣、此所以爲盛世也。

傳曰、士、子弟也、此指幼子言、蓋來饁者婦人、挈其幼稚而行、故有婦有士。　厭厭其苗者、生氣至足也。

濟濟者、容也、當穫固不暇爲容、但禾稠難遽行、頗似容止安舒、故傳曰、濟濟者、難也。　箋云、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期而至、案書云、至誠感神、漢詔有云、先王望祀、不祈其福、皆與此相發明也。

良耜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蓋黍比於稻則賤、比於稷則貴、故賤者惟豐年乃得食、古者一食亦不苟如此、風俗安得不厚。　箋云、見載糾然之笠、糾者、舉也、見左傳昭公六年杜注、謂其笠高舉也。　族、屬也、相連屬也、故同宗皆爲族人、而四閭爲族、則以百家附近而居、不番族之相連、故箋云百室一族也。　有捄其角、無傳、箋疏皆未詳言、案小雅大東傳曰、捄、長貌、此亦當然。

絲衣序、釋賓尸也、釋言其禮、天子諸侯皆以祭之明日尋繹前日之祭、以實事所祭之尸、賓尸則言其禮意、卿大夫卽於祭日行此禮、謂之賓尸、鑑屋之尸也、則引高子所言鑑屋之有尸、以證祭祀之必有尸耳。

酌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案養取也、謂武王本酌用文王之道以取天下。

桓序曰、桓、武志也、言志在威武也、商頌長發傳曰、桓、大、此亦當然、周書盤法、辟士服遠曰桓、辟士兼國曰桓、皆言大也、所以爲武志也。

般無傳、案說文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殳所以旋也。

箋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則以允猶連上、墮山喬嶽言、又云、河自大陸之北數爲九、祭者合爲一、則以翕河特言之、所謂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本漢書溝洫志、是也。

毛詩識小卷二十九

魯頌

魯者、孔子父母之國、其國之詩、君臣皆曰頌、則孔子亦曰頌而已、其詩既非作於王國、且不盡是告於神明者也、詩有美而無刺者、疏云、巡守陳詩、善則賞之、惡則貶之、不陳魯詩、示無貶黜魯之義、是也。

駉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史克作者、駉之外未知凡幾、疏云、下三篇亦史克所作、未聞別有證據、而請于周而作頌、則諸篇皆然。

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案周禮校人六馬、謂種、戎、齊、道、田、駑也、諸侯無種馬戎馬、故曰馬四種也、此詩騮皇騮黃爲良馬、傳以良馬當齊馬也、騮駁騂駁爲戎馬、傳以戎馬當道馬也、騂騮騂雒爲田馬、駰騢駰魚爲駑馬也。　按人職、凡頒良馬、注、養五路之馬言、此傳則獨以用之朝祀者爲良馬、蓋以齊馬爲良馬、與周禮之名目稍別也、有駱傳曰、黃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必言潔白者、士有百行、以自守爲先、後世喜以偶儻見長、不復知此義矣。

泮水傳曰、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則化、此毛公發揮起興之意、最分明者。

其音昭昭、文意與載色載笑連、而不與其馬蹌蹌連、故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

閟宮傳曰、鉛、清泽也、蓋神道宜靜、凡人神離糅、非所以表敬也。

重穋無傳者、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此亦當然、周禮內宰先鄭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穋、正與毛傳相發明。傳曰、先種曰稑、後種曰穜、疏云、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案此疏補傳所未言、且以別於重穋也。

傳曰、犧尊有沙飾也、蓋謂飾之以羽、皎皎然、毛例不破字、其意則讀沙爲皎也。鄭司農云、犧尊飾以翡翠、是也、至王肅之意、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此於經與傳皆無徵、特有意與鄭爲難而已。

傳曰、大國之賦千乘、案司馬法、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是每乘有七十五人、千乘則七萬五千人矣、而云公徒三萬何也、蓋千乘者、盡其境內皆使出軍、宜有此數、實則備而不用也、晉圍城濮之戰、乃用七百乘、蓋戰之戰是常兵、亦不過用八百乘、皆無千乘、至於平常用兵、或一軍、或二軍、即三軍盡行、亦不過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本史記貨殖列傳、故禮記禮器言齊人將有事於泰山、而魯頌此篇則言泰山巖巖、魯邦所詹也、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其語分明、兩都賦序謂奚斯頌魯者、以作廟爲作詩、乃三家之說、非毛鄭之義也。

昭假遲遲、無傳者、那與烈成兩傳皆曰、假、大也、此亦當然、爾雅內宰先鄭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穋、正與毛傳相發明。傳曰、先深、而意略同。

人運遲遲然、此非毛意、疏乃混箋於傳耳。

爲政之本、均平而已、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平和之至也、故曰敷政優優、

敷武言自彼氐羌者、四方遠國、西爲甚多、言氐羌、則無遠弗屆矣。

孟子言巡狩述職、首功在土地辟、田野治、商頌言歲事來辟、稼穡匪解、則重農者古今之通義也。

伐荊楚則敷荊楚之罪可也、必言天命降監、言命于下國者、即班叔皮王命論之義。

王都亦謂之邑者、散文則可通也、書言天邑商、此詩首商邑翼翼、皆是。

土木之工不可興、亦謂遊觀之類耳、若夫宮室所以示等威、壯觀瞻、當政教廢弛、則宮室亦不能修、故頌中興者美其寢成孔安也。

毛詩識小卷三十

商頌

商之後爲宋、而商頌則非宋國所作、其所言皆天子之事、蓋作於商末亡之前、與魯頌不同、魯頌則皆作於魯國者也。然則宋何以無詩、蓋巡狩陳詩、有賞有罰、疏云、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也。

那傳曰、鞉鼓、樂之所成也、案鞉與鼓是兩物、鞉非置於檀者、因鼓而渾言之耳。

烈祖無傳者、已見於那傳也、祀中宗而言湯之祖有功烈者、蓋推本而言也、故下文曰申錫無疆、傳曰、戒至、謂諸侯敬戒而至、疏云、非謂戒爲至、既平無傳者、那傳曰、平、正平也、此亦當然、箋意謂平爲齊、疏混鄭於毛耳。

元鳥、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必以長久者爲可據、故必言古也、堯典首言稽古、亦此意也。

長發、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蓋謂正月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祖配也、疏引王肅以大禘諸禘祭宗廟、此有意與鄭爲難、不可爲典要。

傳曰、元王、契也、承上文有絨方將、帝立子生商而言、故知是契也、元者、承是國深元遠之意、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如前所錄數條者、爰以駁先生之書、至書中考據之精覈、則讀者自得之、茲不贅云、咸豐丁巳、展重陽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毛詩通考卷一

清　番禺林伯桐桐君撰

考鄭箋異義

鄭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本六藝論是鄭特偶識己意、非立異也、然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凡鄭所表明毛義、讀者可自得之、其別下己意者、須求其所以異、孔疏多以王肅難鄭爲毛、爲毛詩學者、分別觀之、庶幾不失家法、

周南

關雎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是人聲、謂言語也、大戴禮記子張問篇注聲言也、衡口而出、不必音節作詩、則聲之清濁高下自有節奏、故曰聲成文、謂聲言爲詩、論於五音也、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夫單出一字、雖亦在五聲內、然未足以見情、詩序蓋以聲爲言語、箋非序意、疏云單出口聲、雖比口音、此辭文則別、疏文耳、謂聲音也、此疏文則可以通、

序、哀窈窕、哀即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當爲臾、臾、謂中心怨之、既非序意、又是破字、且訓曲多矣、若子好逑、傳曰、逑、匹也、逑即仇之假借、箋作仇、是也、但傳義即雅訓、爾雅釋詁、仇、偶、妃、匹、合也、傳意以

淑女會合君子、有仇匹之義、非如箋所云怨耦曰仇、蓋女能爲君子和好兼妾之怨者也、左右流之、采之、芼之、芼意左右皆如字讀、故可無傳也、箋云、左右、助也、則讀左右爲佐佑、既非毛義、且無興意矣、

寤寐思服、傳曰、服、思之也、服右通伏、文選行旅論士衡詩、謂伏事後、伏事即服事、古可通、毛意讀服爲伏、而傳例不破字、與無服有別、思之也四字連讀、謂伏而思之也、下文輾轉反側、則伏臥而不周正、甚於此矣、陳傳敏辨駁傳伏、伏意亦略同、箋云、服、事也、全非毛意、疏云服讀如屋而思之、亦所謂望文生義者耳、

琴瑟友之、傳曰、宜以琴瑟友樂之、謂得淑女則設樂待之、先言琴瑟、後言鐘鼓、堂上堂下之分也、箋云、賢女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既非毛意、又云、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并無興意矣、

關雎五章章四句者、鄭箋本也、鄭以參差荇菜爲賢妃其事、不必解故分爲五章耳、故言三章、其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乃是毛傳原本、

葛覃、薄污我私、傳曰、私、燕服也、謂燕婉之服、故洗濯時要用功揉涉也、釋文以私與衣對知是燕服、又曰、婦人有副褘盛飾、其餘則私也、此私字兼褻服與常服在內、常服非近體者、但澣濯之足矣、釋文私字與衣言、篇文私與公言、篇文私字與衣對、則對公言也、皆與公服無涉、箋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褘衣、此則公服、正傳所謂盛飾者、豈可澣乎、箋非傳意、且於義未安、

傳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於此無文、而序箋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歸寧之禮、亦與右時歸寧之禮、考國朝惠周惕力辨此非毛傳原文、乃後人竄入者耳、證據甚詳、具在所著說內、

桃夭、箋未顯異於傳、但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皆爲昏時、唐桐經傳詳之、餘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時、標有梅及棗、箋詳言之、則此章傳箋文似同而義實異、

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承上二章而廣言之、箋云、家人、猶室家也、則仍專指夫婦、非毛意矣、

兔罝、公侯干城、傳箋略同、孔疏以爲毛意謂公侯以武夫自固、如干城然、毛意則謂公侯可任以國事、命任城其民、強生分別、似無謂也、

公侯好仇、無傳者、已見於關雎傳也、毛意仇、匹也、逑乃仇之假借、言能爲公侯之好匹也、箋云、怨耦曰仇、已失毛意、又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相好之、泥於怨偶之意、益紆曲矣、

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無所不包、疏云在文在武、是也、箋但以攻伐廣無爲言、偏而不舉矣、

毛詩通考卷二

考鄭箋異義

召南

鵲巢。言兩成之。傳曰。能成百兩之禮也。此必兼迎送言。箋申傳意。疏強分別耳。

采蘩。傳曰。于、於。此以今字釋古字也。箋禮士昏、禮記大射儀注、皆云今文於爲于。是也。詩書多用于字。論語孟子多用於字。此章四于。傳意無分。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既非毛意。亦非于字本義。說文但云于、於也。然氣之舒愛。並不別其

公侯之宮。傳曰。宮、廟也。此散文則通也。大雅思齊。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此對文則別也。

草蟲傳曰。蕨、鬱也。是汎言采蕨者欲得蕨。欲與嫁得禮。箋云。在塗而見采鬱。非傳意。毛以秋冬至次年正月爲昏期。則不得見采蕨者。爾雅釋草郭注曰。初生無葉。又陸璣草木疏云。蕨、山菜也。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滑美如葵。

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毛意猶言先行禮於宗室耳。箋以設奠者季女。則非禮女云云。孫泥。箋固云凡昏事於女禮。案的言相與設則之類是。非直言親迎禮女也。設几筵於戶外矣。傳曰必先禮之者。亦猶箋云於女禮矣。何必以辭害志。

行露。箋云。謂二月中嫁取時也。此與毛異。案荀子。雨降throughout女。冰泮殺止。毛公傳荀卿之學者。故其說同毛意。九月至次年正月。皆可成昏。家語曰。雨降而如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殺止。昏禮起。昏禮殺於此。傳意正如是。至於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此謂男已三十女已二十者。雖昏期已過。仍許其成禮耳。箋失毛意。

羔羊。退食自公。無傳者。易知也。孟子曰。朝退食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箋意蓋以公者。非毛意矣。毛以公事而食。則食大羹。但食公事而後其食。大羹但食公事而後其食。則食大羹。但食公事而後其食。非必以減膳以賢。傳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又與毛異。毛意與傳同。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又與毛異。毛意與傳同。

摽有梅。傳曰。摽、落也。尚在樹者七。箋云。梅實尚餘七未落。文似同也。而意異。毛於三章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則首章次章可推。故疏云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十五六七比之十五爲稍長。次章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是也。傳意蓋亦漸長不必言男女之昏期。鄭以二月至五月皆昏期。十五時女子自十五至十九皆爲盛年。但細分則之正。故首章箋云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二章云此夏衰晚。三章云謂明年仲春。俱以昏期爲言。傳箋各別。

傳曰。衾、被也。又曰。褐、裨被也。則衾爲被之複者可知。箋云。褐、非帳也。與傳異。毛意以帳當有常設者。而被則或複或複。隨其時各抱之而往也。

野有死麕。傳曰。春不暇。待秋也。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爲昏期。若孟春不成昏。則又待至季秋後。乃昏期之正。鄭意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期。箋云。思仲春以禮與男會。與傳異矣。

傳曰。純束、猶包之也。案。純不得訓爲包。箋云。純束如屯。傳例不破字。然其意以爲屯。傳文云屯束也。箋申傳耳。

傳曰。一歲曰穉。孟古義相傳如此。周禮夏官大司馬先鄭注亦同。箋云。家生三曰穉。但據雅訓。未申明毛意也。

矣。與莫往莫來意亦相隔

願言則寐。毛意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寐寤而不行也。箋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寐也。是破寐爲嚏。既違傳義。且紆曲多矣。

傳曰。悼、傷也。謂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傷心而已。箋與傳異。而不免紆曲。

擊鼓。與子成說。傳意謂我或死或生。在勤苦之中。皆與子成軍伍之數。言其相近也。箋云。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思。志在相存救也。則破說爲悅。似不如傳意之深遠矣。說也分別解說。是於注說爲分別解之義爲近。

傳曰。洵、遠。信、極也。蓋謂子吳此同伍者疏遠兮。不與我仲梅其情也。梅爲媒。媒相保者。亦謂不能始於與我同生活也。上文不我活兮。亦謂不能始於與我同生活也。

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昧盡旬中。非傳意矣。釋文云。洵、韓詩作夐。夐遠也。疏云。夐遠也。信、古伸字。伸爲此字。

雜雜傳曰。伊、維。以伊爲語助。言自遠而來是爲助辭耳。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大意亦同。然不免破字矣。

飽有苦葉。毛意以苦葉之不可食。深涉之不可渡。與禮法之不可越耳。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此亦傳意所包括。陸璣云。瓠葉少時可爲菜。八月中堅強不可食。箋又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者。鄭以二月至五月爲昏期。二月爲春陽之中。可以成昏。八月爲秋陰之中。可以納采問名。故與傳異。但不如毛義爲長。

迨冰未泮。毛意正月以前。皆可爲昏期。箋云。歸妻、謂嫁期也。二月。可以昏矣。與傳異矣。

谷風行道遲遲。箋申明傳意耳。

傳曰。有、謂富也。蓋言富有也。亡、謂貧也。則或有或亡是兩事也。箋云。有來多。蓋言給有也。亡來有。則來有而求其爲

既有而求其多。是一事耳。非傳意也。

傳曰。慉、養也。慉釋文。慉乃興也之誤。說文心部。慉、起也。興與起一也。毛意同。箋云。慉也。既非毛意。亦與說文異矣。

式微傳曰。式、用也。爾雅文。釋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楚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與毛同。箋云。微乎微者也。釋詁文。大意亦同。疏強生分別耳。

旄丘傳曰。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此即詩序之意。箋以士氣衰則苟生闕節爲興。意既紆曲。且於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不親切矣。

傳曰。日月以逝。而不我憂。是言黎寓衛之日月。以次章傳之可見。箋云。女日數何非多也。則指衛臣子之日月。與傳異矣。次章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仍是言黎寓衛日月之久。與首章假自相呼語矣。

傳曰。無救患恤同也。即序之意。箋以衛臣不與諸伯之臣同。以國守其意覺矣。

傳曰。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衛不能救患恤同。滅亡而離塞也。其義至覺。箋以衛臣初有小事。終無成功。但責衛臣之身言。意則狹矣。

傳曰。充耳、瑱也。是言其物。箋云。塞耳也。是言其耳無聞。傳微言而箋詳密也。

簡兮傳曰。簡、大也。謂其人德最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而於四方而便。其行在舞位。是爲不用賢。故刺之。

毛詩通考卷三

考鄭箋異義

邶

綠衣。箋云。綠當爲椽。非毛意。經云綠衣黃裏。卽承首句綠衣而言。綠是間色。故以興妾上僭。若椽衣則黑色。乃五方正色。於興意無涉矣。椽衣者。大人之禮服。而疏云。豫令義尤宋安。分以喻賤。分妾分於義尤宋安。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謂衣裳相連爲一也。上下同色。此言衣裳之制。傳意當同。又云衣黑面裳黃。則破綠爲椽。與傳異矣。

女所治兮。毛意女如字讀。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則讀爲汝。與本傳文異於傳矣。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箋可通。疏細分之。此疏家之習耳。大意無扞

燕燕。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本陽果傳。將送也。而言。蓋謂遠行以送之。

傳曰。任、大。爾雅釋文。疏云。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先總言之。下乃細述之。箋以爲任恤之任。失毛意矣。

終風傳曰。言時有順心也。毛意謂州吁有時有惡順之心。而後皆來見。既來而又侮慢不敬。是無子道也。故下文云莫往莫來也。本是莫來而反莫往。疏云。經先言莫往。取使文也。箋云。不欲見其戲而來。箋意謂既無順心。可不必來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非毛義

毛詩通考卷四

考鄭箋異義

鄘

箋云、節、擇、將、且也、則是擇人以備祀事、於不用賢之意未切。

傳曰、以干羽爲萬舞、蓋萬是總名、函頌萬舞有奚、則其名也奚矣　于舞是武舞、武可知、羽舞是文舞、文可知、萬舞則兼文武言、夏小正二月、萬用入學、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用干舞亦可稱萬、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去籥、則羽舞稱萬也、箋以萬舞但爲干舞、似太拘　傳曰、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是言一日之中、爲期者以日中爲期、約也、箋引周禮春入學合舞、則以仲春日夜平分爲日之方中、此則一春之中也、而仲秋之月亦日夜分、何以別乎、故知傳義爲長。

泉水、有懷于衛、無傳、案卷耳傳曰、懷、思、此當同、兩句連言思、亦無嫌也、箋云、懷、至、非傳意、箋云我有所至於衛、是混鄭意也、

傳曰、聊、願也、卽鄭所謂親親之恩也、箋云、聊、且、略之辭、則近輕忽、失傳意矣、

傳曰、敦、厚、卽前章埤益意、遣、加也、卽前章適我意、互文也、箋云、敦、猶投、卽也、與遣無別、非毛意矣、

傳曰、摧、沮也、較箋責也更深、箋云、刺譏之言、仍是譏我之意、似淺矣、

靜女、說懌女美、無傳、然召南草蟲傳、說、服也、大雅板傳、懌、說、此亦當同、箋說懌當作說釋云云、殊紆曲矣、

傳曰、美其人能遺我以法則、以女德言、與前二章相應、箋云、遺我以貴妃也、意似淺矣、

新臺、蘧蘧不鮮、傳但解蘧蘧者、易知也、小雅蓼莪傳曰、鮮、寡也、寡亦少也、此亦當然、與下章殄絕也一例、言蘧蘧之行不少、蘧蘧之行不絕也、箋云、鮮、善也、既曰蘧蘧、其不善何待言、又云殄當作腆、則併破字矣、

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葛覃傳、言、我也、此當同、疏云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以言爲言、陰似久傳意、而每取思此二子、則是會然、之云、願、念也、一句中既言念、又言思、豈不複乎、

傳曰、言二子之不遠害、則以瑕爲遠也、箋云、瑕、猶過也、於行無過矣、既非毛意、又云、有何不可而不去、則讀害爲曷、併異毛旨矣、

牆有茨傳曰、中冓、內冓也、案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是冓以相交爲義、交積材、則有深隱之意、中冓之言、卽是內中宮淫之言、箋云、謂中宮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傳意、疏論謂於毛

傳曰、襄、抽也、案匡謬正俗云、搔卽古抽字、是以搔或作搔、蓋毛公以搔解襄、傳寫字省、故止爲抽、又案說文、搔、搔書也、段懋堂云、搔、謂能釋其義、字亦作紬、紬繹其義盡、是謂襄、襄之義不止於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辭、蘊乃得其義盡、箋乃云抽猶出也、抽疏小頭所謂者疏又以宦蘊爲言、全非毛意矣、

君子偕老、次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則首章象服是宜、亦是以羽飾衣、箋引予欲觀古人之象、則是象鳥羽而畫之、與毛不同　傳曰、君子者、是、何謂不善乎、以經爲倒句、君子如之何不淑也、刺之之意、反覆而見、箋云、子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則顯刺之、不如毛義之深婉矣、

傳曰、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疏云、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是也、又云、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顯晳如天、又云、元論但天之言、而取其顯晳也　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云云、諷刺總

在言外。箋云。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既與傳異。且明言之。非隱刺之矣。

傳曰。以丹縠爲衣。蓋婦人尚華飾。衣服中宜有赤色。故以爲展也。箋云。展衣宜白。是取周禮內司服先鄭注。非毛意也。箋又以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疏云。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然闕翟闕字亦不從衣。故傳不改字。

傳曰。美女爲媛。爾雅釋訓文同。郭注。所以結好援。釋文亦云。媛、韓詩作援。則箋謂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者。亦傳所包括之意。疏自生分別耳。

定之方中。傳曰。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不言時而其時可知。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暑時。此申明傳意耳。疏強分別之。

又案左氏莊公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杜注。謂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定星而言水者。以定爲北方之宿故也。國語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注。小暑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午者。謂正南方也。皆以定方中爲十月。疏云。小雪者。十月之中氣。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是也。然則傳箋無異可知。疏云。傳以視定爲正南北。則四句皆得制。非記時。鄭意不然云云。以視定本在北方。今傳曰。陟視定。則首二句正是記時。毛鄭意同也。

于旄。傳曰。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則三章皆以大夫食邑言。次章言在浚之都。三章言在浚之郊。箋浚郊之賢者云云。則是賢者在浚之郊與都城。而大夫來見之。與傳異。

傳曰。願以素絲紞組之法御四馬。疏謂賢者願告之以此。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馴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己。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箋云。素絲爲縷。以縫紞旌旗之旒緣。其意既淺。又云。四之者。見之數也。疏云。素者。馬四見於已。其意更曲。俱不及傳義之深長。傳謂篇章間四句皆紞大夫言。所顯以素絲紞組之法御四馬者。是言大夫來治之。故彼絲不子句聚相承。疏語與箋同。非毛意也。

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既非毛意。又云。祝當作鬻。則併破字。五之、六之、謂五見之六見之。則亦鑿矣。紞、施、傳曰。紞、飾也。箋云。紞之言則也。大意亦同。疏之謂不得不稍分別耳。

草行曰設者。陸行卽山行。必有草也。與水行對文。

毛詩通考卷五

考鄭箋異義

衛

淇奧。何弁如星。傳意謂會弁之縫中。又謂飾之以玉。狀似星。武公時。賢臣。

傳曰。寬、能容衆。綽、緩也。言其性情也。所包者廣。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疏舍。捨也。申明之。澣於一二事。非毛意矣。

考槃。序。使賢者退而窮處。案說文穴部。窮、極也。周禮大僕注。以窮爲窮究。序意當如此。箋云。窮、猶終也。稽紆曲矣。

碩人之寬。無傳者。鄭簡兮傳。碩人大德也。此當同。寬者寬博。義知也。箋云。形貌大人。而寬然有廣之之色。不言其德而言其貌。已失傳意。又隱處不必饑餓。何至有廣之之色乎。永矢弗諼。是不忘其考槃在澗。無傳者。輕文義。明也。箋云長自誓以不忘君之志。迂矣。

傳曰。邁、寬大貌。又曰。軸、進也。每章俱以碩人之德言。箋云。邁、饑意。軸、病也。皆與傳違。

碩人。箋云。碩、大也。此鄭義。案考槃箋。則此篇兩言碩人。鄭意皆以爲形貌大人。

見于農郊。無傳者。甘棠傳曰。說、舍也。此當同。說舍近郊。則更正衣服不言可知。箋云。說當作襚。襚衣服于郊。近郊。此亦所已括者。箋云說當作襚。既要破字。且不如傳意之廣大矣。

俟。傳。將、願也。箋云。將、而也。御用鄭君仲子。傳論申明毛意。疏強爲分別耳。上文秋以爲期。故桑之未落。桑之落矣。俱因其時所見以起興耳。箋於是時國之賢者云云。乃謂管賦其事。非毛意矣。　毛並不言賢者刺此婦人。則是此婦自傷失身。故曰。女與士耽。則傷禮義。即詩序所謂困而自悔也。箋云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全非毛意。

傳以桑落喻婦人遲莫。正小序華落色衰之謂。箋失傳意。

三歲食貧。疏云。自我往時。聞汝家三歲以來之於穀食。已貧矣。經傳皆無此意。

傳曰。泮、坡也。釋文云。坡。本亦作陂。案陳澤陂。傳。陂、障也。毛例不破字。以陂障釋泮字。即是涯畔之意。箋云。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亦申明傳意耳。

芄蘭傳曰。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是以芄蘭之柔潤溫良反與君德之不如也。箋云。芄蘭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稚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非毛意矣。　箋云。其才能皆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此亦傳意所包括者。鳴與傳意相發明。　箋云容、刀也。遂、瑞也。此非毛意。蓋容刀與觿爲類。不與瑞爲類。且以遂爲瑞。又須破字。不如傳義爲長。

傳曰。韘、決也。案周禮夏官繕人。先鄭云。扶者、所以縱弦也。扶即決。毛與先鄭意同。箋云韘之言沓。非傳意。

伯兮傳曰。伯、州伯也。蓋以詩言爲王前驅。則必是稱其官。箋云。伯、君子字也。失毛意矣。

願言思伯。無傳者。易知也。鄭二子乘舟傳。願、每也。周伯、蕙草傳。言我也。謂每我思伯。則甘心首疾也。箋云。願、念也。一句中言念又言思。毛意不如是。

毛詩通考卷六

考鄭箋異義

王

君子陽陽傳曰。由、用也。疏無文。案方言十三。由、式也。是由可訓用。鄭式用也。傳。箋云。由、從也。大意亦與傳同。用切

中之樂。必從於房中可知。分別者。疏之體耳。

揚之水。王風鄭風皆有之。鄭風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柱石乎。則此詩每章起二語皆當同。疏云。以興王者之盛。豈不能施行恩澤。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蓋反興也。若如箋云云。則是正興。不如傳義之深婉矣。

傳曰。蒲、草也。箋云。蒲、柳。非毛意。疏云。首章言薪。則不宜言草。非也。漢廣。言刈其蔞。上句即是翹翹錯薪。

葛藟。王又無母恩。此句是箋。誤作傳。毛詩按勘記詳辨之。考正義標起止。箋云是其證。

邱中有麻。傳意言其在朝時能使境埸處有麻麥草木。箋意言其放逐之後能如此。大意亦同。但小序云國人思之。則必是思其衛時。傳義爲長。　傳曰。施施、難進之意。蓋君子難進而易退。望其來而疑其不來也。箋云。伺間獨來見己。失毛傳意矣。

傳曰。子國復來。我乃得食。此小序所謂思賢也。箋云。言其將來食。雖其親己。似非。

傳曰。言能遺我美寶。疏云。謂在朝所施之政教是也。箋云。廉其敬己而遺己。則是今始望王施政教。不如傳意深遠矣。

毛詩通考卷七

考鄭箋異義

鄭

緇衣。傳意以衣敝則王家當改爲。自王朝遷於其都。則王家當授以采祿。蓋衣敝皆受於天子。常改爲緇衣。常授以采祿。則是常爲卿士也。箋意皆謂民願衣之。民願食之。不如毛義之廣大矣。下二章略同。

大叔于田傳曰。狃、習也。箋云。狃、復也。案。復爲之即是習。箋亦申傳意耳。

清人傳曰。左旋、謂兵。蓋車倚左。疏紀少文故軍中皆左旋。以譏習武事。小序所謂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也。箋云。左謂御者左車。右中車爲將。則專指高克一車言。非毛義。亦與序不相顯。

山有扶蘇傳云。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高、謂山、下、謂隰。大、謂扶胥與松。小、謂荷華與龍也。與箋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毛詩授勸記。據釋文。扶蘇、扶胥也。無小字。又據疏釋毛傳。皆無小字。釋鄭箋。始有之。又云。唯云隰皆有一小字。乃後人誤添之耳。又云。古疏皆蘇通用。呂覽、漢書、並文、作扶。皆謂扶疏爲大木。傳意正同。箋非毛義。

丈章傳曰。狡童、昭公也。則者章狂狂人也。自當謂其臣。箋非毛意。疏小說於毛

傳曰。松木也。蓋橋乃喬之假借。猶言山有高木也。箋云。喻忽無恩澤於大臣。則是彼橋爲桐。失毛意矣。

不見與乃見無傳者。易知也。言入其朝不見美而見不美者耳。箋兩章俱言往覘不往覘。則不見與見但以人意言。並非箋出。全失毛意矣。

蘀兮序曰。不倡而和也。謂君未倡始而臣已自行其意也。箋云。君臣各失其禮。非序之意。

傳曰。君倡臣和也。蓋以下二句乃詩人述君之意以責其臣。箋云。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全非毛意。次章亦同。

丰。俟我乎堂兮。無傳者。易知也。儀禮士昏禮。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是也。箋云。堂當爲棖。既破字。非傳例。又捨昏禮升堂不言而別言門棖。甚無謂也。

東門之墠。傳以近而易與。遠而難對言。蓋謂東門之墠。除地町町。其踐規則易。以興昏姻得禮則易。若茹藘在阪。則有阻礙。其登陟難。以興昏姻不得禮則難。下二句則傳意最明。箋乃云。易越而出。女欲奔男之辭。下二句又云。望其來迎己。疏云。鄭以爲東門之外有墠。墠遠有阪。茹藘之草生於上。其爲禁淫。與父兄之禁淫易奔。男不來迎己耳。又言欲奔之男其室近。不來迎己。不可得從也。極形容女不待禮。廉恥全無。非託物起興、溫柔敦厚之旨。其失毛傳意更不待言。

傳曰。踐、淺也。蓋言家室雖淺。自有主守。欲取其物則難。不比東門外栗樹無人守護。取之甚易。若以興昏姻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也。箋乃云。栗在淺家室之內。易竊取。其意以喻女在淺家室亦易竊取。又云。栗、人所喝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則是以甘食喻悅色。恥心盡矣。詩人何蓄而代其津津言之。固知毛義深婉矣。

子不我即。毛意女恨其不以禮來。詩人稱當親。即所以刺亂也。鄭意其女曰何不速來。則極言女之無恥。全非傳意。

子衿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此古人詩樂教士可考見者。箋乃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是朋友卓常存問之事。於嗣學校廢尚遠矣。傳箋意殊。鄭云闕國也。與毛異。闕矣。

子寧不來。疏云。毛意責其不一來習業。箋當謂不一來見己耳。

傳曰。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與古者教以詩樂意相應。箋但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較之毛義稍寬汎矣。

揚之水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柴薪乎。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除除逆亂乎。箋乃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柴薪。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意稍淺近。不如毛義深長。次章亦同。

出其東門首句。毛意是詩人出國門。覩婦女見棄者而閔傷之。鄭意是男子棄婦者出國門。有見而閔傷。

第四句。毛意但我思慮所能存救。鄭意能我思慮所存念。毛以縞衣是男。綦巾是女。鄭以縞衣綦巾是女。詩人所見。知其人本是大婦。願其復還室家相保。鄭意是縞衣綦巾俱言女。即棄妻者見其衣巾。欲其少留。大意略同。然自己言之。其意淺。旁人言之。其意深。毛義爲長。

次章傳曰、閑、城臺也。箋讀閑爲都。不免嫁字。至傳箋各句句異者。皆與上章同。野有蔓草。毛意以露盛則草延蔓。興君之恩澤流則民蕃息。鄭意則以蔓草喻怨旷者。皆與上章同。

獨。則須嫁字。非毛意矣。

敝笱傳曰、魴、大魚。疏引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魴魚焉。其大盈車。是魴魚則魴知。箋乃云。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全非毛意。

傳曰。如雲、言盛也。其從之盛。正與魴魚大魚一例。所以歸制。箋云其從者之心意如雲。思紂曲。望之行順風耳云云。未免放冤說了。　三章其魚唯唯。　二章其從如雨。三章其從如水。　傳箋之所以異。大略相同。

猗嗟傳曰。美目、謂其舞則齊於堂節。必有深意。箋謂於偏等最上。非毛意。貫、中也。謂穿侯而中之。射則以爲節。箋云。貫、習也。意俱寬核矣。

毛詩通考卷八

考鄭箋異義

齊

著。毛意以首章言士。次章言婦大夫。三章言君。自上至下。皆不親迎。故陳古以刺時。鄭意則就上言。但不包括。不如傳義矣。　傳意素青黃即是充耳之物。箋謂所以懸此充耳之物者。使耳不聞。　毛意瑩、瑩、瓊英、皆言所佩之美石。故曰尚之。瓊雖釋之。鄭意以尚爲飾。謂即充耳之物。意義似長矣。

東方之日傳曰。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其義以明。箋乃云。日在東方。喻君不明。思紂曲矣。　傳曰。履、履也。箋謂以禮來。我則履之。由於君能以禮化民成俗也。喻其義以刺衆。箋則曲矣。　次章倣此。

南山傳曰。因君尊嚴。如南山然。先言其居尊。自不得無禮。此風詩溫柔敦厚之旨。狐狸句乃刺其非禮也。箋謂雄狐來匹耦於南山。則二句俱刺。其意淺近矣。　三句至五句。傳箋無異。　末句當刺齊襄公思文姜。傳二章刺齊襄。箋以懷爲來。謂文姜何復來。次章又云襄公何復從之。自生歧異。

傳曰。敝、蹶也。釋文。　敝、蹶也。蹶、仆也。箋以懷爲來。謂文姜何復來。次章又云襄公何復從之。乃云何復從命至於齊乎。意紂曲矣。

盧令傳曰。髮、好貌。案說文。髮、髮好貌。謂其人貌既好而且髮好也。由髮好而知其貌可知。箋云。髮、言而髮

毛詩通考卷九

考鄭箋異義

魏

園有桃首二語。傳意皆以爲興。箋乃云魏君不取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則是責賦其事。既非傳意。且近淺薄矣。

傳曰。夫人謂我欲何爲乎。解子曰何其。夫人師不知我者。　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乃申明傳意。疏似妄生分別耳。

伐檀傳曰。萬萬曰億。蓋與九章算術同。箋云十萬曰億。則以百千萬億十十遞加。與傳意小異。

傳云。熟食曰飧。本周禮秋官掌客。蓋客始至之大禮。舉大禮言正。以見君子之不苟也。箋云飧謂如魚飧之飧。非毛傳之意。鄭晉張逸以飧禮太多。非可盡云云。亦顯勉強。

毛詩通考卷十

考鄭箋異義

唐

蟋蟀傳曰、外、禮樂之外、所包者廣。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狹矣。

山有樞傳曰、愉、樂也。與雅訓同。釋文箋云、愉讀曰偷、則破字。非毛意矣。

揚之水傳曰、襮、領也。卽引諸侯黼黻丹朱中衣。此引禮記玉藻文毛例不破字。次章傳曰、繡黼也。三字相連成句。謂諸侯中衣領繡作黼文、以丹朱爲絲。並非以黼釋繡也。箋云繡當爲綃。此引詩作素衣朱綃全非毛意。案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褾。孫炎曰、黼刺繡如毛傳與爾雅訓正同。

傳曰、鄙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蓋謂羣曲沃隱諱、俾勿招忌也。箋云、段昭公謂已動民心。案前文云何不寐、云何其憂、皆不見動民心、而於此段之乎、非傳意矣。

綢繆序箋云、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此鄭意耳。毛意則昏期自九月至次年正月而止。荀子所謂綢繆、降逆女、冰泮殺止者也。

傳曰、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是以束薪起興。箋云今我束薪於野、則是實賦其事、非毛

毛詩通考卷十一

考鄭箋異義

秦

蒹葭傳曰、苍苍、盛也。謂余國之盛。如蒹葭之苍苍然盛也。但必待露爲霜、然後歲事可成。猶余國之盛、必待禮然後可興。其意明而遠。箋云、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已登未能該括、而疏申箋意、尤爲紆曲。非毛義矣。傳以在水一方喻周禮之不易用、故曰逆禮則莫能以至。而莫能至於興國也。又曰順禮求濟、道來迎之、謂順禮則興國之道自來也。箋以爲周禮之賢人不以敬順往求、則不能見。以敬順求之、則易得見。晉傳所包涵也。言周禮明必求知禮之人而用之。

黃鳥傳曰、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喻意甚明。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己也。此棘者不安、則移。喻臣之事君亦然。疏申箋云、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於意迂紆曲、不如毛傳之分明。言亦傳意之分明亦然。

無衣傳曰、上國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又曰、仇、匹也。蓋人勇於公敵、已成風俗。觀小戎序言、征伐不休、國人則皆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其民不憚於從征。可知。箋乃云、此直康公之言。言不與民同欲、

蹇矣。

傳曰、心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是十月之時。在隅、則謂十一月十二月。在戶、則謂正月中也。皆昏姻之正期也。箋云、三星、謂心星。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俱與毛異。夫春夏之時、農功正急。以此時行昏禮、於人事甚未相宜。不如毛義之安矣。

傳曰、良人、美室也。末章曰三女爲粲。皆自其夫言之。箋云女以見良人、則自其婦言之。毛義爲近情矣。

傳曰、子兮者、嗟蹇也。虞言之。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則指其夫婦言之。與毛異矣。

采苓傳曰、采苓、緐事也。首陽、幽辟也。蓋以采苓喻細小之行。以首陽喻小人言語無微驗也。箋云、言采苓之人、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喻事有似而非。大意亦略同。而稍紆曲。不如傳義之明矣。

傳曰、苟、誠也。論語里仁篇解引孔注同此。甚明。箋云、苟、且也。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失傳意矣。

又云，恕揣曰仇，似非秦國之風氣，失毛意矣。此詩小序而不與民同欲，篇句有可疑，與毛傳意遠，恐是後人所附益也。傳言民樂從征役，則刺用兵之意自可於言外想見，疏假闕刺傳，箋而爲言，非毛意也。

如之何而得見之，疏云，既不能見，益復感傷，登報之中，涕泗滂沱，然夫淫風既盛，男女何難相從，蓋寤且夜而忘返，未必有非之者，何至不得見而涕泗滂沱耶，不特非傳意，亦非事實矣。下二章亦同。傳曰，蒲蘆也，與澇沛傳同，以蒲有國香之名，喻女有國色之名也。箋云，蒲當作莖，則是破字，傳無此例矣。

毛詩通考卷十二

考鄭箋異義

陳

宛邱傳曰，子、大夫也，蓋子者大夫之通稱，下二章擊鼓、擊缶，皆言大夫擊之也，箋云，子者、斥幽公，孟因小序而言，然君之風化先及於大夫，刺大夫即是刺幽公，傳意與序似異而同，箋蓋失之。

東門之枌傳曰，緦、數，案緦者、說文，南部，緦，麻，此緦之本義，故其字从糸，假借爲總，召南羔羊傳曰，總、數也，是則緦總一也，傳謂數即曰緦意，毛例不破字也，箋云於是以總行，正巾明傳意，疏乃強生分別耳。

衡門傳曰，可以樂道忘飢，語明而意遠，箋云，可飲以療飢，渠與療同，既要破字，非毛例，且飲水以療飢，語晦而意淺矣。

東門之楊傳曰，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蓋毛例以先年秋冬爲昏期之正，至次年正月，仍可爲昏，命子、嫁女，時逮女，冰泮殺止，毛意當同之，箋云失仲春之月，蓋鄭意以仲春爲正昏期，非毛意也。

澤陂箋云，前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亦是巾明傳意，推又云喻淫風由同姓生，則經傳皆無此意也，下二章亦同。傳曰，傷無時也，下二句亦同，此意即小序刺時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

毛詩通考卷十三

考鄭箋異義

檜

素冠傳曰，素冠、練冠也，蓋十三月而練，時人非而除喪，則無所謂練冠練衣矣，故曰刺不能三年也，箋乃以縞冠素紕言，此大祥後之服，僅不見此，則大祥前猶未除服，何至長言以刺之，箋似密而疏，不特非毛意也，下二章始同。

傳曰，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蓋同歸者，依歸之意，如一者，合志之意，毛意甚明，箋於同歸云，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於如一云，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何其紆曲，

毛詩通考卷十四

考鄭箋異義

曹

鳲鳩傳曰、騏、騏文也、騏者、青黑色、謂皮弁之文如騏馬之青黑色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則須破字。

非毛意矣。

下泉傳曰、稂、莠、爾雅釋草文。郭注曰、莠類也、亦有穆、而不成米、今人以狗尾草爲之。箋云、稂當作涼、既要破字、且

爾雅未有涼草之名、全非傳意矣。傳曰二伯述職者、二伯謂東西大伯、如周公召公之類、經傳未有言

郇侯爲二伯者、或爲之未久、故無傳焉、得此詩及毛傳以補之、箋乃云爲州伯、則是州牧下之二伯、其所

及者狹小、非詩人思治之意、不如傳義遠矣。

毛詩通考卷十五

考鄭箋異義

豳

七月傳曰、田畯、田大夫也、不解至喜者、易知也。箋云、喜讀爲饋、既要破字、又云、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

焉、古者官與民雖親、而上下自有體、將合撫教耕者、公設酒食乎、則民不勝其授、若每一耕者即設酒食

乎、則官亦不勝其煩、事多窒礙、非毛意矣。

傳曰、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在上者以身先之、所謂風化所由、箋乃云、有與公子同歸之志、

欲嫁焉、夫人各有耦、田家之女而皆欲嫁豳公子、是謂不安其分、何得謂風俗之美、且田家之女多矣、豳

公子又安能盡取之、此說之窒礙者、不特失毛意而已。

傳曰、乘、升也、升車謂之乘、升屋亦謂之乘也、升屋則必治屋可知、箋云、乘、治也、以乘爲治、意既紆曲、且不

見升高之意矣。

饗者、鄉人飲酒也、傳曰、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說禮甚明、箋乃云、國君間於政事而饗羣臣、則自朋酒

斯饗以下、句句與傳異、紆曲多矣。

鴟鴞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則周公此詩所以言志、自當以王室爲言、篇章傳義並明、箋乃以周公屬臣之官位土地爲言、則何以明志、至恩斯勤斯二句、以爲喻屬臣之先亦殷勤於成王、似迂遠而不切矣、

二章綢繆牖戶、傳意俱以王業言、甚爲正大、箋乃謂諸臣之先固定此官位與土地、則已小矣、今女下民二句無傳者、易知也、蓋以王室爲言、箋乃謂屬臣之先固定此官位土地、不欲見其絕奪、非傳意矣、

三章傳意言王業艱難、正是周公之志也、箋皆以屬臣先世欲保此官位土地爲言、何以明忠愛之志、

四章傳意亦明、箋皆以屬臣爲言、既失毛意、至以風雨喻成王、則謂爲成王所漂搖、未免有怨懟之嫌、成王誅周公之屬臣、經傳皆無之、若以爲欲誅之、則是逆意之詞、又何足以明忠愛之志、此篇箋與傳遠、而箋義甚短、

東山我東曰歸二句、傳意言周公蓋感管蔡之事、故其語就施、箋以軍士言、其意淺矣、

三章傳曰、烝、衆也、言軍士之衆也、箋訓烝爲塵、謂久見使析薪、已失毛意、傳於首章言烝、賈也、此章別一意、箋乃混之、且下有于今三年之句、其久何待言耶、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無傳者、易明也、毛意以爲興、鄭意以爲賦也、蓋成昏之期、毛謂在正月以前、鄭謂在二月以後、倉庚飛是二月、傳箋意異、然以爲興者、意更深遠矣、

破斧傳以斧斨興禮義、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是壞其國用、周公所以東征而正其民人、斧斨渾然不分、用意渾遠、箋以斧喻周公、斨喻成王、強爲分別、既非毛意、其義亦狹矣、

傳曰、遒、固也、箋云、遒、斂也、堅固則必斂聚、箋中傳意、疏自生分別耳、

伐柯序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周大夫、則是刺成王可知、箋乃謂朝廷羣臣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殊失解說、

傳意以柯喻禮、以取妻喻治國、以斧與媒喻周公、意甚明也、箋乃以伐柯與取妻俱喻迎周公、以斧喻賢、以媒喻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夫君命召無諾、成王欲迎周公、周公必當至、何論往召者賢與不賢、曉意與不曉意乎、非毛意矣、次章何以伐柯之法可近取、喻周公知禮、以恕治國、所謂絜矩也、下二句言若得是周公、明禮法大行、其義廣大、箋乃謂欲迎周公、其道不遠人心、周公行至、當以饗醴之饌說之、義狹小矣、

九罭傳意以小網不宜處大魚、喻東方小邑不宜處周公、是以欲見周公、當服衮衣繡裳以往、詞意甚順、箋云、言取物各有器也、則是以九罭當得鱒魴、全非毛意、又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迎公專以衣服言、亦偏而不舉矣、

次章傳以鴻是大鳥、不宜飛而衆鳥、以喻周公聖人、不宜久留東方、詞意俱順、箋云、以喻周公與凡人處東都、失其所、夫凡人無處無之、豈專在東都乎、傳曰、周公未得禮也、蓋以未得王迎之禮、則歸無所在、

故於女東方信宿耳、箋云、信、誠也、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何其紓曲乎、三章毛鄭之意有別、亦如此、

四章傳意以成王有衮衣、而不服之以迎周公、是無與公歸之道、又言王當迎周公、無使我暴臣心悲、正是小序之意、箋云、東都之人欲周公留爲之君、又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於小序所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者、不相照應矣、

狼跋序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所謂進退有難、傳意與小序一也、箋言進有難、與傳略同、至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留之、爲退有難、夫成王留公、自是敬愛之意、何謂有難、此其傳義相背馳矣、

傳曰、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蓋言周公欲侍成王長成、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歸政、此能言周公之志者、箋乃言周公復成王之位、孫辭此大美、成王又留以爲太師、履赤舄几几然、似未足以見周公之大矣、二章傳箋之分別亦然、

毛詩通考卷十六

考鄭箋異義

鹿鳴之什

鹿鳴傳曰、周、至、行、道也、蓋謂嘉賓愛好我、示我以至美之道、即小序所謂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既要破字、且詩言燕羣臣、則羣臣皆是在列位者、又何必言及、此不及傳義遠矣、

四牡傳曰、諗、念也、蓋言作歌之意、正謂汝舍母之心往來思念故也、八字成句、詩中多有此、箋云、諗、告也、則豈不懷歸三句、俱是敍使臣自述其情以告於君、意味稍近淺薄、不如傳之深遠矣、

皇皇者華傳曰、每、雖、懷、和也、末章傳曰、卿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此意也、疏雖云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然又云定本亦有每雖、則當據定本爲是、箋引國語、以和當爲私、是與傳意異、鄭箋亦有所本、但鄭以懷私將無所及、毛以雖中和當自謂無及、畢竟有淺深之分矣、蓋意以鄭意爲毛意似非、

傳曰、忠信爲周、謂有此忠信、猶當咨諏、即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之意、是毛以忠信在已言、箋云、見忠信之賢人、本章云、雖得此於忠信的賢人、是鄭以忠信在人言、傳箋意異、疏未分別、似非、

常棣傳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以喻兄弟相視、則致和順、其意甚深、（孫鈺左氏傳曰、鄂、與、亦此意也、）箋云、不、當作柎、柎、破字、又云、鄂、足時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盛、亦韡韡然、大略亦同、而以鄂喻兄、以柎喻弟、又以榮覆弟、其意似偏於淺近、不如毛意之渾然深遠矣、

伐木、傳意以伐木有聲、鳥聞而發、以喻朋友設言相規、友朋而勉、鳥飛而遷於高木、以喻友勉而遷於高位、末二句無傳者、易知也、言神明聽而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成矣、詩明而意深、箋云、昔日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夫文王之爲世子、何必與友生於山伐木耶、鄭意賦而不興、非毛意矣、（箋云、平齊等也、亦非毛意、）

次章傳意以伐木而其枵許許然、以喻友相勸而德進業脩、故今與之燕飲、箋云、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醉之、本其故也、亦是賦而非興、失毛意矣、三章傳箋之異倣此、

傳曰、酤、一宿酒也、蓋謂平偶無酒、則使人急爲之、一宿即可成矣、箋乃云酤買之、夫王者撫其故舊、莫不能自爲酒、必待買而後得用乎、甚非毛意矣、

天保傳曰、單、信也、此正解單字、（或曰、厚也、則傳用厚字、箋云、單、盡也、盡厚天下之民、夫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豈可以盡言、不如傳義爲安、）傳意天使爾信厚、當亦汎言厚德載物、故下句以福言、蓋云、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是也、箋但以民言、亦未該括、傳意俾爾戩穀、蓋無不宜、但當汎言、受天百祿、亦惟人君可以當之、箋以羣臣爲言、似非傳意、疏亦混鄭於毛耳、

第三章傳意、亦當汎言福祿愈盛、萬物之盛自在內、箋但以物言、於毛意似有未盡矣、

傳曰、公、事也、猶言有事於先王耳、言先王、則先公可知、箋云、公、先公、與毛異、且先字在公字之下、平仄不協、文義未安、

采薇傳曰、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是申傳意、蓋上章言歸亦歲莫、則是十月可知、（周曆十一月、殷曆十月也、）箋意生分別耳、

傳曰、捷、勝也、蓋渾言之、無所不包、箋云、伐也、伐也、戰也、經矣、此必非毛意、而疏竟未分別、

傳曰、騤騤、武也、於此騤騤、均上爲庶幾可知、箋亦申傳意、疏自生分別耳、

箋云、君子至期不發、戒、意不爲采、毛意當同、疏似失之、

是曾人古之、箋云、合言於蓋得近、如亦傳意所括、疏自生分別耳、

下章借止、言戒卜筮、俱皆有事、曾言近止、則

毛詩通考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但解罩罩、而烝字無傳者、蹟風東山傳曰、烝、衆也、此亦當然、謂南方江漢之間有衆魚、則衆然以多獲取之、喻世有賢者、則欲廣取之於朝也、箋云、烝、庶也、未必是毛意、疏乃混鄭於毛耳、

形弓、受言藏之、毛傳曰、言、我也、諸侯自言我則受形弓而藏之、下二句又述王之意也、鄭以受言爲受策命之言、既非毛義、又云、受出藏之、乃反入、殊紆曲矣、下章受言載之、箋云、出載之車也、既出藏之、乃反入矣、又安得載之車乎、

傳曰、右、勸也、疏云、謂諸侯禮勸其功、是也、箋以賓客於爲有解有字、可意得曲、且疏云、力試未得名爲勸、許箋未是、

傳曰、醻、報也、言爲賓禮以報其功、左傳所謂以受報庶也、箋云、主人又獻而酌賓、謂之醻、則專以醻酒爲言、非毛意矣、

六月傳曰、日月、可常、時畫日月於旗、則爲大常、　服、戎服也、即上章弁服、弁服是常服、爲二物、戎服是常服、

弁服，則合爲一，非毛意矣。

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則毛意亦是王命吉甫爲將而出征，傳箋略同，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御，進也。自平明吉甫而言，故進其同志之友與俱飲也。鄭於賜諸女御及御史序，箋云：御，侍也，餞與宜之注亦云御猶進也。

毛異，其詞亦迂曲矣。

采芑傳曰：猶，道也。箋云：猶，謀也，兵謀亦必有道。箋申明傳意耳。

車攻傳曰：大芑草以爲防，謂於寬大之地芟除草以爲獵場也。凡寬大之地皆可，不專指一處也。鄭箋以圃田實之，轉不及傳義之廣大。

傳曰：之子，有司也。謂有司於是夏苗之時選數車徒，未章之子於征，亦謂有司從王而行者也。允矣君子，乃以宣王言有司備具田獵之事，前之言有司，即所以言王也。箋云：於，曰也。雖與毛意小異，召南采蘩傳云：于，於也。疏亦以之子指有司，疏乃謂箋之子當斥宣王，似非，又云：之子于征，箋亦謂宣王行，但于征當爲往征，則又自生同異，非鄭意矣。　吉日傳曰：麀、鹿、衆多也。謂牝鹿之衆多也。箋云：麀，牝曰麀。麀復麀，全與毛異，上既言麀鹿也，又連言牡牡，其詞豈順乎，不如傳義爲安。

傳曰：祁、大也。文義甚明。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既要破字，且上章已言麀鹿矣，此又言麋牝，豈不近複乎。

毛詩通考卷十八

考鄭箋異義

鴻雁之什

鴻雁傳曰：一丈爲板，謂板長一丈也。五板爲堵，謂橫累五板也。疏引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然則五板爲堵者，板廣二尺，長一丈，故橫累五板則爲堵。箋引春秋傳、定公十二年公羊傳文，謂板六尺，非毛義矣。詩疏並明公羊注云，諸侯皆以爲雉，雉長三丈，堵長一丈，傳五堵爲雉，疑五誤當爲三，此亦以曰歌爲是。

庭燎傳曰：艾、久也。仍是未央之意。案左氏傳襄公九年杜注，艾、息也，不息則久，久則息，與此傳足相發明，箋云艾未曰艾，是譬況之詞，既非毛意，且與前後兩章之解參差矣。

鴻鴈傳曰：良魚在淵，小魚在渚，善魚能逃處於深淵，以喻君子則能逃避而隱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以喻小人則不能深隱，意味深長。不自大魚而自良魚者，以喻善人故變其詞。箋云：魚塞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則以魚之隱見喻君子之進退，理自可通，然不如傳義深遠矣。卷耳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毛鄭之分亦同。

黃鳥傳曰：不可與明夫婦之道者，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則夫婦之道苦，是不明也。箋云：明，當爲盟，盟，信也。既要破字，且迂曲甚矣。

我行其野傳曰：梅、惡木也。蓋以蔚野而所采者乃惡木，以興出嫁而所遇者乃惡夫也。三章大意略同，並不以時命言。箋云：梅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下二章皆云，亦仲春時生，可采也，俱以時命言，蓋鄭以二月爲昏期之正故也，全非毛意矣。

斯干傳曰：猶，道也。言兄弟無相責以道矣。蓋以道相責備，則必至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彌縫其闕而已，意義深長。箋云：猶，當作輶。輶，病也。言無相病也。既要破字，且意義淺矣。

傳曰：似，嗣也。謂嗣續先人之志以築室。蓋前人所未及爲之事，待後人爲之，既成而推本於前人者，知其志也。此意甚深。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既云築室，則宗廟不待言而可知。箋云：似，續，如巳午之巳，謂巳成其宮廟也。意義殊淺，不特非毛意而已，又案巳午之巳與既巳之巳古音不分，故箋云謂巳成其宮廟也，疏乃云鄭以爲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立廟，似誤。

傳曰：芋、大也。言君子所以光大，蓋居移氣、築室非徒爲美觀，正爲爰居爰處則光大也。箋云：芋，當作輶，既要破字，又云輶，覆也，君子之所覆蓋，夫居於室中，其爲覆蓋豈待言，不及傳義深矣。

傳曰：斯、升也，與前章芋、大也，同意，謂君子居此則日進於高明也，其意無所不包，箋專以宗廟言，故云君子所升祭祀之時，似偏而不舉矣。

傳曰：正、長也。冥、幼也。謂暗暗然寬博，是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暢，是其羣臣之幼者，蓋既言築室成而言其居於此室者也。箋云：暗暗，猶快快也，噦噦，猶煒煒也，又以正爲晝，以冥爲夜，言宮室寬，則晝夜俱快，似紆曲矣。

乃安斯寢無傳者，易知也。爾雅釋詁：安，定也，安，止也，毛傳多與雅訓同，謂乃定止於斯寢也，箋以安撫爲言，似非毛意。

傳曰：裳、下之飾也，其義甚明。奉璋義義，是臣之職，箋云：裳，當曰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以下之飾爲當爲外事，俱紆曲之甚。　傳曰：璋，臣之職也，蓋奉璋義義，則是臣職，若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則非臣職矣。箋云：玩以璋者，欲其比德，明成之有漸。半珪曰璋，故言成之有漸，此則傳意所包括，疏強生分別矣。

傳曰：裼、裸也，不言其義，裼所以藏小兒，似謂示女子當深藏耳。箋云：裼、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全非毛意。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語明而順。箋云：儀、善也，理亦可通，而詁訓小異矣。

出國遊。不亦迂乎。且與昊天不儲章箋何有異矣。

傳曰。正、長也。蓋謂師尹不平。使下民不懲止其爲惡之心。而反怨其長上也。箋以邪正對言。非傳意矣。

正月傳曰。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蓋以周道成於文武。天下之人皆因文武而始得遂其生。故云河水篇以京師爲諸夏之父母。卽此意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則但就一身言。理雖可通。而不及傳義之廣大矣。第三章全段無疑。傳箋之分別功同。

傳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案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能民。凡害人者。謂有害於人亦是卽之輕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謂晝則役之。夜則入於圜土。役是臣僕之事。故謂之爲臣僕也。近時方望溪先生曰。臣妾聚教疏曰。謂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耳。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蓋謂民之無罪者。亦并以爲臣僕。是王政之急暴也。箋云。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全非傳意。且汎言民家之賤者。亦與古無奴婢之法不合。

傳曰。勝、乘也。蓋謂王既自言能有所定。實則無事不於人而乘陵之。非其能有定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又云。凡人所定。皆能勝王。意較淺。非毛意矣。　毛意訓伊爲維。蓋呼天而訴之曰。維誰憎惡乎。語意分明。箋云。伊、讀爲緊。緊、猶是也。則以有皇上帝伊相迪而言。既非毛意。且紆曲甚矣。　傳曰。窘、困也。已了然矣。箋云。窘、仍也。又將仍變於陰雨。不特紆曲。而仍字與又字不甚分別。非毛意矣。

彼有旨酒。彼字無傳。蓋此詩刺幽王。則彼字必指幽王。所謂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也。箋云。言尹氏富。既非傳意。且與節南山篇相混。　傳曰。云、旋也。蓋風雲之雲本作云。故訓云爲旋。取象雲之回旋也。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意甚紆曲矣。

天天是椓。傳以天喻王。故天屬君。因以椓屬在位。箋則以天屬天。椓屬王者。然君之虐政亦由於天不悔禍。在位之虐亦由於上無仁君。語似小異。意亦大同也。

十月之交篇。毛意謂刺幽王。蓋小序之說。鄭以毛移其篇第耳。本爲刺厲王詩云云。此亦以意言之。非可顯證也。故意亦以毛爲長。

雨無正。序是刺幽王。而箋亦謂刺厲王。故周宗既滅。毛意言周先生之道爲天下所宗。既已滅亡。無所止而安定。箋則云。周宗、鎬京也。王流于彘。無所安定。全非毛意矣。

毛意言幽王。故戎成不退。饑成不遂。皆汎言天下之大勢。鄭意皆以民叛厲王。流王於彘爲言。　莫肯用訊。毛意是莫肯以變危告於王。與皆御憯憯日瘁相形。鄭意但以爲乘在位者莫肯以戎成饑成相告語。理雖可通。不及傳之深婉矣。　傳曰。以言進退人也。蓋謂幽平於道聽而稱其人者。此歐世臺名之人。則答其言。受而進之。有譖人。此譖者之言。則又信譖毀之言而退之。王之用人如是。周道所以亡也。箋則以爲桑扈惡直醜正。又以答爲距意。謂有營聽之言。則其助而排退之。與毛意異而紆曲矣。

毛意是幽王在朝之臣。責難居之大夫不還居王都。其詞明順。鄭箋以爲王流于彘。卽謂王都是彘。發解

毛詩通考卷十九

考鄭箋異義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傳曰。實、滿、猗、長也。蓋謂南山充滿而長遠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以草本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用意太曲矣。疏以王肅之意爲毛傳之意。與箋意稍混矣。

傳曰。氐、本太師執政。是國之根本也。箋云。氐、當作桎。桎錯之桎。硬字而且費解矣。　傳曰。毗、輔也。此則義本相因。輔必厚。則鄭亦申毛耳。

傳曰。庶民之言不可信。蓋事事弱親。則下情不達於上聞。故非言可信。若委政小人。則所言民情未必得實。故不可信。此就上言。箋云。思澤不信於衆民。則就下言。其意不相足。傳曰勿罔上而行。欲王親政以息民之歟罔也。箋云勿當作末。則下民未罔其上矣。且費解說。

傳曰。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無小人近。夫近小人則必危。傳箋大意亦同。而詁殆字則小異矣。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無傳。以弗躬、弗親、絕文卽可互證也。箋云欲使昊天出同書。必非毛意。蓋亂而望天

說矣。鼠思泣血二句，亦是幽王朝臣之詞。蓋謂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言，而不爲小人憎疾，故思汝矣。語意自然而深痛。鄭以爲離居者之言，謂我憂思泣血，欲還王都，今無一言而不道疾者，方困於病，故未能也。詞紆曲而意淺薄矣。

小閔傳曰、狐、道也。而孤不告以所闕之吉凶，大略相同，而傳意較簡括，且明順。

傳曰、聒、止、小也。蓋詩人謂今之國雖無所居止，此言其地小之意。無所居止，則雖止二字合言，見其小，其止爲小也。箋云、止、禮也。言天下諸侯雖無禮，卑靡止二字分言，但以止爲禮，全非毛意。巧言傳曰、憮、大也。補釋文釋文謂亂如此大也，笑天大憮，亦是呼天而言王之虐甚大也。箋云、憮、敖也。謂亂如此敖慢，頗我解，不及傳之明，又以大憮爲王甚敖慢我，亦不及傳之括。

傳曰、僭、數、涵容也。謂亂之初，由于讒譖數進，始入而蓋見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罔、同也。臣之言，不信與信蓋同之，不別也。大意亦不甚異，而於僭始之始字無著，不如傳義矣。

傳曰、狡兔、狡兔也。疏引倉頡解詁云、狡、大兔也。大兔必狡猾，蓋謂躍躍然之大兔，雖則狡猾，遇見田犬，則犬能獲之，以喻讒人雖有深心，無不可計度也。箋云、遇犬、犬之驕者，未見證據。何人斯篇、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無傳。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曰、祇、病也。蓋謂汝一者之來見王，遂使我病，是以不能無疑也。然則云何其盱，亦謂汝一者之來見王，云何其使我有讒賣之病乎，皆是以來爲見王，以病爲蘇公受其病，語意自順。箋云、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又云、一者之來見我，是使我心安也。全與毛異，而其意紆曲矣。

巷伯傳曰、遷、去也。蓋謂讒人相教戒以蓋心行讒，倘不然，則王豈不暫受汝言，既而必舍汝而遷移矣。語意明甚。箋云、遷之言訕也。已則亦將復騁靡女。意既紆曲，且以王之貴下爲騁靡，殊未安。

毛詩通考卷二十

考鄭箋異義

谷風之什

蓼莪傳曰、腹、厚也。補釋文蓋腹複通。疏記月令釋文、監本又作複。凡物重複者，即加厚之意。釋名釋形體、腹、複也。腸胃之屬，以自裹盛，複於外複之，是厚之義。箋云、腹、懷抱也，則母分鞠我，何已包此意。傳曰、何可必再言。

傳曰、榛、戚。箋云、榛、猶合集也。合集所以能成。毛鄭意同，疏自生分別耳。傳曰、姒、逮也。疏云、釋言文。案爾

雅釋言、曷、盍也。不訓逮。毛蓋以曷即遏。釋言云、遏、遏也。傳例不破字。故曰曷、胥、盍曷爲遏也。疏未分明。

箋謂曷不改字。故云曷之爲何也。與毛異矣。

傳曰、鴟、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言在位者並非鴟鳶。亦如其飛至天。取小鳥以爲食。是貪殘也。賢者並非大魚。亦逃處以避亂。本分兩項人。箋云、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是亂政。則四句皆言民之驚駭辭。非毛意矣。

北山傳曰、鞅掌、失容也。以鞅掌連言。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分鞅掌爲二。非毛意矣。

小明傳曰、除、除陳生新也。蓋承二月初吉言。初吉是生新也。生新則必除陳。箋云四月爲除。是謂除與余通。不免破字。且忽言二月。忽言四月。亦是混淆。不及傳義自然。

鼓鐘傳曰、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蓋其淫樂。以示諂佞。蓋樂以象功昭德。不與德比。即是淫樂。箋以嘉樂野合爲矣。大意亦通。疏之體自當分別耳。

傳曰、妯、動也。憂而且心動。是有兩意。較之傷悲尤甚。箋云、妯之言悼也。欲與相悲相配。然不見詩人變化之妙。非毛意矣。　傳曰、猶、若也。謂不若幽王之淫樂也。語意甚明。箋云、猶、當作摇。則是破字。非毛意矣。

楚茨傳曰、以介景福。無傳。而毛意介皆訓大。箋云、介、助也。非毛義矣。

傳曰、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案爾雅釋言、將、齊也。郭注、謂分齊也。牙、若屠家糅肉架。既祭。乃陳之於牙上。分齊其肉所當用。此皆在或剝或亨之前。經文變化之妙也。箋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連之者。則皆在剝亨之後。循文立義。全非毛意矣。

傳曰、皇、大。謂先祖之靈。於是美大之。箋云、皇、匪也。先祖精氣歸往之。既與毛異。且多紆曲矣。

傳曰、燔取膋聲。案膋聲者。血與腸間之脂。取膋聲以燔於爐炭也。　炙、炙肉也。此薦於俎者。毛意爲俎孔碩。所包甚廣。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則孔碩專指燔肉炙肝。不及傳義之廣大矣。　傳曰、豆、謂肉羞脃羞也。包括不一。又以賓尸與爵客分言。箋語皆中明傳意。但鄭意言從獻之俎。則一切皆與毛小異。故疏分別言之。

傳曰、稷、疾。勑、固也。謂孝孫祭祀既整齊。既疾速。既匡正。既慎固。禮無所失。故神錫之福也。箋云、齊、減取也。意謂祝於祭物內減取之以授尸爲嘏也。稷之言卽也。意謂孝孫祝尸之前受嘏也。又云、使宰夫受之以授尸。其意謂匡爲貺字也。祝則釋嘏辭以勑之。意謂祝述尸語以告主人。則二句皆以尸嘏主人言。與毛意適相反也。

信南山傳曰、甸、治也。謂南山之野得爲田者。皆由禹之所治。於地之廣狹無所不包。箋但以六十四井之甸言。理可相通。然皆毛意所包括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以楚茨傳箋例之。毛意謂先祖神靈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鄭意則謂先祖之神於是歸往之。報以助其受福。各明一義。然傳文爲順而意明也。

毛詩通考卷二十一

考鄭箋異義

甫田之什

甫田傳曰、甫田、謂天下田也。蓋甫者、大也。以天下言。則大之至矣。十千、言多也。渾言之。則無所不包。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殊爲紆曲。又以十千爲一成之數。亦似拘泥。　尋者食新。農夫食陳。此教以孝悌。所謂老少異粮也。箋云、倉廩有餘。民得捨置取食之。所以紆官之蓄潛。亦使民愛存新穀。則專以官之倉廩言。義理亦精。但與傳意小異矣。　毛意介訓大。疏云、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是也。箋云、介、舍也。似不如傳義之自然。　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箋云、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勸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此亦傳義所該括。然數句連言。不及傳之分明。

毛傳介皆訓大。以介我稷黍。謂大獲我之稷與黍也。箋云、介、助。亦傳義所括。　傳曰、穀、善也。卽既富方穀之意。箋云、穀、養也。亦傳義所括。而不及傳之廣大矣。

曾孫來止。傳箋意同。以其婦子。饋彼南畝。毛意指農夫之婦子。鄭不疑於轉出乎。又謂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亦疑於小惠未徧也。毛意田畯至喜。卽是喜農夫

之克敏、擾其左右、是田畯教農夫以除草、嘗其旨否、是教農夫以辨土氣之和與否、語意甚明、箋云、嘗、諸爲饋、擬、讀爲饋、則皆破字、非毛例、至謂司嘗至、又加之以酒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羹之美否、皆似有親而不尊之嫌、不特非毛意也、

報以介福、無傳者、毛意介皆爲大、謂爲農夫求福於八蜡之神、而神報以大福也、鄭意介爲助、故云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然報以助福、殊似紆矣、

大田、俶載南畝、無傳、蓋以爲始事於南畝也、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亦不外毛傳之意、（按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亦是始事之義、）但俱要破字、非毛例也、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毛鄭意異、亦與甫田篇同、傳曰、騂、牛也、黑、羊豕也、並不言祭某方則用某色、疏云、此四方既非望祀、故用牲無方色之別、是也、箋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援陰陽之異、用以證四方必異其牲、騂牲宜祀南方、黑牲宜祀北方、舉二方以該四方、與毛異矣、

鄭必訓介爲助、亦與毛異、

桑扈交交、無傳、案秦黃鳥傳曰、交交、小貌、此亦當然、箋云、交交、猶佼佼、此非毛意、疏似混鄭於毛矣、傳曰、皆、皆也、本爾雅釋詁文、天下皆樂是君子之心、其義甚廣、箋云、皆有才知之名、不特不包括、且即以用賢論、六國有邦、三德有交、亦非才知所能盡也、二意亦然、

傳曰、不戢、戢、聚也、不難、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語明而舊、言百辟則以爲法、則天下之民豈不戢聚而難之乎、豈不畏難而順之乎、（畏難猶言畏憚也、）則其受福豈不多乎、箋語似徑而率、全失毛意矣、

頍弁傳曰、弁、皮弁也、箋云、言幽王服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冀、此正申明毛體、傳箋本同、疏自生分別耳、

車舝傳曰、舝、大也、爾雅釋詁文同、箋云、舝、明也、案、廣大者必光明、箋之意亦傳所包括也、

賓之初筵傳曰、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秩秩、知也、人必智而後能肅敬、毛鄭之意亦相因也、　毛以爲燕射、鄭以爲大射、案序言幽王燕近小人、飲酒無度、則未必言大射、傳義爲安、

賓之初筵、毛以爲行燕射以洽百禮者、毛意蓋言禮之多耳、鄭以爲大射、故云合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傳曰、壬、大林、君也、謂有祭祀之大禮有人君以行禮也、箋云、壬、任也、讀辟大夫也、非毛意、　各奏爾能、即是言射事、（疏未釋也、）傳曰、仇、匹也、毛意謂賓比耦以射也、箋云、仇、讀曰鰍、則破字矣、

傳曰、室人、主人也、蓋就燕射言之、箋云、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　毛意入又者、入於次又射也、鄭意入室復酌、爲加爵也、蓋以爲大射皆禮助祭、故全與毛異也、　毛意以康爵爲安體之爵、鄭意以康爵爲虛爵、毛意進酒於中者以飲不中者、則言射也、鄭意則言祭也、

傳意言燕禮、則賓之初筵俱是汎言、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不如傳之自然矣、

燕禮有司正以監察儀法、此立監佐史、即立司正之意、傳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並未有怪酒欲令皆靜之意、箋所云者、非毛意也、　式用也、式勿從、謂用酒醉時勿從而謂之、箋云式、讀曰愆、破字、非毛例矣、

毛詩通考卷二十二

考鄭箋異義

魚藻之什

采菽傳曰、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此語實賦其事、毛鄭意同、惟次句毛意謂籩豆所以受所采之菽、與禮命所以待來朝諸侯、意婉而永、鄭意則實賦其事而已、（二章及四章傳語之異亦然、惟三章起二句傳意亦實賦其事、箋無異、）

汎汎楊舟二句、傳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亦是反矣、蓋謂明王待諸侯其德如此、亦是至美矣、（但就明王言、）箋於章首云、猶諸侯治民、御之以禮法、於章末云、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忽言諸侯、與各章意不相連貫、全非毛義、

角弓傳曰、塗、泥、附、著也、語意簡明、箋云、附、木桴也、（疏云、桴、謂木蔽之屬也、）既失毛意、且詞費矣、

莫肯下遺、傳意蓋謂小人失教者莫肯自卑下而遺棄其惡心也、箋云、遺、讀曰隨、則破字、非毛義矣、

毖彼柳傳曰、蹈、動、言王之性情不常、甚變動也、箋云、蹈、讀曰悼、既不免破字、又云甚使我中心悼病、則是上帝言幽王甚蹈、又爲諸侯自言、四字分兩截、何紆曲也、　傳曰、靖、治、箋云、靖、謀、義亦相因、但毛意謂王使我治事、則後日我當更至焉、言外見王不使我治事、我惟恐得罪、所以不欲朝也、意自深婉、鄭意則梅、誅

也。假使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後反誅放我，云云，多少委曲，全失毛意矣。下章毛鄭之同異放此。

傳曰、瘵、病也。言諸侯無往朝王而自取病也。箋云、瘵、接也。則讀瘵爲際而破字矣。　毛意王使我治事，則後來我亦行而朝王。鄭以行爲放，與毛異義。

都人士毛傳曰、尹、正也。則吉是善可知。箋云吉讀爲姞。既要破字，又云、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案前章綱直如髮，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則固以其德性言，此章不當忽有異也。

傳曰、厲、帶之垂者。蓋形容都人士之衣服有常也。箋乃云而亦如也。又云厲字當作裂，既非毛意，且破字矣。

采綠。毛意以首二句爲興，謂人有采綠而不盈兩手，由其有他志，以興此婦人不成一事，由於念其夫。箋乃以爲此婦人自言，則意味甚短，非毛意矣。次章毛鄭之異亦然。

五日、六日，皆經文分明。傳以五實是言日，則六日亦然。箋乃云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此兩月字非經文所有。

白華本色潔白，白茅亦潔白，二者本一類，皆以興申后。箋乃云，管柔忍中用矣。茅比於白華爲脆，則白華茅以束管，皆雲露之所潤，興申后有德而受禮法約束，皆當爲天所眷也。箋乃云，白雲下露，養可以爲管之茅，使與白華之管相亂。　傳曰、步、行。猶可也。謂天行艱難於申后，使之子幽王不可之何，幽分明。箋於行艱難之下要增妖增久矣，又以猶爲圖，於王不圖之下要增其變之所由，豈不詞費。

經言碩人皆美詞，此無傳者，已見於衛風也。念彼碩人，念申后也。箋以爲念褒姒，必非毛意。疏竟以鄭混毛矣。四章、六章碩人皆當同。

瓠葉有兔斯首無傳，蓋兔當以首計，斯首者，猶言此一碩耳。箋云斯、白也。斯白之字作鮮，既非毛意，且兔之白者多矣，但言有兔白首何爲乎。

漸漸之石傳不多及者，以爲詩人實言其事，皆可望而知也。箋於首章、次章皆以上二句爲喻，既非毛意，且既謂其乘險而無禮義，乃以山石高峻儼之乎，必不然矣。　箋云、邦域又勞勞廣闊，則是讀勞爲遼，破字，非毛意。　每章末句皆是武人久病在外之詞，語意分明，箋皆紆曲之甚。不盡朝夕不暇之意，疏乃謂鄭於毛也。

次章箋云、卒者、崔嵬也。本爾雅釋山文。讀卒爲崒。是破字，非傳例也。　不盡出矣，蓋久役於外，憂其不得出險也。

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既違傳，且費解。疏師亦非毛意。

三章前四句皆卽事而言，箋乃云，豕性唐突，難禁制，白蹄尤躁疾，今離其繒牧之處，與乘豕涉水之波，喻荆舒君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云云，何其曲也。又之將有大雨，微氣先見於天，言荆舒之振蟄漸，亦由王出也。疏云荆舒本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加毒之。委曲多矣。　不盡他矣，卽莫知其他也。箋云、不能令其守職不干

王命。疏六十犯王命，是爲違命，皆失毛意，且甚不自然。

若之華次章傳曰、華落者，首章言將落，此章言華既落，惟有葉青青然，語甚分明。箋但云陰若之華衰，則與上章箋所云華衰則黃無別矣。

傳曰、治日少而亂日多，乃言所以可食而鮮飽之故，意自了然。箋乃云、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其解可以食，幾於以辭害志，又云、軍興之少，無可以飽之者，則仍不出毛之範圍。

毛詩通考卷二十三

考鄭箋異義

文王之什

文王傳曰、哉、載、侯、維也。蓋謂文王敷陳明德，錫及後人，以成周家之福，維文王之孫子受之。案、載、成也。疏國周語正小雅雖同，毛意本明。箋云、哉、始、侯、君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夫周是爲邦，何待文王造始，且周家積功累仁，亦不必言文王造始，天子諸侯皆君也，文王既爲諸侯，子孫自世世爲君，亦何待言，皆不及傳義之自然矣。疏言文王又敷行周道，亦必非毛意。

傳曰、思、辭也。蓋幸皇天生此多士，而出以歎美之辭。箋乃云、思、願也，願周之臣又願天多生賢人，則以爲期望之辭，不特紆曲，非毛意，而下文王國克生云云，皆是設想語，餘味索然。

侯于周服傳但言德不可爲衆，而意已明。箋云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夫商之孫子臣服於周，故曰不可爲衆。若言其爲君，則不可爲衆之意未甚顯，失毛意矣。下章首句傳箋之分別亦如此。

傳曰、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蓋君臣皆震動恪恭，則合一世而並受其福，故下文卽以殷中做之。箋乃云、當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其意未廣大，則下殷殷之意亦不怡策矣。　毛意

天之大命不容易。傳文、爲、毛以疏反、不長、言甚難也。鄭謂不可改易。其意淺矣。

傳曰、濬、善。蓋以義問連文。謂宣布昭明其義善之聲問。語意自明。箋以宣爲徧。而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云云。則以宣昭義三字連文。又於問字之下增多老成人三字。甚失毛意。

大明傳曰。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蓋此詩以文王爲主。故首言文王。後文篇生武王云云。始言武王也。箋以明明者而兼言文王武王。全非毛意。　毛意。不易維王。言尊位不容易居也。箋乃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則與天難忱斯之意不貫。疏則混鄭於毛也。

傳曰。嬪、婦。京、大也。言爲婦於大國。蓋稱美之辭。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未有所據。非毛意矣。

傳曰。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蓋承大邦有子一連說大姒之賢。至親迎。始說行禮。箋乃云。文王以禮定其吉祥。於親迎之前。但言納幣。轉覺不備。殊失毛意。

于京無傳。已見於次章。此當言于周家、于大國也。箋云於周京之地。與毛異矣。

維予侯興傳曰。言天下之望周也。維、侯、皆語辭。予者、親之之辭。蓋人心歸周。樂其興起也。　傳曰。言無敢懷貳心也。亦是言天下人皆服周而無貳。語意甚明。箋云。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則讀予爲賜予之予。非毛意。且上二句言人。此句忽言天。又與上帝臨女意略複。不如毛義遠矣。箋云。天獲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以爲戒武王之詞。惟恐武王之有疑。殊費解矣。

傳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故訓肆爲疾。訓會爲甲。謂疾往伐商。在甲子之朝也。箋云。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則訓清明爲昧爽。但言故今合兵於昧爽。至伐商之後而天下平。並未言及。篇終總結之體。似不應爾。不如毛義爲長。

緜。度之薨薨。傳曰。度、居也。既居其土於板中。則必先投其土於板可知。箋云。度、猶投也。仍不出毛之範圍。疏自生分別耳。

皋門、應門、冢土。詩人皆舉後來之名以相稱美耳。當大王時。恐未有此名。傳曰。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又曰。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曰致、曰遂。則皆爲後來之名可知。箋乃以爲諸侯之常禮。然則殷制王國與侯國無別矣。可乎。

棫樸。傳以爲薪之謂民得以爲薪。以興聘取賢才。檀之謂民得積聚以待用。以興賢才衆盛。國家聚之於朝。是以蒸興也。箋以薪之爲豫斫爲薪。檀之爲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專就薪木言。全失興寄之意。　傳意濟濟者。文王之多容儀。所謂臨朝濟濟也。左右趣之。是百官疾趨以輔政。各舉其職。小序所謂文王能官人也。箋以濟濟爲祭祀之容。左右趣之爲諸臣相助積薪。既局於一端。且全不見官人之意。

傳曰。半圭曰璋。並未詳、璧、瑑、俊也。並未詳、蓋以君臣行禮言。意淺鄙拙。箋但以祭祀爲言。既偏而不舉。於奉璋則

曰。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於尸十則曰。士、卿士也。俱於詩人言外增設。全非毛意。

棫樸先言追琢。然後言金玉。故傳意以爲可彫琢爲文章。由金玉本有其質性。以興文王之教化皆由於生安之聖性也。毛以相爲質。鄭以相爲觀視。故箋云。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爲民視而觀之。如視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既不見由人工而追想本質之意。且金玉實言其象。而追琢又虛言以喻研精禮義。似乎立言不倫。

旱麓。黃流在中。蓋謂玉瓚以圭爲柄。以黃金爲勺。鬯酒在其中流出。爲金所照。而其色黃也。箋乃云。黃流、秬鬯也。按秬是黑黍。以秬鬯爲黃流。未見有證據。不如傳曰。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於義爲安。

鳶飛魚躍。語相連。意相近。傳本中庸爲訓。甚明。箋乃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忘得所。強生分別。甚無謂也。

傳曰。言視所以得福也。蓋以介爲大。謂祭祀則有以加大其福祿也。箋云介助。非毛意。

思齊傳曰。京室、王室也。甚明。箋以京爲周地名。既無確據。且於室字之上加以地名。亦贅詞費矣。

宗公者。宗廟之先君也。傳義與神罔怨神罔恫一氣連貫。箋以宗公爲大臣。則不得言神矣。故又云。能當於神明。何等紆曲。　適妻必擇其德。故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此與傳似異而同者。　傳曰。御、迎也。毛例不破字。而其意以御當迎。見修身齊家治國相連接之意。箋云。御、治也。亦傳義所括。然不見家國相通之意矣。

此詩序言文王所以聖。故在宮在廟數句。傳俱以文王言。箋乃謂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文王祭廟則尚敬。其意隔矣。　傳曰。保、安。無厭也。訓保爲安。以射當斁。傳例不破字也。語意自然。箋乃以保爲居。謂在群雄。不明者亦得觀於禮。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云云。則皆以羣臣言耳。　箋又云。爲肩瘠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己。以紆假爲肩瘠。既要改字。非毛例。且意甚紆曲。不獨以瑕爲已。失毛意矣。

毛意式爲法。鄭云。式、用也。毛意入是入道。鄭意入是入廟。傳曰。性與天合。專言文王之聖也。箋謂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不能諫爭者亦得入。則皆言羣臣耳。　傳曰。造爲也。謂所習必有業也。箋以造爲造成。與傳小異。其實亦毛意所括也。　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化其臣下。則讀斁爲擇。字改而詞費矣。

皇矣傳曰。二國。殷夏也。本言殷紂。而夏桀正可並稱。故連言之。疏云。猶高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是也。箋乃以殷紂及崇侯爲言。夫紂之臣固不止崇侯。偏而不舉矣。　傳曰。四國、四方也。語意渾然。箋言密阮徂共。近於鑿矣。　傳曰。究、謀。度、居也。謂四國皆從桀紂謀而從之居也。分別甚明。箋云。度亦謀也。則無別矣。

傳箋皆曰。耆、老也。鄭意申毛。而孔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串、習。夷、常。路、大也。蓋謂天以文王世世習於常道。故使居是大位也。箋云。串夷即混夷。則以串爲混。賢破字矣。又云。路、應也。文王則伐伐混夷以應之。蓋謂文王應天之法。應而與者也。　紆曲多矣。

傳曰、麗、善、光、大也。蓋謂天意篤厚於王季之善，則賜之大位，使其子孫有天下也。箋乃謂王季厚明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使傳世稱之，夫大伯之讓，無迹可見，故王季可安，聖人所以表明之曰可謂至德，倘王季明知其讓，則叔齊於伯夷之讓，亦不肯受而逃之，豈王季而能安然受大伯之讓乎，必不然矣。

其德靡悔，無傳者，篇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意蓋言王季比于文王之德，合乎人心，使人無遺憾也，箋乃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則謂其德足以比之而無恨，殊費解矣。

傳曰，無是畔迸，無是援取。蓋謂無有畔違而援取人之國邑。有兩層意，箋云，畔援，猶跋扈也，既無確證，而併兩意為一，非毛義矣。

傳曰，岸、高位也。毛意謂為大登為升，箋云，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夫各君其國，而欲平他國之獄訟，正他國之曲直乎，未必然矣。蘇語亦近近，毛意，敢距大邦，謂不能事大國耳，箋謂密人敢距周家侵阮徂共之師，則三句連讀，全非毛意。

往侵共，惟密人侵小，故王赫斯怒也，箋既以為文王侵阮徂共矣，則下文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二語，豈不贅設乎，箋又以阮徂共為三國，既無確據，且下文以按徂旅又不言阮共何耶，不如傳義多矣。

傳曰，京、大阜也，蓋謂密人之來，依止我周京邱大阜之旁，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皆謂密人，無矢我陵四句則周人之語也，箋乃云，文王但發依屬京地之衆，蓋以京為周地，者未見確證，往侵阮國之疆，登山脊而望阮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者，與毛意全背，傳曰，矢陳也，直明，箋云，矢猶當也，亦費解，又云，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則不得已而為之辭，紆曲甚矣。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指其地形而言，箋云，鮮、善也，則空言而已。傳曰，方、則也，法則其人者，必先體之，箋云，方、猶鄉也，亦傳意所包括矣。

傳曰，不大聲見於色，意極精細，善於言明德也，箋云，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意則淺矣。傳曰，不以長大有所更，語極自然，箋云，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此乃諸侯之常事，豈足以稱文王耶。不識不知二句無傳者，蓋言文王生安之德，本易知也，箋乃云，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意亦略同，而語則穿鑿，夫以古為證，可以知興替，豈有不識古不知今之聖王乎，傳曰，仇、匹也，蓋借仇為逑也，謂文王匹敵之國，兄弟則昏姻之國也，蘇語似非毛意，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者，女當謀征討之，則於詞上須增謀征討之意，稍勉強矣。

傳曰，言、高大也，仡仡、猶言言也，蓋言崇城之高大依然，則文王之神武不殺可知矣，箋乃以言言為將堲貌，仡仡，意同，不言可知，則以臨衝之閑閑，茀茀，俱是攻城，全非毛意。箋以我為崇侯，非為犯突，假與傳小異，而其實皆傳義所包括也。

靈臺，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曰，論、思也，毛意於是思念此鼓鐘之和，於是作此樂於辟廱，於字皆字也，語自分明，箋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則以論為倫，倫要彼字，又云，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則直樂為喜樂之樂，俱非毛意，下武，不退有佐，傳曰，遠夷來佐也，蓋因上句四方來賀言中國諸侯，則此句當言遠夷，乃有次序，箋云，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則不見遠近之序矣。

文王有聲，詒厥孫謀，無傳者，易知也，詒謀及孫，則其子之安可知，然其謀能及遠者，無非順事，則箋意亦傳所包括，而讀孫為遜，不免破字，蘇意亦分別之，非毛意也。

毛詩通考卷二十四

考鄭箋異義

生民之什

生民，傳意以履帝武敏為句，歆攸介攸止為句，毛蓋謂姜嫄隨高辛氏帝祀郊禖，履高辛之武迹，將事敏而敏疾，神歆饗其祭，於是為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止，則震動而有身，則獲福厥早，此等實事之結訓，毛必有所師傳，非可臆說，箋謂祀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有身，而肅戒不復御，云云，則以帝為天帝，既近荒誕，而以敏為拇，以介為左右，以夙為肅，俱不及傳義之自然。

傳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毛意蓋謂天意福祐姜嫄，以顯赫其神靈，上帝豈不降福而安寧之乎，姜嫄豈不見安康於禋祀乎，由禋祀而得安也，故居然無疾病而生子也，語本分明，箋云，姜嫄以赫然有神靈，乃天帝之氣也，心不安之，不安徒以禋祀，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云云，毛在鄭前，此實事未見確據，而與皆可乎。

傳曰，置、長、訏、大也，語本分明，箋云，置、而始能平，訏、而張目呼呼，轉費解矣。

傳曰、方、極敵也。謂殺生而方正、極滿於田畝而無曠土也。箋云、方、齊等也。蓋謂苗之生疎密壯或扶疏也。意特不明。

傳曰、種、雜種也。謂其苗雜而肥也。與箋義爲類。箋云、種、生不雜也。則與宗長之意異矣。傳以苞爲本也。箋云苞本也。此則傳意所包括者。

傳曰、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案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則邰爲后稷母家。堯封之於此。正以其初生有神異、所以順天也。箋云堯改封於邰。未見確據。

傳曰、肇、始也。以后稷初封於邰、故得穀以歸。始行郊祀之禮也。箋以爲后稷本得郊天、蓋早爲諸侯。上章謂故云肇郊之神位也。則讀肇爲兆。破字、非毛例。本章后稷進祖句傳箋之分別亦然。對於

傳曰、或簸穀者、或蹂黍者。詞意分明。箋云、蹂之言潤也。又潤澤之、將復舂之。則紆曲多矣。傳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蓋謂惟爲陳。謂謀陳祭禮以卜來歲也。國語魯語注、惟、陳也。是也。確諸謀鄭於毛矣。箋云、謂謀其日、思念其禮。以載謀爲謂日。以載推爲思其禮。全與毛異。似不及傳意之深遠也。傳曰、興來歲。穡往歲也。解詞字甚分明。箋曰、詞歲、今新歲也。詞費而意淺矣。

行葦肆筵設席二句。緊承上章或肆之筵二語。毛意以授几之人必致敬。故以緝御爲踐履之容。鄭以二語皆爲老者設。則與上章不相貫。且以緝御爲惇史相續而侍。益紆曲矣。

傳曰、言賓客。次第皆賢。箋云、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卽是中傳意。疏乃強生分別耳。

傳曰、言其皆有賢才也。以既得爲賓者言。與上章序賓以賢一例。箋云、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則是以智射擇賓之時言。與前章之意異矣。前章編取云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此章自當就既爲賓者而

傳曰、所、報也。蓋以養老爲報老人也。承酌以大斗言。其意甚順。箋云、祈、告也。以告黃耇之人。故於酌以大斗不得不言酌而醫之。殊費詞矣。

傳曰、引、長、敬也。語意渾涵。箋云、以禮引之、以禮敬之。在前曰引。在旁曰敬。皆傳意所包括。疏自生分別耳。

既醉、首章、次章、介字皆無傳。已見於小雅也。箋以介爲助。全非傳意。毛訓介爲大也。

傳曰、始於燕飫、以人事言。卽恭儉慈惠之意。終於享祀、以神事言。卽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以此爲合終。自是高明之士。箋云、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則意淺矣。傳曰、假、始也。本於雅訓。箋云、假、猶厚也。又厚之。殊覺詞費矣。

傳曰、類、善也。本爾雅釋詁。謂天長賜王以善道也。箋云、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其意亦傳所包括。而未免紆曲矣。

傳曰、孟、廣也。謂以此室家之善及於天下也。周語有云、孟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毛意同此。正申明永錫爾類也。箋云、孟之言捆也。室家先以相捆綴已。乃及於天下。夫言廣則必能捆綴可知。豈不詞費乎。

撰命有僕。傳意謂大命有所附著也。箋云、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則讀有爲又。非毛意矣。三章皆明白顯。命終在歡。鄭箋

讀有爲又與毛異也。

鳧鷖傳曰、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蓋實賦其事。箋云、水鳥而居水中。猶公尸之在宗廟。則取以爲喻。意似有別。但詩人遂取諸物。與寄卽在其中。箋之所云。亦傳所包括也。詩凡五章起句。傳箋之分皆同此。

燕尸皆在祭之次日。箋於首章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他章不言。則皆在次日可知。疏於二章三章謂鄭意卽以其日燕尸。乃強生分別耳。

傳意通篇俱是燕宗廟之尸。箋則以二章爲祭四方百物之尸。三章爲祭天地之尸。四章爲祭社之尸。五章爲祭七祀之尸。雖各明一義。但以一詩而通用於各事。又燕一尸而各事之尸皆雜陳。殊不及傳義之自然矣。

傳曰、薰薰、和說也。語意甚明。箋云、薰薰、坐不安之意。則紆曲多矣。

傳曰、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卽小序持盈守成之意。箋云、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大意亦略同。而甚淺。

假樂傳曰、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言美則密可知。言秩秩則溯明可知。箋所言者皆傳所包括也。

公劉首章、思輯用光。傳曰、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箋云、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鄭意與毛互相發明。疏自生分別耳。

四章俾筵俾几至君之宗之。傳皆以爲公劉厚待其臣。箋皆以爲羣臣敬奉其君。據詩序美公劉之厚於民。則必厚其臣以及民可知。毛義爲長。

其軍三單。傳曰、相襲也。蓋兵數尚少。故稍有三軍。前後相因襲而行。未有奇兵旁出者也。疏以王肅譏毛意未非。箋云、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此卽毛意。而申明之。疏似失鄭意。皇矣傳以度爲居。此亦當然。箋云度其廣輪。大意亦同。居之必稍異於毛矣。

卷阿傳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謂飄風入於此無不消散。蓋惡人既消而後賢者進。毛義深遠。箋云、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人曲阿。爲長養民意味淺矣。

傳曰、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蓋謂王者伴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則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優游似亦當指王。卽禮記王中心無爲也以下至正之意。疏云、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安。卽本爾休矣。則指賢者。疏云於汝王所休息矣。傳意取人以身。其義廣大。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記曰、弛而不張、文武弗爲。卽縱弛二字。亦有本矣。賢者既來。各任其職。女則得作奐而優遊自休息也。專就賢者言。意味淺矣。

傳曰、莘、小也。蓋謂大福固及王身。卽細小之福祿亦於爾王者安之。箋以莘爲福。則莘祿文連而意復矣。

傳曰、嘏、大也。爾雅釋詁文同。箋云、予福曰嘏。並非祭祀。而及嘏辭。亦未安。

傳曰、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皆指賢人之行言之。又曰引長。蓋謂王者當長久尊賢人。又曰、成、敬也。蓋謂王者當常敬賢人。箋皆以爲祭祀之事。則末二句意不和貫。全失毛意矣。

傳曰、鼓鼓、衆多也。箋云、鼓鼓、羽聲也。其意本相貫通。箋又云、衆鳥蹌蹌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蹌而往仕。時鳳凰至。因以喻焉。此意等亦傳所該括。疏強生分別耳。

九章傳意以鳳凰梧桐分言。箋則合言。故云鳳凰鳴於山脊之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似乎精異。但鳳凰非梧桐不棲。傳意亦無不包括也。　傳曰、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蓋以梧桐蓁蓁婁婁爲臣力所致也。箋以蓁蓁婁婁喻君德。亦非毛意。疏未細別。

傳曰、不多、多也。言王本不須規戒。我陳此詩。豈不已如多乎。此將順其美。且以引起末句不能自已之意。更爲深婉。箋云、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味盡句中矣。

民勞傳曰、汔、危也。案說文水部、汔、水涸也。廣雅釋詁一、汔、竭也。涸與竭皆危之意。民勞而危。故云可小康。可小安也。箋云、汔、幾也。失毛意矣。者章毛鄭之分皆然。

傳曰、厲、危也。謂謹勑此衆爲危殆之行者。箋云、厲、惡也。乃傳義所包。　傳以戎爲大。蓋謂王居大位。與雖小子正相呼應也。箋云、戎、猶女也。非毛意矣。　傳意宏爲大。箋云、宏、猶廣也。亦傳意所該括。

板傳曰、猶、謀也。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亦以申傳意。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价、善也。爾雅釋詁文同。言王用善人維以爲藩屏也。箋云、价、甲也。則既讀价爲介。又云、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專以武人言。不及傳義之廣大矣。

箋云、大師、三公也。此據尚書周官爲言。大邦、成國諸侯也。此指公侯之國。左氏傳所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者也。皆申明毛義。疏自別鄭於毛耳。

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蓋汎言之。宗、尊也。猶言天下之共主。下文宗子維城。則實言之。箋乃云、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不如傳義之廣大矣。　無獨斯畏。傳意汎言。則甚自然。箋云、斯、離也。謂乖離而女獨畏而畏矣。語曲義碎矣。

毛詩通考卷二十五

考鄭箋異義

蕩之什

蕩三章傳曰、對、遂也。爾雅釋詁文同。謂惡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也。箋云、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既非毛意。且不如傳義之廣大矣。

傳曰、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夫君上如此。則臣下可知。箋以爲殷紂君臣失道。且喪亡。時人甚尚欲從而行之。此皆傳意所包括。疏自生分別耳。

抑二章傳曰、覺、直也。案直方大三者。皆因箋以覺爲大。亦傳意所包。疏未細別。

傳曰、猶、道。爾雅釋詁文同。箋云、猶、圖也。亦傳意所該括者。

傳曰、遏、遠也。謂遠別蠻方。使勿擾我也。蓋不戰而屈服之。箋云、遏、當作馹。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其意轉近於淺狹矣。

傳曰、謀、用也。謂無有出言而人不承用之者。易大傳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即是此意。箋意讀謀爲侮。以物有善惡。則物貴有貴賤。似皆在傳意包括之中。

隰漏之訓。毛同爾雅。鄭則讀屋爲幄。訓漏爲隱。與毛傳大同小異。疏未分別。

傳曰。止、至也。引大學爲人君止於仁數語爲證。義蘊閎深。箋云。止、容止也。則與不忒於儀無別。意較淺矣。

桑柔。倬彼昊天。傳曰。斥王者也。喻意深厚。箋乃實指天言之。意近淺薄矣。

傳曰。黎、齊也。謂民皆有齊全安樂者。箋云。黎、不齊也。似爲添出。且既云民無有不齊。彼兵寇之害者。則下句具禍具字近複。不如傳義之渾成矣。　傳曰。頻、急也。水步字音。謂國家行此困急下民之政也。箋云。頻、比也。行此禍害比比然。大意亦同。然不及傳義之親切矣。

傳曰。圉、垂也。爾雅釋詁文同。言甚急矣。我之在邊垂。語意渾涵。箋云。圉、當作禦。既要破字。且其意皆傳之所括也。

好是稼穡。傳意謂王當愛此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力於民者。使代無功者食天祿。蓋此知稼穡艱難者稚可寶也。使代無功者食祿。維甚好也。語意俱自然。箋云。但好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則以稼穡爲家嗇。二字俱不從禾了。又云。王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既要改字。全非毛意。

傳曰。相、贊也。蓋有美質者可當重任。所謂厚重少文。恂恂無華者也。故稽考誠懿而用之。箋云。相、助也。毛鄭同出也。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云云。夫輔相之行。必用之而後可見。箋語費解。不但失毛意而已。

傳曰。類、善也。爾雅釋詁文同。貪人未有不敗善者。意義廣遠。箋云。類、等夷也。未免淺近矣。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俱以民言。蓋民之無中和。主爲偷薄而善於相欺背。是民俗之惡也。箋云。涼、信也。讀涼爲諒。既破字。非毛例。又云。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遂。則是上句言民。下句又言在上者。殊紆曲矣。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傳意亦皆指民。謂民之邪僻主競逐用力以力相陵也。箋則于下句謂由爲政者競逐用強力相尚故也。忽言民。忽言上。亦詞費矣。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傳俱指民。則詞意甚明。箋以上句言民。下句言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亦覺紆曲。

涼曰不可。傳意訓涼爲薄。薄、薄也。輕謾其不可。與下句善背爲大習正相反對。疏乃以鄭意爲毛意矣。

雲漢二章。后稷不克。毛意自當言后稷不能救此旱也。箋云。克、當作剋。則已破字。非毛意矣。

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箋亦申明傳義耳。疏乃強生分別。

傳曰。僅、至也。爾雅釋詁文同。謂先祖之神于是至此。言其不能救旱。深可憐也。箋云。僅當作嗟。嗟、嗟也。告困之辭。既要破字。且意近淺率矣。

傳曰。憚、勞。既勞於暑。則旱暑可知。箋曰。憚、猶旱也。亦申傳意。疏自生分別。

傳曰。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疏此爲勉朝臣周急之詞。言無人不周濟貧乏。無有以不能自止。勉其周。卽以傳其窮。故末二語仰天而歎也。箋云。周、當作賙。既破字。又云。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

則似不恤其民而但恤其臣。又云。後日之無。不能豫止。又何其過厚也。俱不如傳義爲安。

傳曰。嘒、衆星貌。蓋衆星光明。則未有雨意。又曰。假、至也。言羣臣當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贏餘而不周急也。箋云。假、升也。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則以昭假無贏仍申明有叫其星之意。疏謂鄭以王謂羣臣亦當法天無贏。助我求雨。則又於毛意小異而大同。皆不如傳之渾成也。

崧高三章傳曰。庸、城也。因謝人而作城。詞意甚順。庸城通也。箋云。庸、勞也。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紆曲甚矣。

傳例。介俱訓大。錫爾介圭。謂賜之大圭。是汎言也。而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云云。然則王何爲以此賜之乎。殊費解矣。

毛詩戎皆爲大。戎有良韓。謂大有良善幹事之君也。箋。戎、猶女也。非毛之意。

傳曰。膺、增也。因肇得義。謂增勉而德行。意極深厚。箋云。以此膺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意則淺矣。

烝民三章傳曰。戎、大也。謂繼續而光大其祖業也。箋云。戎、猶女也。非毛意矣。

傳曰。儀、宜也。因肇得義。甚明。箋云。儀、匹也。我與偏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意近紆曲。　傳曰。愛、隱也。爾雅釋詁文同。蓋以假借爲訓。意義深遠。箋云。愛、惜也。則淺矣。

韓奕傳曰。甸、治也。謂禹治之而成田也。周禮職方氏注曰。甸、田也。治田入穀也。略同此意。疏必以甸爲異。特因信南山箋語。亦未必然也。　傳曰。戎、大也。箋以戎猶女也。非毛意。　傳曰。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則讀共爲恭。全失毛意矣。

以其介圭。謂執大圭而覲王。亦書所謂輯五瑞之意。箋云。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既於周禮未有明文。且假專爲此而入覲者。豈詩人之意乎。　傳曰。綏、大綏也。蓋因淑旗逆文而言。箋云。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一句之中。意不倫矣。　傳曰。厄、烏蝨也。爾雅釋蟲文同。蓋謂以餙皮爲靷首之革。以金飾其末。如厄蟲也。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則讀厄爲搤。竟破字矣。

傳曰。汾、大也。謂尊大之王也。箋云。屬王流於彘。疏在汾水之上。因以號之。不特意義紆曲。且詩人頌美。何所取於此事而歌詠之。其不及傳義明矣。

江漢傳曰。旬、徧也。爾雅釋詁文同。宣字無傳。而小雅鴻雁傳曰。宣、示也。此亦當然。卽宣布之意。箋云。宣、徧也。全非毛意。至以戎、猶女也。與傳謂戎爲大不同。此則全詩皆然。破字。又云。宣、當作營。則既傳曰。對、遂。爾雅釋詁文同。言受命而遂稱述。感恩而不忘也。箋訓對爲答。意稍淺矣。

常武傳曰。王命南仲於大祖。蓋以王命卿士南仲大祖迎尊皇父。則使往監軍者。故又曰皇父爲大師。文義甚明。箋云。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則以南仲大祖大師皇父迎尊。未免詞費。自警我六師以下。皆承王命而言。箋意則專指皇父。不及南仲。爲說耳。　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恭。此亦引申

傳意，非有大異，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爲之立三有事之臣，蓋本小雅十月之交，擇三有事而言，謂立三卿也。三卿之業既成，則農事之成不待言。箋云，女三農之事皆就，此傳義所已括者，疏乃以爲異耳。

傳曰，嚴然而威，就天子言。箋云，莫不憚之，則就人之想見天子言。傳意已括箋，箋意未能括傳也。傳曰，不敢縱逸，蓋紹訓繼。爾雅釋詁文 箋云，亦非解緩也，則非紹字本訓，失毛意矣。傳曰，顧，陳，騷，動也，自王師陳，或以動徐方言，箋所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地走以相恐動者，已在該括之中矣。

鋪敦淮濆，敦字無傳，案邶北門傳，敦，厚也，此亦當然。言布列敦厚之陣於淮水之涯也。 箋云，敦，當作屯，則破字，非毛例矣。

王猶允塞，傳曰，猶，謀也，其明。箋云，猶，備，兵雖臨之，備守信自實，滿似乎臨戰，則不必守信者，殊窒礙矣。

隰卬六章傳曰，優，渥也。言天之降罔維其優渥而多矣。語意甚明。箋云，優，寬也，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此稍異溫柔敦厚之意，不及傳意之自然。 傳曰，幾，危也。箋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雖人身近，此則引申傳義，疏乃以爲異耳。

召旻，草不潰茂，傳曰，潰，遂也，謂草不得暢遂而茂盛也。箋云，潰，當作蕢，蕢破字，又云，蕢茂貌，意思重複，全非毛義。

傳曰，苴，水中浮草也。苴苴字从艸，據苴是浮草在水，既枯槁又漂蕩也。箋云，如樹上之樝苴，則但言其無潤澤，與下無不潰止之意未甚切近了。

傳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粹，皆指小人言，彼者外之之詞。箋云，彼賢者祿薄食麤，則於賢者言彼，既似遠之，於小人言斯，又似近之，甚非毛意。

毛詩通考卷二十六

考鄭箋異義

清廟之什

清廟傳曰，駿，長也。爾雅釋詁文 箋云，駿，大也，二義可通，皆言諸侯與衆士奔走而來助祭耳。 傳曰，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與來句俱自文王言之。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自諸侯與多士言之，來句又自文王言之，不如傳之自然，而大意亦略同，疏自生分別耳。

維天之命，傳曰，純，大。爾雅釋詁文 箋意以爲純，美，此傳義所包。

傳曰，溢，恒。釋詁文 謂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子孫，意義深遠。箋云，溢，蓋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意則淺矣。

傳以曾孫爲成王，據作頌之時，該皆言之。箋云，自孫之子而下，卑先祖皆稱曾孫，則汎言之，皆不如傳義。

烈文詩序，諸侯助祭也，蓋指外諸侯言，故傳意烈文辟公專指諸侯，錫茲祉福，何其自然。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則似於詩序不符，又其意以天之長

愛文王武王無有期，豈使其子孫得安而居之，殊紓曲矣。　傳曰：封、大也。崇、累也。崇、立也。謂文王愛諸侯，武王亦然。伐紂之後，德國皆應削滅，觀汝爲君者無大累於汝國，武王其就封立之，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先人次序其美之。箋云：崇、厚也。謂侯治國無罪惡，王其厚之。既汎言後王而不指文武，又云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則又以卿士言，俱非毛意。　傳曰：前王，武王也。蓋謂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於乎，此武王其道不可忘，欲使諸侯法之也。箋則言諸侯無礙乎，維得賢人，得賢人，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與毛言武王異矣。又云：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則又以此屬之百辟卿士，又以不忘雖文王武王言，總不如傳意之明順。

天作傳曰：荒、大也。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蓋謂大王修德，卽陰陽和，是其荒大之也。箋意亦中毛。箋云：高山，謂岐山也。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云云，皆傳義所括，疏自生分別耳。

我將傳曰：將、大、享、獻也。一句中有兩意。箋云：將、猶奉也。則將與享意複。　傳曰：戲、善、靖、謀也。謂我成王周公善法文王之常道，日以謀四方。箋云：靖、治也。謀者、圖所以治之。箋申傳曰：小雅楚茨、大雅下武、傳皆曰：式、法也。此亦當然。傳箋同意，疏自分別耳。（式、刑、連文，俱訓爲法，古經如此者多，王肅輩不足據也。）　傳於暇皆訓大。此當云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而於成王周公之祭，歆饗之，蓋頌文王之德也。箋云：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既有而饗之，則於宗祀文王之意似未暢發矣。

思文，立我烝民，毛無傳，卽訓爲成立之立也。箋云：立、當作粒，已破字，非毛意矣。　傳曰：率、用也。蓋率、本捕鳥畢也。（本說文，其義於用爲近，又與帥同，見荀子富國篇，疏兵用注。）故訓爲用。箋云：率、循，雖本爾雅釋詁，但失毛意矣。

毛詩通考卷二十七

考鄭箋異義

臣工之什

噫嘻傳曰：噫、歎也。嘻、敕也。蓋謂歎而戒敕之。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辭也。大意亦略同，終未見戒敕之意矣。　傳意訓駿爲大，箋云：駿、疾也。亦傳意所括。　傳曰：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蓋謂人目之望極於三十里，各極其望，則徧及天下矣。舉大意而言，自無所不包。箋云：見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萬耦同時舉也。又引周禮遂人萬夫有川爲證云：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蓋以治田者三十里爲一部，則有官主之，與周萬夫之數近，故指質而言，但其數未能盡合，不及毛義之渾成矣。

有瞽傳曰：田、大鼓也。蓋應旣爲小鞞，故以田爲大鼓。箋云：田、當作鼗，旣要鼗字，又云：鼗、小鼓，在大鼓旁，全失毛意矣。

潛以介景福，毛無傳，蓋介皆訓爲大。箋云：介、助，直小異矣。（漢介以繁祉，敕見以介眉壽。）

雝辟公無傳，蓋指列國諸侯言。箋必以爲百辟與諸侯，則以辟指王朝卿士言，假瑣辟非毛意。（敕見辟公亦然。）

毛意純嘏皆訓大，謂綏安群公以多福，使皆有光明之德，至於大大也。箋云，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蓋謂天下太平而後天子受福，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意甚精。今神意既安諸侯，則使諸侯皆光明於此也，甚紆曲矣。

有客傳曰，亦、亦周也，蓋謂周家尚赤，時王之制固然。今微子作賓王家，亦自乘其祖宗所尚而白其馬也。箋云，亦、亦武庚也，頗似擬人不於其倫，亦甚失忠厚之意矣。

武箋傳曰，武、迹，蓋以嗣武連文，則當言武王繼嗣文王之迹爲近是。箋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似未自然。遇劉爲止殺，毛鄭略同，疏自分別耳。傳曰，者、致也，謂致於安定之大功也，承上句言，甚明。箋云，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則既言其勝殷，然後言其不汲汲誅紂，豈不紆曲乎。

毛詩通考卷二十八

致鄭箋異義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序，嗣王朝於廟也，毛無傳，箋謂成王除武王之喪，朝於廟也，未必非毛意，疏謂周公致政，成王始朝於廟，此用王肅語，自生分別耳。傳曰，造、爲，箋云，造、猶成也，兩意相足，韓文公云，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是也。

訪落箋，傳箋意同，但毛以猶爲道，（蓋謂將我就之，繼其道之分敬者，臨言不敢忽道之全也。）鄭以猶爲圖，小異耳，疏以王肅之語爲毛意，亦未必然也。

敬之傳曰，佛、大也，（戒文人部，佛不審也，不審者，大而不可知也。）蓋謂大是相克勝之道也，箋云，佛、輔也，則讀佛爲弼，理亦可通，然非毛意。

傳曰，仔肩、克也，箋云，仔肩、任也，此則大意略同。

小毖名篇，取蓋小之義，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蓋謂惡之始萌甚小，似桃蟲耳，不能慎之於小，則積惡至大，如桃蟲之終爲大鳥耳，箋意以管蔡始而流言，終而叛亂，似桃蟲之爲大鳥，意亦略同，但以管蔡爲證，則非毛意，末二句，毛意汎言所以求助之意，鄭意以未堪家多難，所以使周公居攝，予又集于蓼，爲遇三監及淮夷之難，與毛小異矣。

載芟，俶載南畝，傳意俶載爲始，謂始耕於南畝也，箋云，俶、載、當作熾，當謂熾然入地而當殺其草，既破字，且紆曲矣，（後相似，載南畝，毛鄭之分亦然。）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無傳者，易明也，箋云，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周，則與毛異，毛專言祭祀，不及饗燕也。

有瞽其香四句，毛皆以祭祀言，神享其祭，即是邦家之光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既與毛異，且先言賓客，後言祖考，似倒置矣。

傳曰，且、此也，箋意亦同，傳曰，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與傳亦略同，而不如傳義之明析耳，疏乃自生分別也。

絲衣，載弁俅俅，無傳，案、載、始也，此言行禮之始，（見載其觶以下，則言禮之終也。）箋云，載、猶載也，載與載本通，但毛意果然，自當有傳，此毛鄭小異者，疏乃強同之耳。

酌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則詩意自美武王，故毛意俱就武王言，傳曰，養、取，謂率師取是闇昧之君也，箋云，率殷之叛國以邪紂，養是闇昧之君，則專言文王矣。傳意介亦大也，是周道大而又大，盛之至也，箋云，天下歸往，故有致死之士助之，但言文王時。傳曰，龍、和也，謂我周以和受命，非有勉強也，此下方言武王，又謂蹌蹌威武者，乃武王之所爲，則用此武功以闡文王，實闡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箋訓龍爲寵，謂來助者，我文王寵而受之，蹌蹌威武之士，於武王而來造，用以轉相致達，嗣續不絕，故歎美之，則言武王殊略，何以爲告成大武乎。

桓於昭于天二句，傳但言問、代也，蓋謂武王之德明見於天，用此美道以代殷也，（傳意與箋云，天也，紂爲天下之君，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則訓於爲曰，訓皇爲君，雖本爾雅，釋詁，然稍紆曲，非毛意矣。）

般，於皇時周，無傳，案毛於烈文傳曰，皇、美也，此後皆當然，箋云，皇、君，非毛意，云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則皇字又似兼兩義矣。傳曰，真、聚也，（爾雅釋詁文，則謂徧天下山川皆聚其神祀而祭之，箋云，真、乘山川之神，皆如是祀而祭之，與毛異矣。）

毛詩通考卷二十九

考鄭箋異義

魯頌

泮水。狄彼東南。無傳。案大雅瞻卬傳。狄、遠。此亦當然。毛例不破字。其意當訓狄爲遠也。 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則破字矣。

傳曰。烝烝、厚也。案爾雅釋詁。烝烝、作也。凡物厚重而後能振作。其義相因也。又曰。皇皇、美也。釋本爾雅。詁文。箋云。烝烝、猶進進也。既非毛意。又云。皇皇、當作雝雝。雝、猶往往也。則破字矣。 周頌絲衣傳。吳、譁也。此亦當訓。箋正用毛意。疏云不爲過。案。王肅說耳。案說文吳部。吳、一曰。大言也。大言與譁同意。 傳曰。揚、傷也。謂多士不損傷也。說文手部。揚、舉也。舉則易於損傷。 箋以爲不大聲。與傳異矣。不告於調二句無傳者。易明也。箋特申傳意。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觩、弛貌。搜、衆意也。謂角弓觩然弛而不必張。矢搜然衆而不必用。其兵車甚博大。皆言其盤暇之象也。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皆與傳背。又云。博、當作傅。甚傅殺者。言安利也。則又破字矣。毛意不戰而能服人。鄭意以弓矢急勁。戎車利便。鋪張軍勢。適相反矣。孔淑不逆。無傳。蓋承既克淮夷言。卽謂淮夷甚善而不復爲逆也。箋云。其士率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意多紆曲矣。 傳例。

猶訓爲道。蓋言僖公用能因執大道。意謂此戰以德不以力也。箋云。用堅固女軍謀。失毛意矣。 至於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及淮夷卒獲。傳、箋皆同。疏因數句一連。不得不各與分別言之。其實無異也。

閟宮傳曰。閟、閉也。甚明。箋云。閟、神也。以閟與密同。又以神同訓爲慎。大意亦同。而多此轉折矣。 傳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蓋自周說至後。與本篇同也。 箋以姜嫄廟在魯。據末章。箋知之。既非毛意。且未有據也。 傳曰。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何等分明。箋云。依、依其身也。近於誕矣。 傳每訓奄爲同。箋每訓奄爲覆。稍異矣。後文奄有龜蒙奄字毛鄭之分亦然。 傳曰。緒、業也。箋云。緒、事也。詞小異而意大同矣。二章緒字亦然。

傳曰。翦、齊也。本爾雅釋言文。言王業之始基。卽有代商之勢。當齊於商。則大勢必將致王矣。而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心也。毛意精甚。箋云。翦、斷也。全失毛意。疏云其意同。非也。 傳曰。虞、誤也。謂民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也。箋以民戒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似不甚近情。

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毛意諸侯於秋行祫禮。祫者。大祭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不行秋嘗之禮。嘗者。時祭也。祭大祖及四親而已。 唯天子則大祭與時祭兼行。魯用天子之禮樂也。傳意與箋則爲別。 箋云。載、始也。意謂秋始嘗祭。但言時祭。不及大祭矣。 與毛意迥異矣。

傳曰。荒、有也。釋文引韓詩說。荒、至也。廣雅釋詁一。荒、遠也。至與遠皆有之義也。箋云。荒、奄也。意亦相近。但何故必變與上句奄字複乎。

傳意以嘏爲大。謂天之賜公大而又大。箋云受福曰嘏。非毛意矣。

傳曰。新廟、閟公廟也。確而明矣。箋云。新者、姜嫄廟也。既非毛意。且魯之僭禮。亦有所因。非自以爲僭用也。若立姜嫄之廟。則無因而作。魯未必然。

毛詩通考卷三十

考鄭箋異義

商頌

那傳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毛意以祀湯當推其所自來。故言湯之祖。疏云、頌與其相土之屬也。箋中湯孫、皆頌湯爲人子孫之盛美。對烈祖而言也。箋則以烈祖爲成湯。湯孫爲大甲。而綏我思成。顯予蒸嘗。俱就大甲言。蓋因序有祀成湯語而云然。與傳異矣。

傳曰。假、大也。本爾雅釋詁文。箋言湯能爲人子孫而奏此大樂也。箋訓假爲升。不見樂之大矣。

烈祖傳曰。賚、賜也。謂神能賜我思成。箋云。賚、讀如往來之來。既破字。而意曲矣。

傳曰。總大無言。無爭也。傳之通例。謂假爲大。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則訓假爲升。非毛意矣。　傳曰。假、大也。謂諸侯以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箋訓假爲升。故云諸侯以此來朝升堂。

來假來享者。傳意。中宗之神。來至其所。來享其祭。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皆與傳異。　傳意湯孫皆謂湯能爲人子孫也。箋云。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則其意謂祭中宗者中宗之子孫。即是湯之遠孫。故稱湯孫。全非毛意矣。

元鳥序曰。祀高宗也。無傳者。其義已明也。箋云。祀、當爲祫。亦以意度之。破字。非毛例也。　傳曰。春分元鳥降。湯之先有娀氏女。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蓋意莊重。俱是質事。箋云。殷遂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既非毛意。且近於誕矣。　傳例。祀訓爲祠。箋例。祀訓爲祓。故箋云。祓有九州。　在武丁孫子二句。傳意俱謂武丁善爲人之孫子。典湯孫同例。謂武丁爲人孫子。於其先以武德爲王道者。既能行之。故無所不勝任也。箋云。在高宗之孫子。又云。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案毛意此祀高宗。故由湯之先漸說至高宗。而歌頌之。如箋所言。其意淺矣。　傳意訓殷爲始。域爲有。謂始有彼四海也。箋云。殷、當作兆。則其意謂爲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上文正域彼四方。毛以域爲有。鄭以域爲邦域也。　傳曰。殷、大。員、均。謂殷王之政大均。維如河之潤物也。箋云。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所云維言何乎。則以殷受命咸宜二句。即是諸侯所云。既破字。而又多轉折矣。

長發傳曰。隕、均也。謂廣大均平者。既長久矣。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大意何嘗不同。而不免破字矣。

傳曰。有娀、契母也。將、大也。謂有娀氏之女方長大之時。天帝已默命其子。使生立商國。詞意俱明。箋云。帝、黑帝也。又云。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夫不顯契母而頌契母外家。殊無謂。既言帝、黑帝。則契之立由黑帝之命。又言堯封契。則立子生商又由堯帝。字未有確解。總不如傳義之分明矣。

傳曰。綱、裘、旒、章也。蓋言湯能爲下國諸侯之裘章。下章傳曰。駿、大。厚、意謂湯爲下國諸侯大厚之規模也。皆言其意。非指物而喻言。箋云。綱、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蓋謂湯能使諸侯之心繫於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綱。此指物而喻言。下章箋云。駿之言俊也。意謂湯實爲下國英俊厚德之大君。則又虛言其意。兩章歧出。不如傳之自然矣。　傳曰。龍、和也。謂能荷天之和道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大意亦不相遠。而破字矣。傳曰。共法。謂受天之命。其法有小有大也。箋云。共、執也。則仍謂執玉。與毛不同。疏未詳分耳。

傳曰。苞、本。蘖、餘也。謂湯既滅夏。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樹木既伐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枝條。三者指二王之後及夏之後。通言之。箋云。苞、豐也。本爾雅釋詁文。天豐大先三正之後。夫一姓不再興。而云天豐大之。不如傳義之安矣。

傳曰。業、危也。謂湯之前商猶爲諸侯。中間有震懼而且危急之時也。允也天子以下。乃言湯之興也。箋云。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遂而興之。鄭以中葉相土以來爲威。以業爲功業。既與毛異。且不見詩人抑揚之精神矣。

殷武傳曰。來、深。謂深入荊楚之險阻也。箋云。來、行也。行入其險阻。意略同。但言深入。則冒險可知。毛義爲該括也。

湯孫之緒。傳意當謂高宗之功。皆湯善爲人子孫之緒業也。箋云。是湯孫大甲等功業。意稍淺矣。

傳曰。虔、敬也。言工匠斲木之敬。則王者之振作可知。箋云。椹、謂之虔。卯下賢反。椹音諶。謂之椹。不見中興之精神矣。

傳曰、旅、陳也。謂陳列其禮也。箋訓旅爲衆。非毛意。有閑無傳者。衆奏風頌謂傳曰、閑、習也。此亦當於訓陳列其禮而有閑習之巧。言位置得所也。（廢置得法曰閑。法也。閑、正也。亦與閑習之意略同。疏云有閑大貌。似非毛意也。）

歲丁巳中秋令節。南海伍崇曜謹跋。

右毛詩通考三十卷。國朝番禺林伯桐撰。按伯桐字桐君。嘉慶辛酉舉人。官德慶州學正。先生與吾邑會學博勉士同以經學受知於阮文達公。學海堂初設。學長八人。勉士與先生皆與焉。先生學詩宗毛。篤守毛公家法。欲學者於孔疏以王肅語爲毛意。及鄭不異毛而孔強分之。鄭本異毛而孔混合之者。皆一一明辨。是書專考鄭箋異義。俾學者遇鄭箋異毛之處。必不得舍毛而從鄭。此先生作書大意也。其中於鄭箋異毛之處。抉摘幾無完膚。似乎攻鄭太甚。然其篤守毛公家法。即在此也。大抵鄭學貫通。先生之學則尚篤。鄭君注禮用三家。箋詩用毛。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此通儒之學也。先生學詩宗毛。即篤守乎毛。雖通儒如鄭。實有以見毛之失而匡其不逮者。猶且不敢輕信。迨問其他乎。近儒有病孔疏兼疏毛鄭。特爲一疏。專疏毛傳以行。固已成書。惜未得見。見然得先生是書。已知爲毛詩之學當篤守毛公家法矣。先生抉摘鄭箋。如卷一第二條。序哀窈窕。蓋即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常爲哀、哀、謂中心怨之。既非序意。又是破字。且紆曲多矣。卷二十第二條。傳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毛意蓋謂天意福祐姜嫄。以顯赫其神靈。上帝豈不降福而安富之乎。姜嫄豈不見安康於禋祀乎。故居然無疾病而生子也。語本分明。箋云、姜嫄以赫然有神靈乃天帝之氣也。心不安之。不安徒以禋祀。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云云。毛在鄭前。此實事未見確據。而與背可乎。卷三十第十條。殷武傳曰、罙、深。而深入荊楚之險阻也。箋云、罙、冒也。冒入其險阻。意略同。但言深入。則冒險可知。毛義爲該括也。此類皆深中鄭箋之短。實有難爲鄭君曲護者。

詩倫

汪　薇　輯

詩倫序

天下之道莫大於倫。古昔帝王勵世勵俗，與夫聖賢所以立教垂訓者，亦莫大於倫。故唐虞以命司徒，三代以懸學校，孔孟以至程朱著之於書而揭之爲規，雖時勢不齊，政教殊致，凡以見倫之爲重，而爲學者所當務，其旨一也。自學術多岐，卑者既溺於功利，而聰明高曠之士，競從事於詩歌，以麴蘖爲韻，泉石爲高，風雲月露爲琦麗，曰吾以抒我性而寫我情也。見有敦倫飭紀，循循於矩範者，非目之爲腐，則笑以爲拘。千古之名教綱常，眞若非爲我輩設矣。夫獨不思性者何，仁義禮智之謂，非抒於五者之倫而更於何抒。情者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謂，非寫於五者之倫而更於何寫。且夫古今言詩者，必宗於三百三百之言何言乎，鹿鳴天保，君臣贈答之辭也。杞岵蓼莪，孝子懷思之什也。常棣所以親兄弟，嚶鳴所以好朋友也。至若周南之首關雎，召南之首鵲巢，其中言夫婦者，又至詳且悉。抑不寧惟是，凡出乎性情之正而爲貞爲善者，皆其合乎倫而天下以師以法者也。其不出乎性情之正而爲淫爲邪者，皆其不洽乎倫而天下以懲以創者也。執謂詩之作，非以明倫，而倫之外又別有詩乎。予同年友汪辱齋先生，曠世軼材，其學問一歸於篤實，懼世之習詩者汎濫而莫知所折衷也，因以五者之倫爲綱，而采其詩之有合於是者，

輯爲一編，略爲批示其指趣，而名之曰詩倫。惜乎剞劂蕆成，而已抱龍蛇之痛矣。戊戌春仲，友門程子霽山，奉其書述其師之遺命以來序於予。予繙其詩讀之，其精忱鑿結，寄託遙深者，一鹿鳴天保之辭也。感傷風水，涕殞烏鳴者，一杞岵蓼莪之什也。念骨肉爲天性，思膠漆於陳雷，一常棣之親，嚶鳴之好也。鋪糜柬門，羅敷陌上，一古者關雎之流風而鵲巢之遺化也。放曠之作，豔冶之章，澄汰殆盡焉。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良非淺鮮。夫予向者恐學者識力未定，溺志於詞華，亦嘗發爲緩讀詩、緩作詩之論矣。誠如先生所輯，粹然一出於性情之正，而深得乎古昔聖賢明倫立教之道，不惟無誤來學，抑且大有功於人紀，又何詩之不可讀而詩之不可作乎。遂不辭而爲之序，儀封年弟張伯行。

詩倫凡例 共六條

一 茲集所錄，大旨不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此外縱名篇絡繹，佳句駢羅，而無與人倫者，槩不載。

一 集中詩不分五倫類編者，以一詩專言一倫則可分，間亦有旁及數端，難以偏舉，如黃涪翁贈上食遂有感一篇是也，故寧依世代編次，觀者詳之。

一 詩家以雅令相尚，或失之厲，或失之俚，均魔也。是集獨言人倫，尤易混人，繙閱歷代詩，嚴加簡別，一近乎二者必汰去，不惟琴瑟之聲調不容雜，而蘭蕙之氣味，亦留心辨之矣。

一 詩之所以能感人者，詠歎淫泆之效多也，故是集一以樂府爲主，而輔以五七言古詩，更擇其頓挫深長，足以羽翼樂府者，而陳勢浩汗，修辭密麗之作，無取焉，要使讀者有所感發，不至以才掩情，斯已矣。

一 歷代詩汗牛充棟，今所收入，不過二卷，非一意以少爲貴，且取便行笈也，詩非言倫，體非樂府，無論歲月遠近，不敢濫收。

一從來詩道之升降，關乎氣運，昭代揚風抗雅，海內鬱風，稱極盛矣，然名家大集不盡出，且未懷作者選定，小子敢自許知音，跂予望之，且有待焉。

詩倫卷上

新安汪薇輯

伯夷

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討之暴，為不能辭，武之暴，人不能知。黃農虞夏，忽焉沒兮，吾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命，世運也，用對時運，時運頹，亦謂世運。

如馬一課，大義已神，采薇歌意，不知其非者發憤也，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曾起，然未免為後世口實，使若皆知以暴易暴之非，何至甘心陷於大逆罪，與言及此，則為法受恩，雖盜人不敢辭矣。

季歷

哀慕歌

太王歲歲，欲傳季歷，於是泰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託為王采藥，使諸太王卒，還奔喪，哭於門，示禮服之人，不得入王室，季歷遂歸，留之，終不肯止，遂於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

先王既徂，長靈異都，二句一韻，哀爽腹心，未寫中懷，叶音高，迫念伯仲，我季如何，四句一韻，梧桐萋萋，生於道周，叶音朱，宮館徘徊，蓬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恩南隅，八句一韻，瞻望荊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

自非二人，誰訴此憂，六句一韻。

伯仲遠適異國，以季者哀慕而已，無不可自明，實亦無可自明，詩意無解處，似非後人摹擬可到。

箕子

麥秀歌

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油古音又，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好叶許候反。

國亡身殉存，載見故墟，抑麥秀本，傷心播矣，孟於痛哭，何必長歌之哀。

祝牧

偕隱歌

天下有道，我藏子佩，不愧歌，佩貫翠，天下無道，我負子載。

見幾而作，無所繫累，高士也，然一時偕隱之侶，亦必上德婦人，孟縛綱其間，風而興起者耶，安得者畫者圖之。

柳下惠妻

柳下惠誄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

夫子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乃遂逝兮，嗚呼哀哉，神魂泄兮，夫子之證，宜為惠兮。

無名氏

越謠歌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誓，封土壇，祭以犬彘，祝曰，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為友，若上下四旁，莫不並見。

若乘車，我載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詩文之道，無多求於異日，則其契不可忘，夫故人相見，下車下馬，恣不忘耳，趨近殷勤，雲泥何有，其不論此數也必矣，吾見交之初，訂盟誓相示者，反眼若不相識矣。

陶嬰

黃鵠歌

魯論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喪，嬰孤幼，無彌兄弟，紡績為業，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懼之，恐不免，乃作歌以明志。

悲夫黃鵠之蚤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蚤寡兮，獨宿何傷，雖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妃兮，終不同行。

詩歸評云：讀故雄字，又讀鳥雄句，卓文君賦聞不得口矣。以是知諍夫諍君之說，事關及亡國之臣俱用不著，按經評極是。論蘇屬士之報，月後賢論之何如哉。

越大夫

祝詞　越王句踐五年，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前位祝其詞曰，

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離牽致。（鄰字入聲。）其後無殃，君臣生醒，感動上皇，衆夫悲哀，莫不感傷，臣請薄脯酒行二觴。

句踐之入臣於吳，衆人悲之，大夫祝焉，是即書展氏所謂小人恐夫，君子則否也。越何所恃，恃德耳，其曰禍爲德根，名言也。誰謂亡國之大夫見不及此乎。

百里奚妻

琴歌

百里奚，百石羊皮，憶別時，（可憶，別時耶。）烹伏雌以履屋，今日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賢者，必無貴易妻之事，奚妻非不知奚，歌詞第激之耳。

韓憑妻何氏

烏鵲歌二首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飛尚何處，者死耳。）羅當奈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壓立萬仞。）

鵲羅不能加，鳳凰不能誘，一婦人能如是，是守義而安分者也。二歌比興互用，宛然風人之遺。

右逸

左傳引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菅，似茅，惡草之屬。）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言容惡者，徒以承美者之乏，豈非鴻道耶。然於此見往來之無常，美醜之歷歷，注觀也。即中道也。人誠以君子自處，則均此人物，烏可輕言棄哉。

漢高帝

鴻鵠歌　一名悲歌，高祖作，其旨爾四皓羽翼太子也。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高帝知社稷大計，故溺於所愛，卒能自克，不然，羽翼縱已就，剪除何難，其曰雖有矰繳，將安所施，在戚姬之邪心，其慮深也明矣。

班婕妤

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盛時苦心。）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不騎不妬，時過而衰，其自取君寵次之間如此者多矣。

辛延年

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四句是案。）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霍家奴，金吾子乃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可求者曲意應四句亦然。）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裙，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賢。）女子重前夫。（主。）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良女不受私。）

富豪女以色挑人，安知廉恥，乃能介然自守，不受於勢要如此，風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

無名氏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叶閭如切。）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繫，桂枝爲籠鉤。（叶居於切。）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叶同都切。）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以上八句無非極形羅敷之殊麗，然上方風人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之咏，等閒無奈矣。）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可馮無切。）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明明人各有門，君顧欲亂之，非愚而何。）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鬚髯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使有賢者，故燒沿其夫以折之，不一句更粘牌。）

江漢遊女，即而知其不可求，秦氏採桑女，可求而不可得，亦風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

無名氏

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轉機）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平聲）視桁上無懸衣，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既出復還時復出，情理俱盡）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糜，粥也）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為黃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作（轉如字）復自愛莫為非。（重更治之故）行吾去為逝，平慎行，望君歸。

壯士觸法禁，修士喪廉恥，嗣階於室，適者多矣，安得無除婦人難哉。

無名氏

孤兒行

孤兒生，孤兒過，生命當獨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叶滿補切）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齊，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蝨，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叶同前）上高堂行取（音趣）殿下堂，古屋之高處，通呼為殿。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為錯，足下無菲，（左傳共其菲屨，菲草履也，通作非）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月（古肉字）中，愴欲悲，淚下漬漬，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蚤去，下從地下黃泉，春風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音返）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古韻五歌六麻通）願還我瓜，獨且急歸，兄與嫂，嚴當與較計，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舊傳孤兒者，兄嫂也，嫂是他人，無是悖兄弱不念父母乎，將書地下苦語，真情定當泣鬼。

班固

詠史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唱大論）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緹縈小女，為身救父，肉刑因之永除，故孟堅特屈史筆為之作詩。

朱穆

與劉伯宗絕交詩

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覆，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腹，嗜欲無極，

極口形其醜，無復含容惡之之至也。長鳴呼鳳，謂鳳無德，（自絕於鳳）鳳之所趨，與子異域，（翔於千仞）永從此訣，各自努力。故者無失其為故，交情之厚，貪人敗類，世道之憂，是故朱之絕劉，非過也，鴟則不潔而謂鳳無德，不將使擅輝者變而啄腐乎，是敗類之尤者，其不可以館恕明矣。

無名氏

三貞詩

永初中，廣陵廣陵人，巴郡有馬新婦義，王元懷妻，趙孟君妻華，氏喪夫，矢其姜之節，號曰三貞，懼見拘婦，周時自沈於淚水，有黃鳥鳴其亡處，排徊悲國人傷之，作詩曰。

關關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唯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復。

詩人嘉三貞之節，而不深悲其死，蓋得其死者，猶不死也，邈不可復，豈乎百身之贖。

秦嘉

述婚詩二首

羣祥既集，二姓交歡，敬茲新昏，六禮不愆，羔雁總備，玉帛戔戔，君子將事，威儀孔閑，猗兮容兮，穆矣其言，紛彼婚媾，嗣福之繇，衛女興齊，褒姒滅周，戰戰兢兢，懼德不仇，神啓其吉，果獲令攸，我之愛矣，荷天之休，

二姓交歡，曰敬曰懼，必非溺於樂者，推乎其旨，溫乎其言，吉無窮於後以上矣。

贈婦

曖曖白日，引曜西傾，啾啾雞雀，翠飛赴楹，皎皎明月，煌煌列星，嚴霜悽愴，飛雪赴庭，寂寂獨居，寥寥空室，飄飄桂帳，熒熒華燭，（情景儼然）爾不是帟，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為。

歷代詩人，贈婦之作多矣，不如秦生雖令，不以污斯集矣。

蘇伯玉妻

盤中詩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饑，處人婦，會夫稀，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歎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國中知己）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苦鄙）羊肉千觔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音錄，深情別恨不可有二）

妾寄君，郵當市，寄君何罪，貶賈其郵，兩句六字，大義凜然，圖燈詩往往拯兒女之情，骨悲事欲，終卒不可廢者以此耳。

竇元妻

古怨歌　元獻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悲怨常言成歌與元時人傳而傳之

煢煢白兔，東走西顧。二句比體。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二句興體。

實君方與帝女在側，固寵故舊，豈特顏色憔悴之比。歌曰人不如故，蓋謂恩情遠殺，富貴以驕，寄字其夫，意真厚矣。

無名氏

古詩錄三首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參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元鳥逝安適。

因時序之易遷，感人情之不常。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

朋友之交，五倫之一，其名存，其實亡，一倫廢矣，豈惟無益，或問何以不如盤石固，曰道義則固，勢利則不固。

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

即下文所謂結婚。

隔山陵。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

亦何爲。

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詩人蓋是心也，乃託於夫婦間，致其感慕之意，以爲不若是，緣於確矣。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心字生下六句。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

結不解。

教中著綿曰長相思，取結解意。緣謂四邊緣以絲線，結而不解意。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交道投膠之際，與其物直於情，不若情直於物，是故瑣瑣，木瓜輕，詩人猶曰報也，如此則貴守之心不生，相怨之端絕矣，是詩猶有風人遺意，蓋去古未遠也。

無名氏

古詩錄一首

採蒺藜，傷根。傷根蒺藜生，結交莫善貧。善貧友不成。

貧者蓋與貧交，非人也，貧者善與貧交，拘於形迹而交遺狹交，均之不可不戒。

無名氏

淮南民歌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詩有以直爲讀者，惟南民歌是也，不流則不足以感動至尊，而全其親愛之心，誠藩籬變，助流盪化，顧可忽乎。

無名氏

會稽童謠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翻學洪授，一郡喜化民語曰。

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府中多皆孝友，一郡安得不翻化，風行草偃，化自上因也。

無名氏

桓靈時童謠　桓帝之世，更相薦舉，人爲之諺。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

才藝之薦，猶可言也，孝行之薦，不可甚也，孝豈無良法，遺舉又其甚者。

無名氏

雷陳　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

膠漆自謂堅。自謂二字妙。不如雷與陳。

膠之膠漆，心甘自棄，無異趙之過實，盜配所生，士之相知，不如是勿輕以身許人也。

梁鴻

五噫歌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唐宗聞而怪之，求鴻不得。

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漢德將衰，賢人君子，思存隱處，願繞城闕，引領內傷，歌五噫，何異歌黍離也。其奈君之不聽何。

魏文帝

短歌行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靈倏忽，棄我遐邊。瞻瞻惟時，泣涕連連。呦呦遊鹿，銜草鳴麑。翩翩飛鳥，換子巢棲。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蚤。長吟永歎，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

昔節侯恢，然慨然之意猶存，不以人廢言可也。

寡婦　友人阮元瑜早亡，魏其孤寡，爲作此詩。

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淒淒。候雁叫兮雲中。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飛。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徙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榮。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迺篇依古韻八齊九作十灰通。）

（靡綿不夜哭禮也。守長夜兮思君。情也。美言情表無修於禮。）

魏明帝

種瓜篇

（或云明帝感毋后而作。）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泰山。桑絲無根株。蔓延自登緣。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全。（可思不可恃。）被蒙邱山惠。隧妾執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情眞語苦。不惜出此肝腑示人。其如無補已無何。長門一步地。不肯留車。此即南日泰山倚之天日照之者也。讀君篇者可以戒矣。）

曹植

吁嗟篇

（時法制待藩國峻道。植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戚戚無歡。）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一路輾轉。）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驚內元韻先三韻悉似古通。獨八齊西字一韻叶篇前切。不在通用例。）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忽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我苦艱。（指三徙言。）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稍甚於七步詩。曰長去本根逝。曰願與根荄連。方聽機械之志。而處堂之安哉。）

豫章行

（錄一首。）

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讎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同類相戾。）子臧讓千乘。季札悲其賢。（異於相畫。）

（曾爲下如他人同盟間其天性。銀疏倒置。而潛生魏社所以不長也。）

七哀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西婦人合夫無可依也。是經歸唐。是新截語。）

（浮沈異勢。會合無時。蓋宕子妻者。千年不改其志。可謂賢矣。世衆皆有所寓。予在君臣之間乎。）

怨歌行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忠信在臣心。不顯人知。故非不顯。）乃有見疑忠。（言環。）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涇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端。端。）公旦事既顯。（顯。顯。）成王乃哀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周公之居東也。德音不瑕。絕無怨成王之心。怨歌行咏周公事。若曰忠如周公。遇主如成王。不免爲流言所間。必俟風雷示警。始感悟而釋前疑。洵乎爲君之難。自在知人。爲臣之難。莫如權上也。子建之所感深矣。）

當牆欲高行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衆口可以鑠金。（指中人言。）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憤憤俗間。（憤憤俗間。言。實爲君師。）不辨無。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篇首一句。爲上之欲得賢行道者喻也。不有者有中人之助。賢者必不屑由他途進。於是讒言朋興。不得安其位矣。外臣疎遠。無由自明。篇末所以混沿。蹤跡所以顛倒也。人主可不察哉。）

棄婦篇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標青。丹華灼烈烈。耀彩有光榮。光榮煜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與於奉身而退。所全多矣。）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無精而能使之有精。其怕不如乎。）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不足傳。）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遊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寥寥帷更擬。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哀。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靈不白反。）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以晚穫相慰。在既棄之後。則可。不然。陷其夫絕祀。必此言也。）願君且安寧。

（婦人不生子。古有離異之條。亟繼嗣也。近世無子歸人。不自念負罪苟容。實沐所天恩德。如捧夫室家。屏夫妾媵。稽首相治。還視蓋無可如何。而其加斥逐。此除直所以自盛。而絕祀者多也。嗚呼。）

贈白馬王彪

（序曰。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雒陽。任城國祭。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苦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白。而卒辭反。憤而成詩。）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白邑。日夕過首陽。伊雒廣且深。欲濟川無梁。（信揖。）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悲情之辭。不自知。何怨。何怨。何怨。）

大谷何寥寥。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迄雲日。我馬元以黃。（長途險艱。增其悽惻。）

元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鳥鳴衡軛。豺狼當路衢。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千載指有司言。）欲還絕無翼，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隨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

歎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神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神傷。）白顧非金石，咄嗟令人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忽作激昂語。）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以上六句，忽相寬慰。）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仍以苦語收，爲然友于之情，事乎賢人之效。）

苦辛何虛思，天命信可疑。（乖違天命，無可奈何。）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任城王之變。）白髮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以考終爲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魏失親親之道，猜忌手足，死者已不可復生，生者復戰栗隔絕，陳思蓋發發不自保之時，詢可以繼矣，可原恕而絕，不忍自疎也。詩末忽然風驟之期。

七步詩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同根而相煎，有助之然者，其釜豈不得不泣哉。

人伊忍於其始念，俾小人得乘之以邀功可也。

王粲

詠史詩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斷得到。）結髮事明君，受恩長不虧。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以君命爲重，則是非俱不暇計。）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陲。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理身劇，心亦有所施。（心何所施，重君命也。）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黃鳥作哀詩，至今聲不虧。

秦穆殺三良，古今所同恨也。然則三子之自殺，非殆君於惡乎，曰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伸宣之論，得其情矣。紛紛褒貶，且與秦謀。

阮瑀

駕出北郭門行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神品。）顧聞邱林中，嗷嗷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爲乃如斯。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饑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可於鞭鞭可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痛極。）泉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資。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

後母之於孤兒，疾之若仇，明明使其父知之者，陽惡也，彌縫挾制，使其父不能知者，陰惡也。將之中於骨肉間，無復情理者，莫甚於此矣。

王宋（一作魏文帝代王宋作，今從玉臺本。）

雜詩二首

王宋者，平陵將軍劉勳妻也，入門三十餘年，後勳棄出，潁川馬氏女，以宋無子出之，還於道中作詩二首。

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時同爾歸，今將同爾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下絕妙。）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睡井，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遙，躑躅不得並。

士之出妻，獨以無子，宜恕其夫而不怨，乃自去婦情更重，亦是悲矣。

應璩

百一詩（餘一首。）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長德，（與德象。）中才可進誘。

謝安有云，我當自教兒，謂以身教也。此語實能選人，終不若易子而教，慎選師友爲上策耳。

嵇康

老萊妻賢名

不願夫子相荊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閒居採蘋終勵，高節不傾。

老萊妻不願其夫相國，而願其避祿隱耕，養成高節，賢哉古巾幗中人，亦超然塵寰之志，後世何可及也。

阮籍

詠懷（餘一首。）

人知結交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涉險者，必同心而後濟，心不可測，則疑惑也。）明珠未可干。（遺佚。）彼求饗太牢，我欲並一餐。損益多怨毒，咄咄復何言。

交虛間詐無貞實，顧盼其望者猶不能其望，斯人也對之寒心矣，況相與之數，相去如絕乎，怨毒所積，得時而發，故曰交難。

傅元

豫章行苦相篇

苦相身爲女，（苦相名篇。）命薄。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爲父母所珍。）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

不爲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脣。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嚴可畏。）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蹤參辰。（參人。）

兄女情在眼前寫來。似不經人道。然參觀古人扶陽抑陰之義。安知苦相非緣相耶。

何當行

同聲自相應。同心自相知。外合不由中。（何以由中。惟道義之故。）雖固終必離。管鮑不世出。結交安可爲。

世無管鮑。友道不絕。然往往始合而終離。交不忠分絕。長將焉用之。詩人其有戒心乎。

車遙遙篇

車遙遙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秦。願爲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所願。（悲君遠客。望君成名。願言並到。）

婦人之思君子。願如形影之不相離。其事雖無憑藉矣。而風怕兮之詩曰。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心之所甘。何所不至耶。

陶潛

命子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翟。負影覺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遠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從常情說入。）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生。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謂沒來何。）

責備明性平淡。故虛父子間。未無多責。但云我其可而已。此說非也。尚想孔伋。庶其企而。此以任重道遠期其子也。夙興夜寐。願爾斯才。古元愷十六族皆稱之才子。才子非一技一藝可當也。然則愛子如德明。且遠出常情外矣。

擬古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有字即指蘭柳言。）不覺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甘而不固。）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其怨長故其辭直。）意氣傾人命。（意氣之害如此。）離隔復何有。

少年意氣之交。能令人醉心。即能令人輕命。蓋之罪此患者多矣。不必責明。乃知悔。然非德明不能言也。

謝靈運

鞠歌行

德不孤兮必有鄰。倡和之契冥相因。（精微。）譬如虬虎兮來風雲。亦如形聲影響陳。心歡賞兮歲易淪。（知己之樂。）隱玉藏彩疑眞。（知己之減。）叔牙顯。夷吾親。（知己同升。）鄧既沒。匠寢斤。（知己影滅。）覽古辭。信伊人。永言知己感良辰。

思知己也。士無知己。虛度百年。故曰永言知己感良辰。傷之至也。

鮑照

行路難　錄一首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能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乘險摧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此詩本不應入選。爲愛二句不忍棄。）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歎不遇也。世人但知從宦樂。而不知朝夕奉親之樂爲眞樂也。遇合難。乃復蹀躞垂羽翼耶。

代鳴雁行

邕邕鳴雁鳴始旦。齊行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零離亂。留連徘徊不忍散。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風霜伴亦爲。

雁散則情離。獨處則者空自傷耳。餘則悠悠各有稻粱謀矣。

無名氏

捉搦歌　錄一首

黃桑柘履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巧甚。）小時憐母大憐壻。何不蚤嫁論家計。

論家計嫁女。市井小人也。士大夫亦未免市心何也。鄧廣節先生詩。愛婿姿和柔。嫁女嫁才美。相敵而得美才。終身可託。何家計之足論哉。

無名氏

鄰璩王歌辭　錄一首

東山看西水。水流繫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兒甚可憐。

更嫁則義絕。孤兒有母而無母矣。義絕而情不絕。均之可憐也。

蕭綜

悲落葉　錄一首

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凡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

樂同落不同一散不復聚蘇氏族譜引所謂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者也。

無名氏

瞿塘行人歌　庾子興父卒官巴西。喪歸至巴東涇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猛壯。子興悔心長嘆。其夜水船誤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

涇預如機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李意所至能令天下至險輒爲之平。何必壯士挽天河也。

章懷太子

黃臺瓜詞　武后殺太子宏而立賢爲太子。賢日夜憂懼。知不能保全。無由敢言。乃作是詞。命樂工歌之。冀后聞而感悟。後終爲所逼死於巴中。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放懷一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絕抱蔓歸。

一摘再摘。勢必搖落無遺種。母子天性。何至於此。傳曰女德無極。無極害因德也。極大德以謂其因。更何所顧忌。唐之卒保其祚而不斬於武氏也。幸也。

明皇

鶺鴒頌　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爲方伯。歲一朝見。雖曠異藩屏。而有睽隔笑。是以親敦人而各守京畿。每雖敢之發。迺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寫寫如。怡怡如。奚天倫之愛也。秋九月辛酉。有鶺鴒千數。棲集於麟德之庭樹。竟旬爲。飛鳴行搖。得在親之禍。是季相樂。誕自而觀者次之。爲之不擾。翔集白若。朕以爲常鳥無所忘。況左右道宰府長史。韓光乘。才推白鷺。辨壯羽翰。以其宏大博識。召至軒極。預觀其事。以歆其頌。夫觀者所以敷揚德業。發揮成功。顯稱嘉作。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俾同頌云。

伊我軒宮。奇樹青葱。櫛法。藹周廬兮。三句一截。通篇一韻。每三句中。上二句又自爲一韻。皆霜停雪。以茂以悅。恣卷舒兮。連枝同榮。映射。吐綠含英。曜春初兮。蓂收御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桂宮蘭殿。惟所息宴。栖雍渠兮。入聽。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兮。顧惟德涼。夙夜兢惕。慙化疎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實在予兮。羣臣者一人之責。天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兮。爰遊爰處。爰笑爰語。巡庭除兮。觀此翔禽。以悅我心。良史書兮。

和氣盛祥。所有必至。今以帝王家。申友于之愛。藹藹怡怡。感動異類。視其他瑣瑣不倫矣。書之爲頌。雖容得體。大雅之遺也。

陳子昂

感遇　詩一首

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鷹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

貫功而疑心。非交侯對論也。故魔小事。乃結主知。主知既不易結也。惟要舊之故。奚必指九天以爲正哉。

李白

上留田行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

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二句敘事。與古今註不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回翔不能征。一段。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二段。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憔悴西枝榮。三段。交柯之木。出峨山安都縣。兩樹相共。一榮枯則一榮生。如此蟲更不俱枯俱生也。無心之物尚如此。感承。參商胡乃稱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邈邈。頹波激清。尺布之謠。寒耳不能聽。

舊註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以下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篇末結語李成式皇甫鮮。受書宗風旨。以鮮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殺之。太白目擊其時事。故作是詩與。

箜篌謠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起四句。言一貴一賤。交情不移之義。周公稱大聖。管蔡事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自著自知。他人方寸間。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之外。皆他人也。山海幾千里。輕言託朋友。況。對面九疑峯。開花必臺落。桃李不如松。一篇旨。樂府。昔鮑久已死。何人聽其蹤。

感問兄弟當路人。吾心安所從。則友道可以已乎。曰何爲其然也。夫輕俠之輩。易合則易離。貞信之士。然諾不苟。然而死生以之。何也。此知人之方。擇交之道也。桃李不如松。喻於花時知之矣。太白弄筆謠後。然歷人情。不能爲是言也。

白頭吟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以上六句。原其初心。此時阿嬌正嬌妒。此時二字。乃提筆敘事法。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以上十句敘事。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攀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比物抒情。合法。蛺蝶。莫捲鮫鮫席。從他生網絲。且留號珀枕。或有夢來時。若離若合。妙不可言。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陵臺。一結正所謂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也。

舊註此詩。或爲明皇體武起廢皇后而作乎。蓋玉皇后乃明皇爲隱邸時所娶。能相儲位。則唐東宮邪。應有在矣。或拍此。則皇后本意。謂一枕遊仙之時。夢中或者招邀。否則無再合之期矣。爾詩意悲。因風好色而下淫。小雅怨悱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秦女休行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握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袖灑赤血。英氣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隱走相邊遮。壻爲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除。何慚聶政姊。萬古其驚嗟。

殺人者死。國法也。女休子殺人。天子赦之。必其讎所當讎可知。白晝揮刃。衝難人之胸。卒伸其志。可謂烈矣。

秦女卷衣

天子居未央。姜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願君采葑菲。無以下體妨。

分微而竭誠。擺君上之不見察。故惓惓如此。其不敢由他途以進可知。是詞欲辭陛而登天令。猶有憂之意也。太白以之。

樹中草

烏銜野田草。誤入枯樹裏。客土植微根。逢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

舊註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戮。此詩似有感而作也。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初心如此。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照曜。高冠何赫赫。

赫赫。盛大貌也。

士當急難時。不得心遊之力。如居指天日。出肺肝。徒虛語耳。舊註以此篇爲太白遭讒被謫時所作。想當然也。

古風　錄二首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鄒陽非。燕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齊臺嫦事。見淮南子。精誠有所託。造化爲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涕空霑裳。

凡人自被讒遠放。鬱而作。哀己不偶。然而不見騷人哀鳴而自沉者也。蓋亦得之矣。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奈何天桃色。坐歎蕣菲時。色未衰而驚謝。十頃碧紅彩。雲霞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蘊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

思歸之切。不覺神往。以下無非歸思之辭。

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烟。此樹我所種。不能無情。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憐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汝陽川。

蓋放人本色。何嘗不篤。見女之情。何嘗不切。

崔顥

孟門行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彈射加恩愛之人。則良臣信友傷矣。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蕭蘭同器。好者者戒之。諛言反覆。可惡。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可危。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交甫合而驟遭棄。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旁人那得知。

物先腐而蟲入。君心不自固。讒間乘隙入矣。詩人痛歸罪於讒者。恕也。成陰結實。猶望其收好士之效於樂毅。不忘然報恩之初心耶。

崔國輔

雜詩

逢著平樂兒。論交鞍馬前。興酣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後余在關內。作事多迍邅。何肯相救援。從聞寶憲篇。

望言思勞。差勝下石者。

草草論交。緩急何足恃。觀明詩出門萬里客。中道逢舊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直素如觀明。豹未免憂慮。無聊。況不及觀明者乎。世間豈少平樂兒。言之刻骨所當可也。

王維

黃雀癡

黃雀癡。黃雀癡。謂言青穀是我兒。青穀非我兒耶。蒙蒙。謂空氣濛濛不覺流露。一一口銜食。養得成毛衣。到大啁啾解遊戲。各自東西南北飛。薄暮空巢上。羈雌獨自歸。鳳凰九雛亦如此。鳳雛有好毛。其飛更遠。又非黃雀比矣。慎莫愁思顏領指容輝。愁思顏領。所謂旋也。首尾呼應。

父子母人不相保。無論黃雀也。鳳凰何如黃雀癡。癡一而已矣。

虞象

八月十五日。象自江東止田園移莊慶會。未幾歸汶上。小弟幼妹尤悲其別。兼賦是詩

兩妹日長成。雙鬟將及人。已能持寶瑟。自解掩羅巾。念昔別時小。未知疎與親。今來識離恨。拭淚方慇懃。

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同居雖漸慣。見人猶默默。宛作越人語。殊甘水鄉食。別此最爲難。淚盡有餘憶。

二詩淺而眞。骨肉之間藹如也。

無名氏　古文苑作唐人詩

木蘭歌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燕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脫身便捷。有智女子。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挂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十二年苦心。從火伴口中點出。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一起一結。寫人手筆。

木蘭事。無於奉休提榮。一時驚與讚。固激發於至性。其自不可及也。

高適

贈任華

丈夫開口二字便妙。結交須結貧。貧者結交結始親。兩貧相結。非道義之合。則意氣之投。世人不解結交者。惟重黃金不重人。黃金不重人。直謂之不解結。妙語。黃金雖多有盡時。取寶爲據多金爲不動夢。不知其無情而輕去就也。結交一成無竭期。君不見管仲與鮑叔。至今留名名不移。留不朽之名。是謂丈夫。

黃金不多交不深。交之重金久交。疏隔身後名。豈足動其心哉。淺夫詩正爲我輩人寫耳。幾經生死。詩家罕有其匹。

杜甫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與元有碑。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管鮑交情。見於貧分財利者。特一事耳。管鮑能知我貧故子美賦貧交行以刺輕薄。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噪客。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蓴。蓴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荒村蕭條。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舊汲淘米刈葵。數其爲人。少可自足。勿多貪室耳。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懶惰不同之輩。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繁殯。小人利口實。多口薄人。薄俗難具論。勿受外猜嫌。同姓古所敦。以敦族誼望之。貧者古道厚道。

刻薄者多猜嫌。嫌宗族不免也。子美不欲明言。濟之短。乃託言淘米刈葵以致意。親親之道也。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二句從達官說下。不敢指斥乘輿。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點題。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豺狼。存噬。龍種始喪。尊無安歸。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忠愛宛然。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身落賊中情景如是。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愁。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樓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狙。竊。

雖也。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明知虜祚未延。不徒作慰藉語。

明皇巡幸山之亂。翁卒蒙塵。匹馬西奔。幾不得脫。途中雨淋鈴鳴。且念妃子不置。於骨肉何有哉。少陵忠君愛國之誠。此篇痛切尤甚。蓋身在賊中。目擊心傷。與得之傳聞不同耳。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正興。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舊註婦人謁三月。昔謂上墳。始謂之成婚。婚禮既明白。然後稱姑嫜。正名也。今倉卒未成婚而別。故云。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衛風伯兮之旨。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事恰好。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反興。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天寶之亂。貧人從戎。室家流離不相保。新婚別序其事而悲之。篇中言婦人勉其夫努力從戎。不爭私愛。既見當時人心不忍教其上。亦因以興起之思深哉。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必新乃美，美者懷矣。）合昏尚知時，（合昏即夜合也。）鴛鴦不獨宿。仰見紈人門，（紈人美者。）日暮倚修竹。（幽居情景如畫。）

佳人見棄，幽居自守，貞潔不渝，輕薄兒愛憎無常，榮落異態，世情惡衰歇，乃在仇偶之際，可悲也夫。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未知生死。）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明字可味。）恐非平生魂，（又疑得妙。）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所謂不可測也。）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轉接出驚波。）無使蛟龍得。（恐故人陳沙如湘靈耶。）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次首點題注。）情親見君意。（與上章明我長相憶句對照看。）告歸常局促，（自此以下六句情狀彷彿如見。）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來不易。）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為太白惜，正為當時惜。）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身後之名，寂寞而已。寂寞二字，是熱衷著述者一服清涼散也。）

為朋友必無假性情，遊性情者時也，許至夢李白二首，寂寞矣，斗子美不能作，非太白亦不能為也。以詩品論，得驪之體，不撮漢魏之皮，或曰矩無古詩，而有其古詩，然乎哉。

鳳凰臺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一心愛國，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披露無餘。）坐看彩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乘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拳拳何淹留。

寫比興與賦，子美之自許有素矣。撥亂反治，洗蒼生憂，業已每顧不忘，何妨九死靡悔。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悼人神。）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喧。仍為餵其子，禮若奉至尊。（正意羅然。）鴻雁及羔羊，（推類言之。）有禮太古前。行，平聲。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言禽鳥亦可以則。）今忽暮春聞，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命騷公何物。）

元結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珠玉成彩翠，綺羅如嬋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豈知保忠信，（忠信指客所言。）常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誦萬千年。

客言何以勝黃金，蓋謂事匡救，如曲突徙薪之類耳。主人聽之藐然，貧客多矣，蓋從來知有金者，必不知有藥石也。宜乎視上客為下客餓。

李華

雜詩

給交得書生，書生鈍且直。爭權復爭利，終不得其力。我逢縱橫者，是我牙與翼。（牙翼即鎧甲。）相旋如疾風，（相旋如疾風。）並命趨紫極，奔車得停軌。（幸少休息。）風火何相逼，（勢利所迫，欲休不可。）仁義豈有常。（本有常心，此言則不可恃。）肝膽反為賊，（肝膽即縱橫之徒。）勿嫌書生直，鈍直深可憶。（終有得力處。）

鈍直者，未必即仁義，而不害仁義，肝膽者，昔仁義，實仁義之賊也。此論交道，可謂深切著明矣。

干逖

憶舍弟

衰門少兄弟，兄弟惟兩人。（一起淒然。）饑寒各流蕩，感念傷我神。夏期秋未來，孰知無他因。不怨別天長，但願見爾身。茫茫天地間，萬類各有親。安知爾與我，乖隔同胡秦。何時對形影，憤懣當共陳。

嗟予奉行役，時人所歟。況門衰祚薄，迫於饑寒，不免流蕩者，傷心可知矣。

韋應物

擬古（錄一首）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幽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勗直道，漆以固交深。

課交必先以直道，道不直則交不深，此有次第在。

城中以疾知閒，薛二子屢從邑令飲，因以贈之

車馬日蕭蕭，胡不枉我廬。方從邑令飲，臥病獨何如。秋風起漢軍，開戶望平蕪。即此希音素，焉知中密疎。昭施奇爾。渴者不思火，寒者不求水。人生羈寓時，去就常如此。能令人愧，能令人服。猶希心異迹，眷眷存終始。密疎者心，於始者心。令二生自謂之。

君子之於交遊也，時其變登，兼其去就，己之力有限，不當輕絕人，人之情不足，則勤誠告之，無復芥蔕，此全交之道，寡怨之方也。蓋卅有馬，或以爲善戲謔，非也。

送楊氏女

永日方感感，出門復悠悠。女子今有行，大江涉輕舟。爾輩況無恃，撫念益慈柔。幼爲長所育，兩別泣不休。對此結中腸，義往難復留。自小關內訓，事姑遺我憂。賴茲託令門，仁恤庶無尤。貧儉誠所尚，資從豈待周。兩姪俱貧，尚儉何難，不然，則資從不周，正可慮耳。孝恭遵婦道，容止順其猷。能孝恭而無容止，與有容而無止，婦道仍有缺也。別離在今晨，見剛當何秋。居閒始自遣，臨感忽難收。歸來視幼女，零淚緣纓流。

兒女情深，非閒妙之性所能遣，特以貧儉誠所尚，資從豈待周，孝恭遵婦道，容止順其猷，誠懿訓也。爲子擇配者，能於貧儉之家，得孝恭之婦，敵資裝千萬有餘矣。

送端東行

世承濟白遺，躬服古人言。從官俱守道，歸來共閉門。驅車何處去，暮宰滿平原。味辭旨，似不滿端之行。從官守道難矣，歸來閉門尤難，俱守道，共閉門，一家清白，遠近無聞言，賢矣哉，以此相遇，親愛之至也。

鳥引雛

日出照東城，春鳥啞啞雛和鳴。雛和鳴，羽猶短，巢在深林春正寒。引飛欲集東城畯，羣雛藩蔽睥睨高。舉翅不及墜蓬蒿，雄雌來去飛又引，音聲上下懼鷹隼。詩中重。引雛鳥，爾心汲汲將何如，令其自思。何得比曰搜索雀卵噉爾雛。

雀慈鳥，烏慈雛，雀烏雙雛，雀亦愛雀雛，物性一也。而失其平，則殺機動，而不自保者多矣，人其鑒諸。

李嘉祐

雜興

花間昔日黃鸝鳴，妾向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語變怨深。君心比妾心，妾意舊來深。昔妾心如舊，未嘗變也。一別十年無尺素，歸時莫暗路傍金。

婦人委身輕瀆，至於見棄，倘求不愧古人，撫己心也，全可卻，何可踏，何專一之至哉。

顧況

持斧一章　持斧歷我士也，我士伐松柏爲薪蒸，孝子辨徊而作是詩。

持斧持斧，無翦我松柏兮。柏下之士，藏吾親之體魄兮。

士以藏親魄，松柏以庇士，所從來遠矣。一旦翦焉失所庇，孝子雖保能無恫乎。古鄉邑風日煩，喜及宰木尤甚，有司以令甲所不急，輒不爲伐，噫，誰與歌持斧之章代呼顧哉。

棄婦詞

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思義棄婦。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善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遠行之久，室家顯棄，指此句中。物情棄衰歇，新寵方研好。拭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妾以憔悴捐，自明無罪。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相流連。空牀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芙蓉，秋風隳楊柳。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昔結髮已久，不當見棄。回首語小姑，莫嫁如兄夫。不怨甚於怒。

古人出妻，以大義割私愛，不得已也。若夫無罪可聲，無過可摘，概謂之棄，於義何居。詩人命之題而序其事，大也不良，莫甚於此矣。

李益

效古促促曲爲河上思婦作

促促何促促，黃河九回曲。嫁與棹船郎，空牀將影宿。不道君心不如石，那令妾貌長如玉。

韓愈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

目窈窈兮，其疑其旨。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困苦不堪中，發臣罪，亂聖明，此眞心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君父一而已矣。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遂被讒而見逐，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饑。痛稱呼父母。兒罪當笞，逐兒何爲。不免怨。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叶子悉切。母生棄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無母憐，遂無父憐，且能使父不憐。兒寧不悲。

伯奇見疑見逐，離別苦，終無一語自訴，何也。當時探丸之術，古術未詳，伯奇何由知家庭父子間情狀之近，一有原脫，不知父子可知，可不慎歟。

雉朝飛操　教猶子七十無妻也。

雉朝飛，於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東在切韻，當東而雌，當歌而悲。二句指陷飛隨豚，羣雌粥粥。孟子曰，粥粥，音之和。嗟我雌人，曾不如彼雄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壯而思室，人之情也。老則已矣，然猶感物動心，傷室家之不遂，而大倫廢也。

別鶴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雉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調旋重則能離，此過用義如分水耳。江漢水之大，鴻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繞而決。

或問大義當乖離，曰不得有子，無後爲大。是義也，先人之祀不祀繫焉，故曰大也。一牽私愛，時窮而悔，九原有愧鬼矣，故曰當乖離也。不得離忍也。或曰穆子改娶，有父母之命，然則命自父母出明矣。曰父母能分子改娶，而不能令其子必從，不從，則置子之師，加像父母之惡，家庭且益不安也。或又曰娶而無子，娶妾可也，何必改娶。曰古人誠不得已也，分有所難，情力有所不能，且二女同居，恐終妨於繼嗣耳。不然，豈樂乖離而甘疏於伏臘哉。固陋之見如此，願考古者折衷焉。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

天行失其度，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爲減少，身體皆羸瘠。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當。有志者無職，有職者無志，奈何。蓼蓼尚如此，肉食安可嘗。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時窮期勵義見，且況天地間，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皆李既不任職，高蹈遠引可也。

天變示警，肉食者晏然，蓼蓼者憂之，斯人也，屈子所謂惆悵以忠者也。蓼蓼一首，反復想慮，思深哉，韓子之測有位乎。

江漢一首答孟郊

江漢難云廣，乘舟渡無艱。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孤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爲復見贈，緘緗在不諼。平聲。

教忠信不忘者君子也，人知韓孟之相推重者，勵文而已，不知其相磨以君子之道也。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尤韻。灑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尤韻。壽州屬縣有安豐，東韻。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東韻。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韻雖不及門，九韻。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先迎九。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魚韻。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魚韻。入廚具甘旨，堂上問起居。魚韻。父母不饑寒，妻子不咨吝。支韻。嗟哉董生孝且慈。支韻。人不識，惟有天翁知。支韻。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支韻。啄啄庭中食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支韻。徬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微通支。嗟哉董生，誰將與儔。尤韻。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尤韻。食民之祿而令父母愁。尤韻。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尤韻。

董生至性孝慈，能格彼蒼，能感異類，而有司不聞，天子不聞，董其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也。歷於天而齊於人，世之爲董生者豈少哉。自秦用是激昂慷慨，爲之長歌也。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隅然。三年不見兮，使我心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於山，緡魚於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

東山之詩曰，自我人之，於今三年，悲久役也。凡人別其親戚，在者三年，謂秋授矣，況公之愛孤姪，信於常情，海隅縣隔，焉能不悲。

青青水中蒲三首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離居。與也。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是也，末句有感女一文三年留之由也。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與也。

彷彿風人格調，閨情之最精者。

符讀書城南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勤懼總切。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提筆四句，言學與不學，以始之所入爲主，直貫下十八句。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上聲。長聚嬉戲，不殊同除。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濁映汙渠。三十骨骼成。骨格。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二句收。金璧雖重寶，廢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四句言學問之道，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君子與小人，以位言。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

自犂鉏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六句寫人貧自書之草無根醴泉無原。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菹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
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麟訓所以通古今。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書賦八句教以讀書法標題旨主。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
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八句收題。

猛虎行　四支五微八齊九佳依古韻通。

文公勸子讀書。諄諄以公相激勵之。宋晁說之後人所說。然自科舉取士以來。父兄之教子弟。相率以干祿之文爲正業。一日廢棄不行。則學者靡然改圖。盡毒束閣。方丈間草深一丈。宋儒已啓之矣。必例以公爲。其可深歎也哉。

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百獸畏虎以羣行有助也。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臍。擇肉於熊豹肯視兎與狸。正蹲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義至便暗。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孤棲對羣行說。孤鳴鬥兩傍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
來銜其尾熊來攖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爲。悲與慚辭御之。空作後來口實。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
當結以私。親故不相保。人誰信汝爲。論以成敗之由令之心死。

此詩非無感而作。故極力發揮。如良馬繩九馳騁百物。進剩森無所遁其形。

孟郊

列女操

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婦貴徇夫。捨生亦如此。波濤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心不動節不孝。故立節必先立心。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末二句即慈孝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意也。筆用意創。似不經人道耳。

靜女吟

艷女皆妒色。靜女獨檢身。守身。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難自從。四句書出一孟德。此志誰與諒。琴
絃幽韻重。

常歎世之求婚嫁者。故與容而已。總禮固落落難合。彼妍者于一有求焉之心。則躁矣。鄙且失身匪人。不可靜悔。孟若賦靜女。有味乎其言之也。

古薄命妾

不惜十指絃爲君千萬彈。常恐新聲至。坐使故聲殘。棄置今日悲。即是昨日歡。將新變故易。變故爲新難。
青山有聽無。淚葉長不乾。空令後世人。采掇幽思攢。
新變故如韓愈。故變新如拔山。無可如何。安之若命。自古然矣。

審交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本根。所惡小人能移君子之性。不然不足絕也。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不可謗悔。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小人
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踐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以賢達論。
交貴耐久。槿易落。冰易消。不必於其後也辨之。必早辨。則審交者尚焉。

結交

鑄鏡須青銅。青銅易磨拭。結交遠小人。小人難姑息。鑄鏡圖鑑微。結交圖相依。凡銅不可照。小人多是非。
變亂是非。如凡銅能欺人形。

驕中用小人。多是非之小人。即姑息之小人也。小人何可絕之已甚。蓋便辟柔佞依己者皆陰類。能蠱人心。非陽剛不能絕之。故姑息斷不可也。

遊子

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斷。不見萱草花。
戒遠遊也。天涯無遊子。則階前無萱草可也。

張籍

征婦怨

九月向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
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蠟燭。
詩意第起頭邊多殺人。結五六句。胸臆中無石也。遊婦人三從。輔禍後惟夫與子耳。既依倚在是。則甘貧樂賤。死生以之矣。

寄衣曲

織素縫衣獨苦辛。遠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貴從妾手著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
城裏。殷勤爲看初著時。征夫身上宜不宜。
姑老無侍子。是人必獨子無兄弟。於古法不當戍。而戍者遂俾孑然女子以奚昏自任。可不謂駭乎。

節婦吟　稹在伯盧幕府。鄭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稹剛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以寄之。

君知妾有夫。五字書法。贈妾雙明珠。感君綿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城故。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辭令妙品。

婦人一離而終身不改曰節。翅曰節婦。吟曰令郭帥失色。士之聽人歸者。方以爲事異委負。再始朝秦暮楚爲是。文君之謂人也。

離怨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以眼淚洗面。念君非征行。年年長遠途。妾身甘獨沒。高堂有舅姑。山川豈遙遠。行人自不返。世間有咫尺而漢者。恨何可消。

既曰遙遠。又曰山川豈遙遠。遠不遠在人心。不在山川也。幸非征行。而久離父母。棄室家。宿子也。

王建

望夫石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

石能言。未可知也。行人歸。不可期也。風雨蕭蕭。江波滔滔。遊子遙遙。嗟嗟終古。化石宮闕。

遠將歸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懼不足。去願車輪遲。回思馬蹄速。但令在家相對貧。不向天涯金繞身。

余讀遠將歸曲。大有感也。白嗟乎。金繞身易得。相對貧不易得。人知貧臣之貴之時。貧臣以無邊辛苦。武帝歎。蓋由溺於夢利。不能時起使然耳。使貧臣負薪行歌。終老山中。如鴻鵠翔於千仞。下觀司馬相如者。方故曰相對貧不易得也。

寄遠曲

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月明湘江雨。二句指別後言。千回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夢中語。二句指未別時言。兩心相對尚難知。緊接上二句。何況萬里不相疑。收轉起二句。

以心相對。何然知之有所恨。只人不見心耳。萬里相疑。異乎閒流言不信者。

雉將雛

雉呀喔。雛出殼。毛斑斑。背啄啄。雲子。學飛未得一尺高。還逐母行旋母腳。麥隴淺淺難蔽身。遠去總雛低怕人。並寫入心坎。時時土中鼓兩翅。引雛食蟲不相離。

寫盡乳哺雛雞之狀。何能逼真如此。乃知詩家不精比興。未足與過微入妙也。

留別舍弟

孤賤相長育。落筆便能思想人。求曾爲遠遊。誰不重歡愛。晨昏闕珍羞。出門念衣單。草木蔭彩秋。非疾有憂戚。實爲人子尤。世情本難合。對面隔山邱。況復干戈地。儒夫何所投。與爾俱長成。尚爲漂絮憂。豈非輕歲月。少小不勤修。追咎無非惜別。從今解思量。勉力謀善猷。伊得成爾身。衣食留我求。固合受此訓。惰慢爲身羞。日感彌切。自身自責。

守身本親之義。既約。歲暮當歸來。慎莫懷遠遊。

兄弟孔懷。一留別已極懷切。何必死喪之感也。

送同學故人

各爲四方人。此地同事師。業成有先後。不得長相隨。出林多道路。即本相戒。緣岡復繞陂。念君辛苦行。令我身體疲。黃葉墮車前。四散當此時。亭上夜蕭索。山風水離離。

想不自故人。而自同學故人。情既鄭重。語自不得泛設。

求友

鑒形須明鏡。療疾須良醫。若無傍人見。形疾安自知。三箴所以言友直。世路薄言行。病根。學成棄其師。每懷一飯恩。可憐。不甯勸勉辭。一飯無過充腹。勸勉所以成身。身成而大事舉。故師道與君親並重也。紛紛輕薄。何足語此。戰學既不成。朋友道日虧。遂作名利交。名利之交。師道之賊。四海爭奔馳。常慕正直人。生死不相離。苟能成我身。甘爲僮僕隨。非正直不能勸勉。非勸勉不能成身。故甘爲之役而不辭。我言彼當信。彼道我無疑。鍼藥及病源。以石投深池。終朝舉善道。敬受當行之。行不則負師友。縱令誤所見。亦貴本相規。不求立名聲。所貴去瑕疵。瑕疵去則成身。各願貽子孫。永爲後世資。

退之師法。以傳道授業解惑爲先。仲初求友。以正所勸勉成身爲要。立論不同。其爲扶占道彌海俗則一也。或問韓曰求友詩。則曰學成棄其師。師與友無辨乎。曰是不可以概論也。大抵友難得也。苟能成我身。雖莫可爲。才如仲初。且甘爲之僮僕矣。何友非師。而必待北面執贄乎哉。

新嫁娘辭

三日新婦。能小心奉姑如此。其發來可知。易悍婦下車而色見於眉宇。更有不待三日而知者。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白居易

賀雨

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雨不雨。旱爍爍。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殷勤制萬邦。帝曰余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祥。無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時雍。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乃命賑饑窮。宥死降五刑。貸已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廐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由自宸衷。詩美於上。奔騰道路人。偃僕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纔七日。和氣生沖融。凝爲悠悠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膏茸茸。人變愁爲喜。歲易儉爲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惜民乃能格天。冠佩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感陋。職忝金銮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不解於位。民之故歟。大旅獻樂之旨也。

天子遇災修行。人臣可以有言之時也。白公賀雨詩。何異一篇名臣封事。

蜀路石婦

道傍一石婦。無記亦無銘。非詩不傳。傳是此鄉女。爲婦孝且貞。綱。十五嫁邑人。十六征夫行。夫行二十載。婦獨守孤煢。貞。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寧。其婦執婦道。一一如禮經。晨昏問起居。恭順發心誠。藥餌自調節。膳饈必甘馨。孝。夫行竟不歸。婦德轉光明。孝貞乃膳饈。後人高其節。刻石像婦形。儼然盤衣巾。若立在閨庭。似見舅姑禮。如聞環佩聲。至今爲婦者。見此孝心生。孝可類。貞不可類。刻石只像其孝。故單頂孝生。不比山頭石。空有望夫名。石婦有關風化。詩亦不空作也。

宰旦與婦德德矣。感動人心。例必奇筆。

贈內

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勉以古人。如下文所云。貽婁周窮士。婁賓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儀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是打動婦人口吻。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疏食足充飢。何必嘗膏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一段大道理。書得破。忠臣孝子節婦義士無不可爲。君家有詒訓。淸白貽子孫。我亦自苦士。可以不苦而甘於苦。與君勤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貧與素。非夫婦一心不能保。

士大夫之受累於內人者多矣。衣食二字。由儉入奢易。從奢返儉難。在閨閣尤甚。爲斗力爲檢制。則變名敗節。敗壞及綱。罔不由此。吁可畏也。白公詩以勸箴。戒直引古人相期。寓意其間。隨閒必可與道古者。不然。公不若是迂也。

問友

種蘭不種艾。蘭生艾亦生。蘭爲之。根莖相交長。莖葉相附榮。香莖與臭葉。日夜俱長大。鉏艾恐傷蘭。漑蘭恐滋艾。蘭亦未能漑。艾亦未能除。沈吟意不決。問君欲何如。

先鋤生艾。天也。鉏艾漑蘭。人也。人定乃能勝天。沈吟不決。則蘭香消而是非實亂矣。問友一篇。其有感於別黨交爭之際而作乎。

慈烏夜啼

慈烏失其母。啞啞。衡下切。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返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母之慈。從子看出。昔有吳起者。母沒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烏中有曾參。故人中有吳起。

人不如禽。世之爲吳起者有矣。夜半聞烏啼而悚然。是眞心也。即曾參之心也。詩可以興。興其眞心耳。否則徒費辭何從。

燕詩示劉叟

叟有愛子。背愛遊去。思甚悲念之。叟少年亦嘗如是。故作此詩以諭之。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攻攻。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翅爪漸欲弊。心力不知疲。以天合故不知疲。須臾千往來。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以人離故四散。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却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能自思則人而天矣。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父子天性。故雛雛之不爽。惟父子間尤甚。劉叟何足道。示劉叟。所以示天下之忍子者。以孝與慈也。

續古詩 錄一首

涼風飄嘉樹。日夜減芳華。下有感秋婦。嬋娟苦悲嗟。我本幽閑女。結髮事豪家。大不幸。豪家多婢僕。門內頗驕奢。良人近封侯。出入鳴玉珂。自從富貴來。恩薄讒言多。家婦獨守禮。案作幽閒。華姿互奇衺。賠奢所致。但信言有理。隨分有風波。閨房猶復爾。邦國當如何。方鑑正當。

禮法之婦。難事驕奢之夫。奇衺之世。不容正直之士。道既不合。夢復相乖。此任人所以在沙谷。而孝女遂甘絲斯飢也。隨分有風波。行見坦道皆畏途矣。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二句實。）天下無正色，悅目卽爲姝。（二句主。）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以上八句言世人重財甚於色。）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不斂內訓可知。）嬌癡二八初。毋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值錢，衣上無眞珠。幾迴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蚤輕其夫。（輕夫姑可知。）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不敢輕其夫可知。）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娶富家女得悍婦，娶貧家女得孝婦。二者利害較然，然非明道理，熟人情，確然安命守分者，必不能會富就貧，排俗見而獨行己意也。）

寓意　錄一首

促織不成章，提壺但聞聲。嗟哉蟲與鳥，無實有虛名。（興得奇。）與君定交日，久要如弟兄。何以示誠信，白水指爲盟。雲雨一爲別，飛沈兩難并。君爲得風鵬，我爲失水鯨。青信日以疏，恩分日以輕。窮通尚如此，何況死與生。（二句抑揚新有重輕世人涉心腸視窮通於生死者。）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老大不易。）莫將山上松，（自古地步。）結託水上萍。

名者實之賓也，皮不存，毛將安附。實已喪，名將焉主。後世敦義倫，敬交友，一事有名無實，爲可歎也耶。

讀史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黃金多，佩印衣錦歸。去妻不敢視，嫂嫂強依依。富貴家人重，貧賤妻子欺。奈何富貴間，可移親愛志。遂使中人心，汲汲求富貴。又令下人力，各競錐刀利。隨分歸舍來，一取妻孥意。（無資無賤無貴無愚，一齊墮淚。）

（蘇朱事，最感人心。正由其賄炎人口，樂天窮其流弊，爲拔本塞源之計。見亦卓矣。考公生平出處進退，優游自得，泥而不滯，皆個然哉。）

太行路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浪子迹病。）好生羽毛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半女爲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心無常，好惡安得有常。）爲君薰衣裳，君聞鬱爲不馨香。爲君番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讀聞太老別詩自況，至今念之酸鼻。）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申之。）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更緊一步。）只在人情反覆間。

王臣夢卜，新臣曾汴，士大夫委質事主，至比婦女子以色事人，好惡移性，苦樂仰所天，其得也鴻毛，其喪也邱山矣。作者目擊時事，不禁感色相戒耳。

青石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琢磨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錄實錄錄虛辭。（石且不願，人將奈何。）願爲顏氏段氏碑，雖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義心若石屹不轉，死節名流確不移。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呵希烈時。（直得一刻。）各於其上題名謚，一置高山一沈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爲塵名不死。（辭氣激揚。）長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爲人，慕爲人勸事君。（觀碑改節，是一篇喫緊處。）

（綱實行則扶持名教，綱虛辭則敗壞廉恥。一片藍田石，關係世道如此。誰謂篆鏤爲細事，文字豈空言哉。舖敘之徒不足道，吾輩何求於人，乃奉平列名其間，與之分盜名之迹，可恨也。）

死積

苦樂相倚曲

古來苦樂之相倚，近於掌上之十指。君心半夜猜恨生，荊棘滿懷天未明。漢成眼警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伴暖熱。輔將深意喻旁人，緝綴疵瑕遺潛說。一朝詔下辭金屋，班姬自痛何倉卒。呼天俯地將自明，不信尋時已消骨。白首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輝解。苦樂相尋晝夜間，燈光那有天明在。主今破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爲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爲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掃無限人。

（媚人者人必疾之，沮人者人亦沮之。得寵一時，拖恨終身。君恩厚薄之間，偏露於此，可以見人心，可以悟天道矣。）

將進酒

將進酒，將進酒，酒中有毒酖主父。（叶扶佑。）言之主父傷主母，母爲妾地父爲天。（大義。）仰天俯地不忍言。（苦心。）陽爲儒踏主父前，主父不知加妾鞭。旁人知妾爲主說，主將淚洗鞭頭血。推推主母牽下堂，扶妾遣升堂上牀。（盛寵得趣。）將進酒，酒中無毒令主壽。願主迴恩錯主母，遣妾如何由主父。（言遣妾留妾，一任主父親寵。）密方自悲主今顛倒妾置妾，貪天僭地誰不爲。（寵幸一年，耳聾三日。）

（作命本小，綱常非大，綱常一顛倒，則救天之功，不足贖陷夫之罪矣。世之以色升，以愛幾者，鄙通於天，又何待言。）

賈島

哭盧仝

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鄰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誰來追。長安有交友，託孤遽棄移。（生不學人知，死乃爲友負。）冢側誌石短，文字行參差。無錢買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贈我文，淚

流把讀時，從茲加敬重。不忍相離負心，深藏恐失遺。

貧人交遇以死，一時身後事，止願知交相料理耳。無如輕離紛紛，死友難得，哭玉川，且以哭世也。

薛能

鄰相反行

東家有兒年十五，只向田園獨辛苦。夜開水溝繞稻田，曉叱耕牛犁壔土。西家有兒纔弱齡，儀容清峭雲鶴形。涉書獵史無早暮，坐期朱紫如拾青。東家西家兩相誚，西兒笑東東又笑。西云養志與榮名，彼此相非不同調。法當從簡，理亦難伸。東家自云雖辛苦，躬耕早暮及所親。男春女蠶二十載，堂上未爲衰老人。侍親之日長，何樂如之。朝機暮織還充體，餘者到兄遺及弟。害見友子。春秋伏臘長在家，不許妻孥暫違禮。得展孝思。爾今二十方讀書，十年收第三十餘，來往途路長離別。縱人便得昇公車，縱令得貴身須老。衙恤終天向誰道，百年骨肉歸下泉，萬里枌榆長秋草。自摯云，中世士大夫，以富貴家，當時風俗可想。我今躬耕秉所天，耘耜刈穫當少年。面上笑涙今日喜，肩頭薪續廚中煙。縱使此身頭雪白，又有兒孫還稼穡。家藏一卷古孝經，世世相傳皆得力。誰能不讀柴桑以下書，如東家兒輩是當之。此二句直發憑傳李杜。爲報西家知不知，何須譏笑東家兒。生前不得供甘滑，歿後揚名徒爾爲。讀能自思夢，莫不若是論。

東家之勝西家，乃天倫樂事，非有激而云然也。過合自思定分，曉而成名何足言，相與誅不逮親，追摯莫及，還顧揚距能奪然，此時奪念東家兒，眞可羨也。

韓鄂

怨歌行

丈夫好弓劍，行年說金吾。喜聞有行役，結束不待車。官田贈倡婦，留妾侍舅姑。世間眞有此無心肝人。舅姑皆已死，庭花半是蕪。中妹尋適人，生女亦嫁夫。何曾寄消息，他處却有書。嚴風厲中野，女子心易孤。貧賤又相負，封侯意何如。相負定出情理外。

直發輕薄兒所爲，能令人氣之憤懣，何必女子乃多恨也。

古詞

高關礙飛鳥，人言是君家。經年不歸去，愛妾面上花。妾面雖有花，妾心非女羅。郎妻自不重，於妾欲如何。

人能視其親，乃不使孩者疑，否則黃金鑄能買笑，女羅且不攜卿夫，奈何。

去不返　依古體四支八齊九佳十灰韻

寒女不自知，不知安分。嫁爲公子妻。親情未識面，明日便東西。但得上馬了，一去頭不回。雙輪如鳥飛，影盡東西街。九重十二門，一門四扇開。君從此路去，妾向此路哭。但得見君面，不辭插荊釵。

雖不敢貴，學求稱遇，其得志者半也。女子無識，輕信，隨朱門如陷穽，不可勝悔矣。悲哉。

李咸用

古意論交

擇交如掬金，沙盡不得寶。結交如乾銀，產竭不成道。兩喉梗切。我生四十年，相識若草草。眞苦。多爲勢利朋，少有歲寒操。通財能幾何，聞善輒相告。上句輕，此句重，下二句單承此句。茫然同夜行，中路自不保。岌乎殆哉。常恐管鮑情，參差忽終老。今來既見君，青天無片雲。語直琴絃急，聲一流。行高山桂芬，約我爲交友。不覺心醺離，見義必許死。臨危當指囷，無令後世士，重廣孝標文。仍不能信。

生年四十，相識尚苦草草，過此以往可知矣。其實曰爲勢利朋，乃悔恰後語也。嗚呼，悔則悔矣，蓋未交豈易得哉。

王貞白

妾薄命

薄命頭欲白，殆年嫁不成。秦娥未十五，昨夜事公卿。豈有機杼力，空傳歌舞名。士以文藝進，陋矣，猶然挾空名媚人耳目，與秦娥之歌舞何異。妾專修婦德，媒氏却相輕。

公卿不尚德能，遂使國子肄介，終於僬僥，歌薄命者，不曰過人之不淑，而曰媒之不可爲媒也，極譏矣，更爲之歎，哀之至也。

僧貫休

白雪曲

列鼎佩金章，淚眼看風枝。至性人。却思食藜藿，身作屠沽兒。負米無遠近，所希升斗歸。爲人無實賤，莫學雞狗肥。雞狗知自肥而已，知自肥而已者皆雞狗也。斯言如不忘，別更無光輝。斯言如或忘，即安用人爲。父母無所用是子，即宇宙無所用是人。

于欲養而親不在，淚眼看風枝，傷心極矣。傳曰肉食者鄙，奚且學雞狗肥，安得不鄙也。

上留田

父不父，兄不兄。庚韻。上留田，蝥賊生。庚韻。徒陡岡，淚嶙嶙。庚韻。我欲使諸凡鳥雀盡變爲田荊，庚韻。鄰人歌，鄰人歌，古風清。庚韻。清風生。庚韻。

草木盡變爲田荊，庚韻。鄰人歌，鄰人歌，古風清。庚韻。清風生。庚韻。

青鵑鴿，庚韻。我欲使諸凡

詩未免譬子路問，然足以知夫隨所有者，不能空其至性也。

行路難 錄二首

君不見山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聽者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卑只解生荊棘。（地卑者，胸夫俠，酒，不拘名位者。）莫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

（或輕淺近輕浮，一望可知，何以胸中能藏荊棘，曰小人不可測，其器愈小，其胸愈深，易而狎之，墮其術中，棘子成林，不可復出，故曰行路難。）

君不見道傍樹，有寄生枝，青青鬱鬱同榮衰。無情之物尚如此，為人不及還堪悲。父歸壙兮未朝夕，已分黃金爭田宅。高堂老母頭似霜，心作數支（一作枝。）淚常滴。（不幸不死。）我聞忽如負芒刺，不獨為君空歎息。古人尺布尚可縫，淳陽養犬令人憶。寄言世上為人子，孝義團圓莫如此。（不知孝義，必為女子小人所間，團圓難久。）若如此，不逢死兮更何俟。（逢死乃伏天誅。）

（黃金田宅重，則孝義輕，然可棄也，戈可棄也，此輩且不顧生涉，何知死戈哉，取黃金書積不已，驅後嗣爭鋒，卒至一敗塗地，愚矣。）

懷二三朝友

傷心復傷心，流光似飛電。（虛空可惜。）有惠驪龍十斛珠，不如一見君子面。愁人復愁人，滿眼皆埃塵。（輕薄可恨。）有惠黃金一萬斤，不如一見於仁人。我昔讀詩書，如今盡拋也。只記得田叔孟溫舒，帝王滿口呼長者。（以田孟比朝友，正欲朝友決田孟耳，方外人且以一見仁人君子為快，況遊方之內者乎，田孟所君獲！如此，信友可知，註予望之，具世論發驗也。）

王禹偁

十月二十日作

重衾又重茵，蓋覆衰爛身。中夜忽涕泗，無復及吾親。（念親不及養。）須臾殘漏歇，吏報國忌辰。凌晨騎馬出，溪水漲濤濤。路傍饑凍者，顏色頗悲辛。飽暖我不覺，羞見黃州民。（念民無與恤。）昔賢終祿養，往往歸隱淪。（可為法。）誰教為妻子，頭白走風塵。（祿不及親，而貪祿所以可愧。）修身與行道，多愧古時人。（行道愧古人，帶不能恤民說。）

（俗士稍知戶好，輒以不愧為影晦於人，是龜與時流駁得失，依然井蛙之見也，古之人與其祿養我也勝矣，故不多愧不足為君子。）

邵雍

治亂吟 錄一首

火能勝水，火不勝水。其火炎炎，水能從火。水不從火，其水不熱。夫能制妻，夫不制妻。其妻遂絕。（夫為妻之天，絕者，所絕於

天也。妻能從夫，妻不從夫，其妻必孽。孽者，將亡之徵也。

論陽明學，在亂以分，獨言夫妻者，蓋始禍先實保之，不可不力防，不可不早辨。

娶妻吟

人之娶妻，德容威儀。有容乃有德，有德乃有容，有德有容乃有威儀。倘或生子，不辱冠蓋。

德容威儀，婦道也。正也，卓異。正人也，非是母不生是子。

蘇舜欽

老萊子

常羨老萊子，七十親不衰。識可羨。颯然雙白鬢，尚服五綵衣。戲遊膝下，弄物心熙熙。或時暫自跌，輒作嬰兒啼。清朝萬鍾祿，不肯賣片時。清夜鐘聲。人生有此樂，何假外慕爲。伊余生不造，才難壯蒼天虧，摶膺念之子，歎咏形諸詩。想像且三復，苦血下交頤。

老萊子白衣綵衣，游戲親側，宛然終身慕也。天倫樂事，可法可傳，何必聖人。

梅堯臣

送薛氏婦歸絳州

在家勗爾勤，女功無不喜。既嫁訓爾恭，恭己乃遠恥。一線之綱。我家本素風，今人案如土。百事無有侈，隨宜具篋箱。不陋復不鄙。陋者，儉不中禮，鄙者，以苦環人知有篋箱而已。當須記母言，夜寐仍夙起。承勗字。愼勿窺街戶，愼勿輒笑毀。輒笑毀，乃輕薄之態。妄非勿較覽。較與覽同，較也。覽，謂窺探其事也。醜語勿辨理，每順舅姑心，況逆舅姑耳。以上六句，俱承恭字來。爲婦若此能，乃是儒家子。非儒家，安能訓女以恭。

看爾十九年，門閭未嘗履。一朝涉太行，悲傷黃河水。車徒望何處，哭泣動鄰里。生女不如男，天親反由彼。

東海女，必求諸儒家，尚素風也。耳聞詩書，身親井臼，無事安之意中於心，無關奢之習長其餘，雖品貴不齊，閨中未必皆賢，較妄家子，定當彼勝於此也。婚姻定一言，嗣關延數世，慎重者戒之。

石介

又送從道

嘗欲飽暖天下人，其道未得一寸施。子有二親皆七十，糠覈不充常寒飢。昨日訪我破屋下，具雞一隻酒一巵。子起卻盤筯不舉，吾親未嘗曾食之。對我噓唏涕泗下，孝子之心眞可悲。或心。子固與我同一體，相關豈復有毛皮。顧子之親則吾親，吾親凍餒無奈何。飽暖天下心徒爲，送子出門成此詩。

抱負不得施，小子恥之。親老不能養，孝子生焉。悲與恥交集，發段議論，發尋章摘句腐儒腐想可到哉。或謂宋人不知詩，宋詩不足選者此也。吾謂宋人自有宋人之詩，恨無人能選宋詩者此也。

孔平仲

代小子廣孫寄翁翁

爹爹來密州，再歲得兩子。牙兒秀且厚，鄭鄭已生齒。翁翁尚未見，既見想歡喜。廣孫讀書多，寫字輒兩紙。三三足精神，大安能步履。翁翁雖舊識，伎倆非昔比。何時得團聚，盡使羅拜跪。婆婆到輦下，翁翁在省裏。太婆八十五，衰膳近何似。爹爹與嬸嬸，無日不思爾。每到時節往，或對飲食美。一一俱卜心，歸期當屈指。昨日又開爐，連天北風起。按本傳，公仲是時提點河北刺總錢。飲闌卻續條，舉目數千里。

見識文字之淺易者，必曰豈家齊耳，是詩眞家齊矣。至作繆細，總從孺子口吻傳出，謂之淺易可，謂之鄙則不可。粉本從五川子與男抱孫詩得來，弄穀父自創，學者不謂體，廣人全集，未可輕議宋詩也。

王安石

雜詠 絳一首

懷王自鹽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哭死非爲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亦可知。

哭死非爲生，絳人迎賈誼來長沙，不肯一職，不易吾心，即非賢者不能交，沛滔聲利，是謂鄙夫，鄙夫可與功有也與哉。

三戰敗不羞

三戰敗不羞，官遷輒喜。古人思慰親，愧辱當在己。於陵避兄食，織屨仰妻子。恩義有相權，潔身非至理。

恩義而權，權而得中，是之謂道，從區區一潔字遽能寫貫，荆公於此處未嘗執拗也。

食黍行

周公兄弟相殺戰，李斯父子夷三族。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復難爲情。如下文所云。身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在側。請言黍熟同一炊，蘇見隴上黃離離。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老非有言，洵有山田一頃，丞因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給用，亦足以自老。余嘗羨其言，以人生有此處處不離耕冠，遊何必彈鋏，浸荷鋤背比陽雁哉。否則飢寒交困，出處兩窮，如荆公所歎，定知不免。

蘇軾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遊，物我相隨去。惟有風背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冥中。夢覺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日穿戶牖。子起尋裓衣，感歎執我手。情景如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

離鄉。當時已淒斷。況此兩衰老。失途既難追。學道恨不蚤。早知將遠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買田秋已賸。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

推今追昔。倍增骨肉之感。白首宦途。閱人雖多。依然海內一子由耳。

贈章默　并序　章默居士。字志明。座公侯家。才性高朗。棄家求道。不書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聲聞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悲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贈其行。庶幾有良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老病鬢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不用堪興家言。親築長夜室。子管親葬。非自築不可。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壙。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孝子不敢以不義之財葬親。故合桑土而就貧友。甘爲其讒者而不悔。不辭毛粟施。行自邱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眞不戚。如得甘雨。

菁求無生理。不幾有爲迹。棄身尸陀林。鳥鳶任狼籍。結四句。對案家求道者。

李憲仲哀詞　并序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賦不及興之遊也。而識其子。爲有年矣。蘇曰。陽春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無母。後母。吾兩母。前母。憲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飢寒爲歲。願因喪未畢。死不瞑目矣。遂會故人。爲先吉老。閱余當歸。將謀以細十疋。絲百兩。爲賻。辭之不可。乃以遺蘇曰。此亦仁人之餘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蘇者。庶幾皆有以助之。蘇年二十五。其文煒然。無節不凡。此豈非蘇者哉。人生自愛其愛。無如葬親之愛。君子愛人之愛。無如助人葬親之愛也。坡公詩感動人心。定能濟居士之事。何必賽舟。乃爲佳話。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存生寓大塊。死者誰不歸。不意然。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骨肉歸復於土。百年之事始畢。一瞬字更可味。推衣助孝子。一慨洒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章李二君大事。迫久未舉。以貧故不得已也。吾新安之俗。親死即昧厝淺土。以待吉壤。其貧于不能葬。後無論矣。獨怪宋封之家。懷金之欲。卜五一坏。曠日持久。殷殷衰落。期迫。力盡不勝。卒使遺骸暴露。同于委壑。爲人所厝。往往然也。或曰。俗之陋也。何以不革。曰。慮其大乎不孝。不孝之罪。莫大乎暴親骨而甘之。雖無天刑人網。已鬱病風寒心。而通國習爲固然。無論其加守土之吏。亦以合甲所不及。欲加警戒。懍懍如芒刺。但曰。由來已久。牢不可破而已。嗚呼。誰使新安俗衰不靡一事。竟與天地相終始乎。

和陶飲酒　錄一首

我家小馮君。天性頗純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歸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骯髒乃爾貴。指陶甫。

乞身當念蚤。過是恐少味。

聊病以火。公願身先子由也。乞身當蚤。公自晉以晉子由也。

鶴歎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半隅。鶴有難色側睨余。豈欲驚對如麗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關殘軀。俯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知足不辱。驅之上堂立須臾。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知。通身汗下。

退得進失者小人也。難進易退者君子也。君子黯然於去國之時。其寡欲易足。蓋所樹立然也。蘇陳蒿飯任吾年。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

鵲言　錄一首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乾。不如廣漢龐姑去卻遠。有幸有不幸。命爲之耳。

姑不惡。婦不死。怨姑也。姑不惡。妾命薄。自怨也。知自怨。庶不忘婦道。故禽言所以教作也。

鄭俠

古交行

大海有時竭。此心瀝不乾。厚地有時拆。此心無裂文。持此以相照。百鍊淸銅昏。用此以相惠。貞璧黃金鏗。觀面有餘歡。背面無閒言。德義以相高。慶樂以相先。子古似一日。萬里如同筵。此爲金石交。誰與知者論。

君友一也。西塘繪圖入名。以識諸顯。其於朋友可知。古交行。抒寫心腸淸澈。與望古遙思者異矣。

陳師道

妾薄命　錄一首　自註。憑曾南豐作。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子。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

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名士懷於去就。乃在師友之間。一生之時。可歌可慨。

示三子

去遠即相忘。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檢喜不相語。淚盡方一哂。了知不是夢。匆匆心未穩。

淡而眞。是天性中物。不可以講求得者。

文同

貞女吟

身外無一物。何以供鉛華。飾行不飾容。濁水白藕花。藕心亂如絲。妾心圓如珠。絲亂端緒多。珠圓瑕疵無。

爲得偶君子。奉之此高節。所生雖至親。此意安可說。

孟德璇持對不嫁，自是一段剛決之氣，貞女節雖高，而柔婉可愛。雖然塵世外物，宛見興可一枝竹，清風來拂人也。

徐太元

彼徐太元者，杭州之參軍，同僚曰張惠，犯贓抵深文。徐哀其母老，詣獄輒自陳，謂惠所受贓，太元本同分。今乃獨坐惠，此獄無乃寃，均之不滿法，惠遂減死論。（敍事老筆。）太元亦坐免，不調十餘年。西臺李侍郎，典選世所賢，聞徐之所爲，特以不次遷。（不拘資格，激勸乃行。）擢授鄭司功，太元名始傳。後爲申王師，德行又推先。嗟哉後世人，恩義日不完。初既同職事，言色殊相歡，諮酒與佞食，旦夕同杯盤。（長安道上，周旋此席時，當朝吟此二句。）一有不得意，艱險立萬端。推之入網羅，又以毒箭攢。昂然了自得，衒露其術全。（筆傳神妙。）此等雖曰人，狗彘曾豈然。（不足屬。）眼見與耳聞，天下何可言。我今作此詩，中有二義存。欲使在位者，此風幸相敦。勿令有識人，命爾爲蝸蚖。（此蟲不長於人。）又欲彼亟士，爲國掌三銓。須察此惡子，廢斥入穴員。自然此浮薄，不長其蠹根。（未世難得正士掌銓，安敢行黨。）覽者請味之，勿罪其言煩。

送人

風寥寥兮實葉飛，諸栗列兮寒滿衣。麓嶔嶔兮山逕微，背晨霞兮送子歸。子之居兮錦水湄，樂莫樂兮奉庭闈。（方寒暑時恨不知此樂。）疑流塵兮掩瑤徽，知此音兮天下希。（彼相知之親，不若李廷闈之樂。彼以人，此以天也。雖晉合節，得之則送層中尤益顯見。）

黃庭堅

嬉上食蓮有感

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共房頭鐵觜，更深兄弟思。實中有么荷，擎如小兒手。令我憶衆雛，迎門素黎衆。蓮心政自苦，（自喻。）食苦何能甘。甘殘恐腊毒，素食則懷慚。（引入事證。）蓮生淤泥中，（自喻。）不與泥同調。食蓮誰不甘，知味良獨少。（不知蓮心之苦。嗜同餅。）吾家雙井塘，十里秋風香。安得同裘子，歸製芙蓉裳。

山谷食蓮詩，比體入妙。發端在家鄉間，漸引入身世相接處，落筆穩甘苦自知，人宜讀。篇計溶決，風人之致，倘然遠矣。

張耒

北隣賣餅兒，每五更未旦，即繞街呼賣。雖大寒烈風不廢，而時略不少差。因爲作詩，且有所警示稽

粗

城頭月落霜如雪，樓頭五更聲欲絕。捧盤出戶歌一聲，市樓東西人未行。北風吹衣射我餅，不憂衣單憂餅冷。業無高卑志當堅，男兒有求安得閒。

（雖所聞見，爲少年易，應機有所感動耳。聽我歌，殺將奈何。）

陳遘

財昏

師昏古所辭，財昏今不恥。（今人且以無財爲恥。）傳聞合二姓，古者貴由禮。四德五可外，貨賄亦未爾。（知四德五可之不可缺一，何暇商貨賄有無。）民風日就頹，捨此爭校彼。媒氏未到眼，聘資問有幾。（醋。）傾篋指金錢，交分攀租米。東家女未笄，儀矩無可紀。（失敎。）已聞歸有日，資送耀鄰里。（古此無可類。）西家女三十，閉戶事麻枲。四壁漏風霜，行媒無留趾。坐貧失行期，趣富嘗貧鄙。流弊例不免，（何字妙，牽不可破，殺儒人。）其源實此起。多約或少酬，暫譽甘長毀。坐令親舊歡，詭譎變狐鬼。（此八九變喉氏。）何況性習閒，貧富岐臧否。（約而盡。）士俗未易挽，人情大不媺。悠悠何足道，吾以諗君子。（正恐賢者不免。）

或問財昏何以可恥，曰財昏妻，知有財而已，色且勿論。何春於德，二姓之好，惟利是視，是貧人也。鄙夫也，品槩可知，素風掃地矣，豈不可恥。

徐積

誰何哭

誰何哭，（三字慘然。）哀且危。白頭母，朱顏兒。兒忽捨母去，母何用生爲。架上有兒書，篋中有兒衣。兒聲不復聞，兒貌不復窺。誰何哭。（疊一何。）哀復哀，腸未絕，心先摧。母恃兒爲命，兒去不復來。（甘貶同命。）朝看他人兒，暮看他人子。一日一夜間，十生九復死。君不見昨夜人盡黃昏時，含辛抱痛無人知。其時忽不記兒死，倚門引頸望兒歸。（何堪更著一筆。）

少年輩不自覺，忘身徇欲，以及其親，寒哉。不孝之鄙，直若邱山，未可委諸氣數也。

李覯

惜雞詩（餘家居，見雞有異者，爲之動心，書欲作而未果。戊寅夏五月，舉於山中，乃追紀之曰。）

吾家有雞母，乘春數子生。生來踰六旬，互覺羽翼成。其母且再卵，逐之使歸散。衆雞既不來，一子獨戀戀。戀戀不肯離，逐之終不移。母行無險易，唧唧相追隨。（一層。）卵生亦云足，母伏窠中宿。厥子苦無依，攀背如泣。（點。）戀戀不肯離，逐之終不移。母行無險易，唧唧相追隨。（二層。）窠中母所安，忍渴復忘餐。子於背上臥，不捨須臾間。（三層。）我時見之喜，異類能如此。因欲觀其終，（轉。）悲哭。（四層。）窠中母所安，忍渴復忘餐。子於背上臥，不捨須臾間。（五層。）我時見之喜，異類能如此。因欲觀其終，（轉。）

其終諒何似。一朝大長成。乃知牝牡情。膠膠娠在腹。漸見東西行。行行求飲食。欲以助生息。卵出子還多。養子何勞役。啄啄荊草林。喜爪汚泥深。昔時隨母意。今作愛雛心。變更如此。雛生誠可愛。母老寧忍背。物性乃不常。使人心歎慨。抑。物類本無知。無知孰賞之。斯雛與衆異。酷似有天資。報。天資以仁孝。變更何太蚤。況彼本無知。血毛安足道。抑。萬物靈者人。轉到人上。孰不念其親。少艾與妻子。所以奪吾眞。五十慕父母。虞舜稱稽古。埋子得黃金。邇來惟郭巨。古人往莫追。言之淚沾衣。斯言足自警。題作惜雛詩。

孝發於妻子。人情所同。恬下知怪。豈可以人而不如雛乎。雛有五德。孝不與焉。以所謂斯雛與衆異。酷似有天資也。天資仁孝。宜其如人。而雛無異之迹。與雛無異。何哉。太伯之詩。所爲作也。

唐庚

讀邸報

當今求多聞。取士到蓬蒿。時時得新語。誰謂山縣僻。昨日拜御史。今日除諫官。立朝無負漢恩厚。論事不妨晁氏安。臺省諸公登袞袞。閉門熟睡黃紬被。

報漢恩。安晁氏。家國可以並警。則忠佞不妨互見。臣何必純論。何心議哉。

劉子翬

諭俗 錄一首

何州無戰爭。閩越禍未銷。或言殺子因。溺于女之故。厲氣從此招。蠱毒。蠻陬地瘠狹。世業患不饒。生女匿分資。生男野分苗。四句推原其故。往往衣冠門。繼嗣無雙髫。衣冠如此。閩民可知。前知飲啄定。妄以人力僥。三綱既自絕。餘澤豈更遙。王化久淘漉。刑章亦昭昭。那無慈憤慈。恩勤愧鵂鶹。寃報且勿論。照應。從義古所標。

人道所以長存者。三綱爲之扶植也。三綱絕。人道亡矣。尚何餘澤之可望。甚矣溺子女之禍烈也。惡俗變革。視同萬一。尚願仁人之言。

范成大

姑惡

姑惡。姑惡。水鳥。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東坡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句可以泣鬼。余行村舍間。姑聞其歷。晝夜哀鳴不絕。寄有惡之。以爲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爲作後姑惡詩。

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辭。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未可知。姑不惡。婦不死。與人作婦亦大難。已死人言尚如此。

匡子媯嗇心力。勉爲忠孝。而無辭於身後之吹求。顧所遭之不幸也。或謂屈子變雅爲騷。未免懟君。以爲名疑矣。然則婦稱姑惡。死猶作寃厲。豈不絕。何能免詬也。

陸游

過林黃中食柑子有感學宛陵先生體

博士得黃柑。甚愛不忍擘。持奉太夫人。遠附海上舶。故山饒氛霧。可使酒杯窄。豈無荔枝好。饜飫恐不摘。相去三千里。無異娛旁側。乃知母子意。更遠未嘗隔。推而言之。我昨往見君。從容弄書册。藥分臘劑香。茶泛春芽白。主意顧宋厭。笑箸自搜索。敢謂甘旨餘。亦及此下客。霜苞纔三四。氣可壓千百。重是慈孝物。不敢吐其核。生一籠精神。甘寒雖繞齒。悲感已橫臆。半生無歡娛。初不爲湮阨。謂有怨讀。嚮我獨無。

嚮有餘於物。孝乃可述。旨有餘於辭。詩乃足傳。孝不在一物也。詩不必贅辭也。取其有餘而已矣。

五月五日蜀州放解榜。第一人楊鑑具慶下。孤生愴然有感

甲午五月之庚寅。漲魚躍起三江津。震雷霪雨夜達晨。我知決定非凡鱗。人生富貴不逮親。萬鍾五鼎空酸辛。酸辛直到死時。少年得祿蓋常珍。調節滋味躬爨薪。撤食奉盥授帨巾。此樂豈復論賤貧。賤貧對賤仕言。嗟我不孝負鬼神。俯仰二紀悲如新。仕宦空飽息與嬪。宦與欲養時之思然。左右供養無復辰。子行射策對楓宸。綵衣楚楚映華紳。浙江亟歸娛老人。切勿著意長安春。長安貴公。見正人。聞正言。輒目以怪僻。此亦怪僻之類也。

孤生得第。見具慶者輒悲惋。悲惋復何濟乎。具慶者未知逮存之樂。遂不解孤生之苦。謂何也。試與讀放翁詩。能無有感於中耶。

感事示兒孫

人生讀書本餘事。惟要閉門修孝悌。不求人知。畜豚種菜養父兄。切貧。此風乃可傳百世。我聞長安官道榜。至今人指魏公莊。北方俗厚終可意。於今未改。一字不識勤耕桑。去桃源不遠。

孝弟力田之科。所以正十室數民風也。故漢治猶爲近古。後世父兄之教子弟。惟以辭章代祿位。遂相攜牽。徒長浮薄。遂者憂之。故翁欲以北辰南直。跨一字不識爲厚俗。有激乎言之矣。故其題目感事示兒孫。

誦書示子弟

乃翁誦書舍東偏。吾兒相和山之巔。翁老且衰常早眠。兒聲夜半方治然。楚公著書數百編。少師手校世世傳。我生七十有八年。見汝任此甯非天。此任不輕。端須天相。

讀書種子。歷代綿綿。天乎人乎。世家大族之後。縱使勢燄不絕。門戶衰微。而風流儒雅。推遷替。何足論也。

禽言 錄一首

拔筍。拔筍。入筍不辭風雨奔。食成會見高拂雲。取供口腹初不忍。獨持兩把愁倚門。慈顏一笑如春温。

遭母兩把筍耳。蘇顏一笑。融融泄泄。如大之福。孝子舞賦。

宿彭山縣通津驛。大風。鄰園多喬木。終夜有聲

木欲靜，風不止，子欲養，親不留。夜誦此語涕莫收。吾親之歿今幾秋。倘疑舍我而遠遊，（積思如感。）心翼乘雲返故邱。再拜奉觴陳膳羞。陶盎治米聲叟叟，木甑炊雙香浮浮。芼薑屑桂調甘柔。稚鼈煮雙長魚膘。夜敷枕席親衾裯，晨起薰籠進衣裘。（心疑愛親之樂，不覺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哀哉此志終莫酬，有言不聞九泉幽。北風歲晚號松楸。哀哉萬里爲食謀。

（萬里謀食，爲雲子謀耳。人生最傷心事，不堪回首。）

楊萬里

得壽仁壽俊二子中途書

子壯祇覺幼，（幸其可娛朝夕。）子學祇覺遲。（歎其遠於飛鳴。）二子忽頓然，語離又作悲。今年來官下，二子暫我隨。暫知住不久，且復相從嬉。鶴書自天降，槐花喚汝歸。伯也恐我愁，顧留不忍辭。仲也雖不釋，飛鳴忍及時。豈有鳳將雛，雖長禁其飛。（自歎遠還之故。）決焉遣還家，一笑更不疑。傍人怪無淚，淚入肝與脾。（何苦。）我昔如汝長，壯志在四方。集賢給筆札，乘燭促夜裝。平明出門戶，振衣不徬徨。先君泫然泣，感我令我傷。先君顧我語，汝行勿斷腸。他日汝養子，此悲會身當。老懷追隙迹，心折涕泗滂。

（以雖試之故，暫暇長留，士既留爲干祿之學，不得不爾。然父子間一時感觸，已不勝情，如揚氏三世可感也。）

徐照

妾薄命

初與君相知，使欲肺腸傾。（大早計。）只擬君肺腸，與妾相似生。徘徊幾言笑，始悟非眞情。妾情不可收，（是謂永訣。）悔思淚盈盈。

（一見傾心，轉成大錯，與命運何與。莊子所謂不得已而安之者耶。詩必有爲而作，事情雖以抒其情。）

戴復古

羅敷詞

妾本秦氏女，今春嫁王郎。夫家重蠶事，（婦人以夫家之事爲事。）出采陌上桑。低枝采易殘，高枝手難扳。踏踏竹梯登樹杪，心思蠶多苦葉少。舉頭桑枝挂鬢脣，轉身桑枝鉤破裙。辛苦事蠶桑，實爲良家人。（爲良家人，不得不辛苦，十指不動衣裳鮮者，肯樓價也。）使君何所爲，見妾駐車輪。使君口有言，羅敷耳無聞。蠶雖蠶饑，采葉急歸。

（羅敷采桑女子，一時能不寒餓，自是詞人歌咏之，前後照應來已佳。故士之抱道自重，不輕許人者，沒而身名並滅，冒行無傳，可惜也。）

文天祥

正氣歌

（余因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草扉低小，白間幽窄，汙下而穢暗，當此夏日，蒸鬱百端，雨後四鄰，汗蒸淋漓時，則爲水氣，墊泥牛朝，蒸濕歷澗時，則爲土氣，午晴暴熱，風過四窗時，則爲日氣，簷陰淅瀝，則長夜漏時，則爲火氣，倉廩腐敗，則爲穢氣，陳陳相因時，則爲米氣，群居雜遝，薰蒸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圊溷淤屎，或腐鼠雜出時，則爲臭氣，當者鮮不爲厲，而余以羸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是殆有養致然，然則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奚何異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然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胸中正氣逢物，觸下元氣淋漓。）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當其貫日月，死生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遭陽九，隸也實不力。（危顛不扶之氣數。）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柄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不能賊正氣。）順此耿耿存，仰視浮雲白。悠哉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遙應齊太史一段作收。）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衣帶贊不爲短，正氣歌不爲長，其曰死生安足論，曰道義爲之根，正氣所以長伸千古也。他閒尋章摘句，蟲蟲然律以繩尺，妄加取舍，何異管窺天所蠡測海也歟。）

謝翱

李侍中妾歌

李筠愛將惟傳珪，美人姓劉筠侍兒。城危檜樹不得力，雨損鉛華帳下啼。擁髻前言馬有幾，猶說閩中那問此。赤龍從東乘日車，火燒城門內蛇死。莫雄際會風雲奔，婦人思報羅裳恩。

（婦人思報羅裳恩，倘發憤饑死矣。李筠愛子，閩士日侍左右，而馬巾櫛者之不敢何待。）

擬古

翔鱗化海蜃，不見腦中石。人生棄井邑，寄處終爲客。常懷墳墓思，永夜良踟躕。秋風吹蓬顆，蟲蟲如布弈。

（遊子念松楸，觸目可悲，眼華得仙之喻，乳敢自寬，正是極傷心語耳。）

上爲考與曾，下爲叔與伯。（苦情奇想。）豈無故鬼悲，翻念遠行役。服藥得神仙，去後惟留跡。（秦羽曾參文丞相軍，丞相殉國後遂亡匿，不復聞問，故云云。）忽夢兩遊雲，相逐孤飛翮。

古離別

仙人別母母哭啼。遺以神藥乃醒之。醒來哭定記兒語。食此庭前雙橘樹。葉能禦饑病能愈。豈似當時逐兒去。鄰翁有女立我前。取刀剖腹爾勿憐。但願嫁夫能治田。生子不願生神仙。

望兒書貴與窮兒神仙何異。一旦仰矢長鎗。縱取刀剖腹。晚矣。可憐哉。

鄭思肖

苦懷　錄一首

滔滔流波瀾。百川俱頹靡。競羨呂望貴。獨欠伯夷死。小恩尚思報。沽名。大義反忘恥。貪苟貴。國家三百年。果何負於爾。

泛桑可變。心史不磨。錄苦懷一首。以其概云。

林景熙

雜咏酬汪鎮卿

垂垂大廈頹。一木支無力。精衛悲滄溟。銅駝化荊棘。英風傲几礎。同碪。詩解。濱死猶鐵脊。血染沙場秋。寒日亦爲碧。惟留吟嘯編。千載光奕奕。文文山吟嘯集內燕所作。

精衛悲滄溟。所謂端毅陳之力。以死禦之也。銅駝化荊棘。則天命已絕。不可復續也。詩筆遒勁。能寫文山忠義貫日月之氣。

韓希孟

臨終詩　有序　巴陵女子韓希孟。魏公五世孫。嫁與賈尚書男瑣。岳州破。瑣歿。希孟以衣帶書詩。賦好事者相傳。知希孟家有守節者。其詩云。

宋末有天下。堅正臣禮秉。巾幗中卓識。開國百戰功。每陳唯雄馨。剛武本毅。及其侍幼主。臣心尚烱烱。帝曰卿北伐。山叟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緊頸。即日陛辭行。盡敵心欲逞。陳橋兵忽變。不得守箕穎。禪讓法堯舜。民亦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何賜大眚。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仰裂冠帶。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鄧。失人與得人。垂戒常耿耿。江南無謝安。漠北有王猛。王景略。縱橫之流。并秦傑也。所以戎馬來。飛渡巴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葦杭。本期固封守。誰知如飛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與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郎。含香署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壤。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明。鴛鴦會雙飛。比目頻長望。豈期金石節。化作桑榆景。旄頭勢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此逸鄭郢。一方遭劫函。六族死餓殍。退鵠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瓶冷斷青綆。死路定冥冥。憂心常惘惘。妾心堅不移。故邑不改井。我本瑚連器。安肯作瀰皿。喪祀失節婦。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爛火然。願爲死灰冷。舍生念齟齬。乞憐蓋虎穽。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許面血請。孔大宋誠命。非新私號。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

劉因

郭翁詩　翁名恩。本相人。少爲輸屑業。亂後流寓保定。年今近九十矣。早與其兄相失。後聞其居河南。老無助歡。翁乃三往迎之。及至。奉事惟謹。與同寢處。翁家貧素無資御。其兄以病。翁親之。浣滌廁牏。其兄臨終。尚以遺孤囑翁爲託。而翁亦竭力以成其志。鄉中耆老人與翁年相若者。遊相好者。歎爲今道翁行事如此。余感歎不已。爲作是詩。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況聞翁之風。能不有生氣。此翁少有兄。干戈鄉縣異。哀鳴念鶺鴒。相思勞夢寐。自昔舉此生。復爾獻聚遂。千里三往還。覓扶藍輿至。夜雨一方牀。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百役一身寄。教兒浣廁牏。代婦理中饋。人所難。生忘惸獨憂。死免道路棄。關河隔故邱。走送徇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死無愧。翁本不識書。所知惟鄉事。更可事。作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郭翁樂者輸屑耳。觀詩所歎。非有奇勳偉行。惟是篤於倫紀。備極勤苦。不以禍近生死間也。賢矣哉。至性感人。何必士君子乃可傳耶。

許衡

訓子

干戈恣爛漫。無人救時屯。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我自揣何能。能存亂後身。遺芳襲遠祖。陰理出先人。水源木本。如是如是。俯仰意油然。此樂難擬倫。家無擔石饋。心有天地春。痛定後意象。況對汝二子。豈復知吾貧。大兒頗如古人淳。小兒頗如古人眞。生平乃親多苦辛。願汝苦辛過乃親。眞淳樸也。勞則新心牛。故更策以苦辛。身居猷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但期磊落忠信存。忠信而磊落。乃真乎鄉愿之似忠信。莫圖苟且功名新。斯言殆可書諸紳。

亂世苟全性命。岌岌以一線續先祀。豈偶然哉。世德尚存。餘慶未泯故耳。氣運猶獨。治亂未可知。士君子欲爲保族計者。承先啓後之道。所當講爲之慮。不然。臨難而觀之。悔無及矣。

馮復京

春日雜言　錄一首

霽歷楊柳枝。蒙茸春草齊。天天誰家婦。采桑臨路岐。零露沾其裳。蛛絲卷其衣。樹高身苦弱。盈飢行復遲。

辛苦事姑嫜，宿昔減容輝。見者皆嘆息，此心知獨誰。良人日暮至，醉問爾何爲。

野蜻配浪子，辛苦憔悴，淚不相關，及爾偕老，亦大難矣。

趙孝子

盧陵趙孝子，四歲父行賈，一去三十年。家惟大母母，通篇句四句，換韻。大母已云沒，而父行不歸。兒長亦有婦，母子聊相依。以上八句敍得乾淨。從父自北來，汝父久已死。母子哭相問，父死何鄉里。聞汝父死時，不知汝父處。汝但欲往問京師多舊故。伏脈。再拜別阿母，行行至京師。自念不見父，兒死無歸時。一念結誠，乃有曾長者，往昔與父善，言汝父死處。濱州利津縣，徒跣二千里。薄言至利津，朱琪張文蔡。一一陳所因。簡括。死以某年月，葬以某木棺。姓名某所題，近在城南端。城南冢纍纍，賢然榛莽中。極目千萬冢，誰能識其蹤。行哭七日餘，欲死不得所。生者無由知，死者豈能語。解髮繫馬鞍，負之墳墳過。吾父儻有知，髮解鞍自墮。憶迫勢窮，乃出無聊之智。俄至一墳前，鞍墮髮自解。開墳見面和，題字宛然在。孝感。既見父姓名，痛絕心始安。函骨陳野祭，禽烏聲爲酸。鄰老四面來，驚歎未曾有。相與報縣官，官縣駭之久。即日上大府，大府咸異之。次第聞中朝，行子正南馳。不路名。行子行且傷，哭踊如初喪。路遙山川阻，何時至故鄉。故鄉既云至，葬祭無遑禮。母子永不離，萬事若流水。閉門修孝道。聞者盡稱孝，見者皆感泣。期爾百世昌，望爾百祿集。兒今一無願，願母長不老。歲歲父墳前，灑飯墳上草。

孝子心事。

父客死，子遠求濱縣，奉還故土，此分內事，不足以爲名。上大府，據中朝，有可之職也。不待報而歸，孝子之心也。心不求名，其心乃誠。宜乎感動聞明，聲施百世也。

黃溍

陳生詩

陳生少也孤，秉志何軒軒。讀書奉慈母，承顏郁春溫。兀然處簷下，不聞晨與昏。叢叢萬井中，陳生深閉門。暉暉有花時，陳生不窺園。常恐去左右，或乖覆育恩。兩段孝子。一朝抱長痛，飛霜隕秋蓋。鹽酪不入口，日夜涕傾盆。欲娶弗及養，矢口終不婚。尚賴百歲後，兄子父所孫。繼過中實可嗟勵末俗。朝來遊子衣，忽逐東風翻。世方醉精粗，何庸薦犧尊。二句祖其出遊。陳子顧謂我，是事安足論。幸託山水窟，放情詠蘭蓀。敍陳生止此，以下勉之。嗟今學步者，觸險爭飛奔。願爾利鉏鏗，深斷六籍根。願爾進竿牘，高溯百聖源。源長流自遠，根大枝乃蕃。勿搖崔蒐筆，袴作礪碪言。背本逐末，大言欺人。宏惟孝與弟，百行茲其元。自孝力之乎仁義之途是矣。不若文獻直拯孝弟尤切近也。咄哉行勿休，日月方沄沄。婚言豈予敢，情

眞覺辭繁，匪爲陳生榮，庶幾薄俗敦。

陳生孫恭，朝夕不忍離去右，洵能志守身之士，母亡不娶而出遊，文獻廉其潛樂時，漸迷初服，故勤勤懇懇，以孝弟勗之，君子愛人以德，而望之待後生，知有德愛而已。

陳孝子詩

南仲杭陳氏，斗龍父所名。家臨百丈溪，父書傳考亭。夫亦人之子，胡獨以孝稱。維仲適母盥，手膏生甯聲。齋謂我已出，無殊視螟蛉。成出之子即己子，恩斯勤斯，何必形而有之。仲父諱弗言，壬卒不自明。睠然舍之去，訪之不詳其故。呱呱聞泣聲，年運日以往，頭角稍崢嶸。顧大乞隕滅，願以益父齡。父歿盛亦亡，弔影傷孤煢。或乃告之故，曰汝壬所生。古音上居清湖上，去此無十程。時仲新捧檄，精廬擬橫經。悲號棄其官，人所稱。屑與親奉迎。安知世代易，人非餘故城。鄰有鶴髮媼，叩之久始聲。言我與汝母，少小俱娉婷。汝母生汝歸，去作江東行。不詳其故。不知今在無，我老猶伶仃。仲也聞益悲，臧糧事長征。六年困逆旅，人所孤。冷雨啼青燈。嘗彼無母雛，投林輒哀鳴。永豐有施氏，大屋深重扃。於焉得母處，史盛殺李泓。一夕相合并。母子更抱持，淚如九河傾。三日負母還，盜賊方拔擢。倉黃與之遇，白刃紛交橫。頓首前致辭，觀樓陳衷誠。能令激高義，相戒勿攻驚。仲昔以至行，上天降休禎。靈雁既羣集，嘉瓜復多榮。趙孟帶出。區區彼蠢蠕，豈遂無人情。聖人語純孝，厥有閔與曾。未聞樹奇節，諸頌傳森森。此道古或希，此事今可徵。我歌雖云俚，庶感蚩蚩氓。

陳南仲棄官殊親，親死續娶，六年不改其志，可謂孝矣。獨恨農桑人，不知妄之子即己子，必遂其所生，乎自有之，曷使仲不幸死於客，或死於兵，則陳氏斷焉孤無血食，盛之編豈可道哉。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杖藜饑走荒山裏。翠眉新婦雪色兒，掩面嬌啼瘦如鬼。道傍朱門照霜戟，腸斷汝翁呼不起。晚交。金魚象笏但搖擺，紈袴終然愁餓死。埋葬之禍烈。春風秋月哀思多，嗟汝少年奈老何。渠何肯學老，老則衰也。

杜子美詩，紈袴不餓死，當是多誤耳。子欲易之曰，紈袴多餓死，當亦不誤。蓋昔遊遊古人，實持平之論，搢紳子弟，誠可憐行，雖不病而呻吟可也。

番陽周節士歌

周君生長番君里，長身偉偉鬚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夏葢冬雪類纖晷。先生愛君不覩面。覩，音皮，一聲。君謂先生我知己。眞師弟。遭時戰伐多痞痞，賊衆乘之作奸宄。郡檄先生俾一洗。先生慷慨爲之起，曰彼蚩蚩聚蜂蟻，兇渠乃本家奴爾。我將笞之用折箠，披其角毛脫距髀。奴挾兵來速如鬼，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俱幼穉，周君聞之失箸匕。曰古復讐蓋有禮，師長之讐視兄弟。不可不知。我今必也書於士，走告郡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授以殳斯與弧矢。或云彼衆我無幾，盡募援兵爲表裏。君奮不顧行益駛，賈勇直前

無與比。（無之勇）賊窮鄰金計何詭。得金失賊墮其餌。與取貪夫尸諸市。（將之誅）士氣復振賊乃靡。追奔逐北剿賊壘。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柵既覆衆柵毀。生致賊奴泊妻子。判其心肺獻俎几。告於先生辭學禮。（師生之義始畢）凱旋公庭旗旆旋。散遣部伍歸耘耔。天戈耀日方南指。（時元兵已至）郡將效死弗拜跪。周君堂堂衆所恃。人咸謂君今可仕。細書降表僅尺紙。大哉公侯小刺史。（小人心師）君言我本不獲已。出爲吾師刷讐恥。（方欲仰大義不得謀喜事之名）罪人已得賊已殲。東邨西落無荆杞。不義富貴甯飲水。公毋多談且休矣。閉門高臥肉生髀。白駒空谷餘四紀。（終身不仕）歿葬金潭有廟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暇來與胄子齒。踵門涕泣言如此。嗟君壯節甚奇偉。播絃歌詩侑哀誄。

（師道殿久矣。有能奮身報師讎。至死不相背負。若節士所恥。足以扶名教。禮澆俗。當百世祀可也。）

陳旅

題胡氏殺虎圖

沙河野燕秋風蠶。棗陽戍卒車載琴。道傍老虎夕未餔。車中健婦不見夫。倉皇下車持虎足。呼兒授刀刺虎腹。夫骨已斷不可續。泣與孤兒餐虎肉。

（殺虎奪夫讐。與兒烹虎肉。奇女子也。詩亦雅稱。）

劉宗遠

山中夢母

霜月照屋壁。霜風湧江波。終夕不能寐。展轉思懷多。忽夢吾母來。宛然度山阿。但問兒衣薄。語短不及他。兒寒尚可忍。地下知如何。

（此非詩也。纔點血淚耳。何必變義乃可酸。）

黃君瑞

雙燕吟

雙燕雙雙飛。更復雙雙棲。穿花探水雙銜泥。簷前蓑壘雙哺兒。春風一雙至。秋風一雙歸。念爾失其雌。故巢甯獨依。莫學里中輕薄夫。暮亡其妻朝納姬。

（丈夫斷絃盡續。不忍故情離恩。而惟新歡是圖。且曰吾不得已也。誠如是。好逑之毋太奮人可也。）

張翥

古促促詞

促促何促促。丈夫生兒美如玉。長城遊蕩不思歸。令我隻身守空屋。（傷心在此身二字）不願汝學班定遠。不願汝學馬相如。定遠生不入玉關。相如死不還成都。但如塞翁父子長相保。得馬失馬何足道。又如龐公攜家隱鹿門。遺安遺危俱不論。貴而衣貂不如貧而糧泉。離而食肉不如聚而飲水。（雖胸激烈）身雖促促心得寬。爲汝白頭屋中死。

（父子團圓到死時。魚家比樂有誰知。陸放翁句也。貴不如賤。即此可知。讀古促促詞。更感其艱難。）

休洗紅

休洗紅。洗紅紅在水。新紅換作裳。舊紅翻作裏。回黃倒綠無定期。世情翻覆君所知。休洗紅。洗紅紅減色。雖好不如新。著時須愛惜。阿母嫁女不擇人。雞飛狗走常苦辛。

（婦人之道。從一而終。淫不失所從。雖苦何憾焉。雞飛狗走可也。回黃倒綠。輕薄兒群克終也。嫁女擇人。烏得不慎。）

陳基

雞兔行

雞與兔。皆穀育。兔愛水遊雞愛陸。（獸性本身）兔昔未別雌與雄。母不顧之雞爲伏。（一念親）雞渴不飲飢不啄。以腹抱卵誰敢觸。兔脫穀。雞鼓翼。日日庭前求黍稷。鼎鼎呼兔使之食。兔羽日權雄。一朝下水不顧雞。（非族異心）雞在岸。兔在水。賦性本殊徒絕耳。（重言以申之）雞知爲母不知兔。恨不隨波共生死。（至死不悔）

（超然大丈夫。以人子幼弱爲狀。晚歲不得其力。苦且反眼者視。而終無傷意。可憐也。雞雖說。兔則已悔矣。）

鴻雁篇

鴻雁雙雙度雁門。相呼相喚不離羣。書衝蘆葦防矰繳。夜宿關河同夢魂。（勢危則情親）稻粱既足江南闊。秋水增波葉徹脫。洞庭湖畔臥雲沙。彭蠡磯頭弄煙月。（意境安閒。頓生羨慕）一朝無事忽相達。一向東飛一向西。西飛渺渺秦山曲。東去悠悠滄海涯。秦山滄海遙相望。顧影徘徊各惆悵。山有猩鼯與猵狸。水有蛟鼉與風浪。回頭卻恨不同棲。辛苦皆因獨自飛。不問天南與天北。何時相見得同歸。（若則反本。人物一也。）

（可與共憂患。藏與同安樂。非獨君臣然也。夫婦昆弟朋友之際皆有之。足詩因物寓意。宛轉懇切。感動人情。）

楊維楨

宿瀘詞

采桑女。項如瓠。（叶注）受教采桑。不受教觀大王。大王聘之居中房。儂衣不換新衣裳。采桑女。項如瓠。宮中掩面笑喧嘩。堯舜桀紂陳興亡。宮中笑門愁日愰。（知愁惱亦無得）服后服。正后宮。（叶光）卑宮室。耕蠶桑。減弋獵。斥優伶。（見之）

旋行。諸侯玉帛走東方。王上帝號聲煌煌。

齊王不好色。而好德。故宿瘤采桑女。溝盈一言可探。遂以陷置正位中宮。佐成伯業。不然。老死井臼間。賢聲何由參著哉。

桑中操

秋夫君。娶妻五日即仕陳。五年歸來未拜親。桑中見美人。卿案。我出堂前謁夫君。走赴沂水沈我身。秋夫君。令我嗔。婦可不義。親何可不仁。斷語斬然。

書生當貴歸故鄉。意氣揚揚。知有金與美人而已。當日桑中情狀。自不堪合其妻見。況有忍義女子。能不恨刺骨乎。此婦死。此夫生。廉恥道消。衣冠無短矣。

虞美人行

拔山將軍氣如虎。神雖如龍踏天下。叶戶。將軍戰敗歌楚歌。美人一死能自許。倉皇伏劍答危主。不爲埜雉隨仇虜。江邊碧血吹青雨。化作春芳悲漢土。

漢興而楚亡。漢辱而楚榮。榮於美人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漢令何愧焉。

鬻老人歌

馬司徒。官太子師。唐尚書。林太子友又招鬻老人。二卿加祭酒。謂以高官。老人臥病就身加印綬。未嘗迫迫。老人以死謝不受十日不食珍在口。誰將王賈相劣優。老人之節世安有。

恥事異賊。殺身成仁。一旦而萬世弗視可也。淮軒雖誕。付之悠悠。

荆釵曲

扶風女。行如有孽貌如鍾離春。三十不肯嫁。獨識五噫君。荆釵服終身。井臼操必親。舉案上食如大賓。如何會稽守。精糠告去如市人。

德璘亦伯鸞。信之有素。故敏之有加。卓伯通氣之深交。會稽守精糠告去。亦所遭不幸。今必引賢者之亦施貧賤之論。夫何說之辭。

王孝子

王孝子。魏三公。此句稱說亦不經。雀人幕。鯉躍冰。孝子可移臣子忠。承孝子來。而況三老北面天子尊辟雍。承三公來。何司徒。曾。荀僕射。凱。九錫王前。昭。相率拜。孝子龍鍾亦長揖。仍指孝子說。爵號同升在三太。三太何足尊。不若鍵爲李孝孫。

老不知止。佩像班行。移孝作忠之爾何。一旦決裂。無復顧情。題曰王孝子。痛之也。

王蓼莪　并序論　古傳讀伍子胥不主之屈。此老子鉅痛。惟知有父仇。不知有君矣。使君殺父。當其罪也。宰子猶欲身代父命。況殺無罪而孝子之痛能已乎。又況君不君。爲國之賊。如司馬昭者乎。王裒痛父殺於昭。未嘗面西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世作哭墳辭。爲而不淚烏。愚莫甚焉。

悲號。稽氏之柏。嗚呼。哀之痛。即員之痛也。爲賦續蓼莪二章。

哀哀我父兮。生我劬勞。我父何罪兮。呼天以號。滿落草木兮。草木爲我槁。叶平聲。

西隔日兮。東飛雲。父貽我讐兮。讐豈我君。我懷我痛兮。我思伍員。

幾度消魂之痛。即員之痛也。予讀裒之痛。苦於員。員讐故君。裒未委質於昭也。義可復仇。猶時勢力則無濟。思伍員。恨己之不得已員也。觀其終身不西向坐。寧豈獨與而可馬者乎。

宋忠臣　桀守石頭。父子俱死。百姓歌之。爲之爲曰。石頭城。寧殺齊桀死。不作褚淵生。宋臣子之忠不忠者白此焉矣。夫死節聖經所取。裂子將之論。以寡量倚蹈匹夫之節。則宋之死節臣虞炎。桀之死。骨香莫代。淵蟲之生。臭狐腐鼠耳。遺臭之期。何取。

宋忠臣。哀桀死。石頭謠。司國是。立傳何須沈穢史。

自古革命之初。捐軀殉國之臣。鮮於史者多矣。幸而不可泯滅。論者尚未免吹求。悲哉。忠節之難伸也。所賴直道猶存。司國是者不在史筆。乃在民謠。民謠實出公論。否則徇好惡。藏唇吻。如裂子將之論。顛倒是非。可畏也。吾於桀崖樂府深有感矣。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水深兮不見泥。公身非水犀。烏風黑浪欲何濟。平聲。公不能濟。橫帆在河西。青頭少婦泣血啼。

有年不死將誰齊。公死河靈伯。妾死河靈妻。

無欠可同。有靈可依。死生從一。義之舊也。

禽言無出梅都官之作予猶惜其句律佳而無風勸之意。故予製五禽言。言若拙而意頗關風勸焉。

鷓一首

子歸子歸子不歸。白頭老蠶。晉逸齊。呼母曰蠶。慈且悲。子弗歸。待何時。君不見西江處士章九華。十年去赴邱園科。母死妻嗜未還家。

處士赴邱園科。已不復知世間有羞恥事。況乎久滯輦下。甘冒不孝之名。

鳳鏘鏘

鳳鏘鏘。求其凰。凰既得。不復念母將。不如城頭烏。日日夜夜哺母與母翔。

老不與病死朋而病死。至有子如城頭烏足矣。何必五色雞哉。世作哭墳辭。爲而不淚烏。愚莫甚焉。

覽古　錄二首

韓厥戮趙僕。不以私害公。後人援此義。往往爲逢蒙。有義可援。何怪逢蒙之多。曲逆不背本。事主可移忠。偉哉劉公論。呂

布眞難容。學術縱逐鳥獸蟲魚，是因之以沽名者也。有曲逆乃有呂布，是反之以趨利者也。不趨利，不沽名，以德報德，無負聖主矣。

孔公薦一璽，義烈節秋霜。欠心報知己，討賊尊天王。漁陽操莫憤，夫豈病悖狂。營門三尺梲，殺氣披欃槍。英烈如生。討賊尊天王，正不之心，即北海之心也。書生力弱無強援，自當不能翦滅凶逆，憤激發狂，何怪之有。得則眼人指出笑齒從來慣慣。

老客婦謠

老客婦，老客婦，行年七十又一九。小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猶存舊箕帚。不識南山阿妹北山姊，勸我再嫁我力辭。涉江採蓮，上山採蘗，採蓮採蘗可以療飢。著學西用。夜來過過娼門首，娼門蕭然黛老醜，老醜自有能養身，萬兩黃金在纖手。天織得寶錦章，繡成願補舜衣裳，舜衣裳，爲妾佩，古意揚清光，辨妾不是邯鄲娼。世變周旋，終如直截。十君丁委官非人，當正身始，過此以往，勿有說以處之。是爲二心非正君也。老鐵決然不事新朝，始終一心者也。

宋元舊

和楊鐵崖西湖竹枝歌

十二女兒不出門，父孃墳在葛嶺根。同攜女伴踏青去，不上道傍蘇小墳。十二女兒，至性如此，風聲採諸委巷，信不虛耳。

張憲

雙廟詞

雎陽戰敗血漂杵，力屈猶思爲鬼雄。紫微宮前哭一聲，激動忠肝義膽，在此一聲。朝食愛姬慕羅鼠，唐家宮殿秋草生。二陵如掌平，獨遺雙廟門前石，日有行人來繫牲。

感天揚地事業，一日國亡家破，蕩盪無遺，獨忠臣義士遺迹，長與日月爭光，古人三不朽，肖立德次立功，看以也夫。

崖山行

三宮衝壁國步絕，燭天炎火隨風滅。間關海道續螢光，力戰崖山酒一杯。感動千古。午潮樂作兵合圍，一字舟崩遂不支。檣旗倒仆百官散，十萬健兒浮血屍。皇天不還一塊肉，一瓣香焚海舟覆。猶有孤臣泣小樓，南面從容就刑戮。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者，戰氣也。鼓之而作，作而不衰，縱衰而不竭者，乃忠義之氣也。崖山之戰，鼎沸能化，來勢頓衰，而一時殉國諸臣，慷慨激昂，至今凜凜有生氣，尚何衰竭之有。

橘洲行

太湖之水分三支，汴爲長洲東去無已時。洲灣之口有大橘，一樹盤盤蔭門閭。里鄰呼爲橘洲翁，洲之上橘之下，矮屋六七間皆茅茨。孝子萬生三世以來皆居之。生衣無綾錦華，食無肉作糜。讀書談道，操履步步以古哲自勵，不肯苟爲。純孝不偶然。堂有老母白髮垂，必須甘旨備二膳。家貧不常得，十年客寄爲人訓其兒。所得金悉以爲奉母資，母病下痢，不能自潔。生即來業歸，取中帶，滿溲穢，手奉虎子，晝夜伺母，不使牀席沾淋漓。三十四字爲一句下韻。母有女，貪狠壻，不識孝義惟務利，日思剝取生家資，甚至湯藥之費，亦來掊刻。生即與之無吝辭，惟恐致鬬傷母慈，便母不能差。甚嗟。以陷終天無窮悲，卒能護持母病無恙，以終天年之壽期。嗟吁嗟，橘洲之水清且漪，橘洲之實碩且飴。飲洲之水，食洲之橘，誰無父母思哉。哉萬生孝義今古稀。我詩直欲追韓奇。指昌黎嘗爲萬生行。

孝不必別評到股，能如萬生所爲，雖曾閔何以加焉。學與詩當並傳，其日直欲追韓奇，尚斗日警語。

抱遺老人玉帶生歌　有序。玉帶生，端人也，與文山秀相，從文丞相，與間館謝先生翔友善，宋亡，不相聞，國亡，詐爲文丞相，與謝先生共入燕，哭於西市之下，復憫宋諸陵墓遭，私相葬之，藏以冬青木而去，後翻遁，卒生今日，命磨抑遺老人，而衣襟厚，強記默誦，不爲所行，亦相察重之，呼召不以名，但曰玉帶生，故作玉帶生歌。

雕子鑿於察中亡，察初宋主臣，以丞相恩賜生紫衣玉帶，至今不敢且舊服，生亦人

憶刀夜割鯉龍尾，嚙作端溪蒼玉砥。花鑽鐵面一尺方，紫霧紅光上書几。銀絲雙繡玉腰圍，翡翠古斑綠紫衣。金星鴝眼不敢現，金星鴝眼，皆石之病。案上蠟花皆倒飛。寫端生何其精彩。景炎丞相魁龍榜，撫翫不休珠在掌，背銘刻背四十四。文山銘，以青小篆四十四字，紫之玉，紫之玉，分絲絡，玉之帶，分橫縱，中之縱分瀾瀾，外之橫分自合，中時，於胸心之處，分茅茸文之處，分盤淩文天帽上。血錄至今猶可想，謝公古文今所師，典奉一慟神血垂，獨持老瓦出門去，冬青樹邊淒愴辭，天翻地覆神鬼怒，九廟成灰陵骨寒，虛陵忠魄上帝流落端生何所寓。流落一時。抱遺老人生計拙，愛把文章寫忠烈，精毫一夜電光飛，不必拯桑重鑄鐵。成仁取義，國亡與亡，天地照耀千古，同時別之類名者，提撕人也，特有之如上帶生何其多也。

郭鈞

母棄子

母棄子，子幼情可憐，子長母還去，爲子自思忘。題目母棄子，脅有所歸矣，此句動不忍分。龍爭虎鬬事翻覆，賣玦十年孫指背肉，卜

年母子安茅屋。菽水眞情無不足。（子無罪）奈何一朝辭故幃。子也慟哭牽母衣。母今棄兒不敢怨。父在深恩母當念。（節一變念不到此）母如不聞竟不留。黃昏門掩青燈愁。負米歸來忍殘泣。他家兒女何綢繆。嗟吁嘘。還來萬事足悲吒。負德喪恩滿天下。丈夫盡爲溫飽謀。婦人何得毋重嫁。

李存

昔年

（命草棚還之野。人品立見。君子如在鄉之金。小人如沃雪之雪。負德喪恩滿天下。語似過激。然大勢可視矣。）

昔年有鴈。曰頭。棄我忽作齊梁遊。雲鴻不飛音信斷。寶鏡塵昏秋鬢亂。君心一去如飄風。妾心死與黃河東。秋霜昨夜入庭樹。欲寄寒衣不知處。（纏綿不已。）

（婦人思其君子。情之正也。抑聞之。女子多怨。有時思之過而失其常焉。雖思猶貳也。如此詩得情之正。無遺憾矣。）

華幼武

編籬曲

編竹籬。密密編。朝禦雞犬入。暮防豺虎穿。交加編聯互相倚。竹密藤纏堅莫比。春風披拂百花開。一片繁華如錦綺。君不見西家有籬編不密。夜夜驚呼防盜賊。（外侮非無因。）頗言兄弟莫相疑。明日齊心編竹籬。（心之不齊。疑貳之故。）

（編籬小事。必兄弟齊心乃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且然。況兄弟耶。）

丁鶴年

胡節婦

一自失良人。年年不見春。常時折花處。青苔滿行路。卽今垂老百事非。篋中惟有嫁時衣。姑終養子能成立。差勝山頭望夫石。

（夫亡婦不改嫁。節也。能代夫全子遺辛勤撫遺孤成立。節而賢也。節不足以盡之。）

俞節婦

蚤起口號

喔喔喔。雞三唱。月姑花高堂。稚子牽衣哭。誰道天未明。簷前見紅旭。

（節婦撫稚子。愛惜有加矣。然不省蚤起時見之。）

劉基

走馬引（篇題詳見樂府古今注。考元史。明宗爲文宗奉迎。未至都。晏駕。實被弒。逆順帝位。至平元年。乃以尙書之言。撤文宗主於太廟。而詔書但以私圖傳子爲言。昧於春秋復讎之大義矣。公此詩。蓋深歎之也。）

天冥冥。雲濛濛。靑天白日中貫虹。壯士拔劍出門去。手提仇頭擲草中。（義不反顧。計不旋踵。）擲草中。血濃濃。追兵夜至深谷伏。精誠感天天心哀。太乙乃遣天馬從天來。揮霍雷電揚風埃。壯士呼天馬馳。橫行白晝。吏不敢窺。戴天之恥自古有必報。大地亦與相扶持。夫差徒能不忘而報越。棲於會稽又縱之。始知壯士獨無愧。魯莊何以爲人爲。

（大仇當報。無論事之濟與否。曰精誠感天天心哀。曰天地亦與相扶持。蓋天之所助者誠也。魯莊忘仇。何足道。夫差報仇之志終衰。誠不足也。壯士獨無愧。設而已矣。）

結交行

朋友以義合。（一句道盡。）久要貴不忘。結交或匪人。騶虞化爲狼。君不見市井人。（市井人安知有義。下文所謂市家者。抑此類也。）杯酒忽相得。傾肝瀉膽無所惜。一朝需求不稱意。（市井最傷心事。「失」呼應。仇不共戴矣。）口裏駡蚩心上蚝。（蚝俗蠔字。音交。）更聞背語觸疑心。（物相觸入。）牆角車輸亦生翅。君不見耳與餘。又不見田與竇。當其得意時。刎頸以相就。當知嫌隙反掌成。（爭利。平令祈席生戈兵。古人重結交。屢子眞其人。任文執直。羊叔之合。死生棄置安足陳。）

（明友以義合。市井人乎利而輕義。何可與私交也。張陸口實。汪客昔識之徒。爭趨勢利。與市井無異。烏足掛齒牙間哉。）

梁甫吟

誰謂秋月明。被之不必一尺雲。誰謂江水清。濟之不必一斗泥。人情旦暮有反覆。平地倏忽成山谿。君不見柏公相伸文。豎刁終亂齊。秦穆信逢孫。遂遠百里奚。亦符天子明見萬里外。乃以蓋苡爲文犀。停婚仆碑河震怒。靑天白日生虹霓。明良際會有如此。（緣歟。）而況雷角不驚殷與稀。外出皇父中黯妻。馬角突兀連牝雞。（鵾）以鵾爲鷄。狂作聖。顚倒衣裳行疾藜。屈原懷沙子胥棄。魑魅叫嘯風淒淒。（一往音節忽壯。）梁甫吟。悲以悽。岐山竹實日稀少。鳳凰憔悴將安棲。（一結指卷懷者也。）

（臣誅君。未必天王聖明。既明且聖矣。而信讒實怒。君臣之分。蓋爾不終。何故。此賢人君子所以老死草野而不悔也。）

俞懷歌（錄三首）

白鷄養雞時。夜夜啼達曙。如何羽翼成。各自東西去。昨夜霜風起。入戶復吹帷。兒啼母心酸。母愁兒不知。養兒徒養老。無兒生煩惱。臨老不見兒。不如無兒好。

（懷懷倘在天性間。悲哉。小辭寫苦情逼眞。非大手筆不辦也。）

孤兒行

蓬頭皸足誰家兒。滿面塵埃雙淚垂。爺孃棄我不待老。骨肉無人但兄嫂。兩身一氣不相知。陌路茫茫向誰道。清晨採薪日入歸。殘羹冷飯難充飢。欲言問兄兄不顧。嫂是他人更奚訴。人生一世爲弟兄。同根自合同枯榮。爺孃在日曾眷戀。願兄回看死人面。

（至親無如手足。兄不知有孤兒。何怪乎嫂。嫂是他人也。責在兄耳。兄憐孤兒。嫂乃虐之。則罪在嫂明矣。阿兄誠孝友也。雖棄嫂可也。）

病婦行

夫妻結髮期百年。何言中路相棄捐。小兒未識死別苦。啞啞向人猶索乳。箱中探出黃金珥。付與孤兒買餌。不辭朕目歸黃泥。泉下當聞兒夜啼。低聲語郎情不了。願郎早娶憐兒小。（七字句上四字無韻語。）

（病婦深危。不要其夫不更娶。能盡其夫者也。勸早娶而囑以憐兒。若爲兒娶也者。寫萬一感動夫心。他日追念遺言也。）

隔谷歌

戰鼓咽悲風。弓折不可把。弟兄隔谷不相聞。咫尺人間與泉下。丈夫誓許國。殺身非所憐。兩心本一氣。何能坐相捐。登牌四顧望。慷慨肝膽裂。不見救兵來。但見繞城鐵甲光如雪。飛禽在羅網。尚或念其飢。身爲高官爲食粟。忍見手足居重圍。相彼鴻與雁。亦各顧匹儔。挽弓射一猿。羣猿拔箭聲啾啾。烏獸且有情。人心獨何尤。嗚呼。田家紫荊雖微木。不忍聽君歌隔谷。

（此詩與孤兒行。皆爲文家作。翻篇法以微木自比。意可見矣。）

秦女休行

秦家女兒美且都。齒如編貝脣如朱。有生不幸遭亂世。弱肉強食官無誅。（有可能持三尺。無仇可報。）兄朝出門暮不返。家人悵望空倚閭。女休聞之肝膽裂。奮臂不惜千金軀。援矛一擲白日摧。仇血上濺天模糊。市人驚譟塵土沸。遲卒奔走馳金吾。有心殺人甯惜死。廟謂女走何其愚。媧法長好誰所致。令生得義吾何遺。精誠通天天爲惻。赦書一夕來宸極。路旁觀者咸歎嗟。女休出門無喜色。（不慢故不喜。）君不見景升本初之子空是男。亡家破國令人慙。

（景升本初之子。孤犬耳。國亡家破。忍恥偷生。且不可殺。何有於君父大仇。文成拈樂府舊題。借中國以盡切丈夫。不禁辭氣激烈。）

戴良

題貞壽堂

吳門盡西垂。中有楊母堂。龍煤鋪作榜。嘉名偉煌煌。亦既榮祿養。婆娑壽而康。問胡能致之。惟貞神所相。是行一不然。萬事易乃常。不賡周壽詩。卻咏棘心章。

（貞則壽而榮。不貞則壽而辱。榮辱所關。在貞不在壽。君子謂是詩也。蓋頌壽篇。）

汪廣洋

畫虎

虎爲百獸尊。罔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臨行更回顧。

（虎猶知有父子。是虎之性。猶人之性也。虎畏蟲也。可以人而不如蟲乎。藉令翹翹許。往往畫虎成。所而無與人事。雖學鵠與鵠。奚益耶。）

孫炎

宛轉詞

流黃機。響春閨。織成幼時華綵衣。玉爲容。水爲腫。二十嫁與梁家鴻。妾鼓瑟。郎鼓琴。海枯石爛同一心。雲母屏。夜向冥。郎是明月妾是星。轍淵瑚。障流蘇。郎騎高馬妾坐車。女蘿枝。延兔絲。纏綿到老郎自知。徑寸珠。水中居。團圓到老妾不如。

（兒輩與翹合。雖不入風人格調。而不愆不忘。自繼以世代限也。）

王禕

感興

女貧適人難。士窮事人易。（窮當恥。）堂堂七尺軀。道義非不貴。孰知一失身。爵祿反爲累。由來食人食。有死心弗替。出門慎其隨。大易著深義。所以古達人。隱約居亂世。（高著。）我懷管幼安。高風邈難繼。

（由來食人食。有死心弗替。二句。一篇大旨。特創使臣南抗節死。卒踐其言。志士哉。）

危素

徐人歌

季子劍有秋水色。徐君見之惜不得。徐君墓上秋草寒。季子解劍挂樹間。一死一生見交誼。嗟嗟延陵吳季子。

（詩本爲士自作。乃託之徐人。蓋生死交誼。感動徐人。徐人一時之心。即天下後世之心也。事於命題。不獨詩之清雅而已。）

張以甯

題節婦卷

妾有匣中鏡。一破不復圓。妾有絃上絲。一斷不復彈。惟存古冰雪。爲妾作心肝。死者儻復生。剖與良人看。

（鄙婦必有烈性。故能之死靡他。書之畫桂。非妹不得老也。）

題牧牛圖

胡翰

返照在高樹。歸牛度層坡。一犢牟（昔謀。牛鳴聲。柳子厚牛賦。牟然而鳴。）然赴其母。老牸反顧情何多。（詩中畫。畫中詩。）牧兒見之亦心惻。人間子母當如何。日暮倚門烏尾訛。

（子母至性。人與物一也。牧在拾出。自能感人。）

擬古（錄一首）

饮酒須饮醇。結交須結眞。貌合不足貴。言合甯可珍。（貌之外。何處求眞。結交者熟思之。）長安桃李樹。家家自陽春。（人各自營其私。氣象如此。）常時握手者。孰是同心人。（孰交。）吳中有雙劍。一奉洛陽賓。精靈颯以合。萬里情相親。（卿交。）

（結交結眞。神交也。豈若勢利之交。翻覆無常乎。握手而不同心。惟良安爲其。念之令人太息。）

趙汸

楊行密疑冢

荒郊石羊眠不起。枯冢纍纍各相似。海陵寃骨無人收。豈有兒孫來擘紙。幾堆空土效曹瞞。百戰江南帝徐李。龍山突兀表忠祠。至今父老思錢氏。

（感慨深遠。誅奸雄於既死。可爲千古不臣之戒。）

唐元

萱

憶披萊子服。種汝在高堂。汝自忘憂耳。吾憂未易忘。

（孟東野。遊子一篇。已稱絕調。此詩但未肯多讀也。）

徐尊生

掛劍臺同楊廉夫作

荒臺多悲風。下馬弔古人。古人重意氣。令人亦霑巾。滿盧化爲土。意氣千古存。顧瞻四鄰交。朝暮事仇寇。執持不言諾。慰此泉下魂。古人不可見。今人難重論。

（不言之諾。心諾也。心可負乎。泉下之魂。死人也。死者可期乎。區區割一劍之愛。高風已絕于古矣。）

錢宰

雲中兩烈婦（竹垞御覽中。載游兵掠鄰郡。强思孝。孫華氏偕于鄰劉賊死之。作雲中兩烈婦。）

雲中兩烈婦。風節何雄哉。姑督同死。兵馬倏已來。姑言我死命。所遺爾方年。少不得逃。欲自經不得。欲自刎不得。刀少婦潛致辭。不用刀與索。兒當激賊怒。婦姑頭共斫。（慷慨從容。）姑如湛盧劍。罵賊獵獵生剛風。婦如黃間弩。厲張放弦氣愈摧。（非此不能激賊怒。）厲聲激膺賊鋒。萬古雙烈誇雲中。

（游兵即鎮兵。非賊兵也。殺掠之慘過於賊。何也。杜詩婦女多在官軍中。古今同恨之矣。兩烈不幸。鄰姑並命。然萬古誇雲中。較諸倉卒抗節。死而沒沒無傳者。何如哉。）

高啓

之荆操

粤有我土。岐山之下。執是營之。惟我祖考。今我于邁。自岐徂荆。豈不懷歸。念我弟兄。民勿我思。我斯安只。國已有后。先君季子。

（國則先君之國。我何敢不懷。君則先君之子。民何必我懷。讀如仁言。瞭然古調。）

張節婦

誰言妾有夫。中路棄妾身。先殖。誰言妾撫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喚醒愚婦人。）兒讀書。妾辟繅。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側室生兒與夫似。夫不死矣。兒成名。夫瞑目。死者事無欠。生者節已完。嫡與側室之子非婦子哉。）

節婦吟

城頭黑雲如壞屋。車走爭門折千軸。姚家新婦亦東逃。舅姑驚惶兒女哭。自知數口難俱免。欲渡前溪舟倘遠。囑夫棄妾當奉親。獨赴清流不愛身。（殺事簡而盡。）此日誰能問南史。如婦曾書幾人死。

（不惜一身。免舅姑於難。婦節亦皎然矣。節而烈者也。）

死亭灣

貧賤業所棄。豈惟愚婦人。（平心之論。）主組何重輕。能令變交親。（黃可怪。）翁子告未達。妻去恥負薪。五十非晚貴。（浮雖人一張清臣。）不能待終晨。一旦謁帝閽。還家繡衣新。邸吏驚赤綬。邦人候車輪。無顏見故夫。自殺此水濱。誰知孟德耀。元在爾東鄰。（地不任咎。）

遙瀾遙狗，常談實至理也，然從來富貴之筆，尚有無終之憾，況貧薪者婦乎，死亭灣不足嗟也。

張羽

雜言 錄一首

伯鸞春吳市，伉儷乃相之。布衣日操作，椎結無容輝。居貧敢忘敬，舉案與眉齊。斯人亦何修，感彼糟糠妻。貧臣躬負薪，室家謂長辭。豈惟匹婦醜，君子諒有虧。周道興閨房，衽席詎爲微。所以卻缺耦，重耳任不疑。斯道久寂寞，搢紳爲此詩。

佳兒不得他婦，終身鰥孤，命也。命則無關人事矣。鄙陸以淑女配君子，始玉巳咏好逑，而大雅美文王，猶必曰利于妻孥，何也。乃知閨房之內，參商之間，以待相感，以莊見傳，久而不懈，其道幾乎。

唐肅

題張孟兼所注謝翺西臺慟哭記後

宮中六更初，龍鼓鼙田靈。玉沉崖浦，鹿陵忠肝一斗血，去作燕然山下土。桐江水落秋日顏，有客歌上嚴光臺。石根敲斷竹如意，萬里北魂招不來。西風又涸襟河水。元亡。故老寥寥知者幾，珍重睢陽季葉孫。箋簡能稗兩朝史。

嶺海覽沉，宋楮衛地盡矣，獨西臺片石，得羽一篇，故遺殉於千載猶宋法也。忠義文章之在天下，豈備與九鼎大呂爭輕重哉。

鍾炳

崩城操

朝從城上哭，長城與雲齊。暮從城下哭，長城化爲泥。嗚呼，城崩兮猶可築，夫君死兮百身莫贖。

浦源

結交行

敵國不在遠，舟中乃可見。炎涼不在時，交情乃可知。昔作通家好，齊言永相保。一富有一貧，便成行路人。相逢不相識，薄夫堪歎息。我不願傾北海尊，亦不願書翟公門。但願同心二三子，百年無改共生死。

交貴同心，紛紛輕薄，正爲兩心不相知耳。真交非也，因之絕交亦非也。

范宗暉

古意

稂莠終亂苗，珉瑜頗相類。君子與小人，顏面亦不異。辨之如不蚤，斯爲名德累。

唐人詩移賈入鮑肆，香氣周鮑魚，未入鮑可悟，已入當何如，即此詩末二句意也。

梁蘭

題素扇

團圓復團圓，月圓尚有虧。致身君懷袖，無有盈虧時。知君重貞素，采色亦不施。等於日託。物微幸相親，願言常自持。寒暑同代謝，用舍適其宜。古來嫌好怨，此意君諒知。

詠物之作，最尚寄興，如梁君詩是已。其曰知君重貞素，以感德期之也。曰用舍適其宜，以命分自安也。曰古來嫌好怨，此實君諒知，指往事以爲鑑也。夫嫌好之寵不終，豈非負恩薄耶，心傷而語慢，風人忠厚之旨也。

鄭幹

寄宋仲珩 錄一首

鸞斯桑下飛，青鳥海上遊。如何不同調，羽翼有短修。故人昔相見，時時話綢繆。出入念同車，無衣念同裘。一朝參商如，豈不懷百憂。初盟儻不渝，在遠倩愈周。但願似疇昔，鳥用苦相求。

在遠情愈周，讀朱書隔也，鳥用苦相求，出處不必問也，君子全交之道也。

力孝孺

勉學詩 錄四首

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死者魂魄安，生者恩義隆。一門無二志，譽欽生春風。豈惟蔡閭里，上聞天九重。祥雲及膏雨，滋我庭下松。孰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繇來豪傑士，孝子順孫便是豪傑。世世皆時雍。

題曰勉學，如詩中所云，則所謂不學而能者，何待勸乎，不待勸而自奮者，豪傑之士也，可爲流涕，可歎時雍，胥是道也，衆人疑之，且以爲大而夸矣。

莫驅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上雁，雁行如弟兄。孝弟體起，人後專就兄弟言。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能見。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良樂。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荊。同根而並蔕，藹藹共生成。心平則和氣如三春。

見人兄弟不相能，非必有大故，上坐意見不合，積久遂成參商耳。是去得失交爭，與日尋干戈何異，嘻，盍亦平其心而思之。

驅車入東都，策馬上西京。所遇何表表，莫非公與卿。旌旄出廣路，百步辟人行。前驅與後擁，不絕如雷霆。人生處困阨，孰不思寵榮。此途良足樂，此任苦不輕。任重。丈夫誓許國，身作萬里程。遠遊。永懷鼎足戒，毋使公踈傾。

畢優則仕，世既仕乃能畢乎，能其任重道遠者，仕即畢也，先生以之。

鸞鳳寡儔匹，玉樹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輕車繞廐馬，妙舞隨清歌，獨樂不如衆，中心欲如何。

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至親隔咫尺，舉首如山河。

謝貴人親疎倒置也，東家西家，疎也，至親咫尺山河何也，借軸求梭，我自爲之，以疎間親，惟貴啓之。

愛日堂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暮虞淵，堂上有親雪滿顛，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堂曰愛日，愛字象喜擂二義，篇末一句得之。

劉璞

古意 錄一首

蓂宏殁已久，其血化爲碧，堅貞邃瑩玉，光耀貫奎璧，豈惟忠誠著，乃是元氣積，冰霜悉銷鑠，劫火壓焚炙，不磷亦不緇，還爲補天石。

忠誠即元氣也，忠誠銷鑠，則元氣滅，幾乎息矣，有國者好是正直，激厲人心，所以永命之道也。

許繼

結交行

識人人識己，觸口自相譽，譽至毀亦隨。可以觸口而譽，即可以觸口而毀，前後非兩人也。憂患安能去，龐公不入城，孔明拜牀下，謝士不欲多，乃是知人者。

知人則識士自不能多，非不欲多也，疾濫交易，知人實難，如孔明以罪，乃獨爲龐公屈，心歡其知人故耳。

袁凱

江南曲

江南好，流水中有鯉魚與雁兒，汝出取魚與雁兒，養我堂上姑，姑今年老鳴聲嗚，嗚聲嗚嗚良可哀，生而不能養，死當何時回，死而不回，嗚嗚良可哀。每於聲句傳神。

悲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孝親，存孝存者大幸也，人子念諸。

雞鳴

雞鳴雙戶間，行人出門關，出門一何易，入門一何難。隨時不可無。君今行遠地，妾欲致微意，燕趙尚豪俠，殺人爲意氣，鄒魯多儒生，彬彬守經義，臨岐不惑，古稱爲明，送子遠遊，聽我雞鳴。

傷俠之分，岐路南北，鞭捉足，劍相去殺賊遠矣，託之閨中，隨別何動聽也。

獨漉篇

仰天天無窮，俯地地無垠，天地自無盡，誰爲百年人，百年之中，人復能幾。百百年中有幾人能成人也。汝不成人，憂我父母。

人不成人，呼及父母矣，父母安得無憂，是故憂志繇也。

遊子吟

遊子行萬里，母心亦如之，陸行有虎豹，水行有蛟螭，盜賊凌寡弱，風露乘寒氣，誰云高堂安，中有萬險危，寄言里中子，親在勿遠離。

遊子身勞，母氏心勞，廉傳且不堪，況賣病耶。

送曹生從師

白沙入泥沙，自黑蓬生麻，中豈不直，生子當置鄒魯間，禮義薰陶易成德。理當如是。三江雪花沒馬牛，曹生耶門言遠遊，天地苦寒子何往，負笈從師濟瀕頭，魯君爲儒我所知，規矩進退無差池。師範不可無。座中弟子十餘輩，森森玉立多容儀，子往拜之聽教誨，師嚴友親各從類，一貫爲山古所聞，百川與海終相會，他時還鄉拜庭闈，百年門戶有光輝，里中父老皆稱歎，勝似蘇家相國歸。此何年風俗，令人想然。

師道之廢，非偶然也，蓋陳澔撰敖之後，不重節義則不重詩書，不重詩書則不重師長，僥倖而取科名，嗤嗤而辨等級，百年門戶，自有光輝，從師何榮，不從師何辱，負笈遠遊，人且笑其迂闊矣，師道安得不廢乎。

王懌

隔谷歌

兄鰥因弟廢，宿兄弟本連枝，誰令隔山谷，兄受飢寒月，困辱弟欲救之，力不足，力不足，可奈何，願作高飛鴻，銜之出網羅。

象鄙之呼，後付水歌，力不足也，以其冒之饑苦，知其與託於無能者異也。

陳靖遠

拈惡行

芳池月陰春草碧。有烏有烏鳴不息。千聲萬聲道姑惡。新婦低徊淚痕落。姑惡姑惡姑不惡。努力密縫勸織作。嗟爾小烏胡不思。新婦會有作姑時。

新婦作姑。皆知姑之難。實由新婦未盡其道也。庶幾婦漸平而悔心生。然悔則已無及矣。

邱濬

擬古

依依重依依。不忍生別離。別離已可悲。況值秋風時。柳衰不堪折。情苦不堪說。願妾爲小星。君身化明月。明月貼天飛。小星恆相隨。月出星隨出。月歸星亦歸。莫學秋胡妻。相逢不相識。生者固可慚。死者亦何益。

深悲之辭。不是抹倒節義。

婦人不思夫有貳心也。思之不專一。猶貳也。讀山陰古一篇。祈徊宛轉。得情之正。

劉溥

古意

美女出齊州。容華世無雙。修眉結輕綠。麗目曼曜光。鮮紈被玉體。明月綴兩璫。巧笑發春華。氣若秋蘭芳。窈窕高樓居。宛在大道傍。媒氏致千金。奉瑟諧高張。既製合歡被。復製合歡牀。德義苟無虧。恩愛永不忘。

德義虧則恩愛缺。君臣朋友之際皆然。

李東陽

申生怨

十日進一胙。君食不得嘗。讒言豈無端。造端之巧可慎。兒罪誠有名。致謗之由可原。兒心有如地。地墳中自傷。兒生不如犬。犬得死君傍。陪事發揮沈痛無比。天地豈不廣。日月豈不光。二句寓世子之義。悲哉復何言。一死以自明。

獻公之慈深矣。驪姬之心惡矣。二五之耦成矣。申生安得不死。死矣安得不怨。或曰。春秋于也。何敢怨。曰怨而不怨。不失怨也。此詩所以可傳也。令世子自爲絕命辭。何以加焉。

綿山怨

五蛇上天一蛇蟄。綿山經月火不滅。君侯恩重翻爲愁。不如放作山中囚。君侯有臣一非少。貪天之徒但自保。弄子推者無人矣。臣心見母不見君。誰言母死非君恩。焚綿山實是恩。今辰何辰夕何夕。留與千年作寒食。

晉公子返國賞從亡者。當時必有攘臂爭功之事。故推也恥之不言祿。卒之祿亦弗及。則公子返國後有驕心矣。宜乎綿山之入而不出也。推母疑子默君。推不決明言。時以一怨自引歸。眞純臣心事哉。

避火行

夫人避火。避火不可。婦人不下堂。下堂若殺我。夫人避火。避火不可。我身有傅。還有姆。傅姆不來心獨苦。君不見宋姬一卒春秋悲。文姜辱死南山詩。

不避火而死。輕於鴻毛。不可避火而不死。死乃重於泰山矣。文姜辱。千古同恨。安得挽天河洗之。

國士行

漆爲癘。炭爲啞。彼國士。何爲者。趙家飲器智家頭。一日事作千年仇。快心事不可爲。報君仇。爲君死。斬仇之友仇魏魏。臣身則亡心已矣。

論讀一死。能感動全趙之士。其心有以感之也。心可已而不已。則臣忠義炳然。長存千古耳。

牧羝曲

嗟汝陵。咄汝律。羝可乳。節不可屈。咄汝律。嗟汝陵。留爲我死。不作汝曹生。生入朝。身已老。有淚猶沾茂陵草。天遣生還人畫圖。不然誰識冰霜貌。

蘇氣激烈。在前八句。後五句言生還者天也。天將以之彌忠義。蘇君廟不及此。

馮婕妤

圉門晝開熊不守。婕妤當前乘嬪走。荷君光寵捍君危。不然安用賤妾爲。第一義。君身如山妾如葉。君有不虞安賤妾。第二義。亦知倉卒非賢恩。恩多妒深翻在睫。馮婕妤。昔非勇。今非怯。掖庭佞兒何喋喋。

倉卒非賢恩。婕妤心亦不光明也。恩多妒深。抑亦君聽之不聰。有以啓之。不然。掖庭佞兒雖多。何豪能移哉。

斷絃曲

扇聽焦桐聲。夜聞斷絃音。阿女有父資。家學在一琴。生書五經石。死給十吏札。司徒坐上歎。胡雛別時哭。阿女有父情。情鍾爲雌篤。有舊何必教。有女翻爲辱。君看荀爽女。一死萬事足。

節烈自應根天性。豈書來必淆人心。然教女必以正。以正而得邪者。吾見亦罕矣。何謂正。曰如紀所謂學女事以共衣服之類是也。

耗狗歎　耗者能。犬多毛貌。

石頭城中鎖將死。父忠臣。兒孝子。袁家小兒遲不住。乳母怒。門生喜。殺郎君。要賊利。天地鬼神須察汝。鬬場開。耗狗戲。狗噬狂。生如噬矣。狗亦有知能報主。齊朝司空空姓褚。

狗能報主。弟乃背而。殺人之性不如犬之性乎。殺郎君。要賊利。此亦異類之所欲得而甘心者也。不然。誰噬夫奚爲。

司農笏

司農手中無寸鐵，奪笏擊賊賊腦裂。賊雖未死氣已折，奉天天子雙淚橫。十年棄卿負卿，臣身區區勞記憶。平原太守骨未識。

知殺不知殺，兩君有何優劣。蓋疏忠親佞，所由來者久矣。事後歌悼，無益於禍敗。載籍史冊，復雖相仍，昭然可鑒也。

青巖山

青巖山，甄郎高風不可攀。祿山使者封刀還。賦不敢害。入東京，見黃蓋，帝敕僞官階下拜。蓋死。鄭虔貶死王維生。故人獨有蘇源明。挨風知勁草，一時名士優劣不可掩。君不見舞象悲啼樂工哭，賊斫工師分象肉。至今猶香。

或問何謂名士風流，曰臨大節而不可奪，眞名士也。眞名士自有眞風流。豈區區才藝之謂哉。風蘇才藝，非王鄭比，而志氣皎然不污，辭之連矣。

王凝妻

妾生愛身如愛玉，玉可玷，身不可辱。生不逢智男子，彼氓何知妾爲恥。揮刀斷臂不自謀，已看此臂爲妾仇。不恨妾身出無主，但恨妾身爲婦女。君不見中原將相誇男兒，朝梁暮周皆逆旅。

中原將相，丈夫也。朝梁暮周，曾妾辱之不若也。西遷樂府，與歐公五代史傳論感慨同也。

花將軍歌

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川谷。衢體無一刀鎗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不信。檣頭萬箭集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部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冥。賊平身歸竊兒去。簡哲。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墮水不死如有神。浮槎爲舟蓮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圖。孫來抱兒遂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攀膝置泣復歎，雲汝不死猶兒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倘是男兒身。杵比部，嬰比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岳，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同千鈞。

王守仁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宛然夜雨對牀之思，三復合人悲惻。

周瑛

履霜操

母兮兒憎，父兮兒怒。跼蹐天地，僭不知其故。父在高堂，兒在郊圻。晨興履霜，踵血淋漓。荷衣不暖，梓曾子。尹伯奇採梓花以爲食，正梓花即今業梨花，奔間採之暴乾，藏之可以爲蔬。食不飽，不即捐溝壑。念我父母，父本兒愛，母本兒憐。一朝放逐，實兒之愆。

維鳥有殼，維蟲有蟄。父兮母兮，其或歸我。

屈仲紫論舜能使瞽瞍底豫，本云，正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朱子取入集註，謂其知者人之心，更能盡得微也。詩篇中一朝放逐實兒之愆二句，伯奇心事如見，亦底蘊盡先生之旨矣。

邵寶

三一亭詩爲俞吏科作

暇登西岡亭，我懷樂其子。有言感予衷，千載猶仰止。生三事之一，誰能不由此。出爲升堂由。阿。入爲趨庭鯉。親。廊廟與江湖，奇生其憂喜。君。俯仰天地間，念念何能已。有不盡吾心，有如此溪水。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一也者，蓋乃心而已。詩人繫其旨，故曰有不盡吾心，有如此溪水。

沈周

望月思親爲章諶作

章郎五歲失其母，恃有父存未知苦。長來見父不見母，欲入地求地無戶。仰天見缺月，似我獨見父。明朝又是月圓時，死者安能復如此。常常見月便斷腸，天或哀憐爲風雨。

寓孝子之心，似迂似癡，能使人哀傷之，惟其誠而已。

烈婦吟

泣潰西滸，薛媛邵婦。邵吏坐法，逮者如虎。逮悅薛嬪，佻語肆侮。以上六句，二十四字，簡古無比。薛醜其醉身雖經，誓不辱夫以死明。黃犀辟塵塵不生，白玉絕玷玷不或。性如是。嗚呼竟家久欲平，後人立石題烈名。

薛媛，吏人鄙，決然死，一佻語不悔，性之烈殆過玉潔雲。此不特數而能者也。立石題名，重之以詩，所以立教也。

陳璚

銀簪詞　沈回奴死節。

爺孃養我身，從小不出戶。銀簪雖掠鬢，荊釵未成婦。蘆港深深孰來此，擾擾紅巾照溪水。無門別逃避，有計深拜跽。奴願從將軍，奴尚眞處子。辰良日吉禮所重，野合私從世應鄙。紅巾不疑身免辱，愛生者衆愛死獨。銀簪不刺股，銀簪不錐目。咽喉三寸氣出入，此氣一斷難再續。切題。君不見元運衰海宇，析人男子官柱國，抱持馬足慌拜賊，頭上朝簪高一尺。不堪與閹奴作婢。

拜賊求生，既曾國求榮者何如，彼知發憤兩義。此亦倫經一息而已，嗚呼，觀沈回奴何如哉。

墨布袍　僻提刑抗節不仕。墨布袍者，宋或淳道士福建提刑德清僻汝舊寮所服。元初以遺老廬授福建儲官，固辭不就，服袍背云，南宋遺民，今爲百姓，雖雨曝塵蒙未嘗暫脫。

墨布袍，麤且黑。心中事，背上墨。宋時遺黎元版籍，寒暑風雨甯暫釋。直教蓋棺覆我首，領纏我骨。死不貳。死不在閩廣，生苟依木石。安能易彼章與黻，俯首躬身福州伯。產安敬貳。

李夢陽

河之水歌　二章。有序。河之水歌，李子以某子作也，以子追不及。

河之水，流澌澌。望父不見立河干。

河水滔滔，舟子搖櫓。東方漸明，我不得渡。

情景逼真，或疑子追不及，蓋作者有感焉，而託之河水，是未必然。

幽憤

小草生枯桑，芊芊競芳辰。雖云殊本根，寄託各有因。自我罹幽囚，忽焉經浹旬。我兄千餘里，渺渺長河津。妻子日望予，蒼蒼隔西鄰。所幸二三友，笑言越昏晨。宵燈促燕膝，昵暱忘苦辛。患難苟相得，毋論骨肉親。

患難相得之友，惟道義是親，富貴氣亦時有之，若落阱下石，豎狗齒不食其餘也。

何景明

行路難

牀有織綺，篋有織素。請君視綺還視素，憐新不如莫棄故。何等緻精。尊中有酒罄有餐，聽我爲歌行路難。衆中歡樂多志氣，豈知他人不得意。他人者，肆之之謂。白日有時不照地，安能保君常不棄。

大河奏彩西北轉，織女牽牛不相見。由來天上亦別離，何怪人間有悲怨。世情磷薄惡度睽，駕車馳馬如雷電。少年不得君愛惜，紅顏勝人亦何益。二句，即古詩遊時而不采，將歸秋草萎之意。

信陽行路難二篇，借閨情以敍懷於遇合之際，思君悱惻，騷人之遺。

歐大任

短歌行

樂樂自生，人情反本。生世幾何，倏忽已晚。去者日疎，來者日親。水流同源，木生同根。父母兄弟，豈伊異人。況有旨酒，云胡不飲。白日冉冉，明膏繼夕。調軫鼓絲，樂我親戚。春有催耕，秋有促織。歲事方勤，及此游息。今日同堂，明日異鄉。聽我短歌，心如之何。

詩家短歌行，無非經傳無聊不平之詞，獨此篇忠厚悱惻，感人至性，能使讀之者化薄敦篤，教寬也。

程誥

妾薄命

鴛鴦者爲誰，託君寒帶箕。綺羅彼嬌體，令色巧言辭。婉孌媚昕夕，中心安得知。一朝忽求去，背面多詆訾。君固非薄子，曷釋行路疑。蒼蒼陰崖柏，不瞻太陽輝。獨在侍巾櫛，君奚怒妾爲。

巧佞輕於去就，則宜宜巾櫛間者，心可知矣。其曰君固非薄子，蓋明明以喫日期之意，仍厚也。自邑山人觀城集，髮然可觀，屋居瀕河，去歲蓋爬尺，當與意有伊人之感。

王寅

懷橘

青青者橘，有冽其芳。懷言懷之，歸遺阿母。嗟嗟羣兒，性多若此。日征月邁，漸化狼與兕。嘗彼橘兮，渡淮水。昔爲橘今爲枳。

凡物易其性，弗能良，豈獨異橘然哉。語曰，孝衰於妻子，是妻子能易人之性也。雖非鳳毛麟趾者，讀山人詩，可以興矣。

斷機

兒入閨機聲軋軋，鳴千絲萬縷縱復橫。投梭下機向兒說，抽刀一割絲縷截。絲縷截兮正不成，昨日杼軸

徒縈縈。學未成而中廢，棄前功，傷孝道，莫此爲甚。其牽也，馬牛而襟襟，必此輩也，可勿戒乎。

徐階

送趙甥赴衛輝幕

汝母予之姊。六年長於予。予昔生十齡。夜燭誦詩書。汝母執女紅。晨夕與予俱。茲事四十年。想像昨日如。頭顱各已白。相望天一隅。每憶骨肉情。中宵起嗟吁。春來獲見汝。差足慰煩紆。汝今幸有官。汝母當怡愉。汝本故家子。書香羅巾裾。予衰愧忝竊。早晚賦歸與。汝宜兩念此。奉法保民譽。祿養倘能久。庶報生汝劬。

甥之官。劉氏以詩贈行。情義躬至。於此見作者立言之體。

張時徹

留郎曲

三月以來無一晴。郎今欲行猶未行。日日鳥啼行不得。郎心不定妾心驚。情景恍然。芳花盡被淫雨妒。出門咫尺迷毒霧。風吹白浪立如山。勸郎莫問江頭渡。哀猿叫月不可聞。妖蜮含沙距知數。深林魑魅巧弄人。百丈長蛇斷行路。赤狐黑鳥時邪。黃金之印大如斗。數奇不得懸君肘。有時錯誤犯刑書。咄嗟那復保身首。此時遊魂何處歸。此時空房難獨守。不如炊黍且蒸藜。相對繩樞與甕牖。室陋婦同心否。

明哲保身之道。託歸國鄉口中。談虎色變。此矣人邪。

孫一元

自君之出矣。絳二首

自君之出矣。冷雙何所依。不能見君面。但見篋中衣。
自君之出矣。生死那可知。不能保君身。但保篋中兒。

徒有識人。持國體之正。

羅洪先

聞述。絳一首

貧瑟久不御。絃柱生埃塵。朝日上高堂。拂拭娛嘉賓。一彈不成聲。再彈音奪倫。借問何以然。棄擲非所親。
豈無陽春曲。掩抑難爲陳。操執習乃化。妙理難遽臻。結交苟不深。切磋未有因。義勝比語。終終無補。

交淺者戒言深。言不深。何由親邇而勵善也。君子取益友。能實受其益。惜深交耳。

郭本

渠楊椒山祖墓

滾滾數行淚。遠爲楊椒山。反覆讀諫章。五內皆清然。自昔如絃直。纍纍死道過。機事淵海深。誰能測其端。
青分宜之奸。更險更深於古之柄臣也。天聲震西北。地軸搖東南。日月復薄蝕。山湮谷成淵。問地地不語。籲天天不憐。孤愁何所極。塞於天地間。

忠慨以諫臣誅死。寬於正則。懷沙。當時柄臣。又上官大夫輩所不容矣。詩人目擊其事。叫呼天地。忠憤勃發。視投賦弔湘者異代興感。未免纏其侵游。然清寧靜君於此處定不凡也。

陳第

感古。絳二首

古人事主。彌勵厥心。豈無過動。終不愧人。先軫慢唾。鬻拳兵臨。箕役致命。伯宮自刑。英英風烈。丹青古今。
去之千古。肅肅我欽。

勵厥心。誠心也。過動。動於誠也。誠則何憾之有。以死自誓。英烈千秋。信哉誠能動物。無古今一也。

楚昭反國。說反屠羊。鞫師存國。弦高鄭商。居處卑賤。陳義既常。雖謂草澤。而乏貞良。嗟嗟貴仕。名利膏肓。
視彼二子。冥鴻天翔。遠得思失。則智昏。而猶之不復。

陳勝軍敗。勸去介胄。苦心讀書。大有所得。觀此詩陳義甚高。識判深切。當時士大夫。得無愧其言乎。

徐渭

述夢

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鶯雄嗟惡倡。兩意茫茫鑿曉煙。門外烏啼淚如雨。

新倡不諧。輒思舊倡。思之所結。形之夢寐。情意何堪遽也。

道堅母哀辭

道堅母在時。隨我遊五洩。適當大雪辰。衣濕不能熱。道堅解衣我。絮厚百銖綿。莫結切。云是母氏絃。每出必繼經。有婦非不勤。母自嗜搖拮。去此不五春。母與子長別。子來屬哀篇。忽值天雨雪。春候思條桑。秋至感鳴鶪。念昔濕衣裳。命箸忘好拙。

母之愛子。事必躬親。蘭繼之親。子孫之親。不敢假手。寄老人眞切之性。如此哀辭。感動人心。惟其眞也。

王叔承

董節婦　董節婦姓袁氏，江西吉安之永豐人也。年二十而夫死，婦以姑在不從死，許身以節事其姑。良孝。正德中，閩寇盜永豐，婦及姑被執，婦固慕死不可奪矣，又持其姑哀泣請死，求賊生之，會夫之兄寧願求賊生其弟，亦哀泣請死，賊義之，皆得生去。同執者金生親見之云。余友人胡津為縣永豐，聞節婦事甚詳。節婦有遺腹子，已孩，孩子名行仁，節婦孫矣。婦今年八十有六，行仁走千里來吳會，乞銘言為大母壽。吾知善非大母心也。歐董節婦，給胡永豐刃，曰有劉某妻龍氏者，為賊投井而死。董節婦孝烈難，婦孝烈難。同時矣。

閩會昔寇永豐縣，董家袁婦遭兵亂。直從閩寇起，作法極老。不惟全節全其姑。全節易，全姑難。萬刃交前不顏變，夫之母甯獨死。夫之兄又請死，豈曰婦人慙孝子。寧士秩然。悲辭鬼神慴，烈氣金石開。婦求生姑子生母，一時爭死天所哀。至情感賊賊斂手，滌其見之金秀才。與傳聞異。董節婦節孝兩難及，二十守寡逾八十，寒江凍雪孤鈴立，有孫千里來乞文，告予往事青袍濕。罵賊投井死亦奇，當時更有劉家妻。不惡節婦堙埋。

節婦本賤妾，自有司以例上聞外，便是文人之貴，然文有三難，強則不足傳，略則不能傳，失實則不如無傳，請託行，風斯下矣。

呂坤

豫國士

身可漆，炭可吞，啞癡何足辭，難酬國士恩。君頭為飲器，安用我頭存。橋上廁中誰在此，義士甘心趙襄子。

君不見東鄰再嫁妻，能為後夫死。

再嫁死後夫，豈非恩情分厚薄哉。程子有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如失節之萬萬不可，則正學先生之論，讀書得其正矣。

張恆

合歡詩

庭前雙瓊樹，嘉實何離離。鳳凰忽來集，載鳴復載飛。鳥常比其翼，樹亦連其枝。宛若夫與婦，燕爾良亦宜。綢繆結深心，蘼婉要終期。登樓操瑟琴，音響一何諧。人生在志合，豈必及宴私。和德家乃昌。志合則德和。泰交亦若斯。

夫婦之和，如猶如友，非嘻嘻之謂也，君臣之和，一德一心，非泄泄之謂也。故必參而後為交，好而後為逸也。

岳利聲

柳林操　并序　秣陵有柳林者，建文殉難臣黃侍中觀豐夫人二女，寓在焉。侍中奉昭勸王夫人知其必及於難，先是招魂葬之江上，而後自沈於江，兩女並隨死。岳于展其墓而悲之，作柳林操。

河瀾瀾兮白日翳，露塗塗兮不可履。吾足陷於汙泥兮不如其蹈於水。上顧滄浪之天兮下竢夫子。

建文殉難之臣，死得其所，甘如飴矣，而要女不免戮辱。何哉，黃夫人從容就義，見發於事先，其知不可及也。

謝肇淛

送練中丞道齋歸家　有序　自金川門之變，練公子甯以御史大夫抗節死闕下，闔門荼毒，獨有侍婢抱匿孤子，匿民間得免，展轉入閩，為人庸保，六世孫綺者，為新甯陳孝廉掌書記，為歷戊戌，孝廉計偕入浙，有江右楊生應鮮同舟，先一夕，生夢練公剃鬚，已心異之，比入孝廉船，見書記侍側，非昔不識，指問何姓，答曰練，生心動，叩之曰，得非吾鄉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淚流滿面，生益驚，詰之，具得其狀，祖以百金為贖，孝廉弗受，遣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恒，且九族赤矣，歸將何為，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者，以幣來聘，綺以衣巾傳奉公詞，皆感泣田園百畝，一時聞者，莫不歎息泣下，以為天道有知云。

燕山日黑黃塵起，金川門外鼓聲死。長樂宮為瓦礫場，殿庭流血成海水。御史大夫練子甯，手持三尺干雷霆。覆巢自分無完卵，一門百口歸冥冥。事去人亡二百載，蘆荻蕭蕭餘故壘。長陵楸柏已十圍，孤臣遺骨今安在。釣龍臺下水可揖，新甯城東山巇巖。灌園誰能識法章，傭肆猶堪藏李燮。用事恰稱。一日天迴地轉時，千金購出練家兒。若教之鬼終不餒，行路聞之皆歔欷。我登鍾陵山，遙望石頭城，甯為孝孺死，不作陳瑛生。瑛不過譯。為君慷慨歌一曲，悲風颯颯江波綠。

忠臣之脊不當絕，大道也，人道所在，人心無之，猶然共成其事。夢弟為之兆耳，練公忠節，齊光日月，歷久英靈不沒，理亦宜然。

袁宏道

妾薄命

落花去故條，尚有根可依。婦人失夫心，含情欲告誰。燈光不到明，寵極心還變。只此雙蛾眉，供得幾回盼。少緣心久。看多自成故，未必冀衰老。譬彼後開花，不如初生草。

谷風婦人，德音莫違，猶然見棄，況區區以色寵乎。失夫心，不待衰老，新愛奪之也，故白髮色不敵帝。

劉榮嗣

怨詞

吐心在君掌，有何不可見。妾持此一心，久已荷君盼。君心不向妾，掌自背君面。在君反掌間，在妾千古怨。

古怨詞多矣，無如此痛切者，婦人之不敢向背在反掌間，嗚呼，心可易吐哉。

董應舉

雜作

小宮事大宮，曲意逢其喜。事親能若茲，豈不稱孝子。

曲意事上宮，猶能更新，曲意事父母，為孝子易，人能勉其難者，不肯勉其易者，何也，貪位保祿之念重，報德罔極之心輕，無怪乎孝子不多見也。

王醇

決絕詞

火滅不復然。泉出不歸源。君心既已死。捐玦向平川。由來負心人。負心則心死。頭上無青天。

周鑑

孝子魏君學海

有烏栖中林。夜半巢忽覆。兩羽既傾折。遺雛甯復數。嗟哉魏公子。痛父無能救。乞食向長安。知交孰肯顧。投書數千言。聽之耳如寒。世路已如斯。呼天但搥首。扶櫬江南歸。墓傍日相守。父存不敢先。父歿不敢後。含涕入下泉。一死良無疚。

孝子魏君。贈太常卿大中子。以父死冤。哀毀不食亦死。鄉人私謚孝烈先生。海內莫不稱之。此詩可代哀誄矣。

尹嘉賓

前湖詩

前湖何氏七娘子。羅襪不汚殉節死。湖上鴛鴦不敢遊。湖上蓮花無並頭。

貞烈之性。誠可敬也。何難之不可敬也。

方以智

析楊柳歌

男兒辭父母。涕泣對妻子。女兒辭父母。涕泣心中事。

男兒辭泣。爲妻子哀也。女兒辭泣。爲父母假也。涕泣正未可一例看。

朱一是

結交行貽胡四鶴高

生年不滿百。戚戚憂終日。謀事常苦疎。責。結交常苦密。主。交密夫如何。如以膠投漆。不能復相離。況乃三歲隔。故人江之南。一水渺何極。近日鯉魚風。吹浪過江北。我獲雙鯉魚。提刀剖魚急。腹中無素書。鯉魚長歎息。古詩十傳。

懷交遊之不終也。書問疎闊。情好可知。其曰結交常苦密。有悔心焉。先生棄遊新安。予年未弱冠。幸接名宿。遊葬讀其詩。猶覺慕不已。

吳天泰

示族子

人生各分定。如面異黔皙。讀書求仕宦。運數杳難測。不如事田畝。勤苦但食力。我家本清門。少年從知清出。爲何物。中葉漂流失。沿溯不絕。遂成江河。相將習游閒。遂乃離樸質。游閒樸質。如冰炭水火。勢不兩立。流覽五服遙。頗喜見諸姪。水國采菱魚。陸沼種秫秫。上可事高堂。俯是甯家室。少游嘗有言。歎段與下澤。鄉里稱善人。庶幾念祖德。樸質乃祖念祖。

或問游閒樸質。何以相妨。曰樸質者。書之基也。遊則淫。淫則忘書。一也。游閒必比昵小人。成羣。酒醉喪檢。二也。博弈飲酒。詩書束閣。實自修。心曰藩。三也。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而禽獸也。不過習游閒。離樸質之流弊耳。吾以爲水火冰炭者此也。

金鉉

拜文信國墓下

復姤自天運。臣道無終窮。俾殉節士所恆。寧足矜子功。偉哉一文士。毅然任即戎。棘行若履坦。所在吟淒風。一息苟可奮。安忍即瘡聾。九死固所甘。但惜炎運終。堪嗟生祭者。不足語微衷。

以模人不肖之心。度古忠臣烈士之心。謂黃冠歸故鄉一語。乃信國當俘生運。王炎午之生祭。能激信國以死。而奮全其忠。無不可也。曾觀歷代革命之際。人臣殉國事。有太段相類者。吾願操氣家成人之美。奬勵勉義。勿恣爲汙衊。甘以不肖自待可也。

王士和

絕命詞　士和御史興之子。薪城備禦使。其妻於城破時先自縊。忠臣孝子節婦。萃於一門。

痛余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我父母一聞之兮。涕滂沱以彷徨。以身殉國難兮。雖于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哀世溷濁兮。四維不張。亂所由來。大地無容身之隙兮。願隨我父母歸於帝鄉。

忠臣孝子節婦。必有所託而傳。託之於詩也。詩何所託。託於三者。足以不朽矣。

韓洽

周烈女

何家郎。身病亡。周家女。心暗傷。懸朱幡。縞素裳。夜竊起。懸高梁。鉉。周家女。信節烈。不知男女貴有別。女道婦道相懸絕。雖許字。尚未婚。目未識何郎面。足未踏何郎門。女兒之身父母身。何爲忍剸慈親恩。捐軀欲徇他家人。舍身爲取義。殺身爲成仁。非仁復非義。自經溝瀆眞無因。嚴。何郎母。方臥疾。朦朧曉夢中。新婦奔喪來。人室。朝來聞訃知女死。心既悲。仍竊喜。昔日病。今良已。鉉。夢中語。不足憑。若言女有靈。雖死猶如生。從來女子不出閨。何得盲禮私自行。嚴。郎家來。載靈櫬。生未偶。死相於。舟前忽躍雙鯉魚。雙棺權寄古寺居。鄉人聚觀咸嗟吁。上請當事旌門閭。鉉。背經濟禮不可訓。徒詫奇節驚庸愚。在家從父嫁從夫。禮經明明不可踰。頗言正告閨中姝。嚴。

爲字未婚。如周氏女。可以無死。其說已具歸先生自女論。或問貞與烈可互稱乎。曰婦可以烈。女而烈也。稱名已未安。安守自不字。殊死之謂。死而稱自名。實不相符。謂以此拗。則貞烈不可混稱。而大義亦瞭然無悖乎。讀先生之論矣。

石儲失去地理書一册經歲覓歸作珠遲篇次韻和之

方術種種皆誑語。相地之說害尤巨。人世禍福本自求。豈有補瘡翻得黍。誘之天命已不然。何況駕言地所與。（顛倒）著書欺衆徒紛紜。智者誠宜付一炬。（對針失書說）古人喪葬有定期。（還歸誤人師不在葬師下）兆宅雖卜有常處。安有擇地幷俟時。停喪不葬歷寒暑。悖禮非分覬福澤。（覬福祥送鬼所擯棄）（非分之福澤天且誅之）致令死生皆失所。起爭滋訟傷骨肉。平地無端成險阻。（新安為甚）願君悉屏非聖書。修道致福咸自予。天經地緯亘古垂。慎勿旁求別機杼。

不孝子久停親喪。貧求吉壤。而某言則曰。吾無書穿。但鑿淺水蟻。安先人遺體而已。心曰相背。自欺欺人。金許而惜。至死不悟。卒貽遺者以暴骨之慘。嗚呼。是風不息。終安所底。葬師可拒。葬書可焚。獨德俾富貴之心。膠黏釘釘。牢不可拔。奈之何哉。詩曰相地之說害尤巨。害在乎人心以富貴耳。

王錫闡

國有君

國有君不立太子立監國。立子要當急奉迎。立弟始知重社稷。（二句了了）社稷危。君不歸。社稷安。君自還。（四句只十二字。言更曉暢）都門揖讓臣民歡。誰為謀主生讒言。南城樹可伐。東宮位可易。復儲未許己復辟。哀哀其豆煎何急。

爭國何心。讓國何心。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讓者仁。則爭者不仁矣。易儲復辟。爭耶讓耶。

吳振蘭

和孟東野審交詩

枳棘初生時。青青似柑柚。滋養待成林。芒刺傷我手。結交非其人。不但初心負。名義如日星。斯人等埃垢。（小人之尤）君子田中禾。小人田中莠。同畝而異根。安得秋實茂。留為管華薄。莫學蘇李厚。（薄者得厚者失。故曰審）厥初或依違。鮮終誰執咎。

親者無失其親。故者無失其故。指小過言也。君父大倫。出處大節。於此一點。交道絕矣。依違且惜有。鮮終之悔。又何足言。

曹臣

郝公琰墓下作（詩經新本）

郝之璽。今已矣。憶君棄我已三年。一棺裹骨黃泉裏。我欲呼君君不起。慘柏悲松聲聒耳。幾莖瘦草不成叢。是我頻來淚澆死。

丈夫淚為知己流。臨歧時亦悲可也。忘相與淺深不同。恐藹以資草例耳

王鎬

吾族（紀事詩）

吾族在宋代。輪翩稱名門。頗執仕韓節。終元無顯人。大明既中天。稍稍登縉紳。迨茲三百年。葵葉被國恩。小子最不才。暮忝觀國賓。迨茲祚中絕。空傷嫠婦魂。五人下農祿。（祿亦祿也）四葉太平民。祈死非吾分。偷生愧此身。悠悠蓋棺意。欲與古人論。

（雖病於垂死之際。神閒氣定。見之於詩。眞不愧從容就義。）

郭良史

嫠婦行

昔嫠婦。夜夠雨。今也殊。罷機杼。昔嫠婦。但短髮。今也殊。施六珈。昔嫠婦。恆潛身。今也殊。出拜人。昔嫠婦。出辭緩。今也殊。訴夫短。（更可恨）

一結歸也。何今昔神塑若是。蓋風俗澆。而羞恥之心久矣。此詩疑為當時諸公。載不仕之節。不能襲種谷歷居然挾帶氣。干預時事者作。

周容

行路難

餐晚食。盜甘。見疎交得久。（道義交。又當別論）明月不常圓。牽牛不常耦。古人重別離。相思勝聚首。

交以疎得久。有慨乎言之也。還不曰交誼。乃曰行路難。等交道於行路。寧可見矣。

周簧

結交

弟兄本同氣。所稟或有殊。（剛柔靜躁不一。所謂氣質之性。）一朝意氣乖。靦然如道途。（易不平心。）結交乃異姓。反覆誠可虞。肝膽空自許。安知非見誣。徒然事談笑。緩急何所須。嗟哉今之人。結交良已愚。

結交良已愚。知其為懲餐而吹虀。反覆誠可虞。然豈可因噎而廢食。君子出門。同人輯睦。遠猶中道也。

郭愛（國變）

京邸病革自哀

修短有數兮。不足悼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子之不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能脫然於垂死之際。在女子大難。愚愛弱質。姑待至性。不可滅也。

曹壽奴

贈伯姊

草有並蒂花。木有連理枝。果有合歡核。豆有同根萁。魚或比目遊。鳥亦比翼隨。同功繭作綿。合卷玉爲巵。我與子姊妹。願得不相離。出必同車輪。居必聯屋楣。見月每共弄。弄珠定鬟蕤。子妝我掠鬢。子盥我奉匜。我衣擣子砧。子澣汗我私。機張我續織。鏡聽子象持。子寒我衾襉。我餔子粥糜。寒輒擁子背。暑還扇我肌。子女迭相抱。帷帳恆並施。生從比肩人。歿以百歲期。

女兄弟子歸後。能依然親衛無間。如曹氏者。洵昏有定。通國稱中郎。不妨采以風世。

僧宗待

遣興

龍化不改鱗。士達不改身。借問當路子。如何秦賤貧。仲尼稱大聖。原壤乃狂人。光武有天下。嚴陵實隱淪。故舊不可忘。何況師友親。方外人且盡師友。嗚呼千載下。此道如埃塵。

故舊以情膠。師友以義膠。厚於情而薄於義。是謂倒置之民。世衰道喪。方且倒置而不自知。可歎也。

登庭、春意爲胡景仁作

春庭福萱春日長。春風吹友春親香。閉門讀書母在堂。讀書至今不忘。百畝之稻五畝桑。不可少。豈能忘憂無憂可忘。

勸懦子。晨蔬須擣不須鹽。婚喜率姑姑自喜。勸能率姑更何憂。阿孫來來花下戲。慎勿傷花失婆意。尚能著鹽之鹽。

蔬菜可忘。則萱不必樹。此士庶人率親之基樂也。況慰慰淺淺。俾子知初著何如鹽。

詩倫後序

江南程君翼山。自其鄉來。攜新安夫子所輯詩倫而告予曰。子其略述數言。此夫子之命也。竊謂詩之本於倫。發於性。白窮稽極妙。以求其彷彿而不可得。甚者學其體度聲律。一或相似。則衆推爲雅製。是倫之係於詩也豈小哉。今莅集之作。襲古今。辨文質。如咸英之奏。衆音皆鳴。而笙竽琴瑟。各有列位。反覆上下。以歸於中。奇而不縟。正而多風。質而能贍。蓋中古之雅音歟。夫詩之爲道。自天地事物之狀。風雲月露。怪奇可喜之觀。山川之偉麗。草木泉石之怪特。存乎人者。哀樂感歎。無聊不平。怨誹之思。閒適之趣。所感非一。雖然。此詩之苗裔也。若吾夫子之輯是編也。而專於倫。豈其截取一體也哉。所謂詩之至者。未必不備於斯焉。夫子林居二十年。於學無所不究。時發於詩。往往鎔鑄變眇。不可躋攀。又以其暇日。詮隨古今詩。是編甫成。而夫子遽棄世矣。銘僑素不知詩。況於是集之廣大而深宏者。奚足以贊且論耶。雖然。有夫子之命。不敢以默。於是泫然流涕而書之。并示翼山。以訂其得

失焉。淸溪門人李鍾僑百拜謹識。

興觀羣怨。繫乎君父。則五倫之外。無所謂興觀羣怨者。古今詩話。莫如孔子矣。倫有正變。詩亦有正變。孔子刪詩。新臺桑中。東門溱洧。列之風。節南山繁霜。小弁民勞。板蕩桑柔。著之大小雅。凡以志乎倫之變而懲其極焉者也。其在正風正雅無論矣。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褒貶。與詩之貞淫。其勸懲則一。漢詩上接國風。然柏梁之君臣。河梁蘇李之朋友。白頭吟之夫婦。雖悱惻纏綿。殆未可以倫當之也。詩遞變於蕭統。而齊梁綺靡之習興。至唐才調縱橫。格律屢變。如李杜韓元白諸公。諷切時事。爲能得樂府之遺。降至西崑香奩諸體。姦聲濫志。徒以悅人而已。谿翁先生詩倫一編。直可爲戡紅暈碧者之針砭焉。雖詩之流品。代有傳人。未可一格限。然使太史陳風。其必不以此易彼也。昔姚氏之文粹。呂氏之文鑑。眞氏之正宗。凡近體皆不收。意存復古。然不若此選之簡而不雜以腴。莊不而局於理。使人一唱三歎。悠然有世教之思焉。不悖於孔子矣。谿翁遊宦後。屏跡家居。著書甚富。此特其寄興之一。以余忝聞僚。命其門人翼山。攜至吳門。屬余與伯兄艮齋是正。爲撮其概如此。翼山同弟左卿。襲侶校讎甚勤。得並識。康熙丁酉夏日同里後學吳瞻淇識。

玉臺新詠考異

撰　舒容紀

玉臺新詠考異序

六朝總集之存於今者，文選盛行，而玉臺新詠則在若隱若顯間，其不亡者幸也。自明以來無善本，趙靈均之所刻，馮默菴之所校，悉以嘉定宋刻爲鼻祖，然觀所載陳玉父跋，則傳寫譌脫，自宋已然，跋又稱得石氏錄本補亡校脫，然則竄亂舊本，未必不始於斯時。陳氏茲刻，蓋亦功過參半矣。崇禎癸酉，距今百有餘載，意其書已不存。乾隆壬申，忽於常熟門人家得之，紙墨完好，歸然法物，摩挲遠想，如見古人，然亦時時有訛字，馮鈍吟云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信矣。乙亥六月，余自雲南乞養歸，檢點藏書，多所散佚，惟幸是本之僅存，林居無事，稍理舊業，偶取閱之，喜其去古未遠，尚有典型，終勝於明人臆改之本，用參校諸書，仿韓文考異之例，各箋其異取之由，附之句下，兩可者並存之，不可通者闕之，雖可通而於古無徵者則別附註之，丹黃矻矻，蓋四閱月乃粗定，耗日力於綺羅脂粉之詞，殊爲可惜，然鄭衛之風，聖人不廢，苟必知其意，溫柔敦厚之旨，亦未嘗不見於斯焉。乾隆丁丑二月廿一日河間紀容舒序。

玉臺新詠序

陳尚書立僕射二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

（漢氏曰：大唐新語云：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艷詩，時號宮體，晚年欲改作，而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新詠，以大其體，檢此則是書之撰，實在梁朝，署名如是，明是後人所加也。）

夫凌雲概日，（藝文類聚，文苑英華，皆無夫字。）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璫瑁爲押。（押，文苑英華作帥，案白珠爲簾，以璫瑁押之，見于漢武故事，則作匣爲非。）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夫淩雲概日，（藝文類聚，文苑英華作大家，于對句不相儷偶，又對句用段巧娥之笑，譏事，乃見魏前文，河間指鉤作鬼，今從文苑英華。）本號嬌娥。（本賦，文苑英華作大家，于對句不相儷偶，又對句用段巧娥之笑，譏事，乃見魏前文，河間指鉤作鬼，今從文苑英華。）帝宮人，見馬緘中華古今注，嬌娥則未詳所出，疑爲漢書外戚傳。）曾名巧笑，楚王宮裏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案擬擬女手，謂本蘇詩，手如柔荑，固亦衛風之辭，則未盡政當連作斷魏其，疑誤。）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藝文類聚作，觀時明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考藝文類聚亦作衛，文苑英華作家，誤。）

（文苑英華作，非直二字，異字上多一無字，案閱詩二句，言其禮教，自宋刻誤脫也。）

（文苑英華，皆作其艷妻天賦，名作非直無異，乃正與本意相反，檢藝文類聚，亦與沈宋刻持相同，婉約是二美華誤。）

弟兄協律，自小學歌，（自，藝文類聚作斗。）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引，藝文類聚作曲。）非關曹植。（關，藝文類聚作因。）鼓瑟于楊家，得吹嘯於秦女；以至龍聞長樂，（以至二字，宋刻作至者。）鳳下聚至無如之相。（鳳下聚至無如之相，文苑英華，文苑英華作，今從文苑英華。）陳后知而不平，（知，藝文類聚作妬。）畫出天仙。（天仙字，諸本並同，然無意義，疑爲天仙之誤。）閻氏覽而遙妬，至如東鄰巧笑，（文苑英華，文苑英華作，今從文苑英華。）

・英華作且・誤・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于甲帳陪遊鼎宴騁綺腰於結風長樂鶯歌奏新聲於度曲散鳴蟬之薄鬢（嘯・文苑英華作明・）照墮馬之垂鬟（墮・文苑英華作髻・誤・）反緩金鈿（鈿・文苑英華作鬟・）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四句與下文不屬・疑有脫落・）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姮娥競爽驚鳧治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情・文苑英華作晴・案晴疑誤・）藝文類聚宋刻作時・）文苑英華作雲飛・六甲・宋刻作太甲・案六甲謂飛十二事・封以白玉・高樓玉函・事出漢武內傳・兩本均誤・今從宋刻作太・案度曲未終・文苑英華作六・）不應・宋刻作未・今從文苑英華・）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標帙散此紹繩（紹繩・文苑英華作綢編・）氷對玩于書帷長循環於織手豈如鄧學春秋（說豈字・文苑英華・誤・）儒者之功難習實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觀・文苑英華作館・）流詠止於洞簫彼諸姬聊同豪貴猗歟彤管無或譏焉（末四字・千志堅四六法海作麗矣香匱・于義未解・亦未詳所據・疑明人所臆改・非舊本也・）

昔者崔光傳曰・天情冲靜・動定恆愚・齊書王文殊傳曰・婚義滅于天情・官序空于豪拙・庾信謝二字・本南北朝之習語・蓋說情爲嗜・夫人步隨孤氏墓誌曰・敬愛天情・官容禮典・則天情二字・本南北朝之習語・蓋說情爲嗜・又說晴爲時・耳・發以文意・外說晴・顯然・今改正・）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瑠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林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吳命注本改累德爲誅德・引晉書左貴嬪作萬年公主誅事爲證・案劉勰文心雕龍曰・誅者・累也・累其德行・誅之不朽也・然則累德之謂・即指作誅・不必改累爲誅・）其侄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椒宮・藝文類聚作椒房・）柘館陰岑絳鶴晨嚴（嚴・文苑英華作嚴・藝文類聚宋刻作木・誤・）銅臺靜（臺・文類聚作樓・文苑英華作閣・誤・）五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賒・作余・文苑英華誤・）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寢寞多聞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中宮・藝文類聚作宮中・注謂皇后之宮・沈括夢溪筆談宮字出漢書袁帝紀・亦作中宮・）牛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散蓋於百驍（驍・本皆作百驍・惟馮氏校本作百驍・案神異經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蓋而說與不接・又西京雜記曰・郭舍人善投壺・激矢令還・一矢百餘返・謂之骨驍・驍・不爲輕・作驍・誤・謹佐顯然・故從馮氏校本・）爭傳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獨茲愁疾（疾・文苑英華作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篇章二字未詳・舊文類聚作篇連・）不可（舊文類聚宮中・案古人撰錄・文選・）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筆・藝文類聚作墨・）撰錄藍歌（藍・文苑英華作選・案古人撰錄・文選・）編輯遺集（曾朝之撰・文選・）凡爲十卷曾無參于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舊文類聚而已下有也字・）於是麗以金箱（文苑英華誤脫・）裝之寶軸三臺妙迹（迹・文苑英華作札・）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文苑英華作高・）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蠹・文苑英華作蠹・）飛六甲（甲・文苑英華作雲飛・六甲・宋刻作太甲・案六甲謂飛十二事・封以白玉函・事出漢武內傳・兩本均誤・今從宋刻作六・）高樓紅粉（文苑英華作高樓紅粉・誤・）綴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既・宋刻作未・案度曲未終・文苑英華・）宋刻作今從文苑英華・）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玉臺新詠考異十卷

國朝紀容舒撰。容舒有孫氏唐韻考，已著錄。是編因徐陵玉臺新詠，自明代以來刊本不一，非惟字句異同，即所載諸詩，亦復參差不一。萬曆中張鋐修本，多所增竄，茅氏刊本，又併其次第亂之，而原書之本眞益失。惟寒山趙宧光所傳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本，最爲近古，近時馮舒本據以校正，差爲清整，然舒所校，有宋本所誤，而堅執以爲不誤者，如張衡同聲歌，訛恐慄爲恐瞟，訛莞蒻之類，亦以古字假借曲爲之說，既牽強而難通，有宋刻本不誤，而反以爲誤者，如蘇武詩一首，舊本無題，而妄增爲留別妻之類，復僞妄而無據，又有宋刻已誤，因所改而益誤者，如塘上行，據宋書樂志改爲魏武帝之類，全與原書相左，彌失其眞，皆不可以爲定，故容舒是編，參考諸書，眞合各本，傲韓文考異之例，兩可者並存之，不可通者闕之，明人刊本，雖於義可通，而於古無徵者，則附見之，各箋其棄取之由，附之句下，引證頗爲賅備。他如塘上行之有四說，劉勳妻詩之有三說，蘇伯玉妻詩誤作傅元，吳興妖神詩誤作妓童，徐悅妻詩誤作悅妻，其妻詩又誤作悅，梁武帝詩誤作右歌，以及徐幹室思，本爲六首，楊方合歡，實共五篇，與王融徐陵之獨書字，昭明太

子之不入選。梁代帝王與諸臣並列之類。考辯亦頗詳悉。雖未必一一復徐陵之舊。而較明人任意竄亂之本。則爲有據之文矣。惟漢魏六朝諸作。散見永樂大典者。所據皆宋刻精本。足資考證。（按文淵閣書目宋刻。見王肯堂鬱岡齋筆麈。）以書藏中秘。非外間之所能窺。其間文句之殊。尚未能一一參訂。今並詳爲校正。各加按語於簡端。以補其所遺焉。

玉臺新詠考異總目

卷一

古詩八首
古樂府六首
枚乘雜詩九首
李延年歌詩一首併序
蘇武詩一首
辛延年羽林郎詩一首
班婕妤怨詩一首併序
宋子侯董嬌饒詩一首
漢時童謠歌一首
張衡同聲歌一首
秦嘉贈婦詩三首併序

秦嘉妻徐淑答詩一首
傅毅飲馬長城窟行一首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一首
徐幹詩二首室思一首情詩一首（按目所云二首即下室思情詩不宜複出以宋刻列目如是姑仍舊本書之宜複）
繁欽定情詩一首
古詩無名人爲焦仲卿妻作併序

卷二

魏文帝於濟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一首
又於濟河作一首
又甄皇后樂府塘上行一首（甄皇后三字衍文說見本篇附下）
劉勳妻王氏雜詩二首併序
曹植雜詩五首
樂府三首
棄婦詩一首
魏明帝樂府二首
阮籍詠懷詩二首
傅元樂府七首
和班氏詩一首
張華情詩五首
雜詩二首
潘岳顧內詩二首
悼亡詩二首
石崇王明君辭一首（併序明字宋刻訛作昭）
左思嬌女詩一首

卷三

陸機擬古七首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周夫人贈車騎一首

樂府三首
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
張協雜詩一首
楊方合歡詩五首
王鑒七夕觀織女詩一首
李充嘲友人一首
曹毗夜聽擣衣一首
陶潛擬古詩一首
荀昶樂府詩二首
王微雜詩二首
謝惠連雜詩三首
劉鑠雜詩五首

卷四

王僧孺七夕月下一首
顏延之爲織女贈牽牛一首宋刻牽牛下疑衍七夕二字
秋胡詩一首
鮑昭雜詩九首
王素學阮步兵體一首
吳邁遠擬樂府四首
鮑令暉雜詩六首
邱巨源雜詩二首
王元長雜詩五首
謝朓雜詩十二首
陸厥中山王子妾歌一首
施榮泰雜詩一首

卷五

江淹四首
邱遲二首

沈約二十四首
柳惲九首
江洪四首
高爽一首
鮑子卿二首
何子朗三首
范靖婦四首
何遜一十一首
王樞三首
庾丹二首
此卷及上卷目錄體例特爲不同蓋廝沙人隨意書之非孝穆之舊既不害於宏旨亦姑仍宋刻

卷六

吳均三十首
王僧孺一十七首
張率擬樂府三首
徐悱詩二首
費昶一十首
姚翻同郭侍郎采桑一首
孔翁歸和湘東王班姬一首
徐悱妻劉令嫻答外二首
何思澄三首
徐悱答唐嬢七夕所穿鍼一首
此卷目錄題例蓋差與均王僧孺張率徐悱又加樂府雜詩蓋廝沙人隨意爲之今亦姑從宋刻以存舊式徐悱答唐嬢詩一字首姚鉉謝名以外下證又別併考出題詩於題[illegible]末本題下

卷七

梁武帝詩一十四首
皇太子聖製四十三首
邵陵王綸詩三首

湘東王繹詩七首

武陵王紀詩三首

此卷雖可疑者莫過此卷最可信者亦莫過此卷國號爭所必無三王直斥其名似亦非體此可疑當日帝王介乎其中於理亦似不倫然考漢書藝文志冠于漢人之首其儒家孝文傳十一篇列於劉敬之間知帝王製作與臣下合編乃自漢以來之舊文之上則此例實敬于唐而此書編次猶存古法按人之所增故與首署陳官同一例耳

卷八

蕭子顯雜詩二首

玉鶴和吳主簿六首

劉孝綽雜詩五首

劉遵雜詩二首

王訓奉和率爾有詠一首

庾肩吾雜詩七首

劉孝威雜詩三首

徐君蒨雜詩二首

鮑泉雜詩二首

劉緩雜詩四首

鄧鏗雜詩二首

甄固奉和世子春情一首

庾信雜詩三首

劉邈雜詩四首

紀少瑜雜詩三首

聞人蒨春日一首

徐孝穆雜詩四首

吳孜雜詩一首

湯僧濟雜詩一首

徐悱妻雜詩一首此有舛誤見本詩條下

王叔英妻雜詩一首

卷九

此卷目錄凡一人一題者皆書其題一人數題則總標曰雜詩例又不同今亦從宋刻之舊

歌詞二首

越人歌一首

司馬相如琴歌一首

烏孫公主歌詩一首

漢成帝時童謠歌一首

漢桓帝時童謠歌一首

張衡四愁詩四首

秦嘉四首贈婦詩一首

魏文帝樂府燕歌行二首

曹植樂府妾薄命行一首

傅元雜詩七首宋刻誤為五首又魏盤中詩一首未刻

張載擬四愁詩四首

晉惠帝時童謠歌一首

陸機樂府燕歌行一首

鮑昭雜詩八首

梁寶月行路難一首

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一首

沈約雜詩八詠二首宋刻原註六首在卷末首宋刻誤作四首今改正

吳均行路難二首

張率雜詩四首

費昶行路難二首

皇太子聖製一十六首

湘東王繹七言春別應令四首

蕭子顯雜詩七首

王筠行路難一首

劉孝綽正廣州景仲座見故姬一首

劉孝威擬古應令一首
徐君倩別義陽郡詩二首
王叔英妻贈答一首
沈約古詩題六首（前沈約八詠條下已述六首在卷末不雜又出沈約一條且古詩題三字尤鄙俗顯爲不學者所竄入也）

卷十
古絕句四首（宋刻誤脫句字）
賈充與妻李夫人連句三首
孫綽情人碧玉歌二首
王獻之詩二首
桃葉答王團扇歌三首
謝靈運鄐中贈答二首
宋孝武詩三首
許瑤之詩二首
鮑令暉寄行人一首
近代雜歌五首
吳歌九首
雜歌三首
雜詩一首
丹謝孟珠歌一首
饒塘蘇小小歌一首
王元長詩四首
謝朓詩四首
虞炎有所思一首
沈約詩三首
施榮泰詠王昭君一首
高爽詩一首
吳興妖神贈謝府君覽一首
江洪詩七首

范靖婦詩二首（續宋刻作解夷五卷所列不同今考唐書改正）
何遜詩三首
吳均雜絕句四首（雜宋刻誤作新雜樓詩題改正）
王僧孺詩二首
徐悱婦詩三首
姚翻詩三首
王瑳代西豐侯美人一首
梁武帝二十七首
皇太子聖製二十一首
蕭子顯二首
劉孝綽詩二首
庾肩吾詩四首
王臺卿同蕭治中十詠二首
劉孝儀詩二首
劉孝威八絕初笄一首
江伯瑤楚越衫一首（瑤宋刻誤作藩）
劉泓詠繁華一首
何曼才爲徐陵傷妾一首
蕭驎詠柏複一首（柏宋刻作翔誤見本詩題下）
紀少瑜詠殘鐙一首
王叔英妻暮寒絕句一首
戴嵩詠欲眠一首
劉孝威方體雜意一首
詠佳麗一首（此卷目錄凡一人數詩者皆總題其數孝威此詩獨另題例不當一明爲續附）

玉臺新詠考異卷一

清　河間紀容舒撰

古詩八首

昭明選古詩十九首，皆不著作者姓名，品曰：「觀其文心，醞藉自日以，陳古詩佳，四十五首，疑枚叔是。」又曰：「其外去者日以疎，」亦爲驚絕矣。各據所見取枚叔之作，而此八首不取傳毅，曹王之說，查年代，顯遠，傳聞異詞，爲者驚絕矣。各據所見取枚叔之作，而此八首不取傳毅，曹王之說，查年代，顯遠，傳聞異詞，亦爲驚絕矣。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長跪，太平御覽作「跪問」，「長跪問」，「長跪問」，「長

倡。樂府詩集作使。中庭生桂樹。華鐙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侍中郎。樂府詩集作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絡。樂府詩集作騎。從樂府詩集作從。觀者滿路旁。滿。古樂府作盈。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鶴字未詳。然諸本並同。無從校正。大婦織羅綺。羅綺。樂府詩集古樂府作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作。太平御覽作調。誤。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安坐。太平御覽作徐徐。調絲未遽央。

相逢狹路間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皇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為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氊毯。清白各異尊。酒上正華疏。此句未詳。樂府詩集酒上作酒止。亦不可解。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柸。談笑未及竟。左顧勑中廚。促令辦麤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廢禮二字。諸本並同。然不可解。盎盎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末句。古樂府作亦勝一丈夫。樂府詩集作一丈夫。勝一丈夫。則鄉寫之誤。樂府

隴西行　漢魏樂府體例不一。郊廟樂歌。則增減其文以就之。多依律以製調。短。相和樂歌。則或節其歌句。或採他詩數句益之。或兩詩之中。各取半章合歌也。但取音調之和諧。倘有一二文義之可求。後人不究其本。一一誤執為本詞。或強為相聯訓。結盈。即或疑為脫誤。採半章者也。其分合增減之迹。倘有一聰不解者也。此詩自好婦出迎客以下。支不與前相聯訓。結盈。即或疑為脫誤。採半章者也。大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蕩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為吾綻。下綻字。馮氏詩紀作絕。案廣韻綻訓衣縫解。絕訓補縫。則兩字皆應從日。然流俗相沿。補縫字皆從之。上綻字仍從衣。下綻字不應獨從古。今並依宋刻作綻。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隅。斜柯。馮氏詩紀作斜倚。考梁簡文帝遙望詩曰。散漫斜柯底。是倚古語。梁簡文帝詩曰。散漫斜柯底。紅蕤。斜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豔歌行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臾。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皚如山上雪。案此詩即白頭吟。郭茂倩樂府詩集引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古辭如山上雪。此篇亦曰樂府詞。後人因西京雜記之說。白頭吟。卓文君以實之。古人詳慎。然西京雜記但曰文君作白頭吟。去後來腸斷遠矣。白頭吟。樂府代之樂。此詞也。節。疎。其增減入樂之詞。亦關轉處。故其下增入樂所歌。相決絕下增入平生共城中二句。東西流下增入郭東亦已明文矣。其實竹竿何嫋嫋四句。宋志有。樂府詩集作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將負汝去。羽毛日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時嘱顧羣侶。淚落縱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末二句及不相離。樂府詩集載此篇作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樂府詩集作羅列行行

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李延年歌詩一首（併序疑後人所此書體例文選前八卷皆收五言詩而長短歌詞則皆入第九卷此歌入樂府詩中此書自唐迄宋皆不甚行並無善本是正好事者輾轉傳寫各以己意附益遂所以不免雜亂舊本則變亂正文好事者必

西溪叢語作奥・誤・

秦嘉妻徐淑答詩一首此亦歌詞・特連兮字爲五言耳・然通篇無別之作・亞于團扇・則當時固以爲五言詩矣・而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敍懷，瞻望兮踟躕，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輝，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霑衣，

蔡邕飲馬長城窟行一首邕作漢詩所自典此本合後人編入蔡集・遂即據此・

青青河邊草，河邊・文選五臣注本作河畔・草者・按樂府解題・青青河邊草，不時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一首・此亦當入第九卷・蓋以典中郎時代相接・題目又同・遂竄置于此耳・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章，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柱，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闊，明知邊地苦，宋刻誤脫明知二字・文義・樂府詩集亦明然・

句格俱不諧・今從古樂府補入・

徐幹室思一首馮氏校本分此詩前五篇爲雜詩・後一篇爲室思詩・註曰・知何題・檢諸本都作雜詩・按郭茂倩樂府詩集・室思一首・所題較姑爲可信・今據文偉長本集・不傳・其詳・昭明・亦正不作室思・又載宋孝武自君之出矣一首・亦作擬室思・古詩紀・以五首爲文・既相屬・亦唐人舊本・可互證・趙・相同・本・或・茂倩所見之本・郭茂倩所記・作室思・以六爲五耳・然第四首與第五首・一・本・可定・所見之本・旁・證一字之異・又或疑原本爲一首・不得以本・分爲二・之例・凡一題數首者・今亦題爲一首・宋人傳寫・而輕改古書也・今輯獨從宋刻・分此之書・

沉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興，念與君生別，各在天一方，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飡食，懷慊常饑空，端坐而無爲，髣髴君容光，其一

峩峩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以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每聽昔鴻恩，賤軀爲足保，其二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詞，飄飄不可寄，徒倚徒相思，題篇二句・與又類聚作・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君獨無返期，君獨・我獨・爲文・類聚・自君之出矣，明鏡不復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其三

慘慘時節盡，閑業復彫零，喟然長太息，君期慰我情，君期二字未詳・疑爲期者之譌・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馮氏校本註曰・按活本揚本此句下・有雙雙當戶織・相見常日稀・句・檢郭茂倩樂府詩集・無之・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早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愼莫留，府吏長跪答，伏惟啓阿

・專誤・安得鴻鸞翔，覩此心中人，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悁悁，何言一不會，復會無因緣，其五

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別來歷年歲，爲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鮮君時見思，其六

情詩一首

高殿鬱崇崇，廣庭淒泠泠，微風起閨闥，落日照堦庭，時曜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君行殊未返，我飾爲誰容，鐘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惟聞燕雀聲，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酲，

繁欽定情詩一首・按李善註洛神賦・引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不知君在何句下・附識備考・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即幽房，侍寢執衣巾，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悅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鐶，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條脫，何以結恩情，佩玉綴纓纓，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鍼，何以結相於，相於・古樂府作相投・

何以慰別離，慰・宋刻作擬・案西京雜記・擬頭部・乃丘檢之名・云不得云金薄・而以今類聽改之・太平御覽作表・

金薄鏤蟬頭，蟬・宋刻作擬・案西京雜記・擬頭部・乃丘檢之名・云不得云金薄・知非譌字・今從之・

耳後玉瑱鉤，何以答歡忻，紈素三條裙，忻・宋刻作裙・案初學記裙部引此二句・則據書作裙・又太平御覽引此二句作・何以合懽忻・紈素爲衫裙・義可兩存・併附識之・

何以結愁悲，曰

絹雙中衣，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旰兮不來，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沾襦，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陽，日中兮不來，凱風吹我裳，逍遙莫誰睹，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躑躅長太息，遠望涼風至，俯仰正衣服，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來，凄風吹我襟，望君不能至，悲苦愁我心，愛身以何爲，惜我華色時，中情既款款，然後尅密期，裳裳蹈茂草，茂・作花・樂府詩集・謂君不我欺，

厠此醜陋質，徒倚無所之，自傷失所欲，淚下如連絲，

古詩無名人爲焦仲卿妻作併序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傷之，爲詩云爾，樂府詩集時下有人字・末句作加爲此詞也・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早時相遣歸，府吏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愼莫留，府吏長跪答，伏惟啓阿

母今著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赴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愼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仃煢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自生金縷文類聚作金縷）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籠六七十（籠字未詳疑是字之訛）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箱籠四句御覽作交文象牙交文象牙籠交作交文象牙籠）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人賤二句文類聚作交文象牙籠交作交文象牙籠）留待後人（留待句語意不醒文類聚作鄙不足迎後人留待後人）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袷裙（袷裙本宋玉賦語）蹈絲履頭上瑇瑁光腰若流紈素（按腰如創意腰如束紈素四句本宋玉賦語）耳著明月璫（璫耳著明月璫指如創意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纖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母聽去不止代六詩乘馬母聽不止・樂府詩集古詩類苑作阿母聽不止・樂府詩集皆同宋刻作阿母）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御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未刻譏脫此二句文義不續今從樂府詩集）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吾既若見錄不久當復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圓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誓違二字疑是當違之訛古從字・詩乘蒲書並作何・按無罪過・不似問詞文義是・然猶不官所本・蓋明人推求文作當・顏延年秋胡詩自行慙諸已句・李善文選註本亦作當・可以互證・）汝今無罪過（無・詩乘蒲作何爲是・）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恚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意恐此事非奇（奇字疑爲宜字之譌・）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更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祿遣丞請還（請還二字未詳・）說有關家女（說・樂府詩集作誰・誤・又吳顧命註曰・序云劉氏・此云關家・未詳或字之誤也・按此二句文義不屬・說有云有亦複・疑此句下脫失二句・不但字句有訛也・）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恨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謂・宋刻作言・誤・）從樂府詩集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義郎說三字未詳・樂府詩集作郎・亦不可解・）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婚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

府吏要誓會永無緣登即相和許便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使和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駱駝如浮雲（駱駝・新字正・從馬・宋刻誤・）白鵠舫四角龍子旛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踯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聘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登字疑當作發・）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剛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朝成繡袷裙晚成單羅衫晡晡日欲暮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藏・宋刻作臧・誤・）從樂府詩集）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挂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旁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起・宋刻作立・誤・）今從樂府詩集）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玉臺新詠考異卷二

魂文帝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一首此詩代擬藝文類聚作徐幹作・蓋而別題有曰所答據外・體明詩梅・禹可金謂八拙于作偶矣・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作冽冽・藝文類聚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作歲月馳・藝文類聚歲月無窮極，作歲月馳・藝文類聚會合安可知。

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作悲鳴・藝文類聚

又清河作一首

方舟戲長水，湛濫自浮沉。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可念，但願恩情深。

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

又甄皇后樂府塘上行一首此錄藝文類聚作・塘上行・紛紛古詞・蓋或文帝作・類聚所載・皇后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貴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修修・從軍致獨樂・作君・樂府詩集延年壽千秋・歌・郭茂倩樂府詩集・以此一曲爲本・以詩增減之・然之邊地・從爲中曹樂延所年千秋・均非本詞所載有・蓋鄭都故事所載・乃・刪節之本・此詞及哲樂所載第・首・則皆增加之本・而本詞則久佚・矣・後人不得其本詞・哲因樂此所本與・增減・梅小禹・金蓋古以樂府・解題曰詩・集前引志云・清生我池中・綠華何當・諸集錄皆云・其曰・樂生・我池中・綠華何當・諸集錄皆云・其・調與甄君后生所別作離・又英引以鄙貧中歲故事・・麻枲以麻・菅・蒯・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旁能行仁義・仁義・・選詩補註作・謂人義・引禮・夫義・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

玉臺新詠考異　卷二

二一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旁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貴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修修。從軍致獨樂，作君・樂府詩集延年壽千秋。歌・郭茂倩樂府詩集・以此一曲爲本・以詩增減之・然之邊地・從爲中曹樂延所年千秋・均非本詞所載有・蓋鄭都故事所載第・首・則皆增加之本・而本詞則久佚・矣・後人不得其本詞・哲因樂此所本與・增減・梅小禹・金蓋古以樂府・解題曰詩・集前引志云・清生我池中・綠華何當・諸集錄皆云・其・調與甄君后生所別作離・又英引以鄙貧中歲故事・・麻枲以麻・菅・蒯・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旁能行仁義・仁義・・選詩補註作・謂人義・引禮・夫義・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貴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修修・從軍致獨樂・作君・樂府詩集延年壽千秋・

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束身奉襟帶，朝夕不墮傾。倘終顧盼恩，（倘終句，宋刻作倘顧終盼，今從樂府文類聚。）永副我中情。

南國有佳人，榮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湘川沚。（選詩補註作日。）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時暮，榮耀難久恃。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閑，選詩補註作西。西古音先，子韻亦通。）長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金爵，樂府詩集並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暉朝日，（暉，文選作輝。）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安字未詳。）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歡。（歡，選樂府文類聚作懽。）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蔓自成陰。與君初婚時，（婚時，樂府詩集作定婚。）結髮恩義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纏綿棠棣篇，好樂和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絕嚮不接，（絕，樂府詩集作紀。）嘆息不能已。北林下有交頸獸，仰有雙棲禽。攀枝長太息，淚下沾羅襟。良鳥知我悲，延頸對我吟。昔爲同池魚，今若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于今。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悠悠，宋刻作愁愁。）今從樂府詩集。

浮萍篇（樂府作蒲生行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清，藝文類聚作綠。）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無端句，藝文類聚作中年獲罪。）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朱黃自有芳，（有芳，藝文類聚作內芳。）誤。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新人句，藝文類聚作佳人雖成列，無，藝文類聚作不。）行雲有返期，君恩儻中還。懷懷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愁心，宋刻作愁愁。）今從樂府詩集。日月不常處，人生忽若寓。（寓，宋刻作遇。）今從樂府詩集。篋笥裳衣裁，纖紈與素。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發

棄婦詩一首（婦，太平御覽作妻。）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標青。丹華灼烈烈，璀采有光榮。（璀，宋刻作皚。今從樂府詩集。）光榮暉流離，可以戲淑靈。（此句未詳。馮氏詩紀歟作處，亦不可解。）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拊，宋刻作樹。今從太平御覽。）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併。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時暉還入房，肅肅帷幕馨。搴帷更攝帶，撫節彈素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馮氏詩紀本集不詳。）

蹠。（蹠，馮本作躅。）今從樂府詩集。乃卞令和詠，按子建集，後人所輯，實非原書。太平御覽載此詩，亦云曹植作。）蒐紈明僞遺之耳。）

魏明帝樂府詩二首（前一首，文選作古詞，怨歌行。然歌文類聚亦作魏明帝詩。）

昭昭素明月，（素，文類聚作淨。）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吹，宋刻誤文類聚作入。按微風徐入，似不作從文選。）今從文選。羅帷自飄颺，揽衣曳長帶。庭煩下高堂，（煩，宋刻作從，今從文選。）春鳥向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侶。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清涕忽沾裳。（文選末有行立吐哀吟，二句，吳氏詩紀本舊二句，本書十。）

種瓜東井上，再再自纏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太山。蔓絲無根株，蔓延自登緣。葦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完。被蒙邱山惠，賤妾執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阮籍詠懷詩二首

二妃遊江濱，逍遙從風翔。（從，選詩補作沖。）交甫解佩環，婉孌有芬芳。猗噫情歡愛，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蘼草樹蘭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石，宋刻作磬，今從文選。）一旦更離傷。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懌，藝文類聚作澤。）聲折似秋霜。（此句未詳。）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雪歡愛，夙昔同衾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傳玄青青河邊草篇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期。春至草不生，期盡歎無聲。（歎，藝文類聚作漢。）感物懷思心，夢想發中情。夢君如鶺鴒，比翼雲間翔。既覺寢無見，曠如參與商。（參與商，吳氏本此下有夢君結同心，既覺寢無見，曠如商與參四句，亦無之。知僞後人闌入。）河洛自用固，（此句未詳。）不如中岳安。回流不及返，浮雲往自還。悲風動思心，悠悠誰知者。懸景無停居，忽如馳駟馬。傾耳懷音響，轉目淚雙墮。生存無會期，要君黃泉下。

苦相篇　豫章行（樂府詩集作豫章行苦相篇。）

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男兒，宋刻作兒男。）誤。今從藝文類聚。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愛，藝文類聚作慶。）不爲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垂，宋刻作無，誤。今從藝文類聚。）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脣。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夫漢，（夫漢二字，吳本作仰陽。）心乖甚水火。白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蹤參辰。

有女篇　豔歌行

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箱。（媞媞，馮校本註一作提提，案提提語本國風，並同。無庸改字。藝文類聚作媞媞。）媞媞，東箱，樂府詩集作和樂。公食大夫禮曰，公揖退于箱，又史記高帝紀，東序之屏也。然則箱東序，古亦通矣。）蛾眉分翠羽，明目發清揚。（目，樂府詩集作眸。）丹脣皓齒，秀色若圭璋。巧笑露權靨，（露，樂府詩作靨。）靨，亦詩集作。）柔媚不可詳。容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

頭安金步搖。樂府詩集注：一作首戴。顯耳繁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爵垂鮮光。爵，樂府詩集作羽。樂府詩集作珠。文袍綴藻繡。玉體映羅裳。容華既已麗。已，宋刻作以。今從樂府詩集。誤。志節擬秋霜。徽音冠青雲。徽，樂府詩集作懿。樂府詩集作人。誤。聲響流四方。妙哉英媛德。宜配侯與王。靈應萬世合。日月時相望。媒氏陳素帛。氏，宋刻作人。今從樂府詩集。羔雁鳴前堂。百兩迎中路。起若鸞鳳翔。凡夫徒踊躍。望絕如參商。如，樂府詩集作殊。

朝時篇　怨歌行

昭昭朝時日。皎皎晨明月。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同心忽異離。曠若胡與越。胡越有會時。參辰遂且闊。形影無髣髴。音響寂無達。纖絃感促柱。觸之哀聲發。情思如循環。憂來不可遏。塗山有餘恨。詩人詠采葛。蜻蛚吟牀下。回風起幽闥。春榮隨露落。芙蓉生木末。自傷命不遇。良辰永乖別。已爾可奈何。譬如紈素裂。孤雌翔故巢。星流光景絕。魂神馳萬里。甘心要同穴。

明月篇　藝文類聚作怨詩。

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暉。昔爲春蠶絲。今爲秋女衣。丹脣列素齒。列，藝文類聚作形。翠彩發蛾眉。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爲姿。玉顏盛有時。盛，藝文類聚作衰。秀色隨年衰。常恐新聞舊。變故興細微。浮萍無根本。無根本，藝文類聚作本無根。非水將何依。憂喜更相接。樂極還自悲。還自，宋刻作自還。今從藝文類聚。

秋蘭篇

秋蘭映玉池。映，太平御覽作臨。池水清且芳。芙蓉隨風發。中有雙鴛鴦。雙魚自踴躍。南鳥時回翔。君其歷九秋。其，宋刻作期。今從樂府詩集。與妾同衣裳。

西長安行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澀雙珠環。何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聞君。更有兮異心。香亦不可燒。環亦不可沉。香燒日有歇。有疑作自。環沉日自深。

和班氏詩一首　按樂府詩集載休奕秋胡行二首。此第二首也。然二首語意相同。何必復作。疑班固脫史詩中有秋胡妻一首。休奕和之。後人以亦脫秋胡妻。故仍從宋刻。賢女秋胡行後。而孝穆所著。則其本題耳。班固脫史。今惟存一章。正脫賢女之事。則脫及秋胡妻。正從其類。蓋本標題如是。必非漫然。

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冷冷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采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過日流朱章。采章，樂府詩集作來章。樂府詩集誤。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忘，古樂府作去。誤。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旁。樹旁，樂府詩集作情。宋刻作請。誤。樂府詩集誤。今從古樂府。誘以逢卿喻。卿，宋刻作耶。誤。今從樂府詩集。遂下黃金裝。烈烈貞女憤。言詞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樂情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採湯。負心豈不慙。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鳧鳳不並翔。鳧，宋本、趙本作鶴。晉陽秋鳧鳳不與為類同棲語。鳧鳳已自相慙。不必鳧也。然鳧鳳當作鳥。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張華情詩五首

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琴有絃而無管。管字與上句不叶。管須吹而不須撫。撫字與本句亦不叶。此句必有訛字。然諸本並同。闕疑俟考。日夕不成音。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君子尋時役。幽妄懷苦心。初爲三載別。於今久滯淫。昔邪生戶牖。庭內自成林。翔鳥鳴翠隅。單隅二字未詳。詩紀作雙偶。亦不可解。疑爲雙偶二字。以形似而誤。草蟲相和吟。心悲易感激。俯仰淚流衿。願托晨風翼。東帶侍衣衾。

明月曜清景。皦光照元墀。幽人守靜夜。罔身入空帷。束帶俟將朝。廓落晨星稀。寐假交精爽。覩我佳人姿。巧笑媚權鬟。聯娟眸與眉。聯娟，宋刻作聯綿。按眉聯娟以緩。本宋玉賦語。宋刻誤也。寤言增長歎。寤，宋刻作悟。誤。悽然心獨悲。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情夜促。在感怨宵長。撫枕獨吟歎。緜緜心內傷。

君居北海陽。妾在南江陰。南江，趙本作江南。然水南即是陽，于義爲覆。今從宋刻。緜緜邈修途。山川阻且深。承歡注隆愛。結分投所欽。銜恩守篤義。萬里託微心。

游月四野外。逍遙獨延竚。蘭蕙綠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覺風飄。風飄，文選作風寒。文選文類聚作寒風。穴處識陰雨。未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雜詩二首

逍遙遊春宮。容與綠池阿。白頸齊素鷺。齊，詩紀作衡。朱草茂丹華。微風搖萍若。層波動芰荷。層，宋刻作增。宋趙翻增水代之文。不必更假借以爲古。今從諸本作層字。榮采曜中林。流馨入綺羅。王孫遊不歸。修路邈以遐。誰與玩遺芳。竚立獨吟嗟。

佳苒日月運。寒暑忽流易。同好逝不存。逝，宋刻作遊。誤。迢迢遠離析。房櫳自來風。戶庭無行迹。蓁蔓生牀下。蛛蝥網四壁。懷思豈不隆。感物重鬱積。遊雁比翼翔。歸鴻知接翮。來哉彼君子。無愁徒自隔。愁字未詳。疑有舛誤。

潘岳顧內詩二首　藝文類聚作內顧詩。

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朱榮。朱，藝文類聚作丹。綠水激素石。初征冰未泮。忽然振絲綸。振，晚氏本作紾。紾論語文也。然詩家用事，未必如此板實。作綸。綸序初桑。始振緯而衣之。較有情致。不必輕改舊文。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眺情戀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晨。朝愁終日夕。山川信悠永。願言良弗穩。引領訊歸雲。沉思不可釋。藝文類聚、初學記作縈。沉思作雲沉。並誤。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緜緜寄絕域。眷戀想平素。爾情既來迫。我心亦還顧。形體隔不達。精爽交中路。不見山上松。隆冬不易故。不見陵澗柏。歲寒守一度。無謂番見疎。見宋刻作是。誤。今從詩紀。在遠分彌固。

悼亡詩二首

往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愛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心返初役。

象，（今從文選。）回惶仲鬱，悵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拆。春風緣隙來，晨溜依檐滴。寢興何時忘，沈憂日益積。雖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盼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睹爾容。撫襟長歎息，不覺涕霑胸。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日存形，（今從文選。）遺音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見志，零落難具紀。命也可奈何，（宋刻作詩。）長戚自令都。

石崇王明君辭一首（併序。明君，宋刻誤也。今從文選改正。）

王明君者，本爲王昭君，（爲，宋刻仍題。）以觸文帝諱，故改。（故改，文選作改之。）詩補註作改爲。）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宋刻曲上有之字。）漢人蠻夷遠嫁，馮氏校本改邊新爲新邊。）馮氏作此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曲歌之。漢曲而本明，（文選字善註本作其造新曲。）馮氏不究之字誤衍。而顧卻舊文，劉非坦之補註本亦同。今改從李崇善本。）多哀怨之聲，故敍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旌，宋刻作旍。今從文選。）僕御涕流離，轅馬爲悲鳴。（爲悲鳴，文選作鳴悲。）且鳴哀鸞傷五內，泣淚霑朱纓。（朱纓，宋刻作珠纓。當以冠纓之纓，乃男子之飾。禮記。）有攜香囊，亦繫屬也。（亦繫屬也，宋刻作珠纓。非矣。）選詩補註作珠纓。）則珠纓，謂綴以珠飾纓。郭璞注曰。）則義可兩存。今之奴城，而乃雖至之意。（文選作遠。）故從宋刻。）乃孚有遠。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未易，（未，古樂府作不。）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慘益。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還征。（乘字文選作乘。）飛鴻不我顧，竚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歡作嘉。古樂府誤。）甘與秋草并。（與，宋刻文作爲。今從文選。）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左思嬌女詩一首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垂蠙。明朝弄梳鏡，黛眉類掃迹。濃朱衍丹唇，黃吻瀾漫赤。嬌語若連瑣，忿速乃明儘。瑩華利彤管，（利字未詳。）纂刻未期益。（此句未詳。）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獲。其姊字蕙芳，面目脩如畫。（脩字，說文玉篇皆不載。疑當作絛。然宋刻如是。姑存俟考。）輕妝喜樓邊，敹作鄉鄰語。（敹，宋刻作作。）臨鏡忘紡績，舉止輒京兆。（舉止二字未詳。）（京兆，宋刻作舉觚。）（觚，非。）（然觚亦非。）畫眉物也。）立的成復易，玩弄眉頰間。劇秦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象飛鬟，上下絃柱際。文史輒卷襞，願跖屏風畫。如見已指撫，丹青日塵闇。明義爲隱賾，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紅葩綴紫蔕。萍實驟抵擲，（萍實，未詳。）貢華風雨中，眸忽數百適。（眸忽，詩紀作倏。）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月，宋刻作時。）（曠，宋刻作風。）（今從文選。）長嘯入飛飈。（飈，宋刻作飛。今從文選。）引領望天末，譬彼向

常眾積，并心注肴饌。端坐理盤案，翰墨戢函按。相與數雌雄，動爲鏗鏜屈。（鏗鏜，未詳。）（三，宋刻誤。）腥腐任之適，心爲荼荈劇。（荼，宋刻本皆作止。爲荼荈據太平御覽改正。）吹噓對鼎鑊，脂膩漫白袖。煙熏染阿錫，（熏，宋刻作阿錫。）從詩紀。）（錫，宋刻作阿綿。）（誤。）（宋刻作阿錫。）（錫作珂。）（綿布也。）（案司馬相如子虛賦。）（被阿錫。）（李善文選註張揖曰。）（阿。）（綿繡也。）（死子。）（鄭衛之噪。）（下衣阿錫。）（李善文選註張揖曰。）（阿。）（綿繡也。）（然則珂字爲誤。）（電池。）（彼之心如池。）（池，宋刻作衣。）（新本。）（宋刻作衣。）（被皆重絕。）（古註。）（瓶。）（宋刻作衣。）（被皆重瓶。）（案難與沉水碧。）（沉，宋刻作次。）（今從詩紀。）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玉臺新詠考異卷三

陸機擬古七首

高樓一何峻，苕苕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甍蹈雲端。佳人撫琴瑟，（琴瑟，宋刻作琴瑟。）（文類聚作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芳氣，宋刻誤。今從文選。）哀響繞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竚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竚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擬西北有高樓

西山何其巍，層曲鬱崔嵬。霄露彌天墜，蕭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頹，宋刻作遺。）（誤。）（今從文選。）三閭結飛轡，大臺嗟落暉。何爲牽世務，中心悵有違。（悵，文選作者。）京洛多妖麗，玉顏倖雲蔚。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嘆，（嘆，宋刻作歎。）（誤。）（今從文選。）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遊豐水湄。

擬東城高且長（文選作擬東城一何高。案文選載古詩十九首。正作東城高且長。李善註本亦同。）（城高凡長。故登之以望也。）然則高且長爲定本。而此首標題。乃別本未及書一耳。）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不敢凋。（文選作終不凋。）（案終不凋。）（則賀本天生。）（則有拳。）（拳自保之意。）（故從宋刻。）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月，宋刻作時。）（曠，宋刻作風。）（今從文選。）引領望天末，譬彼向

陽翹。宋句。文選五臣註本作葵。翹向陽翹。語珠。按選。不及。譬彼二字之生動。李善本亦與宋刻同。滯。

擬蘭若生春陽

昭昭清漢暉。清。今從宋刻作天。文選。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頭。華容一何綺。綺。文選作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睆。宋刻作睍。案睍字可通。而睆。蓋本經義。故從文選。引領望大州。雙涕如霑露。

擬迢迢牽牛星

靡靡江離草。離。文選作蘺。案楚辭江蘺字不從草。今仍從宋刻。後皆倣此。熠熠生河側。熠。文選作蟁。蟁。此字後漢書間人尚不甚用也。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妖。藝文類聚作嬈。嬈。漢書間人尚不甚用也。灼灼美顏色。良久遊不歸。偏棲常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青青河畔草

歡友蘭時往。迢迢隔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逝。宋刻作遊。今從文選。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擬庭中有奇樹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笥。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沉思鍾萬里。鍾。宋刻作遊。二字古作亦通用。然入詩固自有分。今從文選。躑躅獨吟歎。

擬涉江采芙蓉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文選注曰。集云爲令彥先作。案。令云顧彥先。誤也。且此別上無贈詩。考顧彥先贈婦二首。下篇答。俱云贈婦。亦誤也。案。晉書顧榮字彥先。令彥先別有贈顧彥先詩。則作顧彥先。不誤。士龍詩。此題亦脫。往反二字也。士衡此題亦必贈。顧彥先。當是傳寫誤脫。文選載士龍詩。題下有往反二字。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循身悼憂苦。循身。文選作修身。案。循身即修身之誤。作修身。非。句。案。循身板拙。且與上句不相類。疑作歡。滯。與憂苦感念。俱不貫文。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歡沉難克興。歡。案沉。此。倒置之。詩補註疑作歡。氏承上句而倒其文。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

東南有思婦。長嘆充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渺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筈。願保金石軀。軀。宋刻作志。案作志。乃算不相類。疑是皆誤。作軀。則與妾意行人。說其無疑。用意更爲深至。故從文選。歡妾長饑渴。

周夫人贈車騎一首。詩紀題首有爲字。

碎碎織細練。爲君作繡襦。君行豈有顧。憶君是妾夫。昔年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時得君書。聞君在京城。京城華麗所。璀璨多異端。男兒多遠志。豈知妾念君。昔者與君別。歲律薄將暮。日月一何速。素秋墜湛露。滿露何冉冉。思君隨歲晚。對食不能餐。臨觴不能飯。

樂府三首

綢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洞房出清顏。洞房。文選作清房。李善註引瑤門房。廣雅。其初當爲清房。士衡七徵。名。陳于清房。是其證也。其後脫清。又以清字誤通。改爲洞字耳。淑貌曜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佩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耕軒。清川含藻景。景。宋刻作影。案二字古本無別。自高洪加彡之後。詩人所用。亦略區分。形影字可以作景。風景字則不可作影。今從文選。高岸被華丹。岸。文選作崖。于上南崖爲韻。顏顏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音。雅舞播幽蘭。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沉姿無定源。沉姿二字未詳。總諸本並闕。定。文選作之。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歡。遺芳結飛縱。浮景映清瀾。冶容不足詠。春遊良可歡。

豔歌行。文選作日出東南隅行。

遊仙聚靈族。高會層城阿。城。宋刻作山。今從文選。長風萬里舉。舉。藝文類聚作急。誤。慶雲鬱嶢峨。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徹瑤臺女。南邀湘川娥。肅肅霄駕動。霄。宋刻作符。文選李善註本作霄。而註則引詩肅肅霄征句。案詩敘遊仙。正指霄字。霄之上。作霄。爲是。若註引詩。當註肅肅字。非註霄字也。今仍從文選。翩翩翠蓋羅。羽旗棲瓊鸞。鸞。宋刻作旗。誤。玉衡吐鳴和。大容揮高絃。洪厓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宋刻舉作軒。案作雲。今從文選。乘作總轡。總轡。樂府詩集作一枝。枝作。樂府詩集作底。誤。濯足暘谷波。濤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彼蒙風雨會。移君華池邊。君。文選。樂府詩集並作居。誤。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淵。淵。樂府詩集作前。誤。文選作泉。則避唐諱也。沾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四節遊不處。遊。宋刻作遊。今從文選。繁華難久鮮。繁華。樂府詩集作華繁。宋刻誤。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歡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情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塘上行

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反四首

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譬彼飛與沉。日想清惠姿。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寤言撫空襟。悠悠君行邁。嬈嬈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路隔。宋刻作隔。今從文選。京師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蹈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義門讀書記。疑作美。案刊本之誤。衰賤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翩翩飛逢征。郁郁寒木榮。遊止固殊性。浮沉豈一情。隆愛結在昔。信誓貫三靈。秉心金石間。豈從時俗傾。美日逝不顧。纖腰徒盈盈。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

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西城檀雅舞。總章饒清彈。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霞散。（袂・文選作霧・誤・）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知音世所稀。非君孰能讚。棄置北辰星。問此元龍煥。時暮無復言。華落理必賤。

張協雜詩一首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蟋蟀吟堦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迹。庭草萋已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

楊方合歡詩五首

馮氏詩紀。別後三首。雜詩。其下曰。樂府通。前爲合歡詩。樂府詩集。相同。玉臺文類聚合歡部收此第五首。題曰楊方合歡詩。前二首極寫萬轉之仇。歡花。第一首乃入聘遠之詩。然可見當時此詩本題合歡。乃有此誤也。蓋此五首皆寓言。見而不親。第五首言求之不得。題曰雜詩。詞雖不麗。意實相承。殊失古人之意。以前二首語相刻。酬答。第四首言見而不親。而析後三首言求之不得。遂誤以此爲賦。輕改舊文。

虎嘯谷風起。龍躍景雲浮。同聲好相應。同氣好相求。我情與子親。譬如影追軀。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杯。衣用雙絲絹。寢共無縫裀。（裀・宋刻作絪。樂府詩集。）居願接膝坐。行願攜手遊。（攜・古音與胡而以今韻讀之。）靜我不動。子遊我不留。齊發同心鳥。譬此比目魚。情至斷金石。膠漆未爲牢。但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軀。生爲併身物。死爲同棺灰。（詩中杯字灰字行行。卷中杯字灰字。皆於韻不諧。或疑其誤。宋古音虞尤相近。左顧敏中廚。漢樂府陌上桑賦。並。今從樂府詩集。）子笑我必晒。子感我無歡。來與子共迹。去與子同塵。齊彼蚩蚩獸。舉動不相捐。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生有同室好。死成並棺民。徐氏自言至。我情不可陳。獨坐空室中。愁有數千端。悲鑾答愁歎。哀鴻應苦言。彷徨四顧望。白日入西山。不睹佳人來。但見飛鳥還。飛鳥亦何樂。夕宿自作羣。

可憐磁石招長鍼。陽燧下炎烟。宮商聲相和。心司自相親。我情與子合。亦如影追身。履共纖成被。絮用同功繭。暑搖比翼扇。寒坐並肩氈。（並・宋刻作併。樂府詩集。）子笑我必晒。子感我無歡。來與子共迹。去與子同塵。齊彼蚩蚩獸。舉動不相捐。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生有同室好。死成並棺民。徐氏自言至。我情不可陳。獨坐空室中。愁有數千端。悲鑾答愁歎。哀鴻應苦言。彷徨四顧望。白日入西山。不睹佳人來。但見飛鳥還。飛鳥亦何樂。夕宿自作羣。

飛黃銜長轡。翼翼回輕軒。涉綠水澗。仰過九層山。修途曲且險。秋草生兩邊。黃華如啓金。白華如散銀。青敷羅翠彩。綠葩象赤雲。爰有承露枝。紫榮合素芬。（合・疑作含・）扶疎垂青藻。（垂・樂府詩集。作踈垂。）布翹芳且鮮。曰爲豔彩迴。心爲奇色旅。撫心悼孤客。俛仰還自憐。時曙向壁歎。攬筆作此文。

南隣有奇樹。承春挺素華。豐翹被長條。綠葉蔽朱柯。因風吐微音。芳氣入紫霞。我心羨此木。願徙著余家。（余家・樂府詩集。作于家。誤。）夕得遊其下。朝得弄其葩。爾根深且堅。（堅・藝文類聚作固。）余宅淺且洿。移植良無期。嘆息將如何。（嘆・樂府詩集。作欲。誤。）

王鑒七夕觀織女一首

牽牛悲殊館。織女悼離家。一稔期一宵。此期良可嘉。赫奕元門開。飛閣鬱嵯峨。隱隱驅千乘。闖闖越星河。六龍奮瑤轡。文螭負瓊車。火丹秉瑰燭。素女執瓊華。絳旗若吐電。朱蓋如振霞。雲詔何嘈嗷。靈鼓鳴相和。

傳軒紆高駕。（傳・宋刻作亭・誤・奚氏註本作佇・誤・）紆眷予在岌峩。澤因芳露落。恩附蘭風加。明發相從遊。翩翩鸞鵠羅。同遊不同觀。（觀字疑歡之誤・）念子憂怨多。敬因三祝末。（此詩末句未以爾爲皇娥。）

李充嘲友人一首

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闊假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日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書與永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霑襟。願爾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曹毗夜聽擣衣一首

寒興御紈素。佳人理衣衾。（理衣衾・藝文類聚作治衣襟・）多夜清且永。皎月照堂陰。（皎・藝文類聚作皓・）纖手叠輕素。朗杵叩鵝砧。清風流繁節。回飈徹微吟。嗟此往運迅。（往・藝文類聚作嘉・）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懷。豈但聲與音。

陶潛效古一首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淸夜。達曙鼓且歌。歌竟長太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荀昶樂府二首

朝發邯鄲邑。暮宿井陘間。井陘一何狹。車馬不得旋。邂逅相逢值。崎嶇交一言。一言不容多。伏軾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易博。（上二易字。宋刻並作難。誤。）賣月估客樂。曰。五兩如竹妹。何處習學博。蓋六朝有此方言。或疑爲誤字。南面平原居。北臨相如閣。飛樓臨名都。（名・宋刻作夕。誤。）通門枕華郭。入門無所見。但見雙棲鶴。棲鶴數十雙。鴛鴦郡相追。大兄珥金璫。（璫・宋刻作鐺。今從樂府詩集。）中兄纓珠綏。（纓珠綏・宋刻作振纓綏。今從樂府詩集。）伏臘一來歸。（一・宋刻作二。誤。今從樂府詩集。）鄰里生光輝。小弟無所作。（作・樂府詩集作爲。）鬬雞東陌逵。大婦織紈綺。中婦縫羅衣。小婦無所作。挾瑟弄音徽。丈人且却坐。梁塵將欲飛。

擬相逢狹路間

熒熒山上火。迢迢隔隴左。隴左不可至。精爽通寤寐。寤寐衾裯同。忽覺在他邦。他邦各異邑。相逐不相及。迷墟在望煙。木落如冰堅。升朝各自進。誰肯相攀牽。客從北方來。貽我端弋綈。命僕開弋綈。中有隱起珪。（隱起珪三字未詳。）長跪讀隱珪。詞苦聲亦悽。上言各努力。下言長相懷。

擬青青河邊草

王徵雜詩二首

桑妾獨何懷。傾筐未盈把。自言悲苦多。排卻不肯捨。妾悲叵陳訴。塡憂不銷冶。寒雁歸所從。半途失憑假。壯情抃驅馳。猛氣捍朝社。常懷雪漢恥。常欲復周雅。重名好銘勒。輕軀願圖寫。萬里度沙漠。懸師蹈胡野。傳聞兵失利。不見來歸者。奚處埋旍麾。何處喪車馬。拊心悼恭人。零淚覆面下。徒謂久別離。不見長孤寡。

寂寂掩高門。寥寥空廣廈。待君竟不歸。收顏今就榻。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送苦言・宋刻作苦送・今從文選・誤・送苦言・宋刻作苦送・今從文選・

無衣苦。但知狐白溫。日暗牛羊下。野雀滿空園。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抱景自愁怨。朱火獨照人。此句宋刻在抱景句上・案怨字本有平音・于韻未爲不諧・然先言朱火獨照而後言抱景愁怨・其文較直・先言抱景愁怨而後言朱火獨照・其味較深・故從文選・誰知心思亂。所思不可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宋刻脫夜字・今從文選・按詩語實

落日隱闌楹。升月照房櫳。房・宋刻作簾・太平御覽作簾・太平御覽作櫳・

層穹雲漢有靈匹。此句・太平御覽作・以文義推之・珠樹・珠・宋刻作簾・太平御覽作・

杼不成彩。彩・宋刻作・太平御覽作・

鍔鍔驚前蹤。驚・宋刻作・今從文選・

款顏難久悰。款顏・宋刻作・今從文選・

爲蘭感情深。意彌重。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

沃若蠶駕旋。寂寥雲幄空。寥・太平御覽作寞・

留情顧華榱。遙心逐奔龍。沉吟衡紀無淹度。昇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涉雞羽。羽・宋刻作沙・今從文選・

烈烈・案魏文帝詩有冽冽寒蟬吟句・故從藝文類聚・

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携。宋刻裳作常・並誤・今從飾文作

・

鸞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闌高砧響發。燈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起・藝文類聚作發・

輕汗染雙題。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緘俟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代古

客從遠方來。贈我鮠文綾。貯以相思篋。緘以同心繩。裁爲親身服。著以俱寢興。別來經年歲。歡心不可凌。

瀉酒置井中。誰能辨斗升。合如杯中水。誰能判淄澠。

劉鑠雜詩五首

眇眇凌長道。長・宋刻作遠・誤・今從文選・

搖搖行遠之。搖搖・宋刻作遙遙・文選李善本亦作遙遙・註引左傳曰遠之遠之・再曰遙遙・未詳・呂向註曰・搖搖・心不安貌・按既曰長道・又曰

勞此山川路。其三　迢遙行人遠。遙・樂府詩集作超・宛轉年運徂。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孰知寒暑積。僵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鑾月觀時暇。觀・張元超古詩類苑作歡・于義爲愜・然未詳所本・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彌節停中阿。其五　年往誠思勞。誠思・張作路遠閡音形。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其六　高節難久淹。揭來空復辭。遲遲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采・選詩補作來・按此句乃言凡采桑者皆歸・若作來字・則此句已指其歸來・下文　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辭。離別作・選詩補　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恆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起作夜・樂府詩集　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其八　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因終始。言心・樂府詩集　如河久爲別。百行無諸己。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其九・案此詩宋刻脫并待甚・驗其字畫・此一版乃出補刻・今從文選所載・凡宋刻異同悉不註・

鮑昭翫月城西門　文選西門下有解中二字・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未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朱櫳。二蛾字・宋刻作蟲・並誤・今從文選・櫳字・宋刻作辛・苦・下傳韻音節未諧・今從文選・仕子倦風塵。風・宋刻作塵・今從文選・依濟自公日。宴寢及私晨。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發・宋刻作機・今從文選・肴乾酒未闌。闌・宋刻作缺・案李善文選註・闌爲酒未止・則本是闕字・金壺起夕淪。宋刻作夕輪・不可解・文選作夕淪・李善註謂骨羅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起夕波　義尚可通・今從文選・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代京雜篇

鳳樓十二重。樓・藝文類聚作臺・四戶八綺窗。繡桷金蓮華。桂柱玉盤龍。柱・古樂府作樹・誤・珠簾無隔露。露・樂府詩集古樂府皆作霧・誤・羅幌不生風。寶帳三千萬。萬・樂府詩集古樂府皆作所・爲爾一朝容。揚芬紫煙上。垂綵綠雲中。春吹洞白日。霜歌落塞鴻。但懼秋扇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臥對錦筵空。琴筑縱橫散。筑・樂府詩集古樂府皆作瑟・舞衣不復縫。古來皆歌薄。君意豈獨濃。古樂府・良誤・惟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擬樂府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夙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議・宋刻作義・誤・今從文選・奩髮一爲瑕。邱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新芻前見凌。申黜與女進。與・宋刻作顯・誤・今從文選・班去趙姬升。升・宋刻作卅・誤・今從文選・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特。猶・古樂府作同・誤・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采桑詩　樂府相如曲有采桑・此詩字疑衍・

季春梅始落。女工事蠶作。采桑洪洧間。遲戲上宮閣。早蒲時結陰。晚篁初解籜。籜・樂府詩集作竹・蕩蕩霧滿閨。融融景盈幕。乳燕逐草蟲。巢蜂拾花萼。萼・宋刻作樂・誤・今從文苑英華・是節最暄妍。暄作暖・樂府詩集　佳服又新煠。煠作歡・樂府詩集　歎對迴途。歡・樂府詩集　揚歌弄場藿。抽琴賦抒思。薦佩果成託。承君郢中美。服義久心諾。衛風古愉豔。鄭俗舊浮薄。虛願悲波湘。虛作無・樂府詩集・誤・空賦笑灑洛。空・樂府詩集作恣・誤・灑洛字未詳・疑爲濟字之訛・盛明難重來。明・樂府詩集作時・淵遠爲誰涸。君其且調絃。桂酒妾行酌。

夢還詩

銜淚出郭門。撫劍無人遠。沙風暗塞起。離心眷鄉縣。夜分就孤枕。夢想暫言歸。孀婦當戶歎。歎・宋刻作笑・案此句在繅絲鳴機之上・作笑字・不近事理・馮氏校本註一作歎・今從之・繅絲復鳴機。慷歎論久別。相將還綺帷。靡靡簷下涼。朧朧窗裏輝。刈蘭爭芬芳。采菊競葳蕤。開奩集香蘇。探袖解纓徽。簇中長路近。覺後大江遠。驚起空歎息。恍惚神魂飛。白水漫浩浩。高山壯巍巍。波潮異往復。風霜改榮衰。此士非我士。慷慨當誅誰。

擬古

河畔草未黃。胡雁已矯翼。秋蛩挾戶吟。挾・宋刻作扶・誤・今從本集・寒婦晨夜織。去歲從人還。流傳舊相識。聞君上隴時。東望久歎息。宿昔改衣帶。旦暮異容色。念此意如何。夜長憂向多。明鏡塵匣中。寶瑟生網羅。

詠燕

雙燕戲雲厓。羽翮始差池。出入南閣裏。經過北堂陲。意欲巢君幕。屑楹不可窺。沉吟芳歲晚。徘徊韶景移。悲歌辭舊愛。銜淚覓新知。淚・宋刻作泥・今從舊文類聚・

贈故人

寒灰滅更然。夕華晨更鮮。春冰雖暫解。冬冰還復堅。佳人舍我去。賞愛長絕緣。歡至不留時。每感輒傷年。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煙雨交將夕。從此遂分形。蒼文類聚無此二句・蓋類書所引多節文・雌沉吳江水。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城有崇墉。一爲天地別。豈直阻幽明。豈・樂府詩集作隈・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王素學阮步兵體

沉情發遐慮。紆鬱懷所思。髣髴聞簫管。鳴鳳接鳳姬。聯緜共雲翼。嬿婉相攜持。寄言芳華士。寵利不常期。徑渭水清濁。視彼谷風詩。

吳邁遠擬樂府四首

可憐雙白鵠。雙雙絕塵氛。連翩弄光景。交頸遊青雲。遊・文苑英華作翥・誤・逢羅復逢繳。雌雄一旦分。哀聲流海曲。孤叫出江濱。豈不慕前侶。爲爾不及羣。步步一零淚。千里猶待君。樂哉新相知。悲矣新別離。矣・樂府詩集作來・持此百年命。持・宋刻作特・誤・今從樂府詩集・共逐寸陰移。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飛來雙白鵠

百里望咸陽。知是帝京域。綠樹搖雲光。春城起風色。佳人愛景華。流靡園塘側。妍姿豔月映。羅衣飄蟬翼。宋玉歌陽春。巴人長太息。雅鄭不同賞。那令君愴惻。生平頗愛憩（此句英華作生平愛憩。註愛一作憩。均不可解。又）私自憐何極。

陽春曲

生離不可聞。況復長相思。（擬本題疑思字。如何與君別。當我盛年時。蕭華每搖蕩。妾心空自持。（空。文苑英華作長。）榮乏草木歡。悴極霜露悲。富貴身難老。（身。文苑英華作貌。）貧賤年易衰。持此斷君腸。君亦宜自疑。淮陰有逸將。折翮謝翱飛。（折翮句。英華作折羽不曾飛。）楚亦扛鼎士。出門不得歸。正爲隆準公。仗劍入紫微。君才定何如。白日下爭暉。

長別離

晨有行路客。依依造門端。人馬風塵色。知從河塞還。時我有同棲。結宮遊邯鄲。將不異客子。分饑復共寒。煩君尺帛書。寸心從此殫。遣妾長憔悴。（遣。樂府詩集作道。）豈復歌笑顏。簾隱千霜樹。庭枯十載蘭。經春不舉袖。秋落寧復看。一見□道意。君門已九關。虞卿棄相印。擔簦爲同歡。閨陰欲早霜。何事空磐桓。

長相思

鮑令暉擬青青河畔草

鬱鬱隣牖竹。藹藹垂門桐。灼灼青軒女。泠泠高臺中。明志逸秋霜。玉顏豔春紅。人生誰不別。恨君早從戎。鳴絃慙夜月。紈帶羞春風。

擬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木有相思文。絃有別離音。終身持此調。歲寒不改心。願作陽春曲。宮商長相尋。

題書後寄行人

自君之出矣。隣軒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長關。（書長。文苑英華作晝。）紫闥物枯識節異。（宋刻及藝文類聚文苑英華皆作物枯。註本作榻枯。十觀偶爲切。而未詳所據。惟吳氏鴻來知客寒。遊用暮冬盡。除春待君還。（除春二字未詳。文苑英華末二句作近取暮秋蘭。餘思待春還。亦不甚可解。）帳中流熠燿。（流。文苑英華作浮。誤。）庭前華蘭。

古意贈今人

塞鄉無異服。衣冠代文練。日月望君歸。年年不解綎。荊揚春早和。幽冀猶霜霰。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見。誰爲道路苦。寄情雙飛燕。形迫杼煩絲。（杼煩絲。風樓電。俱不甚可解。然古語今不盡詳。未敢必斷其誤。當闕所疑。）容華一朝盡。惟餘心不變。

代蔦沙門妻郭小玉詩

明月何皎皎。垂幌照羅茵。若共相思夜。知同憂怨晨。芳華豈矜貌。霜露不憐人。君非青雲近。飄迹事咸秦。

妾持一生淚。經秋復度春。君子將遙役。（遙。宋刻作舊。誤。）遺我雙題錦。臨當欲去時。復留相思枕。題用常著心。枕以憶同寢。行行日已遠。轉覺思彌甚。

邱巨源詠七寶扇（藝文類聚屬上有題字。義不可解。疑爲題字之訛。初學記作詠七寶畫圓扇。似爲近之。）

妙縞貴東夏。（首句。初學記作妙。費經炎夏。）巧技出吳闉。（技。宋刻作綫。今從初學記。）裁狀白玉璧。縫似明月輪。表裏縷七寶。中衡駭鷄珍。畫作景山樹。圖爲河洛神。來延揮握玩。入與環釧親。生風長袖際。晞華紅粉津。拂眄迎嬌意。隱映含歌人。時移務忘故。節改競存新。卷情隨象簟。（卷。初學記作眷。誤。）舒心謝錦茵。厭歇何足道。（歇。初學記作眠。）敬哉先後晨。

聽鄰妓

披褂乏游術。憑軾寡文才。蓬門長自寂。虛席視生埃。貴里臨妝館。東隣歌吹臺。雲間嬌響徹。風末豔聲來。飛華瑤翠幄。揚芬金碧杯。久絕中州美。從念尸鄉灰。追情悲近世。中山安在哉。

王元長古意（古文苑作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王融獨書其字。疑齊和帝名寶融。當時避諱而以字行。入梁猶相沿未改。鍾嶸詩品曰。近任昉王元長尊詞。不貴奇麗。須新事。又曰。王元長鄭具首。謝朓沈約接其波。是則齊梁之間。以字行之明證。即此一節。知此書確出梁代也。）

遊禽暮知反。行人獨不歸。坐銷芳草氣。空度明月輝。嚬容入朝鏡。思淚點春衣。巫山彩雲沒。（沒。文苑作合。）其上綠篠稀。待君竟不至。（待。古文苑作侍。誤。）秋雁雙雙飛。

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念君淒已寒。當軒卷羅穀。纖手廢裁縫。曲髻罷膏沐。千里不相聞。寸心鬱氤氳。

詠琵琶

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濟。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淒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詩拂。記作拂。誤。今從宋刻。）龍門空自生。

詠幔（古文苑作簾。誤。）

宰待與珠綴。（珠。古文苑作君。誤。）羅歷君之檀。月映不辭捲。風來輒自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並誤。今從古文苑。）蘭釭當夜明。

巫山高

想像巫山高。（想像。宋刻作傳像。古樂府作夢。文類聚作夢。並誤。今從樂府詩集。）薄暮陽臺曲。煙霞乍舒卷。蘅芳時斷續。（霞作雲。蘅芳作蕙。蕙文類聚作蕙。煙雲作煙霞。芳作行。今從樂府詩集。）秋風下庭綠。

謝朓贈王主簿

想像。宋刻作傳像。古樂府作夢。文類聚作夢。並誤。今從樂府詩集。）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矚。憮然坐相思。（憮然。文類聚作無忘。坐相望。誤。憮。宋刻作撫。亦誤。）

日落窗中坐。紅妝好顏色。舞衣襞未縫。流黃復不織。蜻蛉草際飛。遊蜂花上食。一遇長相思。願寄連翩翼。

清吹要碧玉。調絃命綠珠。輕歌急綺帶。含笑解羅襦。餘曲遽變許。高潮且峙蟠。徘徊韶景事。惟有洛城隅。

同王主簿怨情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讌。相逢詠蘼蕪。辭寵悲團扇。花叢辭數蝶。風簾入雙燕。雙燕：文選五臣註本作飛燕。按此句正以雙字。互映見意作飛燕。誤。徒使春帶賒。坐惜紅顏變。平生一顧重。夙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故人心不見。李善註本作。誤。

夜聽妓

瓊閣鈿鑾開。瑤席芳塵滿。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管。情多舞態遲。意傾歌弄緩。知君密見親。寸心傳玉腕。腕：宋刻作綰。誤。今從本集。

上客光四座。佳麗直千金。掛釵報纓絕。墜珥答琴心。蛾眉已共笑。情香復入襟。歡樂夜方靜。歡：宋刻作夜。誤。今從本集。翠帳垂沉沉。

詠邯鄲故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生平宮閣裏。出入侍丹墀。開筍方羅穀。窺鏡比蛾眉。初別意未解。去久日生悲。顦顇不自識。蹇蹇餘故姿。

夢中忽髣髴。猶言承讌私。

秋夜

秋夜促織鳴。南隣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北窗輕幔垂。西戶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見前堦濕。

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復及。

雜詠五首

發翠斜溪裏。溪：宋刻作漢。初學記並作溪。今從之。藝文類聚蓄寶岩山峯。抽莖類仙掌。衡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照舞衣縫。舞作無。初學記誤。

鐙

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沉。曖色輕幃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還我洞房陰。

燭

本生朝夕池。落影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采擷。玉座奉金巵。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席

玲瓏類丹檻。檻：初學記太平御覽作檻。誤。苕亭似元闕。苕亭：太平御覽作孤高。對鳳懸清冰。懸清冰：初學記太平御覽並作臨清水。誤。垂龍掛明月。乘：太平御覽作乘。誤。照粉拂紅妝。插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歇。常畏：太平御覽作長見。

鏡臺

新葉初冉冉。初蕊新霏霏。上初字：吳氏註本作何。案此二句乃敘作下。新字反為襯矣。逢君後園讌。相隨巧笑歸。親勞

君玉指。摘以贈南威。用持插雲髻。翡翠比光輝。日暮長零落。君恩不可追。

落梅

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

如姬寢臥內。班姬坐同車。洪波陪帳飲。林光宴棄餘。歲暮寒蟬及。秋水落芙蕖。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安陵：當作龍陽。李善文選註中已辨之。

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知。

施榮泰雜詩

趙女修麗姿。燕姬正容飾。妝成桃蕚紅。黛起草慙色。羅裙數十重。猶輕一蟬翼。不言穀袖輕。專歎風多力。

鏘佩玉池邊。弄笑銀臺側。折柳貽日成。搖蒲贈心識。吳顯令注曰：搖：當作拔。古詞拔蒲曲。與君同拔蒲。終日不成把。來時嬌未盡。還去媚何極。

玉臺新詠考異卷五

江淹古體。文選李善註本作古體。別。五臣注本作古別離。案文選雜擬三十首。皆擬古之作。不能此首獨題古體。據藝文類聚收此詩。題曰擬古雜體。似誤以三十首之題題。為第一首之本題。而本題反為佚去。疑此書樂轉傳寫。誤亦相同。又者去雜二字。遂但曰古體耳。然宋刻業已如是。今姑從之。而附識所疑於此。

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檐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路寒。

君在天一涯。妾心久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班婕妤。文選題下有詠扇二字。以下張司空休上人例推之。是宋刻誤脫也。

綾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素：作素。王女乘鸞向煙霧。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悲涼風至。悲涼風：藝文類聚作悲秋涼。吹我玉堦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委中路。委：文選及宋刻並作在。今從藝文類聚。

張司空離情

秋月映蘭櫳。懸光人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徑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庭樹發紅彩。發：宋刻作夜。誤。今從文選。閨草含碧滋。羅綺為君翳。羅綺句：文選五臣本作延佇整羅綺。萬里贈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休上人怨別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寶膏為君掩。瑤琴訴能開。

相思巫山渚，悵望雲陽臺。雲陽，遊詩補注作陽雲，康詩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史記司馬相如傳，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曰，雲陽，宮名，其高出雲之陽，則陽雲爲誤。金鑪絕沉燎，綺席偏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邱遲敬酬柳僕射征怨

新歌自言妍，雅舞空僊僊。耳中解明月，頭上落金鈿。雀飛且遠近，且，宋刻作暮入綺窗前。魚戲雖南北，終還蓮葉邊。惟見君行久，新年非故年。

答徐侍中爲人贈婦

丈夫吐然諾，受命本遺家。糟糠且棄置，蓬首亂如麻。側聞洛陽客，金蓋翼高車。謁帝時來下，光景不可奢。此句未詳。幽房一洞啓，二八盡芳華。羅裙有長短，翠鬢無低斜。長眉橫玉臉，皓腕卷輕紗。俱看依井蝶，共取落梅花。何言征戍苦，抱膝空咨嗟。

沈約登高望春

登高眺京洛，衢巷紛漠漠。紛漠漠，藝文類聚作何紛紛，今仍從宋刻。通，然此四句正以轉韻見妙。回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日出照鈿簪，風過動羅紈。齊童躡朱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蔵蕤綠且丹。寶瑟玫瑰柱，金羈琦瑁鞍。淹留宿下蔡，留酒過上蘭。解眉還復斂，方知巧笑難。佳期空靡靡，含睇未成歡。嘉客不可見，因君寄長歎。

昭君辭　文苑英華作昭君怨。

朝發披香殿，夕濟汾河陰。於茲懷九逝，逝，文苑英華作折。夕而九逝語，此正用之。宋楚辭九章有魂一自此歛雙蛾。沾妝疑落露，敝，宋刻作莊，今從文苑英華。羅，文苑英華作綾，則又因疑字而誤。如，宋刻作莊，今從文苑英華。羅，文苑英華作綾，則又因疑字而誤。蓋可庶存。又莊一作濕。繞臆妝流波。臆，文苑英華作臉。日見奔沙起，稍覺轉蓬多。胡風犯肌骨，非直傷綺羅。衛涕賦南望，關山鬱嵯峨。始作陽春曲，陽，文苑英華作傷。終成苦寒歌。

少年新婚爲之詠

山陰柳家女，莫言出田野。丰容好姿顏，便辟工言語。便辟，宋刻作腰肢。畫扇迎初暑，錦履非花紋。纏帶同心宦，羅繡金薄媚。雲鬢花欽舉，我情已鬱紆。何用表綺幅，託意眉間黛。中心口上朱，莫爭三春價。坐喪千金軀。坐喪二字未詳。疑或有誤。寸尺兔裘開見玉，趾衫薄映凝膚。羞言趙飛燕，笑殺秦羅敷。白頭雖悴薄，冠蓋耀城隅。高門列駟駕，廣路從驪駒。何慙鹿盧劍，詎減府中趨。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詎堪知，宋刻作二字。相承作詎不堪解。此正如中郎柏天風海水知天寒句。李周翰註祖知爲豈知，知天寒句。李周翰註祖知爲豈知，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句。李周翰註祖知爲豈知，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句。李周翰註祖知爲豈知，知天風海水

憶食時。臨盤動容色。欲坐復羞坐。欲食復羞食。含哺如不饑。哺。宋刻作嚼。遂字形相近而誤。今從本集。鑾匜似無力。
憶眠時。人眠強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

十詠二首

織手製新奇。刺作可憐儀。縈絲飛鳳子。結縷坐花兒。不聲如動吹。無風自蕩枝。麗色儻未歇。聊承雲鬢垂。

領邊繡

丹墀上蘊香。玉殿下趨蹌。蹌。宋刻作蹌。誤。逆轉珠佩響。先表繡裙香。裾開臨舞席。袖拂繞歌堂。所歎忘懷妾。見委入羅牀。

脚下履

擬青青河邊草

漠漠床上塵。中心憶故人。故人不可憶。中心長歎息。歎息想容儀。不欲長別離。別離稍已久。空牀寄杯酒。

擬三婦豔　宋刻無豔字。然諸本皆有之。諸家所擬。亦皆作三婦豔。查宋刻誤。脫。

大婦拂玉匣。拂玉匣。宋刻作拂玉奩。于義為短。今從樂府詩集。中婦結羅帷。羅。樂府詩集作綾。案雜帖不可盲結。疑補字或脫字之說。小婦獨無事。對鏡畫蛾眉。畫。樂府詩集作理。長人且安臥。夜長方自私。

古意

挾瑟叢臺下。徒倚愛容光。佇立日已暮。戚戚苦人腸。露葵已堪摘。淇水未霑裳。錦衾無獨暖。羅衣空自香。
明月雖外照。寧知心內傷。

夢見美人　宋刻起二句似是和人之作。疑脫有脫。然諸本並同。無從校補。

夜聞長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閨閤開。魂交睹容色。既薦巫山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
那惡神傷者。强字殊不可解。疑為意字之誤。潺潺淚霑臆。

效古

可憐桂樹枝。單雄憶故雌。歲暮異棲宿。春至猶別離。山河隔長路。路遠絕容儀。豈云無我匹。寸心終不移。

初春

夾道冤陽春。佳人共攜手。草色猶白腓。腓。宋刻作非。誤。林中都未有。無事逐梅花。空教信楊柳。教。宋刻作中。誤。今從藝文類聚作交。並誤。今從初學記。且復歸去來。含情寄杯酒。

悼亡

去秋三五月。今秋還照房。今春蘭蕙草。來春復吐芳。悲哉人道異。一謝永銷亡。屏筵空有設。帷席更施張。
遊塵掩虛座。孤帳覆空牀。萬事無不盡。徒令存者傷。

柳惲擣衣詩一首

孤衾引思緒。獨枕憶憂端。深庭秋草綠。高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蓬苦。徒傷蕙草殘。
悲嗟矣當春服。安見禦冬衣。其二　鶴鳴勞永歎。鶴。宋刻作鶴。誤。今從藝文類聚。望妾理紈素。望。藝文類聚作賦。案賦字文義可通。而不及望字。從行人意中。曲出。用意較深。行。宋刻作衍。誤。今從藝文類聚。招攜從所務。其三　步欄昏不極。離堂燕已扃。堂。宋刻作家。誤。今從藝文類聚。軒高夕杵散。氣爽夜礎鳴。瑤華隨步響。幽蘭逐袂生。峙墀理金翠。容與納胥清。其四　泛豔回煙采。淵旋龜鶴文。淒淒合歡袖。冉冉關蘼芬。
不怨杼軸苦。所悲千里分。垂涕送行李。傾首遲歸雲。其五

鼓吹曲二首

別鶴望風臺。風。樂府詩集作臺。天淵臨水殿。芳草生未積。春花落如霰。出從張公子。還過趙飛燕。奉帚長信宮。
誰知獨不見。

獨不見

長安倡家女。長安。宋刻作少長。誤。不可解。今從樂府詩集。出入燕南陲。出入二字未詳。疑為出自之誤。惟恃德自美。惟。樂府詩集作作。誤。本以容見知。舊聞關山遠。何事總金羈。妾心日已亂。秋風鳴細枝。

度關山

雜詩

雲輕色轉暖。草綠晨芳歸。山墟罷寒晦。園澤潤朝暉。春心多感動。睹物情復悲。自君之出矣。蘭堂罷鳴機。
徒知遊宦是。不念別離非。

長門怨

玉壺夜皓皓。應門重且深。秋風動桂樹。流月搖清陰。綺窗清露濕。網戶思蟲吟。歎息下臨閣。含愁奏雅琴。
何由鳴曉佩。復得抱宵衾。無復金屋念。豈照長門心。

江南曲

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日落。吳氏本註一作日暖。然落字亦有餘從盡遠之神。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
應晚。不道新知樂。且言行路遠。且。樂府詩集作只。藝文類聚作空。

起夜來

城南斷車騎。聞道覆清塗。車。樂府詩集作兵。清。樂府詩集作府。並誤。露華光翠網。月影入蘭臺。洞房且莫掩。應門或復
開。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非。古樂府作愁。誤。

七夕穿鍼

代馬秋不歸。代。宋刻作織。誤。今從初學記。緝紈無復緒。迎寒理夜縫。夜。文苑英華作衣。誤。映月抽纖縷。的皪愁眉光。運

娟恩眉聚。（藝文類聚無的本。）清露下羅衣。秋風吹玉柱。流陰稍已多。（流陰句。藝文類聚作流陰對秋夕。誤。）餘光亦難取。（末三字。宋刻作欲離取。藝文類聚作欲離取。又註離取一作離與。今從文苑英華。）

詠席

照日汀洲際。搖風綠潭側。雖無獨繭輕。（輕作絲。初學記作蘭夜。藝文類聚作夜蘭。誤。）佳人時宴息。（宴作安。藝文類聚誤。）幸有清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蘭夜飲。

江洪詠歌姬

寶鬘建珠花。（建字未詳。案以翡翠為毛羽續漢書輿服志曰。以翡翠為華蓋。上有白珠璫。下有白珠璫。黃金鐘。然則古人亦以翡翠為首飾。疑建當作間。誤也。）分明靚粧點。（靚作淨。宋刻作靚。誤。）薄鬢約微黃。輕紅淡鉛臉。發言芳已馳。復加鬈蕩染。浮聲易傷歎。沉唱安而險。孤轉忽徘徊。雙蛾乍舒斂。不持全示人。半用輕紗掩。

舞女

腰纖蔑楚媛。體輕非趙姬。映襟鬬寶粟。繞肘掛珠絲。發袖已成態。動足復含姿。斜睛若不盼。當轉復遲疑。何慙雲鶴起。詎減鳳鸞時。（鸞。宋刻作鸞。誤。一作鶴。子義為近。今從之。）

詠紅蕉

雜彩何足奇。惟紅偏作可。灼灼類蓮開。輕明似霞破。鏤葉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且傳別離心。復是相思裏。不值情幸人。豈識風流座。（末句未詳。）

詠薔薇

當戶種薔薇。枝葉太蕤蕤。不搖香已亂。無風花自飛。春閨不能靜。開匣理明妃。曲池浮采采。斜岸列依依。或開好音度。時見衛泥歸。且對清觴湛。其餘任是非。（其文前後不屬。未喻其故。）

高爽詠鏡

初上鳳凰墀。此鏡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采。貞明空自欺。（欺字未詳。疑為持字之訛。）無言此故物。更復對新期。

鮑子卿詠畫扇（藝文類聚作高爽詩。蕭歐陽詢編書之時。此詩即從此書采出。因與高爽相連。偶然誤耳。）

細絲本自輕。弱彩何足眄。直為發紅顏。謬成握中扇。乍奉長門泣。時承柏梁宴。思妝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鵠。莫畫孤飛燕。（下畫字。藝文類聚作作。）

詠玉堦

玉堦已令麗。復得臨紫微。北戶接翠幄。南路抵金扉。重疊通日影。參差藏月輝。輕苔染朱蹙。微澁拂羅衣。（澁。為氏校本註一作疏。案階非澁水不得有波紋之疑。蹙文。澁。澁也。此正指人行之處。泥滯澁遲。作澁為是。）獨笑崑山曲。空見青鳧飛。

何子朗學謝體

桂蠹清露拂。銅陛落花沾。美人紅粉罷。攀御卷細簾。思君擊促織。（擊促織三字未詳。吳氏註本作蟄。促織。蟋蟀。今從義可通。而不首所本。）玉指何纖纖。未應為化別。無故坐相嫌。

和庾記室鶯古意

美人弄白日。灼灼當春隅。清鏡對蛾眉。新花映玉手。燕下拾池泥。風來吹細柳。君子何時歸。與我酌尊酒。

和繆郎視月

清夜未云疲。細簾聊可登。泠泠玉潭水。（泠泠。宋刻作玲玲。誤。）映見蛾眉月。攝靡露方垂。輝輝光稍沒。佳人復千里。餘影徒揮忽。

范靖婦詠步搖花（隋書經籍志。樂祖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則此婦有名可考。宜與鮑令暉一例書名。）

珠華蔡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為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鳴璜。但令雲髻插。蛾眉本易成。

戲蕭娘（蕭。偽氏校本註一作繡。按劉令問有答唐椒詩。又有贈蕭娘詩。皆舉其姓。蕭六朝女妓有此稱。作繡誤也。）

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因風時暫舉。想像見芳姿。清晨插步搖。向晚解羅衣。託意風流子。（託。藝文類聚作記。誤。）佳情詎肯私。

詠五彩竹火籠

可憐潤霜質。（質。太平御覽作體。誤。）纖剖復毫分。織作回風苣。（苣。太平御覽作蒙。則字形相近之訛也。）製為霧綺文。含芳出珠被。耀采接綃裙。（采。藝文類聚作綠。誤。）徒嗟今麗飾。（今。宋刻作金。誤。今從藝文類聚。）豈念昔凌雲。

詠鐙

綺筵日已暮。羅幃月未歸。（幃。藝文類聚作幔。）開花散鶴彩。（鶴。藝文類聚作鶴。）懸蕊蕩鵝輝。（蕊蕩鵝。修齋以奇。案明燭。船含冰池。羊煌未安。則作鵝為是。）含光出九微。風軒動升焰。冰宇淡青暉。（青。宋刻作清。誤。今從初學記。）不吝輕蛾繞。惟畏曉蠅飛。

何遜日夕望江贈魚司馬

溢城帶溢水。溢水發如帶。日夕望高城。歌聆青雲外。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管聲已流悅。絃聲復淒切。歌黛慘如愁。舞腰疑欲絕。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驚屑。早雁出雲歸。故燕辭檐別。查悲還異縣。夜夢還洛汭。洛汭何悠悠。翹望登西樓。的的帆向浦。團團月隱洲。（月。宋刻誤作日。隱。本集誤作映。黃伯思東觀餘論改正。）誰能一羽化。輕舉逐飛浮。

擬輕薄篇

城東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隨珠丸。白馬黃金勒。長安九逵上。青槐蔭道植。穀轂晨已喧。肩排暝不息。傳綺食倡女。掩扇歌小婦。開簾織（倡女。古樂府作人姊。小婦。古樂府作小妹。）相看獨隱笑。見人還斂色。黃鵠悲故羣。山枝

詠初識．烏飛過客盡．雀聚行龍匿．酌羽方厭厭．方．宋刻作前．不著可解．今從古樂府．此時歡未極．

詠照鏡

珠簾旦初卷．綺機朝未織．玉匣開鑒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花空轉側．聊爲出蛾眉．試染天桃色．羽釵如可間．金鈿畏相逼．畏．宋刻作畏．吳氏本註一作畏．今從之．蕩子行未歸．啼粧坐沾臆．

閨怨

曉河沒高棟．斜月坐空庭．窗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含情下翠幔．掩涕閉金屏．昔期今未返．春草寒復青．思君無轉易．何異北辰星．

詠七夕

仙車駐七襄．仙車．宋刻作下．句．且與七襄文義不諧．車字當有一訛．藝文類聚作七襄．尤不可解．來微暫巧笑．來．宋刻作遲．歲時雜詠．遺淚已啼妝．啼．宋刻作沾．文苑英華作沾．依稀猶洛汭．倏忽似高唐．別離不得見．河漢漸湯湯．

詠舞妓

管清羅蕩合．清．藝文類聚作頗．誤．絃驚雪袖迴．逐唱回纖手．聽曲動蛾眉．凝睛眄墮珥．凝睛句．藝文類聚作凝情眼眄墮．誤．微聲託含辭．日暮留嘉客．相看愛此時．

看新婚

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妝．良人復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鬟動．環佩出長廊．

詠倡家

曖曖高樓暮．曖曖．宋刻作皎皎．今從藝文類聚．華燭幄前明．羅幃雀釵影．寶瑟鳳雛聲．夜花枝上發．新月霧中生．誰念當窗牖．相望獨盈盈．

詠白鷗嘲別者　藝文類聚無嘲別者三字．

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何言異棲息．雌住雄不留．孤飛出浦浦．獨宿下滄洲．東西從此去．影響絕無由．

學青青河邊草

春園日應好．日．文苑英華作已．折花望遠道．秋夜苦復長．抱衾面空牀．面．文苑英華作向．吹樓下促節．樓．文苑英華作臺．不言于此別．歌笑掩圍扇．何時一相見．弦絕猶依軫．葉落裁下枝．即此雖云別．方我未成雛．

嘲劉孝綽

房櫳滅夜火．窗戶映朝光．妖女寒帷出．蹀躞初下牀．雀釵橫曉髻．蛾眉黯宿粧．稍聞玉鉶遠．猶憐翠被香．寧知早朝客．差池已雁行．

王櫳方意應蕭信武教

朝取饑鼠食．夜縫千里衣．復聞南陌上．日暮采蓮歸．青苔覆寒井．紅藥間青薇．人生樂自極．良時徒見違．何由及新燕．雙雙還共飛．

至烏林村見采桑者聊以贈之

遙見提筐下．妍蚚實端妙．將去復回身．欲語先爲笑．閨中初別離．不許覓新知．空結茱萸帶．敢報水蘭枝．

徐尚書座賦得可憐　此賦可憐之體．吳氏本註一作阿憐．蓋誤以爲人名也．

紅蓮披早露．玉貌映朝霞．飛燕啼妝罷．願插步搖花．匳匣金鈿滿．匳．宋刻作凌．誤．參差繡領斜．暮還垂瑤帳．香燈照九華．

庾丹耿閨有望

耿耿橫天漢．飄飄出岫雲．月斜樹倒影．風至水面文．已泣機中婦．復悲牀上君．羅襦曉長髮．翠被夜徒薰．空沒銀牀井．誰縫金縷裙．所思竟不至．空持清夜分．

夜夢還家

歸飛夢所憶．共子沒寒漿．銅瓶細絲綆．綺井白銀牀．雀出丰茸樹．蟲飛瑇瑁梁．離人不相見．難忍對春光．

玉臺新詠考異卷六

吳均和蕭洗馬子顯古意六首　春草可攬結一首．藝文類聚作陶潛．藝文類聚作采桑．案六朝遺集．率鮮完書．其作於今者．大抵扶揄於諸書之中．輒輒相承．文多脫誤．無由定其孰是．今仍從宋刻書之．

賤妾思不堪．采桑渭城南．帶減連枝繡．髮亂鳳凰簪．花舞依長薄．依長．宋刻作夜裏．誤．今從藝文類聚．蛾飛愛綠潭．蛾．藝文類聚圖情部作蝦．誤．其編部所載仍作蛾．無由報君此．此．樂府詩集作信．藝文類聚圖情部作此．桑部作情．義可兩存．文苑英華作德．則信字傳寫之誤．流涕向春蠶．其一．宋本每首下註其數字．然皆另跳行．蠶六首文不相屬．與秋胡行擣衣等篇不同．

妾本倡家女．出入魏王宮．既得承離釐．亦在更衣中．運花衡青雀．寶粟鈿金蟲．猶言不得意．流涕憶遼東．

春草可攬結．宋刻作春草攬可結．此從藝文類聚．妾心正斷絕．綠髻愁中改．紅顏啼裏滅．非獨淚成珠．亦見珠成血．願爲飛鵠鏡．翩翩照離別．其三

何處報君書．關右五岐路．淚研兔枝墨．兔枝二字未詳．吳氏註謂當作兔皮．支．所不切．當闕所疑．筆染鵝毛素．碧浮孟渚水．孟．疑作夢．香下洞庭路．應歸遂不歸．芳春空擲度．其四

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干．花釵玉腕轉．珠繩金絡丸．丸．藝文類聚作紈．羅襪凌青鳳．逶迤搖白鸞．誰堪久見此．

久・藝文類聚作分・誤・含恨不相看・其五

匈奴數欲滅・僕在玉門關・蓮花穿劍鍔・秋月抱刀環・春機鳴窈窕・鳴・藝文類聚作思・夏烏思緜蠻・烏・文苑英華作木・思

藝文類聚作喚・中人坐相望・狂夫終未還・其六・狂字・諸本並同・然臨邊討敵而自稱狂夫・於義難是・征字・以形似而訛耳・未・文苑英華作不・

與柳惲相贈答六首

黃鵠飛上苑・綠芷出汀洲・日映昆明水・春生鵲鵲樓・飄颻白花舞・瀰漫紫萍流・書織回文錦・無因寄隴頭・

思君甚瑣樹・不見方離憂・吳氏本每首下亦各註其幾字・宋刻無之・

鳴鞭適太阿・連翩渡漳河・燕姬及趙女・挾瑟夜經過・纖腰曳廣袖・半額畫長蛾・客本倦遊者・冀蓂在江沱・

故人不可棄・新知空復何・

離君苦無樂・君・吳氏註本作居・向暮心悽悽・要滄訪趙使・聞君仕執珪・杜蘅色已發・菖蒲葉未齊・羅襦餌蘭・

差池燕吐泥・顏逐春風去・飄蕩至遼西・

白日隱城樓・勁風掃寒木・雜析隔西東・執手異涼燠・相思咽不言・洞房清且肅・歲去甚流煙・年來如轉軸・

別鶴千里飛・孤雌夜未宿・

閨房宿已清・宿・藝文類聚疑作商・落月有餘輝・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飛・斷雲絕更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迢遞

江之沂・一爲別鶴弄・馮氏校本謂弄字・宋刻作弃・今從宋刻・實作弄・・沙氏偶誤也・千里淚沾衣・

秋雲靜晚天・寒夜方緜緜・聞君吹急管・相思雜采蓮・別離未幾日・高月三成弦・蹀躞黃河浪・嘶喝隴頭蟬・

六朝詩多用蟬鳴字・陳張正見有秋蟬鳴柳詩・然終疑爲唱字之訛・好奇者曲爲之說耳・寄居藤蘇葉・插著叢臺邊・

擬古四首

嬋嬋陌上桑・蔭陌復垂塘・長條映白日・映・藝文類聚作繁・細葉隱鶯黃・隱・文苑英華作影・羅衫妾復思・羅・宋刻作鏡・誤・今從藝文類聚・拭淚且提筐・故人事知此・事知・文苑英華作去如・誤・離恨煩人腸・

陌上桑

咸陽春草芳・秦帝卷衣裳・帝・吳氏註本作女・於義爲優・而未詳所本・疑因太白詩而以意改之・玉檢茱萸匣・匣・文苑英華作帶・金泥蘇合

香・初芳蕙複幄・蕙・文苑英華註一作勳・誤・餘輝耀玉牀・玉・文苑英華作寶・

持此贈華陽・華・樂府詩集作觀・當須晏朝能・晏・文苑英華註一作早・又註此勳一作須臾朝宴觀・

秦王卷衣

按李太白集有秦女卷衣・疑本爲秦王卷衣・而樂府傳寫作秦王耳・

錦帶雜花鈿・羅衣雜綠川・問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蓮・遼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鮮・

采蓮

豔奪陽之春・攜手清洛濱・鷄鳴上林苑・薄暮小平津・長裾蕩白日・廣袖帶芳塵・故交一如此・新知詎憶人・

攜手

贈杜容成一首

藝文類聚作詠蕙・

一燕海上來・一燕高臺息・一朝相逢遇・相・宋刻作所・誤・今從藝文類聚・依然舊所識・所・藝文類聚作相・問我來何遲・關山

幾紆直・關山・藝文類聚作山川・答言海路長・風多飛無力・多・藝文類聚作驗・昔別縫羅衣・春風初入韓・今來夏欲晚・桑

蛾薄樹飛・

春詠

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水・宋刻作衣・誤・今從藝文類聚・雲障青瑣闥・障・藝文類聚作彩・誤也・風吹承露臺・美人隔千里・羅

帷閉不開・無由得共語・空對相思杯・

去妾贈前夫

棄妾在河橋・相思復相遼・鳳皇鎖落彎・蓮花帶緩腰・腸從別處斷・貌在淚中銷・願君憶疇昔・片言時見饒・

詠少年

董生惟巧笑・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榮・誰論窈窕淑・願言捧繡被・來就越人宿・

王僧孺春怨

四時如湍水・飛奔競回復・夜烏繁嚶嚶・朝光照煜煜・厭見花成子・多看筍爲竹・萬里斷音書・十載異樓宿・

積怨落芳髻・長嘯壞美目・君去在榆關・妾留住函谷・推對昔邪房・如見蜘蛛屋・獨與響相酬・還將影自逐・

象牀易既簟・羅衣變單複・幾過度風霜・馮氏校本註・過度一作度過・猶能保榮獨・

月夜詠陳南康新有所納

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當簾一種色・開戶兩相映・開戶・藝文類聚作還有・誤・重價出秦韓・高名入燕鄭・十城嬰

請易・千金幾爭聘・君意自能專・妾心本無競・

見貴者初迎盛姬聊爲之詠

久想專房麗・未見傾城者・千金訪繁華・一朝遇容冶・家本薊門外・來戲叢臺下・長卿幸未匹・文君復新寡・

與司馬治書同聞隣婦夜織

洞房風已激・長廊月復清・藹藹夜庭廣・飄飄曉帳輕・雜聞百蟲思・偏傷一鳥聲・鳥・宋刻作息・誤・鳥聲長不息・

妾心復何極・猶恐君無衣・夜衣常簡織・

夜愁

簷露滴爲珠・池水合成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積・宋刻作極・馮氏校本註一作積・今從之・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

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春閨有怨

愁來不理髻・春至更攢眉・悲看蛺蝶粉・泣看蜘蛛絲・月映塞蛩褪・風吹翡翠帷・飛鱗難托意・駛翼不銜辭・

足傷金管遽，多情緹光促。（萬氏校本註曰：近本此句下有「羅帷池上紫風鬟，蘭麝裏綠二句」，宋刻無之，然藝文類聚無下攔四句，則近本尚非無據。今考藝文類聚有此二句，則攙衣之意全脫，亦於義爲順。故今仍從宋刻。）下機驚西眺，鳴砧遽東旭。芳汗似蘭湯，離金辟龍燭。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摻：宋刻作操。）別鶴悲不已，離鸞斷更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雁足。

爲人述夢

已知想成夢，未信夢如此。皎皎無片非，的的一皆是。已親芙蓉褥，方開合歡被。雅步極嫣妍，含辭姿委靡。如言非倏忽，不意成俄爾。及寤盡空無，方知悉虛詭。

爲人傷近而不見（宋刻誤脫而字。藝文類聚補。）

鳳女鳳皇樓，漢姬柏梁殿。詎勝仙將死，音容猶可見。（勝：藝文類聚作過。）我有一心人，（我有：藝文類聚作獨我。）同鄉不異縣。異縣不成隔，同鄉更賒賒。賒賒如牛女，無妨年一語。（末句：藝文類聚作幽幽寄一語。）

爲何庫部爲姬擬蘼蕪之句（藝文類聚作爲何庫部移之何姬。）

出門望關蕪，囊篋正逢君。斂容才一訪，新知詎可聞。（知：藝文類聚作人。）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含淚：藝文類聚亦作含笑。）

在王晉安酒席數韵（藝文類聚作綠姬人。）

窈窕宋容華，（宋：藝文類聚作守。）但歌有清曲。（清：藝文類聚作情。）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酴，（半：宋刻作伴。案詩在酒席，已伴飲，不得更曰何因。藝文類聚作半飲。）

爲人有贈

碧玉與綠珠，張盧復雙女。曼聲古難匹，長袂世無侶。似出鳳凰樓，言發瀟湘渚。幸有囊裳便，含情寄一語。

何生姬人有怨

塞樹棲鳳雌，月映風復吹。逐臣與棄妾，零落心可知。寶琴徒七弦，闌鐙空百枝。顰容不足效，啼妝拭復垂。

同食戍楚越，異國非仳離。（仳：宋刻作此。）

鼓瑟曲　有所思

夜風吹爛爛，朝光照昔邪。（昔：文苑英華作辟。謝：瓦松也。幾銷瀟蕪葉，空落蒲萄花。不堪長織素，誰能獨涼紗。光陰復何極，望促反成賒。知君自蕩子，柰妾亦倡家。

爲人寵姬有怨

可憐獨立樹，枝輕恨易搖。已爲露所渥，復爲風所飄。錦衾寢不臥，端坐夜及朝。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

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遊君與妾珥，（珥：藝文類聚作耳。）歸妾奉君裘。弦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秋閨怨

斜光隱西壁，暮雀上南枝。風來秋扇屏，月出夜鐙吹。深心起百際，遙淚非一垂。徒勞妾辛苦，終言君不知。

張率相逢行

相逢夕陰街。（街：宋刻作階。藝文類聚作街。按三輔黃圖：長安八街，有夕陰街。尚冠前街，下句用尚冠里，則此句爲夕陰街無疑。宋刻誤也。今從藝文類聚。）獨趨尚冠里，高門既如一。甲第復相似，憑軾日欲昏。何處訪公子，公子之所在。所在良易知，青樓出上路。漸臺臨曲池，堂上撫流徽。雷樽朝夕施，橘柚芬華實。（芬：樂府詩集作分。）朱火燎金枝，兄弟南三人。冠佩紛陸離，朝從禁中出。車騎並驅馳，金鞍瑞勒聚。觀路旁兒，入門一顧望。鳧鶴有雄雌，雄雌各數十。（十：宋刻及樂府詩集並作千。）相鳴戲羽儀，並在東西立。華次何離離，大婦剌方領。中婦抱嬰兒，小婦尚嬌稚。端坐吹參差，丈夫無遽起。神鳳且來儀。

對酒

對酒滅可樂，此酒復能醇。如華良可貴，如乳更非珍。何以留上客，爲寄掌中人。金尊淸復滿，玉椀函來親。誰能共遲暮，對酒及芳辰。君歌當未罷，却坐避梁塵。

遠期

遠期終不歸，節物坐將變。（物：藝文類聚作華。）白露愴單衫，（衫：宋刻作復。案屬單衫，爲切。今從藝文類聚。）秋風惡團扇。誰能久別離，（離：作將。藝文類聚作期。）他鄉且異縣。浮雲蔽重山，相望何時見。（何時：藝文類聚作不可。）寄言遠行者，（行：樂府詩集作期。）空閨淚如霰。

徐悱贈內

日暮想清揚。（揚：宋刻作陽。案嫣如清揚，語本國風。清陽無所取義。今從馮氏校本。）躡履出椒房，網蟲生錦薦。遊塵掩玉牀，不見可憐影。空餘繡帳香，彼美情多樂。挾瑟坐高堂，豈忘離夢者。向隅心獨傷，聊用一書札，以代九回腸。

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內

相思上北閣，徙倚望東家。忽有當軒樹，兼含映日花。方鮮類紅粉，比素若鉛華。更使增心憶，彌令想狹邪。無如一路阻，脈脈似雲霞。殿城不可越，言折代疎麻。

費昶華光省中夜聞城外擣衣（華光：宋刻作郢。藝文類聚作華光。按盧照鄰有爲皇太子侍華光殿曲水宴詩，則華光本齊舊殿，梁人因之，故改從藝文類聚。）

閶闔下重關，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氣：宋刻作夜。藝文類聚作氣。）秋砧城外發。浮聲繞畫梁，餘響度雕闕。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意未已，（意：藝文類聚作方。）定自乘軒里。（里：宋刻作裏。今從藝文類聚。）乘軒蓋世家，佳麗似朝霞。

圓璫耳上照、方纏領間斜。衣薰百和屑、釵插九枝花。昨暮庭槐落、今朝羅綺薄。拂席卷鴛鴦、開幔舒鸞鶴。（幔・藝文類聚作繒・誤）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袖往還繁、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吳氏本此句下註其一字・按繒夜以下・文苑相聞・不得斷爲二章・今從宋刻刪去・）獨夜何窮極、懷之在心側。（倜字疑不可解・詩紀作惻・又與在字狂・與狂字所壁・疑當作枉心側・宋刻在字皆作壁耳・）階垂玉衡露、庭舞相風翼。灑滴流星輝、燦爛長河色。三冬誠足用、五日無糧食。揚雲已寂寥、今君復弦直。

和蕭記室春旦有所思

芳樹發春輝、蔡子望青衣。水逐桃花去、春隨楊柳歸。楊柳何時歸、鳧鷖復依依。已映章臺陌、復墮長門扉。獨知離心者、坐惜春光違。洛陽遠如日、何由見密妃。

春郊望美人

芳郊拾翠人、迴袖探芳春。（探・宋刻作捜・文類聚作個・）金輝起步搖、紅彩發吹綸。湯湯蓋頂日、（湯湯二字未詳・藝文類聚作陽陽蓋頂日・）飄飄馬足塵。薄暮高樓下、當知姜姓秦。（月・亦不可解・）

詠照鏡

晨輝照杏梁、飛燕起朝妝。留心散廣黛、輕手約花黃。正欲時念影、拂絮且憐香。方嫌翠色故、乍道玉無光。

和蕭洗馬畫屏風二首

日淨班姬門、風清董賢館。卷耳緣墻出、反舌登牆喚。翼女桂枝鉤、遊童蘇合彈。拂袖當留客、相逢莫相難。

陽春發和氣

佳人在河內、征夫鎮馬邑。零露一朝團、中夜兩垂泣。氣爽牀帳冷、天寒針縷澁。紅顏本暫時、君還詎相及。

秋夜涼風起

采菱

妾家五湖口、采菱五湖側。玉面不關妝、雙眉本翠色。（妝・文苑英華作翠・翠・文苑英華作青・並誤・）日斜天欲暮、風生浪未息。宛在水中央、空作兩相憶。

長門怨（宋刻作昆門后怨・案樂府詩集長門怨・乃相如獻賦・楚調曲列柳惲詩第一首・此詩第二・五卷柳惲署長門怨・則此后字誤衍也・今從樂府詩集・）

向夕千愁起、自悔何嗟及。愁思且歸牀。（愁・藝文類聚作悲・誤・）羅幅方掩泣、絳樹搖風軟。黃鳥弄聲急、金屋貯嬌時。不言君不入、

鼓吹曲二首

巫山光欲晚。（晚・樂府詩集註一作晚・）陽臺色依依。彼美巖之曲、寧知心是非。朝雲觸石起、暮雨洲羅衣。願解千金佩、請逐大王歸。

巫山高

上林鳥欲棲。（棲・樂府詩集作飛・誤・）長安日行暮。所思鬱不見。（見・文苑英華作已・）空想丹墀步。簾動憶君來。雷聲似車度。北方佳麗子、窈窕能回顧。夫君自迷惑、非爲妾心妬。

有所思

姚翻同郭侍郎采桑一首

雁還高柳北、春歸洛水南。日照葉莫莫、風搖翠蔚蔚。桑間視欲暮、閨裏遽飢寒。相思君助取、相望妾那堪。

孔翁歸奉和湘東王教班婕妤一首

長門與長信、日暮九重空。雷聲聽隱隱、車響絕瑲瑲。恩光隨妙舞、團扇逐秋風。鉛華誰不暮、人意自難終。（誰不暮三字未詳・樂府詩集暮作暮・藝文類聚末二句又作鉛華誰不見人意自難同・亦均不甚可解・）

徐悱妻劉令嫻答外詩二首

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妝、開簾對春樹。鳴鸝葉中響、戲蝶枝邊驚。獨愁本要歡、心愁不成趣。

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還看鏡中色、比豔自知非。捫詞何妙好、連類頗乖違。智夫雖已麗、（吳氏註本疑智夫當作智瓊・案令聞此篇・乃答其夫徐悱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內六韻記鄭詩・以已爲麗・故以智夫雖已麗答之・智夫當以稱悱・考知爲材智・則智夫之名・本于經義・吳氏牽引智瓊・殊乖詩意・註刪・）傾城未敢希。

何思澄奉和湘東王教班婕妤

寂寂長信晚、雀聲愁洞房。（愁・宋刻作哦・樂府詩集作喧・今從藝文類聚・）蜘蛛網高閣、駁蘚被長廊。（蘚・文苑英華作蘇・誤・）虛殿簾帷靜、閒堦花蕊香。悠悠視日暮、（悠悠・舊文類聚作悠悠・）還復拂空牀。（拂・藝文類聚作守・如拂字之有致・）

擬古

故交不可忘、猶如蘭桂芳。新知雖可悅、不異茱萸香。妾有風雛曲、（雛・樂府詩集作皇・）非爲陌上桑。（爲・藝文類聚作無・按此二句・上句用隴西行詩・言已乃家中之歸婦・此句用陌上桑事・言不比羅敷又自有夫・作無爲謬・）萬君君不御、抱怨自悲涼。

南苑逢美人

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媚・宋刻作眼・並誤・今從藝文類聚・）丹唇逐笑分。風捲蒲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徐悱答唐娘七夕所穿針（馮氏校本謂徐悱及妻劉令嫻詩俱見前・此首疑後人所擬入・其說甚是・至謂或悱字誤則不然・即嫁令嫻詩・遂宋刻誤脫一妻字耳・）

倡人助漢女、靚妝臨月華。連針學並蒂、縈縷作開花。嬋閨絕綺羅、攬贈自傷嗟。雖言未相識、聞道出良家。

玉臺新詠考異卷七

梁武帝擣衣

鴻雁易水北，送別河之陽。沉思慘行擣，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綠謬，始知紈素傷。中州木葉下，邊城應早霜。陰蟲日慘烈（烈疑作冽），庭草復云黃。金風徂清夜（徂宋刻作殂，誤），明月懸洞房。嬋嬋同宮女，助我理衣裳。參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揚。輕羅飛玉腕，弱翠低紅妝。朱顏色已異（此句未詳），眄睇目增光（目疑作自）。擣以一匪石，文成雙鴛鴦。制握斷金刀，薰用如蘭芳。佳期久不歸，持此贈寒鄉。妾身誰爲容，思君苦人腸。

擬長安有狹斜十韻（按此詩實十一韻，宋刻遺脫一字）

洛陽有曲陌，曲陌不通驛。忽逢二少童，扶轡問君宅。君宅邯鄲右，易憶復可知。大息組紺縕，中息佩陸離。小息尚青綺，總丱遊南皮。三息俱入門，家臣拜門垂。三息俱升堂，旨酒倍千巵。三息俱入戶，戶內有光儀。大婦理金翠，中婦事么麽（么，樂府詩集作玉）。小婦獨閒暇，調笙遊曲池。文人少徘徊，鳳吹方參差。

擬明月照高樓

圓魄當虛閣，清光流思筵。筵思照孤影（思筵筵思四字，清本並同，然不甚可解），悽怨還自憐。臺鏡早生塵，便琴又無弦。悲慶傷節，離憂亟華年。君如東樹景，妾似西柳煙。相去既路迥，明晦亦殊懸。願爲銅鐵轡，以威長樂前。

擬青青河邊草

暮暮繡步絲，悠悠懷昔期。昔期久不歸，鄉國曠音輝。音輝空結遲，半寢覺如至。既寤了無形，與君隔平生。月以雲掩光，華以霜摧老（華以，樂府詩集作華似，宋刻爲據，可考，姑以摧疑作催）。當途競自容，莫肯爲妾道（此擬至誰肯相爲言句而止，似非完篇，然別無）。

代蘇屬國婦

良人與我期，不謂當遠時。秋風忽逢節，白露凝前基。愴愴獨涼枕，搔搔孤月帷。忽聽西北雁，慨（慨，宋刻作感，誤）。氏校本註一作慨，今從之）似從塞海湄。果銜萬里書，中有生離詞。惟言長別矣，不復道相思。胡羊久剽奪（剽，宋刻作漂，宋刻誤），氏校本，今從萬）漢節故支持。扇上看未終，臉下淚如絲。空懷之死誓，遠勞同穴詩。

古意二首

飛鳥起離離，驚散忽差池。嗷嗷繞樹上，翩翩集寒枝。既悲征役久，偏傷隴上兒。寄言閨中愛，此心詎能知。不見松上蘿，葉落根不移。當春有一草，綠花復重枝（重，湖氏校本註一作繼），云是忘憂物，生在北堂垂。飛飛雙蛺蝶，低低兩差池。差池低復起，此芳性不移。飛蝶雙復雙，此心人莫知。

芳樹

綠樹始搖芳，芳生非一葉。一葉度春風，芳芳自相接。色雜亂參差，桑花紛重疊。重疊不可思，思此誰能惬。

臨高臺（文苑英華樂府詩集俱作簡文帝詩）

高臺半行雲，望望高不極（高不，文苑英華作不可）。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髣髴洛陽道，道遠難別識（別，文苑英華作可，誤）。玉階故情人（情人，文苑英華作人情，誤），情來共相惜（共，文苑英華作苦）。

有所思

誰言生離久，適意與君別（意，諸本並同，以文意推之，當作憶，憶與君別，即文選古離別送君如昨日意）。衣上芳猶在，握裏書未滅。腰中雙綺帶，夢爲同心結。常恐所思露，瑤華未忍折。

紫蘭始萌

陳蘭玉臺下，氣暖蘭始萌。芬芳與時發，宛轉迎節生。獨使金翠婦，偏勸羅綺情。二遊何足懷（懷，宋刻作忘，誤），氏校本作懷，亦誤）。一顧非傾城，羞將蓉芝侶，豈畏鵲鳥鳴。

織婦

送別出南軒，離思沉幽室。調梭輟寒夜，鳴機罷秋日。良人在萬里，誰與共成匹。願得一回光，照此憂與疾。

七夕

君情儻未忘，妾心常自畢。

白露月下團。（圓・藝文類聚・文苑英華作圓・俱作圓・文苑英華作圓・藝文類聚・文苑英華・俱作圓・文苑英華作圓・藝文類聚・文苑英華・俱作圓・文苑英華作圓・藝文類聚・文苑英華

大堤

同庾肩吾四詠二首

采蓮前岸隱，舟子屢徘徊。荷披衣可識，風疎香不來。欲知船度處，當看荷葉開。

蓮舟賀荷度

相隨照綠水，意欲重涼風。（欲，藝文類聚作是。）流搖粧影壞，斂落髻華空。佳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

照流看落釵

和湘東王謝二首

花樹含春叢，羅帷夜長空。（帷，藝文類聚作幃。）風聲隨篠韻，月色與池同。彩牋徒自裝，無信往雲中。

春宵

冬朝日照梁，含怨下前牀。帳寒竹葉帶，鏡轉菱花光。會是無人見，何用早新粧。

冬曉

戲作謝惠連體十三韻

雜蕊映南庭，庭中光景媚。可憐枝上花，早得春風意。春風復有情，拂幔且開櫃。開櫃開碧幌，拂幔拂垂蓮。偏使紅花散，飄颻落眼前。眼前多無況，（前，宋刻作亦。況，參差俗可望。朱繩翡翠帷，綺幕芙蓉帳。香煙出簾裏，落日斜階上。日影去遲遲，節華咸在茲。桃花紅若點，柳葉亂如絲。絲條轉暮光，影落暮陰長。春燕雙雙舞，春心處處揚。（揚字未詳。馮氏校本作揚，亦當作傷。）酒滿心聊足，萱枝愁不忘。

倡婦怨情十二韻

綺窗臨畫閣，飛閣繞長廊。風散同心草，月送可憐光。彷彿簾中出，妖麗特非常。恥學秦羅髻，羞爲樓上粧。散誕披紅帔，生情新約黃。斜鐙入錦帳，微煙出玉牀。六安雙琦瑁，八幅兩鴛鴦。猶是別時許，留致解心傷。含涕坐度日，俄頃變炎涼。玉關驅夜雪，金氣落嚴霜。飛狐驛使斷，交河川路長。蕩子無消息，朱脣徒自香。

和徐錄事見內人作臥具

密房寒日晚，落照度窗邊。紅羅遙不隔，輕帷半卷懸。方知纖手製，詎減縫裳妍。龍刀橫膝上，畫尺墮衣前。熨斗金塗色，鑪管白牙纏。（吳氏註曰：管當作鑪。）太裁合歡襠，文作鴛鴦連。鏤用雙縫縷，絮是八蠶綿。香和麗邱密，麝吐中臺煙。已入琉璃幌，兼雜太華氈。且共雕鐫暖，非同團扇捐。更恐從軍別，空牀徒自憐。

戲贈麗人

麗妲與妖嬙。（妲，馮氏校本註一作姬。嬙，藝文類聚作子。是嬙麗煩之稱。案與用莊子此文。不過麗姬嬙字正指親己。武帝載作詩有西姬嬙李芳句，亦玩西施姐己與傳並稱。六朝人詩往往有此漢合語，不足異也。藝文類聚又作麗且，或傳寫脫姐字之半，或指鄭且，亦未可知，並附存之。）其拂可憐粧，同安鬢裏

擾。異作雜間黃，羅裙宜細筯。畫屧重高牆，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間發。（間發，類聚作發發。）（可解，馮氏校本註一作問色，義亦非。）攀枝念蕊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侍中郎。

秋閨夜思

并關長信別，詎是良人征。九重忽不見，萬恨滿心生。夕門掩魚鑰，宵牀悲畫屏。迴月臨窗度，（迴，藝文類聚作迴。）吟蟲繞砌鳴。初霜隕細葉，秋風驅亂螢。（驅，藝文類聚作吹。螢，然驅字較有迴響之意。）故粧猶累日，新妝莫未成。（藝文類聚作髮。）欲知妾不寐，城外擣衣聲。（衣，藝文類聚作砧。）

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

美人稱絕世，麗色比花叢。（比，藝文類聚作繁。）經居李城北，（經，宋刻作雖，今從藝文類聚。）來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成宮。多遊淇水上，（上，藝文類聚作曲。）好在鳳樓中。暇高疑上砌，裙開特長風。衫輕見跳脫，珠概雜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窗隔柳色，井水照桃紅。并憐江浦佩，（江，藝文類聚作交。）（浦，藝文類聚作甫。）羞使春閨空。

從頓整還城

漢渚水初綠，江南草復黃。日照蒲心暖，風吹梅蕊香。（蕊，藝文類聚作枝。初，攀記作樹。）征艫艤湯盤，歸騎息金隍。舞觀昔時嬌玉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衙啼私自憐。常見歡成怨，（常見，藝文類聚作但覺。）并關醜易妍。獨鴛鴦中路，孤鸞死鏡前。

執筆戲書

舞女及燕姬，倡樓復蕩婦。參差大戾發，搖曳小垂手。釣竿蜀國彈，新城折楊柳。玉案西王樓，蠡殼石榴酒。

詠人棄妾

衣裳壁，（帶，藝文類聚作裙。）（裳，藝文類聚初學記並作裙。）歌畫絃未張，持此橫行去。離念守空牀。

甲乙羅帳異，辛壬房戶暉。夜夜有明月，時時憐夏衣。

艷歌曲（藝文類聚作艷歌行。）

鑒閣桂成戶，飛棟杏爲梁。斜窗通蕊氣，（蕊，藝文類聚作樂。）（蕊，藝文類聚作蕊。）細隙引塵光。（引，宋刻作層。漢，藝文類聚作今。）裁衣魏后尺，汲水淮南牀。齊驪募當返，（當返，藝文類聚作已及。）（驪，藝文類聚作魏。）預使羅裙香。（裙，樂府詩集作裙。義可兩通。藝文類聚作魏，則字之訛也。）

怨詩

秋風與白團，本自不相安。新人及故愛，意氣豈能寬。黃金肘後鈴，白玉案前盤。離地空對此，遺版無歲寒。

擬沈隱侯夜夜曲

鶴鶴夜中霜，何關向晚光。（何，樂府詩集作河。）枕帷常帶粉，身眠不著牀。蘭膏費更盡，薰篆滅復香。但聞愁多少，便知夜短長。

七夕

秋期此時決，長夜徙河靈。紫煙凌鳳羽，奔光隨玉軒。洛陽疑劍氣，成都怪客星。天梭織來久，方逢今夜停。

同劉諮議詠春雪

晚霞飛銀礫，浮雲暗未開。入池消不積，（消・宋刻作消・今從藝文類聚・）因風墮復來。（墮・藝文類聚作隨・誤・）思婦流黃素，溫姬玉鏡臺。看花言可插，定自非春梅。

晚景出行

細樹含殘景，春閨散晚香。輕花髻邊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能曲，啼烏忽度行。蓋令白日暮，車騎轔相望。

賦樂府得大垂手（古樂府作吳均詩・）

垂手忽若若，飛燕掌中嬌。羅衣恣風引，（衣・古樂府作衫・）輕帶任情搖。詎以長沙地，促舞不回腰。

賦樂器名得箜篌

捩逕初挑吹，弄急時催舞。（時催・文苑英華作持搖・誤・）鈿撥逐絃鳴，衫回半障柱。（衫・宋刻作私・誤・今從藝文類聚・）欲知心不平，君看黛眉聚。

詠舞

可憐初二八。（初二八・初學記作二八初・藝文類聚作二八・文苑英華作二八物・並誤・）逐節似飛鴻。腰勝河陽妓，（陽妓・文苑英華作陽妓・）眉奪淮南同。入行看履進，（履・文苑英華作復・誤・）轉面望鬟空。腕動若華玉，（若・初學記文苑英華並作昭・）袖隨如意風。（袖・初學記文苑英華並作衫・）上客何須起，啼烏曲未終。（曲未・藝文類聚作未肯・誤・）

春閨情

楊柳葉纖纖，佳人媚纖纖。正衣還向鏡，迎春試舉簾。摘梅多繞樹，覓燕好窺檐。只言逐花草，計較應非嫌。

又三韻（案詩紀題作傷美人詩六韻之後・復作此詩・蒙前首而言之・疑脫文作傷美人詩六韻・故題曰又三韻・選詩時取後一首・而昭明未收耳・吳氏註本誤以又字蒙上春閨詩題曰詠晚閨・非也・）

珠簾向暮下，妖姿不可迫。花風暗裏覺，蘭燭帳中飛。何時玉窗裏，夜夜更縫衣。

率爾爲詠（此因戲調輕人而作・故曰爲詠・爲字本讀去聲・萬氏校本誤以爲字爲平聲・遂從別本改成字・非也）

借問仙將蓋，距有此佳人。傾城且傾國，如雨復如神。漢后憐飛燕，周王重姓申。挾瑟曾遊趙，吹簫屢入秦。玉堦偏寵樹，長廊每逐春。約黃出意巧，纏絃用法新。迎風時引袖，避日暫披巾。銷花映聲插，細佩繞衫身。（身・宋刻作詳・誤・）誰知日欲暮，含羞不自陳。

美人晨粧

北窗向朝鏡，（向朝・藝文類聚作朝向・）錦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燕脂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賦得當壚（宋刻作賦得詠當壚・詠字疑涵誤衍・今刪之・馮氏校本作當壚曲・案樂府雜歌曲調沈滿願亦有當壚曲・明是古題而傳文分賦得之・故曰賦得・蓋作此詩時嘗

題如是・亦不必改用樂府本題也・今仍從宋刻・）

十五正團圓，（圓・宋刻作圓・今從樂府詩集・）流光滿上蘭。當壚設夜酒，宿客解金鞍。迎來挾恣易，（恣・樂府詩集作琴・誤・）送別唱歌難。（唱・宋刻作歌・今從樂府詩集・）詎知心恨急，翻令衣帶寬。

林下伎（初學記作昭明太子詩・）

炎光向夕歛，促宴臨前池。（池・文苑英華作後・誤・初學記作從・又從字之誤・）歡樂不知醉，千秋常若斯。

簫聲如鳥哢，舞袂寫風枝。（袂・初學記作袖・）歡樂不知醉，千秋常若斯。

擬落日窗中坐（案謝朓贈王主簿詩第一首作月落窗中坐・此似刪書・）

杳梁斜日照，餘輝映美人。開函脫寶釧，向鏡理紈巾。遊魚動池藻，舞鶴散塵埃。空嗟千歲久，願得及陽春。

美人觀畫

殿上圖神女，宮裏出佳人。（宮・藝文類聚作殿・）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僞眞。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可持爲異，長有好精神。

孌童

孌童嬌麗質，踐蓋復超瑕。羽帳晨香滿，珠簾夕漏賒。翠被含鴛色，雕牀繡象牙。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袖裁連璧錦，箋織細槿花。（箋字未詳・疑當作幾・說文・幾・裙也・）攬袴輕紅出，回頭雙鬢斜。嬌眼時含笑，玉手乍攀花。懷猜非後釣，密愛似前車。足使燕姬妬，彌令鄭女嗟。

鄱陵王綸代秋胡婦閨怨（藝文類聚作梁元帝閨怨・）

蕩子從遊宦，思妾守房櫳。鏡朝朝掩，寒衾夜夜空。（衾・藝文類聚作狀・）若非新有悅，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憶否，淚盡夢啼中。

車中見美人

顧情出眉眼，軟媚者腰肢。語笑能嬌媛，行步絕逶迤。空中自迷惑，渠旁會不知。懸念猶如此，得時應若爲。

代舊姬有怨（藝文類聚亦作元帝詩・）

寧爲萬里別，乍此死生離。（此・藝文類聚作作・誤・）那堪眼前見，故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花・宋刻作光・與落字不應・今從藝文類聚・）還被秋風吹。（秋・藝文類聚作流・）怨黛舒還歛，啼妝拭更垂。（垂・藝文類聚作眉・）誰能巧爲賦，黃金妾不貲。（不・宋刻作自・誤・今

從藝文類聚・）

湘東王繹登顏園放閑

高樓三五夜，流影入丹墀。先時留上客，夫婿美容姿。（美容姿・美薛姿・吳氏註本作美容姿・太詳所本・）粧成理蟬鬢，笑罷斂蛾眉。（蛾・宋刻作娥・誤・）衣香知步近，鈿動覺行遲。如何舞館樂，翻見歌梁悲。猶懸北筠幌，未卷向軒帷。寂寂空郊暮，非復少年時。

戲作豔詩

入堂值小婦，出門逢故夫。含詞未及吐，絞袖且峙躕。搖茲扇似月，掩此淚如珠。今懷固無已，故情今有餘。

夜遊柏齋

燭暗行人靜，簾開雲影入。風細雨聲遲，夜短更籌急。館下班姬淚，復使倡樓泣。況此客遊人，中宵空佇立。

和劉上黃（初學記作元帝春日詩。疑本作和劉上黃春日。宋刻譌脫兩字耳。）

新鶯隱葉囀，新燕向窗飛。柳絮時依酒，梅花乍入衣。（柳絮時不顯，有梅花，梅字疑誤。）玉珂逐風度，金鞍映日輝。無令春色晚，獨望行人歸。

詠晚棲烏

日暮連翩飛，俱向上林棲。風多前歸駛。（歸，藝文類聚、文苑英華並作鳥。）雲厚後翠迷。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從故鄉返，幾過入蘭閨。借問倡樓妾，何如蕩子妻。（雲，藝文類聚、文苑英華作啼。誤。）

寒宵三韻（勢文類聚作寒閨。）

鳥鵲夜南飛，良人行未歸。池水浮明月，寒風送擣衣。願織迴文錦，因風寄武威。

詠秋風

秋夜九重空，蕩子怨房櫳。（蕩子二字未詳。疑爲蕩婦之誤。）燈光入綺帷，簾影遊屏風。金徽調玉軫，茲夕撫離鴻。

武陵王紀同蕭長史看妓（初學記作劉孝綽武陵王看妓詩。）

燕姬奏妙舞，鄭女發清歌。回羞出慢臉，逆態入蛾眉。（入，初學記作表。）寧殊值行雨，（值，初學記作遇。）豈遇宋玉之誤。）詎減見凌波。想君愁日暮，（暮，初學記作莫。）應羨雲陽戈。

和湘東王夜夢應令

昨夜夢君歸，戢妾下鳴機。曆知君意薄，（曆，藝文類聚作極。）然後相詩亦作照。）不着去時衣。故言如夢是，賴得雁書飛。

曉思

晨禽爭學囀，朝花亂欲開。爐煙入斗帳，屏風隱鏡臺。紅粧隨淚盡，蕩子何時回。

閨妾寄征人

斂色金星聚，蘩悲玉筯流。願君看海氣，憶妾上高樓。（宋刻原註目作三首。此首疑衍。案此詩體例，卷入此首，蓋亦如沈約八詠之六，爲後人附入耳。右第七卷，皆盧氏父子兄弟之詩，證以諸卷，往往一詩而數此五見，然考穆編當代諸王之詩，不應有譏，諸書傳寫自限了。）

玉臺新詠考異卷八

蕭子顯樂府二首

大明上春苑，陽城射凌霄。光照窗中婦，絕世同阿嬌。明鏡盤龍刻，簪羽鳳凰雕。委迤梁家髻，（遲迤疑作倭墮，後漢書梁孫嫡作墮馬髻，古今注曰墮馬之遺制也。）輕紈雜重錦，薄縠間飛綃。三六前年暮，四五今年朝。簷園拾芳蘭，（藝文類聚樂府詩集並作蘭苑拾芳翠。）桑陌采柔條。出入東城里，上下洛西橋。忽逢車馬客，飛蓋動鐎軺。單衣鼠毛織，寶劍羊頭銷。丈夫被應對，御者輟銜鑣。柱間徒賑賑，垣上幾翹翹。女本西家宿，君曰上宮要。漢馬三萬疋，夫婿仕嫖姚。鑿蠹虎頭綬，左珥鳧盧貂。橫吹龍鍾管，奏鼓象牙簫。十五張內侍，十八賈登朝。皆笑顏郎老，盡訝董公超。

日出東南隅行

邯鄲塵輟舞，（邯鄲，藝文類聚作章丹。案太平御覽五百六十八引夏侯湛傳曰，女及章丹、陳珠二人，妍姿冶媚，清歌妙舞，狀若飛仙。）巴姬靖罷絃。佳人淇洧上，（上，藝文類聚作出。）趙復傾燕。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朝沾成都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借，（此句未詳。借，藝文類聚作惜。）亦水詳。蘭膏徒自煎。

代樂府美女篇

王南如吳上淑六首

日照銜終殿，萍生帶蔡池。山鹿隙影人，羽仙帶琴去。青牧遂黃日，[宋刻作黃日，誤。此句未詳。]沈氏嘉未考而疑誤之。獨鶴悽鳴劍，同衾遠遊說。結愛久牛渚，[宋刻作渚。]長今方遠死。寧須菅草枝。

蕙蘇心未發，藍蕢集欲滋。[宋刻作滋。]方史緒，[宋刻作緒。]孤燕正銜泥。對鹿呼雌鏡，庭鶯挾子棲。從君客梁後，方書捻春蔕。

山川隔遠里，芳草能萋萋。

春月二首

九重夜夜響，[此句未詳。]四壁慘無輝。招搖照西落，烏鵲向東飛。流螢漸收火，絡緯欲催機。爾時思錦字，特製行人衣。所望月心達，嘉客儻能歸。

蘭華初泥泥，桂枝行棘棘。殺氣下重門，幽陰滿四屋。別氣增悲夜，遠徂悲獨宿。愁緣翠羽屏，淚滿樓波上。長門絕往來，[長門，宋刻誤。]含情杼空軸。

秋夜二首

落日照紅粧，挾瑟當銜曙。寧復歌蘭蕙，惟聞嘆楊柳。結好在同心，離別由衆口。徒說露葵藿，誰知蘭英酒。

會日杳無期，華年安得久。

相思不安席，聊至俠邪東。慈扉敞戒里，高髻侵城中。雙眉偏照日，[宋氏嘉未作眉。]宋刻作眉。]

蠶風自陳心所想，獻賦甘泉宮。傳聞方鼎食，詎意春閨中。

遊望二首

劉孝綽遙見蘭舟主人授一物衆姬爭之有客嘲余爲詠

河流既浼浼，河鳥復關關。落花浮浦出，飛舞度洲還。[洲，宋刻作州。今從樂府詩集。]

桃李顏良人惜美珥，欲以代芳管。新纖疑故素，鬢趙覆衰班。[鬢趙，樂府詩集作趙鬢。]

環，[宋刻作鬢。]今從樂府詩集。]客心空振蕩，青枝不可攀。[青，樂府詩集作蒼。]

淇上人戲蕩子婦示行事一首[此題諸本不同。宋刻本作淇上人戲蕩子婦示行事。沈氏嘉未考而疑誤之。獨鶴悽鳴劍，同衾遠遊說。結愛久牛渚，今方遠死。寧須菅草枝。]

蘭遠，淇上人之婦。沈氏擬淇上人之婦。沈氏嘉未考而疑誤之。獨鶴悽鳴劍，同衾遠遊說。結愛久牛渚，今方遠死。寧須菅草枝。]

三字，唯嘽嘽，鄭，沈氏擬淇上人之婦。沈氏嘉未考而疑誤之。獨鶴悽鳴劍，同衾遠遊說。結愛久牛渚，今方遠死。寧須菅草枝。]又併入字說上之。[沈氏嘉未考而疑誤之。獨鶴悽鳴劍，同衾遠遊說。結愛久牛渚，今方遠死。寧須菅草枝。]

孝綽自注桑中之遇，年今仍從宋刻。]

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珮，上客誘明璫。月開人聲靜，微步出蘭房。露葵不得勸，鳴琴無暇張。

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不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下，樂府詩集作未。]

賦得照燕燭刻百分成字[宋刻賦字下誤衍一字。樂府詩集作學記。]

南皮弦吹罷，終宴且留賓。日下房櫳照，華燭命佳人。側光照全局，回花半隱身。不辭纖手倦。[倦，宋刻作卷。初學記本作賦。]

夜聽妓賦得烏夜啼

羞令夜向晨。

鵾絃且輟弄，鶴鴆暫停徵。別有驚烏啞，東西相背飛。[相背，樂府詩集作背向。]

若逢牛渚唱，[名渚，沈氏嘉未考而疑誤之。獨鶴悽鳴劍，同衾遠遊說。結愛久牛渚，今方遠死。寧須菅草枝。]

[宋刻作渚。]

賦得遣所思

道路雕琦瑁，曦綺織鴛鴦。未若華滋樹，交枝蕩子房。別前秋已落，別後春更芳。所思不可寄，惟憐餘桂香。

劉遵繁華應令

可憐周小帝，微笑摘關叢。鮮膚膠粉白，慢臉若桃紅。[慢，樂府詩集作嫩。]挾彈陵下，垂釣逆葉東。晚動蠶香聽，

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淚。得奉書堂中，[得，樂府詩集作侍。]金屏隱翠重。[重，樂府詩集作蓮。]

傷輕薄，[知，宋刻作欲。沈氏嘉未考而疑誤。今從樂府詩集。]含詞者自通。[含詞者自通，宋刻作世。與第三句複。今從樂府詩集。]

從頓還城應令

淺水深難測，深潭見底清。錦石繁毫制，珠管翠毫制。[毫制，樂府詩集作毫。]鳴笳芳樹曲，流唱采蓮聲。神遊不停駕，日暮□連營。

寧庭容房裏，增上綠春生。

王訓泰和舉橋有永[宋刻作詠。沈氏嘉未考而疑誤。今從樂府詩集。]

殿內多仙女，從來難比方。別有當窗點，復是可憐粧。學雖勝飛燕，染粉薄南陽。散黃分黛色，薰衣雜聚香。

簡鈿新鬟翠，試履逸塡牆。一朝特容色，非復守空房。君恩若可恃，願作雙鴛鴦。

庾肩吾詠得有所思

作期竟不歸，[竟，樂府詩集作杳。]春物作芳非。拂帷看雖扇，開箱見別衣。井桐生未合，宮槐卷復稀。不及衍泥燕，

從來相逐飛。

詠美人看畫應令[美人下宋刻誤衍一自字。樂府詩集作類聚。]

欲知畫能巧，喚取眞來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鈿等周密，着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

賦得橫吹曲長安道

桂宮連複道，[道，樂府詩集作延。]黃山關廣路。遠聽平陵鐘，遙識新豐樹。合殿生光采，離宮起煙霧。日落歌吹還，

南苑還看人

春花競玉顏，俱折復俱攀。細腰宜窄衣，長鈿巧挾髻。[挾，樂府詩集作扶。]洛橋初度鵲，青門欲上關。中人應有

望上客亮前還。

送別於建興苑相逢

相逢小苑北。停車問苑中。梅新雜柳故。粉白映綸紅。去影背斜日。香衣臨上風。雲流堪漸黑。冰開池半通。去馬船難□。啼烏曲未終。悵然從此別。車西馬復東。

和湘東王二首

征人別未久。未。藝文類聚作來。年芳復蘊隅。燭下夜縫衣。春寒偏着手。願及歸飛雁。因書寄高柳。

應令春宵

鄰雞聲已傳。愁人竟不眠。月光侵曙後。燈明落曉前。鑒奩起照鏡。誰忍插花鈿。鈿。藝文類聚作鐶。不解。然頗用吾長安有狹邪行。亦曰。小婦多妖麗。齊鄭奏石榴。或六朝有此力曹。附存俟考。

應令冬曉

翻孝威侍寶賦得龍沙宵月明

鵲飛空繞樹。月檜殊未圓。嫦娥望不見。桂枝猶隱殘。落照移樓影。浮光動軒闌。曉馬悲光吹。城烏啼寒宵。傳聞機杼妾。愁余衣服單。當秋終已脆。吳氏計曰。終當作絲。撫文而妾潛命織縫針。時故絲可證。衡啼織復難。歎眉雖不樂。舞劍強爲歡。請謝西園吏。行當泥一九。

奉和湘東王應令冬曉

妾家邊洛城。慣識曉鐘聲。鐘聲猶未盡。漢使報應行。天寒硯水凍。心悲書不成。

都縣遇見人織率爾寄婦都。藝文類聚作郡。按都縣。漢地。見傳注。郡乃晉世。不以縣名。孝威無任南朝。無緣北沈。在郡爲沈。又題詩卷在宋。別義可兩存。

妖姬含怨情。纖素起秋聲。度梭環玉動。踏躡佩珠鳴。鳴。聚作明。藝文類聚。絕稀疑杼泣。線斷惻絲輕。葡萄始欲能。鴛鴦猶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窗相向開。窗疎眉語度。紗輕眼笑來。朧朧隔薄紗。的的見輕華。鏤下同心結。列實連枝花。列。藝文類聚作綴。藝文類聚。紅衫向後結。衫。藝文類聚作市。藝文類聚。金蹄隨鬢斜。機頂挂流蘇。機旁垂結帶。青絲引伏兔。黃金繞鹿盧。豔彩裾邊出。芳脂臼上濡。百城交問遺。遺。宋刻作道。又刻無它字。疑誤。遺用。宋刻作道。又刻無它字。疑誤。遺十字爲衍。故從藝文類聚。五馬共時還。直爲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啼濟花枕。覺淚濕羅巾。獨眠還自難。重衾猶覺寒。憶凝脂暖。彌想橫陳歡。藝文類聚。憶作女。凝作疑。橫陳作塵。並誤。行期金絡騎。歸就越南端。城南稍有期。期。藝文類聚作日。南端。孤。藝文類聚作日。孤。宋刻作道。又刻無孤字。疑誤。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褶。花鈿塵更治。新粧莫點黛。黛。藝文類聚作不。誤。

徐君傳共內人夜坐守歲

歡多情未極。賞至莫停杯。酒中挑亭子。機裏覓楊梅。簾開風入帳。燭盡炭成灰。勿疑鬢鈿重。爲待曉光來。

初春攜內人行戲

梳飾多今世。衣着一時新。草短猶通履。梅香漸着人。斜承錦帔。風橫入紅輪。滿酌關英酒。對此得娛神。

鮑泉南苑晉遊者

洛陽小苑地。車馬碎輕過。綠溝駐行轍。傍柳轉鳴珂。履高全響佩。全。宋刻作含。誤。今從吳氏註本。襪輕半隱羅。浮雲無處所。何用轉橫波。

落日看還

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辰。辰。藝文類聚作臣。誤。落輕變水色。寒澗掩日輪。雕蕊斜落景。蕉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綸人。

劉緩敬酬劉長史詠名上悅傾城

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是傾城人。經非陳王賞。曾與宋家鄰。未嫁先名下。來時本姓秦。粉光猶似面。朱色不勝脣。遙見疑花發。聞香知異春。紋長逐蹙髮。袖小稱腰身。藝文類聚無紋長二句。者類聚作鈔本。夜夜言嬌盡。日日態還新。工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雜詠和湘東王三首

別後春池異。荷蕊欲生冰。箱中剪刀冷。臺上面脂凝。纖腰轉無力。寒衣恐不勝。恐。藝文類聚作怨。誤。

寒閨

樓上起秋風。絕望秋閨中。獨溜花行滿。香然欲欲空。徒交兩行淚。俱浮粧上紅。

秋夜

不堪寒夜久。夜夜守空牀。衣裾逐坐褶。鈕影近燈長。無憐四幅錦。何須辟惡香。

冬宵

鄧鏗和陰涼州雜怨

別離雖未久。遙如長別離。首二句。藝文類聚作贈別。歡滿恨。何忍別經時。叢花類錯葉。庭樹幾攀枝。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併得兩相知。知。藝文類聚作心知。

奉和夜聽伎聲

夜。藝文類聚作。誤。聲。詩。歌。伎。作。誤。鏗。聽。伎。之。誤。

華燭假明月。新影勝飛橋。伎兒齊鄭產。爭妍學楚腰。新歌自作曲。舊調不須調。衆中俱不笑。坐上莫相嬌。

顧固奉和世子春情

春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朝見桃李。不香數花飛。已愁春欲度。已。宋刻作以。誤。古書只字[illegible]。作日。誤。劉傳寫成以日。無復客[illegible]。芳非。

庾信奉和詠舞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頓纏隨蹙節。纏。藝文類聚作踏。誤。低顏逐上聲。步轉行初遲。步。宋刻作[illegible]。今從藝文類聚。衫飄曲未成。衫。藝文類聚作[illegible]。誤。今從藝文類聚。驚回鏡欲滿。鶴顧市應傾。已曾天上學。詎似世中生。文類聚。[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七夕（此詩今本樂府集不載，蓋今本乃竟輯而成，編錄者偶遺之耳。）

牽牛遙映水，織女正登車。星橋通漢使，機石逐仙槎。隔河相望近，經秋離別賒。愁將今日恨，復作明年花。

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紫閣旦朝罷，中臺夕奏稀。（夕，宋翻作文。今從馮氏校本註。）無復千金笑，徒勞五日歸。步檐朝未墮，蘭房晝掩扉。苦生理曲處，網積回文機。故瑟餘絃斷，歌梁秋燕飛。朝雲雖可望，夜帳定難依。願憑甘露人，方假慧燈輝。寧知洛城晚，還淚獨沾衣。

劉邈萬山見采桑人

倡妾不勝愁，結束下青樓。逐伴西羅路，（西羅，馮氏校本註作西城。誤。後漢書禮儀志章帝有西羅頌。蓋古羅宮在西郊也。）相攜東陌頭。（東，藝文類聚作南。）葉盡時移樹，枝高乍易鉤。（乍，樂府詩集作任。誤。）絲繩挂儿脫，（挂，樂府詩集作提。）金籠寫復收。蠶飢日已暮，（暮，藝文類聚作晚。）詎爲使君留。（詎，樂府詩集作誰。誤。）

見人織聊爲之詠（藝文類聚作徐陵詠織婦詩。案此書孝穆所作不應誤署。蓋藝文類聚誤也。）

纖纖運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梭續斷絲。檐花照初月，（檐花照初月，藝文類聚作檐前初月照。）洞戶未垂帷。弄機行掩淚，翻令織素遲。（翻，藝文類聚作翻。）

秋閨

螢飛綺窗外，妾思霍將軍。鏡前量黛錦，檐下織花紋。墜露如輕雨，長河似薄雲。秋還百種事，衣成未暇薰。

鼓吹曲　折楊柳

高樓十載別，楊柳擢絲枝。摘葉驚開驥，攀條恨久離。年年阻音信，月月減容儀。春來誰不望，相思君自知。

紀少瑜建興苑

丹陵抱天邑，紫淵更上林。銀臺縣百仞，玉樹起千尋。水流冠蓋影，風揚鼓吹音。峙嶙憐拾翠，顧步惜遺簪。日落庭花轉，方嚬屢移陰。終言樂未極，不道愛黃金。

擬吳均體應教

庭樹發春暉，遊人競下機。卻匣聲歌扇，開箱擇舞衣。桑蔘不復惜，看光遲將夕。自有專城居，空持迷上客。

春日

愁人獨出牖，春色定無窮。參差依綺日，澹蕩入簾風。落花還繞樹，輕飛去曉空。徒令玉筯迹，雙垂明鏡中。

聞人蒨春日（按元和姓纂曰：梁有聞人蒨。詩載玉臺集。所言與此本合。）

高臺勤春色，清池照日華。綠葵向光轉，翠柳逐風斜。林有驚心鳥，園多奪目花。相與咸知節，歎子獨離家。

徐孝穆走筆戲書應令（孝穆綴錄歷代之詩，不應自敘己作，疑自此以下皆後人所附入。前徐悱綴錄及武陵王諸作，乃奉簡文之命而作。文集，尚均爲事理所有，惟無所遵襲而變例者，又或自喜其文，偶以寒山趙氏選如芮挺章之國秀集，使自編入。如太平廣記之收徐鉉稽神錄，家氏家訓，北朝人名字並諱，而雜列于古今作者之中，趙氏又不可曉，曰徐君徐君，與呂向注曰呂向之說合，疑其名其字，疑爲後人所附，姑仍宋刻書之傳疑。）

此日乍殷勤，相嫌不如春。今宵花燭淚，不是夜迎人。舞席秋來卷，歌筵無數塵。曾經新代故，那惡故迎新。

片月窺花簟，輕寒入帔巾。秋來應瘦盡，偏自著腰身。

奉和詠舞

十五關平陽，因來人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巧畫妝。（妝，宋刻作妝。按廣雅，妝，飾也。此必傳寫之誤。）窗邊影，衫傳篋裏香。（篋，光緒本作笥。）妒留客，（留客，藝文類聚作由義同。）蘭筵生。（初學記作延。）牛字，遞轉爲延。（文苑英華作延。）於下句故作二字。殊意不相應。今仍從宋刻。）作舞衣長。（長，藝文類聚作裳。文苑英華作裳。誤。）

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

倡人歌吹能，對鏡覽紅顏。拭粉留花勝，除釵作小鬟。綺鐙停不滅，高扉掩未關。良人在何處，惟見月光還。

爲羊兗州家人答餉鏡

倡來餉寶鏡，亭亭似圓月。鏡久自愈明，人久情愈歇。（二愈字，宋刻並作隱。誤。）取鏡挂空臺，于今莫復開。不見孤鸞影，亡魂何處來。

吳孜奔聞怨

玉關音使斷，蕾問不相諳。春光太無意，窺窗來見參。久與光音絕，（音字，桑詳疑當作孫。）忽見日東南。柳枝皆嫩燕，桑葉復饑蠶。物色頓如此，孀居自不堪。

湯侍讀詠深井得金釵（太平御覽作陽濟。蓋傳寫脫誤。初學記作深。案觀文深誤。治井。初學記作深作遠。義僧。）

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插，（插，初學記太平御覽並作比。）照井還自憐。（照井，初學記太平御覽並作插映。）寬寬終不罷，（罷，太平御覽作已。）笑笑自成妍。寶釵于此落，從來不憶年。（不憶，初學記太平御覽並作非一。）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傳。

徐悱妻劉氏和婕妤怨（令綱已見六卷。此卷不應頓出。案樂府詩集此首及下一首，均作王叔英妻。玉臺舊本亦必如是。後人因藝文類聚載此首爲令綱，而照此首爲令綱，而未檢前之已見耳。）

日落應門閉，愁思百端生。況復昭陽近，傳聞歌吹聲。寵移終不恨，（終，藝文類聚作眞。誤。）恥作妬舞腰。（恥，樂府詩集作猶。誤。）讒枉太無情，只言爭分

王叔英妻劉氏和昭君怨

一生竟何定，萬事良難保。（良，文苑英華作盡，誤。）丹青失舊圖，匣玉成秋草。（陳玉，宋刻作玉匣，皆爲匣中玉匣。今爲簇上英朝，則玉匣爲誤。今從藝文類聚。）相接辭關淚，相接，姜，誤。文苑英華作相。今從宋刻。）至今猶未燥，漢使汝南還。（語本汝南並作汝南，而汝南幕即漢寧，按漢書稱幕南無王庭，此漢南之訛也。）殷勤爲人道，（文苑英華作相。今從宋刻。）莫令君不知。（說苑載此歌中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按石巢王明春秋繁露新序各殊，接輿之歌，論語與莊子互異，淮南之歌，孟子與文子不同，六朝人所見之書，隋志所著錄者，今已十不存一，苟其文從字順，義可並通，即不能斷其必誤也。）

玉臺新詠考異卷九

歌詞二首

此二首，前一首，爲梁武帝作，樂府詩集載後一首亦爲梁武帝作，並作古詞。後一首亦爲古詞，月之諸端，而偶標越人歌等之尤古耳。此卷歌詞有簡文而無梁武，前，序在簡文之前，後人因藝文類聚之文，改爲古詞。按文苑英華，序在簡文之前，觀前八卷五言詩及第十卷五言小詩，均以梁武列簡文前，獨此卷歌詞，其爲改竄移綴，痕迹顯然可辨也。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善山鵲詩有去應逢阿母，則織女字當作阿母。白注引古詞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義取燕相，留，阿母則子義，似無所取。桂馥海鳴，庾子山譏漢書，飛者何幕，張曲江說記法言，名流沸騰，不必定無疑舛，義山或偶然失記耳。）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變豔照里閭。窗北牖挂明光。（宋刻及藝文類聚並顏作華，豔作色，今從文苑英華及古樂府。文類聚並作桂月光。案此即珊瑚挂鏡，烱生光意。作桂月無義。）羅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撫雙美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與誰同。（樂府詩集，文苑英華，古樂府並作誰與。）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南，藝文類聚作東。）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鬱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早嫁，宋刻作嫁與，今從古樂府。）

越人歌一首併序

鄂君子修者，（子修，說苑作丁皆。）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榜拖越人悅之，擢機而越歌以感鄂君歡，然舉繡被而覆之。其詞曰：

今夕何夕搴舟中流，今日何日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說苑載此歌中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按石巢王明春秋繁露新序各殊，接輿之歌，論語與莊子互異，淮南之歌，孟子與文子不同，六朝人所見之書，隋志所著錄者，今已十不存一，苟其文從字順，義可並通，即不能斷其必誤也。）

司馬相如琴歌二首併序

司馬相如遊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於壁間窺之，相如鼓琴歌挑之曰：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求其皇，太平御覽作求我，太平御覽作升。今從藝文類聚。）有豔淑女在此方，（方，太平御覽作房。）室邇人遐毒我腸。（腸，宋刻作傷，今從樂府詩集。）何緣交頸爲鴛鴦，（樂府詩集此句下有胡顏顏兮共翱翔一句，宋刻無之。太平御覽亦無之。）何悟今夕升斯堂。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興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烏孫公主歌詩一首併序

漢武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彌，至國而自治宮室，（宮室，宋刻作室，漢書改。）歲時一再會，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還故鄉。（吾家下宋刻有之字，以肉爲食。宋刻無以字，居常土思。宋刻作常思，漢書居常土思，宋刻作常思，文類聚所載遠託句，居常句，俱無兮字，上思作思土，以作思，以爲據，肉字上亦無以字，接此歌出漢書西域傳，正史所載，當以傳本爲據，今並從漢書改正。）

漢成帝時童謠歌二首併序

漢成帝趙皇后名飛燕，寵幸冠於後宮，常從帝出入，時富平侯張放亦稱侯幸，爲期門之遊，故歌云：「公子，時相見也。飛燕驕妒，（驕妒，宋刻作嬌仁。）成帝無子，故云啄皇孫，華而不實，王莽自云代漢者德上色尚黃，故云黃雀，飛燕竟以廢死，故爲人所憐者也。

燕燕尾涎涎，（案涎涎，宋刻作涎涎，今從漢書改正。）近本漢書作涎涎，誤。）乘其兩翼翩翩，（宋刻作翩翩，今從漢書改。）燕飛來啄皇孫。

行樹桃李不實，黃雀銜其顛。背爲人所笑，今爲人所憐。（按漢書五行志，前一首啄皇孫句下有皇孫死燕燕，後一首桃李不實句上有邪徑敗桃李，而不及此，疑平帝時人所增，今從宋刻所載。）

漢桓帝時童謠歌二首

小麥青青大麥枯，雖當覆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遣爲商君鼓唱胡。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思。宋刻子作兒，亦有作兒至，人作至，錢爲，室上間錢，女上類，茱子亦作兒，班班作班班，下有懸鼓，入句無粱字，按上句粱字從木，諸本多，清下句我欲擊之丞相思，以字，河間下不疊河間二字，以錢爲室下作牆粱之下爲室，石上慊慊作戶上，班班作班班，下有懸鼓，入句無粱字，按此詩及藝文類聚所載，頗爲格格難通，文義難，恐傳寫有誤，領昭衡加推衍，今從續漢志改正，俱有意義字，其宋刻及藝文類聚所載，頗爲格格難通，文義難，恐傳寫有誤，領昭衡加推衍，今從續漢志改正，俱

張衡四愁詩四首

按文苑載此四詩前有平子自敘，以道術相報，貽下時君，以珍寶爲小人，而懼讒邪，不得以爲仁者非難，正作者之本意，孝穆獨刪去之，蓋此集所錄，皆諸裾脂粉之詞，亦必篇中字句有所關緯，故一卷漢時童謠，以之廣眉，字頗字而錄，三卷其中何謝陸機歌舞腰字歌而錄，以宓妃等字而錄，卷漢謠，四首，雖古，其二，以美人酬歌字而錄，五卷二何謝陸文夫何在馬及詩，以女子干妖字不而錄，其意皆可推之，例，非四詩之見，錄，吳氏亦本以數錢二語而錄，晉謠一首，序，以女子干妖字不而錄，故刪去，以就此書推之，例，非遺漏之也，錄，吳氏亦本以美人贈報等語，若存其本序，則女子干妖字不而錄，其意皆可推之，例，非四詩之見，錄，吳氏亦本以從文選補入，殘卷孝穆之本旨，殘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金，宋刻及五臣文選詩本並作琴，五臣從李選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蟬纓，太平御覽選詩四愁詩曰，張衡，美人贈我金錯刀，引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烦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爲懷憂心煩惋。

秦嘉贈婦詩一首　宋刻原註四言。

曖曖白日，引曜西傾，啾啾雞雀，雀可云赴檐，雞字疑誤，熱潘岳寡婦賦，雞雀啾而悲鳴，李善注引此詩，作雞雀，雞雀，雞字不可云

所願。

車遙遙篇

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層崖。雲爲車兮風爲馬。玉在山兮蘭在野。（玉在山。太平御覽作玉爲。誤。樂文類聚作泥。）

燕人美篇

擬四愁詩四首 併序

昔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聊擬而作之。名曰擬四愁詩。其辭曰。

我所思兮在瀛洲。願爲雙鶴戲中流。牽牛織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無由。愍予下遊鳳般憂。佳人貽我明月珠。何以報之比目魚。海廣無舟悵勞敏。寄言飛龍天馬駒。風起雲披飛龍逝。驚波滔天馬不厲。何爲多念心憂世。其一。

我所思兮在珠厓。願爲比翼浮清池。剛柔合德配二儀。形影一絕長別離。愍予不遊情如攜。佳人貽我蘭蕙草。何以報之同心鳥。火熱水深無倉抱。中以琬琰夜光寶。卞和既泣玉不寶。存若流光忽電滅。何爲多念獨纏結。其二。

我所思兮在崐山。願爲鹿麝寬魚淵。日月回耀照天。（照景疑當作照景。參差疑隔會無緣。）愍予不遊耀百煩。佳人贈我蘇合香。何以報之翠鸞膏。膏之鮮中以錦衣文繡裳。三光駕過景不留。鮮交民生忽如浮。何爲多念紫白愁。其三。

我所思兮在朔方。願爲飛燕俱南翔。奧乎人道著三光。胡越殊心生異鄉。愍予不遊耀百殃。佳人貽我羽保纓。何以報之影與形。增冰憂結緊薪雪。中以日指明星。星辰有翳日月移。爲馬哀鳴默不馳。何爲多念徒自罹。其四。

盤中詩一首（按洛陽伽藍記。宋雲使西域。成文直。據序。則此詩爲一詩。伯玉妻之名。故。證漢石證。宋刻丁。題上之詩。好。點列。又此詩列傳元玉戒之。作。刊據。）

盤中詩。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稀。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兩人階。急機綾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巾帶。疑當作中帶。見一作枚乘詩。又相思。莫忘妾。天知之。天。詩氏詩。作未長紀。）妾忘君。誰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爲蘇。字伯玉。作人才多智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當君馬肥妾衣敝。會時人智不足與。其壽不能讀。

張載擬四愁詩四首

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登厓遠望涕泗交。我之懷矣心傷勞。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贈之流黃素。願因飄風超遠路。終然莫致增想慕。其一。

我所思兮在朔湄。欲往從之白雪霏。登厓永眺涕泗頹。我之懷矣心傷悲。佳人遺我雲中翻。何以贈之連城璧。願因歸鴻超遐隔。（超。宋刻作起。誤。）終然莫致增永積。其二。

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秦山。（秦山。宋刻作泰山。按隴原在今西。秦山。樂文類聚作泰山。）登厓遠望涕泗連。我之懷矣傷煩。佳人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願因行雲超重巒。終然莫致增永嘆。其三。

我所思兮在營州。（四。然本分屬四方。南巢在南。明湄在北。隴原在東方。而曰營州者。蓋據爾雅釋地。齊曰營州之文。此說字也。）欲往從之路阻修。登厓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其四。

魏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

惠齊時謠歌一首

陸機樂府燕歌行一首

四時代序逝不還。寒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堦。念君遠遊常若悲。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違。白日既沒明鐙輝。寒禽赴林四鳥棲。雙鳩關關宿河湄。憂來感物涕不晞。非君之念思爲誰。別日何早會日遲。

飽煖思淫欲。代昭代漢南王二首

淮南王。（謝。）茲房乎長生。服食綠水。讀仙經。琉璃碗牙作盤。金鼎玉七合神丹。彩女齊明璫。鬱金裙舞鬪君陽。

宋城九門門九開。（首句。樂府詩集作宋。九門。九門九開。誤。）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綰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劍思利。

同聲同衰莫相棄

白紵歌詞二首

素袖翠。（紵。樂作素。陳。藝文類聚作素。陳。抱。晉白紵舞詞。質。御覽作貫。則素袖質。初白紵。如輕雲色。如雪。愛之。遺誰贈。佳人知音不易。曲高和寡。同。樂文類聚同。今從之。）洛陽少女邯鄲女。吉稱綠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北風雨。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代失題。

荷葉東。春風蕩。使思多。天色淨。綠氣妍。和桃含紅蕚。蘭紫芽。（蕚。樂文類聚作含。樂。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吹唐女弦。千金一笑買芳年。（一。樂文類聚。誤。）

齊謳秦行路難四首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妖冶二三月。隨風飄蕩落西家。西家思婦見之惋。零淚沾衣撫心歎。初送

我君出戶時。何言淹留節迴換。牀席生塵明鏡垢。纖腰瘦削髮蓬亂。人生不得恆稱意。惆悵徙倚至夜半。剉雙染黃絲。黃絲歷劫不可治。昔我與君始相治。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結帶句古樂府注一作結帶與君同死生。好惡不肯相棄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錯漠與先異。還君金釵璫瑁簪。（金。古樂府作玉。）不忍見之益悲思。

奉君金巵之美酒。（美酒。宋刻作盈酒。案既曰金巵。不應複用盈字。今從樂府詩集。）璫瑁玉匣之雕琴。七采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花宛轉時欲沉。（花。樂府詩集作光。）願君裁悲且減思。（減。宋刻作減。今從樂府詩集。）願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詩清吹音。

璿閨玉牖上椒閣。文窗繡戶垂綺幙。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蘊芳藿。春燕差池風散梅。開帷對影弄禽爵。（禽爵。未詳。樂府詩集注一作雀爵。亦不可解。疑作金爵。謂銀也。曹子建美女篇。頭上金爵釵。）含歌攬淚不能言。人生幾時得爲樂。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突。刻作寧。作野中雙飛鳧。不願雲間別翅鶴。三字光。澗泊。今從樂府詩集。）

釋寶月行路難一首（案鍾嶸詩品。以此詩爲柴廓作。詳。此仍題寶月。蓋古人詳恆。不輕采雜說也。）

君不見孤雁關外發。酸嘶度楊越。空城客子心腸斷。幽閨思婦氣欲絕。凝霜夜下拂羅衣。浮雲中斷開明月。夜夜遙遙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寄我匣中青銅鏡。倩人爲君除白髮。行路難。行路難。夜開南城漢使度。使我流淚憶長安。

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一首

風車挂席塵。豹尾香煙滅。彤殿向蘼蕪。青蒲復萎絕。坐萎絕。對蘼蕪。臨丹階。泣椒塗。寒鴉繞雌飛日上。鑿梁翠壁網蜘蛛。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

沈約八詠二首（宋刻原註六首在卷末。）

望秋月。秋月光如練。照耀三爵臺。徘徊九華殿。九華璹瑁梁。華榱與璧璫。以此雕麗色。持照明月光。凝華入繡帳。清輝懸洞房。先過飛燕戶。卻照班姬牀。桂宮鬱鬱落桂枝。露寒凄凄凝白露。上林晚葉颯鳴雁。門早鴻雝雝度。湛秀質兮似圭。委清光兮如素。照愁軒之蓬影。映金階之輕步。居人臨此發以歌。別客對之傷且慕。（且慕。藝文類聚作且莫。藝文類聚經衰圃。映塞叢。凝清夜。帶秋風。隨庭雪。以偕素。與池荷而共紅。臨玉墀之皎皎。含霜鶴之濛濛。轉天衢而徒步。（徒步二字未詳。文兔英華作從度。亦不甚可解。疑爲從度之訛。）嚮長漢而飛空。隱巖崖而半出。隔帷幌而纔通。散朱庭之奕奕。入青瑣而玲瓏。閒階悲寡鵠。沙洲怨別鴻。文姬泣胡殿。（文姬。宋刻作昭姬。共缺顯然。今從古詩類苑本。）明君思漢宮。余亦何爲者。淹留此山東。

望秋月（本作登臺望秋月。寒山趙氏以爲與後首會刪二字。皆非。所刪。丁理爲近。趙文類聚亦題曰望秋月。蓋即從此本也。）

臨春風。春風起春樹。遊絲曖如網。落花零似霧。先泛天淵池。還過細柳枝。蝶逢飛搖颺。燕值羽參差。（參差二字。文類聚。一翦一刻作琵琶。白璧規心學明月。珊瑚映而作風花。帝王見賞不見忘。提攜把握登建章。掩抑摧藏張女彈。殷勤促柱楚明光。年年月月對君子。（了。文兔英華作子。按此詩皆隔句用韻。不應此句孤立一韻。）爭先拂拭生光儀。（光。文兔英華作見。生。文兔英華作伊。並誤。）茱萸錦衣玉

已照灼。春風復回薄。氛氳桃李花。青苔含素萼。既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搖綠蒂。枕紫莖。（枕。馮氏詩紀作抗。亦不可解。案左思吳都賦曰。瓦甍。衛朱蕤。古恬說文曰。抗。動也。李善文選註。亦訓抗爲動。疑爲机字之誤。）舞春雪。雜流鶯。出房開兮金鋪響。金鋪響兮妾思驚。梧桐未陰。淇川始碧。（如。宋刻作。）迎行雨于高唐。送歸鴻於碣石。（石。房。響素紈。感幽閨。思幃帟。想芳園兮可以遊。（芳園下宋刻誤脫兮字。）念蘭翹兮漸堵。摘明鏡之冬塵。解羅衣之秋縷。既鏗鏘以動佩。又氤氳而流麝。始搖蕩以入閨。終徘徊而緣隙。鳴珠簾于繡戶。散芳塵于綺席。是時悵思婦。安能久行役。佳人不在茲。春風爲誰惜。

臨春風（本作會刪臨春風。見望秋月條下。）

春日白紵曲一首

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穀戲春風。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

秋日白紵曲一首

白露欲凝草已黃。金管玉柱響洞房。雙心一影俱回翔。吐情寄君君莫忘。（按古今樂錄曰。紵五章。樂府詩集作。勒臣約。造沈約云。武帝造。白滿堂。陶句。樂府。戰春白紵。詞曰。顏在。陶賀參差桃李紅。飛飛芳舞穀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芳。紵

終若斯。珠淚不能雪。
長相思。久別離。所思何在若天涯。鬱陶相望不得知。玉階月夕映。宋刻羅幃上誤重羅幃二字。今從藝文類聚。羅幃風夜吹。長思不能寢。坐望天河移。

白紵歌詞二首

歌兒流唱聲欲清。舞女趁節體自輕。歌舞並妙會人情。依絃度曲婉盈盈。揚蛾爲態誰目成。妙聲屢唱輕體飛。流津染面散芳菲。俱動齊息不相違。令彼嘉客惚忘歸。時久玩夜明星稀。

費昶行路難二首

君不見長安客舍門。倡家少女名桃根。貧窮夜紡無燈燭。何言一朝奉至尊。至尊離宮百餘處。千門萬戶不知曙。惟聞啞啞城上烏。玉闌金井轆轤。丹梁翠柱飛屠蘇。香薪桂火炊雕胡。當年反覆無常定。薄命爲女何必寵。何必。文苑英華作心已。又註一作必。作必已。並誤。寵官。考人尚有此語。何必寵者。言雖薄命爲女。亦何必定輕賤也。羅幃生百年如流電。心中紹壎君不見。我昔初入椒房時。距減班姬與飛燕。朝踏金梯上鳳樓。踏。誤。宋刻作陰。今從文苑英華。君不見人

柏梁晝夜香。錦帳自飄颻。笙歌聚下曲。聚下。文苑英華作入。誤。並作滕上。宋刻及文苑英華作卯。文苑英華餘光曲霑被。既逢陰后不自專。復值程姬有所避。黃河千年始一清。微軀再逢永無議。議字。宋詳。文苑英華作義。亦未詳。蛾眉偃月徒自妍。傅粉施朱欲誰爲。不如天淵水中鳥。鳥文苑英華作鳧。雙去雙歸長比翅。

皇太子聖製烏棲曲四首 宋刻原註簡文。

芙蓉作船絲作綆。北斗橫天月將落。采桑渡頭碧黃河。黃河。度。宋刻作蓮。按樂詩。采桑度。梁時作。水經曰。河水過曲縣西南爲采桑渡。即今欲渡提風波。

黃河。度。宋刻作蓮。按樂詩。采桑度。梁簡文帝烏棲曲曰。采桑。然則采蓮爲誤。采桑。

柏梁夜香。錦帳自飄颻。笙歌聚下曲。聚下。文苑英華作入。誤。並作滕上。宋刻及文苑英華作卯。文苑英華餘光曲霑被。既逢陰后不自專。復值程姬有所避。黃河千年始一清。微軀再逢永無議。議字。宋詳。文苑英華作義。亦未詳。蛾眉偃月徒自妍。傅粉施朱欲誰爲。不如天淵水中鳥。鳥文苑英華作鳧。雙去雙歸長比翅。

文苑英華作鳧。

雜句從軍行一首

雲中停陣羽檄驚。甘泉烽火通夜明。武師將軍新築營。營。宋刻作城。顏與下復。今從藝文類聚。嫖姚校尉初出征。復有山西將。絕世愛雄名。愛。宋刻作愛。誤。今從藝文類聚。三門應遁甲。五壘學神兵。白雲垂旆色。旆。宋刻作陣。誤。今從藝文類聚。蒼山答鼓聲。邊塞觀鵝翼。參差睹雁行。邊塞二句。文苑英華在侍婢句下。誤。先平小月陣。卻滅大宛城。善馬還長樂。黃金

付六衛。小婦趙人能鼓瑟。侍婢初笄解鄭聲。庭前柳絮飛欲合。柳絮。宋刻作桃花。文苑英華作柳花。欲。宋刻及文苑英華並作已。今從藝文類聚。必應紅粧起見迎。起見。藝文類聚並作來起。文苑英華並作來起。

和蕭侍中子顯春別四首 宋刻原註七言。

別觀蒲萄帶實垂。江南豆蔻生連枝。無情無意猶如此。猶又。藝文類聚作。有心有恨徒別離。

蜘蛛作絲滿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脈脈一生啼。黃鳥飛飛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可憐淮水去來潮。春堤楊柳覆河橋。淚迹來燥詎終朝。行聞玉佩已相要。桃紅李白若朝粧。羞持顦顇比新芳。芳。宋刻作楊。誤。今從藝文類聚。不情暫住君前死。愁無西國更生香。

雜句春情一首

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含路塵飛。已見垂鉤掛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

擬古一首

窺紅對鏡斂雙眉。含愁拭淚坐相思。念人一去許多時。眼語笑賺迎來情。心情心想甚分明。憶人不忍語。含淚獨吞聲。

倡樓怨節一首 宋刻原註六言。

朝日斜來照戶。春鳥爭飛出林。片光片影皆麗。一聲一囀煩心。上杯紛紛花落。淇水漠漠苦浮。年馳節流易盡。何爲忍憶含羞。羞。藝文類聚作意。

湘東王春別應令四首 宋刻原註七言。湘東王又不名。蓋偶然風易未覺也。

昆明夜月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霞。花朝月夜動春心。誰忍相思不相見。不相。聚作今不。藝文類聚

試看機上交龍錦。交。藝文類聚作較。誤。遠贈庭前合歡枝。映日通風影珠幔。珠。宋刻作朱。按王融詠娛詩。幸得與珠綫。纂屬君之幔作朱。則以珠綫爲非。今從藝文類聚。故曰珠幔。

飄花拂葉度金墀。不聞離人當重合。惟悲合罷會成離。

門前楊柳亂如絲。直置佳人不自持。適言新作裂紈詩。誰悟今成織素詞。

日暮徙倚渭橋西。正見涼月與雲齊。涼。藝文類聚作流。若使月光無近遠。應照離人今夜啼。夜。藝文類聚作眼。誤。

蕭子顯春別四首

翻鶯度燕雙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共。藝文類聚作同。但看陌上攜手歸。誰能對此空相憶。相。藝文類聚作中。誤。

幽宮積草自芳菲。黃鳥芳樹情相依。爭風競日常聞聲。聲。藝文類聚作竟。誤。重花疊葉不通飛。當知此時動妾思。慙使羅袂拂君衣。藝文類聚。君作臣。並誤。

江南大道日華春。垂楊挂柳掃清塵。淇水昨送淚沾巾。紅粧宿昔已應新。衡悲攬涕別心知。桃花李花任風吹。本知人心不似樹。何意人別似花離。

樂府烏棲曲應令二首

握中清酒瑪瑙鍾，清酒，宋刻作酒杯，案既曰握，又裙邊雜佩琥珀龍。龍，為氏校本作，宋刻作，今從文苑英華，文苑英華二百三十三青鍾綠瑣琉璃屏，青鍾，文苑英華二百三十三作鍾，文苑英華二百五卷作

望浮邱子，旦夕來見尋。

夕行聞夜鶴

聽曉鴻，曉鴻度將旦，跨弱水之微瀾，發成山之遠岸。怵春歸之未幾，驚此歲之云半。出海漲之蒼茫，（茫，宋刻作芒，入雲途之渺漫。無東西之可辨，孰遐邇之能算。微昔見于洲渚，赴秋期于江漢。集勁風於弱軀，負重雪于輕翰。寒谿可以飲，荒泉可以寶。谿水徒自清，微容豈足玩。秋蓬飛兮未極，（極字翻復，義亦未安，疑當作息，）寒草萎兮無色。楚山高兮杳難度，越水深兮不可測。美明月之馳光，顧征禽之驚翼。（顧，宋刻作顧，誤，）伊余馬之屢懷，知吾行之未極。夜縣綿而難曉，愁參差而翩臆。望山川悉無似，（似，宋刻作以，誤，）惟星河猶可識。聞雁夜南飛，客淚夜沾衣。春鴻思暮返，客子方未歸。歲去歡娛盡，年來容貌非。攬衽形雖似，撫臆事多違。青縞雖長復易解，白雲滅遠近難依。

晨征聽曉鴻

去朝市，朝市深歸暮。辭北櫻而南徂，浮東山而西顧。逢天地之降祥，值日月之靈光。伊當仁之非薄，非余情之信芳。充待詔于金馬，奉高宴于柏梁。親鬬獸於虎圈，望窗寵于披香。遊西園兮登鵠雀，舉青瑣兮眺重陽。講金華兮議宜室，盡武帷兮夕文昌。佩甘泉兮屢五柞，（柞字詩，宋刻作祚，誤，）託後車兮侍華軒。遊勃海兮泛清漳，天道有盈闕，塞翁遞炎涼。一朝貿玉椀，（椀，宋刻作宛，誤，）眷眷惜餘香。曲池無復處，桂枝亦銷亡。清廟徒肅肅，西陵久茫茫。薄暮余多幸，嘉運重來昌。（復昌字顯，）忝隨郡之南尉，典下里之光黃。（典宋刻作曲，）別北芒于濁河，戀橫橋于清渭。望前軒之早桐，對南階之初卉。非余情之屢傷，寄茲焉兮能慰。眷昔日兮懷哉，日將暮兮歸去來。

解佩去朝市

守山東，山東萬嶺鬱青葱。兩溪共一寫，水潔望如空。岸側奇沙被，巖間丹柱叢。上瞻既隱軫，下聽亦溟濛。遠林響咆哮，近樹聆鳴蟲。路帶若谿右，泉吐金華東。（復東字顯，）萬仞倒危石，百丈注懸瀧。（瀧，宋刻作瀧，誤，）擊曳瀉流電，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竇齊滴瀝，石乳室空籠。崎嶇途彌險，崖阻步繼通。余捨平生之所愛，倏暮年而逢此。願一去而不還，恨綁衣之未掖。揮林壑之清賞，事鼠俗之紛詭。幸帝德之方升，值天網之未毀。（網，宋刻作綱，誤，）既除舊而布新，故化民而俗從。播超俗以南徂，扇齊風以東靡。乳雉方可馴，流鵝庶能弭。清心矯世濁，儉政革民侈。秩滿歸白雲，淹留事芝櫃。

被爲守山東

玉臺新詠考異卷十

古絕句四首

蕙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白幕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瑤瑣琴。

兔絲從風長，根莖無斷絕。撫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南山一樹桂，上有雙鴛鴦。千歲常交頸，歡愛不相忘。

賈充與妻李夫人連句三首

室中是阿誰，歎息聲正悲。（悲，宋刻作哀，）歎息亦何爲，但恐大義虧。（大人，）

大義尚曖昧，暗石心不移。（移，宋刻作人，）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夫人，）

我心子所達，子心我亦知。（知，宋刻作公，）若能不食言，與君同所宜。（宜，宋刻作人，）

孫綽情人碧玉歌二首（樂府詩集作古詞，然藝文類聚亦作孫綽，）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愧無傾城色。

碧玉破瓜時，相憶情顛倒。（相，諸本多作郎，然義可通，明不必執彼改此。）感郎不羞難，（難，樂府詩作難，）周身就郎抱。

王獻之桃葉歌二首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迎接來迎接。藝文類聚作接迎。古樂府此句作我自隋書五行志所引。與宋刻同。

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殷勤。藝文類聚作慇。於古音亦諧。

桃葉答王團扇歌三首 樂府桃葉歌。不署名氏。按古今樂錄云，起王珉嬖妾，謝芳姿所作。列古調八是首人第七首署王金珠。餘皆無名。其第八首即此第三首末二句。與謝芳姿歌小異。似衍桃葉。與此書同。蓋婦人女子之作。師人著傳爲佳話。輯附會。往往失真。傳聞異詞。歷代皆有。孝穆所錄。又當別有一本。今則不可考耳。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與郎卻暄暑，相憶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託方便。

團扇復團扇，下團扇字。藝文類聚作向誰。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謝靈運東陽谿中贈答二首

可憐誰家婦，綠流洒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

可憐誰家郎，綠流乘素舸，但聞情若爲，月就雲中墮。

宋孝武詩三首

督護上征去，上征去。樂府詩集作初征時。儂亦惡聞許。惡。宋刻作思。今從樂府詩集。顧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黃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坎坷戎旅間，戎旅。宋刻作我途。今從樂府詩集。何由見歡子。

丁都護歌二首 後一首。樂府詩集作王金珠。

自君之出矣，金翠閑無精，思君如明月，回環蓋夜生。

擬徐幹詩一首 藝文類聚作擬室思。

許瑤之詩二首 宋刻目錄作許瑤之。而題則作許瑤。按詩品齊許瑤之。則題爲誤。今從目錄補之字。

端木生河側，因病遂成妍，朝將雲髻別，夜與蛾眉連。

詠枕 梁都賦。書榴之木。註曰。魯榴。木之盤結者。材理堅邪可作器。榴。假借通用耳。故曰因病成妍也。

枕然則宜榴。郭所謂木瘤。榴字。瘤字。

昔如影與形，今如胡與越，不如行遠近，忘卻離年月。卻字。宋刻作去。查。脫半字。今從馮氏校本註。

閨婦答鄰人

鮑令暉寄行人一首

桂吐兩三枝，關關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

近代西曲歌五首

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門。樂府詩集作窗。城中美年少，美年少。樂府詩集作諸少年。出入見依投。

石城樂

有客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估客樂

歌舞諸少年，娉娉無種迹。此句未詳。大抵樂府多雜方言。不能盡通於後世。其誤否亦不可知。菖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

烏夜啼

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襄陽樂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郎作沉水香，郎。古樂府作歌。儂作博山爐。

楊叛兒 楊。宋刻作陽。誤。

近代吳歌九首

朝日照北林，樂府詩集作明月照桂林。語意與春景無涉。初花錦繡色，誰能春不思，獨在機中織。

春歌 此及下三首。按樂府皆冠以子夜字。蓋宋刻誤脫。

鬱蒸仲暑月，長嘯北湖邊，芙蓉始結葉，抱蕾未成憐。宋刻始作如。抱作抛。並誤。今從樂府詩集。

夏歌

秋風入窗裏，風。樂府詩集作夜。樂府詩集。羅帳起飄颻，仰頭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秋歌

淵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心復何似。君心。樂府詩集作君情。

冬歌

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隨流去，可見逐流還。樂府詩集此句下有還亦不傳鮮一句。疑孝穆以其寫情而刪之。

前谿

新衫繡裲襠，新。宋刻作留。誤。今從樂府詩集。以下。樂府詩集作兩端。誤。迎送羅裙裏。置。樂府詩集作裝。宋刻作裝。按太句正應此句。不從樂府詩集。今行步動微塵，羅裙隨風起。

上聲

遙遙天無柱，流漂萍無根，單身如螢火，持底報郎恩。

歡聞

紅羅複斗帳，四角垂珠瑞。珠。宋刻作朱。誤。今從樂府詩集。玉枕龍鬚席，郎眠何處冰。

長樂佳 佳。宋刻作。誤。

楊柳得春風，一低復一昂，誰能空相憶，獨眠度三陽。

讀曲 宋刻作獨曲。按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曰。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寶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醉。止獨聲讀曲。組吟而已。以此爲名。然則作獨爲誤。

近代雜歌三首

稽亭故人去，九里新人還。送一便迎兩，無有暫時閒。

潯陽樂（樂府詩集作曲。宋刻作苟。誤。）

青荷蓋綠水，芙蓉發紅鮮。下有並根藕，上生同心蓮。（發心。樂府詩集作拔。與樂府詩集作並目。）

青陽歌曲（樂府詩集作青陽度。）

春蠶不應老，晝夜長懷絲。（絲。宋刻作思。吳歌西曲多借隱語。然率不識本字。今從樂府詩集。）何惜微軀盡，纏綿自有時。

蠶絲歌（樂府詩集作蠶絲。）

近代雜詩一首

蜜鋼色未分，衫輕似露腕。舉袖欲障羞，回持理髮亂。

丹陽孟珠歌一首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道逢游冶郎，恨不早相識。

餞塘蘇小小歌一首

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王元長詩四首

花蒂今何在，示是林下生。（示。藝文類聚作不。誤。）何當垂兩髻，圓扇雲間明。

擬古（藝文類聚作代蘇砧詩。）

自君之出矣，金爐香不然。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

代徐幹

秋夜長復長，夜長樂未央。舞袖拂明燭，歌聲繞鳳梁。

秋夜

冰容慙遠鑑，水質謝明輝。是照相思夕，早望行人歸。

詠火（宋刻原註謝合賦物爲詠。）

謝朓詩四首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纏羅衣，思君此何極。

玉階怨

渠椀送佳人，玉栖邊上客。車馬一東西，別後思今夕。

金谷聚

綠草蔓相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

王孫遊

同王主簿有所思

虞炎有所思一首（後山詩話。以黃鳥句爲幽怨詩。按樂府詩集作拔。與樂府詩集作並目。）

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宋刻作間青枝。藝文類聚作度青枝。按繡嶺詩品言學謝與劣得黃鳥度青枝。則作度爲是。）思君一歎息，苦淚應言垂。

沈約詩三首

分首桃林岸，（首。文苑英華作手。）送別峴山頭。（送。藝文類聚文苑英華皆作望。）若欲寄音息，（音息。文苑英華作書信。藝文類聚作音信。）漢水向車流。

襄陽白銅鞮

殘朱猶曖曖，餘粉尚霏霏。（尚。宋刻作上。誤。）昨宵何處宿，今晨拂露歸。

早行逢故人車中爲贈

影斜逐月來，香遠隨風入。言是定知非，欲笑翻成泣。

爲鄰人有懷不至

施榮泰詠王昭君一首

垂羅下椒閣，舉袖拂胡塵。唧唧撫心歎，蛾眉誤殺人。

高爽詠酌酒人一首

長筵廣未同，上客嬌難逼。還栖了不顧，回身正顏色。

吳興妖神贈謝府君詩一首（馮氏詩紀作吳興妖童贈謝府君詩。云出志怪。馮氏始因別本訛神爲童。遂視妖爲妖耳。然詩載志怪。是妖明矣。妖則何怪之有。）

玉釵空中墮，金鈿色行歇。（行。太平御覽作已。）獨泣謝春風，孤夜傷明月。（太平御覽作夜華明月。）

江洪詩七首

風生綠葉聚，波動紫莖開。含花復含實，正待佳人來。

白日和清風，輕雲雜高樹。忽然當此時，采菱復相遇。

采菱二首

潺湲復皎潔，輕鮮自可悅。（自。藝文類聚作尚。誤。）橫使有情禽，照影自孤絕。

塵容不忍飾。（飾。宋刻作飭。今從藝文類聚。）臨池思客歸，誰能取淥水。（能。藝文類聚作知。）無趣浣羅衣。

淥水曲二首

孀居憎四時，況在秋閨內。霜葉流晚暉，虛庭吐寒菜。

北隴風催樹。（催疑作摧。）南雞寒蛩吟。庭中無限月。思婦夜鳴砧。

秋風二首（宋刻原註已五六首和巴陵十四詠。）

上車畏不妍。顦顇更斜轉。太恨蛾眉長。猶言顏色淺。

詠美人治粧

范靖婦詩三首

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貨。文苑英華作賂。又註曰：毛延壽。長安人。作洛陽非。）千金買蟬鬢。百萬寫蛾眉。

今朝猶漢地。明旦入胡關。高堂歌吹遠。遊子夢中還。（宋刻原註一本云情寄南雲返。思遙北風邊。宋情寄二句殊策澀。然此本遊子二字。亦不可解。）

王昭君嘆二首

輕鬟學浮雲。雙蛾擬初月。水澄正落鈿。萍開理垂髮。

映水面

何遜詩五首

苑門關千扇。苑戶開萬扉。樓殿聞珠履。（聞。宋刻作間。今從本集。）竹樹隔羅衣。

南苑（本集作苑中絕句。）

閒閑行人斷。寂寂月影斜。誰能北窗下。獨對落園花。（園。集作庭。）

閨怨

燕子戲還雙。雙花宜比雨。寸心君不見。拭淚坐調絃。

爲人妾思（本集作怨。）

可聞不可見。能雪復能輕。鏡前飄落粉。坐上響餘聲。

詠春風

竹聲響南窗。月光照空壁。誰知獨夜覺。枕前雙淚滴。

秋閨（本集作閨怨詩第二首。）

吳均雜絕句四首（目錄作新絕句。然體仍齊絡。不應云新。當由字形相近而譌。）

晝蟬已傷念。夜露復沾衣。昔別曾何道。（曾。宋刻作昔。譌。據校本改。）今夕螢火飛。

錦腰連枝滴。繡領合歡斜。夢中難言見。（難疑作難。）終成亂眼花。蜘蛛檐下挂。絡緯井邊啼。何曾得見子。照鏡窗東西。

泣聽雞夕歌。悲銜別時酒。自從今日去。當復相思否。

王僧孺詩二首

雪龍枝即青。冰開水復綠。（水。文苑英華作春。）復聞黃鳥聲。（聲。宋刻作思。今從文苑英華。）誤聚。全作相思曲。（全。宋刻作令。今從藝文類。）

日晚應歸去。上客久盤桓。稍知玉釵重。漸覺羅襦寒。

春思

爲徐僕射

徐悱婦詩三首（按此三首皆涉傷離。出自文士。不過鋪情之作。如以此等自編集不敬。而以委巷傳聞。載諸簡牘。無論此書時。距令華撰。未必聽其宣播。即以孝穆而言。彭城之狹女。即東海之孝穆。此書排纂之例。前後。推之。紀。此令。于姓。不應自亂其例。爲先宗之嫡時。不信自爲關理所。必則無爲。眾如鍾本閣集。出自諸徐氏內。多以列傳脫誤。疑寫刻譌。疑一婦字。疑婦字。疑爲雜。疑爲。疑。疑。疑

堂中綺羅人，席上歌舞兒。持我光泛豔，爲君照參差。

詠燭

昔聞蘭蕙月，獨是桃李年。春心儻未寫，爲君照情筵。

詠筆（題與詩不相應，疑誤。）

柯亭有奇竹，含情獨抑揚。妙筆發玉指，龍音響鳳皇。（既曰龍音，又曰響鳳皇，語殊夾雜，疑龍字有誤。）

詠笛

腕弱低復舉，身輕由回縱。可謂寫自歡，（此句未詳。）方與心期共。

詠鬟

傾城非人美，（此句未詳。）千載難重逢。（重，宋刻作里，校本註一作頂，今從之。馮氏誤。）雖懷軒中意，愧無髾髮容。

連句詩（陽疑用衛于大夏衣串，與宮妾連吟之作，句間當有子註，傳寫失之耳。）

堦上香入懷，（香，宋刻作歡，今從艷文類聚，誤。）庭中花照服。春心一如此，（一，樂府詩集作鬱，誤。）情來不可限。（可限，藝文類聚作自恨，誤。）

蘭葉始滿地，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知。

朱日光素冰，黃花映白雪。折梅待佳人，共道陽春月。（道字未詳，樂府詩集作迎，較有文義。）

春歌三首（此及下夏歌秋歌，皆子夜歌，然藝文類聚已如此，蓋相沿之省文也。）

江南蓮花開，紅花覆碧水。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藝文類聚別載一首曰：江南蓮花水，紅光偉之勢，同心蓮異葉，未詳，即此首之別本，抑或另一首也。）

閨中花如繡，簾上露如珠。欲知有所思，停織復峙躇。

玉盤著朱李，金杯密白酒。雖欲持自親，（親，宋刻誤作新，今從樂府詩集。）復恐不甘口。

含桃落花口，黃鳥營飛時。君住馬已疲，妾去蠶欲饑。（已，古樂府作欲。）

夏歌四首

繡帶合歡苣，（苣，馮氏校本作炬，誤。樂府詩集作結，義可兩存。藝文類聚作給，亦結字誤刊也。）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懷情，宋刻作情情，今從樂府詩集。）含笑出朝雲。七采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雲不去，含吐有餘香。

吹滿未可停，（滿，宋刻作蒲，樂府詩集作漏，並誤，今從詩紀。）絃斷當更續。俱作雙絲引，（結，樂府詩集作思。）共奏同心曲。

當信抱梁期，莫聽回風音。鏡中兩入髻，（此句未詳，中，樂府詩集作上，亦未詳。）分明無兩心。

秋歌四首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未肯，古樂府作出不。）朱口發豔歌，（朱口，宋刻作口朱，誤，今從古樂府。）玉指弄嬌絃。

朝日照綺羅，光風動紈羅。巧笑倩兩頰，美目揚雙蛾。

子夜歌二首

花色過桃杏，名稱貢金璫。名歌非下里，含笑作上聲。

上聲歌一首

鬱鬱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恩，俱期遊梵天。（梵，樂府詩集作楚，誤。）

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合影，宋刻作含情，誤，今從樂府詩集。）遊女不可求，誰能空息陰。（空息陰，樂府詩集作識得音，誤。）

歡聞歌二首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團，藝文類聚作圓。）清風任動生，羅香隨意發。（香，藝文類聚作香，樂府詩集作聲。）

團扇歌一首

杏梁日始照，蕙席歡未極。碧玉奉金杯，綠酒助花色。

碧玉歌一首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故，宋刻作古，誤，今從樂府詩集。）知我心相憶。

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蹄。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襄陽白銅鞮歌三首

皇太子雜題二十一首（宋刻原註：簡文。）

被空眠數覺，寒重夜風吹。羅幃非海水，那得度前知。（度字未詳。）

寒閨

本是巫山來，無人睹容色。惟有楚王臣，曾言夢相識。

行雨

依帷蒙重翠，帶日聚輕紅。定爲歌聲起，非關獨扇風。

梁塵

菟絲生雲夜，（月不應稱菟絲，疑本是菟影，傳寫者見雲闕多用菟絲字，因而筆誤耳。）蛾形出漢時。（蛾形，氏本作蛾眉，註引漢影蛾池事，按漢書記趙飛燕女不從蟲，乃常蛾字，非蛾眉字也。）欲傳千里意，不照十年悲。（宋刻原註已上雜詠四首。）

北斗闌干去，夜夜心獨傷。月輝橫射枕，鐙光半曙牀。

夜夜曲（原題作愛沈歷侯夜夜曲，古樂府遂作沈約詩，誤。）

暫別兩成疑，開簾生舊憶。都如未有情，更似新相識。

從頓還城南

客行祇念路，相將度江口。（將，樂府詩集作爭。）誰知堤上人，拭淚空搖手。

春江曲

新禽應節歸，俱向吹樓飛。入簾藏釧響，來窗礙舞衣。

新燕

彈箏北窗下，夜響清音愁。張高絃易斷，心傷曲不遒。

彈箏

錦幔扶船列（列，宋刻作烈，誤），蘭橈拂浪浮。去燭猶文水（文疑字，未詳，當作交），餘香尚滿舟。

夜遣內人還後舟

頂分如兩鬢，簪長驗上頭。捉杯如欲轉，疑殘已復留。

詠武陵王左右伍嵩傳杯

可歎不可思，可思不可見。餘絃斷瑟柱，殘朱染歌扇。寂寂春檐響，蹠蹠垂簾色。惟有瓠瓢落，如見蜘蛛織。入林看碓磑（碓磑疑當作蒲書，春至定無賒，何時一可見，更得似梅花。

有所傷三首

遊戲長楊苑，攜手雲臺間。歡樂未窮已，白日下西山。

遊人

腰肢本獨絕，眉眼特驚人。判自無相比，恐許值千金。

遙望

別來顏頟久，他人怪容色。只有匣中鏡，還持自相識。

愁閨照鏡

可憐片雲生，暫重復還輕。欲使襄王夢，應過白帝城。

浮雲

綠葉朝朝黃，紅顏日日異。譬喻持相比，那堪不愁思。

寒閨（以詩意推之，當是秋閨）

婉婉新上頭，瀟灑出樂遊。帶前結香草，鬢邊插石榴。

和人渡水

簫子顯二首

金鵝遊俠子，綺樓離思妾。春度人不歸，望花盡成葉。

春閨思

二月春心動，遊望桃花初。回身隱月扇，卻步斂風裾。

詠苑中遊人

劉孝綽詩二首

菱莖時纏鋼，棹水或沾粧。不辭紅袖濕，惟憐綠葉香。

遙見美人采荷

采菱非采菱，日暮且盈舠。峙嵋不敢進，畏欲比殘桃。

詠采菱小兒

庾肩吾詩四首

歌聲臨黃閣，舞袖出芳林。石城定若遠，前溪應幾深。

詠舞曲應令

故年齊總角，今春半上頭。那知夫婦好，能降使君留。

詠主人少姬應教

委翠似知節，含芳如有情。全由履跡少，併欲上階生。

詠長信宮中草

閶堂上客至，綺席侍絃撫。自作明君詞，還教綠珠舞。

石崇金谷妓

王臺卿同蕭治中十詠二首

空度高樓月，非復三五年。何須照牀裏，終是一人眠。

蕩婦高樓月

歛容送君別，一歛無開時。只應待相見，還將笑解眉。

南浦別佳人

劉孝儀詩二首

金鈿已照耀，白日未蹉跎。欲待黃昏後，含羞淺渡河。

詠織女

連名堪百萬，石性重千金。不解無情物，那得似人心。

詠石蓮

劉孝威和定襄侯八絕初笄一首

合歡仍昔髮，略髯（略當作掠，髯二字古人亦通用）即前梳。從前一梳罷，無復更梳時。

江伯瑤和定襄侯八絕楚越衫一首

裁縫在篋笥。薰鬢帶餘香。薰鬢二字未詳。開看不忍著。一見落千行。

劉泓詠繁華一首

可憐宜出衆。的的最分明。秀媚開雙眼。風流著語聲。

何曼才爲徐陵傷妾詩一首

遲遲衫掩淚。惘惘恨縈胸。無復專房日。猶望下山逢。

蕭麟詠袙複一首 袙複之異文。徐鉉說文新附字。注曰。襆以紅帕首。續漢書輿服志載秦始以絳帕爲武將。賈丁度集韻曰。帕。袙襆本屬一字。韓愈元和聖德詩。此作袙複。按宋刻目錄作袙。按袙服字雜俎出左傳。以綾帕覆面字不聽。劉熙釋名。帕。陽雜俎載鬼以酒肉帶有一結。蓋即帕也。

的的金絃淨。離離寶襋分。纖腰非學楚。寬帶爲思君。初淨。學嬰記收寶於錄組部。腰腰非曰學楚舞腰。寬帶爲盈思君金。紗。皆與此不同。

紀少瑜詠殘鐙一首

殘鐙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纔得解羅衣。

王叔英婦暮寒一首

梅花自爛發。百舌早迎春。愈寒衣愈薄。二愈字。宋刻並誤作逾。未肯惜腰身。惜。宋刻作體。誤。

戴嵩詠欲眠詩一首

拂枕薰紅帔。回鐙復解衣。旁邊知夜久。不喚定應歸。

劉孝威二首 馮氏校本註曰。此二首。宋本所無。與第八卷徐摛同例。按宋刻實有此二首。但孝威集已見前。顯僞。後人附入。宋刻偶然失注耳。

朝日大風霜。寄事是交傷。此句未詳。葉疎枝柯淨。常自起張。吳氏本註曰。葉疑作箕。

古體雜意

可憐將可念。可念值千金。惟言有一恨。恨不遂人心。

詠佳麗

後敘

右玉臺新詠集十卷。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中得之。舊京本也。宋失一葉。宋字未詳。疑當作本。閒復多錯謬。板亦時有刻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在會稽。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財五卷。蓋至刻者中徒。故弗畢也。又閒有得石氏所藏鈔本者。復求觀之。以補亡校脫。於是其書復全可繕寫。夫詩者。情之發也。征戍之勞。苦室家之怨思。動于中而形於言。先王不能禁也。豈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東山扶杜之詩是矣。若其他變風化雅。化字未詳。謂豈無膏沐。誰適爲容。終朝采綠。不益一掬之類。以此集揆之。晤意未顧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者蓋以矣。以字於義當作異。然其閒僅合者亦一二焉。其措詞託興高古。世樂府所能及。自唐花間集。花字。宋刻譌作苗。已不足道。而況近代狹邪之說。狹。宋刻譌作挾。號爲以筆墨動淫者乎。動。疑作動。又自漢魏以來。作者皆在焉。多書統文選所不載。覽者可以睹歷世文章盛衰之變云。是歲十月旦日書其後。永嘉陳玉父。

五柳賡歌

陶潛撰
周履靖和韻

五柳賡歌序

賜進士河南按察司副使茅坤撰

閒讀陶淵明所著歸去來兮辭併五柳先生傳千年來共謂古之棲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者也已而予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荊軻與感士不遇賦其中多嗚咽欷歔而低徊不自已予獨疑其晉室之傾或欲按張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鏹博浪沙中者然子房創謀雖無成猶藉真人起豐沛附風雲稍及依漢以亡秦也嗟乎淵明獨不偶故其言曰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云沒千載有餘情又曰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無及然則淵明豈盼盼然歌詠泉石沉冥翹蘖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翮之縶而蹄之蹷故不得已以詩酒自翛躑躅徘徊待盡丘壑焉耳昔人嘗稱東方朔避世金馬門予亦謂陶淵明茹芝黃石叟可也梁昭明太子序其集亦云其意不在酒寄酒為迹者也蓋知而未盡而蘇文忠公貶海南時閒亦嘗和之公故以諫諍抗朝廷豈其放逐以後飲醪無聊之旨固在茲歟予友人周逸之林藪間以歌咏自適者數手陶氏集抱膝而誦復累欷不自已已而一和之且按章擷句按字循聲毋迺一和之且按章擷句按字循聲毋迺近於俗所謂無病而呻吟者乎然其旨趣寥曠興寄恬遠其殆倣古之山澤而欲遺名身後者已非世所云諂諂淺鮮者為也予故多賞心而題以歸之

五柳賡歌序

賜進士河南按察司僉事前監察御史劉鳳譔

檇李周君妙閑筆札工於繪事性復喜詩乃取淵明詩和之為之序者皆侈言周君之長其文燦然盈卷繼復請於予予適閒太史吹律以定四方之風則有吳之風方不兢予何敢復言詩哉且言者已推許自三百篇以逮漢魏國風雅頌蘇李贈酬周君兼有之夫若是至矣極矣無復加矣且詩者一時興會有所感發即抒為篇章即無論工拙惟由才性使然令極其思致吟研反覆規擬則效非不美麗華煥而遠於自然則谿徑存焉滯於迹也若予非不業焉而瞰再省之則慚作之甚安敢儷美而曰能為詩哉今周君乃超縱越逸橫睨古今惟所揮灑無不華贍以鬱雅正以廣且謂古之為詩者或婦人孺子里巷途歌聖人尚存之觀風者因以覘民俗剛柔緩急輕重而以施政教焉則詩之係於時夫豈輕哉而其取請人則不禁於類既乃重於律而別出者為古詩而議者謂古詩唐以來遂無而今周君乃效陶則六代體乎夫六代綺靡稍變於漢魏而氣骨存焉故似近而遠似易學而難並即後來非無才儁力能挽回古初於聲調句字之間然一言或似成篇則難一篇雖似衆篇則難而周君乃於陶詩一一和之昔子瞻尚不免於宋之體格而今殆過之甚諸君子共相推許為曠代作予惟欣慰得所未見且諸君子之賞歎奬與者皆宏才絕識高議遠稽其所云則可徵信於後矣予竊在下風惟我吳今凋落淹盡非不咸自洒濯肆為詩然視昔之盛渺不可幾蓋由寡學鮮閒不深涉術藝間奥而好誇侈誕矜不肯折下而妄自憑負謂人莫已若亦懵於高下妍醜以其輕淺流易浮鄙粗厲者互相奬掖恣為黨議抑退沉深藻豔婉媚勁舉者故風花早謝流弊無已乃使遠遜於越予復何言哉且淵明自以耻臣後代故托焉而逃其

詩固猶得事外無復有當世意周君亦憤世憂生觸事興感歎無所出以舒其抑鬱之懷惟肆於藝事故其言雖磊砢不平復不傷於用氣千載有作非斯人誰歸

五柳賡歌序

長洲張獻翼幼于撰

昔蕭統之題陶集徒彰士節不能述匠心之源究作者之槩夫斧之尚難況和之者乎古人云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後之和陶僅學步其一二尚未有能彷彿者況章章步趨有倡斯對詎不尤難哉蓋擬跡於江篇行剽於沈集詞語匪不艷縟而姿神興態絕無可玩辭則倩永於毛嬙借飾於西子然腰慙玉束眉謝蛾顰始於模倣終露本來作者既非匠心覽者又多庸目乃曰甲幾魏晉乙庶齊梁是何古人之多也周徵士雅善詩又工於書觀其和陶一編頭頭是道重重發光和澹以宣情春容以達氣縱筆諸篇無一字谿逕真得古人之髓不徒索之形骸矣詞旨并妍古今同調亦奇矣哉又徵君隱操將與歌於搴秀高盼於遺金於淵明士節雅有意焉豈惟和其詩而已哉周徵士石其匾數示余展卷諦觀點畫精妙勢若飛動徵士以字學著稱於時尤工繪事既善山水兼精人物圖花卉則管下生徒寫羽毛則屏間飛去至題詠復閒婉可玩昔人有見顏魯公書去而學畫見吳道子匾去而學塑工今觀徵士才技所謂廣文三絕者非耶不知見者當何所去何所學也

五柳賡歌序

前進士禮部尚書郎東海屠隆撰

昔秦政東南遊占檇李有王氣鑿破天星故山川靈瑞往往鬱積結為人文文胡隱顯片言獨翔亦可垂芳顧世重顯達而憎隱淪斯以圭纓赫爍者揚聲後禩而長林豐草幽玄潛蟄卒泯冥弗聞焉噫可怪哉就李有梅顛道人其號蓋倣元仲圭往逅道人子京家不佞心竊異之迺道人生長檇李無乾沒傖鄙態癖嗜梅人呼為梅顛能詩又善書詩學唐若不經思河瀉百韻不竭書摹晉人肘上運八法逼古鏤所著稿不下數種閒嘗和淵明詩成集集中有出世語亦有憤世語有警時語亦有悟時語有奇語有複語苴虎嘽㕞大都任所自得鳴所自適道人顛耶非耶方內山人翩翩馳兩都游公卿門不乏作家人人自謂吾漢魏吾六朝吾初盛唐即晚唐且不屑唇頰然舉皆設粉黛頂冠服倣夷光擬叔敖形祇令人遴餘絕倒耳孰與道人發于天倪感于物化不嶮不萎冲乎窅窈陡乎崩汋澌乎僵僨似璵在璞也金在鑛也珠在淵也咀之不厭覽之成創道人胷臆獨詩也乎哉則天目具匾之巉嶘沆瀁袞侅煜雪匪特鍾之薦紳先生者皎磊緯駱而于隱君子亦分苹其熒蔚斐奕名不虛謀士不栩附道人誠得二氏詮而幻用之者矣吳越千古稱地雄余甬東有嘉則浙西有逸之兩隱君翹然吳越間不愧山川靈余業已為嘉則題梓稿又惡能嘿嘿于逸

之夫蠅飛不逮榆枋然而日千里者驥附也今逸之刻淵明集而和隨之遺所附矣名且蹤矯不朽矣

五柳廣歌序

賜進士出身南京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修撰奉　勅纂修
兩朝實錄兼理　制誥　經筵講官
沈懋孝撰

古之至人含眞葆素與道合冥絕響遺景混若無名彼豈屑以語言名字附托軼足而掛世間一日之譽誹哉自務光卞隨許由善卷石戶之農以來亦若有若存者耳其在孔氏之徒所傳首陽兩子到今耿光其烈烈於名也彌甚傳高士者猶略而弗陳蓋傷薄云其見於十五國風聲詩可挹逸然如覯伊人可與之下上則白駒空谷在澗考槃與夫泌之洋洋者其名弗得聞其人槩可風也戰代迄漢逸人高流遺名儉德遯逃山藪竹素不能盡紀何可勝道吾雅慕嚴君平梁伯鸞管幼安陶元亮三四公之爲人願執鞭策轡與之遨遊天下有不可及之歎元亮之詩傳者百五十餘篇抒寫靈襟淡焉逍遥乎六朝三唐上蓋自昭明以下鑒賞稱述之家既云備矣乃若追其聲而屬和之者陽春絕調千載一人耳元亮遠矣子瞻不可起寥寥五百更無沿其風而揚之者蓋亦其難也非才之難其襟抱難能也非詩之難其品格難有也黃魯直有言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不論其詩論其氣味此可謂知言已天壤之下既有子瞻即復有元亮自宜共此千載其詩或眞或肖或盡似不必盡似何異乎聲之同哉易曰鶴鳴子和同聲相應同則應應則和自然之道也吾聞葛天玄鳥一人倡萬人和清廟猗那一人唱三人和聲之澹者和彌多曲之高者和彌寡等和耳吾不知其所以多所以寡吾郡周山人逸之嗜陶盡舉其篇章按聲而譜之可謂能也已多也已山人雅有高韻嘗愛蘇門清嘯述其旨而玄暢之樹梅三百芳馥滿林巡簷細嚼豁然自怡往往放小艇獨遊泖峯烟雲之隈工八分書善摹鐘鼎文觀古人之象閒子繪事然徐觀其意似未能忘來世之名汲汲以自見者余倘得從山人者薄游柴桑飛里之墟揖元亮乎千載想見其所爲人雖葛天玄鳥清廟猗那皆可進而屬和焉不絃而聲不言意已傳相視莫逆乎其心則眞尚友也已

五柳廣歌序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春坊庶子
同修
國史經筵講官黃洪憲譔

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竅而情人與物同也竅遇則聲情遇則吟途咢而卷謳勞呻而康味一唱而羣和者其眞也眞者音之發情之原也斯之謂風也三百篇皆是也夫子曰禮失而求之野眞詩在民間文人學士往往爲韻言律限屈曲聲牙律者法也法家嚴而寡恩奚其眞江左一代詩豪非無應阮左嵇二陸潘張之杰求其冥鴻高蹈踔躡子古獨淵明一人讀其詩想見其人有俛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弇州謂元亮俳佪于東籬嘻惟爽回于東籬此元亮所以不可及也世宗朝空同光生嘗摽其基梓其集矣吾郡周山人逸之仰止芳軌日諷誦其篇什興到輒擊缶廣和猶

且暮遇山人亦洸洋自恣傲睨一世若曰前惟陶後惟周竊不自知其不相埒者夏日過山居懷所和集出視余且曰靖懵夫也輒不揣被聖化畊鑿之暇漫和茲集敢以恩明公不識有字句得當不余方卒業客有揶揄山人者余曉之曰詩豈易言哉當宣父時詩已亡矣何論近代山人之學豈其按經本傳探玄抉微者乎山人之詩豈其推宮敲商駕唐軼宋者乎惟是機動籟鳴情勃思湧發之成聲筆之成帙即問之山人亦莫知其所從來者余取山人詩取其真耳安較工拙耶方今詩家成社比屋生有稿沒有集然必挾遘傳顯順風加響黃金贄而白璧酬山人非有父兄師友之藉崛起林壑遂能游心翰墨婆娑騷雅亦已難矣矧核其素著有梅顛閒雲鷺湖泛泖諸草積几盈篋其雜雕藻繪諸書及攝生茹艸種種奇古尤工八法珉鐫三百餘石爲時所珍抑其爲人狷介不淪于流俗追踪于古人三吳若山人者有兩乎然則和陶之嫩醜胡足爲山人軒輊也客曰若是山人得先生遇鍾期矣付剞劂氏

五柳廣歌目録

卷之一

雲巒讀五柳詩即事三十韻

四言詩

停雲四首 并序

時運四首 并序

榮木四首 并序

酬丁柴桑二首

答龐參軍六首 并序

勸農六首

命子十首

贈長沙公族祖 并序

歸鳥四首

五言詩

歸園田居六首

飲酒二十首 并序

卷之二

五言詩

擬古九首

雜詩十二首

詠貧士七首

讀山海經十三首

卷之三

五言詩

形影神三首 并序

述酒

止酒

詠二疏 并序
詠三良 并序
詠荊軻
九日閑居 并序
遊斜川 并序
和郭主簿二首
移居二首
贈羊長史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 邁 鄧治中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己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穫早稻
歲暮和張常侍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還舊居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與殷晉安別 并序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答龐參軍 并序
於王撫軍座送客
連雨獨飲
有會而作 并序
乞食
責子
諸人共游周家墓栢下
問來使
四時
蜡日
悲從弟仲德
擬挽歌辭三首
聯句

卷之四

雜文

歸去來兮辭 并序
閑情賦 并序
感士不遇賦 并序
桃花源記 并序詩
五柳先生傳 并贊
梅顛道人傳 并贊
跋五柳詩四言五十韻

晉靖節徵士陶潛譔

明嘉禾周履靖和韻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雪牕讀五柳詩即事三十韻　周履靖

癸巳之芳春風雨遍郊陌愁雲布碧空昏暝連
朝夕新水溢剡溪灞橋雪盈尺虛牖吼風聲空
庭響滴瀝山麓映寒光開愁滿胷臆岐路鮮履
痕花柳無人摘蜂蝶息蒙叢紫燕翻濕翮苦徑
落花堆芳林宿雨積槐綠柳垂絲花落鶯聲澁
良辰暗裏過繁英半狼籍韶光電影飛來往玉
梭擲倏忽首夏臨春去令人惜芳草沒閒門扃
扉足不出寥寥無所聞寂寂卧虛室下帷瞑雙
瞳胡牀抱兩膝溪上到扁舟云是吳會客手持
五柳詩自言宋所刻蘭白墨如新剞劂皆妙畫
孤懷頓爾歡展翫手弗釋二美不易逢欣然與
貨殖風慕高人蹤得此忘寢食玉蕊生清風靈
臺開茅塞山林達者師百世稱高逸謾讀飲酒
吟景仰徵君德吟哦集古風追和倣嘉則如溷
撒佛頭拙鄙敢云敵陶公嗜黃花我亦愛梅質
意氣頗相投却恨世懸隔興追四五題摹寫晉
人筆聊以適閒情高風胡可匹

四言詩

停雲四首 并序　陶淵明

停雲思親友也鐏湛新醪園列初榮願
言不從欸思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
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周履靖

和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水溢路岐軒車乃阻獨坐
幽齋焦桐靜撫相思美人駐絃一佇

其二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
有酒閒飲東窓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和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水溢路岐新漲平江攤書
攤書靜究陰窓孤懷憶友何時相從

其三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
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和

荒墟疎梅春至敷榮欲期逸叟對酒敘情曦陽
易墜皓魄速征如何不飲虛過此生

其四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
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和

山鳥倦翮少憩梅柯並翅相依流聲諧和如何
美人會寡離多寄言我輩歲月幾何

時運四首 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余服既成景物斯和偶
影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月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
餘靄宇曖微雪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和

時光易擲忽過花朝楊花點徑麥浪翻郊暄風
拂面野鶴凌霄礙巾綠槐當路蘭苗

其二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景載欣載矚稱心
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和

漪漪綠波堪飲堪濯芳菲春郊我目欣矚生平
所嗜百杯乃足造物紛忙予心獨樂

其三

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
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和

喜彼游魚洋洋滋沂羨彼飛鳥雙雙而歸覩此
佳景杯酒宜揮芳春不醉老至徒迫

其四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
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和

朝遊我墟夕偃我廬梅花滿目清馥何如漢史
閒凡醽醁盈壺孤琴獨鶴盡日隨余

榮木四首 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
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
若寄顛頓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和

采采榮木結根在茲芳春茂發遇秋摧之朱顏
易頹虛度其時猛思老至徒傷悲而

其二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
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和

采采榮木沃土盤根芬敷春日至冬無存五侯
華屋何如衡門易成易敗古道誰敦

其三

嗟予小子禀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
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

和

樂予散人狼古匪陋梅花幾新家聲還舊知非
纔是知足乃富跡遁一墟內省無疚

其四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
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遥孰敢不至

和

寄跡荒墟雅志不墜景賢述書知者敬畏腰懸
寶刀足跨騏驥勿憚路遥千里斯至

酬丁柴桑二首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食勝
如歸聆善若始

和

村酒可斟茅茨可止意若紉蘭心馳萬里何爲
莫逆謹終於始

其二

匪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
一遇既醉還休寔欣心期方從我遊

和

金蘭相契交本有由對君一晤蠲我隱憂如膠
投漆何時乃休浴沂詠歸春日斯遊

答龐參軍六首 并序

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
見贈

衛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
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

和

與朱斟酒醉餘枕書復醉復卧任我歡娛意忘
塵想日憩山居風飄竹牖月滿茅廬

其二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
良友寔覯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

和

梅開如玉莚列奇珍心期晤對日欲相親金蘭
未結獨羨斯人志同道契德必有鄰

其三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
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和

美人懸藹企慕孜孜新篁清冽可共斟之期酣
午夜秉燭賡詩別悰既久豈不爾思

其四

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衢觴無欣依依

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易聞

和

良晤未稽何期袂分舉杯岐路顏色不欣悠悠
漢水漠漠溪雲客中嘉話何日得聞

其五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
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安安王事靡寧

和

美人云別綠綺不鳴舉杯凄其朋好飄零江干
一晤文駕之京寄音鴻鴈欣聞安寧

其六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
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和

送君折柳揚帆隨風悠悠我懷併蓄于中歸期
有日思君無終加飧岐路願愛其躬

勸農六首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
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和

田有腴瘠勤惰由民農家務茲志在子真黍稷
稻粱各從其因春弛夏無怨天尤人

其二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
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和

資身上策本在黍稷應候犁鋤乘時藝殖盈疇

綠水耘耔稼穡朝夕勿怠頻年足食

其三

熙熙今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

和

桑麻叢圃牛羊眠陸菜畦蒙茸黍麥秀穆秫桑刈麻老幼相逐農人曉鋤蚕婦廢宿

其四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携儷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壟畝翔伊衆庶曳裾拱手

和

市廛易遷田家未久朝耕暮織子女匹耦宜室宜家勤于南畝期在竭力豈云停手

其五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窮冀儋石不儲飢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

和

春畊夏耘豈慮之匱老幼得所不必希冀一近奢靡危亾立至安土樂天俯仰無愧

其六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欽祗敬讚德美

和

樂志田園心無吝鄙勤於畎畝畫不閒履教誨在勵居範循軌德貽後昆門閭致美

命子十首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和

詩書精蘊復板漢唐誦詩讀書吾道增光學希孔孟時遭夏商夙夜勉旃奕世斯昌

其二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虬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黔婁

和

政教禮樂隆于有周六經之藝宗于孔丘明道蓄德窮源遡流繩繩未艾馴致公侯

其三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樂劒夙過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

和

韜畧之雄世稱卧龍文藝之學當加苦功身顯名揚祖父褒封式化厥訓步武聖蹤

其四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在我中晉業融長沙

和

書中珠玉月窟桂柯人皆可攀目前森羅學業無成墮于下窊欲倣書法用錐畫沙

其五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和

後世之賢藉祖之德爲文爲武貨于上國朝夕勤劬其志匪忒慎始慮終三禩斯得

和

肅矣我祖惟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茲慍喜

和

教子勗孫謹於其始蹈矩循規宜于閭里學戒自滿業貴不止姓氏登庸宗祖冥喜

其七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髮負影隻立三千之罪樂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和

藝優入仕惟恐不及自幼勵勉三十乃立百凡庶務訓嗣爲急少而弗學老大後泣

其八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族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和

一歲之功惟在春時久字之奧妙於靜思風興夜寐從事子茲子如仲謀方遂心而

其九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和

白雪爲燈流螢代火以久會友勿論尔我道在天地有何不可至要之語誰云是假

其十

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未夙興

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和

自幼習成莫謂嬰孩憐豎姑息患在將來督誨有則必量其才學就大業豈不美哉

贈長沙公族祖 并序

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春然躊躇

和

同枝共本世遠情疎潯陽邂逅得究厥初尊卑有分豈云代徂喜叙令族奚用躊躇

其二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和

爾祖我宗共寢明堂德豐上世有圭有璋碧川毓秀翠栢凌霜孫枝奕奕後先增光

其三

伊余云遘在長怒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遥遥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遘行李時通

和

分枝分派其源本同傳之異世爾西我東悠悠滄海渺渺長江路岐隔越芳音可通

其四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簣雖微終爲成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歎襟或遼音問其先

和

久離乍晤不忍別言眺望白雲徘徊青山一盃濁酒分袂悵然何以慰思附鴈秋先

歸鳥四首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洽翻翮求心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和

間關歸鳥曉遷喬林翩凌碧漢旋遠高岑聲鳴人耳影落波心飢啄稻粱夜栖松陰

其二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和

間關歸鳥奮翼高飛投林入樹枝葉相依音聲乃和並翅而歸同栖共止共情不遺

其三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和

間關歸鳥遶枝徘徊天衢倦奮擇榆幽栖於止得所流音和諧新聲入耳助我詩懷

其四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翔繳奚施已卷安勞

和

間關歸鳥羨彼梅條倦游芳樹求息花標其思悠悠其音交交欲避網羅摶風弗勞

五言詩

歸園田居六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和

性與俗寡諧所志在青山幼身被俗羈倏忽五十年羨鳥栖高枝欣魚潛深淵猛追夙所好犁原成秫田結茅臨碧澗門徑通谷間槿枳遠籬茂槐柳蔭簷前悠悠鮮人跡樹靄茶竈煙野徐掛古本獨鶴唳松巔村舍無塵轍客同白雲閑昔爲風塵驅今喜情脩然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轍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雪霰至零落同草莽

和

村幽多鳥聲林迥絕塵轍茅堂垂湘簾晝寢忘夢想起來日欲晡扶節竹徑往散步茂林中喜見椎筍長心無俗事干情閒志亦廣靜几且繙書衡門翳草莽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

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和

鋤秣陟北磵徑僻人語稀禽聲伴幽獨倚鋤看雲歸情高悠日暮不覺月滿衣自適田中趣世路揔相違

其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携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和

身膺台府貴莫若田家娛桑麻茂首夏青翠盈郊墟澄流迴古岸綠樹遶村居屋後竹萬竿門前柳幾株幽然日無事卧起常晏如晝永恍似歲地窄閒有餘處世類萍蹤斯言豈爲虛倏忽風波興飄蕩總歸無

其五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渡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和

採芝登高岡陟巘穿徑曲岐路翳松陰踞石聊憩足忽過負薪叟釋擔相對局情高已忘還山月嶺頭燭歸家醉壺觴醒來天忽旭

其六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草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和

雨過豆苗肥新水盈南陌歡然茆茨下開樽情自適傾倒樂妻孥酤酶已終夕身亡等浮漚流光駒過隙嗤彼世途人空將幻軀役豆熟得炊餐桑長得絲績塵事更紛忙歸田誠有益

飲酒二十首 并序

余閒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和

窮達自有定嗤彼空謀之項羽烏江上焉想鴻門時人事多變遷誰能深念茲智者借其機飲酒何足疑老去不復少良辰杯可持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和

遇少集蘭亭謝安卧東山良時契雅致修禊成嘉言哲人既已往芳躅流千年暢飲與吟咏幽懷今古傳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和

東昇與西沒誰能解其情但得杯中物何論宇內名達人自先覺既死豈復生花前且沉醉榮辱不足驚滚滚紅塵裏首白嗟無成

其四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值孤生松斂翮遥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和

暮陟郊甸路寒鳥失羣飛往來栖未定流聲今人悲三匝林莽外翩翩無所依遥望古荒塚松杉可千歸晚烟迷壙土霜摧原草衰猪此蕭條景雄心頃爾違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和

但喜酒常滿厭聞塵市喧得與今花柳始覺俗情偏臨溪坐芳草持觴對青山飄飄遂遺世時

看野雲還靜中得眞樂寂寂已無言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且當從黃綺

和

爰憎鼓簧古非非與是是此心苟不歟一任世譽毀心朗胷次寬問誰何能爾村醪樂餘生韋布勝羅綺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況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和

梅持歲寒操嚴冬發奇英契彼冰雪姿翫此忘俗情悠然興自適開樽花底傾夕陽下西嶺歸鴉林端鳴優游弗決問詩酒了餘生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和

黃菊綻東籬傲霜逞幽姿羨此怡情物欣欣折其枝翫對斯忘久相看興愈奇狂歌百壺罄醉去一何爲心遠志自曠豈爲俗情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和

孤山逢臘日疎梅的皪開稚子持松醪滿斟愜我懷心共花酒契情與世事乖遁迹郊墟間優游成閒栖懶踏紅塵跡何妨醉似泥情高眷幽獨喧囂不相諧山水敦風好猶喜意無迷且盛樽中物青春去不回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爲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和

志抱烟霞癖結廬傍山隅操瓢拂塵壒飄然脫迷塗但與杯酒洽不爲利祿驅人生達天命自覺樂有餘何者爲高策無如巖壑居

其十一

頹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和

陶公稱達哉言言皆見道豈肯折其腰與酒相諧老至今遺清聲雖死名不槁遺蛻竟何爲人生樂更好不惜有限春惟嗜世上寶殘軀伴土堆勤勞有誰表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和

彭澤陶五柳詩酒名晉時掛冠卧柴桑賦就歸來辭高風振千載芳聲猶在茲超然塵世外安命復何疑斯人著青史昭昭弗我欺于今追靖節無日不頌之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逸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暮燭當炳

和

把酒幽懷舒樽前有佳境契彼每忘情十旬九不醒出言各一途斯意誰能領高情寄糟丘此身猶脫穎不獨醉花間長夜有燭炳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和

山月照我懷荊妻携酒至花下謾盤桓暢飲倏爾醉猖狂不知疲高歌忘序次萬物揔歸虛此身誠可貴生平一無爲獨樂杯中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髣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和

與世多相違蕭然卧頹宅蒿萊蔽行蹤門靜寡車跡徜徉天地間五十可抵百行樂須及時莫待雙鬢白良辰不成歡老至誠堪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和

常諳酒德頌不識史與經床頭儲宿醞逸興斯可成開樽酣永晝秉燭醉深更明月適我趣清光流空庭弗曾玉漏促還待曉鐘鳴頹然隱靜几誰解此中情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通鳥盡廢良弓

和

乘閒坐松下携樽面涼風蟬聲聒兩耳月色盈杯中但酬此夕興何計窮與道高鳥任來去不必憚勁弓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諧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和

生平耽濁醪真樂閑中得性本厭喧囂卜居志不惑蕭然巖穴中時將兌門塞日與鹿豕游無意干京國闔戶踞胡牀玄修惟默默

其十九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和

醉鄉盡日歡何羨身登仕盤桓奏石間是非不干已試觀辱與榮安貧斯遠恥寂寂守家風脩然栖故里興床斟酒杯詩就集成紀塵事總如麻還當識知止性拙倦趨奔惟以詩酒恃

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和

寄身宇宙間達者知匪真羲黃去我遠澆薄銷其淳境界仍似昔田園幾易新帝室每更革倏忽項滅秦山河時換主阿房已成塵萬事固有定浮生徒自勤項爾老大至海內誰相親雙鬢侵白雪形衰竭玄津陶公能解道漉酒卸葛巾欣然傾壺觴醉臉笑醒人

五柳廡歌卷一終

五柳廣歌卷之二

晉靖節徵士陶潛撰

明嘉禾周履靖和韻

五言詩

擬古九首

榮榮窓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和

與子別江干含愁折楊柳爲言及時歸豈期歲月久寂寞思頹然晤對無良史何以慰幽獨還憑一壺酒不念綿角交却把初心負情寄一詩中勉爲全其厚三復憶桃園念此情更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任馳子直在百年中

和

武侯眞人豪扶漢全其終劃策峙三國麾旄掌元戎軍營明賞罰籌幄羅英雄百世稱忠烈千古欽雄風韜畧誰敢匹芳聲頃不窮出師前後表至今垂史中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和

風恬春色麗策杖東山隅閒尋詩酒伴行歌幽懷舒綠柳飈夾岸白雲霧吾廬求仁靜靈府樂志抱道居一丘榮古木三徑任蘼蕪守此固窮操識者爲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和

阿房宮闕麗巍巍接大荒今爲狐兔穴宿昔皆華堂芳草沒故址千古恨茫茫何知身後事莊生夢一場幻軀忽朝蛻杳杳埋北邙廢塚變阡陌平治無低昂寒烏歸何處魂骨各一方自古多廢興令人倍感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和

栗里隱高士褰裳日不完何肯屈其膝歸來棄其冠心無塵事累怡怡酡其顏晚歲罪足戈有輿出荊關白衣送青酒黃菊綻籬端每抱無絃琴解音何必彈孤松巢白鶴脩竹舞青鸞放浪形骸外悠然忘暑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然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來爲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

和

身猶嶺上柏青青每如茲任彼霜霰至胡慮摧頹時不喜混塵垢誅茅傍清淄頗諳循環理遁跡終不疑浪迹烟霞裏却與人世辭此志已熟籌何必更三思深究六經奥聖賢不我欺逍遙天壤間去住任所之寄言同心者秉情賦此詩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和

春來天氣佳風輕日融和臨流開野酌把盞肆狂歌人生易聚散良辰苦不多松杪懸皎月枝頭吐穠華清光淪碧海花落將奈何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劒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

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和

憶昔佩琴劒鞚駿五陵游俠情空四海雄心窄九州青春去不返江波無回流騁目郊甸外多半是荒丘低昂幾墳墓誰辨商與周毋爲千載策覩此何必求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和

園中灼灼花欲待清朝採夜半風雨深花落情思改君看遥漢月天曙光沉海時事多變更歲月不我待何如樽酒傾此心無復悔

雜詩十二首

人生無根蔕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和

浮生枝上花風摧逐飛塵開落因天時當知易敝身一夜風雨惡枝葉不相親爲樂須及時與酒常爲鄰老去不復少夜酌還達晨請看百歲者塵中能幾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遥遥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戸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悒終曉不能靜

和

夜月沉滄溟曉日昇高嶺昇沉互暮間搬運好光景開中有佳懷靜裏觀炎冷穽穽山林中白日如年來嬌鳥流新聲和風弄花影誰能解幽意惟喜駿驥騁沉迷榮與華何肯易此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蕊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春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和

富貴天際霞顯晦誰能量一區荒草地倏忽構高房人事數變易成敗似未央榮多乃有辱陰極必返陽古往皆如是思之欲斷腸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尚早孰若當世士氷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和

英雄蓋當世難以辭衰老金玉盈華堂終無千歲保華堂忽遷更朱顏頃枯槁莫待老大至爲樂當及年新詩寫高慄宿醞暢憂抱世人但愛名此語誰能道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奮翮思遠翥往年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與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堅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和

挾劒鞚青驄蚤歲多逸豫志喜遨宴區奮翼四海翥無術駐朱顏歲月忽爾去年來百事羈心縈千種慮神衰筋骨頹追思豈能如惜氣保天和猿馬牢拴住閒居一室中悠然慎獨處恐鑠情氣神形憊今人懼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全何用身後置

和

被毀亦不怒聞譽終無喜惟願酒盈杯暢飲忘塵事陶然入醉鄉誰人解此意青春豈云再良辰不易值烏兔疾如梭奔馳迅若駛但願世稱賢腴田何必置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進頹玄鬢早已白素標插人頭前塗漸就窄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和

一心衆欲攻四體寒暑迫金幣盈千箱牛羊遍阡陌形容暗衰毛髮鏡內白光景苦無多寸中何許窄桑田頻變遷人生逆旅客何時脫塵緣巖阿結幽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麄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柰何且爲陶一觴

和

郭外數畝秫屋後幾株桑桑長能成織秫登免糟糠牀頭嘗宿醞甕內儲餘糧醉飽一無事茅簷趣頹陽歲月甚覺迫思之倍感傷衛生問何術縱酒是良方樂志吟佳句陶情在壺觴

其九

遙遙從羇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遊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食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和

韶華計有限塵事苦多端桑田與滄海朝更暮復遷殘照下林麓新月吐嶺巔光陰嗟迅速努力且加飡杯酒心相洽富貴我無緣蹤跡寄山水幽情述短篇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岡沉陰擬黃麝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羇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和

登山與翫水興逸何肯稽扶杖青谿曲乘槎滄海涯濁醪祛俗慮高歌暢幽懷人事惡滿足天時忌盈彌吾心解道理愛欲漸脫離逍遙巖穴間不爲孽所羇醉去忘人我奚管世嬴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凉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厲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鵾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

和

花邊堪對酒松底可納凉清風動襟袂皎月在屋梁奔趨利祿途何如樂醉鄉常使顏半酡莫待髮染霜二三忘形友潦倒話更長

其十二

娟娟松標崖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和

心木傲烟霞欲追赤松子騎鶴訪蓬萊尋真藤枚倚谷口逢麻姑相共談玄理

詠貧士七首

萬放各有託孤雲獨無依皎皎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和

蓬戶絕炊烟蕭然無所依亭午未成餉頹簷照殘暉楓葉林杪落愁雲窓外飛漁艇乘潮出寒鳥背日歸月臨溪畔樹柰子腹尚饑何肯移清操覩此令人悲

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園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闚竈不見烟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和

林杪三竿日猶自卧北軒蕭條半籬菊衰草迷荒園竹飄蒙塵垢土釜斷青烟蛛絲網瓮牖經史猶自研渾如陳仲子不堪向人言恨非同其時光景似先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屨清歌暢高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和

淵明常乞食猶撫無絃琴莊生貸監粟贈金不知音世遠俗已頹二野何由尋獮飯時不足濁醪亦無斟黔婁辭金聘此志吾獨欽遠追先達跡了然遺欲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敝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

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
生夕死復何求

和

室陋比顏子目明如離婁誰敢匹其德屢空或
可酬鶉衣踞木榻闔戶究莊周才拙惜我短絕
粮非我憂上古有賢者此志思與儔人生有定
分嗤彼苦强求

其五

衣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卽日棄
其官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飧豈不實辛苦所
懼非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
閭清節映西關

和

老來耕蒙山榮利何肯干楚王幸車駕妻子阻
其官不爲人所制飲水甘菽飧採薇能充腹績
毛可禦寒富貴非我願生平無憂顏不爲飢饉
累蕭然閉其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
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寔
由罕所同介然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
拙聊得長相從

和

不願弁其首任我兩髻蓬孔嵩辭范式新野甘
傭工仲蔚修道德知者惟劉龔二平抱清操我
志頗與同生平多狂態意氣似陸通固貧不足
恥榮利焉肯從

其七

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畧
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
爲兒女愛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
難邈哉此前脩

和

仲尼三弟子甘貧輕九州道德冠今古後世莫
與儔當時守清操至今稱賢流但苦道不達豈
爲飢寒憂事業誰可匹清貧我能酬簞瓢究墳
典闔戶樂潛脩

讀山海經十三首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
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
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
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和

春去槐陰密日長塵事疎鶯聲聽漸澁兀坐山
中廬興來呼旨酒意到誦古書徑僻多鳥跡路
幽無客車稚子沽鄰醞山妻芼園蔬悠然南軒
下高懷與酒俱靜究山海經古塚獲其圖（陶天子傳乃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發古塚所獲書也）徜徉丘壑內誰云有弗如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
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
效俗中言

和

彩霞飛玉館色映王母顏壽從天地始豈論延
千年西池遶瑤草瓊花開滿山對酒發清歌不
比塵內言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
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
乘一來游

和

槐江近碧漢玄圃閒丹丘崑崙之東北高峰不
可儔琅玕燦五色祥光映清流使遇穆天子跨
駿同遨遊

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卷音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
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實
見重我軒黃

和

卷山長丹木黃花燦朝陽朱實結千歲入口得
久長良璧白似雪明瑾耀瑞光君子堪服餌可
能侍軒黃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素使暮歸三
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
酒與長年

和

琪樹巢奇鳥翱翔動人憐仙家爲青使西母共
栖山欲向瑤池乞崑崙寄此言相期飛蓬島世
外同延年

其六

逍遥蕪皐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和

縹緲仙山巔千尋幾株木喬榦萬丈餘重陰蔭其谷丹沼水澄妍時待太陽浴靈光透碧空四海無不燭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餘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和

珠樹產赤水叢榦翳濃陰彩鳳舞樹杪青鸞巢桂林珠光燦瑞日風入發琴音王母猶堪重觀之長道心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和

交脛國之東斯民壽何長如吞不死藥千載是尋常靈丹若可授使我頃辟糧假令到蓬島萬歲應未央

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和

神人稱夸父追日迅奔走直至於禺谷此心乃不負河渭豈足飲大澤枭還有鄧林棄其杖渴死名垂後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和

帝女名女娃銜木欲填海弗返爲精衛奇名千古在刑天身雖逝干戚不肯悔靈魄去無歸炎帝還應待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駈違帝旨窫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鴟鴞豈足恃

和

鍾山神其子肆暴帝勅旨欽鴟戮祖江帝命至其死穿蒼鑒巨猾何容崑崙履二惡化鴟鴞兇頑何可恃

其十二

鵂鶹（富作鵂鶹）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不以諭君子

和

桓山有鵂鳥一現多逐士彼亦懷清時頻來此栖止異禽翔青丘言世何有爾天生化迷人勿可聞君子

其十三

殷殷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

和

帝念好道德何用橫暴才重華智明睿爲誅四兇來至言出仲父不須姜公猜身終在其渴將當如何哉

晉靖節徵士陶潛撰

明嘉禾周履靖和韻

五言詩

形影神三首 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
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
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和

穹蒼未不晦黃河難清時禽獸與花卉盛衰相隨之人爲萬物靈榮悴亦同茲徒作千載謀焉得百歲期白晝來憂集良宵萬種思一朝精氣竭悽悽雙眼洏駐顏無妙訣幻化何必疑爲樂在年少遇飲休云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陰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和

生死無貴賤莫辨巧與拙數盡疾患侵神勞氣欲絕朝夕每相隨與爾同愁悅晝寢與宵眠爾我暫云別人生豈久長頃間遂能滅制欲如灰寒涵心祛燥熱何慮處世貧但恐壺內竭烏兔旦暮催不論賢與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和

天網鑒恢恢應報分明著形居大塊間紛紜多世故得失在目前驕奢難苦附悟此先達機意到渾無語堯舜暨禹湯同歸北邙處日月如車輪長繩難挽住生死誰預知晝夜應無數良謀置腴田何如親酒具智者戀醉鄉百世流芳譽萬事聽自然衰榮任來去遇順不足欣逢逆胡可懼寸心苟無欺朝夕斯忘慮

述酒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鬱脩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稟西靈爲我馴諸侯董師旅羊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爲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黎夷陵甫云有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商閑居離世紛栽栽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未固彭殤非等倫

和

幽懷惟在酒塵事性猥閑三杯意始悅一醉百憂分幻身有擎電洗世若浮雲出郭閑登眺愁見墓與墳宿鳥知景夕窓雞報曉晨古酒欲相洽哦詩性自馴梅花供逸興山鶴伴閒身存心惟是拙把盞意甚勤辭章羨靖節道德宗老君得失渾無定功名若藉薰喜歌酒德頌不讀送窮文高懷愛籬菊野興泛河汾狂歌祛俗慮痛飲掃塵紛生平無所著唯與樽酒親窮居甘貧賤敢與古人倫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始覺止爲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和

逃名止華岳誅茅可居止躋止蒼松陰行止古洞裏盤食止蕨薇悅止挈幼子情性懶止酒止酒心勿喜卧止玉漏聲旦止紅日起餘事能止

時衛生止道理但聞止不欣焉審止爲已知止
靜能安故止曰得矣只今止以行豈止於涯涘
壽考止千齡德止後世祀

詠二疏 并序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
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
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
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
骸骨宜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
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
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
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衆周來幾人得
其趣游目漢庭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
揖諸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
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
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
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
後慮誰云其人亾久而道弥著

和

高爵與厚祿上疏飄然去唐虞共商周誰識掛
冠趣兩疏誠見機漢室誰能舉婆娑卸弁裳慷
慨辭太傅杯酒送長亭車馬填岐路凄凄各分
袂登軒弗回顧高風遺萬年當代播芳譽欣欣
樂故鄉何肯干時務晤對喜盈眸一樽行其素
身閒入隱淪心朗道自悟快哉憩林泉長夜飲
無慮斯人不可攀昭昭青史著

詠三良 并序

三良者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秦穆
公殁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爲殉國人哀
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
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
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
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
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和

三良誠異節芳聲千載遺賢良耀今古赤膽雄
不微未懷報主義寸心一無私行行從車蓋憩
息佇錦帷出入循其矩至論弗令虧君命即長
逝飲顏慷慨歸洪德重山岳鈞旨豈敢違殺然
入土穴高風誰能希愁雲覆衰草悽悽令我悲
國人賦黃鳥聽之泪沾衣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强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
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
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
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
衰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
秦庭凌厲越萬里迷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
主正怔營惜哉劒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
沒千載有餘情

和

六國稱燕丹所志滅秦嬴廣募天下士偶喜遇
荆卿威猛勝百夫挾匕雜神京鞚馳古道奮
迅向前行俠氣冲牛斗昂昂振其纓易水三杯
盡慷慨辭豪英擊筑有漸離悠悠歌別聲悲風
次客袂悽悽情頃爾生毅然厲志性茲行誠足驚
一去何能返惟能播芳名長揖弗回首亟赴秦
皇庭驅馳登遠道飄颻歷千城秘計藏圖冊輒
心時經營却恨等疎拙功動惜無成身亾百世
後猶懷壯士情

九日閑居 并序

念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待醪
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
其名露凄暄風息氣淑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
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頹齡如何蓬廬
士空視時運傾塵爵耻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
獨閑話緬焉起深情挽近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和

每惜歲易邁恒慮虛其生更喜實其腹何肯沽
斯名凉飈動襟袂皓魄照人明籬落黃花色庭
除促織聲撫景堪題詠餐英可延齡兀坐頹簷
下壺觴向月傾仰恐鍾內竭不羨世上榮嘯傲
忘爾我高歌暢幽情欲爲千歲計此計胡能成

遊斜川 并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淑和風物閒美與

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
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
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
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皐遙想靈山有愛
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
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
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
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
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
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
從今去當復如此否中觴縱遥情总彼千載憂
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和

光景易代謝人生貴知休良辰不易遇拉友川
上游趺坐依芳草披襟面中流漁艇漾碧波汀
沙眠白鷗弱柳含金色新鶯出林丘情與山水
契人共魚鳥儔開樽盡其量詩成何必酬興追
此夕歡未知明日否數子同嘯傲高歌可忘憂
壺觴性所嗜冠蓋奚容求

和郭主簿二首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
我襟息交游閑業卧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
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秋作美
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
眞復樂聊用忘華簪遥遥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

臨風踞苔石倏然憩槐陰孤雲停遠漢荷氣襲
清襟枝頭山鳥語聲脆如鳴琴擬書覺有益研
究知古今衡門人共羨道德世所欽來韻閒堪
和濁醪興獨斟翔鶴空中影飛泉澗底音嘯傲
烟霞裏何必問朝簪世路竟已違山林不厭深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
景澈陵岑聳逸峯遥瞻皆奇絶芳菊開林耀青
松寇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衛觴念幽
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和

皓魄吐光華開襟值嘉節玉露浥秋蘭金風林
杪澈白雲滿穹蒼萬壑無斷絶層陰松底稠清
影當牖列翠柏挺岡陵堪擬人中傑行樂是嘉
言縱酒誠妙訣人生不久長莫負好歲月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
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席取
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
賞疑義相與析

和

喧囂厭塵市徙居茅村宅墟閒但植梅藝圃怡
朝夕窮年計有期何肯被塵役高堂非吾願陋
室陳几席溪橋故人來把酒論往昔意到賦新
詩衷情句內析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
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
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
紀力耕不吾欺

和

春課耕南畝客至酒共詩狂歌拚一醉興盡任
所之農人告水旱力稼動愛思勃然禾黍茂忽
爾刈穫時稻粱登場圃妻孥欣在茲還從勤苦
得昊天信無欺

贈羊長史 松齡

左軍羊長史衛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
人書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怠游心目閑
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閒君當先
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
綺與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
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非運
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和

吾儕希古道企仰嘉唐虞心究道與德日誦墳
典書漢魏重詞賦華藻在二都賢關與聖域軌
範胡敢踰不入五侯宅路衢寡車輿幽懷諧木
石栖遲雲水俱處世惟落魄看山多踟躇常羨
陶五柳高致誰能如卦冠賦歸來三徑就荒蕪
種菊東籬下樽酒日歡娛民淳風俗頹代遠浮
朴疎落落性寡合聊將詩酒舒

悲詩楚調示麻主簿 邀 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

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在已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爲賢

和

所志唯在道蒼穹胡使然愁慼兩眉睫迍邅十餘年不獨貧病集喪偶又喪偏家奴背主逋亢旱荒腴田徭役無計避嚚房遠市廛終朝猶艱食夜寢憐獨眠韓公送窮語順至逆可遷何足掛胷臆得失後與前富貴逞驕奢過眼如雲煙但能明道德貧者亦稱賢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塗凱風負我心戢枻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和

仲夏歸興急何能返故居未得承親悅無由樂友于風阻帆檣滯雲暝江水隅豈畏波浪惡崎嶇涉長塗息駕遍遊目柱檝滯澄湖山川望不極遠樹盼全疎夢寐在鄉井身寄千里餘抵岸知誰日安居樂晏如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畢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和

世云涉道險此日方監之重雲連遠水入望何盡期狂風掀巨浪聲撼無停時安危未可卜徨徨遲茲中流難定止淪溺何計辭處世亦如是覩此信弗欺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間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直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和

林栖恍所志始覺世路賒閒卷對賢聖鳴琴理性情無由辭茲往迢迢赴湖荊曉烟渡口暝海月水底生悠悠村路夕耿耿河漢明夜闌天籟寂舟靜一川平歸心凜似酒不寐向前征邈然信何益谷口樂巖耕弃冠如脫屣豈爲利祿縈絃歌衡門下安期斯世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呼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被花蹊地爲罕人迹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和

素志懷西疇閒身今始踐荷鋤意不違裳衣豈能免稼穡情所戀榮祿無心緬枝頭鳴鶯鷓茅屋亦稱善土脾桑柘肥村幽塵自息使得農家樂徜徉何肯返處世固非難但愧我才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和

禾稼稔畎畝農家豈謂貧秋深滿場圃因知春務勤朝犂驅黃犢晝餉犬近人桔槔逢薄暮樹杪月色新碧水平畦岸盈意自欣肩車歸茅屋漁艇渡渌津索魚問逆旅貰酒過北鄰歲晚徵輸畢逍遙太古民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殘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歡初飽來帶候鳴雞揚檝越平湖汎隨清壑迴潺潺荒山裏依聲鬧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栖

和

資身在畝畝秉耒耕村隈春能殫其力秋至有

好懷晨夕親稼穡情與農父諧郊畔特乳犢桑杪鳴午雞曉起看星沒薄暮披簑廻悲風疎林孔征鴈雲邊哀雨聲夜入耳重雲亭午開秔秫登場廣荷賣力未頹欣然樂田舍榮名心久乖遥追鄭子真期共谷口栖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奸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爲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栢

和

大道久不聞塵滓胷中積世路事事非山水仍是昔草木布陽和社燕翻輕翮經溪情緒乖入望雲樹隔豈能冒風霜不堪被行役奔馳苦窮途所志焉肯易衷腸向誰言惟憑數語析歸帆若迅駛明月照古栢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竚遥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粮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和

栗里淳更朴淵明葺小軒季夏鄰火發居處頃尒燔片椽毀無跡瓦礫堆庭前秋月還依舊皎皎仍復圓廢址惟衰草梁燕無復還愁緒滿胷臆知命豈怨天生平抱道德何期罹乖年迍邅有定數惟使此心閒偃蹇志不易恬然靖節堅莫謂籬無菊猶欣郭有田奚容雞犬宿便於狐兎眠誅茅重結構卜築在南園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凄凄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末今朝

和

露下天氣肅凉炎林杪交南陌千畦秀空林萬木凋綠水芙蓉媚天邊鴈翅高籬畔繁黃菊好月吐青霄翫客狂落帽刈禾農父勞逢時須進酒休使寸心焦高歌信口出既醉樂陶陶生死無定限何必計來朝

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就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遥遥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和

居家何所事耕織以爲端車杼晝不息宵織婦不安三春能努力深秋禾可觀負鋤戴星出荷笠冒露還黃雀喧殘照西風葉秋寒此日及西疇方知稼穡難依時輸徵稅州郡豈能干登場灌我足樽酒酡其顏長歌卧蓬戶柴門盡日關勤勞延歲月無復生嗟歎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歛光潤白髮一已繁閑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怠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鴈鴈氣遂殺紛紛飛鳥還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彼處顧領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和

韶光去不返恰似川上泉春花復冬雪迅道豈堪言鏡中易顏色蓬髮猶絲繁道德未全究何能釋其愆曉日忽西墜皎月昇東山晴霞幻五色倦鳥知飛還焉能長壽考況多孽緣纏遇酒弗暢飲虛生度流年富貴與貧賤倏尒易變遷靜觀有定數何如樂自然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進棹回復遂無窮髮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南窓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遷化或夷險肆志無忝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

和

閑居北窓下幽然興不窮仲夏貽新句高情寓
此中榴花檻畔灼菡萏沼中豐弗用搖紈扇松
間來薰風人生匪金石百年亦有終慮寡心常
逸身閒意自冲陟世多險阻玄修道自隆闔戶
成山林何必慕恒嵩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負痾頹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
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
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
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鄰願言
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和

芸窓究經史意到殊自欣探彼三代語精蘊啓
後人立言俱契道敷教皆有因仲尼刪詩書斯
世學者臻易理最難達至道豈易聞非圖過耳
目旦暮惟事勤克志終不怠顏孟爲比鄰高風
標青史千載仰海濱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
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
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
遥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和

早歲性耽讀時契古人書囊螢與映雪常愧吾
弗如適有遠遊興志在登天衢金門思獻策鄉
井日已疎迢迢雲水闊回首路縈紆不憚關河
遠心追萬里餘烟樹障吾目白雲覆吾居危檣
集海燕桂檝驚遊魚名韁與利鎖此身冠裳拘
得遂生平志還當返故廬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
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
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
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
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和

夫家忽六載倦游始言歸松菊半猶落俯視令
人悲田園喜猶昔世事已覺非盤桓鄰巷曲野
老弗我遺會晤話親故歡然情相依歲月如瞬
息昇沉旦暮推對景追歡笑莫待朱顏衰遠却
塵中網壺觴盡日揮

和劉柴桑

山澤人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
索居良辰人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
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谷風轉凄
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
世中事歲月共相疎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和

入山與逃海奚伏多躊躇枯槎能泥水深林可
隱居紫蕨聊充茹白雲護吾廬村寂無塵揆惟
餘草榮墟樹密翳清陰禾黍年盈畝魚鳥情相
狎詩酒意勤劬琴書盈几榻思虜靈臺無日喜
山水洽漸覺世路疎羽毛堪成績供織俟其須
身謝千載後鄉評謂何如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櫚庭多落葉慨然已
知秋新葵鬱北牖嘉穟養南疇今我不爲樂知
有來歲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遠游

和

人事幾遷變倏爾復一周梅花雪中看又值黃
菊秋良辰忙裏過形骸非昔疇與君此夕晤未
知明日不爲樂當乘時携樽花間遊

與殷晉安別 并序

殷景仁名鐵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
居潯陽後作太尉劉裕參軍移家東下作
此以贈

遊好非人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盍復知
爲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
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
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
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
脫有經過復念來存故人

和

遇子情更洽晤言意甚勤傾倒忘去住意氣尤
相親今夕話遠別昔時爲比鄰離懷訴來盡窓
雞報侵晨不堪對卮酒豈忍襟袂分征鴈傳秋
信隴梅寄早春滔滔東流水漠漠天際雲美人
隔雲水覿顏苦無因友誼膠投漆豈論富與貧

何年返閭里壺觴醉故人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眄莫誰知荊扉晝常閉（音別閉也）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栖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和

屏足憩荊扉情忘塵自絕喧囂揔不聞閑門白雲閉鳥聲雜清歌梅英傲冰雪靜養葆天和洗心惟事潔古研柴几陳焦桐榻上設盤桓一室內蕭然幽抱悅青史間中披晤對企高烈獨羨陶徵君弃冠全靖節我本山林徒此生甘守拙詩懷寄隱淪一任彼鑿別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殺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飈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閑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柰何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獨往獨長悲

和

夏半苦炎燠松下納清飈盤枝成偃蓋重陰覆綿衣閑雲停遠漢鶯聲出翠微碧沼開菡萏空庭灼榴葵妍華苦不久旬日忽爾衰爲樂趣光景杯酒及時揮秋來霜霰至蕭索興已遲窮運總如是思之令人悲

答龐參軍 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輙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斟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

和

綺交非尋常時喜聆嘉言良辰豈易值乘興過我園命子開宿酒歌我閒雲篇情投不辭醉得句共欣然但知詩酒趣渾忘塵世緣偶爾成神句幽意爲君宣高懷凌碧漢隱迹寄青山與君此夕訂相期樂暮年

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麥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四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欲良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飲餘輝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和

疎林凉飈生衰柳漸覺腓江干開餞酌計子何日歸雲山千里障入望思依依離情歌剡切分袂意重連落景偏增悵秋風聽更悲歸鳥投林息行舟月色輝弗謂崎嶇道鴻音附暮遲送別渾無語新詩佇待遺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闕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和

生死無定數古今皆同然饑鏗稱未壽于今亦雲布蒼天得夫任其所讌賞酒爲先鳥翮易摧憂貧賤爲樂是良言

有會而作 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來登頗爲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饑乏歲云夕矣慨然未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和

早歲逢家窘衰年值餒饑菜牀與脫粟亦可代輕肥良宵惜無酒懼月悵單衣命運苟如此我儕何足悲靜看富與貴轉眼忽已非何勝歌雅調句逸足可遺堅志甘清操道德斯能歸世羨陶五柳堪爲達者師

乞食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盃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和

因飢陟曲徑何處可止之索食療腹餒有酒亦弗辭歡顏主人語謂我不易來開樽北牖下盡興酒百杯醉去忘宇宙胡亂虜陶詩君多待賢意吾豈淵明才一飯感大德言謝無所貽

責子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和

清霜侵鬢毛有子匪云實四男在膝前不能親硯筆兆隆雖二六實鈍世無匹夢雷方五齡勉強爲儒術夢震年四春杯酒十飲七阿科方二週弗乳即啖栗柰何未成人奚必貪世物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咸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

和

欣然憩嘉樹鳥音疑絃彈蒼翠浮襟袂對友成佳歡衰草伴白骨清樽酡朱顏狂歌歸落日吾儕與未殫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蕾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和

健足至中庭詢彼來天目孤鴈度哀聲東籬綻黃菊白雲滿徑閒甕中酒初馥對菊試新篘園蔬煮令熟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和

春郊遍花柳夏雨暗山峯秋露浥籬菊冬雪積蒼松

蜡日音乍

蜡臘祭名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我喝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和

臘月風雪遍歲暮漸陽和楊柳含金色灞岸發梅花翫景幽懷適持杯吟興多醉來情更好慷慨且高歌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泪應心零借問爲誰悲懷人在九冥禮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竟未免爲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痛二亂纔數齡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座宿草旅前庭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

和

含悲一往吊淚漑如珠零憶昔同携手何期歸幽冥眷愛頃爾絕遺容儼若生悠悠大泉下身朽名不傾精靈何所托世事嗟無成痛哉堂上母二子方弱齡廣厦無客至孤房哭有聲蛛絲蒙綠牖苔蘚餘閒庭惟有梁間燕依依戀故情白骨埋黃土丹青寫病形不堪題免句悽愴哀腸盈

擬挽歌辭三首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録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和

生死人之常忽殞悲甚促午上共經行夜半入死録魂魄散幽冥形骸貯方木朋僚弔英魂妻

孥徒自哭音響總無聞珍味亦弗覺雖貴死無榮貧賤亦不辱豈知一旦傾所欲恨未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殺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相送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和

生苦乏旨酒而今盈壺觴哀哉空列座死者豈能嘗布帛殮其軀兒女啼其傍耳不聞人聲目不見天光房櫳虛枕席蹤跡絕一鄉扶柩入草莽黃沙覆中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宅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和

哀子遽辭世虛室冷蕭蕭精靈依故土枯骨埋荒郊松柏翳孤塚蒿萊混芻蕘悲風吼長夜哀鳥鳴枝條黃土閉幽壙不知夕與朝不知夕與朝閒爾却如何惟受生前孽安知室與家朋舊哀未徹悲聲入挽歌愁雲封隴樹狐兔伴墳阿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嘆息 淵明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 僧之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 僧之 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

和

丈夫氣英氣一吐沖北極興如長江流晝夜豈能息遨遊萬仞山乃仗神駿力嗤彼塵中人惟事富貴飾閒泛滄海間醉卧青雲側忽朝大鵬摶期展垂天翼自憐此微軀日混聲與色已悟大道機秉心來不惑

三卷終

五柳廣歌卷之四

晉靖節徵士陶潛撰

明嘉禾周履靖和韻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雜文

歸去來兮辭 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還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見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窮宅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和

歸去來兮鷺湖之濱可來歸異此心無日不懌丁頹俗而堪悲覩東昇與西沒歎神駿之難追哀人事之易變奚待艾而知非採杞菊以成餉紉荷芰而爲衣潛身虛室之中靜究道之玄微畏溺不涉慮蹶不奔松風滿耳白雲盈門逍遙容與幽懷常存興來倚石詩卷酒罇任清霜之侵髮有旨酒以酡顏嘯崇宮與華屋喜蓬居之可安羨沼魚之踴躍聽山鳥之間關得此心之曠逸常徘徊以縱觀閒扶節而涉徑日銜山而始還悅鄰翁之見訪跌芳草以盤桓歸去來兮偕鹿豕以遨遊與木石而共處樂其志而何求鳴綠綺以適意臨禊帖而忘憂喜此心之無俗累陋廣厦與沃疇逃禪蕭寺把釣扁舟朴質同於太古蹤跡寄於林丘慨人情之遷變任逝水之東流悟浮生之大夢知萬事之咸休已矣乎此生不樂待何時芳春一去不可留胡爲乎營營兮誠哀之榮枯有定數生死無常期藝詩書以爲圃藉心田而耘耔度歲月以尊酒悅情趣而賡詩信生平之無愧任其化去而無疑

閑情賦 并序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邕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義余園閒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猶紛睇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曰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譽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衾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髮於須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凄飈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願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悄想以空尋欷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志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熒熒以去條氣凄凄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盈軒北風凄凄惻惻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欻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寒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慰遥情於八遐

和

夫何人之生於世和其處而不群潛居於山之

阿喜囂譁之不聞心如秋月之朗行比疎梅之芬身時偕於木石情恒契於溪雲厭此中之迫阨懼力行之未勤恣逍遙於物外惟詩酒之日殷踞石牀而得暇撫焦桐而意欣樂熙熙同太古任岐路之俗紛耽林泉之高潔總富貴情何分酌酒半醺抱膝北軒會聲聒耳蒼翠凝山微吟適意絕勝管絃潛形遁跡靜覩姹妍閒追尋於漢晉如對古而共言覺昨非而今是免處世之過譽宗老聃之奧語奚敢爲天下先傲烟霞而深隱遇險巇而不遷幽懷乃得靜默豈騁時以求芳念此身之難得喜居處於中央守雅操以畢志免禍患之及身覩叔季之澆漓悔其過而日新羨夷齊之高節冀巢許之比肩嘆世途之碌碌悲旦暮之憂煎戴齒髮于震土媿姓氏之宜揚彼華堂與大廈競麗飾而奇粧豈若山中茅舍得散誕於春秋採紫薇與青蕨日飽飫而何求視富貴與貧賤乃天道之環旋如碧漢流虹電頃變幻於目前時或顯在西垠而復隱晦于東縱此性之猖狂迥塵世於不同喜有酒之盈斝時獨酌於前檻仰皓魄之懸漢當良宵而倍明聽靈籟之無聲極清風之一握奈生居於陋俗去羲皇之緜邈雅志無以爲好惟經史與翫琴憶子期之逝遠舉世殆鮮知音闔衡門以高蹈乃能涵其道心郊墟環以梅植追傲孤山之林春嗅羅浮異馥夏憩渭川清陰冲雲霄之逸思豁溷俗之塵襟欣魚鳥之共樂悅漁樵之相尋嘯傲恒耽丘壑心無疚而奚歎身卑棲

而志曠首顯皓而童顏林黃精可充腹紉碧蘿以禦寒固陸沉於樵李時馳志於毫端喜靈臺之明覺期淳朴之復還芳辰胡不樂苦歲暮之將殫欲登高必慮險心無求乃得安群沙鷗而戲狎捫藤蘿而躋攀常使形骸放浪此意無悽遺絕世故任我徘徊每遊神於蓬島遠俗躅於廷階慨隙駒之過速即物化而生哀貴金寶終銷鑠重梓桂還至摧企江左之英豪豈勝陶令之懷西江之流迅逝東山之日易過鷦鷯一枝亦足不效偃鼠飲河漱齒必藉礪石洗耳須向澄波此梅顛之贅語賦閑情之長歌甘茅茨之栖止何壽齡之不遐

感士不遇賦 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眞風告逝大僞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道追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

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逐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疑疑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爲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筭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瑾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祗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逝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怠無爰生之晤言爰念張季之終蔽稽之愍傷史於郎署唐賴魏守以納計尚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軒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櫛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感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慟衆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策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

已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爲耻誠諺會以取
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
市

和

人稟混元正炁昭此心之虛靈涵道德於淵衷
嗟縈擾於利名理期探于玄奧形軀庶非虛生
目恒涉於墳典得究古聖之情身宜節其嗜慾
蠲顧頡其骸形遵禮法於素履宵安寢而何驚
慕龐公之鋤隴效子眞之谷耕矚野雲之變幻
聽山鳥之新聲閑盤桓於山水何羨世之昌榮
日栖遲於蔀屋勝奔走於長途時樵山以供爨
坐釣磯以自娛或撫伯牙之操或誦莊生之書
縱簞瓢以礙徑任蒿萊之閉閭獲此身之安逸
胡欣世之芳譽嗟乎俗多寒燠貴耳賤目明詰
者謂迂眞淳者爲妄柔愚則萃衆辱智巧則罹
群謗冥契混沌不鑿柰時識之未亮拙哉我之
弗遇且藏其身於太平之世不傲慢而惕勤追
東籬之放廢日遵古聖之言靜養志於不怠一
簞蔬食亦飽漱廬風雨可蔽徜徉於巖之阿何
勞千載之計落落於天地間悠悠然於晚歲日
緘默於虛齋倦對時輩閒說腹無荊棘之腸身
處清虛之界即富貴於當時徒紛忙而何濟樹
芳梅於郊墟喜清馨之襲袂與烟霞以爲侶喜
猨鶴時相親隱林壑全高致杜衡門而求仁心
逸而成獨樂知足而身何貧豈以千駟枉已不
爲五斗屈身晝倣書而遺思夜搜句而艱辛是
山人之事業慨與市井敷陳慨生平之未遇陟

崎嶇而多澀驚飛霜之侵鬢無芳名之可立惘
繩樞於陋居哀困身於鄉邑志與仲蔚相符名
擬孺子不及有啓期行歌樂無阮籍窮途泣嗟
一東之無成囊琴書尋山入覩日月之昇沉覩
江波之湍急毋營外慕身安而已完節潛名固
窮循理勿動一念之妄庶免後世非已雖終身
之弗榮喜此生之遠耻羨明月與清風日往來
之無止持靖操於明時甘韞櫝而不市

桃花源記 五序詩

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
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鈔鑼溪
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漁人姓黃名道眞緣溪行
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
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
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
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
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
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成來問訊自云先世
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
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
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
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
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

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
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
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
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
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
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
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
朝澈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
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和

秦皇亾道德高士辭濁世遁跡卜桃源一往成
長逝懼客相追尋岐路草莽蔽壑日亦可畊牛
茅廼得憩竹木翳村墟四時足樹藝所喜避征
徭更悅蠲課稅桑杪有雞聲洞口聞犬吠食飲
恣胡麻冠服循古製徜徉巖壑中男婦時相詣
花發識陽春秋至風霜厲玉曆不待頒榮悴知
一歲達哉遺世翁何其聰且慧獨處人莫儔天
成此境界猶慮究其源叢叢芳樹蔽爲問此漁
郎入內可識外欲期探幽蹤願與彼相契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

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成之民歟

梅顛道人傳

梅顛咸稱醉里氏也生平酷研文字荒墟惟栽梅樹顛而成號焉恬澹寡言厭趨祿利日繙書靜悟心解適會眞意則廢寢忘食耽濁醪奇句每醉中得朋儕愛敬若此咸相而慕之浮白殆盡常至沉醉高懷弗退怡於閒情身居安堵悠然以竟日鶉衣百結觀世皆空守道也或成小詩自娛少暢所志不計得失樂天以終

贊曰

淵明高致何肯身屈卑賤樂林泉等其貴意氣相若堪爲侶乎觀梅成詩靜養所志似羲皇之民歟似唐虞之民歟

跋五柳詩四言五十韻

歲在癸巳時維孟春彤雲蔽漢四野霾陰鳩鳴樹杪郊甸烟暝嚴風白雪連宵兼旬漫空梨瓣飄飄蝶翎堦盈瓊玖崎嶇無分沙汀迷迹鷗鳥潛形梅英增白柳條減青碧桃間玉綠竹披銀烏鴉混鷺枝栖素鶯子猷來興袁安闔門寒窓寂寂笑傲山人開樽酌酒擁爐燃薪焚香憑几聊適良辰詹喙寒鵲村犬狺狺家僮走報岸艤短艅來自茂苑興顧隱淪迎風鼓檝冒雪登臨疑似訪戴剡溪之征列坐言闊促膝溫存奚囊一乘靖節詩文云是來刻楮潔板新世所罕覩保護如珍寄貨之物見售甚勤高情眷眷幽懷欣欣慨爾沽易命酒對斟情意相洽舉杯慇懃展展意悅心駭目驚四言絕倡曠世寡聞靜騷句雅榮木停雲勸農命子志曠思宏衙門高志答麗參軍飲酒雅調歸園居吟大都漢魏尺璧兼金擬古雜詩其聲琤琤貧士七韻毛詩逼眞欲知奇論細翫海經述酒止酒逸思縱橫悲詩楚調情慘哀深挽歌責子悉其死生歸去來辭獨步詞林不遇古賦妙在閒情桃花源記宛如親行五柳小傳高逸之銘遍闕全帙利祿毛輕再味再謌高懷頃增情契膠漆遂爾和賡寫其糟粕摭成鄙吟狂人孟浪遺嗤賓朋匪敢垂世少暢采心

青蓮觴咏

李白 著
周國靖和 校

青蓮觴咏目録卷上

古樂府七首
將進酒
行路難二首
山人勸酒
把酒問月
楊叛兒
對酒
五言古詩二十四首
擬古四首
月下獨酌四首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
金陵鳳凰臺置酒
北山獨酌寄韋六
獨酌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唱鷓鴣者
春日獨酌二首
秋夜板橋浦泛月獨酌懷謝朓
遊謝氏山亭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
春日醉起言志
對酒
待酒不至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秋浦
七言古一首
金陵酒肆留別

目録卷下

歌十一首
襄陽歌
扶風豪士歌
白毫子歌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訓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
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曉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郎
訓中都吏携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醉後贈從甥高鎮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行八首
樂歌行和太白笑歌行韻
笑歌行
悲歌行
前有樽酒行二首
短歌行
客中行
對酒行
吟三首
梁園吟
玉壺吟
江上吟
五言律詩十首
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見野草中有曰白頭翁者
陪乘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
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
德寺南閣
送別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流澧州
廣陵贈別
五言絶句九首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銅官山醉後絶句
九日龍山飲

九月十日即事
自遣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送殷叔
七言絶句二首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山中與幽人對酌

青蓮觴咏卷之上

唐 李白 著
明 周履靖 和

古樂府七首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和 周履靖

君不見少時不樂老大來。芳春一去竟弗迴。君不見紅顏雙髻堆綠髮。倏爾婆娑更白雪。偷得浮生且爲歡。擎杯慷慨歌明月。人世功名亦何用。且做淵明歸去來。撫景看花成獨樂。興至狂歌飲自杯。月與日。沒復生。晝夜何肯停人生駒過隙耳。畔趨趄總弗聽。衣錦佩玉豈云貴。終日醺然勝常醒。富貴榮華誠蝶夢。勤苦一生博虛名。嗤彼塵世不知樂。徒自勞形弗戲謔。悟其得失了餘生。不羨豪雄惟愛酌。青驄馬。紫貂裘。我性弗嗜但嗜酒。沉醉能消萬斛愁。

行路難二首 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和 周履靖

金過北斗銀萬千。不肯探春費杖錢。桃花樹樹間楊柳。嬌紅嫩綠也徒然。將駕孤舟風滿川。欲涉終南霧漫山。且登漁艇漾綠水。一夜隨流到月邊。行路難。行路難。崎嶇道。仍還在波濤洶湧靜何時。直欲乘槎況東海。

其二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進人。功成不過皆殞身。千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進士。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和

一葉扁舟蕩碧水。朝釣鱸魚晚採蕨。閒身終日混鷗鳧。夜來枕簟看明月。靜想當世英豪人。營營至老喪此身。何如子房歸山去。不及太公釣渭濱。二疏見機名節保。陶潛高志棄官早。范增忠言若罔聞。韓信功勞何足道。君不見越中范蠡欲全生。載却西施湖上行。欲然且醉尊前酒。飲酒賦詩遺清名。

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爲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頰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鹿志耻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和

澗松青青峯月皓皓溪深谷窅絕軒車門徑悠悠閟瑤草桃花千樹梅萬株陽和一動花開好興來把酒對花神吸酒狂歌已忘老山間恒自足嬾與世人爭但知魚鳥樂而無寵辱驚雙髻易染雪金丹何日成歲月弗我待春光不世情嘶杯得真樂顏酡心自清長嘯徹雲漢百杯還可傾

把酒問月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兎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悽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和

清宵氣爽把杯時山月皎皎欲翫之爲問丹桂可能折但喜銀色恒追隨誰礙冰輪昭玉闕碧落輝光相映發舉頭仰看海嶠昇天曙仍從星一沒娑婆靈樹幾千春廣寒崔嵬誰與鄰今年原是舊年月翫月寧知是舊人人生變幻如逝水貴賤賢愚皆同此一樽常喜共良朋高歌酩酊清光裏

楊叛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傳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

和

我歌淵明詩婦斟桑落酒花向座中開鳥栖綠楊柳栖柳復栖花聲色遍山家醉把沉檀爇寶鴨繚繞紫氣如雲霞

對酒

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美蓉帳裏奈君何

和

嗜古酒輕綺羅尋芳日落蹇驢馱不冠不帶不著靴銜杯興至還高歌吳姬勸酒弗覺醉花間行樂能幾何

五言古詩二十四首

擬古四首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著醉中真

和

百年容易盡何事苦與辛華屋盈珠玉難駐花柳春浮萍無定止堪比塵中人不似磐石固猶同夢裏身詩酒從吾好合擬相爲鄰金丹不足信此物來還真

其二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來門有二疏愚夫同死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

和

風光在春日冬夏焉能如人生易聚散何必愁苦居長嘯一鼓掌沽酒烹江魚醉來興無已擊壤樂有餘於越稱范蠡漢代羨二疏三杯情少暢百盞意自舒白眼看鹿世徒爲溝澮鮒

其三

僊人騎綵鳳昨下閬風岑海水三清淺桃花一見尋遺我綠玉杯來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一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杪風杯勸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和

謫仙恣豪吟騎鯨上碧岑高風不可挹仙人何處尋弗如飲白酒興到鼓瑟琴酒能陶眞性琴可涵道心浪傳有千歲徒言石變金把盞翫庭花狂吟對山月花月足供歡美景毋輕忽

其四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

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和

愁來頼酒掃此意誰能道歡娛吸百杯抵醉眠芳草三春萬木華秋至成枯槁花無兩月榮人無百歲老何必學修眞愚夫徒探討智者悟其機行樂恨不早牀頭儲瓊漿猶勝積金寶

月下獨酌四首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和

迂拙無他好惟與杯酒親月下臨花坐借花爲主人香氣襲我衣清影覆我身行樂弗及時辜負此芳春獨酌謾盤桓毋令至生亂任教玉漏催興高未云散山月解人歡清光滿霄漢

其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和

開樽花下坐獨酌明月天綠蟻浮杯中甘列如醴泉興狂至壺罄酩酊不知天竹林嵇阮輩至今須其賢暢飲李太白由來呼謫仙景仰高風致意氣斯同然日夕成清賞無心冀後傳

其三

三月咸陽城千花晝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脩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爲甚

和

隋堤柳如金洛陽花似錦看花坐柳邊興至猖狂飲貴賤與否泰由來自天稟不若醉芳春生死誰能審陶然明月下卷石堪爲枕任人呼我顛誰知我樂甚

其四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榮卧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

和

黃金雖百鎰何如酒盈杯撫景當劇飲清風林間來明月豈常好奇花幾度開年華嗟易邁逝水不復回及時弗行樂富貴皆徒哉精靈至物化枯骨伴蒿萊且傾一樽酒優游歌月臺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樹蒼耳作

厲夏秋色遠日靜無雲時客心不自得浩漫將何之忽憶范野人閑園養幽姿莊然起逸興但恐行來遲城壕失往路馬首迷荒陂不惜翠雲裘遂爲蒼耳欺八門且一笑把臂君爲誰酒客愛秋蔬山盤薦霜梨他筵不下筯此席恐朝飢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風流自蕭蕩謔浪偏相宜酣來上馬去却笑高陽池

和

杖雲片片飛北塞鴈歸時晝長無一事此身何爲之江水澄似練清光照芳姿散步曲徑間扶杖自遲遲丹楓飄野岸鳧鷖集塘陂蒼耳沿道路故將羅袂欺幽棲范居士啓戶却問誰愛尔園中蔬復喜樹頭梨蔬能供綠酒梨消渴與飢灼灼芙蓉媚叢叢菊淵籬開樽罄幽抱與歌竹枝詞偶成此歡對後會安可期高懷與明月二者皆得宜飲罷出門去風光勝習池

金陵鳳凰臺置酒

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借問往昔時鳳凰爲誰來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迴明君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絃醉金罍東風吹出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歌鐘但相催

和

昔聞金陵勝鳳凰集高臺乘興一追翫芳樽臺上開朋儕賞幽致策馬歡笑來鳳凰解人意此日當旋迴與俠空世界歌狂動上台大呼壺中酒連吸三四罍二美知不易須當醉百杯荒丘俱六朝宮殿長莓苔達者宜行樂莫待白髮催

北山獨酌寄韋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跡自高何憚去

人近紛吾下茲嶺地閑喧亦泯門橫群峀開水鑿衆泉引屏高而在雲實深莫能準川光晝昏凝林氣夕淒緊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觀寶書拂霜弄瑤軫傾壺事幽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塵游徵爾今自哂

和

不隨年少遊買山成清隱數畝種秫田依稀愚谷近悠悠隔俗塵人稀車轍泯蒼筠屋外圍碧澗牕前引白雲停茅簷深徑路無準嵐氣日氤氲猿聲哀且緊鼓琴究玄牝松下聽濤聲蕭然鼓玉軫開樽獨自酌涼風吹不盡君踪邈滄海不返令吾哂

獨酌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獨酌勸孤影閑歌商芳林長松爾何知蕭瑟爲誰吟手舞石上月膝携花間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

和

春光遍郊陌携壺坐花陰晴日空中度花影永上侵悠然成獨酌長嘯徹高林醉來情更逸把盞對花吟酩酊眠芳草酡顏枕瑤琴渾忘在宇宙復完太古心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鳴鷓鴣者

披君貂襜褕對君白玉壺雪花酒上滅頻覺夜寒無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牕竹越鳥起相呼持此足爲樂何煩笙與竽

和

身披毛褐褕醇醪喜盈壺對雪斟不止寒威頃爾無桂陽來俠客生平善鷓鴣一曲賓主洽促席歡相呼把酒賞麗曲何必聞笙竽

春日獨酌二首

東風扇淑氣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

和

春風吹麗景花草暎晴輝幽禽鳴碧樹浪蝶繞枝飛達哉陶五柳三月棄官歸吾亦無外慕詩酒日相依興來持壺觴獨酌對芬菲

其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思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閑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但恐光景晚宿昔來秋顏

和

欲遺塵世想開樽坐花間三杯愁可却一醉情始閑高歌鶯和調醉眼看青山興至臨泉石薄暮不知還憑誰云至樂豈若酡其顏

秋夜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繩斜低建章闕耿耿對金陵漢水舊如練霜江夜清澄長川瀉落月洲渚曉寒凝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酒酒氣填膺

和

白日如車輪欲繫無長繩故人貽我酒味醇勝蘭陵新蟾懸碧漢寒影漾江澄枝頭紅葉墜草上玉露凝橋浦夜獨酌謝君何能微且醉今宵酒高風入我膺

遊謝氏山亭

淪老卧江海再歎天地清病閑久寂寞歲物徒芬榮借君西池遊聊以散我情掃雪松下去捫蘿石道行謝公池塘上春草風已生花枝拂人來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遙欣橫子迎

和

孤懷伴野鶴心共白雲清幽棲丘壑裏弗慕華與榮詩酒陶眞性泉石涵素情昔聞謝亭麗扶杖曲徑行芳草澗近綠山花亭畔生遊魚泳芳沼好鳥披頭鳴主人解我意留我綠酒傾醉歸明月下山妻歡笑迎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開荊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無陶然共忘機

和

終南還已暮林鳥天外歸漫涉崎嶇徑雲間吐月微故人邀我宿竹下啓柴扉松陰覆古道花氣襲人衣欣然憩石榻叙言杯酒揮但恨多離別良會世所稀嶺猿發長嘯江鷗任忘機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

日晚湘木綠孤舟無端倪明湖張秋月獨泛巴

陵西遇憩裴逸人巖居陵丹梯抱琴出深竹爲我彈鵾雞曲盡酒亦傾北牕醉如泥人生且行樂何必組與珪

和

蘭舟泛碧水來去任天倪波光涵月色自來復徂西追尋裴侍御不憚勤航梯主人解我意漉酒烹隻雞傾倒盡五斗酩酊渾似泥逢歡且盡興豈羨冠簪珪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和

浮生渾似夢塵世胡勞生日酣數斗酒潦倒花前楹醒來猶喚酒幽禽枝上鳴兒童問誰鳥晴春啼新鶯嬌聲如奏管美酒復滿傾鳥聲與花色相對多留情

對酒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棘生石虎殿虎走姑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黃埃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

和

達人契酒杯惜歲弗復來名花如綺繡爲問幾度開花開宜翫賞酒熟應滿罍及時貴行樂莫待霜雪催蒿萊迷漢苑鹿豕遊楚臺秦宮與魏闕荒蕪混塵埃興廢總如此不飲徒嗟哉

待酒不至

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晚酌東軒下流鶯復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

和

綠髮易成絲縱飲猶云遲待酒不見至悞我當良時酒至對花酌好鳥鳴在茲鳥音與高懷二者欣得宜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地北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空負頭上巾吾於爾何有

和

家無儋石儲酒杯常在手還笑王歷陽胡爲不飲酒室中空壺觴死內閒花柳一朝朱顏頹黃金徒自有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催昭夷 秋浦

我携一樽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來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未賴坐此石長垂嚴陵釣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

和

翛然超俗慮偶踞磯上石閒觀釣魚叟得魚幾滿尺買魚歸家笑頹簷下斜照烹魚酌芳醪醉後羨魚釣詠寄溪上人甘與漁同調

七言古詩一首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和

甕頭酒熟發馨香客子登程取次嘗三疊陽關歌未徹勸君更進幾壺觴俄驚殘照下林麓應惜浮生不久長

青蓮雜咏卷之上終

青蓮觴咏卷之下

唐 李太白 著

明 周履靖 和

歌十一首

襄陽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遥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上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剥落生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和

偶尋酒侶步村西酌我五斗路欲迷醉中漫歌紫芝曲聲清恰似白銅鞮兒童路上撫掌笑笑我酩酊渾如泥銀鑿落琥珀杯罄盡牀頭興未止欲醉狂夫須百杯斗大黃金盈尺璧弗換甕中新綠醅眼前一片荒草壠或是當年歌舞臺不學少年乘駿騎還同逸客探芳梅今宵且盡尊前酒應惜年華日暮催壯士腰間佩寶劍何似我輩酒濃墨君不見阿房宮闕高百尺咸陽一炬生蒼苔古今不覺興感慨思之不覺令人哀酒星醴泉咸歸我肺腑千鍾百斝何須推燃楚竹烹茶鐺七碗玉腋清風生幾同張千乘槎去致使後人流芳聲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食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十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劒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和

春日陰霾迷黃沙觀之令人興嘆嗟壘壘城南幾坟墓畚耕畝畝栽桑麻一樽綠醅日傾倒川原悠悠一望賒綠樹陰陰集暮鴉芳菲幾樹碧桃花柳綠桃紅成別墅弗美當年豪士家山居幽曠何用奇生平嗜酒志不移一飲幾斗過阮籍賦詩百篇勝伶期狂來謾傲孫登嘯紫蕭欲學子晉吹熙熙鼓腹樂清時海鷗林鹿爲相知俄然時勢不相似黃土掩覆知是誰歌白苧低翠眉爲歡終日塵脫離岸白帽撫掌笑傾綠蟻發長吟樹頭黃鳥伴幽獨泉石優游太古心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松下雲朝餐石中髓小山連縣向江開碧峯巉巖綠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牕蕭颯松聲起憑崖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八公携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和

醉里苧村梅顛子誅茅結屋長林裏朝採南山芝暮煮白石髓柴門傍磎對竹開清沂曲曲繞戶迴放浪山水內猖狂嘶酒杯酡酗不管堦上苔卧倒枕石未醒來鶯聲睍睆時喚起飛瀑潺湲兩耳鹿相伴鳥相親鶴書下辟何肯去甘爲丘壑一散人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辯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窓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謝尚自能鸕鷀舞相如免脫鸕鷀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

和

邀天昨夜白雪飛清光掩映狂夫鬚四野漫漫銀作屋呼童貰酒滿一壺朔風蕭瑟戛脩竹瓊瑤片片堆蒼綠太白醉後贈歷陽歌之令人豁爽目清樽泛蟻能銷愁何必追隨王子遊醉來拂袖招鶴舞卧倒不脫黑狐裘頹然睡覺醉初醒雪消天霽月滿樓

訓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

招

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不以千里遥命駕來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嶺宴碧霄對酒忽思我長嘯臨清飈蹇予未相知茫茫綠雲垂俄然素書及解此長渴飢策馬望山月途窮造堦墀喜茲一會面若覩瓊樹枝憶君我遠來我歡方速至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我情既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顧輕千金且向山客笑與君論素心

和

瑤華來爲足言言剖衷曲對使拆其封情與意相續弗惜路迢遥貽書一見招丹丘忽邂逅開宴歌雲霄歡然得共酌林杪來涼飈意洽情可知憶我言念垂開緘一披覽脫粟療腹飢皎皎天上月清光滿庭墀良晤喜茲夕如花滿芳枝感君多好懷賞我佳興至潦倒同浮白暢飲成大醉君意何更厚愧我敬未深道誼擬古昔交情契蘭金不獨此夕嘉歲晚方見心

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郎

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鈎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裳烏紗巾倒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卷簾出揶揄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迴橈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與發歌綠水秦君爲之謳雞鳴復相招清宴遥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飈繫之衣裏上相憶每長謠

和

金陵好佳境湘簾控金鉤城西沽美酒開樽白玉樓捲簾呈夜色海月懸樹頭葛巾岸綠髮牙牀堆黑裘高樓讓李白幽興勝王猷飲酒如鯨吸狂數似水流呼盧忘晝夜慷慨輕公侯芳筵遥秦女握手成揶揄溫顏低聲語羅袖掩嬌羞崔君不易面駐楫停蘭橈浩然發長嘯艤舟東匯橋徜徉聲幾斗綠水相共謳參橘與復招俠氣凌九霄天曙各分散石頭起涼飈貽我千餘字摭爲長歌謠

訓中都吏携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李太白

魯酒若琥珀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携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雙鰓呀呷鬐鬣張蹤刺銀盤欲飛去呼兒拂机霜刃揮紅肥花落白雪霏爲君下筯一餐飽醉著金鞍上馬歸

和

青罇浮綠蟻赤鯉呈錦鱗感謝驂客貽雅意白衣持贈逆旅人爲問此日可相過剖魚傾酒話平素此宵頗暇叙幽情倘尔更遷各分去官衙閒寂林可揮況值遥天雨霏霏摒取歡呼聲碧甕藜牀一枕不須歸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醉來脫寶劒旅憩高堂眠中夜忽驚覺起立明燈前開軒聊直望曉雪河冰壯哀哀歌若寒鬱獨惆悵傳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欻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而我胡爲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甫吟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

和

樗材難用世長夏北窓眠閒觀漢文遷余詩不及前畢棲休過望幽懷猶似壯五十一無聞此心誠悵悵不願爲王臣甘作巖壑人半世雁艱厄一生多苦辛自問如斯者三嘆茅簷下榮達知何時衷腸不必寫思之淚沾襟賦記李白吟愛懷頗此聲悽悽訴茲音

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强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園東

和

白李與紅桃相持競芳春謾携窈窕秦樓女猶勝東山勸酒人對花當劇飲老至少不來神衰髮易白樹古枝欲摧君不見世人弗解悟旦暮滚滚風塵中自古英雄有誰在不如把酒坐瑄風且盡尊前幾斗酒莫管身後西與東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

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産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君爲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重廉藺匣中盤劒裝鱠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

和

金鞍駿騎玉爲鞭楚楚英才動客憐綺席謾張山驛館情深何惜酒家錢江花岸柳撩行人陌上猶逢爛熳春囊中黃金不足惜丈夫落落豈畏貧狂來且罄酒幾斗潦倒卸却烏角巾君應努力方始進博取烏紗稱綠髻世人誰不羨鄉枚宇內俱聞廉與藺解下鵝鸞且換魚滿斟高唱欲醉渠轟轟盡尔生平志還期氣量做專諸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歡强笑惜日晚綠水向厲門黃雲蔽龍山嘆息兩客鳥徘徊吳越間共語一執手留連夜將久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柰愁何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波

和

欲入散人班遨遊豈憚遠倘入方壺中此身即弗返蓬池喜遇君留餉胡麻飯玄談暢幽情不覺天已晚猿聲嘯長林皎月將吐山纏綿何忍別據梧松牖間意洽難分手徘徊相晤久將我

問內丹換取一斗酒傾樽發狂歌高懷此時多蕩滌塵間垢胷中將如何曉來長揖去風帆颺澄波

行八首

樂歌行和太白笑歌行韻

樂矣乎樂矣乎君不見綸與鈎扁舟把釣傲公侯君不見琴無絃適意撫弄松窗邊茅屋三間悠然臨碧澗且學子真谷口耕林田樂矣乎樂矣乎君不見慷慨謾歌淥水曲徜徉物外心自足巖壑清幽可寄身遺世高蹈作閒人樂矣乎樂矣乎漢時徐稚嚴君平隱居抱道不求名古來高尚賢達士情閒瀟灑名猶成我儕弗沽名性魯酷嗜酒一壺寄所樂榮辱我何有當歌把酒須及時嵇康阮籍爲相知不願鼎烹太牢肉亦非囊中脫穎錐樂矣乎樂矣乎穿古洞涉湖濱曳裾持柯去採薪行歌鳥道得真樂却笑塵中碌碌人

笑歌行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鈎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追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先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富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機上肉洪爐不鑄囊中錐笑矣乎笑矣乎窮武子朱買臣叩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盞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凰不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進劒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爲儒生

和

悲來乎悲來乎我生不悲喜酒斟飲酒不吟悲來吟悲來仰天發長笑霽月光風賞我心林頭一甕酒榻上一張琴撫琴酌酒樂爲樂一刻清閒抵萬金悲來乎悲來乎六尺軀終難久千頃良田誰世守忽朝更易將柰何得失榮枯世所有哀烏啼徹荒墟月不如生前一杯酒悲來乎悲來乎功名有定何妄圖此生碌碌爲拙奴知自守黑安我命落落翹然一丈夫悲來乎悲來乎烏江項籍方始悔漁父不肯渡江外子房高志入深山追從赤松身已退我拙世無用何必

遺虛名愧無奇策安邦國亦不苦志耽六經落魄乾坤成樗朽自是世人呼狂生

前有樽酒行二首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何益

和

春花秋月夢裏過黃河之流無廻波歡娛日少憂愁多且傾綠醑將顏酡韶光有限能幾何急須行樂莫蹉跎日昇東忽已夕請君思之氣自平碌碌塵中竟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鑪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

和

一輪皓月掛梧桐翫賞不放酒杯空一杯兩杯愁盡掃三杯四杯顏已紅狂來桐下嘯林杪飄涼風飄涼風拂我衣我今不醉不言歸

短歌行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髻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廻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和

夜長若晝短斟酒必須滿世事任茫茫何計短與長玄髮結高髻倏爾變雪霜適速好懷抱亦入少年場哀哉古賢墓今已栽柔桑勿爲未久計逢酒吸千觴爲問有何術可能駐韶光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和

碧甕新篘竹葉香謾傾磁盞泛清光旅中倘得傾三斗何必歸家訪醉鄉

對酒行

松子栖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和

陳摶隱華山張騫槎泛海二子皆悟道形質今安在杲日昇復沉晴霞散五彩變幻亦無常人事豈不改遇飲弗追歡韶光不相待

吟三首

梁園吟

我浮黃河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速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昔人衆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光歸不桐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池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來應晚

和

雙躅懶登黃金闕徙家棲隱九華山峯高澗曲人跡少翛然結屋蒼松間蒼松藹藹清風多把酒松下歌長歌因思世態多更變人生自是江上波不須名姓達上國飲酒哦詩真落得我生放達不解愁興來秉筆賦登樓但知荷鍾劉伶趣不學宋玉賦悲秋山妻烹葵爲我設再飲幾觴歌白雪惟願一日醉十時不喜巢由矯其潔慷慨好客孟嘗君哀哉麋鹿走荒墳寒烏啼徹三更月宿草凄凄疑白雲當年富貴今何在古塚蕭疎誰相待世人不識造化機萬頃良田變爲海傷今弔古淚沾衣却喜五柳掛冠歸漉酒賦詩全逸志東籬種菊挹清輝無絃琴音韻遠白衣九日送酒來優游栗里樂歲晚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謖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西施宜笑復宜嚬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柰宮中妬殺人

和

心澄似冰壺與俠勝少年醉狂拔劒自起舞羅袖翩翩映碧漣謾傾五斗桑落酒高歌潦倒樂芳筵衣冠濟濟豪貴客輸却林泉隱者賢逍遙不受樊籠縛落魄何愁利祿鞭狂來吸酒似劉阮興至題詩擬浪仙生平懶把雙眉顰優游丘壑樂閒身不如我輩縱青酒酩酊白眼看世人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和

澄江悠悠蕩蘭舟拂拂涼風起渡頭美人二三酒數斗楊柳磯邊少淹留吾志幽曠友麋鹿閒心一片狎沙鷗厭聞俗事話兩耳愁看白骨埋荒丘數斗罄來窄宇宙一聲長嘯遍芳洲人生渾似黃河水滔滔東逝無迴流

五言律詩十首

對酒憶賀監二首 并序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眞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翻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和

豪吟李太白性與句皆眞知章逢邂逅傾盖爲故人一樽言闊別五斗掃俗塵不必金龜換何須漉葛巾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

和

賀監家四明長安歡相迎此時對樽酒因思昔日榮惟餘故人迹物化豈復生淒然賦新詩不覺慟衷情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幾時迴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爲君開

和

愛菊陶元亮掛冠賦歸東爲問屈明府何時軒蓋迴雪映松窓白寒光動王杯芳梅先報臘綠萼向人開

見野草中有曰白頭翁者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髮同微芳似相誚留恨向東風

和

田家春社散扶杖出林中陌上生奇卉人謂白頭翁採之置山崖皜皜鶴髮同勿嫌頭盡白猶自醉春風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使公愛秋月乘興坐胡床龍笛吟寒水天河落曉霜我心還不淺懷古醉餘觴

和

秋半蟾光滿名公讌武昌金樽浮綠蟻玉露浥銀床漏來參橫漢窓虛袂染霜瞻臨千古跡倚馬更飛觴

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

搖曳帆在空清流順歸風詩因鼓吹發酒爲歡歌雄對舞青樓妓雙鬟白玉童行雲且莫去留醉楚王宮

和

帆影蔽長空蘭橈趂晚風笙歌和調雅樽酒助詩雄髮綠如仙子顏紅勝女童今宵何必返扶醉入深宮

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

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岸迴沙不盡日映水成空天樂流香閣蓮舟飄晚風恭陪竹林宴留醉與陶公

和

琳宮江畔峙清影倒波中鐘磬聞紺宇幢幡飄碧空佳賓翫明月芳席對涼風酩酊欲歸去禪房別遠公

送別

斗酒渭城邊壚頭醉不眠梨花千樹雪楊葉萬

條烟惜別傾壺醑臨分贈馬鞭看君潁上去新月到應圓

和

樽酒驛亭邊今宵拚不眠舟停猶痛飲江樹已含烟傾竿還牽袂行驂未着鞭此時重分手何日復團圓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果流澧州　李太白

昔別若夢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贈劒刻玉字延平兩蛟龍送君不盡意書及鴈迴峯

和

列席洞庭中使君邂逅逢清樽舒旅況明月照離容氣俠藏神劒情豪若海龍今宵送君去幽夢遶千峯

廣陵贈別

金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杯太湖間天邊看綠水海上見青山與罷各分袂何須別醉顏

和

樽盈舊醽醁宴客廣陵邊一騎崎嶇外三杯繾綣間凝眸望烟水回首憶家山此夕一爲別風霜滿客顏

五言絶句九首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賢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

和

洞庭期共泛此夕醉周郎忽入冰壺裏高歌思欲狂

其二

船上齊橈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閒不去爭拂酒莖飛

和

月白明如晝人酣未肯歸夜深天籟寂獨鶴傍船飛

其三

剡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後洞庭秋

和

鷗鳥沙頭集澄波載月流此宵無盡興猶勝習池秋

銅官山醉後絶句

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

和

銅官風物好不醉莫言還舞袖歌新調明蟾出遠山

九日龍山飲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

和

東籬有黃菊何肯爲侍臣對花傾數斗秋色伴閒人

九月十日即事

昨日登高罷今朝更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

和

登高情未已此日復持觴誰人知此意無日不重陽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和

山川適我興海月照我衣看月浮大白此味知者稀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昨日東樓飲還應倒接䍦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和

西樓同客飲興至岸接䍦醉來忘去住不記別君時

送殷淑

痛飲龍節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

和

送客江邊酌風生襟袂寒醉來歌一曲明月映前灘

七言絶句二首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清

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和

白苧村南落魄人聊詩縱酒度芳春世間若問名和姓五柳先生即此身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和

山中野席爲君開相對慇懃飲數杯酒罷送君歸去路知君何日得重來

香山酒頌

白居易 劉禹錫 李紳 和

香山酒頌目録卷上

歌七首

浩歌行

勸酒歌二首

短歌

醉歌示妓人商玲瓏

短歌

狂歌詞

五言古詩二十六首

效陶潛體詩十六首

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予停俸多時憂問貧乏偶乘酒興詠而報之

九日醉吟

對酒自勉

嘗新酒

早飲湖州酒寄崔使君

醉後重贈晦叔

對新家醞翫自種花

春盡日天津橋醉吟偶呈李尹侍郎

對琴酒

晚春沽酒

城上對月期友人不至

目録卷之下

五言古詩十二首

卯時酒

花下對酒二首

對醉寄元九

酬樂天勸醉

北窓三友

對酒

對酒示行簡

把酒

首夏南池獨酌

飲後戲示弟子

對酒閒吟贈同老者

七言古詩六首

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

詩酒琴人例多薄命

誡家醞十韻

狂吟七言十四韻

自勸

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

五言律詩

何處難忘酒七首

不如來飲酒七首

把酒思閒事二首

七言律詩三首

嘗酒聽歌招客

家釀新熟

鏡換盃

五言絶句二首

嘗新酒憶晦叔二首

七言絶句三首

變法

携酒往朗之莊居同飲

閒眠

雜言二首

四不如酒

吟四雖

附元稹詩

七言絶句

先醉

獨醉

宿醉

懼醉

羨醉

憶醉

病醉

擬醉

勸醉

任醉

同醉

狂醉

目録畢

香山酒頌卷上

東門廣厚 著
唐白居易
明周履靖 和

歌七首

浩歌行

白居易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髮髮滄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茫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朱顏日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迴波。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塚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苟不來知奈何。

和

周履靖

朝生暮死無休畢，及時不樂待何日。雙鬢蕭疎牙齒稀，明年不覺五十七。週甲只在三歲間，朝來臨鑑情悽然。生銅豈能鑄玉體，靈丹難以保紅顏。紅顏易改世仍故，不如寘身醉鄉處。鼓掌大笑勝榮貴，煩惱場中我不去。光陰迅兮若黃河，黃河東逝不返波。世事紛紛何日了，荒郊孤塚幾嵯峨。且將樽酒終日酌，醉去一任我狂歌。石崇豪富今安在，富貴終更世亦多。布衣茅屋既安命，知命樂天為如何。

勸酒歌二首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如柳。今與美人傾一杯，秋風颯颯頭上來。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鬢不禁白日催。東鄰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珠翠無非二八人，盤筵何啻三千客。西鄰儒者方下帷，夜誦古書朝忍飢。身年三十來入仕，仰望東鄰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風勢，金榜高張登上第。春闈未了冬登科，九萬摶風誰與繼。不逾十稔居台衡，門前車馬紛縱橫。人人仰望在何處，造化筆頭雲雨生。東鄰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金玉車輿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墻垣反鎖長安春，濠臺漸漸屬西鄰。松墓薄暮亦栖烏，桃李無情還笑人。憶昔東鄰宅初搆，雲甍彩棟皆非舊。琪筵前翡翠棲，芙蓉池畔鴛鴦鬬。日往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和

憶昔少年嗜杯酒，此身常醉烟花柳。年過五十興來頹，無奈白雪入鬢來。韶光渾似石中火，東昇西沒頻相催。阿房宮闕高千尺，朱甍畫棟五彩射。孟嘗慷慨集英豪，門下濟濟皆雄客。仲舒潛心下書帷，伯夷高蹈甘尸餓。古來達士各有志，賢愚總歸百歲期。睥睨輕浮倚聲勢，一朝富貴更門第。俄然時與災害侵，連雲甲第誰堪繼。神昏智昧無權衡，百慮愛煎事亂橫。妻孥反目童僕背，膏田荒土難聊生。猖狂酒徒樂不改，壯歲風流今尚在。畫對名花飲數甌，邀月開樽獨自待。以酒為樂當芳春，酒為主人花為鄰。良朋喜有枝上鳥，任渠相喚縱酒人。高堂大廈何須搆，眼前相識非故舊。終日陶陶醉鄉素性嬾與時競鬬栖遲，茅屋度春秋。此身無累心悠悠，安貧靜養意自足，俯仰無愧輕王侯。

其二

勸君一盞君莫辭，勸君兩盞君莫疑。勸君三盞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日長久。白兎赤烏相趂走，身後堆金到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轂紫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衣將用沽酒喫。

和

勸我一杯我弗辭，勸我二杯我弗疑，勸我三杯我已知。形容顦顇，井昔日，醒時不及舉杯時。幻軀弱質豈延久，金烏玉兎疾奔走。羅綺千箱珠幾斗，弗換牀頭一斐酒。君不見劉伶阮籍與淵明，以酒以詩樂餘生。庸流俗輩豈省得，趨名競利紛忙行。急回頭，鬢髮白，老至有酒不能喫。

短歌

曈曈太陽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為白晝入為夜，團轉如珠住不得。住不得，可奈何，為君與酒歌短歌。歌聲苦詞亦苦，四座少年君聽取。今夕未竟明旦催，秋風鞭，春風迴，人無根蔕時不駐。朱顏白日相隨，勸君且強笑一面。勸君復強飲一杯，人生不得長歡樂。年少須臾老到來。

和

桃花如錦開柳色，千金難買春宵刻。畫賞名園清夜遊，達人解此真落得。真落得意如何，滿斟

綠醑且高歌聲弗苦味弗苦座上英豪靜聽取
春去秋來日暮催夏日炎炎冬信廻難將長繩
繫白日寒暑相逼玉貌頹與來鼓掌發一笑問
時吸酒數十杯自信百歲容易盡須知年少不
復來

醉歌示妓人商玲瓏

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
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
催年酉時沒腰間紅綬繫未穩鏡裡未顏看已
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和

穆蓮步抱錦瑟一曲陽春聲未畢座中讌笑藉
瓊漿歡娛興狂嫌短日玲瓏嫋娜更多情慇懃
相勸待月沒酩酊今宵樂未央那管人間得與
失我生我生將奈何不如飲酒且高歌

短歌

不愁雙鬢短獨愛明月滿開樽坐良夜籟寂玉
漏長月中花下影草上飛清霜人事共相易頃
爾成散場華堂變隙地荒塚皆柔桑觀之與戚
戚達人須進觴醉花翫明月莫負好時光

和

萬事任長短惟愛樽中滿年華悲去促壽命苦
不長自信兒童態人憐兩鬢霜終日博一醉應
無三萬場請觀古時墓多半栽麻桑我今休悵
悵且進尊前觴春晝賞花柳秋宵翫月光

狂歌詞

明月照君席白露沾我衣勸君酒盃滿聽我狂
歌詞五十已後衰二十已前癡晝夜又分半其
間幾何時生前不歡樂死後有餘資焉用黃壚
下珠衾玉匣爲

和

庭花開灼灼香氣襲我衣對景且持盞狂歌白
苧詞世情渾是假不如狂與癡年華若轉軸歡
樂能幾時有酒弗肯飲牀頭空盈貲神魄歸冥
漠金帛將何爲

五言古詩

効陶潛體詩十六首 并序

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時屬多雨無以
自娛會家釀新熟雨中獨飲往往酣醉
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彌覺自得故得於
此而有以忘於彼者因詠陶淵明適興
輒自哂然知我者亦無隱焉
意會遂効其體成十六篇醉中狂言醒
不動者厚地不息者高天無窮者日月長在者
山川松栢與龜鶴其壽皆千年嗟嗟群物中而
人獨不然早出向朝市暮已歸下泉形質及壽
命危脆若浮烟堯舜與周孔古來稱聖賢借問
今何在一去亦不還我無不死藥萬萬隨化遷
所未定知者脩短遲速間幸及身觀日當歌一
樽前何必待人勸待此自爲歡

和

無量者世事莫測者吳天易過者歲月不竭者
長川歡樂能有幾浮生少百年人爲萬物靈斯
心當皎然曉來陞天衢薄暮歸幽泉功名草上
露富貴等雲烟古來放達者竹林隱七賢芳名
流宇內形迹去弗還我生成酒癖處貧興不遷
終日懶出戶盤桓詩酒間或歌明月下或醉名
花前林皐恣吟嘯誰知此種歡

其二

翳翳踰月陰沉沉適日雨開簾望天色黃雲暗
如土行潦毀我墻疾風壞我宇蓬蓼生庭院泥
塗失場圃村深絕賓客窓晦無儔侶盡日不下
床跳蠹時入戶出門無所往入室還獨處不以
酒自娛塊然與誰語

和

夜半東風狂朝來瀟瀟雨浥彼彼上花潤我桑
柘土涼飈人松窓滴瀝鳴山宇兒童垂竹簾園
丁鋤後圃泥塗阻軒車閒寂無朋侶智次自悠
然開樽園蓬戶雞聲聞隔鄰漁笛知何處一杯
味一詩恍對劉伶語

其三

朝歡一盃酒冥心合元化兀然無所思日高尚
閒卧墓讀一卷書會意如嘉話欣然有所過夜
深猶獨坐又得琴上趣安絃有餘暇復多詩中
狂下筆不能罷唯茲三四事特用度晝夜所以
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住人心安時亦過

和

幻質裹皮囊終歸於大化悟徹此中機悠然北
窓卧喜歌勸酒詩頗聽俗人話忽遇好懷開持
盃花下坐一盃復一盃樂此良辰暇飲至五斗
餘興狂何肯罷醉眠芳草中不知晝與夜天際

流閑雲暮雨清屋舍陶情樽俎間餘生倏忽過

其四

東家采桑婦雨來苦愁悲簇蠶北堂前雨冷不成絲西家荷鋤叟雨來亦怨咨種豆南山下雨多落爲萁而我獨何幸醞酒本無期及此多雨日正遇新熟時開瓶瀉樽中玉液黃金脂持翫已可悅歡賞有餘滋一酌發好容再酌開愁眉速進四五酌酣暢入四肢忽然遺我物誰復分是非是時連夕雨酩酊無所知人心苦顛倒反爲憂者嗤

和

農夫見雨喜行旅途路悲園亭花逞色簷桷蛛收絲東郊遊俠子泥濘成嗟咨林麓兩畦荳搖落摧爲萁匪獨人變更天道亦難期山齋晝陰陰飲酒當此時歌徹陽春調壺傾琥珀脂逸興賴尔發詩腸澁藉滋一杯暢我思數盞舒雙眉飲至八九盞已覺柔四肢酣酗宇宙間任彼議我非耳畔咨咀語醉後總不知風塵名利客却與醉翁嗤

其五

朝亦獨醉歌暮亦獨醉睡未盡一壺酒已成三獨醉勿言飲太少且喜歡易致一盃復兩盃多不過三四便得心中適盡忘身外事更復强一盃陶然還萬累一飲一石者徒以多爲貴及其酩酊時與我亦無異笑謝多飲者酒錢徒自費

和

卯飲不至酣夜酌弗及睡對酒閑我懷何須博大醉但識進其歡探討酒中數喜則傾一壺與東加再四且適眼前情少卻塵中事不管俗人非自喜蠲其累心泰斯爲福身閑可抵貴縱飲忽成癡欲與世人異寄語達者知其把精神費

其六

天秋無片雲地靜無纖塵團團新晴月林下生白輪憶昨陰霖天進連三四旬賴逢家醞熟不覺遇朝昏私言雨霽後可以罷餘樽及對新月色不醉亦愁人床頭殘酒榼欲盡味彌淳携至南簷下舉酌自殷勤清光入盃杓白露生衣巾乃知陰與晴安可無此君我有樂府詩成來人未聞今宵醉有興狂詠驚四鄰獨賞猶復爾何況有交親

和

萬里掃浮雲蒼穹絕點塵秋木共一色海底現冰輪天澄氣斯朗皎潔惟中旬對景堪爲歡縱飲不至昏醉來得好句興高倒清樽對月發長嘯共影成三人所嗜詩與酒存心朴且淳自嫌眞懶癖遇事苦不勤泠泠秋露下浥我頭上巾放達希嵇阮無爲學老君但樂酒中興弗期後世聞醵酺爲嘉友青山是比鄰一朝身命殞何者爲相親

其七

中秋三五夜明月在前軒臨觴忽不飲憶我平生歡我有同心人邈邈崔與錢我有忘形友迢迢李與元或飛青雲上或落江湖間與我不相見于今三四年我無縮地術君非馭風仙安得明月下四人來晤言良夜信難得佳期會無緣明月又不住漸下西南天豈無他時會惜此清景前

和

長空昇皎月清光滿東軒桂樹影婆娑窓虛助人歡欣然坐中夜貰酒不用錢興欲追嵇阮詩賡白與元吾性成疎散游心詩酒間詩可陶情性酒可適暮年但識此中趣何必求神仙劉伶頌其德世世稱名言心與古人契自信有宿緣不妨時俗譏與彼各一天但能日日醉卧倒名花前

其八

家醞飲已盡村中無酒沽坐愁今夜醒其奈秋懷何有客忽叩門言語一何佳云是南村叟挈榼來相過且喜樽不燥安問少與多重陽雖已過籬菊有殘花歡來苦書短不覺夕陽斜老人勿遽起且待新月華客去有餘趣竟夕獨酣歌

和

林頭儲宿醞不必前村沽遇酒弗肯飲人生能幾何開樽松牖下明月弄影住嘹嘹一犬吠門外有客過促膝叙閭閻對酒情更多杯中浮綠蟻實炬吐焰花但成此夕興何妨斗柄斜惟願日醉酒覺羨榮與華佳客賞我懷當筵發浩歌

其九

原生衣百結顏子食一簞歡然樂其志有以忘飢寒今我何人哉德不比先賢衣食幸相屬胡爲不自安況茲清渭曲居處安且閒榆柳百餘

樹茅茨數十間寒貧簷下日熱濯澗底泉日出猶未起日入已復眠西風滿村春清涼八月天但有雞犬聲不聞車馬喧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稚姪初學步牽衣戲我前即此自可樂庶幾顏與原

和

顏原何敢希食飲粱與簞瓢芋可飽腹紉衣能禦寒德行匪能及屢空若前賢苟得聞其道貧餒亦自安無求情斯愜知止身得閒栽梅三百樹居處屋兩間興躡溪邊徑茶烹碧澗泉狂來松下嘯醉後花底眠寂中得真樂人間別有天白雲封牖外烏鵲枝上喧逸少翫曲水安石遊東山才華豈能若意氣頗傲前怡情詩共酒樂志在郊原

其十

湛湛樽中酒有功不自伐不伐人不知我今代其說良將臨大敵前驅千萬卒一簞投河飲赴死心如一壯士磨匕首憤勇氣咆哮一酣忘報讐四體如無骨東海殺孝婦天旱踰年月一酌酹其魂通宵雨不歇咸陽秦獄氣冤痛結爲物千歲不肯散一沃亦銷失況茲兒女恨及彼幽憂疾快飲無不消如霜得春日方知麴蘖靈萬物無與疋

和

矯矯幕下士結髮從征伐未得樹奇功雖死有誰說臨陣冒鋒鏑驅馳驃騎卒旌旄蔽長空寒心秉歸一英雄奮威武赫奕呼咆哮征袍染血

腥原野堆白骨不得流聲名徒費茲歲月當此好良宵何如杯弗歌人生類草莽終歸一朽物堪嗟祿祿者知得車知失善惡似鑑明日月如矢疾俄然身委頓翫賞終無日百味以酒先自識難爲疋

其十一

烟霞隔玄圃風波限瀛洲我豈不欲往大海路阻脩神仙但聞說靈藥不可求長生無得者舉世如蜉蝣逝者不重迴存者難久留踟躕來死間何苦懷百憂念此忽內熱坐看成白頭舉盃道獨飲顧影自獻酬心與口相約未醉勿言休今朝不盡醉知有明朝不不見郭門外累累墳與丘明月愁殺人黃蒿風颼颼死者若有知悔不秉燭遊

和

生本無所嗜逸志在滄洲幽蹤絕塵市闔戶惟潛脩心無事愛惱於世何營求百年駒過隙一身等蜉蝣滔滔黃河水東逝無復留生死在瞬息徒勞千載憂何如馬長卿得與醉壚頭又羨白居易新詩日賡酬當年追勝賞後世垂芳休余多詩酒癖將來並存不古今英傑士俱埋土一丘寒草籠寒烟悲風涼颼颼達者悟此機挈壺且遨遊

其十二

吾聞潯陽郡昔有陶徵君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嘗爲彭澤令在官纔八旬愀然忽不樂掛印著公門口吟歸去來頭戴腹酒巾入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歸味五柳下還以酒養真人間榮與利擺落如泥塵先生去已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爲人其他不可及且飲醉昏昏

和

迂疎惟愛酒此癖難語君但願杯中滿不慮身後貧與至罄幾斗酤酊常及旬白雲封我徑皎月照我門詩俚費更韻酒濁賴葛巾身世如鴻毛得失等浮雲萬物俱是幻嗤彼認爲真妻孥旅邸客富貴凡上塵匪獨此時論先邊述其文可與知者道莫向俗子云古來好酒客俱是放達人啣杯竟追歡豈限晝與昏

其十三

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兀傲憂閒卧憔悴澤畔行彼憂而此樂道理甚分明願君且飲酒勿思身後名

和

余身閒更逸此心寬且平春詩追李白縱酒學劉伶一日六時醉十旬九不醒與酒爲莫逝處世總其情年過五十外一事恨無成不作久長策且就短飲行卧覺車吏部對菊陶淵明斯人去已遠至今垂芳名

其十四

有一燕趙士言貌甚奇瓌日日酒家去脫衣典散盃問君何落魄云僕生草氣地寒命且薄徒

抱王佐才豈無濟時策君門乏良媒三獻寢不報遲遲空手廻亦有同門生先升青雲梯貴賤交道絶朱門叩不開及歸種未黍三歲旱爲災入山燒黃白一旦化爲灰蹉跎五十餘生世苦不偕處處去不得却歸酒中來

和

醉里一狂士貌古心愈瓌放浪于山水終日咏其杯花間時翫賞何羨登蓬萊但有五斗量而無七步才甘心茅茨下不必倩求媒綠樹村前合清流屋後迴吟哦代鼓瑟力倦登舟棹對花佳興發向月好懷開絶跡煩惱境此身無咎災俠氣猶冰霜壯心成死灰生惟酷嗜酒茲與世不諧命禀猶天賦榮枯任去來

其十五

南巷有賣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白鬚荅云君不知佐重多憂虞北里有寒士甕牖繩爲樞出扶桑梨杖入卧蝸牛廬消散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藏貨徧五都東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筭晝夜不安居西舍有貧者匹婦配匹夫布裙行賃舂短褐坐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餘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間且以酒爲娛

和

落魄林下叟穩步爲軒車仰天發長嘯浩然掀其鬚身處於丘壑中心斯無虞未權葺環堵衡

門繩作樞無事足不出偃卧黃茅廬興來對樽酒三杯意自舒但謀酒中樂不求聞上都身安等榮達心泰勝藏珠功名風裡絮華屋水上居朝爲北舍宅暮屬一田夫匪爲孟浪語先賢著有書智者能知止勿求黃金餘一朝大數盡貴賤無等殊醉鄉日喜至崎嶇足不踰滾滾風塵道營營利祿途驅馳盡弗息物化將何如還輸放達者詩酒長自娛

其十六

濟水澄而潔河水渾而黃交流列四瀆清濁不相傷太公戰牧野伯夷餓首陽同時號賢聖遲退不相妨謂天不愛民胡爲生稻粱謂天果愛民胡爲生豺狼謂神福善人孔聖竟相違謂神禍淫人暴秦終霸王顏回與黃憲何辜早夭亡蝮蛇與鳩鳥何得壽延長物理不可測神道亦難量舉頭仰問天天色但蒼蒼唯富多種黍日醉手中觴

和

春花紅滿樹倏忽秋葉黃光景易遲邁觀之成感傷西麓沉皓魄東山昇太陽昇沉旦暮間人事多相妨南里有富室倉廩儲穀粱北鄰有年少勇猛若虎狼營營搆籌策寸晷日遑遑暴虐有商紂荒淫謂吳王二君失修德畢竟至殞亡但識杯中趣何計世短長惟事醉遲醒此樂爲無量及時弗痛飲堪悲髻易蒼那管身後計且罄幾壺觴

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子停俸多時憂問

貧乏偶衆酒興詠而報之

頭白醉昏昏狂歌秋復春一生耽酒客五度棄官人異世陶元亮前生劉伯倫卧將琴作枕行以鍤隨身歲要衣三對年支穀一囷園葵烹佐柈秋葉掃漆薪没齒甘蔬食搖頭謝搢紳自能拋爵祿終不惱交親但得盃中緑從生甑上塵煩君問生計憂醒不憂貧

和

街盃朝至昏不獨翫芳春林下一狂士塵中無用人山濤情更洽阮籍志同倫醉倒和衣卧寒來薪掩身林頭幾甕酒室内一空囷摘藿供宵餉烹茶葉代薪但喜歌白雪胡羨掛儒紳日與舉書伴還欣魚鳥親只愁壺内竭不厭釜生塵惟願時時醉翛然豈慮貧

九日醉吟

有恨頭還白無情菊自黃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劍匣塵埃滿籠禽日月長身從漁父笑門任雀羅張問疾因留客聽吟偶置觴嘆時論倚伏懷舊數存亡奈老應無計醫愁或有方無遲學王勣唯以醉爲鄉

和

故人貽酒至剛值菊花黃賞花追靖節把盞慶重陽性逸渾忘醉林幽覺晝長盤桓樽罍内豈畏塵網張逢時吟短句遇景謾持觴萬事誰能久有興必有亡怡情無別策痛飲是奇方年來辭世路日醉白雲鄉

對酒自勉

五十江城守停盃一自思頭仍未盡白官亦不全卑榮寵尋過分歡娛已校遲肺傷雖怕酒心健尚誇詩夜舞吳娘袖春歌蠻子詞猶堪三五歲相伴醉花時

和

今年五十五老至動悲思髮白興猶在家貧志未卑追歡還勝昔對酒却嫌進且傾三五輩草就幾篇詩謾弄拒伊笛高歌元亮詞晝閑卯上飲夜醉月明時

嘗新酒

空腹嘗新酒偶成卯時醉醉來擁褐裘直至齊時睡靜酣不語笑眞寢無夢寐殆欲忘形骸詎知屬天地醒餘和未散起坐澹無事舉臂一欠伸引琴彈秋思

和

厨人報酒熟嘗之已得醉模糊倒石林不覺成新睡黑甜菊枕餘悠然得安寐醒來烹碧泉殘日照隙地明月吐松巔林靜無塵事拂几理瑤琴一曲澄幽思

早飲湖州酒寄崔使君

一榼扶頭酒泓澄瀉玉壺十分蘇甲酌滟滟滿銀盃棒出華光動嘗看氣味殊手中稀琥珀舌上冷醍醐瓶裡有時盡江邊無處沽不知崔太守更有寄來無

和

曉起未盥漱家僮進酒壺紫螯堪把手綠醑喜盈盃爛若晴霞色香醇與世殊還勝舊醽醁不必覓醍醐豈愁壺內罄隣肆可能沽但得侵晨醉何妨音信無

醉後重贈晦叔

老伴知君少歡情向我偏無論疎與數相見輒欣然各以詩成癖俱因酒得仙笑迴青眼語醉並白頭眠豈是今投分多疑宿結緣人間更何事攜手送衰年

和

如君世應鮮氣俠思猶偏每逢欣對酒把盞各陶然交誼膠投漆狂同李謫仙春來花下醉秋至月中眠塵事性寡洽山林信有緣相期日共晤樽酒樂餘年

對新家釀甑自種花

香麴親看造芳叢手自栽迎春報酒熟垂老看花開紅蠟手含蕚綠油新醱醅玲瓏五六樹瀲灩兩三盃恐有狂風起愁無好客來獨酣還獨語待取月明迴

和

芳醪秋後釀梅樹臘中栽春到花應發牀頭酒正開冰姿香滿座霞彩映新醅興折芳葩載清狂罄百杯歡情猶未已明月到窗來欲盡今宵賞參橫方始迴

春盡日天津橋醉吟偶呈李尹侍郎

白居易

宿雨洗天津無泥未有塵初晴迎早夏落照送殘春興發詩隨口狂來酒寄身水邊行嵬峩橋上立逡巡蹤傳心情老吳公政化新三川徒有主風景屬閒人

和

雨過水平津街衢滌垢塵葵花映晴日桃蕚送芳春信口歌新句蹤狂了此身竹橋觀水色把盞且逡巡蹟茂君當重循良美政新偶因題即事盃酒醉山人

對琴酒

西窓明且曉曉坐卷書帷琴匣拂開後酒瓶添滿時角傳白螺盞玉軫黃金徽未及彈與酌相對已依依泠泠秋泉韻貯在龍鳳池油油春雲心一盃可政之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秪應康與籍及我三心知

和

獨坐北窓下好月照我帷開樽傾宿釀把盞對月時微醺興已發拂几撫金徽一曲梅花調幽情喜相依芳枝壓白雪清影浸方池操罷懷自愜綠醑再進之鼓琴與酌酒嗜者世應稀伯倫與子期神契爲相知

晚春沽酒

百花落如雪兩鬢垂作絲春去有來日我老無少時人生待富貴爲樂常苦遲不如貧賤日隨分開愁眉賣我所乘馬典我舊朝衣盡將沽酒飲醉酌步行歸名姓日隱晦形骸日變衰醉卧黃公肆人知我是誰

和

芳花頃沽土綠髮忽成絲人衰無復壯花落有開時愚者俟榮達榮達來更遲何如安其命不

必慙兩眉貸錢可買笑沽酒當典衣時尋二三
侶弗醉弗言歸翫景情堪惜追歡興未衰壺頭
休語竭酩酊不知誰

城上對月期友人不至

古人惜晝短勸令秉燭遊況此迢迢夜明月滿
西樓復有樽中酒置在城上頭期君君不至人
月兩悠悠照水烟波白照人肌髮秋清光正如
此不醉即須愁

和

莫論晝長短還當良夜遊必須秉玉燭芳宴設
南樓蟋蟀鳴庭砌寒烏集樹頭美人期未至今
我意悠悠天籟更深寂長空月正秋忽聞雲外
鴈嘹唳動吾愁

香山酒頌卷之上

香山酒頌卷之下

唐 白居易 著
明 周履靖 和

五言古詩

卯時酒

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沆瀣未如卯時酒神速功
力倍一盃置掌上三嚥入腹內煦若卷貫腸暄
如日炙背豈獨肢體暢仍加志氣大當時遺形
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國疑反混元代一性
既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思往未往來吁可怪
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前年辭紫闥今歲拋
皂蓋去矣如迢泉超然蟬離蛻是非莫分別行
止無疑礙浩氣貯胷中青雲委身外捫心私自
語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日泰況茲
盃中物行坐長相對

和

不必論醍醐何須歌沆瀣卯時飲一盃高懷加
十倍且罄尊前歡胡慮竭憂內瓊漿浣愁腸塵
事忽相背不聞雷霆聲何知宇宙大優游樂醉
鄉誰羨冠與帶疎散類嵇生風流擬晉代喜看
花滿枝厭聽言瑣碎高歌恣我狂落魄任人怪
猛省總角時倏忽五十載醉倒草爲茵瑤天爲
覆蓋還世日逍遙却似形骸蛻寵辱俱相忘此
心無絕礙蹤跡遠塵靄意氣超雲外領略造化
功玄微自能會靈臺湛虛明坎離乃交泰酩酊
黑甜餘此樂應無對

花下對酒二首

鵲鵲江氣春南賓閏正月梅樓與桃香次第城
上發紅房爛簇火素艷紛團雪香惜委風飄愁
牽壓枝折樓中老太守頭上新白髮冷淡病心
情暄和好時節故園苦信斷遠郡醍賓絕欲問
花前樽依然爲誰設

和

江南陽早田容至逢臘月茶花開滿庭芳梅枝
上發碧葉襯紅樹綠萼映皓雪無柰朔風吹何
妨俗子折林中一散人鬢鬆兩髻髮對花把一
盃弗負此佳節闔戶成山林門外轍迹絕山童
解我懷余枕榻上設

和

芳梅報早春幽鳥啼嘉月壚頭酒正馨狂夫興
始發盃中盈綠醑梅花欺白雪對景樂良辰母
容手攀折五斗暢詩腸一枝簪皓髮清思紀新
吟高懷賞今節酣酶心始閒頃爾萬緣絕漫語
膝前兒蔡琳情窓設

其二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似霰仰首看白日白日走
如箭年芳與時景頃刻猶衰變況是血肉身安
能長強健人心苦迷執慕貴憂貧賤愁色常在
眉歡容不上面況吾頭半白把鏡非不見何必
花下盃更待他人勸

和

山茶與隴梅性貞何慮霰日行如擲梭月沒迅
若箭綠髮染清霜朱顏忽更變看花開好懷把
盞情愈健不慕富與貴豈憂貧與賤三盃暢人

懷春風生滿面高低北邙塚問君見不見逢時應翫賞遇酒何須勸

和

戲折枝上花瓣落如紅霰白日疾奔駛韶華去似箭時序頃更遷滄海桑田變四體覺頹然何能得久健不思有限身惟愁貧與賤雙眉蹙終朝憂色形于面曉來臨青銅衰羸豈忍見且罄壺中漿自斟還自勸

勸醉寄元九

薤葉有朝露槿枝無宿花君今亦如此促促生有涯既不逐禪僧林下學楞伽又不隨道士山中煉丹砂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何不飲美酒胡然自悲嗟俗號消愁藥神速無以加一盃駐世慮兩盃反天和三盃即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復兀兀吾孰知其他況在名利途平生有風波深心藏陷穽巧言織網羅舉目非不見不醉欲如何

酬樂天勸醉

神麯清濁酒牡丹深淺花少年欲相飲此樂何可涯沉機造神境不必悟楞伽酡顏返童貌安用成丹砂劉伶稱酒德所稱良未多願君聽此曲我爲盡稱嗟一盃頰色好十盞膽氣加半酣得自恣酩酊歸太和共醉眞可樂飛觥撩亂歌獨醉亦有趣兀然無與他美人醉燈下左右流橫波王孫醉沐上頭倒眠綺羅君今勸我醉勸醉意如何

和

人生薤上露富貴眼前花壽命知有限世事苦無涯何須學參禪不必誦楞伽金丹亦孟浪奚用煆朱砂樂地追歡少寸衷愁更多紛忙奔白晝清夜發長嗟造物固有定不能損與加弗如對樽酒一盞情始和二盞興方至鼓掌發告歌酣酣忘憂樂模糊知有他睜目覩醒者誰識風與波智人解得失不受塵網羅愚生但嗜酒大醉能幾何

北窓三友

今日北窓下自問何所爲欣然得三友左三友者爲誰琴能輒舉酒琴能輒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一彈愜中心一詠暢四肢猶恐中有間以醉彌縫之豈獨吾拙好古人多若斯嗜詩有淵明嗜琴有啓期嗜酒有伯倫三人皆吾師或乏僑石儲或穿帶索衣絃歌復觴詠樂道知所歸三師去已遠高風不可追三友游甚熟無日不相隨左擲白玉巵右拂黃金徽興酣不疊昏走筆操狂詞誰能持此詞爲我謝親知縱未以爲是豈以我爲非

和

徐徐北風至臨窓一無爲陶然樂其志思曠知有誰且斟一盃酒漫歌陶謝詩ヒ酒可成興ヒ至忘其時遁迹少言過寡欲惜體肢適有臨池趣揮毫倣獻之癖性匪我獨昔賢亦如斯縱酒嵇叔夜耽詩沈佺期鍾繇寫宣示唐晉皆可師簞食不爲耻綠荷足紉衣閒身結三友詩酒字同歸情懷欲希古旦暮苦相追歌輟即飲酒ヒ

闡筆硯隨三友日浹洽言行期慎微狂來任疎散誕慢歌一詞但可悅所志不堪朋舊知賦性本愚拙任彼談是非

對酒

人生一百歲通計三萬日何況百歲人人間百無一賢愚共零落貴賤同埋沒東岱前後魂北邙新舊骨復聞藥誤者爲愛長生術又有憂死者爲貪政事筆舉誤不得老憂死非因疾誰言人性靈知得不知失何如會親友飲此盃中物能沃煩慮消能陶眞性出所以劉阮輩終年醉兀兀

和

靜計一歲中爲樂能幾日古來七十少見世百難一不思生有期曉忙至日沒寒烟凝衰草黃土埋白骨參透此玄機何必學丹術興至賦新詩狂來揮幾筆對酒却成歡陶然忘痼疾嗤彼塵寰人全不知得失何肯傾壺觴惟惜囊內物悞罹羅網中欲脫無計出豈若陶淵明籬畔醉

兀兀

對酒示行簡

今日一樽酒歡暢何惜怡此樂從中來他人安得知兄弟唯二人遠別恒苦悲今春自巴峽萬里平安歸復有雙幼妹笄年未結褵昨日嫁娶畢良人皆可依憂念兩消釋如刀斷羈縻身輕心無繫忽欲凌空飛人生苟有累食肉常如飢我心既無苦歌水亦可肥行簡勸爾酒停盃聽我辭不歎鄉國遠不嫌官祿微但願我與爾終

老不相離

和

甕頭酒初熟清馥令人怡能解胷中鬱還堪叙
故知且追河朔飲不作傷秋悲逢歡須盡興弗
醉豈云歸裏娜吳姬舞暄風颺彩禍歌聲多宛
轉雅度堪相依遇賞當通夕逢歡意自靡情同
魚鳥樂心逐野雲飛狂來忘早暮廢食不知飢
淡中有眞味何羨甘與肥偶爾對佳客把盞歌
新辭功名若片帚身世等塵微豈能金石固百
歲終當離

把酒

把酒仰天問古今誰不死所貴未死間少憂多
歡喜窮通諒在天憂喜即由巳是故達道人去
彼而取此勿言未富貴久忝居祿仕借問宗族
間幾人施金紫勿憂漸衰老且喜加年紀試數
班行中幾人及暮齒朝食不過飽五鼎徒爲爾
夕寢止求安一衾而巳矣此外皆長物於我浮
雲似有子不留金何況兼無子

和

達者常惺惺有生終有死堪哂世上人百憂無
一喜富貴本在天豈能恃在巳弗解把酒歡驅
馳至於此但得滿芳樽何須羨榮仕座中一點
紅不必身衣紫日醉好韶光落魄終歲紀把枝
戴角巾旨酒齊皓齒兩眼任模糊渾忘我與爾
欲盡此宵歡五斗斯足矣塵世碧霄空幻身萍
梗似荷鍤倣劉伶乘風學列子

首夏南池獨酌

春盡雜英歇夏初芳草深薰風自南至吹我池
上林綠蘋散還合頹鯉跳復沉新葉有佳色殘
鶯猶好音依然謝家物池酌對風琴慙無康樂
作秉筆思沉吟境勝才思劣詩成不稱心

和

一番送春雨池添幾尺深草色增新綠篁竹長
舊林萍藻聚還散遊魚浮欲沉古槐清蔭襲貧
鳥絕佳音心賞習家興醉枕伯牙琴醒來仍呼
酒高歌白頭吟拂拂松風至涼生愜我心

飲後戲示弟子

吾爲爾先生爾爲吾弟子孔門有遺訓復坐吾
告爾先生饌酒食弟子服勞止孝敬不在他在
茲而巳矣欲我少憂愁欲我多歡喜無如醞好
酒酒須多且旨旨即賓可留多即罍不耻吾更
有一言爾宜聽入耳人老多憂貧人病多憂死
我今雖老病所憂不在此憂在半酣時樽空坐
客起

和

生年五十餘逮膝皆稚子欲渠通古今弱齡何
能爾旦暮誨勤劬未解吾且止但修方寸間賢
愚數而矣袪却心上愁開樽情更喜味能適我
口何必希甘旨欲求過其分後世恐遺耻惟願
實其腹豈用悅目耳人豈能久長百歲終歸死
得失經幾番塵世皆如此且盤眼前杯酩酊扶
不起

對酒閒吟贈同老者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遠行將盡路春夢欲
覺時家事口不問世名心不思老既不足歎病
亦不能治扶持仰奴僕將養信妻兒飢飽進道
食寒暄加減衣聲妓放鄭衛裘馬脫輕肥百事
盡除去尚餘酒與詩興來吟一篇吟罷酒一巵
不獨適情性兼用扶衰羸雲液酒六腑陽和生
四肢子中我自樂此外吾不知寄同老者捨此
將安歸莫學逢心叟胷中殘是非

和

百篇李太白滿灑崔宗之知章乘駿馬鄭盃樂
貧時杜公詠成歌歌之與我思遇花情始暢把
酒心自怡鼓舞成狂態豪吟似徒兒皎月照綺
席涼風動薜衣樽內松醪冽盤中蓴菜肥醉餘
歌古調興至寫新詩漫揮三五首鯨吸千百巵
能陶情與性復可滋形羸瓊漿和五內玉液充
四肢醉鄉無盡樂惜哉人不知惟有陶元亮知
止一賦詩願期終日醉能忘是與非

七言古詩

醉徒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

餘枝邑客多羈貧其間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
猶衣葛日高瓶中未拂塵江城山寺十一月北
風吹沙雪紛紛賓客不見綈袍惠黎庶未沾襦
袴恩此時太守自慙愧重衣複衾有餘溫因命
樂人與針女先製兩裘贈二君吳綿細軟桂布
密柔如狐腋白似雲勞將詩書投贈我如此小
惠何足論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
此裘非繒亦非纊裁以法度絮似仁刀尺飛拙
製未畢出亦不獨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與

君展覆杭州人

和

古來賢達俱困貧白公所憐惟蕭殷鶉衣不足爲君耻廚中瓦釜生埃塵朔風凜冽戶外吼簷前雨雪亂繽紛白衣不見持酒至忍寒木逢惠炭恩堪羨賢哉二千石紉衣貽惠令人溫廣施德澤世塵寡千載之下稱白君〻敦友道如山重褌金自是輕浮雲古風淳朴誠尚義俗世澆漓奚必論淒〻行德若秋思倏忽蓬戶回陽春敬賢日餽子思饌須賈憫贈綈袍仁胷次汪洋豈期報受惠還應當厥身賦斯古調流海內令人哦味知古人

詩酒琴人例多薄命千酷好三事雅當此科而所得已多爲幸斯甚偶成狂詠聊寫愧懷

愛琴愛酒愛詩客多賤多窮多苦辛中散步兵終不貴孟郊張籍過於貧一之已嘆關於命三者何堪併在身只合飄零隨草木誰教凌厲出風塵榮名厚祿二千石樂飲閒遊三十春可得無厭時咄〻猶言薄命不如人

和

嗜酒携琴猶俠客推敲奇句屬艱辛孫登至老不榮貴羅隱陶潛甘守貧儋石無儲安我命浮雋鼓曲樂閒身莫將形體同枯木自是情幽屏俗塵猿鶴追隨依竹石黃鶯相喚醉芳春無榮無辱無名叟落魄林泉一散人

詠家醞十韻

獨醒從古笑靈均長醉如今敎伯倫舊法依稀傳自杜新方要妙得於陳井泉王相資來九麴蘖精靈用上寅釀糯豈勞炊范蠡撤籌何用漉陶巾常嫌竹葉凡濁始覺榴花不正真甕揭開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捧疑明來從空化飲似陽和滿腹春色洞玉壺無表裏光橋金盞有精神能消忙事成閒事轉得憂人作樂人應是世間賢聖物與君兒往擬終身

和

疎狂那羨屈靈均惟願追隨劉伯倫造醴古來遺杜法殊方品物亦須陳調和麴蘖隆冬月汲水新方用甲寅設炊玉粒千升糯漉去塵滓不用巾色如蔣徑筲當葉味勝濂溪蓮更真開埕幽馥盈虛室入口猶嫌列倍辛琥珀光浮玉斝面陶然滿目總宜春賓朋宴集全憑爾社稷春秋仗祀神心蓄十愁能頃釋林間時伴賞花人我儕性僻無他嗜日日從君了此身

狂吟七言十四韻

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貴身尤恐人間爲長物不如林下作遺民遊依二室成三友住近雙林當四鄰性海澄淸平少浪心田灑掃淨無塵香山閒宿一千夜梓澤連遊十六春是客相逢皆故舊無僧每見不殷勤藥停有喜閒銷疾金盡無憂醉忘貧補綻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賴交親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洛堰魚鮮供取食村果熟饋爭新詩章人與傳千首壽命天教過七旬點檢一生徼倖事東都除我更無人

和

莫將光景因循過須信人生有限身落魄林泉成隱逸徜徉世外是天民鶴琴詩酒爲佳友翠竹芳梅結比鄰高徑喜無車馬跡茅齋寂靜絕埃塵一樽醽醁傾秋夜新句堪題送晚春樵叟談棋情更適漁人共飲意殷勤閒心瀟灑還勝貴宿醞盈壺未信貧幾度風花成樂事閒閑黃鳥日相親每欣溪畔垂綸艇那羨西鄰泉幾囷

閒步竹林初解籜夜來雨過一番新悠悠潦倒松窓榻不到江城已十旬設言衣紫長安春且釐芳樽作散人

自勸

稀稀疎疎遶籬竹窄窄狹狹向陽屋屋中有一曝背翁委置形骸如土木暮半爐麴炭火夜深一盞紗籠燭不知有益及民無二十年來食官祿就暖移盤簷下食防寒擁被帷中宿秋官月俸八九萬豈後遺爾身溫足勤操丹筆念黃沙莫使飢寒囚滯獄

和

疎梅幾樹間叢竹曲〻清溪環矮屋頹垣宛轉碧蘿垂石徑森〻蔭古木幽禽林杪遞清音灼〻山花向人燭日隨鹿豕樂餘年豈羨人間利與祿鑄烹脫粟飽晨餐明月穿窓伴我宿不求塵世識姓名老我山林恒自足閒心終日樂潛修厭聽僧家論地獄

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

焉偶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傳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裡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猶王酒飲三盃氣尚麄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踈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

和

漫和香山七老會幾人衣紫幾鬚聯詩竹下追歡賞列坐花間把酒娛堪羨昔賢題句逸吾儕賡倡寫情麄諸君行樂林泉下爲問曾將竹杖扶高雅詩篇難備紀風神還用圖中圖白公勝集千秋在應信高情萬古無

五言律詩

勸酒十四首 并序

予分秩東都居多假日閒來輒飲醉後輒吟苦無詞章不成謠詠每發一意則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于酒聊以自勸故以何處難忘酒不如來飲酒命篇

何處難忘酒七首

何處難忘酒長安喜氣新初登高第後乍作好官人省壁明張榜朝衣穩稱身此時無一盞爭奈帝城春

和

何處難忘酒花開鶯語新王孫乘駿騎柳陌擁遊人麗日融庭院暄風拂我身此時無一盞辜負一年春

其二

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雲俱不達白髮遞相驚二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盞何以敘平生

和

何處難忘酒停舟敘故情年華客裡過霜雪鬢邊驚隔歲恨爲別今宵喜共行此時無一盞不得罄平生

其三

何處難忘酒朱門羨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前小院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艷陽天

和

何處難忘酒雪飛慶有年阻跡衡門下圍爐小牖前長寒增短褐無興鼓清絃此時無一盞何物禦冬天

其四

何處難忘酒霜庭老病翁暗聲啼蟋蟀乾葉落梧桐鬢爲愁先白顏因醉暫紅此時無一盞何計奈秋風

和

何處難忘酒林泉落魄翁賡詩凭淨几錄句倚孤桐池畔梨花白庭前芍藥紅此時無一盞虛度好春風

其五

何處難忘酒軍功第一高還鄉隨露布半路授旌旄玉柱剝蕊手金章爛椎袍此時無一盞何以騁雄豪

和

何處難忘酒王孫意氣高乘驄持劍戟隨從擁旗旄射鵰開羽箭獲兎汚羅袍此時無一盞不足稱英豪

其六

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飲襟收淚淚簇馬聽笙歌烟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

和

何處難忘酒客途愁思多江干分別袂亭畔唱離歌柳色侵征騎風霜滿遠坡此時無一盞旅況却如何

其七

何處難忘酒逐臣歸故園赦書逢驛騎賀客出都門半面瘴烟色滿衫鄉淚痕此時無一盞何物可招魂

和

何處難忘酒名花開滿園流鶯啼野樹訪客過蓬門綠柳侵衣色緋桃映蘚痕此時無一盞何可暢詩魂

不如來飲酒七首

莫隱深山去君應到自嫌齒傷朝水冷貌苦夜霜嚴漁去風生浦樵歸雪滿巖不如來飲酒相對醉厭厭

和

衡門恒自足毋使俗人嫌乘風臨北牖閨戶避
寒嚴孟浪山樵樂隆冬涉險巖不如來飲酒醉
去覺厭厭

其二

莫作農夫去君應見自愁迎春犁瘦地趂晚餧
羸牛數被官加稅稀逢歲有秋不如來飲酒相
伴醉悠悠

和

聯貌愚無悟何須終日愁從人呼俗客與子作
犁牛弗思虛歲月爲問幾春秋不如來飲酒奚
計世悠悠

其三

莫作商人去恬惶君未諳雪霜行塞北風水宿
江南藏錙百千萬沉舟十二三不如來飲酒仰
面醉酣酣

和

世羨爲商美烟波豈易諳觸霧迎潮上隨風渡
海南渾忘秋八九弗知春二三不如來飲酒堪
哂賈忘酣

其四

莫事長征去辛勤難具論何曾盡麟閣祇是老
棘門蟻虱衣中物刀鎗面上痕不如來飲酒合
眼醉昏昏

和

芸窓十載苦書史枉評論何日登仙籍終年杜
蓽門几硯飛塵土文章滿蠹痕不如來飲酒縱
飲樂朝昏

其五

莫學長生去仙方悞殺君那將薤上露擬待鶴
邊雲矻矻皆燒藥累累盡作墳不如來飲酒閒
坐醉醺醺

和

恬習修心術何須禮老君未聞乘白鶴豈見駕
青雲老少人生命高低郊甸墳不如來飲酒滿
酒至微醺

莫六

莫上青雲去青雲足愛憎自賢誇智慧相糾鬬
功能魚爛緣吞餌蛾燋爲撲燈不如來飲酒任
性醉騰騰

和

懶涉塵中事心無愛與憎藏修惟守拙處世歇
無能夏日雲間電冬宵漏盡燈不如來飲酒浮
白恣歡騰

其七

莫入紅塵去令人心力勞相爭兩蝸角所得一
牛毛且滅嗔中火休磨笑裏刀不如來飲酒穩
卧醉陶陶

和

素擅孫吳術談兵百計勞指揮猶震電殺戮等
鴻毛帳下時持戟腰間日佩刀不如來飲酒從
我樂陶陶

把酒思閒事二首

把酒思閒事春愁誰最深乞錢羈客面落第舉
人心月下低眉立燈前抱膝吟憑君勸一醉勝
與莫黃金

和

把酒思閒事花飛愁更深雨阻尋春興風羈歸
客心寒窓對雪坐月夜倚桐吟憑君勸一醉何
用贈兼金

其二

把酒思閒事春嬌何處多試鞍新白馬弄鏡小
青娥掌上初教舞花前歡按歌憑君勸一醉勸
了問如何

和

把酒思閒事芳枝鶯語多筵前呈美樂花底坐
嬌娥玉斝傾新醞金箏奏雅歌憑君勸一醉此
日興如何

七言律詩

嘗酒聽歌招客

一爐香醪新插蒻雙鬟小妓薄能謳管絃漸好
新教得羅綺雖貧免外求世上貪忙不覺苦人
間除醉即須愁不知此事君知否君若知時從
我遊

和

山厨甕內始新篘傾入瘦瓢與欲謳清嘯代笙
成獨樂嫩蕨爲肉勿過求賦詩能却閒煩惱縱
酒堪消俗慮愁爲問君家知未不可秋鳩杖謾
追遊

家釀新熟每嘗輒醉妻姪等勸令少飲因
成長句以諭之

君應怪我朝朝飲不說向君ヒ不知身上幸無

疼痛處甕頭正是撇嘗時劉妻勸諫夫休醉王姪分疎叔不癡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點欲何爲

和

休哂狂夫終日醉酒中眞味爾何知功名自信應無分利祿方思弗是時落魄林間原有癖疎狂世上已成癡年來五十因循過萬事從今一不爲

鏡換盃

欲將珠匣青銅鏡換取金樽白玉巵鏡裡老來無避處樽前愁至有消時茶能散悶爲功淺萱縱忘憂得力遲不是杜康神用速十分一盞便開眉

和

何物可能撩客興青銅易却紫金巵不開玉匣忘衰貌且共冰壺樂盛時那羨茶芽祛慮速謾誇萱草解憂遲杜公遺下逡巡法三盞從教展蹙眉

五言絕句

嘗新酒憶晦叔二首

樽裏看無色杯中動有光自君拋我去此物共誰嘗

和

甕潑瓊瑤色觥浮琥珀光自君拋我去不得對君嘗

其二

世上强欺弱人間醉勝醒自君拋我去此語更誰聽

和

我儕終日醉ヒ眼笑人醒自君拋我去白雪少人聽

七言絕句

變法

自慙到府來周歲惠愛威稜一事無唯是改張官酒法漸從濁水作醍醐

和

年來萬事總糢糊利祿營ヒ近喜無閒向風前歌一曲與來花畔醉醍醐

携酒往朗之莊居同飲

慵中又少經過處別後都無勸酒人不挈一壺相就醉若爲將老度殘春

和

携樽漫訪村東墅列席花間對逸人把盞不論塵世事靜聽山鳥鬧芳春

閒眠

暖牀斜卧日曛腰一覺閒眠百病消盡日一餐茶兩碗更無所要到明朝

和

懶向庆門折此腰閒眠石榻俗情消夜來罄却香醪甕一枕蓬蓬至詰朝

雜言二首

四不如酒 一名啄木曲

莫買寶剪刀虛費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剪不得莫磨解結錐虛勞人氣力我有腸中結知君解不得莫染紅絲線從誇好顏色我有雙淚珠知君穿不得莫近紅爐火炎氣從相逼我有兩鬢雪知君消不得刀不能剪心愁錐不能解長結線不能穿淚珠火不能銷鬢雪不如飲此神聖盃萬念千憂一時歇

和

秋水白如銀長江萬里直心縈千種愁江水滌不得休揉五色芝枉費辛勤力憂苦寸腸結靈丹醫不得隋珠稱夜光兼金耀赤色萬斛與千鈞命傾一無得嬌姿動人歡晝夜情相逼雖有鋒利刃恩愛割不得水不能滌其愁芝不能開鬱結金不能保延齡刃不能割歡悅不如吸盡三百盃千愁萬慮皆休歇

吟四雖

酒酣後歌歇時請君添一酌聽我吟四雖年雖老猶少於韋長史命雖薄猶勝於鄭長水壽雖病猶明於徐郎中家雖貧猶富於郭庶子省躬審分何僥倖值酒逢歌且歡喜总榮知足委天和亦應得盡生生理

和

浮白後欲止時侑君進幾酌漫聽歌四雖心雖拙臨池學張長史人雖愚風宗荆浩山水智雖蠢謾和陶靖節詩眼雖昏燈前常誦莊子生平此心無所好歌此四雖情足喜徜徉宇宙任去來靜中已悟乘除理

附元稹詩

七言絕句二十四首

先醉

今日樽前敗飲名三杯未盡不能傾怪未花下長先醉半是春風蕩酒情

和

世間孟浪酒人名一觴未罄步先傾潦倒花前歌白苧兒童不解醉翁情

獨醉

一樹芳非也當春漫隨車馬擁行塵桃花解笑鶯能語自醉自眠那藉人

和

穠桃弱柳競芳春樹底開樽遠俗塵自酌自斟成獨樂數聲啼鳥伴幽人

宿醉

風引春心不自由等閑衝席歌多籌朝來始向花前覺度却醒時一夜愁

和

夜來沉醉問何由籌政威嚴罰酒籌斗轉銀河歡始洽酣酬此夕蕩人愁

懼醉

聞道秋來怯夜寒不辭泥水爲杯盤殷勤懼醉有深意愁到醒時燈火闌

和

年衰入醉覺輕寒怯捧金罍翫玉盤與比壯時猶未倦謾燒絳蠟坐更闌

羨醉

綺陌高樓競醉眠共期顛頓不相憐也應自有尋春日虛度而今正少年

和

壺中酒罄只貪眠不飲令人祇自憐却羨山翁終日醉銜盃屈指弗多年

憶醉

自歎旅人行意速每嫌盃酒緩歸期今朝偏偶醒時別淚落風前憶醉時

和

去年此日花間醉今日猶思去歲期鼓舞風前情似昔高歌渾似少年時

病醉

醉伴見儂因酒病道儂無酒不相窺那知下藥還沽底人去人來剩一巵

和

春遊興洽眠芳草一任兒童笑語窺怪底沉酣朝未醒時親葬裹厭金巵

擬醉

九月閑宵初向火一樽清酒始行盃憐君城外遙相憶冒雨衝泥黑地來

和

捜句晴窓神已怠支頤棐几喚茶盃恍疑夜酌猶沉湎潦倒方牀似醉來

勸醉

實來能釀鈍愁酒但是愁人便與銷願我共君俱寂寞只應連夜復連朝

和

追歡俠客惟詩酒萬慮千愁仗爾銷自是良辰莫辜負從教觴咏醉花朝

任醉

本怕酒醒渾不飲因君相勸覺情來殷勤滿酌從聽醉乍可欲醒還一盃

和

攜樽挈侶遊花徑一吸罍傾興始來飲至月斜樁酩酊臨行猶是罄金盃

同醉

柏樹臺中推事人杏花壇上鍊眞形心源一種閒如水同醉櫻桃林下春

和

扶杖村西拉友人開樽花底已忘形呼童謾啓牀頭醞共醉韶華二月春

狂醉

一自柏臺爲御史二年辜負兩京春峴亭今日顛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

和

相期郭外追歡賞鼓舞花間樂暮春劇飲模糊忘去住狂歌一曲暢幽人

香山酒頌 下卷終

選詩句圖

高似孫集

杜公訓兒。熟精選理。兒豈能熟。公自熟耳。蚤參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襲晉。齊沿宋。凡莅諸人。互相憲遵。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爲圖詁。略裁所以憲遵者。法精且祕。悟其杜矣。

宋　高氏似孫集

漢

李陵　蘇武傳曰。陵字少卿。爲侍中騎都尉。陵匈奴。匈奴以爲右校王。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綢休玄神。日夕旌風起。對酒長相思。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蘇武詩。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蘇武　漢書曰。武字子卿。爲移中郎。使匈奴十九年。時拜典屬國。

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

綠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

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古詩。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玩補詩。願爲雙飛鳥。翼共翻翔。建安中無名詩。中有雙飛鳥。自名曰鴛鴦。

馥馥我蘭芳。芬馨良夜發。

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曹植詩。之子在異里。江湖遠且深。陶機詩。遊子眇天末。遠期不可尋。

班婕妤　五言歌微曰。成帝遊燕。婕妤居增成舍。飛燕妬。婕妤失寵。帝別幸婕妤充華園。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古詩。從風入君懷。四海萬不歇。曹植詩。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誰知我心歸。

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古詩。歌行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

魏

文帝　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爲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爲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雙渠相灌溉。芙木繞通川。西京賦曰。芙木蔚鬱。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曹植詩。孤鴈飛南游。遇夜長哀鳴。左思詩。投軒臨前庭。嗷嗷晨鴈鳴。

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陶潛詩。夜移　漢落。徘徊帷戶中。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張載詩。朝霞迎白日。丹氣隱湯谷。

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玩詩詩。綠水揚波。曠野莽茫茫。

秋風發微涼。塞蟬鳴我側。

春鳩鳴飛棟。流螢激檐軒。

曹植　魏志曰。植字子建。善屬文。封陳王。

員闕出浮雲。承露槩太清。廣雅曰。吃。摩也。槩與吃同。古字通。謝靈運詩。雲臺青闕。皓月照丹宮。

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謝靈運。明月正澄落。晨光復換輝。曹植詩。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盧諶詩。下泉激烈。荷蕖野增遠深。

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劉楨詩。英華散其華。蕭蕭搖金璫。潘岳詩。綠池汎淡淡。青柳何依依。謝靈運詩。淥蹟漸被逕。芙蓉始發池。謝朓詩。幽蘭芳涌谷。長秀拔高岸。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李陵詩。佳會難重逢。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應瑒 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爲丞相掾屬。後爲五官將文學。謝靈運鄴中集詩序曰。漢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風雅之作。

朝鵰鳴雲中。音響一何哀。陸機詩。孤鴻號外野。朝鳥鳴北林。盛覽詩。仰聽鳴鴻鳴。俯聞蟋蟀吟。謝靈運詩。秋景鳴北澗。哀響繞南巒。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謝靈運詩。嗷嗷鴻中區。寥廓自委羽。來涼扇水湄。遠懷長沙傅。成公綏鵩賦曰。濟鵩水之陰岸。

應璩 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散騎侍郎。實爽多逢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

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新序。孫叔敖曰。筐篋之藏圖書。

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曹植詩。揚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劉楨 魏志曰。楨。字公幹。少有文學。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書請楨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謝靈運鄴中集詩序曰。楨卓犖偶人。而文最有氣。所得歸經奇。

清風淒已寒。白露塗中庭。謝朓詩。梢梢枝早勁。皦皦露唯晞。楚辭曰。白露紛以塗。王逸曰。皦皦。潔貌也。

白日入虞淵。縣車息駟馬。陸機詩。虞淵引絕景。四時近若飛。

王粲 魏志曰。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爲右丞相掾。魏國建。爲侍中。謝靈運鄴中集詩序曰。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漢書。項羽謂樂噲曰。壯士也。呂氏春秋曰。張儀壯士也。

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

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列女傳。非如女紅。水揚波兮香莫。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阮籍詩。徘徊遠地上。還顧望大梁。又詩。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徐幹詩。登斗起還望。遙首見長安。鮑照詩。引高臨四海。表裏望京畿。又詩。鄙行。拾位望期成。潘岳詩。悠然臨華渚。山川邈離矣。謝靈運詩。南瞻傳香徽。西望昆明池。謝靈運詩。西顧太行山。北陟邯鄲道。望舒詩。北牡沙漠平。南望蒲京路。

蒹蒲覽廣澤。葭葦夾長流。

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日隱曰映。

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郭璞曰。方舟。併兩船也。

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

今日不極懽。含情欲待誰。古樂府。今日尚不樂。當復待何時。

詩人樂美士。雖客猶願留。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

晉

郭璞 威樂諸晉書曰。璞。字景純。河東人。璞性放散。不修威儀。嘗佐郭作。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璞教所害。又云。有人見其蟲形。蟲蟲稱也。

臨源挹清波。陵崗掇丹荑。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郭璞遊仙詩。濟濟陸九泉。女蘿緣高松。此亦遊仙也。

寒露拂陵岑。女蘿靡松柏。

潛潁怨青陽。陵苕哀素秋。潘尼曰。苕。陵苕也。

謝混 威樂諸晉書曰。混。字叔源。善屬文。爲左僕射。以案劉毅誅。沈約宋書曰。混。丹陽西池人。

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盧諶事郭璞賦曰。惠風春施。謝靈運鄴中集詩。鳥鳴遷林苑。惠風入我懷。

景異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盧諶 徐廣晉記曰。諶。字子諒。范陽人。有才理。顧宗被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以道險不一。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諶從閔軍遇害。

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江淹詩。歌馬出城漢。北望沙漠路。

平陸引長流。崗巒挺茂樹。

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

凝霜落蔓草。悲風振林薄。阮籍詩。朱華振芬芳。

妙詩申篤好。國義貫通藴。

傅咸 王隱晉書曰。咸。字長虞。北地人。官司隸校尉。

日月光太清、列宿耀紫微。謝靈運詩、列宿炳天文、自海橫地理。

孫楚　臧榮緒晉書曰、孫子荊、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親好、起參軍、爲冀州太守。

晨風飄枝路、寄雨被秋草。李陵詩、欲因晨風起、寄子以餞軀。

執能察此心、鑒之以蒼昊。

石崇　臧榮緒晉書曰、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惠、稍遷至衛尉、初與賈謐、謐親土崇、崇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被害。

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蔡琰詩、心比思兮胸憤盈。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上二句云、眺候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寡婦賦曰、思寄日於鳴鴈、擥六翮而輕飛。

朝華不足懷、甘與秋草并。古詩、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傳語後世人、遠嫁雖爲情。漢書、班婕妤曰、願得充後宮、有愛女遠嫁。

潘尼　文章志曰、尼字正叔、有清才、應州辟、後以父老辭養、終乃用仕位太常。

南山鬱岑嶮、洛川迅且急。謝靈運詩、河流奔二鳥浮沿無叙疑、又詩、惠流觸奮嶮、臨折阻參錯、曹植記、江介多悲風、淮西能念汝。

青松蔭脩嶺、綠繁被廣隰。

雙雙孤獸騎、嚶嚶思鳥吟。阮籍詩、走獸交橫鶩、飛鳥相隨翔。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陸機　王隱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爲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頴以機爲司馬、參大將軍軍事、爲頴所害。

孟諸吞雲夢、白二俸秦京。又詩、發棹高洛涘、辭馬大河陰、鄉城詩、江南佳麗地、會陵帝王州、又詩、宛、洛佳遊地、春色滿皇州、又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又詩、暮起登吳山、風物陵楚甸、又詩、二別阻漢坻、雙棹望河澳、又詩、東服環那峯、西距孟諸陬、謝靈運詩、越海陵三山、遊湖陵九嶽、類延年詩、振策發吳州、王粲詩、陵楚山、又詩、江、漢分楚望、衡、邕黃南服、又詩、三湘論洞庭、十澤翥荆牧、又詩、入河起陽峽、渡華因倒成、盧諶詩、北臨老與河南臨伊與洛、江淹詩、南羈綠桐柏、西歇出魯陽、袁淑詩、長安五陵間、秦地天下樞、曹植詩、朝遊鳳門上、暮還樓炉宿、謝靈運詩、北渡婺湯津、南登紀郢城。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清露被晨蘭、凝霜霑野草。楚辭曰、朝發軔於蒼梧、夕宿於縣圃、淮南子曰、霜下草而草死、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脁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劉休玄詩、以電明燈峰、坐見塵執緇。

南望江玄渚、北邁涉遠林。又詩、永秋望南渚、遺思結南岑。

輕條翳雲構、密葉成榮幄。齊都賦曰、翠幄浮遊、

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樹。

猛獸憑林嘯、玄猿臨岸嘆。

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鮑照詩、古旅被西阻、火山赫南威、謝朓詩、南陸冬倏晷、朱明三未乖、崔駰賦曰、翔鳳之首、未春之垂、

孤歎思故藝、離鳥悲偶林。雲載詩、流波慰舊濟、行歎思故心、

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妍音

谷風拂脩薄、泊對翳高岑。王僧達詩、華宴敞序堂、輕雲出東岑、

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又詩、零雨帶歸澤、朗月照其襟、

清川含蘂景、高崖被華丹。

招搖西北指、河漢東南傾。鮑照詩、夜移河漢落、徘徊帷戶中、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謝靈運詩、照灼開霧、蔚蔚蒸霞起、長律、

人生無幾何、爲樂當苦晏。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魏武帝詩、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劉楨詩、磊磊中石、蘭藻生其涯、謝靈運詩、微尚不及遠、

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

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王粲詩、歸沮久不樂、誰能宣我心、

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衡波。文子曰、夏條可結、

陸雲　王隱晉書曰、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爲吳王郎中令、出爲浚儀令、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

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楚辭曰、朝發軔於蒼梧、淮南子注曰、榛、叢木、謝靈運詩、朝辭於蒼梧、夕歎於悲風、

時暮復何首，華落理必賤。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劉休玄詩：何膏川無渡，山高鳴鵠難。謝靈運詩：風雲有急時，江、海隔無梁。魏文帝詩：願飛安得翼，欲濟何無梁。曹植詩：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

傅玄 晉書傅玄傳：玄字休奕，北地人。善屬文，辯才秀才，至司隸校尉。

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

纖雲時髣髴，溼露沾我裳。曹植贈徙王詩：纖雲不形，陽光隱藏。劉楨詩：皎月照素光，玄雲蔽當空。

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

干康瑤 古今詩英華曰：晉王康瑤詩與求詩。

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陸機詩：哀鳴中夜流，孤歌更我前。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張華 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范陽人，好文術，博覽，為太常博士，轉秘書郎，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蘭蕙綠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

左思 晉書左思傳：思字太冲，齊國人，博覽文史，作三都賦，徵為秘書。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張協詩：眄盼雲青岸，俯流翻綠嶼。潘岳曰：盼，視也。方言曰：眄，睇也。馬融論語注曰：盼，黑目視。

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

石泉漱瑤瑤，纖鱗亦浮沉。陸機詩：山澗何冷冷，飛泉漱鳴玉。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

柔條旦夕勁，綠蘭日夜黃。

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

殷仲文 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字仲文，陳郡人，性豪爽，行參軍，以姐之姊夫，文儒文，用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意甚憤怨，後照顧不見其面，數日稱疾。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

爽籟警幽律，哀壑扣玄牝。大戴禮曰：丘陵為牡，溪谷為牝。

阮籍 晉書阮籍傳：籍字嗣宗，陳留人，狂放不羈，志氣曠放，嘗倚竹林名士傳曰：籍以步兵校尉廳廨中有數斛酒，求為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二妃遊江濱，婉孌有芬芳。

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鳴鵠飛南征，遺焉發哀音。

滔滔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滔滔江水兮，上有楓樹。

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孟康漢書注曰：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遠邇。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

自非王子喬，誰能常美好。又詩：拾見王子喬，可以慰我心。附靈運詩：始信安期術，得盡餐生年。古詩：仙人王子喬，願可與遊期。

歐陽建 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歐陽建，渤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擅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有疑，及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

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

不陟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張載 晉書張載傳：載字孟陽，武邑人，有才華，丹青作佐郎，遷弘農者作，稱疾告歸。

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

弱草不重結，芳蕤豈再覩。

浮陽映翠林，迴鵾扇綠竹。

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

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江淹詩：庭樹發紅蕤，陽草含綠滋。鮑昭詩：蕭蕭庭中綠草滋，古詩：迴風動地起，秋草萎已綠。

陽烏收和響，寒蟬無餘音。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

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謝靈運曰：初出岳邊，繁雲翳翳，又詩：繁雲入極，雨足滋四溟。

凄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江淹詩：有渰興春節，繁雲貫秋序。

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左思詩：綠葉日夜疎。

澤雉登麟雌，寒猿攀條吟。王粲詩、波流盪清響，猿猿臨岸吟。

潘岳　臧榮緒晉書曰、岳字安仁、中牟人、潘滿青鬢、初至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論者所疾、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後收石崇、向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命谷熟詩、乃成其讖、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琊太守、孫秀時爲小吏、岳於秀不以禮遇也。

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

川氣冒山嶺，猶湍激巖阿。

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曹植詩、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波。

歸鴈映蘭渚，游魚動圓波。謝叔源詩、蘭渚淥波、挽偉引芳柯、李善曰、沈約詩同。

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

司馬彪　臧榮緒晉書曰、彪、字相林、拜散騎侍郎。

卞和潛幽冥，誰能辨奇瑛。

苕苕猗桐樹，寄生於南嶽。古詩、冉冉孤竹、結根泰山岡、左思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何劭詩、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謝柏詩、高高出南嶽、參桐拔竹根、又詩、亭亭山上松、蔚蔚谷中鳳、江淹詩、蒼蒼山中柱、鬱鬱霜露色。

何劭　臧榮緒晉書曰、劭、字敬宗、陳國人、善屬篇章、遷左僕射、博成集曰、何敬宗、成之從內兄也。

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魏武帝詩、道深未可得、名山勝絕行。

閑房來清風，廣庭發暉素。古長歌行、昭昭素明月、暉光烱我林、謝朓詩、清輝發素暉、明月一何朗。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

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謝靈運詩、俯濯石下泉、仰看條上敷、又詩、企石挹飛泉、攀林翫芳蹊。

王讚　臧榮晉書曰、讚、字正長、蘭陽人、博學有使才、歷散騎侍郎。

鄉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文子曰、鳥飛反鄉、故其所生。

張協　臧榮緒晉書曰、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守道不競、以陽欲自損、後爲黃門侍郎、託疾絕人事。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

郭泰機　傅咸集曰、何南郭、線、泰機、後門之士。

塞女雖妙巧，不得乘杼機。傅玄蠶長機詩曰、貧家貌手拙、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

天寒却運速，況復鴈南飛。

劉琨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永嘉中、爲并州刺史、興盧志親暱、琨先辭之、後爲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遣求爲匹磾別駕、爲匹磾所害。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劉楨書曰、嘗以素秋。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曹攄　臧榮緒晉書曰、攄、字興道、譙國人、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右司馬、況人王雄、爭掠婦色、遂與戰、軍敗而死。

密雲翳陽景，森潦淹庭除。

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

褰裳不足難，清陽未可俟。

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盧諶詩、理以精詣、通辰曰、形機開。

嘉樹　宋書七志曰、嘉、字道產、顯川人、雜中庶子。

深谷下無底，高巖聳穹蒼。

玄林結陰氣，下風自寒涼。

張翰　七志曰、翰、字季鷹、吳郡人、文藻清贍、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天下亂、東歸。

青條若擦翠，黃花如散金。

嘉卉亮可觀，羅此離久耽。

謝瞻　宋書七志曰、瞻、字宣遠、東陽人、善屬文、爲黃門郎、以弟晦被貴、求爲豫章太守、卒。

夕霧風氣涼，閑房有餘清。何劭詩、朗月來清氣、

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張載詩、秋氣吐商氣、霜雪摧南林。

頹陽照通澤，夕陰曖平陸。楚辭曰、日晦曖而下頹。

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

鳳幕無留燕，遼渚有來鴻。

綢繆結風徽、烟爐吐芳訊。演連珠曰、辭藻芳訊、顏延年詩、芳子吐芳訊、感物懷餘哀。

范曄 沈約宋書曰、曄、字蔚宗、順陽人、爲高祖相國掾、遷太子詹事、坐反誅。

蘭池清夏氣、帷帳含秋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

眺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

邊渚翠蒙密、隨山上巖嶔。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年、字延之、琅琊人、顏淵後所不覺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鮑照謂太常。

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蘇。

陽陸陶情氣、陰谷曳寒煙。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

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

歲候方遒年、荃蕙豈久芬。古詩、春風歸久用、空令草木殘、江淹詩、不惜蕙草晚、所恐芳路衰。

嚴除去漢宇、標橋徙吳京。

春江壯風濤、蘭野茂稀英。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

三湘滄洞庭、七澤鬱荆牧。謝靈運詩、詞庭空波源。

松風遵路急、山煙冒隴生。阮籍詩、雁歸東南下。

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情去。

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

朔風厲飛寒、陰氣下微霜。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謝朓詩、鳥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陰風振涼野、飛雪替崩天。陳機詩、涼野多陰氣、武賦切邦奧曰、昏冥也。

謝靈運 沈約宋書曰、靈運、陳郡人、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時郡縣州、遂令趙欽等要令鄉里檢見、於三江口盡取有刑奏、依法收斷。郡表市廣州、又云、義熙末、爲臨川郡守、臨有司所科、徙拜廣州大司馬、臨海川郡守、臨有司所科、徙拜廣州大司馬、臨海川郡守、臨有司所科、徙拜廣州大司馬、臨海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楚辭曰，朔將蒼兮蘭薄。

曉霜凋葉丹，夕蔼嵐氣陰。謝靈運登臨海嶠詩曰，揮霍迭代謝，嵐氣沿坪晝曰，嵐山氣也。

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邑氏春秋曰，冬不用雹，清有餘也。張載詩，白日照天衢，嶠嶠若如規。

春旦氣候，山水含清暉。左思詩，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又詩，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又詩，辛勤風波事，歎曲洲渚會。又詩，舍游倦水宿，風潤雜具論。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迴綿。又詩，川渚屢迴復，樂流歡遲轉。沈約詩，山峰迭重疊，竹樹近縈綿。又詩，迴峯望千仞，背流各百里。江淹詩，奇峯峻奇秀，岑崟迴相蔽。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耀。

連幃疊嶂，青翠杳深沉。文字集略曰，嶂，崖也。

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

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又詩，逕邪徑陟陳，逕迴陟眺觀。謝靈運詩，側徑石行盤，窈窕山道深。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陽夏人，靈運族兄，靈運深加知賞，肆州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參軍，以高唐見奇，年二十七卒。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

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肅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

寒商動秋幹，孤燈曖幽幔。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

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

霏霏氣幕岫，泫泫露盈條。

陶潛 沈約宋書曰，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有高趣，為鎮軍參軍，後為彭澤令，去職，卒于家。

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李顯離思賦，西烈寒氣，寥寥天宇清。陸機詩，皛皛川上平。謝惠連詩，皎皎天月明，皎皎河汾間。說文曰，皛，白日出。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江淹雜體詩，素心正如此，期爾歲寒三友。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秋菊有佳色，露裛其英。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

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世情。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嵇康詩，羣物和氣，白日照園林。何劭詩，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僧達，琅邪人，善屬文，至中書令，以屬犯上，賜死。

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仲秋邊風起，黃沙千里昏。

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思玄賦曰，登遠迹以飛翠，聽景風而翔回。清氣溢於青雲之上，摩頂曰，素交顧也。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麥壠多秀色，楊園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蓋麥漬壠，陸機詩，園葉鳴流，吟鳥多好音。

劉休玄 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好學有文才，元兇弒立，以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廢世祖，迎休中司空，後以酒肉食中毒殺之。

寒蟬翔水曲，秋兔依山墓。淮南子曰，寒蟬翔水。

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

落宿半遙城，浮雲臨曾闕。鄭玄詩論曰，曾，重也。魏文帝詩，長闕出浮雲，象雲闕太清。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

顧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陸機詩，顧君廣來光，照妾桑榆時。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曹植詩，青沐隱塵容。

誰為客行久，聽見流芳歌。潘岳詩，流芳未及歇。

袁淑 孫盛宋書曰，淑，字陽源，陳郡人，好屬文，彭城王義為祭酒，還至左衛中，因劫當行事，逆歌聽見害。

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曹植詩，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粲觀獵賦曰，宛、洛少年。

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又詩云，夢還去酒谷，投馬出甘泉。

義分明於精，信行直如弦。鮑照詩，清如玉壺冰，直如朱絲繩。

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

伐木斬江湄，設置守幾兔。

鮑照 沈約宋書曰，鮑子明，文辭勝逸，貧中書舍人。後為臨海王子頊參軍，記子頊敗，為亂兵所殺。

歸華先委路，別葉早辭風。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徐悱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樓蘭。

開芳及稚節，含采各驚春。

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

獻肥春草妬，飛輕越平陸。鄭文帝典論曰，弓強手柔，草淺獸肥。

騰沙響貢鶴，瀾浪搗白鷗。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蔡琰詩，邊所多悲笳，胡風吹夏起。梁詩，層冰結，嘶雪千里荒。范雲詩，塞沙西面平，飛雪千里雪。

王微 沈約宋書曰，微字景玄，好學，無不通覽，舉秀才，為吏部郎。

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

孟冬寒風起，東陸正中昏。張華詩，風雖立春中，固陰寒節升。潘岳詩，朝陽迎德景，朱明逝未遠。晉傅詩，大火流坤藏，白日鶉首昏。陸機詩，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當。又詩，炎暑惟在夏，三旬將欲移。謝朓詩，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虞張猶曰，斥推也。

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沈約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梁簡文帝夢賦曰，心約徹其如揚，不識道之形狀。

沈約 劉璠梁典曰，約字休文，吳興人，少貧寒，與宗所知，引為安西宣城王參軍中丞，尋遷昌侯記室，謚曰隱。

所以非外物，為念在玄空。

鑿鳳翔淮海，襟帶繞神墀。徐陵梁詩，表裏山形，璠，烝帶繞龍墀。

茅棟嘯愁鴟，平蹊走寒兔。任昉詩，寒雲暗荒嶺，愁鴟覺夜啟。王僧孺詩，孤狐鑽穴，飛鳥翔林，淮南子曰，兔走而顧，而顧翔。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還翔。劉楨詩，方塘含白水，中有鴈鳴，鄭玄注禮，旅鴈，還鴈也。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南部賦曰，清廟肅以微微。

傾壁忽斜壓，絕頂復孤圓。

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

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挹。蘇武詩，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

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

陸厥 蕭子顯齊書曰，厥字韓卿，吳人，善屬文，舉秀才，選太子傅功曹掾。

鳧鵠嘯傳侶，荷芰始參差。鄭部賦曰，鳧鵠鳴侶。

歲暮寒蟲及，秋水落芙蕖。

惜哉時不與，日暮撫輕舟。劉楨詩，時俗不我與，王粲詩，收斂此烏徒，徒，說文輕舟，賈誼詩，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

謝朓 蕭子顯齊書曰，朓字玄暉，陳郡人，文章清麗，解褐為豫章王參軍，遷太部郎，知樞，附江祏，爭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祏白遙光收朓，朓死。

仟眠起雞樹，檀樂蔭脩竹。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顧延年詩，雨霽阻清歡，劉孝綽詩，風煙望風風，沙，劉結詩，初隙清切，蕭中情無由宣。

紅藥當階鬱，蒼苔依砌上。魏文帝詩，如珠網戶，綠草當階生。張載詩，青苔依牧牆，蜘蛛結四廂。

江路西南永，歸流西北騖。宋孝武之江州詩，山曲繁飄雨，江路結流悲。

田鴻遠相叫，沙鳩忽爭飛。

遠樹曖仟仟，生煙紛漠漠。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秋河曙耿耿，寒潛夜聲聲。劉楨詩，月出照陵中，珍木鬱蒼蒼。曹植詩，太谷何鬱鬱，山樹鬱蒼蒼。

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日隱潤延空，雲聚岫加復。

噪鳥還春洲，雜英滿芳甸。

良辰定何許、夙昔夢佳期、
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
雲去蒼梧野、水還汨漢流、
深雲已漫漫、多雨復萋萋、魏都賦曰、窮岫深雲。
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
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又詩、過客無留驂、馳暉有弃簪、李善曰、馳暉日也、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古詩、秋草萋已綠、
非君美無度、執爲勢寸心、
故人心尚阻、故人心不見、古樂府詩、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阻、

梁

丘遲 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能屬文、及沛臨州從都、高祖踐祚、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謝朓曰、蓋中書侍郎丘遲上、

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停、謝朓詩、交藤蔓且蔓、懸枝葉復稀、說文曰、島、海中山、劉孺林吳都賦注曰、海中洲上有山石回嶼、
巢空初鳥飛、苔亂新魚散、
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濫、江淹詩、荒亂滿林、雲蔽寒川、謝淹詩、析析作平羅、
風遲山尚鬱、雨息雲猶積、丘遲詩、積作漬、

虞羲 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能屬文、始安王引爲侍郎、後赴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參記室參軍、

飛狐白日晚、鶴海愁陰生、虞羲、鶴食其曰、臣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又曰、霍去病隨海、

任昉 劉璠梁典曰、昉、字彥升、樂安人、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爲新安太守、

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
登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
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潘尼詩、世故尚未夷、南陽郡方城縣內史、
徐悱 何之元梁典曰、悱、字敬愛、勉之子、爲晉安內史、有學識、

表裏形勝、襟帶盡巖樹、
此江稱崎險、茲山復鬱盤、蜀都賦曰、崎險乖若瓦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鬱閉、

范雲 梁書曰、雲、字彥龍、爲平陵縣內史、

塞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漢書、侯應奏曰、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治交河城、
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

江淹 梁書曰、淹、字文通、考城人、好學、以文章顯、至散騎常侍、

倚棹汎潭、清、目暮山河清、
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洋、枚乘七發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曹植詩、秋蘭被長坂、朱幹翠綠池、
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曹植詩、神飈接丹轂、輕塵隨風移、鮑照詩、蘭芷生芙蓉、
涼風盛芳氣、碧樹先秋落、
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陸機詩、曲池何嘉淇、清川帶平薄、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張載詩、丹霞蔽日、隱期、又詩、陰下伏泉涌、
青芹日夜黃、芳蕤成宿楚、張載詩、芳蕤日夜黃、又詩、誠能強人逝、芳蕤徽斯森、謝朓詩、邪城一以眺、平蕤正蒼蒼、
日落長沙渚、萬里曾陰生、又詩、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嘯賦曰、藉桑蘭之餘蔭、
雨絕有還雲、葉落豈留英、鶴鳴賦曰、何今日之雨絕、張載詩、芳蕤豈再榮、
劭德灑湘空、翠澗澹無滋、
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毛遂楚辭注曰、南方冬暖、草木常榮、謝靈運詩、南州實炎徼、桂樹凌寒山、
關塞少行迹、玉臺生網絲、盛弘之荊州記、無行迹、又詩、網絲網四壁、
丹葩耀芳蕤、綠竹蔭閑敞、

曲榭激鮮瀾、石室有幽響。謝靈運詩、冷冷鮮風過。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

構林帶晨霧、石壁映新晰。又詩、山路清遠深、綺錯石壁間。

文軫薄桂海、雲紋燭冰天。

涼葉照沙蟬、秋榮罰水蓮。說文曰、蓮、菡萏也。

氣清知鴈引、露華凝猿音。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詩、別與佳人期、日夕望許開。謝文靖詩、朝雲佳人期、日夕隙不來。謝靈運詩、信期何爲、佳人渺天末。又詩、芳草久已茂、佳人莫不歸。

朝食琅玕實、夕飲瑤池津。

處欣故鄉里、養德乃入神。

一時排冥谷、泠然空中賓。

時菊雜晨阿、翠霞冠秋榴。潘岳詩、時菊秋榮。

幸及鳳聲歇、青春滿江皐。

風散松架險、雲繞石霞深。

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

煙景若離遠、未學客遊瑤。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李陵詩、桂水日千里。

書在天一涯、案身長別離。古詩、書在天一涯、隨風詩、遊子在天末、還期不可等。

古詩辭

鄉香盈傳袖、路遠莫致之。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

采之與遺誰、所思在遠道。此句接上句、張華詩、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陶機詩、悠悠所歎、采此欲贈誰。楚辭曰、涉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趙時期不采、將隨秋草萎。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燕、趙多美人、美者顏如玉。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瓊李。陳琳詩、京洛多妖麗、玉顏你環流。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諒察。張衡詩、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謝朓詩、長道絕遠行、遠之。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絕詩、上有長相思、下有長相憶。又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長絕詩、樹中三歲子、不識寸心抱。區區懷抱、言不盡意。又詩、將此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乎。

洞霄詩集

孟宗寶編

山中距舊都會僅兩舍許前□□□率多於□少於出□□□讀書琴弈齋□□精嚴閒從觴詠亦甚率家法然也一時寓公貴客品題蓋稱□泉石無恙□□□鳴騶例□□□敝賦待於二境營繕住持之事繁柔清虛恬退尊□□見於前□命工重□□□□章假寵靈以□□復傳之覽者庶幾愛屋及烏之意云大德六年十月日住山介石沈多福炷香謹敘

余聞舊史云拳石勺水無其奇觀落□□意或造其妙往往意在筆外氣足以勝之也千巖萬壑三江五湖□雄偉浩汗駭目動心其氣已懾安得模寫盡乎維詩亦然天下名山以罕得佳句最顯之地或以詩傳是已杭東南山□□□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末如大滌洞天自唐宋迄今題詠不少醇疵相半□□□病余獨謂不然讀大滌洞天詩當如閱泰山東海圖障姑取其用意之難勿以責備焉可也孟君集虛剛而是之因舊刪定重刻之牧故爲序大德六年十月大滌隱人錢唐鄧牧書

水以龍而靈山以仙而名然地亦有以人而重者故先民嘗言物之興廢有時至天下勝處終不可掩必有賢人君子爲之題品大滌自漢元封爲投龍所而靈始著東晉後爲仙眞所栖而名益彰及唐人作爲歌詠至宋□陳諸公妙語傑出三四百年間大篇短章交作於是五洞九峯勝概燦爛□□之內而地視昔爲益重矣使不會粹成編久或散失則居是山者將無恧乎謹裒古今名章共十四卷而鋟諸梓大德六年十月日住山介石沈多福炷香謹序

洞霄詩集卷第一

唐　　元本山道士孟宗寶集虛編

酬劉侍御過草堂　　宗元先生吳筠

嘗昔隱世網就閒棲遠林豈謂軒車客來過澗壑深既懷廉濟業仍許隱淪心靈液充甘飲松風代鳴琴晤言不可極眞契何愔愔貽我方來儁自然生玉音予慙乏瓊玖無以報金徽他日思良會含情時永吟

又

弱冠涉儒墨壯懷歸道眞棲岸高顯閒得與巢由鄰豺狼亂天紀流離江海濱江海非吾土所賴吾同人築堂依絕巘閉關從隱淪一過囂紛境臥病逾三旬皇靈垂矜卹正氣澄心神但感適起居何堪答蒼旻策羸返巖壑悄抱幣已伸霜低夔林蔚不能改松筠彌見攝生理邈然超世塵寫懷簡同志終古無緇磷

天柱隱所答韋應物

寂寞一長望秋山風景清此中唯草色翻憶見人行荒徑饒松子深蘿絕鳥聲陽崖全潛日寬轉偶通耕

拙昧難容世貧閒別有情頻君瑤玖贈幽蟾百無成

第五將軍入道因寄　元英先生方干

交梨火棗味何如聞說苕川已下車冤檯尚攜京口酒草堂應寫潁陽書亦知得意須乘鶴未必忘機便釣魚卻恐武皇還望冕蒲輪徵入問玄虛

翹馴虎巖　羅隱

郭生在雲穉已得方外心絕迹遺世務棲眞入長林元和威異類猛獸懷溫音不憶固無情斯言微且深

書天柱舊院

早識吾師類到此芝香藥犬亦相迎師今一去無消息花洞石壇空月明

元同先生草堂

杳杳洞天路蒼蒼大滌山景與留不住塵鞅去應閒相府舊知己教門新啓關太平匡濟術流落在人間

又

先生缺行日曾寄數行書意密尋難會情深恨有餘石橋春暖後勾漏藥成初珍重雲皇鶴從來不定居

又

常時憶討論歷歷事猶存酒向餘杭盡雲從大滌昏往來無道侶歸去有台恩自此玄言絕長應閉洞門

徐凝

九鎖山

人行之字路嶔巖九鎖青山勝九疑祇被白雲生不斷無端點破碧琉璃

夏侯子雲

樂國

綠葉紅英徧仙經自討論偶移巖畔菊斷斷白雲根

大滌洞　威武道士白　元鑒十味

名山閟靈府隱士此尋眞仙去空遺鼓雲扃不見人川源世上異日月洞中春欲出虛無境應修有待身

天壇

天壇高百尺只在翠微間碧蘚遺蹤古青松白日閒丹成人已化雲去鶴應還時有吹簫客月明來故山

馴虎巖

外身道不遠異類自能馴尚有相親獸應無可棲人溪邊同飲水林下共棲眞寂寂空巖畔千秋迹已陳

石門

靈闕非世力造化創元功屈曲穿丹壑崢嶸倚碧空煙蘿常蔽日松竹自吟風除卻幽人到應凡路不通

樂國

仙翁曾播植瑤圃尚敷榮春日祥光滿秋風瑞實成黃精宜益壽靈草足忘情候採靈芝服還應羽翼生

撫掌泉

直下碧千尋蛟龍此隱身無心能應物拍手湧如神夜鏡涵星斗春盃薦蕙蘋終年丹竈下長給武陵人

高蹤誰可繼一室四無鄰聽法空雲水成功驅鬼神煙霞生戶牖泉石障埃塵趙國今何在空懸行路人

講堂

藥成人已去陳迹自依然餘有殘丹火窗通幾寶篇懷賢驚異世撫事感流年早遠南華理還應返化仙

雪樓

飛瀑下幽壑令人夢寐清秋山巒練淨寒谷萬珠明映日添霞色迎風作雨聲潺湲聽莫厭時得滌幽情

瀑布

何人鑿碧沼待我照衰容洗藥餘香在開函古鏡空心閒閒細溜波靜臥喬松欲問仙源路無由見落紅

新池

石室初投宿仙翁喜暫容花源隔水見洞府過山逢泉湧堦前地雲生戶外峯終宵自入定不是要降龍

天柱觀　僧　瀾一

洞霄詩集卷第二

宋

洞霄宮　文惠公陳　堯佐

一帆高挂出紅塵萬仞長歌入紫雲莫道遊仙別無侶玉清冠蓋許同羣

谷口停驂上翠微五雲宮殿闢金扉不知何處朝元會恰見龍鸞隊仗歸

一天封部稼如雲流水清寒出洞門更愛林間磐石上松花飄落羽人樽

蕭蕭紅樹碧巖前爲愛桃花入洞天偶逐靈旌繡百步卻憂人世已經年

送天柱馮先生　李見素

閒馳風馭恣飄飄因失仙班幾度朝紫閣舊傳秦樹老赤城新別海山遙飛鳧又說春經歇叱橘會分夜

探潮不是桃源不歸去故人多半在煙霄

又　王欽若

鬱鬱宮殿倚雲霓玉氣珠輝冠紫瀾暫到帝城朝斗客卻思巖電負琴歸日奔內景乾坤靜泉漱消音杞

菊肥卻到水鄉深遲住晴嵐掩映簇春暉

洞霄宮　　丞相陳　堯叟

迥合烟光疊翠屏。東南山水此爲靈。鶯花春學蓬萊境。樓閣夜于牛斗星。古檜森羅燒藥竈。彩雲氤氳聚仙亭。遼天俯近歸期鶴。澗谷殞連駭巨溟。紫陌紅塵無一點。綠毛仙骨有千齡。

龍穴藏身穩。泉源撫掌清。紅塵人絕處。白日世長生。我分諳沖寂。誰能顧利名。夢中休指笑。又作洞霄行。　　濟獻公趙　抃

上帝高居慾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閒。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　　文忠公蘇　軾

又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游。更欲洞霄爲隱吏。一菴閒地且相留。

僕昔爲通守此州。初入壽星寺。悵然如舊游也。後爲密州。張子野以詩見寄。答之云爾。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蘇軾記。

相視新河次張秉道韻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凰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飼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踏待我書。老病思歸眞蟄蟄。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雞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糊了我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菴閒臥洞霄宮。井有丹砂水長赤。

舊聞鄉曲前輩言。東坡先生將卜居於杭。乃買田陽羨以先之。志實在杭。而不謂陽羨可久居也。觀公題壽星寺及寄張秉道二詩。可以見平日之志。山之蒼蒼。泉之涓涓。公之精神無一日不在是也。鉉翁侍親東來。奠居此邦垂三十年。亦惟曰先生經行之舊。每嘗攜杖入境。慨然追想。爲公拂拭舊題。徘徊其下不能去。復得二詩。盡本以授住山龔君文煥。俾勒石巖竇。以諗來者。龔君因請摘詩中語扁賓位曰一菴。予不得而辭也。敬跋詩後。咸淳六年十一月旦是日冬至。眉山家鉉翁書。

大滌洞沈沈。天柱峯巖巖。人世悲落花。觀松無易葉。朝夕檐風生。雲鶴閒情愜。何當採玉芝。眞蹤從此躡。　　都官郎中蔡　準

東坡詩稱作者七人相對閒。蓋同游者都官郎中蔡準、管勾少卿吳天常、大監樂富國、管勾郎中聞人安道、管勾郎中俞康、直管勾張日華、曼坡凡七人也。坡既首唱。餘亦和之。兵火之後。獨蔡詩得附坡不泯。自唐迄今。留題亡失過半。尚俟好事者家藏遺編。能示以補亡。豈不幸哉。道士王思明書。

宿洞霄宮　　和靖先生林　逋

大滌山相向。華陽路暗通。風霜唐碣朽。草木漢祠空。劍石苔花碧。丹池水氣紅。幽人天柱側。茅屋灑松風。

秋山不可畫。秋思亦無垠。碧澗流紅葉。青林點白雲。涼陰一鳥下。落日亂蟬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杭上聞。

右二詩不見先生集中。乃得眞蹟於先生七世孫可山林君洪處。使人驚喜如獲至寶。嗚呼。先生高才清節。照映千古。且又生長是邦。此詩又其用意之作。向微尋訪得之。乃幾至流落。甚可歎也。以長知洞天留題。必不能盡得古人之作明矣。此予所以有望於好事者之相發明也。道士王思明書。

遊大滌山　　撫爲子楊　傑

大滌洞天玉爲室。眞官典校長生籍。青山九鎖閟仙源。老盡碧桃人不到。祖龍求仙徒用力。駕海欲驅山下石。神人倚住不與行。留得巖前隱仙迹。

馬蹄清曉破藍田。一出紅塵骨已仙。任鎖九重山下路。終尋五處洞中天。泉流碧砌長鳴玉。跡隱蒼崖久蛻蟬。人世歸時知魏否。樵夫曾記爛柯年。　　魯　元翰

清夜宿瑤宮。雲開天柱峯。千巖空洞月。萬籟古壇松。仙馭聞孤鶴。瑯輿想六龍。朝元步虛影。祥吹引林中。　　毗陵饒　晏

又

人谷初無路。山蹊九折迴。紫庭藏玉室。碧落抱瓊臺。溪水人間見。桃花源上開。祇應有仙骨。得到洞天來。

又

餘杭隱大滌。遂道遂華陽。物外雲烟古。山中日月長。溪流分玉液。柏子下仙香。須信風塵表。棲眞自有方。　　陳　宗古

洞天三十六。奇邃此無儔。笙鶴有時下。神仙何處遊。巖花自照水。谷鳥不啼秋。盡日松陰底。閒聽寒澗流。

游洞霄出九鎖山有感　　晁　端友

行盡青山與碧溪。何須辛苦覓天梯。九峯不鎖尋眞路。自是人心到後迷。

遊九鎖　　張　景修

道人鑿井鍊金丹。遺迹相傳大滌山。已把九峯藏洞府。更留片石隔凡間。茶無俗味清吟思。藥有靈苗卻老顏。欲問神仙求妙訣。詩魔未放客心閒。

九鎖山中多隱仙。洞門終古掩雲煙。茶生東塢偏迎日。松老西巖不記年。翠箬久藏千歲藥。碧池深納半山泉。蒼崖縱使秦驅得。未信能移一柱天。

青山雖九鎖。不鎖下山泉。石化燒丹竈。雲迷煉迹仙。藥苗閒客愛。茶味老僧便。好洗雙塵眼。歸來五洞天。　　龍溪曾　畋

山勢盤紆是幾重。溪行亂石水溶溶。東西路口分雙洞。蒼翠亭中起一峯。石上仙翁留去跡。壁間羽客有吟蹤。夜分不是紅塵境。清夢回時曉殿鐘。

凍上司馬　櫃

撩花踏水細尋香。閒逐孤雲入翠崗。九鎖已深看更好。七人相對話應長。百年空向塵埃老。五月聊乘洞府涼。可笑潛川狂道士。未逢玉室與金堂。

山下寒流咽細泉。曉林浮日自生烟。九峯密鎖疑無路。五洞潛通別有天。羽客依山多得道。昔人涉海謾求仙。我來要學棲眞事。願借孤雲一榻眠。

解驂投宿到蓬壺。骨冷魂清夢寐無。可怪春禽啼月又催行李出凡途。

洞霄枯槐再生　　吳偶

地有藏丹井。人傳不死鄉。南柯經指李。黑葉勝枯楊。甲錯龍鱗斷。花明鼠耳黃。離宮緣望幸。仙檜儼相望。

又　　彭城劉邠

仙人煉形骨。枯槁不知年。秀色倏遠觀。陽和仍宛然。今古山川異。乾坤雨露偏。東陽勿歎息。生意會綿綿。

我欲觀太華。一笑凌險阻。滅跡恨未果。衰容遽如許。東南豈不佳。泉石鬱靈府。未訪潛山源。且尋天目乳。一峯拔地起。離立誰敢侮。千巖絕附麗。萬壑失媚嫵。有如人中傑。羞與絳、灌伍。翠箬藏丹砂。石洞飛白鼠。游人倦登陟。異境何由睹。振衣臨絕頂。雲外聽天語。仙人儻予迎。從此遂輕舉。

吳興成無玷

青山九鎖溪迴繁。擎天一柱何崢嶸。上同天目映寥廓。下開大滌通滄溟。晉、唐人物久寂寞。天壇石室蒼苔生。虛皇臺高步虛冷。仙科玉音神所聽。自憐學道二十年。此心久與青山盟。緣來奉祠此山下。愧無妙句如丹青。木公、金母吾未識。且待松根生茯苓。

左譽

何人能識洞中天。勝地興從漢武年。石作雙門標俗駕。路爲九鎖折溪泉。四山松檜相迴合。五洞煙蘿暗接連。浮世功名何日已。挂冠來結此山緣。

洞霄與道士夜話　　晉峻居士關　注

夜闌立語寂寥然。似與黃冠有宿緣。不用天壇飛皓鶴。知君家世是神仙。亭亭山月輝冰輪。萬籟無聲溯氣新。玉斧全家稍得道。未應無地著閒人。

石壇風冷露華凝。華玉崢嶸簇翠屏。水赤久傳丹作井。山高時借翠爲庭。鶴迎仙馭迷三島。雲入洞天朝百靈。回首武陵歸去路。碧桃零落晚春青。

李堂

皇德厚宮主先生　　東牟王伯淮

九鎖松門夜不關。蓬萊分境到塵寰。仙風鶴駕來天表。白雲旗下世間。古洞得泉消俗病。名山有藥駐

童顏。何當常對先生面。願借飛鳧日往還。

游洞霄山中　　陳律

白日黃塵客路迷。偶尋幽事入烟扉。雲行翠岫鶴爭歸。月落青林人未歸。自喜身心無世繫。願從巖谷謝朝衣。祥光洞口仙顏在。讀罷令人悟昨非。

古木陰陰擁澗深。青山九鎖梅幽尋。白雲也似知人意。飛落長松伴醉吟。

豹淥裴　相如

人間三十六洞天。各有蓬道通神仙。茲山九疊路曲折。中開五洞棲雲煙。東游大滌望天柱。西登石室觀飛泉。窮幽討勝足未倦。明月忽墮青崖巔。山中道士借一榻。夜半猿鶴驚人眠。明朝又復出山去。白雲回首空淒然。

設醮洞霄因以古詩記其事　　武事章　承道

鶴鳴在野聲聞天。靈壇夜醮朝羣仙。羣仙乘風駕霞軒。一一來自虛皇前。玉鐘不散香凝煙。火中金樓光相連。仙官聞我帝所憐。百拜向帝臣有言。願乞臣每千斯年。

贈洞霄道士張安持　　姚舜陟

富貴不可繫。蕭然脫塵鞅。神氣自涵養。巖壑方樓遲。山中有宰相。物外多眞師。蓬萊定不遠。節操猶堅持。

游大滌　洞霄兩年　　九江守王概

山合羣峯路屈盤。溪行九折勢蜿蜒。雲根長伴仙人迹。元蓋潛通大滌天。玉殿香消人寂寂。石壇花落草芊芊。黃冠解識尋幽興。爲洗寒鐺煮碧泉。

我欲辭塵囂。乘風入洞霄。循溪山作路。駕水石爲橋。臺殿黃金鎖。神仙碧玉簫。拂衣天柱頂。清思欲飄飄。

丁先民

此是名山第一宮。仙人何在獨遺蹤。玲瓏兩洞通玄境。突兀一山爲柱峯。水泛紅雲出幽谷。風吹蒼雪落長松。何時覓得人閒暇。徧踏煙嵐翠萬重。

姚舜元

洞霄詩集卷第三

宋

游洞霄　天師虛靖先生張　繼先

洞霄深處日樓臺，仙子親曾此致身。鳳闕有人來獻禮，溪聲山色愈增新。

宰餘杭游洞霄　淩儀趙　公碩

野服蕭蕭欲翠微，虛亭高敞射晴暉。仙歸洞府雲煙冷，春入名山笋蕨肥。綏引壺觴聊自適，暫捐朱墨便忘歸。會須結屋山中住，始悟人間萬事非。

慶元四年五月再游

舊時曾此覓仙緣，一別千今四十年。白髮重來嗟老矣，青山九鎖故依然。肩輿直入柴開路，洗耳還聽澗底泉。幽興未闌吟未就，半峯斜日下平川。

紹興己巳游洞霄　代國楊　傑

青山九鎖隔凡緣，福地潛通小有天。古洞落花春寂寂，空山亂石水涓涓。金丹翠箸藏千歲，芝草琅玕定幾年。惆悵何時謝塵事，山中長作地行仙。

游九鎖　龍　大淵

峯巒九鎖路縈盤，翠色沾衣作晚寒。日暮神仙歸洞府，雨餘星斗下天壇。人生何用千鍾貴，老去須求一室安。會得谷神元不死，世間何事可相干。

暇日尋幽入洞霄，攀蘿捫石自忘勞。地環九鎖仙都闢，山倚一峯天柱高。夜靜仙人吹鳳笛，月明帝子下雲旄。佩環寂寂中庭曉，時有胎禽唳九皋。　蓋　經

又

九鎖非凡境，烟雲路不分。山寒長帶雨，洞古不收雲。夜宿聽林鶴，晨炊摘野芹。黃冠皆好事，添炷石爐薰。　西秦張　鎧

涼蟬亂叫朝暮雨，獨鶴不迷前後山。芎葉煮湯勝茗椀，栗花然火照松關。

再游

曉日晴嵐路未分，昔年鎖鑰隔林間。龍歸古洞千巖雨，人臥空山半榻雲。異草靈苗交晚翠，野蘭芳芷雜秋芬。何時得得似山中鶴，脫卻雞羣友鹿羣。

天風吹我落人間，暫入清山又促還。待得霜林收柿栗，卻來重扣白雲關。　寄洞霄道士王竹庵　陳留張　堯臣

一笑相逢已隔秋，人間多事苦相留。亂雲有路通仙境，清夢何因訪昔游。白日無情傷老大，青山此地可廬侯。與君宿有誅茅約，爲卜來賢一室幽。

大滌洞　徐　安國

大滌山藏碧玉函，神龍護穴虎馴巖。蕃護邃道通仙處，始見元同骨不凡。

入洞霄九鎖路開　存庵黃　敏德

綠蘿垂地白日暗，落葉滿徑行人稀。青童走入報迎客，驚罷先生一局棋。

舞翠亭觀泉（今號蛟亭，舊名舞翠）

坐來毛骨覺蕭然，百尺飛流挂碧天。盃酒未終身世換，盡移三峽到樽前。

漱石軒（一名漱玉）　竹巖錢　厚

危石參差上霄漢，中涵萬壑冰玉清。與誰流出洗塵滓，遺我一林風雨聲。

石竇鳴泉自招隱，故邀風月到林扃。我今欲去尚回首，多少人來不肯聽。

游洞霄　寓軒徐　存

清眞羽士舊仙宮，日奉琳宮紫翠間。五洞煙霞龍窟宅，一壺天地道家山。滌泉盤轉冰涵沼，隱石屏開玉敞關。可笑濯纓來覽勝，輸地高臥白雲間。　韓　擬

雲去山空鶴自來。天壇石室已蒼苔。洞前石鼓扣鄉應。巖上仙人挽不回。明月照林山霧合。東風吹澗野
關開。高眠百尺長松下。閒看飛花落酒杯。

游棲真洞　韓松

黃冠具竹輿。遨游棲真。山家雜水樹。野徑橫荊榛。長松臥蒼蛟。亂石錯紫鱗。委曲至洞府。積翠開雙門。
結茅蓋高下。可容百人。神仙獨何之。棋局今猶存。翠子拂不落。衣袖生清芬。山閒局未終。浮世三千春。
安得從之游。一笑凌層雲。

淳熙壬寅沿檄游洞天　山陰馮仲柔

洞府深沈別有天。鶯飛樓閣聳晴煙。詩傳玉局驚凡目。丹就金爐記昔年。翠湧千波橫絕壁。風吹萬籟入
飛泉。他時待我功成後。卜室青山絕世緣。

游九鎖　朱杰

九天虎豹不牢關。瑤京夜半塵應寰。化爲青山故曲折。中有玉殿開仙班。白龍天來三百丈。飛沫直下琉
璃灣。神仙可望不可接。桃花伴我歸人間。

同廖繼道游洞霄　東湖寓客陳伯山

勝日事幽尋。乘興從所適。西風飄杖屨。偶作洞霄客。穿雲渡澗崗。捫蘿轉空碧。七人今何在。九鎖峯樹密。
黃冠喜我輩。傾懷論宿昔。泉聲山苗異。氣穿几席。區區名利人。到此應機息。

題桂殿秋辭　裕齋李仁本

飛翠蓋。走鑾輿。亂山千疊爲先驅。洞天迎目深且窈。滿耳天風吹步虛。
巖猊石。錯虬松。黛嵐終日下天風。杖藜攜我恣遙望。標緲覽裳飛碧空。
金帶重。紫袍寬。到頭不似羽衣閒。君王若許供香火。神武門前早挂冠。

與錢孝先游洞霄　孫元卿

芒鞋踏明月。入谷聞泉聲。了知非人間。冷然毛骨清。篝燈入幽洞。巖穴何陰陰。仙凡隔塵網。無由問蓬萊。
靖攀上高崖。勢與龍虎爭。憑欄試撫掌。碧甃波紋生。塵緣苦未斷。世路猶遐征。題詩來貲巖。晚歲當再行。

又

元冥相我作山行。捲卻重陰放曉晴。但見峯巒互局鎖。不知宮闕隱崢嶸。雲根洞穴篝燈入。井底波瀾撫
掌生。喚客入山還送客。淙琤猶記石泉聲。

題洞霄　浚儀趙汝湜

巖巘列千峯。一柱屹翹楚。迴復蘊奇秀。有此雲霞所。巖封五里霧。松撼半天雨。深知壇未窮。正欠驚人語。

自和

洞府日月閒。風景自清楚。九關啓天鑰。容我朝帝所。清緣宿仙館。夢碎石泉雨。明朝得羊珠。試向張華語。

霅中游大滌　霅川鄧朴

人間之暑如炊蒸。拂曉故作山中行。山深石古雲霧集。青松十里聞風聲。上巖高挂水晶簾。下巖碎擊琉
璃盤。天風吹作六月雨。使我肺腑生清寒。山花僻木蒼苔破。幅巾羽士花間坐。謂予多賦山中吟。憑誰寫
作詩中畫。

遊大滌　錦邑俞茂實

未了煙霞癖。來從大滌游。一區藏世界。九鎖閟林丘。寒翠霏霏起。春波慢慢流。人間空岱嶽。海上覆瀛洲。
隱迹悲猿鶴。祥光射斗牛。有人相領略。何地不夷猶。好景行行得。遺蹤細細搜。山根雲欲濕。石竅風仍留。
琴瑟聽泉奏。珠璣看瀑流。山靈應有識。鄙句合包羞。逸興那能已。奇觀護此酬。會須尋石室。相繼築蒐裘。

清溪路入武陵源。雞犬人家隔近村。拔地一峯危作柱。棲雲五洞窄開門。空庭有客掃松影。古徑無人踏
蘚痕。我欲白雲巖畔宿。月明一夜聽啼猿。

復齋趙善訒

青巖有影金煙暗。碧殿無人玉磬清。我亦三生羽衣客。夢魂久已到瑤京。
雲葩蓋石侵衣潤。嵐翠籠山入眼明。何處如今有仙隱。願尋藥圃斷玄英。

北山程俱

太湖隱吏疎且頑。手板拄頰看西山。篆牀茶竈向何許。往來洞庭、林屋間。側聞餘杭隱大滌。故囊煙艇尋
若川。相從喜得二妙士。金庭老客南昌仙。早行不憚踏曉月。逸思自覺奔春泉。崗迴澗轉若無路。但見老
翠漫秋煙。中峯一柱萬山表。勢與太華爭擎天。神仙古洞絕壁下。蓬萊別館青雲間。天壇無人石室冷。借
問白鶴何時還。人生但爲形體累。會當去之如蛻蟬。金庭客。南昌仙。他時待我乘八景。舉手少別三千年

游大滌賦滿庭芳　雲間陳若晦

五洞深沈。九峯迴抱。望中雲漠相侵。暮春天氣。宮殿翠煙深。一片山光澹淨。溪月上、碧水浮金。瓊樓杪、仙
人度曲。空外響虛音。龍香時暗引。清鶯白鶴。飛下秋陰。露華冷。瓊珠點綴。瑤林。猶記華胥夢斷。從別後
幾許追尋。人間世。逝川東注。紅日又西沈。

洞霄宮　京口許開

珠宮梁柱太平年。福地從知接洞天。曲檻一峯飛怪石。幽亭三峽迸流泉。驅龍雖重時方旱。白鶴歸來客
欲仙。殿上紅雲西日映。此身如在玉皇前。

寄石室陵永仲水調歌　錢塘關注

鳳舞龍蟠處。玉室與金堂。平生想望眞境。依約在何方。誰信許君丹竈。便與吳君遺劍。只在洞天傍。若要
安心地。須是遠名場。　幾年來。開林麓。建山房。安眠飽飯。清坐無事可思量。洗盡人間憂患。石室仙家風
月。和氣滿清揚。一笑塵埃外。雲水遠相忘。

徐高士游洞霄水調歌　機李張顯

雨後煙景綠。春水漲桃花。繫舟溪上筍輿十里達平沙。路轉峯回勝處。無數青熒玉樹。縹緲羽人家。禮觀倚空碧水竹湯清華。縱幽尋移蠟屐。上蒼霞。古仙何在。空餘藥竈姿巖崖。他日倘然歸老。乞取一卷雲臥。隨分了生涯。底用更辛苦。九轉鍊黃芽。

洞霄山隱齋　餘杭之西天柱峯下有石洞蟠蒼龍。齋居無塵山四合。仙人宴坐空翠中。夜捫北斗罡氣接。晨吸東日轉光通。醉凌高風翹白鶴。笑視黃庭編玉蕊。人間自有赤松子。方外或友洪崖公。丹泉吹陰曉霧碧。野果變色秋山紅。獻酬且盡琉璃鍾。談笑便是蓬萊宮。肩如金粟衰病翁。散花文室談虛空。

餘杭閣　九成

洞霄即事

積蘚青巖一寸痕。山靈守護幾千春。長藤橫繫巖邊木。何日重來挂葛巾。

東平寧　豐

翠微亭

行迹年來到處希。獨於巖壑有深期。鵝溪道士能相勸。謂和空山木落詩。就李鶴林、陶潛滿地、知宮王君謂和蘇和、孟樂論功山之句。

翠蛟亭泉出天柱之趾。將至洞霄門。數折下墜。方春盛時。如蛟飲澗。亭當木石最奇處。徧取東坡詩語。名以舞翠。客謂不若直名翠蛟。爲不肯答。知宮事王君思明欣然改之。爲賦一首。

木石相因依。妙處在得水。遇其相合時。澗壑水多止。巍巍天柱峯。雙洞空無底。怪石抱山迴。灌木參天起。青蛟走玉骨。元脈貫石髓。屈折暫得伸。掀舞如掉尾。亭成自何年。不昔亦不侈。秋深泉少繡。亭影照清泚。忽遇水飛流。亭在銀濤裏。愁蛟捲亭去。相距不盈咫。一落墜雨徹。力竭勢方已。終疑入江湖。赴海日千里。昨夜山雨豪。梧竹盡風靡。轟雷與石鬬。蛟怒幾欲死。吾亭方宴然。清曉見窗几。因攜一轉來。與客相料理。騰擬盡將歸。題詩卻留此。

簿餘杭與長官游洞霄

九館扃仙窟。棲眞隔翠林。地靈泉石祕。巖古薜蘿侵。屐踐東山勝。樽傾北海深。道人知客意。喚起玉龍吟。

周約

游洞霄

捫蘿探得雲根路。直入雲山最深處。主人心似青山閒。雲亦無心自來去。

鳳凰巖隱駱　安基

天柱古名山。形勢攻列嶽。神人巢其巔。咳唾半天落。白晝見雲旗。清夜聞笙鶴。花源或流紅。仙禽猶搗藥。長歌不可見。清風灑寥廓。

廬山鄒　杞

題翠蛟

百丈寒蛟下翠崖。幽人相對覺風生。闌干小倚飛龍處。一曲松聲亂雨聲。

古汴趙　汝諶

洞霄詩集卷第四

（原缺十四行每行二十字）

重游洞霄

別去琳宮三十年。重來塵跡愧林泉。三生石冷魂初醒。九鎖山深骨欲仙。閒拂舊題眞少作。醉論往事有華巔。何時兩鶴歸田里。物是人非更惘然。

靖逸葉　紹翁

游九鎖

倦身祇欲臥林丘。羽客知心解款留。巖瀑蕭蕭中夜雨。松風颯颯四時秋。空亭虎嘯人何在。古洞龍歸霧未收。九鎖青山元不鎖。碧桃開後約重游。

鍾　穎

大滌通華陽。仙家碧雲上。飛泉鏘蒼蛟。絕壑浮翠浪。泉石有聲詩。雲煙無盡藏。落日青山多。臨風一長望。

嘉定二年秋重游洞霄

盧陵胡　榘

重尋九鎖蹈丹梯。回首空驚歲月移。風虎守關事易到。冰龍候路卻先馳。松筠老去俱全節。猿鶴迎來盡故知。更拂樓眞洞閒石。弟兄同記勝游時。

餘杭泉石欠幽探，尋拂衣塵入翠嵐。九鎖山門雲上下，一峯天柱殿西南。元封舊事無人記，鶴壽仙游有客談。痛飲丹泉臥元石，松風滿耳夢初酣。

會稽胡　衍

宿山隱齋

平生悅山隱，一室容我借。弄泉擁明月，坐石延清話。既臨松下琴，復得松風和。仙人搗藥禽，獨叫青山夜。

趙　汝旗

游洞霄

華山皆玉立，中有一峯危。天近秋雲薄，松深夜月遲。洞因尋藥入，席爲聽泉移。此趣無人會，臨風酒一巵。

天台薛　泳

贈竹庵王先生

巾孟冠復聽齋鐘，隱處何妨作退翁。一榻但留詩軸伴，萬緣都付酒杯空。松顛舞月歸巢鶴，竹下敲門採藥童。風定雲眠人不到，倚闌凝目看飛鴻。

唯齋何　炳

題洞霄

久知靈境無緣到，今被春風引得來。上帝殿頭聞雨過，仙人石面欠花開。便燒沈水禮三拜，快引流霞爛一杯。落日斷霞催去緊，掉巾只等白鵝回。

古鄮周　文璞

又

岸幘坐亭臺，誰云命不遭。通幽文似咒，招隱句如騷。日下桃花熟，風低鶴背高。天驅翻不盡，卻去索村醪。

又

客中時序又匆匆，孤立初春小雨中。弄水攀松去年事，令人憶殺洞霄宮。

又

天柱齊峨峨，石笋危不墮。爛爛銀雲收，誰子開玉鎖。崩騰放開水，煜爚入洞火。神境借靈休，誰敢搜細瑣。十年窘離憂，一得在無我。致有老鶴疑，擁褐迎道左。願言謁銀鑑，木葉自纏裹。玉笈付九虎，游宴升羲娥。渠云子遄歸，刻苦念坎軻。反樸招太和，可免運劫禍。慟哭出青松，殘餘其或可。

題翠蛟

坡仙已跨老鯨去，天矯一蛟留翠岑。頭角要歸滄海闊，鬐鱗聊舞小亭陰。停杯欲共馮夷語，倚杖不知嵐氣深。休用旄陽持劍起，憐渠終夜抱珠吟。

容谷散人羅　相

游九鎖

高枕清流臥白雲，靈龜骨相鶴精神。凡爲九鎖山中客，多是華仙會裏人。三沐三薰來勘道，一觴一詠共談真。祥光亭畔蒼松下，更借清風洗俗塵。

天台戴　復古

天柱峯頭一振衣，雲開巖路雨晴時。登臨欲訪神仙事，紀實都無漢、晉碑。拍手數聲龍井羅，篝燈一覽洞天奇。林間安得棲身處，欲鍊金丹餌玉芝。

辛巳秋與趙履謙、黃晦叔游洞霄

劍山劉　子澄

青山隔斷紅塵路，中有仙人廠洞府。老蛟百丈從天來，萬壑千巖起風雨。真境容我飄蹤攀，心緣緣知白日閒。仙人一去忽已遠，坐對松楠雲往還。

甲戌廷對後到洞霄，丙戌假守新安，又得寄逕，成詩紀游。

四明汪　立中

憶昔尋幽興未終，重來洞府訪仙翁。十年塵世身將隱，千年華陽路暗通。山水只如前日好，松杉似與老人同。明朝又入黃塵去，回首青山一夢中。

游九鎖

九峯元不鎖，俗駕自來稀。水石藏仙窟，煙霞護羽衣。夜猿窺月叫，曉鶴出松飛。擬結巢、由伴，眠雲歷翠微。

大梁趙　崇纘

尋幽向何處，大滌山水好。九峯拔奇秀，下有松石老。白雲和紅葉，滿徑無人掃。振衣長風生，一笑登木杪。

金華楊　邁

曉山雲樹碧生秋，乘興聞爲洞府游。片石卻將仙路隔，負人平昔蹤浮丘。亭前絕壁下飛瀑，天風夜半吹韶、咸。疑是銀河天上水，壯士挽落千丈巖。

代國楊　伯嵒

洞門金蕊翠琅玕，杏不多花月溜寒。借得御書經自讀，松風淨洗石棊盤。雲氣常常在上峯，松生仙骨盡成龍。不通名姓誰談道，卻得雲邊兩度逢。

疎寮老人高　似孫

昊孫元素

匹馬先來破曉雲，千章喬木翠繽紛。山園道院窻窻見，泉出丹池處處分。酒好便能澆磈磊，飯香何必御羶葷。明朝又踏紅塵去，多羨煙霞總處君。

東萊呂　祖昇

響泉一派落天風，人在浮雲柳絮中。亭午柴關猶未啓，碧玲瓏底抱霜紅。落葉堆中折脚鐺，白雲煮盡又還生。洞門黃鶴婆娑舞，留得松風待月明。

潛川洪　咨夔

翠蛟亭

壯杉老檜護嵌空，飛墮蜿蜒白玉虹。莫道隔凡元有柱，胡麻流出石矶東。晴雷礮破白雲窩，無數林華裝下坡。好把轆轤翻轉看，崑崙頂上卷黃河。

見山趙　與杼

游大滌

九鎖閟仙關，長歌入翠巒。青松飛羽蓋，修竹動琅玕。雪霽千巖瘦，雲深六洞寒。客來慵歇息，一笑倚闌干。

玉眞暇　誠明

天風吹我來洞天，青山九折溪迴環。金堂玉室在何處，天壺石洞餘千年。鳳鳴朝陽凡鳥息，猿啼夜月空林寒。萬仞雲開湧翠壁，六月秋生飛玉泉。振衣長歌登絕頂，俯視浮世纖塵間。吟成一笑欲飛去，千巖萬壑生雲煙。

松風吹客衣。無聊凌絕境。古洞不見日。舞燈入幽暝。蒼苔暈石花。奔泉弄雲影。仙游勝初道。秋山魂未省。我生有宿約。結屋天柱頂。

嘉熙丁酉七月上澣游洞天題住山髓沖妙艮泓軒　　鶴林吳　泳

舊與清泉白石盟。身閒方作泥霄行。青山延客元無鎖。碧澗流花似有情。古洞欲隨仙隱去。高岡終待鳳來鳴。道人喚我松間飲。坐拂寒雲月未生。

沖妙大師髓　大明和

知與坡仙有宿盟。來賢峻呼舊經行。節同老柏歲寒操。心契焦桐太古聲。雲出九峯龍起蟄。風清五夜鶴傳鳴。須公一柱撐天力。抄幹洪鈞大發生。

游洞霄　　仙居陳　仁玉

天柱峯頭疊紫煙。遙看萬玉聳相連。霄深九鎖疑無路。翠豁一區俄有天。爽氣襲人森石樹。嘯雷飛雨響山泉。倏然不類人間世。今日自騎平地仙。

攜客山行。咏陶嘉月。自雙徑來洞霄。丹巖翠壑。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殘雲漱月。偶得八吟。留之山中。以紀幽踐。嘉熙三年三月穀雨。　　青邊山人吳　昌齊

山界神仙住九華。故留道鎖護煙霞。雲根欲斷溪回處。流出山中幾片花。九鎖山

鑿破千年混沌心。石梯當戶洞愔愔。時聽猶怯春寒在。捫石梯雲不敢深。藥圃洞

拄天屹嶪斷鼇足。臥草蒙茸伏虎痕。想見山中明月夜。有人長嘯抱崑崙。天柱山

山出清寒一道泉。噴聲落澗玉鏘然。轆轤引上泥丸頂。便是人間赤脚仙。清香亭

杖挂松花酒一瓢。手拔柏子雜香燒。山空露冷吟招鶴。掉首諸賓不受招。來賓亭

蒼松翠石束寒流。卷下空山白玉虬。亂壑無人煙霧集。一庭飛雨暮生秋。翠蛟亭

誰鑿巖扉石竇開。懸崖飛瀑轉風雷。須臾白浪從天下。野客不知何處來。飛玉亭

竹几蒲團石室中。細書抱朴校參同。寄聲碧眼朱高士。何必攜琴下澗風。曾道朱先生石室讀書

嘉定三年五月二日被旨禱雨洞霄　　臨邛高　定子

兩間灑落無塵著。萬象森羅潤處逢。此夜要令兒輩覺。擎天一柱愛中峯。

游大滌　　松窗張　濡

危樓拱翠出層空。畫棟朱欄繡靜中。客散月明風露下。一窗天籟伴絲桐。

雪窗張　桐

一曲朱欄百尺餘。仙人自是愛樓居。松風不動千山靜。月滿天壇人步虛。

游大滌賦洞仙歌　　斗楚張　韜

花泥絮浪。殘春懷如酒。書卷爐熏篆清晝。喚玉京。穩載嘉手松、喬。飛光裏。笑傲白雪林岫。仙人猶殺猶。

灑雪吹冰。聲落星河翠蛟走。問箸下留丹。別已千年。華表鶴亦歸來否。有洞口桃花識劉郎。共一笑相迎朱顏如舊。

翠蛟亭呈孫元素棟師

道人鎖蛟天柱半。客來縱蛟作奇觀。飛風動地鞫晴雷。雄拳怒擺石欲開。明珠萬斛撒成雨。忽趁流雲入銀浦。仙田種玉畊春煙。潤流九里無凶年。問蛟飛去何時還。道人仰笑意自閒。月中攜手聽潺湲。

游九鎖　　霅川姚　顯

九鎖碧陰涼。行人古道長。四山松兩過。一路稻雲香。怪瀑驚危磴。殘蟬亂夕陽。長安金屋好。夢不到山房。

山蟠鼇足雲千丈。溪折羊腸路九迴。神石肩穿秦斧鑿。古壇雪是漢樓臺。秋山風雨銀河下。月夜笙簫玉佩來。山自青青泉自潔。百年蹤跡鬢蒼苔。　　古鼎上　宦辰

青山倚天分九峯。或踞虎豹蟠蛟龍。奔霆白晝鞭玉虹。鑱花冰激青濛濛。中有浩劫元皇宮。彷彿鳳、闕鸞衢、蒼洞門雖鄙煙霞封。玉鼠石燕巢嵌空。列炬仰見仙人蹤。枰棋布子局未終。寓懷欲喚洪崖翁。共騎紫鳳驂飛鴻。一笑弱水三萬里。他年相見方壺中。　　埜逸沈　中行

大滌仙山不易尋。仙人樓閣倚林坰。地環九鎖溪爲路。殿合諸峯石作屏。落日煙嵐星紫翠。清秋木石寫丹青。我生素負元龍氣。東望滄溟醉眼醒。　　錦山劉　應子

又

憶昔夢中游。高懷恨冥邈。筰輿入山來。精爽欲飛躍。九鎖相迴環。羣峯俱卓犖。地勝幻蓬萊。天低眇嵩嶽。古道疊危亭。斷澗橫略彴。流泉翠蛟舞。怪石紫鱗駱。坡仙不可見。髮香儼猶昨。迤邐跨五洞。解衣小盤礴。煙蘿蔓千樹。風松鼓萬壑。元放時往來。仙家有真樂。石鼓叩卽鳴。乳泉甘比酪。對此黃花秋。風景良不惡。更欲窮絕頂。不憚疲兩腳。謝屐隨縱橫。嘉帽任落魄。回首日已晡。空山啼猿鶴。羽衣坐元石。呼茗待佳客。拂弦寫秋聲。洗殘營晚酌。詩成走風雨。鬼神亦驚愕。何時了功名。來尋赤松約。　　餘杭省齋俞　煜

萬山低伏天柱起。鬱鬱琳宮鎖幽邃。泉聲瀉入松風寒。山光濁破雲根翠。仙人不歸白日暮。箸下還丹已千歲。天高遼鶴不可呼。夢魂夜落青山外。

洞霄詩集卷第五

宋

寶祐乙卯十月久晴，眉山楊棟、弟履之、僧史靖伯、杜午、成都鄧寅、湯小兒淦、泛清苕，宿溪霄，明日游大滌樓眞洞，歸舟帶月泊市橋，燈火未闌也。東陽取陰眞君丹訣名貝都監新樓。

眉山楊　棟

湯手清苕去，高樓丹葉森。漁樵九鎖曲，風雨一窗深。索酒貪山月，添衣怯洞陰。鳳歸天柱晚，樓湯有鳴琴。

又

山峨來夾案，泉急自穿渠。密記東陽訣，高題上帝居。牙兒鎖寶流，山子走鉴輿。曲折湯湯轉，溪坳可結廬。

丁巳再游題蓬山堂泉石

瓊流墜空，混沌一隙。紫霄柱下，清泉白石。

咸淳戊辰餘月下澣去郡歸里，因訪菊巖龔先生，用平舟楊公韻題蓬山堂泉石。

天目洪　龔

人生塵塵中，幾若駒過隙。安得坐此山，枕流復漱石。

游洞霄登蓬山隱居

臨邛魏　克愚

仙境孰爲眞，蓬山隱獨清。樹林陰上下，樓觀影峥嶸。雨送流泉響，禽供搗藥聲。何須天柱頂，身已在空明。

寶祐丙辰，余奉漕檄經從，得謁九鎖山面目，咸淳乙丑歲除前五日，以帥檄還泰轉旨四郡疏決，回塗重游，時積雪初霽，瓊瑤境界，恍非人世，得七言一章，錄呈菊巖龔先生。

閩人仙籙王　浦

九鎖山寒玉作圍，紅塵世事可曾知。峯迴似覺前無路，身到因思舊有詩。雲掩蹊屏龍蟄冷，月明華表鶴歸遲。梯花笑我眞迂闊，踏雪重游題盡時。

清溪周高士芝房

清溪寶好客，天付此芝房。花竹四時景，軒窗幾處堂。雲開侵袂溼，泉冷帶丹香。曲水亭尤好，何時共禊場。

呈貝懶雲先生

紫陽逸民程　浚

一片閒心祇在山，故將疎懶傲塵寰。白雲猶有往來意，師獨蕭然天壤間。

游洞霄

晞巖徐　珏

凡世纖塵不敢侵，瑤關自鎖白雲深。地僊佳木有仙意，山靜啼禽多好音。五洞暗通蓬島路，九峯密拱石坤陰。步虛聲了幽人暇，一穩爐香三弄琴。

乙丑良月游大滌洞霄于蓬山堂

苕人草窗周　密

太虛灝氣浮空濛，煙霞九鎖蓬萊宮。崩騰雲水殷奇險，澗芳堂宵垂青紅。何年斷鰲立天柱，古洞陰森白鴉舞。玉書寶劍不可尋，老翠封崖滴元乳。光芒靈氣干斗牛，遺丹著底誰能求。黃精紫杞偏巖谷，仙禽夜搗聲幽幽。爛蛟千年睡未足，飛瀉吼雷噴飛瀑。陰風黑穴吹海腥，石虎雷獸橫地軸。是非萬古一笑慨，神仙不死今安在。

巖房清境堂即事

菊坡俞　昕

物外神仙窟，市車爲小停。一泓寒玉瀑，四面翠微屏。橋境時無盡，紅塵壞頓醒。我來謀此住，把酒問山靈。

九鎖步虛詞并引

南渠陳　洵直

大滌洞天爲江左形勢之最，九鎖乃天下所無。迴旋百峯，歸其境者九。望芝軒，瞻象緯，未易進越，如君門九重，不可逕也。跡今考古，嘗謂天門巍峨，嚴關九闢，虎豹守之，啄害下人。有天關鎖，雲無定徧，藏於巖谷，出有入無，神力以行。有藏雲鎖，度霧水，登瑤袍，可羽駕者，鶴也。德者致之，道者御之，有飛鸞鎖，騰青雲，凌太虛，飛舉之道也。蛻形換骨，始獲身禮。有凌雲鎖，澄練五欲，化氣爲神，此眞彼眞，洞然無礙。有通眞鎖，天用惟龍，景雲從之，奮歡則吟。惟神之撫，有龍吟鎖，道成德備，元徼洞徹，變化無方，眞人下接。有凋微鎖，紫旄絳節，一唱萬和，嚴音來下，以迓有功。有雲璈鎖，九隙無禁，三清垂光，彤芝玉墀，親聆至道。有朝元鎖，若夫奇峯秀嶺，苟出類者，必標名以永傳。九鎖環環，人見山而已。戊午仲春，徜徉巖麓，恍然若登天次第之階，俯境冥會，因入一峯，即記一名，併述步虛詞九章。塵塵達清，未免觀霄房之見接

也。

第一天關鎖

仙人十二樓。緲緲垂重鎖。志士惆幽阻。鬱觀何繇攀。棲翼豁髮塵。洞戶方厭顏。一鎖度靈鎗。九虎開天顏。

第二藏雲鎖

圖象默交感。序氣翔氛氳。飄颻倀華蓋。貫絡百寶熏。八景非眞遊。款扣虛皇君。二鎖度靈鎗。松風卷藏雲。

第三飛鸞鎖

琅軒列朱房。風露凜高寒。森羅九宮道。隱約八卦壇。春醪酌金漿。微覩揮外丹。三鎖度靈鎗。悠悠控飛鸞。

第四凌虛鎖

太虛本非有。閬塊何迂疎。一旬更五日。風乎駛軒如。神馭兩腋輕。絳霞理襟裾。四鎖度靈鎗。八表當凌虛。

第五通眞鎖

神氣化虛晃。太上尊玉宸。鍊此沈下質。感彼元上春。靈液反流用。偃息崑閬津。五鎖度靈鎗。滯散潛通眞。

第六龍吟鎖

崎嶇洞陰窅。嶕嶢鬱千尋。中有不測淵。蜿蜒伏蘭森。作霖待時舉。妙化通天心。六鎖度靈鎗。綜御歸龍吟。

第七洞微鎖

嘉遁仰鎖鑰。此道何幽邃。長生昔對面。皇皇昧元機。沆瀣不足吞。正一知所歸。七鎖度靈鎗。進力行洞微。

第八雲璈鎖

瑩确玉峯盈。眞朋良遨遊。洗耳發清響。蹈瀛瑤鸞高。飛泉落松杪。節奏風蕭騷。八鎖度靈鎗。鎖鎖引雲璈。

第九朝元鎖

矯首太霞眞。飛仗紫微垣。委蛻逮霞舉。脫濁人命門。羽葆交芝雲。琳琅飄神轅。九鎖度靈鎗。五氣身朝元。

敬和九鎖步虛詞并引　洞軒趙汝湜

竊聞天秉陽德。而九爲老陽。故仙道宗陽。而取數皆九。內景合氣。以九爲節。金丹大還。九轉爲寶。其在於人。爰有九宮。上應列宿。是爲九曜。圖則九重。豈非陽數之極。而他眞所居者乎。天柱洞天。外環九鎖。神造靈設。仰模璇霄。此固玉帝眞游。列仙窟宅之地也。山秀水清。鉤緜奇絕。飛舉之士。嘗昔接踵。而我曾外祖蹤虛先生。實以童年傳道洞微。隱跡吳山。修煉內丹。心樂此地。時與高人幽士。徜徉往來。浴冷泉而白雲生。寢石林而丹氣炳。靈異之跡。不可具述。故舅氏南溟居士。猶鍾清風。守一高蹈。暇日因卽九鎖。繹之步虛。用櫻靈境。以告來者。汝湜辛酉仲秋。因獲陪侍杖屨。撫松拂石。卽景長吟。輒爾和韻。用汚清唱之末。寄之名山。庶用識於他日也。

天關鎖

雲壇高峙峨。七縫衝鋼鎖。有象非有質。眞傳得躋攀。九天著通籍。保我玉練顏。英英青蓮節。悠悠款靈關。

藏雲鎖

鑒根鬱三素。一氣同氣氤。冉冉霄上游。永離塵垢熏。空龍含五華。霞貫泥九君。鎖剛爾何神。獨身混祥雲。

凌虛鎖 案元刻脫此鎖靈鎗

太空本無形。天衢迥蕭疎。火煉身榱鬱。意行神已如。靈觀跨倒景。梵蹕舞游裾。無礙故逍遙。翩然翔清虛。

通眞鎖

五嶽皆稍竹。千霜永難晨。胡爲甘短景。不悟丹臺春。至道豈在頻。餘精練胎津。六六琴心文。一悟通玄眞。

觀吟鎖

矯首東方宮。變化何由尋。神用妙難擬。鎖竅轉森森。雨施不爲功。雲從本無心。人間幾懷想。萬鉢希雷吟。

洞微鎖

大道不容言。有滯通有機。返本合元流。竟達無上機。希夷絕觀聽。得一乘甫歸。向來蹤虛師。至訣殊精微。

雲璈鎖

悠悠劫爲朝。萬民恣遨遊。三山眇如塊。舉步身彌高。絳宮近咫尺。天風度驂鸞。至昔非笙歌。泠然八琅璈。

朗元鎖

煌煌玉京闕。瑞靈紛天垣。嚴嚴森虎兵。金朱煥靈門。是弁集萬眞。龍旂聞鏘鏘。蒼心深形神。稽首朝混元。

飛鸞鎖 案元刻脫此鎖今據明高以鎖本補。當次凌虛鎖一鎖之後

漸入雲霄徑。清氣逼人寒。欲學長生訣。先通此重壇。無屋堵竚足。有地可藏丹。遙瞻深鎖處。時見遙飛鸞。

洞霄詩集卷第六

宋高道

洞霄宮

大滌雲深日月遲。羽人曾作帝王師。鼎中絳雪成千日。巖下幽花占四時。玉仗已乘鸞鶴去。青山難使鬼神移。人間萬事惟閒好。山頂誅茅待鶴時。

無爲軍道士皇甫介

觀鷹遼鶴去難尋。野客重來歎復吟。許邁林中丹竈冷。郭文山上白雲深。南陵事跡都非昔。北嶺歸期直到今。珍重玉京無限意。待將功節養高岑。

七閩羽客王介

天柱峯前古洞霄。我生來此避塵囂。半牀明月琴三弄。四座青山酒一瓢。當戶老松如對立。隔花啼鳥似相招。斷金一去無消息。唯有寢梅共寂寥。

寄對閒堂　石室小隱陸維之

異訪仙翁愛獨醒。襟懷和氣自氤氳。每緣夜話留佳客。欲假春醪授近鄰。火裏如瓜元有種。氷壺貯月本

無塵。相從落拓杯中友。半是逍遙物外人。

自紫極觀過天柱　　凝虛先生陳　良孫

道在吾身宇宙寬。朝踰雲岫暮雲關。丹霞不服春風轉。欲度世人那得閒。

雪中浴冷泉示諸友　　凝神齋高士徐　仲淵

風鼓空林雪蔽山。身如鐵石不知寒。塵埃豈是相隨物。付與溪流出世閒。

題清音亭

新池碧甃玉回環。一水來從天柱山。試作流觴擬修禊。蘭亭風景坐追還。

人閒絲竹號哇淫。只有清流解洗心。試論此山泉石看。茂林修竹勝山藍。

泉聲飽聽玉琮琤。世筆羊腸我倦行。但得一觴仍一詠。不妨高枕寄浮生。

中秋夕設醮洞霄宮

老桂吹香古殿秋。瓊鐘敲處月當樓。星壇露下斗光冷。天宇雲空瀛氣浮。羽客朝元佩玉佩。寶鼎凝霜鶴

金蚪。步虛政在千巖上。咫尺高號想下游。

清音亭憩暑

水落石間鳴。中含太古音。安得微妙人。寫入朱弦琴。六月天不雨。赤日雪無陰。道人憩其側。脫巾臥青林。

好風松上來。聊復披吾襟。朱炎拆厚地。晴嵐冒高岑。服分一勺泉。爲民作甘霖。

清隱齋飲酒

暖風薄雨輕煙散。晴日游絲飛絮亂。竹窗午夢啼鳥驚。松軒晚飲幽人喚。一壺碧酒如春濃。萬斛愁若

冰泮。興來索筆謾題詩。碧桃花下綸巾岸。

懷山中　水觀歌頭

窮達付天命。生死見交情。人今老矣□□狗苟與蠅營。贏得一頭霜雪。閒卻五湖風月。鷗鳥負前盟。顏厚

已如甲。太息謀生平。想箕山。懷潁水。挹餘清。只今歸去。滄浪深處濯吾纓。矣撫山中泉石。細說人間荊

棘。有道苦難行。好補青蘿屋。且占白雲耕。

送徐樓觀　　集虛齋高士周　異一

願我慚稱十高士。與君同是兩閒人。君今獨向名山去。說與歸雲我問津。

夏日懷九鎖

（原缺兩頁每頁九行每行二十字）

東風紅紫鬬春妍。獨著黃衣不敢先。萬切塵頭金一尊。別無花木可秋天。

雨中宿洞霄　　靜傳道士董　嗣杲

青青九鎖山。步步翠濕。雨重精神倦。雲深意緒閒。貪聲依石樹。泉響出巖蘭。落落仙蹤在。何無見大還。

洞霄詩集卷第七

宋本山高道

山居

山居好。山居好。鶯喉鵲哢餞春曉。碧窗柏子炷爐香。趺坐蒲團對黃、老。

山居好。山居好。門對青山水環繞。一榻煙霞夢寐濟。我以不貪爲至寶。

山居好。山居好。竹杖芒鞋恣幽討。坐分苦石樹陰涼。閒數落花聽啼鳥。

山居好。山居好。斷月鋤雲種瑤草。泠泠碧澗響寒泉。蕭蕭落花風自掃。

贈道友雪崖朱先生　　山陰道士鍇　大明

清高絕。雪崖翁。向上元機懷觀通。金鼎有丹成九轉。凝然宴坐白雲中。

贈道友怡雲潘先生

九轉工夫真妙絕。丹爐遇火徐徐熱。蘭龍坎虎自歸降。姹女嬰兒共歡悅。天機密運造元微。精采神光迥

然別。枝頭結果有時紅。騎鶴跨鶴神仙列。

哲懷　西江月

我本無爲野客、飄飄浪跡人間、一時被命住名山、未免隨機應變、　隱破塵勞擾擾、何如樂取清閒、流霞細酌詠詩篇、且與白雲爲伴、

南湖

梅霖初歇水平湖、湖上青山展畫圖、更著樓臺相掩映、風流端不減西湖、

九日和杜子美韻　　清隱道士章　至謙

九日登高眼界寬、羽衣鑒集盡清歡、黃花滿泛淵明酒、白髮仍簪子夏冠、庭下流泉趁調急、座間清氣逼人寒、不須更問明年健、但向眉頭鬢角看、

石室庵夜坐　　雪崖道士朱　真靜

青燈寒焰弄微明、燈與幽人一樣清、案上黃庭渾爛看、時聞敗葉打窗聲、

入山採藥遇異人故云

緊著芒鞋高縈裙、野猿相狎許同羣、綠蘿林裏採茶去、踏碎青山一片雲、

又題座右寬閒

經書不是語虛無、荊棘叢中有坦途、不遇至人真口訣、誤人錯下死工夫、

題石室庵前竹上

十年身與鬼爲鄰、曾見巖花幾度春、莫怪柴門終日閉、怕將塵事惱閒人、

求洞霄宮碑謝別陸放翁　　竹庵道士王　思明

還丹一粒如粟大、點鐵成金金不壞、服之沖舉騎蒼龍、直上九霄觀世界、君藏此藥天下知、鬼神正眼那能窺、鑄磨蒼石書君施、文章與此元無異、

山居

人貪白水成濁聲、我愛青松示阮嘌、名利到頭渾是夢、何如平易賦三休、隨緣隨分是生涯、莫使身心亂似麻、幸有鉢盂三兩箇、不妨飽飯臥煙霞、

雨後過松風庵

一溪春水湍流急、幾樹梅花香韻長、暖雨過來山雀靜、松風庵裏坐清涼、

觀棊

興亡今古一枰棊、虎戰龍爭豈異斯、一死一生奚足怪、七擒七縱不須疑、橫籌難與孫、吳合、肝膽終防楚、越危、我輩當求超世著、若逢活路也須移、

閑蟬

變化南風裏、超然濁得清、一枝藏去穩、兩翼蛻來輕、呼吸飽珠露、吟哦傲玉笙、秋林如罷唱、無處問虛成、

仙人隱跡　　芝坡道士吳　儁明

上古有神仙、一去無消息、峨峨碧巖前、儁遺隱仙跡、

長生玄牝門、月擊而道存、班班實可考、老潮生靈根、游人摩蒼崖、滿手聞異馨、不垂身後芳、何以知仙蹤、

和章清隱山居

物外無寒暑、從教歲月深、虛閒渾塵我、寵辱不驚心、貧樂知真味、詩豪借酒吟、山居何所有、萬籟奏清音、

留春

紫門深閉莫嫌猜、爲怕春歸不敢開、幾樹好花風掃去、一池新水雨添來、冥搜秀色增詩料、款挹晴光入酒杯、試問東君來復去、何如休去且徘徊、

晚春

殘盡紅英綠已肥、杜鵑何事苦催歸、未甘淑景堂堂去、夏絮瑩瑩上翠微、

山中紀詠　　菊巖道士龔　文煥

勝地棲遲慣、青山耐久看、雲煙五洞古、泉石九峯寒、已化巖前虎、猶藏瓮下丹、黃花生意別、秋老不與殘、

又

白日幽情愜、閒門到者稀、嚐茶和月煑、採藥帶雲歸、春樹餘花落、天壇獨鶴飛、年華自來往、情換薜蘿衣、

遣懷吟

飢餐七筋飯、渴飲萱墨酒、不忤白晝眠、時復遠蹤走、不結冷淡交、亦無名利友、晚借竹風涼、隱地坐良久、

適意　　月溪道士貝　守一

不效癡禪謾此身、安居隨分樂天真、閒尋車藥防腎病、廣施仙方濟人、學道未遂師訣盡、收心且養自精神、修持要到無空地、掃卻從前礙眼塵、

自適

跡晦心須晦、神清夢亦清、一窩如斗大、萬事等閒成、風月平章易、山林去就輕、生生終有累、不若事無生、

有何不可

園林桃李爭妍、我有蘭花數朵、盃盤笋蕨鮮肥、恁地有何不可、炎炎火熾張空、避暑林亭趺坐、有時解帶披襟、恁地有何不可、桂花香滿脩廊、皓月當空照我、徐徐三弄瑤琴、恁地有何不可、竹塢雪封雲鎖、地爐溫樹添火、醉來擁被高眠、恁地有何不可、

冬晴晚步

浮雲初斂夕陽斜、路入江村四望賒、木脫霜濃頻脫葉、梅嫌春小未開花、翻露過雁家晴漑、擊楫孤帆趁落霞、欲壯吟懷沽斗酒、野田多處少人家、

絕句

高車駟馬謾相誇、竹樹蕭蕭自家、困睡氣餐何所有、一溪明月照梅花、

洞霄詩集卷第八

宋高僧

游洞霄得鄉友道士鄧君鏞清話因成古語　　樓溪　自彰

亂山倚伏龍蛇蟠，蒼藤古木門徑寒，紫宮渾渾列萬礎，碧樓朱戶參雲端，吾聞上界足官府，藏下名山作仙侶，我來尋仙訪泉石，落日浮雲隨杖屨，道士鄧君吾故人，汲泉煮茗慰酸辛，笑談未厭槌柯爛，回首人間五百春。

寓宿洞霄　　借庵　淨珪

當年許郭棲眞地，暇日尋幽獨往來，九轉還丹藏笑底，千年遺迹寄巖巖，巖巖玉殿藏青蔚，寂寂瑤壇鎖綠苔，假榻臺天追勝集，尚憐歸鶴與更徘徊。

別峯　寶印

窈窕門前九鎖山，琮琤石角千層水，白雲影裏閣琴仙，風斷木犀香未已，我從青城大面來，羽衣翩翩欣相陪，五峯去此在咫尺，百情杖屨時徘徊。

夏夜懷洞霄　　雲泉　永巖

跣足曾穿古洞，納衣挂在長松，一別煙霄十載，夜來夢入西峯，涼夜宛游清境，歸時尚愛攀松，回首雲煙滿目，蓋蔽九鎖寒峯。

游洞霄　　樓隱　道濟

平明發餘杭，扁舟泝清流，登岸五六里，小逕穿林丘，奇峯發天柱，九鎖巖谷幽，雲根立仙鎖，勝處非人謀，入門氣象雄，金碧欺兩眸，彈棊古松下，啼鳥聲相酬，羽衣礎黃庭，內景宜自修，蓬萊隔牙水，九轉卽可求，坡翁昔賦詩，刻石記舊游，溪山增偉觀，萬古傳不休，我來弔陳迹，枯腸怯冥搜，執炬入大洞，榛袖叢蹴蹴，懸崖石乳滴，千歲無人收，樵夫指巖窟，此處通龍湫，方期過東洞，紅日驚西投，徘徊出山去，空使猿鶴愁。

天台山人　法熙

天柱擎心結紫宮，翠蛟飛玉滾溪風，巖生洞穴非人世，不到那知造化功。

洞霄詩集卷第九

國朝名公

至元壬午暮春既望游洞霄伏覩盧靖留題次韻　　三十六代天師眞君張　宗演

洞號棲眞樓絕眞，若人到此豈凡身，一從盧靖題詩後，仙墨光芒日又新。

三十七代天師眞人張　與棣

洞天福地豈仙鄉，一派丹泉落硐長，山鎖九重塵不到，樓高百尺鶴來翔，遠游煉藥遺蹤在，坡老題詩淡墨香，奠怪入山雷雨作，蛟龍蟄久始騰驤。

隨侍天師眞人游大滌　　龍虎虛舟藏　士圖

雲關如鎖路縈迴，杖策追隨羽駕來，松檜倚天青嶂合，樓臺迎日碧窗開，翠微亭好供吟筆，丹竅泉甘稱濯醅，萬里南歸游洞府，翩翩滌盡世塵埃。

玉京仙仗此徘徊，得侍眞人捧詔來，九鎖巖巒隨地轉，五雲樓觀自天開，洞幽石成拳蓋，香浥丹泉勝雪醅，更上危亭望天目，客懷渾不著纖埃。

龍虎超然子張　　桐老　和

詩寄洞霄道友清溪翁書于寓舍歸潔　則堂叟家　鉉翁

漢家中郎年七十，霜鬢垂垂人不識。冬深破屐踏層冰，暑到露壇走赤日。窮堅老壯本分事，百年未死爲形役。洞天九鎖鬱嵯峨，古來相傳神仙宅。我嘗結茅天柱前，屐齒蒼苔印行跡。劫火洞然城郭非，清境不壞還如昔。安期、羨門我輩人，圓嶠、方壺一呎尺。夢魂幾度如相逢，別來已久知相憶。願分仙家九轉丹，服之身輕生羽翼。周游八表任去來，跳出陰陽寒暑域。

洞霄宮　秋山張　璉

洞天福地冠中華，曾得仙翁好句誇。山列奇峯開九鎖，井涵靈液出丹砂。高人晤語皆吾輩，閒地相尋即我家。欲學長生有眞訣，晨霞滋味勝流霞。

蓬山堂呈周清溪　松窗鄭　斗煥

白雲冉冉鎖蒼山，山上幽人心易安。秋水一篇言外趣，玄門秘妙靜中觀。藥含春意元無骨，井滴仙源舊有丹。明日鶴書徵聘去，何妨薰幌夜深寒。

宜曉堂呈郎一山　酒民陳　思濟

心自空濛境自眞，夕陽林下著閒身。山中一段煙霞晚，物外三生造化春。大廈規模元內景，小冠風采是高人。扁舟且莫夷陵去，我欲溪頭一問津。

陪秋山相公游洞天一庵夜宿感夢　松窗鄭　斗煥

天柱清游尾便星，符卿軒軒入山深。龍行雨去泉花定，鶴叫雲來木葉陰。松石已安逾夕寐，江湖空老百年心。閒冠方袂何仙子，夢裏將詩索共吟。

四、西南之柱，插天翠一峯。寒盛泄霧噴雲，撐空拄月。氣壓傘山，神仙舊家洞府。但金堂玉室，畫中看。苔壁空留，陳迹。碧桃何處，問樵。　兵餘城郭半凋殘，翠裂錦古來難。喜村落風煙桑麻雨露，依舊平安。興亡觀今猶昔，問漁樵何處笑談閒。斜倚西風無語，夕陽煙樹空閒。

右與宣慰趙中順謫獄浙西之餘杭，相過洞霄故宮，因作樂府木蘭花慢，以道吾懷。至元十七年秋七月廿二日，秋崗陳思濟幾吳清虛，問清溪題於琳宇之一庵。

看洞天福地，秋氣爽淫衣寒。對九鎖峯高，擎天一柱，壯觀杭山。巖前蓋遺仙跡，幻雲根直作畫圖看。多少喬松古木，眞如舞鳳飛鸞。　西風匹馬夕陽殘，行路冒辭難。便乘此清游，欲尋仙去，心與身安。班超侯封萬里，笑虛名牢落滿人間。試問潺潺流水，無心爭似雲閒。

會稽中山劉　元　和

問神仙何處，蓬溪路水聲寒。此福地靈巖，西南天柱。洞府名山翠蛟，對蓮或舞，更殿飛龍鳳駭人看。見說丹成仙去，當年跨鶴乘鸞。　浮生貪勝似蕉殘，一著省時難。便採藥眠雲，吟風對月，醉酒長安。一任流行坎止，又何須汩汩利名間。試與林泉相約，幾時容我投閒。

又七言

九曲山中鎖翠微，登山不記入山時。屋藏盤谷圖聲遠，鶴舞松庭畫影遲。萬里功名南北客，幾人新舊廢興詩。劉郎若問神仙路，天柱、天台天下奇。

至元辛巳秋同上憲黨公敎甫來游　平水李　德基

海中人說蓬瀛，試向杭之大滌行。南漱洞泉蒼石古，日升丹井赤靈明。雲開仙府留遺跡，壁上坡詩振舊聲。九鎖不關塵世斷，明朝俗慮又還生。

翠鮫亭

天峯深處老龍蟠，噴出狂瀾捲雪寒。寄語塵中名利客，暫來亭上倚闌干。

次韻秋崗陳同知木蘭花慢　訪仙家洞府，仰天柱微高寒。對百尺飛湍，四圍喬木，九鎖青山。危亭晚來極目，勝王維三昧畫中看。何處朝元會宴，時聞命駕遨鸞。　桃花隨水已凋殘，別後見鄰難。歎昨日秦宮，今朝漢苑，一夢槐安。征鞍欲留無計，恐仙棊一局換人閒。羨殺知還倦鳥，白雲相對空閒。

至元辛卯仲冬上休日游洞霄　冷泉冠　元德

幾經流水小潢橋，一逕蒙紆到洞霄。游客閒翫非李、杜，道人豈不是松、喬。雲煙惟擬樓巖鎖，聲利何須號市朝。更向山間問猿鶴，莫嫌俗駕不相招。

沖天觀

世慮千丈困儒冠，忽到琳宮眼界寬。雲拂芙蓉峰峰闕，露寄沉瀣瑩金盤。鐘聲有路塵清脫，宮貴何人不熱讙。從此須尋玉簫伴，碧桃花外共聽鸞。

一溪雪浪漱雲根，三月河聲下禹門。塵世竟難留歲月，洞天元不記朝昏。崇巒隱約知山遠，宮殿崔嵬見道尊。夜久不愁寒氣盛，爐餘存火發春溫。

呈周清溪　蕉池道士雪巖褚　伯秀

清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彼亦何人斯，景純蓋若此。吾鄉汝南英，大滌謫君子。好客仍收書，東老未足擬。竹宮需賢才，師命促共理。無心雲出岫，有類月印水。樂與物爲春，自然人鑑止。二千年再來，雅號乃默契。挈世返眞淳，爲教立儀軌。潛增翠蛟潤，登壯天柱勢。近聞錢元都，崇崗枕龍耳。充庭蘭玉茂，五雲樓閣起。笙鶴時往來，塵寰一俯視。紛爭夢未醒，王侯到螻蟻。君壯我垂老，別日嗟澈矢。相逢且歡歎，昇仙不如醉。

送金約山歸洞霄

門掩冷雲堆，推敲更有誰。不忘分芋約，來趁折梅期。聽雪連宵話，傷時發首詩。侵晨催返棹，猿鶴報先知。

壬午孟春游洞天　龍虎李　立本

九曲山中鎖翠微，登山不記入山時。屋藏盤谷圖聲遠，鶴舞松庭畫影遲。萬里功名南北客，幾人新舊興詩。劉郎若問神仙路，天柱、天台天下奇。

至元辛巳秋同上憲黨公敎甫來游　平水李　德基

海中人說蓬瀛，試向杭之大滌行。南漱洞泉蒼石古，日升丹井赤靈明。雲開仙府留遺跡，壁上坡詩振舊聲。九鎖不關塵世斷，明朝俗慮又還生。

翠鮫亭

天峯深處老龍蟠，噴出狂瀾捲雪寒。寄語塵中名利客，暫來亭上倚闌干。

次韻秋崗陳同知木蘭花慢　訪仙家洞府，仰天柱微高寒。對百尺飛湍，四圍喬木，九鎖青山。危亭晚來極目，勝王維三昧畫中看。何處朝元會宴，時聞命駕遨鸞。　桃花隨水已凋殘，別後見鄰難。歎昨日秦宮，今朝漢苑，一夢槐安。征鞍欲留無計，恐仙棊一局換人閒。羨殺知還倦鳥，白雲相對空閒。

至元辛卯仲冬上休日游洞霄　冷泉冠　元德

幾經流水小潢橋，一逕蒙紆到洞霄。游客閒翫非李、杜，道人豈不是松、喬。雲煙惟擬樓巖鎖，聲利何須號市朝。更向山間問猿鶴，莫嫌俗駕不相招。

沖天觀

世慮千丈困儒冠，忽到琳宮眼界寬。雲拂芙蓉峰峰闕，露寄沉瀣瑩金盤。鐘聲有路塵清脫，宮貴何人不熱讙。從此須尋玉簫伴，碧桃花外共聽鸞。

一溪雪浪漱雲根，三月河聲下禹門。塵世竟難留歲月，洞天元不記朝昏。崇巒隱約知山遠，宮殿崔嵬見道尊。夜久不愁寒氣盛，爐餘存火發春溫。

呈周清溪　艮齋侯　充中

清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彼亦何人斯，景純蓋若此。吾鄉汝南英，大滌謫君子。好客仍收書，東老未足擬。竹宮需賢才，師命促共理。無心雲出岫，有類月印水。樂與物爲春，自然人鑑止。二千年再來，雅號乃默契。挈世返眞淳，爲教立儀軌。潛增翠蛟潤，登壯天柱勢。近聞錢元都，崇崗枕龍耳。充庭蘭玉茂，五雲樓閣起。笙鶴時往來，塵寰一俯視。紛爭夢未醒，王侯到螻蟻。君壯我垂老，別日嗟澈矢。相逢且歡歎，昇仙不如醉。

送金約山歸洞霄

門掩冷雲堆，推敲更有誰。不忘分芋約，來趁折梅期。聽雪連宵話，傷時發首詩。侵晨催返棹，猿鶴報先知。

壬午孟春游洞天　龍虎李　立本

青山九鎖杳難登。飽讀坡詩熟舊名。谷鳥喚晴千嶂晚。巖泉漱雨四時清。雲根石老世方換。天柱峯高月正明。嵐翠春風瑤草潤。直疑許、郭問長生。

己丑再游九鎖山呈介石　古杭山村仇遠

瓊館幽深路屈盤。千年香火未灰寒。園荒久已無靈藥。藥化何緣得大丹。三尺草封潘閬墓。一方雲鎖許仙壇。唐人多有留題字。自把松明入洞看。

溪風吹雨掃寒陰。盡見青山面目真。古石老松應識我。閑花幽鳥自娛人。丹泉有水偏宜酒。蒼壁無苔不受塵。昨日少年今老大。笑看霜葉莫矜春。

谷口亭看山　柏寓鄭淮

松下得古洞。危亭當洞門。峯峯翠嚲冉。俯視如兒孫。神仙坐能待。星斗近可捫。對面雙徑山。屹立何其尊。

來賢巖書所見

林深葉滑路乾遲。草子青紅上客衣。貪看宜霜亭下石。不知山後白雲歸。

雲根石　西秦張樸

何處一片雲。飛向巖前住。從龍已無心。天風吹不去。

大滌洞天

玉室金堂在翠微。祥光縹緲覆巖扉。仙人自古何曾死。神嵐如今不見飛。洞隱天文無鬼入。井通海脈有龍歸。隔凡石上風吹急。幾片白雲黏我衣。

大滌洞　秋巖史魄

乘閒扣洞府。清氣襲吟身。泉溜石皆乳。雲深境不塵。蒼龍潛古井。白鼠避游人。玉室金堂窈。空勞夢想頻。

棲真洞

扶筇討幽勝。梯逕費躋攀。洞壓孤峯上。山分雨縣閒。石枰棊子白。實蓋蘚紋斑。丹就空餘竈。野雲相對閒。

仙人隱跡

游仙一去幾春秋。珍重巖阿跡尚留。豎硬脊梁支怪石。具全體相照清流。蒼苔不著光常潤。古桂識聲香自浮。霞佩悠悠何處覓。夢隨孤鶴遶瀛洲。

丹泉

照徹凡心水一泓。我來不敢濯塵纓。千年汞老神龍鎖。字夜光流野鶴驚。虎嘯成雷激澗。老甌泛起雪輕盈。縣知清挾詩人骨。試掬漣漪句已成。

來賢巖

巨靈幻奇觀。坡老此徜徉。作者七人共。高名千古香。地曾經劫火。高尚扁宜藏。爛首還三咏。思齊念豈忘。

捣藥窩

至微惟羽族。尚性獨含靈。形似無人識。山空徹夜鳴。韻清丹鼎。夢破月當庭。爲寄青鸞語。何年藥可成。

漸染靈丹種自殊。輕揉舞袖學全無。徹而草木猶仙蛻。著殺人間肉眼夫。

游洞雲　柏寓鄭淮

一回路轉山一鎖。洞壑潺湲右復左。西麓歸淡擁空根。下有仙人曾此坐。層巒秋樹知幾年。丹楓翠柏高插天。琳宮百丈如掌。清飆漱氣開晴煙。小憩初行棲真洞。翠蛟亭外寒流湧。回竿取徑探丹泉。洗我十年塵土夢。二三君子攜詩琴。空谷蹄蹄聞足音。城中問我山游事。已到白雲深處深。

庶陵道士陳懷梧

吟老西湖處士梅。又攜雲笠洞天來。樓臺復此山中勝。松檜多因火後栽。丹井一泓塔自酌。青山九鎖鶴誰陪。欲拈讀罷坡仙句。著意尋詩首重回。

赤松道士趙守

九鎖名山古洞天。翠蛟飛舞只依然。思陵鶯殿應雖暗。坡老詩篇墨尚鮮。從此羽衣多勝士。至今道破得親傳。桃源有路無人識。更道漁翁繫釣船。

洞霄詩集卷第十

國朝名公

元貞丙申九月十五日。東平馬子卿謁洞霄宮。題時錄謝郎一山及舒桂林。僧行濟南張可與、大名欽伯祥、汴梁楊威卿、高祐之。　東平馬紹

雨晴秋氣清復清。屐與畫出游山行。山中泉石解相愛。脣洗老眼十倍明。琳宮恍若蓬萊島。道士謂有安期生。洞天丹井見古跡。棲真瀑布非空名。天風吹來巖谷響。天風吹去雲無聲。我生自有山人相。賓友宿皆仙府卿。心融意釋不可說。何者爲物何爲衡。明宵歸去足莎縣。不須更覓芙蓉城。

一山、桂林諸公相別餘杭。復作詩以遺之。

宿霧層雲迤邐開。茂林脩竹絕塵埃。政憐白日辭山去。卻愛黃雲看稻回。游客入城終爛漫。道人還隱亦徘徊。佳期後會雖難約。九鎖山間必再來。

洞伯祥理問、威卿郎中、祐之都司從右丞相公游洞霄。歸途得鄙語。呈一山、桂林。　濟南可與張斯立

松竹陰陰石徑斜。小橋流水傍山家。本因省歛觀風歛。不爲像閒賞物華。偶向洞霄尋勝境。恍如滄海泛仙槎。前與真道歸來速。明日城中趁早衙。

旬休從性齋右丞相公游洞霄　　遂國鄧昌馬　歛

天柱峯前曲徑回。琳宮突出勢崔嵬。四圍石壁層雲宿。九鎖山門一水開。行處乍疑蓬島去。到時方悟洞霄來。貢廉我亦學仙者。野鶴山猿莫亂猜。

大德二載歲在戊戌四月十五日陪龍川大參政行香洞霄宮　　西皐趙　文昌

九鎖天門萬古開。琳宮深掩翠雲堆。飛泉激石風生座。神竈留丹月滿臺。世上有仙居福地。胸中何水滌凡埃。俗緣未盡無由住。剛逐龍川一宿回。

游洞霄寄曹若虛一絮

風袂飄飄渺上征。亂山蒼翠接空明。天門元自無扃鐍。羽客何嘗有送迎。流水出巖龍已蛻。朝陽入洞鳳初鳴。從今便趁林泉約。已被塵纓誤半生。

到餘杭錄寄山中諸道友

山靈歸來酒半醒。松陰十里月熒熒。回頭卻望經行處。猶在煙雲第幾層。

月露天風澤繡衣。出山猶誦洞仙詩。明朝便上邯鄲道。重到丹泉是幾時。

游大滌袞未六月　　龍虎秋巖陳　峻高

神仙賜飲丹泉香。盡引入洞蓉燈光。青童歡呼猿鶴舞。擊石奏樂鳴琳琅。大哉洞天有真境。滌我胸次冰雪涼。癡來學仙暫駐此。因念親老思還鄉。

翠蛟亭

流泉翠蛟舞。神化遇坡翁。得雨力轉健。挾風聲更雄。香涎吹石沫。飛勢下雲空。要融池中物。像施潤澤功。

至元己丑再游

九鎖山圍紫翠堆。日光霞彩照樓臺。洞藏吠犬守丹竈。泉挾飛蛟吼畫雷。峯頂樹高多寄草。澗中石怪不沾苔。雲璈鼎奏胎禽舞。前度吟仙喜再來。

呈郎一山、舒桂林

仙家日月能久長。嘯詠金闕歌天章。嵯峨一山傍天勢。桂林萬古吹秋香。丹泉泠泠漱夜月。傑觀聲聲明朝陽。嚴翁醉後星斗煥。掀髯一任飛寒霜。主人進酒深我興。參宇光明一心定。當初稅駕吾不知。卻見主人大明鏡。

一座翹懸經千年。我不得見真無緣。丹泉泠泠漱玉澗。琪樹挺挺含春煙。翠蛟舞泉勢暫石。白鶴振雲聲聞天。我游空洞脫塵語。玉皇頷首訝詩仙。

過洞霄宮　　龍尹張　楷

路入煙霞鬢折盤。恍然回首出蓬萊。千年漢帝神仙府。一帶峨王錫繡山。洞府暗通青瀛表。峯巒深鎖白雲閒。何時跳出風波海。來趁蓬壺日月閒。

送徐、閻二廉訪游洞霄　　梅山顧　逢

洞天三十六。大滌景猶希。樓閣仙人宅。雲霞羽士衣。鳳號松虎嘯。雨卷瀑龍飛。擣藥鬬禽在。時聞出翠微。

奏洞霄　　徑山僧　晉

凌霄洞霄片雲隔。我獨穿雲探仙宅。九鎖青山鎖日開。一帶寒流飛雪白。蒼茫未覩壺中寬。詰曲初疑山口窄。琳宮掩日紫霞飄。珠樹參空華霧碧。翠石鰲鰲起浪痕。丹泉源源流玉液。險躋天柱攜燈浮。暗想蓬陽通大滌。摩挲蒼蘚憩雲根。不見仙人見仙跡。明月秋風歸去來。水冷雲寒夢相憶。

又和陳秋巖韻

詩材不似江、淹長。興世鉤棘成篇章。夜深吟罷月照席。萬籟不動聞清香。突空天柱倚日月。透地石澗分陰陽。珠蕊曉滴天宇淨。玉堦瑤草凝秋霜。巖翁醉後發詩興。滿壁龍蛇飛不定。得來見詩即見人。何必相逢照心鏡。

游洞霄　　千瀨僧　善慶

大滌之勝甲西浙。九鎖山高亘寥泬。神剜鬼刻發祕藏。風素龍翔自盤折。樓臺縹緲出層霄。我疑即是蓬陽闕。雲根石磵紫煙濃。洞中酒熟丹泉洌。碧桃花發石壇春。步塵道士頭如雲。紛紛塵世知幾何。誰解搭玘訪幽絕。玉壺去後招不來。巖畔蒼苔自明月。

九鎖山十詠　　新定汲古胡　僑

洞府雲深夏亦秋。殷空天鼓動潛虬。蒼崖謾隔紅塵路。幾向金堂寄夢游。大滌洞

寶蓋空雨不知。乳泉滴瀝是靈芝。一枰黑白風陰重。誰見仙人落子時。樓真洞

鳳離丹穴尚高閣。何事悲歌學楚狂。石上桐花春不老。一鳴知汝待朝陽。鳴鳳洞

石戶鱗鬚蛻迹存。苔荒巖穴幾朝昏。不知何處爲霖雨。卻華歸雲挂別村。蛟龍洞

巖前車馬日憧憧。誰看撥雲小朵峯。玉局已仙遺迹在。秋霜又老木芙蓉。來賢巖宜霜亭

蒼崖剛不受秦鞭。印石靈蹤尚儼然。誰遣兒童空入海。此山元自有神仙。仙迹巖

古色涵秋俯碧潭。未隨蒼狗變春陰。屹然如抱幽人操。垂老終無出岫心。雲根石

幽壑奔流落半空。蜿蜒幾折映青松。亭陰醉盤同飛舞。尚憶詞源舊老龍。翠蛟亭

翠琢層崖玉有聲。瀾雲高湧出方、瀛。玲瓏疑自通仙境。可待乘風訪五城。石壁

一勺中涵海島雲。仙家元不限游塵。流霞分得盃丹潤。擊作山房煮盡春。丹泉

送西秦張仲實游大滌洞天詩一十八首　　三山林　昉

此詩仙興發。九鎖訪名峯。玉洞壺飛鼠。石池春浴龍。異人花外見。道士酒邊逢。余欲采芳茗。白雲何所從。

山陰王　濟

郭文登覽地。九鎖隔紅塵。陳跡自千古。勝游能幾人。丹泉雲罷曉。勝蕙草歇春。何日攜琴去。煙霞共結鄰。

山陰吳　幡

大滌名山有夙緣。春風苔水漾輕船。但尋紺宇藏丹處。莫問青松化石年。搗藥禽清醒倦客。隔凡柱還候游仙。我曾著屐窮幽討。記得題名在澗邊。

都陽洪　師中

搗藥禽啼雨後山。千巖萬谷鎖蒼寒。一溪春水高三尺。書畫船中更好看。

九曲青山一曲溪。仙人住處自春遲。筍輿切莫匆匆返。要足春行卷裏詩。

花滿丹泉草滿壇。洞門春靄隔晴嵐。共誰風雨憑前意。卻話西湖三月三。

石泉陳　叔弼

九鎖誰能到。君尋巖谷游。瘦藤穿雜地。仙袂拂浮丘。泉洌丹宜釀。蛟騰翠欲流。山靈倘招隱。華表夢圓不。

積慶山人金　應桂

山林有眞趣。得趣卽神仙。好趁莫春月。來游大滌天。晴嵐融玉室。花氣襲丹泉。此地通懸圃。清吟過叔元。

玉室金堂積翠邊。舊游猶記劫灰前。禽聲夜搗千年藥。花片春浮九鎖泉。洞府曙通滄海路。雲居何異化成仙。茶香筍美松醪熟。正好山中過禁煙。

齊人周　密

天柱峯高鎖翠微。瘦筇著蘚舊相知。雲埋樹腳擁深洞。竹引泉聲過別池。仙去豈無遺跡在。君游卻恨十年遲。松花酒熟須拚醉。多看青山剩賦詩。

鏡塘仇　遠

清氣滿肺腑。名山思一游。祇今大滌洞。不出古杭州。採藥過峯頂。看雲坐石頭。若逢塵外路。便作隱居謀。

鏡塘道士孫　晉

癡持封留始冒休。何如蚤辦赤松游。雲深九鎖無人到。要學金華叱石不。

巴西道士鄧　道擢

花滿餘杭逢酒旗。茶香大滌染吟衣。祝君休似武陵客。一入桃源便不歸。

竹所道士俞　君玉

九山深處採元芝。一笑人間事已非。花落石臺驚鶴夢。雨香巖洞護龍歸。閒題蒼壁雲黏筆。醉弄清泉翠溼衣。天柱峯前休瞻去。西湖自有舊苔磯。

能塘吳　龍

聞君游玉洞。誰乞佩霞飛。雲霧開幽逕。林泉得好詩。翠流蛟欲舞。丹熟鶴初歸。定見羣仙會。瓊簫月下吹。

三山連　文鳳

西泰有佳士。吟向九峯行。猿鶴自相語。林泉又一清。松風人昂轉。花雨石牀平。祇恐樓眞客。邀君結玉盟。

洞天外人境。九鎖煙雲重。仙聖棲其間。君去應相逢。定知歸來日。妙思蟠心胸。所持古銘竹。亦當化爲龍。

潛山僧　文鵬

尙期重襲手。細細談霞蹤。

白道移斑杖。清溪泛小舟。題詩華玉府。飲酒列仙樓。桃熟應須見。丹成或可求。歸來換凡骨。不欲取封侯。

此山僧　道存

游洞雲

青石吐元英。絕憐仙路蔡。游人日午到。點火洞中行。古木秋天影。清空夜露聲。長生未曾學。可愧學無生。

吳中僧　行魁

九霞迴環路屈巖。洞中境界廓然寬。仙翁愛客酌新酒。明月邀人登古壇。煙白瓦鋪朝讀易。火紅藥鑪夜燒丹。鑪閒事有孤琴在。好慰飄零爲一彈。

徑山僧　常

火雲收盡秋雨餘。尋仙不憚山崎嶇。名山九鎖冠天下。我來一見心眼舒。一峯天柱拔地軸。樓眞、大滌通天衢。崔嵬樓觀紫霞畔。朝昏鐘磬凌清虛。仙翁白髮年髮何。容顏襲僑如琳珂。松根石上顏棋局。不知爛卻樵人柯。余學長生欲煉丹。何事無心解禪悟。吟興徘徊不忍歸。但見空中走烏兎。

徑山僧　志沖

洞霄詩集卷第十一

國朝名公

游洞霄

三十八代天師眞人張　與材

奇石玲瓏古洞天。蒼雲九鎖翠蛟泉。仙翁白髮顏如鐵。自說居山八十年。

虛室無塵結篆香。雷驅急雨送新涼。山中詩卷如仙歸。此是吾家第四章。

拜和教主天師眞人留迎韻

住山介石沈　多福

柱峯高古出雲天。石瀨流丹響瀑泉。漢武壇荒松桂老。眞風重紀聖元年。

尋鼓晨鐘一瓣香。羽衣行遶洞天涼。欣逢遠祖分明日。泉石增輝拜玉章。

從教主天師眞人游洞霄山中作詩紀行書留介石提點方丈

松瀑黃　石翁

何年鏡塘龍。銅爪擘山骨。乘雲上天去。留此古石室。脩鱗自蜿蜒。嵌洞尙屈折。相攜乘燭游。不怕石頭滑。

側睨陰崖開。白乳方流出。纖薄不敢飲。他年待王烈。出山迎飛雨。稱柏翠可悅。小倚赤欄干。丹泉正清澈。

老仙導我前。門外俯泠冽。忽開瓊墉峽。滚下天門雪。頃刻大雷雨。朱火照辭羣。安知非此龍。變化在超忽。

武林道士磐隱王　福緣

游洞霄

古洞鎖煙霞。虛皇太上家。九關無虎豹。大澤有龍蛇。地上餘杭酒。雨前天柱茶。滿山青箬葉。何處問丹砂。

京口義山郭　景星

洞霄宮

鴻濛嵐霧溼人衣。一逕迢迢入翠微。空洞雲歸丹鳳去。奔泉雷吼玉龍飛。山深更覺樓臺靜。地潤偏宜草木肥。境界清涼當六月。不知人世有炎威。

清隱齋環秀樓

地位清高眼界明。周遍山色入簷青。四時風月開時境。萬壑雲煙簇畫屏。寶篆香從簾外散。素弦琴向酒邊聽。此行觸處皆奇觀。俗駕無緣得久停。

大滌洞

天柱一峯來山尊。秀氣結爲青瑤琨。神剜鬼刻積萬劫。劃然巖下開一門。門前有石更奇偉。擊之清聲聽手起。我來秉炬洞中游。仰視石扉平如砥。陰森逼人肌骨寒。壁上元乳滴未乾。行行路轉不可往。若有虎豹當其關。出門日射西山裏。杉風簫簫吹客耳。鑑與少憩清音亭。一杯滿酌丹泉水。

棲眞洞

昨日肩輿游大滌。山路坡陀開平直。今朝乘騎棲眞行。草合高崗不容步。躋攀寸步未易到。忽見飛簷出峭壁。谷口亭中姑少憩。小酌山醪紓足力。神仙窟宅今在眼。洞門軒敞無扃鐍。亭亭寶蓋懸堂中。凝乳空明珠的皪。東臺石闕眞奇觀。老龍出入留痕跡。西臺之頂高且平。一局棊殘未收拾。神靈幾化不可詰。自有乾坤有此石。三華寶衣誰能致。寒雲縑袍難久立。情無纖筆記曾游。一笑重來定何日。

中川陳　觀國

游九鎖山

名山隔游塵。九鎖塵更少。閒雲抱蒼石。古澗苗靈草。一亭敗蛟舞。曾此憩坡老。水性自云靜。漱洩寄人巧。聊復助奇觀。未須縱瀾倒。小挹丹泉潤。側步石壁峭。洞深舞火入。志險極幽討。人間幾何年。仙迹棊未了。向夕山月吐。光碎松下道。天空瓊館寒。禽響樂如搗。

建溪僧　自如

重游

巍巍峨峨天柱峯。地靈人傑神秀鍾。羊腸百折路杳杳。龍蟠九鎖山重重。巉巖古洞深且險。勢與海眼潛相通。崖奇石怪巧穿鑿。變態倏忽難形容。瑰脂的皪粲星斗。雲骨破碎瓊玲瓏。或如殘棊散楸局。或若飛蓋旋虛空。或森如劍氣凜凜。或擊如鼓聲鼕鼕。飛沖或若走麟鳳。蹲攀恍覺登虬龍。迺知造物亦戲劇。作此勝概藏巖叢。洞門無鎖白日黑。山精木怪俱潛蹤。我來盤桓扣靈跡。搜剔衆妙窺神功。出門一笑天地闊。千巖萬壑鳴松風。

溪路尋幽訪老仙。屐聲未得遇林泉。滿山風雨重陽日。半壁煙霞欲暮天。何處深雲聞鶴唳。此時古井對龍眠。夜宿庵館前有龍井。客中難遇登高興。羣負黃花又一年。

和陳秋巖韻

疊疊雲山卒浪堆。一峯天柱屹崔嵬。洞前野鶴鳴山月。亭下飛蛟漱壑雷。仙跡隱身猶印石。劫灰過眼幾飛埃。桂林發發秋香滿。時有天風雲外來。

舊游未足。偕空遠、石壁二上人復理杖履。

昔年登紫府。山暝雨廉纖。已去高情在。重來逸興添。秋清獵應谷。晝永鶴窺簾。五色煙霞外。相逢語笑兼。

山陰王　易簡

九鎖山十詠

蕭灑殊庭西。玉室青屏顏。華陽隱遯道。元蓋浮塵寰。紈紈天鼓鳴。爛爛巖屋斑。雖懸隔凡石。此已非人間。

羣仙本空物。爲我開重關。大滌洞

風煙谷口亭。巖穴神仙宅。逕回闕天光。雲溼滴乳液。寶蓋遙當空。篝火忽奇迹。不見茹芝人。殘杯棄黑白。

蹤攀幸有逢。鄧力何足惜。棲眞洞

鳳兮鳳何來。翩翩鳴高岡。山風反玉簫。竹實靈餘糧。至今嶙峋石。如作毛羽祥。深溪阻造極。縣磴聯襄裳。

跳踉不忍下。樹杪青天長。朶洞

嘻可步清空。洞戶擬巖巖。何年出水龍。張口見齒舌。相傳此得名。靈骨蛻如雪。豈其風雷化。詰曲餘故穴。

想當夜半歸。九鎖一時鑿。龍洞

絕壁中嵌空。秀石下插地。緬懷玉局仙。於此冠蓋萃。雲泉儼昨游。卉木遺古意。青山日迎客。何者傳姓字。

斯人千載名。鑑勝乃餘事。來雲巖

古來得道人。一往無留蹤。胡爲戀幽絕。努力抗祖龍。冠蓋苑如剿。靈臺不敢封。形化影未滅。石壁皺可通。

蓑仙去已遙。聊爲驚凡庸。仙跡巖

行雲修雙滅。本作須臾期。山靈護清氣。英英幻眞姿。舊雨洗猶在。高風吹不移。觸石有動意。出岫無遲時。

扶桑如可薪。鍊此白玉芝。雲根石

嵐陰四圍合。湖水數折流。試手翻碧海。捲雨來青虬。靜躁爲人役。蓄泄同神謀。長歌亭上詩。飛仙不可留。

倚闌天風寒。問信騎鯨游。觀海亭

天吳泣海枯。化石空山中。陵谷歷千變。倒倚蓬萊風。鐵壁立峭絕。穀波漾玲瓏。前巖寄游屐。大巧藏神功。

素屏三十丈。畫手誰與同。石屏

泠泠珮行空。滿滿鏡無滓。至潔漱巖骨。餘潤蒸石髓。山上眞人居。鼎鑊長不毀。猶聞洗藥香。漸作落花水。

隔流且勿管。清音瀉幽耳。丹泉

來賢巖亭

錢塘庸軒陳　正夫

路入青林逸興長。鑾華山色共蒼蒼。秋陰隔雨孤巖冷。[illegible]侵亭萬木香。翠鳳蛟龍朝洞府。聲鐵雞犬近仙房。先賢一去來何晚。徙倚闌干待夕陽。

飛玉亭

石崖千尺古苔封。一線銀河墜碧空。雷起潭蛟噴海殿。樹飛萬線舞山風。仙源迴出丹泉外。清韻同歸九鎖中。見說人間多早虛。願餘洞滿歲年豐。

清閟齋環秀樓

天風閣檻倚虛明。簷外峯巒匝畫屏。晴日暝煙星點翠。春濃秋樹萬丹青。瑤簫弄月飛鸞下。綵笈翻空鶴停。中有玉人元不老。一函星斗浸青萍。

洞霄詩集卷第十二

國朝名公

游洞霄宮　息齋高　蠡

大滌山高九月秋。崢嶸樓閣歷南州。地連江浙人多秀。路隔塵凡景自幽。紅葉未霜先變色。清溪無雨亦長流。仙家愛客情何厚。適意題詩記此游。

紫微宮殿鄰三山。雲路崎嶇隘九關。桂子秋香浮月底。桃花春水到人間。瑤臺有宴鸞聲近。絳闕無書鶴背閒。爲向洞中仙客道。好隨丹訣俛天顏。

丁酉秋季偕康理問端甫王井西來游　雲溪王　遇

清曉出山來。山前宿霧開。石田分細水。竹逕合蒼苔。靈譜留詩卷。歌聲送酒杯。雲林多勝概。欲去更徘徊。

又題山素齋　燕山高　克恭

白頭方外人。結廬方外住。開門見南山。青青無數樹。

如鶴樂　曾

三年汨沒簿書塵。九鎖青山入夢頻。五色祥雲長護日。十圍枯木復回春。蛟泉舞翠詩無敵。鳥穴藏丹箸有神。石室霞嗟終不遇。祇應俗眼識仙人。昔有道人居石室洞。凡三遇仙人而皆不悟。因及之。

行穿空翠轉山根　鮮于　栖

漸見飛流出石門。夾路松杉列旌旄。倚天青壁琢琨。洞中日月人難老。天上星辰手可捫。釀取丹泉一千斛。不妨來此盡餘樽。

泉石縈紆路不分　姚江徐　良杞

風吹嵐翠濕烏巾。千峯雲氣山中雨。一樹桃花洞口春。老鶴無言還自舞。故人有約定相親。丹泉痛飲何辭醉。安得洗空衣上塵。

留別牧心鄧先生　岡巒縈九鎖。崖斷若無路。底松聲長。石上苔色古。深山早霧積。悠淺日未吐。一逕入數里。翠滑不留屨。五洞環大滌。諸峯拱天柱。鄧公我故人。結屋峯南住。相見悲歲月。連牀聽風雨。燈前一樽酒。欲盡平生語。明朝恣登覽。清事不一數。窮幽力未倦。回首天已暮。東望思故鄉。翩然下山去。

九鎖山口　月龍趙　汝昌

一重山鎖一重山。九鎖如同虎豹關。祇恐煙霞關不住。暗隨流水落人間。

翠蛟亭

一間飛閣吼百雷。倒流三峽下雲隈。坡仙要比詞源壯。剛道長蛟舞翠來。

水賢殿

坡仙游此七人行。中有黃冠失姓名。九鎖山容只如故。豈無一老似殷明。

又題翠蛟亭

金堂玉室在何處。九鎖青山隔塵霧。瀾穴百折鬱松風。陰崖噴薄來天柱。跨瀾疊石橫幽亭。奇花異草開玉甃。石紋如波自起伏。或作劍戟羅嚴屏。三池五閣水忽立。傾山倒岳風雷急。翠蛟化作玉龍飛。晴空落雨天應泣。我拜禹門三級高。又疑三峽翻怒濤。冰簾雪幌在目。銀河倒落剛風號。夜飛雪裂海眼湧。目眩幻花山欲動。虛空撒下萬驪珠。冷光遞洩毛髮竦。思陵臨亭知何年。睿此泉石頻縈錢。餘杭山水因可樂。五嶽更有名山川。東坡來渡南渡前。此時安石方專權。思陵老眼安石去。秦檜水閣常轉爲凌煙。穆王八駿萬里外。秦皇漢武荒其志。我聞堯舜尚無爲。元默垂衣天下治。觀山既水屬幽人。只許幽人游福地。七賢一去杳無蹤。空有山光鎖蒼翠。

九鎖山十詠　濟南呂　同老

巍巍元蓋天。鎖穴閟仙宅。別戶穿虛明。層巒蔽空碧。神鼓振玉音。丹崖落瓊液。深通潛龍井。外障隔凡石。

緬懷元同翁。於焉此棲息。華陽與林屋。隧道從所適。我來茲山中。偶值肥遁跡。靈草未易逢。翩翩飛鼠曰。

樓眞洞

殊庭天柱西。微逕羅荆榛。驅車谷口亭。清氣已迫人。元鎖爲我開。靈關豈無津。棋枰嚴遺局。乳蓋垂空輪。側聞千載前。住此多隱淪。冥翳不可識。抱朴終成眞。仙凡自有分。喧寂難並陳。歎息取歸路。吾猶溷塵塵。

鳴鳳洞

連峯露堰壘。幽洞巖蒼穹。石門松蘿隘。傴僂趨兒童。泠泠太古泉。瑲瑲聲丁東。相傳吳越年。威鳳翔其中。後來山中人。盛事誇無窮。我疑王者瑞。豈預霸業雄。元化有淪忽。世道多汙隆。何時鳴朝陽。遙聞山上桐。

蛻龍洞

蒼山下孱顏。中有神龍棲。神龍眇何許。一水猶清溪。深藏巖壑古。迴破風煙低。當其未蛻時。幽隱漫塵泥。既蛻頭角成。霄漢蟠雲霓。回顧昔所蟠。陳迹亦已迷。況我後來人。危磴重攀躋。四顧但絕壁。叢篠風淒淒。

來賢巖

昔賢所游地。道路行逶迤。中分山腰半。倒插石脚危。公生元祐時。名與日月垂。至今草木閑。英氣光離離。我行得遺迹。醽酒與遐思。天風豁然至。吹落瓊瑤辭。不惜古人遠。但嗟我生遲。安得五雲表。一假黃鶴騎。

仙跡巖

嬴秦亂天綱。猛志凌海水。長驅萬山石。鞭策無遠邇。餘威及茲地。夜半走百鬼。仙人惜靈宮。一怒俱披靡。巉然斷崖上。遺迹俯清泚。溪聲助叱咤。野蘚避冠履。茲事三千年。孰決非與是。廢墟蒼玉紋。俛仰求至理。

翠蛟亭

洄洑古潮深。蜿蜒層巒壯。長年蓄飛泉。一決起豪宕。高有百尺松。蓊鬱蔽青障。下有荇與萍。翠色映空曠。恍如千丈虬。窮壑潛異狀。忽乘風雲會。奮迅九天上。尚想玉堂仙。妙思發雄放。醉持白芙蕖。乘流動清唱。

丹泉

騫沸檻外泉。遠出天柱陽。清音映空谷。潛波漾寒塘。昔人養靈芝。長年此山旁。金骨換玉體。素虬朝紫皇。尚餘浴丹地。神光透扶桑。蓬萊幾揚塵。茲泉日泱泱。我願滌世紛。朗詠三元章。手持北斗杓。下酌流霞漿。

石壁

清巒吹衣裳。縹緲凌層巔。玲瓏峭壁下。杖策窮迴旋。名圖謝模寫。大巧無雕鐫。宮如晴雲影。鶴露行青天。飄如水風會。微瀾起平川。石崖前蔽虧。勝事惜未全。吾將運眞宰。疏鑿成坦然。結茅此山阿。長吟伴飛仙。

雲根石

吾聞泰山雲。觸石無不至。如何茲山中。有石象雲氣。仙人事狡獪。幻化翻手易。鱗鱗作蒼蔚。冉冉湧蒼翠。清分瀾水流。幽映林木邃。已逃蒼狗變。長見玉芝瑞。

鏡唐積百里。塵市隔仙洞。迢迢到九鎖。了了醒昨夢。松行引笙簫。乘崖扁龍鳳。道人遇天資。眞才等梁棟。

天地容翠紀。巘勢相貢。丹泉瀉雲竇。迸漿佑濟供。大滌快幽尋。樓眞頓飛轡。梯山上眞境。冰胸乳石溥。仰躡芒屩。蘚石猶可縱。袖手拂行雲。石角綻彌縫。石室架山阿。矮矮開牖甕。闌絕樂餘閒。游日時一送。蒼蒼隙雲海。浩蕩不可控。山村隔煙塢。星散列岐羅。渴心名利鄉。頓息周、魯閭。山深林施古。得以安蠢動。屏掃竹雲涌。開我千劫等。他年一茅屋。甘隱百無用。

孚丹教授游洞霄還依韻答贈　劉源戴　表元

是身無根株。如雲寄空洞。昔去不爲眞。今歸亦非夢。張郎好家世。楚楚丹穴鳳。曾昨來山居。披榛插隆埭。傳經疑侯芭。藥室多子貢。令祖眼最青。傾家結緣供。至今祠壁下。行者駐鞍轡。屋蔵鮫魚窟。長途飽瘴瀼。深藏勢常深。滿氣思一縱。胡爲慕仙巢。遂曲窮罅縫。論詩似翻瓿。值我方抱甕。初駭疲攀緣。還驚老賓送。遂巡海市發。因鏟天鷄控。眩博乃問鄰。稽奇幾錄齊。君家豈減此。美寂翻得閑。所以坐忘翁。百恥心未動。江花斥秋暉。海雨清晚霽。邂逅驚一驩。匏樽有時用。

洞霄詩集卷第十三

國朝名公

泰寄沈公介石老仙　陵陽史弁　巖

不貪富貴卽神仙。著椀香爐古易緣。誰向急流能勇退。方知介石是幾先。三茅路下開清唳。九鎖山中聊俗緣。喜有詩人相共住。何時一笑醉丹泉。

賦洞霄宮隱居十年後　本山葉　林

瓊館高居勢復完。煙重翠壘幾峯巒。山從舞鳳由來遠。洞隔投龍欲去難。處處有泉那用汲。層巖維石宛如盤。品題今古知多少。閒把唐僧五字看。

石室洞

低垂石室洞。仗履易躋攀。有路穿雲窟。無門對月關。誰騎仙鹿去。我笑國蚍蜉。若使今猶昨。清宵倒瑲環。

又登石室二首

遠游貞白二仙家。今日追尋路不賒。七十二叢秋色裏。有人曾約上看花。

石徑春深煙古苔。洞天無錦爲誰開。白雲本是無心物。風趁松花作雨來。

呈住山介石

造物有青眼。名山無根容。聲名動京鶴。道法伏蒐龍。望氣從關尹。瞻雲自華封。懸知仙蹤地。可以不迎逢。

九鎖山十詠　石室牧心鄧　牧

陰陰大滌洞。古色閟積鐵。誰橫一石礙。坐與三島絕。元同我先去。不見肝肺熱。大滌洞

何年采眞游。遺此樓遁跡。流泉金石奏。伏鼠霜雪色。浮世幾興亡。殘碑耿苔石。樓眞詞

老龍山中居。出山作霖雨。風雲幾聚散。田野正辛苦。神仙地位高。使爾司下土。龍洞

鳳來青天閒。鳳去蒼石裂。元風不復返。世事日消歇。永懷接輿歌。勿蹈東魯轍。鳳洞

至人猶神龍。變化不可測。隆然七尺軀。印此一片石。我行半江海。空飛杳無跡。仙人蹤跡

浮雲無定姿。滅沒須臾間。一朝化頑石。千古遺空山。天地亦幻物。誰能詰其端。雲根石

寒礪豈成蛟。流泉亦非翠。色緣映帶得。意出飛舞外。雖無風雷化。自與江海會。翠蛟亭

石巖千尺高。曾見坡仙來。坡仙化黃土。巖石空蒼苔。縣知今人游。復令後人哀。來賓亭

仙翁鍊丹去。流水作丹色。榮盤出九鎖。川后不敢惜。豈無得道者。一飲淩八極。丹泉

空山遺天壇。之人在天闕。風雷長爲護。草樹不敢苗。何得追遐蹤。一笑俯明月。天壇

游九鎖山十三韻呈介石老仙　天台霽峯李　洧孫

天目下覩開清都。元關削玉金銅鋪。一掩誰管鑰。雲松九疊門。大夫初疑睡。翳忽軒豁。身似跳入靈

公壺。華峯翔舞煙霧斂。境界自與圓浮殊。左招紫鳳使翼衞。右攜蒼龍爲先驅。金榜高題射朝日。浮丘邀

我觀誌圖。陰崖潛通華陽黑。靈泉遠瀉勾漏朱。紅欄石砌蓄甘澍。翠標天柱撐坤隅。借問鄭、許今何如。想

與十極高眞俱。塵世蟲沙日方化。勿言白雲塔自娛。欲往憩之路渺隔。憑託飛廉遙區區。願將騎下出濟

世。要使億萬蒼生蘇。

翠蛟亭

誰決銀河注。煙濤驅出老蛟蟄。洞頂木葉紛飛風雨生。浪花怒激雲霧湧。泉因靈躔境界奇。亭爲坡仙詞

翰重。旁觀毛髮自灑淅。旌陽按劍坐不動。

偶成

紫府仙官此按臨。瑤臺瑤館照青岑。曉崖不見鳴陽鳳。夜枕唯聞擣藥禽。文象千年今孰嗣。坡仙八句後

誰吟。郊端谷口多精彩。有鑑何人解滌心。

集虛書院呈孟集虛

安樂山前安樂窩。林園四面繞松蘿。只緣汗簡塵少。不種閒花古意多。柴扉朝吟觀易、契。蒲團夜坐聽

元和。此中便是修眞處。雲石何須步紫霞。

擬乎子朱　維則

洞霄雲頂石基平。仙跡猶存眼卓驚。辨道不須憂口腹。老松根底伏苓生。樓眞詞

道人迎客下雲梯。齊起詩來選貼題。要見久埋書劍窟。入門因此放頭低。石室

暮葉、鄧二先生

冰霜行業竹雲開。葉落歸根在此間。可惜蘭亭無二本。哀猿聲斷月空山。桑本山

雪窗風鬢梅自開。歲寒然後見眞才。姜姜瘦石藏吟骨。容得春深長綠苔。鄧牧心

錢塘道士雪房孫　晉

和集賢學士張彥清游洞霄韻

好山多向畫圖看。今日重看畫裏山。千古翠蛟亭下水。已隨詩句落人間。

山鳥擒殘幽洞藥。石泉流盡古仙丹。因過九鎖雲深處。流水高山不必彈。

酬洞霄葉隱君紅南見寄二首

未落江湖膽氣寒。可人風月帶愁看。如今眼底空無物。一片天眞出肺肝。

客裏閒拋不再春。論年無復幀中人。當時一種鄉關夢。卻爲君詩換得新。君嘗題寫眞云。伯時林下一笑論年。

燕山懷葉隱君

山人長在洞天居。不是吟詩定讀書。笑我驅馳數千里。秋風兩鬢欲何如。

燕山懷天柱孟高士

天柱峯前隱者家。山人曾爲寄新茶。幾番欲踐尋仙跡。路隔中原萬里賒。

洞霄詩集卷第十四

國朝名公

洞霄紀游　龍虎閣閔吳　全節

山盤九鎖之巫路。峯巒石高天一柱。葵宮絳闕會天人。紅杏碧桃恩雨露。神仙隱跡遺雲根。滄海桑田知

幾度。丹泉飛雪暑月寒。龍驤鯤擊晴雷怒。森森雲樹交參天。層巒疊嶂可百數。來賢高敞翠微亭。峭壁煙

風古杖屨。七賢遺從混沌開。洞戶嵌空星斗布。潭潭大滌神龍居。馬瓢蘇學分甘澍。樓眞培勝非人間。華

蓋浮空列屏聚。蛻龍鳴鳳紀頑祥。石室白茅逃二所。目送歸雲不可登。袖舞天風欲凌步。天工借我一日

晴。高狀曾奇門指點。朗吟長嘯振碧虛。山靈怪我來何暮。千年遼鶴歸未歸。人世蓬萊在何處。

又七言律奉介石先生一笑

翠蛟亭下像城但。松韻溪風戰洞天。手掬丹泉觀止水。步穿元圃卜歸田。心淸隱士飢餐柏。物外高人空

空證。九鎖此游嬉不負。剩添淸興入吟箋。

再用前韻次雪窗

野名如習浪循。宇宙相道陶沖天。乾坤體用歸虛室。水火工夫治寸田。見得琪花開鐵樹。方知瑤實結

金蓮。當今剩有徽賢使。第恐聲名到日邊。

會飲介石蓮山堂

此日蓮山酒。斯文得細論。虛堂納天柱。流水漱雲根。冰雪同三友。詩書萃一門。外方名籍籍。內景性存存。

當塗南谷杜　道堅

天柱崔嵬淩斗極。下視華嶽長拱揖。前山欲去復回頭。九鎖煙霞圍大滌。仙人何年居此山。雲根猶有當年迹。丹井寒泉帶藥香。浪痕翠溼巖隈石。漫山古木擁旌幢。風度林坳響蕭瑟。漢碑唐碣兩塵埃。聖元兩露霑新澤。洞天羽衛多神仙。宮殿翬飛粲金碧。游山不獨郭文翁。我亦游山杜陵客。安知今人非古人。自是相逢不相識。看到碧桃枝上春。壺中天地今猶昔。

南谷仙翁游八極。千山萬山遠相揖。翩然一笑元蓋天。草木塵埃總消滌。晉人伏虎老空巖。秦代隱仙遺古跡。月來自落丹砂井。風吹不動雲根石。登臨歷歷經品題。歎息遺音清廟悉。憶我曾游翁隱處。彷彿三生似圓澤。百花隨首一長嘯。出山人怪雙瞳碧。何期翁袖檄書來。我亦暫爲天柱客。劇談文字有新樂。傲睨溪山皆舊識。對陽有約許重游。夜雨蒲團話疇昔。

石室鄧　牧　和

游大滌呈介石先生

大滌山高似玉京。昔人曾此學長生。石泓靈氣丹泉滴。林鎖斜陽翠鶴明。仙籍有神能蛻骨。幽禽擣藥尚傳聲。郭文回首今何處。欲問盧敖入太清。

魯郡吾　衍

又二十韻

九鎖神仙宅。靈蹤隔世紛。仙翁能引客。天柱半侵雲。翠羽時霑袂。元鶴自作羣。秦橋遺蟒蝀。漢七賴元纁。丹在泉猶暖。山深地不分。煙霞藏石壁。洞府隱星文。然竹窮幽討。穿林望夕曛。陳、蘇留勝概。葉、鄧躡清芬。塊靜山如洗。香柔草自薰。行唫謝公屐。坐笑郢人斤。已似華陽洞。還通紫海垠。神游眞浩汗。元覽極氤氳。太華追韓愈。黃庭想右軍。林梢攢翠羽。地角聳麋麇。巖穴蛟龍祕。芝田鳳鳥芸。無人逢郭舉。有路識茅君。蛻骨繁青篠。浮根漾紫芹。宜霜秋樹老。搗藥夜禽聞。登陟勞何憚。邀招意亦勤。終當鑿石髓。蕭散得欣欣。

濟都詞二首

介石仙翁七十餘。鹿眉野服洞天居。丹泉飲我如曾識。借與長鯨作步虛

淪落人間四十年。此身無復再神仙。豈知又向林泉外。手把芙蓉入洞天。

會孟集虛五言寫意

籍籍元門士。昭昭孟浩然。經秋曾有別。會面喜忘筌。契闊同杯酒。逍遙說洞天。何能佩含景。爲賦卜居篇。

懷鄧、葉二逸人

鄧叟發其內。山房事嘯煙。葉公潛無爲。不食忘歲年。裘裘九鎖山。隱此洞府仙。道備出塵軌。遺軀蛻秋蟬。隨化別所知。既去形宛然。萬象有凋弊。南翁道玄玄。山空失高雲。澗冷漱暗泉。仙傳或可繼。吾當播眞筌。

碧雲九疊鎖瑤京。靈草金芝滿地生。下土煙塵空縛縛。上方樓閣發盧明。丹泉釀酒霞無色。石髓流溪玉有聲。幸憑仙翁能好客。羽衣談笑晚風清。

晉陽趙　頤

宿通仙宮

我本山中人。又向山中去。山中何所有。託宿煙霞侶。酬酢飲丹泉。談笑揮玉麈。抱琴大滌游。再約重來路。

山陰琴所王　濟

游洞霄呈介石沈先生

金堂玉室天柱高。琪花瑤草環平臯。蓬、壺白日春消搖。天風吹曙開笙簫。龍歸古洞石泉黑。蛟舞山亭蕙雲碧。憑誰長嘯裂蒼璧。急引仙瓢酌瓊液。

呈古月胡先生

大滌留仙跡。仙翁引客來。丹泉新雨霽。龍洞淨雲開。坐石看蕭木。移樽上古臺。浮生寄行樂。到手莫辭杯。

會孟集虛

山中訪幽人。片石共危坐。閒參太元經。貴在少知我。耿耿雨窗燈。微微竹爐火。夜聞搗藥聲。仙翁嘗吾惰。

陪吾子行游大滌

從君縱幽討。有興入窮林。藉此一束書。爲我除沖襟。翩然游大滌。雪泉快幽尋。熒熒竹間燈。雨窗坐鳴琴。二客話通夕。一笑傾素心。及此山中人。抱獨空長吟。信宿幸小留。出山紅塵深。

敬高行本山先生

高行先生道獨尊。結茅鑿翠倚雲根。煙霞有趣分風月。文字無心付子孫。片影橫江深夜鶴。數聲驚曉故山猿。九霄珮環知何處。古木殘陽幾斷魂。

敬文行牧心先生

儒參玄學更通禪。三教歸宗合自然。寄隱自娛閒歲月。養高多占好林泉。翠蛟亭在吟誰和。白鹿山空骨已仙。椒酒謖澆增上士。風吹老淚夕陽邊。

游大滌洞天

世路迍邅欲絕。仙風杳若遺。山餘秦、漢迹。石有晉、唐詩。日月樓臺曉。雲煙草木姿。藏書更何地。白首付幽期。

句章任　士林

游山阻雨奉別介石老仙

我本游山來。竟坐三日雨。洞深石頭滑。對面成幽阻。平生韓退之。衡雲故吞吐。復恐北山移。林慚掩虛戶。人生出處事。造物政未許。下山踏蹬篛。回首天一柱。

白雲方　員

侍句章先生游大滌。吾祖白雲翁爲題猶在也。留詩以記。

九鎖開珍宅。懸崖石乳香。山川足神氣。草樹發天光。人事雲綿薄。仙鄉日月長。舊題吾祖在。須借讀書堂。

洞天紀勝

棧道阻長。商芝可采。大往小來。游戲三昧。九鎖山

本山道士集虛遠　宗寶

潭之爲言，非田非淵，神功收斂，雲歸洞天。龍洞
垂翅山阿，脩篁蔓玉，不待簫韶，清風度曲。鼠洞
洗耳洗心，不可涯涘，空洞無物，上善若水。大滌洞
熊經鳥伸，塊絕塵氛，不逢寧處，有愧杜君。杜君所居
瀟然而出，悠然而入，一片頑心，山深林密。靈霄洞
蠟跡巖巖，介然特立，不可轉兮，我心匪石。仙人跡
解山巍巍，出岫滃滃，互爲其根，一靜一動。靈根石
湧下雪濤，淨洗枰暑，心地清涼，愛莫能去。飛玉亭
一粒金丹，納于大鼎，日汲養蒙，受茲介福。丹泉
千巖萬壑，源清流長，風雨不去，臥護道場。雲巖
忡忡往來，朋從爾思，擇其善者，吾必從之。來賢巖
風波弄險，直截雲開，壁立萬仞，孰肯攀躋。石壁
混沌鑿開，穴居自適，一片天真，寥寥寂寂。石室
或覆之瓢，或荷之笠，茲種特異，神全蛻骨。無骨柴
山空月白，搗藥飛鳴，仙靈是使，以療衆生。搗藥禽

渦霄舊名天柱觀，武肅嚴王記所載，三泉合派，雙石開屏，藥瀑新池，古壇書閣，右有題品，足爲耿光者。惜今無傳。宋紹定間，住山沖妙龔先生與道士王思明，直頻大滌留題，刻板行世。咸淳甲戌，化爲劫灰。迄今大德壬寅，且三十年，廢弗舉，名勝入山，咸謂闕典，恨之。宗實以介石祖沈公命，取舊集洎家藏詩，與本山葉君、牧心、鄧君暇日討論，刪定唐、宋賢及今名公題詠，命工重刻，與好事者共之。非獨爲山中清事，亦足繼前人志也。皆大德六年十月，山中道士孟宗實集。虛謹書卷後。

洞霄詩集書後

冬日重游大滌洞天待詩三首

笻輿歷歷數煙費，縹緲風篁遠近聞。二紀重來添白髮，九關依舊鎖青山。有丹可駐壺中景，無術能謀世上閒。卻笑范蠡開石瀆，應緣未斷便思還。

前身名在碧霄曾，十月探奇喜未冰。洞裏天低堪倚杖，巖中嵐暗盡籌燈。山書字合仙人識，風佩詩非俗子稱。尚憶當年腰脚健，赤城有約試飛騰。

尋眞又過會仙橋，萬壑煙霞閉寂寥。溪碓自鳴疑搗藥，松風不斷學吹簫。臭招喚醒雲根夢，小兆來爲帝所朝。玉殿無塵漸零落，紫芝碑漫逐煙銷。

予辛丑、甲辰兩游洞霄，皆有詩。至今戊辰重游，已二十四年矣。山中無塵殿供玉皇像，猶舊時構。今漸和紀殿中有洪武十一年洞霄新規記碑，徐一夔文，俞和書，張昱篆額，古刻存者惟此而已。宋理宗書洞天福地扁猶存，鑄火入洞，仙境宛然，而予顏髮已衰，殊可歎也。因成三律，附書于洞霄詩集之後。乾隆己巳春正月晦日雨中，錢唐樊榭老民厲鶚太鴻。

官餘杭尉，讀洞霄詩集，敬和先十一世叔祖西枝公嘉定二年秋重游洞霄韻。原詩刊叢本集第四卷

盧陵胡光煒

天杵雲封不可梯。一官常負北山移。仙宮未改松鶴老。祖德依然歲月馳。追慕遊踪遺集在。同編作者幾人知。衙齋更散搘頤望。九鎖朝霞夕鶴時。

余先世宋兵部尚書西枝公諱渠。嘉定二年。有重游洞霄一律。載洞霄詩集中。互見餘杭縣志。公係九世祖大學士忠簡公次孫。是時兄弟同官至尚書。詩末所云弟兄同記勝遊時者是也。兄東谷公諱槩。官戶部尚書。余之十一世祖。西枝公乃十一世叔祖也。余備員斯土。愧弗克繩其祖武。猶幸於數百年後得誦遺詩。今適重刊洞霄詩集。敬和元韻。附於卷末。時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五日也。三十世姪孫光煒封識。

題洞霄圖志並詩集後寄張禮恭錬師

九鎖青山未易尋。偶披雲笈寄登臨。予家去洞霄不及百里。平生游屐未嘗至也。探奇墨妙欣逢厲。詩集後附張君手書重游洞霄詩。有十月探奇之語。入靈詩清雅愛林。鐵中和靖先生秋山不可畫一篇最工。大藥敢希無骨鶴。疎弦未斷伯牙琴。圖志並詩集。託始於鄧高士牧心。高士所著伯牙琴一卷。遺佚過半。亦附刻焉。一庵閒地能相借。迎我來歌嗣好音。

乾隆甲辰早秋。長塘鮑廷博手識。

千片雪

馮開 梅履 栗靖 詠和

叙和梅花詩四言二十韻

甲午汎舟吳淞訪太冲袁君既而登書樓得觀馮海粟梅花百詠倚題和之

海粟馮君詠梅百絶髫年以聞仰之殷切索求先輩無由得閱甲午汎舟小春令節華亭訪鶴邂逅俊傑袁安慷慨情投意協邀登虛閣羣編陳設竹爐煑茶石鼎香爇促膝方牀玄譚不輟契如膠漆弗忍云別披涉琅函雲章滿篋檢諸玉冊梅譜在列調古詞新相符欣悅沛然江河滔滔不竭錦詞繡句圓珠玉屑俄而登舟復歸叢究靜究苦思慮滌心棠詞理未工敲推赤舌追和百韻幽懷頃雪剞劂梓木永存西浙

千片雪目錄

上卷

古梅　老梅　疎梅　孤梅
瘦梅　矮梅　蟠梅　鴛鴦梅
千葉梅　苔梅　寒梅　臘梅
綠萼梅　紅梅　胭脂梅　粉梅
杏梅　新梅　早梅　春開梅
半開梅　十月梅　乍開梅　全開梅
二月梅　憶梅　問梅　探梅
尋梅　索梅　觀梅　賞梅
評梅　歌梅　友梅　寄梅
惜梅　夢梅　移梅　譜梅
接梅　浴梅　折梅　剪梅
簪梅　粧梅　浸梅　落梅
別梅

下卷

羅浮梅　庾嶺梅　東閣梅　孤山梅
西湖梅　江梅　山中梅　清江梅
溪梅　野梅　遠梅　前村梅
漢宮梅　宮梅　官梅　衙宇梅
柳營梅　城頭梅　庭梅　書牕梅
琴屋梅　棋墅梅　僧舍梅　道院梅
茅舍梅　簷梅　釣磯梅　樵徑梅
蔬圃梅　藥畦梅　盆梅　雪梅
月梅　風梅　烟梅　竹梅
照木梅　水竹梅　水月梅　杖頭梅
塘上梅　隔籬梅　照鏡梅　青梅
黃梅　鹽梅　咀梅　玉笛梅
水墨梅　風紅梅　紙帳梅　隴頭梅
梅墟　梅顛　補梅

千片雪卷之上

元 馮海粟 詠

明 周履靖 和

明 陳繼儒 校

古梅 馮海粟

天植孤山幾百年名花分占逋翁先秪今起早
新栽樹後代相看總復然

和 周履靖

不知何歲樹瓊英碧蘚蒼蒼古榦橫渾似老散
蟠海窟花開如雪遍江城

老梅

古樹槎枒鏁綠苔半生半死尚花開何須更問
春深淺人道咸平手種來

和

槎枒歲久似枯柴素質頹然覆石堦青帝不分
梅老嫩時開幾朶向書齋

疎梅

數過冰花三兩枝東風點綴看新奇黃昏照影
臨清淺寫出林逋一句詩

和

蕭蕭幾榦樹空庭點點花苞似散星夜半幽軒
人不寐月移清影上虛櫺

孤梅

標落清高迥不群自開自落暗無鄰天寒歲晏
冰霜裏青眼相看有幾人

和

一枝屹立粉墻東孤榦無依向雪中皓魄當空
渾似畫蕭蕭疎影入簾櫳

瘦梅

冰削輕肌雪削膚天然風致自清癯解知桃李
難相匹秪爲前生骨格麤

和

玉骨渾同綠竹形蕭疎花蕚榦零丁不隨桃李
爭春色獨放幽姿綴戶庭

矮梅

不放冰梢幾尺長怕分春色過隣墻大材未必
難爲用禹殿雲深鏁杏梁

和

剪却新條莫放長花開惟恐礙高墻陽回不管
枝長短春到芬敷一樣芳

蟠梅

屈榦回枝曲綴新力施工巧媚陽春遺仙縱是
心成鐵柰爾求奇矯揉人

和

疎枝屈曲似龍蟠歷盡冰霜耐歲寒不獨何郎
幽賞致孤山處士亦盤桓

鴛鴦梅

並蒂連枝朶朶雙偏宜照影傍寒塘只愁畫角
驚吹散片影分飛立共傷

和

連枝並蒂樹無雙月送重陰上綠窗不患雪霜
侵樹杪偏愁羌笛弄新腔

千葉梅

密瓣重重玉作圍就中消息可微窺待看水月
登清際彷彿觀音出現時

和

千層玉瓣簇瓊葩不比孤山樹上花渾似貴妃
舒笑臉月臨枝上倍芬華

苔梅

姑射仙人翳翠鸞濛濛香霧濕飛翰翩翩舞後
霓裳落留得蔥裙護曉寒

和

玉骨清姿怯曉寒故將蒼翠麝枝端夜深謾向
月中青疑是青鸞墮羽翰

寒梅

山中萬木凍欲折林下幽芳偏自香恆底孤根
禁受得就中元是鐵心腸

和

朔風帶雪半空揚萬木凋殘枝榦傷獨羨孤梅
情耐冷偏於歲晚發清香

臘梅

洗却鉛膏歸道粧檀心淺露紫香囊從今官額
翻新樣變作眉間一點黃

和

不共瓊葩一樣粧紫心綠蒂瓣舒黃與餘醉眼
模糊看疑是東籬野菊芳

綠萼梅

並蒂連枝朶朶雙偏宜照影傍寒塘只愁畫角
驚吹散片影分飛立共傷

和

上爲心蕊翠爲苞寒鵲交飛欲結巢費盡詩腸
猶未斷摘來人世列名花

吟未就良宵枝上定推敲

紅梅

淡蕩昨夜遍南枝浹髓淪肌釋凍威和氣曉來無着處蒲空散作絲雲飛

和

東風昨夜到家園草木精神日色暄開遍新枝渾似錦漁郎錯認是桃源

胭脂梅

擣碎春風紅守宮花房香信一時通漢庭佳麗三千女豔抹濃粧總不同

和

空庭一樹占先春玉蓋芬敷朶朶新三十六宮宮女伴齊攀芳瓣點香唇

粉梅

玉妃手碾白硃砂散作春風六出花夜半月明霜露重蒲襟清淚濕鉛華

和

誰將白雪綴香葩不是尋常別種花月掛瑤天清露泡楊妃新浴濕鉛華

杏梅

頰顏相映小桃紅賴得分香辨異同夜靜鼓琴蹊樹側恍疑身在孔壇中

和

纍纍枝頭半染紅渾如董老故林中甘酸二味調羹美不與尋常桃李同

新梅

幾年雨露栽培得此度春風始着花爲語東君加愛護直看花樹匹橫斜

和

一枝纔植南窓下掩護根茅尚未平明日遥天新雨露等閒花發勝江城

早梅

從來花發殿群芳偏向叢中首擅場畢竟孤榮競英發爭知雪裏訝馨香

和

紛紛瑞雪占年華嶺外江邊未見花應是地靈偏得暖一枝先發野人家

未開梅

重重椒蕚護輕顏不放春心一點開可是花房芳信晚故應緘密待春還

和

蟹眼椒芽萌故枝花神不是慢春期暄風麗日舒郊陌管取群英開巧奇

半開梅

暖入南枝氣未勻笑含芳意待餘春相看絕似瑤臺夜斜掩重門認未真

和

南枝半吐露芳妍渾似西施掩笑應是氷姿不輕發故將含蕋倩人憐

十月梅

向煖攙先泄氣機花開正屬小春時開時莫訝陽和早好向初爻畫上推

和

古稱十月小春期庭畔梅花放數枝分付家僮勤保護欲將春信寄相知

乍開梅

出脉陽回氣候新椒房微露一分春想應未識東君面猶自含羞效淺顰

和

昨夜融風遍故園朝來樹樹放花繁浩然何用騎驢覓有興題詩醉壯軒

全開梅

玉臉盈盈總是春都將歡笑向未君道人放鶴歸來晚月下看花似白雲

和

羅浮昨夜春風烈萬樹梅花白似雪香飄不斷影踈斜題徹新詩成百絕

二月梅

高標曾占百花魁春半緣何始見開自是東君有深意等閒桃李謾相猜

和

不是東皇春信遲欲留素蕚閒芳枝憑他桃杏舒嬌態難比氷霜白玉姿

憶梅

迢迢春信隔江南寂寂芳盟負歲寒青鳥不來仙夢杳月明空自倚闌干

和

記得去年移短棹滿頭風雪訪孤山不知今歲花多少凡俗羈身未暇攀

問梅

一別羅浮幾度春歲寒心事許誰論風清月白

三更後更有疎枝傍草門

和

瑤箋一幅詢林逋應是君家興不孤欲買扁舟
維樹底高歌暢飲醉呼盧

探梅

聞道春還已有期遠來花下立多時南枝覓過
無消息借問花神知不知

和

萋萋風雨滯春期未見新葩吐故枝不獨江南
芳信杳人還虔嶺說蔵蕤

尋梅

行過野逕復溪橋踏雪追踪豈憚遥何處藏春
猶未見僅聞風細暗香飄

和

得與尋春不憚勞穿林入徑涉溪橋遥看墻角
花如雪陣陣香風撲鼻飄

索梅

城南水北花開早見說君家蒲樹春昨夜雪寒
詩思好一枝分贈苦唫人

和

聞道君家春信早庭前玉蕋破輕寒題詩欲向
花神乞可擲新枝几上看

觀梅

踏雪尋春向藥欄幽牕清夜喜盤桓花神應有
心如鐵莫怪山人冷眼看

和

蹇驢踏破板橋霜爲看梅花過野堂應是主人

知客興湯賡新句醉壺觴

賞梅

對花呵凍寫新吟吟罷還將酒漫斟莫似牡丹
名苑發等閒開處費千金

和

山看野蔗列森林磁竿村醪共客斟郫羨石家
金谷美却藏今夕幾新吟

評梅

屈子騷經遺品拾石湖攢譜曲甄收試憑西掖
判花手題向百花花上頭

和

白花似玉絳如桃綠蕚芬芳各逞豪何是蠟梅
清更馥恍疑黃蝶舞林皐

歌梅

白雪聲中玉樹春乘鸞姑射倚雲聽曲中縹緲
不知處留得餘香繞畫屏

和

水姿幾樹放江城白雪歌新酒滿觥醉後清音
林杪落枝頭好鳥和嬌聲

友梅

紅紫紛敷逞媚顏朝開暮落費追慳孤山剩有
花如玉肯與幽人共歲寒

和

艷杏夭桃不耐看喜同芳樹日盤桓孤山庾嶺
存清操甘與梅花結歲寒

寄梅

遠憑春信慰知音離恨何如隴水深不是江南

無所有欲君同識歲寒心

和

湯攀玉蕋報春期絶勝孤山亭外枝俱是歲寒
塵外客部頭今日寄君詩

惜梅

愛此幽姿清絶塵却憐歲晚獨相親相看那忍
輕攀折留取明年占上春

和

鐵幹疎枝白玉花暗香清影世堪誇寄言狂客
休攀折留取山家伴歲華

夢梅

何處遊仙睡覺遲羅浮山下赴春期一聲吹徹
霜天角恰是參橫斗轉時

和

夜來乘興酒如油醉卧山中得自由香雪滿身
呼不醒夢爲蝴蝶至羅浮

移梅

新剷孤根手自栽荷鉏和雨破蒼苔寒牕寂寂
無多事值伴幽芳帶雪開

和

孤山分得一枝來帶雨鉏雪次第栽寄語園丁
頻保護瓊瑤飛處候花開

譜梅

蘭蕙香先入楚詞氷魂玉骨老逋知君今刻意
增幽賦不負詩豪杜拾遺

和

廣平撰賦世稱奇更有何郎繼妙詞應是二君

題未徹邨令吾輩補新詩

接梅

殘榦花疎可柰何貞心空自抱陽和與君試換
氷霜骨看取明年青子多

和

樹老枝枯不耐看湯將杏榦接柯端明年得倍
東風力連理芳菲萬玉攢

浴梅

寒鎖椒房氣未勻喜沾天澤滌凡塵氷肌濕透
渾無力絶勝華清遍寵人

和

蟹眼椒芽半積塵久無甘雨失精神山人抱甕
分巖瀑洗得枝頭種種新

折梅

庾嶺尋梅觸岫雲巖前分得一枝春隴頭驛使
今無便留向山隱几上芬

和

暇訪西湖放鶴亭亭前榦古似龍形何勞驛使
傳春信自折新枝綴玉瓶

剪梅

手挽氷枝那忍摧揉殘花蕚墮蒼苔并刀輕截
梢頭玉牽惹餘香入袖來

和

園梅幾樹開芳春雪後行看倍有神剪取繁枝
花似玉湯臨清鏡綴綸巾

簪梅

對雪凝眸興自幽翛然遺世傲林丘臨風笑綴
烏紗側邨勝黃花插滿頭

和

狂夫老去更風流戲折瓊葩插滿頭與吸千盃
渾未醉信知身世等浮漚

粧梅

當年點額偶成眞別是宮中一段春蘆得世間
傳故事紛紛總是効顰人

和

嬌容艷質世應奇粧點芳梅一兩枝渾似太眞
陪夜宴歡歌醉舞內宮時

浸梅

旋汲澄泉滿膽瓶一枝斜插量幽亭氷姿玉骨
清如許隱隱風生入座馨

和

爲愛芳園綴萼奇折來半吐兩三枝清泉汲向
磁瓶溢清養孤標泛玉姿

落梅

誰家吹笛苦悲凉斷邨佳人鎖石牆回首淚痕
看不得離情分付返魂香

和

料峭春風昨夜狂不知羌笛弄何方可憐樹樹
花如玉頃刻飄零欲斷腸

別梅

東風吹夢繞花壇玉減香銷怨夜寒恨是明年
及相見早將春信卜平安

和

和風夜半送殘春枝上香消玉作塵惜幽姿
留不住一杯綠醑別花神

千片雪卷之下

元 馮海粟 詠
明 周履靖 扣
明 陳繼儒 校

羅浮梅

憶昔山前花滿村月明曾扣酒家門青舍一去無消息冷落三生石上魂

和 周履靖

聞說羅浮萬樹春欲追陳迹枉勞神不須窮究奇葩品庭畔孤芳亦慰人

庾嶺梅

誰種霜根大庾巔地高天近得春先枝南枝北原同榦幾陣東風玉蕊妍

和

玉樹誰栽巨嶺巔亭亭鐵榦逼蒼天暄風拂拂吹瓊蕚疑是天花散澗邊

東閣梅

氷姿遶閣數株新對雪看花賞早春杜老苦吟頭易白何如花底酒杯親

和

何遜當年愛藝梅日登東閣手擎杯風流態度今何在堪惜踈枝霜霰摧

孤山梅

翁通老去句空傳寂寞林丘起暮煙惟有亭前數株玉任教開落度流年

和

和靖祠前幾樹梅千今歲久日傾頹幾回得與

遍前跡猶剩殘枝應候開

西湖梅

蘇老堤邊玉蒲林六橋風月共知音任他爭春色豈爲繁華減素心

和

東坡幽興植梅花月到湖心素影嘉觀賞王孫歌樹底六橋扶醉步歆斜

江梅

若有人兮湘水濱冷香和月浸黃昏自憐不入韶華境欲把芳心弔楚魂

和

瑤華樹樹放江濱清影翛翛映綠津應是楚魂靈不昧夜深和月伴花神

山中梅

巖谷深居養素眞歲寒松柏日相親孤根歷盡氷霜苦不識人間別有春

和

寂寞深巖伴隱淪喜同松竹結爲鄰甘心靜守林泉操不與羣芳開麗春

清江梅

湛湛澄波映月輝娟娟寒玉浸琉璃分明一幅鵝溪絹寫出當年楊補之

和

澄波一派白於銀月映江心花有神總是補之稱妙絕何如水底影還眞

谿梅

古樹橫斜澗水邊野橋村舍獨暄妍玉堂寧識無從到堪對漁翁繫釣船

和

芳姿開遍碧溪頭風遞幽香逐水流漁父亦追東閣興月移疎影上扁舟

野梅

花落花開誰是主清風明月甚綢繆天然一種孤標格應是花中別隱流

和

橫斜幾樹路岐裁寒鵲爭喧去復來氷無盡幽香盈野岸氷姿玉骨爲誰開

遠梅

羅浮山下度春風千里相思信未通安得移栽近茅屋芳枝清馥散晴空

和

聞道羅浮多異種崎嶇千里杳難通何時得遂遨遊興移却芳葩枝苑中

前村梅

野老庄南天氣暖一枝常是占先春夜來幾陣東風迅時有清香暗襲人

和

杳村前去是梅村幾樹梅花暗篁門野老亦追花底興年年社酒醉兒孫

漢宮梅

飄玉含香吐未央不將顏色伴君王後來玉樹綠何事能使陳家怨國亡

和

雪骨氷姿出未央清瀟馥郁侍君王嬪妃笑折

簪雲髮惹得宮袍兩袖香

宮梅

素質蕭然林下風何年移植禁園中自從識得君王面回首仙凡迥不同

和

甘隱孤山守歲寒日同松竹謾盤桓那知移植深宮裏也得君王一笑看

宮梅

武昌湖上千株楊何遜楊州幾樹花爭似故山幽逕側春風歲歲報新芽

和

何郎幽致嗜瓊枝杯酒追歡不負期翫賞冰魂舒宦況醉拈彤管咏新詩

衙宇梅

向月迎風遶檻陳水曹詩句尚清新如今不獨楊州種江北江南總是春

和

孤標奇蕊發公衙清影亭亭檻外斜堂上午餘庭訟畢對花吟句宦情賒

柳營梅

亞夫才略動雄風手植冰花玉壘中不是將軍閑好事爲渠止渴藉成功

和

亞夫今古頌豪雄韜略能通氣量洪祇恐將軍生渴思預將綠萼樹營中

城頭梅

藝梅將士典偏嘉樹樹芬芳郭外斜應是陽春公造化幾番雨露浥氷花

和

雜堞誰栽度嶺梅塢葩皤歷古城隈寄空門將士休攀折好把黃沙帶雪培

庭梅

闌干六曲拂春風白雪叢叢莊院中疑是美人來月下半窓踈影隔簾櫳

和

融融晴日送春寒一樹瓊葩放石壇午夜庭空山月白踈踈清影度闌干

書窓梅

雪冷香清夜誦時十年勤苦只花知天宮有意分蟾桂先借東風第一枝

和

未攀丹杜伴梅英始信幽葩不世情嬾向名園爭艷麗寒窓時聽讀書聲

琴屋梅

三弄花間小院深玉人遥聽動春心清聲彈落氷稍月喚起高懷共賞音

和

五出踈枝檻外橫高山流水指遥生梅花一曲宮商調雅致優游助客清

棋墅梅

萬玉成林覆石枰兩翁相對適閑情東風忽遣花飛雪絕似將軍入蔡城

和

二老盤桓適野情梅花樹底列楸枰寄君寂寂爭先後莫把棋聲擊落英

僧舍梅

瀟灑叢林玉一枝宿根曾是悟禪機分明拗破羅浮夢特把緇衣換素衣

和

蒼蒼鐵幹出叢林素質幽香証道心誦徹楞伽禪定後離離清影法筵陰

道院梅

玉骨清癯半似仙一枝斜倚法壇前月明花下人朝斗依約瓊妃降九天

和

步虛臺畔梅初發禮斗剛完月掛稍憶昔老聃成道術煉丹剖核鼎中燒

茅舍梅

昨夜春風入草堂籬根老樹發清香相思不必將詩寄却恐題詩會斷腸

和

清癯幾樹傍茅齋枝幹橫斜檻外排海嶠銀蟾明似畫坐看踈影暢襟懷

簷梅

農家老樹臨書屋清夜看花睡不甜殘雪半消寒月上暗香和影度踈簷

和

爲尤瓊葩翳茅屋數枝新幹礙簷牙推窓領略陽春意檻畔芬芳灼灼花

釣磯梅

渭川東畔春光早傍水幽花帶雪開一任風霜

頭白盡不隨漁父出山來

和

芳梅一樹倚巖灘月落西江度影殘歷盡風波無限險斜枝留取架漁竿

樵徑梅

窈窕若耶谿上路幽花的皪倚榛蕤飄零不爲樓頭笛恨殺朝南暮北風

和

王質持柯陟險岐漫將松桂伐枯枝山前梅榦休教損留取江南春信期

蔬圃梅

花發春畦菜甲新抽青配白鬬知音芳魂也羨冰壺味來與先生話素心

和

紫蔬綠莓鬬芳妍爭發春畦野岸邊莫道園丁忘賞翫插梅煮藿醉餘年

藥畦梅

懶入春風桃李場董仙林下鬱清香不因青子能酸苦安得神農互品嘗

和

不逐夭桃鬬艷姿靈芝瑤草是相知鹽梅可止相如湯齊語神農補拾遺

盆梅

新陶瓦缶勝瓊瓷分得春風玉一株最愛寒窗讀書處夜深燈影雪模糊

和

隣家分得一枝春載向磁盆瓦上陳應是青皇憐寂寞爭開玉蕊伴幽人

雪梅

北帝司權播令新天葩凡卉競精神化工不讓花神巧特地增添一段春

和

昨夜羅浮飄瑞雪朝來樹樹綴瓊花欲看素蕊聯難辨擎榦方能露玉葩

月梅

暗香浮動正朦朧古樹橫斜淺水中清景滿前吟不就更移疎影過溪東

和

一輪冰鑑掛瑤空芳榦橫斜似水中得與浸追和靖句俄驚清影過墻東

風梅

綽約冰肌不受吹香飄玉墮怕春知憑誰領取東君意傳語封家十八姨

和

習習香風林外吹枝頭芳蕚半離披寄言何遜知消息興賞良辰莫負期

烟梅

瓊林積翠霧微濛遥望珠光隱見中一夜東風吹來散曉來渾似碧紗籠

和

蒼烟漠漠半朦朧疎榦芳葩杳靄中曉起推窗頻眺望璘璘白玉碧紗籠

竹梅

乘鸞姑射下羅浮鼓瑟湘妃出上遊邂逅江干話新幽冷香幽翠不勝愁

抄

幾樹疎梅傍竹林相逢曾結歲寒心風吹葉底幽香襲月映花枝繞翠陰

照水梅

玉樹臨流雪作堆寒光疎影共徘徊多情最是黃昏月配合春風不用媒

和

月上三更色倍明一枝清影水中橫追尋河伯叮嚀語囑付蛟龍不用驚

水竹梅

裊流浸玉映疎林翠袖縞裳冷不禁不向此中清淺處誰能照見兩君心

和

一樹疎梅數竿竹白似瓊瑤綠似玉夜深水底影縱橫花神驚起蛟龍宿

水月梅

浮玉谿邊夜不期暗香疎影靜相宜一時意味無人識只有咸平處士知

和

江水冲融山月明相看疎影共三清吾儕亦有青蓮興欲向江邊學跨鯨

杖頭梅

短節挑酒過西湖折得冰梢傍玉壺日暮醉歸山路險風流不待倩人扶

和

杖藜郭外看花去來訪西湖處士家醉後折花

懸杖上歸來明月照橫斜

檐上梅

有客孤山吊鶴歸半肩行李插疎枝街頭兒女不解事剛道賣花人已回

和

孤山昨日訪逋仙戲折花枝担上懸盡道老夫無所事看花醉酒自忘年

隔簾梅

玉臺咫尺接神仙翠箔籠春信不傳日暮相思雲樹杳一泓秋水月娟娟

和

華堂此日下湘簾玉樹玲瓏射影纖渾似綠珠簾外佇漫題佳句酒盃添

照鏡梅

粧閣開奩對曉寒菱花影裏雪團團素鸞舞罷回飛去留得芳容對面看

和

女伴相呼過後苑笑攀梅蕚鬢邊攢輕狂恐亂烏雲髻試拂香奩對鏡看

青梅

紛紛衆口利餘甘之子胡爲獨嗜酸滋味自緣清苦得傍人何必皺眉攢

和

枝上叢生碧玉團摘來皓齒濺新酸狂夫詩骨清如鶴懶把雙眉向客攢

黃梅

青子初肥色半傳綠陰深處壓枝懸日長幾陣

廉纖雨正是江南四月天

和

誰將金彈綴疎枝驚却黃鶯林外窺兒童歡笑爭相摘微雨紛紛四月時

鹽梅

滋味由來貴適勻五齊兼味始爲珍如何當日和羹手略不曾言甘苦辛

和

纖纖玉手調金鼎用爾和羹味始全醉後狂歌頰赤舌好將酸液潤枯咽

咀梅

旋摘冰英帶雪餐清分齒頰不知寒屈平若解諳風味未必專心嗜杜蘭

和

愛殺冰姿帶雪開幾回翫賞去過衆嚼將雪蕊清詩骨詩味咀梅次第裁

玉笛梅

五月江城草木焦斷腸聲裏落英飄至今黃鶴樓頭怨千古令人恨不消

和

數聲玉笛徹江城吹落紛紛滿地英黃鶴樓中遺往事只今評論使人驚

水墨梅

烏府先生節操剛筆端凜凜綴冰霜不因面目顏如許誰信於中有鐵腸

和

晴窓舞硯運揄麋戲寫梅花一兩枝曲盡冰魂霜雪態補之若見亦稱奇

酉紅梅

瓊林宴罷醉模糊霞臉生香美更都却恐醒來顏色改春風染作折枝圖

和

墨梅不盡折枝容復把胭脂濺繡濃寫出嬌姿如錦障恍疑神女出巫峯

紙帳梅

谿藤十幅簇春溫時有清香入夢魂多少羅幃好風月不知消得幾黃昏

和

八幅溪藤取次裁圖梅幾種似新栽道人夜半如春煖一任寒風窓外來

續增梅味四絕

隴頭梅

逝水滔滔不復西隴頭驛使路無稽年年折寄傳春信惹得詩人幾度題

梅墟

墟前樹樹花如雪隱隱暗香飄不竭主人把酒對花神樹底高歌待明月

梅顛

東吳荒墟隱佳士嗜酒愛梅不知年赤脚髼髮歌樹底自是世人稱梅顛

補梅

年來園圃半荒蕪梅樹零丁草色枯欲補新枝無可覓漫題新句探林逋

髻年閩海累中峯二君倡味拂花百首

心向慕之甲午孟冬之華亭登袁太冲書樓得閱所作欣然假歸漫和百絕少暢生平嗜梅之癖耳梅顛周履靖識

名公跋語

海粟馮君咏梅百首世稱罕儷垂三百餘年無能步武之者不意今有周君逸之周君高卧梅墟眞大隱君子其他著作及勒石繪圖諸事且幾千卷不暇具論廼茲梅花百咏聞其以一晝夜而成夫世稱陳思王故以七步周君秉燭繼晷百咏燁然豈非大雅之巨宗而海內之絕倡乎或者謂逸之好梅幾數十年其佳神助之嗟乎世逐臭矣雜競芬芳周君適意於是其亦孤高自潔不與百卉同春意乎千載而下必有加於和靖之賞矣若其驂壇獨步直追正始則吾黨俱當知之是爲跋

閩友人李廷機撰

附詠梅舊稿

詠梅五言古十三韻

幽葩發孤標屈根盤峻嶺伴雪傲朔風豈畏冰霜冷友松侶質當妖嬈遜李杏風晴度清香月朗橫踈影桃柳芬融春王骨芳冬令綠葉映紅英任彼數勝境東風三月狂桃李辭條梗羣芳遂清流淒其混藻荇獨愛歲寒姿偏於雪中盛止渴喜曹瞞驛使隴頭贈調鼎入廟廊奇功爾獨逞東閣有何郎孤山隱和靖二子契冰魂千載名能永

吳伯度邀賞園梅七言古十三韻

昔聞北郭梅千樹綠萼紅葩樹樹嬌喜有故人同賞識忽貽尺素遠相招扶筇漫入蒼烟徑踏凍尋梅豈憚遥殘雪瑩瑩堆野岸路岐滓凍未全消屐齒經行常畏險山童扶腋涉溪橋穿雲得共一琴鶴野徑欣逢舊識樵枝枝斜榦芬墻角不斷清香路上飄近沼一枝紅更麗冰姿踈影水中標月來渾似依蝴蝶曉起烟籠玉萬條高情不亞何郎興吟此林逋句更豪羌笛數聲花下弄紛紛玉瓣落春郊徘徊翫久人將去月上言歸意寂寥愛爾得傳春信美謾將綵筆傍枝描

早梅

地暖春先到陽回發故枝花同寒雪白根耐曉霜披淨几幽香襲方池素影垂灞橋應未放先寄浩然知

詠梅

驛使傳春早先從庾嶺開雪深高士卧月白美人來香入羅浮夢詩憐水部才莫教羌笛弄零落思徘徊

題吳伯度雨肥堂雙梅詠二首

亭亭雙玉樹屈曲似龍蟠時雨肥蒼餘春風襲古壇花疑千片雪香逼萬叢蘭渾是孤山勝同君耐歲寒

其二

幽姿如白玉賞似灞橋時和靖雪中翫浩然月下窺香分綺席異影度碧欄奇多君能好客花底倒金巵

池梅

芳梅傍碧池幻出一枝奇渾似画中態還勝鑑裏姿風來波影蕩月落玉魂離驛使春歸去臨流折信期

過伯度棘隱園觀梅

旬日與君違尋梅扣竹扉清光舒眼界香氣襲人衣素魄嫦娥影幽葩玉蝶飛共追東閣興沉醉欲忘歸

荅秋潭上人過村居觀梅和韻

莫道村居迥鶯湖遍我家林幽啼鳥亂樹密轉溪斜野思迷芳草清暉映晚霞支公多逸興移棹問梅花

同陶甄卿李君實玩耶溪上人庭梅

欲訪東林社因要周續之陶潛情縱酒李白興無羈杖錫何方駐觀梅此日期林梢月初白踈影入清池

梅謝

隴上春將暮窓前數落梅魄隨殘雪散香逐暗風摧別恨琴中寄愁腔笛裏催嚴冬逢臘日仍復向人開

詠梅

樹頭好鳥遞聲新素魄瓊葩日可親踈影近欄浮夜月橫枝帶雪報陽春驢經灞岸留蹄迹笛弄江城點玉塵莫負何郎東閣興且將樽酒醉花神

種梅

孤山移得一枝回漫向郊墟次第栽風細清香芬綠牖月明踈影映蒼苔焦桐自是翻新調佳句還應擬舊裁共爾永懷冰雪操調羹鼎鼎藉君才

獨酌梅花下

江南十月暖如春谷口梅花又一新瘦影月臨衣袖冷暗香風度酒杯頻琴中樂處仍牽思笛裏吹來欲愴神自惜容顏看易改且從芳樹浥清塵

折梅寄吳鳳山

山齋寂寂獨徘徊不見文車過水隈門靜几虛眺夜讀春先地暖放江梅殘詩敲句行花徑濁酒盈樽醉月臺忽憶相知無可贈一枝聊寄作花魁

枯梅

記得羅浮分種來昔年乘興雪中栽却憐月下枯枝影堪惜墟中腐草萊灞橋有客晨還至東閣無詩晝不開羌笛莫教今夜弄令人一聽一生哀

詠梅譜十二絕

已覓孤山雪難寄隴頭春漫語林和靖能傳月下神

其二

昨往西湖跡圖來形更真不須問何遜鐵榦幾枝新

其三

灞橋昨日訪折取一枝還插瓶易憔悴圖寫譜中看

其四

冰姿庾嶺多山人何所羨凡上一展舒芬芳四時見

其五

何須冒白雪不用騎蹇驢一展畫中數奇餘那枝無

其六

靜讀廣平賦閒吟何遜詩無窮冰雪態並向譜中披

其七

閒翻和靖吟得究歲寒心問取山人譜餘情寫玉琴

其八

能譜橫斜影難聞暗裏香渾如水底現恰似月中芳

其九

等似寒山雪枝如烈士弓幽姿千萬狀併入畫圖中

其十

人道古春先我獨四時見禿筆發枝條淡墨開梅片

其十一

誰家弄羌笛江城五月中任教三弄罷不肯逐東風

其十二

桃杏色分別李柰貌相同獨守歲寒操四子稱下風

梅窗獨卧

林靜夜如年踈梅檻外妍窓虛清影入寒月伴人眠

梅花燈

不藉陽春發偏依火樹明無香風外度有影月中橫

咏梅二首

種出孤山處士林姿寒幽谷暗香侵灞橋老子知消息跨蹇何辭白雪深

其二

陽回花柳鬬芳姿一夕狂風花漸萎爾羅浮舒老榦迎寒開遍雪中枝

紅梅

片片殘霞樹杪枝亭亭鐵榦獨開遲寄言卜式休來教不是桃林牆外枝

對梅

梅花墟上早春開雪沁寒香月映杯落魄徘徊花下酌笑看松鶴舞空臺

偶見溪南梅放

江城雪霽絮晴霞幾處探梅未見花應是東風偏着意一枝先放水南家

見梅憶吳少君

昔年樽酒一論文今日空瞻萬里雲欲識風流動春思梅花開處轉思君

期友過梅墟觀梅

停午期君泛海槎鴛湖東去是吾家逢人莫問梅花里牆畔初開幾樹花

落梅篇

醉里狂生卧碧山白雲深鎖一柴關春來日日多風雨梅花零亂丘墟間烟籠老榦失其素飄飄殘雪應無數搖落冰姿繞翠苔紛紛玉質香沾土自恨看花爲病稽臨池新水多流澌敗蕚猶含隔歲雪繁葩忽改芳春枝遲日携壺娛醉眼拳杯放歌繞花轉有客過我懷幽懷分付多童休用剪疎枝蕭蕭還自榮韶光迅爾不相待春來縱飲至微痾懨懨負却尋芳債玉笛一聲愁更長纖纖委地皆餘芳花神無主成飄蕩花與春風相鬬狂自憐物物生憂樂我與梅花甘寂寞悠悠世外靜中看開落榮枯付淚漠

梅顛道人傳

梅顛梅里之顛叟也性嗜梅種梅幾百株環墟皆梅也更不喜掃除蒿萊滿徑結菴翁蔚中放歌狂嘯若不知有人間世或旬月不出瓢飲及飲而已意與景會則摘英嗅芬掃石梅下移墨揮灑其間得意輒狂叫詫爲羲獻家流每吟小詩大抵宗法韋孟冲淡而多味合不合亦不論平生無長物止一鶴共行梅間晴雲朗晝戛然長鳴曰樂矣快矣吾丹成便可折梅馭此而去也以是人或朝之爲癡叟叟曰吾顏以梅當號梅顛弗遺所好也

贊曰

是渠非渠穆然清癯是潔非潔山澤一漁呼梅爲友傍竹而廬閱畧世故恬然以居席門甕牖一瓢晏如種木石田披雲帶鋤興來把酒芼蕨烹蔬烟霞既痼軒居乃疎彼曰何其是號梅墟

附詠梅舊稿終

風雅逸篇

楊慎輯

風雅逸篇序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風魯頌。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册矣。曷以名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粤稽魯論。兩引逸。謂侈止兩韻。約僅五言。後索昭文。何遠興仁。聖咨賢焉。賢起聖焉。於是乎取之。以此其存。徵彼其餘。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哉。嗜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若二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瓦文。若諸子璅語。剏羅放失。綴合蒐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喆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己寶。茲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舉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亡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雞首鷰誦。鷺鷥龍蛇。後代詞人。刻意摹追。其宛轉附物。怡悅切情。蓋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遺者粹者。亦奚啻足爲更儀之誦哉。故錄黃帝彈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爲第四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事涉孔子者廿二篇。爲第五卷。錄魯微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謠操曲謠祝相曲。爲第六卷。第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詩鄙語野語俗語放語民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佗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爲第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于師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辭。存其名義。爲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誚之曰。子知富翁有好古者乎。犀鼎匜。斷璫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裂。罄已懷資。受市魁嗤。子所爲嗜古辭者。將無類茲。吹吷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則罄而資。依託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益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篇。新都楊慎撰。

風雅逸篇卷一

新都楊慎輯　綿州李調元校定

彈歌

劉勰云。黃歌斷竹。實之至也。又曰。斷竹之歌。乃二言之始。○黃。黃帝也。

越陳音曰。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其親葬之野。爲禽獸害。故作彈以守之。故歌曰。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宍。古肉字。今吳越春秋作害。非。

康衢歌

列子。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神人暢操琴操云。唐堯作。

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寮肅兮于寢堂。醲觴進福求年豐。有讀古響字。在坐敕予爲害在元中。欽哉昊天德不降。承命任禹寫中宮。宮。徒紅切。○吳才老韻引楊諫議銘。太尉在漢。四世以公。於戲正直。僕射於唐。唐可叶公。則堂亦當爲此叶。○害亦本作害。

箕山歌

夏候元云許由作箕山歌

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巍峙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雖不記睹游技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稱自愁苦勞心九州愛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如何蓋不睇預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葉繞蔓高林疏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唐君

帝舜庸作歌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乃歌曰乃者繼事之辭歌已復歌曰乃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皐陶廣載歌賚即古文禮字見說文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皐陶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隋哉萬事墮哉

卿雲歌

尚書大傳曰惟五祀奏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謨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二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書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云云八伯咸進稽首曰云云於時八風循道卿雲叢叢蟠龍憤伸於其淵蛟龍躍蹄於其淵龜黃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或旦兮一本或作旦

八伯歌

明明上天燭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

帝乃載歌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鼓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

南風歌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南風歌琴操以爲舜作

反彼三山兮商岳嶷峨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黃龍兮自出於河負書圖兮委蛇羅沙案圖觀識兮圖天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蹌蹌兮鳳凰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悲

思親操樂府云虞舜作

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鳴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涼深谷鳥鳴兮嚶嚶穀畫張罟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舜祠田辭文心雕龍

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

包山謠楊方吳越春秋○今吳越卷狀無之董楊方雕鴻俱著此書今所行者婦之書而方所著亡矣○沈佺期南越志曰牛女之分婦州之末土也愛有大山實曰秦望又有石貫峻起壁立內有金簡玉字

禹得金簡玉字書歲在洞庭包山觀

襄陵操琴操云大禹作

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怒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

塗山歌琴操

綏綏白狐九尾陵陵我家嘉爽來貢爲王威于室家我都攸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

五子歌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幾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左傳作行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厥厥德雖悔可追

禹玉牒辭

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

夏人歌

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於亳亳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蓋觀乎薄薄亦大兮薄作薄從薄本

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秣金關歌

章昭三五歷紀云圖龍逢作

秣馬金關

殷末謠

帝惑妲己玉馬走

麥秀歌

史記云箕子過殷故墟作。尚書大傳曰微子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禾黍之蠕蠕也乃爲麥秀之歌。

麥秀蘄蘄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史麥秀蘄蘄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仇書傳

傷殷操琴操亦以爲微子

麥秀蘄蘄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箕子操

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漆身爲癘被髮以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

拘幽操

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耕由其言兮遭我四人憂勤勤兮勤叶音虞

文王操

翼翼翔翔彼鳳凰兮鳴音來遊以會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之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興我之業鼠羊來兮

採薇歌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矣吁嗟徂逝命之衰矣

採薇操琴操

登彼高山言採其薇以亂易亂不知其非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

風雅逸篇卷二

克商操武王

上皇天兮可以行乎

辟雝辭

舟張辟雝鐫鐫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尚書大傳

有昭辟雝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相從執質有族以文敕爾弊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無怠無凶周官注

後嘉歌太平御覽蔡伯作

先王既祖長實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懷音寫衝波傳人知其一不知其他予生二年然後覺於父母之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於道周周淳于切三國志李興表孔明聞文漢高歸魂子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懷樹梧之彷彿寫形響之有餘宮舒徘徊舒古鄉字臺閣既除何爲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恩南隅瞻望荆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非此二人誰訴此憂

越裳操樂錄

越裳獻白雉周公作歌

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

神鳳操

周成王時。鳳凰來儀。成王作歌。

鳳皇翔兮於紫廷。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餘。子胥樂兮民以寧。

黃澤辭 穆天子傳。下同。

天子東遊。子黃澤。使官歌謠曰。

皇之陀。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穀。沙叶音莎。儀叶音儀。

白雲謠

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西王母爲天子觴曰。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穆天子謠

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黃竹歌

天子於黃竹遇雪作。

我徂黃竹。缺一字。員閼塞。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我徂黃竹。缺一字。員閼塞。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

有皎者鷮。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甚寡人。不如遷土。禮樂其民。

西王母吟

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鳥雀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鼓簧。中心翺翔。

世民之子。惟天之望。

宣王時童謠 史記作童女謠。

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列子。瓦弓之子。必擣爲箕。箕查矢房。蓋以

檿弧箕之箕非。

屐銘操

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爲後母所讒而見逐。乃集菱荷以爲衣。採椿花以爲食。晨朝履霜。自傷見

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曲。

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鳳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衍。蒲汝不同兮患有偏。

雜讒碩兮知我冤。

越人歌

劉向曰。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子皙。泛青翰舟於新波之中。榜枻越人。鼓棹而歌此詞。以感鄂

君。鄂君聞之。搶修袂而擁之。舉翠被而覆之。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修袂好兮。不訾垢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

越謠歌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河上歌 五子胥。

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鷙鳥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

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烏鳶歌 吳越春秋。

越王夫人去國降吳時作。

仰飛鳥兮烏鳶。凌元虛兮號鄙。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

兮離天。飛獨兮西往。孰知反兮何年。心儳儳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彼飛鳥兮烏鳶。已回翔兮翕羣。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遊飛。去復往兮於乎。始事君兮

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冤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

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遙。情惋傷兮誰識。

采葛婦歌 同上

葛不連蔓。桑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採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

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觀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旄。機杖函鷹諸侯儀。羣臣拜

舞天顏喜。我王何憂能不移。

漁父歌

子胥逃楚適吳。有漁父渡之。因歌而呼之曰。

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蘆之漪。

又歌曰

日已夕乎。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不可渡爲。事寖急兮。將奈何。

又歌曰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

又漁父歌

出越絕。與吳越春秋不同。

日昭昭侵以施。與予期甫蘆之碕。

子胥諫吳王辭

於呼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埆。詔諛無極。邪讒僞辭。以曲爲直。含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邱墟。殿生荊棘。

窮劫之曲

楚樂師扈子，傷吳師入郢。掘平王墓。昭王出奔。乃援琴爲此曲。

王耶王耶何乘戾。不顧宗廟雞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京闕。荊楚骸骨遭掘發。鞭辱腐尸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莊王何罪國褻絕。卿士悽愴民惻惋。吳軍離去怖不歇。願王更慰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謗褻。

別離相去辭

越王伐吳。軍士所作。

躁躁擂長恕兮。擂戟叡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振八都。軍五難更兮。勢如雄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

吳夫差時童謠

梧宮秋。吳王愁。

河梁歌

越勾踐伐秦。作河梁之歌。

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冬道路誠難當。陳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伯稱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歸去兮河無梁。

河激歌 列女傳

趙河津吏女女娟作。

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冒冥冥。鱗求龍兮醉不醒。　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楫兮行無疑。

段干木歌 呂氏春秋

魏文侯禮段干木。國人誦之曰。

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

卞和獻玉退怨之歌

悠悠沂水經荊山。精氣鬱洽谷岩岩。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爲功。功，協音光。於河獻之楚先王。遇王暗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餘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紛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刖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楚人誦子文歌

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願怨萌。正公平。

思歸引 琴操衛女作

涓涓淇水流于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執德不移兮。行不詭隨。坎坷何辜兮。離厥茨。

狐裘哭國辭 呂氏春秋

先出也衣紒紒。後出也滿囹圄。吾見今之人。洋洋東走而不知處所。

風雅逸篇卷三

石鼓詩

石鼓詩。周宣王獵碣也。於詩體屬小雅。或以爲周成王時詩。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亦一說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騤。君子爰獵。爰獵爰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鞗革鞶鞶。弓矢孔碩。以時。我驅其時。其來趩趩。趯趯哀哀。即御即時。麀鹿趮趮。其來大姿。我驅其僕。其來趯趯。射其豚屬。

右甲鼓

汧繁泛泛。汞彼潮淵。鰥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紫。其遊趯趯。白魚躍躍。其茁底鮮。黃白其鰛。有鮪有白。其翊孔庶。衍之奚益。洋洋趯趯。其魚惟何。惟鯉惟鮪。何以濯之。惟楊及柳。

右乙鼓

田車孔安。繁勒騂騂。六師既備。左驂翩翩。右□騧騧。我以隣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兮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迪。其戎奔奔。大車出洛。亞獻白澤。我執而勿射。多庶趯趯。君子乃樂。

右丙鼓

帥彼鑾車。忽遠塡如。秀弓孔碩。彤矢奕奕。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騁孔庶。廊騎宣博。舍車載行。如徒如章。

原隰陰陽。趯趯六馬。射之簇簇。有貙如虎。獸鹿如兕。恰爾多賢。連禽率雉。我兔尤異。

右丁鼓

我來自東。靈雨奔流。逆湧盈盈。渫隰君子。既涉我馬。流汧汧繁。滔滔杀士。獨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駭逞逞。

惟舟以行。或陰或陽。极渠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徨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

右戊鼓

宣獻作原。作周道邇。我辭攸除。帥彼敝田。莽爲世里。希微穩微。乃罟蒺栗。柞棫其拔。櫻楷庸庸。鳴條亞箬。

其華何爲。所旂鑿鑿。水盛導旨。樹幽晤。

右己鼓

徒我嘽嘽然。而師旅塡然。會同又繹。以左戎障。弓矢孔庶。滔滔是識。射夫寫矢。具奪舉擧。其徒肝來。或羣

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

右庚鼓

彼走騤騤。馬嘉得哲。華華雉鑐。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憲文武。可其一之。

右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內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連。秋夏康康。

覲彼四黃。左驂騤騤。右驂騤騤。戚戚以奕。汝不執德。旅翰黎黎。旟旂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余

右壬鼓

吳人憐亦。朝夕微惕。載西載北。勿庵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戟祖。告于大祝。祠嘗受享。致其方彝。

寓逕中囿。孔庶麀鹿。原隰既坦。驅理蕃蕃。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右癸鼓

愼按此詩。其體雅也。刻于石鼓。史籀書之。羊欣書錄云。史籀石鼓文。韓退之云。張生手持石鼓文

皆謂字而言。若論其辭。當云石鼓詩。而不當曰石鼓文也。今特易文爲詩云。

風雅逸篇卷四

支

國語。武王克殷。作此詩以爲猒歌。名之曰支。疏支立成者爲猒。蓋猒時所歌也。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也。亦不可支也。

貍首疏注

諸侯之射。以貍首爲節。蓋逸詩也。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惷然。

轡之柔矣

左傳有其篇名。汲冢周書載其辭。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

徵招角招孟子

招與韶同。齊有韶音之遺。故孔子在齊聞韶。

蓋君何尤。

祁招左傳

祭公謀公作。

祁招之暗暗。實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辭鮑之心。孔子家語。形作刑。讀虛用民力而不知倦也。

驪駒大戴禮漢書注

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白水管子。列女傳

寧戚每之見管仲也。亟稱曰。浩浩乎。儵儵乎。管子不解。歸而不台。有少妾問焉。仲曰。非而與知也。妾曰。毋少少。毋賤賤。仲以語之。妾曰。寧子殆欲室也。古有白水之詩云。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列女傳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

麥秀

史記。箕子作麥秀之詩。詩已見首卷。

無射

逸周書云。師曠爲太子晉歌無射。

國誠寧矣。遠人來翹。修義經矣。好樂無荒。

嶠

太子晉答師曠。

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以上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凡十篇。

逸詩句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棄以爲絢兮。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維語。晉書。唐棣。郭李也。毛詩有兩棣。唐棣之華。郭不解。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鶺鴒。唐棣之華。與此唐棣不同。黃公紹曰。唐棣。赤棣也。常棣。白棣也。反遠二字亦兩讀。一讀及遠。皆如字。陸佃云。其花反向後合。凡木之華。皆先合後開。此華先開後合。一讀反。與翻同。言花之搖動也。遠叶與元切。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蕭萃。即蒯蒲。古萃字音雄。字。列子。張湛以萃。音。殷敬順注。萃與雄同。訓者以萃環處。於理爲遠。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謀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鬻熊作羅。周詩有之。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淑懷爾止。無載爾僞。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左傳。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鹽鐵論。盍旦。卻鶴旦。夜鳴求偶之鳥也。月令作鵠鳴。或作鶡旦。

相彼鴇旦。尚猶患之。禮記。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爲報其德。家語。

皆吾有先王。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雖能棄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禮記。子思子。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漢書。

鴻鵠將將。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管子。歌音基。淮南子。亘馬易道。使人欲聽。飲酒而樂。使人欲歌。化。山戈切。周易。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皆古音也。

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秋音蒲。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思靡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流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

墨以爲明。狐狸而倉。荀子。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唯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冤以盡其力。

無過亂門。呂氏春秋。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大戴禮。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莊子。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墨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墨子春秋。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大武遠宅不涉。戰國策。

綿綿之葛。在於旣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史記。伯夷叔齊作歌。太史公曰。詩軼詩可異焉。

良工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列子。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史記。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後漢書楊終傳。

羽翼隨波。晉書束晳傳。昔者周公營洛。實始爲浮鷁。其詩曰云云。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淮南子。

佞人如蠅。集韻。

于嗟負兮。名覺。

風雅逸篇卷五

息鄒操

孔叢子曰。趙簡子聘孔子。孔子將至河。聞殺鳴犢寶槃。迴車而旋之衞。遂爲操曰。後魯孔子聘趙車作歸車。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孰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昏然顧之。悽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駐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衞。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將歸操

琴操。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作將歸操。

翺翔于衞。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槃操事與前同。又名息陬操。

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原息陬。

臨河歌水經注。

秋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顚倒更相和。歸來歸來胡爲斯。

龜河歎子夏子。

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矣夫。

邱陵歌孔叢子。○陸賈新語作邱公陵歌。

哀公以幣如衞迎夫子。而卒不能用。夫子作此歌。

登彼邱陵。崑崙其阪。仁道在近。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墜屯蹇。喟然迴慮。瞻彼泰山。巒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思茲亟延。惟以永歎。涕霣漣漣。

猗蘭操

孔子自衞反魯作。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王。不得其所。遊遨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龜山操

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魯所作。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去魯歌

齊歸女樂。孔子行。歌曰云云。桓子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楚聘歌

楚武王聘夫子。夫子作歌。

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獲麟歌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嫠姑歌

詩含神霧曰。孔子歌云云。政尙靜而惡譁也。與碩鼠通意。

遠山十里。嫠姑之聲。猶尙在耳。

鶴鵠歌

衞波傳。有烏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鵠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云。○羅璋頁曰。鵠警霜。鵠鶴鶴。

鶴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孤鵠歌

類要曰。孔子遊于隅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鵠。乃承而歌之

鵲彼鳴鵲，在嚴之陰。

歸耕歌

琴操曰：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昏然年衰，養之不備也，于是援琴而歌之曰：

揭來歸耕，歷山盤兮，以安父母，我心憯兮。琴操

歟秋，歸耕來兮，安所歸耕，歷山盤兮。琴操英

夢奠歌 禮記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見，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莊子衍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謗歌

孔子為魯司寇，其初，人歌以謗之，三月政成化行，民歌以誦之。

麤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麤裘，投之無郵。

誦歌

呂氏春秋謂之鷖誦，或曰鷖人名。

衰衣章甫，實幾我所，章甫衰衣，惠我無私。

魯童謠

天將大雨，商羊鼓舞。

楚童謠

楚王渡江得萍實，其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風雅逸篇卷六

飯牛歌 齊甯戚

南山矸，白石粲，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矸音岸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又飯牛歌 劉向別錄所載，與諸本不同

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清且閑，粗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將與爾適楚國。

齊人歌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萊人歌

齊景公無太子，薨後羣公子皆奔他國，國人歌之曰：

景公之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爲之乎。

采芑歌 史

蠖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列知幾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遂子以篡。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穗歌 晏子諫景公。

穗乎不得獲。秋風至兮殫零落。

晏子春風齊民歌

凍水洗我。我若之何。太上靡歆。我若之何。

齊民歌

歲已暮矣。而禾不獲。忽忽矣。若之何。歲已蹇矣。而役不能。儼儼矣。若之何。

青陵□歌 九域志。

宋康王欲奪其舍人韓憑之妻。其妻義弗從。作歌見志。自投臺下而死。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

韓憑妻答夫歌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

康王得書。自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深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志也。俄而憑自殺。妻亦死。

紫玉歌 吳王夫差女子。玉作歌以與韓馮。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愁結成瘕。沒命黃壤。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皇。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恣。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龍蛇歌 介子推。

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及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

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三蛇從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國。厚蒙爵土。餘有一蛇。棄於草莽。

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不得甘雨。介推歌。史記惟載龍欲上天一章。說苑及琴操所錄。反有不同。今並收之。

成人歌 檀弓。

蠶則績而蠃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徐人歌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邱墓。

楚人歌

莊子築臺。諸御已諫止之。楚人歌曰。

薪乎槱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槱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野人歌

宋朝與夫人南子會于洮。野人歌之。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

朱儒歌

邾敗魯師於狐駘。國人誦之曰。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女貞木歌 樂緯。晉處女作。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綠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身身獨。去微清兮。懷終見疑。何貪生兮。

黃鵠歌 晉女陶嬰作。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嬉念此兮。流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雙音嘯。

原壤歌

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已見卷四貍首篇下。

暇豫歌

晉優施通于驪姬。姬欲害申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云云。里克懼。乃定中立之計。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

優孟歌

史記。楚相孫叔敖死。其子貧困。往見優孟。孟見楚王曰。叔敖爲相。楚得以霸。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此。何以楚相爲。因歌云云。

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大富。又恐受贓在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按此無音韻。章句而史以爲歌者。不可曉。豈當時隱括轉換。借聲以成之歟。史不能述其音。但見其義也。

優孟抗 抗歌文章別說孫叔敖碑。

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猶不見楚相廉潔不受錢。

河內歌 史記。○起。魏文侯時人。

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

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鳥鹵兮生稻粱。公音光。鄴名。東方朔七諫。俱有此叶。

子產歌鄭人。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又歌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庚癸歌

佩玉瑲兮。余無所繫之。冒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答庚癸歌公孫有山氏答申叔篇。

粱則無矣。粗則有之。

鼓瑟歌史記。

趙武靈王夢處女歌詩鼓瑟。其辭曰。

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曾無我嬴。

夢歌左傳。

聲伯夢涉洹水歌云云。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彈鋏歌三首。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

長鋏歸來乎。何以爲家。

松柏歌戰國策。

秦誘齊王建入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歌之曰。

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一本作住共建者。

王子思歸歌怨詩。

楚之王子質于秦作。

洞庭兮木秋。澧陽兮草衰。去于秦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庾信哀江南賦。朝段夜張。皆是傳詩所載事。試讀思歸。無復怨時王子。蓋用此事。

被衣歌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云云。齧缺熟睡。被衣大說。歌而去之。

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媒。彼何人哉。

楊子歌

季梁疾。大漸。其子哀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云云。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天其弗識。人胡能覺。詎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相和歌

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鼓瑟相和而歌。

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

又孟子反歌

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又子桑和歌

引聲歌高士傳莊周作。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乎。喻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飢不索食。避世候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理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周迴。可以久長。

南訓歌左傳。南訓精於鄉人或歌之曰。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風雅逸篇卷七

孺子歌孟子。孺與濡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文子載滄浪歌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我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鼓缶淮南子。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宋城者謳

華元自鄭逃歸。宋城者謳曰。

睜其目。睹其瓶。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驂乘答歌

華元使驂乘者答之。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

役人答歌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宋築者謳

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皙，白皙，居澤門。子皙黑色，居邑中。

輿人誦不欲曰誦

晉惠公入而背內外之略，輿人誦之曰。

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輿人誦

晉楚城濮之役，輿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恭世子誦

惠公改葬世子申生，臭達於外，國誦之。

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所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翟子指重耳

琴曲百里奚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鷄，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日烹乳鷄。今日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黃蒸，搤伏鷄。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損我爲。

雉朝飛在約古文注，齊牧犢作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翼游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莫兮可奈何。

別鶴操商陵牧子

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抱衣不昧兮食思餐。

攻狄謠戰國策

用單攻狄不下，童謠曰。

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邱，莊其切，左傳定蓋古辭，亦有此叶。

相士卒

田單在即墨，躬使鏞以相士卒云云。

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

趙童謠

趙殺李牧，童謠曰。

秦爲笑，趙公號，以爲不信，視土上生毛。笑平聲。

晉童謠

晉伐虢，圍上陽，童謠云云。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鸜鵒謠左傳昭公廿五年

鸜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疎疎，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

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晉昭侯投壺辭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

齊景公投壺辭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

田者祝

齊威王使淳于髡于趙請兵，齎金百斤，車十駟。髡大笑，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種田者，操豚蹄盂酒而祝曰云云。臣笑其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也。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田者祝荀子注載此事，其辭全異

蟹螺者宜不汙邪者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蟹螺，高地也。

秦皇時民歌抱朴子物理論

生男慎勿舉，生女喻用脚，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

秦始皇歌

古今樂錄曰，秦始皇祠洛水，作歌云云。

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醴醴，色連三光。

易水歌荊軻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琴女歌

荊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云，王從其計，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羅縠單衣，可裂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可拔。

宋芝操琴操四皓作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處，以爲輕苞。礌礌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紫芝歌九州春秋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若貧賤之肆志。

茅君謠歌太元真經

始皇三十年九月，茅君駕龍上升。民謠云云。

神仙傳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我壽益。帝若舉之騰嘉平。

蠶叢國詩華陽國志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邱，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惟月孟春，飭登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稷既潔，彼儀既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惟德實寶，富貴何長。我思古人，令德令望。

峽中歌

滔預大如馬，翔唐不可下。滔預大如象，翔唐不可上。樂府所載。

滔預大如樸，翔唐不可觸。蜀王本紀。○南史庾蔚妻傳，滔預如樸本不通，翔唐水退爲庾公。李白詩，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真，皆用此事。

風雅逸篇卷八

賈子引黃帝語

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

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爲魁弗摧，行將爲蛇。賈子書引，此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二句，其餘見太公兵法，蓋即漢藝文志黃帝巾機銘也。

孟子引夏諺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劉熙曰，春行曰遊，秋行曰豫。左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書之，服虔曰，書與豫同，游於樹下也。唐宋之間詩，春豫德池近。

管子引諺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左傳羽父引周諺隱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寶有祿，主則擇之。度音宅。

虞叔引周諺桓十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士蔿引諺閔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宮之奇引諺僖五年。

輔車相倚，脣亡齒寒。輔，頰也。車，牙車，又曰頰車，牙下骨之名也。輔爲外表，車是內骨。

鄭諺僖七年。○鄭大夫孔叔言于鄭伯。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言心既不能自強，何畏難於卑弱之病。卽齊景公所云，既不能強，又不能聽。

宋諺文公二年。

庇焉而縱尋斧焉。八尺曰尋，所以量木也。借木之庇，而縱放尋以量之，斧以伐之。

鄭子產引古言文十七年。○正義曰，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據今時而道前世。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鹿死不擇音。音當作蔭，蔭陰也。

晉伯宗引古言宣十五年。

雖懼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當懼。

伯宗引諺

高下在心，川澤含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漢書亦引此，無高下在心一句。

羊舌職引諺宣十六年。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韓厥引古言成十七年。

殺老牛莫之敢尸。

謝息引人有言昭七年。

挈缾之知，守不假器。

子產引古言昭七年。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子服惠伯引諺昭十三年。

臣一主二。

子產引諺昭十九年。

無過亂門。後昭二十二年，宋對楚薳越曰，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

楚令尹子瑕引諺昭十二年。○諺，楚子瑕歸田。

室於怒，市於色。戰國策，室者色於市。

宋對楚薳越昭二十二年宋人答楚引人有言曰

唯亂門之無過

子太叔對范獻子人亦有言云昭二十四年

羹不恤其緡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

魏子引諺昭二十九年

唯食忘憂國語作唯食可以忘憂

國語周太子晉諫靈王有言曰云云凡三條

無過亂人之門亂人亞作怨亂之人無過其門干其怒也

佐臣者背焉佐聞者傷焉今俗語助祭得食助聞得傷

禍不好不能爲禍財色之禍生於好之

單穆公引諺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衛彪傒引諺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單襄公引諺

獻惡其網民惡其上

鄭叔詹引諺

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蕪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越諸稽郢引諺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

越王引諺注諺俗之書語也

觥飯不及壺飧盛飯未具不如壺飧之致飢爽也

列子楊朱篇引古語

生相憐死相捐

又引古語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又引周諺

田父可坐殺

荀子引民語

欲富乎忍恥矣

荀子引古言子道篇

衣與經與不女聊與音樂穆綱言雖衣服我綱攝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聊汝也

戰國策引語曰齊策

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楚辭引諺曰君傳言曰賸

見君之來下之見杖起之

楚策莊辛引諺語

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離一本作牢音同

荀卿謝春申君

鴟人憐王蓐非子厲憐王此不勝之語也雖然古無盛諺不可不審也

孟嘗君引諺語

借車者馳之借衣者披之

鬼谷子引古語

女愛不敝席男歡不離輪戰國策直女不敝席直臣不離軒

孔語七略

天口駢談天衍駢能雕奭毅鞭髡史記無天口駢三字駢指田駢也

蘇秦說楚臣聞之云云

削株掘根無禍隣禍乃不存

蘇秦說韓引諺語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韓策張儀引諺曰

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人所同貴

韓策周最引語

怒於室者色於市與左傳同

燕王書謝樂間引諺曰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

孟子引齊人言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賈逵曰鎡基耨也呂氏春秋曰耨者所以除穢

說苑師涓公引周諺

養漏貯中

管子讖桓公

不行其野，不達其馬。言馬良行野，雖不行野，亦不可不調習也。

增有耳，伏寇在側。

觀冠子

中流失舡，一壺千金。舡音船，轉名船，船也。水船而行也。文子曰：上下揖而下致船，上言若絃，下言若輪。

師春引古語

斧小不勝柯。

牟子引古諺

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

氾勝之書引古語

十長胥撅，陳根可拔，耕者發。

四民月令引農□諺

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

河射角，堪夜作，犂星沒，水生骨。

易緯引古語

一夫爾心，拔劒不深。

瞋馬破車，惡婦破家。

詩疏引洛諺

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詩疏引齊諺

山上斫檀，椽槿殫。椽音遠，槿音寻，檀與檀三木相似。

斫檀不諦，音提，得繫迷，尚可得駁馬。駁馬，赤木名，馬名，音如論決之決，檀與檀遠，三木又相似。

月令注引里語

蜻蛉鳴，衣裳成。蟋蟀鳴，婦女驚。

春秋緯引古語

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月麗于畢，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

詩疏引上蔡人謂

問婦人，欲買赭，不謂龜下有黃土，欲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楷。

河圖引劉謠

汶阜之山，江出其隩。帝以會昌，神以建福。

三秦記民謠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雨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千年。蛇盤鳥繞，勢與天通。

詩疏引齊語

疲馬不渡澠水。澠水之流迅疾。

列女傳引古諺

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豉，可以得長壽。

秦嘉虞書志林，卽諺字。

秦穆公夢之天帝所，奏鈞天樂，賜以金策，祚世之業。當時有謠曰：

天帝醉，秦纂金訣隕石墜。文選張衡西京賦，昔者天帝悅秦穆公而觀之，享以鈞天廣樂，奏有醉焉，乃賜命策錫用此土，而翻翻鴨首，卽此說也。李義山詩，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

泗上諺　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見於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嚙斷其系，故泗上爲之諺曰：

稱樂太早絕鼎系。

虞魚引古語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索音素，古素索同音，中庸素隱卽索隱。

古諺

孤犢犢乳，驪子駒母。

魯仲連引古諺

百足之蟲，三斷不厭。墨子亦引此，百足作馮功，馮功，蟲名，蜈蚣亦足蟲，

馮功之蟲，三斷不僵。僵讀鞠躬之躬。

劉向別錄引古語

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

鄒子引古語

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魯定公記載古語

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珠。

韓非子引諺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奔音僨。

文選注引古諺

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列女傳引古詩
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尉繚子引諺
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史記、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劉子引古諺
深不絕涓泉、椎子浴其淵、高不絕邱陵、跛羊遊其顛。
莊子引野語
聞道百、以爲莫己若。
莊子引古語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賈子引鄙諺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又引里諺
欲投鼠而忌器。
鄒陽引古語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武帝賢良策問引古語
良玉不瑑。
中山王引
社鼠不灌、屋鼠不薰。韓詩外傳作穰鼠不薰
公孫宏引古語
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
司馬相如引鄙諺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袁盎傳引
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東方朔引古語二條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列子、察見淵魚不祥、知幹曜有殃。後漢書、水清無大魚。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挺撞鐘。史記、扁鵲曰、以管窺天、以隙觀文。

韓安國傳引古語
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漢書、
強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起鴻毛。史記、
路溫舒引俗語
其地爲獄讞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劉輔引里語
厲木不可以爲柱、單人不可以爲主。
王嘉引里諺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馮衍說廉丹以下後漢書、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此本古語、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人所唾罵、神必去之。
馬廖引長安語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半帛。
李固引語曰周舉傳
皦皦者易缺、皭皭者易汚。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李業傳
殺哥射市、薄命先死。
鮑永傳
機事不密、禍倚人發。
王符引諺
一歲數赦、奸兒暗啞。
桓譚引諺
人之相去、如九牛毛。
二人同術、讒昭讒翼。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本逸周書、
韓嬰詩傳引古語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
虞卿贊引鄙諺
利令智昏。
黃歇傳引語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蔡澤傳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本韓非子。

韓信傳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六韜作高鳥。

野禽殫，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史記。

晁錯傳語曰

變古易常，不死則亡。

韓安國傳引語曰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

李廣傳引諺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郭解贊引諺曰

人親桑名，豈有旣乎。

貨殖傳引諺曰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

史記趙世家三歲。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以齊御爲者，不鞭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修曰。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諺曰。

后妃傳引諺

姜女入室，惡女之仇。

王陵傳引諺

兒婦人口不可用。

王夫人傳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晉子書作諺曰。

衛鞅傳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張儀傳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中山王傳，臣聞衆口鑠金，積毀銷骨，羣輕折軸，羽翮飛肉

甘茂傳

禽困覆車。

王翦傳引鄙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古諺古語載翰逸引。

終身讓車，不枉一舍。

莫三人而迷。又曰，莫來而迷。

惑者知反，迷道不遠。

仕宦不止車生耳。

心誠憐白髮，元情不怡。黯色嫌。魯連子。

不班白語道失。

白刃交前，不顧流矢。

堂上不義除，郊草不瞻耘。

一渠不兩蛟。又曰，一栖不兩雄。又曰，兩雄不並鳴。

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

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

胸藏不招葵，日中不煎韭。

乳犬獲虎，伏雞搏狸。

金可作，世可度。

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

將飛者翼伏，將鬻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

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中規不密，用壁禍辟。

鑠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掘。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遁闕不可復，亡汗不可再。

無鄉之社，易爲委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

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武。

商師若烏，周師若荼。商用少，周用老也。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左傳。兵交。使在其間。今語。兩國兵交。不辟來使。
非宅是卜。惟隣是卜。左傳昭三年。晏子引諺。注。卜夏隣。
民保於信。左傳定十五年。鄭陽速引諺。
居者無載。行者無理。呂覽引齊鄙人諺。言生不辭謀。死不辭忠也。
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鶴。詩小義引諺曰。
貸我東藩。恤我白粱。東藩。魯也。
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方向山經引相冢書。
妍皮不寒。癡骨。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足寒傷心。民怨傷國。並史紀通鑑疏引。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梁史。
峴山張蓋。雨滂沛。關關十三州志。
室無滯貨。不爲潤屋。
鬻棺者欲歲之疫。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漢書引諺。
猶糠及米。漢書引語。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漢書引楚人諺。
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司馬遷引諺。
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史記引諺。
貴易交。富易妻。
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後漢書引諺。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漢詔傳引諺。
智如禹湯。不如常耕。以下齊民要術引諺。
耕而不勞。不如作暴。
子欲富。黃金覆。謂秋蠶。蠶柴壞多根也。
夏至後。不沒狗。俱雨多。澤索駝。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借。夏至前種豆候也。
羸牛劣馬寒食下。言其乏食瘦瘠。春中必死。

風雅逸篇卷九

成相雜辭

荀卿作。漢藝文志。名曰成相雜辭。相者、助也。舉重勸力之歌。樂工所謂存不相是也。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障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請布基。恬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忘存勝。羣臣莫諫必逢災。愼謹作順人。叶音見文。叶音邇。論臣過。反其師。待主安國尚賢義。抑讒飾非愚而上同國必喝。過。叶音規。義。叶音牽。喝。叶許規反。易謂罷。國多私。比周逆主蔽與施。高賢近忠臣蔽塞主勢移。易。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賓。叶必鄰反。主之聖。讒人遠。賢能遂。國乃隆。惠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衆。世之災。妬賢能。嫉賢。知政任惡來。惡來反。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衆。與樂同。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世之禍。叶許規反。愚賢上。子胥見殺自申。祖。稷。公。得之。強配五伯六卿施。叶上聲。世之愚。惡大儒。道方不通孔子拘。屈。爲三絀。春申道殺基。畢。輪。約。論作。輕。馬牧基。畢者。思。亮在。昔。世如是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辯賢。羅。音陂。文武之道同伏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主治之極復。後王。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治。後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詩。結。古形。當作形。水至平。繩不絕。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勢。直而用抑必參

天。天叶鐵因反。世無王。窮賢良。暴人爲家。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事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教富。君子誠之好以待。慮之教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海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蹙。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

右一章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尙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記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德叶音倍。辭叶音俄。大人哉舜四字爲乙小句。舜授禹以天下。尙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禹敵。任之天下身休息。禹與畎同。得后稷五穀殖。蕃爲樂正鳥獸格。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其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溥十。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溥一作傅。皆讀爲敷。契元王。生昭明。居於砥石。即堰柱也。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牟或作務。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用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爲先。此一節有脫誤。患難哉。阪爲先。尤不可曉。姑闕。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謀叶音麾。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暴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穿。大迷惑。怪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暴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鄭人。遂叶去聲。我獨自美覺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始。忌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上蔽。失輔勢。任用讒夫不能制。執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對衷。言不從。恐爲子。言身難。因。遂諫不聽。鈞而獨。鹿與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右二章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形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尊服。利往卬上。莫得經與執。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要私王。君法儀。禁不爲。莫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執它歸。刑稱陳。守其銀。堰同。下不得用輕私門。非嗣有律。莫得輕重。城不分。請牧祺。用有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術。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請當作情。參伍明。謹施賞。賦斂者必得。臣者復期民反誠。言有節。叶音即。稽其實。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以明若日。上通利。隆遠至。觀法不決見不覩。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遵將之無鈹滑。下不私請。各以官。舍巧拙。鈹與披同。滑與汨同。音骨。臣謹修。君制綦。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之成律貫。

右三章

佹詩荀卿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盲。幽暗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縫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慈革二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顯。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鴞爲鳳凰。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鄉天不復。愛無疆也。千秋不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拱手。時幾將矣。與愚亦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得志矣。忠臣危殆。讒人般矣。璇玉瑤珠。不知佩矣。瓠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刃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戰國策載荀卿與春申書書後有賦云

寶珍隨珠。不知俾今。揜衣與絲。不知異今。閭妹子奢。莫知媒今。嫫母求之。又甚佳之。兮。以聾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謂其同。按戰國策及韓非子荀卿爲蘭陵令。春申君書後有此賦。即荀子書中佹詩之少歌也。佹詩其爲春申君作乎。何書後之賦。正陳其少歌。而不今其文。故著策者別出耳乎。抑亦卿與春申書自節之乎。不可知也。又按春秋後語載蘇秦上秦王書。書後亦有賦。此一節而後世類書引之。以爲蘇秦之詩。豈戰國文體固若是乎。蘇語今附此後。

蘇秦上秦惠

言語相結。盧藏用春秋後語注曰。結音吉。古韻叶也。下文憑。然。天下爲一。合從連橫。盧曰。橫音黃。兵革不藏。文士並飾。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盧曰。態音替。書策稠濁。盧曰。濁。音巨反。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盧曰。聊音留。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辯言偉服。盧曰。服。蒲北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盧曰。治平聲。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盧曰。信音新。天下不親。

風雅逸篇卷十

葛天氏歌八闋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載民一、元鳥二、遂草木三、奮五穀四、敬天常五、遂帝功六、依地德七、總萬物之極八、

伏羲駕辨楚辭伏羲駕辨、楚勞商只、注、伏羲琴曲、

網罟帝王世紀元辨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

神農氏豐年詠辨樂論、

黃帝龍袞頌樂書

黃帝楊皷曲譜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疏首、登九諫以伐帝桑、黃帝征之涿鹿之野、作楊皷之曲、

雲笈云、黃帝出師訖鹿絕響之野、以楊皷爲警衛、其曲有十、並各有辭、其辭亡考、

震雷驚一、猛虎駭以下闕、吼五、鵰鄂爭六、壯以下闕、崖九、波盪堅十、以下闕、

伶倫渡濟歌水經注、黃帝命伶倫使于夏作

咸墨九招歌劉勰云、帝嚳之世、

虞舜大唐歌尚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鏗然乃作大唐之歌、

招 雍 肆夏 孝成尚書大傳、招雍樂、樂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晉陽 南陽 初慶 朱干 苓落 歸來 綏綏尚書大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理四奧、況四載、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冀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舞條離、歌聲比金、名曰晉陽、儀伯樂舞鞞鼓、其歌聲比大鼓、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冀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綏威、其歌聲比中鼓、名曰初慶、載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鼓、名曰朱干、秋祀柳谿華山、冀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泰叔、其歌聲比小鼓、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鼓、名曰歸來、幽都宏山、冀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綏綏、○王肅解曰、其歌名復禮、其一、

九德之歌夏禹、○周禮、

候人兮歌呂氏春秋、禹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令妾候子塗山之陽、乃作候人子之歌、實始爲南音、○二南是其遺聲、及其變也、流爲淫音、南之爲言任也、任與妊同、

九辨 九歌啓、○山海經、啓上九辯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

燕往飛歌呂氏春秋曰、昔古瞽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天帝使燕往飛之、遺五色卵、二而北飛、於是作燕往飛之歌、實始爲北音、

破斧歌孔甲、○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蒙山、天大迷、入民間之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乃且也、或曰、不勝之子、是必有殃、后乃謝之以酒而子之、後折據斧破其足、逐其守者、孔甲曰、嗚呼、有命矣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晨露湯蔚綠曰、湯命伊尹振鳥陵、獻晨露、

滔魄師涓爲帝辛造、

武宿夜武王、○禮記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曲闋三字名、○正義、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歌樂歌以得待日、故名焉、○荀子、武王伐紂、馳于牧野、○蜀書、武王伐紂、前歌後舞、

九夏周禮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屬類也、

王夏一、肆夏二、昭夏三、納夏四、章夏五、齊夏六、族夏七、祴夏八、驚夏九、

繁遏渠國語、先王全奉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注、肆夏一名樂、招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采齊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注、趨疾、○禮記作采齊

新宮儀禮燕禮、下管新宮、注、小雅邇、左傳、宋公賦新宮、大射義、乃管新宮三終、注、管、謂吹笙以繼

鳩飛國語、秦伯賦鳩飛、注、鳩小雅之首章、

河水左傳、晉公子賦河水、國語注、河、黃河、

明明 崇禹 牛岡 邁周 昔世 保釐 嘗 人奏萬獻、○明明三終、奏於廟上、閒二終、注、詩篇名、

辛餘靡歌呂氏春秋、周昭南征、乘石、還涉漢梁、既陟于漢中、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乃封之

于西鄙，因追思故處，實始爲西音。○西音在秦爲秦聲，漢賦云，起西音于從柱，謂山上之音，故樂曲盛于西也。

在六朝爲清商曲，唐有伊州、涼州，皆在西方，西屬金，金上聲，故樂曲盛于西也。

茅鴟 左傳，剽不敬。

北里 靡靡 文中子，聞龍舟五更轉歌之曲，曰：靡靡之音也。

激楚 文選上林賦，鄭女謳齊宣。

流風

陽阿

延緊 梁元帝纂要曰：古樂曲。

折楊 皇荂 莊子，太音不入於俚耳，折楊皇荂，則盡然而笑。

引商 刻羽

流徵 宋玉對楚王問。

邪許歌 學重勸力之歌。

嘘唏歌 與邪許同。○劉晝曰：伏臘合歡，必歌采菱，采石艇舟，則必歌嘘唏。

涉江 采菱 陽阿 又見前。○楚辭招魂，陳鐘按鼓造新歌，涉江采菱發陽阿，涉江，采菱，陽阿三者皆歌曲名，即上句所云造新歌也，既作楊荷，舊本云，涉彼大江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楊荷，此何嗥喻司馬相如凡將篇，淮南鄒棄舞嗥喻，嗥喻，曲名，喻音歲。

于遮司馬相如上林賦，淮南于遮注，于遮，歌曲名。

顯歌 上林賦，文成顯歌注，文成，遼西縣名，其人善歌，顯，益州顯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顯即滇字。

凱歌 周官樂師，凡軍大獻教凱，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所以樂享也，漢志，曲也。

蠟歌 韓詩內傳，○巴人纏歌，說文，纏歌，巴渝歌，蜀王爲製歸雅之曲。

歸雅之曲 蜀王本紀，蜀王妃思其父母，歸葬，蜀王爲製歸雅之曲。

幽魄之曲 蜀王本紀，秦惠以美女遺蜀王，不習水土而死，葬之石鏡，王遣思之，作幽魄之曲。

離鴻 去鴈 類生三曲歌春。

明晨 焦泉 朱華 流金四曲歌夏。

商飈 白雲 落葉 吹蓬四曲歌秋。

嚴凝 流陰 沉靈三曲歌冬。○王子年曰：師涓宮衛靈公之樂，實列代之聲，造此清曲，靈公耽而忘倦，晉伯王諫曰，此亡徵也，靈公不聽，遂爲沉靈之音，無會于恩雅，靈公乃去衛，聲師涓悔之，誤而聽，

輕風流水之詩

昭嘉秋稻之時，子年曰：阿嬌二山，沒子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皆女居之，四時聽蒼之清音，金石之沖，[illegible]

水客吟 文選有[illegible]子史，越宮室，越勾踐選名山神材而獻之，使水客三千餘人，入山伐木，皆有鄭袖之心，而歌水客之吟，水行注勾踐使工人伐樂，勾踐貝歌矣，久不得聞，工人憂思，作水客吟。

勞商 楚辭。

清角 師曠作韓非子。

流徵 滌角 師曠。

右自葛天氏八闋，訖于師延滌角，有篇目，亡其辭者，存其名義，爲風雅逸篇終焉。

風雅逸篇後序

是編乃太史楊升菴先生所編集也。弈讀而說之，蓋謂六經之言，精而不弊，故常也。言辭之精粹者爲言辭之和平者爲風雅，風雅至聖賢而止也，聖人之道，主之以淵微，出之以禮讓，而養之以風雅，欲補風雅，不取近古，則其失滋遠，是編總十卷，凡先秦以上歌謠聲詩，其巨細短長歎呼悲怨之類，悉以收錄不遺，下逮諺語，亦在采穫，蓋雖或雜於後世所引，而淵源固古人之遺也，其開闢以一言再言而足，一韻再韻而足，百字累百字而足，要之皆至理所寓，人不皆聖賢，至其言或喜或樂，或憤迅，或感慨悲歌，或激烈，或貞靜，或幽隱，或微靈怪，奇可異，驚可訝，及其歸，皆不越乎彝倫日用，是亦聖賢之徒，而還風雅者所不棄也，是編既出，則風雅當有所補，而與籍亦全交，先儒謂三百篇後，當續以楚辭，予謂楚辭肆而怨，又謂當續以陶詩，予謂陶詩偏而隱，有二者而不流，此編是也，升菴復古之志廣且勤，又奚夫文體靡下而用其意者也，業詩者試並觀焉，正德戊寅二月，慶陽韓奕大之序。

羣仙降乩語

周履靖輯

羣仙降乩語

周子梅墟運乩名仙而仙集各贈之篇章何以故周子固倫〻湖海超然塵滓而平生躭詩嗜字無一日廢咏是以得仙且得詩其氣所符合然也俗夫營〻睥睨仙將遠引而避之寧肯為之下乎即詩亦靡佳思矣或曰然則世果有仙歟曰覽傳記當有之設直譬曰無則三尺之乩運以目不識字一童子彼其懸筆而書捻韻而吟突起而俯仰下上者何物也或又曰徵仲勉之履吉道復太初子瞻少游魯直元鎮仲珪啟南希哲及僧方瀾諸人未聞名注仙籍也昌為乎來哉曰此輩文人身死而神不枯滅又仙中之英〻翹秀者也若夫山瀾之瘦煉形載魄以要長生而其腹空〻無秋毫翰墨者即登上清游九霞矣仙之云

萬曆庚辰四月八日

前進士刑部尚書郎彭輅譔

羣仙降乩仙語序

天下事有絕奇而不可以理信者又較然昭著而不容不信者語曰神仙無憑蓋難言之矣曾常讀南門子真仙集盛陳其附乩沾筆之語侈之詩歌至合仙凡如同面語南門子數數勸余陳其大凡輒口唯而心吻之曰雖然迂虛語耳又常以符籙召致之方授余余湯藏之箱篋中不啻吐棱矣今年春余外從子李生讀書齋中生少年風慕黃白之事數之海上望蓬萊諸山與諸黃冠者游謂石室風雨之遇可立至目更眩烟霞生言頗誕不可駁及是發余所藏狂頓躁嘎遂援乩試之生喃喃禹步而嘘之立須臾乩稍稍動撥作聲生稽首余亦稽首令二童子牽之遂大書數字始模糊不可辯後知為支山祀公至已而衡山文公至已而五岳黃公雅宜王公白陽陳公太白孫公東坡蘇公少游秦公山谷黃公雲林倪公梅花道人石田沈公冬溪瀾上人踵至往往有贈余之作每一人至則書曰某至去則曰吾去矣其間留名而不詩者詩而不知其名者名而不見往牒者不可枚計其有呼酒舞筆作狂態如不絕炷酒不絕浮凡下亦往往灑灑有聲如零雨狀不知其何神也亦踰寸晷而若身歷古昔與先民對談余始爽然物外自失其故吾於是益啟其信心在座者皆合掌拜起爽如迂屠家矣至若其詩中語亦屢

屢道其故實如支山公雅宜公余素慨慕其墨妙則為余譚筆意梅花道人往歲余偕李生謁其墓祔祖久之寒鴉古木宿草荒原見于憑弔之作今亦道其謦欬悵焉而冬溪澤上人則又余少季交也語輒煦煦如平生噫亦窈冥難測哉余秉筆諸名士後為風雅之業及所降筆皆夙所向往如是而洞府諸儔則亦罕至焉豈氣味所投無間幽明哉夫一語一作往往所知疇謂暗室可欺鬼神為幻也自後李生數遊諸生間不休諸生覽贈余之詩皆為非塵中語云

萬曆庚辰四月朔旦嘉禾周履靖識

群仙降乩語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謹輯

文衡山

吾生蹈箕潁閱世豈修名丘壑胸中畫風篁醉裏遥山迷黛色流水漏琴聲積雪千巖霽松稍露淺針

黃五岳

五陵曾俠少已任酒人名壯氣凌龍劍清音協鳳笙自耽泉石癖不羨廟廊聲聞道南湖社詞鋒銛若針

王雅宜

風流追逸少今古盡知名白眼兵廚駕清音子晉笙遊喧無漢姓作客有秦聲浮世何須問金冊不用針

陳白陽

振策過青城曾傳仙隱名石邊行採藥花裏坐吹笙雲覆秋潭影松調夜壑聲知君莫誓帖用筆似懸針

孫太初

生前惟嗜酒身後豈沽名香篆成龍爪寶裳引鳳笙落花旋舞能擊竹助歌聲君是龐公隱門前草似針

蘇東坡

曾歷先朝事金閨早藉名青藜燃夜火碧玉弄春笙雪眼峨嵋色濤翻淮海聲清標頻入思不必用詩針

秦少游

久謝人間世徒聞達者名甘泉曾獻賦嚮谷漫鳴笙月露寒無影風泉暗有聲知君十居好喬木待遷鶯

黃山谷

金馬誰為貴文章空負名玉堂曾染翰綠嶺解吹笙處處青山色村村杜宇聲不堪求友思春盡尚聞鶯

倪雲林

雲歸泉壑久不復憑時名水上梅花影風前玉葉笙往來隨鶴馭歌嘯冷鸞聲日暮空山裏嚶嚶尚聽鶯

梅花道人

羅浮遊人夢千古道人名筆底生春色雲中泰玉笙空山明月影野寺暮鐘聲寂寞松丘裏春風幾聽鶯

沈石田

吾愛林處上孤山獨擅名梅花千樹雪桃葉一枝笙今古誰同調風流有後聲偶來春思好處處有啼鶯

祝枝山

草聖通三昧鍾王自得名臨池曾擅草倚閣漫調笙我謝吳門跡君傳構李聲乍看无筆處窓外囀流鶯

澤久溪 衲子

多君是客星意已薄深名目揭黃庭帖時鳴碧玉笙浮雲看世能白雪動吟聲一枕東林晃山窓聽曉鶯

符使

燭冷至誠退諸仙去不來夜深寒月落誰把洞門開

群仙和韻

回道人

拂衣遥過岳陽樓萬里雲開四顧秋宵宵鶴聲雲外落一天秋露滿滄洲

雲房子

呼酒重來堤上遊蕭蕭木葉下清秋月中桂樹扶疎影不斷天香醉倚樓

無上宮主

忽下聞雲韶清幽可遯名門無俗士跡蹊有踏歌聲醉卧窓前月閒吹洞裏笙涼風飄桂粟滿地灑金莖

鍾離雲房

獨秘乾坤老誰能知我名雲來迷鶴影月出度砧聲爾草黃庭帖余調碧玉笙江南風物美九月採蓴莖

曹國老

吾愛烟霞僻平生隱道名醉餘卧花影夢醒覺禽聲溪月如懸鏡松風似奏笙遥思仙掌上玉露浥金莖

采荷

天地全真氣烟霞浪得名龍吟海雲色虎嘯谷風聲有時吹玉笛何處聽瑶笙夜氣清如許仙臺濯露莖

果老

太古涵真氣中條暫隱名浮雲世上態流水月中聲興來時策蹇醉裏復吹笙長嘯天風外瑶林採玉莖

湘子

去國曾遺姓臨關始出名久離塵外跡常聽頌頭笙掃石雲流影臨風笛弄聲梅花堤上過拂袖墮花莖

崖老

乍下人間世何須問姓名杖頭携片月雲外度孤笙翩翩臨水影窈窈步虛聲醉罷秋江上沙鷗宿蓼莖

何姑

山中無曆日世上豈知名欲學全生術還聞絕調笙松間雲度影石上水流聲欲作中山釀還須採菊莖

方壺樵叟

梅堤亦隱居終日卧閒雲春色花間滿清音竹下聞茶爐烹雪水木榻掃塵氛靜裏攻詩筆苔生篆文

昌無心

西風吹短褐萬里忽經秋把酒光浮月披襟凉滿樓霜前過塞鴈烟外傍沙鷗山林日無事雲水足盤遊

同老留別

梅花堤上賦梅花盡日長歌興未賒回首白蘋江上晚一聲長嘯散流霞

無上宮主吟退

誰識洞庭湖上客不辭斗酒醉江天夜深凉露吹衣袖月照丹爐控紫烟

無上宮主

仙遊歌

周生持萬安國所作群仙卷乞言余縱目見其瑋麗自涓子以下數百人皆在焉為一歌以付之覽者得其旨趣亦若夢遊三島矣

君不見蓬萊縹緲三山幽天風萬里群仙遊光分日月五城界春滿烟霞十二樓洞門桃花歲仍歲江上青山秋復秋吹笙跨鶴逍遥侶煮石烹雲導引流仙遊仙遊上玉京翩翩自適春風情採芝遥入白雲去千巖萬壑流清聲盼石上之清泉攬松間之游鹿居雲中以養鶏向巖間以抱犢老天地兮不知出塵埃兮高蹈赤城泐渺連天台迷花宿霧臨瑶臺有時數聲紫簫起忽如千樹梨花開又不見應真西來道路賒情藍法座披袈裟金毫照徹三千界刹爭恒河百億沙無欲皆成羅漢果有因能入梵王家一燈長照無生處雙樹全開優鉢花嘆浮生之易邁感白日之[illegible]征魏文禮樂空丘壇宵寶客皆

棒荊夜火人驚赤壁水秋風鶴唳石頭城主人有酒三百杯我今暢飲休相推風光如此不盡醉空負堤前幾樹梅遨遊大塊忘情親縱酒高歌楊柳春平江猶照古時月不見當時對酒人手持綠玉杖脚踏青雲梯五嶽尋真不辭遠三生悟入先天機青牛老子誰能扳西來紫氣浮函關一從令尹遥相待著就千言竟不還雪山瞿曇悟空寂拈花一笑方開顏宣尾道德貫日月萬古儒宗名不絕中有冥栖辟穀客修真自慕浮丘伯吐納朝霞養谷神姿凝秋水瓊枝白笑攬千峯捨紫芝冊成九轉登仙籍秋來我與涌如瀾萬里長風度海關有酒與君須盡醉世間名利捲如閒無上宮道人題

古鄭吳道人以符籙游江淮間所至倒屣今年秋仲持縣笛來嘉爲余乩召八洞諸真揮灑翰墨余因出前時降乩語索和八公者相尾爲各成一章語言玉雪筆畫蛇龍一時觀者駭絕所稱回道人無上宮主昌無心皆呂公別稱降筆尤充溢仙遊歌題刻石群仙卷首併他雜咏皆公所錫也道人亦仙中人挾術奇甚每有倩召則縛筆乩上憑虛乩懸之揮霍時颯颯如風雨

城中好事者靡不傾動無俟余之矜張獨鶴聲所得之夥較前成兩重良遇耳萬曆庚寅出秋日題於太虛堂

和群仙降乩韻

履靖四首

余本忘機客無人識姓名荷鋤春種木帶月夜調笙雲窗侵衣影溪逕隔市聲研硃寫丹訣露滴在松針

其二

跡是愚公隱栖非傲世名種梅同楚玉斲竹製秦笙雪汎茶烟色泉翻澗壑聲鶴衣從百結不用客縫針

其三

栽梅偏傍竹此地可逃名溪靜時垂釣堂虛夜弄笙筆花狂灑墨歌雪細飄聲午夢憑誰喚春林處處鶯

其四

荒墟聊屏跡不爲羨虛名茶熟能醒酒泉流似聽笙露滋花有態風定竹無聲徑僻無人遇唯聞出谷鶯

彭中溪輅

梅以君成趣君因梅起名落時聞玉笛閒處引瑤笙隴月參差影溪流斷續聲烟霞原有癖醫扁莫投針

其二

高卧渾忘世孤標不藉名三間溪上屋一曲石邊笙池墨浮雲色天風引珮聲長歌白水調時對綠楊鶯

未韻押針字不妨梁以前有用之者且衡山諸君逝矣豈復赴唐禮部試哉而拘拘焉惟沈約之從也

文文水嘉

自得山家趣何希隱士名花濃頻中酒月曉漫調笙梅雪分呈巳松風合起聲君歌婦能聽一會罷金針

其二

翰墨參無嗣君能博藝名臨池摹晉帖倚閣弄秦笙俗屏中林迹人傳北郭聲我來乘逸興花下聽林鶯

皇甫百泉汸

縹緲清溪上周顒舊有名問調松下鶴醉弄月中笙卧竹雲添翠敲梅雪有聲我詩類駕語誰得度金針

其二

崑陵遠相涉還羨逸人名霞館文犀簟雲林紫玉笙再蘿殘月影隔浦暮鐘聲遁迹黃茅下春樽聽早鶯

張王屋之象

扳山和靖後君擅愛梅名吟處青琅管花前翠
鳳笙栖林隨豹霧卧竹聽猿聲適意滄洲上呼
童作釣針

其二

尚士流風遠翛然悟幻名焚香常拨藻對月屢
吹笙谷口躬耕跡床頭弄笛聲時時一縣酒新
曲聽調鶯

侯二谷一元

十里梅花塢遥聞隱者名溪邊閒下釣石上漫
吹笙愚谷終栖迹蘇門引嘯聲有時留客醉喜
試杖頭針

其二

已謝塵中事兼邀世外名齊門差抱瑟緱嶺欲
鳴笙月曉千山色風秋萬木聲觀泉扶竹杖谷
口早聞鶯

李珠山奎

風袍文囿癖終成達士名風清三弄笛月白一
吹笙待鴈傳音信呼猿引洞聲看君揮異妙垂
霖與懸針

嚴紹李從簡

夷爾鷗冠子翛然却利名享茶融雪水跨鶴按
匏笙梅月横斜影松風簫瑟聲問奇時有客侑
酒昵春鶯

其二

小山聊遠俗大隱不知名野酌鄰家釀清吟雲
漢笙松花留鶴印澗響吝琴聲夢覺東窓曙枝
頭鬧早鶯

佐謙謙俊卿

仙源信冥莫流水蕩浮名莫測雲深處徒聞日
暮笙巖巒多鳥跡谷靜鮮人聲況是桃花月千
峰啼曙鶯

王沂陽文禄

跡寄林皋下梅顛是隱名人吹何處笛鳥奏隔
林笙山暮窓間晝泉分竹裏聲客來烹綠茗無帶
露燎松針

其二

白苧村間客裁梅得著名青山時倚杖瑶圃
聞笙迺老堪同調何郎已抗聲披襟謝塵侶把
酒酹林鶯

馮養白皋謨

已占群仙籍何須千古名鶯領來逾鶴緱由遍
晉笙帳裏梅月影枕納澗流聲莫是鶯雛手度
君能繡針

莫秋水雲卿

君抱烟霞癖超然物外名臨風歌玉露對月拊
璃笙梅蕚臨窓影松濤帶澗聲一塵渾不到隔
葉語黄鶯

方研山大年

巖壑君能趣因之避世名臨流好垂釣見月愛
吹笙皆學深苔色窓虛夏竹聲偶然乘漫興看
爾無懸針

其二

蘇門長嘯者嵇阮近齊名野竹通寒渚清風來
暮笙雲霞高卧處車馬不聞聲青草衡門下唯
聽柳外鶯

李景崗九標

何遜當時興能梅獨著名裁詩常倚閣調鶴自
鳴笙謾舞月中影高歌醉裡聲有時還把釣稚
子爲敲針

其二

雅抱凌虛志渾忘用世名撫琴撫苔石拔月奏
華笙雨混遥山翠泉飛隔竹聲浮埃元不染妙
術有金針

張樵溪服采

休栖微士榻縣卦酒人名蘿月懸秋鏡松風激
夜笙獨諧泉石趣遠隔市廛聲杜結蒙湖上新
詩共爾針

其二

深棲有潛德豈復戀浮名客倚雲邊訣人吹月
下笙閒來調鶴舞靜裡撫琴聲春卧山窓曉猶
聞出谷鶯

姚玄嶽冗

神遊迺夢寐仙降著詩名靜隱烏皮几閒調鳳
羽笙徑幽無屐跡樹密閣禽聲和對羅浮月聊
將俗慮針

其二

披褐就玄卧寰中已避名乘風時馭鶴趺石靜
調笙衣染烟霞色琴諧山水聲翛然遺世意不
復聽春鶯

許夢萱文豹

逋客去我久之子復齊名里綴牛腰束神遊鶴背笙寒梅香可嗅夜壑水多聲遍識周郎妙囊錐已脫針

胡僎泉天錫

倚梅成獨隱山長舊知名澹影舖窓月清音徹夜笙翠雲南澗色丹葉北風聲但得竿頭趣磻溪釣用針

陸平泉元厚

神宇寄明情自得野仙名運乱揮玉局展筆拂桃笙丹書傳妙訣玄蕃動芳聲曾與羨門約遂山聽早鶯

朱漁亭象衡

仙靈知爾降借問幾留名五夜青霓伏雙童白玉笙人間遊客夢天上步虛聲髣髴神將去空村聞亂鶯

陸梧陽鳳儀

當年吳干士今識列仙名已作遼東鶴還吹綠嶺笙龍蛇書舊跡珠玉吐新聲我欲尋真侶詩求伐木鶯

陸景山相聖

衡門栖逸客墨妙擅芳名日戲玄翁法時吹碧落笙月簷梅索嘯花塢鳥調聲貰酒尋詩伴玄詮透一針

其二

梅丘藏野興寄傲却蝸名花氣常薰酒松風併入笙丹霞餐大化綠綺奏清聲春淺池塘草青

青細似針

徐春門弘澤

張生昔有譽之子近知名寫殘五鹿筆吹徹九華笙思逸能超俗詩工已著聲荷君貽尺牘佩我學懸針

徐景虞弘沐

爲識梅花趣非躭逸士名閒披白石譜醉和紫鸞笙滌翰蛇驚跡戰詩鳥聞聲東巖富松竹適意在林鶯

陳龍川燿

放浪梅顛子迂疎不負名霞蒸丹竈火風度碧琅笙筆走龍蛇態詩傳金石聲群仙留白雪我亦後賡針

李九疑日華

浪跡雖塵世南宮已注名長空時馭鶴薄暮自調笙雲路秋疑近星河夜有聲天孫若相問爲借七襄針

徐龍皋學禮

睥睨烟霞外多君踐逸名傳鶯書柿葉引鳳理桃笙短榻閒雲思曲池流水聲增前芳草綠春暖客如針

莫謙所爭能

解纓逃世網仙侶亦知名墨妙鍾王筆情諸鸞鳳笙高山琴裏調流水夢中聲一醉瓶簷下醒來聽谷鶯

白岳山松窩子

採藥陟江城遙聞大隱名門依五株柳鶴御九霞笙舞袖松前影戰詩竹下聲臨書追逸少綿內裹金針

白岳山百歸道人

就李栖霞客中山舊有名雪岑橫玉笛緱嶺下瑤笙鳥掛窺窓影猿驚落澗聲興來三弄處天姥亦停針

平野戒襄

空林梅是伴高致以顛名蘿薜裁爲服貧營截作笙江雲流僻徑谷水奏清聲寂寞無人到唯聞高樹鶯

定湖真謐

人多趨要路君獨慕仙名不弄伊桓笛寧調子晉笙芝庭浮紫氣梅塢隔凡聲瀟灑東林下啣杯醉聽鶯

悟竹思達

郊原深隱處有客欲逃名月下幾回飲花間一弄笙徑留漁父跡門引澗溪聲古調君能續何疵可用針

秋潭智舷

東郭爲園僻真堪隱姓名看雲凭鮮石卧榻聽隣笙陋巷迴車轍孤鍾遠寺聲還憐梅發處樹樹叫春鶯

其二

遥聞武陵客獨往問溪名綠水幽人宅白雲何處笙衣裳遺漢製雞犬自秦聲幾日深山裏行吟和早鶯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

翁方綱撰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 略例八條

五言詩續鈔者，續漁洋先生五言詩鈔也。先生鈔五言詩，自漢至唐，凡十七卷，八百十五首，以接踵風騷，有餘師矣。顧於杜韓以下，寥寥焉，豈果以爲後來作者皆比於變體耶。愚於七言，尚引申而補綴之，況五言乎。用敢竊取先生論詩大意，續鈔諸家之作。庶幾仍不乖於先生前鈔之旨。觀者幸勿以形似間別之。漁洋先生云：昔荀綽撰五言詩美文，其書不傳。愚按隋書經籍志注云：宋太子洗馬劉和撰，注二書雜詩二十卷。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此下又云：荀綽撰詩鈔十卷亡。此志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連上爲文，是宋太子洗馬劉和撰，先生乃誤連下荀綽撰讀之，非也。其云亡者，則合言之，是陷志所稱五言詩美文已不存耳。此在昭明文選之前，而其目云古今五言，是固以五言繼三百篇之後，與昭明系東哲補詩同義矣。然則鈔五言詩，必通徹古今上下風會論之，固不可泛濫無歸，離經而忘祖，亦豈宜執一而廢百乎。但在詳學者，慎之又慎，期於溫柔敦厚，勿失其本，斯得之矣。

先生論五言詩，意在含蓄，不使說盡，充斯義也，數十韻以外之五古，皆類急管繁絃，幾於放鄭之旨矣。然此中有本焉，先生獨未鈔何遜之二十四韻、江總之二十韻乎，或曰，此雖長篇，而句法不似杜韓以後之縱宕也，故鈔之。若句法太縱，豈其古義歟，故先生又每謂柏梁體、枇杷橘柰棃梅，在七言則可，施之五言則不可，亦此意也。愚嘗之曰，盡亦思其本矣。句法之縱奚例焉，同一南也，雖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忽排至五言八句，無害也，同一雅也，或不知叫號，或慢慢動勞，忽排至五言十二句，無害也，且周頌、商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受小球，受小共大共，排宕展拓極矣，豈其句法之是例乎。吾故謂杜韓以下之五言詩，即陶、謝以上之五言詩，無二理也。

先生又云三卷，今之傳世者，子堅詩固無多，然就隋志致之，子堅詩，固未可輕疑矣。蓋詩中自有真醞釀處，求之想傳者本不多耳，而杜公每稱之，又謂太白似之，是獨盛推迪功，且還欲以有明諸君子，直接六代三唐作者，其固未能辨也。若求之徐、高二家，則迪功於言氣體，子業猶存真詣，高勝於徐，何待言哉，而先生李滄溟、唐調，蓋以古調者，在所宜鈔，唐調者，在所不宜鈔也，然豈其然乎。

古調有草柳而無王孟諸家，遍以叩諸學侶，竟無能答者，蓋先生意中，以古調、唐調爲此編所界久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之兩言者，蓋漁洋先生平生篤信而圭臬之，故其論太白則曰，有吾師舉先生三昧集，有王孟諸家，而無草柳，五言時奏，其實論詩不宜如此。

先生唐賢三昧集，姜西溟序之曰，新城先生選五七言詩，所以別古詩於唐詩，此即先生意中，區別古調唐調之旨，蓋先生偶以語姜，姜又不善措詞，此固非詩之通論矣。今欲續鈔唐五言，則牽杜之間，豈得不以右丞爲大宗乎，李滄溟選唐五言，雖不足爲式，然首取魏、鄭公述懷，則此篇實上接漢、魏六朝，下啓三唐，即宋元以後，皆當知豆不就者也。愚今續鈔唐宋五言詩，其前仍必鈔唐初一卷，亦寓不來備之意，首即魏公述懷此篇，次即先生三昧集所錄五言，王維、孟浩然、王昌齡、常建、四家之作，爲一卷，然後接此下目次，斯於五言詩，有餘師矣。

天地山川風景，萬古如一日也，而作者時地，與所值事境，萬有不同，斷無人人，貌爲紹古之篇者也，如謂必七言乃深切時地，五言尚宜效古，試觀二蘇送梁子熙四言詩，豈得以韋孟四言繩之，四言尚如此，況五言乎，愚嘗謂詩選開卷，必先以擬樂府擬古感遇諸作，猶之刊類帖者，開卷必黃庭、樂毅、洛神、蘭亭，蓋自趨勒石傳於後也，如有所成一題，即有合於古樂府者，自應高舉一格也，若無端而貌古，則陷於言詩必裒諸古調，豈但必裒諸古調，抑且須先熟講三百篇，然後知立言之本也，若結構成章，則必以杜公五篇冲淡之大路也，縱之則極暢於蘇黃，斂之則結穴於道園，依然先生紹古之微指圃。

漁洋所言詩，若自秦州入蜀紀行之作，篇篇可鈔，即至晚歲之詣乎，此中伸縮精微，不可以貌論也，愚於論詩，深不滿趙秋谷以後，嗜異者，集矢於漁洋，而於代不數家，家不數篇，總唐、宋、金、元二百十一首，接前唐初卷，後附爲八卷。

嘉慶元年，歲在丙辰秋七月朔，內閣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識。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目錄

卷首 初唐

魏徵鹿一首
述懷
王右丞二十首
贈劉藍田
贈祖三詠
戲贈張五弟諲
奉寄韋太守陟
和使右五郎西樓望遠思歸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送宇文太守赴宣城
送別
濟州送祖三

送綦毋潛落第還鄉
別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
藍田山石門精舍
青谿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丁寓田家有贈
渭川田家
春中田園作
過李揖宅
宿鄭州
西施詠
襄陽十八首
登江中孤嶼贈白雲先生王迥
秋登蘭山寄張五
湖中旅泊寄閻九司戶防
宿揚子津寄長山劉隱士
夏日南亭懷辛大
尋香山湛上人
宿天台桐柏觀
峴潭作
題終南翠微寺空上人房
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
耶溪泛舟
彭蠡湖中望廬山
登匡門山
遊明禪師西山蘭若
疾愈過龍泉寺精舍呈易業二公
萬山潭作
早發漁浦潭
歲暮海上作

王龍標十二首
塞下曲二首
鄭縣宿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首
聽彈風入松關贈楊補闕
樊氏尉沈爽宗證洛南路留贈
同從弟銷南齋翫月憶山陰崔少府
巴陵別劉處士
宿裴氏山莊
齋心
江上聞笛
趙十四兄見訪
過華陰
常尉十一首
送李十一尉臨豁
送楚十少府
江上琴興
宿王昌齡隱居
聞鶯臥雨行樂至山館稍次湖亭二首
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宮人
夢太白西峯
晦日馬鎧曲稍次中流作
西山
弔王將軍墓

李太白十首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岳江陵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一作晉中
遊太山六首一作天寶元年四月從故御道上太山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蓟門紫極宮感秋作

杜工部二十六首
望嶽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
寒盧子
九成宮
羌邨三首
北征至鳳翔到鳳翔州作
留花門
萬丈潭同谷縣作
飼門
庾頭山
病柏
枯柟
大雨
四松
水檻
舟船
晚登瀼上堂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一作刈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稚撿子阿段往鵲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又上後園山腳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望嶽

韓文公六首
秋懷詩十一首
感士

酬張籍
寄崔二十六立之
瀧吏（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白香山三首
贈爾
寄唐生
遊悟眞寺詩
杜樊川四首
張好好詩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一作送人）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題宣州開元寺（寺在今東晉時）

卷四宋一

歐陽文忠五首
送唐生（一作送唐秀才歸永州）
吳中石曼卿
送曇穎歸廬山
送滎陽魏主簿廣（一作送廣）
答原父（一作答劉貢父）
梅宛陵二首
范陵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
陸子履示秦觀寶（其文曰二十六年皇帝虞張井天下諸侯黔首大安賜爲皇帝乃留丞相斯鄭法度盡則不一嫌疑者皆明□之）
王半山七首
張明甫至宿明日遂行
寄吳氏女子
游土山示蔡天啓祕校
遊草義寺
彈起
同杜使君飲城南
自州追送朱氏女弟宿木瓜僧舍明日度長安嶺至皖口

卷五宋二

蘇文忠七十三首
八陣磧
神女廟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首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甘露寺
宿臨安淨土寺
自淨土寺（有字）步至功臣寺
韓子華石淙莊
遊東西巖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
游靈隱高峯塔
登常山絕頂廣麓亭
司馬君實獨樂園
種德亭
聞辨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又送鄭戶曹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與客游道場何山得鳥字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東坡八首
寒食雨二首
弔徐德占
初秋寄子由
聞子由爲郡寮所摘怨當去官
岐亭五首
廬山二勝
和李太（一無太字）白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鴈二首

贈杜介
過萊州寧後望三山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戟時有碎裂淘漱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並乘慈堂老人
連日與王忠玉張金（一作全）翁遊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詩僧登乘雲亭飲參寥泉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感舊詩并引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一九一首字）示坐客
泛潁
小飲西湖懷歐陽宿弼兄弟贈趙旅貶陳履常
東府雨中別子由
紫團參寄王定國
碧落洞
白水山佛跡巖
峽山寺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
遷居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乃得泉
行逢僧問扇與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版作此數句
子由生日
藤州江上（一作下）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卷六宋三

黃文節十首
古風二首上蘇子瞻
次韻子由綿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
次韻文潛同遊王舍人園
拜劉凝之畫像
次蘇子瞻和太白淖陽紫極宮感秋詩韻追懷太白子瞻
次韻伯氏長蘆寺下
金陵

過致政屯田劉公隱廬
觀祕閣西蘇子美題壁及張校家墨迹十九紙率同舍餞才翁學士賦之
陳簡齋一首
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靜分韻賦詩得靜字

卷七宋四

陸放翁三十七首
蟠龍瀑布
醉歌
寒食遣懷
寶劍吟
古意
臥病
雨中登安福寺塔（登開元之塔）
趙將軍并序
心太平菴（菴取黃庭靜名所寓室）
大醉梅花下走筆賦此
訪青神尉廳借景亭蓋山谷先生舊遊也
開元寺小閣十四韻
病中作三首
秋懷十首之二
九月七日子坦子聿俱出斂租殺雞初鳴而行甲夜始歸勞以此詩
開歲平月湖村梅開無餘偶得五詩以焚溺落梅村爲韻
記夢
送子龍赴吉州掾
落花
雜感十首以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爲韻
示子遹
連日作雨苦熱
甘茶山一首
贈空上人

姜白石二首
昔遊詩十五首 二
安汝止知山一首
曹將軍
卷八金元
元遺山七首
箕山
元魯縣琴臺
觀浙江漲
龍潭
送詩人李正甫
同白兄賦瓶中玉蕊
野史亭雨夜感興
虞道園十六首
高竹臨水上 以下本集
月出古城東
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赤城館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寄題新治亭
題倫耳東坡載酒堂二首
應制題王脩甫吳王納涼圖
記子昂畫
寄陳彝仲助教上都作
詠史
畫古木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題千里出峽圖 應制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蘭田

嘉慶癸酉夏始得粵東鐫成五七言詩鈔校本之板寄來刷印與同志共之復續五言詩而書於此曰吾

昔有續鈔五言詩八卷尚未出以示人蓋愚意既有先生之鈔五言十七卷在前矣其續鈔則究未知果合否姑存其說而已今復續先生所鈔平心研覈而深繹思之則續鈔必不可少者也愚所續鈔止於遺山道園寧不願接鈔明賢以後詩耶且先生五首凡例論古漢魏六朝至唐五家而其末一條獨津津說明五言詩且獨舉高徐薛華數公窺見六代三唐作者之指是則豈可嘿而息乎愚者予序此書謂先生所託古調猶沿白雪樓遺意蓋滄溟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先生實準此意以衡量唐宋諸家耳然而滄溟之選唐五言古詩初不以古調界畫之也滄溟於太白但取其詠子房不取其詠廣武於少陵取玉華不取九成三唐五言僅取數首而已豈其古調唐調之云乎哉漁洋之選三昧十種豈其若此蓋漁洋識力超出滄溟遠矣而顧猶斷斷於古調唐調之是區者昔李獻吉吞剝前賢而第慨昌穀之未化烏足以服昌穀乎今以漁洋所自爲五言詩與所鈔五言詩合觀之則末學豈敢欺先生哉欺先生則是欺古人以欺後世矣蓋往復綜覈而實定之如漁洋先生之論五言詩其與所謂未化者歟夫人各有所處之時之地所接之人之事而性情襟抱寓焉而卷軸菁英寓焉雲之行也在山如草芽在水如魚鱗陣雲如立垣約雲如繩水之流也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涇則夫言之短長聲之高下氣之杳急舒斂色澤之疎密濃淡焉有執一格以定之者是故俗學之敝詩教之衰病其不知本而已不知本則空言性靈者病在率易以爲之信其所之皆若可成章者其失也鄙侈陳記誦者呆衍故實以詮義理不知所以調斟之其失也滯泥於故習者遇其所見蔽於所不見其失也偏而雜豈惟公安竟陵之徒盡求其眞際而愈失眞也即漁洋謂空同西涯互有得失則已鑒及此矣而漁洋先生第知以澄鍊淡泊爲超詣則猶未深切乎後學所應歷之階所日履之逕也此事豈有不問何地何時何人而皆以禪寮人定山磬清閒爲悟入者耶淪汩之於五言古詩是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是所謂揣其本不探其末者也若其失於空率失於鈍滯失於蕪雜者則專舉漁洋所鈔十七卷示以正軌一切謬弊皆可滌除矣無所庸於續鈔者爲也昔漁洋先生以少詹事祭告南海出都別同人詩曰匹馬自此去孤懷誰與論趙秋谷聞而譏之雖譏之不害於漁洋大體漁洋原是作王孟韋柳五言詩耳其體段本自如此雖不切何傷然而此後爲之後學者則一時有一時之閱歷焉一家有一家之極至焉況在今日經學日益昌明士皆知通經學古切實攷訂弗肯效空疎迂闊之談矣焉有爲詩而漠趨於空首鏡象以爲三昧者乎吾不敢以漁洋舉高徐薛上接王孟之說爲通途而其論漢魏六朝至唐五家之血脈規矩則一定而不可移易者也不然必以杜韓蘇黃五言示學人則即別鈔一編可耳奚爲題先生之後而云續乎蓋惟其慊服先生此鈔之盡善矣而爲後學者計猶必有俟於引申而類長之下學困知不得不如此細說矣抑又有防其流極者即以昌黎南山詩之博奧樊川杜秋詩之雋逸若皆可入鈔矣其中間或字排連之多其後半感慨無窮之緒皆詩理所必有而實吾續鈔所不必有推此意也可以上下古今之五言詩矣五月廿八日詩境軒識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卷首

清　大興翁方綱正三撰

初唐

魏鉅鹿一首

述懷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戍望平原。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死魂。豈不憚艱險。深愧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王右丞二十首

贈劉藍田

雖開大迎吠。出屋候荊扉。歲晏輸井稅。山川入夜歸。晚田始家食。餘布成我衣。距背無公事。煩君問是非。

贈祖三詠

蟬蛸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高館閑無人。雖居不可道。閭門夜已閉。落日照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秋客汝潁。去年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

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為期。良會近幾日。終日長相思。

戲贈張五弟諲

五弟東山時。心尚一何遠。日高猶自臥。鐘動始能飯。領上髮未梳。牀頭書不卷。清川興悠悠。空林對偃蹇。寄苦石上淨。細草松下軟。窗外鳥聲閒。階前虎心善。徒然萬象多。濟爾太虛纏。一知與物平。自顧為人淺。對君忽自得。浮念不煩遣。

奉寄韋太守陟

荒城自蕭索。萬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噭噭聞歸鴻。寒塘映衰草。高館落疎桐。臨此歲方晏。顧景詠悲翁。故人不可見。寂寞平陵東。

和使君五郎西樓望遠思歸

高樓望所思。日極情未畢。枕上見千里。聰中窺萬室。悠悠長路人。蹤跡遠郊日。惆悵極浦外。迢迢孤煙出。能賦屬上才。思歸同下秩。故鄉不可見。雲水空如一。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與君伯氏別。又欲與君離。君行無幾日。當復隔山陂。蒼茫秦川盡。日落橋林塞。獨樹臨關門。黃河向天外。前經洛陽陌。宛洛故人稀。故人離別盡。淇上轉驂騑。金子悲送遠。惆悵睢陽路。古木官渡平。秋城鄴宮故。想君行縣日。其里從如雲。遙思魏公子。復憶李將軍。

送宇文太守赴宜城

寥落雲外山。迢迢舟中賞。鏡吹發西江。秋空多清響。地迥古城蘇。月明寒潮廣。時賽敬亭神。復解君師網。何處寄相思。南風吹五兩。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濟州送祖三

相逢方一笑。相送遠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人。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

送綦毋潛落第還鄉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頻采薇。既至君門遠。還去君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纔春衣。置酒臨長道。同心與我違。行當逢桂樹。未幾拂荊扉。遠樹聲行客。孤城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

別弟縉後登南龍寺望藍田山

陌上新別離。蒼茫四郊晦。登高不見君。故山復雲外。遠樹藏行人。長天餘秋塞。心悲宦遊子。何處戍征旆。

藍田山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淺舟信歸風。探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蒙蒙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拾級珊輕。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遙陰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雖忘言。

瞑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湖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長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覿。

青谿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谿水。隨山將高轉。趣遠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菱荇。澄澄映葭葦。我心素已閒。清川澹如此。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閒。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千里橫黛色。數峯出雲開。嶇嶇對秦國。合沓滋荊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尚爾。歎息此頹顏。

丁寓田家有贈

君心尚棲隱。久欲傍歸路。在朝每寡言。解印果成趣。晨雞鳴鄰里。華勳從所務。農夫行倘田。閨妾起縫紉。開軒御衣服。散帙理章句。時吟招隱詩。或製閒居賦。新蹟望郊郭。日映桑榆暮。陰盡小苑城。微明渭川樹。揆予宅閭井。幽賞何由展。道存終不忘。迹異難相遇。此時惜離別。再來芳菲度。

渭川田家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過李揖宅

閑門秋草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下。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倘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貧者。一能宜城酌。還歸洛陽社。

春中田園作

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揚。荷鋤覘泉脈。歸燕識故巢。舊人看新歷。臨觴忽不御。惆悵遠行客。即此淡閒逸。悵然吟式微。

宿鄭州

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僕夫。宛洛望不見。秋森暝平陸。田父草際歸。村童雨中牧。主人東皋上。時稼遶茅屋。蟲思機杼悲。雀喧禾黍熟。明當渡京水。昨晚猶金谷。此去欲何言。窮邊徇微祿。

西施詠

豔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傳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持此奉巾櫛。（紀事作謝恩賞。）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孟襄陽十八首

登江中孤嶼贈白雲先生王迥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迴潭石下深。綠篠傍岸密。鮫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昨日。夕陽開返照。中坐興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恨如失。

秋登蘭山寄張五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雁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鄰村人。沙行歲晚還。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湖中旅泊寄閻九司戶防

桂水遙百越。扁舟期曉發。荊雲藹三巴。夕望不見家。襄王夢行雨。才子謫長沙。長沙饒瘴癘。胡越苦相隔。久別思歎顏。承歡懷接扶。接扶杳無由。徒增旅泊愁。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

宿揚子津寄長山劉隱士

所思在建業。欲往大江深。日夕望京口。煙波愁我心。心馳茅山洞。日極楓樹林。不見少微隱。星稀勞夜吟。

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夕涼。開軒臥閒敞。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古人。中宵勞夢想。

尋香山滿上人

朝遊訪名山。山遠在空翠。氛氳亘百里。日入行始至。杖策尋古人。解鞭暫停騎。石門殊絕險。篁逕轉森邃。法侶欣相逢。清談曉不寐。平生慕真隱。累日探奇異。野老朝入田。山僧暮歸寺。松泉多逸響。苔壁候石記。谷口聞鐘聲。林端識香氣。（近本以上二句在第五第六。）願言投此山。身世兩相棄。

宿天台桐柏觀

海行信風帆。夕宿逗寄島。緬尋滄洲趣。迢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幽棲念採討。息陰憩桐柏。采秀弄芝草。鶴唳清露晚。雞鳴信潮早。願言解纓紱。從此去煩惱。高步凌四明。元蹤得三老。紛吾遠遊意。學彼長生道。日夕望三山。雲濤空浩浩。

峴潭作

石潭榜隱隱。沙岸曉蒼蒼。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鱖。美人動金錯。纖手膾紅鮮。因謝陸內史。尊爵何足傳。

題終南翠微寺空上人房

翠微終南裏。雨後宜遠眺。閒關久沈冥。杖策一登眺。遂逢幽人宅。始知靜者妙。儘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兩心喜相得。舉景共歡笑。暝還高窗眠。時見遠山燒。緬懷赤城標。更憶海嶠風。泉有清音。何必蘇門嘯。

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

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檐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逕。

耶溪泛舟

落日餘清輝。輕橈弄溪流。澄明愛水物。臨泛何容與。白首垂釣翁。新妝浣紗女。相看似相識。脈脈不得語。

彭蠡湖中望廬山

太虛生月暈。月子知大風。挂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晚晴容萬狀。峰巒雲曉空。姮娥初上日。灝氣噴成虹。久欲追尚子。況茲餌遠公。我來限于役。未暇息微躬。淮海途將半。星霜歲又窮。

寄言巖栖者。畢趣當來同。

登鹿門山

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沙禽近方識。浦樹遙莫辨。漸至鹿門山。山明翠微淺。殿堂多屈曲。舟檝屢迴轉。昔聞龐德公。采藥遂不返。金淵餌芝朮。石牀臥苔蘚。紛吾感者舊。結攬事攀踐。隱迹今尚存。高風邀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復蹇。探討意未窮。迴艫夕陽晚。

遊明禪師西山蘭若

西山多奇狀。秀出倚前檐。亭午收彩翠。夕陽照分明。吾師住其下。禪坐證無生。結廬就嶔嶔。蹈苔通徑行。談空對樵叟。授法與山精。日暮方辭去。田園歸冶城。

疾愈過龍泉寺精舍呈易葉二公

亭午聞山鐘。起行散愁疾。尋林採芝去。谷轉松蘿密。傍見精舍開。長廊飯僧畢。石渠流雪水。金子鋪霜橘。竹房思舊遊。過隙終永日。入洞窺石髓。傍崖采蜂蜜。日暮辭遠公。虎溪相送出。

萬山潭作

垂釣坐磐石。水清心亦閒。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藤間。游女昔解珮。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

早發漁浦潭

東旭早光芒。猶餘已驚聒。臥聞漁浦口。櫓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路闊。美人常晏起。賴彩弄流沫。

飲水畏鼉狘。祭魚時見獺。舟行自無閒。況值晴景豁。

歲暮海上作

仲尼既云歿。余亦浮于海。暮見斗柄迴。方知歲星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爲問乘槎人。滄洲復何在。

王龜標十二首

塞下曲二首

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從來幽并客。皆共鹿沙老。莫學游俠兒。矜誇紫騮好。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鄭縣宿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屣當世務。本家藍田下。非爲漁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永路。幽居與君近。出谷同所憩。

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于爲黃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西嶽。百里見郊樹。

飛雨洞上來。霑然關中暮。駕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晤。

馮公尚摧翼。元子仍跼步。張范等終始。吾等豈不篤。能酒當涼風。相伸備冥數。

鵲歸風入松閣贈楊補闕

商風入我絃。夜竹深有露。絃悲與林寂。清景不可度。寥落幽居心。蹙蹙寄松樹。松風吹草白。霜水寒月暮。

疑意去復遠。九夏得一顧。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綠氏尉沈與宗從酒南谿留贈

林色與谿古。深篁引幽翠。山樽在漁舟。棹月情已醉。始窮清源口。壑絕入境異。春泉滴空岸。萌草拆陸地。

久之風榛寂。遠聞櫓聲至。海鳩時獨飛。永然滄洲意。古時清冥客。滅跡淪一尉。吾子蹈巖心。豈其矜坎壈。

藐蓬信所越。濟北余乃遂。齊物意已齊。息肩理猶未。卷舒形性表。脫略賢哲流。仲月期角巾。飯僧嵩陽寺。

同從弟銷南齋翫月憶山陰崔少府

高臥南齋時。開帷月初吐。清輝濟水木。演漾在窗戶。茫茫幾盈虛。澄澄變今古。美人清江畔。是夜越吟苦。

千里其如何。微風吹蘭杜。

巴陵別劉處士

劉生隱岳陽。心遠洞庭水。偃帆入山郭。一宿楚雲裏。竹映秋館深。月寒江門起。烟波桂陽接。日夕數千里。

嫋嫋清夜猿。孤舟坐如此。湘中有來鴈。雨雪依音旨。

宿裴氏山莊

蒼蒼竹林暮。吾亦知所投。靜坐山齋月。清谿聞遠流。西峯下微雨。向曉白雲收。遂解塵中紐。終南春可遊。

齋心

女蘿覆石壁。谿水幽蒙茸。紫葛垂黃花。娟娟寒巖中。朝欲花上露。夜臥松下風。雲英化爲水。光采與我同。

日月薄扃魂。寥寥天宇空。

江上聞笛

橫笛怨江月。扁舟何處尋。聲長楚山外。曲遠胡關深。相去萬餘里。遙傳此夜心。寥寥浦溆寒。響盡聲幽林。

不知誰家子。復奏邯鄲音。水客皆擁棹。空霜遂盈襟。羸馬望北走。遷人悲遠吟。何當遊草白。旌節歸城陰。

趙十四兄見訪

客來舒長簟。開閣延清風。但有無絃琴。共君盡樽中。晚來霄漢易。頃者欲還嘉。世事何須道。黃精且食蒙。

糜蘇殊寂寞。張翰獨知終。忽憶鱸魚膾。扁舟往江東。

過華陰

雲起太華山。雲山互明滅。東峯始含景。了了見松雪。竊人咸幽棲。窅映愽奇絕。欣然忘所疲。水望吟不輟。

信宿百餘里。出關玩新月。何意昨來心。遇物遂澄別。人生屢如此。何以肆愉悅。

常尉十一首

送李十一尉蘄

冷冷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孤懸離別心。以言神仙尉。因致瑤華音。回慘撫商調。遙沿碧林。

送楚十少府

微風吹霜氣。寒影流前除。落日未能別。蕭蕭林木疎。秋煙閉千里。仙尉其何如。因逆別鴻雁。贈之雙鯉魚。

江上琴興

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徽黃金。

宿王昌齡隱居

清谿深不測，隱處惟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照我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猶鶴羣。

閑齋臥雨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二首

旬時結陰霧，簾外初白日。盥沐清病容，心魂提虛室。閒梅照簾戶，明鏡悲舊質。同袍四五人，何不來問疾。

行藥至石壁東風變萌芽，主人山門綠，小隱湖中花。時物堪獨往，春帆宜別家。辭君向滄海，爛漫從天涯。

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宮人

谿口水石淺，泠泠明藥叢。入谿雙峯峻，松栝疎幽風。垂蘿枝嫋嫋，翳泉花濛濛。蒼綠靄人日，路遊心彌通。

盤石橫陽崖，前流殊未窮。回潭清雲影，瀾漫長天空。水邊一神女，千歲爲玉童。羽毛經漢代，珠翠逃秦宮。

目覩神已寫，鶴飛言未終。所君青雲祕，願謁黃仙翁。嘗以耕玉田，龍鳴西頂中。金梯與天接，幾日來相逢。

夢太白西峯

夢登升九崖，杳邈逢元君。遺我太白岑，峯峯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氤氳。檐楹覆餘翠，山鳥生片雲。

時往谿谷間，孤亭畫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綏舟趣，澄心投鳥羣。春風又搖耀，濃烏花紛紛。

晦日馬鎧曲稍次中流作

夜寒宿蘆葦，曉色明西林。初日在川上，便遊遊子心。晴天無纖翳，郊野浮春陰。波靜魚釣魚，舟小綠水深。

出浦見千里，曠然諸遠尋。扣舷漁父，因唱滄浪吟。

西山

一身爲輕舟，落日西山際。常隨去帆影，遠接長天勢。物象歸餘清，林巒分夕麗。亭亭碧流暗，月人孤霞繼。

清日遠陰映，湖雲向明霽。林香楚色來，岸遠荊門閉。至夜轉清迥，窗扉北風厲。沙邊鴛鴦泊，宿處蒹葭蔽。

圓月逗前浦，孤琴又搖曳。泠然夜遂深，白露霑人袂。

弔王將軍墓

嫖姚北伐時，深入幾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邊水。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卷一

唐　十首

李太白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昔遊舊地，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江夏時爲刺史）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浮雲挂空名。

天地賭一擲，人生豈一作。何罪，兩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宛洛，公卿奴犬羊。忠臣盡死節，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晝成邱山。蒼生

像，兩京遂邱墟，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推君固防陵。誠節冠終古，健隊香鐘鼎。淦霞激瑤泉，門開九江峽。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萍陽滿旌旗，空名滿白蘋。迫帝上樓船，徒鳴五百金。樂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偽爲負籍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敝稱神明。深仁恤交道，一番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盼彌處亡。虛對鸚鵡洲，焚（一作哭）山新氣盡，寥落天地秋。（一作爽）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煩（一作愁）。紗窗倚天開，水樹綠如髮。（一作水綠樹如髮）窺日（一作光）提衡山，促酒喜見月。吳娃與越豔，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鮮春風。賓筵請休息，主人情未極。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逸興橫紫襟，無時不招尋。朱門敞（一作擁）虎士，列戟何森森。盤盤竹石關，縈流漱清深。登樓（一作坐）入（一作水閣）吐論多英（一作奇）晉，片辭貴白璧。一笑輕黃金。謂我不媿君，青鳥（一作明丹）心。五色雲開鶴，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勿棄賈生才。榮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爲大國憂。旌旗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

送韓準裴政（一作正）孔巢父還山（卷中）

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臥（一作在）蓽戶。韓生信英（一作產）裴子含清真。孔侯復奮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臥盤石。斧冰激寒泉，三子同（一作傳）二版。時時或乘興，往往（一作去）雲無心。出山找牧伯，長嘯輕衣巾。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晨發東門，帳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蘿逕迷歸人。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多春。

遊太山六首（一作天寶元年四月從故御道上太山）

四月上太山，石平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馬迹繞碧峯，於今滿青苔。飛流灑絕壁，水急（一作松）聲哀。北眺崿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籙臺。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邀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媿非仙才。嘿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清晨騎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容顏。攜藥欲就語，却掩青雲關。邀我島迹書，飄然落塵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感此三歎息，從師方未還。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蜿蜒入遠山。波濤覽八極，目盡長空閒。倏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路躋忽不見，浩蕩難追攀。清齋三千日，綴索寫道經。吟誦有所得，衆神衛我形。雲行信長風，颯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海色動遠山，天雞已先鳴。銀臺出倒影，白浪翻長鯨。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飛蓬。項王氣蓋世，紫電明雙瞳。呼吸八千人，橫行過江東。赤精斬白帝，叱咤天關中。兩龍不並躍，五緯與天同。楚滅無英圖，漢興有來功。按劍清八極，歸酣歌大風。伊昔臨廣武，連兵決雌雄。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戰爭有古跡，壁壘頹層窗。猛虎吟洞壑，飢鷹鳴秋空。翔雲列陣陣，殺氣赫長虹。擅鼎屬豪聖，俗儒安可通。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撫掌黃河曲，嘘唏阮嗣宗。

萍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捫秋聲，偏臨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撥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超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爲下宿。煩從唐生決，蓍筮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物遂散，世道有盈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卷二

唐二

杜工部二十六首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一作壯）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一作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鳥（一作雁）枝撐。幽七星在北，戶北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奈（一作非）山忽破碎，渭水不可來。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一作日）晏崑崙丘。黃鶴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先帝昔豪縱，登山朝百靈。崇岡擁朱戾，沃野開天庭。仰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厚地，力（一作却）略羅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諸露（一作白）玉殿荷苔青。宮女魂（一作如曙）洞（一作朝見）星。空梁簇雉戟，陰井蔵銅瓶。中使日夜趨，（一云日趨夜正趨）羅（一云日相隨）雉王心不寧。豈徒御備早，尚謂求無形。老理敦國

致神疑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一作集宿。巖扃。高岳前羅峯。洪河左澧澧。（玉編岡發胡烟烏遍二切無音義字玉篇與字玉篇與烏遍切俱無）（毛氏謂此詩增。考當作澧）金城蓄峻阯。沙苑交迴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容亭。官屬果稱是。聲華眞一作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嘯俠筆不停。逞辭必中律。利物當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迴一作青熒。側聞魯恭化。來爐崔瑗銘。太史嫉孤影。王喬隨鶴翎。朝霞限宮漢。客思迴林坰。輻輳辭下杜。驪龍濁涇。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逢沸泗客。主人念老馬。廐著一作客寄。秋盤。流寓珊豈慨。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樂作過。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一云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飢渴。窮年憂黎元。歎息腸一作腹。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肅邇遐一作迹。日月。生逢堯舜君。□云堯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一作奪。願推螻蟻微。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忽爲塵埃沒。終媿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適。適一作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雲合。樂作樂。聖君。留歡娛。樂動殷樓嶺。樂作樂。湖作樂。萬。一作樂。嶺。一作涉。嶺。一賜浴皆長纓。與宴一作非短褐。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慟哭一作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篋恩。實欲一作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一作神仙。烟霧散一作玉質。煖客一云貂鼠裘。悲管遂清瀏。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一作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憫惜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轅。羣冰一作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寒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且一作可越。老妻寄荆一作旅。巫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死一作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悲一作辭。嗚咽。所媿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一作登。貧婦有倉卒。生當一作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一作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凝駐齊一作終南。頌洞不可掇。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思明割懷衛。秀嚴西未已。迴一作略大荒來。一作崤函盡關。河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一作有薛大夫。勞制山賊起。近聞見戎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敢一作叫帝閽。一作門。胡行速如鬼。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壁如杵臼。昔宮憑風迴。一作迴。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梁。一作宇。鑿翠開戶牖。其陽虛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一作扶。長松倒。一作倒。揭欻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進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爲百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留宮居守。巡幸瑤水遠。蹕是離鵲後。我行來一作屬時危。仰盤嗟歎久。天王守一作見。巡作狩。巡云守音狩。太白。駐馬更掇一作首。

光村三首

嶢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一云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一作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偶然逢。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況追儉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一作追涼。故池遶樹。蕭蕭北風勁。聲聲入耳悲。百憂集一身。胡爲乎來哉。

暮投石壕村

晚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防鄴戍。一作邊。一人纔到。一作來。家書。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別已吞聲。生離難再期。我有孫初生。未能免襁褓。母雖不出。有孫。孫有母。雞鳴。雞上樹。雞鳴。雞上樹。雞鳴。雞上樹

北門（一作北方北門）天驕子。他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爲患。詩人根源我。修德使其來。蕩圍不絕。胡爲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枯骨。長敘烏休飛。哀笳賦一（一作嘶）鬧。田家最恐怖。麥倒桑枝折。涉苑臨河渭。泉香草豐潤。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一云滅沒。正異作撇烈）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萬丈潭（同谷縣作）

青溪合（趙國刻縣作含）冥冥。神物有顯晦。龍依積雪蟠。窟穴蟠。萬丈內。鷁步凌崖塊。側身下烟鎖。前臨洪濤鼎。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蓋。崖壁（一作絕）兩壁對。削成根盧無。倒影垂澹瀨。（趙作瀨。一作瀨。黑如陳作烏。作知。）潛淵底。清見光烟碎。孤雲（方輿作峯）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羅或椎髻。寒木昭（一作旌）旆。遠川曲通流。底寶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靈。告歸還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猶嶙峋。出入巨石（趙作爪）礙。何事（趙作爲）著矣（一作天）。快意風雨（一作會）。

劍門

惟天有設險。劍門（一作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雉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一作殊玉陳作玉帛）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各相直（一作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通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劉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其宰。意欲鏟蠻獠。恐此復偶然。臨風默（一作惆）悵。

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日想饑渴。連山西南斷。衛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一云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覺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開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偉兀。有文才（一作今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淡豪俠窟。仗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蓋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蜀歲月。（伏射黃公蜀）

病柏

有柏生崇岡。蒼蒼狀車蓋（一作蓋）。候蟲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頹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一作用）日夜柯葉改。（一云丹鳳傾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窩（一作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一云無根）。迎。浩蕩難倚賴。

枯柟

樟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一作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坼。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鶴遂不來。天雞爲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寄漢（一作）。志。良工古昔少。誠者出湯涙。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載承金露盤。鳥鳥不自畏。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一作）。灰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風雷颯萬里。蒲雨（一作）。蓬蒿。敢辭茅草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一作）。江聲怒號。流惡色里清。烟蓋遠江皋。荒庭步鵝鴨。陰

凡望波濤。沈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濟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墉。勸耕自官曹。四鄰來相出。（一作出本）何必吾家操。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一作）。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烟色春（一作）。秀發。祝柯亦已（一作）。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直及切）。撥損。得恣（一作）。千巢黃。敢爲故林主。黎鹿猶未康。邂逅今始歸。春草滿空堂。冥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爲我遇。灑面若（一作）。微霜。足以送老委。（一作足以老年）。聊（一作）。侍（一作）。偃蓋張。我生無根蔕。（一作）。配爾（一作）。亦茫茫。有情且賦詩。非迹可雨（一作）。呼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水檻

蒼江多風雎。雲雨盡夜飛。茅軒蹋巨浪。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巷無相欲。扶顛有勤誠。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關檻爲。人生感故物。慨然有餘悲。

破船

年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青溪上。日榜柴門遊。蒼皇避亂矣。稱遽懷昔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船且不重拘。埋沒已經秋。仰看西北翼。下傍東逝流。故者或可揚。易者亦易來。所忠數奇窮。自昔有久矣。

曉登溪上堂

故鄉溪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知堞粉如雪。山田麥四序。嬰我懷。翠盡久相蹤。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無城。春氣晚更生。江流猶湧。淒非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嚬時。斯人各枯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脩脩。衰老自成痾。郎官未爲冗。雷重。安得隔鳥鵲。迫此懼將恐。往問

秋行官渡望竹促東渚耗刈（一作）。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東渚雨今足。作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顏。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穀者命之（一云）。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學免亂常。吳牛力容易。豈水照方塘。有生固憂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一作）。顏在綱。主守疎。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愈雷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吹萊葭。蟋蟀近中堂。作苟百工休。變紓涯容傷。

田雨不可歸瀼西甘林

三伏迎已過。高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境丹百牧坼。畦岸復高尋。高工初一來。恐泥勞寸心。作（一作）。立東城隅。振望高飛禽。草堂亂元圃。不揣芟蓉外。廣黃金。盡伏作上。上。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且領。日胸襟。焉得無（一作）。恨雨雨（一作）。足。杖藜出喧囂。條流數衆智。假息歸碧浔。掃拭凡。古圃也牧宜。令兒快耘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卷三

唐三

韓文公六首

秋懷十一首　鈔二首

雖雖掛牽悲感感抱慮整。蓬茲秋樹高。（或作晞，或作涼）蟲鳴寒夜永。（或作遍，或作隔）寂古得脩綆。名浮猶有恥。味薄眞自辜。雖還悔尤。（或作遺）倘此是幽屏。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壁。悠悠假宵寢。雜夢抱秋明。世累忽進羅。（或作外憂）已驚。（已或作長）詰屈避語穽。冥冥觸心兵。敗虞予金來。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爲勇。（或作雖人愚）

盧士（孟東野。貞元十一年進士。爲溧陽尉。詩以論陵井河南公作是詩。河南公即盧公。此詩作於鄭爲時。從事幕府。鈔以論陵井河南公作是詩。河南公即盧公。一篇之識也。）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淵雋。（或作雅麗，或作理，或作麗）付經聖人手。論論安敢到。五言出漢世。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侍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蘇李首更號。東都漸漸。（或作陵）雖雖。（或作雖）有繼者孟郊。受材實雄奧。觀洞古今。衆作等蟲噪。搜奇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用陵暴。後來相繼生。逐物好。橫空鶻健翮。（或作隱，爲本作奧，今本以重韻刻刊也。）

背。脫我頭上巾。

又上後園山腳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羣聚困用事。元冥肯強梁。逝水自朝宗。鎮名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北嘯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是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馬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蒲蒙不復見。況乃懷私。（一作己）肺腑久戰。骨出熱中腸。凝來使匣劍。更上林北岡。荒草猶自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祖父墓。蟲蟻塚相當。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不愛入州府。長人嫌我頑。及乎歸茅宇。（一云及歸茅屋。）旁舍未曾喧。老病忌塵。（一作拘束。）頗接靈精神。江村意自日。（一作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嘗。（一作來新。）深耕種數畝。來歲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鷺。暮暗泥中芹。雖者今爾平。拒傷已嘗。（一作及。）筋。一步再流血。尚經驚。（一作增盈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顏訴高旻。杖藜游沙渚。汐鼻酸辛。

望嶽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歊吸領地靈。（一作潤。）炎方。邦家用祝典。在德非馨香。巡守何寂寞。有虞今則亡。洎（一作沿。）吾陞世網。行遶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月清光旁。視融五三。（一作峯。）峯。峯次低昂。蓋猶不朝。爭長衆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翔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揚。乘迅限快。（一作修。）修。未暇杖策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替我皇。牲璧忽略。（一作衰俗。）神其思降祥。

（雖）安貼力排嘉，敷柔卑紆餘。奮猛卷海濤，英華肖天秀。捷疾遞響報，（捷或作健）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寵，孟軻分邪正。睟予若驟駑，杳然粹而清。（或作輝）可以鎮浮躁，酸寒諛陽尉。五十幾何老，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嗤，聖哉索遺逸。起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愛過均雅攝，況承師與張。二公送咳唾，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霜風破佳菊。嘉節追吹帽，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嬰，彼微水中荇。尚類左右芼，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鄙。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璋。悠悠我之思，擾擾風卒蘇。上言愧無路，日夜摧心肝。鶴翎不天生，變化在喙蒭。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濟。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且八珍，不如一簞藿。（一或無）微時公勿訝，（微或作數）愷悌神所勢。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諸本作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豈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聞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堪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堪作堪，擺作擺）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常欲長吟哦，故遺起且僵。頗錫送寵中，使若百鳥翔。平生子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收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或作留）太山一豪芒。（豪一作毫）我願生兩翅，（一作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絨女裳。（或作相）願語地下友，縛營無太忙。乞若飛復珮，與我高頡頏。

寄崔二十六立之

（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真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立之中第。公嘗為立之作孟郊墓銘，元和十年也。記所載立之之詩，乃在元和元年而此示劉來歲，下年，蓋自元和後方相別，至是作詩為寄，亦當在元和十年也。）

西城自外來，心跡兩崛奇。（崛或作崛）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臨人省門，左有旌紛披。（紛或作紛）撥元坐武席，深叢見孤熊。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座各低面，（一作回）不敢捩眼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欹。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或作瑕，疵或作瑕，疵而瑕，疵故也）連年收科第，若摘顏底髭。迴首卿相位，通途撫他岐。（岐或作歧）豈論投書郎，袍笏光參差。當在見稱說，視身得如斯。儕輩妒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約不約或作約）貲或作資，亦通，而韻之譌，此詩貲字，三斷字不獨此也。）老翁不量分，累月答其兒。攪攪爭附託，（攪攪或作攪攪）撫人角雄雌。由來人間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鷇，插翅飛天陲。駒牙著爪牙，猛虎借與皮。汝頭有福繫，汝腳有索縻。陷身泥滯間，誰復稟指揮。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蜀，思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析掛新衣裳，發棄食殘糜。苟無饑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遠好古，宦途同險巇。每句遺我書，竟歲無虛池。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逶迤。（幡或作旗，旗或作旗）又論諸毛功，劈水看蛟螭。（劈或作擘）雷生脫暘，角蓋相撐拔。（或作拔，拔亦與撐同而韻故也。）屬我威鄭叔，抱華不能攜。（攜本作把，華不能或作能不能唱來禍相報，愧歎俾我疵。又寄白民綵，緋紅和盛衰。巧能喻其誠。（巧或作功）深淺抽肝脾，開展放我側。方餐鄭垂楚，朋交日親暱。存者遂和移，子寧獨迷誤。紹綏意益彌，舉頭庭樹齡。（頭或作類）狂飈卷寒雨，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塤篪，別來就十年。昔馬記蹄駛，長女當及笄。誰助出蛻縛，諸男皆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擢腸與感容。（或作居，或作尚，能復持酒巵，我雖未盞老，髮禿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元花著雨眼，視物昏

褫羅，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敦敦或作孜孜，譬彼鳥鼠鼠，眼一作眼，或作伏。）不慕太廟犧，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手黑頭死，陰蠹食枯骸。歎（或作慨）羣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觀名計之利，（或作冥）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貧冒，受祿盡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衰癃龍。久欲辭謝去，休令衆雎雎。況又嬰疹疾，（又或作自）寧保軀不貲。不能前死龍，內實慙神祇。傷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遷歸非無指，灞滻揚春漪。生今耕吾疆，死也（一作今）埋吾陂。文書自傳道，不奚（或作）仗吏筆垂。夫子固吾黨，新恩釋衡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罷算。我有雙飲艤，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鶚妙工倕。乃令千里鯨，么麽微蠢斯。猶能爭明月，搖掉出渺瀰。野草花葉細，不辨蕊蘂施。緜緜相糾結，狀似環城陴。四隅芙蓉樹，擢臨皆猗猗。鯨鯢與君身，（或作與居狀，或作與居竹非是）失所逢百罹。月以喻夫道，俛勉勵莫虧。榮悴頗君恆御之，行止雜燧觿。（雜或作觀，或作新，皆非）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

瀧吏（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險惡不可狀，（唐本作樂昌，險惡狀非）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士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或作譬如官居京邑，一本作牧都邑）何由知東吳。（一作東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宜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為。（妄或作非）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實使往能。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擾毒聚，常流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飾殺儂。州南數十里，（數十或本有海水，或作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眞蓋事，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因，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因罪人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委本作官，當來時，不合韻，而委）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憔悴，瓶大餅兒小，所任自有宜，（或或作與）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匠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諸本作蝨）蟲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飾或作節，或作巧）姦欺羣倫。（杭蜀本如此，蓋或作時，疑或作其）即頭謝吏言，始慙今更著。歷官二十除，國恩竟未酬。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敢不識思私。潮州雖云遠，雖（雖或作自惟）恐力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持或作特）

白香山三首

賀雨

皇帝圖寶歷，元和三年多。自多及春暮，不雨旱爍爍。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囚。遂下罪己詔，殷勤告（一作制）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眇德，遠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無乃警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時豐。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遊獵，乃命賑饑窮。宥死降五刑，責己責通賢。寬三農，宮女出宜徽。廢馬減廢置，庶政除（一作無）不舉。皆出由（一作）自宸衷。奔騰道路人，偃僕田野翁。歡呼相告報，咸涕流胸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纔七日，和氣生沖融。凝為油油（一作悠悠）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茸茸。丈丈人髮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何鏘鏘，將相及

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寄唐生

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段太尉以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顏尚書叱李希烈，大夫死冤冠。陰大夫爲張巡死事，諫議謫遠方。謫諫議遠方，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往往聞其風，俗士猶或非。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有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猶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嗤。藥良氣味苦，琴一作瑟音聲稀。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人竟無奈何，呼作狂男兒。每逢桑濮間一作意，或遇雲雨披。但自高聲歌，庶幾天聽卑。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三十章，與君爲哭詞。

遊悟眞寺詩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遊悟眞寺，寺在王順山。去山四五里，先聞水潺湲。自茲舍車馬，始涉一作藍溪湍。手拄青竹杖，足踏白石灘。漸怪耳目曠，不聞人世喧。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誰知中有路，崛折通巖巒。一息幡竿下，再休石龕邊。龕開長丈餘，門戶無扃關。仰一作覘不見人，石髮垂若鬟。疑出白蝙蝠，飛如雪飄飄。回首寺門望，青崖夾朱軒。如擘山腹開，置寺於其間。入門無半地，地窄虛空寬。房廊與臺殿，高下隨峯巒。巖巒無撮土，樹木多瘦堅。根株抱石長，屈曲蟲蛇蟠。松柱亂無行，四時鬱芊芊。枝梢翠青翠，清吹韻若風。中弦日月光不透，綠陰相交延。幽鳥時一聲，聞之似寒蟬。者一作熟資位亭，就坐未及安。須臾開北戶，萬里明豁然。拂檐虹霓微，繞棟雲迴旋。赤日開白雨，陰晴同一川。野綠簇草樹，眼界吞秦原。渭水細不見，漢陵小於拳。卻顧來時路，蜿蜒映朱闌。歷歷上山人，一一遙可觀。前對多寶塔，風鐸鳴四端。欄楯與戶牖，恰恰金鳥繁。云昔迦葉佛，此地坐涅槃。至今鐵鉢在，當底手跡穿。西開玉像殿，白佛森比肩。斗藪塵埃衣，禮拜冰雪顏。塵沙爲袈裟，貫虛爲華鬘。逼觀延鬼功，其跡非雕鐫。次登觀音堂，未到開梅檀。上階脫雙履，斂足升淨一作筵。筵六幅排玉鏡，四座敷金鈿。黑夜自光明，不待燈燭然。衆寶互低昂，碧珊瑚蟠。風來似天樂，相觸聲珊珊。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點綴佛眉上，合爲七寶冠。雙併白琉璃，色若秋水寒。輪囷耕見舍利，圓轉如金丹。玉笛何代物，天人施祇園。吹如秋鶴聲，可以降靈仙。是時秋方中，三五月正圓。寶堂豁三門，金鬼當其前。月與寶相射，晶光爭鮮妍。照人心骨冷，竟夕不欲眠。曉尋南墻路，亂竹低蟬娟。林幽不逢人，寒蝶飛翩翩。山果不識名，離離夾道蕃。足以療饑乏，摘嚼味甘酸。道南藍谷神，紫傘白紙幾。若歲有水旱，詣使禱靈驗。以地清淨故，獸莫無靈應。危石壓四五，蟠蜿欲且動。遺物者何意，誰在巖東偏。冷滑無人迹，苔點如花殘。我來登上頂，下臨不測淵。目眩手足掉，不敢低頭看。風從石下生，薄人而上摶。衣服似羽翻，開張欲飛騫。巒巒三面峯，峯尖刀劍攢。往往一作遠白雲過，決開露青天。西北日落時，夕暉紅團團。千里聚屏外，走下丹砂丸。東南月上時，夜氣青漫漫。百丈碧瓊底，寫出黃金盤。藍水色似藍，月夜長漫漫。周迴繞山轉，下視如青環。或鋪爲慢流，或激爲奔瀾。瀰沿最深處，浮沼蛟龍涎。倘身入其中，懸墜尤險艱。一作撫崖踏崖木，下逐飲湍猿。步進起白鷺，錦跳鯉紅鱗。歐定方盥漱，濯去支體煩。淺深皆洞徹，可照腦與肝。但愛清見底，欲尋不知源。東崖饒怪石，積鬱蒼琅玕。溫潤發於外，其間蘊瑛瑤。卞和死已久，良匠多棄捐。或時洩光彩，夜與星月連。中頂最高峯，拄天青玉竿。圓鑰上不得，豈我能攀援。上有白蓮池，素一作葉葩初淵淵。聞名不可到，處所非人寰。又有一片石，大如方尺幅。插在半壁上，其下萬仞懸。云有過去師，坐得無生禪。號爲定心石，長老世相傳。卻上謁仙祠，蔓草生縣縣。昔聞王氏子，羽化升上元。其西晒藥臺，猶對芝田。時復明月夜，上聞黃鶴言。迴尋蟠龍室，二更壞髮斑。想見慈法時，歡喜禮印壇。復歸泉窟下，化作龍蜿蜒。階前石孔在，欲雨生白煙。往有爲經僧，身靜心精專。感彼雲外鶴，羣飛千翩翩。來添研中水，去吸最底下一作泉。一日三往復，時節長不愆。經成號聖僧，弟子名楊難。誦此蓮花偈，數滿百億千。身壞口不壞，舌根如紅蓮。顧背今不見，石函尚存焉。粉壁有吳藍，筆彩依舊鮮。素屏有褚跡，墨色如新乾。疑者一作境與異跡，周窮無不殫。一遊五晝夜，欲返仍盤桓。我本山中人，誤爲時網牽。牽率使讀書，推挽令效官。既登文字科，又忝諫諍員。拙直不合時，無益同素餐。以此自慙愧，戚戚常寡歡。無戚心力盡，未老形骸殘。今來脫簪紱，始覺離憂患。及爲山水遊，獲得縱疎頑。野蔬斷續祥，行走無拘攣。池魚放入海，一往何時還。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終來此山住，永謝區中緣。我今四十餘，從此終身閒。若以七十期，猶得三十年。

杜樊川四首

張好好詩

君爲豫章妹，十三纔有餘。翠黛鳳生尾，丹葉蓮含跗。高閣倚天半，章江聯碧虛。此地試君唱，特使華筵鋪。主人今一作顧四座，始訝來踟躕。吳娃起引贊，低徊映長裾。雙鬟可高下，纔過青羅襦。盼盼乍垂袖，一聲雞風呼。繁弦逗關紐，寒管裂朱脣。聚音不能逐，裊裊穿雲衢。主人今一作再三歎，謂言天下殊。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沿沙看秋浪，明月遊來一作湖。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爲疎。玉質隨月滿，嬌態逐春舒。絳脣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忽東下，笙歌隨舳艫。霜洲蹋樓樹，沙暖句溪蒲。身外任塵土，鎮前極歡娛。煙然如仙客，衆一作客皆任塵埃。風賦歡和如，聘之碧瑤瑰。載以紫雲車，洞開水聲遠。月高蟾影孤，翻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婥婥爲當壚。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坟初。斜日花裊柳，涼風生座隅。潸然淚滿襟，短歌聊一書。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一作長安送人

予性劇一作宏和，愚衷深褊狷。和合囂塵中，吾過何山鮮。楚南饒風烟，湘岸苦蔘宛。山密夕陽多，人稀芳草遠。青梅繁枝低，莫笑新榴短。莫哭非魚人，酒醒且眠飯。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去夏疎雨餘，同倚朱闌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疎，別愁紛若絮。

題宣州開元寺寺況於東晉時。

南朝鼎峙城，東吳最深處。亡國去如鴻，遺寺藏煙塢。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風穿松桂樹。青苔照朱閣，白鳥雨相語。溪亂入僧夢，月色暉粉堵。閒坐撫旦夕，濕闌有今古。留我酒一罌，前山看春雨。

宿西北，狂兒尚稱誅，而令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過上田。蹤草荒春麓。

送曇穎歸廬山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昔歲貶夷陵，扁舟下江湖。八月到湓口，停帆望香爐。香爐尖霧間，香靄疑有無。忽值秋日明，彩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滿霍俱。偶病不得往，中流但踟躕。今思尚髣髴，恨不傳號圖。髮顯十年舊，風塵客京都。一旦不辭歸，飄然卷衣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吾儒。西北苦兵戰，江南仍旱枯。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斥生，賢相思良謨。嗟我無一說，朝紳拖舒舒。未能舂鼎鑊，又不老孤蒲。浪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滎陽魏主簿廣（一作遠）

卓犖東都（一作魏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卒，千里至我門。子足未及閾，我衣驚倒顛。僕童（一作僕）相疑，衆吏或不然。俛首鵠鶴喙，進趨鳧鴈聯。青衫靴兩肉（一作靴腳），言色倩（一作以）以溫。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憐。受知固不易，知士誠尤難。我思屈童吏，欲辭難以言。觴豆及嘉節，高堂列羣賢。文章若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出至寶，決高瀉長川。光暉相磨晚，浩渺肆波瀾。衆吏愧我歎，僕童（一作僕）恪生顏。我顧衆吏嘻，士豈以此觀。此聊爲戲耳，以慰僕童（一作僕）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干。我始識其面，已覺其肺肝。禮有來必往，本爲報琅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我還。何用慰離居，贈子以短篇。

答原父（一作答劉原父）

炎歊鬱然蒸，午景燥方燄。子來清風興，蕭蕭吹几簟。又如沃蟹漿，遲飲不知厭。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危疑奚何（一作所）賀，孔孟久已窒。羣儒窒自私，惟子通且贍。幸時丐贏餘，屢得飽饑歉。嚴嚴（一作恭恭）春秋經，大法誰敢覘。（一本有曾鞏天之賦，三才失綱紀（一作紀綱），五代極乖僭。盜竊恣肆（一作篡），英雄爭奮劍。興亡兩倉卒，事迹多遺欠（一作缺）。雖能紀成敗，豈暇誅姦僭。聞見患孤寡（一作陋），是非誠證驗。嘗欣洞好惡，遂乞指瑕玷。反覆華衮褒，如鑿嫫母黯。救非當在早，已晚（一作遲）。何由斂，苟能衰幾獨，非可惜針砭。風舲或汗邊，湖綠方瀲瀲。

梅宛陵二首

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

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忽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魚鹿苟失所，入喉爲鎖鎈。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蒜虀復矜誇。皆言美無度，雖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懼鱉龍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殊差。斯味曾不比，中藏鴆無涯。甚美固亦稱，此言誠可嘉。

陸子履示秦篆賀其文自二十六年皇帝遂兼并天下，諸侯，齒首大安，黔首明一之。皇帝乃詔丞相斯，御史度量則不一，嫁娶者皆明之。

秦既并諸侯，斯乃一度量。鑄賀以永傳，萬世俾勿喪。精銅不生花，小篆著丞相。一沒咸陽宮，千秋事更王。陸君居洛陽，客有來渭上。曰因農人耕，發塊破古藏。遂獲此物還，文完字何壯。始號爲皇帝，立語已超曠。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卷四

宋一

歐陽文忠五首

送唐生（一作送唐秀才同永州）

京師英豪城，車馬日紛紛。唐生萬里客，一影隨一身。出無車與馬，但踏車馬塵。日食不自飽，祿薄依主人。夜夜客枕夢，一作冷北風吹孤雲，翩然動歸思。旦夕來叩（一作叩我）門，終年少人識。逆旅（一作旅邸）惟我親，來學愧道橙（一作味）。贈歸慚嗟（一作）蔡貧，勉之期不止。多穫由力耘，指家大嶺北，重湖浩無垠。飛鴈不可到，書來安得（一作）報類。

吳（一作邛）石（一作崑）卿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軒昂懼俗，自（一作）躁酒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昆崙。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琚。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麤。窮奇變雲煙，搜怪蟠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顏與虞。旋弃不復惜，所存今幾餘。往往落人間，藏之比明珠。又好（一作）題屋壁，虹霓隨卷舒。遺蹤處處在，餘墨潤不枯。朐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乖離（一作）四五載，人事忽焉有（一作）殊。歸來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覺何其我，豈意今也無。才高不少下，闊若與世疎。驊騮當少時，其志萬里途。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駕。天兵

寧將愚黔首，蠶起危博浪。其後同玉碎，不同蟲山葬。今當於君家，徒爾齊奇尚。物以用爲珍，異時當假妄。

王半山七首

張明甫至宿明日遂行

初登張公門，公子始冠幘。於今見公子，與我皆鬢白。山林坐笑語，宛然我一作在公側。豈惟貌如之，侃侃有公德。憶公營滷別本作鄉，許我歸作客。我歸公既逝，惆悵難再得。得子如得公，交懷我欣戚。漂搖將安往，稅駕止一昔。寄言且勿寐，庶以永今夕。何時復能還，要飯治城宅。

寄吳氏女子

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家書無虛月，豈異當歸甯。汝夫繼鄉宦，汝兒亦搢綎。兒已受師學，出藍而更青。女復知女功，婉孌有典刑。自吾捨汝東，中父稱在廷。小父數往來，吉音汝每聆。既嫁所願懷，孰知汝所丁。而吾與汝母，湯熨幸小停。邱園祿一品，庶卒給使令。爲樂以晚食，安步面輻輧。山泉泉壤間，適志多所經。汝何思而憂，奮每說涕零。吾廬所封殖，歲久愈華菁。豈時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實，蒲澁爭濕涇。諸孫肯來遊，雖謂川無艇。姑示汝我詩，知嘉此林坰。來有嚴寒山，覺汝耳目熒。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靈。

游土山示蔡天啓秘校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淮廣，正可濫一艓。朝予欲獨往，扶櫳強登涉。蔡侯聞之喜，喜色見兩頰。呼輩追我馬，亦以兩蹄挾。敝書付丞廳，裹飯隨槳篋。篙師阿齒若，土木老山骨。蔡侯隊空蟻，筍簾雖提業。升堂廊無主，考槃誰敢輒。坡坨謝公家，藏樟久穿劫。百金置酒地，野老今行饋。稱懷起東山，勝踐此稠疊。於時國累卵，楚夏血當喋。外賓儒腹梗，中仍畫調髮。公能覺如夢，自喻一蝴蝶。桓溫適自豔，荷堅方天厭。且可緩九錫，甯當快一捷。彼哉斗筲人，得喪易矜怯。妄言屐齒折，吾欲刋史牒。傷心新城垠，歸意終難愜。漂搖五城舟，尚想浮河檝。千秋隴東月，長照西州堞。豈無華屋處，亦捉蒲葵蹀。碎金諒可惜，零落隨秋葉。好事所傳玩，空殘法書帖。清談渺不嗣，陳迹恍如接。東陽故侯孫，少小同鼓篋。一官初嶺海，仰視飛鳶跕。窮歸放歎殷，高臥停遠蹀。傘樓肘即見，著帽耳纔壓。數椽危敗屋，爲我炊陳湢。雖無膏粱鼎，尚有藜藿筴。縱言及平生，相視開笑靨。邯鄲枕上事，且飲凡田獵。或昏眠委翳，或安走趨躡。或哄號而哭，或歌泣而饜。幸哉同聖時，田里老安帖。易牛以管劍，槃壤勝彈鋏。追憐衰皆末，此土方晨爽。強飯須臾樂，撫事終愁慄。予雖天毀民，有戚無棱稻。翁今貧而靜，內熱非復葉。予衰極今歲，儻與雞夢協。委蛻亦何恨，吾兒已長塹。翁雖齒長我，未見白可鑷。視翁尚雖老，生理歸善攝。久留提年少，譏我兩咕囁。東火扶路還，胥明狐兎懾。蔡侯雄俊士，心懷形亦譎。異時能飛轂，快若五陵俠。却爲阡陌間，跛足傷相躡。諒能交轡語，哇予不能噂。

遊章義寺

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鐘。拂榻寄午夢，迎尋北山椒。岑蔚鳥絕迹，悲鳴惟一蟬。歡言與僧期，於此共篘瓢。斬松八九根，塵壒具一朝。伏檻何所見，蒼蒼園寂寥。巖谷寒更靜，水泉清不褫。安得有車馬，尚無漁與樵。神茂眞觀復，心明衆塵消。陰嶺有佳客，儻來不須招。

強起

寒室欵不寐，轆轆聞車聲。不知誰家兒，先我霜上行。歎息夜未央，呼燈當前檐。惟枕欲強起，問知星正明。昧旦聖所勉，齊詩有雞鳴。嗟予以竊食，更覺負平生。

同杜使君飲城南

山公游何處，白馬鳴翩翩。桓纖十餘碧，五月浮寒煙。留客醉其間，風吹江海縣。出罇不見日，竹外空青天。焚蠟助月出，酒光發金船。狂客惜不去，醉翁舞回旋。何必吹簫人，玉枝自嬋娟。歸路借紅燭，雨星低馬前。

自州追送朱氏女弟宿木瘤僧舍明日度長安嶺至皖口

長嶺踐河梁，落月想亭皋。念彼千里行，惻惻我心勞。揽轡上屏岡，下臨百仞濠。寒流咽欲絕，煙靄久已逃。暮行苦邊迴，細路隱蓬蒿。驚鑣出馬前，歇駭亡其曹。投僧避夜雨，古墅昏無蒿。山水鳴四壁，疑身在波濤。平明長安嶺，飛鳥忽滿袍。天低浮雲深，更覺所向高。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卷五

宋二

蘇文忠七十三首

八陣磧

平沙何茫茫，勞歸見石磧。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缺。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蠭起盜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鄧，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補罅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變峽。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上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淵鼉鱷橫，巨艦蛇龍頑。旌陽斬長蛇，雷雨移滄海。蜀守降老蛟，至今潛逸蟠。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閒。飄廟御風馭，珥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祝具法服，遠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輿鑾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漏靜，皎皎秋月彎。遙瞻搖五佩，來鶴水潺潺。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首

煌煌帝王都，赫赫走羣彥。嗟汝獨何爲，閉門觀物變。微物豈足觀，汝獨觀不倦。牽牛與蒺藜，采摘入詩卷。吾聞東山傅，盥酒攜燕婉。富貴未能忘，聲色聊自遣。汝今又不然，時節猶瓜蓋。懷寶自足珍，蘭那計晚。吾歸於汝處，慎勿嗟歲晚。

荒園無數畝，草木勤成林。春陽一以敷，妍醜各自矜。蒲萄雖滿架，困倒不能任。可憐病石榴，花如破紅襟。蒺花雖粲粲，蔕淺不勝簪。叢蓼晚可喜，輕紅隨秋深。物生感時節，此理等廢興。飄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種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不如種叢蓼，春種秋可倒。陰陽不擇物，美惡隨意造。柏生何苦艱，似亦費天巧。天工巧有幾，昔盡爲汝耗。君看蓼與蓼，生意常草草。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一勞芳心。（一作芳心插）牽牛獨何長，詰曲自芽蘖。走蔓荊與榛，如有夙昔約。南齋讀書處，亂翠曉如潑。偏工貯秋雨，歲歲壞離落。

盧筍初似竹，稍開葉如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安得變野鴨，飛來成蛩圖。行樂惜芳晨，秋風常苦早。誰知念離別，喜見秋瓜老。秋瓜咸霜被，莖葉頗已槁。宦遊歸無時，身若馬繫皁。悲鳴念千里，耿耿志空抱。多愛霓何爲，使汝元髮縞。

官舍有叢竹，結根問因廳。下爲人所徑，土密不容釘。殷勤戒吏卒，插棘護中庭。遂荊忽墳裂，走鞭痍蛉蜓。我當攜枕簟，來此蔭蹇青。日暮不能去，臥聽窗風冷。

芎藭生蜀道，白芷來江南。漂流到關輔，猶不失芳甘。濯濯翠莖滿，愔愔清露涵。及其未花實，可以資管鑑。秋節忽已老，苦寒非所堪。剛根取其實，對此微物慙。

自我來關輔，南山得再遊。山中亦何有，草木蔚深幽。莒蒲人不識，生此氣石溝。山高霜雪一作雪苦，苗葉不得抽。下有千歲根，蹙縮如蟠虬。長爲鬼神守，德薄安敢偷。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無人賞歲晚，惟有暗蛩悲。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湄。菊豆蛩亦蟄，與汝永相期。

楚客方多感，秋風咏江離。落英不滿掬，何以慰朝饑。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征帆挂西風，別淚滴詩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寂靜眞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即一作輒。醒，從今得閒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落胸。咫尺不相見，胥與千里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邱，牽衣辭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語畢。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甘露寺

江山豈不好，獨遊憫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歡。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閒官。二子尚不識，欣然肯聯鞍。

古郡山爲城，層棧轉朱樓。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卻望大明寺，惟見煙中竿。猥石臥庭下，穹窿如伏龜。緬懷臥龍公，挾策事琱鑽。一談收淵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忌，事往無留觀。蕭公將一作古鐵鑄，相對空團圞。陵陁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潤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獨能一作能獨完。僧縣六化人，氈衣挂冰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蓋，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雖墨雖欲盡，典型垂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親手一作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撐雲峯裂，根入石竅蟠。薙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難辨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刓。方公盛壯時，爭奪首少安。廢興屬造物，邂逅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宿臨安淨土寺

雞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捕清風宇。閉門羣動息，香篆起煙縷。覺來烹石泉，紫筍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半瀉露。相攜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今爲猿鳥顧。廢興何足弔，萬古一作一仰俯。

自淨土寺一有寺字步至功臣寺

落日昃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功鑿橫嶺，巖石裂巨片。直瀉千人落，下有微流泫。岡巒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縣。長逢將下辱，屢乞桑間飯。誰謂一作知，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英氣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悉歡宴。錦繡被原野，金珠散貧賤。寶融既入朝，吳芮空記面。榮華坐銷歇，閱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深殿。

韓子華石淙莊

綠候百萬兵，尚畏書牘背。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我公抱絕識，凜凜鎮橫海。欲收伊呂迹，遠與巢由對。暫言雖未從，久已斷諸內。區區爲懷祖，頗覺義之隘。此身隨造物，一葉舞澎湃。用閒不早定，歸宿終安在。彼美石淙莊，每到百事廢。泉流一作流泉知人意，屈折作清瀨。塞光洗肝膈，清響跨竿籟。我舊門前客，放言不自外。園中亦何有，荷蔚可勝計。請公試回首，歲晚餘蒼檜。

遊東西巖

謝公含雅量，世運屢艱難。況復情所鍾，感槩萃中年。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奇恐兒輩覺，坐令高興闌。獨攜標緲人，來上東西山。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一旦功業成，管蔡復流言。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彈。挽留迅流湍，始知使君賢。蹙長日月促，臥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往觀那乃一作復還。容餘行樂處，古木昏昏煙。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殿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

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頹然一榻上，勝之以不戰。詩翁氣雄拔，輩老語清輭。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眩。

醉時江（石刻作山）月墮，（石刻作上）城城（石刻作蓋聚）風雨變，惟有一盞燈，二豪俱不見。

游靈隱高峯塔

言遊高峯塔，辭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露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海浩茫茫，偶見野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蒙牀，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彷徨，贈別留匹（一作布）帛，今歲天早霜。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東望瑯琊臺，南望九仙山，北望蓬萊埃，相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欲亦荒哉，紅塵欲僊（一作逝）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霄，妙舞纖腰回，自從有此山，白日封蒼苔，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秦盜當何言，萬劫終飛灰。

司馬君實獨樂園

清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杯斝，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醇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赦，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痟瘂。

種德亭

小圃傍城郭，閉門芝朮香，名隱市人隱，德與佳木長，元化善養性，倉公多藥方，所活不可數，相逢旋相忘，但喜賓客來，盈酒花滿堂，我欲東南去，再覩雙檜蒼，山茶想出屋，湖橘應過牆，木老德亦熟，吾言豈荒唐，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谷開，神光出寶鬘，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又送鄭戶曹

水繞彭城（一作吳）樓，山圍戲馬臺，古來豪傑地，千載幾（一作時）人才，有餘哀，隨鶴飛上天，直疑亦成灰，白門下呂布，大星隕臨淮，尚想劉德輿，盈酒此徘徊，爾來苦寂寞，廢圃多荒苔，河從百步變，山到九里回，山水自相激，夜聲轉風雷，蕩蕩清河壘，黃樓我所開，秋月墮城角，春風搖酒杯，迎君爲塵客，新詩出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他年君倦遊，白首賦歸來，登樓一長嘯，使君安在哉。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嘉穀似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字間，奚慕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股回廊，蓋時不少暇，俯仰霜葉黃，期君（詩案有晉字）蟠桃枝，（詩案無枝字）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旁，紛紛不足道，悄悄徒自傷。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蕪荒，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蓬，嶸崢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閒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烏字

清溪到山盡，飛路盤空小，紅亭與白塔，隱見喬木杪，中休得小菴，孤絕寄雲表，洞庭在北戶，雲水天渺渺，菴僧俗緣盡，淨業洗未了，十年雖鵲巢，猶以詩自繞，高堂儼像設，禪室客（一作謝）各深窈，奔泉何處來，華屋過溪沼，何山隔幽谷，去路清且悄，長松度翠巒，絕壑挂啼鳥，我友自杭來，尚歎所歷少，歸途風雨作，一洗紅日燎，俄驚萬籟號，黑雲卷蓬蒙，舟人紛變色，坐漢輕鷁矯，我獨喚酒杯，醉死勝流殍，蒼生例蒲狼，造物空煩擾，更將風舞勢，把燭垂風篠，美人爲破顏，正似（一作嬌）腰支嫋，明朝更雙（一作陳）逕，清景頃空杳，作詩記餘歡，萬古一昏曉。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夫子自遂客，尚能哀楚囚，奔馳二百里，徑來寬我憂，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別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嗟我晚聞道，款啓如孫休，至言難（一作與）久服，放心不自收，悟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納之憂患場，磨以百日愁，冥頑雖難化，鍋發亦已周，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但餘無所還，永與夫子遊，此別何足道，大江東西州，長蛇不下鍋，睡足吾無求，便爲齊安民，何必歸故邱。

東坡八首

廢壘無人顧，頹垣滿蓬蒿，誰能捐（一作掘）筋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哨然（一作）釋來嘆，我廬何時高，荒田雖浪莽，高庫各有適，下隅（一作）種秔稻，東原蒔蔬菜，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橫逸，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家僮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飢欲已可必，自昔有微泉，來從遠谿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去爲柯氏陂，十畝魚蝦會，歲旱泉亦竭，枯萍粘破塊，昨夜雨山雲，雨到一犂外，泫然尋故瀆，知我珊荒苔，泥岸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勁，春鳩行可聽，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鍼水聞好語，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纍，秋來穗穗重，頗倒相撐拄，但聞畦隴間，蚱蜢如風雨，新舂便入甑，玉粒照匟筥，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已（一作已吾）許，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裘應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父（一作夫）告我言，勿使黃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種蕎期可剝，種松期可斲，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慤，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過，昔聞李衛公，此策疑可學，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灞岸，遺我三寸甘，照座光卓犖，百栽倘可致，當及春泥濕，想見竹籬間，青黃垂屋角，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郊生水將種，賣藥西市（一作市西）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家有十畝竹，無時容

一作客。叩門。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飧。可惜杜拾遺。事與朱阮論。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我今反累君。一作生。借耕蠶茲田。刮毛瘦背上。何時得成氈。可憐馬生癡。至今夸我賢。乘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寒食雨二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一作。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污燕支尾。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一作。瘦。起頭已白。非江欲入戶。雨勢來不來。一作。已。小屋如漁舟。漾漾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覺一作。見。烏鳥一作。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弔徐德占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難易長。流一作。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一作。貢。一作。論。豈爲明所棄。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省一作。其。榜離潛。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夏若畏一作。果。傾。萬牛何足言。一作。論。不然老巖壑。一作。合。抱枝生孫。一作。佐。死者不可悔。吾將道一作。論。稱昆。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一作。日。穿戶攝。子起尋挾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時君莫笑一作。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老。失途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

聞子由爲鄧州所稽恐當去官

少學不爲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豈度外。天初若相我。發跡造宏大。豈敢負所付。捐軀欲投會。當知事大繆。舉步得狼狽。我已無可言。煩愆難追悔。子雖值自免。難助安足賴。低回畏罪罟。黽勉敢言退。若人疑或使。爲子得微罪。時哉歸去來。共抱一作。把。東坡來。

岐亭五首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煙火溼。下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撫掌動鄰里。遶村提鱉石本作。鼈。鴨。房櫳鏘器聲。蔬果照市籴。久困蒙蒼棄。初見新芽亦。洗盞酌鱉黃。磨刀削熊白。須臾我徑醉。坐睡落山幘。醒時夜向闌。唧唧銅缸泣。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靜一作。巷中。惟見峯巒集。

我衰鬢中蛤。閉口蓮燒汁。又衰網中魚。開口吐微溼。剝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庶懷慎。烝壺假烝鴨。坐客皆忍笑。冕然發其辯。不見王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截蒸豚。乃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鄙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雖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與過客。君家蜂作窠。蔵蔵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濕。二年三過君。此行眞得得。愛君假劇孟。扣門知緩急。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鬚輕鬖鬖。爲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著幘。閉門弄漆丁。哇哇一作。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誰補將帥缺。披圖見八陣。合散更主客。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酸酒如薑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賜茅柴。禁網日夜急。西鄰推一作。轉。卷。醉倒豬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籬。何從得此酒。冷面妒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爲君三日醉。蓬髮不暇幘。夜深欲踰垣。臥想奉巵泣。君奴亦笑我。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人生幾兩屐。莫厭頻來集。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濕汁。兩窮相值過。相哀莫相澀。不知我與君。交遊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爲急。顧爲穿雲鴨。莫作將雛鴨。我行及初一作。春。夏。煮酒映疏籬。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豈游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歎當復再。起舞花墮幘。將行一作。行。將。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戶絕衆客。空堂淨掃地。盧白道所集。

盧山二勝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橫清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石磧。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沈沈水精宮。願隨琴高生。騎鯉赤鯉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冷中。

和李太太字白

寄臥盧寂堂。月明浸疎竹。淪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歎。自昔一作。惜。非余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卜。謫仙因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奕棋。變化不容逭。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

野鴈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璀璨。慘澹雲水昏。晶熒沙礫碎。弋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

衆禽事紛爭。野鴈獨閒潔。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我衰寄江湖。老作雜鶩鴨。作群問陳子。曉寒雲苔冒。依依聚閒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猶一本作。動。鼓翅。吹亂蘆花雪。

贈杜介

我夢遊天台。橋空石橋小。秋風吹菌蕈。翠澤香嫋嫋。鹿眞飛錫過。絕磵度雲鳥。舉意欲從之。倘然已杳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留戶曉。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夏子何人。長嘯萬物表。斐然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爲赤城遊。飛步凌縹緲。問禪不歸舍。屢爲瓢壺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耀。我夢君見之。卓爾非魔嬈。倦起發其事。一作。我夢君見之。卓爾非魔嬈。倦起發其事。刻分葵藿。從今更不出。閉戶開髮戒。時從佛頂嚴。施下雙遠招。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登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適多仲。薄雪收浮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勝爾壺一杯。帝鄉不可期。徒些招歸來。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淘汰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蓬萊海上峯。玉立色不改。孤根撑滄天。雲骨有破碎。陽侯殺廉角。陰火發光彩。纍纍彈丸間。琢細成一作珠琲。閟浮一溫耳。眞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朋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倘有蟠桃生。且尋猶可待。

連日與王忠玉。張金一作全。翁。遊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萬象生我目。雲深人在塢。風靜鶯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眼色奪湖淥。百結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鵠。山高路已斷。亭小膝更一屈。促。夜尋三尺井。渴飲半瓢玉。明朝閣蘇管。塞食雜歌哭。使君坐無聊。死客來不速。載酒有鵝黃。扣門非啄木。浮蛆撇金盞。翠粉出華屋。須臾便陳迹。覺夢那可續。及君未渡江。過我勸乘燭。一笑換人間。百年終鬼錄。

感舊詩并引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年一有字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蕭然。始有感樂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一無字悽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紀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一無寓字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牀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恨焉一作感初涼。策杖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一作住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阿同。安寢已太康。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與柿霜。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首一有一字示坐客

白露下秋草。碧空卷微雲。孤光爲誰來。似爲我與君。水天浮四座。河漢落酒尊。使我冰雪腸。不受塵纖煩。一作塵滓。尚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哀彈本無一作舊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寧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渾。

泛潁

我性嘗臨本。得顯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交。遂郡十餘里。不疾亦不遲。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緇。趙陳一作陳趙。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潁詩。

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兄弟贈趙景貺陳履常

歲暮自急景。我閒方緩觴。歡飲一作醉餘。西湖晚。步轉北渚長。地坐畧少長。意行無淵岡。久知蕎麥青。稍喜一作見。榆柳黃。蚤蚤春欲動。瀲瀲夜未央。水天鷗鷺靜。月露一作鬚。松檜香。撫景方皖晚。一作晚晚。懷人重淒涼。豈無一老兵。坐念兩歐陽。我意正麋鹿。君材亦珪璋。此會不可再。此歡不可忘。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歸一作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紫團參寄王定國

給舍七門口。突兀太行頭。豈惟國紫雲。實自俯倒景。剛風被草木。眞氣入君穎。舊聞人衡芝。生此羊腸嶺。鐵鎖虎豹關。壁縮龍蛇瘦。蓋頭試小嚼。龜息變方鼈。別予明眞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掛戶。半夜珠落井。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靖。東坡猶故目。北樂致遺秉。欲持三極根。往佐九轉鼎。爲予盜齒頰。豈不賢酒茗。

碧落洞

槎牙亂峯合。晃蕩絕壁橫。遙知紫翠閒。古來仙釋并。陽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叩作印。名勝志白月。夢中遊化城。果然石門一作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泉流一作下珠琲。乳滴一作交縵纓。我行畏人知。恐爲仙者迎。小語輒響答。空山自雷一作雷自響。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

白水山佛跡巖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翼。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巘爭吞吐。神工自爐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時。天匠運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峯巒尚關鬲。溯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汪罔氏。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溪瀉九折。萬馬騰一鼓。奔來濺玉雪。源洞開水府。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回風卷飛雹。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徹命安足賭。一作賭。此山吾欲老。愼勿厭求取。谿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竿。下灌黃精圃。

峽山寺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屧顏。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確水自春。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劍翁孫。游戲暫人間。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瑱。林深不可見。蘿雨濕一作

髻鬟。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

新詩妙無多。舊學閒可取。猶當隱季主。來遊梅福。空腸吐餘思。靜似蠶繅繭。生綠。荊棘榛蕪。黎黃蔬不熟。高人事鑄金。下士乃服玉。君沿嶺嶠陸。我欲市筍蕨。曾樂羅浮頂。亦到朱明谷。旋觀真歷塊。歸臥甘破屋。故人老猶仕。世味薄如穀。偶從越女笑。不怕懼江浴。旋聞尺書到。喜有新詩琢。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牧。骨銷鑿口鑠。膽破獄吏慴。隨雲不易寄。江月乃可掬。遙知清遠寺。不稱空明洲一作腹。蹇驢步武碎。短瑟絃柱促。仰看泉落珮。俯聽石響瘖。千峯寫清駛。一往無回躅。狂歌失暗語。過電不容目。要知世長餘。正坐山少肉。人間無南北。蝸角空出縮。仇池九十九。當少三十六。天人同一夢。仙凡無兩錄。隨邦真可老。生理亦粗足。便回蘇天篠。長作照海燭。

遷居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淫雨綿。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巳買白鶴峯。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鮮吾隅一作砌。青山滿牆頭。鬟一作髻。凝雲髻。雖慙抱朴子。金鼎陋蟬蛻。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處處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乃得泉

海國困蒸溽。新居利高塞。以彼陟降勞。易此寢處乾。但苦江路峻。常慄汲腰酸。矻矻類四夫。礪礫斯屑屑。彌旬得尋丈。下有青石盤。一作終日但迸火。何時見飛瀾。豐我粲與醪。利汝椎與鑽。山石有時盡。我意殊未闌。今朝偷僕喜。黃土復可摶。晨瓶得蟹乳。暮甕停冰湍。我生類如此。何適不艱難。一勺亦天賜。曲肱有餘歡。

行瑩僧閒居與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勛鱗甲。萬谷酣笙簫。覺而遇清風。急雨成作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虞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眇觀大瀛海。坐冰歲天翁。茫茫太倉中。一米雖雄。幽懷忽破散。詠嘯來天風。千山勛鱗甲。萬谷酣笙簫。安知非羣仙。約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夢醒忽變色。笑電一作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子由生日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人力破陰隲。小一作少。忍持其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鑑如柳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嘗考未易畢。兒孫七男子。次第皆逢吉。遙知設羅門。獨掩縣簿室。回思十年事。無愧簷中筆。但願白髮兒。年年作生日。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鑑如孤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溢。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

酒醒。

雨痕漬一作濕。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牀頭有白酒。盞若白露漲。獨醉還獨醒。夜氣清。醒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槳。夜下蒼梧灘。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卷六

宋三

黃文節十首

古風二首上蘇子瞻

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廊廟。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盃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果核捐果何傷。青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要。爲人洞殷勤。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蔕。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假。

次韻子由續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

種豆益九畹。蘇子憂國病。炎蒸臥百戰。山立有餘勁。斯人廊廟器。不合從遠屏。江湖搖歸心。白髮侵老境。艱難喜歸來。如晴月生嶺。仍懷阻歸井。風水蛟鱷橫。捕蝨諫官疏。用儒吾道盛。上書謁平津。藏蝨初記省。至今民社計。非事類舌鏡。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人材包新舊。王度濟寬猛。必開曲突謀。滿堂傾耳聽。斯文呂與張。泉下亦蘇醒。天聰四門開。國勢九鼎定。身得遭太平。分甘守閒冷。天津十年面。想見顧面瞪。何時及國門。休暇過蓍茗。燒燈留夜語。鴻鴈看對影。但恐張羅地。頗復多造請。維此禮部公。塞泉甃舊井。

謫去久羈孤。召還復修綆。太任決齋宮。陛下天統慶。日月進亨衢。經綸遂耿耿。西走已和戎。南邊無哀鄂。
雖言兩逐臣。朝槸天街並。王子竄炎洲。萬死保軀命。還家頻放紅。信亦抱凱靖。稅屋待車音。掃門覩旆栖。
行當懷舊傳。載酒求是正。端如蒔橄欖。苦過味方永。（一本作的皪沮洳舟。一本作不圓兩逐臣。）

次韻文潛同遊王舍人園

移竹洪園下。買花洛水陽。風煙二十年。花竹可迷藏。九衢流車馬。和值各匆忙。豈有道邊宅。靜居如寶坊。
幅巾延客酒。妙歌小紅裳。主人有班綬。衣拂御爐香。常恐隨鳥鳴。百草爲不芳。故作龜曳尾。頗深漆園方。
初聞蝸牛廬。中盜師子牀。買田宛邱閒。江漢起滄觴。今此百畝宮。冬溫夏清涼。身閒閱世故。宇靜發天光。
安肯聲利場。牽黃臂老蒼。張侯華瑞世。三秀屬齋房。作詩盛推賞。明珠計斛量。插花坐晚吹。妙語益難忘。
重游樊素病。捧心不能妝。來日猶可追。聽我歌楚狂。

拜劉凝之畫像

棄官清潁尾。買田落星樹。身在孤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靜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畑。其寄無虛興。魚遊水底涼。鳥語林間靜。
讀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餘。遲遲一尊酒。他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艇。

次韻伯氏長盧寺下

風從落帆休。天與大江平。僧坊晝亦淨。鐘磬寒逾清。淹留屬暇日。植杖數連甍。頗與幽子逢。蓋若當酒傾。
攜手緡木末。朱欄見潮生。檣移永正縣。鳥度建康城。薪者得樹難。藥盂味兩烹。香秔炊白玉。絕飯愧開行。
歸禍思歸樂。吟弄夕陽明。思歸誠獨樂。微歲漸春榮。

金陵

豪士阻江海。瓜分城中樞。真人開關梁。曾不費控弦。六朝妙人物。蔓草蔓寒烟。至今袁江南。跡歌在漁船。
窮山虎豹穴。靡納擁高年。青天行日月。坐看磨蟻旋。身將時共晚。道與世相捐。猶能攬壯觀。亘浸朝百川。

過致政屯田劉公醪廬

兒時拜公床。眼炯眉紫煙。舍前架茅茨。爐香坐僧禪。女奴煮蜀粟。石盆瀉機泉。今來捕門巷。竹閒翁蛻蟬。
堂堂列五老。勝氣失江山。石盆爛黃土。茅齋薪壞椽。女奴爲民妻。又產蓄里園。當年笑語地。華屋轉朱欄。
蝶兒種松子。傘蓋上參天。（一作高參天。）投策數去日。木行天再環。先生古人風。餘膽石腑肝。眼前不可意。壯日
掛其冠。解衣庭君峯。洗耳瀑布源。篆籀藏文章。猶世時一班。衆人初易之。久遠乃見難。憶昔子政在。爲翁
數解顏。五兵森武庫。河漢落吾端。王陽已富貴。塵冠不肯彈。呻吟判十史。凡例墨新乾。宰木忽拱把。相望
風隧寒。百楹蓄萬卷。少子似翁賢。

觀祕閣西蘇子美題壁及張侯家墨迹十九紙率同舍餞才翁學士賦之

仁祖康四海。本朝盛文章。蘇郎如虎豹。孤嘯翰墨場。風流映海岱。俊鋒不可當。學書窺法窟。當代見崔張。
銀鉤刻瑯琊。蝌尾回縑緗。擅登羣玉府。臺閣自生光。春風吹暖雨。禁直夢滄浪。人聲市朝遠。篠影花竹涼。
秋河滿筆硯。怨句挾風霜。不甘老天祿。試欲叫未央。小臣膽如斗。侏儒俸一囊。請提師十萬。奉辭閒犬羊。
歸鞍飲月支。伏背等中行。人事喜乖迕。南遷浮夜航。此時調玉燭。日行中道黃。柄臣假牛李。傾奪謀未臧。
薄酒閭邯鄲。老鵝禍枯桑。兼官百郡郵。報賽用歲常。招延青雲士。共醉椒醑觴。俗客趙白眼。傲歌齊紅裳。
謗書動宸極。牢戶繫桁楊。一網收冠蓋。九衢人走藏。庖丁提刀立。滿志無四旁。論罪等養發。因衣徼方良。
姑蘇麋鹿鹿。風月在書堂。永無滿殺期。山鬼共幽篁。萬戶封侯骨。今成狐兔岡。邇來四十年。我亦棱骨郎。
雄文終膾炙。妙墨見垣牆。高山仰豪氣。崢嶸乃不亡。張侯開詩卷。詞意尚軒昂。草書十紙餘。雨漏古屋廊。
皺知千里馬。不服萬乘箱。遂令御敵車。此豈用其長。事往飛鳥過。九原色蒼蒼。敢告大鈞手。才難幸扶將。

陳朗齋一首

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眞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晝靜分韻賦詩得靜字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畑。其寄無虛興。魚遊水底涼。鳥語林間靜。
讀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餘。遲遲一尊酒。他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艇。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卷七

宋四

陸放翁三十七首

蟠龍瀑布

遠望紛珠纓。近觀轉雷霆。人言水出奇。意使行人驚。人驚我何得。定非水之情。水亦有何情。因物以賦形。
處高勢趨下。豈樂與石爭。退之亦隆人。強言不平鳴。古來賢達士。初亦顧躬耕。意氣或感激。遲速成功名。

醉歌

我飲江樓上。闌干四面空。手把白玉船。身遊水精宮。方我吸酒時。江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爲長虹。
欲吐輒復吞。頗畏驚兒童。乾坤大如許。無處著此翁。何當呼青鯨。更駕萬里風。

寒夜遣懷

臨觴本不飲。憂多自成醉。四方行萬里。不見埋憂地。憶昔入京都。寶馬搖香塵。酣飲青樓夜。歌聲在半空。
去日不可挽。華髮忽垂領。娟娟峨眉月。相對作淒冷。月落照空牀。不寐聽寒漏。早知憂隨人。何用去故鄉。

寶劍吟

幽人枕寶劍。殷殷夜有聲。人言劍化龍。直恐興風雷。不然憤狂虜。慨然思遠征。取酒起酹劍。至寶當潛形。

豈無知君者。時來自施行。一匝有餘地。胡爲鳴不平。

古意

繼足飼饑鷹。鹽飽意未平。伏櫪豈不安。老驥終悲鳴。士生固欲遂。又懼徒富貴。素願有未伸。五鼎淡無味。

茅屋秋雨漏。稻陂春水深。長歌頓濁酒。舉世不知心。

臥病

人生寓一氣。血脈日夜流。秋毫或經隔。百體若相仇。嗟予少多疾。安食拙自謀。方寸藏百盧。如箭集射侯。

奔走逢數歲。呻吟廢茲秋。生死亦何有。成壞同一漚。胡爲不自愛。森然起戈矛。一笑衆妄滅。霜天盛晚籟。

呼兒屏藥囊。吾疾今其瘳。

雨中登安福寺塔（俗稱之國塔）

平生喜登高。醉眼無疆界。北顧極幽并。東望跨海岱。喟然撫手歎。從古興成敗。英雄如過鳥。城郭但遺塊。

今朝上烏塔。千里曠無礙。忽驚風霆擊。坐覺天地晦。絲雨挾龍腥。潦暑爲摧壞。盍天念蟠蟄。令我寄一快。

那知書生狂。自倚心眼大。更思駐滄隰。黃河若如帶。

趙將軍墨序

客爲予言。靖康建炎間。閩中奇士趙宗印者。提義兵擊虜。有衆數千。所向輒下。虜不敢當。會王師敗於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氣略廟。盡以金帛散其下。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予感其事。

爲作此詩。

我夢遊太華。雲湧千仞青。壁山瀉黃河。萬古仰巨靈。往者禍亂初。氣祲千太甯。豈無隊雲龍。一起奔風霆。

時事方錯謬。三秦盡荊腥。山河銷王氣。原野失大刑。將軍散髮去。短劍剔茯苓。定知三峯上。爛醉今未醒。

心太平菴（余取黃庭堅名所寓室）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胷中故湛然。忿欲定誰使。本心倘不失。外物眞一螘。困窮何足道。持此端可死。

空齋夜方中。窗月淡如水。忽有清磬鳴。老夫從定起。

大醉梅花下走筆賦此

閉門坐歎息。不飲輒千日。忽然酒興生。一醉須一石。檐頭花易老。旗亭酒常窄。出郊索一笑。放浪謝形役。

把酒梅花下。不覺日既夕。花香襲襟袂。歌聲上空碧。我亦落烏山。倚樹吹玉笛。人間奇事少。頗謂三勍敵。

酒闌江月上。珠樹挂寒璧。便疑從此憩。朝市長攜迹。醉歸亂一水。頓與塵境隔。終當騎梅龍。海上看春色。

訪青神尉廨借景亭蓋山谷先生舊遊也

遣朝下白帝。弔古遊青神。城頭三間屋。聊得岸我巾。元祐太史公。世嘗有斯人。海煙侵玉骨。老作宜州民。

至今杖屨地。來者猶酸辛。密竹翦已空。喬木亦半薪。陂池獨渺然。中有鷗鷺馴。人生能自足。一尉可終身。

淵源兩名納。築閣捫星辰。近山臥輪蹄。遠山高嶙峋。朝沿雨空濛。暮挽雲輪囷。賦詩有宿諾。下筆終未親。

萬法不孤起。請君作其因。高掛四面窗。淨掃一榻塵。室中絕人聲。門前謝車輪。容我睡半日。兩忘主與賓。

殺燒海南沈。細碾建溪春。是閒儒有句。可與屈宋鄰。詩如蒼鑿龍。天矯不受馴。使可造次得。何異池中鱗。

世有慢視手。嫌我非其人。詩不已就乎。著眼勿逡巡。

病中作二首

老驅百病集。頹然仰天呼。汝病勿怨天。藥石幸可扶。寓形天地間。疾病誰能無。不從酒色來。病自無根株。

但使元氣在。雖剛行當蘇。哀哉忿慾子。永棄元化爐。

牧羊知治民。解牛得養生。一理儻造微。何事不可明。我老抱病久。頗覩古人情。唐堯授四時。帝道所以成。

周家七百年。王業本農耕。造端無甚奇。至今稱太平。人生正如此。默默要無營。心君但高拱。萬物安能攖。

秋懷十首選二

辟塵當以掃。濯纓當以水。編堂一炷香。世念去如洗。人生天地間。太倉一稊米。哀哉不自悟。役役以至死。

孰能從我遊。趺坐燔柏子。夜半清磬聲。悠然從定起。

故朔甫再宿。月見西南隅。纖纖一鉤痕。挂空疑有無。我行南楹下。遠水浮雙鳧。新寒入短衣。感此風露初。

頗欲呼小艇。東村行芋區。衣薄且言歸。煙火望吾廬。

九月七日子坦子聿俱出斂租穀。雞初鳴而行。甲夜始歸。勞以此詩

仲秋穀方登。螟生忽告饑。歸難驚一鉋。俯仰事已非。貸糧助耕耘。客主更相依。一旦忽如此。欲語涕屢揮。

共斂螟之餘。存者牛毛稀。吾兒廢書出。辛苦幸庶幾。夜半聞具舟。憐汝露濕衣。旣夕不能食。念汝戴星歸。

手持一杯酒。老宜不可違。秫瘦酒味薄。食少難不肥。顏聞吳中熟。多稼徵王畿。亦欲就飽處。無羽能奮飛。

官富哀我民。榜笞方甚威。巢亦豈得已。撫事增歔欷。

開歲半月湖村梅開無餘。偶得五詩以煙溼落梅村爲韻

斷岸通別浦。孤舟入春烟。與梅本無期。忽到醉眼邊。折花插紗帽。花重覺帽偏。居人空巷者。疑是湖中仙。

我來梅花村。倚杖久佇立。惜哉風雨餘。零落綠苔溼。往年賦詩人。去秋不可執。明朝梅亦空。感歎百憂集。

梅花如高人。妙在一邱壑。林逋語雖工。甚未脫糾縛。乃知尤物側。天下無傑作。老我懷不紓。樽前幾開落。

斗柄忽東指。開蓬湖邊梅。偉觀天下無。四顧雪千堆。時至當斂退。勿受曉角催。安知桃李輩。於子無嫌猜。

昨日春已來。春蟲滿江村。落梅亦多情。點點浮清樽。語離聊一醉。不恨村酒渾。人生其如此。已矣兩忘言。

記夢

夜夢遊名山。翠壁開巖扉。主人喜迎客。劇談皆造微。下臨萬里空。渺渺一鶴飛。安得乘家去。丹霞當相依。

送子龍赴吉州掾

我老汝遠行。知汝非得已。鄉言當送汝。揮涕不能止。人雖樂離別。坐貧至於此。汝行犯霜露。次第過彭蠡。

波橫吞舟魚。林嘯獨脚鬼。野飯何店炊。孤檝何岸檥。判司比唐時。猶幸免笞箠。庭參亦何辱。負職乃可恥。

汝爲吉州吏。但飲吉州水。一錢亦分明。誰能肆譏毀。聚蚊嫁阿惜。擇士教元禮。我食可自營。勿用念甘旨。
衣穿鵝鼻肘。履破從見指。出門雖被嘲。歸舍却睡美。益公名位重。凜若喬嶽峙。汝以通家故。或許望燕儿。
得見已足榮。切勿有所啓。又若楊誠齋。清介世莫比。一聞俗人言。三日歸洗耳。汝但問起居。餘事勿挂齒。
希周有世好。敬叔乃鄉里。豈惟能文辭。實亦堅操履。相從勉講學。事業在積累。仁義本阿當。蹈之則君子。
汝去三年歸。我倘未即死。江中有鯉魚。頻寄書一紙。

落花

橫李植春事。餘醽爲之殿。豈不欲周旋。過日如蹔電。大風連三月。吹盡無餘片。留之豈有策。佇立情眷眷。
奈令腸九回。莫欠語一轉。流年付芳草。樽酒孤勝踐。鶯聲入碧雲。鏡影滿深院。消搖綠陰間。風流屬閣下。

雜感十首以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爲韻

呂釣渭水渚。說築傅巖野。雖曰古聖時。得士蓋亦寡。天將啓治亂。人才有用舍。向非萬牛力。孰與成大厦。
涿泗日已遠。儒術日已喪。學者稱孔墨。爲國雜伯王。書生幸有聞。力薄不能倡。默默世俗間。汝職無乃曠。
我昔下三峽。百丈堆兩車。初發公安城。已過長風沙。早知世路險。恨不常浮家。至今清夜夢。雙艨間波鯉。
斗杓運四序。寒暑忽已換。人生知幾何。去日難把玩。憑高望煙海。青山忽中斷。秋風肺病蘇。爲子市一茶。
磨鏡要使明。拭几要使淨。奈何視吾心。不若凡與鏡。垢汚猶未除。秋毫即爲病。吾曹亦聖徒。可不學顏孟。
天人本一理。鴻鵠常昭然。人衆何足恃。妄謂能勝天。適燕當北轅。調瑟當解弦。五行未可忽。洪範禹所傳。
鏡湖一何清。稽山一何高。浙江百里遠。夜枕聞驚濤。子胥死吳下。千載無人豪。遺魂招不來。我欲續楚騷。
歸耕無耦耦。出戰無兜鍪。已失西崦春。空懷北平秋。提攜一束書。跗蹠至白頭。囊中有轅筱。一飽吾何求。
我昔遊劍南。爛醉平羌月。一杯玻瓈春。萬里望吳越。豈知有天幸。故山得歸骨。扁舟小江上。夜半看月沒。
入東多名山。天台連四明。路窮寺門出。林闕溪橋橫。豈無一月間。結束與子行。會棟最幽處。煨芋聽雷聲。

示子遹

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激湍瀨。數切李杜牘。常恨欠領會。
元白纔倚門。溫李眞自餒。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詩爲六藝一。豈用資狡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

連日作雨苦熱

天地一氣爾。陰陽司闔開。鬱蒸以爲雨。回薄以爲雷。久鬱無所泄。造化安在哉。方其欲雨時。雖天不能回。
此豈降自天。其實有自來。所以風宋鞏。千載有餘哀。

贈蔡上人

我夢蔡門秀。得之古疎山。斯人器玉蘊。中有寶月寒。四壁濤相對。安身一蒲團。玲瓏六窗靜。常日心猿閒。
時從禪那起。游戲於筆端。當其參尋時。恣意雲水間。松風激齒類。蘿月入肺肝。政使不學詩。已見詩一斑。
況復用心苦。俗氣何由干。今晨出數篇。秀色若可餐。清妍梅著雪。圓美珠走盤。乃知心鏡中。萬象紛往還。

皆吾所視物。摹寫初不難。誰能效我輩。造語出險艱。請師腐汲古。淨洗蔬腸酸。坐令韓退之。收斂加巾冠。
姜白石二首

昔遊詩十五首選二首

昔遊衡山上。未曉入幽谷。欲識所坐輿。橫板挂兩竹。狀如秋千垂。高下不傾覆。登山九千丈。中道多佛屋。
一峯高一峯。峯峯秀林水。仰看同來客。木末見冠服。高臺石橋路。尋常雲所宿。下方雷雨時。此上自晴旭。
紫蓋何突兀。萬里在一目。餘峯六七十。僅如翠浪蹙。北有嶙峋巖。大石庇樵牧。下窺半崖花。杯盂琢紅玉。
飛雲身畔過。攬之不盈掬。視融最高絕。紫蓋不足錄。俯視同仰觀。蒼蒼萬形伏。惟餘峭嶒峯。兩峭半空綠。
髣髴認瀟湘。向嶽流屈曲。高處篤我魂。翻恐宅牢陸。其東有雷穴。蓋異謹勿觸。雲來絕世界。雲去一峯獨。
僧窗或留宿。雲入不可逐。絕頂橫石梁。仙人有道蹟。山多金光草。夜半如列燭。蓋藥不可尋。吁嗟歸太速。
衡山爲眞宮。道士飲我酒。共坐有何人。山中白衣叟。問叟家何在。近住山洞口。殷勤起見邀。徐步入林藪。
雲深險徑黑。石亂瀹水吼。尋源行漸遠。茅屋翦如帚。老烹茶味苦。野琢琴形醜。叟云司馬遷。學道此居久。
屋東大磐石。蓋曾今尚有。古木庇覆之。清泉石根走。因悲百年內。汲汲成白首。仙人固難值。隱者亦可偶。
追惟恍如夢。欲盡無好手。
安汝止一首

曹將軍

將軍精悍委。齒齒碎鐵石。在昔童稚中。但聞飽經術。縱橫騁柔翰。丹綬開金碧。有司塞明詔。敝邑風詞伯。
芹香泰水生。冠玉侍重席。脫略章句陋。搜抉窮理窟。未及文化成。其如王土窄。丈夫報主願。豈必蒙清秩。
蒼然萬去位。滿面秋果烈。絕合熊虎羣。旌旆揚廣陌。正當磨厲間。一鼓拔勍敵。屯兵河水源。千里脊截截。
浩蕩排煙旻。西極安帆嶠。奈何國無人。磨礱乘旋鋸。賞予入私門。金湯授盜賊。公時奮臂爭。反遭獸玉刖。
三軍祝馬首。慟哭下天壁。功成坐皺眉。憤怒鬚插戟。中宵拔劍起。磨礪勁醋。吐氣風雲生。寥旗陷堅列。
貫穿死生地。蹀血天地黑。勢雖衆寡懸。形未雌雄決。路窮斷首尾。衆寡乃手格。豈知詐虎逝。踏淡山川色。
百萬尚震驚。嗚呼死諸葛。長城但自壞。千古痛稠結。肉食無遠謀。野史有直筆。酒酣歌節士。皚皚霜月白。

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卷八

金元

元遺山七首

箕山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迹絕。蔚君棲隱地。惟有太古雪。人間黃屋貴。物外祇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當所屑。降衷均義稟。汩利忘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薛。干戈幾慢觸。字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叔采薇蕨。至今陽城山。衡華兩邱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肺肝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元魯縣琴臺

荒城草木合。破屋風雨侵。千年一琴臺。晻藹鄒魯間。遺愛食縣社。公留不堪任。此臺即甘棠。忽使無餘陰。旁舍高以華。大臺日相金。蒼雲元武暮。鬼物還陰森。倘德抑元虛。墜典誰當尋。我與萬寒泉。百拜公來臨。公來不能知。落日下鐵禽。懷哉空山裏。鴻飛猿與吟。當年子騫歌。補衮一何深。承平示得意。獨能正唯淫。君相此一時。又復悟良箴。諛臣半廢棚。盍亦起幽沈。蒲輪迓頑殼。香草空深林。寂寞授世室。孤甥舉遺標。生平諒已然。薄俗姍來今。千山爲公臺。萬籟爲公琴。變嘯不容世。月露爲知音。人間蹄涔耳。已矣非公心。

觀浙江漲

一旱千里赤。二雨垣屋敗。浙故以江名。蓋與衆壑會。初疑沙石掩。稍覺川谷隘。雷風人先驅。大塊供一噫。千帆鼓前浪。萬馬接後派。崩崖不暇顧。拔木無留礙。澎湃如排勢。洞流各有態。平分乍舒徐。怒觸忽碎壞。雲蒸楚樹杪。雪映海嶺背。勞歸千丈潮。悅與海門對。飲飛鬬蛟鰐。燃犀出鯊介。陽侯富陰族。萬首露光怪。翠裝濟假鑾。鉦鼓亂碪磑。永懷疏鑿力。重歎神禹大。乾坤海爲壑。未礙變橫潰。納污非撫惡。流惡聊自快。投詩與龍盟。滌蕩頑一再。

雨漲

層冰積浩蕩。陵谷互吞吐。窈窕轉幽壑。突兀開淨宇。回頭山水縣。亦復塵壒土。孤雲鐵梁北。宇宙一仰俯。風景初不殊。用塗忽修阻。塞源海眼淨。默鑒自太古。蟄龍何年臥。萬國待霖雨。誰能裂眥崖。雷風若掀舉。

送詩人李正甫

陽和入枯株。鶴鶴含芳津。山頭太古石。不與萬物春。朝從木客游。暮將山鬼鄰。紫芝僅盈匊。幽蘭不充紉。衝雲入長吁。肝膽空輪囷。我嘗讀君詩。天趣觸眼新。秦游得豪宕。苦產餘眞淳。怒虎不受睡。駭鹿未易馴。安坐誰不如。半生走逡巡。倉倉不可問。藐藐誰當親。青山碧爲塵。白日無閒人。空歌東野曲。不救西州貧。

同白兄賦餅中玉蘂

長景乘芳歌。仙葩此夷猶。冰姿出新沐。娟娟倚清秋。昨夢今見之。風鬟玉搔頭。誰言閨房秀。高情澀林邱。碧篋古銅壺。一室香四周。懷人或獨詠。這思徒悠悠。

野史亭雨夜感興

私錄關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冤一寸毫。盡力不易舉。爰逕私自惜。憂畏當誰語。展轉天未明。幽留響疎雨。虞道園十六首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幽花在崖陰。以彼貞女姿。當此君子心。春陽不自媚。夕露忽已深。湘妃昔鼓瑟。恨望蒼梧岑。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宮闕何窈窕。牧馬草上歸。吹笳沙際風。帳中忽聞鴈。傳令發雕弓。

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穀。儀羽集雲路。寂寞就書閣。老大長郎署。爲山盈成岑。織錦待益度。我行起視夜。暴漢非故處。雷起龍門山。雨灑赤城觀。蕭騷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龍喜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興。倚杖衆雲散。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桐陰秋轉薄。井氣曉爲沾。交柯舞幽鎖。墮葉響鳴瑲。高巢翠羽下。澄水玉蚪藏。上人從定出。行吟繞石莊。

寄題新治亭

窈窕治亭莫。蕭條江南秋。泛覽山河外。張樂鳳凰邱。公子飛翠蓋。美人回綵舟。從茲辛黃髮。樂哉以忘憂。

題僊耳東坡載酒堂二首

翳翳僊耳城，歷歷桄榔樹。百年遺故邱，新堂設筵酢。清風海上至，朝陽在庭戶。丹山五色鳳，鎮德屢來下。甘辛熟桂酒，羅列雜蔗蒲。行餐多孫子，食飲祭先其。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除。鑿井得甘泉，渴者恆自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海南絕風雨，水木況華滋。鄉舍解讀書，諸生遂誦詩。何必懷故都，聊樂宜在茲。星河度白鶴，山月懸蛾眉。來晚去何速，勞人千載思。

應制題王鼎臺吳王納涼圖

雨過太湖上，風生聲颯颯。紅綃拂几席，白紵製衣裳。朱光淪厚地，明月在高堂。何以保玉體，長年樂未央。

記子培臺

春風動闌葉，庭戶光陸離。言收竹上露，石角掛練衣。車行不擇路，茉莉何楚楚。遊子惜忘歸，徘徊歲云莫。

寄陳衆仲助教上都作

學省起清晝，詞垣猶早秋。樂人隔河漢，落月在高樓。持衣未成曲，吹笛不勝愁。還趨鵷鷺觀，別製鶴鸞裘。

詠史

軒后邈已遠，漢武亦雄哉。荒忽九州外，百年過煙埃。疑化鹿長久，臨海築層臺。黃金雕鏤飾，喬林摧斷裁。樂通寬光死，孫卿殊未回。不知作者意，空令來者哀。奉盤泣繁露，馳道殷奔雷。志氣昔所在，風雲恆往來。

蛟古木

荒郊臥蒼苔，蛟龍在其上。不知風雨來，垂影一千丈。後主擅鐘法，江南久寂寥。空令沒骨畫，容易媚中朝。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花發上陽春，門開未央曙。城堞起翠樓，流光散朝羽。息影須近榱，結巢願當戶。機轉金井，終日灌嘉樹。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論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疑至平曠，玩肆生縱逸。毋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衡茅負陽旭，有客至我門。共披會稽圖，山水盛縱紛。衆賢坐水次，飛觴泛沄沄。夷曠各有趣，高閒知右軍。幽情付後覽，陳迹感前欣。悠悠千載來，不覺更旦昏。探穴問神禹，望海慈秦君。逝者皆如斯，死生固奚云。所以哉悲人，思從蓋冠羣。春服沂新浴，歸歟聊永言。撫卷不知老，遐思在茲文。東南極私水，日暮多浮雲。

右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八卷，亦覃谿先生撰。按阮翁古詩選，五言止於唐，而獨選韋柳二家，自是一偏之見。明詩自太倉歷城，以雄恣博麗爲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爲宗，其失也詭。物窮則變，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失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均可爲詩。阮翁特伸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以選唐賢三昧集，欲以補偏救弊。古詩選之五言，獨收韋柳，猶此意也。乃三昧集久爲趙秋谷諸賢所詬病排詆，不遺餘力，而廟未及古詩選，先生後起，獨爲此書，其持論之精，卻起阮翁於九原，亦足關其口而奪之氣。夫與觀羣怨，以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宜聖論旨，千古不易，特阮翁之說，則國風宜僅存東門之墠，兼殺蒼蒼諸什，而車鄰駟鐵，七月東山，並可刪是理乎。袁子才詩，一代正宗，才力薄，蟹溪文集，阮亭詩，學詩而僅學韋柳，其才力之薄可知。洪稚存當一代才名盛，只辦唐臨晉帖詩，選詩而獨選韋柳，其便於唐臨晉帖又可知。殆不能爲阮翁左袒生賓序阮翁書，稱其實後學指南，有通塗而無流弊，而是書例略，一則曰，庶仍不乖前鈔之旨，又曰，紹古之微旨，又曰，仍準不求備，舉一隅之義，此先生撝謙，不欲各持門戶之見，如趙秋谷諸賢，傖父矣。先選五言古詩，而錄老杜北征諸鉅篇，以至白香山游悟眞寺，杜樊川張好好詩，而謂與韋柳同也，吾面目依然，未敢信也。石帆亭阮翁論詩處，在新城里第池北書庫間，先生於山左試院水亭，題以小石帆，仍寓私淑之意，見復初齋文集。小石帆亭著錄序，曩在都門，偶得先生手書，是未付梓人也。南歸後，按錄寫成，乃獲完善。雖校畢亟開雕焉，例略又稱，於七言尚引伸而補綴之，未知其

[illegible]

[illegible]

粵詩蒐逸

黃子高撰

昔之選粵詩，有嶺南文獻，續嶺南文獻，廣東文選，然三書不皆專於詩也。專於詩者，嶺南五朝詩選，廣東詩粹，廣東詩海，大抵以廣收並蓄，表揚前哲爲主。廣每觀各選，俱首曲江，一似曲江以前無詩者。又有明諸君，口談唐律，遇宋元人作，輒衍刊落，以故南代簫什，流傳日尠。余竊不自量度，迺發家中所有，參而錄之，不足則借人閱市，積有歲月，得若干家，雖屬單詞，亦必甄錄。至如文獻、清獻、武溪、文溪、邵先輩、陳嵩伯、歐上舍、趙王孫，各有傳編，均在所闕。溯自建始之年，迄於有元之世，都成一編，釐爲四卷，疎脫遺亡，誠所不免，考訂補輯，是所望於後之人。道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石鈐病夫自序。

粵詩蒐逸卷一

清　番禺黃子高叔立撰

陳

劉　刪字正閩南海人，少篤學有志操，州郡辟爲諸議，俟歌之亂，侯官令徐伯陽浮海至廣州，見刪爲文獻曰：嶺左奇才也，及伯陽爲司空侯安都記室，亟薦其能，學太極初召至京師，除臨海王長史，與記室張正見並爲文翰之友，王深禮遇之，後卒於官。

泛宮亭湖

迴艫乘派水，舉帆逐分風。滉瀁疑無際，飄颻似度空。檣烏排鳥道，船影泛河宮。孤石澹波裏，匡山苦霧中。

寄謝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侯司空宅詠妓

石家金谷妓，粧罷出蘭閨。看花只欲笑，聞瑟不勝啼。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將人當桃李，何處不成蹊。

賦得蘇武

奉使窮沙漠，收淚上河梁。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繫書秋待雁，握節暮看羊。因思李都尉，還漢不相忘。

賦松上輕蘿

葉繞千年蓋，條依百尺枝。屬與松風動，時將薜影垂。學帶非難結，爲衣或易披。山阿若近遠，獨有楚人知。

詠青草

雨淋三春葉，風傳十步香。瞑袍憐色重，臨書喜帶長。

賦得馬

獨飲臨寒窟，離羣思北風。陳王欲觀舞，御史自隨驄。邊聲隕客淚，渠下益桃紅。恆持沛艾影，解向平陵東。

詠蟬

聲流上林苑，影入守臣冠。得飲元天露，何辭高柳寒。

采藥遊名山

名山本鬱盤，道士貴黃冠。獨馭千年鶴，來尋五色丸。石牀新溜乳，金竈欲成丹。定知無二價，非復在長安。

獨鶴凌雲去

孤鳴思滄海，矯翮避虞機。欲別悽琴曲，凌風散舞衣。五里雖迴顧，千年會欲歸。寄語雷門鼓，無復一雙飛。

以上俱見文類聚

唐

張　僧（九齡族孫，天寶至德間人。）

辭房相公

秋風颯颯雨霏霏，愁殺栖迹一布衣。辭君且作隨陽客，海內無家何處歸。（欽定全唐詩）

廖有方（南海人，貫士，柳宗元嘗稱之。）

葬寶雞行路士人

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唐人萬首絕句）

劉　軻（字希仁，曲江人，潘存實同榜進士，終洺州刺史。）

玉聲如樂

玉振能旋止，人言與樂并。繁聲忽已闋，雅韻渺然清。佩想停仙步，泉疑咽夜聲。曲終無異聽，響極有餘情。（唐詩）

盧宗回（字子潤，南海人，元和十年進士，官集賢校理。）

題慈恩寺塔

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峯晴色壓欄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參國華詩）

鄭　愚（番禺人，開成二年進士，咸通中觀察桂管，入爲禮部侍郎，黃巢平後，出鎮南海，終尚書左僕射。）

泛石岐

此日攜琴劍，飄然事遠遊。臺山初霽霧，岐海正分流。漁浦聽來笛，鴻邊送去舟。鬢愁蒲柳早，衣怯芰荷秋。

朱卜虞翻宅，休登王粲樓。悠然懷伴侶，徙爾賦離憂。（全唐詩載此詩，題臺山初霽，霧四句題爲幼卜，所得梁上深藏之盟，之幕府開平三年，改其名門衣錦里，曰詩愚，作番禺輕志本傳引之，茲特從獨南岐歟。）

茶詩

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烟搗，寒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全唐詩，蓋是唐珍還面令睡思清，從類函三百九十補入。）

（詩人玉屑，番禺鄭僕射嘗避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詠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湘中怨調

青鸞苦幽獨，隔江相對稀。夜寒蘆葉雨，空作一聲歸。（類苑闕○唐人萬首絕句載此，下題云鄭僕射，不言其名，予謂以驛樓遇女子事，其爲愚作無疑。）

醉題廣州使院

數年百姓受飢荒，太守貪殘似虎狼。今日海隅魚米賤，大須勸魏石榴裙。

擬權龍褒贈鄠縣李令及寄朝右（李令因之升官）

鄠縣李長官，橫琴膝上弄。不聞有政聲，但見手子動。（以上二首，全唐詩，譚試二。）

莫宣卿（字仲節，封州人，天中間第一，官台州別駕。）

答問讀書居

書屋倚麒麟，不同牛馬路。牀頭萬卷書，溪上五龍渡。井泉冽寒泉，桂花香玉露。茅簷無外物，只見青雲護。

百官乘月早朝聽殘漏

建禮儀朝冠，重門耿夜闌。碧空蟾魄度，清禁漏聲殘。候曉車輿合，凌霜劍佩寒。星河猶皎皎，銀筯尚珊珊。

杳靄祥光起，雖微瑞氣攢。忻逢聖明代，長願接鵷鸞。

賦得水懷珠

長川含媚色，波底孕靈珠。素魄生蘋末，圓規照水隅。淪漣冰彩動，蕩漾瑞光鋪。迴夜一作夜迴，星同貫，清秋作秋清，岸不枯。江妃思在掌，海客亦忘軀。合浦當還日，恩威信已敷。

句

我本南山鳳，豈同凡鳥羣。（見封川志○以上俱全唐詩。）

五代

黃匯躬（連州人，登唐光啓三年進士，後仕梁，掌江西燈傳幕奏記。）

句

志大惟憂國，恩深豈顧家。（連州志。）

（志載匯躬幼負詩名，尤爲楚王馬殷所傾慕，會匯躬以使事至殿大喜，盛迎其門戶，相後匯躬則斂，曰：若大喜，恐不一挹清風，今幸得見之，恐不足以來湯沐。）

吳　縞（字廷俊，連州人，登唐光化三年第進士，後仕于梁。）

句

烟隨紅杏斷，花作白雲飛。（詠野燒○連州志本傳。）

（志載縞與院帝於江，縞沈鯉而斑，戚生，膠上有肉鱗，已疑時，即縞詩，黃眼之鯉，而得梁主深藏之盟之幕府，開平三年，改其名門衣錦里，曰詩愚。）

張鴻士（連州桂陽人。天祐二年進士。隱居不仕。有集十二卷。）

貞女石（相傳唐時有貞女遇風雨一女化爲石。連州志）

當時非盧夫。亦不採蘼蕪。自化爲貞質。因茲入畫圖。風恬潭鏡朗。雲散石房孤。寄語郴江婦。初心相似無。

鄧恂美（連州人。天福中與孟賓于並爲李若虛薦入洛陽。連州志）

和李昉學士

詞場幾度讓長鞭。又向清朝賀九遷。品秩雖然殊此日。歲寒終不改當年。馳名已早超三院。侍直仍忻步八磚。今日和逢翻自愧。閒吟對酒倍潸然。連州志

石文德（連州人。仕楚爲水部員外郎。後出爲融州刺史。著有唐朝新纂三卷。）

句

月沈湘浦冷。花謝漢宮秋。（嫦娥夫人挽歌。○連州志）

周濆（濆連州人。消弟。）

重門曲

憔悴容華怯對春。寂寥宮殿鎖閒門。此身卻羨宮中樹。不失芳時雨露恩。

逢鄰女

日高鄰女笑相逢。慢束羅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綠水。參差羞殺白芙蓉。

廢宅

牢落昔堂空館塵。荒涼庭樹暗消春。豪家莫笑此中事。曾見此中人笑人。

胡君防（字朝宗。連州人。與黃匯、鄭恂美並名。歌詠好效李及吉體。著有蘇川詩集。）

句

避世一處士。傳家三詔書。（贈處士野。）

枕榔雨醉江城夜。澈鬢風吟野驛秋。（送都太守。咸陽閒居。）

樓臺舊地牛羊滿。宮殿遺基禾黍平。

島日斜明僧寺閣。汀雲低影客船窗。（水邊。）

水邊閒詠處。雲島月斜明。（具連州志本傳。）

孟賓于（字國賓。連州人。少孤力學。自湖湘赴洛。舉天福九年登第。還鄉爲馬氏從事。後入南唐。爲連州令。並聚教歸。後主起爲水部員外。致仕。初居吉州玉笥山。自號羅玉峯。後還連州。上有金鑑集二卷。）

磻溪懷古

良哉呂尚父。深隱始歸周。釣石千年在。春風一水流。松根盤蘚石。花影臥沙鷗。誰更懷韜術。追思古渡頭。

懷連上舊居

閒思連上景雞齊。樹遶仙鄉路遶溪。明月夜升漁父唱。春風平野鷓鴣啼。城邊岑樹歸雲外。花下傾杯到日西。更憶海陽垂釣侶。昔年相遇草萋萋。

公子行

錦衣紅奪彩霞明。徒曉春遊向野庭。不識農夫辛苦力。驅馳踏爛麥青青。

湘江亭

獨宿大中年裏寺。樊籠得出事無心。寒山夢覺一聲磬。霜葉滿林秋正深。

題梅仙館

仙界路遙雲縹緲。古壇風冷葉蕭騷。後來豈合言淹滯。一尉昇騰通最高。

題顏氏亭宇（南唐書顏劭居木川雅擅詞翰。家法謹嚴。所居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公卿列廟與之趣。杜絕塵囂。名士賓于幕。各爲詩以述其幽趣。）

園林瀟灑開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今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

下第詩（都閒雜談云。賓于應舉。卜于華山縣。一年乞一政。凡六鄉而得吉兆。後果驗。每年下第有詩。略舉於左。）

蟾宮空手下。澤國更誰來。（第一舉。）

水國二親應採榜。龍門三月又傷春。（二舉。）

仙島卻回空說夢。清朝未遂自嫌身。（三舉。）

失意從他桃李春。嵩陽經過歇行塵。雲僧不見城中事。問是今年第幾人。（四舉。）

因逢日者教重應。忍被雲僧勸卻歸。（五舉。）

獻主司（六舉。）

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十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主司得詩自謂得賓于之魂。後不復制。上遂罷。吉守致仕歸。過上饒。用此。）

句

遠樹連沙靜。閒舟入浦遲。（夏日曲江。）

籬垂羣吏散。苔長謁庭閒。（昭徐明府。○並詩中旨格。）

去年曾折處。今日又垂條。（柳。○以下吟窗雜錄。）

早知落處隨疎雨。悔得開時順暖風。（落花。）

千家籬幕春空在。幾處樓臺月自明。（落花。）

臘雪化爲流水去。春風吹出好山來。（寄李。）

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句滿江南。（昉。）

匝地人家凭檻見。遠山秋色捲簾看。（永州法華寺高軒。○詩話總龜。○以上俱唐音戊籤。）

耒陽杜公祠

南遊何感思，更甚葉紛紛。一夜來江雨，百年工部文。青山當日見，白酒至今聞。惟有爲詩者，經過時弔君。（杜集附錄）

南漢

陳　拙（字用拙，以字行，連州人，唐天祐元年進士，歷授著作郎，後爲劉隱掌書記，遷觀察判官，有詩八卷。）

浮世自無閒日月，高樓長有好山川。（登臨）

人說洞庭波浪險，使君自有濟川舟。（送史長沙，俱連州志）

黃　損（字益之，連州人，歷乾德二年進士，仕南漢主劉鋹，歷府授永州團練判官，累尚書左僕射，著有桂香集。）

公子行

春草綠綿綿，驕驄暖煙。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彈，招人舉玉鞭。田翁與寡婦，平地看神仙。

讀史

逐鹿走紅塵，炎炎火德新。家肥生孝子，國霸有餘臣。帝道雲龍合，民心草木春。須知烟閣上，一半老儒臣。

出山吟

來書初出白雲扃，乍躡秋風馬走輕。遠近留連分岳色，別離嗚咽亂泉聲。休將巢許爭喧雜，自共伊皋論太平。昨夜細看雲色裏，進賢星座甚分明。

書壁

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銷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句

傍水野禽通體白，飣盤山果半初紅。

而今世上多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鑑）

機關纔運動，勝敗便相隨。

忽通南遷客，若爲西入心。

往來三島近，活計一囊空。

三通明主詔，一片白雲心。

掃地待明月，踏花迎野僧。

水諸彭澤闕，山憶武陵深。

金鐙冷光風宛轉，錦袍紅潤雨霧微。

高齋日月方爲道，勤合乾坤始是心。（俱吟齋雜錄）

王　朔（南海人，乾亨初舉進士，拜中書舍人。）

獨不見

日晚宜春暮，風軟上林朝。對酒近初節，開樓蕩夜謠。石橋通小澗，竹路上青霄。持底誰見許，長愁成細腰。

粵詩蒐逸卷二

宋

周　渭（字得臣，桂陽人，幼孤，異力學工詩，時州牧長沙，楚與南漢相持，渭率州人遁於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爲絕糧，廣人得渭，脫身北還，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歷福建路轉運使，中隆初，離至福州，京師爲薛居正所知

孟歸唐　郡閣雅談吳崇岳泉州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嘗登松梢，曬拜庭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洞，聞以詩，太平興國中，詔入京。歸唐湖湘人，南唐亦部郎，實子之子，臨□節書正字，吉州民，嫁，歸宋，運大運委以鹽，以罪貶袁州司戶。

句

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

邵奕　字日章，連州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官至右諫議大夫，知廣州。

遊眞祺觀

肩輿迢遞訪遊仙，自是山中別有天。松影參差籠玉殿，鶴聲嘹唳下芝田。青蒼巖色簷門外，斷續泉流透檻前。便可相從解簪紱，時清難戀薜蘿烟。連州志

孟　嘏　字子祐，連州人，太平興國時。

贈史虛

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

贈成務崇

同吟碧障前，已是十年前。語別非容易，相逢距偶然。多爲詩酒累，早被利名牽。幸有歸眞路，何妨學士元。

連州志，子純性灑森，嘗賦詩題史虛云云，太平興國中自吉水歸，適年而卒，後書生成務崇，有詩題務崇云云，連人皆嘗爲已卒十餘年矣，始知嘏乃尸解也。

古成之　字亞寅，惠州河源人，五季末，避地家增城中，嘗挾二年進士，召試除祕書省校書郎，及詠帥蜀，辟之，辭竹隱，卒于官。

憶羅浮

憶昔羅浮最上峯，當年曾得寄仙蹤。凭闌月色沿滄海，欹枕秋聲入古松。採藥靜尋幽澗洗，寄書閑仗白雲封。紅塵一下拘名利，不聽山間午夜鐘。

五仙觀

元元分古觀，南鎮越王城。五石空留瑞，羣仙不記名。丹砂難久煉，雞犬自長生。檻簇鼇頭景，門通海壓程。烟霞隨地起，花木逐時榮。古井涵虛碧，疎鐘入戶清。荒蕪憐野色，寒溜引秋聲。丹竈封苔老，芝田積雨平。風光齊嶽麓，音信接朱明。願得身從此，乘雲到玉京。

又

撥破紅塵入紫烟，五羊壇上訪神仙。人閒自覺無閒地，城裏誰知有洞天。竹葉影繁籠藥圃，桃花香暖映芝田。吟餘池畔聊欹枕，風雨蕭蕭吹白蓮。

貪泉

賢良知足辱，爲爾戒貪名。一酌不能感，千年依舊清。深涵秋漢色，冷浸古松聲。珍重荒碑在，何人曾淚傾。

以上增城縣志。

廣東志，宋初于戈甫息，權嗜文風未振，每取土，合一路以一人爲衆推成之，雍照故元，充秋賦，督府忠，獨詩云，寂中有道達千載，嶺外綴光只一人，蓋紀實也。

懷石樓

相思天一邊，知在石壞閒。高臥客稀到，數峯人共閒。仙方新更試，易疏舊曾刪。成之謂居增城，結廬用浮說，著有刪易注疏。好探鼇頭信，詩應有鶴還。羅浮山志。

遊天通眞身塔

潮志登高塔，西南對海城。一眞雖有相，萬法本無生。梅雨侵窗冷，天風入海清。臨回慵更語，祖意自分明。

河源縣志。

吳世範　連州人，寶祐中三年進士，大中詳符間，爲陳漕令，後由太子中舍，遷殿中丞，詩文蓋工，今僅二篇。

廖仙巖

治民因得道，浮世學應難。自是神仙骨，非干龍虎丹。松篁排洞罅，樓閣倚雲端。此日朝眞去，慚爲玉品官。

白鶴山

鹽壇古蹟自來誇，四望峯巒錦簇花。白鶴何來歸洞府，青山羣日鎖烟霞。言尋庭下燒丹竈，爭羨天邊泛斗槎。我欲離塵換凡骨，願隨風馭到仙家。以上連州志。

黃仲通　仲通本名正，都州曲江人，天聖二年舉進士，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中知潮州，軍事，余靖公其壻也。

惠州野吏亭

危亭治舊基，登覽一何奇。萬態羅浮景，三章幸輔詩。嵐光如費處，霽色乍開時。味此休閒趣，惟予野吏知。

石刻，載連志金石略。

許　光　字覺之，始興人，天聖三年進士，累官殿中丞，遷廣東轉運使。

藥洲　紹熙甲寅。

花藥氣氤海上洲，水中雲影帶沙流。直應路與銀潢接，槎客時來犯斗牛。

再遊陽春通眞巖　嘉泰丁巳孟夏。

壁倚乾寧碣，龕籠大業僧。七年馳使路，兩躡石梯層。

被召北歸，艤舟琅石遊碧落洞二首　嘉泰十年丁巳八月。

崖卷層霄闕，溪穿碧玉構，銀河一派木，終日瀉天聲。

玉峯刹不盡，滿室碧琅玕。太始藏靈氣，寥寥五月寒。以上石刻，俱載連志金石略。

南山宜聖廟，竊見太守黃公題名有作

千仞巖巖擁白雲，不教紫翠落塵氛。長留雨後凭欄意，堆疊清光伴使君。

又

數仞環分一徑深，講筵深處暮烟沈。金鈴木舌新揚意，忠孝昭昭刺史心。英德縣志。

湖上十亭

昔年曾看海陽圖，巧狀湖山恐見誣。今日登臨眞可愛，畫圖翻覺少工夫。連州志二十一。

（連州志古蹟：湖上十亭在海陽湖上，唐刺史劉禹錫遊曰東曬亭，曰切雲亭，曰雲英潭，曰眞隱亭，曰淺溪，元和間裴休以御史坐事貶連州，與禹錫相倡和焉。溪曰雙溪，曰月窟，曰雙溪，元和間裴休以御史坐事貶連州，與禹錫相倡和焉。）

舜井斷碑（碑在連州，碑字漫滅，碑陰有玉大夫字，相傳舜子，苦皐閒，今在頭東閣下。）

一千二百餘年外，萬古銷磨不可尋。舜子井泉誰記有，隨人閭巷祇如今。隸書字雜科蟲體，氏爵名存樂石陰。登覽時來醒醉眼，也勝俗物在閒林。（勝覽）

（宋詩紀事三十四載此作，許覽之，謂是元祐間人，蓋即彥先也。）

羅孟郊（興寧人，天聖八年舉進士第三，累官諫議大夫，翰林學士。）

京中懷歸

一自題名後，思歸何日歸。雖然蒓宮錦，不及舞斑衣。故里桑榆晚，他鄉雨雪霏。庭前停玉軫，目送雁南歸。

徐信（保昌人，皇祐三年進士。）

句

平地風烟飛白鳥，半空雲木捲蒼蘚。（甘露寺詩。）

（保昌縣志：信少力學，工詩文，與軾、惠州見所作甘露寺詩云云，軾乃以信字易其字，信甚歡服。）

李毅（字子章，樂昌人，皇祐壬辰進士，授象州知州，官至朝奉郎，贈金紫，公靖平儀智高有功，文章節義，與兄渤齊名。）

冬宿別業

移榻三冬暮，聯牀半夜寒。不眠霜瓦曉，細語壁燈殘。雁澤棲何定，鴿原且自寬。鴻飛非所羨，聊托一枝安。（廣東詩粹。）

玉井雲根

雲根一寶發清瀾，紺宇何須結綺欄。夜霽定知奎斗徹，浪翻應有蟄龍蟠。支機水拂銀河湧，海眼秋清寶鑑寒。自是源泉開淑氣，還看雪液更漫漫。（英德縣志。）

李渤（字子文，樂昌人，嘉祐二年進士，官至朝奉郎，知白州。）

武陵

扁舟初汎人灘船，隱約乘槎上漢年。岸狹東成三級浪，山高分得一毫天。掃開盤石那無酒，流出桃花恐有仙。青史若能留姓字，直須來此釣溪烟。（韶州府志。）

（韶州府志：渤世業儒，有聲嶺表，郡人號李夫子，嘗與南昌伟、瞿伯英之風，碩夫廉賦人稱為李伯英。）

張漸（始興人，隱居西辰，進士，歷官朝請大夫，著有沙田集，今不存。）

崇寧乙酉元己率同僚脩禊于七星巖

妙意其能運大鈞，玲瓏與室闢天眞。斗臨平地精初結，龍去丹霄穴未湮。洪造故教虛待物，良辰贏得樂同民。我來禊有自然興，豈羨蘭亭曲水濱。（石鼓在高要七星巖，今存。輿地志金石略。）

譚粹（始興人，唐居州司馬時之後，皇祐壬辰進士，佛之子，熙寧初知惠州，有美政，嘗輯羅浮志序之以傳。）

景泰禪閣

二山相傳成禪閣，出山半，仰觀青冥逼。俯見白石粲，錫杖湧玉泉。鐵橋通銀漢，巍然槩諸天。恍若登彼岸，無人解菩提。松濤白晝旦。（羅浮山志。）

建中靖國辛巳八月十日獨遊碧落洞遂成拙句

碧落嵯峨石室幽，到難嗟我未嘗遊。兩崖卷束雲華滿，一水通流秋色浮。苑矣壺中延日駕，疑然乳竇滴泉旒。徘徊注目羼顏久，疑有眞仙在上頭。

望仙亭成再書一絕

一亭新構聳崔嵬，水墨屏圍四面開。洞口白雲無鎖鑰，州人尋勝任頻來。

重建南山亭榭輒成小詩迺建中靖國元年孟冬五日也

南山亭榭復修完，上枕蒼崖下碧潭。此景詩人吟不盡，丹青圖寫也應難。（金石略十一。）

鄭敬義（字上仁，英德人，熙寧中文科，歷官潮陽令。）

望仙臺

一亭新構聳崔嵬，水墨屏圍四面開。洞口白雲無鎖鑰，州人尋勝任頻來。（英德縣志。）

梅蟠（字子升，歸善人，元豐八年第進士，授連州教授，功郎，鄉人稱曰梅夫子。）

何仙姑祠

背聞謝自然，今祠何女仙。昌黎久不作，奇事相留傳。當其始生時，紫雲光獨天。煉服雲母丹，紅玉飛瓊烟。窈窕顏不老，鬟髻尚翩翩。琪花露含蕊，瑤水月在蓮。恍若坐深閣，眞息長眇綿。左攜魏夫人，右挾夏嬋娟。不入天台路，永同龍漢年。（羅浮山志。）

登第歸日句

滄海有風鵬翼健，青雲得路馬蹄輕。（阮通志本傳。）

李熙載（字的先，慶州人，元豐八年進士，元符間，今屬羅定，廣安軍。）

九星巖（州東安軍。）

巖穴玲瓏幾度秋，巒峯高插聳蓬頭。化人舊有阿羅漢，喜客今逢老比邱。石罅月閒甘露滴，山閒時見雲浮。靈巖特為南鄉設，從此生賢繼不休。（慶州志。）

句

一門萃忠孝，竹帛寫家聲。（慶州志。）

嚴諷（高要人，知郴州。）

贈外舅伍泰議

五馬歸來林下清。挂冠省悵著離辰。仙遊雙履同西去。衣鉢傳來千佛經。（雍熙州志。）

鳳棲樓

千載傳聞孰是非。高梧修竹晚風微。欲知古寺曾棲鳳。樓殿今無蒲雀飛。（揚州志。）

嚴　武（遂州人。元結辛未榜進士。累官朝散大夫。知梓州。）

上郡守

一陣春風散驕驄。使君千騎擁高牙。太平天子加崇重。見說瀛洲已草麻。（遂州志本傳。）

劉　允（字厚中。海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初任雷州戶曹。改知程鄉。徙知化州。後除新興二州。不赴。卒于家。）

韓山

惆悵昌黎去不還。小亭牢落古松間。月明夜靜神遊處。三十二峯江上山。（海陽縣志。）

石汝礪（字介夫。號碧海子。英德人。玉經多有講說。於島尤稱微妙。晚年遊所著。胡穉王荆公所稱。蘇東坡嘗與島州相遇。留寺談易。大異之。）

竹浦漁歸

釣罷收綸日既殘。扁舟一葉解登灣。長歌欸乃乘風去。鳴櫓啁啾趁月還。翡翠雙飛紅蓼內。鷺鷥驚起白蘋間。奔馳馬足車塵者。回首烟波羨爾閒。（英德縣志。）

馮安上（字康國。寅子。英德人。登政和二年進士。官吉州別駕。事改廣州。權知梧州軍。）

留題南山聖壽寺

特起孤峯聳白雲。又環雙澗隔紅塵。枯崖有字唐元傑。古廟無碑舜二臣。草木怪靈千種藥。山川靈秀四時春。邦人競效封人頌。寺額金書聖壽新。

凌烟嶂

南山山下多佳石。過眼欣逢詩思得。最憐小嶂隔簾前。透出烟光露秋碧。（英德縣志。）

馮　晦（字文顯。英德人。寅之族子。）

南山留題

南山之景幽且清。書亭上下知幾層。王吳妙手寫不得。若非造物其誰能。（石刻。廣州志。）

張　燮（字致雍。號平人。登政和八年進士。初宰蓮名。旋判廉州。再知新州。著有雍陽集。）

句

慎勿與人交水火。好尊名節重邱山。（縣平縣志本傳。燮五十登第。七十致仕。卒年九十者三。子昌商。遇判容州。匱書示以詩云云。後改雲州。持身節節。不管父黑。）

粵詩蒐逸卷三

宋

張宋卿（字孟父。博康人。紹興丁丑。以春秋魁南省。遇士第。由校書郎出守廉慶。卒于官。）

天瀛樓

一派瀛河木杪飛。碧雲飛處彩虹垂。免教霞鶴長填石。來看天孫出嫁時。

館中憶廬浮寄留仲至曾元功

當年南澗弄泉流。妄起功名分外求。羣玉峯頭今倦立。卻煩清夢到羅浮。（以上三首。博羅縣志。）

廖　穎（字季印。連州人。紹興乙卯榜。進士。歷官廣南西路運判。）

虎跑泉

真馭遺蹤古。寒泉瀉石清。養源人莫測。流潤濟蒼生。（連州志。）

遊七星巖

斗峯遙憶舊樓臺。爲勸農耕特地來。短李高名光粲壁。僞劉陳迹沒蒼苔。洞天日永風埃淨。巖壑雲收霽色開。好景最宜供宴賞。操觚欲賦媿非才。（檢海名勝記）

陳　煥（字少微博羅人紹興中特科調高要簿）

梅花邨詠梅作

雪裏溪橋獨樹春。客來驚起曉妝勻。試從意外看風味。方信留侯似婦人。

遺衣壇

一點殘燈照夜闌。洞深雲氣逼人寒。仙翁從此乘鸞去。不見遺衣見古壇。

黃龍洞口道人送茶及筇竹杖

露泣新芽九節筇。芽如雀舌節如龍。烹來習習風生腋。拄上羅浮第一峯。（俱博羅縣志）

茶庵觀茶

脚底晴雷殷殷過。浮山四面布干戈。鎗旗不染陰山血。留與人間戰睡魔。（羅浮山志卷七之十八）

宋時彥（樂昌人歷錢元年進士）

呈秀亭

南山亭榭復修完。上枕蒼崖下碧澗。一景詩人吟不盡。丹青圖寫也應難。（英德縣志）

曾羅鱗（字子龍閩江人淳熙五年進士終監察御史）

遊王母岡

岡空雲散淨如銀。石磴層層接九宸。翠竹影搖湘浦夜。碧桃香繞武陵春。但看此日燒丹竈。不見當年駕鶴人。遊徧瑤池歸去晚。一聲長嘯月華新。（嶺南詩鈔）

聞西浦漁歌作

西浦鳴榔下釣磯。歌聲欸乃送斜暉。扣舷互答鷗鷺夢。拍手歡呼看鷺飛。山接素琴仙子過。洲連青草使君歸。海天空闊家長在。一任蘆花雪點衣。（粵大記本傳）

李肯龍（字叔賢增城人淳熙中舉進士擢長樂縣事官至朝議大夫入元不仕）

便民詩上類正叔宣慰

枯苗一著雨。田疇綠芊芊。蟄蟲一逢春。窟穴聲闐闐。餘民望小定。甚於饑渴然。昔何好弄兵。今何知服田。急流無住魚。晴空有飛鳶。干戈未肯息。百里無人烟。去年科徭重。刑獄在眼前。父子不相保。悲泣空自懸。新官榜住催。觀者塞市廛。全活數萬衆。此恩大如天。人生能幾何。飲啄皆前緣。聚水登科進。缺月及時圓。唯謀官職高。未必子孫賢。有意行王道。願言奮七篇。（增城縣志肯龍性苦卞急嘗製漆牌新銘以繫於之義爲志戒其鄉曰忍氣炎火焚燒自傷厥來劫中縣志）

劉　鎮（字叔安南海人嘉泰二年進士學者稱隱如先生有隱如百篇刊於三山）

春暮

雨至又春暮。閒心成古心。花光隨雨薄。草色共烟深。粉蝶稀狂影。黃鸝送好音。餘芳留不得。還共夕陽沈。

山中早行

殿鐘將報曙。遊子已登途。野火時明滅。殘星似有無。

八歲女善棋

懸點過男子。嬌癡語未真。無心防敵手。有意惱詩人。得路逢師笑。輸機怕父嗔。汝還知世事。一局一回新。

贈隱者

夫子生東野。經年不到城。愛吟無俗趣。貪畫得閒名。荒徑侵山影。虛堂出燕聲。我慙爲謫吏。泉石負幽情。（以上俱後村千家詩）

挽崔菊坡句

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崔清獻言行錄內集）

太姥山

滚滚千山入馬嘶。出遊回首日平西。人從杜宇鳴時別。天向乘霞靜處低。白鳥得魚閑釣艇。黃蜂抱蕊鬧花枝。好將太姥山前路。付與孤猿自在啼。（福建通志七十七）

嚴子陵釣臺（原注劉叔安宋人號隱如居士）

漢業重恢百戰開。君王側席嘆才難。故人可是攀天手。肯放桐江把釣竿。（釣臺集）

陳應辰（字清溪東莞人嘉定十二年傳貢特奏進士通州推官歷轉倉列官至通直郎）

肯紫峯

鐵壁嶙峋構小亭。瀟然雲棟接風櫺。烟光橫抹半峯紫。山色不磨千古青。老去久無金馬夢。歸遲應愧草堂靈。明經拾芥成何事。得似朝來對翠屏。（嶺南詩鈔）

趙崇垓（字德輔太宗九世孫家南海宏定十八年蔣重珍榜進士轉端州都廳）

遊七星巖和曾景亮同年

地本乎陰竅本空。巖名以斗古傳風。世人適意爲行樂。造物何心著巧功。窮水窮來仙境界。石橋方廣佛神通。達觀不作塵寰看。笑指夫漿樂在中。（通志金石略）

吳文震（字公發番禺人紹定壬辰進士試選抹州司戶轉戶又任南恩州司錄新昌縣判知歸善縣著作郎鈐轄司參議官湖廣春陵成有惠愛）

題半月巖

□巖通一竅。如月未全盈。外□山河界。中涵蛙蚓精。銀漢斜□斷。玉斧半修成。莫訝平分破。難虧半體明。（巖山石刻）

陳昌言（海陽人淳祐中進士任山官若鄉令制參）

郭都

山勢往來盤太行。星軺過處過臨漳。華林園殿花宜發。銅雀臺空草自芳。何必三分誇霸業。獨憐千古擅

文章生逢亂世終非幸疑冢纍纍挂夕陽。潛雅堂拾存

鄭玠字太玉浪跡人嘉熙初以上舍對廷臣言天下事卷品英玠亟稱之淳祐甲辰釋褐知博羅縣事擢太府寺丞以去

觀源洞有序

唐時有人避地入觀源洞見石室壁刻稚川詩云松門石逕茸芳草落花滿院香沈沈及再觀不見其處恨不見其全篇玠爲足成全云

麻姑峯頭黃鶴歸稚川竈上丹霞棲寒猿嘯木山月白正是仙人朝斗時壺天境象何靈奇松門石徑茸芳草落花滿院香沈沈緣似劉郎應解到碧溪數聲迎暮鐘夢回已覺松窗曉

白雲菴

羅浮山頭老松樹中夜長吟送鼠雨病夫幽獨枕書眠靜聽松聲默無語鼠閒畫像對書燈欹耿殘油下饋鼠夢覺跏趺不成寐要伴禪和聽粥鼓

初至羅浮

長說羅浮欲到難清遊今作字民官分明蓬島三山色占得飛雲六月寒寶軸幾函青貝葉玉蘭無口碧瑛玕此來更擬詢遺事記與靈蹤石上看

丹竈

靈跡曾傳葛稚川至今丹竈尚依然誰云碧海三山島別是朱明一洞天龍出玉京成往事鶴歸華表是何年盧埃多嘆空回首到得仙山自有緣

萬仙行祠

身爲俗吏趨行都手爇名香祝有年五色雀飛應盧社七星松古自通仙

寄逍遙子

自從夫子仙山去聞說山中分外清半夜洞天松月白野猿吟和讀書聲以上俱博羅縣志

茶菴

近人宴坐碧山阿豚木蔽門擬客過吾境本無妖魅夢日長翻有睡爲魔活水仍將活火煮茶經妙處莫盧傳陸羅所在開鑪品未試鑪浮魅一泉魅名出處

鄭康佐

羅浮

泰夢煙塔壇羅浮霄漢壓俯視雲烟飛冠蓋塵星辰凝神想至道窈窕難具陳未究訪安期竚立空逡巡

卓鑪泉

大士西方來蒜茆老幽麓振鑪風雲上飛泉湧山腹一泓自清甘千里田疇足源深而流長何必貴川澮

蓬萊閣

獨占林泉勝金碧羅青冥凭闌俯八極縹緲降玉京羣仙日往還簫韶聞九成鸞鳳爲君導恍然遊蓬瀛

鐵橋

青規跨兩山龍鳳互撐拄頗疑來雙鳧孰云通步武靈中香篆閒還怨神仙侶步錫九霞中閣閣浮紫府

水簾洞

仙人開碧戶玉溜瀉潺潺飛流散珠璣滴落隨天風三伏不知暑有如水晶宮平生邱壑性歡心寄其中

石樓

危橋橫碧漢隱約山之巔下窺滄海大宇宙相連延天風吹寒水佗揔遊飛仙飄飄吹凌虛[illegible]

夜樂池

清籟起廬絮笙竽發夜眠音調自諧暢恍如奏鈞天眞仙聚臨賞鸞鶴舞蹁躚凌晨日杲杲濯纓弄清波

鄭仙騎牛石

牛騎牛石嚴嬉自閒閒倏然乘風馭雲收煙滅迹眞人不可見空遺舊泉石我來獨徘徊日暮千山碧

葛仙祠

乘雲朝太清烟霞鎖故宅逍遙十洲上遂與人寰隔泉石獨冷冷澄澈紫朱碧欲追汗漫遊安得生羽翮

黃野人庵

至人隱洞天蒼苔滿澗石長嘯響空巖咫尺雲霧隔白鶴未歸來何以慰晨夕流泉白涓涓秋宵山月白

白雲庵謁先君寺丞詩

清壇野鶴委問道羽衣客白雲濯飛泉青霞鎖裂石聞猿嘯清曉藥鳥鳴日夕幽人不可見百拜訪遺跡

李夢呂

鳳凰谷

羅浮絕頂凌蒼穹五雲飛繞蓬萊宮金烏玉兎出西東鐵橋萬丈橫霓虹臥踞虎石龍蟠松巽香不動烟騰空鑿霞飲露凡聖同水簾碎玉聲玲瓏桃花流出片片紅碧梧翠竹環三峯天邊鳳鳥來雝雝仙風吹入石洞中我欲呼之儀九重歌舞聖化同天功羅浮山志

陳大震字涵聲番禺人寶祐元年進士守全州元兵入境遂自殺番禺人寶祐四年進士知常德府事不成宋亡元詔求遺臣授司農卿辭不就東歸學徒以疾力辭自號蒙齋先生著有文集駁千卷今不存

哭陳推官應辰

海濱推老大粹行比珩璜慶州人物傳

紀應炎字伯明遂溪人寶祐四年進士初試澄邁主簿後咸淳中廉南海

青桃行句

三年南海清心坐一任東君冷眼看遂溪縣志

蘇良字堯臣番禺人寶祐四年進士知常德府事

咸淳乙丑良月同張彭二賓登煙七星巖因以紀勝

杖履追隨入翠蓬。玲瓏一竅徹心胸。山羅斗宿英靈萃。地鎮龍潛氣勢雄。碑蘚蒼涵周子澤。澗松仍有老包風。歲寒共約吾三友。要把清規躡二翁。

再詠星巖

曾聞媧氏補天漏。也記春秋石隕星。卻訝巖巖星錯落。何時漂墜數峯青。二詩並刻一石。在高要七星巖。今存。嘯亭志金石略。

李春叟 字子先。東莞人。寶祐初。廣授桂州司戶。尋除肇府司理。德慶教授。歸復除軍器大監。不就。賜號梅外逸士。

送熊飛將軍赴文丞相麾下

龍泉出匣鬼神驚。獵獵風送客程。白髮垂堂千里別。赤心報國一身輕。劃開雲路銜牛斗。挽落天河洗甲兵。馬革裹屍真壯士。陽關莫作斷腸聲。嶺南詩鈔。

霍龍 號遊菴。東莞人。景定二年。鄉貢。咸淳二年。再舉元兵入粵。嘗攜邑潛宋亡。隱居不仕。

崔清獻公祠堂落成

象笏猶存舊典型。魏蓍亦此振家聲。剡今故第堂堂復。不日新祠恰恰成。嘉定開關全蜀險。端平倉卒護鄉城。此功此德垂千古。自有人人香火情。崔清獻公集。行錄外集。

張鎮孫 字鼎卿。南海人。咸淳七年進士第一。通判婺州。

水簾洞 在白雲山。

岩巒仙境倚層邱。百尺泠泠潔素流。春長綠莎成繡幕。夜留新月作瓊鉤。濶過雲護千年韭。巖底涼生六月秋。欲訪安期何處覓。藥爐丹竈且追遊。嶺南逸史。

謝恩詩

當宁宵衣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篇。姚之謀猷稗乙覽。忽驚姓字首臚傳。乾坤大德知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雙池詩鈔。

和御賜詩

聖主遊心六藝文。先皇成憲自常遵。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忝臚傳魁桑俊。復叨燕衍逮微臣。終身祗佩丁寧訓。遠到功名顧自珍。五山志林。

御賜狀元以下詩云。臨軒再策世虛文。要問詩謀敬弗違。昭格天心惟至敬。討培邦本在深仁。詩書見洋洋對。來響知爲爲響。盈始遊便當思遠到。會須擧國有儒珍。○此詩亦見五山志林。

白雲對月

萬山飛翠映瑤空。一抹晴霞淡復濃。何意海風吹不斷。歸鴉飛帶過前峯。

夜過白雲話別

江城話別思依依。天遠山青入望微。正好樓頭共明月。可堪遙對白雲飛。

遙看天際白雲浮。渺渺西飛誰與謀。歸去扶溪溪水闊。秋來遊上越臺否。

日乾夕惕自惺惺。切實工夫在性情。千古相傳真學法。聖賢元共此心靈。

聖賢今古在吾人。敬義功深隨自鄰。莫嘆桃源仙迹杳。杖藜隨處武陵津。俱嶺海名勝紀。

曾宋珍 新安人。淳祐九年。己酉試舉。登咸淳十年甲戌。王龍澤榜第二甲。仕至迪功郎。□□□

贈內

春風休記舊繁華。舉案園林樂事賒。月引池光歸座榻。雲含花氣入窗紗。鹿門本是龐公宅。栗里誰尋陶令家。相對莫論終歲計。酒狂詩癖自生涯。廣州府志

劉　宗人東莞

書懷東莞縣志作致寄李詠儁

天末涼風吹白雲。漸看長畫少炎氛。滿庭慈竹秋陰合。夾岸枯荷夜雨聞。漂泊鄉關新避寇。荒唐客夢舊從軍。起來極目西山望。故里松楸悵夕曛。番禺詩鈔

壹　奎字秉文。潮州程鄉人。鄉進士。官鄒博士。

句

煩思身外無窮事。願讀人間未見書。廣東通志。○

蔡蒙吉程鄉人。廬童子科。舉進士。授韶州司戶。歷司法。權梅州。著書。城守死。

陰那山

宮闕空懸勝絕奇。天然泉石畫中窺。五峯指月攢寒玉。二水流雲漾碧漪。魚鳥身如遊極樂。猿猴心似發菩提。沈沈鐘鼓僧閒寂。客亦忘言自得之。

梅江晚泛

泥讀出江岸。江波淺淺來。呼舟聞打槳。戴月二更回。何處吹橫笛。蕭蕭荻葦叢。徐看釣艇出。蓑笠一漁翁。

遊王壽山

王壽山頭石徑斜。不知何處有仙家。烟霞踏遍芒鞋破。一路春鳩啼落花。俱潮州府

蔡　郁字四野。蔡元定四世孫。咸淳九年。官雷州司理。宋亡。家于東莞。

寧寄文丞相

嗟哉此綱常。一朝已散失。臣豈無賢良。君豈有漸德。君臣義未明。大道致閉塞。誰實篤忠貞。矢志不可屈。先生眞英豪。提戈呼叱咤。一心收桑榆。戎行瞻黼黻。閒關五嶺南。誓師存百粵。仍有田一成。足以張征伐。南陽戴眞人。足以興漢室。天道豈無知。爲此冠裳惻。昨聞戰城南。王師奮鐵鉞。萬馬似羣羊。鬬敗鼓聲竭。百年養士恩。報之在朝夕。多慚遲暮身。涕淚望鄉國。廣東文獻

何文季字子友。東莞人。嘗從李昴英遊。仕於宋。後棄官歸。臣門之變。聞昴英戚。而卒。

寄陳亦侯

英雄空有淚沾襟。千古興亡感慨深。邱壑正多亡國恨。干戈消盡讀書心。容身天地生何補。入眼風霜老不禁。卻笑紅塵知退晚。能教早計臥山林。

寄懷

衣冠不忍輕家聲。風雨蕭蕭雞自鳴。身似孤蓬隨地轉。家無長物帶書行。荒涼松竹鄉心外。淡薄義皇世味輕。幸有田疇堪料理。何如買犢且歸耕。

送黃坡峯

浮萍浩蕩夾桑榆。茅屋田園狐兔墟。拾橡豈能饑杜甫。駕車終不困相如。予規枝上他鄉月。白鶴峯頭處士廬。三徑雖荒歸亦好。筆耕還有腹中書。

寄彭教府

食薇已愧首陽人。宦學揚雄作美新。滿目山河長是淚。窮崖草木不知春。狂來自與白雲笑。老去從教俗子嗔。湖海論交無久近。相逢同是漢遺民。俱東莞縣志。

趙善璙太宗七世孫。家潮海。

餞陳而峯之廣泉

桃源渺何處。夢短到家難。不辦一邱壑。猶爲九品官。鵷雛新俸薄。鷗訝舊盟寒。附翼攀鱗事。書生不敢干。四朝詩

粵詩蒐逸卷四

元

吳正卿字紫臣。號太素。從徙人。化州路學錄。赴廷試。丁巳。湖廣鄉試。後授平湖書院山長。歷任至南廣路四會縣。因憲交章舉入。憲其薦。剡有曰。人材之元氣。風紀之耳目。故必心氣充而耳目明。人材得而風紀振。以臨桂尹贈其父爲海康尹。贈其父爲海康尹。贈其父爲海康尹。

清貧

錯騎黃鶴出烟蘿。借得容身燕一窩。仁義中天行日月。是非平地起風波。黃齏有味輕紅膾。紫綬無功愧綠蓑。金塢銅山招禍敗。清貧兩字值錢多。

老儒

狗監無人薦子虛。無端歲月歎居諸。遍觀歷代飄窮事。讀盡平生未了書。早夢科場嗟已矣。晚從學校賦歸與。清晨口授兒孫輩。時向窗前剔蠹魚。

老將

瀟瀟夜雨泣金槍。夢過交河古戰場。醉裏臂鷹呼走卒。閑思調馬慰先皇。黑山戍後田園廢。青海歸來歲月長。日盼西京初試獵。猶存鞭鏃一分狂。元詩選癸之十七。

李裴器　倘縣人。任治開。任乾寧間。時準爭論。瞻湖廣鄉試中式。毛元孝。中式湖廣者。元至治間。廣東合試湖廣故也。

上座訪司

心待蘇鑑三持衡。明察秋毫判斷平。節操風霜雪松勁。襟懷冰月驛梅清。雲開霧捲星河遠。雷厲風飛海嶽驚。倘為儒流堅砥柱。迴瀾一力賴宗盟。澄邁志。

蒲里翰　字文淵。海人。泰定丁卯進士。節至正初。由清遠副使知深陽州。後擢雲南廉訪司僉事。歷深陽名宦。

遊嵩嶽

嵩嶽巖前鐵作橋。重樓朱宇隱層霄。道人步月拾瑤草。童子倚雲吹玉簫。春滿石壇遲晝景。龍藏金鼎長丹苗。昔封少室山前路。何許高人索價饒。嵩山志。

遊嵩山　遊志。蒲里翰。蒲里翰。南海人。至元中進士。予按深陽名宦列傳。蒲里翰。字文淵。其先西域人。宋末歸金尾氏流寓廣東。至翰登泰定丁卯進士。疑遊志失於考訂。此詩敘嵩山志。舊文。亦載淵鑑類函。二十七。里又誤作理翰之。蒲里翰。蒲里翰。理翰只是一人。其為粵東人無疑矣。

名山到處駐征騑。來訪幽棲杜德機。雲蓋浮邱千歲井。烟籠玉女五銖衣。唐碑猶有丹砂頌。漢室全無青烏飛。風卷長松發清嘯。珮環聲響九天微。元詩選癸之十七。李伯璵女。輸知。云見

楊宗瑞　揭陽人。泰定四年進士。官至林侍讀學士。○邑志無傳。

茂林

野水舟橫行客稀。溪雲斷續樹參差。南來北去年年事。歸鳥巢林只一枝。揭陽縣志。

梁　全　字伯樵。惠州人。登至正甲午榜。乙未副榜。終太平路同知。討教武校尉。

重陽登香山

秋風此日酒衣裳。與客登臨載一觴。好景不妨終日度。黃花尤勝去年香。泉飛澗石聲何響。步入松關路轉長。覽勝憑高清興發。洗歐一曲奏高強。縣志。州志。

六湖塘見春雁

離鄉綠長香簇簇。雙雁忘機相對浴。東風何事不歸飛。躑躅江南春草綠。燕山密雪正茫茫。況有桃花水滿塘。畢竟不如歸去好。楚雲湘雨是他鄉。廣東詩粹。

戴　元　字良甫。德慶州人。至正間。以鄉薦授封州判官。

二洲巖

幾泛仙舟訪洞關。弱流原不隔塵寰。書聲露冷人何在。丹竈烟消鶴自還。洞口碧桃春爛漫。岸邊瑤草日斑斕。我來檢點浮生事。頓覺壺天日月閒。嶺南州志。亦載元詩選癸之巳上。四十七。

麥　徵　字口口。南雄人。至正間知肇州。

谷山　在藤縣北。

層巒疊翠瘴江湄。水色林光雲起時。雲鶴白閒春自老。籬中風月幾人知。

東山

東山雲斂碧天開。月色蒼茫海上來。風露滿空清似洗。一庭光彩轉瑤臺。

石壁山　高十餘丈。下臨大江。是多松檜。

千尺丹崖削石屏。波光倒樹碧雲行。何當借我烟霞榻。臥聽泉聲看月明。

赤水峽　兩岸壁立。一水中流。樹木蔚然。嵐氣朝夕不散。

水氣初升雲氣浮。山林不辨鳥聲幽。天風吹入三竿日。草木依然水邊洲。

藤江

桃花浪暖錦鱗肥。白髮漁翁罷釣歸。柳底繫船浮底坐。滿前鷗鷺已忘機。

鴨灘

中流亂石水交加。滾滾寒聲帶雪花。霜月不隨流水去。只將秋色伴漁家。元詩選癸之巳上。六十二。

李　鼎　福州名鼎。以字行。樂昌人。少慷慨有志略。至正間。流寇倡亂。福州以身為民保障。陷。僉憲劉鶴齡薦於朝。授乳源主簿。尋陞乳源令。卒于官。子茂有名。隱居不任。

登隴嶺頂

披雲千仞頂。縱目萬重山。歸鳥來三楚。飛霞出百蠻。南經秦代郡。北是漢關。今古興亡事。紛紛一夢閒。

春日山村漫興

何物清人思。西山對古原。漁樵春草路。雞犬夕陽村。水動烟霞色。沙留杖屨痕。向來無限意。一醉任乾坤。

戴希文　名昌。以字行。海陽人。博通經史。不樂仕進。教行誼。鄉人宗之。至正間。擢學校。廢。弛。乃聘為文主教。亦著有航錄行世。廣東詩粹。

蔦飛魚躍亭題句　亭元王輪。至正統三年。知府王源。修。在韓山書院前。

西郭雲迷沙樹晚。前池風蔦水花涼。海陽志。

陳詢慶　東莞人。官訓導。

送徐子貴南恩州學正

筆牀茶竈米家船。去結香芹碧藻緣。高士舊聞人下榻。冷官誰謂客無氈。詩成蜃氣樓臺外。目送鳧飛溟
露邊。往事沙蟲堪一慨。海鹽山下浪浮天。宋舟師羅於此。○嶺南詩鈔

李璞字德秀。端州人。任梅州推官。

石室

天然石室壯端州。非假神輸鬼運謀。三四點星無晝夜。幾千年水自春秋。但知玉乳涓涓滴。不覺紅塵冉
冉流。直上斗魁臺上望。乾坤浩蕩白雲浮。元詩選癸之丁四十七。

龍煥文增城人。

崔清獻公祠樂辭

瞻箕尾兮概光。燕沈水兮奠桂漿。倘清風兮穆穆。公欲下兮回翔。揚之宮兮益之閣。終非吾土兮不能以
樂。鏘劍佩兮歸來。故居兮如昨。俎豆兮潔尊。春秋兮公有孫。時無往兮不復。聊逍遙兮盤桓。

右迎神

府潭潭兮廟奕奕。公端委兮闕恤。鼓奏兮佚愉。炙芬兮肸蠁。公命兮祝釐。利成兮降嬖。送公兮何許。靈在
天兮無不之。無不之兮奈何。雲八荒兮山之阿。儻眷眷兮莫適。公平生兮菊坡。

右送神崔清獻公言行錄外集後卷之十五。

趙孟傑字公豪。新會人。

寄郭參寥

上界眞人足官府。瑤臾霞裾萃瑤圃。光垂天闕日趨班。雲繞丹墀聯步武。嶺南欻忽擁霧開。昂昂一鶴從
天來。峯頭謫仙故居士。要叫青精共徘徊。師雄何事羅浮夢。不解凌風候鸞鳳。好風笑語在人間。吹香已
滿桃花洞。願言寄贈春一枝。天涯未見心相知。眇塵獨立萬里思。浩歌起舞舒心期。

明福觀

翠泉源之福。歷晉宋而至今。鄉鄭葛兮何處。覆迫蹈而空蕩。若有人兮山之阿。碧蘿翠蓋延幽深。流水以
爲帶。列峯以爲簪。松風兮響金奏。竹泉兮鳴玉琴。恍惚眇莽不可見。但覩萬木森鬱羅翠林。夜殘忽疑鸞
鳳鳴。靜聽思山鳥吟。遙想仙馭飛來來玉岑。俱羅浮山志。

羅蒙正字希呂。其先廬陵人。父禧叔。遊學新會。因家焉。蒙正生有異質。博學強記。弱冠從學慶羅斗門
樹。主正丁亥赴省試。遇明武宗。成勸其借註巡檢不屑就。以詩答之云。儒冠不是將軍具。只作當年
大看。後遭亂避地鄒城。館憲東趙式家。式薦於行省。授南恩州教授。州判吳元良陸祿。翻嫉欲倚
其譯。盧用。將幕官。蒙正惜其遭力辭不就。後因病以詩謝之云。願隨一鹿閒長病。肯學三公工有集五卷。
恩火伴青衿。末歲卒。元良國瑞之。番呂詩格調頗高。玉官律句有學。尤工。有集五卷。

春日聞鶯

旭日明臺榭。微風散綺羅。樹陰涼翠合。鶯囀落紅多。闌寂僬人處。閒關奈爾何。嶺南天氣好。二月已濟和。

寄謝何東道

故人遠我久。千里慰相思。樽酒成山聚。籠鵝到慰池。青山荒草徑。暮雨落花時。賴有春洲雁。南來可寄詩。

登韋峯懷蘇長公

久向風塵厭薄遊。到來象外且淹留。溪邊石枕和雲臥。巖畔山茶帶雨收。古寺老僧非舊主。珠林晴色又
新秋。坡仙題詠今殘剝。詞客登臨誦未休。

次韻余太常觀國招撫江南航海至新會八首

日月行天豁曙昏。茫茫元氣載重坤。三山在望端倪闊。萬水朝宗海濱尊。飛馭羲和凌若木。窮河漢使到
崑崙。功成得似班司馬。絕域多還度玉門。

鳳披珊珊響珮珂。龍池風暖綠生波。節辭仙仗排閶去。帆趁春潮帶雨過。北極神君尊帝座。南箕星象逼
天河。騷人舊是瀟湘客。幾濯滄浪發浩歌。

鴻濛氣接沆瀣天。夷獠爭迎漢使船。駭浪千重行處雪。齊州九點望中烟。神遊太乙仙藜外。身在盧生海
市邊。玉署詞華君獨步。聲名知不愧盧前。

三殿傳宣敕使來。皇華俊彩煥中台。方蓬瑞氣翔雙鳳。渤海濤聲殷萬雷。雲夢心胸吞芥蔕。邱山名節冠
崔嵬。秋期歸對金蓮直。人在中天白玉臺。

繡斧承恩霄漢間。節旌南去幾時還。蒼茫析木津頭路。縹緲宮鼇海上山。禁苑花濃今正暖。扶桑弓健舊
曾彎。並遊羣俊長相憶。逸駕重來許共攀。

世數澆微竟執扶。空嗟禹貢舊輿圖。北庭淑氣仍無趙。南國遺風尚越吳。弭節曉雲三島近。濯纓秋水一
塵無。九重耐席長沙傅。莫憚殿程聽鷓鴣。

天開闔闢百官朝。賢俊事煩東帛招。丹鳳九重傳鳳詔。蒼龍萬里過龍橋。飄飄高步瀛州客。嫋嫋餘音赤
壁簫。歸路湘南芳草遍。清風難思轉迢迢。

龕廬千里快乘風。百粵三韓去路通。島樹隱霞春綽約。梅花吹雨曉空濛。水環寰極坤維碧。雲捧蓬萊日
色紅。馳志伊吾鳴劍夜。中興今待漢滅宮。

獨秀峯即事呈都閫諸公

獨秀峯前鬼燐青。戰塵未洗血痕腥。城孤寒掩平川日。烽火明連遠戍星。汀雁失羣秋漠漠。樹烏無夢夜
冥冥。蓮花柏樹多材俊。早晚山林見太平。

寄黃尚書

尚書昔日茲歌地。芳草萋萋滿訟庭。上界仙題丹桂籍。南州人誦瑞蘭銘。黃雲覆壘秋登稻。鐵鍵長歌夜
不扃。離亂如今那可說。荒郊過雨惱髏腥。

甲子年九月二十五日西寇犯高涼戰於坡山

原蹈嶽騎氣如雲。妖祲西來白晝昏。千里西風吹戰血。半營殘月照城軍。寇寒尚認飛仙跡。骨冷難招猛
士魂。盛代懷柔資輔治。兩階干羽已敷文。

081·18
0022

高州寄友人

梅花又發去年枝。遊子天涯未授衣。儒友別來書滿篋。新居兵後草生扉。青霄有鶚凌風到。紫水無槎泝月歸。歲晚望鄉心最切。太行東北白雲飛。

初秋

落日關河笛一聲。盛時懷抱若爲平。燕臺已朽千金骨。秦塞虛防萬里城。大火西流金有令。長江東去水無情。故園回首干戈滿。空負滄浪白鳥盟。

寄恩平吳奏記

聞說恩平吳奏記。三年戎馬只儒衣。魂逃鄂渚營宵拔。血迸肆龍劍夜飛。富貴總輸屠狗得。行藏未必臥龍非。路人盡識將軍意。笑待青袍破賊歸。

和白石馬教授二首

蕭蕭白髮映童顏。塵世千年遊遍閒。三十六陂明月夜。許騎仙鶴過蓬山。

綠溪橋畔樹樹殘紅。池沼雨家家遊蜂不悟青韶去。猶抱東庭舞柰花。

懷馬教授二首

陳編落落草三絕。浮世茫茫海九環。經濟功成疏傳老。漢庭前日得身還。

水生白石渡頭潮。念子攜書共往還。今日相思不相見。越南殘照海門山。

馬桂遜字茂卿新會人。遠陽教授。元季亂。偕弟鐘瑞歸隱白石村。與鄉人正黎相吟詠。

喜春吟

青山去郭六七里。綠樹拂簷三兩家。山靜街寒幽鳥起。金櫻藤上有殘花。新會縣志。亦載元詩選癸之集上三十六。

弼字彥謙新會人。遠陽教授。元季亂。偕弟正詩遷桂遜字彥卿新會人。累特賜字與臣。宋南渡時入粵。家新會。歷授宜教。邵乞外調。得廣東學正。坊增學性敏強記。年十八。賦居門懷古詩。黎正器之。明洪武初。徵人成以孝山先生稱之。其學以明理爲要。詩文以典雅爲本。不事巧琢。其弟子不拘學之淺深。皆能識其大要云。

初夏

何事愁春去。微薰生日斜。梅黃初著雨。鶯老未殘花。便汲懸泉水。閒烹廢寺茶。逢僧談五乘。摩詰已無家。

匡門懷古

漁翁知我閒無事。拉我乘舟訪鼎湖。野草閑花春寂寞。蟹烟蠅雨蓋模糊。磨厓共說張宏範。把酒惟澆陸秀夫。興廢由來總天命。臨風何必更長吁。

風

火雲夾日已西馳。驟雨飄風此一時。萬里怒濤泛斷梗。千家矮屋失頹茨。懸炊破釜傾瓢屋。謹觀枯槁歷嫩枝。最是畬田收未得。不堪狼戾子離離。

題觀翠亭

亭前積翠景新深。瞻眺遠馬養靜恬。排闥青山懸巒嶂。駐林瑞靄臨疎簾。入園雁蕩徒飛夢。繞碧羅浮那得覓。天趣也知隨處有。閒來相賞莫相嫌。

芝山別意

晚山黃菊滿山房。送客郊原野氣涼。十幅布帆隨鳥影。一川烟雨[illegible]秋風。祖道歸心急。夜雪儀詩興狂。好事歌成碑在口。王家父子正相當。元詩選癸之辛下二十二。

陳野仙潮陽人。元隱士。

九日登高

黃菊籬邊已放花。摘來盈把泛流霞。振衣直上岡千仞。問酒須逢麴幾車。蠶裏霜蓂拚靈淨。坐閒秋色[illegible]無涯。等閒啼鳥烟林外。綠綺溪流洶白沙。

題石梅

塊然片石長苔痕。誰種天然太極春。欲向花神問消息。疎枝無語自黃昏。伊[illegible]拾存。

陳文瑤元末潮陽人。隱居嘯吉巖。

石穴洞天卽嘯吉巖。黃岡山。

到處巉崖探白雲。小山花鳥度深春。秦皇空有坑儒計。不及巖泉打睡人。潮[illegible]拾存。

右粵詩蒐逸四卷。謹朝番禺黃子高叔立撰。按亡友黃君。號石溪。道光戊子優貢。博極羣書。尤留意鄉邦文獻。著有知稼軒詩文集。外集續。三十五舉及是書。屈氏廣東新語。稱漢和帝時。南海楊孚。爲南裔異物贊。亦詩之流也。然則廣東之詩。其始於孚乎。然贊究非詩也。又稱孝惠時。南海人張賈。侍游苑池。鼓樂爲越謠。時切諷諫。晉時高州馮融。汲引文學士。與爲詩歌。梁曲江侯安都。爲五言詩。辭情清麗。數招聚名士。如陰鏗、張正見之流。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罰之。此皆開吾粵風雅之先者。而均不存矣。詩始曲江。原無足異。是書首陳劉刪。終元陳文瑤。專搜遺逸。非選詩也。故別集存者不錄。明以後作者林立。亦不勝收也。故缺焉。然如卷二譚粹望仙亭成。再書一絕。與鄭敬義望仙臺一首。重出。但州人作世人耳。兩存之。亦見矜慎。又吾粵溫謙山舍人詩海一書。最號淹博。然如例言云。廖有方詩。柳州稱爲有大雅之音。今已淪亡。而是書實存。彝寶難行路士人一首。又云。趙必瑊王淵。以詩文名世。惜所著獲瓿集。今已淪亡。而石溪顧得之。余已刊入粵十三家集中。自序云。疏脫遺亡。誠所不免。考訂補輯。是所望於後之人。雖搜龍之詞。然亦可知編纂之難。而完書之不可倉卒辦也。道光庚戌六月。南海伍崇曜謹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五六
作者=
页数=760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